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二册目錄

哲學類

雜家哲學

樂志論一卷　漢　仲長統撰　兩京　一
樂志論一卷　漢　桓　譚撰　漢　一
桓子新論一卷　清　孫馮翼輯　指海　五
物理論一卷　晉　楊　泉撰　平津　一七
金樓子六卷附訂、四庫提要、補正　梁　元　帝撰　知不足　二二
劉子十卷附四庫提要　齊　劉　晝書　叢輔　六一
長短經九卷附四庫提要　唐　趙　蕤撰　讀畫　七九
因論一卷　唐　劉禹錫著　百川　一五三
兩同書二卷附本傳　五代羅　隱撰　寶顏　一五五
讒書五卷附校　五代羅　隱著　拜經　一六〇
宋景文雜說一卷　清　吳　騫校　學海　一七五
公是弟子記一卷附附錄　宋　宋　祁著　知不足　一七七
聱隅子歐餘瑣微論二卷　宋　劉　敞撰　知不足　一八八
元城語錄解三卷　宋　黃　晞撰　惜陰　一九三
　宋　馬永卿輯
　明　王崇慶解
　明　崔銑編行錄
　清　錢培補脫文

芻言三卷　宋　崔敦禮撰　彙　一一八
子華子二卷附四庫提要　宋　人不詳撰　子彙　二一八
潛溪邃言一卷　明　宋　濂撰　百陵　二二八
龍門子凝道記三卷　明　宋　濂撰　金華　二三一
郁離子二卷附四庫提要　明　劉　基撰　學津　二四七
草木子一卷附題辭、四庫提要　明　葉子奇撰　百陵　二七七
海涵萬象錄一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明　黃潤玉著　百陵　二七九
未齊雜言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黎久之著　今獻　二八一
黎子雜釋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黎久之著　百陵　二八四
類博雜言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岳　正撰　百陵　二八六
南山素言一卷　明　潘　府著　今獻　二八八
思玄庸言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桑　悅撰　百陵　二九一
凝齋筆語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王鴻儒撰　百陵　二九三
空同子纂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李夢陽撰　百陵　二九五
蘿山雜言一卷　明　陸　深著　今獻　二九七
后渠庸書一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明　崔　銑著　百陵　二九八
約言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薛　蕙撰　百陵　三〇〇
拘虛晤言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陳　沂著　百陵　三〇二
豫龍子一卷　明　董　穀撰　百陵　三〇四

冥影契一卷　明　董　穀撰　百　陵　三〇五
海石子內外篇二卷　明　錢　薇撰　鹽　邑　三〇六
海樵子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王崇慶著　百　陵　三一四
汲古叢話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陸樹聲著　寶　顏　三一六
本語六卷附四庫提要　明　高　拱撰　指　海　三二一
三事遡眞一卷　明　李豫亨著　寶　顏　三四〇
觀微子一卷　明　朱　衮撰　百　陵　三四五
渾然子一卷　明　張　翀著　寶　顏　三四七
海沂子五卷　明　王文祿著　百　陵　三五一
竹下寤言二卷　明　王文祿撰　百　陵　三五七
脈矩一卷　明　唐　樞著　寶　顏　三七三
補衍二卷　明　焦　竑著　寶　顏　三九〇
一庵雜問錄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王文祿撰　百　陵　三六九
支談三卷附四庫提要　明　王文祿撰　百　陵　三六七
擬詩外傳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黃省曾著　百　陵　三九八
客問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黃省曾著　百　陵　四〇〇
叔苴子內外編八卷　明　壯元臣撰　粵　雅　四〇二
長松茹退二卷附四庫提要　明　釋眞可著　寶　顏　四三二
聖學範圍圖記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岳元聲著　寶　顏　四四四
黃帝祠額解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李維楨撰　寶　顏　四四九
祝子小言一卷　明　祝世祿著　寶　顏　四五三
澹齋內言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楊繼益著　學　海　四六一
澹齋外言一卷　明　楊繼益著　學　海　四六五
與古人書二卷　明　張自烈著　學　海　四六九

東溟畫測一卷　明　李儒烈撰　百　陵　四八六
觀心約一卷　明　鄒　森著　畿　輔　四八七
開說一卷　明　趙明倫撰　百　陵　四九六
廓然子五述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百　陵　四九七
蒙泉雜言一卷　明　撰人不詳　今　獻　四九九

理學

宋四子抄釋二十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呂　柟撰　惜　陰　五〇二
濂洛關閩書十九卷　清　張伯行集解　正　誼　六〇二
二程粹言二卷　宋　楊時編輯　正　誼　六八六
二程語錄十八卷　宋　朱　熹編輯　正　誼　七一三

樂志論

仲長統撰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蹰躇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笑貴戚之門哉

昌言論 三篇

理亂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興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庶幾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喻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貴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日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音入則恥於婦人出則恥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瀰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者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甚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耶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焉牛羊山谷不能受焉童羙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虞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高運智謀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蹈高天踖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實鋭之俗以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墓而不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秦

政棄并無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
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
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
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
都空而不居百里絶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
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
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
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
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
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

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為也事有
於數法有亂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者
通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
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
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
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
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
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
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
坐食奉祿而已狀其冷穢之行謠昏之罪猶
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
之尊牧士民之用況卑之於國禮之於嗣豈
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雕敝
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
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

之勢善者早去否者早去故下士無聚滯之
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
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
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
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
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
綏事總則難了今選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
里雖多山陵溪澗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
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
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無
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
以豐衣積去末作以本業敦教學以移情
壯表德行以厲風俗農戰才藝以叙官宜簡精
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
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
奇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
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懶墮有事不迫遽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
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
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
中必有選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
萬人也人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
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
以筋力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
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
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

山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
網羅遺漏拱抑天人矣或曰若為政者欲除
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
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舉聖人
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
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
之亂行之不同也焉使豺狼牧羊豚盜莅主
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
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
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
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
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
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
庫以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屢以散
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
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溝屋者為高衣
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
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
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薦舉而以
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
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
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
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鐵鍾暴至
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
取者狠萬里縣乏首尾不救徑後並起農桑
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

法誡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
侯明德者皆一鄉為政矣及戰國亦皆然也
秦撫天下則置丞相而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
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
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
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
數世之失權忽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已來三公之
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
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
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
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拔擾百姓忽怒四夷招
致兵寇離斯瘡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
虧缺恠異數至蟲蝗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
宦之臣所致然也又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
未能盡也不徇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
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耗矩坐視戰士
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
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
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奏征諸侯續以四夷
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
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
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
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
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
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鄉為政矣及戰國亦皆然也秦撫天下則置丞相而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忽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已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拔擾百姓忽怒四夷招致兵寇離斯瘡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恠異數至蟲蝗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又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未能盡也不徇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耗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奏征諸侯續以四夷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假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扶至如近世外戚宦豎乃足為吁呼蒼天踴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難乎

何重之嫌昔者霍禹寘憲鄧隲梁冀之徒藉
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
詔詰朝而決河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淪神明
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
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耶

桓子新論

漢 桓 譚 撰
柏 譚 儀
係 馮 翼
輯

本造篇 王霸篇
求輔篇 言體篇
見徵篇 譏非篇
啟寤篇 祛蔽篇
正經篇 識通篇
離事篇 道賦篇
琱弊篇 述策篇
閔友篇 琴道篇

後漢書本傳注云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錄並有上下東觀記云光武讀之勑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今按諸書所引自琴道外皆不著篇名故疑新論自琴道篇始

琴道篇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嘉聖賦注引琴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嘉道文作人 而今貧窶賦注作故攬勁弩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候貴抱眞建誠懷忠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憂而生離別賦注引琴遠赴絕國謝元暉和王主簿詩憂思作故 琴之爲言禁也以禁人邪僻而正人心也引琴道遠件一

無相見期漢武帝謂汪翁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暮無子在相見下 出以野澤爲鄉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振貸若此人者但鬪飛鳥之鼓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李陵答蘇武書注鳴作鳥傷心二字倒 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慷慨而涕泣者也別賦注引琴道臣爲一作嘗 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閣洞房日出東南隅行井下羅帷綺帳來清風侶優在前訣語侍御揚激楚舞西京賦注七命 鄭姜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注引琴道戲作嬉舫作艫 後聲歌注引琴道亦作婦 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驍騎圍猛琴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衡從成則楚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藤薛公而伐朝菌也魏都賦注以強秦之勢伐弱薛曾益倚薛薛公以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結淵碑文注有識鼻二字天道不常變乘無窮更進迭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墳既已頹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 根蟠生七哀詩注枯十字真基敝注無真字 牧豎七哀詩注倒修下應真基敝注無真字 道作樵兒秦士賦序注又作等道 而今貧窶賦注作故攬勁弩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候貴抱眞建誠懷忠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憂而生離別賦注引琴遠赴絕國謝元暉和王主簿詩憂思作故 歌其上七哀詩注脩作行人 曰孟嘗君之高賢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流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嘉聖賦注引琴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嘉道文作人 而今貧窶賦注作故攬勁弩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候貴抱眞建誠懷忠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憂而生離別賦注引琴遠赴絕國謝元暉和王主簿詩憂思作故 琴之爲言禁也以禁人邪僻而正人心也引琴道遠件一

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文選琴賦注引琴 四十又八十九又八 入文選月賦注白雪峙注引琴道 百十四初學記十六 御覽五百七十九又八 百十四初學記十六 神農氏琴七絃文選恩元賦注引琴道語絃作絲 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九治原作理避唐諱改○初學記十六引神農作琴玉篇十六引琴 昔神農繼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春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蓋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體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此二句原本但有琴者禁也四字依玉篇十六引補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遭遇異時賦注引琴道語補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文選嘯賦注引琴道遭遇異時三句上有伯夷之操六字七發注引琴道達則兼善三句上有堯暢二字絕異無此二字依文選長笛賦注引琴道語以原脫不合疑注家以意補耳今不從堯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清以淳潔子操其聲清以淳文選七發注 放聞之暢文選嘯賦注引琴道語補 琴有伯夷之操文選嘯賦注引琴道遭遇異時三句上有 舜操者昔虞舜聖德元遠遂升天子唱然念親鰥在下寒心結淵碑文注 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文選琴賦注引琴道語 微子操曰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淳文選琴賦注引琴道語又御覽九百十六 伯夷操似鴻鵠之音文選長笛賦注引琴道語以原脫鴻鵠下有咏字 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燔金爲烙溫酒爲池此二句又見北堂書鈔四十一宮中相殘骨肉成泥此句又見書鈔四十一 璇室瑤臺琱文鏤檻而紂作之 琴操其聲紛以擾駭鈎震商御覽入十四 義援琴作操故其聲雷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道而天下取法於之人也正傳注 昔禹之時洪水淫滔禹字及淫滔二字並脫依文選景福殿賦注補懷山襄陵禹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益滑滑淫淫志在深河空

百九

入音之中惟絃爲最而琴爲之首御覽五百七十六引學記十九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爲少宮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通典百四十四

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論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爲地五色文飾之欲爲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爲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北堂書鈔百三十二御覽七百一

八音廣播琴德最優文選笙賦注

下徹七絃總會樞極文選長笛賦注引琴道語

大聲不振華而流漫細聲不涇滅而不聞文選嘯賦注引琴道語

昔師曠善知音術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後漢鄭元傳注

咸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瑟謂曰音不通乎何以上不足以爲知音御覽五百八十一按已上諸條皆琴道備文故類次於此此

下則論所以學之

天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冠冕也故言三皇以道治史記正義作理應諱而五帝用德化意林三王以仁義意林作由五伯用權智史記正義作以其說之曰無御令刑罰謂之帝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皇有制令刑罰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以信義爲務世稱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

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意林史記秦本紀正義御覽七十七又四百三參定

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可覇意林作亦可以伯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覇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倚權詐也御覽七十七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於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照夜光未足喻也

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舉臣能用也同上

賢有五品謹勅子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謹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理下沙上者州鄉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時子求多變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同上

貴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興掌書記則不能錄悉古今楊雄不貧則不能作元言同上

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後何益于事何補于君同上

世有圍碁之戲選注世俗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遺碁疏張僅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意林選注道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敗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守邊陽遨作嶲以自生於小地意林自作目無以字然亦必不如猶蓍龜之言驗布反也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意林道地其中計云取吳下葉據長沙以臨越碧林沙此守邊隅遮作江

望者也意林望下有日字更始帝將相不能防備而令望中死

慕皆生也意林史記點布傳集解文選博奕論注御覽七十七又四百三參定

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覇事者惡其違仁義及譚曰人有以狐爲狸盛文類聚作鼬以騷爲狸人謂狐爲狸以騷爲貍貍此言未是也東方朔短辭滑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知後賢也意林藝文類聚四十四

而倚權詐也御覽七十七

明鏡讎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同上

羽翮也意林

非徒不知狐與狸又不知狸與貍獾乃非但言朔亦不

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意林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時有男子毋康殺其母有詔燔燒其子屍御覽九百二暴其罪於天下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上章言意林作奏封事云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延中丞相語次曰御覽四百九十一作閩巢生子子長食次言意林作久云其母乃能飛窗然耶時有賢者應曰御覽四百九十一賢者上多德字但聞烏子反哺耳意林作反哺其母無耳字丞相大歎自悔其言之非也郡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也是故君子掩惡揚善烏獸尚爲之諱御覽九百二十七云君子之於禽獸尚爲之諱益而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意林作典而況於人乎御覽九百二十七參定

詞上

龍無尸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意林

譏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之曰無御令刑罰謂之帝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皇有制令刑罰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以信義爲務世稱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意林史記秦本紀正義御覽七十七又四百三參定

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可覇意林作亦可以伯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覇事者惡其違仁義及譚曰人有以狐爲狸盛文類聚作鼬以騷爲狸人謂狐爲狸以騷爲貍貍此言未是也東方朔短辭滑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知後賢也意林藝文類聚四十四

而倚權詐也御覽七十七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於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照夜光未足喻也

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舉臣能用也同上

賢有五品謹勅子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謹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理下沙上者州鄉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時子求多變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同上

貴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興掌書記則不能錄悉古今楊雄不貧則不能作元言同上

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後何益于事何補于君同上

世有圍碁之戲選注世俗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遺碁疏張僅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意林選注道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敗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守邊陽遨作嶲以自生於小地意林自作目無以字然亦必不如猶蓍龜之言驗布反也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意林道地其中計云取吳下葉據長沙以臨越碧林沙此守邊隅遮作江

晉水鑑冰與時消釋同
上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善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關東鄙語曰意林作問東里語云人鬬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意林向西知內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此五二字倒句又見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注藝文類聚七十二初學記二十六北堂書鈔百四十五白帖十六御覽八百二十八又八百六十二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意林藏本顏淵所以命短嘉孔子殤其年也御覽八百九十七孔子下有所以二字殤作傷如廚馬與良駿相追御覽云若廚馬與良馬相追衙尾至暮共列宿所此四字依御覽補良馬嗡食如故廚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子優劣此上意林並依藏本與御覽合余少時見楊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速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椿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傷選文賦注補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上幸甘泉詔楊子雲作賦爲之始成此二字依文選甘泉賦注補文選注云楊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益紡其文卒暴倦臥意林暴下有遂字夢其五藏出地文選注作以手收而內之而字依文選注補及覺大少氣病一年藝文類聚七十五書鈔作病發一年而死文選注作明日遂卒今從意林又文選注云及覺病喘悸少氣由此言之蟲思慮傷精神也意林藝文類聚五十六又七十五北堂書鈔百二御覽三百九十九又五百八十七又七百三十九參定又文選文賦注御覽五百八十七引此終並與後楊子雲工于賦一條相參雜並以意連貫今從意林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子須臾意林

子貢問遽伯玉曰子何以治國荅曰以弗治治之同上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藝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古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與齊魯文異六百四十餘字此十一字依經典序錄補古孝經一卷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漢藝文志注作七十一文異者四百餘字自古孝經至此又見意林文益嘉論之林藏文義之淵海也御覽六百八作今

左氏傳遭戰國寖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雖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猶離其本事矣陸德明經典序錄左氏傳於經意林引作左氏經云經與傳疑誤藏本裒史通相待而成御覽待誤作持依意林改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御覽六百十

喬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意林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書鈔御覽引此句作二人二字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諷誦者此亦藏也意林北堂書鈔九十八御覽六百十又六百十六

羅網以網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意林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御覽四百二十又意林兩代字並作俊順作頌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意林

楊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舉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同上

玉韞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同上

百足之蟲其舉一身安得不濟同上

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耶余應曰誰當入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意林御覽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

民有終也意林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其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卻關原校云推卻關恐有缺誤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驛治驒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阨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禹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寄邪不一何可勝爲設防備之善者則唯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謀圖邊將救之耳原校云邊將當作將遏○掌書治要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伐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効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同上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蹔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蔽緬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孤疑

或使言者遭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
造事衆問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僧想原校云雖想恐想雖
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
遭遇明君乃豈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沸與知者雖
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
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之通夢之
意增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
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屬主欲間疏別離則
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已
之設及景武時栗衞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
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盡記則事易可爲耶
庸易知耶雖然察前世已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
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告原校云告恐合皆欲上與賢
俾而垂榮慼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
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
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趙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
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
絶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
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同上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性情所好惡利害所去
就亦皆同務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聰明有闇
照原本聰作聰以意改賢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
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
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戚內有度量不可傾移
而雖以誦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
衆慧如公孫敞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

焉維王翁之過絶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辯是
能窮詰說士原本誥作語以意改威則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
已者故羣臣莫能抗若其論莫敢干犯臣諛卒以致亡
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同上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
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
之効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
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指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
智者通其荷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稽擁其功効爲
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同上。此下二條原本分段並誤今正之

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撰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庫而
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慮度內疏政台於時故民臣
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羣慕前聖之治而
爾逾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
而不知已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向非務故以高
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同上

高胆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
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萬倍何賈參韓信樊噲等
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前欲北伐
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
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
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車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
士卒敗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同上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
從之或見一惡違禮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人也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

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荊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
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向之
者慕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善之
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
者其恩義動之也原本恩作思依意林改又意林作人王翁之殘死人
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
維此四事忽微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
用捋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同上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
維纂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
作廟兆潔齊祀祭犧牲殺膳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
勝道爲政不善民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
解乃曉之南郊告禱捋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
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原校云矢射當作射矢燔火
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徹惑
至甚矣同上

傳曰記言淳于髡至鄰家首四字依初學記從從二十五補見其麤突之
直而積薪在旁謂曰諸字依初學記補與藝文類聚八十引合此且有火灾
即教使更竈曲突而徙遠其薪初學記從二字倒鄰家不聽原本
鄰作竈依藝文類聚改後灾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藝文類聚燔作焚鄰
里並救擊及滅家殺文類聚作都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
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識之云
藝文類聚作士云作曰教人曲突遠薪藝文類聚作從固無恩澤燋頭
爛額反爲上客甚傷其賤本而貴末也也字依藝文類聚補夫豈
獨突薪可以除害故夫豈二字原倒今以意乙轉而人病國亂亦皆
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絶其本謀後世多損
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鬬士常榮

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
此見微之類也同上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蕃屏以自樹蔇而強固國
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
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
于後嗣乃皆強秦能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
所封孤弱無輿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
下背亡秦之短計遵殷周之長道遺原作導依原校改哀顯功德
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
而異姓强臣不能復傾王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
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
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禽功
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賊屬爲藩輔之固故
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
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
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
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脡醬而美之脡原作鼈依御覽四
御覽四百九十二有注云音禪生肉醬也又八百六十五有注云脡音廷及飯御覽四百九
十二引作飯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御覽八百六十五少作共者怒因涕其
醬遂弃而俱不得食焉俱原作但依御覽改彼亡秦王翁御覽四百九十
二作亡新王莽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
肯與是惜肉唾脡之類也唾原作嘖依御覽四百九十二改。同上

晉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
問郭氏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
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
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已
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毋亡得乎

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
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
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
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
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
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同上。原連下條爲一令析之

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
德來强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獸聚而鳥散其强
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事制也昔周室衰
微夷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
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强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
長城以分之漢與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
言丈帝時匈奴大入蕭火侯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
出數困卒不能禁制即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得安中
國以甯其後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
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
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慝世無冦
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聖綏而貶
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以恨恚大
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强無理多拜將
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殫索天下天原作彌依原校改天
下愁恨怨詈因大擾亂竟不能拄傷一胡虜徒自窮極
場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
夫高帝之見國十日不食及得覩脫遂無愠色誠知其
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就往
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
禍者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同
上

災異變怪者災原作夫依原校改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
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愼行以慮之故皆
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
宗之號武丁有雊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
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蔵孰之報宋景公有熒惑
守心之憂星爲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
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
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
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異天
戒而反外考諸議求問厥故蔵於佞愚而以自詿誤而
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同
上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若六甲之當爲
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今衆人能與子貢等乎原本今作令以意改
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朦著其修善少
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倖
故輦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
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寧世矣豈衆人所能識知哉彼
輦下雖好意指亦焉能貢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同
上

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內崇中丞御史置原
作是依原校改以正齊整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
終乎侵駮深刻苛酷虐過度欲見盡力見下本有未字依原校刪
而求慶功賞或者能立事而蔑劣鈎之誘是以役以筆
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皋陶聽之猶不能聞也
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卓痛焉漸至乎

胡廷時有忿悁闖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威讖有
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
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
當必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
上忽略不宿留而驟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時待
詔侯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原校云以知至下有缺冢後坐事下
獄坐下本有帝字依原校刪獄竟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
子如武帝者則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
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事可
無不至罪無下原有於字依原校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卽以
是論前人主寫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
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
通而輔佐執事者復墮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瞭瞭
乎同上

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聞來
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送迎
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續漢禮儀志注
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
倣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十
卷三十八引此此
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
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風續漢祭祀志注
七十二風續漢志注引天稱明至末
扶風郃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志注此上但有
郃在漆縣四字其民有會
日以相與祓中市如不爲期則有災答續漢郡國志注
初學記二十四
昔虞舜試舜於大麓麓者領緣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
續漢百官志注引此止此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焉北堂書
鈔五十
九藝文類聚四十
八御覽二百十二

王莽時置四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日爲四百石
二歲而遷補續漢百官志注
桓譚謂揚雄曰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賦注雄作子吾之賤
見與鑒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賦注作業事同上玉蟲文選西都賦注作玉瓜華芝
及鳳凰三蟲之屬皆元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綈錦
繡茵席者也續漢輿服志注
呈衣冠於裸川迷昊紀上
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殁甚好容質性嫵佞史記集解十二
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
聞也此以工妙諄善故藏隱不傳焉
吾應之曰此策乃反簿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
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曰兩主不相困
其所用設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亂使歸洞
容貌天下無雙急則進單于而出之以是知
子見此人必大好愛好愛則閼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
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文來矣閼氏乃以遠疎不如及其
之性必悟聽而斡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
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閔吾言乃立稱善焉史記集解
五十六。漢書高帝紀注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
人道閼氏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
其參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
能有也是皆以奴閼其一角得安也。白帖二十一云
高祖被圍平城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入說閼氏言
漢有美女天下無雙急則進單于閼氏之寵衰也是謂出奇計也。藝文類聚十八云陳
平說單于閼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
則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閼氏
百八十一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知
乎日陳平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
駕使歸迎欲進單于單于見必愛之則閼氏言之單于
而得
免也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
史記集解
八十三

太史公造書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
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史記索隱四
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光陛子侯則沒即帝畏惡欲殺之
史記索
隱九
關並字子場材智通達漢書藝文志注
張戎字仲功習溜泬事上同
韓牧字子台善水事同上
余前爲王翁與樂大夫得樂家書記言文帝時得魏文
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自魏文侯末年至漢文帝
元年已二百十歲矣書斷作二百八十歲文帝奇之問曰何所服食而
作二百八十歲此脫去二字兩目皆亡
至此耶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甘哀其不及衆技此字依
漢書藝文志注補教使鼓琴爲樂曰誦習以爲常事臣不能導
引無所服餌不知壽得何力也竇公少盲專一內視故
有此壽譚以爲少盲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御覽三百八十三又
七百
四十
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
若稽古三萬言漢書藝文志注
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
水經河水注又藝文類聚九
云其流駛峻故稱洋也宋地宋書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龔文類聚作遠人王仲都詣
闕何所能對曰能忍寒暑因爲待詔乃以隆冬盛寒日
令袒衣載輜馬車於上林昆明池上張冰而馳御者厚
衣狐裘乘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嘿然自若
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冰經注三引黃圖五藝文類聚五北堂書鈔百五十六參定
又初學記三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四又七百五十七並
節引
莊尤字伯石後漢書尤
武紀注

揚雄作玄書以爲元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
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會萬頃王政人事法度故宓
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
立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
之隂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
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
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元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後
漢張衡傳注
晉灼漢書注三十注
聖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文選西都賦注宋孝
武宣貴妃誄詩注後漢

書班固傳注御
覽百八十一

世咸尊古聖今貴所聞賢所見文選東
京賦注

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文選鵬
都賦注

道路皆蒿草家廊狼籍同
上

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
知五曰鑄冶文選江賦注五君詠注歎亭
山詩注謝修卞忠貞墓改注

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文選長笛賦注繁休
伯與魏文帝牋注

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文選宴元
圃園詩注

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文選
舞鶴

白詩
注

漢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北堂書鈔作王夫人帝痛惜之方士李少
君者言能致其神魂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中遥
望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文選悼亡詩注抄本北
堂書鈔百三十二參定
。陳本書鈔云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
少翁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於帳中令帝居別
帳中遥望見李夫人之貌。御覽六百九十九云
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帝望見之

漢高祖建立鴻基佯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
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文選魏
陵王墓

詩
注

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眞卿處長倩能傳其度款妙曲遺
聲文選司馬紹統
贈山濤詩注

周易曰肥遯無不利文選謝靈運入
華子崗詩注

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文選天監三年
策秀才文注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
文選勸進表注三國名臣序
贊注博奕論注弔魏武文注

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
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
士而莫有能幾易者乃其事約論體具而言微也文選楊德
祖哭臨淄
侯牋注

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文選應休璉與侍
郎曹長思書注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
集虛宮武帝所造門曰望方戶欲書聖爲之賦以頌美
焉文選論去來辭注
馬王文選論去來辭注

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北堂書鈔
百二抄本

陳本
參定

周亞夫嚴猛哮吼可爲國之大將北堂書鈔
百十五

動如雷震往如岳立攻如奔電取如疾風前輕後重內
實外虛北堂書鈔
百十六

君太素曉習萬劍之名凡器遇視而知不須手持熟察
言能觀干劍曉而知之者也抄本北堂書
鈔百二十二

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爲朝衣新而
暮衣弊北堂書鈔百二十九
御覽七百七十七

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文選運命論注頭陀
寺碑文注並作乎

余爲郎與編刻蠭瀟棗温靴異度學記二十五並有故
有昏明四字

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文選石
闕銘注

晉晨元和姓
纂七之

晉孝成帝時余爲樂府令凡所典倡優伎樂蓋且千人
通人如子禮元和姓纂九魚通志
氏族略五通作道

治獄如水北堂書鈔
四十四

鯛犯北堂書鈔百四十三爲介子推故也藝文類聚三御覽二十
何作名者
宜遷改易

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北堂書鈔
百四十三

公孫龍常爭詢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傷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白帖九

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此句又見書鈔十二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此二句又見書鈔十三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爲最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間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應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所謂通而蔽者也藝文類聚十二御覽八十八

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求其中以環璧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藝文類聚七十八御覽五百三十四

余自長安歸市道病藝文類聚作疾掌絮被綿窗牖褊褊輸粟駕馬宿於邑東亭書鈔作下邑亭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攻余令吏勿鬬乃解而去藝文類聚解作相問二字此安靜自持也北堂書鈔百二十九藝文類聚七十五御覽六十九百九十三又八百十六參定

劉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之不衰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

薛勰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勰曰請卸無目不足示也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七

夫富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騄牛譽郭槐丁蘭藝文類聚九十四犬道韓盧宋徑禮少儀疏

通感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以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初學記二初學記九御覽五百三十六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乾元也初學記九

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初學記九御覽五百三十六

元酒不如倉梧之醇搯揭不如流鄭之樂初學記十五御覽五百六十九

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爲下所非笑但爲小儒樓半城而居之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初學記二十四

余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鬬問其故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以日初出時近日中時遠列子釋文引檜新論作檜今無此文藍本嚴輯

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孰知其然一兒曰誰謂汝多知乎藝文類聚一引作始知其然

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黃門作僮天老工曰我少能作賦不暇學也子雲曰天體何似曰如倚蓋子雲曰地體何似曰如覆槃子雲曰天地相去幾何曰天地之間其猶雄雌之氣合而生物也子雲曰然則天地之氣何以不合曰天地之氣合而不離子雲曰然則天地之氣何以不離曰天地之氣不離而不合子雲曰然則天地之氣何以不合曰天地之氣不

秦始皇見周室失統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隊隊猶
羣羊聚豕皆可以竿而驅之故遂以敗也 御覽八十六
引云新九州之俊 ○青紗十二

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
惠休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禮服所
謂達於養生送死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
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行文施布大恩
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繼嗣紀綱此何又見青紗十五故遂褒增
隆高太宗也而溺於俗議斥逐材臣又不勝私恩使嬖
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此何又見文選皇后紀論注

所謂通而蔽也 御覽八十八○青紗

博士弟子韓生居東寺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使
清晨起廁中祝之三且而人告以爲咒詛捕治數日死

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卑庶凡民則樂畜仁賢百
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 御覽百八十七○青紗二引云梁棟大臣
余年七十爲奉車郎中衛殿中小苑西門 御覽二百十五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孟津之上此武王已卽

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得魚則地應也燎祭降烏
則天應也二年間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
奔周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於
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御覽三百二十
九

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蹲面垢醜不可
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耶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

道馬 御覽三百八十二

彭宣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 御覽四百四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皆
年七十餘乃升爲王霸師 同上

揚子雲何人耶荅曰才智開通能入聖道 御覽六百二十引作卓絕於
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 依御覽四百三十二國師子駿曰何以

言之荅曰通才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爲廣大餘皆蔡
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元經也人貴所聞
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元次五經也

公孫龍六國辯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
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
非色 御覽四百六十四

哀帝時有老人范曄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
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逐人 御覽四百六十六

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
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挨其能否 御覽四百九十六

余前爲典樂大夫有鳥 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作集鳴於庭樹上而府
中門下皆爲發懼役余與典樂謝侯爭鬪俱坐免去 御覽
四百九十六又九百二十七俟余二字倒俱作皆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
以祀上帝鼓鼙神躬執羽被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
人告急而靈王戲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榮上帝樂
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
及后姬以下甚可傷 御覽五百二十六又七百三十五節引

王莽起九廟以銅爲柱黃帶金銀錯鏤其上 御覽五百三十一

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晝持
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雖察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

御覽五百五十六

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新聲子雲
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 御覽五百六十五

余爲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
疑者所謂蚌與蛤二五爲并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
新語乃爲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惟南子云其
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
然論天間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

云盡棄耶 御覽六百二

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休好學所寫萬卷至於
白首常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 御覽六百

近哀平間方士黃白術成者甚衆其後堅信此事遂
生重罪繫獄 御覽七百三十七引作繫獄七百三十七
引作作鉗鉗 吏捐棄之便更活云 九百四十四引作故
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聲眉動目揚州有鼻
飲之巫南城有頭燕之更非爲幻也 御覽六百四十三又七百三十七又
九百四十
剛參定

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
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縰 原作縰依北堂書鈔百二十七
改則國治且安矣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
而比之二尺縰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

良工者非爲其敗繩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繩之制耶王無以應 御覽六百八十四引

宋康王爲無頭之冠以示勇 同上

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婦父朱君至獄門通言遺孺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無朱爲誅袴而孺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御覽六百九十五

雒陽季幼寶有小玉樽衛調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予報以三萬錢請買焉幼寶曰我與好事長者博之已near十萬非三萬錢主也余徐緊云我若於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 御覽八百五

淮南王之子娉迎道人作爲金銀又云字金與公公而銀者金之民弟也 御覽八百十二

期門郎程偉好黃白事娶婦得怪女偉無衣爲婦致所正幘後見夫方廚炭欲燒筒中水銀婦乃出其簪以投之立成偉就求道不授發狂而死 同上

陽城子姓張名衡冀郡人王翁與吾俱爲講學祭酒及寢疾豫買棺槨多下綿纊立被發塚 御覽八百十五

恣儀之制杵舂 御覽七百六十二引作伏義制杵舂之利萬民以濟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加巧因借身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羸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御覽八百二十九

孔子匹夫耳而卓犖名著至其家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 御覽八百六十

九江太守龐真按縣令高智受肚祭雞有生牛肉二十斤勑以主守盜上請遠捕詔雖不贓天下緣是諸府縣社臘祠祭竈不但進熟食皆復多肉米酒脯腊諸奇珍

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頭 御覽八百六十三

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爛秃將滅余請伯師曰人喪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師曰人長老憊自續余曰試性可使白髮史生黑至詩極亦死耳 御覽八百七十

舉火夜作燃炭乾糒 御覽八百七十一

呂仲子婢死商女四歲 御覽九百五引作有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亦能爲兒沐頭浣濯其家惡之以告方士八百八十五作道士曰有狗爲妖殺之婢遂不復來八百八十五云其家陽仲文亦言所知家婢死已驗未葬忽起飲食醉後而坐 書鈔一百八引本書

公谷 御覽五十四

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故雅琴者勑海趙定梁國龍德召見溫室拜爲侍郎 御覽二百四十八

雖不見驚路車亦數聞說師之但素質而清茵也 初學記十六引本書

捕猛獸者不令美人舉手釣巨魚者不使稚子輕誂非不親協力不堪也奈何薦乘之主而不擇人哉 長短經是非篇

太史三代世妻旁行邪上並效周譜 南史周十九 梁書五十

子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陽言辭常輒有得文 堪能通變篇

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殿或美衆多而不見獲豹文心雕龍定勢篇

桓子新論終

皇清道光廿三年歲次癸卯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序

百七器出予之名以與儒家兵家法家以下凡十四類可以詁經可以證史故于四部中別爲一部第其偽雜採摭舛疵互見歷年久遠軼而不存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能別而白之以成一家言耶隋志以桓子新論十七卷典論五卷列之儒家皇覽一百二十卷列之雜家唐志悉缺之惟以皇覽入之類書類宋藝文始不著錄崇文總目書錄解題皆不存其名則遂之者久矣梁仲容取諸家衛覽雜記凡一百七十五抄其要語爲子鈔三十卷爲總議其繁晏矣中興後漢以文增益之共二十六卷爲諸子纂言然僅載荊山子琴論一篇耳典論論文見文選餘闕散見于他書零章斷句未有纂成一編以補子書之缺者此風卿所爲輯遂子書三種也今年冬乘予序予考譚于光武時歷荊山仿陸賈新語劉向新序而作新論好鼓琴嘗援琴以見志者昔二十九篇琴道一篇未竟崩宗使班固補成王充論衡以暘城子長揚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金樓子亦稱之其見重于當時如此魏書胡沖吳歷皆載典論裴松之西征記云典論石在太學太平御覽又謂園子室前有刻碑漢建武中立永嘉六年部下三府綜治有魏文典論六碑今四存一殘則御已無可考魏文帝使諸儒撰集經傳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劉劭楊俊傳亦云然隋經籍志江淹六百八十卷梁又有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以爲修士等撰玉海以爲華說諸人或謂劉劭又謂王象虞六典則謂王象總聚撰魏志云使諸儒是諸人俱曾奉詔不必執一人也其互相異同者裴松之注與李善選注不同御覽與意林不同魏志與世說注不同練作縑誠作誡薄時作陳疹煩作頗下者守邊七勝六勝作七升六升衛遂作衛燧居財巨億作家有巨億之類不可枚舉自不標琴道篇者有竝題皇覽遂題者有題皇覽遂題者而不若皇覽者有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御覽題皇覽家墓記裴駰劉昭郦道元注書雖未標題而亦當依類編之者條分縷析覽委窮源使非博採羣書詳加考證將使後之人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夫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類書者兼收四部遂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胡應麟作筆叢始議改入集部未免紛更故隋志載之

序

余少日讀陳壽三國志檢裴松之注中所引書凡百有八十餘種多今世所罕傳者輒採而輯之得傳子五十五事隨取諸子羣書及百家類纂二書披而校錄竝逸傳子乙未公車應禮部試

國家方

命儒臣薈萃四庫全書而纂修官徐君步雲從永樂大典中搜出傳子有錄目者二十四篇然皆裴松之之所未引者又有無錄目者數條及旁搜太平御覽文選注中碎事計四十條亦間爲裴注之所未及引然後知古書之久逸者猶或存於他書所在多有率無徵引中自非好學深思博覽兼綜雖十佳斷爛能使散者復聚則亦鮮其逸焉而已矣濡陽孫君鳳卿生右文重學之時隨尊甫方伯公之官金陵擁書萬卷而卑力於詩古文辭春間讀灌木莊詩稿韻長味永益心折之久矣近以所輯逸子書從郵筒寄示則桓子新論魏文典論及皇覽三種藏書家不存其目始久與傳子同其逸焉而已吾同年友張君惺齋則鳳卿所同研席而日夕相與講習者爲序冠之卷首其於三書昔賢著述之盛以及數百年來湮晦久逸之始末旨趣之

注堯典文繁亦譚之所說也馬遷史記其太史公語乃東方朔所加譚以前本有此論王伯厚亦以遷山易詳簡藏易簡語未詳所據蓋譚博學多通所見多後人未見書焉善鼓琴好音律故特著琴道篇能文辭古敵從劉歆揚雄遊辨析疑義古論中殿稱子駿子雲子歆以太元名玄亦可以後論之學術矣王充論衡深譏君山之論為不可及新論之名譚以為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而作今新序新語四庫列於儒家惟茲通篇亦隋唐志中儒家之流何可不急為援打俾與劉賈二書並行於世也

考證

王充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仆新論論世間事桓君山論妄之辭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陽城子長揚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渺之才

又曰桓君山易見錯之策與孫臏其一思

佚文篇曰揆君山之書窃於積猗頓之財

定賢篇曰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識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罔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妄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案書篇曰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謂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無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又曰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又曰頌論之義與春秋曾一也

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

葛洪神仙傳曰王仲都漢人也桓君山稱新論稱其人張華博物志稱方士篇曰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盛暑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為性耐寒暑桓君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為之前者已

述焉 桓君山原本作桓山君據則改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治學寧詳

詳引桓譚作秦延君

金樓子雜記篇曰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鄒湛泉又有太元經陳者多誤動形言也或云桓譚行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由不

學使之然也

林寶元和姓纂卷二支譚曰桓譚新論有時農文魚頌曰新論有通人如子禮

章懷後漢書桓譚傳注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二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進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勑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便譚新論云逸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采詳所據

又曰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門梁子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物理論

楊泉撰

物理論輯本序

隋經籍志言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楊泉撰唐藝文志馬總意林所著卷數並同而其目不見宋藝文志則其書自宋已佚之矣章逢之考唐輯本今淵如觀察重加校正補所未備屬瑞辰序之其分卷之舊已不可考謹以事類次第編錄自天文地理以迄古今帝王用人行政之要靡不賅載采秦漢諸子之說爲之而引傅子爲尤多如元貫之直貴于買宅黃金累千不如一賢士非玉璧談者爲價以及蒙恬築長城歌其不言傅子者亦多出于傅子傅子一百四十卷今僅從永樂大典錄出一卷楊子是書正足與傅子相表裏已惜泉字德淵眾國人隋志稱徵士亦稱處士日爲楊子列入儒家蓋節之隱君子閉戶著書者所著有太元經十四卷又集二卷錄一卷見隋志今俱不傳太元經見子意林凡六條蓋倣子雲大元爲之其文集則不數見而物理論于此得存其槩是誠斷璧殘圭之可寶貴也嘉慶十年十月望日翰林院庶吉士桐城馬瑞辰序

光緒戊申閻涇沿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晉徵士楊泉撰

物理論一卷

陽進士及第出東等處貢糧道兼管德棠臨漳事務加三級採輯校集

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爲剛其體迴旋羣生之所大仰

楊雄非渾天而作蓋天圓其蓋左轉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桓譚難之雄不解此蓋天者復難知也元氣皓大則稱皓天皓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也

儒家立渾天以追天形从車輪焉周髀立天案天上應有蓋字引作擊發而起者也猶人之著必擬之人故自膝以下人之陰也自極以北天之中也言天陰也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氣也夫地有形而天升而爲天案水土句又見初學記天部天者君也去無體譬如灰焉煙在上灰在下也渾天說天言天如車輪而日月從上過夜從下過故得出卯入酉或以斗極難之故作蓋天言天左轉日月不行皆緣邊爲道就渾天之說則斗極不正若用蓋天則日月出入不定矣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

其神曰祇祇成也百生萬物備成也其卦爲坤其德曰母地形有高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甘苦鎮之以五岳擾之以四瀆流之以川蓋之以邱陵播之以四海轉以生萬物地者氣自然之體也地發黃泉周伏迴轉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南北短其盡四海者也（北堂書鈔地理部太平御覽地部）

凡居地有大利而無小害若上地也（初學記地理部太平御覽地部）陸田者命懸于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太平御覽地部）

游濁爲土土氣合和而庶類自生（太平御覽地部）夫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瑰瑋之寶閉密有隱眞之有弓弩勢有斗石象有張舒形有賽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英之利有墳塽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初學記地理部事類賦地部注）

形有高下氣有剛柔（北堂書鈔天部）炎氣鬱蒸地之張也秋風蕩生地之閉也（北堂書鈔天部）

定霜無不殺虞學無不容（北堂書鈔天部）士精爲石（藝文類聚地部）

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骼之生爪牙也（初學記地部）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荊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

國之珠而後珍則隋侯無明月之寶（意林）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皆由水而興（太平御覽地部）

九州之外皆水也余皆在舟稽仰石練方數丈其聲如磬磕磁須臾山下居民驚駭洪水大至（太平御覽地部）

河色黃作黃（案白帖引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水經注河水太平御覽地部）

堯世洪水民登水而擾懸釜而爨（太平御覽器物部）

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行梁州無井州無井州周官有井州無梁州豳正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

立十三州通井梁之數而增交益焉（太平御覽州郡部白帖）

買宅者先卜鄰焉（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買鄰之直貴于買宅（太平御覽州郡部）

故人之在孕者總其名籍上之天府天子立金匱玉

閣命司錄以監省之（太平御覽居處部）

夫齒者年也身之實也藏之斧鑿調諧五味以安性

氣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咽喉者生之要孔（太平御覽人事部）

腸胃五藏之府陶冶之大化也（太平御覽人事部）

長人數丈身橫十畝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變化

何蓋於賢愚耶（意林）

相者曰三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于一

寸之目天命金匱以別窮貴貧賤（意林）

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水之餘無遺炎矣人死後無遺魂矣（初學記總部太平御覽禮儀部）

人之出世譬如奕棊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

古者烝祭事神祭宗廟追養也祭天地報往也（藝文類聚禮部）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意林）

使民主養民如蠶母之養蠶則兵用竟徒絲蠶而已（太平御覽）

哉（太平御覽）

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剝窮

弱以養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千將而

彌鉛刀也（意林）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

（意林）

姦與天地俱生自然之氣也人主以政樂人政寬則

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文苑英華）

威行法明姦吞舟之魚法不明則類於細簡細簡則

苛賊生也（太平御覽服用部）

但知管子借耳（藝文類聚宮部廣韻）疑于天下不知處借人心而

後用其耳目（意林）
搆大厦者先擇匠而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民（意林）
在金石曰器在草木曰綵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黄金累千不如一賢（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
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萬人之英得其人則事易于反手不得其人則難于拔筋（太平御覽人事部）
龍舟整檝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能御也各有所能（意林）
伊尹耕于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于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意林）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譽之和而譽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意林）
語曰士非玉璧談者爲價（藝文類聚寶玉部）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于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有德者未必校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今人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耶（意林）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鑄石作虎碑虎崇爲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撞亡秦之鐘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豈不難哉（意林）
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踰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賓者嘶消積虛者日長（意林）
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猶欲乘太平御覽引作於捕麋鹿而兔苴不可得也（意林太平御覽引作麋）
小人不能任大事（意林太平御覽資產部）
趙堯雖鑽之吏能探心致位丞相（太平御覽藝術部）
割地利己天下善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君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意林）

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意林）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或云玄衡以善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傳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意林）
面岐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車馬而至秦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意林）
舜上下者莫正乎位興國家者莫齊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意林）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意林）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禍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川傾山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閉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意林）
見虎一毛不見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意林）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意林）
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于百川滿溢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永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溢也（北堂書鈔藝文部太平御覽學部）
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余雖無治絲之能而悟問詩之義（太平御覽學部藝文類聚雜文部）
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太平御覽學部）
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
禮云繐父服齊衰傅子曰母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絕甚子兩夫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意林）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網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意林）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黄帝下逮秦漢（意林）

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庞殊異馬遷也（意林）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意林）
夫文采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意林）
暐若春華之並發馥若秋蘭之俱茂（意林）
平子二京文章卓然（文選西京賦注）
夫虛無之談（太平御覽虫豸部引作太虛元年論）尚其華藻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太平御覽學部）
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錦繡衣掘株管弦樂士楔非其趣也（太平御覽布帛部）
夫辨小而引大了淺而佈深猶以牛刀割雞長戈刈葵（太平御覽菜茹部）
樹上懸瓢非木實也背上披裘非眷毛也此似而非之徒也（意林）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近者不可以度遠也（意林）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言孝飽多飢少固非孝乎穀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于義無傷不可同之一日餓母也（意林）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意林）
墨子兼愛是廣親也知養是忘憂也（意林）
傅子云孟軻孫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意林）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遠之唯恐不速（意林）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于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意林）
檢身止欲無過于蚓此志士所不及也（太平御覽虫豸部）
范鑫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恒閑禮之列仙傳云徐人也（意林）
何氏之先出自陶唐傳說之後左字休奕子咸字長

漢晉書有傳 林

呂子義當世清賢士常往友人處 案太平御覽引作有田人性省嬾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 案此又見北堂書鈔飲食部 主人禁其厚乃盛爲餱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食之 太平御覽人事部 飲食部

今有呂子義清賢士爲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丙子義燃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 太平御覽人事部 北堂書鈔設官部

呂義爲太子率更令嚴毅清高 北堂書鈔設官部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遊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伴非食友也 太平御覽人事部 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之遺體食伴無嫌也苟侍中難曰管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食友也史記云吳起吮癰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使殺者特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豬一狸狸豬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總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卻伍參賢哲之念猶欲啖人而況遭厄者乎 林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風起而怒也 林 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何隔懈哉 林

始皇遠遊至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令有鉛錫之鑪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刃有驚鈍之焉雖造父駕之終不及飛兔絕景質鈍故也士不可以作鐵而可以作死 林

秦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 水經注河水 太平御覽

始皇塚令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卽射之以人魚膏作燭 林

漢高祖度閼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敎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糾亂以尚猛天下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煥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口也冬鬱達脈者求之寸口夏侯溫冷參脈理而合輕重說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大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初學記政理部 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氣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猶急喜怒不節或情慾放縱貪注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太平御覽疾病部 趙簡子有疾扁鵲診候出曰疾可治也而必役醫焉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鵲領召而入入而著履登牀俯子太怒便以戟追殺之扁鵲知簡子大怒則氣通血脈暢達也 太平御覽疾病部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癰書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 意林 漢末黃門張讓段珪等于靈帝崩後相與其人肥而不壽 案二句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增 尚復幾時哉于是大收諸黨服 太平御覽刑法部 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 漢書五行志 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不嫁者誓以豆之熟名菽者衆豆之總名菽者二十種爲六十疏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升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穀種之大名也 初學記器物部 諸棺爲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適人夜求人家宿晨向主人語婦約之辭寄所誓之物與之主人受之還此衣爲主者出門到所言處果見迎車里富逢之還此衣爲主者出門到所言處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經而死 太平御覽布帛部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延尉奏云禽獸生子逐父宜以子還母尸三男子市 意林

秦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 太平御覽布帛部

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淸貞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交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病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微如是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以玲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煥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口也冬鬱達脈者求之寸口夏侯溫冷參脈理而合輕重說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大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初學記政理部 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氣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猶急喜怒不節或情慾放縱貪注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太平御覽疾病部 趙簡子有疾扁鵲診候出曰疾可治也而必役醫焉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鵲領召而入入而著履登牀俯子太怒便以戟追殺之扁鵲知簡子大怒則氣通血脈暢達也 太平御覽疾病部 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勝凡氣其人肥而不壽 案二句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增 穀氣少則病不生矣衆者黍稷稻者概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 案二句見藝文類聚穀部 三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不嫁者誓以豆之熟名菽者衆豆之總名 案二句見藝文類聚穀部 三稼借耕也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爾稼農之本穡農之末農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少穡欲多耨欲緩收欲速此良農之務 太平御覽資產部 凡種有強弱土有高柔土宜高堂而疏粟長穗而大粒 初學記器部 念颯焚衣其損多矣覆 案意林引作推 既而棄之所害亦多 意林

矣 意林 太平御覽飲食部 恐不知味而嗽殘 一切經音義三 聽淸濁五聲之和然後制爲鍾律取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律管河內崖爲灰可謂同氣相感 藝文類聚樂部 太平御覽樂部

桑欲高張瑟欲下聲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注

化狐作舟器物學記部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庖犧之時長江大海何所用之意林

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也意林

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舸艦以浮大淵皆成乎手出乎聖意北堂書鈔舟部太平御覽舟部藝文類聚

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先生意林

給事中與高堂隆秦朗爭指南車二子云古無此車記虛言耳先生曰爭虛空言不及如試之效也言于明帝明帝詔使作之車乃成意林

翻車先生居在京師有地作圃而患無水可溉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其功百倍意林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意林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意林

夫蜘蛛之羅網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況于人乎故工匠之方圓規矩出乎心巧成乎手非眉敏精密熟能著勤形成器用哉太平御覽

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于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人于冶監之門其人光色煒耀向神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敬也阮致之開冀設餌而門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行其術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而衰其明其刀平背狹刃方口洪首截輕徹不絕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世不恡百金精求不可得也其次有蘇家刀雖不(闕下有字)亦一時之利器也太平御覽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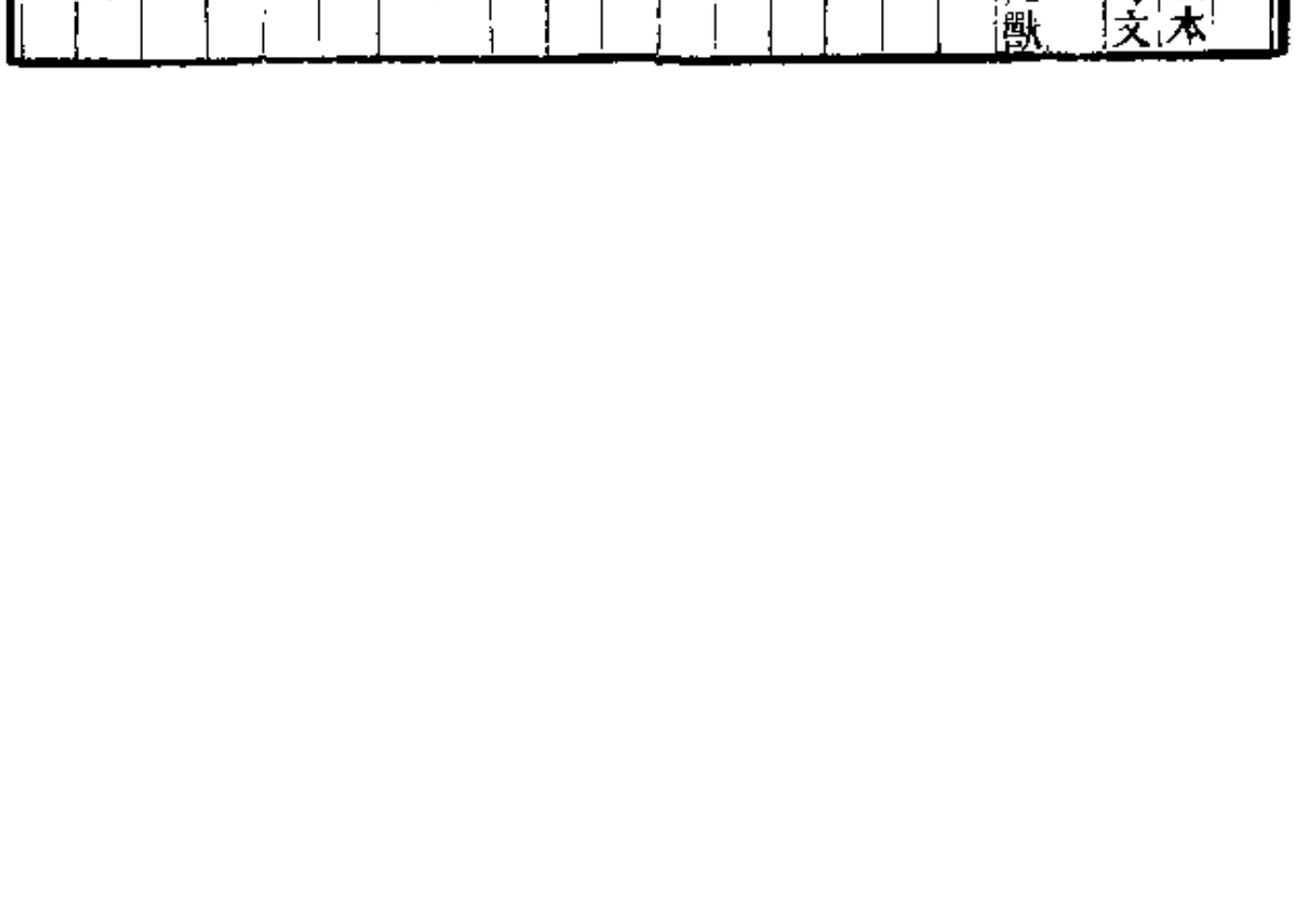
次有陽紀趙青閭皆不能繼太平御覽兵部

古有阮師之刀蘇家之楯皆爲良工利器時所寶貴也夫刀者身之寶也楯者身之衛也禦難之藩牆守口之城池也太平御覽兵部

幽州之騎冀州之刀勁悍之士事詳注文選陽給天下之害莫害于女飾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意林

馬先生綾機先生名鈞字衡天下之名巧也綾機本五十縱五十緯六十縱六十緯先生乃易二篇奇文異變因咸而作自能成陰陽無窮也意林

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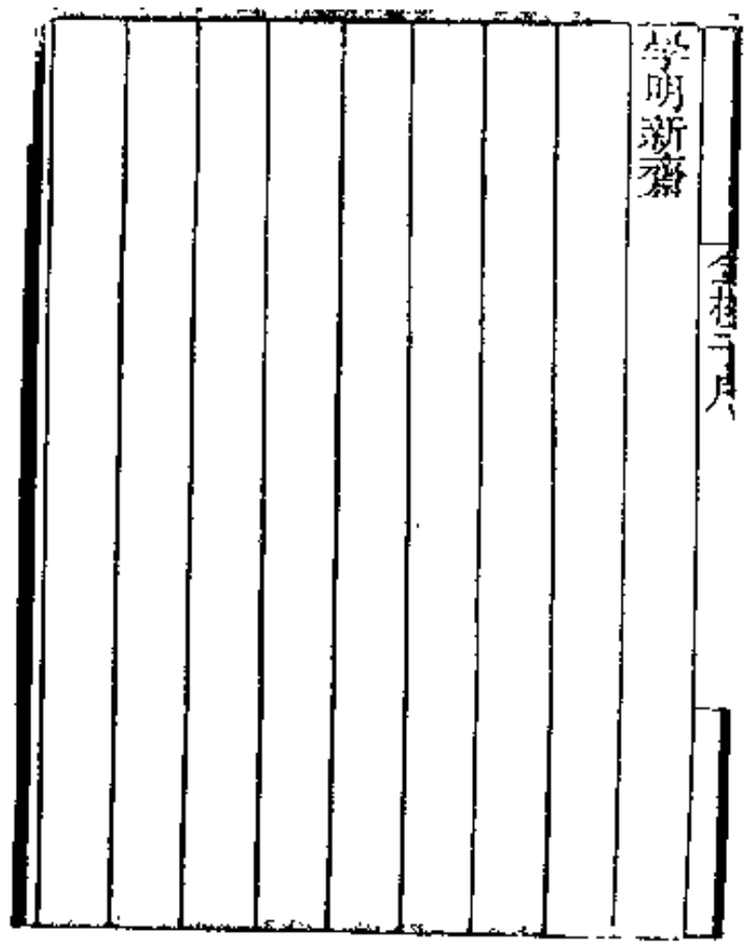
金櫻子序

先生曰余於天下爲不廢焉竊念臧文仲既歿其立言於世曹子桓云立德著書可以不朽杜元凱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幾故戶牖懸刀筆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毎蚤不辜之託　由年在志學時自搜羣以爲一家之言毋以凡庸早賜茅社祚土編湘畢帷挾服早攝神州晚居外相文案盈前書幌未輟俾夜作遣勤亦至矣其間歷事元言亟登講肆外陳玉鉉之文內宏金蜜之典從乎華陰之市廢乎昌言之說其事一也六戒多務干乘紛紜望渤池覩仰月之光暗羨氣毗非烟之色替於筆削其事二也復有西園秋月岸幘畢桓左海春朝連章離翰雖有欣乎寸錦而久棄於尺璧其事三也而體多藏病心氣頻動臥治終日雖陽得善政之聲足不跨鞍聊城有卻兵之術吾不解一也常貴無爲每噬有待閉齋寂寞對林泉而握談柄虛宇邀曠玩魚鳥而拂叢蓍愛靜之心彰乎此矣而僕僕衮馳仍麾白羽之扇兵車未息還控蒼兕之軍此吾不解二也有三廢學二不解而著書不息何哉若非閟論

興王
箴戒
后妃
經制
戒子
叢書
二南五論
說蕃
立言上
立言下
著書
捷對
志怪
雜記上
雜記下
自序

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二月望日葉森書於西湖書院大

金櫻子序　三　知不足齋叢書



重編金樓子篇目

第一卷

興王篇一

箴戒篇二

第二卷

后妃篇三

終制篇四

戒子篇五

聚書篇六

二南五霸篇七

第三卷

說蕃篇八

第四卷

立言篇九上

立言篇九下

第五卷

著書篇十

捷對篇十一

志怪篇十二

第六卷

雜記篇十三上

雜記篇十三下

自序篇十四

金樓子篇目

金樓子 仁和朱文藻附訂

自序

老生有言 老生當作老子 二頁前三行

第一卷

分命羲仲和仲當增羲叔和叔字 三頁後八行

身長九尺一寸 案後立言篇云身長六尺考孔氏尚書正義亦云身長六尺一寸則九字誤立言篇內脫一寸二字 四頁後五行

米五錢也 米字上疑脫斗字 十四頁後二行

青金鉛礜 鉛字疑誤 二十八頁前一行

第二卷

選林木 選字下脫子字 一頁後五行

上虞人 案梁書及南史俱作餘姚人 二頁前九行

孫方諸方等 案梁書世祖長子方等次子方諸則方諸當在方等前 四頁後八行

大同九年太歲癸亥六月二日庚申薨于江州之內寢 案梁書及南史俱作大同六年癸亥則是九年非六年且云六月二日庚申考武帝本紀六年六月有丁未則其月二日無庚申此可正梁書之誤 六頁前五行

杜恕家戒 案此似另一段誤連上文 九頁後二行

第三卷

北應入蜀應窺因 十五頁前二行

終誥之制 疑終制之誤 八頁後三行

我危得之 句似誤 十九頁前七行

增封縣二十郡 句似有誤 十九頁後二行

第四卷

造夫不能致遠 夫當作文 二十一頁前八行

禮見其質 質疑貴 二十二頁前七行

將則難比于韓周 案將上當補上字觀後光武上將則難比于韓周將句可見 二十六頁後五行

第五卷

懷舊志一秩一卷案南史作懷舊傳二卷
二頁前四行

荊南志一秩二卷案南史作荊南地記一卷
二頁後七行

江州記一秩三卷案梁書本紀作二卷
二頁後八行

長州苑記州字疑誤
三頁前一行

已上六百七十七卷案梁書元帝紀尚有洞林三卷經十二卷當補附於此
四頁前三行

職貢圖序案前云貢職圖一秩此文末亦云名爲貢職圖則此當云貢職圖序
八頁後七行

有海燕焉案此句似衍文
十五頁前九行

余丙申歲婚案丙申爲天監十五年考南史徐妃傳云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是婚於丙申拜妃在丁酉也是時元帝年九歲
十七頁前二行

第六卷

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痾比來轉增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恆令左右唱之案元帝被賊年止四十七今以十四及三十六年合計則已五十歲矣疑三十六年或是二十六年之訛
二十頁後五行

金樓子 自序

連章離翰龍當作摛○新印已改正
一頁後三行

第五卷

官教前牀可開八尺案八尺二字非雙管疑有訛文
攻南史羊元保傳江夏王義恭嘗設宿夜戎布牀須臾牀戎曰官家脚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脚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惟善槌牀乃折士也
十一頁後六行

文帝與戎對曰案此句疑有脫誤
傳云文帝好與元保碁嘗中使至元保碁當中使至
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暮
十一頁後八行

金樓子卷第一

梁 孝元皇帝撰

興王篇一

明若稽古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分有十紀一曰九頭
二曰五龍三曰括提案春秋元命包作撮提四曰合雒案雒又作挩提
雄作五曰連通六曰序命七曰循飛案春秋元命包作循蹏八曰
因移案春秋元命包作提九曰禪通十曰疏訖案春秋元命包作佐容成氏
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蘇氏尊盧氏
祝和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
無懷氏
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跡出
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沒庖
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案首原本作者今依帝王世紀校改德於木爲百
王之先都陳至于共工霸而不王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有神
龍感女登生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以火承木都陳遷
魯桑末生醴泉出在位百二十年
黃帝有熊氏號軒轅亦曰帝鴻少典之子姬姓也又姓
公孫少典娶有蟜氏女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
野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龍顏有聖德生而神靈弱而
能言幼而循循案史記作徇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受
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遷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
然後得行其志順軼草生庭佞人入則指之又有景星
麟風之瑞乃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謂之三公置左右大監以治人得寶鼎興封禪帝座於
元鼎之上太一下來案別卷引此作泰下有大螻如羊帝曰土氣
勝故以土德王在位一百年有四妃生二十五子

少昊金天氏一號窮桑二曰白帝朱宣帝黃帝之子姬姓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感生少昊於窮桑是爲元囂姓姬氏或云已氏降居江水以登帝位以金承上都曲阜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鳳鳥氏爲司歷正元鳥氏爲司分伯趙氏爲司至青鳥氏爲司開丹鳥氏爲司閉祝鳩氏爲司徒雎案左傳作鳲鳩氏爲司空案左傳鳲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此疑有脫誤爽鳩氏爲司寇鶻鳩氏爲司事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天下大治焉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女樞金天氏之末搖光之星貫日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案別卷作申生帝顓頊於若水之河有聖德乘龍而至北海以治天下南至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賓服北窮幽陵南交丹朱蒸以文案爲局作博六箸十二棋又作基又作碁又作棋又作奕又作弈又作圍又作圍棋又作圍碁又作圍基又作圍奕又作圍棋又作圍碁又作圍基又作圍奕又作圍棋又作圍碁又作圍基又作圍奕

毫從先王居作商諸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
曰汝不能敬命予大伐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號
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
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湯謂之曰自進非道也乃令選其
本居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從之任以國政白狼銜劍
有神人身虎首獻玉鏡白狐九尾諸國貢玉盤入自北
門遇女房作女房之歌案書序作遘女鳩女房林樹久不花一旦
生如鳳翼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
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之曰欲左左欲右
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
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
師率諸侯伐桀敗於有娀氏之墟犇於鳴條之野乃改
正朔服色朝諸侯崩葬於濟陰亳縣東北郭去縣三里
冢高七尺漢哀帝時遣大司空行湯冢又說曰殷湯無
葬處此言非爲武丁大戊並賢君也

周文王昌狼星之精母曰大任夢長人感己有胎曰不
祥惡色耳不聽淫聲以胎教之洎於冢宰生文王龍顏
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即位爲西伯有雀生鸑於殷
城湯文王增脩政三年四方諸侯皆服崇侯譖之於紂
紂不納費仲又言於紂欲誅之紂不從九年春三月率
六州諸侯朝於殷崇侯虎又譖之紂怒囚文王於羑里
雖有憂患方脩先聖之業廣解六十四卦著其卦詞謂
爲周易時謂西伯爲聖紂疑而未達長子伯邑考質於
殷爲紂御紂烹之爲羹賜文王以試之實聖當不食子
羹文王得而食焉紂笑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而尚
不知紂謂西伯曰譖汝者長鼻決耳也文王曰此崇侯
虎之狀紂赦文王四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文王在酆

九州諸侯咸朝五緯聚房心周之分野時有烏銜丹書
集於周社文王乃獻洛西赤壤之國方千里請除炮烙
之刑紂許焉賜以弓矢鈇鉞使專征天下大悅有鳳凰
銜書而至文王稽首受命是歲卽位化被江漢之域以
受命之始年也周武王發望羊高視鬣齒生而有光太
公周公作輔武王渡河伐紂中流白魚躍入舟長一尺
四寸一說云丹鯉未知孰是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
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
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未可乃還歸居一年聞紂昏
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瘼少師彊抱其
樂器而犇周戊午師渡盟津諸侯咸會共禦商王受以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仗黃
鉞右秉白旄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
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攻紂以開武王武王馳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畢拜武王王
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百姓待於郊於是
天錫黃鳥之旗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身射之三發而後
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大白之旗諸侯
民獻石磬楮矢苦荼之國獻文犀紫驄命釋百姓之囚
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鉅橋之粟以賑
貧弱時夷齊之子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依
麋鹿以爲羣叔齊起害鹿鹿死伯夷悲之而死

漢高祖名季父名執嘉母曰合始入池中浴見玉雞銜
赤珠名曰玉英吞之有孕昔孔子夢三槐開豐沛邦有
赤蛇化爲黃玉上有文曰卯金刀字此其瑞矣帝美髭
髯隆準容受直言好謀多欲平秦楚之難機亂反正雖
不脩文學而性明達聰自監門成卒見之如舊初從民

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定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
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
模宏遠矣

漢太宗恒卽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
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臺基已成將構召匠計之直
百金乃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羞
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
文絺常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兵器無刃以示敦朴爲天
下先葬霸陵皆瓦屋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山不起墳
南粵尉佗自立爲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
匈奴結和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
百姓吳王濞詐病不朝錫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雖
切常假借納用爲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
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儀斷獄數
百幾致刑措至於中宗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工巧
歸城先代莫及民畏其法吏奉其職矣

漢世祖文叔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於武帝故宮
有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後望氣蘇伯阿爲王莽使
至南陽遙見春陵城郭曰佳哉美氣鬱鬱葱葱帝美鬚
眉身長八尺七寸腳下有文色如銀印厚一分更始起
兵還春陵遠望舍內火光赫然屬天晏乘赤龍登天上
珠階玉闥乃以三千人破王莽百萬衆及卽位故能平
昧旦公孫述等在兵既久厭武事常思息肩皇太子嘗
問攻戰之事帝諭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非
爾所及也每旦視事日昃乃罷斷遠方餉異味奇珍功

陛下有禹湯之明失彭聃之福願怡愛精神帝曰我自樂之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覽權綱嘗有獻千里馬者帝曰變旗在前屬車在後朕乘此安之乃以駕鼓車初巡狩春陵父老曰乞鑊十年帝曰天下艱難三年已外豈能自保乃鑊三年退勳臣進文吏身衣大絹色無重采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扇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損池藥廢弋獵賜州國竝皆一札十行成文細書勤約之嘗著瑞火龍賦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載弓矢散馬牛上案別卷引信止此無上字戈爲武也

魏武帝曹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利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取張遼徐晃於亖虜之中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竝施御事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擒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頭及造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助勞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所獻與羣下共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而已

晉世祖宏世少厲高行造次必於忠恕未曾有過言失色於人然而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暨登大阼之日制彈國御下有禮所以鎮壓內外輯靜四方威惠參洽文武必專故天下服焉承魏氏奢侈剋儉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帝既謙儉寡慾亦雅識時變臨朝愷悌務崇簡泰有人餉雉頭裘者卽令燒之朝廷輯睦興居可觀故威服強吳規模宏遠雖襲國未久德洽於民矣其後惠懷喪亂中宗東渡所謂五馬俱渡江一馬化爲龍者也

宋高祖德輿沛蘭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與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諸將北征以琥珀治金瘡帝大悅命揭分付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寵龍以廢事謝晦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銀逕釘帝不許使用直腳牀釘用鐵諸主出適道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甚不節儉後孝武帝大明中壞帝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部壁上挂葛燈籠廣州所部二千石有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既見惡其精麤勞民力卽付所司彈牧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勿作此布帝素有熱疾并患金瘡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而未能得後人獻石牀帝見善之寢其上卽覺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猶用功不少況乃鐫石卽還其人亦令毀之

彭城嘗酒命紙筆賦詩曰先蕩臨淄寇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謝才竝作也

宋太祖義隆年十四身長七尺三寸好讀史書善楷隸能文章溫和有人君之德及南面負扆深以子民爲先璽殿堂宇無所改易爲吏長子孫居官成姓號明法令時人謂有建安永平之風每至諸侯王宴集必先論國家政務自朝訖晡通設食既而語人曰千乘之君幼居人貴吾所以未便設食令此輩稍知饑寒也經巡歷至上廂謂左右曰此廂內大有錢殊可談願左右曰此縣

遊風帝既謙儉寡慾亦雅識時變臨朝愷悌務崇簡泰有人餉雉頭裘者卽令燒之朝廷輯睦興居可觀故威服強吳規模宏遠雖襲國未久德洽於民矣其後惠懷喪亂中宗東渡所謂五馬俱渡江一馬化爲龍者也

宋高祖德輿沛蘭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與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諸將北征以琥珀治金瘡帝大悅命揭分付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寵龍以廢事謝晦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銀逕釘帝不許使用直腳牀釘用鐵諸主出適道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甚不節儉後孝武帝大明中壞帝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部壁上挂葛燈籠廣州所部二千石有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既見惡其精麤勞民力卽付所司彈牧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勿作此布帝素有熱疾并患金瘡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而未能得後人獻石牀帝見善之寢其上卽覺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猶用功不少況乃鐫石卽還其人亦令毀之

彭城嘗酒命紙筆賦詩曰先蕩臨淄寇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謝才竝作也

宋太祖義隆年十四身長七尺三寸好讀史書善楷隸能文章溫和有人君之德及南面負扆深以子民爲先璽殿堂宇無所改易爲吏長子孫居官成姓號明法令時人謂有建安永平之風每至諸侯王宴集必先論國家政務自朝訖晡通設食既而語人曰千乘之君幼居人貴吾所以未便設食令此輩稍知饑寒也經巡歷至上廂謂左右曰此廂內大有錢殊可談願左右曰此縣

官之物耳何羨願耶帝曰此皆國家之物吾奉先帝之祀常懼羞之四方豐稔倉粟皆紅省租賦米五錢也

梁高祖武皇帝生而靈異有聖德頸光龍液舌文八字頂垂帶重匕額照日象有文在手曰武帝并上諱三字始在髫髮便愛琴書容止進退自然合禮常與兒童劇技手無所持蹋空而立觀者擊節咸共稱神及遭獻太后憂哭踊大至居喪之哀高柴不能過也每讀孝子傳未曾終軸輒數書悲慟由是家門愛重不使垂堂登於晚年探賾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讀書不待溫故一閱皆能誦憶所以馳騁古今備該內外辨解聯環論精堅白沛國劉獻當時馬鄭上每析疑義雅相推挹深沈靜默不雜交游所與往來一時才俊至於得入門稱多士居宇精麤常有煙霧垂簾拱帳望者竦然六藝四始九解禮體登高必賦莫非警策弱冠升朝令問籍甚太尉王儉齊國阿衡欽上風雅請爲戶曹掾司徒竟陵王齊室縣騎招納士林待上賓友之禮范雲時爲司徒記室深基上德自結神遊驅車到門頓日驟至上嘗旦往報雲雲閤街衢灑掃嗅呼清道俄聞笳鼓之聲雲意天子出幸南苑尋乃上遣通焉心獨怪之未敢言也上哲於知人慮無遺事歷司徒法曹祭酒掾會輔友仁之職永明九年出爲鎮西諮議西上述職行過牛渚直暴風卒起入泊龍濱既波浪不可淨登岸道遙四望梁山瞻眺墟落見一長老披儒服至揖上曰君龍顏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四海未一安蒼生者其在君乎上笑之曰觀公長者不容見戲俄而風靜此夕竟屆姑孰永明十年太祖登遐上始承不豫便卽言歸輕舟仍發州府贈遺一無所受齊隋郡王若雷一宿不許得

單艇望星上路犯風冒浪兼行不息雖狂颶地發高浪天湧船行平正常若安流舟中之人皆稱神異及舟漏臨沒叫不輟聲鵲頭戍主周達奉上一船葬波就路至京不踰二旬自在途便不盥櫛寢食俱廢焦憂易形視人不識望宅奉諱氣絕良久既葬嘔血數升水漿不入口者四日憂服之內不復嘗米所資麤麥日中二溢再拜山陵杖而後起涕淚所灑松爲變色及號思慮望求嘗見齒仍習山陵因欲隱遁太傅宣武王苦諫乃止有棄門釋僧耀不知從何來也自云有許負之法通名詣上見而驚曰檀越頂有伏龍此非人臣之相貧道所未見也若封泰山願能見寬上笑而不荅此後莫知所之

齊明密敕上爲雍州領兵往救新野仍即發引振旅長途號令清嚴所過秋毫不犯信賞分明士卒咸思盡命

凡公私行旅多停大雷輒逾信次不宵時發上軍浦口值風起浪生沿流泝波無敢行者軍直兵啓風浪大不可冒宜入浦待靜乘應解周何郎神上曰周公瑾何無忌在昔勤王如我今日亦復何異爾若有靈當令風靜因打上鼓催進行途未遠便波恬風息於是利涉常乘便風漾汚殺貰自姓多饑上賑救之絕閭境不匱九月九日上出講武時士女觀者遠近畢至申閒忽暴風起烟塵四合當上所居獨白日清照有紫雲特起如齊高在府夢著履案別卷引此作履上太極殿三入從一入齊武一入齊明一入張大地圖而不識意言是太祖子弟及踐阼實與太祖密謀案別卷引此作議謂太祖曰我辛苦得天下而祚不傳孫我死龍子當得龍子齊明小名此後當還卿子孫遂至大富及太傅援京邑夜在越城假寐忽夢見一大人著朱衣章三四馬來太傅上馬踊過屋而落

因騎一匹騰空半天而墜天衡陽王一馬踊過屋而落後上騎一匹因化成龍遂飛上天此幽讚神明吉之先見及受終太祖允恭寶歷臺城內起至敬殿庶蓋百品若殷薦焉其中隋珠和璧圓淵方井伴於宗廟上晦朔恒號慟嘔絕躬至殿門若文王之爲世子也又奉爲太祖於鍾山起大愛敬寺又奉爲獻后起大智度寺即位五十年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焉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云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落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慙垂拱嚴扆樹之悲踰切齊潔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弗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之謂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機之中四人而已

箴戒篇二

末喜桀之妃美於色薄於德亂政無道女子行丈夫志牙常帶劍桀嘗置末喜於膝上喜謂桀曰羣臣盡忠者以妾爲之貴乃以益慢於君君威衰令多不從皆以劍刺之桀怒行苛法賜與雙妾後益無度府藏頗賜死桀於是大怒行苛法賜與雙妾後益無度府藏空虛喪者昌諫者亾羣下杜口莫敢正言湛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於酒池醉而溺死者無數於是末喜笑之以爲樂

夏桀作爲瑤臺瑤室象牙之席白玉之牀以處之夏桀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俳優侏儒狎徒能爲奇瑋戲者聚之於傍造爛熳之樂

夏桀嘗擊雚山通於湔關

夏桀時兩日竝出黑光徧天撝提之星失其常所伊洛水竭天雨血月流精火神回祿見於黔隧

昔夏后既衰妖精竝見蟁虹滿野麏羊在牧

殷帝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戮辱之

殷武乙無道嘗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閒暴震而死

殷帝紂四西伯羑里西伯乃獻獸黃金目毛如織錦玉女駭雞犀九江大貝青狐元豹黃熊白虎因費仲獻紂紂喜之

殷帝紂淫虐王子比干諫弗聽剖其心十二穴破而觀之

帝紂垂胡長尺四寸手格猛獸愛妲己色重師涓聲狗馬奇物充牣後庭使男女裸形相隨爲長夜之飲時人爲之語曰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

帝紂時木林之地宜陷爲池池生淫魚取而食之池一夜而竭得淫魚數百大悅之錫之宮人宮人悉淫亂

帝紂時天雨井血布及石大者如瓮小者如箕

周厲王好利近榮公大夫芮良夫諫之王怒問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喜曰能弭謗矣召公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川潰傷人人亦如之故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獻教誨耆艾脩之王不聽於是莫敢出言

厲王既弭謗天下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舉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內取以歸藏後褒人以奴贖罪因名褒

奴焉

西周君奔秦跼角受罪遣獻其邑秦受其獻歸其君於

周周赧王卒降爲西武公

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玉函金策并

一寸椹附案此條見後志
經籍此蓋譌入

秦二世卽位自幽深宮以鹿爲馬以蒲爲脯

漢昌邑王賀初昭帝崩無嗣霍光徵賀典喪到濟陽求

長鳴雞卵五百枚道買積竹杖過宏農使大奴宋善以

衣車載女子行居道上不素食常私買雞豚漢有三璽

賀受之上前就次不拜初至國都不哭言嗌痛不能哭

後卽位二十七日見廢

漢昌邑王賀嘗召皇太后御果下馬使宮奴服之

漢昌邑王賀嘗封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閨使中府令

尚食奉黃金千斤賜侍中君卿取十妻

漢靈帝時黃巾賊起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平樂館上

設九華蓋蓋皆安孔子眞金鈴銀珠玉之飾稱是也

漢靈帝時樂城門突延及北闕度道燒嘉德和曜殿廣

陽門外上屋自壞收天下田畝千錢以治室

魏明帝於列殿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第處其中貴人

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名擬百官之數帝常遊宴在內

魏明帝時徙長安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三圍志注
作盤下同

仲列坐司馬門外

魏明帝時鑄黃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

內殿前

魏明帝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闥螭蜍含受神

龍吐流叢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奔馬倒騎如漢西京之

制

漢桓帝時黃龍千秋萬歲殿皆被災

漢靈帝本侯家宿貧卽位常歎曰桓帝不能作家居都

置其中羣臣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

以崇無益其所以不能興國也

魏明帝作延休殿永寧殿昌宴殿

魏齊王芳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日延倡優迎六宮家人

留止內房嘗於芙蓉殿前裸袒相逐又於凌雲臺曲施

帷見九親婦女芳臨宣曲觀呼小優郭懷袁信使入帷

共飲酒清商令令狐景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

后妃游戲無度乃至共觀爲陛下計耳倡優裸袒爲亂

恐不可令皇太后聞臣不愛死芳曰我作天子不得自

在耶向使先帝使外人淫內侍子孫豈不衆多太后何

與我事使人縛景燒鐵灼之舉體皆爛

魏齊王芳日延倡優及司馬昭初入朝司馬師將有問

鼎之志芳與左右小臣謀因昭辭殺之勒其衆以師昭

既入芳方食粟優人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芳惡

被酒拊帝座云此座可惜帝猶不悟乃佯言曰公醉耶

後朝臣多言裘不可立及卽位後爲趙王倫所篡

晉惠帝晏酒過常每見大官上食有蛆帝慘然作色曰

不敢發

晉惠帝裏爲太子時武帝宴羣臣於式乾殿歡甚衛瓘

自今勿復制此糜費人力

宋景和子業孝建之太子也卽皇帝位興改制度或取

之前史謝莊爲誄宣貴妃文曰瞽軌堯門方之漢鉤弋

也帝下莊於獄乃發貴妃墓縱糞於孝建冢曰查奴何

意生我孝建多昏縱故有查奴之目太后臨卒遣人召

帝帝曰病人鬧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邪

得生如此兒其不孝皆此類也

宋蒼梧王昱嘗置射雉場二百處夥中帷帳皆綠紅錦爲之金銀鏤弩牙琱飾帖箭

宋蒼梧王鈐鑿錐鍥之徒不離左右嘗以槌槌人陰破左右見之有欲眉者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過

宋蒼梧王昱嘗於七月七日乘露車往新安寺從嘗慶道人飲酒

宋蒼梧王昱嘗飲酒醉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臥時楊玉夫見昱醉無所知乃與楊萬年同入氈幄中以千牛刀斫之

齊武帝嘗與王公大臣共集石頭烽火樓令長沙王晃歌子夜之曲曲終輒以扇如意打牀折爲數段珥旧遂碎如意數枚

齊武帝內殿則張帷雜色錦複帳帳之四角爲金鳳凰銜九子鈴形如二三石甕垂流蘇珥羽其長拂地施畫屏風白紫貂皮褥雜寶枕金衣机名香之氣充滿其中外識既畢則瑗而臥

齊武帝時宮內深密不聞端門鼓漏聲乃置鐘於丹陽樓上宮人聞鐘則起裝飾也

齊武帝有寵姬何美人死帝深悽愴後因射雉登嶺以望其墳乃命布席奏伎呼工歌陳尚歌之爲哀聲曲帝掩嘆久之賜錢三萬絹二十匹

齊武帝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之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

齊武帝嘗於內殿瑗臥令歌姬雜女奏樂於帷幔之前爲歌曲則拊几稱佳起哀聲則引巾拭淚

齊武帝時隱寢寺雕飾炫麗四月八日皆往往以宮閣

防門有禮拜者男女不得同日至也僧尼並皆妍少俗心不盡或以箱籠貯姦人而進之後爲覘伺所得並皆誅死

齊武帝時內人出家爲異衣住禪靈寺者猶愛帶之如初

齊鬱林王初欲廢明帝其文則內博士韓蘭英所作也

蘭英號韓公總知內事善於文章始入爲後宮司儀

齊鬱林王武帝嫡孫嗣位之日與妃何氏書題作一喜字又作三十許細喜字繞四邊

齊鬱林王昭業既嗣位武帝有甘草杖宮人戲以金擲之

齊鬱林王嘗取武帝衣箱開之有金射雉玻瓈貫納等悉取左右

齊東昏侯初於宮中取空雉行之繞臺如天子儀服自銀釵以金花獸紅綸爲襦

齊東昏侯嘗爲潘妃御車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動百數十萬

齊鬱林王既嗣位賞賜無度武帝庫儲垂盡嘗開生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又給閣人豎子各十數人隨其所欲恣意攫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

齊鬱林王時有顏氏女夫嗜酒又母奪之不出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後宮司儀蘭英爲顏氏賦詩曰綠竹獨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遷之

東昏侯寶卷黑色身纔長五尺猛眉出口

齊東昏侯時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殿刻畫彫彩青金鉛帶錦幔珠簾窮極巧麗

齊東昏侯以青油爲堂名琉璃殿穿針樓在其南最可視望上施織成帳懸千條玉珮聲晝夜不絕地以錦石爲之殿北開千門萬戶又有于和香香氣芬馥聞之使人動諸邪態兼令人睡眠

齊東昏侯初於宮中取空雉行之繞臺如天子儀服自提玉手版金梁路帶案此段劉有脫誤

齊東昏侯於芳樂苑諸樓觀壁上畫男女淫褻之狀又於苑中立市太官則每旦進酒肉雜使宮人屠沽

齊東昏侯寶卷潘氏服御極選珍寶琥珀釧一隻直七千萬案南齊書作百七十萬

齊東昏侯嘗爲潘妃御車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

齊東昏侯潘妃嘗著裲襠袴

梁孝元皇帝撰

后妃篇三

夫以坤維厚載實配乾道月以陰精用扶陽德故能輔佐天子求賢審臣二妃擅于虞朝十亂興于周室其所以卜世隆長誠有以矣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四岳薦舜于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事舜于畎畝之中事瞽叟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讓恭儉思盡孝道瞽叟使塗廩舜歸告二女女母使我塗廩我其乾二女曰衣烏工往舜既治廩瞽叟焚廩舜飛去舜入朝瞽叟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衣龍工往舜往浚井石殞于上舜潛出其旁追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林木入于大麓每事常謀于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庳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于蒼梧號曰重華二女死于江湘之閒也

湯妃有娀氏之女也殷湯娶爲妃生三子太丁仲壬外丙亦明敎訓致其功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妃傾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伊尹爲之媵臣與之入殷卒致王功君子謂有娀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娀之謂也

光烈陰后諱華南陽新野人也初漢世祖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漢世祖時追爵謚陰貴人父爲宣恩侯

漢明德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

梁宣修容本姓石揚州會稽上虞人舅白周仕衛入趙

徙溫石化字士風者與渤海諸石同出而異源仕吳爲中書令生鑑字子奇曉仰觀見知于王隱游寓卒于歷陽葬于會稽王父元恭宋昇明中仕至武騎常侍考靈寶齊永明中爲奉朝請修容誕中粹之至和涵祥明之純氣賢明之稱女師之德言爲閨門之則行爲椒蘭之表以升明元年丁巳六月十一日生生而紫胞朝請府君以爲靈異年數歲能誦三都賦五經指歸過目便解同生弟妹各二人爲家之長朝請永明之朝密勿王事與弟法亮紀僧眞對直多在禁省不得休外處分家計專以仰委號爲女王拊循弟妹閨門輯睦隆昌元年齊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時值少主失德好爲虐戲手刺禽鳥必斂容正色少主非直深加嚴憚乃反賜金錢前後無算每對之而泣人問之故荅曰朝請府君陳夫人在家供奉未足用此何爲有諸尼入宮殯禮以送之留寄南金數百兩還家此人仍負之而趨其人後因祖銜璧乃云不憶有此及建武之時始安王遙光聘爲司掌內政承上接下莫不得中遙光非王氏不被禮遇每因晒戲之際同類多侮慢王氏修容每盡禮謹所王氏恒醲酒酹地曰將使自天祚之吉無不利東昏之世就遙光求金既而獻之乃從容諫曰盜憎主人民之求不如早而惡其上生于亂世將使貴人能貪無厭之求不如早與遂不見信後遙光還東第又諫曰驕馬高蓋其愛寶重少主貪虐不過欲得州城不如得老歸第子事爲善若其不爾悔將何及又不納及遙光破敗之後其子誦等並多蹶弊悉皆贍卹飢寒供解天監元年選入爲露采女賜姓阮氏進位爲修容於是辨物書數詔獻稱稱初習淨名經義備該元理性實之道妙極沙門末持

雜阿毗曇心論精研無比一時稱首三子年中恒自講說自爲雜心講疏廣有宏益繹始習方物名示以無誰及在幼學親承慈訓初受孝經正覽論語毛詩及隨繹數皆指以吏道政無繁寡皆荷慈訓時值水旱變食深居常儉敬無吝慍之色蒸仁恕未嘗疾言親指至于醜詆品式衣裳製度家人有善莫不仰則先是丁朝請之憂毀瘠過禮異姓之服襚不過總氣朔雖改纏悲愈切孝思不匱緊此類歟隨繹歸會稽謂衣錦歸鄉宗扶老攜幼並沐恩獻修容今罕例詢求故實贈卹鄉黨既在昆弟之長撫育兩弟備加訓戒及兩弟云亡諸姪十有餘人皆稟規勗有庶生之妹受均同產及殞歿之後收養諸甥復隆恒日季妹爲臺采女每隔藏時米有青翰必流涕忘食及采女告廁因此感氣孝乎惟孝友子兄弟實見斯言抱孫之愛重慈尤篤孫方諸方等方規方智舍貞舍介舍芷等爰自襁褓躬親襫育居家卹隱不嚴而治御下以和而傍無游手刀尺綺縠各盡其家內皆貞節婚嫁皆躬自經始旬日之中內外衆事發及禮儀一時舉辦公家燕遣啓臺悉停外及饋人失禮接之彌篤每語繹曰吾垂白之年雖親所聞見然而德不孤必有鄰且妒婦不惟破家況復基於此者也于是愛接彌隆按數語疑有脫誤又善許負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靜惠王尚康勝咸以爲不然曰行步向前氣韻殊下若其不爾不復言相其年未靜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

明覺兼書空氣初至九派云天文不利帥方更將有妖氣時李敞既新平謂必無敢纔踵之者言之甚正無何之間而劉敞宮反嘗有銀帶被匣左右就拭數之將近盜把乃笑而言曰此人後身會當更屬我初無一言阿旨値吉日長辰大小萃聚並令相次起舞感恩流惠爰及童稚每戒繹曰言出於近千里必應士之生世東脩而已廣則難周無勞交結玉佩待沽而況人乎勤營功德恒事賑賜此爲上也又躬自禮干佛無隔冬夏人不堪其苦而不改其德常無蓄積必行信捨京師起梁安寺上虞起等福寺在荊州起禪林祇洹等寺淨陽治帶巨檢慶等寺前後營諸寺佛寶帳百餘領躬事後素親加雕飾妙於思理若有神功性好賑施自春及冬無日而忘往年穀粒騰涌蒙赴而濟者不可勝言方固南山文公詩隧桓司馬石槨甚非謂也送終之禮思以裁之心用惱悅慮不支久方從風燭夫有生必有死達人恒分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牆翣之飾旌銘之儀皆觀荀卿不韋淮南崔寔王符仲長其制書旨本自不同俱非厚葬薄若一也高平劉道真京兆摯仲治並遺令薄葬楊王孫遺令裸葬晉代江應元又然焚靡卿言葬禮唯約沐浴並終制令掘坫氣絕令兩人舉尸郎坫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衷潛遺令曰墓中唯置一座瓦器數枚皇甫士安言以葦篾裹尸瘞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尸靈牀上擇不毛之地坑訖去牀下尸而已石包曰死皆斂以時服不得斂哈不得兼重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不得起墳種樹郝昭曰吾爲將數見發冢取其木爲攻具知厚葬之無益汝必斂以時服也郝並敕子曰吾生素餐日已久矣可葬鑪之氣者也東入禹川西浮雲夢冬溫夏清二紀及茲晉定晨省一朝永奪凡筵寂寞日深月遠觸目崩殞自爲小槨裁容下棺張奠遭令措尸靈牀幅巾而已虛殖爲誓自悼昔沂淮深侍奉舟艦今還宮寺仰瞻帷幌顧復之恩終天莫報陟岵之心鞾慕何已樹葉將夏彌切風

樹之哀戒露已滿倍繁霜露之感過隙難留川流不舍一往而不還者年也逝而不見者親也歿年回葬恒有再見之期就養閭閫無復盡歡之日拊膺屠裂貫裁心腦日往月來暑流寒襲仰惟平昔彌遠彌深煩冤拔懊肝心屠裂攀號腦贖貫截骨髓獨深游張之感彌切蓼莪之報每讀孟軻皇甫謐之徒未嘗不拊膺嗚咽也讀詩人勞悴之章未嘗不廢書而泣血也乙丑歲之六月氣而已廣則難周無勞交結玉佩待沽而況人乎勤營功德恒事賑賜此爲上也又躬自禮干佛無隔冬夏人不堪其苦而不改其德常無蓄積必行信捨京師起梁安寺上虞起等福寺在荊州起禪林祇洹等寺淨陽治帶巨檢慶等寺前後營諸寺佛寶帳百餘領躬事後素親加雕飾妙於思理若有神功性好賑施自春及冬無日而忘往年穀粒騰涌蒙赴而濟者不可勝言方固南山文公詩隧桓司馬石槨甚非謂也送終之禮思以裁之心用惱悅慮不支久方從風燭夫有生必有死達人恒分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牆翣之飾旌銘之儀皆觀荀卿不韋淮南崔寔王符仲長其制書旨本自不同俱非厚葬薄若一也高平劉道真京兆摯仲治並遺令薄葬楊王孫遺令裸葬晉代江應元又然焚靡卿言葬禮唯約沐浴並終制令掘坫氣絕令兩人舉尸郎坫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衷潛遺令曰墓中唯置一座瓦器數枚皇甫士安言以葦篾裹尸瘞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尸靈牀上擇不毛之地坑訖去牀下尸而已石包曰死皆斂以時服不得斂哈不得兼重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不得起墳種樹郝昭曰吾爲將數見發冢取其木爲攻具知厚葬之無益汝必斂以時服也郝並敕子曰吾生素餐日已久矣可葬鑪之氣者也東入禹川西浮雲夢冬溫夏清二紀及茲晉定晨省一朝永奪凡筵寂寞日深月遠觸目崩殞自爲小槨裁容下棺張奠遭令措尸靈牀幅巾而已虛殖爲誓自悼昔沂淮深侍奉舟艦今還宮寺仰瞻帷幌顧復之恩終天莫報陟岵之心鞾慕何已樹葉將夏彌切風

吾企及推延豈能及病偶扁炎及流金煎石氣息綿微心用惱悅慮不支久方從風燭夫有生必有死達人恒分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牆翣之飾旌銘之儀皆文公詩隧桓司馬石槨甚非謂也送終之禮思以裁之觀荀卿不韋淮南崔寔王符仲長其制書旨本自不同俱非厚葬薄若一也高平劉道真京兆摯仲治並遺令薄葬楊王孫遺令裸葬晉代江應元又然焚靡卿言葬禮唯約沐浴並終制令掘坫氣絕令兩人舉尸郎坫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衷潛遺令曰墓中唯置一座瓦器數枚皇甫士安言以葦篾裹尸瘞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尸靈牀上擇不毛之地坑訖去牀下尸而已石包曰死皆斂以時服不得斂哈不得兼重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不得起墳種樹郝昭曰吾爲將數見發冢取其木爲攻具知厚葬之無益汝必斂以時服也郝並敕子曰吾生素餐日已久矣可葬鑪之氣者也東入禹川西浮雲夢冬溫夏清二紀及茲晉定晨省一朝永奪凡筵寂寞日深月遠觸目崩殞自爲小槨裁容下棺張奠遭令措尸靈牀幅巾而已虛殖爲誓自悼昔沂淮深侍奉舟艦今還宮寺仰瞻帷幌顧復之恩終天莫報陟岵之心鞾慕何已樹葉將夏彌切風

實切痛絕柰何柰何

終制篇四案原本不列篇名考其文義應係終制篇前半或有脫文前半或有脫文

戒子篇五

東方生戒其子以上容按太平御覽引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一首

之實孔雖乏司晨之用慎無以貧賤之物一切勿爲金蠶無絲屏風木人車馬塗車芻靈之物一切勿爲金蠶無絲可以爲家已具別圖庶魂兮有奉歸骨有地然壙中石也遣嵇晏叔向子產季札生不能及死而盡之甚非所以晉成帝曰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潔淨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此事雖大又可論小吾之亡也可以王服周身示不忘臣禮曲禮一卷孝經一帙孝子傳并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隨此外珠玉不入銅鐵勿藏也臧氏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蔡仲冢邊杜預讓求葬於蓬伯玉之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旁彼四子皆異乎吾之意也山地東北陽始生山陵小墓之前可以爲家已具別圖庶魂兮有奉歸骨有地然壙中石

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裴松之以爲拔此戒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卽以爲戒云然戒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行吾謂託古人以見意斯爲善也

王文舒曰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於世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爲名欲使顧名思義不敢逾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戒俯仰察焉夫物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戒日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也

陶淵明言曰天地賦命有生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但恨室無萊婦抱孫苦心良獨惘惘汝輩既稚小雖不遑啓處猶冀或見異人庶有情通之理

同生當思四海皆爲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陳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積行人也七世同居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顏延年云喜怒者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狹而止於宏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裕爲量善矣大喜蕩心傷抑則定甚怒傾性小忍則欵故動器善矣大喜蕩心傷抑則定甚怒傾性小忍則欵故動

無譽容舉無失度則爲善也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以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枚叔有言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樂寒莫如重裘止謗莫若自修論語云內省不疚夫自得如山忽人如草好爲辭費頗事抑揚末甚悔之只爲深戒

向期遺言戒子曰貧非人患以和爲貴汝其勉之以爲卿月料吾志斯道必存何卹人言任運每獻忠言輒手懷草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入仕之後此其切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也按別卷載此條下有孔子閒居侍坐也曰二三子志之哉謂參也

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離

以正誰敢不正敬人以禮執敬不禮使人必須先勞後逸先功後賞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顯乎隱莫見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必使長者安之幼者懷之朋友信之是以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近至乎遠也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可不愼乎

顏延年云喜怒者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狹而止於宏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裕爲量善矣大喜蕩心傷抑則定甚怒傾性小忍則欵故動

人之善勿謂不足微而爲之人見其小者而不爲也積小以成大勿以惡小而爲之人見其小者而爲之也

耳正史既見得失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譜牒所以別貴賤明是非九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疎或復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俗諺曰不作不及人有所升云人皆有榮進之心政復有多少耳然日不及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逃不營居當爲勝王文舒曰人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慾者惡醜聲之加己反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也顏延年言流言譖誡有道所不免況在閭閻之間乎難用算防應之之方必先本己或信不素積嫌開所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之曰省吾躬

子宜絕之誠果敗焉王仲回加子以損建朱公叔尚言以絕交此有深意最宜思之

聚書篇六

初出閣在西省蒙敕旨賚五經正副本爲瑯琊郡時蒙敕給書并私有繕寫爲東州時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寫劉選部孺（按孺原本作儒攷梁書有劉孺爲吏部尚書無劉儒謹校正）家謝通直彥遠家書又遣人至吳興郡就夏侯亶寫得書又寫得虞太中閤家書爲丹陽時啓請先宮書又就新渝上訢新吳寫格五戲得少許爲揚州時就吳中諸士大夫寫得起居注又得徐勉薄勉起居注前在荊州時晉安王子時鎮雍州啓請書寫比應入蜀又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遣小南郡之遊小南郡之民宗孟堅下都市得書又得鮑中記泉上書安成炀王注前漢格傳正法持注經書是其家者皆寫得又得招提琰法師衆義疏及衆經序又得頭陀寺曇智法師陰陽卜視家宅等書又於湘州毉又遣人就寫得書劉大南郡之遊小南郡之亨江夏樂法才別寫庾肩宗仲回王海頻格傳正法持注經書是其家者皆寫得又得招提琰法師衆義疏及衆經序又得頭陀寺曇智法師陰陽卜視家宅等書又得州民朱濬遠送異書又於長沙寺經藏就京公寫得四部又於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後書五帙又就江錄處得四帙足爲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竝是元嘉書紙墨極精奇又聚得元嘉後漢并史記續漢春秋周官尚書及諸子集等可一千餘卷又聚得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還石城爲成軍時寫得元儒衆家義疏爲江州時又寫蕭諮議貢劉中紀緩周錄事宏直等書時羅鄉侯蕭說於安成失守又遣王諮議僧辯取得況書又值吳平光侯廣州下遣何集曹沔寫得書又值衡山侯鎮州下又寫得書又蘭左衛欽從南鄭還又寫得尚書左傳往來渡江時書或是此間製作悉隨書經傳如樊光注爾雅之例是也張豫章縮經餉書如商誘傳之例是也范鄱陽宥經餉書如商誘（按誘原本作道謹校改）作戰國策之例是也隱士王纘（按纘原本作忠作纘謹校）如皇子傳之例是也又就東林寺智表法師寫得書法并得韋護軍敞餉數卷次又殷貞子鈞餉衡後又遣范曾市得法書又使潘普提市得法書竝是二王書也郡五官虞騈大有古迹可五百許卷併前之伏事客房篆又有三百許卷併前之因爾遂蓄諸迹又就會稽宏曾息峻道人搜聚之及臨汝靈侯益州還遂巨有所辦後又有樂彥春劉之遴等書將五千卷又得南平嗣王書又得張雍州書又得桂陽潘王書又得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俾漢室頗謂過之矣

二南五霸篇七（按此篇僅有三條皆典說蕃篇疑誤當篇中有二南五霸之事後人因訣分之非原有之目也觀晁氏讀書志亦無此目可見今存其目而闕其文謹識於此）

梁孝元皇帝撰

說蕃篇八梁此篇蓋雜舉古侯王善惡之事以劉勰戒而宗室爲多其事多以類相從如所謂昔蕃屏之盛德者某某功業無成者某某是也其他如劉章以下四人則以武功召劉長以下十二人則多以惇迪得罪意原書必各有標目半佚之矣今未敢輒補謹識於此

周公攝政管叔欲爲亂因是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孺子竟聞之說祿父舉兵祿父及三監遂貳于公公謂召公曰我攝政誓恐天下叛周也無以告我先王乃奉成王命東征剋殷殺祿父踐奄誅其君戮管叔殺蔡叔降霍叔爲庶人王既感流言意愈不悅時雷電且風禾黍盡偃大木皆拔王懼與大夫啓金縢書王執書泣曰公勤勞王家予不知今天動威彰公之德王遂夜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公定鼎郟鄏越蒙氏以三象重九譯獻白雉蕭慎又來入貢獻白雉且讀書一百篇夕則見士七十人也鸑鷟至黃爽生公以天下既定宜有事于河洛示神祇之變定人神之徵往從之沈璧于河有光滿河青龍銜元甲圖而出元龜甲有赤字公寫之書成其赤字隨滅龜於是墮甲而去景星見醴泉吐麒麟出朱草生王以公勤勞天下九薶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于家祖乙時有巫賢武丁時有甘盤保乂于殷也於是召公乃說之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於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齊桓公小白雍林人襲殺齊君無知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諫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仲欲甘心實用之管仲知之故往見桓公桓公序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鮑叔隰朋高傒修政齊國連五家之兵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始霸焉山戎伐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還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伐蔡蔡潰遂伐楚楚盟而去狄伐陳夏會諸侯於袲上周襄王賜桓公文武胙彤弓大輅是歲秦繆公夫人穆公女也曰繆公恩此三人於骨髓心願歸之我若得此快意烹之晉君而還是時周室衰微獨齊爲中國合諸侯成周也

晉文公重耳生而駢脇年十七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晉惠公卒重耳得入是爲文公晉人多附焉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告急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周王賜晉河內陽樊命晉侯爲伯

秦穆公任好卽位普獻公滅虞虜虞君與其臣百里奚將兵送夷吾謂曰若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予秦及至已立而不予秦饑而粟於晉晉因饑伐秦使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使人謂秦求入晉公許以金帛士有不遵千里而至者多獻其先祖書周官好古文每就人閒求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本加金飾而藏之

宋襄公茲甫卽位宋地隕星如雨與俱下六鷁退飛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秋諸侯會宋公於盂於是楚沈宋師大敗公傷股國人皆恐

成王戰於泓宋師大敗公傷股國人皆恐告以情遂罷兵焉

晉蕃屏之盛德者卽劉德宇君道楚次儒服卓爾不羣好古文每就人閒求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本加以金帛士有不遵千里而至者多獻其先祖書周官

秦饑而粟於晉晉因饑伐秦使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謂曰若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予秦及至已立而不予秦饑而粟於晉晉因饑伐秦使丕豹往擊之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穆公追之不得反爲晉軍所圍岐山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解圍遂脫穆公反生得晉公獻其河西地發兵襲鄭資人弦高持十二牛賣之因見秦兵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備令臣以牛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人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晉之邊邑

晉文公喪得未葬太子襄公怒縗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大破之虜三將晉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曰繆公恩此三人於骨髓心願歸之我若得此快意烹之晉君而還是時周室衰微獨齊爲中國合諸侯成周也

晉文公重耳生而駢脇年十七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晉惠公卒重耳得入是爲文公晉人多附焉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告急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周王賜晉河內陽樊命晉侯爲伯

秦穆公任好卽位普獻公滅虞虜虞君與其臣百里奚將兵送夷吾謂曰若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予秦及至已立而不予秦饑而粟於晉晉因饑伐秦使丕豹往擊之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穆公追之不得反爲晉軍所圍岐山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解圍遂脫穆公反生得晉公獻其河西地發兵襲鄭資人弦高持十二牛賣之因見秦兵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備令臣以牛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人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晉之邊邑

晉文公喪得未葬太子襄公怒縗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大破之虜三將晉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曰繆公恩此三人於骨髓心願歸之我若得此快意烹之晉君而還是時周室衰微獨齊爲中國合諸侯成周也

宋襄公茲甫卽位宋地隕星如雨與俱下六鷁退飛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秋諸侯會宋公於盂於是楚沈宋師大敗公傷股國人皆恐告以情遂罷兵焉

成王戰於泓宋師大敗公傷股國人皆恐

晉蕃屏之盛德者卽劉德宇君道楚次儒服卓爾不羣好古文每就人閒求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本加以金帛士有不遵千里而至者多獻其先祖書周官

何焯案原本脫一體字師右注補據漢書曰遵禮經也當校補禮記孟子老子獻王好之宋周官及諸子之樂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使弟子王定傳之二十四秦漢書藝文志序獻王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諸者數言其義與王定傳二十四篇也此句與漢書不同疑有脫誤首表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武帝在位來朝對辟雍明堂

均山舒展曰樂語樂元部河間獻王所傳述五均事白虎通德論亦作樂元諸天子已案漢書注士作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案漢書注作公家有餘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五案注作民常恩及於小民矣王既有哲案說劉疑有脫誤天子下大樂官常存之歲時以備數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弟子朱暲上書云河間王躬案漢書禮樂志作聘求幽隱興禮樂蓋有漢之所以興也王常謂人曰禹案說苑以導之五字鑿江通乎九谷案說苑作派洒案說苑作釀下無分字分五湖而注案說苑作定東海民不怨者利也吾將行之時元俗自言俚巴豆雲母貫於都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服之下蛇十餘頭俗言王病乃六世餘殃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仁心感天故當遇耳俗形無影獻王以女配之故武帝遣所忠問王王輒對無影帝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勉之王知意即縱酒聽樂父為周制二十篇案漢書藝文志周制十八篇注似河間獻王所述也今作二十篇與漢書不同劉游好書多才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丘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始為詩傳號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苍好經史博學多識恭肅畏敬明帝重其器能特愛異之入為相薦鄧悳桓榮等其後蒼數上疏陳藩職至重不宜久留京師蒼為人體貌長大美鬚髯腰八尺二寸故帝言副其腰腹也帝以所自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咸言類相如揚雄前世史岑也章帝時王入朝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逢迎賜裘輿駕裘

劉珍少好學博通經傳有歲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帝以庶孽在北多有逸豫乃徙梁為平西王又徙封陳留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大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騰踊中興初禁網尚闊而賜遺大夫奉璧朝賀名而謂曰朝廷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故賢樂士陛曰吁子危哉其對以孤鄙舊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大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伸如此初靖王寵悉推財產與諸弟雖士庶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與之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洛史書當時以為楷則及寢疾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曹袁魏書作袁別本作褒好學讀書左右常恐精力為病苦諫之每弟兄游娛袁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咸言類相如揚雄前世史岑也章帝時王入朝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逢迎賜裘輿駕裘

見部西漳水袁上書讚頌性尚儉約教敕妃妾紡績為家人之事病困敕令宮屬曰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浩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殮及葬務奉詔書衛大夫遵瑗葬濮陽吾望其基常想遵風願託賢靈以弊髮裹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

司馬攸少以奇英見稱長好經書武帝受禪攸督帥府鎮撫中外有佐命之助封齊王初居文帝喪上以攸至孝毀甚文明皇太后親臨省攸攸毀瘠羸貌不可識太后留攸宅撫慰旬日及還中詔勉攸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守一意以陷於不孝若復不從往言當遣人監守攸飲食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籍必手自校定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大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騰踊中興初禁網尚闊而賜遺大夫奉璧朝賀名而謂曰朝廷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故賢樂士陛曰吁子危哉其對以孤鄙舊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大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伸如此初靖王寵悉推財產與諸弟雖士庶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與之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洛史書當時以為楷則及寢疾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曹袁魏書作袁別本作褒好學讀書左右常恐精力為病苦諫之每弟兄游娛袁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咸言類相如揚雄前世史岑也章帝時王入朝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逢迎賜裘輿駕裘

劉義慶爲荆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竝不
受在州八年爲安於西土撰徐州先賢傳奏上之又擬
班固典引爲典序以述皇代之美爲性簡素寡嗜欲愛
好文義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善騎乘招
聚才學之士近遠必至文冠當時爲衛軍谘議參軍吳
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引爲佐史
竟陵蕭子良開私倉賑貧民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
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
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敎士子文章及朝貴辭
翰皆發敎撰錄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
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
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好文學我高祖王元長謝
元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孔廣江淹虞炎何僩周顒之儔
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
隋郡王子隆好文章體肥常服蘆菔丸以自消猶無益
也
劉安有文才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行陰德拊
循百姓沽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
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書八篇言神仙黃白之術亦
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
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
草乃遊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雌
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及賦每見談說輒稱善
能
曹子建善屬文魏武帝見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
曰臣言出爲論下筆成章故當面試奈何倩人邪時鄴
銅爵臺新成武帝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

成文不加點
劉休元少好學嘗爲水仙賦當時以爲不減洛神擬古
詩時人以爲陸士衡之流頻征戰皆獻捷
劉章年二十餘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
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
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
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章曰深
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一人醉亡章
斬之自是後諸呂憚之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強
其明年呂產欲作亂章首先斬產以定天下
劉非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才氣上書願擊
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
國以軍功賜天子旗
曹子文少善騎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
征伐志意慷慨魏武帝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子文讀
書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書
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
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烏丸反以子文爲北中郎將行
驍騎將軍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
豫計固守要隘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
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
乘勝逐北至於桑乾諸將以爲新涉遠士馬疲又受節
度不得過代不得深進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
一夜與虜相及擊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魏武喜將彰
還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司馬永身居藩屏躬處儉約乘輿車家無別室王敦

懷無君之心元帝召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
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今以叔父居之如
何永曰君之所命敢有辭焉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
敦設回宴集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御才也承曰
安知鈴刀不能一割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
語此不知武何能爲焉
劉長母本張放美人坐貴尚事繫之河內弟趙兼因辟
陽侯告呂后后妒不肯自辟陽侯不強爭美人已生焉
王悲即自殺長有材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侯出見之
即袖金椎椎之后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擅法令不
用漢法以罪徙處蜀嚴道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
辟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
者從之乃不食而死
刺王旦壯大就國爲人辯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術數
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
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
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
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
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與宗室遂招來豪國
姦人賦斂銅錢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
車旄頭先驅郎中侍從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旦
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
馬須期日時大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竭廁中豕
出壞大官竈鳥鵲鬬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
不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
王驚病使人祠霍水台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爲王言當
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燕倉

告盜主上官桀與旦有逆謀桀等皆伏誅有赦令到王
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
光殿上曰老翁當為事當赦欲自殺以綬自絞后夫人
隨且自殺者二十餘人

劉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豭猛戰動作
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會實
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宏為高密王所褒賞甚厚始
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行迎
女巫李子須使下神視誰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
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及
具邑王徵復使巫咒咀之後王廢胥復使女須等數服
予錢物宣帝立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使女須咒
咀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皆謂姬有等
水謀赤魚死有鼠若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有等曰我貌最類先
水魚鼠之怪甚可愍也居數月咒詛事發自殺

劉荊光武崩飛書與東海王彊恐說之勑令與兵為逆
亂乃封荊廣陵遣就國後復呼相工謂曰我貌最類先
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年亦三十可起兵未但者占
並告之後竟使巫祝咀自殺

劉英交通賓客晚節學黃老浮屠永平八年詔令天下
死皋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詣國相曰過惡積悍懼歡
喜大恩奉送黃縑二十五匹入贖楚相以聞詔書示諸
國中傅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
月與神為誓何嫌當有悔吝還贖縑紈以助伊蒲桑門
之盛饌是後英遂交通方士十三年中男子燕廣告英
作金龜玉鵠謀反坐死徙者以千數

劉端為人賊螫又陰屢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

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捕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
漢公卿數請誅端帝弗忍而所為滋甚有司比再請削
其國去大半猶心慳遂為無行百計望卿上與我無禮衣服宮館於我擬上與諸宮人
去未知信又巧諂之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
諸郎吏臥處俱知其主行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即
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臧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
燒鐵灼望卿望卿走投井死諸辜於大者昭信輒諸殺
之凡十四人去坐徙自殺昭信遂棄市

擅使使即縣為買人權會入多於國租稅以是多金錢
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彭祖不好治宮室巍祥好書史
劉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
以中人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十石欲奉漢法以治則
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
迎除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
劉建遊章臺令女子乘小船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
二人死後游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舟入波中
船覆兩郎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
人子有過者輒令臛充擊鼓或居樹上久者三十日乃
得下或蛾鉗以鉛朽蠹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
建視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
生子強令宮人觸而與牝羊狗交專為淫虐王后父胡
姬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村力者騎馳入殿門從一門出
宣后益刻皇帝璽將軍都騎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
殺中涂具精數藏以謀反自殺

劉去嗣為廣川王其殿門有成慶書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地餘
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甚謹更愛之去與地
徐戲得棄中刀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
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
第通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
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死故以燕感皇太后太后

曰毋復言嫁女齊事者也事寖淫聞於上
劉宇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弗舉傅相連坐久之事
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璽書敕諭元帝崩宇謂
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
我知文法建言欲使我輔佐天子我見尚書晨夜極勞
苦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
我危得之比至闕下宇凡三哭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
後爲妻妾告之坐削兩縣
其功業無成者則司馬穎初起軍河朔三軍舉從每夜
刀戟之端有光若火壘中井皆有龍像長沙王既死增
封穎二十郡拜丞相一如魏武九錫故事乘輿服御皆
遜於鄴其掾步熊私曰雖爲太弟不得嗣也穎遂立邦
郊兆於鄴城及敗爲頓丘太守馮嵩所執穎素爲鄴都
所服慮爲變僞稱臺使賜穎死穎曰我放逐於今三年
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五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叱去
浴訖散髮東首臥命縊之二子皆死鄴中爲之悲哀
司馬乂忠毅方正成都王穎河閒王顒同攻京師乂敗
續時東海王越領中書監慮外難已逼潛與殿中將士
收乂送金墉城成都軍不彊恨乂功垂成而敗之謀共
劫乂更以距穎朝廷及東海王越懼難復作欲遂誅乂
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征西將軍張方
遣將郅輔勒兵三千至金墉城收乂馬負至營縊之三
軍莫不爲之垂涕
司馬越少有令名自許昌率荊豫及冀州刺史丁劭討
汲桑破之越拜太傅先是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蓬
打槌爲荀作諦亦懼遣說越曰兗州天下之要公宜自
牧大治官舍以待越有大星頭如簁長五六丈起西方

流東行至地有赤散流光若血所照皆赤日中若飛燕
者十八日有流星若簁自東北西南行至地越請討石
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州郡
攜貳上下崩離憂懼成疾薨
劉餘之封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
囿狗馬季年好音口吃難言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
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劉京性恭孝好經學京都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
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之京國中有城
陽景王祀吏民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乃復徙宮
開陽
司馬道子於府第內築土山穿池沼樹竹木用功數十
百萬又使宮人爲酒肆酤賣於水側道子與親幸乘船
就其家飲宴若在市肆以爲笑樂子元顯時年十六爲
政尚刻生殺自己矜豪奢侈發東諸郡免奴爲客者賦
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道子既失威權遂終日昏
醉不復厝意政無大小一委元顯元顯大治兵器聚徒
騎百姓饑饉人情危懼而道子元顯晏酒作樂竟以
此敗
劉休祐在荊州裒刻在所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
田登既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潔白若有破折者悉
剛揀不受民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計米
責錢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性狠戾前後忤上非一且虛
將來難制遂方便殺之謚刺王
劉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是非莫不精盡爲侍中司
徒錄尚書事既專總朝政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
所陳奏入輒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

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
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
一聞必記嘗所暫遇終身不忘稱人廣坐每標題所憶
以示聰明物議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
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無施及忤旨即度
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私隨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
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
噉柑欵其形味竝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
入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四此見廢
劉義恭鎮彭城伐爲郡孔子舊廟柏樹二十四株經歷
漢晉其大連抱者二株先倒折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
恭悉遣人伐取之父老莫不歎息義恭性嗜不恒與時
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而
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先與一二百萬
小有忤旨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
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
善騎馬解音樂游行或三五百里東至吳郡登虎丘山
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劉義宣在荊鎮十年兵彊財富既首創大義誅元凶勛
威名益天下凡所求欲無不畢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
不同者一不遵奉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
不臧大體也如此爲臧質所說俄舉兵反以第八子愔
爲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左司馬竺超民輔之王元謨舟
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御月城營柵甚固撫軍柳
元景據姑熟臧質徑入梁山去元謨二里許結營義宣
屯蕪湖西南風猛質乘風從流攻元謨西壘冗從僕射
胡崇等戰失利乘輿渡就元謨義宣至梁山步軍東

岸攻元誤元誤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出鼈磯擊大破之軍人一時投水護之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煙燄覆江縱兵攻之人衆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遁走與義宣相隨船舸猶有百餘艘女先遣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懼被鈔回入運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脚痛不復行就民間覓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內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翼衛實戒使撫慰云昔漢高祖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恐所戕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乃於內戎服猶息惱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入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出超民送出城外未至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賊泣語獄吏曰常日非告今日分別始是告尋盡殺之劉休範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與謀之郭肜士逃散都盡唯餘愔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解無牀席地寢至旦遣黃門報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內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乃爾邪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出超民送出城外未至牙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出超民送出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出超民送出城外未至

金樓子卷第四

梁孝元皇帝撰

立言篇九上案目錄有立言上下原本合爲一篇其證見後猶有上下之名

證參考分之如左

案祭法天子諸侯宗廟皆月祭之又有月令皆薦新並云先薦寢廟此皆是月祭正文國語云古者先王月祭日祀雖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宗廟在都匈奴未滅祔心長吁萬恨不追昔魯國孔氏有仲尼車輿冠服漢明帝錫東平王蒼光烈皇后假髻案後漢書帝紀作步搖注引續漢志作假紒人有服三輔決錄之假紒案後漢書作步搖注引續漢志作假紒巾衣一篋王沈集傳漢書帝紀作早日嬋垂泣於甘泉之畫揚雄網羽須於麒麟之圖遂畫先君先妣之容像畫像傳咸集畫讚曰敬圖先君先妣之像傳咸集畫讚即其例焉籍孝經所說必稱先王蓋是先王之行不敢以不行也伏見臺內別造至敬殿甘旨百品月祭日祀又爲寢室昏定晨省如平生焉先帝朔望盡哀慟哭又宜脩容奉造二親像朝夕之丹青曹休盡其父像對之流泣誠可悲也陸機有承相像讚大司馬夫人像讚即其例焉籍孝經所說必以尚此繹籍敬老姚之盛則莊尊像供養於道場內設神敬歲事孜孜四十年中晝脩功德追薦繼孝丁蘭無花幡燈燭使僧尼頂禮正以烏烏之心係戀罔極不假丁年之內遭此百變一司見似甘心痛越雖復於禮經無文家門之內行之已久故月祭日祀用遵祭法事典依衣謹同魯聖止令朋友知余此心潘岳賦云太夫人御牧輿乘案文選作升輕軒柳垂陰車結軨或宴于林或宴于沚案文選作升輕軒柳垂陰車結軨或宴于林或宴于沚或禊於汜兄弟班白兒童稚齔稱觴咸一懽而一喜嗟夫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忽忽終生百年之內爲日促矣如不及情不遑寧

北矣痛矣過隙哀哉逝川淚盡而繼之以血不如復何從隙也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儉約之德其義大哉齊之邊衛於楚丘也衛文公大布之服大帛之冠務材訓農敬教勤學元年有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也豈不宏之在人

明月之夜可以遠視不可以近書盛德之朝可以近書遠略之朝可以遠視不可以近書不通以遠視人才性亦如是各有不同也

君子無邑邑與悒古通於窮無忽忽於隆替之而不加勸井之而不加沮定外內之分哀平榮辱之心立不易方斯有恆也

夫言行在於美不在於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之可不慎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昔成湯敎民去三面之網而諸侯向之齊宣王活鬻鍾之牛而孟軻以王道求之周文王掘地得死人骨哀憫而收葬而天下皆知文王之道忠恕而已矣

易言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論語言無恆之人不可卜筮故知人之爲行不可不恆詩言無恆之人其如飄風胡不自南胡不自北者也般輸不爲拙工改繩準逢羿不爲拙射變弦箸君子懷道德之有檢詩云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伯樂教其所憎有相千里馬其所愛者相鴛馬千里之馬不時有其利緩鴛馬日售其利急所謂下言而上用

君子以宴安爲鴆毒富貴爲不幸故溺於情者忘月滿之虧在乎道者知日損之爲貴斯固誹謗之本庸虞之階厲瑣之禍辛癸之祚亡在酣歌終日求數刻之歡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儉約之德其義大哉齊之邊衛於楚丘也衛文公大布之服大帛之冠務材訓農敬教勤學元年有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也豈不宏之在人

明月之夜可以遠視不可以近書盛德之朝可以近書遠略之朝可以遠視不可以近書不通以遠視人才性亦如是各有不同也

君子無邑邑與悒古通於窮無忽忽於隆替之而不加勸井之而不加沮定外內之分哀平榮辱之心立不易方斯有恆也

叔寶者身之主又云敎者生於君子以彼小人利者興於小人以潤君子孟子言禹惡旨酒而樂善言又云若決江河而注之其所以高步帝里極悖廣川所以顯戮之有由者也鈐瑞毒國執主來圭春朝則驅馳千乘

大過則儀案儀下疑脫一字百辟江都廣川可以意者耳詩論之一曰驕二曰富三曰婬四曰忌幼饗尊貴驕也名田縣道富也歌鍾盈室婬也殺戮無辜忌也夫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況倍此者邪夫貴而不驕者鮮矣驕則輕於憲網富則恃於金寶婬則惑於昏縱忌則輕於生殺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知民天之有本徒見珠璣犀甲之飾金錢翠羽之奇動容則燕歌鄭舞頗盼則棄箏齊瑟謂與椿鵠齊齡寧知蕕葦易晚覆其宗社曾不三省損其身名不逢人諫異矣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無爲不善而怨人刑已至而呼天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至而呼天不亦晚乎太公曰夫爲人惡聞己之惡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

爲與鳥遇則相蹈獸與獸遇則相觸鳥與馬遇則趹趠

案太平御覽引此段作馬與馬遇則趹趠鳥與鳥遇則相觸獸與獸遇則相觝愚與愚遇則相傷

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智者之謀爲有一失狂夫之言爲有一得是以君子取狂夫之言補苞得之一失也行人不休息於松柏而止於楊柳者以松柏有幽僻之窮楊柳有路側之勢故也

君子當去二輕取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則招悲貌輕則招辱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余何敢讓焉但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斯言至矣正當不窮似智正諫似直應諧似優藏德似隱

嘗謂人曰諸葛武侯相宣武遊翼贊王室宣威遐外此鄧夫之所以靡也董仲舒劉子政深精洪範妙達公羊

鄧夫之所以希也榮啓期擊磬縱酒行歌斯爲至樂鄧夫之所以重也何者請試論之夫以武侯之賢宜武之智自天祐之益有以然也案此下有脫文假使逢文明之后值則哲之君不足爲鄧夫扶轂當青紫之可望邪東方朔之論大年之濕味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煩襲貂狐之煖者不知至寒之漫恰子之術業豈賓客之能闕斯益以莊撞鍾以蓬測海也予嘗切齒淮南不章之書謂爲賓遊所製每至著逃之閒不令賓客聞之也

余見宰人歎曰伊尹與劫牙同知調鼎而有賢不肖之殊既而歎曰無識之徒尚以伊尹劫牙余何有哉退而復歎曰碧盧似玉猗頓別之白骨似牙離婁別之猗頓離婁千年不曾遇牙悟之恕何時當與余見大爲幸矣不翦采椽不斲冬日以鹿裘爲禮盛暑而亦爲鮮魚之爲物謂之四德而又爲鮮抑乃有故之謂鼎灊湖之開國歟退而歎曰龍之爲物也謂之四德而又爲鮮抑乃有故之謂鼎灊湖之開國歟退而歎曰蠶蛾伴檢而失眞是謂名也道家虛無本因循爲務中原喪亂簒爲此風何鄧誅於前裴王滅於後蓋爲此也」

裴幾原問曰西伯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孫子之逃髕涓韓非之囚秦后虞卿窮愁不敢遷蜀士蔿疾行不動乎仲尼其人也抑吾其次之有佐而進有退其對曰

飽食高臥立言何求焉修德履道身何變焉居安慮危齊潛隱皆心有不悅爾乃著書夫子實尊干乘豈輒乎千里地得周旦聲齊燕奭家四君咸同五伯非爭之辱雁行接踵珠劍之寶石隕鱗次下帷著書其義何也大廈所以高者以其輕而無累也人生苟清而無欲則飄飄之氣凌焉

擣衣清而徹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於心擣衣感於外內外相感愁情結悲然後哀怨生焉苟無感何嗟何怨也

欲棲威瀚海絕幕居延由萬死而不顧必令威振諸夏然後度聊城而長望向陽關而飢入盡忠盡力以報國家此吾之上願焉次則清渭一壺彈琴一曲有志不遂命也如何脫略刑名蕭散懷抱而未能爲也但性過抑

丙然後其表五藏六腑尚有未潔四支八體何爲者耶

夫浴者將使表裏潔也丙苟舍垢何避浴耶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相鬬一兒曰我以日初出去人近
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
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至日中
有如探湯此非遠者涼近者熱耶孔子亦不知日中天
而小落扶桑而大爲政亦如是矣須日用不知如中天
之小也須赫赫然此蠭落日之治不足稱也

居家治理可移於官何也治國須如治家所以白家刑
國石聲之爲家可矣若謂治國異治家者則條章不治
民無依焉故治國者親民若治家也心不可欺物不可
示物不欺不示得其衷也欺之則物不信示之則民疑
矣白家刑國自國刑家可無失矣

見善則喜聞惡則憂民之情也苟無憂喜其惟聖人乎
若無喜而不喜無憂而不憂溫何足稱也

白鳥蚊也齊桓公臥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
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之怊怊今白鳥管蠡而
來使寡人憂之因開翠紗之幃進蚊子焉其蚊有知此
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是者嘯公而退其蚊有
不知是者遂長嘯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服膺爲之疲
滑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乎君下齊國脩止足之道施
民工食節民錦衣齊國大化

夫國者總其身也總其親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關終身
之禍然而爲之是總其身也

又是國也言信乎草臣則可晉也行忠乎草臣則可仕
也海乎百里則富可安也

無司晨之黃麟之警夜之功日月不齊光參辰不並
見冰炭不同室粉墨不同器有之矣

古語云不鑒於銅而鑒於人鑒則辨形鑒人則見知

或成人須才學不資矜素案此句疑誤余謂不然昔孔文舉有言三人同行兩人聰傷一夫底下儀年無食謂宜食底下者樽猶蒸一穊犹煮一鷄鷄耳此蓋悖道之言也寧有是乎禰衡云苟或彊可與語餘人皆酒甕飯囊魏時劉陶語人曰智者弄慧人如弄丸於掌中晉中朝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死人凜凜如有生氣曹攄李志雖久在世黯黯如九泉下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理並抑抗之論也

魏長高有雅體而才學非所經初官出處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死文筆刑簡略底罪貌怡然面笑無忤於色亟覺長高之爲尚處存之爲愚也

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淫而狠猪卑而鷙鵝頑而傲狗性險而出案大宛國引善馬法決錄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鷙狗性險而出皆指斥當時貴勢其實一也退謂名女嫁酒卑鷙謂朱隆之皆指斥

羣才之傳也武帝誄云尊靈永盛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蜘蛛永盛可擬於昆蟲施之尊極（案太平御覽作德）不其嗤乎

夫翠翰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授蚌懷珠而致剖閻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以辣而戚疾豈求福而得禍衣錦倘褧惡其文之著也

夫辟狸之不可使搏雞觝牛之不可使捕鼠今人才有分寸可察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處也猿狖失木擾於狐狸非其所也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楗制九重之城豈其才之足任哉所居得其要也

子曰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也

裡人以豐狐元豹之皮獻晉文帝歎曰皮美以自貽人有積醉寐亾裘者宋君曰醉足亾裘乎荅曰桀醉亾天下而況裘乎

有人謂中行文子曰此嗇夫也公何不就其舍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嘗好珮此人遺余玉玦非愛吾以禮者也

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養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得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不隨從能執其本則不逆其末

能弗從也

夠牛皮鞮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不若服輒狐白之裘天子被之在廟堂爲狐計不若走於平澤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逢也

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涇出王屋渭出嶓冢分流同注於東海出則異所歸者同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則使人端拘使人恭事使然也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夫爲民者樹德不善爲民者樹怨然政不必然也

聰明爭必不成專用聊昧事必有悖一明一晦得之矣

股亾焚衆器皆溫唯瑤瑛不焚君子則唯仁義存而已矣

夫一妻擅夫衆妾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弊其可忽哉

人臭不左書方右畫圓（案此下疑有缺文）以骨去蟻蟻愈至魚敗蠅蠅愈至馬不調則羣不能中也六馬不和則造夫不能致遠士民不親則湯武不能必勝夜光之璧隨侯之珠始乃出山之樸溪林之餘及良工琢磨則登廟堂之上矣加脂粉則宿娼進豪不潔則西施屏人之學也亦如此豈可不學邪世莫學馭龍而學馭馬莫學治鬼而學治人先其急脩也若使南海無采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於椒室美玉不佩乎禮裳鋸齒不能吮嚼貨口不能別味檻耳不能理音樂屬鼻不能達芬芳畫月不能招舉舒之景跼足不能有尋常之步跨孺子之竹馬不免於勞卻剡玉蚌之盈案無解於虛腹圖敖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指水不能也其

渴望治不能止其寒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益塗車不能代勞木馬不能馳遠皆所忽也（案此句疑有誤亦猶阜木有龍膽狗脊虎掌蠶身而非四獸也所以時降則謂之甘及其失節則謂之苦秦氏立懸衡石土葬夜御燈火庶事瀰以亂矣

昔茅新草也書尊其貴王雎野鳥也詩重其辭羊腸腹若也禮見其質蓼蟲不知辛蘇不知臭故無棄財而況人身取人誠如是也

鈞則使人恭事使然也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夫爲民者樹德不善爲民者樹怨忽然政不必然也

聰明爭必不成專用聊昧事必有悖一明一晦得之矣

股亾焚衆器皆溫唯瑤瑛不焚君子則唯仁義存而已矣

夫一妻擅夫衆妾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弊其可忽哉

人臭不左書方右畫圓（案此下疑有缺文）以骨去蟻蟻愈至魚敗蠅蠅愈至馬不調則羣不能中也六馬不和則造夫不能致遠士民不親則湯武不能必勝夜光之璧隨侯之珠始乃出山之樸溪林之餘及良工琢磨則登廟堂之上矣加脂粉則宿娼進豪不潔則西施屏人之學也亦如此豈可不學邪世莫學馭龍而學馭馬莫學治鬼而學治人先其急脩也若使南海無采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於椒室美玉不佩乎禮裳鋸齒不能吮嚼貨口不能別味檻耳不能理音樂屬鼻不能達芬芳畫月不能招舉舒之景跼足不能有尋常之步跨孺子之竹馬不免於勞卻剡玉蚌之盈案無解於虛腹圖敖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指水不能也其

渴望治不能止其寒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益塗車不能代勞木馬不能馳遠（俞樾類說校改）皆所忽也（案此句疑有誤亦猶阜木有龍膽狗脊虎掌蠶身而非四獸也所以時降則謂之甘及其失節則謂之苦秦氏立懸衡石土葬夜御燈火庶事瀰以亂矣

昔茅新草也書尊其貴王雎野鳥也詩重其辭羊腸腹若也禮見其質蓼蟲不知辛蘇不知臭故無棄財而況人身取人誠如是也（案自羊腸至是也原本誤於捷對篇複見又缺前半四句詳文義宜補此篇校正）

阿膠五尺不能止黃河之濁弊車徑尺不足救隘池之泄

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案原本云作念旦作恒腹下無中字謹據俞樾類說校改）

桓元子在荊州恥以威刑爲政與令史杖上梢雲根下拂地足余比庶幾焉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百稱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君子之用心也恒須以濟物爲本加之以立功重之以脩德豈不美乎

楚人長荊卿之出境漢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實有可尊故皇甫嵩手握百萬之衆而不反豈非儒者之學乎

宋處論邑元表賦曰通精以整思元博而贍元表擬之而不及余以爲仲治此說爲然也

梁邑言忠臣不用用臣不忠尊言不入入言不善罪人無刑刑人無罪傅元言寵臣大柄其君則病龍臣過隆其君則弊王良造父不能同車而馭伯喈叔夜不可並駕而驅是知人君當以江海爲腹林藪爲心使天下民不能測也使有其聲而無其實若煎

自之珠入市而損價蹴冰爲璧見日而銷也

王愷祖之在會稽居喪每聞鼓聲即遽捕爲逸少之弟

亞如此累年逸少不至及爲揚州刺逸少罪逸少於墓所自誓不復仕焉余以爲愷祖爲群逸少爲失也愷祖地不賤乎逸少顏有儒術逸少直虛勝耳才既不足以爲高物而長其狠傲憸不遵親良不絕俗生不能養死方肥遯能書何足道也若然魏魏之善甚緩明之善甚急皆可凌物者也愷祖構怨宜哉王文僖之心蘇季子之爲自於愷祖見之

簡雍紫苦之民不可與語若何舜田君若趙盾必知趙盾紫苦之民何難合同余以爲善對故管仲曰放桀而得迷道隨蹤壤得水穴也

昭侯使吏行縣之南門外有黃犢食苗昭侯下令曰苗時禁牛馬入田乃得南門黃犢人以爲神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昔燕昭重築設而愚王延其謀武詠文舉而曹丕收其策劉向錄中　有反覆悖理超所奉各異而況九族非百姓乎處於堂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也見瓶中之碁而知天下之寒暑也豈不信哉

將軍不預於五官而爲五官之督也蘭生空谷不爲無人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蓋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服有是哉

公沙穆曰居家之方唯儉與約立身之道唯謙與學世人有忿者題其門爲鳳字彼不覺失以爲欣而意在凡鳥也有寄樹椰與家人者題爲合子蓋人一口也人有

爲奴而命名風者凡虫也如此皆爲聽察焉五尺至

龍察焉十一段原本誤入捷對稿別卷載殿溫遠以下

三段又標金樓子立言下之目詳考文義皆應屬此篇

夫日終秋毫不見聾獄訟聽宮微不聞雷霆君子用心必須審也故麋鹿成羣虎豹所避衆烏成列鳳鵷集不游若臨事方就則不舉矣渴而穿井臨難鑄兵並無益也非直是矣復須適時用矣魯人有身善履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夫履而履越人跣行夫縞而冠越人被髮益無益矣

夫水澄之半日必見目睫動之半刻已失方圓靜之勝動誠非一事也

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明師授人書不能使人學人下疑一字搜尋仞之矗求干天之木望牛跡之水求在舟之魚未可得也

賢子曰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之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求之善珠在淵民知而取之至道在學而人不知就之善矣夫吾假延昔瀾常慮奄忽幼好狂簡頗有勤成諸生執能傳者書者使黃巾綠林不能攘奪炎上潤下時爲保持則關西夫子此名方乏東里先生夢中相報

高祖曰漢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嗣於微細光武知於神祕猶高祖又稱君子之風謝儒冠不可言敬辭陽泥僻而求之善珠在淵民知而取之至道在學而人不知就之善矣夫吾假延昔瀾常慮奄忽幼好狂簡頗有勤成諸生執能傳者書者使黃巾綠林不能攘奪炎上潤下時爲保持則關西夫子此名方乏東里先生夢中相報

高祖曰漢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嗣於微細光武知於神祕猶高祖又稱君子之風謝儒冠不可言敬辭陽泥僻

行信驅疑公孫以離心授首爾乃剋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於時戰克之將錄畫之臣承詔奉令者獲寵違命犯旨者顯危故曰建武之行師也計出於主心勝決於廟堂故賓融因聲而景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諸葛亮曰曹子建論光武將則難比於韓周謀臣則不敢頁平時人談者亦以爲然吾以此言誠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誣一代之俊異何哉追觀光武二十八將下及馬援之徒忠貞智勇無所不有爲而論之非減蕭時所以張陳特顯於前者乃自高帝動多闕疎故良平得橫行於外語有曲突徙薪爲彼人案漢書作必恩焦頭爛額爲上客此言雖小有似二祖之時也光武神略計較生於天心故帷幄無他所思六奇無他所出於是以謀合議同共成王業而已光武稱鄧禹曰孔子有回而門人益親歎矣漢曰將軍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與諸臣計事常令馬援後言以爲援策海與諸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審也光武上將非減於韓周謀臣非劣於良平原其光武策慮深遠有杜漸曲突之明高帝能疎故張陳韓周有焦爛之功耳黃瓊言光武創基於冰泮之中用兵於枳棘之地有奇功也或曰光武之時敵寧有若項羽者余應之曰昔馬援見公孫述白修飾作邊幅知無大志淮羽之行皆較然可見而胡有疑也仲長公理言世祖文史爲勝實簡文言光武雄豪之類最爲規檢之風世誠以爲子建言其始孔明揚其波公理導其源簡文宏其說則通人之談世祖爲極優矣

一兒走街萬夫爭之由來定也積兒滿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兒分已定矣雖鄙人不爭故治國存乎定分而已

河上公序言周道既衰老子疾時王之不爲政故著道德經二篇西入流沙至魏晉之間詆諸大夫復尠老子之旨乃以無爲爲宗背禮違教傷風敗俗至今相傳猶未祛其惑皇甫士安云世人見其書云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故好事者遂假託老子以談神仙老子雖存道德尚清虛然博貫古今垂文述而之篇及禮傳所載孔子嘉焉是也而今人學者乃欲棄禮學絕仁義云獨任清虛可以致治其違老子親行之言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古人之風也修天爵以取人爵而棄天爵末俗之風也古人之風夫子所以昌言末俗之風孟子所以扼腕然而古人之學者有四今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維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屑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象槃風雅名號農刑虎炳豹變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案原本作情切譏據太平御覽校改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元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矣今之俗揩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尚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彊相附會事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射魚捐天事徒勤而靡獲適郢首蕉馬雖良而不到夫挹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行顧言原寔云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行謂之病末俗學徒頗或異此或假茲以爲伎術或狎之以爲戲笑若此者也曰伎術者犖軒肚人皆伎術也若以爲戲笑也未聞彊學自立和樂愼禮若此而獲戲笑思孝色方在於過鴻形服儒衣心不順於本行貧有長於饒風一失其源則其流已遠與其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畏君子何貴有聞者何其相反之甚

王仲任言夫說一經者爲儒生博古今者爲通人上書奏事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爲鴻儒若劉向揚雄之列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爲文人文人轉鴻儒之列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爲文人文人轉鴻儒案此條原本止有金樓子三字無篇名致文義與前段相類謹附於此

子思云堯身長十尺眉乃八采舜身長六尺面頷無毛禹湯文武及周公或勤思勞體或折臂望陽或禿骭背僂聖賢在德豈在貌乎案此卷原本載金樓子三段一出興王篇此段不標篇名或寫上立言之目謹附於此

按周禮簭人氏掌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連山伏羲也歸藏黃帝也予曰按禮記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以坤後乾

則知是殷明矣推歸藏既則殷制連山理是夏書

銘頌所稱與公而已案此句疑有誤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須相似陸機鉤深猶稱碑賦如一

楊泉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是何言與楚頃陵荀況有蠶賦近不見之有文不如無

黃金滿篇不以投遍明珠得寸豈勞彈雀案自案周禮以下四條原本俱無見太平御覽引金樓子有之篇名致文義皆應屬此篇謹附於此

金樓子卷第五

梁孝元皇帝撰

著書篇十 案昭德讀書志金樓子目錄有著書篇永樂大典金樓子案書篇後有自
連山三秩至已上六百七十七卷云云今案其
文蓋係著書篇正文脫其篇目因誤與案書合
爲一總今分爲著書篇大典又別載金樓子著
書篇五條其二條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孝
子傳序懷舊志序相出入而首尾頗闕文亦互
異知原書具載序論非僅目錄今編考訂書凡
可補者悉附於後
庶存其大略云

連山三秩三十卷 金樓年在弱冠著此書至於立年
其功始就躬親筆削極有其勞

金樓記訣一秩二十二卷 金樓雜事無奇也

周易義疏三秩三十卷 金樓奉詔義私小小措意也
○案梁書本紀義作講三十卷

禮雜私記五秩五十卷 十七卷未成

右四件一百三十二卷甲部

注前漢書十二秩一百一十五卷

孝德傳三秩三十卷 金樓合案家孝子傳成此

忠臣傳三秩三十卷 金樓自爲序○案隋書經籍志有類忠傳三卷梁元帝撰

丹陽尹傳一秩十卷 金樓爲尹京時自撰

仙異傳一秩三卷 金樓年小時自撰其書多不經

黃姁 案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姁即見自序一秩三
本書雜記篇原本黃訛王謹校正

全德志一秩一卷 金樓自撰

補舊志一秩一卷 金樓撰

研神記一秩一卷 金樓自爲序付劉緩纂次

晉仙傳一秩五卷 金樓使顏協撰○案梁書顏協傳協所撰晉仙傳五篇

聚華傳一秩三卷 金樓使劉緩撰

右一十一件二百一十一卷乙部案右件僅

孝子義疏一秩十卷 奉勑制旨并自小小措意○案梁書本紀武帝有老子講疏元帝有老子義疏四卷內典博要三秩三十卷案梁書本紀作一百卷

已上六百七十七卷

貢職圖一秩一卷

語對三秩三十卷

同姓同名錄 案梁書本紀作一秩一卷金樓撰古今同姓名錄

式苑一秩三卷 金樓自撰○案梁書本紀有式贊三卷苑字疑訛

刑南志一秩二卷 金樓自撰

江州記一秩三卷

奇字二秩二十卷 金樓付蕭賁撰

長州苑記一秩三卷 金樓與劉之亨等撰

玉子訣一秩三卷 金樓付劉緩撰

貨幬仙方一秩三卷

梁方一秩十卷

補闕子一秩十卷 金樓爲序付鮑泉東里撰

語一秩十卷 金樓付王茲撰

古書一秩十卷 金樓使丁覘撰

右一十八件一百六十卷丙部案右件僅百五十九卷

安成煬王集一秩四卷 案梁書安成康王秀子機襲封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原本訛作場帝王集係鈔寫訛外謹校正又隋書經籍志安成煬王集五卷

集三秩三十卷 案梁書本紀文集五十卷隋作五十二卷又有梁元帝小集十卷疑作此書時方三十卷非訛也謹校

碑集十秩百卷 付臨陵蕭賁撰○案梁書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百卷疑至隋時已失其全謹校

詩英一秩十卷 付鄭琳王孝紀撰○案隋書經籍志有不著姓名疑即詩英九卷注謝靈運集注又云梁十卷元帝此書謹校

老子講疏四卷 今自注云奉勑制旨刪孝字即老字之訛義字即講字之訛但卷數不同未敢輒改附識於此

玉韜一秩十卷 金樓出牧渚宮時撰

貢職圖一秩一卷

語對三秩三十卷

同姓同名錄 案梁書本紀作一秩一卷金樓撰古今同姓名錄

式苑一秩三卷 金樓自撰○案梁書本紀有式贊三卷苑字疑訛

刑南志一秩二卷 金樓自撰

江州記一秩三卷

奇字二秩二十卷 金樓付蕭賁撰

長州苑記一秩三卷 金樓與劉之亨等撰

玉子訣一秩三卷 金樓付劉緩撰

貨幬仙方一秩三卷

梁方一秩十卷

補闕子一秩十卷 金樓爲序付鮑泉東里撰

語一秩十卷 金樓付王茲撰

古書一秩十卷 金樓使丁覘撰

右一十八件一百六十卷丙部案右件僅百五十九卷

安成煬王集一秩四卷 案梁書安成康王秀子機襲封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原本訛作場帝王集係鈔寫訛外謹校正又隋書經籍志安成煬王集五卷

集三秩三十卷 案梁書本紀文集五十卷隋作五十二卷又有梁元帝小集十卷疑作此書時方三十卷非訛也謹校

碑集十秩百卷 付臨陵蕭賁撰○案梁書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百卷疑至隋時已失其全謹校

詩英一秩十卷 付鄭琳王孝紀撰○案隋書經籍志有不著姓名疑即詩英九卷注謝靈運集注又云梁十卷元帝此書謹校

右四件一百四十四卷丁部

內典博要三秩三十卷 案梁書本紀作一百卷
已上六百七十七卷

夫子親揚名隙乎三德立身行道備乎六行孝無優劣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兼金天降神女鵬鷹自翔猛獸戾還仁陳弁黃雀之祥禽兼赤石之瑞孟仁之笋出林中華之梓生屋感通之至良可稱

余中年承乏搴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車如流水俱踵許掾之門人同連璧咸登樂尹之館

老聃貴弱孔子貴仁陳駢貴齊楊朱貴己而終爲令德

案數語係引呂氏春秋應有缺文

春風秋月賞心樂事淨竹節之船驅桂條之馬

落城之前猶有甄侯之館 案原本金樓子若書篇僅存五條其能使甘泉自湧四語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孝德傳序同中年承乏八句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懷舊志序同則若書篇原載各書序論惜刪裁不全謹校補數則於後

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凊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

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縮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禮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帝漢憲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眷詩秋禮早蒙丹扆之訓宜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

生所以盡孝固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齊敬之禮寧異
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綱所貴行且孝子
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匱陳
書備加論討

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
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
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蹈蹤
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有世之後王
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纓體所及
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暫舛意
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
未嘗知懼況感襲人之巧笑逃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刳
斬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
源發冠毀冕之禍於是乘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
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
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
於危牢甘滅亡於昔日裴桐宮有反道之明望夷無不
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其死白刃先指見
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
白旗之戮

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
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
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與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
塗者難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
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
嚴霜之誅袁宏晉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

乃上熅天文下慮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
爲成皐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
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
盛頗愧前賢而眄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宵
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
五帝孚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
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
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夾輾
雜容卒歲驅馬高車優游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
荒蹴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
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
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
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恆滿寧與孟嘗聞
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道何累
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
五柳但使貝闕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藥
堂前玩魚鳥九月鼎霜時嘗田畯三春捧觴乍酬鵝妾
酌斗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竝以全
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豈君子可謂得
之矣

懷舊志序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
陵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千岩臨水登山命儔嘯

侶中年承乏播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蔭其長之
弱柳觀茂宏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爲
盛頗愧前賢而眄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宵
鄒滕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
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
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
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
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滿蒭
荊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
誠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影萬國梯山航海交臂
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
者尺有六寸高山薄雲深谷絕景冬夏與白雲而
其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
王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
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
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
甘泉寫關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殺上
游爰歌成章胡人遠集款開蹶角沿泝荊門贍其容貌
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
見名爲貢職圖云爾案自孝德傳序以下者
俱逸梁文類聚增補

捷對篇十一

夫三端爲貴舌端在焉四科取士言語爲一雖諜諜利
口致戒嘵嘵夫便便爲嘲且聞謔浪聊復記言以觀捷對
晉武帝受禪探得一字朝士失色裴楷對曰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宋文帝嘗與羣臣汎天淵池帝垂綸而釣回旋良久竟

不得魚王景文乃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含餌此竝風流閒勝實爲美矣

盧志問陸士衡陸抗陸遜是卿何物荅曰如卿於盧毓相似

陳大武該問鍾毓曰皐陶何如人對曰君子周而不比荅曰而不黨也

崔正熊謂郡將姓陳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荅曰正熊之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也

安成公何勖與陵元喜共食元喜即淳之子也勖曰盛哉美元喜徐舉頭曰何無忌諱勖乃無忌子

劉悛勸謝瀹酒曰謝雅兒不得道不能飲對曰苟得其人自可沈湎悛乃沔之子諸如此類雖以至諱而荅者爲漫

魏文帝受禪郭淮晚到帝曰防風後至便行大戮對曰五帝敕民以德夏后始用刑書臣在唐虞之世知免防風之戮

宋武帝登霸陵乃眺西京使傅亮等各詠古詩君句亮

揚子州牧箸文類聚作揚氏子太平御覽引作梅周誤年七歲甚聰慧孔永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有楊梅永指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如此之類雅可觀

諭王仲宣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劉道真常與一人共素拌草中食見一婦將二兒過竝不識

青衣謂之曰寄羊將二羖婦荅曰兩猪共一槽

祖士言與鍾雅相調祖語鍾曰汝潁川之士利如錐鍾荅曰卿燕代之人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汝利錐鍾

曰吾有神錐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衆太平御覽引此段文小異附

鄒湛考祖納清梅陶及鍾雅士君汝潁之士利如錐鍾時鈍如槌時鈍槌擊當耀於陶鄧之士鈍如槌時利如錐鍾皆當耀於陶鄧擊槌鍾者利錐皆當耀於陶鄧擊槌鍾者利錐皆當耀於陶鄧之士鈍如槌時利如錐鍾

相對三日不食遶追而謝之城復變長歌一聖老幼
出獻拂舞弗能自禁乃厚路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
善歌善哭效
效之遶聲

有人以優師獻周穆王甚巧能作木人趨走俯仰如人
鎮其頤則可語捧其手則可舞王與盛姬共觀不人覺
其目招王左右侍者王大怒欲誅優師優師大怖乃剖
木以示王皆附會草木所爲五臟完具王大悅乃廢其
肝則目不能顧廢其心則口不能語廢其腎則手不能
運王厚賜之

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能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
郭穆王爲起中天之臺鄰衡奏承雲之樂月月獻玉衣
日日薦玉食幻人猶不宥舍乃攜王至幻人之宮構以
金銀絡以珠玉鼻口所納皆非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
宮室幻人步之耳王大悅肆志遠遊

短人在康居國北男女皆長三尺

天餘國有美珠大如酸棗

海中得一布褐長三丈

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舉其螯能加山焉有東海之
魚焉有海燕焉一日逢魚頭七日遇魚尾魚產二百卵
海水如血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
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
吾國有蟲名爲蠶如人食桑葉而吐絲外國人莫不信
有蠶

東南有桃都案別卷引此作那山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雞日
出照此桃天雞即鳴天下之雞感之而鳴樹下有兩鬼
對樹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今人正旦作兩桃人以
索中置雄雞法乎此也

玉之精爲白虎金之精爲車渠楓脂千歲爲琥珀銅之
精爲奴錫之精爲婢松脂千歲爲茯苓
大秦國人長十丈小秦國人長八尺一足國人長九寸
女國有橫案別卷作潢池水婦人入浴出則孕若生男子三
年即死
神洲之上有不死草似菰苗人已死此草覆之即活秦
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鳥如烏狀銜此草墜地以
之復死人即起坐始皇遣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東海中
洲上不死之草生瑣田中
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
一寸莖金菜玉蔬四字諸本同然莫曉何義○案此條原本多脫誤謹據太平御覽校補
秦王遣徐福求桑棋於碧海之中海中止有扶桑樹長
數千丈樹兩根同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仙人食其椹
而體作金光飛騰元宮也案原本云求一寸莖得道知碧海中有扶桑樹云云謹據太平御覽校改
孫亭有石以水灌之便然以物置其上灼食則熟張茂
先博物君子也雷孔章亦一時之學士也入洛爾此石
以示張張曰所謂燃石也余從兄勳爲廣州實致數片
燕食猶須燒之
余丙申歲婚初婚之日風景韶和未乃覺異妻至門而
疾風大起折木發屋無何而飛雪亂下帷幔皆白翻漲
屋內莫不縞素乃至垂髮闔五有時飛墜此亦怪事也
至七日之時天景悟和無何雲翳俄而洪濤波流井涸
俱溢昏曉不分從叔廣州昌住在西州南門新婦將還
西州車至廣州門而廣州殞逝又怪事也喪還之日復
天雨霍車軸折壞不復得前爾日天雷震西州廳事兩
柱俱時粉碎於時莫不戚慄此又尤爲怪也

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於其中及移餘
聞則聚蚊之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
者生麖忌麖忌狀如人其長四寸衣黃冠乘小馬以其
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
北澤之精生於蟲者一頭兩身狀若蛇以其名呼之可
以取魚鼈此並涸水之精也
遮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見人長一尺形其焉
案管子作人物具焉右袪衣而走馬前左右皆不見桓公曰吾事
之不濟也豈有人若此乎管仲曰臣聞山神有俞如小
兒之神有俞兒者狀長一尺而人形見此霸王之君興
則山神見也走馬前導之也袪衣前有水也右袪衣從
右方可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公乃從右方而涉
既濟水公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聖人也管仲曰聖人
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臣非聖人也善承教爾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幾而已聞於國桓公怒
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有執席案呂氏春秋作有執蹕痛而上
伐莒也曰然公曰何以知之曰臣視一君之在堂上也
曰聞而闕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又當莒也君有甲兵之
色臣是以知之也
山中有寅日稱虎吏者虎也稱當路案抱朴子有君字者狼也
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知其物案抱朴子有名字則不能爲害矣
山精如小兒而獨足足案抱朴子作走向後喜犯人名蛟呼之
即止一名熱案抱朴子有內字六案抱朴子作亦可兼呼之夜在山中
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中夜見火光
者亦久枯木也

外國方士能咒能臨淵禹步龍浮出有物長數十丈方
士咒之卽縮長數寸掇取著壺中輒有四五以水養之
徐國少雨患者輒齎此龍往賣之一龍直金十斤取一
頭置水中卽興雲雨
民魚在沙嶼間背上生樹木如淵島賈有商人依其採
新及作食魚被灼熱便還海於是死者數十人
海鴟大如鵝(案太平御覽作如常鴟)班白文(亦名文鴟太平御覽作文)
水鵝大而無尾和鳴如鵠聲在水底
鯨鯢一名海鰌穴居海底鯨入穴則水溢爲潮來鯨出
穴則水入爲潮退鯨鯢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芋食之可更調和五味下樒皮愈
跋名山之下生葱韭者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曰寧得
一把五茄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片地榆不用明月寶
珠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跋唯此二物可以煮石
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
枝是檄欖樹扶南國今衆香皆其一木根是旃檀節是
沈香花是雞舌葉是霍香膠是薰陸
地肺荊州濟江西岸安船處也洪濛常浮不沒故云地
肺也其中有人焉居南定縣足骨無節解身有毛臥時
更相扶然後能起
首寧縣境內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鼷鼠天時將災
則從山出遊獻獻散落其毛悉成小鼠盡耗五穀
利水內有木材元嘉中大水有千餘段木流出斧跡未
滅俗曰漢將攻越築城伐木於利水木遲之前二夜忽
失數千段咸爲鬼所匿今所流木皆鬼匿之者
襄陽郡山中有巨龜長八九尺下有文字前後足下各
踏一龜有時踰山越水咸觀聚之

晉時營道令何潛之於縣界得一鳥大如白鷺膝上白
然有銅環貫之
有清鹽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扶疎似石人耕池菊
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回視卽生此鹽
太極山有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
孔子家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
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旣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
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荊棘草木
東平思王家在東平民相傳言思王師國後思歸京師
後葬其家上松柏皆西靡是時思王皆生埋所寵者以
其號呼之聲後數十年猶有聞者
脩羊公止於華陰山以道干漢景帝(案別卷帝作武帝)帝禮遇之
脩羊公何能發語未說於脉上
化爲白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道傍
以示民十年西風至復使給車遣歸
無腹國人長而無腹
甘水之閒有羲和國有女子方浴於甘淵
白鹽山山半洞澈有如水精及其映月光似琥珀胡人
和之以供國廚名爲君王鹽亦名玉華(案曾慥類說作玉傘鹽)
鏡經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有六甲地
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高道士
登遊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見有古文見照寶物之祕
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
凡有樹木之變枝柯南枝枯折者寶在樹南西枝枯折
者寶在樹西也
凡藏諸寶忘不知處者以銅盤盛井花水赴所擬地照
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又名山峯白犬抱白雞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等自出
(案太平御覽引地境圖曰夫寶物在城郭巨墻之中樹木爲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有)

其方凡有金寶(案曾慥類說作積)蛇見此皆便脫皮通若衣以
(脫之衣之卽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
冠處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據此則凡有樹木之
變以下三段皆地鏡經之文因其文互異謹錄以備考)
有石連理生樹高一尺五寸枝頭葉皆紫吳時人獻以
爲瑞
晉龍元年五月庚辰芝產於長平之習陽六月甲子許
昌興農中郎將充率以其事聞色丹紫質光輝高尺八
寸枝爲三十六莖枝榦似珊瑚之形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
魏明帝時京兆人食蛾蠶十許人遂大肥不能搖動其
父曾作方長史官徙送彼縣令共食之二三年中一郡
爲之斂
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水
去則毛弭
奇肱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至於冀州傷破其車不
以示民十年西風至復使給車遣歸
無腹國人長而無腹
甘水之閒有羲和國有女子方浴於甘淵
白鹽山山半洞澈有如水精及其映月光似琥珀胡人
和之以供國廚名爲君王鹽亦名玉華(案曾慥類說作玉傘鹽)
大月氏國菩爲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似
香而綠葉碧莖九春之時蔓延滋榮八月中
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風爲蒲萄風亦名裂葉
風也
巴陵僧房中木愈斷疾生終南山有子伐之瘡隨合
浣紗女死三歧至葬所貿武母寧每望蛇擊樞前雞舍之雞
能言西周之大解語合浦桐葉飛至洛陽始興鼓木舟
至陬武梁安胡氏(案別卷引作姑)佔骨吟嘯遊水浮棺有人言

語鬼來求助張林使鬼而致富神女爲董永織縑而免災懷德郡石解語臨川開山能嘯泗水卻流益泉赴節蟲食葉成字鵲口畫作書狐屈指而作簿書狸羣叫而講經傳竈頭戴銀釵猪脾帶金鈴成皐之魚號慨華陰之狗涕零武昌郡閤杖有蓮華長安城門斧柯生葉黃巾將走草作鳥獸之形華陰卓欲誅葉爲人馬之狀有李氏女採兒於空桑之中水濱浣娼得子於流竹之裏陸機引軍而牙折桓元出遊而蓋飄隕石於宋都雨玉於薄邑取董奉之杏去卽值虎持歸姜之橘還輒遇蛇益陽金人杖築地而成井源水竹王以劍擊石而出水夫差之女死以玉壺送葬韓重之女亡以金磬贈別石言於晉國石立於泰山神降於莘蛇鬬於鄭子文受於菟乳魏顆獲結草之功龍戰於夏庭樹生於殷廟會稽城門之鼓擊之聲聞洛陽遂得號爲雷門是何怪於妖祥之事可殫言乎

金樓子卷第五

金樓子卷第六

梁孝元皇帝撰

雜記篇十三上案此篇目錄本分上下原本割裂有載上下篇名者今仍分爲

其但標雜記篇者則附於上篇之後下篇之前又此篇稱引子史疑皆有脫語原本割裂失去

下

戒篇十四

立言篇十五

聚書篇十六

興王篇十七

捷對篇十八

說蕃篇十九

志怪篇二十

箴戒篇二十一

自序篇二十二

成湯誅獨木管仲誅史苟呂望誅任嘏魏操誅文舉孫策誅高岱黃祖誅禰衡晉相誅嵇康漢宣誅楊惲此豈關大盜者深防政術腹誹心謗不可全也

龜所以有殼者何也欲以自衛也而人求而鑽灼之何也爲殼也翠所以可愛者爲有羽也而人殺之何也爲毛也私家有器甲欲以防盜也而王法治之閭閻閉有利口之人者欲自進也而縣官裁之可不戒哉

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妳此蓋見其美神養性如妳媪也夫兩葉塞耳不聞雷霆以其專志也專志既過不覺睡也

趙簡子沈嬾激於河曰吾嘗好聲爲吾致之吾嘗好賢士而室爲吾致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爲吾致之吾好宮嬾激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黜吾善也夫簡子者能善善惡於臣矣

有人以人物就問司馬徽者徽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以君善士故質疑問於君君宜論辯使各得其所而一者言佳二者言佳豈人所容問君之意耶徽曰汝此言亦復佳此所以避時也

劉穆之居京下家貧其妻江嗣女穆之好往妻兄家乞食每爲妻兄弟所辱穆之不爲恥一日往妻家食畢求檳榔江氏弟戲之曰檳榔本以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物後穆之來爲宋武佐命及爲丹陽尹乃召妻兄弟設

盛饌勸酒令醉言語致歡座席將畢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曰此日以爲口實客因此而退

顏師伯要倖貴臣莫二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世祖常與師伯博蒲簺將決世祖先擲得雉喜謂必勝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擲遽斂手佯曰幾作盧爾是日貴然後使人多置忤休祐以豬淵詳密乃換其板他日淵得侍帝自稱下官太宗多忌甚不悅而手板往往入也爲殼也翠所以可愛者爲有羽也而人殺之何也爲毛也私家有器甲欲以防盜也而王法治之閭閻閉有利口之人者欲自進也而縣官裁之可不戒哉

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妳此蓋見其美神養性如妳媪也夫兩葉塞耳不聞雷霆以其專志也專志既過不覺睡也

趙簡子沈嬾激於河曰吾嘗好聲爲吾致之吾嘗好賢士而室爲吾致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爲吾致之吾好宮嬾激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黜吾善也夫簡子者能善善惡於臣矣

有人以人物就問司馬徽者徽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以君善士故質疑問於君君宜論辯使各得其所而一者言佳二者言佳豈人所容問君之意耶徽曰汝此言亦復佳此所以避時也

劉穆之居京下家貧其妻江嗣女穆之好往妻兄家乞食每爲妻兄弟所辱穆之不爲恥一日往妻家食畢求檳榔江氏弟戲之曰檳榔本以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物後穆之來爲宋武佐命及爲丹陽尹乃召妻兄弟設

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應聲也形動則影動聲出則響應此分數乃有所繫非身口之進退也

蓋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壯是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逆千里之任

夫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伎術不同也射使人端鈞使人恭登高而望臨深而閑事使然也出林不得直道行險不得履繩鑿枘者欲民之死皆穀者欲藏之儀船漏水入壺漏內虛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溺者入水救者亦入水事雖同而心異也

孔子游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內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

昔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而歌豈非達乎

夏侯章為孟嘗君所禮駕駟馬有百人之食而章見人必毀孟嘗君人有問其故荅曰臣無功於孟嘗君不敢則無見君之長也余以為不然

東方有士曰袁旌因將有適而飢於道孤卮之盜艾見之下壺飧以予之問子誰也曰我孤卮之盜艾也曰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也

太史公書有時而謬鄭世家云子產鄭成公子而實子國之子也尚書顧命衛實侯爵衛世家則言伯爵斯又非也尚書云金縢是周公東征之時史記是姬旦後又紕繆焉其餘瑣碎亦不為少

諸葛孔明嘗戰於鳳山

諸葛孔明到益州嘗戰於石室

諸葛孔明嘗戰於萬騎溪

諸葛孔明戰於石井

曹植曰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將來采史官之實錄時俗之得失為一家之言藏之名山此外徒虛言耳

曹洛下有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其夫謂夫未見此穴夫自送觀此穴婦遂推夫下穴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良久乃蘇得飯食徬徨覓路仍得一穴便前創從就覺所蹉如塵而閒杭米香咤之芬美過之千以充飢飽裹以為糧行百餘里覺所踐如蹉穴而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者昧似向塵又齎以去食所齎將盡便入一都郭脩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銀為飾雖無日月明瞼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毛奏奇樂非世所聞便語此人便隨穴而行遂至其家妻而煮之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曾見此穴夫自送觀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人當時驅墜悅悒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稍強惆悵覓路乃得一穴窗窗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寬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踐

堯讓天下不受仍次魯郡巢尚之年若干所由以其無
三代疑於序用聞之於孝武帝武帝拊牀賞嘆曰此必
不凡彌宜用之
世人相與呼父爲鳳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便當可得通
用不知此言意何所出王翼在座聞孝武此言逕造謝
超宗向侍御坐天旨云弟有鳳毛甚不曾見此物暫借
一看翼非惟不曉比旨近不知超宗是謝鳳之兒超宗
感觸既深狼狽起還內裏避之翼謂超宗還內檢取鳳
毛坐齋中待望久之超宗心懼微歇乘輿出對客翼又謂之曰鳳毛止於此一看本不將去差
無損失那得遂不見借超宗又走乃令門人密往偷之
翼然後去翼卽是於孝武座呼羊肉爲踟躕者乃其人
也超宗字幾卿中拜率更令駱人姓謝亦名超宗亦便
白祿姓名云超宗蠭蟻就官乞睞幾卿既不容謝此言
駱人謂爲不許而言之不已幾卿又走
劉摠少有豪氣家產富厚自奉養伎妾甚衆
築館穿池雅有佳趣飲食珍味貴游莫及當世之士皆
願與交摠隨方接對無不諧欵齊武帝微時摠未之識
時嘗附人車載至摠門同乘與摠善獨下造焉言畢而
辭退摠怪而問焉對曰與郎俱耶同車摠自至車後請
焉既而歎飲如舊相識齊武甚懷之
何敬容書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作攻小作口
陸倕弄之曰卿名苟既苟大攻殊不小敬容不能荅常
事衣服夏月入朝衣裳不整乃扶伏牀下以熨斗熨之
衣既甚輕背便焦灼不辯屯毛兩字之異荅人書曰吾
比毛弊時人以爲笑也不知晉國及晉朝人或嘲之曰
獻公殺賈后重耳殺懷愍卿憶此敬容曰從來所難此

故足稱匪人也
宋玉戲太宰屭游之談後人因此流遷反語至相習至
如太宰之言屭游鮑照之伎鼓孝綽步武之談孝綽浮
柱之說是中太甚者不可不避耳俗士非但文章如此
至言論九事反語何僧智者嘗於任助坐賦詩而言其
詩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何大怒曰遂以我爲狗號
任逐後解說遂不相領任君復云經蓄一枕不知是何
水會有委巷之謂任君曰此枕是標楮之木任託不覺
悟此人乃以宣誇於衆有自得之色夫子曰必也正名
乎斯言謙矣
孔翁歸解元言能屬文好飲酒氣韻標達嘗語余曰翁
歸不畏死但願仲秋之時猶觀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
楊有其二物死所歸矣余謂斯言雖有過差無妨有才
也
王思微性好潔淨每還侍中省洗浴必乞御水水清濁
與他井不異且貴水名耳
虞陵威王之蓄內也千門相似高戶如一齊前悉施木
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深夜撤燭內人有不
識晦明者動經一紀焉所以然者正以桑中之契非則
難禁柳國之下空牀多怨所以嚴其制而峻其網家人
聲之廷尉門內同於苦廬雖制捨堅嚴而金玉滿室土
木褵剸不可勝云及兇寇濟江而憑陵京邑王之邸第
遍於路左重門自啓無復擊柝之聲春服初成遂等閑
氏之飾黃金滿匱前屬九虎白璧千雙後輸六郡向之
所閉今之所開向之所聚今之所散屏去三惑可不戒
乎
昔潘君之慕號雨之爲人也號雨好學方夏置金鏤龍盤
於側而不以洗墨渝焉潘君慕之遂無冬夏置金鏤龍盤
也臨濛侯之妍也行必捻其纓顏氏學之動足而捻其
纓爲不妍也如舊此又潘君也
余以九日從上幸樂遊苑被敕押伏蒙敕板軍主新從
荊還人馬器甲震耀京輦百姓觀者如堵牆焉上諸子
之中特垂慈愛相賀相接其日賦詩蒙賞其晚道義被
稱左右拭目朋友故觀此時天高氣清炎涼調適予感
一時矣上謂人曰余義如荀粲武如孫策余經侍副君
講時季秋也召登含露之閣同時奉令者定襄侯祗舍
人庾肩吾而已曲蒙恩宴自夜至朝奉玉裕之溫入銅
龍之省曛曨日色還想安仁之賦徘徊月影懸思子建
之文此又一生之至樂也余後爲江州刺史副君賜報
曰京師有語曰談論當如湘東王仕宦當如王克時始
爲後射傾選也
余作金樓子未竟從荊州還都時有言是鍛眞金爲樓
子者來詣余三爵之後往往乞借金樓子玩弄之慮大
奇巧此則近可哈也
宋岱之雞猶解談說
昔王池國有民壻面大醜婦國色鼻鼾壻乃求婢此婦
終不肯即遂買西域無價名香而熏之還入其室婦既
鼾矣豈分香臭哉世有不適物而變通求進盡皆此類
也
參絲之紱以弦琴緩張則撓急張則絕案以下七條原本無篇名附錄於此
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存
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案原本僅存末

凡字譌據太
平御覽校補

桂華無實玉卮無當當底也今俗猶
有匡當之言也

周赧王卽位負債而逃之名爲逃債之宮今洛陽南宮
諸臺是也竊民鐵而藏之

事諸學炙魚香聞數里王僚索魚炙專諸持一利鋼刀
藏諸魚腹中持刀刺王僚者於後鉤專諸而諸隱刀刺
乳出徹後屏風僚子光忌走及葬牛手接飛燕閤閽患
之石室銅戶藏鑰備之也

漢張猛皇甫商少而善相爲御既過乃至相殺爰及出
奔故君子知愼之貌必齊莊於事爲善

王遲出爲永嘉郡羣公祖道於東亭敬子沈隱侯俱至
王云少來搜集書史頗得諸道書無復首尾或失名凡
有百餘卷皆不得而知今併欲焚之二客乃謂主人云
可皆取出共看之傅金紫末至二客以向諸書示之傅
乃發擲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賓客咸所悅
服

雜記篇十三下

殷湯取士於商賈周武取士於負薪桓取士於車轅
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
功德洋溢名流竹帛也

大器不可小用小士不可大任

周君出獵見白鴈爲羣周君鼓磬欲射道之行者其御
公孫龍下車捊矢曰君以鴈射人無乃虎狼也

魏絳請施舍積粟自公以下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粟
亦無困人公無禁利又無貪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此
蓋遠古之法耳今若開府併以濟民忽值妖賊便當東
手此劉虞惜放火所以見誅仲堪賑貧民於茲竄矣

趙簡子出畋命鄭龍射野人使無驚吾鳥龍曰吾先君
晉文公伐衛不儆一人今君一畋而欲殺良民是虎狼
也簡子曰人畋得獸我畋得士故緣木愈高者愈懼人

敎兼有云磨鼓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不見其長有
時而大積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也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爲有赤蜘蛛
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蠭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
爲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
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爲蜘蛛之隱

拜王問之對曰臣願得謁而富貴也王曰夫生殺有時
謁非羣人所得許也今倉梟以備災荒無以富先生大
官無缺無以貴先生間丘曰不然願大王選良吏以牧
之臣得瘉矣昔秋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臣得富矣大
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由不學

諸葛司馬二相誠一國之宗師霸王之賢佐也孔明起
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省任刑法整齊軍伍步卒數萬
長驅祁山慨然有河洛飲馬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
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若此人不
使之然也

已則雍梁敗矣方知司馬理大優乎

高貝鄉公賦詩給事中甄歆陶成嗣各不能著詩受罰
酒金谷聚前綵邑令邵縈陽中牟潘豹沛國劉邈不能
著詩並罰酒三斗斯無才之甚矣

事卓常飲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家開取酒
飲之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史部也遽
釋其縛卓遂與主人飲於甕間取醉而去卓嘗謂人曰
向來是二人誰之軻曰出口入耳此必大事

燕田光鞠武俱往候荊軻軻時飲酒醉臥光等往取之唾
其耳中而去軻醉覺問曰誰唾我耳婦曰燕太子師傅
作金丸

燕田光鞠武俱往候荊軻軻在席擊筑而歌莫不愛上
右手持酒杯左手執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也
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以靜東豪故往候之靜時晝寢

夢人語曰天子在門覺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適至靜
虛已接對仍留帝宿夜設粥無鹽新伏鵝卵令煮以爲
肴膳平京都以靜爲警威將軍會稽內史
元嘉中張永開元武湖值古冢上有一銅斗有柄若酒
桮太祖訪之朝士莫有識者何承天曰此亾新威斗王
莽三公亾皆以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俄而又啓冢
內得一斗有銘書稱大司徒甄邯之墓
余好爲詩賦及著書宣脩容敷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
本也爾其勗之余每留心此處恒舉燭理事夜分而寢
余六歲能爲詩其後著書之中唯玉簡最善
昔孔甲過人家主方產子占之曰子必有殃孔甲曰以
爲余子誰爲殃之及長果見斫木而傷足
高苍梧叔能爲風車可載三十人口行數百里
梁有富人虞氏財資無量登高樓臨大路陳酒博弈其
上樓下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弈者爭采而笑會飛鳶
墜屋脳鼠正中俠客俠客聞樓上笑謂虞氏以鼠投己夜
聚攻滅虞氏
宋王之鼎以烹雞多潘則淡少潘則焦
鄭泉願得五百斛船貯酒四時甘肥置兩頭謂人言死
必葬我於陶家之側百年之後形化爲土得爲酒器豈
不美哉
李元禮列列如長松下風周君巍巍如小松下風案此
本不載篇名詳文義應屬此篇謹附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
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
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
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貧貧者非富也

案此條原本無見明郎偉所輯百子金丹亦無篇名謹附於此

自序篇十四

人間之世飄忽幾何如鑿石見火窺隙觀電螢視朝而
滅露見日而消豈可不自序也
余六歲解爲詩率敎爲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
風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因爾稍學爲文
晉葛稚川自序曰讀書萬卷十五屬文
余不閑什一愴人治生性乃隘急刑獄決罪多從厚降
大辟之時必有不忍之色多所捶朴左右之聞耳劉之
亡嘗語余曰君王明斷不凡此皆大寬小急也天下萬
事況罪犯余皆寬貰之必有不遜者多不蒙宏貸也
魏文帝曰余於彈棊略盡其妙能用手巾角拂有儒生
能以低巾角而拂之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並皆一
時佳手余經蒙儲皇賚彈棊具駁犀子彭城錦石局銀
鏤香白檀牀余遂歸於不解米曾一中
余性不耐奏對案此下疑有脫文侍姬應有二三百人並賜將
士
余不飲酒而又不憎人飲每遇醉者輒欣欣然而已
吾年十三誦百家譜雖略上口遂感心氣疾當時犇走
及長漸善頻喪五男銜悲悅忽心地荼若居則常若尸
存行則不知所適有時覺神在形外不復附身及以大
兒爲南征不復繼奉國諱瞻念灰滅萬慮盡矣既感心
氣累問通人心氣之名當爲何起多無以對余以爲壯
子云無疾而呼其笑若驚此心氣也曼倩有言陰陽爭
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華譚曰肝氣微則面青心
氣動則面赤左氏云周王心疾終於童心疾卒曹志亦
有心疾殷師尚仲堪之灾也有此病近張思光居喪之
然有自得之志

後感此病涼國太史令趙敏造敢度歷三十年以心疾
卒者阮裕謂士狂者豈其余乎
吾小時夏日夕中下絳紗蚊幬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
甜酒臥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比
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曰余年十四苦眼疾
沈病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
唱之會生所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
勤玆言是也案此段又見別卷作金樓子雜記下篇無小字曰字蚊綱字甜作湎讀下無書字今詳其文義宜屬此篇校正
余將冠方好易卜及至射覆十中乃至八九嘗經至郢
州從兄平西令吾射金玉琥珀三指鐶簪遇三三妬之
履其辭曰上既爲天其體則圓指鐶之象金玉在焉寅
爻帶乎虎案後周書作寅爻帶午則爲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
物凡有三種按卦而談或輕或重又有人名裹髮紙中
射之得三三鼎卦余言曰鼎卦上離爲日下巽爲木日
下安木泉字也此是典錢裴重歡疏潘泉名與余射之
他驗皆如此也
余初至荊州卜雨時孟秋之月陽亢日久月旦雖雨俄
而便晴有人云諺曰雨月額千里赤謹早之徵也案曾鞏頌說月額下有月內多雨之細者如繼懸絲十一字吾乃端簪拂衽過復不動既
而言曰庚子爻爲世水出生於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
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子果值甘雨余又以十七日
簪何時雲卷金翅日耀合璧紅塵暗陌丹霞映□消元
陽之勢未露膏澤笳案雲卷以下二十五字原本脫去又訛爲當雨二字謹據太平御覽校補過坎之比於是輟耕而嘆曰坎者水也子爻爲世其
在今夜三更乎地上有水坎之爲比其方有甘雨乎欣

姚文烈善蹏下謂余曰此二十一日將雨其在歲淵之時余乃笑之過謙之小過既而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土非直無雨乃應開霽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　霧生猶殺河垂似帶余乃欣然案原本俄而下作果脫無星如金字下又缺三字曾慥類說載金樓子有玉李下五星聯五字疑據太平御覽校補河垂似帶又有六星聯五字疑金翅鳥即此二段中語據此校補二字改一字仍缺一字仍覺引在上段中當據以意作對語耶今未敢輒改附識於此

吾亂年之時誦呪受道於法朗道人誦得淨觀世音呪棄上王呪孔雀王呪中尉何登善能解作外典呪癰疽禹步之法余就受之至十歲時救旨賜向道士黃侯聽建安侯正立並是汝年時汝不學義余尚幼未能受年十二三侍讀臧嚴又有此勸余荅曰只誦呪自是佳仗倆請守此一隅其年末乃頹然改途不復說呪也

石季倫篤好林藪有別盧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水碓土窑

金樓子卷第六

吾金樓子後

嗚呼文字顯晦之故夫豈偶然也哉往余之乞二毋雙節詩於周太史書倉也實介邵君二雲羅君臺山越二年丁酉孫君遲舟入都余又舉以相屬已亥孟冬余客吳興得遲舟書則太史贈言久託臺山郵寄而臺山踪跡渺不相知浮沈之感寤寐縈迴將裁書以詢二雲會二雲之族靈葵至自長洲言戊戌重九二雲北上遇臺山於吳門臺山出周太史貽余書軸長尺有奇厚幾三寸授二雲轉寄靈葵曾受其書由武林寄余而余未之得也是夕遂治裝至武林求之歷五旬又二日而後得之於望江門外素不相識之人之手蓋二年以來輾轉付託閱十有餘人題緘之字已磨滅殆盡不可辨識而緘封且半敝矣啓而讀之不惟雙節贈言無恙也太史從永樂大典輯錄金樓子六卷命致鮑君以文者亦儼然在焉獨蓬以文相與忻幸久之夫需葵與余竝以衣食奔走前此之不相見者幾及十年倘非邂逅吳興余即再介二雲求之太史贈言尚可復得而所謂金樓子者勢必漸就殘佚歲月愈深人事遷遷其鳥從而得之說者謂余之乞言齋心飲沸先鑱殆呵叉烏從而得之說者謂余之乞言齋心飲沸先鑱殆呵設之顧余則以為太史表微闡幽之力與以文學拳稍古之心實隱隱焉遙相契合而金樓子之得以普本流布藝林誠哉有數存焉然則古今來文字之足以不朽者其精神不可終閟類如是矣余閒壑山歸江右後早遊道山今雙節贈言得補登集錄而金樓子以文梓入設書豈惟需葵為能不負二雲之託抑壑山有知亦且含笑地下也已

乾隆四十六年嘉平七日鼎山汪輝祖跋

金樓子六卷

梁孝元皇帝撰梁書本紀稱帝博總羣書著述詞
章多行於世其在藩時嘗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
隋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俱載其目爲二十
卷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書十五篇是宋代尚無闕
佚至宋濂諸子辨胡應麟九流緒論所列子部皆
不及是書知明初漸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故馬
騙撰繹史徵採最博亦自謂未見傳本僅從他書
據錄數條也今檢永樂大典各韻尚頗載其遺文
二南五霸一篇與說苑篇文多複見或傳刻者脗
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歟又永樂大典詮次無法
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誤合者有割綴別卷而本
篇反遺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對志
怪四篇尚存餘皆脫逸然中間興王戒子聚書說
葢立言著書捷對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
雖撮亂而幸其條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謹詳加
裒綴參考互訂釐爲六卷其書於古今間見事迹
治認貞邪咸爲苞載附以議論勸戒兼貪蓋亦雜
家之流而當時周秦異書未盡亡佚具有徵引如
許由之父名兒弟七人十九而隱成湯見有七號
之類皆史外軼聞他書未見又立言聚書著書諸
篇自表其撰述之勤所紀典籍源流亦可補諸書
所未備惟泳明以後豔語盛行此書亦文格綺靡
不由爾時風氣其故爲古奧如紀始安王遁光一
節句讀難施又成僞體至於自稱五百年運余何
敢讓儼然上比孔子尤爲不經是則瑕瑜不掩亦
不必曲爲諱飾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金樓子六卷

隋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俱載其目爲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書十五篇是宋代尚無刻佚其事迹治忽貞邪盛爲世戒附以說論勸戒兼資蓋亦雜家之流

案袁氏楓窗小牘云內庫書中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云云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是亦足徵宋之有完書也又譚廷獻復堂日記五云自謂切齒於不韋淮南之倩人而雜采子史取淮南者尤多又與文心雕龍世說新語相出入未免於稗販也李慈銘桃華聚解放日記已集二云此書於永樂大典中掇拾而成不免奇零斷綴其脫誤處亦甚多元帝爲人險薄忮忍所長不過豔詩小賦故此書大半勦襲子史中語間及文藝而立言篇有云周公效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效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余何敢讓焉幾於病狂之言又其興王篇歷敘其父武帝之爲齊明所委任后妃篇歷敘其母宣修容（云本姓石楊州會稽上虞人武帝陽姓阮梁譙作諒姚人）之爲齊少帝（蓋譏林王）始安王所寵幸可謂不識羞恥惟其時古書多存偶一引用亦足以證佐見聞如云居家治理可移於官何也治國須如治家所以自家刑國此可證孝經舊本居家理下無故字理治與治理傳寫偶異耳元行沖統言故字明皇所加信而有徵云羊雁賤者也禮見其質此足見古贄字祇作質又如世說載楊氏子答孔坦夫子家貧語此作楊子州答孔永誉書載習鑿齒釋道安四海猶天之語此作習語云四海習鑿齒故故來看候道安應曰猶天擇道安無暇得相看皆以韻語取勝戲去下兩句則無謂矣顏氏家訓敘江南一俚貴誤證蜀都賦注蹲鴟芋也爲羊字此作王翼於宋孝武坐呼羊肉爲蹲鴟即向謝超宗求觀鳳毛者後漢書張奐傳載其子猛殺刺史郡鄴商此云漢張猛皇甫商少而相善爲狎既過乃至相殺案三國志龐消傳注引魚豢典略亦作郡鄴商則此書誤也提要謂南史徐妃傳言元帝著金樓子以道其殘行今此書無之案今本既非完書而其述宣修容事有云及饋人失禮接之爾鴦每語繩曰妒婦不潭破家況復遑於此者也所云饋人猶今言室人此即斥徐妃事又志怪篇云余丙申歲婚初婚之日云云此不過一事一雨何足爲怪而備載之蓄著其兆之不祥知全書所指斥者必尚多矣其雜記篇云余作金樓子未竟從荊州還都時有言是鍛賃金爲樓子者來詣余三爵之後往往乞借金樓子玩弄之亦可爲談噱之助至其立言篇云潘岳賦云太夫人御板輿云云此則令永感之人誦之流涕玉緯案李引提要語蓋誤又案陸以湉冷廬雜識二云梁元帝於甲戌歲被害年四十七所著金樓子自言於丙申歲婚則是年方九歲耳何其早也又言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恆令左右唱之計自年十四迄於末年未及三十六之數疑必有誤此說詳人所略特錄之

四庫全書提要

劉子十卷。案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俱據唐藩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晝。自明以來。刊本不載孝政序。亦不載其序。惟陳氏載其序略曰。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歊、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序傳。稱齊末隱於定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夫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自宜別一人。又性況萬物之義。而能投擲以生心神哉。故高人變弧以向一鵠。倘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狗於好惡。則精神越躍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臟溷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經營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洛中又著金箱璧言。以指機政詞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綺麗輕靡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語詞。

劉子卷一

渤海劉晝 撰
潛州袁孝政 註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悟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悟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鑒金。而照於聲鏡者。以聲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序傳。稱齊末隱於定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夫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自宜別一人。又性況萬物之義。而能投擲以生心神哉。故高人變弧以向一鵠。倘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狗於好惡。則精神越躍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臟溷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經營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洋而水通。性貞則情鎖。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斃。國之有慾。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然而自始伊忠者。未能踰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絕。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泰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元圃之下。鴻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笔箠之憂。免刀斧之入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檜。樵人採其條。阨者伐其柯。餘有尺蘗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仇也。然而形不隱也。周鍚斷尾。猨免犧牲。文王欲殺雄鷄。縣廟其鷄。知毛色庶乃白酸其尾。恐神明不欲違物之性。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正由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始伊忠者。未能踰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絕。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泰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元圃之下。鴻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笔箠之憂。免刀斧之入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檜。樵人採其條。阨者伐其柯。餘有尺蘗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仇也。然而形不隱也。周鍚斷尾。猨免犧牲。文王欲殺雄鷄。縣廟其鷄。知毛色庶乃白酸其尾。恐神明不欲違物之性。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正由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始伊忠者。未能踰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絕。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泰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元圃之下。鴻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笔箠之憂。免刀斧之入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檜。樵人採其條。阨者伐其柯。餘有尺蘗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仇也。然而形不隱也。周鍚斷尾。猨免犧牲。文王欲殺雄鷄。縣廟其鷄。知毛色庶乃白酸其尾。恐神明不欲違物之性。

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鑒而恢通。有牛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固情之所屬。物之所疑也。是以謀拔忍人。而受其者不以爲德。身肩強飯。而蒙他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爲他。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殺而無怨。魚不畏網而畏鵜。鵜者不怨魚。利在魚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明珠。心如椎鑿。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終能穿石。規車轢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穿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明於金。聲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馬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峨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繭繰以爲絲。織爲綵紋。繢以雜色。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則才智屬於心胸。洽蚌未剖。則明珠不顯。文藻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繰。則素絲蠆於簑笥。人之不學

學者出於心心爲身之主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聰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夫兩桑掩目則冥獸無視雙珠塡耳必寂寞無聞蓼作目蔽珠爲耳鯷二關外攏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日月者何也心溺秋毫忘入清角故也是以心馳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馳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弈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卽耒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暨問笙猶之也鍾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鴈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鍾首之算皆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弈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譬無目而耳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管窺之徵而聰察聰視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掇拾芥也

仲尼遘楚見個僂者捕蟬黏之如掇曰巧哉巧哉卷耳易採而不盈頃筐卷耳菜如鼠耳叢生如蓬可煮食

魯哀卽今詩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鴝鵒之歌效人爲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劉子卷二

辯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聲音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音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承天地之運此皆涇洪悽愴感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和帝聽楚項曰五莖言其德被萬物盡有根莖舜曰六英言其德施普生自有英華堯曰咸池言其德施天下如池水周徧周人夏后氏之樂曰大夏言其德及萬物大而有節也殷湯曰大濩濩猶護也言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周人舞之以享姜嫄武曰大武武王以黃鉞誅紂之時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非苟欲悅心娛耳先王聞五聲聞當作文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播八音播猶破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非苟欲悅心娛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律管有十二月以應十二月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東北方條風東方明應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漠風通九歌之分樂有九奏九奏者九夏也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鼓夏鼙夏鼗夏是謂九德之歌也奏之圜丘君相見奏肆夏祭帝奏昭夏享先奏納夏享賓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賓醉出奏族夏是謂九德之歌也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鼙下則移風易俗凡民而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聲音不同聚水附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舞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上古之風氣敦樸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德音之樂也明王既沒風俗淺薄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鄭衛淫也故艮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破斧曲名歌者曰嗚呼岩穴之士不出幽林之鳥不下高岡君相見奏肆夏奏肆夏族

履信第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大之本、大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猶之須臾也、信之於行、猶骨之待楯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經方面、非楯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楯而行師也、是適罷士而晉冥山、鄙夫在內、冥由在非、背道愈遠矣、白圭顯性之論、誠可誦矣、今使孟說引牛之尾、孟說引時勇士尾、隨服裂、不行十步、若蟲螘之條、以貫其鼻、歷以荷綿、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忽忘所趣、何者、卜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司馬觸蜚、天下之攻劍者也、令提劍鋒而掉劍柄、必刻其指、而不能以陷脛木、而況金甲乎、若提其柄、雖則凡夫、可以陸斷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柄、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乎、后稷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雖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理處悟、雖愚愈可以立名、反道爲務、雖賢哲猶有觸害、若乎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慎獨第十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踰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爲非、是淸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墜孫孤植、不以蔽隱而獻其芳、石泉濟流、不以淵幽而不淸、人在暗密、豈以陋簡而迴操、是以戒愼目所不覩、恐懼耳所不聞、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遵戎不以昏行變節、(高亨云、知大夫夜坐聞車聲、輒變節、全國而出、過閭復有聲、公問人人曰、如此爲誰、曰過而已也、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勿於石室、君宜之禮不替、(越王勾踐入石室、顯如太宰嚭曰、被越王一節之人、范蠡一節之士、雖在窮也之現而不失君臣之禮、喜缺耕於塹野、夫婦之敬不廢、(禹爲治水、過家門而不入、三過其門、不窺其室、與妻相待如賓、斯皆愼乎陰微、杜其所以居不以峻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西北隅謂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悉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脩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己知之、而云不知、是猶鎖拖耳之智也、孔徒是起、爲善致牧、東平居室、以善爲樂、漢明帝遣使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吾前世作治未能樂其吉政、人心、歸意放逸者可比故身沒居善、則內無使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

貴農第十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耕且正、蠶桑婦勤、陽氣憤盈、土木脈發、天子親耕於東郊、(用上丁日后妃躬桑於北郊、用上巳日、)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土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德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爲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綺縠、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

害、則塞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爲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橈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脆之華、以救飢爲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爲和璞、砂石皆變爲隨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誓日之鑑、代月之光、結於無用也。何異盡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爲本也。補雪嚴嚴、苦蓋不可以代裘、菅蒯也、菅無布帛可衣、唯衣蒯藁、藁者、女人之衣曰藁、今江東亦呼蒯爲菅也。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糧。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螣、食根曰蟊、食葉曰蠈、此四蟲者、皆爲人害也。一時爲災、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重重其所憲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桀紂之人生便姦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德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或者以爲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仁貞、漢文節儉而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譬、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猶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安嬰躬儉、猶曰國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蒲邱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由隆谷窪、若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若取其多者、以爲之節、今觀言者、當順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義也。

劉子卷二

愛民第十二

天生萬民、而立之君、君則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治陰陽爲本、君之化民、以政教爲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饑、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渴無杯瓦之魚、十適無威褰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由山於是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緩矣、小絃弛矣、大小俱急、則兩絃俱絕、是褰傷心、民勞傷國、是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酷爲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徭徙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侵犯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患也。萬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故有君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虫、不失其所、獵未殺魚、不施網罟、刻未殺獸、不前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羅羅。鳥鼠未盡、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獨施仁愛以及之、爰況生人而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死矣。昔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夙沙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壞也。人者、并木也。未聞壞肥而并木不茂、君仁而萬人不盛矣。

法術第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也。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之謂也。懸教設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以氣變萬物。氣變萬物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主以術爲神。術以神隱成妙、法以明顯爲工。淳風一扇、則人有管心、慝爲改勁、則吉凶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安嬰躬儉、猶曰國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蒲邱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由隆谷窪、若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若取其多者、以爲之節、今觀言者、當順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義也。

之人。山以一衣擬寒。舍一藥治瘧瘕也。若截一時之禮。以訓無病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兔。故伽治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爲哀也。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數成歲。國以法教爲才。晷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動於上。則治成於人。晷之運也。先寒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用寡而功衆也。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儀飽。規矩徐疾之節。故轅策不棄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轡策。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爲治也。以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容纔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要。(要作信)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一賞善罰惡。非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違於己而有勞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能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遵路。亦奚向而不濟。何行而弗臻矣。

審名第十六

言以辨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言以求理。實非得理者也。故明君課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爲是。傳猶廣而理遺乎。名猶假而實逸乎。則遇夫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成黑。則不類矣。專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狼。狼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緇。淺黃緇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青色)細似黑。則白成黑矣。黃帝使諸侯分理四方。因以爲四面。(今之方伯也。蓋之一足。必有獨脛。(蓋云周孔平日所要一足。信乎。對曰。謂六律和八音。惟一人聞之。周人玉璽。其實死鼠。周人恒璣。謂即貫日。欲實璣乎。曰。欲之。出其璞藏之。乃死鼠也。固謝不取。楚之鳳凰。乃是山雞。(今人指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曰。鳳凰也。路人弗惜千金販之。欲獻楚王。經宿而死。愚谷智見而像頭補。皆有黃公二女。竹國色。常遊人間於愚谷。自號曰愚谷史。時人聞之。以爲實然。愚人也。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齊有黃公二女。竹國色。常遊市以爲隱。故一國無聘者。齊有鰥夫。時日取之。果國色也。魯人經振。實非倫行。(振大也。孔子居首。常服之。東郭吹竽。而不知音。竽假笙。有十六管。齊宣王好聞之。吹竽者三千人。東郭高士也。四面一足。本非篤實。玉璞夙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蓋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虛實。轉名實。美惡無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劉子卷四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處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騏驥驊騮。非孫陽、伯樂不別。士之賢也。知己未顯。亦與衆流雜處。自非洞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證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滅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宵劍也。雖未陸斬蛟龍。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孔與秦人故范蠡吠於夫貲。文種鬪而幷之。鮑叔薦於管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壓而不以永日。眉陝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貧賤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苟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尚適治。不問世冑。智苟能謀。奚妨秕行。昔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壓而不以永日。眉陝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貧賤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苟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尚適治。不問世冑。智苟能謀。奚妨秕行。昔

隨之珠。夜光之璧。鷹之俟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眄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故若物無所以因。良馬勞於駑騂。美材朽於幽谷。寶珠觸於按劍。名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日千金。梁本光於紫殿。珠璧擊之下卑。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幹窮閭。而無所因。猶有爲之弊舉。先之以吹嘘。欲望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風。煎湯覓雪。豈可得乎。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使者也。故霜雁之遊。憑鼠附於蓬蒿。以擊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與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勢。託峻附高。以成其事。矧況於人而無正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則日察輕煙。蔵之將暮。則蓬卷雲中。日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紹羽於金鑑。置之於江湖。必也沈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沈。所託沈也。戚石於舟。證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測。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蚤。飛極百步。若附鷺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櫻季足捷。追越奔光。若縛披騾。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託遽也。是以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燕之巢幕。徵泥袖縗。爛若綾紋。雖陶匠運妙。不能爲之。可謂固矣。然飄旋剔幕。則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鷦鷯巢葦之莖。紋之以絲髮。珠圓羅繡。雖女子連巧。不能爲之。可謂固矣。然蚤風驟至。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烏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情。所以務其殊集。蓋斯爲美也。

心隱第二十二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illegible]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限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而行慢。性慳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傷內者也。而傷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內之於內。所無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猶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爲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善惡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俗之常情。莫不自賢而鄙物。重己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惡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

劉子卷五

法術第二十三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遭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庸愚。命至於屈。才通理塞。遇及於伸。才殊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塞之至也。非其智所避。勢屈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塞。遇及於伸。才殊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塞之至也。非其智所避。勢苟就窄。則日日雙棲。遇必處通。則聲聞俱明。故處穴犬吠。聲影數切。順風長叫。聲通百里。人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峯眺日。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增。目非暴昧。而謂見扃者。其勢塞也。及其乘風蹈峯。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攀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貿臣忽饌而行。歌王豹苦寒而坐泣。蘇秦提錐而愴遽。斯超執簞而慷慨。當彼四子變屈之時。容豈艱黑。神情阻性。言爲瓦礫。行成狂猶。髮落心憂。影銷貌悴。引嶽而當轉。噴氣則雲湧。如鼈驚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囿。非無千里之缺。萬仞之捷。然而不異鼠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睹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朱買臣。或聲重於廊廟。上卒。或合縱於六國之內。蘇秦、或騷旌於崑崙之外。班超。當斯之時也。容彩光燭。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爲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鴟之汎長波。沛若吞舟之颺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矚。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蓋之與通也。水之性惰動。鑿以堤。則波瀾而氣盪決之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杉骸爛卉。不能污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塞也。人之通猶水

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涉焉。弗能污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遇不遇第二十四

賢有常通。遇有常否。否不妨賢。通不過命。命也。性也。是於气。故有患。

危不必遇。遇不必安。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者。遇不遇也。昔齮昭侯醉臥而褰。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也。以越職之故而加罪焉。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申喜告之危。思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免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鴟陋為鼠。非廣其智。而狡猾之性。銷冰沃地。非狀姑之穢。雷出庭外。固非其罪。而狡客大慈。虞氏見滅。鄰右大慈。而射姑免。遇不遇也。齊之布士。栖志臣祭。而太公誅之。魏之下木。適代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下木之德。非有逾於布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晉仲舒智德遞代。位僅過七。田子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宿瘤迴齊。醜而豪幸。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鄙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

命相第二十五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御氣結胎。受生之時。其冥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伏羲。女蝸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殷湯。太妊夢見長人而生漢祖。溥愛感蒼龍而生文帝。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而生。文王顏微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溥愛感蒼龍而生文帝。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而生。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臆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脩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岳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燦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鼓之音。華觀察者。猶風韻之別。亦猶陰陽之相馬。覽其機妙。不亦難乎。伏羲目角。黃帝龍顏。帝舉戚肩。顓頊骿脅。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駢齒。孔子返宇。顏回垂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面忘其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牛蹏之不容鄧。景山廓澤。不齡汚穢。佐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鄉有衛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販之賢。嘉曹斗筲之吏。莫布刑罪之隸。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才也。弘景陽鄙中之大儒。雖富貴猶有褊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夏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暝。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為余子。雖故殃之。子長折薪。斧斬其左足。遂為太祝。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

以不爲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去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爲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妄治代紊。踏白刃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爲百代之銜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第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製以爲裘。譬若屬雲。皎如荊玉。此蓋衣之美也。壓管蒼蒯。編以爲苫。芰葉徹疎。累若朽穰。此并服之惡也。裘養雞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繒戶洞房。則裘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嘘嚱。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嘘嚱之宜也。下莊子之升殷庭也。鳴佩趨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吽。非不知溫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入晉繁會。使以嗷吹噌聲而人悅之。則不及鼛師倏儻之美。蜦嚥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鵠。則不如泥丸之勁也。宋鈞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鉤鐮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僵僕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訶之士。雞鳴之客。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遣軍之至。因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嘉主。莫若商訶。商訶之雅。而雞鳴之鄙。雞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揆一也。楚之市儉。天下之大盜。而能卻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興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詘李孫。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興之較辯。不至忿懼而逃還也。大盜設佞。民之殘害。無用之人也。苟有士衡。猶能爲國興利除害。劃乃明智錄才。其爲大益。豈可棄耶。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相呼也。以大鳥喻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矧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夫秔稻之斷也。大者爲之棟梁。小者爲之椽桁。直者中繩。曲者中鉤。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高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棄材。是以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蓑笠。斯有婦姜。無棄憔悴。此之謂也。

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決圓。矩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銳必背。輪者所以轢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鈍。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外而用異。而適用則均。今處繒戶不御趨。非惜惡之炎。有餘也。冬不臥簟。非怨鑪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裘。秋露溥葉而剔箄席。白羽相望。組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懵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捐文。士用各有時。本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爲人用。文武異材。並爲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盥。或早撮湯。其器方圓形體雖異。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繼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異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十本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證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爲績平焉。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爲黔首誅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滅。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未若戴金冑而援犀甲也。贏項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慚恧。一世之間。而文武迭爲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用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

情.得實之論也.

均任第二十九

爲有覓隆.盈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所處之分.鍾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芽茨.榛棘之柱.非輕之任.輕非重之侗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輕載重.則致陨覆之害.故鵬鵬一翔.橫扈寥廓.背負蒼天.足蹈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騏驥一躍.馳光萬里.絕塵躡徹.有迅足之勢也.今以黃雀之羽而摩冲天之卵.而脅雞能伏之.夫蓋與蜾蠃.俱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蓋大越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夢處位.雲霧雖密.蟻蚋不能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愞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雞之歎.尹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屈也.故舜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盈任而授卻.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愼言第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論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薄蝕之變.地文失.則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必有偽身之患.故口者.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之關鍵.關鍵動.則門戶開.則言語出.出言之善.則千里應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己.不可追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愼其關鍵.以密言語.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所以警愧言.防口過也.口舌者.患禍之宮.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止.矢一離絃.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誡樞機.詩刺言語.皆前聖之至愼.後人之延鑑.明者愼言.故無失言.闇者多言.自致害滅.昔智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蹤其朋.輕言.自致害滅.昔智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蹤其朋.故無失言.闇者多言.故無不敗.魏武論語於黃雄.玄德遺其七筋.是以頓爲機器.師不愼言也.昭侯與策彘公謀.而終夜獨寢.虛夢言露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人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行.口無過言也.

貴言第三十一

越劍性銳.必託桃砧以成純鈞.楚柘質勁.必資撓檠以成彈弓.人性雖敏.必借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爽不平也.撓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修也.髮之所以理.玄櫛之功也.行之所以策.善言之

束.心閑於自炤.則假言以策行.而之所以形.明鏡之力

愼隙第三十三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于意表.積怨之成.

在於盧外。故其來也。不自悔其成也。忽不可防。防忽不密。
跨皇堂而好頭燄者。輕于小也。雷霓具作。雖暖噫能安。輕
微細之危患。每最輕微。慄慄焉若朽索之馭六馬也。鴻毛
輕微。能散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潰。必因其隙。
朝之毀折。皆由于蟄尺蝎穿是。能漂一邑。丈煙
泄突。致灰千室。忽之始也。微於纖毫。及其爲害。大於墻劓。
曰。忽豈在明。不見是圖。故忽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滅。
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忽之所生。不可
損推。禍之所言。非可慎測。或忽大而成小。或慢輕而至重。
善雖興之實多。必忽其少。則慊望之情生。躁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竅作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
飛石。挹水盪木。而人血脈不爲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逕。
毛髮不拔。及中機肩。以爲深疾。大不爲害。小而
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漠洞冤說。貫高之逆。魏后
操泄張繡之讎。韓信割少年之辱。安國將用
甲之慢。此皆過英達之主。寬廓之矜。得以深忽而不爲慮也。
其善豈非實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謙也。口雖不言。未免矜伐。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謙。故夏禹吕言。
伐之閭者。皆以小害易忽之事。以至於大患。觸之至也。人
自生之。禍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
利同鄉。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虛者。嶄嶄之門戶。動
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愼也。

劉子卷七

誡盈第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卽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
積則損。財聚則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恆情也。昔
器焉問守者曰。此何器。曰。正坐之器。曰。吾聞盛則欹。中則
弟子曰。試注水焉。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
益喟然而嘆。子夏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
識類。視猶而如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溢滿之危。處
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處壯而
弱。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
盛大而心逾降。勛蓋天下。而情逾抑。不以德厚而矜物。不
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
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餒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于謙
能望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
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辯施第三十七

夫山草非爲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栖之。江湖非爲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爲人植恩。恩積而人
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入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

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令富而儉吝。貌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疎慢。非行之失。彼情變也。策驅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廻。海水掀沒。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遏之。富而取物。德不爲難。貧而儉嗇。行非爲過。天之道抵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烏。彭蠡之濵。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餅巧求。執碓求火。(舊似脫脚可爲庸人耶。)婦人不怪。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得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而惠人。衣不蔽形。何得廢體而施物。非性儉慳。不足故也。饑催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婆及四隣。不賑朋戚。人之惡。惠及四隣。人之善。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繫于饑穫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匱乏則仁惠廢也。(舊脫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求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買嫌。藥望人信之。實爲難矣。

和性第三十八

夫歐冶鑄劒。(越王時。性兼名干將。邑能歐冶鑄劒。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劒無折。必加其鍚。欲劒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鍚質柔。剛柔均平。則爲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漆急則弗牢。均其緩急。使之調和。則爲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慬。緩者悔於後機。(舊也。急者敗於慢促。緩急古縣反。)故鍜劒者使金不至折。鍚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慬。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慢促。故能劒器象善而性氣淳和也。昔徐偃王軟而國滅。(周穆王四巡狩。聞徐子僭號。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緣襯。不忍鬪。北走彭城。將死曰。吾輕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奏簡公慬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昔陽處父以純剛取害。(晉大夫。姓太剛繼。後被晉君所殺。鄭子陽以嚴猛致斃。鄙君性太嚴猛。後爲臣下所殺。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覓而招敗。鄴莊公懷而自嗣。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六國時爲鄴令。董安子性緩。帶絲絃以自急。(晉臨太守。彼各偏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和。剛柔均。人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强慬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强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强。强弱相參。緩急相弼。以斯等性。未聞誤物而有悔悋者也。

殊好第三十九

巢棚河房。珠璣玉屑。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棲。鑽石鱗鼈。輪齒乳結。猴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穀菽六。蓏瓜瓠。蔓成迤溫。人之所樂也。獸圈而振。懸瀨碧潭。潤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懼。飛鼯甘焬。(飛鼯好食火煙。走貊美豬。歐如食蟻。鵝日嗜蛆。鳥似雞。高三尺。亦曰鵕雞。人好熬麥。食草口嚙食。來曰麥。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貌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憎燋。履水知溺。此之巖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爲白。以羽爲角。以苦爲甘。以臭爲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鉛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顏玉理。眄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嬰媿。毋之難親。

醜貌也。不易蓉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賀陽文之婉委。炮羔煎鴻。膾鰌臛熊。(鰌是龜鼈。臛是龍一節。熊掌也。爰熟以蜜淹之可食。衆口之所嚮。以其味美故也。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發楚揉菱。皆是世之衆耳之所樂也。而遽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聽鄭衛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鄧金玄悅。(指靜通香。春蘭秋蕙。蓋是香草。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芬蘭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凝苦成甘。移角成羽。佩貓蒜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劉子卷八

兵術第四十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强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神農世衰。諸侯相侵。莫能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而蚩尤作亂。不用命。乃徵師戰于涿鹿之野。擒殺蚩尤。顓頊戰于不周。(共工氏與顓頊爭於不周。共工氏與顓頊戰千不周。干氏數綸以頓觸不周山。)堯戰丹水。(木名。舜征有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戚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夏詩有愆。(有愆氏臧侮五行。怠棄三正。啓召六卿以征之。大戰于甘。殷攻葛伯。(葛伯鳧鳴。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緣襯。不忍鬪。北走彭城。將死曰。吾輕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奏簡公慬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昔陽處父以純剛取害。(晉大夫。姓太剛繼。後被晉君所殺。鄭子陽以嚴猛致斃。鄙君性太嚴猛。後爲臣下所殺。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覓而招敗。鄴莊公懷而自嗣。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六國時爲鄴令。董安子性緩。帶絲絃以自急。(晉臨太守。彼各偏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和。剛柔均。人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强慬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强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强。强弱相參。緩急相弼。以斯等性。未聞誤物而有悔悋者也。

殊好第三十九

巢棚河房。珠璣玉屑。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棲。鑽石鱗鼈。輪齒乳結。猴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穀菽六。蓏瓜瓠。蔓成迤溫。人之所樂也。獸圈而振。懸瀨碧潭。潤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懼。飛鼯甘焬。(飛鼯好食火煙。走貊美豬。歐如食蟻。鵝日嗜蛆。鳥似雞。高三尺。亦曰鵕雞。人好熬麥。食草口嚙食。來曰麥。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貌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憎燋。履水知溺。此之巖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爲白。以羽爲角。以苦爲甘。以臭爲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鉛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顏玉理。眄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嬰媿。毋之難親。

兵術第四十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强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神農世衰。諸侯相侵。莫能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而蚩尤作亂。不用命。乃徵師戰于涿鹿之野。擒殺蚩尤。顓頊戰于不周。(共工氏與顓頊爭於不周。共工氏與顓頊戰千不周。干氏數綸以頓觸不周山。)堯戰丹水。(木名。舜征有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戚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夏詩有愆。(有愆氏臧侮五行。怠棄三正。啓召六卿以征之。大戰于甘。殷攻葛伯。(葛伯鳧鳴。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緣襯。不忍鬪。北走彭城。將死曰。吾輕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奏簡公慬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昔陽處父以純剛取害。(晉大夫。姓太剛繼。後被晉君所殺。鄭子陽以嚴猛致斃。鄙君性太嚴猛。後爲臣下所殺。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覓而招敗。鄴莊公懷而自嗣。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六國時爲鄴令。董安子性緩。帶絲絃以自急。(晉臨太守。彼各偏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和。剛柔均。人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强慬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强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强。强弱相參。緩

別九地之勢。若山陵之戰不逮高冰草之戰不涉深。平地之戰不涉遠。險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禁過。故智者總通達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瞽師教誨之所成也。鉤鎰不爲巧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負者。習與不習也。閭閻習武。齊遣孫臏往救。兵甚不疲。逸於馬陵。陰陵陷兩白刺而害曰。寇消我知齊軍怯。遂齊軍。感

句而取。至則與鶩馬均矣。急所以爲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爲妙者。以其應時而知也。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盧而插矢王屍。吳起相楚用法嚴峻貴戚盡欲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起。起走。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太子立。盡誅射起而并中王尸者。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戟擿子路。兩虎。魯人守之。虎曰。汝能放我。我自逸汝。於是得出。遂曳戈以偪守門者。謀不斯須而營德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再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雎在魏。被讒折脅擯齒。伏匿更名姓。入秦。拜爲客卿。因間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太史公曰。秦所以藩帝於天下者。穰侯之功也。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權寵之臣乎。鼂錯之穴壘垣。中居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錯誠以侵削諸侯。爲自繇所宜。不用疾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藉奏以憧穿宗廟垣爲門。請誅錯。帝曰。錯所爭非眞廟垣。乃外攘垣。且我使爲之。爲錯所賣。歐血而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隳曰。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也。

觀量第四十四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持。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故仰而其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虱。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睥掩於針虱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損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遠志廣度。亦可知矣。窶以明之。夫視僬僥之節。僬僥國人長三尺。知非防風之脛。防風國人長四丈。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非小於豹也。故視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以蹄涔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衆寒子也。折薪而爨。楸朱也。非苟爲艱難。由性偏惓而細辭也。俎豭不學一藝。少時學之不成。士學劍又不成。梁惠施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用兵法。韓信不營一飡。不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非其心不愛飡。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緩細業也。管文種米。竹子植羊。非性閒蠶。不辯方隅。以其志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簪。而即知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夫釣者雖有登華纖綸。芒鉤芳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罾罟爭多。詹何古之善釣者。一繩爲綸。屈針爲鉤。半米爲餌。垂於深伽之淵。獲盈車之魚。戈者挾緊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海盲之巧。不能與羅鶡爭獲。鶡其楚國善射飛者。何者。術小故也。江河之流。爛齒漂脣。縱橫接連。而人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櫨樟之植。百尺而蔭柯。其何故與。爵祿者。士之所急也。必剋效而煩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蔽之。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大者之悔。則滋潰而無涯。偏人之怙。必剋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覓隆之量。斷可識矣。

劉子卷九　十五

隨時第四十五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爲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不如興之短綆。不能救生死哉。是以中國之心。曉曹明不製裘。人首不加冠。足以采中國之心。隨時不可也。貿章甫者。不適閩越。二國名在海南。衛亦閩越。斷髮文身。鳥喙也。草屨也。不入跣狹。徑幸弊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大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大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梁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也。非今日之所宜行也。故其言雖仁義。未可全行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匿。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婦以之椎代。

非銳筭之不美。無用於彼也。庖丁解牛。適俗所便。皆文時處宜。秦俗
其學屬龍圖。荀乖世務。雖有妙術。猶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効忘
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illegible]。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盛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哙爲義而滅。夫倒矣亡滅。暴亂之所招。而此以
仁義儒墨而退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

風俗第四十六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
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爲之風。是
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淫。其俗輕蕩而
有哀公之徐化。其俗奢侈以誇競。陳太姬無子而好巫覡。其俗事鬼神以祈福。太姬用往王長女爲陳侯
夫人。好事鬼欲求後嗣。國人皆效之。遂丹絺客納勇士於後宮。其俗侍妻妾於賓客。無丹使荊軻殺秦王
結爲賓客。禮納後宮。妃媵侍之。燕國習以爲常。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爲俗也。越之東有輕沐之國。其人父
死即負其母而棄之。云是鬼妻。不可與同居。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鄙之南有暎人之國。
其親死。拆其肉而埋其骨。謂之爲孝。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煙上燻天。謂之升霞。胡
之北有射姑之國。其親死則棄屍於江中。謂之水仙。斯皆四夷之異俗。無足怪也。是以先王修風俗之不
善。故立禮教以革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移俗易而天下正矣。

利害第四十七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其利而避害。愛得而惜失。物之恆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
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惜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爲害。害之爲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
可與談利害而論得失矣。夫肉燃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痤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爲之者。以小痛來
而大痛滅。則細害至。且害除也。饑而借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皆怡性。必爲後患。薺蒲菅草
去蚤虱而來蚰蜒。百足蟲也。焚石止齲齲之痛而朽才根。躁痛雖便。必爲生害。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
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墳胸而不敢破。蟲尾蟹跗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奇。以破斫之患疾盛也。既酒盈
厄。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錯金在爐。盜者弗掇。非不欲也。溺而灼爛。虎兕在前。地
有隨珠。路侯珠也。雖貧如盜蹠。柳下恥。則手不暇拾。懸設向心。路有西施。吳王妃也。雖富如景陽。益人
仕王大夫。則口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然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昔齊有貨美錦於市。盛於衆中而
竊之。更執而問曰。汝何盜錦於衆中。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
門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雀也。[illegible]。月虧而蚌蛤胎。月海即珠生。月明要成蚌。山海經曰。月生而蚌蛤滿。蚌
風至而酒盈罌。罌含蘇而商絃絕。新殺祭而奪穀缺。龍舉一井而雲翔九天。虎嘯一谷而風馳萬里。陽燧
乃玉乘圓。王勿知之。宮我倫玉乘於是挾彈而退。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聞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辟不

利害第四十八

禍福同根。瓜葉其域。禍之所倚。反而爲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猷之所
以爲猷。猷之爲猷。福之爲福。猷

在寧面太陽火方珠運振而少陽水類感之也。簑應于月而颸風起。鼈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鐵蠶不動而魂自鳴。旦旦明也。士安未布而蛾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神芒。鄧必鳴。炎精光盛。馬必長鳴。鷄鳴兔舍。金爲兵楊。馬者離合。火爲武神。干戈戢興。介蟲將動而禽獸應之。鑪鳴于野。鷺應于淵。螣蛇鼾鳴於上風。蜮鳴於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投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潘。彈角則目搖。鼓舟而波涌。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劉子卷十

正賞第五十一

賞者、所以辨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公。則理失其眞。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何者。鬼魅質虛。而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不奇。形露者不可誣圖以是非。鄒以其眞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翫於眞形。則雖是而疑非。昔晉哀公遙慕穆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悕管仲之謀。不知安嬰之智。張伯松遠蔑仲舒之博。近道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穆契。安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覩俗之論。非尚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捐實。由於美惡混採。眞僞難分。投法以度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辯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爲法則。授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準法以測物。則眞僞易辯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聽鴃以樂。秦客聞之以爲悲。魯樂聞之以爲哀。信不信。人聽不異。咸王賢之。聘爲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致曰。大丈夫當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竟征西域。封定遠侯。觀其數賢。皆因資而發志。

東指而泥。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爲美玉。銅匣而藏之。此爲未識玉也。邾人爲賦。託以靈鳥。即知其非文也。故以蛙爲鯉者。唯不識其眞。以鼈爲龍者。唯不識其實。昔二人評玉。一人曰。靚。久不能歸。客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好醜相反。時時殊也。堂珠翻輾。緩以金魄。碧流光液。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睡爲焰火。非鑪幌狀移。日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鋭縱則面長。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由底行者。望猨樹如蹲。視虵虎如犬。而求猨者不上。亡犬者不往哼。知是望高目亂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以能爲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謔。曾參捋指而嚙。以擧賢之舉鋒。非有讒也。而不免於嘔謫。矣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嘻謫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謂歎息也。今建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聽達亮察。

敬通第五十二

夫趙簡者。則欲望遠臨峻谷者。必欲艱鑿。嬀墓之間便悁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爲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駿雪多積荒城之隰。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己類出寬牖之限。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賓客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悲。忠義之所聚。是以樊噲髽髮以破綈帷之賊。蘇武杖節而衛門月之珠。昌陵期能翔青雲之際。矢發則能踰白雪之嶺。秦雖多使人巡守。安能一一自見。公甘。此柘生在朝陽之地。蓼見炙猪以蓼。蝮以蓼節。節之來難。三年而始成。今用舟不知。公自不知。何欲在蓼炙哉。

敬通第五十二

夫趙簡者。則欲望遠臨峻谷者。必欲艱鑿。嬀墓之間便悁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爲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駿雪多積荒城之隰。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己類出寬牖之限。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賓客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悲。忠義之所聚。是以樊噲髽髮以破綈帷之賊。蘇武杖節而衛門月之珠。昌陵期能翔青雲之際。矢發則能踰白雪之嶺。秦雖多使人巡守。安能一一自見。公甘。此柘生在朝陽之地。蓼見炙猪以蓼。蝮以蓼節。節之來難。三年而始成。今用舟不知。公自不知。何欲在蓼炙哉。

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陟之徑也。從高趣下。駑馬之步也。騰蝯登危。飛鼯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爲貴。以難而升。所以爲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爲世用也。

惜時第五十三

夫停燈於缸。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夫天週日轉。其謝如矢。驟矣迅足。神馬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趣時。掛冠而不顧。商鞅之訪避。踵趼而不休。（老子弟子問道老聃。仲尼惆悵。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義。拯世危溺。立功垂捄。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臭腐榮華。刻絕嗜慾。破罷弦歌。取媚泉石。退不能披策樹勳。毗贊明時。空蝗梁黍。枉沒歲華。生爲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蹇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蟬近秋而悲。急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於菀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徵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若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

言苑第五十四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爲珪璋。對絲滿篋。不可織爲綺綾。雖多亦奚以爲也。信讓乖。禮遝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父攘羊而子證之。蒼梧讓兄。（蒼梧國人娶妻極美。而讓與兄。信讓悖也。）弦高矯命。（商人也。矯詐爲君命。犬禹昌言。鼠陽謀。禹拜昌言曰。讜言。誕伐順也。）詘牧圉假築。紓艱然而怒。比干侯於夷齊。怡然而喜。仁義所在。匹夫爲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爲輕。事可以必誠。理可以情通。睹秋月明而知婦思。聞林風勁而見舟人懼。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夫善交者。不以出入易意。不以生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如終。猶日月也。故日之出入懼明。月之生死同形。天無情於生死。則不可以情而憾怨。故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淵容者不憾。榮凋有命。固運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爲犁鋤。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若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等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辭有詳略。儻儻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湍瀨殊源。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爲賢。二子殊行。等迹爲仁。道者玄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教爲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揆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道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苟運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悲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故雷震必塞耳。聖鬼必掩目。爲仁則不利。爲利則不仁。故阪衆者欲歲之饑。售藥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所主。而欒紓之狗可以吠竊。故盜跖之徒。賢於盜跖而鄰仲尼。運屈而志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悔。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饑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屈到嗜芰。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脽。曾哲嗜羭。膾苦炙酸。聖賢甘之。與衆異也。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九流第五十五

儒者、安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脩敬其道。然而薄者。流蔽文繁。難可窮究也。（道者、關熊、老聃、關尹、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靜爲心。謙損爲德。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父之類也。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爲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禨數也。）（名者、宋鈃、尹文、惠施、公孫龍之類也。其道圭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放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辯。苟折華辭也。）（法者、愼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爲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墨者、尹佚、翟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謹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俾闕然而薄者。其道大鄙。儉而難遵也。）（縱橫者、鬼子、鹿慢、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譎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成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之類也。明陰陽。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猥穢叢衍。無所係心也。）（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爲犁鋤。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若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等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辭有詳略。儻儻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湍瀨殊源。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爲賢。二子殊行。等迹爲仁。道者玄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教爲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揆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道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苟運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儒門經濟長短經序

唐 梓州鹽亭縣長平山安昌巖草堂居士趙 蕤撰

長短經九卷、唐趙蕤撰。蕤光宅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於縱橫之術。爲少襲、蓋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今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並同、今久無刊本、士頗居易錄云、徐乾學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即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書六十四篇云云、案此段全襲用晁公武之言、疑其實爲僞託、是伙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晁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勘驗所存、實爲篇六十有四、疑晁序或僞寫之譌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二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三卷四篇、則有子曰而無繇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勵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勵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繇題、以例推之、當脫勵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謀、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即蕤所自作註、首或標以按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

長短。所以經綸通變者。規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爲十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鄭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爲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輒敢見聞。還機來哲。凡厥有位。幸留詳悉。

長短經卷第一 文上

大體一　升長二　品目三　最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政體八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商鞅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臣大者。以自能爲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避。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略。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畯。變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奚以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平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人物志曰。人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百任爲能。君以能官人爲能。臣以能官爲能。君以能官劉爲能。所以不同。故能君裴能也。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故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百官之事。而爲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鶡冠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器。器也。然而良醫蓄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大於地。地大也。大章不能歩。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

之通乎君道者也。鶡冠子曰。淮南子云。巧匠爲宮室。不爲國必以規矩爲方圓。爲平直。以繩墨爲曲直。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孫卿曰。大人主欲治者好中。則是君使其欲得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職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而功名甚大。此備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人主不通上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賢。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鶡冠子云。君知其事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通賢爲功也。君者。以用賢爲功也。賢謹云臣聞聖主言尚其臣。而不自遣事。故使人臣得必盡其忠惟。陛下敬幸。出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知賢。能取敗之道也。湯武一日而靈有夏商之期。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鶡冠子云。修德者王。務政者強。取人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在國富陵實。非此之謂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皆者周匝至好利返榮公。黃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利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致亡。其能久乎。後臧王巢敗。魏安釐御陰戎。葉服遷正殺。冢臣皆已。公子成父超入賀曰。臣聞天子誅于四海。諸侯誅于境內。非其所誅。不有災災。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書有言曰。弧論條中曰。此言之。夫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人爭利。乃能通於王道。是用其有者也。故稱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覽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以己能。責人之功。君之體也。賞罰必信。君之體也。仁以愛之。君之體也。威以肅之。君之體也。此十者。君之所以統臣。臣之所以事君。上下之分。不可不察。故曰。君之所以爲君。臣之所以爲臣。此之謂也。

任長第二

臣聞料才器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該茲。百行備貴衆理。乎故舜命羣司。隨才授位。漢遣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人物志曰。大體弘遠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人。則宏略而遠大。人不能識微。其論士直則指切。論仁慮則宏遠。論信則長雅。臨時務則通變。後而不及。好合之人。橘通而求異。造權謀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處靜而理小。則述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不則無命。矯亢之政宜於治修。以之治弊則幾。公刻之政宜於時亂。以之治委則巢。後倫之政宜於治寬。則失其衆。威猛之政宜於治弊。則矯而下。猶此已上皆論材也。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脅者使之負土。肭者使之推。偏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各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開土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若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吾存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器。器也。然而良醫蓄而藏之。有所用也。喙之主也。大章不能歩。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胡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

薛翁燕者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韓仲舒當戎子公馳說陸賈獻謀必無誰時之勳而顯令曰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課曰、孤恒謂云帝王用人及世授才爭奪之時當策籌先分定之後思義爲百故當文行智恩之計而貨雖李之言而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取行卑之時功多者賞厚語意固爾老子長於長性不可以臨危難而能長於理法不可以結智計自起長於攻取不可以應變化而能長於開破不可以識見是非長於辯說者不可以事暗主君子將長於明誠否不可以養人物而能長之術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閒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必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遵也。雖不能偏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貿國利九曰辯才以是諷議此皇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以孝漢魏相奏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月爲紀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敬授人事君動則以道不順陰陽。不失四時。通明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餘安此燮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梁。周於用即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遵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忠正嘉謀而無有姦心忠怨。忌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德不專爲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及者此君子也。記然不專之貌也。趣遠也。採卿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富國天下無窮財。窮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高事之終始協萬品之自然收其大道而遂成惟性明達日月化行著神下民不知其德視者不識其雄亂聖者也。言以嘉異時也。言不知其德而已。倘行灑掃異俗品論愚訓後完而已矣此由谷之士非世之士教誨之人也。指信義忠信篤倫推誠露情而已。此平世之士所好也。語大功言大名崎嶇亂世之主所好也。此都鄙之士弱主強國之人也。致功業行者之所好也。就顯澤蓋閭閻。約儉閉門。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遺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必神仙者之所好也。若人不知道而言無仁義而好兵。兵謂戰鬬攻取之事也。貪欲無窮。貪欲無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言而信。不求而得。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鈐經曰德是以懷遠信是以一異識是以鑒古才是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是以成教行是以修義仁是以得衆明是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是以務儀表智是以決嫌疑操是以固貞節信是以慎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也。人物志曰德行之名也不得雜之質也不得兼之體也不得偏之分也不得異之智則事不立若曠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權事若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斷常而不可以遲疑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先鋒力能過人勇能行之

清靜延陵公墨是也思通道化笔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陳良是也其德足以遷風俗其法是以正天下尹呂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是以止鄰邑其術足以極事宜是謂器能子產四門豹是也清節之流非是謂臧否子臯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圖道而能受一官之任錯置施巧是謂伎倆張敞酈食其是也辯給之流不能原本大義而能利口捷辭繩違矯枉有餘公正不足是謂辯給陳平韓安國是也能屈文著通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淳聖人之業而不識治亂之源是謂博物君子將長於明誠否不可以養人物而能長之術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閒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必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遵也。雖不能偏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貿國利九曰辯才以是諷議此皇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以孝漢魏相奏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月爲紀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敬授人事君動則以道不順陰陽。不失四時。通明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餘安此燮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梁。周於用即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遵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忠正嘉謀而無有姦心忠怨。忌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德不專爲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及者此君子也。記然不專之貌也。趣遠也。採卿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富國天下無窮財。窮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高事之終始協萬品之自然收其大道而遂成惟性明達日月化行著神下民不知其德視者不識其雄亂聖者也。言以嘉異時也。言不知其德而已。倘行灑掃異俗品論愚訓後完而已矣此由谷之士非世之士教誨之人也。指信義忠信篤倫推誠露情而已。此平世之士所好也。語大功言大名崎嶇亂世之主所好也。此都鄙之士弱主強國之人也。致功業行者之所好也。就顯澤蓋閭閻。約儉閉門。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遺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必神仙者之所好也。若人不知道而言無仁義而好兵。兵謂戰鬬攻取之事也。貪欲無窮。貪欲無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言而信。不求而得。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鈐經曰德是以懷遠信是以一異識是以鑒古才是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是以成教行是以修義仁是以得衆明是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是以務儀表智是以決嫌疑操是以固貞節信是以慎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也。人物志曰德行之名也不得雜之質也不得兼之體也不得偏之分也不得異之智則事不立若曠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權事若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斷常而不可以遲疑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先鋒力能過人勇能行之

而智不能料事可以爲死賢本足以爲將帥必驗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乃可以爲英强良是也氣　經曰智如源泉行

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終後乃可以爲雄雄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品雖重猶是也

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運籌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振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清快

意一呼事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帥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欲覩其亡

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

機得失之要孫武曰主孰有道　晉漢王見國衆勝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猜破愛人士之長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禮士之項鈍嗜利無恥者亦多

歸漢誠宜各主國知衆其國長天下指麾不足定也魏太祖謂郭嘉曰袁本初地廣兵强帝欲討之力不能敵何如嘉對曰劉項之不爭

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袁紹資料之繁有十勝雖兵强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有十勝雖兵弱

以逆撫公以本順以牟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故不振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

旋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耳公外簡易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能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計少決臨事而懼公策得則行雖

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寵高議清論以收名譽士之好言辭外者多歸之公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之不爲虛美以倫本下與有

功者無所愛生之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情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

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洽也此仁勝七也紹以大臣爭權議言

惑亂公御下以道法行之而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止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勞不知兵要公以

少克衆用兵本末自古之敵人莫之此武勝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紹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恩兵多而分畫不明將

驕而政令不一土地廣糧食雖豐適所以爲吾奉也論皐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令雖強終爲所擒

曹公有雄才通略決無疑法　將孰有能　袁紹率大衆度許孔融謂荀或曰袁本初兵强地廣其謀臣爭權議言不

一而眞綱盛能濟大事也　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決其兵始鑿鋒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令不整知而賞罰

而犯上許敬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因知後事許攸貪而犯法必不能納不納必爲變紹良文醜

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後許攸貪不奉法審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顏良臨陣授首田豐以諫死皆如或所料也　吾以此知

勝之謂矣

知人第九

臣聞王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漢光武聰鑒之主也譬於旃裘弊於旃裘事孟德知人之哲

也弊於張遼何則夫物類者世之所惑亂也故曰狐者類智而非智也　狐音白舒反慢也　遼者類智子而非智子

也遼者偏勇而非勇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秀之幼似禾曜牛之黃似虎自昔疑象斌俠偏

玉此皆似是而非也　人物志曰物誠似視而宜信多易假能而無效建設似情而去遂詞者似矯而非直

但忠而退違曲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有大機設桑而有功大智似拙而內明博變似庸而篤厚正

貌愿而愙有長若不肖　長音竹兩反　有順慢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狂太公曰士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

盜者有外貌恭敬中心傲慢者有精精而撫情者有威威而無成者有如敢斷而不能斷者有恍恍惚惚

而反忠質者有倭倭施施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內怯者有夢夢而反易人者無使不主無使不遂天下

皆以爲賢聖人所貴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　桓譚曰大貴器之異使若

勞之與見何得不知其然

本也。夫則觀察爲證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證。體端而質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主幹旺生。爲信之基。基也。夫能之幣有如此者矣。若喜怒以物而心變易。亂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變動。惱之以威而氣悵懼者。是謂心而假氣人也。又曰若指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而不決者是情弱之人也。設之以物而數決。驚之以卒而屢應。不文而慧者。是致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爲義之決。決不勇敢。不能成義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徹。通徹也者。智之原也。水流成注。爲智之原。原不通徹。不能成智。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故曰。直而不剛則木。木強徵絆。失其正色。勁而不精則力。百鬲絕脈。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己自是。蔽於愚惑。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蕩然失紀。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也。明暗之質在於精。精者質之本。故精通則質明。精濁則質暗。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也。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強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幹。故骨植則植強。骨細則植弱。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陰氣沖決於靜。慘懌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懌也。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故儀衰由形始。姿正由形備。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故姿動則容態也。緩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故心忽則言緩。心偏則言急也。考質察平。淡中容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崇容直。則純粹之德也。夫人有氣。氣也者。謂誠在其中。必見諸外。故心氣纖泌者。其聲沈散。心氣麤獷者。其聲飄獷。心氣寬柔者。其聲溫潤。信氣中易。義氣時發。和氣朗暢。勇氣壯立。此之謂聽氣。以其聲處其實。氣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成聲乎聲聽其聲察其氣。考其所爲皆可知矣。又有察色。察色謂心氣內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誠智必強之。是誤嫉人也。誠曰。劉備以客見諸葛亮而賢之。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觀低而作數。益形外漏。非心內疑。必曹氏刺客。後果然。夫姦人容止大抵如是。何晏夏侯元鄧颺等。求交於博覽而不納也。或怪而問之。服曰。參物志大。其業個合庶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諺云。有爲而無爲。外雲名利。內無求。言面給前多言多敗。證給前而無功。以言觀此三人。皆敗德也。遠之猶恐譏及。況昵之乎。後皆如驗。言大給者之行。有如此也。此之謂考志。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聰重。志欲宏大。心欲廉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聰重所以濟德宇也。志大所以苞衆善也。心小所以慎微過也。故精微之人。觀其所見。則識其所存。聰重之人。觀其所聽。則達其所蓄。志大之人。觀其所興。則知其所至。心小之人。觀其所忽。則見其所忌。是謂觀精。孫卿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兼服人心也。以義師事伐乎仁而誅利者也。小人之榮耳。爲是稱大君子之門乎。若問則不對。詳而考志。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聰重。志欲宏大。心欲廉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聰重所以濟德宇也。志大所以苞衆善也。心小所以慎微過也。故精微之人。觀其所見。則識其所存。聰重之人。觀其所聽。則達其所蓄。志大之人。觀其所興。則知其所至。心小之人。觀其所忽。則見其所忌。是謂觀精。孫卿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兼服人心也。以義師事伐乎仁而誅利者也。小人之榮耳。爲是稱大君子之門乎。若問則不對。詳而考志。慎容貌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德也。心大志小者。拘愚之人也。又有測隱。測隱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讓而大爭。言愚以爲實。僞愛以爲忠。好施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諺元萬有爲而無終。外雲名利。內無求。言面給前多言多敗。證給前而無功。以言觀此三人。皆敗德也。遠之猶恐譏及。況昵之乎。後皆如驗。言大給者之行。有如此也。此之謂

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夾。求志無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變而能治故。窮而能達。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貴恭儉。而能威嚴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或曰。無祿之賢不幸。後世不稱。孔子曰。所繇乎是知則基儉者必在於富貴人也。有隱約而不慍。安樂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思愛以事親。情乖而不叛。力竭而無違。曰忠孝者也。此之謂揆德。相論曰。夫帝王之君歷代相延。莫不慕聽王之任賢。惡亡國之失主。然猶授在匹愚。破亡相屬。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本。而觀之以末。故也。故人物志曰。清節之人。以厲正爲度。故其歷索材也。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遠。術謀之人。以思謀爲度。故能識策略之命。而或失遵法之良。伎儀之人。以遵功爲度。故能識遵趣之功。而不通道論之化。言語之人。以慧捷爲度。故能識捷給之變。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凡此之類。皆謂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識有諸說。則亦能兼達衆材矣。又曰。夫務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輔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不可不察也。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識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盡與遊處。何以知之。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欲觀其三材。故不假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衆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變動而與之言乎。其爲人也。務以流遁。材人之所長而爲之名曰。如是者。雖口好臧否。人之主也。卿武也。不足以當之。即殷賦蟋蟀。蓋謂此也。是故仲尼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誠。蔽在無謀。此偏材之蔽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無信。以明爲假之難保。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舉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察相第六

左傳曰。周內史叔服如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牧子。穀也。豎下。必有後於魯國。杜預曰。卿下謂面方也。難伯早逝。孟子從。逍孟。逍孟。逍孟曰。七子從君以觀武也。諸侯賦以觀德。君賦子展賦棠棣。逍孟曰。善哉。人之主也。卿武也。不足以當之。即殷賦蟋蟀。逍孟曰。善哉保家之主。吾有望矣。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二不忘降。印氏見次而樂。而不荒樂以安人。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漢書曰。高祖立澤爲吳王。已拜。上相之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耶。天下一家。慎無反。經曰。眉上骨斗高者。名爲九反骨。其人恒有危難之志。又曰。黃色繞天中。從是際通兩耳。兩眉下各數黃色。其中正上復有黃色。直下鼻者三公相也。若下眼有此色者。能殺君矣。春秋左氏傳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豺目豕喙。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後謀反。以宮甲圍成王。王熊之。又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人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遂曰。猴子野心。是爲猴也。民可畜乎。子良不可。後果反攻王。楚王鼓而逐。遂滅若敖氏。又曰。晉韓宣子如齊。見子雅子。雅子謚名其子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杜預曰。言子旗志器元也。後十年。衆奔周。盧王之弟鬱李。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怒。謀於公。衆朝執銅鞮伐之。括出。公子怒。謀於公。衆朝執銅鞮伐之。括出。公子怒。謀於公。衆朝執銅鞮伐之。括出。

畜牧飲食也。若夫權骨纖起，脣色潤澤者，九品之候也。又曰，腰脚相稱，脣齒纖厚，及高視廣步，此皆九品之候也。大色須厚重，據須長，故經曰，面如垂囊，行如怨鬼，此皆富貴人也。凡稱天公候將相已下者，不論九品也。輔骨小見，鼻准微端者，八品之候也。又曰，胸背微豐，手足悅澤，及身端步平者，此皆八品之候也。夫鼻須洪直，山根斷續，顴厚如鞭形，手足色須赤白，此皆富貴人也，故經曰，手足如綿，富貴終年，手足厚好，立使在傍也。輔角成稜，倉庫皆平者，七品之候也。又曰，胸背微豐，手足悅澤，及身端步平者，此皆七品之候也。夫頤須粗短，手背須纖長，語須如笑及旦，此皆貴相也，故經曰，額角高發，顴位隆重，成頤圓，粗，富貴有餘，牛顧虎視，富貴無比，天倉滿，得天祿，地倉滿，腮酒肉也。天中豐隆，印堂端正者，六品之候也。又曰，腦起高方，子厚，腮頤及聲洪者，名曰天城，周而無缺者，大貴，中缺者，門者，侍三公，夫聲者，須深實，大而此皆六品之候也，夫人額上連天，中下及司空，有骨者，肉如壘者，名曰天城，周而無缺者，大貴，中缺者，門者，侍三公，夫聲者，須深實，大而不濁，小而後彰，遠而不散，近而不亡，餘音激激，似若有至，宛轉流利，能回龍，能回龍，長此善者也，富聲重，大洗鹽，齒聲堅，勁，盧聞，長，通徹，徹聞及聲洪

者。蓋害人也。眼睛陝狹者。回心人也。黃色雜而光彩浮者。心不定也。下脣掀厚者。貪人也。土地不澤者。愚戾狂人也。赤黑而光彩端正者。剛決人也。精神清光不定。野人也。二目皆白而端定者。好陵適人也。鳥多死而不驚。猿猱而光彩澄激者。輕進而作人也。牛性人也。精良

與我赴諸侯乎。哲執使排班。默而不對。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矣之於己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嗚嘻有餘粟。是君之過一也。果園梨棗。後宮婦女以相提拜。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過二也。綾紈綺穀。美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絲。是君之過三也。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千將用之。不亦難乎。燕燕曰。是燕之過也。語曰。夫人同則者相見。同德者相謀。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聲同則處異而相應。韓子曰。趣捨同則相是。趣捨異則相非。何以明之。楚威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人衆庶不譽之甚。宋玉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鳳上擊九萬里。翱翔乎窮冥之上。夫蔣雞之鷇。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津。夫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夫聖人瑰琦意行。超然獨處。所施才者。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陰陽四帥。則離朱與瞽瞍收。察惡最東秀。則夜光與砆瑀是以才與世則俱困。功與時而並勉。以此推之。何使假無鳴鐘之聲。而知音者相見。同聲者相聞。申子曰。趣捨異則相非。趣捨同則相是。趣捨之事。何伊尹有辛之德。臣周無牧野之師。則太公消紂之源者耳。豈能物名帝嚳。能順天用乎。故曰。賢不肖者才也。遇與不遇者時也。誠哉是言也。黃石公曰。離其英雄。則敵國窮。夫英雄者、國家之幹。士民者、國家之本。幹弱則本搖。本搖則枝葉顦顇。國家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語曰。知人則哲。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說燕王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之人。強掩弱詐欺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國於不傾之地。有德也。周武王問於尚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爲此奈何。對曰。攻守同道。而和與謀其佃也。故曰。和可以守。謀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謀不可以攻也。故曰。凡人所貴。聖人所賤。信矣哉。語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之人。強掩弱詐欺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國於不傾之地。有德也。周武王問於尚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爲此奈何。對曰。攻守同道。而和與謀其佃也。故曰。和可以守。謀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謀不可以攻也。故曰。凡人所貴。聖人所賤。信矣哉。語曰。知人則哲。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說燕王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之人。強掩弱詐欺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國於不傾之地。有德也。

政體第八　論曰。夫政理得人則興。失人則毀。故首簡才行。次論政體焉。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之人。強掩弱詐欺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國於不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問於尚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爲此奈何。對曰。攻守同道。而和與謀其佃也。故曰。和可以守。謀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謀不可以攻也。故曰。凡人所貴。聖人所賤。信矣哉。語曰。知人則哲。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說燕王曰。

所長。文子曰。力勝其任。即舉之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之不難也。即必死之路。破周密也。或曰。仁不可推。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曰。天長地久。不可言。信

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士疏。賞缺士不爲用。左傳曰。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能行此乎。施而得當。而霸諸侯。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子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郤溱佐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生穀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信。入而賞從原之民。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人聽不惑而後用之也。袁盎成錯宋國一貴而知文之數也。此五霸德也。故曰。理國之本。刑與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使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政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治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故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故聖人之治。以刑輔德。以威助化。以脅濟威。以刑助脅。刑德之用。各隨其時。或曰。王霸之道。既聞命矣。敢問高光二帝。皆拔起壠畝。蔓夷崛強。並功有餘而德不足。武帝贊曰。漢承百王之弊。論者以爲德薄。孝武初立。卓然有意於功德。而不克明。晚節窮侈極欲。信神仙之虛誕。冀延期於不死。巡遊海內。興事動衆。使天下財力耗竭。百姓離本。流散非所以子育黎元。保乂王國也。孝宣繼統。厲精思政。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文章爾雅。溫潤恭儉。出於自然。雖有大志。抑而不伸。以至於衰。豈不惜哉。

封神論曰。神農周後。軒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選。世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基儉。以齊斯人。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推此而言之。彼漢武余思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之變。漢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漢昭委任霍光。二主孰爲先後。

魏文帝曰。周成王體聖考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血。周郎爲保傅。呂望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是能服魏之利。趙王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慈虛。以致斯哉。然其臬則相者導儀。口賦威容之美。耳傾德義之聲。所謂洗清玄流。而沐浴清風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至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漢昭父非武王。霍光之誠。豈將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覺哉。使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蹈黃中之妙理。籍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精厄會之運。殷爾害發。赫然神舉。詹武略以懷暴。興義兵以掃殘。軍未出於南京。葬已殪於西都。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宣仁以和衆。遵德以來遠。故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嘆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成昭約。年而立。易世而化。貫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儔歟。虞南曰。漢宣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留心聽政。操行則無穢。宰事則勢微。論輔則臣弱。宰能握乾剛之休徵。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銘其休烈。詩書載其懿動。故曰。光武其優也。荀悅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值秦政虐刑。天下土崩。而取天下。不由庶庶之禪。不階湯武之士。能興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驅沿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遠向天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專有此業。未嘗有也。非凡俊之才。寬明之略。歷數所授。神祇所和。安能致功如此。於是始建封爵之制。有自來矣。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父老大悅。此百殺刑之義也。文帝即位。除誹謗妖言之令。去肉刑之法。蠲租稅之半。百姓歸心。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誠可謂仁平對曰。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溝者也。非小不忍。則亂大謀。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則謂之不仁。故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故聖人之治。以刑輔德。以威助化。以脅濟威。以刑助脅。刑德之用。各隨其時。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貞守文之道。王平。

或曰。班固稱周云成康承文武道跡。以周召爲相。化篤厚之風。因基仁之德。疾風假草。未足爲喻。至江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嬴之弊。猶行存者。太宗體弦仁恕。天下安乂。若令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爲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惊惊乎庶幾近於王

酬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窮義足以禁邪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治亂安危而希於官人王十煬與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昔者晉之使人王叔如雒裴頠師傅班如戎昇書如史館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理乎昆侖帝改政令則天下之事必詳於成宜王之盛而復大其功命陛下聖德天授子受海內統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試論者未盡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臣竊恨國家輔樂成之業而崇爲此紛紛也

順陛下詳覽統業之事此守文也　或曰觀偽新王莽讓悲體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攝驕淫暴虐何先後相背甚乎莫由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成哀之際勢傾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國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業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高考爲之綜主故得肆其奸姦以成篡奪之謀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投及其窮促南面蓋非所據顧覆之勢是以海內嘉終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恐惧逼近很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自古傳所臧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爲聖王之驅除云矣王孫紘論呂寬曰子明少時孤弱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長大學問謀猷等略奇幸何以次於公境圖取關羽歸於子敬子敬善撫衆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歸而外爲大吉耳孤亦想之不苟賣也此驅除之意也　或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君孰者爲優庶是以海內嘉終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恐惧逼近很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自古傳所臧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爲聖王之驅除云矣王孫紘論呂寬曰子明少時孤弱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長大學問謀猷等略奇幸何以次於公境圖取關羽歸於子敬子敬善撫衆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歸而外爲大吉耳孤亦想之不苟賣也此驅除之意也　或曰觀偽新王莽讓悲體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攝驕淫暴虐何先後相背甚乎莫由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成哀之際勢傾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國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業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高考爲之綜主故得肆其奸姦以成篡奪之謀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投及其窮促南面蓋非所據顧覆之勢

之要。負才矜地。志懷謟黜。非肅祖之明斷。王尊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七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羣賢。因源湖之道。乘劉石之衰運。則克復中原。不難圖也。元帝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後嗣祖郎位。大將軍王敦威震內外。將謀篡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敦。敦敗死也。或曰。桓玄學敬道。爻潘大司馬名衛。謝在長離。偽楚桓玄有奇才遠略。而遂至滅亡。何也。桓玄字敬道。爻潘大司馬名衛。謝在長離。答曰。遠哲安帝以爲禾稻。封爲王。遂稱位。虞南曰。夫人有之。必虛己資生而處言。復國亡身。理數然也。江曰。資生云者。晉成王幼有聰悟之中名。公爲太傅。則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德。博之德義。師導之教緝。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妥者也。故乃後拒有謀。三公三少。同明孝仁。虛襲以導智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逐天下之端。王孝慢博聞。有道備者。以異物之使。與太子習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日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今使趙高教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則以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刻者謂之賊。日視殺人者。刻急管。然是胡亥之性。惡誠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昔秦帝太子通有罪。閉置上黃。謂曰。臣伏念過。長養深宮。生於婦人之手。不見士大夫之禮。故使陷於不義。今王幼有令德。宜簡賢明。以輔翼之。如衛國文。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使不見非君父之道。古禮。太子以士禮與國人齒。欲令知艱難。然後乃貴。白頭東宮。亦微太益。所以教敬。非但東宮。諸王師友文學。亦取交游。力能得者。並有切磋。能相長益。今適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選師傅。從容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通履練達名行。素著使與遊處。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但遣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忠恕改過。皆聞善道。庶幾可全由此觀之。故知太子者選左右。脾嗾教之是急也。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辛致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繹。爲荊州刺史。破侯景。都荊州。爲四魏。齕超子謂來伐。執帝害之。虞南曰。梁元聰明伐叛。才兼文武。權順伐逆。克害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但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強寇之甘言。墜禍心於懷楚。幷宗支自爲讎敵。孤遠疑辟。莫與同疑。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郢而棄之。良可惜也。謀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數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雙人則無虐刑。知人則無亂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才。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延有二過人之巧。而身虛於智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乎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具。雖欲建功。不免於亂。案。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滅其兵算。必能平乎內。爲一代之明主乎。尸南門。周武踰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觀其皁鮑處士法令嚴明。雖勾踐復生。無加於天下。此猛將之仔。非人君之度。果也由此觀之。夫猛亂之主。當先以敬相。後治物。本一身善。敬不足恃也。故劉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之也。俊乂善。賤何益哉。

後齊文宣帝狂悖之質。桀紂之所不爲。而國宮人。鬻不至於亂亡。何也。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第二子。受後魏禪也。虞南曰。昔齊桓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賢者。而國猶危。何論獨子曰。君子與人善。故人樂告之。齊桓公不用管仲之奇謀。滅於管仇。

逐帝與顏殺於江州。起義征勃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八子。即位。盡殺孝武諸子。務爲高道。成殺之。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爲治世。誠有之乎。虞南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務存簡約。武帝則留意後庭。彫飾過度。然能委任王儉。憲章故典。禮樂之盛。誠稱兼具。幸相得人。於斯爲美。議曰。子言帝成公之無道。甚子曰。夫如是。奚爲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又奚能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由是相齊。桓公之霸也。管收而貧之。百人衆人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意。單有是善而王治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後單圖相與。語曰。田單之變氛於絳闕。復帝座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謀長算。動無遺册。質開基之令主。撥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則優矣。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爲儔乎。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治。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邦。緝寧遐邇。文武制盜。雖有韓彭。無逞志。除羣之徒。克定江淮。成同書軌。率土黎獻。金行太平。自金陵滅後。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墮萬機。

廢主有古亞驪姬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賊殺。或傾墜宗社。豈嚴性頑凶。自貽非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乎。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曾賤禮隔。規獻無由。多以位升。宰由德進。此五者。稟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佞人之近。智以斯下。智生而楚言。復國亡身。理數然也。江曰。資生云者。晉成王幼有聰悟之中名。公爲太傅。則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德。博之德義。師導之教緝。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妥者也。故乃後拒有謀。三公三少。同明孝仁。虛襲以導智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逐天下之端。王孝慢博聞。有道備者。以異物之使。與太子習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日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今使趙高教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則以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刻者謂之賊。日視殺人者。刻急管。然是胡亥之性。惡誠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昔秦帝太子通有罪。閉置上黃。謂曰。臣伏念過。長養深宮。生於婦人之手。不見士大夫之禮。故使陷於不義。今王幼有令德。宜簡賢明。以輔翼之。如衛國文。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使不見非君父之道。古禮。太子以士禮與國人齒。欲令知艱難。然後乃貴。白頭東宮。亦微太益。所以教敬。非但東宮。諸王師友文學。亦取交游。力能得者。並有切磋。能相長益。今適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選師傅。從容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通履練達名行。素著使與遊處。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但遣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忠恕改過。皆聞善道。庶幾可全由此觀之。故知太子者選左右。脾嗾教之是急也。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辛致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繹。爲荊州刺史。破侯景。都荊州。爲四魏。齕超子謂來伐。執帝害之。虞南曰。梁元聰明伐叛。才兼文武。權順伐逆。克害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但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強寇之甘言。墜禍心於懷楚。幷宗支自爲讎敵。孤遠疑辟。莫與同疑。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郢而棄之。良可惜也。謀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數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雙人則無虐刑。知人則無亂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才。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延有二過人之巧。而身虛於智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乎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具。雖欲建功。不免於亂。案。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滅其兵算。必能平乎內。爲一代之明主乎。尸南門。周武踰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觀其皁鮑處士法令嚴明。雖勾踐復生。無加於天下。此猛將之仔。非人君之度。果也由此觀之。夫猛亂之主。當先以敬相。後治物。本一身善。敬不足恃也。故劉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之也。俊乂善。賤何益哉。

後齊文宣帝狂悖之質。桀紂之所不爲。而國宮人。鬻不至於亂亡。何也。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第二子。受後魏禪也。虞南曰。昔齊桓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賢者。而國猶危。何論獨子曰。君子與人善。故人樂告之。齊桓公不用管仲之奇謀。滅於管仇。

逐帝與顏殺於江州。起義征勃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八子。即位。盡殺孝武諸子。務爲高道。成殺之。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爲治世。誠有之乎。虞南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務存簡約。武帝則留意後庭。彫飾過度。然能委任王儉。憲章故典。禮樂之盛。誠稱兼具。幸相得人。於斯爲美。議曰。子言帝成公之無道。甚子曰。夫如是。奚爲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又奚能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由是相齊。桓公之霸也。管收而貧之。百人衆人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意。單有是善而王治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後單圖相與。語曰。田單之變氛於絳闕。復帝座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謀長算。動無遺册。質開基之令主。撥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則優矣。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爲儔乎。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治。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邦。緝寧遐邇。文武制盜。雖有韓彭。無逞志。除羣之徒。克定江淮。成同書軌。率土黎獻。金行太平。自金陵滅後。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墮萬機。

荊璧廣於內府，吳姬滿於下室，仁義彫飾，事將植害，萬姓力殫，中民產竭，加以痡忌忿起，殃讒事興，賤愛子之妃，離（一作相）之母，猶鬼非起，秦王妃及（文村曰：及疑衍字）綱維已紊，禮教則亡，北離晨霤，皇棧勒絕，儀璠不享，財寶所愛，將太爲應人，（一作主）皆主屬也。功臣良佐，誅翦無遺，季年之失，多於管武，卜世不永，豈天亡乎。（或曰：漢高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卓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今陛下奈何以不肖之意而欲廢適立少，臣願先伏誅，以組其頸於齊太公，太公乃立呂伋爲太子。及高祖崩，太子即位，是爲孝惠帝。）

臣有犯違以爲上，離諱以爲國，可不慮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意，危主而近禍，可不慮之以公乎，臣有不顧己以求合，不論世以論君，可不慮之以義乎，臣有盡忠極慮，而陳國事，可不慮之以順乎，臣有竭智盡力，而補主闕，可不慮之以成乎，此六慮者，（一作思）所以防違也。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可，隨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中實險戾，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諂主以安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內白黑無別，是非無圖，使主惑而不自知，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桓譚世要論曰：臣有邪謀以惑朝，進下伎以蔽主，外託公義以結黨，內實爲己以求進，或重賦以索民，或增刑以威衆，此謂姦臣。臣有智能而不以公義，不肯盡忠，但懷諛以順主，主有過失，不肯正諫，以致主於不義，此謂諛臣。臣有才力，而不以匡救，但阿意以從欲，主有邪僻，不務引正，而反順其惡，此謂讒臣。臣有寵貴，而不顧國家，但務進其親戚，不肯用賢，此謂賊臣。臣有威勢，而不畏法令，但行己意，不順主命，此謂亂臣。臣有內寵，而不顧義理，但以色事君，不以禮義匡主，此謂專臣。）

夫有五行，是以太暐配木，（勾芒爲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爲火正也。）少暐配金，（蓐收爲金正也。）顓頊配水，（玄冥爲水正也。）黃帝配土，（后土爲土正也。）帝王改號，五帝繹，（繹，更也。）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土者，五行之中，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主，沒而死配五行，是以不同也。及漢之初，公孫臣貴直以爲漢土德，以五行之傳，從所不勝。（所移之傳也。五帝相代，常從勝之法也。）會有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於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古及今，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哭，著亦帝之符，得天統矣，皆其工以水德間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古觀之，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以定五德，何以明之，以黃帝後也，次木，木後火，火後土，土後金，金後水，水後木，木復相生，是爲五帝之後，有日來矣，今案前項後，水德也，故秦爲水德焉。）以此觀之，雖百代可知也。

臣行第十

夫人臣謀不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像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通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盡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或問孟子曰：敬君之謂忠，而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或曰：殺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則皆不知何者大於人臣，見主失道，拘制並橫，殺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稽留連衡，

可謂血士未爲患也，故曰突隙漏煙則不然，其談語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若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軫於是乎長者，此爲忠矣。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絕其源，轉禍以爲福，有終日慊慊，如此者，貞臣也。國家昏亂，所爲不諫，敬犯主之嚴顏，面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桓譚世要論曰：臣有辭辯而爲下，言逆而事順，可不慮之以實乎，臣有樸誠而辭訥，外疎而內忠，可不慮之以公乎，臣有不顧己以求合，不論世以論君，可不慮之以義乎，臣有盡忠極慮，而陳國事，可不慮之以順乎，臣有竭智盡力，而補主闕，可不慮之以成乎，此六慮者，所以防違也。）

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可，隨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中實險戾，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諂主以安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內白黑無別，是非無圖，使主惑而不自知，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桓譚世要論曰：臣有邪謀以惑朝，進下伎以蔽主，外託公義以結黨，內實爲己以求進，或重賦以索民，或增刑以威衆，此謂姦臣。臣有智能而不以公義，不肯盡忠，但懷諛以順主，主有過失，不肯正諫，以致主於不義，此謂諛臣。臣有才力，而不以匡救，但阿意以從欲，主有邪僻，不務引正，而反順其惡，此謂讒臣。臣有寵貴，而不顧國家，但務進其親戚，不肯用賢，此謂賊臣。臣有威勢，而不畏法令，但行己意，不順主命，此謂亂臣。臣有內寵，而不顧義理，但以色事君，不以禮義匡主，此謂專臣。）

夫有五行，是以太暐配木，（勾芒爲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爲火正也。）少暐配金，（蓐收爲金正也。）顓頊配水，（玄冥爲水正也。）黃帝配土，（后土爲土正也。）帝王改號，五帝繹，（繹，更也。）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土者，五行之中，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主，沒而死配五行，是以不同也。及漢之初，公孫臣貴直以爲漢土德，以五行之傳，從所不勝。（所移之傳也。五帝相代，常從勝之法也。）會有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於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古及今，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哭，著亦帝之符，得天統矣，皆其工以水德間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古觀之，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以定五德，何以明之，以黃帝後也，次木，木後火，火後土，土後金，金後水，水後木，木復相生，是爲五帝之後，有日來矣，今案前項後，水德也，故秦爲水德焉。）以此觀之，雖百代可知也。

臣行第十

夫人臣謀不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像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通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盡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或問孟子曰：敬君之謂忠，而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或曰：殺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則皆不知何者大於人臣，見主失道，拘制並橫，殺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稽留連衡，

慢而算以相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阨危。曹袁方稷。洪從指外敵之衝。以紓倒懸之會。忿情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昔忠臣太宰嚭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興結友及曹操圍張超于雍丘。洪聞超被圍。乃征跣號泣勃兵救超。雖從紹請兵超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自是怨紹。紹與之絕。遂興兵圍之。城陷誅死。臨引刀自刺。將死。謂其弟曰。紹無信義。今日我死。汝必降。善事之。以道盡其心。超從之。紹後果善遇超弟。超弟遂隨其師。皆名臣。超之義士也。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擢剛爲柔。死鉅匿。爲是乎。司馬遷曰。以項羽之嚴。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屈典軍。準音綸。連反。蔟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恥。欲有所用其志是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非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蓋無復之耳。譙周曰。魏劉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兩面稱孤。張血乘勝。日有聞矣。項強叛逆之衆。及敗。不死而廣。因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猶忿無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起非前日之對也。況今劣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諠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奈八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已上。死傷過半。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或曰。宗殼之賤也。見輕海內紛紛。雄雌未決。而尖信義于天下。救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倘強。而合起乃失天下。故盟何曰。使遵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靖一戰之勝。卒之可也。若

執范會靳尤母。太祖遣呈說靳尤。無以母故。使內守范尤或間出不敢有二也。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於君德孰優。對曰。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則臣懷德而不能欺。任察則臣畏非而不敢欺。任德威義。與夫尊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非。其去尊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釣鉢之覺也。或曰。季文子、公孫宏、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公孫宏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爲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崩攻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幷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夫覇者若幹和管文者。相

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之。此管仲咨犯之謀也。今商君信公子卬之咨，思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耕使孝公過齊桓管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和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也。德鞅始自以爲知平勒之德，原其事，不倫也。昔周郤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敝蕾甘棠之詩，是客舍於樹下，不忍伐其枝，況害於身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鉄鉞之誅，身死車裂，其去霸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意不入，時時陲後，又與鞅語，不知厭之過也。景監曰：子何以中書君，君之啟十百年，以子孫成事乎？弃文說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昔文以強國之術說晉君，君之啟公會于柯而盟，曹沫劫桓公，反晉侵地，桓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而發曹沫。管仲曰：弃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之。三敗所亡地，盡侯諸之。昔信爲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昔急於齊，齊桓公救燕而遠之，燕君送桓公，出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昔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燕君所至與燕君，會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桓公。於是始親由此親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從鞅說，孝公過也。商鞅率於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劉向以秩撫霸王之術，認矣。

諸葛亮以馬謖敗于街亭，殺之。後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哉？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智驁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昔人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閻得臣之釁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臣之人，思盡其死力，不亦難乎？昔侯使商臣子與楚戰，鄭恒子與楚戰，鄭恒子與敗而商死，昔侯欲誅之，上貢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其無乃子與平林父之罪也，是思盡思，誤思補過，社稷之福也。昔若之何殺之？夫失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昔侯使復其位也。

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昔侯使商臣子與楚戰，鄭恒子與敗而商死，昔侯欲誅之，上貢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晉侯三日而後喜，文公猶有憂色，子何以喜？對曰：楚三日而後喜，文公猶有憂色，子何以喜？對曰：楚三日而後喜，文公猶有憂色，子何以喜？對曰：楚

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嗣懷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爲之設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煩，處靜以待躁也。夫天道極即反，倫則指，故聰明慤智，守以總。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玉鈐經曰：夫以明示者淺，有過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窮，介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嫉人者殃，毀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親介心離者孤，親後遠忠者亡，信讒弃賢者悖，私人以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羣下外恩者淪，陵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爲人擇官者失，決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與敛薄施者彰，此自理之大體也。孫卿曰：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故傳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所治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子心心不當，則身當傷矣。

理亂第十二

夫明察六主，以觀有德，審惟九風，以定國常，探其四亂，殺其四危，則理亂可知矣。何謂六主？荀悅曰：體正治主，謂自治者。謂知情制欲，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孫曰：存主者，謂天委仁德，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存主。謹曰：存主者，謂掬法守非，悖迹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踰限，收救失常，是謂危主。視用邊邪，放逐忠貞，縱情遏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官賜行私，以趣公用，怠終施詔，以繼決理，遂非文過，而不知改，忠言擁塞，直諫杜戮，是謂亡主。傲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底滅，危主遭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何謂九風？君臣親而有禮，百姓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唯職是司，此禮國之風也。尹文子曰：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終合，行人人無私，雖終始易地而不可，治國者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蔑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年長多姿態，少子孫，疏強宗，良國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乖臣乖，臣愛君，公社稷，私政行，亂國也。

長短經卷第三

反經十三　是非十四　適變十五

反經第十三　謂曰理國之要以仁義爲固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爲害故著反經一章以明也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公私孔子曰大子愛天下而侯境內不得過所愛者愛私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誅之也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反華也譙周曰亡身徇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此小義也若趙相陸贄弃祖捐骨以周魏齊之急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本上之節故毛公數無忌曰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得凡此之類皆華僞者禮者所以行敬謹亦所以生惰慢反禮也孟子曰頃時絕足就之不可使續遽也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也反富也賈誼曰貧困不能使仁德守之則安矣心智惠不以編十教而反以牛飾詐反智惠也譙周曰君子之惠去就者不可使續遽也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樂也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代之音也通論七音亡國之音也則不安其處易以成逸反逸也太公曰明賞則不惑不罰怠亂明主理人不可事好而知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名實選才考能則得賢之道古語曰重賞嚴罰嚴則敵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也韓詩外傳曰夫士有五反有勢尊貴不以愛人行義理而反以傲慢私闕反卑也古語曰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貴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通論君子以貴下人故貴而不失民以富分人故富而不困以此推之不可得而反也故曰貴而不驕富而不困貴之不驕富之不吝天下之通義也貴而驕吝天下之通惡也驕吝之失此人情所必不可得而反也故曰貴而不驕富而

以府。魯國之法。竊人於他國者。妥金於府也。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勿德。子貢讓而止善。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民衛云。孔子曰。能以財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植幹也。公卿大夫。相與盡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偷。上下交讓。則人興行。是下惠和。則衆相愛。此四者。則下之所以不盜而化成也。何者。朝有變色之爭。則下有爭國之患。

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遜之人。上有克勝之佞。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人。此其本。愼子曰。忠未足以救亂代。而適足以速非。何以識其然耶。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士有爭友。則行不離於令名。臣有爭君。則國不失其社稷。是以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暗。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有所輔。而行有所隨。是非第十四

晉獻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賢不得隱情。過職。則侵官。隱情。則蔽賢。侵官。則事相妨。蔽賢。則主相傷。事相妨。則功不立。主相傷。則道不行。功不立。則國不治。道不行。則君不明。此代俗之所謂智也。然而其盜至。則負匿揭篋。揭音其謁反。擔囊簏趨。唯恐槭鑰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智者。有不爲盜積者乎。反譬也。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其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藏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桓公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里者。豈獨其國耶。幷與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一朝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幷與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盜者誅。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反聖法也。昔叔向問齊晏子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弁其人而歸於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陳氏四量。皆自其四加焉。以貸於民。鬭斛甚大。而以公家量貸。其收之也。以小家量。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人參其力。二於公。而一入焉。於是民之事公也。竭其力。而盡其財。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貧民。屨賤踊貴。痛心疾首。而相與視笑之。其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人將焉避之。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後漢末董卓入朝。將篡位。乃引用名士。荀悝爲侍中。悝見卓以遷都爲計。因說卓曰。董卓以遷都爲計。因說卓曰。董卓以遷都爲計。因說卓曰。董

有奪人之心。非曰。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又曰。始禍者死。語曰。不爲禍始。不爲福先。是曰。愼子曰。夫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及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是乎注資幣。權輕重。以振救人。夫備預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預備也。不慮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者救火趨疾。是不相入　是賞罰之屬。賢不足以服物。而勢位足以屈賢矣。非曰。賈子曰。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耳。而民必勝之矣。故糾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父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之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桀矣。是曰。漢景帝時。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人。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非曰。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是曰。太公曰。明賞則人爭。人爭則變故出。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至。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惡。非曰。文子曰。罰無度則畏而無威。賞無度則貪而無恩。故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之以德。德加則知榮。是曰。文子曰。人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家昏亂。非曰。秦王曰。吾聞楚之龍泉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以遠思慮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是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非曰。曹子建曰。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舍氣之類。皆願得其申志。是以明君督臣。臣已申人。是曰。傅曰。人心不同。其猶面也。曾子死曰。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莫之發。衆人所樂。而墨子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非曰。語曰。以心度心。則不容鍼。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曰。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非曰。古語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是曰。語曰。忠無不報。非曰。左傳曰。亂代則德勝直。是曰。韓子曰。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取舍異則相非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非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無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妬。故曰。同美相妬。同貴相害。同利相忌。是曰。韓子曰。釋法術而以心理。堯舜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以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矣。非曰。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弓勢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勢雖強。不能獨申。令雖明。不能獨行。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是曰。虛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應敵。左傳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政。非曰。左傳曰。士蔿請晉侯曰。臣聞之。無

盡其用也。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陳登爲呂布說曹公曰。）養呂布。譬如養虎。常須飽其肉。不飽則噬人。（非）（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人用。飽則颺去。（是）（劉）備來奔曹公。曹公以之爲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劉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曹）公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召俊傑。猶懼其未來也。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己而害之。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迴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者。大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曹公曰。善。（非）（陳子稱郭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志而甚得衆心。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以嘉觀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曹公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是）（家語曰。子路問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東夷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矣。然非禮醖之讓也。今子欲捨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爲是乎。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曹云。事弗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非）（道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不悅。靈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禮者所以便事。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國。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人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戎之國也。故禮服莫同。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苟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苟可以便其禮。不法其故。儒者一師而俗異。智者不能一。遠邇之服。皆聖賢所能同。窮鄉多異俗。而學多姝儒。今叔父之所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惡變服之名。以忘教事之實。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是）（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非）（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是）（李尋曰。）夫以喜怒實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設上農去末。（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非）（孔子厄於陳蔡。子路慍見曰。）昔開諸夫子。（曰。）天有菑福。人有小大。（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耶。（子）（貢曰。）然。（子曰。）以智者爲必用耶。（子曰。）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是）

稱仁上下和洽未可圖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譽於諸侯非曰韓子曰夫馬似鹿此馬直千金今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今處士不爲人用譬猶鹿者少正卯趙王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否還報曰可攻也其君好見嚴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賢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顯嚴穴之士則戰士殆上尊學者則農夫惰農夫惰則國貧戰士殆則兵弱兵弱於外國貧於內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滅中山是漢書曰陳平云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亡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元孫坐酎金失侯非曰後漢范曄論敘贊曰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崇也是曰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曰孫子爲書謝奉申君曰鄙諺曰屬人憐王此不悲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誑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非曰史記曰商相如因宦者繆賢見趙王又曰鄭衍作談天論其語閎大不經然王禁誅於已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病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衛崔杼弑其君而娶其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弑莊公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兌用趙侯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諫爵用事梁惠王謀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持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或梁惠晉而死夫屬鏤伸胞之戮上比前代未至被楔射殺也下比近代未至搥筋俠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屬鏤悔手可也易曰徧物救用常人不能盡其才也是曰易曰君子以反身修德是故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斟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教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耶故逐於大道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是曰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非曰易曰窮則變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雖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殲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蹠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非虛言也今拘學曲士循小義而不知大體見一察之辯不睹泰山之安此與盜跖何異故曰規小者大危慮淺者謀遠成拘忸尺之義久孤於代豈若果論儕俗與代沈浮而取榮名哉是曰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非曰語曰時不興善己獨由之故曰非妖則妄是曰詭統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於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正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誠則聲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救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還代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非曰人物志曰君子知損之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東國指君。以困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奪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彰名天下。揔之來下。無賓客之人。乃投首於無忌

矣。袁鯁寡。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人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其於信也。如四時。而人信之也。如寒者之必暖。故視遠者邇。非遠邇也。見則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治折衝千里之外者也。（謂明王之治。折衝千里之外者。欲論王舉大事。師必從其本。）奚夫齊桓公之本也。人其盛德而稅斂重。人甚憚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知其稅斂其刑。舉事以時。則人安矣。此謂修本而御末也。曾子曰。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至喪無服。而天下哀。此謂三至。三至既得。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此之謂折衝千里之外。（言安而無憂也。）故揚雄曰。六經之理。貫於本亂。九家之略。貫於末敗。此雨之降。至則悅矣。此之謂還師在席之上。（言安而無憂也。）故曰。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至則悅矣。此之謂還師在席之上。（言安而無憂也。）孔氏之術也。（孟曰。孔氏之謂務德行也。益上道。）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爲宮室。城陵阜而處。故聖王作爲宮室。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不以爲觀樂。節。（孟曰。此節言宮室者也。）故曰。宮室者。便於生。非以爲觀也。古之人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煖。夏則不輕而涼。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聖人作。誨婦人以爲人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足以爲輕。煖。夏則絺綌。足以爲輕。清。謹此則止。不以爲觀樂。節。（孟曰。此節言衣服者也。）此墨翟之術也。（孟曰。墨家之謀。去奢節用。益強本道。）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爲治之本。（商子曰。君人者。於法而不動。於令而不變。安而不危。治而不亂者。論而審名。無功者雖富無分。華務於耕。服。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韓之術也。（孟曰。太尚鞅申韓之術。貴尚威刑。務行苛刻。趨於末利。棄無功者雖富無分。華務於耕。服。此商君之法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明如分。任其數。而御以參。明如日。使天下不得不爲己隱。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作業。臣事之。故身佚而國治。此之謂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

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不分。若使同功。則皆有厚薄。其罪。故賤織勤木之柜者有罪。審名分。則某臣之不盡者有誅矣。名分定則大非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論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出事。臣奉之。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謂君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其壞。所聞者寡矣。非不敗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謀。故君臣之間。蔽如漆。此謂修本而御末也。）

孔子曰六藝於理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司馬談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理人也）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子貢曰聖成文明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棠陰小雅譏己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難殊其會德一也管時主政陰通陽discussion爲變）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也（子貢曰聖成文明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棠陰小雅譏己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難殊其會德一也管時主政陰通陽discussion爲變）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也（書者帝王之道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三千之徒親受其旨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也（樂者日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窮君爲臣角爲人調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迭奪之音君臣

以聲。亦雲夾日。瑛案制度。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後漢竇武上書曰。朔者有道不宜稱陰。又孟楷曰。按律候已來。及言帝王。未有河山者。直候位也。清由青人。在位為垣。輔德為臣。陛下所任。不合天意。不宜稱陰。又孟楷曰。按律候已來。及言帝王。未有河山者。直候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雲濁而反清者。陰氣將陽。高侯欲為帝也。景房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天災。晉侯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瞬者秋鷹不搏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也。秋鷹搏擊。隼鷙也。張揖郭玄川注初發石負鼎賦曰。鷹隼能見。蚊虻形。時人以為鷹隼。行令于穴。行以間張。睹蜚謂蟑曰。夫神以知來。不道以往。蚊蟑先見。然後蜚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道興蟑蚋乎。此若宿今之變事。而將來之禍。蚊虻氏皇甫規決武時事為上致神。君神君但但其室。不見其形。而聞其聲。故謂之但但。不相亂。亂則有氣變而終。若夫大若白玄。能挺復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為女。死而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聚集在于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天形神之異者。良類無窮。而生云。聖則非凶。惰氣之際。自然之符。見於道德仁義。訊愛容業。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形失其類。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氣失其節。而妖物竟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也。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咎及之。故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薄著為之則漫漫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上之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薄著為之。則漫漫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上之

非耕。許上下之序。此農家之弊也。班固曰。馬遷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其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

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塗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俗而皆哀。夫道一而已。隨時而變。因世而權。故無常法。應變而動。見利而行。

法家者。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復慈愛。恩薄而誼傷。

名家者。蓋出於禮官。名位不同。則禮異數。此其所長也。及苛者為之。則人尚詭辯。苟鉤鈲析亂而已。此名家之蔽也。

墨家者。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節儉也。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貴德。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順四時而行。是以尊天。敬鬼而遠之。則不親。不愛而利之。則不附。推己以及人。則愛無不博。以己之情。量人之情。則恕己而治人。故曰。上同。同於義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而不知別親疎。此墨家之弊也。司馬談曰。墨者儉而無法。使人憂而不樂。其道不可以遍行於天下。恐不合聖人之意。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漢武帝問布何如。對曰。布。國幣。宜鑄以通貨。布錢大小輕重。各隨其時。以利為本。幣文。五銖。周郭其質。令民不得鑿取鎔鑄。敢盜鑄銅錢者。棄市。吏民之家。有盜鑄錢銅及鑄器者。與同罪。其相糾發。賞如律。

縱橫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愚下。此主道也。橫縱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申韓。故曰。客不辭上。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愚反。靜言庸違。而棄其信。此縱橫之弊也。

能通於變哉。

臣聞周有天下，其理三百餘年，成康之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太公設女王曰：雖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賢人而後能爲之。於是文王所感而見者六人，求而見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疇，以此友天下賢人者三人，而紂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謂也。故五伯，晉文、齊桓、秦穆、楚莊、吳闔閭，伯者，當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繼，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弱，衆暴寡。吳王問伍胥曰：夜壑如何，對曰：夜壑如何，對曰：決壑以水，治政以理。吳王曰：善。乃決壑以水，而越兵入吳，吳王請和，伍胥曰：不可，臣聞之，唇亡則齒寒，今越之於吳，猶人之有唇齒也，唇竭則齒寒，願王圖之。吳王不聽，卒與越和。後越王勾踐即位，欲報吳，范蠡曰：不可，臣聞之，數戰則民勞，民勞則士怨，不如因其來服而與之，越王不聽，興師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吾悔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曰：卑辭厚禮以事之，不許，則身與之市，王其許之。越王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願以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伍胥曰：不可，臣聞之，天與不取，反爲之災，時至不行，反爲之殃，今天以越賜吳，吳不受，其反天道，不祥莫大焉，臣聞之，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王其圖之。吳王不聽，與越平。後二年，伐齊，大敗齊師，乘勝而進兵，又敗晉師於黃池，遂霸中國以歸。後十年，越王勾踐興師伐吳，三戰三北，遂入吳國，殺夫差而誅太宰嚭，此謀之不從，而禍及其身者也。

被擊，介胄生蟣蝨，人無所告訴，及至秦益天下，并吞戰國，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法嚴政峻，詔諛者衆，使蒙恬將兵北攻胡，辟地千餘里，以河爲境，築城以守之，而匈奴不敢南下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延長城之界，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萬餘里，又使蒙驁南攻楊越，以爲桂林、象郡，發卒以戍之，西北斬木爲城，東南水絕，以爲限，因地形用險制塞，起於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踞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死者不可勝數，流血千里，以此之時，男子不得耕田以供糧食，女子不得紡績以補衣服，丁男被甲冑，丁女轉糧餉，道路死者，以十萬數，於是百姓絕望，皆欲爲亂矣。

秦始皇帝崩，子胡亥立，是爲二世皇帝，二世皇帝即位，下詔曰：朕聞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以內爲甸服，外爲侯服，甸服者，祭日也；侯服者，祭月也；綏服者，祭星也；要服者，祭辰也；荒服者，祭山川也。自上古聖王，莫不修理，今朕即位，而道路未通，侯服、夷服之君，或不來朝，朕甚憂之，其議所以安宗廟，便萬民，及四夷之君，使各以其職來助祭，及時毋解，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列土分茅，諸侯各守其封，以衛天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天下，以爲郡縣，法令由一統，上下相通，安寧之道，莫大於此，自三代以來，未有不亡者也，有侯衛，則相攻擊，誅伐無已，今廢之，天下無兵革之患，萬世之利也，陛下雖不立，固有之矣，唯陛下幸甚。二世皇帝曰：可。於是遂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於是黔首大驚，秦以銷兵，其後民間消鋒鏑，鑄以爲銅人，以弱黔首之民，然後六合之內，振長策而御宇內，以爲秦地，既已內固金城，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天下已定，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於是外連胡越之兵，而後斬華夏之首，以威海內之命，然後以鋭兵北攻胡，以蒙恬之威，內平中國，以蒙恬之信，外威胡越，以蒙恬之義，北逐匈奴七百餘里，胡人遠竄，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延長城之界，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萬餘里，又使蒙驁南攻楊越，以爲桂林、象郡，發卒以戍之，西北斬木爲城，東南水絕，以爲限，因地形用險制塞，起於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踞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死者不可勝數，流血千里，以此之時，男子不得耕田以供糧食，女子不得紡績以補衣服，丁男被甲冑，丁女轉糧餉，道路死者，以十萬數，於是百姓絕望，皆欲爲亂矣。

漢高祖名邦，字季，姓劉氏，沛國豐邑人，爲泗上之亭長，秦二世元年，陳勝等起，沛公殺其令，立高祖爲沛公，時項梁聚衆擊會稽，守通，使桓楚將兵，徇下相以東，沛公往從之，其立義帝，先擊破章邯軍，項梁死，章邯以爲楚已亡，北渡河，擊趙，趙王歇與張耳走鉅鹿城，章邯圍之，項羽等救趙，道沛公別將西入關，沛公遂攻宛降之。沛公攻宛，南陽太守呂齮，棄城，保宛，守城不下，沛公欲引兵西去，宛必守，是下都日夜之兵，足以一當，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其勢必破，不如降而約其守，引其甲卒而西，宛城不下者，必固門，而守足下，沛公曰：善，封呂齮爲侯，以其守宛，因使將其兵隨沛公西，沛公以戍守宛，還攻胡陽，遂攻析、酈，皆降下之，今始平陳面自立爲王，是示天下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六國後，各以其將相，其將相，各以其國後，自爲樹黨，六國後，各以其將相，其將相，各以其國後，自爲樹黨，六國後，各以其將相，其將相，各以其

於一人之下則申於爲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撫其士人以攻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於是用韓信策東定三秦漢王出軍宛葉引項王南渡使韓信等得集兵垂渡如其策

知名數與商何語何奇之點爲大將軍信拜壇場設壇場具禮而後遣之何固止王曰今良日吉時上將壇而遣之王乃設壇

破。凡三十二國。此湯武之兵。非人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路。指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萬亡立可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酈生說。罷備守。與酒。齊王烹酈生。引兵東走。初酈生見韓信。信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且欲與楚。楚。孰與。信曰。漢。酈生曰。足下必欲聽臣。臣爲足下計。莫若立六國後。皆以德服而響應。德莫大焉。楚必斂衽而朝。項王雖彊。適足爲天下所攻耳。六國立。則足下有重者。今誰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楚。信曰。善。於是信從其計。而復拔趙。降燕。定齊。使人以報漢王。漢王大驚。謂張良曰。酈生教我反其王。而使韓信盡定齊。爲之奈何。良曰。此天所以與漢。漢安得而辭之。信因遂進兵。擊楚龍且。殺之。

信使人請封爲假王。漢王怒。罵曰。吾困於此。旦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曰。今漢方不利。安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項王聞龍且軍破。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信不聽。蒯通知天下權在信。信之一舉。足以輕重楚漢。乃說信曰。相者。決成敗之機。審禍福之門。決成敗之機。在於用人。審禍福之門。在於自處。今足下自處危亡之地。而欲決人成敗。豈不謬哉。信曰。吾事漢王。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吾背之不義。終不倍漢。通曰。始秦之時。豪俊並爭。各非其主。今楚漢之事。繫命於足下。足下歸漢。漢王。漢王取之。歸楚。楚王。楚王亡之。且夫常山王張耳。陳餘。始爲刎頸交。後爲張黶陳澤。卒相與背。名爲天下笑。其極。患生於人心不足。貪得無厭。故大夫種。范蠡。存越。而身死。野獸盡。而獵犬亨。蜚鳥盡。而良弓藏。敵國破。而謀臣滅。夫以項王之強。而亡其將。以漢王之明。而制其命。足下雖自以爲漢王之臣。常懷不安之心。竊爲足下危之。信曰。吾事漢王。漢王授我上將軍之印。予我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此。夫貴我以位。信我以命。吾不忍倍也。願先生勿復言。通曰。足下自以爲與漢王交深。欲爲萬世之業。臣竊以爲此。計之淺者也。且夫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而挾不賞之功。歸楚。楚王。楚王不信。足下安得全乎。信曰。吾將歸德於漢王。漢王。漢王必我與。通曰。不然。夫以交友言之。則忠不見疑。信不爲利動。以事言之。則去不見疑。處不爲患。以計言之。則歸不爲利動。以勇言之。則威不爲患。以此三者。足下何處。而不爲漢王。漢王所疑

拜爲侍中，與父結將相，收聚名士，賓客故吏，輻湊其門，交通。時成帝廢許后，立趙飛燕、飛燕安弟爲昭儀，昭儀害後宮皇子，帝無嗣，乃立定陶王忻爲皇太子。（忻者，宣帝孫，恭王之子，成帝之弟，元帝之孫也。）以丹爲定陶太傅，與忻俱之國。（丹，晏之子也。）丹以晏爲有重名，欲自結於丹，丹亦以晏爲能，故與晏相親。晏數稱丹之美，丹由是名聞益廣。哀帝即位，晏爲大司馬，（御史大夫，哀帝建平二年更名大司馬。）丹爲侍中，（侍中，加官，得入禁中。）貴寵傾朝。（丹與傅太后從弟子商、丁明、息夫躬、孫寵、丁望等，皆爲腹心，相與謀議，數稱引董賢，薦達之。）

哀帝崩，太皇太后臨朝，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貞正者罷退，邪諂者容悅。）莽白太后，徵中山王即孝王子也。（即孝王，元帝子也。）

勳公乃得誅。私發詔書。非詐而何。非謀而何。非篡而何。非逆而何。以是曰無所不至。賢之所以異於愚。智之所以過於庸。正在此耳。多所殺滅。動至數百。如速殺元老。而後公乃可誅。大破之餘。中平、益將圍公曰。後會當盟。復何言。公

堅於淝水。苻堅以百萬之衆壓淝水，謝玄遣使謂堅曰：退水爲陣，請與君周旋。苻堅將聞軍退，謝玄等因擊之，堅衆大潰，堅遁長安。苻堅因此亡滅也。二十一年帝崩，自後遂平七相，至安帝爲桓玄所篡，宋祖劉裕平玄，至恭帝遜禪千年。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字德輿，彭城人，桓玄篡晉，裕起義兵，誅玄，復晉室。

桓玄下京師，殺元顯，領揚州刺史，殺尚書僕射高祖與劉毅、何無忌等潛謀匡復，起兵平玄。時桓玄使桓振領兵屯廣陵，劉道規爲宏中兵參軍，命道規與祖弟桓脩領丹徒，高祖爲脩中兵參軍，自髮脩克期同發。劉毅以道規等既殺廣陵，斬桓宏，以其衆南據廣陵，高祖何無忌等，皆以爲不可，毅曰：「今桓玄篡逆，天人同忿，舉義兵以誅之，何憂不濟？」高祖與毅、何無忌等，潛謀匡復，起兵平玄。

玄僞丞相、楚王，遣桓修領丹徒，高祖爲脩中兵參軍，自髮脩克期同發。劉毅以道規等既殺廣陵，斬桓宏，以其衆南據廣陵，高祖何無忌等，皆以爲不可，毅曰：「今桓玄篡逆，天人同忿，舉義兵以誅之，何憂不濟？」

敗相仍，人情離阻，不務泰始長久之規，但競目前苟且之利，此必亡之兆也。況桓氏世資國恩，而行悖德，天之所棄，其可久乎？」高祖與毅、何無忌等，潛謀匡復，起兵平玄。

慢，阻其期節，肆基都邑，天未亡晉，因力篡奪。臨年之間，釁禍總至，皇祚主上播越遠宇，非所神器。沈等七州諸軍，雖皇后之親，猶有漢之道存，義在社稷，投袂而起，誰敢不從？今以此衆，順討逆賊，桓氏之滅，不俟終日。」毅等以爲然，遂與高祖俱進。

桓玄之篡，於是平繁。嗚呼仁義之弊，至於偷沿而況帝功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反，征之。

南燕，因高祖北伐，燕主慕容超，乃平之。劉毅據荊州，武於高祖。高祖遣將征，殊殺。

能令其功名者何也？相與見時之遷，不知王業之艱難，彼則衰亂滋起，所利是視，我則愛人樂善，以義爲先，天命亦勢使然歟！假其何孟舒長府謀其有血貸，義哉武王之作刑也，八百諸侯皆同會曰：紂可伐矣，尚迴師于孟津。設不知順人背叛，惡欲速多殲也。高祖東方之師，疾則疾矣，而

德修之意，於是平繁。嗚呼仁義之弊，至於偷沿而況帝功哉。

因敬知去已遠，得衆能立天乎？五亟推移，恆不亡之國，爲婁姓盜亂，朝野若三仁，且猶頓沛而況征之。

四物爭奉中宗，豈能緊於晉？實大有聲譽，故能遂復南國，其興也勃焉，卒平義熙，不欲異於是矣。曲宗失交流，水至前事，波進逐奔，

敗相尋，豈能鑒之哉？宏多將智周之徒孔熾，不遑興腹折其翅矣。

晉帝加高祖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晉安帝崩，大司馬郗璿王即位，徵帝入輔，禪位於宋。帝奉表陳讓，表不獲通。宋臣勸進，猶不許。太史令騶登陳天文符讖，曰案晉元興元年，干元熙元年，太白晉見經天，凡七百日。太白晉見經天，人更主，實性興。熙七年，五星聚奎，太白晉見經天，凡七百日。五星聚奎，太白晉見經天，凡七百日。五星聚奎，太白晉見經天，凡七百日。

相繩。自非忠良之謀。輸力興國。難乎濟也。王非常侍。明帝崩。選器使與袁粲共掌機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帝討平之。

初。休範之稱太后命。以王都督諸軍事。袁粲劉秉等見帝威名日益。不之信。及休範至新亭。粲秉等入宮。與袁皇后謀。欲廢帝。立休範。帝聞之。召粲秉入。粲秉不自安。與袁皇后謀。因帝命。召入內殿。將誅之。粲秉知事泄。即勒兵入宮。帝乃出雲龍門。登聞將軍門。以召領軍將軍劉勔。勔即率眾入衛。粲秉等敗走。粲奔石頭。秉奔朱雀航。皆伏誅。

進位相國。封晉公。備九錫。

策曰。朕以不道。夙罹妖國。嗣君失德。逆臣擅命。內侮忠良。外虐黎庶。宗廟無饗。社稷將墟。賴天之靈。授以武略。元惡既殲。宇內乂寧。夫創業垂統。守文繼體。雖時有損益。而大猷不改。故能光闡洪基。永隆帝祚。朕雖寡德。敢忘前烈。其以相國揚州牧。進爵為王。加九錫之命。錄尚書事。以相國總百揆。去丞相。去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參軍。主簿。舍人。各二人。其餘一如舊典。

晉王固讓。不受。

策曰。王以謙光。固讓彌高。朕以寡昧。屬當艱運。王室多難。賴王之功。以寧社稷。王之德。以光四海。王之義。以正君臣。王之節。以敦夷夏。王之仁。以撫萬國。王之信。以結人神。王之智。以經遠略。王之勇。以威不軌。王之忠。以翼皇家。王之孝。以光祖考。王之友。以隆兄弟。王之恭。以讓天下。王之儉。以約己身。王之明。以察萬機。王之文。以經緯三才。王之武。以戡定禍亂。王之舉。以興滅繼絕。王之賞。以勸有功。王之罰。以糾不恪。王之愛。以養百姓。王之敬。以事宗廟。王之誠。以感神明。王之德。以懷遠人。王之禮。以正上下。王之樂。以和萬國。王之哀。以恤喪紀。王之慎。以守社稷。王之義。以接賓客。王之辯。以理冤枉。王之讓。以崇謙德。王之道。以濟時難。王之法。以正邦國。王之權。以制變通。王之謀。以除姦宄。王之決。以定嫌疑。王之時。以動靜。王之機。以成大業。王之始。以安都邑。王之終。以保福祚。加帝命。令即位。固讓不受。

左右陽壬夫伺祖女發報。我是夜七夕。壬夫懼取下牛刀殺之。

王大與王敬則通謀。發許橋。偽言遠領軍府報帝。帝信戒服夜入殿中。明旦召袁粲等。而論粲欲布言帝無嗣。

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帝晉歐陽建。許橋王準數十騎直入領軍府。立帝於宮內。出腹為射的。自引滿射之。左右王大因之。以翔之驗也。景曜者。是曜為日而反縛之。東昏幾死之證也。先是百姓及朝士以沿塘之狹翔之驗也。景曜者。是曜為日而反縛之。東昏幾死之證也。先是百姓及朝士以沿塘之狹。名曰假雨。假者非止名也。儲雨而假之。明不得真也。東昏崇子隆為庶人。儲雨之意也。梁高祖武皇帝名衍。姚萇氏。為巴陵王。既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承望風旨。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亦明利是為者。唱義。

帝乃迎立順帝。荊州刺史沈攸之反。帝討之。以功封建康都男。齊明帝崩。東昏即位。遣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

敕世祖六條。又有御刀等八人。號曰八貴。未紀威侮五行。度刻九族。神歆遠澤。海水

一人。遠覩不識。疑是天威。既振。竟跪。並宮百司。岳牧。卿尉。庶僚。盛具。陳珪之功。既陳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使
諸侯神竹。然後。飛龍可騁。而乾。爰在。四帝。揖云。叫而。制圖。未協。論。再魏。是用。翹首。以望。聖主。而已。

景平。湘東王
即位于江陵。是爲孝元皇帝。武帝第七子也。魏使高納于謹來攻。梁王嶚降。後
百官。謹須皆楚人。不願移。曰。建鄴王氣已盡。請宮州已滿。自於。是乃留帝而還。景
盛。但古國。我江數。由天。讖之。何益。帝爲。魏軍所逼。城陷。見執。遂去。寶而殂。子
逆意。乃遣。擊破一洲。以贈。百數。隨而崩。破。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宣都王。在藩一
而文帝襲。統。太清末。棲江陵之。湖浦。生一洲。明年。而梁元帝立。承聖末。其洲與大陸。通也。江陵既陷。王僧辯。陳霸先。等。奉立帝

子方智。是爲敬皇帝。
元帝第九子。於江州。奉迎至建鄴。即位。太平二年。禪位于陳。高祖武皇帝。姓陳氏。名霸先。吳興長城
人也。梁武帝時。爲西。閤將軍。侯景反。高祖率所領。與侯景大戰。侯景敗死。湘東王。即位。授南徐州刺史。還
鎮京口。承聖三年。西魏攻陷西。臺。高祖與王僧辯。立晉安王。進帝位。司空。僧辯又與齊氏和親。納。貞陽侯。
高祖歎曰。嗣主。高皇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罪。假立非次。即情可知也。

晉安王
復立。徐嗣徽北引齊師。濟。蒲。軌等四十六將。濟江至。幕府山。高祖並破之。進位丞相。進爵爲陳王。
永定三年。梁帝禪位於陳。三年。癸酉。在天。朝也。上崩。時上長子衡陽王爲質於周。乃立高祖弟。始興昭烈王。長子蒨也。立弟子蒨。是爲世祖。
是爲。廢。立頊。是爲高宗宣皇帝。始興烈王第二子也。崩。立太子叔寶。是爲長城公也。叔寶在東宮。好學有文藝。及即位。耽酒色。左右
佞臣。孔範等。皆五十人。婦人美貌者千餘人。選侍。孔貴妃等八人。奏。立。江總。
曰。狎客。先令八婦人。更。遞。侍。酒。十客一。毋。相。違。則。引酒。君臣。酣飲。從。昏達旦。以。此爲。樂也。隨文帝初受周禪。遣敦。諭好。
宣帝前。遣使赴。告。敵國之。禮。書。辭。名。輒。首。稱後主。嗣。齊。書。未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將。泰。隨文帝不
悅。以示。侍臣。賀者。前。楊素等。以爲主。好。再拜。請。罪。並。求。致。討。文帝曰。我爲人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
拯。不仁。命。作。戰。船。人。語。帝之。文帝曰。吾將。順。行天。誅。何。害之。
卒。使。投。杭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也。以。晉王廣。爲元帥。忻。八十總。管。以。致。討。初。隨。師。逐。陳。慕。
容。邑。隨。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糧。運。不。給。又。謠。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奏。王
來。必自。破。誰。酒作。吾不。信。陳。軍。以。連。雨。糧。運。不。繼。將。士。皆。有。飢。色。宜。且。還。師。以。待。豐。歲。乃。止。袁王諫曰。獨。大。皇。虎。天下。崩。離。狼。顧。蜂。飛。跨。州。連。蜂。史。夫。不。得。耕。私。女子。不。得。紡。
或。顧。觀。而。吉。四。海。據。峙。兩之。故。挾。天子之。威。令。諸侯。定。天下。是。以。昭之。聲。雖。被。此。如。竊。令。人。詣。東
都。偽。稱。已。燃。宗。廟。必。不。血。食。矣。周書曰。綸。綸不。絕。將。成。江。河。陛下。勿。以。課言。不。以。介意。乃。詔。楊。素。
獲。陶之。李。密。當。聞。慈。明。至。大。悅。謂。慈明曰。是。天。無。親。唯。德。是。輔。主上。毒。流。四海。天下。咸。知。密。縱。合。若。生。思。平宇內。能。離之。士。百。萬。有。餘。據
敖。倉之。粟。帶。咸。皋之。險。干戈。精。練。甲。冑。堅。實。洪。東。海。可。西。流。嶽。太。山。可。東。倒。以。此。禦。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東。都。危。急。不。日。將
降。幸。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汾。山公。策。名。先。帝。位。綸。朝。嵩。明。公。不。思。造。我之。恩。翻。圖。反。噬之。志。弃。邑。棄之。大。德。仰。慕。之。頑。鄙。慙。積。編
盜。敗。不。旋。踵。湘。簿。舍。舟。垂。于。今。日。背。臣。君。以。天下之。衆。勞於。光武。盜。伸。以。江左之。師。窮。平。則。帝。明。公。以。烏。合之。卒。
不。逕。數。千。狼。顧。鴟。張。強。梁。相。屠。暗。德。是。輔。公。何。狐。疑。密。乃。編之于。司。徒。府。慈。明。衆。令。人。詣。東。都。軍。訴。稱。遭。殺之。 詔唐國公淵鎮太

原。十月甲子。唐公舉義兵。遵。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天子。行伊。密故事。傳檄天下。聞之。魯。廙。北義
陽山計也。代王
南陽在西京。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使白。旗。指。衆於太原之野。被甲三萬。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次
霍邑。隨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糧運不給。又謠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奏王
過。謂江東。諸軍既下江。強。兆相繼。奏聞。沈客。觸。機。密。抑而不言。國軍臨江。後主曰。王。叔在此。舟兵三度。來。周兵再度。皆無不擒。逆。今
來。必自破。誰酒作。吾不信。陛下。且還。諸。決。或。聊。曲同之。衛。乃下。沿。打。大。爭。渡。羅。後主。遽三十。萬。纔
止。 袁王諫曰。獨。大皇虎。天下。崩。離。狼。顧。蜂。飛。跨。州。連。蜂。史。夫。不。得。耕。私。女子。不。得。紡。故。仗。細。紛。晉。舉。施。空。虛。析。封。未。以。安。勞。人。
或。顧。觀。而。吉。四。海。據。峙。兩之。故。挾。天子之。威。令。諸侯。定。天下。是。以。昭之。聲。雖。被。此。如。竊。令。人。詣。東
都。偽。稱。已。燃。宗。廟。必。不。血。食。矣。周書曰。綸。綸不。絕。將。成。江。河。陛下。勿。以。課言。不。以。介意。乃。詔。楊。素。
獲。陶之。李。密。當。聞。慈。明。至。大。悅。謂。慈明曰。是。天。無。親。唯。德。是。輔。主上。毒。流。四海。天下。咸。知。密。縱。合。若。生。思。平宇內。能。離之。士。百。萬。有。餘。據
敖。倉之。粟。帶。咸。皋之。險。干戈。精。練。甲。冑。堅。實。洪。東。海。可。西。流。嶽。太。山。可。東。倒。以。此。禦。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東。都。危。急。不。日。將
降。幸。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汾。山公。策。名。先。帝。位。綸。朝。嵩。明。公。不。思。造。我之。恩。翻。圖。反。噬之。志。弃。邑。棄之。大。德。仰。慕。之。頑。鄙。慙。積。編
盜。敗。不。旋。踵。湘。簿。舍。舟。垂。于。今。日。背。臣。君。以。天下之。衆。勞於。光武。盜。伸。以。江左之。師。窮。平。則。帝。明。公。以。烏。合之。卒。
不。逕。數。千。狼。顧。鴟。張。強。梁。相。屠。暗。德。是。輔。公。何。狐。疑。密。乃。編之于。司。徒。府。慈。明。衆。令。人。詣。東。都。軍。訴。稱。遭。殺之。 詔唐國公淵鎮太

原。十月甲子。唐公舉義兵。遵。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天子。行伊。密故事。傳檄天下。聞之。魯。廙。北義
陽山計也。代王
南陽在西京。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使白。旗。指。衆於太原之野。被甲三萬。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次
霍邑。隨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糧運不給。又謠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奏王
過。謂江東。諸軍既下江。強。兆相繼。奏聞。沈客。觸。機。密。抑而不言。國軍臨江。後主曰。王。叔在此。舟兵三度。來。周兵再度。皆無不擒。逆。今
來。必自破。誰酒作。吾不信。陛下。且還。諸。決。或。聊。曲同之。衛。乃下。沿。打。大。爭。渡。羅。後主遽三十。萬。纔
止。 袁王諫曰。獨。大皇虎。天下。崩。離。狼。顧。蜂。飛。跨。州。連。蜂。史。夫。不。得。耕。私。女子。不。得。紡。故。仗。細。紛。晉。舉。施。空。虛。析。封。未。以。安。勞。人。
或。顧。觀。而。吉。四。海。據。峙。兩之。故。挾。天子之。威。令。諸侯。定。天下。是。以。昭之。聲。雖。被。此。如。竊。令。人。詣。東
都。偽。稱。已。燃。宗。廟。必。不。血。食。矣。周書曰。綸。綸不。絕。將。成。江。河。陛下。勿。以。課言。不。以。介意。乃。詔。楊。素。
獲。陶之。李。密。當。聞。慈。明。至。大。悅。謂。慈明曰。是。天。無。親。唯。德。是。輔。主上。毒。流。四海。天下。咸。知。密。縱。合。若。生。思。平宇內。能。離之。士。百。萬。有。餘。據
敖。倉之。粟。帶。咸。皋之。險。干戈。精。練。甲。冑。堅。實。洪。東。海。可。西。流。嶽。太。山。可。東。倒。以。此。禦。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東。都。危。急。不。日。將
降。幸。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汾。山公。策。名。先。帝。位。綸。朝。嵩。明。公。不。思。造。我之。恩。翻。圖。反。噬之。志。弃。邑。棄之。大。德。仰。慕。之。頑。鄙。慙。積。編
盜。敗。不。旋。踵。湘。簿。舍。舟。垂。于。今。日。背。臣。君。以。天下之。衆。勞於。光武。盜。伸。以。江左之。師。窮。平。則。帝。明。公。以。烏。合之。卒。
不。逕。數。千。狼。顧。鴟。張。強。梁。相。屠。暗。德。是。輔。公。何。狐。疑。密。乃。編之于。司。徒。府。慈。明。衆。令。人。詣。東。都。軍。訴。稱。遭。殺之。 詔唐國公淵鎮太

原。十月甲子。唐公舉義兵。遵。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天子。行伊。密故事。傳檄天下。聞之。魯。廙。北義
陽山計也。代王
南陽在西京。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使白。旗。指。衆於太原之野。被甲三萬。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次
霍邑。隨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糧運不給。又謠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奏王
過。謂江東。諸軍既下江。強。兆相繼。奏聞。沈客。觸。機。密。抑而不言。國軍臨江。後主曰。王。叔在此。舟兵三度。來。周兵再度。皆無不擒。逆。今
來。必自破。誰酒作。吾不信。陛下。且還。諸。決。或。聊。曲同之。衛。乃下。沿。打。大。爭。渡。羅。後主遽三十。萬。纔
止。 袁王諫曰。獨。大皇虎。天下。崩。離。狼。顧。蜂。飛。跨。州。連。蜂。史。夫。不。得。耕。私。女子。不。得。紡。故。仗。細。紛。晉。舉。施。空。虛。析。封。未。以。安。勞。人。
或。顧。觀。而。吉。四。海。據。峙。兩之。故。挾。天子之。威。令。諸侯。定。天下。是。以。昭之。聲。雖。被。此。如。竊。令。人。詣。東

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編。是言。後主。編行無。衆。盛。草。宮。旅。纏。隨。承。火。運。草。得。火。而。滅。及。至。京師。家於。都水。營。所。聞。高。宴。當。太也。有。會。稽
人。東海。曾。夢。著。朱衣。人。武冠。自天而下。以手。執。金。牌。謂。往。沼上。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陳亡。果如。夢。後。來。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
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污人衣。皇英。相。料理。及。留。騎。滅。羣。臣。以。謠言。奏。言。叛。將。恐。有
即不。解。皇英之。謂。俄而。陳。滅。于。隨。謀者。以。爲。江東。以。羊角。爲。皇。英。閩。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閩。北。齊。來。降者。官多。稱名。主。主。將。見
者。也。則。知。興亡。之。非。盡。有。徵。云。 隨高祖姓楊氏。名堅。周武帝初爲。隨州刺史。女爲太子妃。周宣帝立。拜爲大司馬。宣帝崩。立
靜帝。進。爵爲。隨王。遂。禪位。焉。改。號開皇。元年。九年。平陳。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皇太子。高祖崩。太
子即位。是爲。煬帝。煬帝無道。盜賊蜂起。十三年。幸江都。李密。設壇於。鞏。自。稱。爲魏公。密有大志。常有。思亂之心。與。越。玄
感。相。親。狎。玄感。以。勢。逼之。密。惡。曰。洪。機。兩陣之。間。暗。墮。吒。壓。三軍。被。壓。邀功一。時。害。不。知。公。者。涉。彼長。途。驅。策。貿。役。使。各。申。其用。公。不
知。密。豈可。以一。階一。級。而。輕。天下。士大夫。耶。及。玄感。反。密。歸之。爲其。謀主。後。玄感。敗。密。變。姓。名。奔。翟。讓。讓。立。密。爲。魏公。開。幕。府。置。僚。屬。凡
十。餘。
萬人。 梁師都據夏州。劉武周殺太原留守王。悲。舉兵反。竇建德自號夏王。朱粲自號楚王。劉元進據吳。都。
煬帝聞。羣賊起。大懼。使。馮慈明徵兵東都。 煬帝開。盜賊蜂起。召羣臣問之。皆曰。北。虜猖獗。何足。以。侍御史。魯。德。儀曰。今
海內上。崩。綱紀大。壞。而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等。阿。順。陛下。陛。絕不言。
所。部。檢。斂。已。竭。宗。廟。必不血食。矣。周書曰。綸。綸不。絕。將。成。江河。陛下。勿。以。課言。不。以。介意。乃。詔。楊。素。
獲。陶之。李。密。當。聞。慈。明。至。大。悅。謂。慈明曰。是。天。無。親。唯。德。是。輔。主上。毒。流。四海。天下。咸。知。密。縱。合。若。生。思。平宇內。能。離之。士。百。萬。有。餘。據
敖。倉之。粟。帶。咸。皋之。險。干戈。精。練。甲。冑。堅。實。洪。東。海。可。西。流。嶽。太。山。可。東。倒。以。此。禦。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東。都。危。急。不。日。將
降。幸。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汾。山公。策。名。先。帝。位。綸。朝。嵩。明。公。不。思。造。我之。恩。翻。圖。反。噬之。志。弃。邑。棄之。大。德。仰。慕。之。頑。鄙。慙。積。編
盜。敗。不。旋。踵。湘。簿。舍。舟。垂。于。今。日。背。臣。君。以。天下之。衆。勞於。光武。盜。伸。以。江左之。師。窮。平。則。帝。明。公。以。烏。合之。卒。
不。逕。數。千。狼。顧。鴟。張。強。梁。相。屠。暗。德。是。輔。公。何。狐。疑。密。乃。編之于。司。徒。府。慈。明。衆。令。人。詣。東。都。軍。訴。稱。遭。殺之。 詔唐國公淵鎮太

原。十月甲子。唐公舉義兵。遵。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天子。行伊。密故事。傳檄天下。聞之。魯。廙。北義
陽山計也。代王
南陽在西京。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使白。旗。指。衆於太原之野。被甲三萬。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次
霍邑。隨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糧運不給。又謠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奏王
過。謂江東。諸軍既下江。強。兆相繼。奏聞。沈客。觸。機。密。抑而不言。國軍臨江。後主曰。王。叔在此。舟兵三度。來。周兵再度。皆無不擒。逆。今
來。必自破。誰酒作。吾不信。陛下。且還。諸。決。或。聊。曲同之。衛。乃下。沿。打。大。爭。渡。羅。後主遽三十。萬。纔
止。 袁王諫曰。獨。大皇虎。天下。崩。離。狼。顧。蜂。飛。跨。州。連。蜂。史。夫。不。得。耕。私。女子。不。得。紡。故。仗。細。紛。晉。舉。施。空。虛。析。封。未。以。安。勞。人。
或。顧。觀。而。吉。四。海。據。峙。兩之。故。挾。天子之。威。令。諸侯。定。天下。是。以。昭之。聲。雖。被。此。如。竊。令。人。詣。東

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編。是言。後主。編行無。衆。盛。草。宮。旅。纏。隨。承。火。運。草。得。火。而。滅。及。至。京師。家於。都水。營。所。聞。高。宴。當。太也。有。會。稽
人。東海。曾。夢。著。朱衣。人。武冠。自天而下。以手。執。金。牌。謂。往。沼上。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陳亡。果如。夢。後。來。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
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污人衣。皇英。相。料理。及。留。騎。滅。羣。臣。以。謠言。奏。言。叛。將。恐。有
即不。解。皇英之。謂。俄而。陳。滅。于。隨。謀者。以。爲。江東。以。羊角。爲。皇。英。閩。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閩。北。齊。來。降者。官多。稱名。主。主。將見
者。也。則。知。興亡。之非。盡。有。徵。云。 隨高祖姓楊氏。名堅。周武帝初爲。隨州刺史。女爲太子妃。周宣帝立。拜爲大司馬。宣帝崩。立
靜帝。進。爵爲。隨王。遂。禪位。焉。改。號開皇。元年。九年。平陳。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皇太子。高祖崩。太
子即位。是爲。煬帝。煬帝無道。盜賊蜂起。十三年。幸江都。李密。設壇於。鞏。自。稱。爲魏公。密有大志。常有。思亂之心。與。越。玄
感。相。親。狎。玄感。以。勢。逼之。密。惡。曰。洪。機。兩陣之。間。暗。墮。吒。壓。三軍。被。壓。邀功一。時。害。不。知。公。者。涉。彼長。途。驅。策。貿。役。使。各。申。其用。公。不
知。密。豈可。以一。階一。級。而。輕。天下。士大夫。耶。及。玄感。反。密。歸之。爲其。謀主。後。玄感。敗。密。變。姓。名。奔。翟。讓。讓。立。密。爲。魏公。開。幕。府。置。僚。屬。凡
十。餘。
萬人。 梁師都據夏州。劉武周殺太原留守王。悲。舉兵反。竇建德自號夏王。朱粲自號楚王。劉元進據吳。都。
煬帝聞。羣賊起。大懼。使。馮慈明徵兵東都。 煬帝聞。盜賊蜂起。召羣臣問之。皆曰。北。虜猖獗。何足。以。侍御史。魯。德。儀曰。今
海內上。崩。綱紀大。壞。而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等。阿。順。陛下。陛。絕不言。
所。部。檢。斂。已。竭。宗。廟。必不血食。矣。周書曰。綸。綸不。絕。將。成。江河。陛下。勿。以。課言。不。以。介意。乃。詔。楊。素。
獲。陶之。李。密。當。聞。慈。明。至。大。悅。謂。慈明曰。是。天。無。親。唯。德。是。輔。主上。毒。流。四海。天下。咸。知。密。縱。合。若。生。思。平宇內。能。離之。士。百。萬。有。餘。據
敖。倉之。粟。帶。咸。皋之。險。干戈。精。練。甲。冑。堅。實。洪。東。海。可。西。流。嶽。太。山。可。東。倒。以。此。禦。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東。都。危。急。不。日。將
降。幸。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汾。山公。策。名。先。帝。位。綸。朝。嵩。明。公。不。思。造。我之。恩。翻。圖。反。噬之。志。弃。邑。棄之。大。德。仰。慕。之。頑。鄙。慙。積。編
盜。敗。不。旋。踵。湘。簿。舍。舟。垂。于。今。日。背。臣。君。以。天下之。衆。勞於。光武。盜。伸。以。江左之。師。窮。平。則。帝。明。公。以。烏。合之。卒。
不。逕。數。千。狼。顧。鴟。張。強。梁。相。屠。暗。德。是。輔。公。何。狐。疑。密。乃。編之于。司。徒。府。慈。明。衆。令。人。詣。東。都。軍。訴。稱。遭。殺之。 詔唐國公淵鎮太

原。十月甲子。唐公舉義兵。遵。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天子。行伊。密故事。傳檄天下。聞之。魯。廙。北義
陽山計也。代王
南陽在西京。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使白。旗。指。衆於太原之野。被甲三萬。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次
霍邑。隨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糧運不給。又謠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奏王
過。謂江東。諸軍既下江。強。兆相繼。奏聞。沈客。觸。機。密。抑而不言。國軍臨江。後主曰。王。叔在此。舟兵三度。來。周兵再度。皆無不擒。逆。今
來。必自破。誰酒作。吾不信。陛下。且還。諸。決。或。聊。曲同之。衛。乃下。沿。打。大。爭。渡。羅。後主遽三十。萬。纔
止。 袁王諫曰。獨。大皇虎。天下。崩。離。狼。顧。蜂。飛。跨。州。連。蜂。史。夫。不。得。耕。私。女子。不。得。紡。故。仗。細。紛。晉。舉。施。空。虛。析。封。未。以。安。勞。人。
或。顧。觀。而。吉。四。海。據。峙。兩之。故。挾。天子之。威。令。諸侯。定。天下。是。以。昭之。聲。雖。被。此。如。竊。令。人。詣。東

長短經卷第五

霸紀中

七雄略第十八

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重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疎相鎮，所以關衛衰也，昔周監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制法之遠，文武周公爲三壁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僻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幷於越，越王勾踐敗吳，欲遷吳王於甬東，與百家君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晉分爲三，晉昭公六年，卒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羊舌氏之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以其子爲大夫，公四年，趙鞅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瑤分其地，至烈公十九年，周威王賜韓魏趙皆命爲諸侯，晉遂滅　鄭兼於韓，鄭桓公者，周厲王少子也，與王以爲司徒，周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曰，獨有雒之東十，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如，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卿，徒民皆愛公，請試居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克國之年後，爲直，裘先祿之謀，一時之上也，主公之策，久之上也，平將軍之言，滅亡之下也，夫物不兩大，時無常貴，故授者在周，常者在鄭，滅鄶來於，化及必始於世，死請案甲息兵，俟時覘望，世充忘大而體強，心勇而多悔，恒於目後，必有異圖，不意數中，變將作矣，經後世願而卑，應天，順人，高帝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宇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范曄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祀，其所以致削弱，禍敗者，蓋漸有由矣，三代以婁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自秦漢迄于周隨，觀其興亡，雖亦有數，然大抵得之者，皆因得賢豪，爲人興利除害，其失之也，莫不因任用羣小，奢汰無度，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遠佞人，去僻惡，有旨哉，

仔人不封，立諸侯，及踐勝楚，滅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連滅，秦高祖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惟修關梁，強守禦，內充實三輔，外多發兵，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而坐得其地，王翁見以專關梁政得之，即抑亞臣，收下權，及其失之，又不從大臣生，遂以破滅，由是觀之，夫忠害非一，何可勝爲，防慮強貴，直曰，夫事有招禍，法有起姦，唯當賢良，然後無患耳，

王命壬充擬密，密不用祖君彥計，密師敗績，遂西奔京師，尋謀叛殺之，世充今悉載而老洛下，必染，但堅守其要路，羅會得東面已以親卒三萬，循河曲西上，示逼東都，東都必急，世充必救，待其至洛，則閉門，後閉則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今世充之兵，不可當者三，其餘精銳，一直決出深入，一也，盡虜承，餘三也，我但棄城，回守密，力待時，彼欲戰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此充之首，可致陛下，孟君以爲何如，單雄信曰，以壞破之兵，當思歸之卒，雖銳不敵，必越矣，雖君諫曰，不可，夫師出爲老，師正爲直，曲則爲讒，直則爲直，裘先祿之謀，一時之上也，主公之策，久之上也，平將軍之言，滅亡之下也，夫物不兩大，時無常貴，故授者在周，常者在鄭，滅鄶來於，化及必始於世，死請案甲息兵，俟時覘望，世充忘大而體強，心勇而多悔，恒於目後，必有異圖，不意數中，變將作矣，經後世願而卑，應天，順人，高帝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破諸侯之縱以連橫，

此縱橫之所起也。（荀悅曰：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親人知子世國如家，盡盡節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人，而生者趨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篡於其國者，則人救人救於下，等加於上，是以計利思害，動貨長威，各貪其力而無亂心。天子失道，則侯伯正之，工室微弱，則大國制之，雖無道，不虐於天下，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者也。昔元首曰：先王知治理之不能久故與人共理之，知獨理之不能周，故與人共守之。親疏而兩用，異同異而並通，終始是以相御，親疏是以相制，如以已利物，不如國利安上，在乎慎下，爲己存乎利人，夫然則南面之君，各稱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服信於是乎結，世治是以致風，道衰是以彊暴，強殺之國，不能振一時之勢，雖俊之人，無以奇騁王之志，盡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並興，大興其理，所固有教之勝，異存乎其人，是法則於必滅，明道若時而固，故世及之制，弊於強禦，厥下之興，漏於末折，況割之盟，適白三季陵夷之際，終于七雄所謂末大必折，足大難掉，此蓋侯之好也。）

蘇秦初合縱至燕

蘇秦初合縱至燕。（周武定殷，封郤公於燕，與六國並稱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池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相罷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今易州也。）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池，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文侯許之。（乘殺曰：蘇秦說燕王曰：比目之魚，不相得則其能行，故古者稱之以北合縱而如一也。今山東不能合縱而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曰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秦二人五人而車行矣。今山東三國與秦二國同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親則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同諸不相知，志意不相通，何也？越人水而漸，波重其相救助如一，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夫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士，合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固攻韓、魏，韓、魏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攻韓，故中山亡。今秦之攻燕，燕必亡。臣竊爲大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反韓梁之西，亦山東不能爲此此必皆亡矣。燕巢以兵南合三晉，趙將攻燕，蔚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臣從外來過水，見鈃方出曝，而鷸啄其肉，鈃合而挾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死鈃，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今趙且興兵攻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其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孰計之。趙王乃止。禽宣于長離，使取十城，燕易王謂燕泰曰：先生能爲燕得徒地乎？泰曰：請爲王取之。遂如齊見齊王，再而愛，仰而歎，齊王曰：是何足以致此乎？泰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蚹，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鈃，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今日燕趙久相支以弊其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孰計之。趙王乃止。禽宣于長離，使取十城，燕易王謂燕泰曰：先生能爲燕得徒地乎？泰曰：請爲王取之。遂如齊見齊王，再而愛，仰而歎，齊王曰：是何足以致此乎？泰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蚹，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鈃，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今日燕趙久相支以弊其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孰計之。趙王乃止。禽宣于長離，使取十城，燕易王謂燕泰曰：先生能爲燕得徒地乎？泰曰：請爲王取之。遂如齊見齊王，再而愛，仰而歎，齊王曰：是何足以致此乎？泰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蚹，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鈃，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今日燕趙久相支以弊其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孰計之。趙王乃止。）

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

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池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相罷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今易州也。）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池，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善。（秦既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趙人震恐，東徙，及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攻馬服子乎？曰：然。又欲圍邯鄲乎？曰：然。代王曰：趙亡則秦王爲天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前取藺、離石、北攻馬服之軍，遂破周呂望之功，不論於此，趙亡即秦王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善。秦既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趙人震恐，東徙，及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攻馬服子乎？曰：然。又欲圍邯鄲乎？曰：然。代王曰：趙亡則秦王爲天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前取藺、離石、北攻馬服之軍，遂破周呂望之功，不論於此，趙亡即秦王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善。秦既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趙人震恐，東徙，及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攻馬服子乎？曰：然。又欲圍邯鄲乎？曰：然。代王曰：趙亡則秦王爲天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前取藺、離石、北攻馬服之軍，遂破周呂望之功，不論於此，趙亡即秦王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善。）

蘇秦如趙

蘇秦如趙。（趙之先與秦同祖，周穆王使造父御，破徐偃王乃賜造父以趙城，於氏世爲諸卿也。）說趙肅侯曰：臣竊爲君計，莫若安民無事，且無赴有事民爲也。安危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危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危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危秦攻齊而民不得安。皆誠能聽臣，燕必致旄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

其數。平原君之楚。見楚王。說以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纔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與汝君言。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之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文王爲天子。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振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莫能比。而不能自定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鄢郢。一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代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恥焉。今合縱者爲楚。不爲趙也。楚王曰。苟如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楚於是遂出兵救趙。趙孝成王時。秦圍邯鄲。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王使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令趙帝秦。秦昭王使使者至邯鄲。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邯鄲。聞魏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曰。秦雄居此圍城之中。曾有求於平原君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也。何爲久居圍城之中而不去乎。魯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權使其士。貴使其人。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人也。所以見將軍者。欲以助趙。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四旁諸侯之士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後至。則斬。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足。而智不若耶。曰。然。魯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魏王乃大驚。衍曰。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故獻之紂。以爲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奈何爲人臣。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南收淮北。而平陸子因之。以擅齊之資。南面而稱孤。則固有之矣。然而業已爲人臣。湣王出弔。而平陸子因刺之。湣王之身。而懸之廟梁。天下謂之何。曾不若鄒與魯之臣也。生則見戮。死則不得葬。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其實一也。何以異。秦昭王爲政。圍梁數重。魏王恐。欲發使之秦。尊昭王。魯連謂新垣衍曰。秦之政。權使其士

於曲沃之南，折衝於席上者也。楚惠王使杜國略陽將兵伐魏，得八城。又移兵攻齊，陽於軍，再拜賀戰勝之功，起而請曰：敢問楚之法，被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官於此者何等也？昭陽曰：唯令尹耳。令尹貴矣，非侯兩令尹也。臣竊爲君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復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而又移兵攻齊，齊畏公甚，以此名君足矣。爵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身且死，爵且歸，猶爲蛇足者也。昭陽以爲然，引軍而去。　蘇秦始連燕、趙、韓、魏、齊、楚之兵以攻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縱道絕，縱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立可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大王不事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之業，是故天下之遊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縱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審計定議。魏王於是倍縱約而請成於秦。　范雎說秦昭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非計也。而侯見齊之罷於秦也，其於計疎矣。且齊僅王而攻楚，敝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而侯見齊之罷，而攻齊剛，非計也。此所謂借賊兵而資盜糧也。王不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今舍近而攻遠，不亦謬乎？昔者中山之國，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之於秦也，其於計疎矣。且齊僅王而攻楚，敝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而侯見齊之罷

臣爲大王患也。大王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繕守新城。存民菅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人擊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凡天下而以信約縱親相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也。蘇秦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齊。破齊而分其地。乃佯爲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再三年而覺。殆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王乃與秦親。

自起兵攻楚。楚襄王使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兩大王欲伐楚。臣請言其說。王聞之。夫平則友之。不平則反之。是也。故平則危累。不平則危累。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重。此從生人以爲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若能持功守威。勤攻伐之心。屬仁義之兵。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挾兵革之強。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患也。此云。雖不有切鄰之有移易。且猶涉水深其足。此者始之易而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耶。翦伯見伐齊之利而不知禍次之福。吳王見伐齊之換面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貪大功也。設利於前而忘害於後也。今王欲罷世之兵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烏夫韓魏父兄子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身首分離。暴骸草澤者。相望於境。僵仆橫屍。流血千里。老弱係虜。以相及於路。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蠹也。今王信之與兵攻楚。不亦過乎。臣爲王慮。莫若善楚。楚合爲一。以臨韓。韓必敬手。王施以德。楚必德王。王以十萬戍宛。練之人塞必動鄧。大陵塞。然而上蔡以往來也。如是。魏亦爲守威。勁

番吾會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征殷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發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混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軍北一軍軍於成皐鞏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滽池約四國而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滽池面相見而口相約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肅侯許之　安

君破趙長平軍降其卒四十餘萬坑之遂圍邯鄲而軍糧不屬乃遣衛先生言於秦昭王曰趙國有信陵君之救邯鄲之利民人竊竊好其義雖發兵圍邯鄲常冒諸侯而一約爲之鑿長則秦不弱則六國必滅秦所以未得志於天下者趙之爲患也今頼大王之強趙軍破於長平其壯丁皆軍中銳卒且盡其餘老弱罷極士民誠憊其主誠以此時遣輕銳給足軍糧滅趙必矣滅趙以威諸侯天下可定而王業成矣秦王欲聽之睢長綸其功不欲使成言於秦王曰秦雖破趙軍士卒死傷大梁百姓被於遠輸國內空虛邊境兼虛爲城將無以自守宜且罷兵王從之後三年復欲將白起伐趙起不肯王乃使應侯往請之曰邯鄲之存秦王之所日夜望而起也起雖病爲我強臥而行之於是起出武安西門裹創而步至杜郵秦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與武安君何如對曰武安君南阨鄢郢東取漢中北禽趙括於長平之下諸侯之民流亡而西歸秦者不可勝數白起之功已多矣爵已爲通武安君已爲之謀矣於是賜之劍而自裁白起既死諸侯聞之皆相賀秦王亦聞之乃使人復強起武安君而賜之劍曰子其以此自裁武安君仰天而嘆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於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事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此足以死矣

周之敗以爲弱見秦於是笑三代盛滅古法　孔融曰古者王畿之制乎里置四郊三遂以遠近言之郊內曰國郊外曰野野外曰鄙鄙外曰縣縣外曰都都外曰甸甸外曰稍稍外曰縣縣外曰都都外曰甸甸外曰稍稍外曰縣縣外曰都都外曰甸甸外曰稍稍

書聞其臣面不自盡事故使人狀得畢其愚忠陳謀下財令文帝於是從計遂徙淮南王弟
其衡山四年當陽侯薄太后四十餘歲孤花陽王哀為祖母
楚到三歲釀分天下半令吳王前有太子之隙雖偏私不
為錢孟海鹽鑄銅誘天下生人謀作亂逆今朝之亦反不割亦反
朋之反強弱小不同反逆鋤大於是吳楚遂與七國俱反
數十地方千里舉兵西鄉名為誅錯實欲自強而合縱以逆
漢代立餘鄉甘固得民力甘固得民心孝之道不立願陛下令
自新矣上
從其計也景遣七國之亂抑諸侯減黜其官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
益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衰亡之際皆繼體君
割剖宗子有名無實天下
順然復與古之制矣
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
作威福朋黨之上不降階序而進天下作惡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建五威之吏施佈天下班行符命漢
諸侯王嫌角居中制輕重唯上所擬
縱橫之事復起於今矣將軍通達興衰之一人小臣先當
故其末流有縱橫之士若數然也
擅朝門高權自上起僅不及下是以即位之後天下
權重合成轉到其不保固辭為令嬪傑當制萬機若無
而猶遵覆車之道轍蹈亡秦之迹惟及數世矣完元帥舉行強暴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
自壞豈不危哉在周之難鍾王室也放命者七臣十位者三子嗣王室其九鼎因族據其天邑鎮靜震於
闕宇鋒鏑流於終閾然嗣位識匈害不量及天下晏然以治得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若
若二漢階閥暫振而四海已沸孽臣朝人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覩董卓擅權之際信兆
悼心愚竊同痛豈世之遠時之臣士無上合之志歟蓋遠積屈於時異雖心推於卑勢耳
除權回或因循俗世位不必常令
主暴君有時比逸故五等所以多亂也今之牧守方面血刃雖或失之亦得固多故屈媚易以為治也夫德之休明
風成蓮其偏而淫昏之君撫而容過和而非不治故先代有監之明文典存誡官之吏以仁恕及遠政止了之常事於已
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雅矣且要而言之五等
安民良士所命及夫遷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現是故往
臣挾一時之忠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上衆皆民民安
心矣下思於固之義使其垂賢居官則功有何沌而愚處
亂則遠有深淺然則深入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貨若淳之典殆可以二方弊也
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姿雄神武之略龍飛譙沛風翔兗豫覩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視前車之
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眷不使之人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撫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官武之

論曰臣聞書漢氏不綱網漏兇狡袁本初虎視河朔劉景升豁起荊州馬超韓遂維據於關西呂布陳宮
縱命於東夏遼河海偕土公十數皆阻兵百萬鐵騎十萃合縱締交為一時之傑也然皆操挾天子令諸
侯六七年間夷滅者十八九唯吳蜀最僻國也以地阻狹之緣四州之土不如中原之大都人性於公戰
不若二袁劉呂之盛此二雄以新造乘集之國主暴君有時比逸故五等所以多亂也今之牧守方面血刃雖或失之亦得固多故屈媚易以為治也夫德之休明
風成蓮其偏而淫昏之君撫而容過和而非不治故先代有監之明文典存誡官之吏以仁恕及遠政止了之常事於已
食遠上不怍之勢然能撫劍顧眄與曹氏爭衡躍馬指麾而利盡南海何哉則地利不同勢使之然耳故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古語曰一里之阻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故曹丕遠江見波濤洶湧歎曰此
安民良士所命及夫遷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現是故往
臣挾一時之忠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上衆皆民民安
心矣下思於固之義使其垂賢居官則功有何沌而愚處
亂則遠有深淺然則深入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貨若淳之典殆可以二方弊也
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姿雄神武之略龍飛譙沛風翔兗豫覩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視前車之
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眷不使之人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撫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官武之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與秦井南股距星爲界，東井南股距星連鍵者是也，蜀星度在參右足玉井所銜星是也，距星即參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　按職方則雍州之境，據禹貢則梁州之域，地方五千里，提封四十郡，實一都會也。　帝王世紀云：蜀其卦直坤，故多純坤之卦，其於貞女故尚遠昧，乎稱文王之化被于江漢之域，有文王之化焉，蜀與周分故有是說云。　故古稱天府之國，沃野千里，良有以矣。王業未公，孫述據蜀。　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爲導江卒正治臨邛，及更始立，豪強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略漢中，商人王岑亦起兵於徼外，自稱黃漢將軍，以應成，述聞之，遣使理成，成錄張成，都虜掠基精，遣述弟汸之資，賂中黃侯，侯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今聞漢將軍到，驅迎道路，今百姓無名面縛子係頸，宝屋燒燔，此述風非義兵也，皆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請卿欲并力者即進，不欲者使去。　張鯉皆叩頭願效死，遂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乃選精兵千餘人，而縱宗成等破之，如諸弟揖父破之也。　益部豪傑，多推述功，謂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歸依。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敢以當之。　熊以爲宜如所議。　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隗囂遵遊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不及此時，據危乘勝，以爭大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假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武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疑，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聞使，招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土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人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用戎悊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問掾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謀而同，不可輕也，猶坐利將步騭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九武陽之大篤，表漢曰：賊若出兵據公面，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保成都，諸將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攻漢，使別將功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陽答，三日不出，多樹牆壁，使慊吹不絕，夜勒精兵，與尚平合，引等不覺，月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文江南，漢候之，悉銳擊述，於是月晨陳都以狀聞，武帝曰：公孫眞都，其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保公也，若先攻尚，公急救都五十里，恐非尚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成都之閒，八戰八趨，遂軍其郭中，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延岑，岑於市橋以連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擊破漢，漢臨水縱馬，足得出，述乃自將攻漢三合三勝，自旦及申，軍士不得食，飛矢漢因命鼓士饗之，述吳大敗也。　軍至成都，述出戰，初敗，被刺，倒曾死，夾述妻子焚其宮室。　光武聞之，怒以遣漢曰：城降三日，東人服從，一旦放兵縱火，良失新將士人之義也，乃下詔慰之，其忠臣義士，不得貪利，虜掠

渭。若跨有荊益。保其巖岫。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時曹公破荊州。先主奔吳。

先主之奔吳也。諸葛亮勸之。程昱勸曹公追之。曹公不從。松謀不使揚當也。劉備英雄也。初窮蹙於我。我不誅。後必為患。

可得救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眡。時益州刺史劉璋聞曹公征荊州。遣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還先主。曹公不存錄松。松勸璋自絕曹氏。曹公在北方。嘗以十萬之衆。與袁紹戰於官渡。紹衆數倍於公。公用荀攸奇計。破紹軍。後數年中。紹盡有冀州之地。以河北之強。公復以十萬之衆。與袁尚戰於鄴。大破尚軍。遂定冀州。此公自以勢勝紹。又以少勝多也。

劉巴者。零陵之所恨也。皆盛之類。

劉巴者。零陵烝人。少有才學。初為荊州牧劉表所重。表卒。巴北詣曹公。公辟為掾。使招納江南。會劉備奔夏口。巴不得與大軍俱還。遂與備相遇。備與巴俱南。到交阯。交阯太守士燮。亦辟為掾。

劉巴以漢末大亂。託身無所。遂周旋於劉表。曹公。劉備。孫權。士燮之間。終不為屈。

曹公北還。權乃以荊州業備。

周瑜上疏諫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宇。多其美女玩好之物。以娛其意。分此三人各守一方。使如高祖之圖項羽。則天下不足定也。今徙劉土地以資業之。案此三人。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故不納也。

之曹公北還。權乃以荊州業備。周瑜上疏諫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宇。多其美女玩好之物。以娛其意。分此三人各守一方。使如高祖之圖項羽。則天下不足定也。今徙劉土地以資業之。案此三人。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故不納也。

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人強。戶口百萬。郡中兵馬。所出雖少。猶得數萬。若因此時。以討張魯。內併巴、漢。外連諸戎。北有曹公之強。操必不能越漢中以圖利。此為資國家而廣土地。進取之業也。

大事備曰。今指東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疑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說備令權降耳。

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各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乃使關羽守荊州。欲自取蜀。

時孫權遣使報備。欲共取蜀。且米賊張魯。居天巴、漢。為曹操耳目。脅蜀。蜀亦畏之。故權欲先攻取蜀。

璋遣法正迎備。以拒魯。正見備。陰以厚德納心。備亦以此報之。正還。說璋曰。以精兵內備。陰圖成都。而以外事魯。魯破。則大事濟矣。璋不從。正又具地圖。陳山川險易。戶口多少。土宜所生。及人客眾寡。勸璋令備。璋復不從。

先鑑遠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則人事去矣。卻荅權曰。益州民富國強。土地險固。劉璋雖闇。足以自守。加有張魯為寇於漢中。脅蜀之名。實為益州。劉璋不能自守。故迎將軍耳。且觀璋意。恐將軍之來。不為己用。外託同盟。內懷疑貳。若軍無功。則見責。有成。則被奪。此為進退受困之地。而將軍以之。欲與爭利。雖有十操。無所復施。且兵貴神速。兵法。當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今將軍捨近而就遠。釋逸而取勞。此為費糧食。而喪戰士之命。竊為將軍不取也。

會劉璋聞曹公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趙笮。勸璋迎備。使擊魯。

孔明明於治體。關羽、張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懷之。上下有禮。賞罰必信。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隨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吉為孔明所制。於指麾間。羽、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懷之。上下有禮。賞罰必信。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隨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吉為孔明所制。於指麾間。

守。推此而明。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隨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吉為亡。願大王留意。天願人運。即還。張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懷之。上下有禮。賞罰必信。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隨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吉為

兵矣。曾而同軌。無故自相攻伐。借幅於操。使敵乘其隙。非計也。幅知羅憲。乃止也。

使敵乘其隙。非計也。幅知羅憲。乃止也。

撫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信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瑋然之。遣使正迎先主。

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瑋然之。遣使正迎先主。時黃權諫曰。左將軍有虎名。今見部曲遇之則不盡其心。以客待之。則一夫不容二君。若客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願且閉境以待河北。時到回亦應目備解。使人召入。必有變。不可內也。既入。巴又曰。若使備討張魯。是養虎於山林也。幸垂采納。

先主與璋會涪。璋還成都。先主當還江北。

征漢中。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

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殺來。疏璋。使督道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

可以固守。若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促行。先

征漢中。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

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殺來。疏璋。使督道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

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一子倶服將軍英名。又善將軍之上。必乘輕騎來見將軍。

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帝。迎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

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一子倶服將軍英名。又善將軍之上。必乘輕騎來見將軍。

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帝。迎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初張松法正見備以厚德納心。備亦以此報之。又具地圖。陳山川險易。戶口多少。土宜所生。及人客眾寡。勸璋令備。璋復不從。

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備乃從璋求兵及資貨。欲還東。有救權。璋但與千兵。餘悉還之。備得離師徙勤。終不還報。令權幫藏之財。而協於質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兵可得乎。乃召璋自來軍。權伐備。備還。先主得半渡擊。盡破其軍。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

物軍尚還。先主得半渡擊。盡破其軍。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

離師徙勤。終不還報。令權幫藏之財。而協於質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兵可得乎。乃召璋自來軍。權伐備。備還。先主得半渡擊。盡破其軍。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

即斬懿等。自上庸還。到秭歸。聞劉琮降曹公。先主不知。

即斬懿等。自上庸還。到秭歸。聞劉琮降曹公。先主不知。

謀不使揚當也。劉備英雄也。閉羽敢能於萬人之敵。論必資其用。不使揚當也。劉備英雄也。閉羽敢能於萬人之敵。論必資其用。

可得救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眡。時益州刺史劉璋聞曹公征荊州。遣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還先主。曹公不存錄。松。松勸璋自絕曹。璋曰。昔高祖一紿兵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而自臨役。而天下三分。皆為所有。巴、蜀。劉備因蜀帥據益州。備用竟計。結好孫權。其相據超戲曰。劉備其不濟乎。攻於用兵。每戰必敗。舉它不暇。何以圖人。劉難小國。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拿舟也。以君之勢。據自民。應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畏。勢舉而守之以畢。久終據有其土。終據有其功。業傳祚百代。何驕矜之有哉。若子竟以知曹操之不能遠。舉天下也。備用竟計。結好孫權。其拒曹公於亦壁。破

之曹公北還。權乃以荊州業備。周瑜上疏諫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宇。多其美女玩好之物。以娛其意。分此三人各守一方。使如高祖之圖項羽。則天下不足定也。今徙劉土地以資業之。案此三人。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故不納也。

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人強。戶口百萬。郡中兵馬。所出雖少。猶得數萬。若因此時。以討張魯。內併巴、漢。外連諸戎。北有曹公之強。操必不能越漢中以圖利。此為資國家而廣土地。進取之業也。

大事備曰。今指東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疑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說備令權降耳。

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各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乃使關羽守荊州。欲自取蜀。

時孫權遣使報備。欲共取蜀。且米賊張魯。居天巴、漢。為曹操耳目。脅蜀。蜀亦畏之。故權欲先攻取蜀。

璋遣法正迎備。以拒魯。正見備。陰以厚德納心。備亦以此報之。正還。說璋曰。以精兵內備。陰圖成都。而以外事魯。魯破。則大事濟矣。璋不從。正又具地圖。陳山川險易。戶口多少。土宜所生。及人客眾寡。勸璋令備。璋復不從。

先鑑遠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則人事去矣。卻荅權曰。益州民富國強。土地險固。劉璋雖闇。足以自守。加有張魯為寇於漢中。脅蜀之名。實為益州。劉璋不能自守。故迎將軍耳。且觀璋意。恐將軍之來。不為己用。外託同盟。內懷疑貳。若軍無功。則見責。有成。則被奪。此為進退受困之地。而將軍以之。欲與爭利。雖有十操。無所復施。且兵貴神速。兵法。當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今將軍捨近而就遠。釋逸而取勞。此為費糧食。而喪戰士之命。竊為將軍不取也。

會劉璋聞曹公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趙笮。勸璋迎備。使擊魯。

孔明明於治體。關羽、張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懷之。上下有禮。賞罰必信。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隨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吉為孔明所制。於指麾間。羽、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懷之。上下有禮。賞罰必信。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隨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吉為

守。推此而明。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隨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吉為亡。願大王留意。天願人運。即還。張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懷之。上下有禮。賞罰必信。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隨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吉為

兵矣。曾而同軌。無故自相攻伐。借幅於操。使敵乘其隙。非計也。幅知羅憲。乃止也。

使敵乘其隙。非計也。幅知羅憲。乃止也。

撫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信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瑋然之。遣使正迎先主。

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瑋然之。遣使正迎先主。時黃權諫曰。左將軍有虎名。今見部曲遇之則不盡其心。以客待之。則一夫不容二君。若客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願且閉境以待河北。時到回亦應目備解。使人召入。必有變。不可內也。既入。巴又曰。若使備討張魯。是養虎於山林也。幸垂采納。

先主與璋會涪。璋還成都。先主當還江北。

征漢中。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

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殺來。疏璋。使督道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

可以固守。若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促行。先

征漢中。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

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殺來。疏璋。使督道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

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一子倶服將軍英名。又善將軍之上。必乘輕騎來見將軍。

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帝。迎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

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一子倶服將軍英名。又善將軍之上。必乘輕騎來見將軍。

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帝。迎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初張松法正見備以厚德納心。備亦以此報之。又具地圖。陳山川險易。戶口多少。土宜所生。及人客眾寡。勸璋令備。璋復不從。

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備乃從璋求兵及資貨。欲還東。有救權。璋但與千兵。餘悉還之。備得離師徙勤。終不還報。令權幫藏之財。而協於質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兵可得乎。乃召璋自來軍。權伐備。備還。先主得半渡擊。盡破其軍。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

物軍尚還。先主得半渡擊。盡破其軍。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

離師徙勤。終不還報。令權幫藏之財。而協於質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兵可得乎。乃召璋自來軍。權伐備。備還。先主得半渡擊。盡破其軍。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璋所遣將吳懿等頭到。權據其城。

即斬懿等。自上庸還。到秭歸。聞劉琮降曹公。先主不知。

即斬懿等。自上庸還。到秭歸。聞劉琮降曹公。先主不知。

謀不使揚當也。劉備英雄也。閉羽敢能於萬人之敵。論必資其用。不使揚當也。劉備英雄也。閉羽敢能於萬人之敵。論必資其用。

使隨意出輒欲請兵。人與意異道會于沛。編如韓信故事。意不能制。而不可還。常謂意爲偏將。性狹恨己才用之不盡也。其後吳孫權襲關羽。取荊州。羽時北攻樊城。留兵以備南郡。蒙上疏曰。羽君臣矜伐。自以爲功名蓋世。計不旋踵。宜速還救。羽得之。即解圍退。權遣將追羽。羽還擊之。權數遣使與羽和親。羽驕慢不許。謂權使曰。大王欲以子孫與吾婚。吾羞與豎子爲親。權大怒。羽軍覆沒。羽遂走麥城。權復遣使誘羽。羽猶豫未決。其將王甫謂羽曰。君侯威震華夏。所以留意於此者。以有荊州故也。今大軍已還。人心離沮。雖欲堅守。其可得乎。羽乃收衆欲登城。左右皆已降。遂不能禁。羽乃與數騎夜走。至臨沮。權已先遣將潘璋馬忠等截斷羽徑路。羽窮蹙。乃與其子平俱爲權軍所獲。

主怒吳伐之敗績還蜀至永安而崩。初魏文帝聞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而權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必破可以破敵乎。包原隰聯山險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法所忌。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聞破備於夷陵。許至。

後主禪卽位。下詔曰。朕聞善積者昌。編稽者喪。昔我烈祖光武。存復舊業。遷都洛邑。繼世二帝。不墜于地。爲國永統。垂祚後昆。逮至延熹。桓帝不德。信用左右。貶黜忠良。任授姦佞。小人得志。君子道消。自是以來。閹豎專政。賢愚雜糅。白黑不分。邪正莫別。遂令海內傾心。人懷異望。曹操因之。以成篡逆。操雖外託漢室。內實自爲。羣下莫敢言。百姓莫敢怨。何者。威權在己。而天下事去矣。故其臣可以竊國。其子可以盜名。非一朝一夕之漸。所由來者漸矣。高皇帝以神武之姿。誅暴秦。滅項羽。興於漢中。平三秦。還守關中。以制天下。因險固之勢。據形勝之利。故能後發而先至。以弱爲強。以寡爲衆。此用武之國。其利如此。及至光武。中興。雖有內難。而猶外攘羣凶。海內震服。威德遠播。南單于稽首。東夷屈膝。羌胡慕義。舉國內附。故能十有二帝。而漢祚不絕。此天時人事。可見之驗。夫興者必由儉約。而亡者必以驕奢。儉約則節用愛人。驕奢則賦重民怨。此理之常。不易之道也。朕雖否德。恭承前緒。夙夜戒懼。不敢荒寧。惟欲信賞必罰。以章先帝之明。庶幾無負丕顯之業。而今不幸。遭家大憂。奸凶跋扈。傾我神器。朕惟幼沖。託于王公之上。以爲天下之主。而不能奉承宗廟。以保祚胤。使天下之人。有所繫心。是以憂懼。不知所措。今大行皇帝。以天下之重。託于丞相。以朕繼皇帝之後。丞相亮。以王室爲己任。深執謙讓。固辭不受。以爲太子。宜速卽尊位。以繼大統。朕雖不德。亦何敢辭。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卽皇帝位。

先是吳主孫權請和。吳使張溫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丕通意。彼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卿受命不受辭也。對曰。臣入無良心之規。出無二國之事。何辭之有。溫至蜀。諸葛亮謂溫曰。大吳之與蜀。猶脣齒也。脣亡則齒寒。今曹丕篡盜。不顧天人之義。主上以聖德龍興。將以討除姦凶。共清中夏。而吳王不樂聞國家之福。欲與賊爲伍。違盟食言。自絕大義。若魏能滅吳。則脣亡齒寒。其勢然也。故吳惟稱臣可以救禍。不然。必見吞滅。此理之明。不可不熟慮。溫還。具以報權。權大感悟。

丞相諸葛亮盧權聞先主殂。有異計。乃遣鄧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自表請見。權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勢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等。與諸葛亮書。陳天命。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尊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滅在子孫。而二三子多違蘇張詭隨之說。奉進讒佞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以徒懷文藻。煩勞翰墨。大雅君子。所不爲也。又軍志曰。高人必死。橫行大下。昔郢轅氏挈卒數萬。制四帝。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亮死後。魏命

鄧艾伐蜀。蜀主敗。後主用譙周策降魏。譙曰。國君爲社稷死則死。爲社稷亡則亡。昔周太王與豳人平。豳人重之。君倫坐荷存亡之寄。寧利偷榮。違安從危。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難易異也。主資無素封之酷。戰難延長。未有十扇之蘧篨。而欲以蔽風雨者也。今魏地雖廣。而兵勢分。若悉軍聚守。則無以應敵。多方備禦。則兵不能制。是以日削。勢使然也。若舍此而欲以一隅之地。禦方來之主。其反何也。今并日而食。猶不給濟。是時運窮。以重兵據下。若委之以強。至而後戰。則力不足。若以弱兵分守。則各個受敵。是爲以一擒之人。與白疑處。及敵反耳。主乃召見問辭。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主曰。何謂上中下計。公謂曰。東取吳。（揚州是也。）西取蜀。（荊州是也。）并齊取楚。（青州是也。）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謂曰。東取吳。西取蜀。并齊取楚。并韓取魏。據險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謂曰。上策久之策上計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蜀。并齊取楚。并韓取魏。據險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

東取吳西取下蔡。錯重於越。身錯長沙陸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議曰。自保江表。無窺中原之心。下計也。桓譚新論曰。同世有鬬雞之戲。或曰。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適暴魂張。設以會圖。因而伐之。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縣遮要。以爭使來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爭逐隅道。趙作保以自生於小地。然亦不如蘇秦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案成皐據敖倉此道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死者也。錯音爲并反。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爲。屬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國。此皆爲身不顧其後。爲萬世慮者。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果如策。乃封令尹也。是後吳王劉濞以子故面反。初發也。其大將蘇田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奇兵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倚人。藉人亦且反于吳王不許。其少將桓將軍復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宜弃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車騎至。驰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問諸老。諸老曰。此年少。輕銳之計耳。安知大慮。吳王不從桓將軍之計。乃自并將其兵。漢以太尉周亞夫擊吳楚。亞夫用其父客計。遂敗吳。客卿在淮南王劉安怨望其父隔王長死。謀爲叛逆。間伍被曰。吾舉兵西向。諸侯必有應者。卽無奈何。被曰。南收衡山。衡州。以擊廬江。廬州。有海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在江夏。姓名也。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洪州。是也。強弩臨江而守。以禁東郡之下。東收江都。揚州。會稽。越州。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閒。猶可。舉得延歲月之壽。子曰。善。未發。會事泄。誅至。後漢竇憲時。閻人掩舍。天下提契。政有家門。何進謀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董卓。卓將兵至。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弄威柄。侵亂天下。以吾道太后密令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弄威柄。侵亂天下。以吾道太后幸來臨。盛風塵內。靑蓋駢羅。甲以逆君誅之。臣輒將步騎。星夜倍道。陳兵北闕。請收讓等。以清海內。冀消禍亂。及永劉邈等。復說進曰。將軍總皇威。握兵柄。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今大行晏駕。海內危震。而將軍以肺腑之親。當阿保之任。不時決斷。以定社稷。欲委罪公卿。自除禍首。此所謂鼓洪爐以燎毛髮。危於累卵。不易之勢也。進猶豫未決。邈等復說進曰。將軍親帥英俊

與劉備幷力距曹公。用黃蓋火攻策。遂破曹公於赤壁。初一日交戰。曹公軍延引大江北。編次在南岸。頓步將黃蓋曰。今逆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其中。裹以幃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蓋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前。時東南風猛。船去如箭。飛埃絕燄。燒盡北船。延燒岸上營落。頃之。極談圖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餘衆悉降其後。曹公敗退。保南郡。與仁相對。仁遂退也。曹公敗徑北還。權遂虎視江表。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破烏丸。因其兵勢。以平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方今宜廣農畝。蓄積軍資。以待其釁。夫欲立王業者。必先據荊州。以順流而東。瑜還江陵。治裝將行。聞孫策已薨。瑜復還奔喪。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捐憤惋己以納謀士之算。屏氣圍瞻。以伺子明之疾。分遣損疾。以育傷殘之孤。是以忠臣敢盡其節。心體降可以喻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體。降心以心。由此觀之。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也。將攻城。修雲梯。具衝車。以臨其城。視其士卒。可以進取。然後加桴鼓。使勇者先登。弱者繼之。或十或百。或千或萬。隨其人數。以分配之。此攻城之法也。

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猶曹操不可卒除。將軍爲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及是平一江濟。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陸士衡辨孫皓執權明於盛陸公之威。憑去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捐憤惋己。以納謀士之算。屏氣圍瞻。以伺子明之疾。分遣損疾。以育傷殘之孤。是以忠臣敢盡其節。心體降可以喻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體。降心以心。由此觀之。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也。將攻城。修雲梯。具衝車。以臨其城。視其士卒。可以進取。然後加桴鼓。使勇者先登。弱者繼之。或十或百。或千或萬。隨其人數。以分配之。此攻城之法也。

督朱桓破之。初曹仁欲以兵數取中州。爲先據壁欲東攻。桓分兵赴羨溪。既擊孫仁。奪其輜重。以還本軍。聞曹仁用兵執與桓等。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聘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子卑步涉。人馬疲困。桓與諸將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林。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勝之勢也。桓因偏裨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子泰攻城。分遣諸將圍中州。中州表部曲妻子所在。皆還保江北。桓遂集其諸將也。

七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至皖城。迎周魴。魴敗之。無功而返。吳鄱陽太守周魴誘誘曹休。休迎魴至皖城。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貶秩。魴追於石亭。

一戰。朱桓進計于元帥陸遜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道當由夾石。往車此兩道。地皆險隘。若以萬兵柴路。則後衆必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皆蒙大威。得以休自效。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此當代一時不可失也。幸勿與陸遜疑。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也。至權薨。皓卽位。驕極淫侈。割剝烝人。崇信姦回。賊虐諫輔。皆世所希。令壯預等伐吳。滅之。議曰。昔魏武侯浮西河。顧謂吳起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禍及之矣。海。長江判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地方數萬里。衆將百萬。而一朝弃甲面縛于人。則在德之不爲不刑之典耶。對曰。何爲其然。陸機云。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理不形。言帝王之興。大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國之特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之由人也。戈之興也。參而由搭。孫皓所謂合其參者。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孫皓所謂舍其參者也。被敗曰。周之衰也。分而爲陝。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弄其德澤也。形勢弱也。由此觀之。國之興亡。亦資隆云。非唯在德而已矣。

晉永嘉中。中原喪亂。晉元帝復渡江。王江南。宋、齊、梁、陳、皆都焉。事在霸紀上。此吳國形也。

魏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弱。守在諸侯。當漢之季。姦臣擅朝。九有不治。四郊多壘。雖復諸侯釋位以開斗政。然皆包藏禍心。各圖非常。魏太祖略不世出。懲武昭時。值炎精幽昧之期。逢風雲無妄之世。暢目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餘卒餘銳。奉策其後。皆跋大逆。曹公國脫。首足異處。餘衆悉降。曹公敗徑北還。權遂虎視江表。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破烏丸。因其兵勢。以平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方今宜廣農畝。蓄積軍資。以待其釁。夫欲立王業者。必先據荊州。以順流而東。瑜還江陵。治裝將行。聞孫策已薨。瑜復還奔喪。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捐憤惋己。以納謀士之算。屏氣圍瞻。以伺子明之疾。分遣損疾。以育傷殘之孤。是以忠臣敢盡其節。心體降可以喻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體。降心以心。由此觀之。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也。將攻城。修雲梯。具衝車。以臨其城。視其士卒。可以進取。然後加桴鼓。使勇者先登。弱者繼之。或十或百。或千或萬。隨其人數。以分配之。此攻城之法也。

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猶曹操不可卒除。將軍爲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及是平一江濟。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陸士衡辨孫皓執權明於盛陸公之威。憑去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捐憤惋己。以納謀士之算。屏氣圍瞻。以伺子明之疾。分遣損疾。以育傷殘之孤。是以忠臣敢盡其節。心體降可以喻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體。降心以心。由此觀之。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也。將攻城。修雲梯。具衝車。以臨其城。視其士卒。可以進取。然後加桴鼓。使勇者先登。弱者繼之。或十或百。或千或萬。隨其人數。以分配之。此攻城之法也。

督朱桓破之。初曹仁欲以兵數取中州。爲先據壁欲東攻。桓分兵赴羨溪。既擊孫仁。奪其輜重。以還本軍。聞曹仁用兵執與桓等。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聘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子卑步涉。人馬疲困。桓與諸將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林。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勝之勢也。桓因偏裨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子泰攻城。分遣諸將圍中州。中州表部曲妻子所在。皆還保江北。桓遂集其諸將也。

七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至皖城。迎周魴。魴敗之。無功而返。吳鄱陽太守周魴誘誘曹休。休迎魴至皖城。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貶秩。魴追於石亭。

一戰。朱桓進計于元帥陸遜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道當由夾石。往車此兩道。地皆險隘。若以萬兵柴路。則後衆必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皆蒙大威。得以休自效。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此當代一時不可失也。幸勿與陸遜疑。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也。至權薨。皓卽位。驕極淫侈。割剝烝人。崇信姦回。賊虐諫輔。皆世所希。令壯預等伐吳。滅之。議曰。昔魏武侯浮西河。顧謂吳起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禍及之矣。海。長江判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地方數萬里。衆將百萬。而一朝弃甲面縛于人。則在德之不爲不刑之典耶。對曰。何爲其然。陸機云。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理不形。言帝王之興。大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國之特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之由人也。戈之興也。參而由搭。孫皓所謂合其參者。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孫皓所謂舍其參者也。被敗曰。周之衰也。分而爲陝。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弄其德澤也。形勢弱也。由此觀之。國之興亡。亦資隆云。非唯在德而已矣。

晉永嘉中。中原喪亂。晉元帝復渡江。王江南。宋、齊、梁、陳、皆都焉。事在霸紀上。此吳國形也。

不可變者矣。力時運之迫。非雄才無以濟其難。功高勢強。則見器自格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兼敵其國主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曹氏率義撥亂。代戚其功。至文帝時。天人與能矣。遂乙篡安梁公曰。吾統天戚物。以戚爲大。死亡天下以吗。知爲益。乃者漢氏失統。魏武不在。天下以吗。知爲益。乃者漢氏失統。魏武不在。天下以吗。知爲益。乃者漢氏失統。魏武不在。

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大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亮有斗水之伐。雖有有苗之征。成以寧靜宇宙。振兵和衆者也。蜀平之後。天下皆謂吳當幷亡。自此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險也。高山峻嶺。衆雲冒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能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皆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爲旗伏。莫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案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百年運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親悲傷。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賢。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救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何妥鄧入。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由駱訶任。嬖奴。是其大將一夫之勇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梁峽。東至滄海。分之則援懸面多。聚之則爭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頻忻然曰。昔二國時。蜀遣宗預使吳。預還。謂人曰。吳主雖賢。而蜀事不可無吳。孫盛曰。吳蜀雖各稱王。而勢力不侔。吳不可以無蜀。蜀不可以無吳。故更相救助。以全鼎足之勢。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面至。臣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勢之計。一定之心。牛弘曰。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地。有懸城之心。如此。平不逾時。剋可必矣。帝深納焉。乃令王濬等滅吳。天下書名。文中間帙。時吳主皓有第上國之心。已陰抗爲周州牧晉使下

諸與吳人相持。詔斬修德政以懷吳。吳每與戰。必剋日面後合。期課擬堡壘不之堅濬。親加殿勵。世家迎中者。必以爲之。而面陣之。吳將有衆者。帳仟其所。勇者保。界無來。觀者而已。弗吳王皓。因內大臣平國之備。表盡在上。

受敵二境。臣受遣晉在西軍。臨江西陵國之西門。如其有變。當舉國爭之。臣愚以爲誠王幼沖。未堂國事。乞簡練一切。以輔翼晉。而大將軍羊祜。樂朝。密陳伐吳之計。使王濬治樓於益州。方舟順流。門施轉關。臨江水中。下鐵錐。又以鐵索橫斷江路。復作鐵鎖。沈於江中。以拒船。又於南岸。豫立鹿角。皆如先反。潛布渡南。則又反。虛綰最窮。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小而最完。勞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設令樊、鄧、絳、淮、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幾亡可也。今有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已。欲諸王之皆思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苞恤。則莫若令如樊鄧。等。欲天下之治安。則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此觀之。今專城名。有揚封千里。有大民焉。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勝相維。非別偶國之害也。若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孫明帝圖吳論曰。今三國鼎峙。恢方爲正。對曰。當以

長短經卷第七 權謀

權謀　將宜

權謀第二十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尸子曰、昔周公攻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患。（孫曰、昔堯舜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身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遠辱於殉名周公不以天下爲憂而自取其患、名非聖人而何者也。）故天下之所同樂也、爲人臣而殺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的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務天下之利、盡於不能與人共之者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也。故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患死而樂生、好德而趨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之所同歸也。

亂於獻公。好學不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賈佗、先軫、魏犨。）空亭子五士從出者也。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子狐突。）魏犨當他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姜以女不嫁以死。秦穆公之女。）（楚王嫁之。有蠶、鄧、狐、先、以爲內主。）（蠶陵、鄧嬴、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之。此二君者。異於子于。恭有寵子。國有與主。（與猶弃也。）子于撫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不遠。歸楚不速。何以冀國。子于果不終。卒立弃疾。如叔向言。（初楚公子無宇有寵子五人。見於棄疾曰。當盟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理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恥之。平王卽位。悉召五人。無過立焉。乃入有北于玄黓之南。而所曰。請神擇於九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皆見。）楚士有報吳之心。子待吾先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晉侯之強。不過齊而王盟齊而伐越。則齊已平。吾東而伐越。則齊已平。吾東而伐越。則齊已平。吾東

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賤事。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習刑亥學法。仁慈篤厚。輕財重士。秦之諸子。皆莫及也。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道哉。夫忠臣不避死而應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君其勿復言。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能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懸命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衆落。水風搖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侯何見之晚也。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殘賊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由人哉。安足與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則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松喬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善者因敗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涕太息。曰。既已不能死。安託命哉。乃聽高立胡亥。故賜璽書殺扶蘇蒙恬。（初李斯陰知胡亥學法。故賜璽書殺扶蘇蒙恬。）

秦辭於齊閵曰。新聞得時無怠。今爲齊爭時。遊者主也。今秦王欲存天下。佛帝而治。此布衣馳騁之時。而談道者之秩也。故新將西說秦王。至秦爲吾不亟舍人。不重賢之。自以爲即誠舍王陰道謀士。即給遣之。不告者。恐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建存天下。皆斷之謀也。

秦二世末。陳涉起蘄。兵至陳。張耳陳餘說涉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與守一千。從白馬渡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郡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家自爲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兵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傑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下趙十餘城。（謂胡亥用二威搥以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強敵相攻。平不停。戍役繁於九伐。陽關通於戎狄。蟹於詭譎。偽構威於甲兵。向秦之禁。適所以資秦。擬自逸其號也。自是觀之。天意傑之。在虐政矣。）

韓信既平齊。爲齊王。項王使武涉往說齊王。使三分天下。信不聽。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未敢有言。乃相人之法。說韓信曰。僕常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願請閒。信曰。左右遠。蒯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而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背時則大貴也。）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煙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

權足重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令己亡非其親暱誰敢行之孟子謂齊宣王曰君之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雖云君天也天不可違臣豈可逆乎

其德或足以子般不（武文帝時吳王子入朝侍皇太子飲博爭及削地事見前）及削地事見前（吳王濞以子般不朝遂不奉法太子引博局投殺之反）

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貲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微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雄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語有之曰越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削其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御事有適（直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脩理弃驕以除患害於天下抑亦可乎王愛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雖急固有死耳安得勿戰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禁惑天子侵奪諸侯削黜忠賢朝廷煩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夕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起也故吳王內欲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卑辭厚幣以安慰之而高侯以窮卑以安安危之機皆不以報復（淮南王安也長諫反檻車徵蜀蜀王恐雖死上悔之封其三子以安爲淮南王也）欲謀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後其爲謀益甚與左吳等日夜修治攻具聚會豪桀通使閩越東越（閩越東越皆南夷王號也）閩越東越亦擁兵自守不肯聽吳王吳王發國中年二十以上悉詣廣陵（廣陵今揚州江都縣也）計事因欲以作亂者也故海內不用子背曰臣今見魚鼈龍遊於蛤蘇之臺臣今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尚畏萬分慮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衆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造怵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殭屍千里流血頃畝頭顱僕地肢體分離故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異物及延年益壽之藥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男女謂童男童女也）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亡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攻百越尉他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

人當北東南謂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唱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瑕謂君之闕失）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侔無窮（侔等也）

聚地方數千里內鑄銅以爲錢東煮海以爲鹽士取江陵木爲船國富人衆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楚之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令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箕子之不用王子比干先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墓邑先死於東宮也（東宮太子所居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禍福陰而不見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

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脩理弃驕以除患害於天下抑亦可乎王愛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雖急固有死耳安得勿戰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禁惑天子侵奪諸侯削黜忠賢朝廷煩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夕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起也故吳王內欲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卑辭厚幣以安慰之而高侯以窮卑以安安危之機皆不以報復（淮南王安也長諫反檻車徵蜀蜀王恐雖死上悔之封其三子以安爲淮南王也）欲謀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後其爲謀益甚與左吳等日夜修治攻具聚會豪桀通使閩越東越（閩越東越皆南夷王號也）閩越東越亦擁兵自守不肯聽吳王吳王發國中年二十以上悉詣廣陵（廣陵今揚州江都縣也）計事因欲以作亂者也故海內不用子背曰臣今見魚鼈龍遊於蛤蘇之臺臣今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尚畏萬分慮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衆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造怵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殭屍千里流血頃畝頭顱僕地肢體分離故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異物及延年益壽之藥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男女謂童男童女也）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亡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攻百越尉他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

人當北東南謂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唱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瑕謂君之闕失）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侔無窮（侔等也）

聚地方數千里內鑄銅以爲錢東煮海以爲鹽士取江陵木爲船國富人衆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楚之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令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箕子之不用王子比干先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墓邑先死於東宮也（東宮太子所居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禍福陰而不見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

知。治亂而政不倫。此三者。謀涉所以爲衰也。是謂之亡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上崩。何謂上崩。君暗爲衆之君。帶甲數十萬。底足以敵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服尺寸之地。而身爲蓋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不能輕於匹夫。而兵弱於謀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上樂俗之民衆。故諸侯憚境外之勤。此之謂也。今天下或有上崩之勢。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鄧祭仲立突而出忽。雖有布衣窮處之士。或首謀而庇海內。謀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乎。大本不若。也。或能撫士。同之勞。雖有強國勁兵。不可誣。是而身已蠭矣。吳楚齊趙是也。況守臣自能爲亂乎哉。此一悟者。安危勤惰也。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而智者關東五霸。敝不暨。推衛治敝而觀之。則人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士庶之細也。細智之所堂之上。論未形之患也。　後漢靈帝

以皇甫嵩爲將軍。討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閻忠來說。請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躁之機。而發運不名。高於太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積宝之興。莫僞不附。今海內潰亂。民懷漢德。盡於詩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東士。磁礪其節。百里之內。兵動如神。謀不再計。指強易於折枯。當堅甚於潰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捕。封戶數百。衛向以報德。威名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懷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諺曰。時有之。得毋爲其子抱禿出。血見者以爲蜜乎之至。使不於搔。非則過者以爲蜚也。事之倚一矣。所以從衆者衆耳。宿令武庫兵甲。萬萬多故。將軍處職之資。不解心不忘忠之意。深計之機。遍於此矣。　昔韓信不忍一飯之過。而弃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窮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揮足以震風雲。叱吒可以興雷電。雖然。猶豈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嘗方之士。助七州之衆。猶舉先驅於前。大軍踵振於後。猶疏河決流。以沃爛火。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羣惡之積。雖童兒可便奮拳以用命。況麾熊羆之卒。因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下。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檄於前。興。推亡吳於已墜。實神機之宝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之木不離。衰世之朝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隳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流縱檝。豈云易哉。且今宦豎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士之下難以久居。不言四方變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大王雖無所措。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偕。王公十數。而之功。誠入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國大功。豈庸才所致。黃甲細政。非奏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乱民未忘主。天下未定。若廬遣不賞之功。以謝朝夕之禍。就與弃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疑。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　魏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袁紹連和。使太祖連和。使太祖家居鄴。太祖將許之。程昱見曰。竊聞將軍欲遣家居鄴。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危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耶。昱竊不識。其

橫、魯一壯士耳。猶豪爲高祖之臣。今將軍欲逆冢在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若豪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今兗州雖殘。倘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若與文若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曰。一夫不可易。一衆不可動。一人之情。一衆之志也。曲觀之。若位加權均。必不相下。智足謀同。必不相事。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陳留太守張邈正義責之。紹令曹操殺邈。操不忍。邈心不自安。及操東擊陶謙。令其將陳宮屯東郡。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而反曹公。曰。識

曹公與邈並相善。然邈尚疑。疑心者。迫於事也。故每陰察古今所由改變。因緣從橫。或起瑕釁。若韓信偽心於失楚。彭寵稽留於無異。盧綰據長於巳都。英布蓼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由此觀之。夫叛臣逆子。未必皆不忠也。誠心答應。危誠威名。振主回成大業。自古然之矣。

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從民心。堅然之引爲謀主。遂殺生立堅爲秦王。謂云。傳云。

聖達節。次守節。不失節。仲尼稱惟天生人有欲。無主乃亂。唯天生聰明時乂。有夏啓筮。人雖欲從。惟王弗順。違色。弗順貨利。惟亡同弃邦。乃其昌炽。有啓。啓筮基。獻謀天道。永從天命。詳筮曰。春秋傳云。周公何以不之卷。筮以爲難。有船體守女之道。不吉。聖人設命加王。亦爲

作易。何曰。王者法之。愚者去之。弱者等之。易姓改代。天命無常。人謀亦爾。

宋孔熙先者。廣州刺史默之子也。有姦才。善占星氣。言江州分野出天子。上當見弒於骨肉。及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幽于安城郡。熙先謂爲其人也。遂說王弘事范曄曰。先君昔去廣州。朝謗紛紜。賴大將軍深相救解。得免艱危。攘受遣命。以死報德。今主上昏暗。殆天所弃。大將軍英隽聰敏。人神相屬。失職南垂。天下恨怨。今人情騷動。星文舛錯。時至則不可拒。此之謂乎。若順天人之心。收義兵之士。內連龍戚。外結英豪。潛圖棲於表裏。殊雷奮於肘腋。然後誅除異義。崇奉聖明。因人之望。以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維以七尺之軀。三十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大人上善戰無前。若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而反曹公。曰。識

曹公與邈並相善。然邈尚疑。疑心者。迫於事也。故每陰察古今所由改變。因緣從橫。或起瑕釁。若韓信偽心於失楚。彭寵稽留於無異。盧綰據長於巳都。英布蓼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由此觀之。夫叛臣逆子。未必皆不忠也。誠心答應。危誠威名。振主回成大業。自古然之矣。

鍾會鄧艾既破蜀。蜀主降。會構艾。艾檻車徵。會陰懷異圖。厚待蜀將姜維等。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徐圖克復也。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管遂克昌。皆君爲之。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豈聞主忌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狀陶朱泯舟絕跡。全功保身。卷懷而退。以天下之勢。誰敢逼之。一旦權輕勢移。雖欲自安。豈可得邪。會不從。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及。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成本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及。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成本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及。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成本盡於此也。

峨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成本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及。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成本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及。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成本盡於此也。

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款洽。會自稱益州牧。以救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恐懼。殺會及維。

姜維。漢中外圍。宿將稱焉。鍾會伐之。待宿從容而魏之。待宿。必誠云。將軍之略。蓋世無雙。而太祖奪之。劉備

諫以反也。王頒諫諫曰。士之精東家國。謂住關西者周此關
京師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但欲割據舊壻之地宜任東人諫不從其言故敗也。司馬參軍裴文安說諫曰。兵以拙速。不聞
巧遲。今梓宮尚在仁壽。比其微兵東進。動移旬朝。若遣勇高騎。卷甲宵行。直指長安。不盈十日。不暴之走。
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最行而西。據舟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
也。諫不從。乃郡率大軍屯於弁介之間。上聞之。大懼。召賈若弼議之。弼曰。漢王先帝之子。陛下之弟。居連
率之重。總方岳之任。聲名震聞。爲天下所服。若舉事垂矣。然而進取之策有三。長驅入關。直振京師。西拒
六軍。東收山東。上策也。如是則天下未可量。頓大軍於蒲州。使五千騎閉潼關。復齊、趙。據面都之中策
也。如是以力爭。諫曰。齊時境土也。非今蒲州之齊也。若親居太原。徒遣其將來。下策也。如是成擒耳。上曰。公試爲朕籌之。
計將何出。弼曰。臣聞亡國之大。不可與圖大事。裴文安少年雖賢。不破任用。餘皆碌碌。委以重兵。必不能遠涉。必遣軍來攻蒲州。親居太原。爲之窟穴。臣以爲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策。乃以楊素爲將。破
自安。不能遠涉。必遣軍來攻蒲州。親居太原。爲之窟穴。臣以爲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策。乃以楊素爲將。破
之。諫曰。初漢王聞諫爲亂。舉兵向京師。時太子勇在東宮。漢王陰遣人說勇曰。主上以殿下仁孝。故立爲太子。
更生其望。未從二文太子聰明。武名醜國。諫亦不從。故收囚此。說之曰。雖有臭禁之衆。猶不足表。血況於公乎。故先子知其必有此禍。人陰者。而當也。隋煬帝親御六軍。伐高麗。詔部向諸
計將何出。弼曰。臣聞亡國之大。不可與圖大事。裴文安少年雖賢。不破任用。餘皆碌碌。委以重兵。必不能遠涉。必遣軍來攻蒲州。親居太原。爲之窟穴。臣以爲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策。乃以楊素爲將。破
自安。不能遠涉。必遣軍來攻蒲州。親居太原。爲之窟穴。臣以爲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策。乃以楊素爲將。破
之。諫曰。初漢王聞諫爲亂。舉兵向京師。時太子勇在東宮。漢王陰遣人說勇曰。主上以殿下仁孝。故立爲太子。
更生其望。未從二文太子聰明。武名醜國。諫亦不從。故收囚此。說之曰。雖有臭禁之衆。猶不足表。血況於公乎。故先子知其必有此禍。人陰者。而當也。隋煬帝親御六軍。伐高麗。詔部向諸
楚國公楊玄感據黎陽。以李密說玄感曰。天子遠征遼左。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
之患。中間一道。甲馬單行。千里不絕。長驅入關。直抵京師。百姓聞之。必大震駭。留後之師。攻其城前。有高麗。進擊後。糧道不通。內外
必盡堆塵一名。其衆自潰。不戰而擒。事之上也。一本云。今主或在帝京。或在離宮。陛下宜急還京師。若不都
魚。此不戰而屈人者。上策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患。今在華陰。西入長安。天子頓還。天里標帶。據險臨
之。故當必剋。萬全之策。計之中也。一七、將之
負都未可知。此計之下也。一云云。變子當之。長驅入關中。者。陸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兵堅城之下。勝
則不來攻之。則不陷。頓兵堅城之下。外無救兵之患。百
下策。我之上策也。遂固之。玄感失利。官軍。上師追躡之。議曰。玄感之兵也。本自人酷斗。今以疲
圍誤。是以動衆。而未足以滅。今以疲
之。左道可以動衆者信矣。故王者禁焉。李密乃亡鄭翟讓。議曰。李密之降天子。天子下詔。
使陰入調和而食之。則不可爲庇矣。納王之君亦然。詠梁
君。殊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納王矣。由是觀之。天與之爲取。政之資也。今玄感利而陽資。真安翟讓王之事也。隋煬帝初猶忌唐
高祖。知之。嘗懷危懼。唐公爲太原留守。煬帝自遼東還。遣使者。以廣公所行。所聞。無不以報。則天下之貴。
漢時。郵食甚爲漢謀。撓楚權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
軍破堅執銳。師士辛以殊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爲王。陳涉間陳餘張耳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咄
嗟。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以私。願將軍無王。急引兵而西。造人
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則無交兵。謀秦。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重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及楚

何哉。良因發八難。其略曰。昔者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優賢者之閭乎。其不可二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戈示天下不復用武。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四也。放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放馬不復用乎。其不可五也。休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且夫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餘無復立者。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楚唯無強六國者。復橈而從之。唯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皆而從之也陛下安得而臣之哉。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則大事去矣。時王方食。吐哺

罵酈生曰。豎儒幾敗我事。趣令銷印。此異形者也。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變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勢。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出同事等。各三術不同也。初張耳說陳涉以復六國後。自爲樹黨。酈生亦用此說項王。所以說者事同而得失異者何哉。當陳涉之起也。天下搤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力能率從六國。如秦之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取非其有。以德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此事同而異形者也。七國時。秦王謂陳軫曰。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請爲寡人決之。軫曰。昔卞莊子方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虎之名。今韓、魏相攻。則不可前行。漁陽太守彭龜。公之邑人。上郡太守卻仝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郡郭不足虛也。世祖官屬及其銓。東向可以爭天下。後漢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到。世祖欲南歸。召官屬計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遽聞兵以攻漢。而漢王以懈怠之卒。趨之。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當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向可得而用之。又高祖劫五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與漢大戰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此異情者也。荀悅曰。化母之役。韓信軍濟水而止不能敗。何也。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上卒遮入睢水而遁。兵大勝。何也。趙兵出國遠攻。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深慮內顧之心。不爲必死之計。韓信孤軍立於水上。有必死之計。無生慮也。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制敵入國。欲酒高會。士衆逸懈。戰心不同。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此亡。以決一旦之命。此漢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面趙。以內順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漢。而漢王以懈怠之卒

長短經卷第八

知謀　詭信　忠疑　用無用　恩生怨　詭順　推必　運命　大私　敗功　持智

果政　導亡　詭俗　忌身　量過　激禮　定名

釣情第二十二

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又曰、未信、而以勞己、孫卿曰、說而當、智也、與而當、知也、尸子曰、不言而不當、則廢其辯已明也、後己而同、則以爲從順也、逆下從上、則以爲諂諛、先己而同、則惡其奪己明也、後己而同、則以爲從順也、逆下從上、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矣也、言而淺露、則傷而薄之、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己而同、則惡其奪己明也、後己而同、則以爲從順也、逆下從上、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矣也、言而淺露、則傷而薄之、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己而同、則惡其奪己明也、後己而同、則以爲從順也、逆下從上、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矣也、言而淺露、則傷而薄之、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

也。殷沿仕晉有盛名。時人覩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此情可以貫約也。呂氏春秋曰。夫國之將亡。有道者先去。鉤繩曰。喜色浴然以懌。慢色憮然以懠。懌色憮然以下。愛色憮然以靜。比情可以色約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遁。失其守者其辭屈。周禮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氣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耳不直則惑。五曰目聽。目不直則眊然。

黃帝王好色。嬪嬙乘色以寧之。矢王好慢。太宰陳伐以寧之。桓公好味。易牙蒸子以啗之。沉溺無端。其可長也。故知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所好忠見於外則臣姦乘其所好惡以行壅蔽。若故月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御。此之謂也。能知此者。可以納說於人主矣。

論信第二十三　謹曰。代有義士及爲忠信者也。抑亦適適時所謂見機而作不依終日也。

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由是言之。唯義所在。不必信也。諒曰。偏執微識。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屬。則無以興。若忠於斯。必不誠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觀之。則言之所謂非也。然則忠信大義。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觀臣主之本定。欲行信。顧上下之分明。苟分義不篤於躬。雖諄諄面不止可也。何以明之。

之。桀公問孔子曰。吾燕有直躬者。異於是。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楚子圍宋。宋來求救於晉。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爲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苟既言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及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二。復何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職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猶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輔子曰。晉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子證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執其子而歸之。以是觀之。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故舍卫殊而楚殺不中。謂仲尼之賞。誓人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爲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然矣。　顏率欲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曰。好士。公仲當於國。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諏曰。諏謀也。以爲而者易曰。君子以遠慮爲者。使爲不思止則公仲之忠益反而率且既則疑之。

齊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蘇秦說齊。齊歸燕十城。蘇秦還。燕人或毀之曰。蘇秦亂燕。燕王意疑之。將而不見。蘇秦恐被罪。人見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之功。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臣。臣必有以不信臣者。臣於庭。今臣爲王助齊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視。今來而王不官臣。臣固將行矣。臣之不信乎之謂也。燕王亦嘗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諂者。吾視代對白。屈地數千。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忘之說也。累。煩也。凡聽有不可不察。樓護曰。公父文伯仕於魯。病而死。女子

益自投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而哭。其相室曰。爲言子死而弗哭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人弗通之。今死。婦人爲自殺者五人。必其於長者。潛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不免於妒妻也。故事云一也。言者異。聞人心變矣。

遠之第二十七

趙子曰。夫雷霆也。暉鳥未定。當此時也。在君爲君委質治人。各爲其主用職耳。故高祖置季布之罪。曾遠之第。樂羊盡殺之。文侯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堵師賀曰。其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淮南子曰。親母爲其子乾蔥。出血至耳。見者以爲愛子之至也。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慝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耳。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拯則方。窺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加語知世之所自窺者乎。是知天下是非。無所定也。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如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哉。譏曰。夫忘家殉國。而以爲不慕其親。安能愛君。施公子謝方矣起。樂羊三人是也。若私其親。則曰將之命之日則忘其家。臨君約束則忘其身。構且殺莊賈是也。故得曰。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言事情得也。故有忠而見疑者。不可不察。

用無用第二十五

古人有言曰。得馬者。羅之一目。然張一目之羅。終不能得馬矣。馬所以能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能遠矣。以是推之。無用之爲用也大矣。故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矣。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者足耳。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雷陳事智有餘而見疑。而杜者以不足取信矣。漢設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器。世主譽之以得衆。孔子稱衆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時昭智能。魏以我聞樊噲相體九九之術乃招英俊之地。況無用之功。幸乃而遙遠哉。賤事國准。不亦過乎。

恩生怨第二十六

傳稱諺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是知凡怨者。不怨於所疏。必怨於親密。何以明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而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晉使韓簡子視秦師。去師少於我。簡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寇。微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所以來也。視公怒而來。則知至恩必有至怨矣。杜鄴說王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誠。夫賊而不見異。親而不見殊。賊。近也。殊。謂異於他者也。孰能無怨。此衆棟角弓之所作也。由此觀之。故知怨也者。親之也。恩也者。

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弛而權絕。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鳥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取者甚衆。故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高帝曰。設之。乃釋通之罪也。（紹勃常爲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紹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紹勃常見善於朝。紹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人也。且今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固吠公孫子之脛而噬之。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攘其脛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任之於王。後田單得免九子之讒。紹勃之力也。）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濟北王欲自殺。濟人公孫玃（俱碧反）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卻說梁王。通意大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北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難也。難墜（墜、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嚮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壓齊。舉濟北。招燕趙而糒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衝。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以羊犢之弱。而捍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轡。使有自悔不前之心。（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擁衛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溢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徒封於菑川。陳琳典袁紹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計其主。取彊一時。故跖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欲後。弃憾於愛厠。四方革面。英豪宅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曰。善。厚待之。由此觀之。是知晉侯殺里克。漢卽戮丁公。石勒誅虣嵩。劉備薄許靖。良有以也。故范曄曰。夫人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恥以其衆叛。豈可以受大寵。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難必第二十八　（夫忠爲事君之首。能違情比干諫。孝爲德行之先。孝已憂而哭泣。過好文之主。貴盛於長沙。當用武之時。李廣無封侯之爵。又云。善合異類生愛。惡不合者親交兵。）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凡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骨參悲。此難必者也。何以言之。（諺曰。彈絃則越人之行自著。彈絃則慈母逃。倚門則子也。）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之貴。足恃乎。對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賢不過堯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匹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漢時。梁孝王嫉諸羊勝公孫詭。韓安國泣說梁孝王曰。大王所以得於先帝。（皇帝、漢帝也。是梁孝王兄。）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何及。高帝之與臨江王親。（臨江王、景帝太子也。）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言過廢王臨江。（景帝時諫太子毋梁王言不聽。由是廢太子。與臨江王。）用宮垣事。幸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害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孝。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狠。今大王列在諸侯。說一邪臣。浮說犯上。禁不行。變不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車卻晏駕。（晏駕、天子崩也。公孫詭之計。來爲漢太子發大臣不聽。乃令使人刺漢用事大臣。車騎將軍竇嬰。及袁盎。帝聞。遣使十輩。辜問大案。捕詭勝不得。內史韓安國。陽陵詭勝。）而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出羊勝等。（景帝弟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謀。上使十輩。辜問大案。捕詭勝不得。內史韓安國。陽陵詭勝。）自殺也。由是觀之。安有其可必哉。語曰。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絕。此言財色不可必也。墨子曰。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黃石公曰。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令叛。此言

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弛而權絕。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鳥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取者甚衆。故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高帝曰。設之。乃釋通之罪也。（紹勃常爲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紹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紹勃常見善於朝。紹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人也。且今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固吠公孫子之脛而噬之。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攘其脛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任之於王。後田單得免九子之讒。紹勃之力也。）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濟北王欲自殺。濟人公孫玃（俱碧反）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卻說梁王。通意大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北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難也。難墜（墜、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嚮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壓齊。舉濟北。招燕趙而糒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衝。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以羊犢之弱。而捍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轡。使有自悔不前之心。（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擁衛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溢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徒封於菑川。陳琳典袁紹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計其主。取彊一時。故跖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欲後。弃憾於愛厠。四方革面。英豪宅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曰。善。厚待之。由此觀之。是知晉侯殺里克。漢卽戮丁公。石勒誅虣嵩。劉備薄許靖。良有以也。故范曄曰。夫人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恥以其衆叛。豈可以受大寵。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難必第二十八　（夫忠爲事君之首。能違情比干諫。孝爲德行之先。孝已憂而哭泣。過好文之主。貴盛於長沙。當用武之時。李廣無封侯之爵。又云。善合異類生愛。惡不合者親交兵。）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凡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骨參悲。此難必者也。何以言之。（諺曰。彈絃則越人之行自著。彈絃則慈母逃。倚門則子也。）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之貴。足恃乎。對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商均流。兄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匹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漢時。梁孝王嫉諸羊勝公孫詭。韓安國泣說梁孝王曰。大王所以得於先帝。（皇帝、漢帝也。是梁孝王兄。）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何及。高帝之與臨江王親。（臨江王、景帝太子也。）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言過廢王臨江。（景帝時諫太子毋梁王言不聽。由是廢太子。與臨江王。）用宮垣事。幸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害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孝。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狠。今大王列在諸侯。說一邪臣。浮說犯上。禁不行。變不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車卻晏駕。（晏駕、天子崩也。公孫詭之計。來爲漢太子發大臣不聽。乃令使人刺漢用事大臣。車騎將軍竇嬰。及袁盎。帝聞。遣使十輩。辜問大案。捕詭勝不得。內史韓安國。陽陵詭勝。）而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出羊勝等。（景帝弟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謀。上使十輩。辜問大案。捕詭勝不得。內史韓安國。陽陵詭勝。）自殺也。由是觀之。安有其可必哉。語曰。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絕。此言財色不可必也。墨子曰。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黃石公曰。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令叛。此言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凡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骨參悲。此難必者也。何以言之。（諺曰。彈絃則越人之行自著。彈絃則慈母逃。倚門則子也。）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之貴。足恃乎。對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商均流。兄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匹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漢時。梁孝王嫉諸羊勝公孫詭。韓安國泣說梁孝王曰。大王所以得於先帝。（皇帝、漢帝也。是梁孝王兄。）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何及。高帝之與臨江王親。（臨江王、景帝太子也。）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言過廢王臨江。（景帝時諫太子毋梁王言不聽。由是廢太子。與臨江王。）用宮垣事。幸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害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孝。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狠。今大王列在諸侯。說一邪臣。浮說犯上。禁不行。變不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車卻晏駕。（晏駕、天子崩也。公孫詭之計。來爲漢太子發大臣不聽。乃令使人刺漢用事大臣。車騎將軍竇嬰。及袁盎。帝聞。遣使十輩。辜問大案。捕詭勝不得。內史韓安國。陽陵詭勝。）而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出羊勝等。（景帝弟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謀。上使十輩。辜問大案。捕詭勝不得。內史韓安國。陽陵詭勝。）自殺也。由是觀之。安有其可必哉。語曰。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絕。此言財色不可必也。墨子曰。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黃石公曰。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令叛。此言

之危。大盛難極。爲一元之災。必然之符。不可移也。故傳曰。其衰周必復興。其興周必復衰。又曰。人衰道消。洪水便高。治之本圖。出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禁除其禁對行。文王之罰。禹湯振德。其王天下。固此說之。天無私視。聽之稱起。遠之百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提勳。公孫弘所謂。陰陽錯繆無門。而人主之福。以爲盛德。水旱非天。殿也。一家之災。非爲正論。　洪範舒徵。人事也。

也。周宣旱。若雖憂之勢也。孟曰。孔子云。經如在。言善少不足以感物也。今宣經是同而感異者。或謂仁甚少而永福。證多或德證空。文精誠不至故不同也。　顏冉之因。性命之本也。孟曰。余伯固於上洩曰。昔文王盛德。而紂囚羑里。孔子大聖。而困陳蔡。對曰。其義氏乎。余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論在人。如周人之思郡公。詩人所施。沒而愈茂。其在益

衆陳秦兵敗。大將軍以爲已過。過智悅思報之。智鑒齒論曰。可馬大將軍引三敗以爲已過。過錯而業昌。可謂智矣。夫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勿基。其可得乎。若乃諒敗推過。情容物。上下離心。貳愚釋憾。是樂毅之以之斷義。川腐滅能迴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則能恕而自鑒。譙曰。孔子曰。自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由此言之。心苟有私。則失其本性也。事二五難計。欲閑之心亂也。是知情注於利。則本心亂矣。

卑政第二十三　劉劭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偏者。以其高於萬物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紹日月之四敝。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他人矣。是以先生設官分職。而共治也。

夫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則心平。此出文子。今士有神清智明。而閒於成敗者。非慈也。以聲色勢利怒愛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攝魯相。齊景公聞而懼曰。孔子爲政。魯必霸。已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且以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政。仲尼必諫。諫不聽。必輟絕。魯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繡而舞康樂。觀魯君。魯君觀之。終日不遷。由余謂穆公曰。君之以此。治乎。亂乎。穆公曰。寡人以爲治也。由余曰。臣聞之。以此爲治者。其國亡。穆公曰。奈何。由余曰。君臣上下。以此相驩。則亂莫大焉。臣聞古之亡國。必以其所美。以移其所以。君其圖之。穆公不聽。遂興兵伐戎。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卒霸西戎。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之威而逸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也。楚王聞之。亦推而之。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也。齊桓公食甘不嚥。易牙乃則其首而蒸之。以進桓公。桓公食而美之。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也。此四君者。皆以其所美。以亡其所以。君子觀之。以爲人君者。行不可遠。言不可以爲因俗。故國治可與盛。宇而軍旅可興。法同不待古之矣。後而人自起者。因其所有而乘用之也。譙曰。據此四君。可謂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論於目健邪。此皆於勢利怒愛昏其智矣。

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資鴻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四十餘萬。邯鄲幾亡。此皆於勢利者也。人物志曰。夫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親危急則隨。將北敗則最逃。是有仁而不恤者。所有剛。有撓而不剛者。名人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悋。是有仁而不恤者。臨敵義則色厲。顧利欲則內荏。是有厲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則懷奪之也。仁而不恤。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則懼奪之也。內荏。則懼奪之也。故曰。接體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也。此言後漢班固傳論曰。畢班固傷司馬遷。不遵傳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固身亦自陷大戮。動而罔營其死。愛其敗。固事之。死洛陽獄中也。可謂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論於目健邪。此皆於勢者。譙曰。夫非陷害。忌之也。自陷大戮。挾私也。大心有私。則智不能守也。尸子曰。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匈。中國聞而非之。及怒則以親戚匈之。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譙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能使木人飛。無益於用。漢之張衡。能使銅自轉。銅之馬。能行。無益於用。而爲之。則費功損力。毛害多矣。列子曰。不淫溺乎屠龍於支離益。顯千金。技成無所用。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傷之也。此皆於怒者也。好亦然矣。語曰。莫知其子之惡。非智損也。愛傷之也。是故論貴。

陵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范曄曰。夫利不在身。以之斷義。川腐滅能迴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則能恕而自鑒。譙曰。孔子曰。自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由此言之。心苟有私。則失其本性也。事二五難計。欲閑之心亂也。是知情注於利。則本心亂矣。

卑政第二十三　劉劭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偏者。以其高於萬物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紹日月之四敝。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他人矣。是以先生設官分職。而共治也。

夫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則心平。此出文子。今士有神清智明。而閒於成敗者。非慈也。以聲色勢利怒愛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攝魯相。齊景公聞而懼曰。孔子爲政。魯必霸。已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且以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政。仲尼必諫。諫不聽。必輟絕。魯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繡而舞康樂。觀魯君。魯君觀之。終日不遷。由余謂穆公曰。君之以此。治乎。亂乎。穆公曰。寡人以爲治也。由余曰。臣聞之。以此爲治者。其國亡。穆公曰。奈何。由余曰。君臣上下。以此相驩。則亂莫大焉。臣聞古之亡國。必以其所美。以移其所以。君其圖之。穆公不聽。遂興兵伐戎。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卒霸西戎。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之威而逸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也。楚王聞之。亦推而之。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也。齊桓公食甘不嚥。易牙乃則其首而蒸之。以進桓公。桓公食而美之。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也。此四君者。皆以其所美。以亡其所以。君子觀之。以爲人君者。行不可遠。言不可以爲因俗。故國治可與盛。宇而軍旅可興。法同不待古之矣。後而人自起者。因其所有而乘用之也。譙曰。據此四君。可謂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論於目健邪。此皆於勢利怒愛昏其智矣。

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資鴻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四十餘萬。邯鄲幾亡。此皆於勢利者也。人物志曰。夫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親危急則隨。將北敗則最逃。是有仁而不恤者。所有剛。有撓而不剛者。名人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悋。是有仁而不恤者。臨敵義則色厲。顧利欲則內荏。是有厲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則懷奪之也。仁而不恤。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則懼奪之也。內荏。則懼奪之也。故曰。接體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也。此言後漢班固傳論曰。畢班固傷司馬遷。不遵傳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固身亦自陷大戮。動而罔營其死。愛其敗。固事之。死洛陽獄中也。可謂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論於目健邪。此皆於勢者。譙曰。夫非陷害。忌之也。自陷大戮。挾私也。大心有私。則智不能守也。尸子曰。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匈。中國聞而非之。及怒則以親戚匈之。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譙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能使木人飛。無益於用。漢之張衡。能使銅自轉。銅之馬。能行。無益於用。而爲之。則費功損力。毛害多矣。列子曰。不淫溺乎屠龍於支離益。顯千金。技成無所用。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傷之也。此皆於怒者也。好亦然矣。語曰。莫知其子之惡。非智損也。愛傷之也。是故論貴。

喪亡第三十四　誠曰、世有存者而反亡者。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何以徵其然耶。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謂事歸昔時。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以之萬家名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貧苦。趙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當譽之者。齊國大理。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將以爲賢。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齊桓公委二伯亦皆聞此君而非笑之。終則任管仲相與、霸天下。幽厲之君亦皆自謂堯舜。何不以幽厲下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也。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結辛其猶於彼乎。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天前世二君亦皆終身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也。此事迹著也。由是言之、夫立身從政、智有本末、理亂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繩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熱、則善惡無所逃矣。

晁過第三十七　誠曰、楊惲書云、明明求仁義、猶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過過求世利、猶恐過之者、庶人之行也。今余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責從眾庶此最過者也。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思而勿責之也。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齊、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豈不以周道衰

不與焉謂之者治其治者衆也　故莊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榮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新語以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四清東流則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必也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　議曰匡衡曰俗禮器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由是言之夫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也　世之小人未必小人　議曰尚書云殷周弗小大好草竊姦宄鄉士師師非度閒獲此言最之孳世鄉士君子並爲非法無得其中皆從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　世之禮讓未必禮讓　議曰左傳云范宣子好讓其下皆諸樊爲汰虐敢讓也晉語曰文公入之三年修舊好禮賓厚幣而不讓也由此言之夫禮讓之興也其詩曰依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形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依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形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由此言之夫禮讓之興勢逐之耳故知世之禮讓未必禮讓也　夫勢運者不可不察　議曰左傳云范宣子好讓其有宋富骨治者不能百一可爲天下通變故知君子小人本無定質善隨勢運者多矣

做禮第三十九

左傳曰無做禮曲禮曰無不敬然古人以做爲禮其故何也欲彰於人德者耳何以言之昔侯嬴爲大梁夷門監魏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引公子過市及至家以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過入廣衆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以觀公子公子愈益善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　初公子之諸儕謀竊魏兵以救趙公子從之侯生知公子色變乃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候生下見其客朱亥與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市人皆觀公子從騎益謾侯生候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也　張釋之居廷中三公九卿畢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襪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者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議曰常與大將軍抗禮或譏語曰白天子常欲會羣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語曰夫以大將軍有提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之愈益驕也　由是觀之以做爲禮可以重人矣　議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此言忠臣孝子因不和昏亂乃見其節向使侯生不做則小人不知公子能下士也使王生不倨則三公不知廷尉能折節也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信矣夫

定名第四十

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識鑒不顯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故稱之曰道德仁義禮智信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　又曰道者謂人之所蹈使萬物不失其所由也德者之謂德言德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也宋音燕女溺志也衛音趨數煩志也鄭音做俳優侏儒志也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樂之異也　乳生曰古者本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時者而以深入教化於人然後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故國風淫俗在於當廷樂音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此又音聲之異也　或曰音與樂既聞命矣敢問儀與體可乎對曰可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於子太叔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言也

開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大之經也。（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也。（義者、宜也。）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也。）天地之經。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淡。）發爲五色。（青赤白黑黃見其物也。）徵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淫昧變色。過則傷性。）是故爲禮以本之。（制禮以本其性也。）人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不可爲度。（言無分別也。）

而欲堅之。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役遊恬泊者何。重傷人物。故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以德來。然後命將出師矣。夫將者、國之輔也。人之司命也。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若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既知兵。主既擇將。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如將軍慮之。乃使太史卜齋擇日。授以斧鉞。君入太廟。西面而立。將軍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還諸。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故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曰疑人。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古語曰。圖以內。寡人制之。圖以外。將軍制之。漢書曰。唯圖將軍之命。不圖天子之詔。故知合軍聚衆。在於閫外。受推轂之寄。當秉旄之重。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乃可成大業矣。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之謂也。

長短經卷第九　兵權

出軍　練士　結營　追德　禁令　教戰　天時　地形　水火　五間　將德　料敵　妙略　攻心　伐交　格形　蛇勢　先勝　圖師　變通　利害　奇正　地勢　遠師

出軍第一

趙子曰。詩云。允文允武。書稱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備。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黃帝與蚩尤戰。顓頊與共工爭。堯伐驩兜。舜伐有苗。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漢高有京索之戰。光武興昆陽之師。魏武官渡之軍。晉烈官渡之役。故呂氏春秋曰。軍士有仁義之兵。而無偃兵。湣而子曰。以殺不義而授有德者也。是知取威定霸。何莫由斯。自古兵書。殆將千計。若不知合變。雖多亦奚以爲。故曰。少則得。多則惑。所以舉體要而作兵權云。

練士第二

夫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兵戰之場。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

（凡天有日月之如也。日赤者天下多兵。或王者出四夷無主。獨見亦然。或天下一起。若列兵百萬。其將相不和。或有赤星。赤者兵也。或有赤雲如旌旗。或有赤氣如人持刀。如此皆兵氣也。或有白氣廣六丈。東西或丈者。亦兵起也。有者有大兵也。）

兵應兵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怡忿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財者。謂之貪兵。貪兵者敗。天矜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夫禁暴救亂曰義兵。可以檝服。圍之可以誅屠。在檝宜利。）是知聖人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者。決江河而滅盛火。臨不測之淵。

後命將出師矣。夫將者、國之輔也。人之司命也。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若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既知兵。主既擇將。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如將軍慮之。乃使太史卜齋擇日。授以斧鉞。君入太廟。西面而立。將軍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還諸。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故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曰疑人。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古語曰。圖以內。寡人制之。圖以外。將軍制之。漢書曰。唯圖將軍之命。不圖天子之詔。故知合軍聚衆。在於閫外。受推轂之寄。當秉旄之重。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乃可成大業矣。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之謂也。

練士第二

夫王者帥師。必簡練英雄。知士高下。四能授職。各取所長。爲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後萬事畢矣。服心力。（服音蒲北反。）追反顧音。）重旅之容。（旅、衆也。）誥誥諤諤。（誥誥、猶教誨也。）重馬之容。駢駢翼翼。（此禮儀之異也。）夫定名之擧。在於鉤鈲折衝。（鈲音普覓反。）苟無事擧。則定名之妙也。（論曰。班固九流。其九曰雜家。雜偏雜兼。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雜才。以一人。（主謀謨卒撰天衛變。總計謀慮國全命者也。）諸子五人。（主國安危。像盛衰。然雖才能。明識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歷。候風氣。理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形二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理者也。）兵法九人。（主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凡軍師所用。刺舉非正者也。）通糧四人。（主度饒乏。會三軍不困乏食者也。）奇械四人。（主攻城具。井人所用。）股肱四人。（主出謀拒轩。任重持難。修溝壁。治壘壁。四輔守禦者也。）通材三人。（主給遣補過。集諸術職。周流並會。應機資客。謹論議。）權士三人。（主奇画絕異。井人所鑿。）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語。覘視四方之變。）伺候姦宄。（主捕盜賊。激厲三軍。冒難攻戰。）金鼓三軍勇猛也。）物震四人。（主占卜歷

聚爲一卒。名曰鐵（鉞之士）有辯言巧辭。善發奸者。聚爲一卒。名曰譎（譎之士）有故善陷人。能負重行數百里者。聚爲一卒。名曰徒（徒之士）夫卒恒將領曰弛。吏恒卒領曰陷。吏無選鋒曰北。必然之數矣。故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結營第三

太公曰。出軍征戰。安營治陣。以六爲法。（六者謂六百步。亦可六十步。地廣人地之宜。設表十二辰也。將軍居九天之上。青龍亦爲九天。若行非頓宿居玉帳下。凡月建巳地是也）覓一旬。復徙開牙門。當背建向破。（不向太歲太陰）不飲死水。不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無休天竈。無當龍首。（死水者。不流水也。死地者。上窮之凹地柱者。下中之高地獄者。高中之下。天竈者。谷口也。龍首者。山端也）故曰。凡結營安陣。將軍居青龍。軍鼓居逢星。士卒居明堂。伏兵於太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謁居天獄。治罪居天庭。軍糧居天牢。軍器居天藏。此謂法天結營。物莫能害。（假令甲子旬中。子爲青龍。丑爲逢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陰。辰爲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甲戌旬中。戌爲青龍。亥爲逢星。子爲明堂。丑爲太陰。寅爲天門。卯爲地戶。辰爲天獄。巳爲天庭。午爲天牢。未爲天藏。甲申旬中。申爲青龍。酉爲逢星。戌爲明堂。亥爲太陰。子爲天門。丑爲地戶。寅爲天獄。卯爲天庭。辰爲天牢。巳爲天藏。甲午旬中。午爲青龍。未爲逢星。申爲明堂。酉爲太陰。戌爲天門。亥爲地戶。子爲天獄。丑爲天庭。寅爲天牢。卯爲天藏。甲辰旬中。辰爲青龍。巳爲逢星。午爲明堂。未爲太陰。申爲天門。酉爲地戶。戌爲天獄。亥爲人庭。子爲人牢。丑爲人藏。甲寅旬中。寅爲青龍。卯爲逢星。辰爲明堂。巳爲太陰。午爲天門。未爲地戶。申爲天獄。酉爲天庭。戌爲天牢。亥爲天藏。甲子旬中。子爲青龍。丑爲逢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陰。辰爲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甲戌旬中。戌爲青龍。亥爲逢星。子爲明堂。丑爲太陰。寅爲天門。卯爲地戶。辰爲天獄。巳爲天庭。午爲天牢。未爲天藏。甲申旬中。申爲青龍。酉爲逢星。戌爲明堂。亥爲太陰。子爲天門。丑爲地戶。寅爲天獄。卯爲天庭。辰爲天牢。巳爲天藏。甲午旬中。午爲青龍。未爲逢星。申爲明堂。酉爲太陰。戌爲天門。亥爲地戶。子爲天獄。丑爲天庭。寅爲天牢。卯爲天藏。甲辰旬中。辰爲青龍。巳爲逢星。午爲明堂。未爲太陰。申爲天門。酉爲地戶。戌爲天獄。亥爲人庭。子爲人牢。丑爲人藏。甲寅旬中。寅爲青龍。卯爲逢星。辰爲明堂。巳爲太陰。午爲天門。未爲地戶。申爲天獄。酉爲天庭。戌爲天牢。亥爲天藏。甲子旬中。子爲青龍。丑爲逢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陰。辰爲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甲戌旬中。戌爲青龍。亥爲逢星。子爲明堂。丑爲太陰。寅爲天門。卯爲地戶。辰爲天獄。巳爲天庭。午爲天牢。未爲天藏。甲申旬中。申爲青龍。酉爲逢星。戌爲明堂。亥爲太陰。子爲天門。丑爲地戶。寅爲天獄。卯爲天庭。辰爲天牢。巳爲天藏。甲午旬中。午爲青龍。未爲逢星。申爲明堂。酉爲太陰。戌爲天門。亥爲地戶。子爲天獄。丑爲天庭。寅爲天牢。卯爲天藏。甲辰旬中。辰爲青龍。巳爲逢星。午爲明堂。未爲太陰。申爲天門。酉爲地戶。戌爲天獄。亥爲人庭。子爲人牢。丑爲人藏。甲寅旬中。寅爲青龍。卯爲逢星。辰爲明堂。巳爲太陰。午爲天門。未爲地戶。申爲天獄。酉爲天庭。戌爲天牢。亥爲天藏。甲子旬中。子爲青龍。丑爲逢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陰。辰爲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甲戌旬中。戌爲青龍。亥爲逢星。子爲明堂。丑爲太陰。寅爲天門。卯爲地戶。辰爲天獄。巳爲天庭。午爲天牢。未爲天藏。甲申旬中。申爲青龍。酉爲逢星。戌爲明堂。亥爲太陰。子爲天門。丑爲地戶。寅爲天獄。卯爲天庭。辰爲天牢。巳爲天藏。甲午旬中。午爲青龍。未爲逢星。申爲明堂。酉爲太陰。戌爲天門。亥爲地戶。子爲天獄。丑爲天庭。寅爲天牢。卯爲天藏。甲辰旬中。辰爲青龍。巳爲逢星。午爲明堂。未爲太陰。申爲天門。酉爲地戶。戌爲天獄。亥爲人庭。子爲人牢。丑爲人藏。甲寅旬中。寅爲青龍。卯爲逢星。辰爲明堂。巳爲太陰。午爲天門。未爲地戶。申爲天獄。酉爲天庭。戌爲天牢。亥爲天藏。甲子旬中。子爲青龍。丑爲逢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陰。辰爲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甲戌旬中。戌爲青龍。亥爲逢星。子爲明堂。丑爲太陰。寅爲天門。卯爲地戶。辰爲天獄。巳爲天庭。午爲天牢。未爲天藏。甲申旬中。申爲青龍。酉爲逢星。戌爲明堂。亥爲太陰。子爲天門。丑爲地戶。寅爲天獄。卯爲天庭。辰爲天牢。巳爲天藏。甲午旬中。午爲青龍。未爲逢星。申爲明堂。酉爲太陰。戌爲天門。亥爲地戶。子爲天獄。丑爲天庭。寅爲天牢。卯爲天藏。甲辰旬中。辰爲青龍。巳爲逢星。午爲明堂。未爲太陰。申爲天門。酉爲地戶。戌爲天獄。亥爲人庭。子爲人牢。丑爲人藏。甲寅旬中。寅爲青龍。卯爲逢星。辰爲明堂。巳爲太陰。午爲天門。未爲地戶。申爲天獄。酉爲天庭。戌爲天牢。亥爲天藏。甲子旬中。子爲青龍。丑爲逢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陰。辰爲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甲戌旬中。戌爲青龍。亥爲逢星。子爲明堂。丑爲太陰。寅爲天門。卯爲地戶。辰爲天獄。巳爲天庭。午爲天牢。未爲天藏。甲申旬中。申爲青龍。酉爲逢星。戌爲明堂。亥爲太陰。子爲天門。丑爲地戶。寅爲天獄。卯爲天庭。辰爲天牢。巳爲天藏。甲午旬中。午爲青龍。未爲逢星。申爲明堂。酉爲太陰。戌爲天門。亥爲地戶。子爲天獄。丑爲天庭。寅爲天牢。卯爲天藏。甲辰旬中。辰爲青龍。巳爲逢星。午爲明堂。未爲太陰。申爲天門。酉爲地戶。戌爲天獄。亥爲人庭。子爲人牢。丑爲人藏。甲寅旬中。寅爲青龍。卯爲逢星。辰爲明堂。巳爲太陰。午爲天門。未爲地戶。申爲天獄。酉爲天庭。戌爲天牢。亥爲天藏。）故曰。凡結營安陣。將軍居青龍。軍鼓居逢星。士卒居明堂。伏兵於太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謁居天獄。治罪居天庭。軍糧居天牢。軍器居天藏。此謂法天結營。物莫能害者也。（假令甲子旬中。子爲青龍。丑爲逢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陰。辰爲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甲戌旬中。戌爲青龍。亥爲逢星。子爲明堂。丑爲太陰。寅爲天門。卯爲地戶。辰爲天獄。巳爲天庭。午爲天牢。未爲天藏。甲申旬中。申爲青龍。酉爲逢星。戌爲明堂。亥爲太陰。子爲天門。丑爲地戶。寅爲天獄。卯爲天庭。辰爲天牢。巳爲天藏。甲午旬中。午爲青龍。未爲逢星。申爲明堂。酉爲太陰。戌爲天門。亥爲地戶。子爲天獄。丑爲天庭。寅爲天牢。卯爲天藏。甲辰旬中。辰爲青龍。巳爲逢星。午爲明堂。未爲太陰。申爲天門。酉爲地戶。戌爲天獄。亥爲人庭。子爲人牢。丑爲人藏。甲寅旬中。寅爲青龍。卯爲逢星。辰爲明堂。巳爲太陰。午爲天門。未爲地戶。申爲天獄。酉爲天庭。戌爲天牢。亥爲天藏。）

道德第四

夫兵不可出者三。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出戰。故孫子曰。一曰道。道者令人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人不畏危。（危。疑也。言上未有仁愛於下。而上能行刑罰於敵。故與之有生之難。不畏和危之敗者。言恩之固法。還生蛙。面民無疑也）黃石公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將。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接之以禮。勵之以辭。（辭。說士說見兒命之辭也）則士死之。是以合衆圍疾。越王嘗於諸侯。吮疽士說見兒。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卒不服習。起居不稱。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百不當一。此棄之者也。故領三軍。教之戰者。必有金鼓約令。所以整齊士卒也。教令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故教使一人學一節。合人飲食。阿私所愛。大言慢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有此者斬之）鼙鼓之後。萬事乃理。所以鄉人盜竊。呂望誅之。故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五爲數。圖衆如圖少。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教戰第六

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卒不服習。起居不稱。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百不當一。此棄之者也。故領三軍。教之戰者。必有金鼓約令。所以整齊士卒也。教令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故教使一人學一節。合人飲食。阿私所愛。大言慢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有此者斬之）鼙鼓之後。萬事乃理。所以鄉人盜竊。呂望誅之。故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五爲數。圖衆如圖少。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禁令第五

孫子曰。卒未專親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專親而罰不行。則不可用矣。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經曰。兵以賞爲表。以罰爲裏。又曰。令之以文。（文。惠也）齊之以武。（武。威也）是謂必取。故武侯之軍。禁有七。（孫子曰。無法之罰。無政之

混混沌沌，形圓面不可敗，此用衆之法也。卒服智奔，器用利矣，將軍乃乘旋鼈衆而哲之，有限民藏於國，見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所誓不同，吾從周誓之，曰：嗚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某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傷我百姓，天時用命不貴不論，時至機來不迎不追，列死行奔，不論士卒，一舉而殄此士，各處乃心也。於是氣勵青雲，雖赴湯蹈火可也，此教戰之法也。

天時第七

孫子曰：三曰天時，大時者，陰陽寒暑時節制也，司此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太公曰：天文三人，主占風氣，知天心去就，故經曰：能知三生，臨刀勿驚，從孤擊虛，一女當五丈夫，故行軍必背太陰，向太陽，察五緯之光芒，觀三曜之薄蝕，必當以太白爲主，辰星爲候，合宿有必鬬之期，格出明不戰之勢，避以日耗，背以月刑，以干擊困，以牛擊死，是知用天之道，順天行誅，非一日也，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迴風相觸，逆逕面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暗，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刑生雹，此皆見師之出而不見者入也，若煙非煙，此歸邪也，若霧非霧，此泣軍也，若雷非雷，此天鼓也，慶雲開有德，歸邪有降人，氛軍多殺將，大鼓多敗軍，是知風雲之占，歲月之候，其來久矣，故古者初立將，始出門首建牙之時，必觀風氣之氣，諸謀吉武此將軍之精，凡將必以明日出之時，占風氣之候，其來久矣，故古者初

滿有正，四海有主，賞命在天，此德之符也，故殷紂亂常，天子命我，來鉞專征，爰整其旅，以誓于衆曰：嗚呼，永觀厥成，厥有由來，方興其師，其兵不血刃，到歸上帝，神氣相期

深谷阻險者，所以止猛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衆衆也。衆少可以後擊敵也。師祥李寇者，所以固其形也。攻法之溝瀆之水，漸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石徑，澤川丘阜，澤川謂流水草木所在。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丘陵漫衍相屬，漫衍猶聯延也。緜緜，連也。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原相遠，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十不當一。周鰌曰：巡國傳諜者，反間也。呂望云：間揣飛言，聚爲一卒，是知用間之道，非一日也。凡有白氣五色，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深入，謀亂吾國，國內有黑氣，遊行中者五色，臨我軍上，敵必謀合諸國而伐吾國，部候反謀，軍自敗，或有黑氣如幡，出於營中，上讙下，敵欲來求戰，無誠實言，信相反，五日內必覺，備之吉，或日月

五間第十

故知有五間，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生間，有死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言敵鄉邑之人，知敵表裏虛實，可使伺候，鄰境邑聚，致言，故曰因之用，雲梯爲先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其官失職，有刑誅之子孫，與受爵之，反間也。生間者，反報者也。探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陳述於敵之親貴，若其鄉部，知其本部所長，已知其實，而報故曰生間也。死間者，爲虛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敵間來在營間我，虛而授與，然若非吾所間也。二間皆不能知，間還報，故曰死間。言敵間還世誠云所謂敵人及已，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曹公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反而用之，因其有隙，就而示以虛，而故縱之，後世誠云，若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敵使人，故曰因之用，雲梯爲先也。故知有五間，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生間，有死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其官失職，

火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前世誠云，春秋正發，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居翼太乙中有飛鳥十精，如風雨期五子元通式，各候其時可用火攻，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何以其言之，昔楊堤與桂陽賊相會，瑾以皮作大排，部以石灰內盛中，流車上作火隧，縱馬尾，因從上風放排，突吹灰，灰蔽賊目，因燒馬尾，奔突賊陣，衆賊奔潰，此用火之勢也。殷浩北伐，長史江逌敷百知以長繩連之，繫岩緊火，一時俱放，賊爭斷索，索不可斷，因緣用火之勢，李陵在大澤草中，虜從上風縱火，陵從下風縱火，此以火解火之勢也。昔周敵燒門，懿火滅門，開當更相新助火，使火勢不滅，亦解火之法也。太公曰：強弩長兵，所以隘水戰。孫子曰：水可以絕，謂灌城也。又曰：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也。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謂處水上之軍，故曰以水佐攻者強。何以言之，昔韓信定臨淄，走齊王田廣，楚使龍且來救，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合戰。人或謀龍且曰：漢兵遠鬬，鋒銳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其王在，皆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兵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遂戰，敗，追擊，殺龍且，軍皆降，齊王廣亡，楚兵級，涉車遂降，又耿弇討張步，步聞之，乃使其大將晉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東界遮于鉅毛，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厲士，至雞鳴，馳赴涉車軍營，掩襲之，胡皆驚走，漸者百千人，乃陰緩擒得生口，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龜茲聞之喜，使左將軍將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敵開者也。牛開者，反報者也。探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陳述於敵之親貴，若其鄉部，知其本部所長，已知其實，而報故曰生開也。死開者，爲虛事於外，令吾開知之，而待，敵開來在營開我虛而授與，然若非吾所開也。二開皆不能知，開還報，故曰死開。言敵開還世誠云所謂敵人及已，反開者，因敵開而用之者也。曹公曰：敵使開來視我，我知之，因反而用之，因其有隙，就而示以虛，而故縱之，後世誠云，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敵使人，故曰因之用，雲梯爲先也。故知有五開，有因開，有內開，有反開，有生開，有死開，五開俱起，莫知其道，因開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其官失職，

今來適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口，引精兵十倍於己，從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首（或曰孫子十倍於敵者，將來分之名耳，且先言之）

馬所驚，則聽安之（安之者，不驚也）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言致人而不為人所致也）此用刃前之勢也。守者（守者，備也）

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襲之，兒血便謂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陳伯等隨後俱進。因勢破之，放旨過之。（放過，恣言以誑羊

李雄先使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

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開之勢也。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曰：我欲

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

親己，而不備鄭，鄭襲胡取之。（漢使酈生說齊王田橫，橫能長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其無備，襲齊破之。田橫怎酈生，酈生固

戒韓信死，信唐牟論伐匈奴，以唐或先知親，而已以兵乘其不備破之。此皆何以唐無疑，故因者

也。

此用死間之勢也。陳平以金縱反間於楚軍，間范增、楚王疑之。此用反間者也。（事具

親於閒，賞莫厚於閒，事莫密於閒，非聖智莫能用閒，非密微莫能得閒之實。此三軍之要，唯賢將之所留

意也。

將體第十一

黃機論曰：鄧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吳子曰：凡人之論將，恆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萬分之一耳。

故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明則三軍不寧，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智者不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此所謂五才者也。三軍

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此所謂五才者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詐

之氣機，道險路險，名山大澤，十人所守，千人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分敗其衆，使君臣相怨，是謂非機。

車堅馬利，士馬閑習，是謂力機。此所謂四機者也。夫將可樂而不可變，謀可深而不可疑，將疑則內疑，將有

（妄色則內外相疑，故曰不相信也。）謀疑則敵國奮。（妄疑則軍亂，亂則合敵國急滅，以此征伐，則可致亂，故將能清能濁，能

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受賢於謀慮之中，容諫納范蠡、齊稱管戒之類也。）能採善言，能知國俗，能悶山川，能設陣，（險難隘者

軍權，危者安之，懼者慴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去者，慰諭之，還之者，雖何違韓信，冤者原之，（此下與上卒同，衣食是也）

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軍中有服而敵我者。）貧者豐之，（總言以卹其心，所以使貧，欲者使之，（臨敵將戰，有欲立功名，有欲利敵

士卒有所畏懼者，臨敵於後，）長者險之，（險，險難之事，則遣勇者，）反者廢之，（情有姦詐，）悖者挫之，服者活之，

勿使為軍鋒，軍鋒則前後受敵，）有過罰者，（有過罰者，）復之，（有戰功者，）毀者復之，（官職）

有缺如（缺如八不足之事，或如次先之事，或如山林或如塵埃與大面異，）則修而復之。（首服謂

者冠之，）降者說之，（說合，）降城者制之，（賞功臣也，）獲地者裂之，（賜功臣也，）獲國者守之，得其國必封長以守之，昌其

障者，延也。（兩草中多障蔽者必遠去草晉道及。）鳥起者，伏也。凡軍上氣蓬蓬勃勃，其中或有氣如赤幷在塵里中，皆下有伏兵，或圍軍相窺，有求氣在軍前後左右者，有伏兵，謂氣所在防之。多作障蔽，使晉疑其間有伏兵也。或有塵埃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來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少少（去聲）辭卑而益備者，進也。（益增備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走怒者，倦也。粟馬食肉，軍無懸缾，（缾，汲水器也。）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言入人者，失其衆也。（此將失其衆之意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數顧者，失其輩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近，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敵來新到，行陣未定，可擊也。陣雖定，人馬未食，可擊也。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人馬數顧，可擊也。凡見此者，擊之而勿疑，然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故匈奴示弱，漢祖有平城之圍，石勒藏鋒，王浚有幽州之陷，即其效也，可不慎哉。

勢略第十三

孫子曰，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又曰，水之弱至於漂石者，勢也。何以明之，昔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討誅蓋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溢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烏甲反。）無不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理面，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爲後疑，曹公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延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又太祖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城，攻不拔，太祖欲還，荀攸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收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以此觀之，當是時，雖諸葛之智，陳宮之謀，呂布之勇，關張之勁，無所用矣，此謂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救兵有三勢。（夫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固勢，若精勇輕銳，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勵背宝，氣等飄風，銳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由挾路，大阜深澗，龍蛇蟠踞，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固險塞役，鹿寇掠，將更維繕，備警未舍，後軍來況，所謂固勢者也。）善戰者，恆求之於勢，勢之來也，食其緩頰，下齊七十餘城，謝石渡淝，摧秦百萬之衆，勢之去也，項羽有拔山之力，垓泣虞姬，田橫有負海之強，終然刎頸，故曰，戰勝之威，人百其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永挫折也，言人氣銳，雖有百萬之衆，無益於用也。）故水之弱至於漂石，此勢略之要也。

攻心第十四

孫子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何以明之，戰國時有說齊王曰，凡勝爲下，是故聖人之伐國，攻敵也，務在先服其心，何謂攻其心，令秦之所恃將以貿利，以迴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衛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子賈堅，易動以利，西人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音關下軍，張良曰，秦兵猶強，而秦公且留壁，便人先行，爲市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食而忽名，可貪以賂。）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此攻心者之。

伐交第十五

孫子曰，善用兵者，使交不得合，何以明之，昔楚莫敖將盟武軫，（武軫二國名也。）鄧人軍於蒲騷，將以隨絞州蓼伐之，（絞州蓼，皆小國名也。）莫敖患之，圖於廬曰，鄧人軍於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若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師會加於鄧，鄧有虛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從之，遂敗鄧師於蒲騷，漢宜帝時，先零與罕幵解仇，合黨爲寇，帝命趙充國先誅罕幵，充國守便宜不從，上書曰，先零羌所欲爲背叛，以爲其計常欲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今罕幵解仇，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先加誅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罕幵雖堅，先零必助之，今所馬肥，糧方乾，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帝從之，果如策，魏太祖初伐關中，賊帥一部到太祖幅下，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莫能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攻差易，吾是也，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曹公得之矣，此伐交者也。

格形第十六

孫子曰，安能動之，又曰，攻其所必趨，何以明之，昔楚子圍宋，宋公便如晉告急，晉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成公與宋盟，果如是計。）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爲將，孫臏爲師，居輜車中爲計，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捲，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又曹操爲東武陽，太祖欲引兵西入山攻帝本屯，諸

將背以爲當還自救。曹操曰。昔孫臏救趙而攻魏。取拿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則武陽自解。不還。我能破厲家。厲不能拔武陽必矣。乃行。諸聞之。果棄武陽還。曹操要擊大破之。初關羽圍樊襄陽。曹操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蔣濟說曹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操從之。羽遂見擒。此言攻其所愛則動矣。是以善戰者無知名。無勇功。不爭白刃之前。不備已失之後。此之謂矣。

地勢第十七

語曰。投兵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何以明之。漢宣帝時先零爲寇。帝命趙充國征之。引兵至先零所在。廣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皆曰。善。廣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衰侯既收。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特遠不服。曹公既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侯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侯熙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侯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康斬侯熙。何也。公曰。彼素畏侯熙。其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曹公征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其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則必相救。曹操不從。進至穰。與繡戰。表果救之。軍不利矣。故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擊其頭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或曰。敢問可使如率然乎。孫子曰。可矣。夫吳人之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而濟。則相救如左右手。是故放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此之謂矣。

先勝第十八

孫子曰。善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何以明之。梁州賊王國圍陳倉。乃拜皇甫嵩車騎將軍。率左馮翊北地太守各率二萬人拒之。嵩欲速進赴陳倉。諸不聽。嵩曰。智者不待時。勇者不留決。速戰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諸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此。可勝在彼。（范蠡曰。鳥不重。不可強。強生事不完。不可強成。此之謂也。）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至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吾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吾前不擊。避其銳也。（善而備之。強而避之。銳卒勿攻。兵之陰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結師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

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兵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國走而死。卓大慙恨。（孫子曰。慙而挑之。言待其衰也。又曰。卓而驕之。言敵怒而還兵。即當外示以弱。使敵後攻。非不能也。此其家之勝不可倒也。）青州黃巾衆百餘萬人。東平劉備往救之。鮑永謂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聚。輜重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今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備不從。果爲賊所敗。晉代王開攻燕鄴城。慕容德拒戰。代師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諶進曰。昔漢高祖云。吾寧鬬智。不能鬬力。是以古人先勝廟堂。然後攻戰。今代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代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溝近畿。卻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軍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渾池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蒸貴。攻則衆旅多弊。師老衆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孫子曰。以待遠。以逸待勞。良能待敵。此治力者。）此先勝而後戰者也。

圍師第十九

孫子曰。圍師必闕。何以明之。黃巾賊帥忠據宛。朱儁張超圍之。結壘起七山以臨城。因鳴鼓攻其西面。賊悉衆赴之。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不剋。儁登土山。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連禁通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幷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遂破忠等。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將人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則引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寇。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凡降人之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俛頭。又云相向或有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凡城中有白氣如旌旗者。不可拔。或有黃雲繞城。有大赦。或有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屠。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天賊也。不可伐。伐者死。或城上氣如火樓。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或有氣如浮雲。形從城中向外者。內兵欲突出。主人防。不可攻。或城上有雲。分佈如星狀者。攻不可得。或有蒙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有諸氣從城中出入者。軍上者。漸退氣也。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漠氣四面繞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或城上有白氣橫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虹蜺輔侯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也。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漠氣四面繞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或城上有白氣橫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虹蜺出入者。入欲逆。或有氣如灰。氣出而覆其軍上者。士多病。城降。或城上無雲氣。士卒散。或城營上有赤氣如衆人頭下多死。攻從城外入城者。三日內城降。此皆敗氣也。）北圍師之道也。

變通第二十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何以明之。魏與趙攻韓。齊田忌爲將而救之。直走大梁。魏將龐涓去韓

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涓喜曰。吾固知齊卒怯也。入吾地三日。士卒亡已過半。乃棄其步兵。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暮至馬陵。道狹而多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見火舉而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乃自剄曰。果成豎子之名也。龐涓爲武都郡。先率衆遮詡於陳倉崤谷。詡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兵法曰。必敗退以敗卒蹙勝兵。而公曰。必剋。智如公之言。何其反而多竈也。詡曰。虜衆既多。吾徐行則易爲所及。疾行則彼不測之。且虜見吾竈多。謂率兵來至。孫子見弱吾示強。勢不同也。（昔王濬在蜀作舡欲伐吳。預流柿江中以威之。及至唐將李譚欲伐荊州。鑿通不可執。一諸君得之矣。）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因形而作勝於衆善之善者矣。此變通之理也。

利害第二十一

孫子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又曰。雜於利而務可伸。雜於害而患可解。何以明之。漢將韓信攻趙。趙盛兵井陘口。信乃引兵水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音蔽）而望見趙軍。誡之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我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行。出倍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後與衆同。非國士也。勇與衆同。非人將也。後與衆同。非國士也。勇與衆同。非人將也。後與衆同。非國士也。勇與衆同。非人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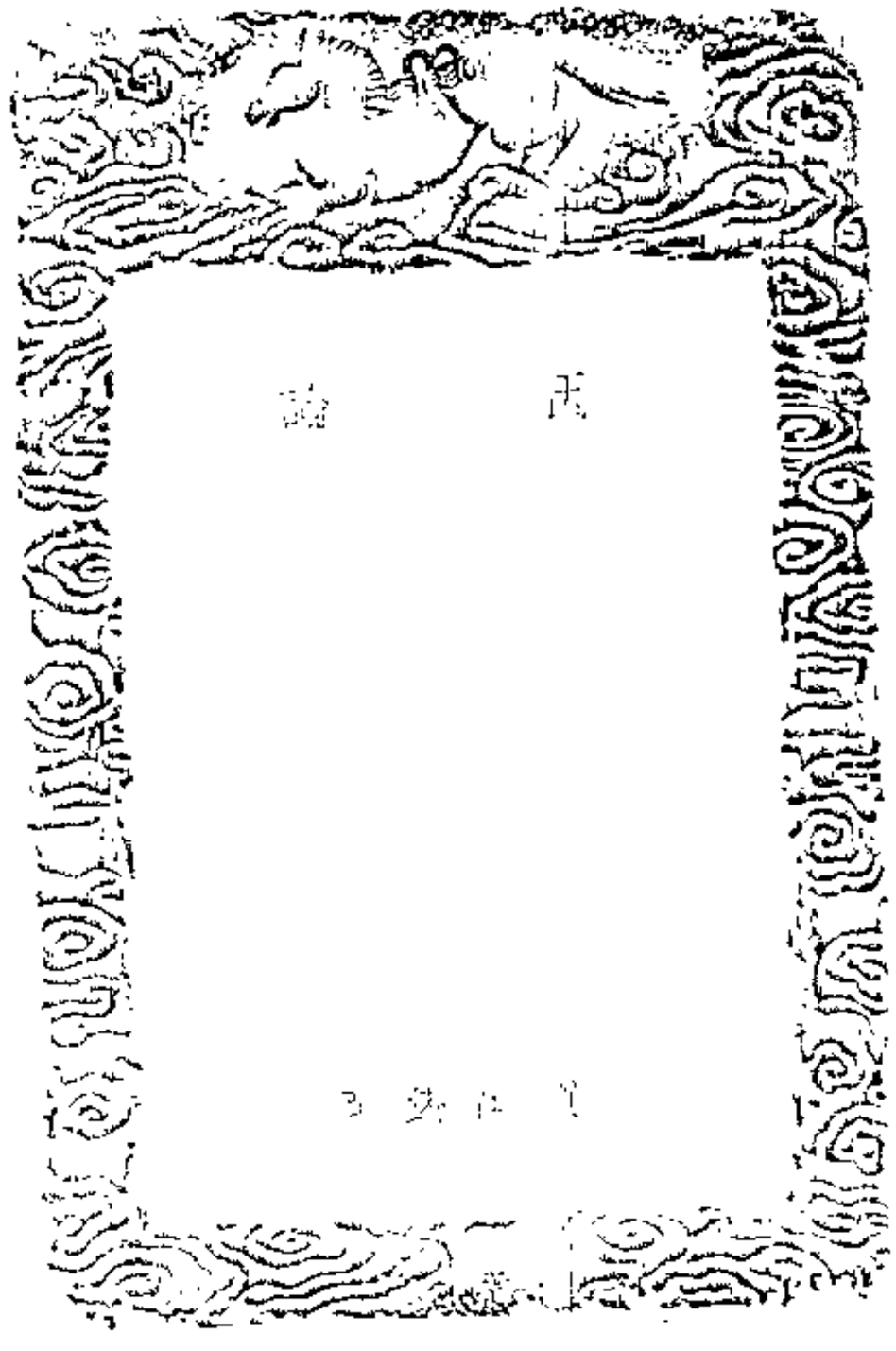
還師第二十四

孫子曰興師百萬日費千金孟子曰四人用虛國家無儲故曰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虛國國虛則人貧人貧則去下不相親上無以捄其患則離叛之心生此爲戰勝而自敗故雖破敵於外立功於內然而戰勝者以喪禮處之將軍縞素請罪於君君曰兵之所加無道國也掠敵致勝將無咎矣乃錄其官以奪其勢故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謂沈之於淵沈之於淵者謂奪其威廢其權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高國以富其心仁者之衆可合而不可離威權可樂而難卒移是故還軍罷師存亡之階（屈他軍師是也）故弱之以位（位不純道也）人主深睨此道則能御臣將（漢亂製韓齊彭之類）人臣深睨此道則能全功保首（張良學辟穀弄入閒事之類）此還師之術也論曰奇正之機五閒之要天地之變水火之道如聲不過五聲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不過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在乎因機而用權矣不可執一也故略舉其體之要（此皆通兵書中語也）

跋

是書見於北夢瑣言云趙蕤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有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應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嗣之道見行於世又見唐書藝文志雜家趙蕤長短要術十卷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鬼氏郡齋讀書志亦載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論王霸機權正變長短之術凡六十三篇第九十載兵權陰謀向背賢否之本得今夏鮑君以文以井經樓寫本見委是正始快而之其指歸大率如孫鬼二公所云乃其稱引繁富核對非易自揣固陋久未敢下筆既而歲餘悉發篋中所有書以次校勘兩旬始畢譌者改之闕者補之疑者證之兩通者仍之雖不能悉合庶可上日矣魯柳玭家訓六十二篇今本蕤自序亦然檢之實止九卷而篇有六十四初頗疑之及觀文獻通考引鬼氏說則者據實言後云第十卷陰謀家本缺今現存者六十四篇始知是書早無是本今所有自序已不far原文而近刻讀書志大有脫誤也但王阮亭居宋刻云是徐健庵過任城得之其跋亦言十卷總六十三篇唐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嚴草菴臣趙蕤撰與今正同則其誤自宋已然矣頃言裴晉卿宗正郎者四川總志云蕤鹽亭人隱於郪縣長平山安昌嚴博考六經諸家同異著長短經又注圖明易傳明皇嘗徵不起李白寄蜀中道徵君裴詩序與此記亦云裴爲舉不

因論



唐夔州刺史劉禹錫著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易歸歟。對曰。因之爲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賾。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蓋之智不逮乎是。造形而有跡。因跡而有詞。匪寓以因。爲自因之旨也云爾。

訊貶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乎有貶。增增扶疎。白犖縣角。齞生器。荷農用。歷耒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染人毫人頖人之通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隨西公暢殽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者。其開有勞徠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嫠之口歟。碩鼠亡歟。擾狗遂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白瓦盜開聲。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鷙其理而蜂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乎它土。然成重遷也。非貼危擠壑。不能達之。雖者雖歸歟。戚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皆宰京邑也。能疏蛆蠹右。必能以法御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悉待事質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稽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皆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點政頗。須理而後勘。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傍問焉。何形之瑰歟。何足之病歟。今殘觫然將安之歟。叟揖而對云。瑰其形。骫之至也。病其足。跂之過也。請爲君更言。我就車以自給。客騙是牛。引予釣。北登太行。南並商嶺。以回之。吒以管之。雖沙漠蹉高。嶮如墜。前輒不僨。及今廢矣。廏其是。駓偽。而肩肩。向腊以畜。衆之則捶扑。以庖視之則有臙。俾禁焉。莫敢尸也。前開郭君爰士。卜關日。爰是往也。當要乎舊。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之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墜之鄉。可乎。叟矙然而咍曰。我之苦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膠肥。飾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且昔之厚其牛。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肉。子盍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論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所來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貴能窮景。屬鑛。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陵下敵摐鍾。室誅。皆用所來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貴能窮景。屬鑛。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陵下敵摐鍾。室誅。皆用

敝舟

劉子浮于汴。泗滙而東。亦既釋縴。緡人告予曰。方今淵悍而舟蠹。宜謹其具以度焉。予聞言若厲。繇是衡以室之。灰以塗之。蚓以乾之。僕意而舸行。夕惕而晝勤。景纜晶而莫進。風翼嚮而遄止。覘競然累長。是用懼濟。儻檣弭檝。實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怖然自暇自逸。或游卑而觸突。或揪檣而欹突。隸也休役以倘寢突。吾曹無虞以宴息突。遽夜分而叛隙潛泄。渙然陰潰。至乎淹暨溫虞。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墟。壁以

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摧。壓下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驟然自視而言曰。嘻。子競惕也。汨洪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趙子都行吳君忽昏。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哂。宰國存亡。春申易至于覆國族。蔑可不敬哉。嗚呼。觸觸之脈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紲邏之于傳。傳吏過慢呼曰。乘馹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至。則佐焉。五載。戚頓其體。毅其容。動睛瞬如曳趾炭。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倅。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饋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盥卉如沿者。抉鼎如戛者。蹈蹴如飄者。開兩弧而脈不僵者。屈巨石而踦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翼日。語於儒家者流。有客倜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戚角抵。次之不過俾勍門而振荷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質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贏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顓其聞。飽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補其輪。鶴其脅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竭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也。客於邑重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乘口也。攻玉于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曰得則鼓刀和。要成計而轢桓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蔵許也。蔵蛾蔵。且我輿蚊。

說噬

伯氏佐戚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稂。飲之汚池。羈縻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纓紮而積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瘧。來治于肆。肆之頭亦不知其良也。計其價六千錢。將齒矣。自委氏子。贏其二以來之。謂善價也。伴與委氏。委所善李生。雅挾相鉤於乃也。尤工。都之周體。胎然視。驀然笑。旣而非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也。是可乘心動哉。奇哉。熊苑如鎗如。嶧如豬如之偏牝。今夫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逞于當曰。須其齒偏而氣振。年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獵于金裝也。聞言頓首。愿其良。屢其良。屢其良。慴音之。無分於之怠。斯以馬若。若馬之毛分也。居無何。果以噬德聞。客有告予以喪其寶。且護其所買也。徵。予邈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爲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爲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雖驥日駛。月將頓蹄。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方之於上。則八十里緤也不納韁於五疫皮乎。客謖而逡。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日取。然猶蓬之若此。蚓憲蓋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

劉子睿涉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而來平。有道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旣徵。而怠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嘆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疾。則藏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有瘳。醫診之曰。疾幸聞矣。顱熱診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

吳越備史本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性尤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擢不見納，遂以所業夏口詩，標於卷末云：一筒綸衲不得，思是黃雀慢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館書辭之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辭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搜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詆更之。其略曰：天寒衙靡鹿當遊，日暮面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及爲宣詔，果更名表曰：上則莫將之令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城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疾，王親臨撫問，因題畫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帶覆其上。其後果無文翫。隱累官錢塘縣令，辟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副使，初隱與桐廬章魯封齊名，鏐初起，以魯封爲表奏，孔目官，不就，執之，後以隱爲錢塘令，懼而受命，故僧貫休有二子依公子雞鳴狗盜徒之誚。朱溫篡唐，隱勸鏐舉兵討梁曰：總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鏐以隱不遇于唐有銜心，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授給事中，江南李氏嘗遣使聘越，越人間見羅給事否，曰不識，亦不知名。越人云：四海間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爲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悲乎，有才如隱，猶以不第爲人見輕，況其他乎。第人有異才，名士貴乎褒偽人美善，爲一世風勸，如裴鴦婚崔逈女而擢第，顧雲依高駢被嘲之類，至今掛人舌端，隱之不第，自是立心譏刺之報，誠足爲後來藥士輕猥之戒。備史謂隱無文翫，而唐詩紀事云：有子襄翁，特紀事，卒年八十餘，不若備史七十有七爲有據耳。所著尚有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若干卷，皆長沙幕中應用之文，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掌錢鏐記室所著表啟也，然書錄解題，謂淮海寓言及讒書，尚訪求未獲，若兩同書後出諸集之外，卽當格排比，而持論雅贍，足具五代一種著述也。因緝傳外逸事，附面傳之，海鹽姚士麟叔祥跋。

兩同書
貴賤第一
損益第三
原薄第五
下卷
理亂第六
冀僞第八
愛憎第十
強弱第二
敬慢第四
得失第七
同異第九

兩同書卷之上

唐羅隱昭諫撰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爲鱗介之長。鱗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班著之於自然也。龜有神靈之別。鱗鳳有仁愛之氣。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貴者。則貴之以爲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蔽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貴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于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隘慘慮。旰食興懷。勞于此而無疲。聽請。願水幽居。帝堯登時雨之讓。夫以鯀夫獨善之操。猶降禹乘之尊。況天子厚戚之恩。而爲百姓所毒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

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朝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迫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貴處雖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維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被放逐之辱。古公避狄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暇策。邑城岐下。胡亥笑堯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蔀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殺鼓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懼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回於黔首也。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爲強者所伏。強爲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絕。水雖柔矣。能成其剛。金剛不懼其弱也。故安嬰之徒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播其喉矣。長萬壯士也。朱亥醢其肉矣。安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儒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扶輦。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安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大地所不逢。鬼神將來舍。而況於遐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推也。力者。一夫之所排也。於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衆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傑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成。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吁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己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喘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令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

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窮。天下無窮。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惡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士塔茅宇。錦衣蠶裘。捨難得之貨。絕無用之器。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救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賤難得之貨。斲無用之器。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己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己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嗑口。不足謂其美也。溫飽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腹也。腹之且剖。豈暴心之溫飽乎。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其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其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王。聖。克保蒼顏之壽也。益己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而遂生成。永居西嶽之安。當有北辰之政。則書天準土。孰爲我損乎。夫以晞慾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猶糗。大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士不粲其錦綺。鯨鯢遊於滄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頓於羽毛。後代聖人。乃道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泰然有序。烝烝乂乂。坦然有章。炎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崇。莫大乎慢。慢事天則神降。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卽國則大和。以慢卽國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與之間。差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賓東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貞龍蹲位。振管來庭。天下莫之。顧徵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裘拔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鄰應爲家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遁冥。天下惡之。願逃其恥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自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樂毅。才必至。驟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安平之鳥。故有諸侯不附。大臣構連。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何敬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何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仰望。不可如於匹夫。不愼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驕人則失其是之謂乎。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曰命。故兩晉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全其天。理以盡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常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非。庇之於幽蜂。則苟涉盛夏。求間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冰雪之性。非不潔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栢冰雪之性。非不潔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背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遂天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以有乎。夫美玉投蛙。明月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卽以爲惑矣。今以至貴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七能伺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尊仲尼湯而遏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夢。柳下惠與女子同襪。終不爲亂。朱華父則危身以救色。周公遏衝謙之旨。殷紂沉湎而致亡。嬖妒舒同等之嫌。姜氏逐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人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愼嗜慾。念馳騁之誡。宗廟爲之主。常爲聖則之主。忍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兩同書卷之下

理亂第六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代結繩，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足救其弱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愈以爲言，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殊名也。苟以殊名，則晁錯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尋難盡懾服，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鴻起於蕞名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之所以反踣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於其妙，而不如繩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堤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中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恆以逸而待勞，恆以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教化無可以無替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躁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逸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得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畧，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畧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何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眞僞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類感。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然

則善惡相半。是非交雜。形影面影附。好惡面相妥。當有事實。不能無其據也。是以歷代帝王。號令國事。不側身勉心以求英又。及所謀遂。則邊加賢良。此有益之所以重也。夫由孤無援。實之者謂之具。許嘉瑞。傷之者謂之害。終蟊賊有刻。雷霆無識。猶或以實。爲僞。以僞爲實。況是非之品。由識之柱。憙憎者私也。智者明也。明者見也。心慮非視聽所知。故便辯不維。擯遁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英用宰輔。貴致賢才。齊桓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馬以塞應侯。信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皆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僞也。故真僞之際。有數稱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衆之所疏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其背實理誤。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夢於漢王。而非傳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其仁之罪。此則衆誠不必中。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臨答在位。詳省己虛。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徵。使夫登用者不愧其實。有罪者不逃其真。然後可爲官矣。然則衰馬騶之於驌驦。則駑駿可分。不待係陽之累也。秦刃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雨之試也。苟行難知之人。或之以任事。則真僞自辨。以察天下之論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察其敬。勞之以觀其功。逸之以觀其德。委之以利。試以貞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錄其行而採其性。甄其辭而別其情。嘉吾德之八徵。驗衆陶之九德。然後奉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黃葉並凋。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惡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貿谷風。龍嘯而谷應。蛇非山霧。蛇蚓而山霧興。理所同也。雖殊類異情。不與衆同行。雖蛤因者化而蛤不與雀游。鶉自與爲而鶉不與鳥羣。不必同。若臣朋友非不親矣。其心未必異。故尊異賢而重華聖。蓋師貧而傅下愚。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橈餓而申徒死。亦猶烟灰同出。飛沉自分。鞏洛異土。而堅固如一。同巢而宅也。然則情性不等。同巢而宅并。夫豈足同人於門。三爰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不與之異者。何以知之。昔者陳平面目美好。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平曰。不食糟糠。則不能肥。人以爲大愛乎。陳平於不義者。豈得不忘恩。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

羅昭諫讀書題辭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蓋所著讀書之一者。氣節凜然。煒煒方册間。每以未睹全書爲恨。近客徽學。會公之遠孫宗叔來爲學正。因得拜觀讀書及所賦詩。大抵忼慨勢嫉邪。舒泄胷中不平之氣焉耳。公湖南歷淮閫。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擢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于卷末云一個孤衾耐五更。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劉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管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樞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或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且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執政豈無意於要求邪。乃請更之。其略曰。天塞而麋鹿常游。日晷面生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秀相杜建徽善。王初戚西府。命資倣巡覽。廼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害仓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疑疾。王親臨撫問。因顧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電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翫。隱累官錢唐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上郎。司勳郎中。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仓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縣江常有二氣。曰於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泊丞相杜建徽生二氣。日前進士東嘉黃貞輔德稱父書。

讖書

讖書者何，江東羣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假辭當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爲書誣之曰：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窮。苟如是，予之書乃自讖耳。目曰讖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讖者則讖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詔予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誰人。

跋

擇昭諫讖書五卷，唐錄於郡齋讀書志，至直齋書錄解題，已云求之未獲。本樂大典中有隨條批注曰：讖書近氪於新城縣，今方萬里跋所謂淳熙二年乙未知新城楊思濟集舊藏寫本第五卷及原跋前之，內惟與招討宋將軍書、說石烈士、拾甲子年事、晴追癸巳日詔疏數篇，殆即指此。辛亥秋日，從姚子英假其四首，載江東集，餘皆近代所罕傳，雖殘編斷簡，亦希世之珍也，因重錄之，聞吳興書估藏書家見有全帙，尚願宛轉借鈔，未知能遂斯志否。至命名之意，亦猶是也。癸丑寒食日，松陵楊復吉識。

羅昭諫讒書跋

宋王堯臣書。無羅隱姓名。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吳越世家。始有投鏐以沈檜、皮光業、林鼎、羅隱等言。在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之前。去天祐四年丁卯唐進士。留七載而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讒書。唐僖宗光啓三年丙午。投鏐如杭州。丁未。升杭州刺史。今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書隱唐光啓間爲錢唐令。辟陽公釋券錢讓者。客何耶。自咸通改元。至景福改元。歷僖、昭、三十三年。隱之本末可攷者如此。亦得盛名之所作。詳見淳熙二年乙未知衢州縣揚思溥集跋。喬孫庭誥見佟學徽州。將謂俸金刊是書。俾識其本末。大德六年壬寅六月十九日辛巳。梁陽山人方回。

攻媿集跋

齊諧記。王延壽王孫。年二月中旬。借顧從化元板本鈔第二卷內關二葉鈔完。因取校。其所缺亦稍稍散出。可慨也。

嘉翁又記。

海寧吳君惺客，因吳中馮夢禎有玉茗堂傳奇，間吳硯君藏四種，曲家見有全帙，何頓宛轉借鈔，故託其同邑陳仲魚向余借鈔。其實余無此書，遂謝之。此乙丑春事也。後余從書肆果得吳枚庵鈔本，有前四卷，可補吳君本。余嘗詩仲魚，取枕客旅牀五卷相贈，管幹吳枚庵多所增益，而前四卷復賴余所得枚庵鈔本足之。爰借鈔畀鈔此以寄他日可語默樓，稽其異同，遂成兩帙。

嘉慶丙寅，一騙。

重刻謎書跋

吳君惺客，因吳中馮夢禎有玉茗堂傳奇，間吳硯君藏四種，曲家見有全帙，何頓宛轉借鈔，故託其同邑陳仲魚向余借鈔。其實余無此書，遂謝之。此乙丑春事也。後余從書肆果得吳枚庵鈔本，有前四卷，可補吳君本。余嘗詩仲魚，取枕客旅牀五卷相贈，管幹吳枚庵多所增益，而前四卷復賴余所得枚庵鈔本足之。爰借鈔畀鈔此以寄他日可語默樓，稽其異同，遂成兩帙。

嘉慶丙寅，一騙。

重刻謎書跋

海寧吳君惺客，因吳中馮夢禎有玉茗堂傳奇，間吳硯君藏四種，曲家見有全帙，何頓宛轉借鈔，故託其同邑陳仲魚向余借鈔。其實余無此書，遂謝之。此乙丑春事也。後余從書肆果得吳枚庵鈔本，有前四卷，可補吳君本。余嘗詩仲魚，取枕客旅牀五卷相贈，管幹吳枚庵多所增益，而前四卷復賴余所得枚庵鈔本足之。爰借鈔畀鈔此以寄他日可語默樓，稽其異同，遂成兩帙。

嘉慶丙寅，一騙。

讀書目錄

卷一
風雨對
三帝所長
解武丁夢
題神羊圖
後雪賦
吳宮遺事

卷二
丹商非不肖
聖人理亂
雜說
子高之讓
推獄降神解

卷三
疑鳳盞
屏賦
婦人之仁
市儈
訊巫
三閭大夫祠
三叔辨

卷四
辨害
揆客喻
木偶人
越婦言
齊桓須人
梅先生碑

卷五
曹馬鬼歸
興招討宋將軍書
說石烈士
拾甲子年事
請追奏已日詔疏
弔崔縣令

說天雞
秦始皇論
道不在人
君子之位
蟋蟀詩
長名
天機

齊叟事
漢武出呼
市賦
悲二羽
秦之鹿
二工人論

投知書
迷樓賦
答賀蘭友書
序陸生東游
刻殷陵銘臺
代常微君讓官疏

讖書卷第一

五代羅隱著　清吳騫校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爲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瑰。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約。出。權其弄也。大政不明下。權其偷也。夫欲何言。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蒙叟遺意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爲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夏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窮食不忘之也。右。民心不歸。然後念皆靡之可升。且欲致於非常而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嗚呼。歷數將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解武丁夢

商之道衰也。武丁謂之。且權祖宗所傳圮壞於我。祈於人。則無以焉。質歸於家。則不知天之歷數厥有左。物之小兮。遍網而覽物之大兮。發網而逝。而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厥之授兮。呼。

秋蟲賦　有序

蜘蛛也。致身網羅間。管腹亦網羅間。感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岳。以腸胃爲江河。一旦虛其城然而與。則下撫生類矣。於是孕鋼鐵於山岳。淬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則不起矣。而人力殫焉。

題神羊區

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怪異。以表神靈物噫。堯之世淳朴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朴消壞。則羊有貪狠性。人有刻制心。有貪狠性。則靈軒大夏不能駐其足矣。有刻制心。則蘼邪興佞不敢舉其角矣。是以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貪狠搖其至性。刀几制其初心。故不能觸阿諛矣。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禹。以醞釀風俗。堙洪水。服四罪。然後垂衣裳而已。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末流。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放桀於南巢。揖遜既畢。渾朴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也。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禹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禹。而恥君之不見堯舜。在致君之誠則極矣。而勵己之事何如耳。惜哉。

後雪賦

鄒生閎相如之詞。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遺。梁王園酒盈尼。惟生少思。苟有獨見。吾當考之。生曰。若夫塋淨之委。輕明之質。風雅交證。方圓間出。臣萬分之中。無相如之言。所見者。落溷捻吹。屬散掀空。

不敢片飄飄在中。汚穢所宗。焉生所遊。下下高高。皆爲之積。至若灘隰之水。屹銅山之巔。觸類而生。不可殫言。臣所以惡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滌潔白之性焉。梁王詠歎斯久。撤去樽酒。相如蹙然再拜稽首。若臣所爲。適彰孤陋。敬服斯言。書事良友。

錢三狂生

補正平阮嗣宗生於漢晉間。其爲當時禮法家惡者多矣。然二子豈天使爲之哉。夫漢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苛之弊也。風流蘊藉。雍容閒暇。苟二子氣下於物。則謂之非才。氣高於人。則謂之陵我。是人難事也。張口掉舌。則謂之訕謗。俛首避事。則謂之詭隨。是時難事也。夫如是。則漢之祚殲於外。晉之祚縮於中。故天心降變以應之。二子應天變者也。或號咷焉。或慟哭焉。斯甚於風雨霏霜已。故潛軍門者。謂逸逸而無主。歎廣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吳宮遺事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疑色。一旦。復築臺於姑蘇之左。俾參政事者。以驗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視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干之民飢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絕以代焉。畢九層而不奏。且諫曰。四國貳。百姓歌。彼曰者歌王。員曰。彼徒欲其身之峻高。固不暇爲王之視也。亦不爲百姓謀也。豈員之欺乎。卒誅而死。而越用事。明年。越入吳。

本農

有設於下者。大畏乎上。書曰。亞旅師長之類。百工之事。不常其性耳。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奉於寡餓。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得則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無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蓋以視其靈曼。蕭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逸不爲人所覬覦者鮮也。

丹商非不肖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翫天下者。必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爲不肖不在於丹商也。不知陶唐用丹商於不肖也。大陶唐之理。大無不周。幽無不照。遠無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國者。又如是乎。蓋陶唐欲推大器於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肖丹商之衆不肖之名於後也。其肖也。我既廢之矣。其不肖也。不浚遍於人。是陶虞之心示後代以公共。伸

聖人理亂

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亂周公聖人也仲尼亦聖人也豈聖人出天下有濟不濟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叔父之尊而天又以聖人之道屬之是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絕周室衰替而天以聖人之道屬於旅人是位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亂也位勝其道者以之尊以之顯以之驕康莊以之致富尋位不勝其道者泣焉歎焉固焉厄焉天所以遂周公於理也故相之於前窮仲尼於亂也故爾之於後

莊周氏弟子

莊周氏以其術大於楚魯之間聞者皆樂以從之而未有以脅之一日無將特舉其族以學焉及其門而周戒之曰視物如傷者謂之仁極時而行者謂之義尊上愛下者謂之禮識機之變者謂之智風雨不濕者謂之信苟去是五者則吾之堂可蹍室可窺矣無將窺而受其教一年二年而仁義禮三年四年而禮智薄五年而五常盡七年其骨肉雖士木之不如也周曰吾術盡于是無將以化其族其族聚而謀曰吾族儒也魯人以儒爲宗今周之教捨五常以成其名棄骨肉而崇其術苟吾復從之殆絕人倫之法矣於是去無將而歸魯魯人聞者亦得以變其志故周之著書援斥儒墨而儒者亦不願爲其弟子焉

雜說

龍之興瓦礫其爲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龍噓者雖絲粟珠顆人必見之以其爲有用之累也爲瓦礫者雖卑脩竟盈人不能棄其質者知其不能偶無用之性也是以有用者絲粟之過得以爲跡無用者其體之宏不以爲非亦猶鏡之於水水之於物也湛然而可以照鏡之於物亦照也二者以無情於外故委照者不疑其醜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鏡之性也剛而健柔而婉者有時而動故委照者或搖蕩可移剛而健者非缺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貞

龍之靈

龍之所以能靈者水也渢然而取霈然而神天之於萬物必賦於下以成功而龍之賦水也不取於下則無以健其用不神於上則無以靈其職苟或涸一川然後潤下涸一澤然後濟物不惟涸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魚憊已斃矣故龍之取也寡

子高之讓（原本闕，據唐文粹補）

有堯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舉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尚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惸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花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讜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蘇季子（原闕）

惟狻降神解（原闕）

忠孝廉潔（原闕）

疑鳳辜（原闕）

說天雞（原闕狙氏子已下七十三字，據唐文粹補）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消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芻距銛利者不與其樓無復向時伺晨之德見敵之勇鐵冠俯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

維狻降神解（補遺）

幽乎理者神也顯乎用者人也苟曷其所則爲怪妖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刪於仲尼而狻降申甫不刪者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仲尼之後則其事非妖苟如是則變化稷禹而下有相其君輔其主以致理者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亡也聽於神（變詳唐文粹人神二字疑誤倒）當申甫時天下雖理詩人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刪者欲以顯詩人之旨不刪則子不語怪出於聖人也不出於聖人也未可知

疑鳳臺（補遺）

秦穆公女以吹簫降霞史於臺上後乘鳳皇而去名其地曰鳳臺吁神仙不可以伎致鳳鳥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則黃帝不當有崆峒之舉意可求也則仲尼不當有不至之歎吾知其得志於逍遙而秦漢間復有史之詐是悲婦惡夫淫其所以得矣之不書途強鳳以神強臺以名然後絕其顧念之心今江漢間嗚呼上行而下效信而有證故秦之道竟施於妄矣

予以嘉慶丁卯重刻羅昭諫讒書五卷第二卷中原闕蘇季子、維狻降神解、忠孝廉潔、疑鳳臺四篇。偏檢羣籍無從錄補今年春大興徐星伯太史從永樂大典鈔得維狻降神解疑鳳臺二篇屬仁和陳扶雅孝廉、趙寬夫茂才展轉寄至爲之狂喜無異珠返而卿合也爰亟補刊卷末用公同好并識嘉惠於勿諼云爾辛未長夏鑑再跋

讀書卷第三

屏賦

惟屏者何。俾蕃侯家。作道陲阨。爲庭齒牙。爾質既然。爾功奚取。迫若蒙蔽。蛇非裨補。宅也物敝。質也如蠹。胥主牆面。職爾之由。吳仟太宰。國始無人。楚委蘄尙。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與枉理而全身。爾之所憑。亦孔之醜。列我門闥。生我妍不。既內外俱喪。須是非相糺。畀尙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門兮器而道。處其位兮無所施。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絲。疇兮何狀。鳳兮何爲。吾所以悽愧者在斯。

秦始皇論

秦法之於典墳。其酷也甚矣。由天文術數者則不與焉。而易復從而免。嗤。俩數者、未易知而秦是以全易者。其有旨哉。夫易肇於羲皇。演於姬昌。申於素王。其爲書則百家九流之先。其造作者則百王之祖。其理則上下天地。出沒鬼神。有春秋焉。有詩書禮樂焉。開闢以來。舉一物而言皆貫之。秦始皇遍三皇之妙鍵□故假術以言。亦將欲□聖人之旨乎。以是極暴無道而至滅亡者。豈天下欲秦見造化之心乎。嗚呼。言之於三代已前。秦則可以理遣。言之於戰國之後。秦則爲我罪人。

婦人之仁

漢祖得天下。而良平之功不少焉。吾假留侯破家以彎韓。曲道東身以歸漢。則有爲之用。先見之明。又何

三閭大夫意

原出自定而又生。楚王朝。雖放逐江湖間。未必有腹江沼意。及發憤悖。遂踰蘢。非則以贈望遠智。掃由懷

樂去楚.不得不悲吟歎息.夫禮樂不在朝廷.則在山野.苟有合乎道者.則楚之政未亡.楚之亟未去.原在朝有秉忠貞直之道.是上無禮矣.在野有揚波歡醪之歎.是下無禮矣.朝無禮樂.則諸野.野無禮樂.則楚之政不歸.楚之亟不去.原忠臣也.楚存與存.楚亡與亡.於是乎死非所恕時也.嗚呼.

畏名

瞭者向嗖者語於暗.其聞是非.正興替.雖君臣父子之間.未嘗以牆壁爲隔.一童子進燭.則嗖者猶舊.而瞭者懵不得呻.豈其人心有異同.蓋牽乎視瞭故也.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吁.

三叔碑

肉以視物者.猛獸也.縞人之財者.盜也.一夫奮.則獸伏.一犬吠.則盜奔.非其力之不任.惡夫機在後也.當周公攝政時.三叔流謗.故辟之囚之繫之.然後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悅.則引商之舜佐以告之.在周書者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豈亦不知乎.苟不知.則三叔可殺而召公不可殺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則成王不得爲天子.周公不得爲聖人.愚美夫三叔之機在前也.故碑.

天機

善而禍.不善而災.天之道也.用則行.不用則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饑賊之事.人道之反.有詭譎權詐之事.是入者謂之機也.機者.蓋天道人道一變耳.非所以悠久也.苟天無機也.則當善而福.不善而災.又安得飢夷齊而飽盜蹠.苟人無機也.則當用則行.不用則否.又何必拜陽貨而刼衛使.是聖人之變合於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機

佳客喻

農夫有言曰.豺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薮藂.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而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循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雖齊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苟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設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抑馬而

讀書卷第四

辨害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薮藂.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而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循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雖齊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苟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設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抑馬而

齊叟事

齊叟耕其業於沃衍之野.更子弟以守之.歲無水旱之害.無蝗賊之患.而所入或有衆寡焉.叟曰.豈吾之不信也如是.彼鄰媼者.姑衣食於吾家.今雖外出.猶吾之家隸也.俾晉孟以佃.候叟之長者.及將種.體戶輒揮田其蠻孟以逐之.媼告孟以不直.叟秩孟以仲代焉.農戶不之異.門之爲也.俄然.媼亦以仲之不直告.叟復扶仲而□季將行.有言曰.叟之農戶未喪如是之悖.□□曰□後孟與仲皆爲擊逐.今苟存□不□□盡之不留.而叟之子弟逐未艾也.叟醒然而怒.逐媼而復孟仲之職.其秋如故.則前之媒悖者果

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轉轉。晉晉浩浩。有怪有遠。時顯時倒。而子浮泛其間。能不乎足之眩。神魂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來矣。所歷者吾之尋命不知也。不慮槎之不安而不反人間也。及乘之。波浪激射。雷日氣候。黯然而昏。渺然而昇。乍揚而仍乍沒。面躁。或落如沈。或觸如關。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吾心未嘗爲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橋木之爲患也。苟人能安其所據而不自亂者。吾未見其有顛越。不必槎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嘉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恣左右之見。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嘉。然後遨遊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也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呼猶若是。況千口萬口者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木偶人

漢祖之困平城也。陳平以木女解之。其後徐之境以雕木爲戲。升殿之衣服之。雖狎□勇態皆不易其身也。是以後人其言木偶者。必以徐爲宗。蓋過留留卽張良所封也。平與良皆位至丞相。是宜俱以所習浩於風俗。良以絕粒不反。今留無復絕粒者。而平之木偶往往有之。其嗣剛移人也如是。

市賦

齊侯宰晏子所止。引口長視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蟻。萬貨並集。百工填委。紛紛汩汩。胡可勝紀。嬰曰。臣以敏識在此。聞於此。見於此。其名曰市。若乃羲軒已前。臣不得言。羲軒之後。臣知其故。先己後人。惟賄與賂。非信義之所約束。非法令之所禁錮。市之邊無近無遠。市之衆無蚤無晚。貨益則益。貨散則散。賢愚並□。善惡相混。物或戾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參雜胡越。奔走孩稚。扶策而來。挈提而至。剖□形狀。坊塊口鼻。童頂而跣。揮肩而皴。袨之以香艾。繼之以諧戲。誰有帳籍。記假文字。蜀桑萬畝。吳錦萬機。及此而耗。其誰主宰。君勿謂乎市無伎歌咽雜。廛地貴則淩。而好。繫何所之。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宰。君勿謂乎市無伎歌咽雜。廛地貴則淩。得。君勿謂乎市無門。可南可北。陰陽迭用。人口消息。市之衆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雜不可以測。或容寇賊。捨之則君子不得已之玩好。繩之則小人不得已之衣食。公曰。始先生以踊貴之譏革寡人之非。今先生以交易進退粘寡人之蒙昧。彼主之者魁帥。張之者黼俗。吾知之矣。謹以從政。應無尤悔。

越婦言

買臣之貴也。不忍其去妻。築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心也。一旦去妻言於買臣之近侍曰。吾聚僅於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飢寒勤苦時節。見翁子之志。何嘗不言通達後以匡國致君爲己任。以安民濟物爲心期。而吾不幸離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達矣。天子疏得以命之。衣錦以晝之。斯亦極矣。而向所言者。蔑然無聞。豈四方無事。使之然邪。豈急於富貴。未假度者邪。以吾觀之。矜於一婦

悲二羽

雖鋸之禽。原洲之翠。南方之所珍也。而工弈琊者以爲茗。雖犀象之遠。金玉之貴。必以間之。及舉宮而飾。伸都而市。金玉犀象之不暇給。而二羽之用。曾不銖兩焉。蓋以羽之輕而金玉犀象之重。苟發其顏色則可。而較其進則不可也。所悲者。雖鋸之時。暨洲之日褥。

善惡須人

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終後爲善。惡不能自惡。人惡之。然後爲惡。善惡之成。蓋視其所適而已。用其正也。則君子用其不正也。則小人。君子小人。寧有面貌哉。比干之生也。與人無異。費無極之生也。亦與人無異。比干之言。非不善也。以不用。故善不能自善。無極之言。非不惡也。以可入。故惡得而爲惡。譬剛勁之於朽鹽也。剛勁者以不得地而屈折。朽鹽者幸蟠瘦而入言。其不可任也如是。

秦之鹿

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爲聖人器也信焉。夫周德東耗。秦以力取諸侯。雖百姓欲從。而秦未嘗有意。故爲秦者反天下之歸。則五十年嚮其數以逐人。而秦不得與其十復焉。嚮逐秦耳。秦實鹿焉。六都傾潰。蜱睨無已。奔勁足踐我黔庶。觸利頭觸我詩書。彼非鹿而何。嗚呼。去逆之者。逐秦耳。秦實鹿焉。六都傾潰。蜱睨無已。奔勁足踐我黔庶。觸利頭觸我詩書。彼非鹿而何。嗚呼。去逆與德也。猶焉不獨秦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紀頹圮。先生以善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失。一作去而劍履問健者猶數白位。苟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拘以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察也。苟觸天子網。突辈臣牙。特殊一狂人。噫一單放一作族而已。彼公卿大臣生殺喜怒之任。朋黨蒸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使其家。雖委人婢子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戮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龍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亦先生書。來官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之。

二工人語

吳之建報恩寺也。鑿一神於門。士工與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窗其外。開通七竅。以應竹漆。惟他日虛聖用神吾工。士人以爲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塵胃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面瞪不通關竅。設無竅何滅於吾。木人不可。塗偶卽焉。立塊者塗無所翻。通竅者至今爲人胸福。

讀書卷第五

書馬嵬驛

天寶中。逆胡用事。蠭與西幸。貴妃死於馬嵬驛。臣在草野間。得本朝書讀。未嘗不恨生不得批扉額以快憤。然明皇當時。天下太平矣。卒有龍僭之咎。不足之天子意。今復百餘年後。右賦逸隱。裴莽平遠。發人宿恨者。何邪。夫水旱兵革。天之數也。必出聖人之代。以其上濟社稷。下困黎民。非聖人不足以當其數。故堯之水。湯之旱。而元宗也革焉。

投知書

某去年秋。嘗以所爲文兩通上獻。其貴賤之相遠。庶谷之相懸。且不啻千里。故罪蟄之與憫昧。不可得而知也。由是卑折慙懇。若不自容者。以至於今。然竊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質。質去則文必隨之。苟未去。則明天子未有不愛才。賢左右未有不汲善者。故漢武因望之。當時卿大夫。雖死不敢輕吾罪。是以霍光貴也。商山四皓校本作。刷邊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少者傷。驅人之婦女。盪人之貨財。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嘯唱刷掠之不解。殺傷驅盪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之所爲也。文皇帝時。德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敗不誅。或伺候輸重。當時憲司。悉繩以法。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茂。而懲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爲念。復授某校本作某。秩俾在軍前。則朝廷馳待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姦。推誠以報國。今其時。校庵校本增也字。無使蹤韓之轍。

迷樓賦

歲在甲申。余不幸於春官。參掾軒車以東驅。魏闕之三千兮。得隨家之故都。喬木拱立以不語兮。繁今昔之自殊。慨餘基之未平。曰迷樓而在斯。迷樓者何。煬帝所制。煬毀文後。天下無事。謂春物繁好。不足以開吾視。謂春風嫵媚。不足以吹吾志。斯惡嫵。斯樓乃峭。棲梯沉桷。棟梁相樓。外不見乎天地。然後朝奏於此。暮食於此。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問乎四方。曰四方有將。于是相秉君恩。將侮君權。百官庶位。萬戶千門。且不知隨煬帝迷於樓乎。迷於人乎。若迷於樓。則樓本土木。亦無親屬。縱有所迷。何爽若德。吾寧隨煬帝非迷於時態。故開卷則悒悒自負。出門則不知所之。斯亦天在此機密中。不惟性鑒不通轉抑亦進退間多不合。故曰迷樓。然後見生靈意。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

者又幾人。夫昔之招賢養士。不惟弭寇怦而傷凍餒。亦將尚稼穡而問安危。嗚呼。良時不易得。大道不易行。某所以運運者。爲執事惜。苟無基始。隗漢殿鷹雄。則斯人也。不在諸生下。

與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魗卑盤。面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四南。下多斷字。之筋力。施節。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即墨盜已拔睢陽三按。十國春秋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沛之待沃。大梁。優游東道。朝廷以有十字。二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蠭按。十國春秋作被盜將軍猶沛之待沃。謂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轂。優游東道。昔韓之醫良而性醬。故爲人理。宋告劇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重鑒字。且二賊之嘯聚。春。嘯狼尾。疽因以藥稔之宜貴。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奈賴軍侍盜者乎。抑制俾將軍旦夕翦此草寇也。本與皆誤。昔韓侯疑其族而籍其家。且二施節。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即墨盜已拔睢陽三按。十國春秋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沛之待沃。大梁。優游東道。朝廷以有十字。二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蠭按。十國春秋作被盜將軍猶沛之待沃。謂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轂。優游東道。昔韓之醫良而性醬。故爲人理。宋告劇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重鑒字。且二賊之嘯聚。春。嘯狼尾。疽因以藥稔之宜貴。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奈賴軍侍盜者乎。抑制俾將軍旦夕翦此草寇也。本與皆誤。昔韓侯疑其族而籍其家。且二

憩前驅非親信，（校庵校本、柳集作「非親信」。）憩家人伍。元和中，縱人不歸。夫子用裴丞相計，（校庵校本、石刻「裴」字。）丞相征蔡，薦憩者。憩者，重圍者。曾受丞相指揮，明平（蜜本、宋本作「平」。）蔡平，夫子快之，詔刑部（校庵校本、石刻「部」字。）侍郎錢平蔡碑，將以文（校庵校本、石刻「以文」字。）傳故都聲。有時涼曉，（校庵校本、石刻「庵」字。）作大（校庵校本、石刻「大」字。）丞相功業於蔡州。予忠一日熟視其文，大悲憤，因作力排去非佞，（校庵校本、石刻「佞」作「侫」。）非佞（校庵校本、石刻「佞」作「侫」。）者再三，更不能（校庵校本、石刻「能」字。）易。（校庵校本、石刻「易」字。）乃執詣節度使，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訪（校庵校本、石刻「訪」作「倚」。）丞相，丞相（校庵校本、石刻「相」字。）語將（校庵校本、石刻「將」作「帥」。）聞是非，（校庵校本、石刻「是非」作「非是」。）悉（校庵校本、石刻「悉」作「本」。）

滿篠絳緒（枚庵校本「篠」作「簿」按：十國春「絳」作「絳」）緩致於坊市外門將以用緡法而召甘雨也臣跧起病榻間以爲明天子憂人雖哥舞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不（十國春「或」作「然」）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已頻矣夫大之高地之厚五岳之綿亘四瀆之宏遠陛下令百執事所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稿苗乾而百姓不怨咨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滿篠（十國春「篠」作「簿」按：「篠」字）爲請者豈陛下謂其能靈於岳瀆者乎夫岳瀆視陛下之公輔（十國春「輔」作「甫」）猶陛下之（十國春「之」字）百執事（十國春「事」字）也則岳瀆亦（十國春「亦」作「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滿篠（十國春「篠」作「簿」按：「篠」字）緩（十國春「緩」作「緩」）致（十國春「致」作「受」）封（十國春「封」作「受緩」）者（十國春「者」作「封」）爵（十國春「爵」字）也（十國春「也」字）安（十國春「安」字）可以（十國春「以」字）動天臣謂（枚庵校本作「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下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下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以記言然後付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輯今胥犯（枚庵校本作「死」）請追奪已日詔荀若陛下法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擾豈滿篠（十國春「篠」作「簿」按：「篠」字）之所及乎昔商湯之民不以旱爲災蓋仁聖之在上也今旱未及商代而陛下憂已過（枚庵校本有「矣」字）臣謹因旱以賀冀百姓知陛下心

刻嚴陵釣臺

嚴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耶寥寥不歸者光武之故人耶故人之道何如假借若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貴莫貴於布衣龍飛蛇蟄兮風雨相遇卞戈載橐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振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簡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乎今之世風俗偷薄綠位相尚翹爲一旅人莫爲九品官而骨月親戚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弔崔縣令

丁亥年夏（咸通八年）前晉陽崔縣令死於通政里客舍殍也余雖不識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餓者是必不爲貪吏爲貪吏則不然因作詞以弔曰南風熱兮雲蒸乾禍飢魂兮愁鬱盤位晉陽兮俸薄魂之靡兮無烈創余辭以弔空魂來親兮無西東魂無山兮山之鬼夷叔彼之生兮未嘗足魂無野兮野之鬼陳仲彼非其得兮一介不之其魂激留兮京師上愉愉兮下怡怡殘敗肉兮乞狗彘捨此兮何之量（枚庵校本作「適」）天地之廣大兮吾不得而知難則走而蔫則飛鳴蟬瘦而蛤蜃肥何濁也則是清也則非莊昧既不可以問兮盤礴不可得而推況吾懷以四顧兮孰知夫天地之云爲

代韋徵君遜官疏

聖人纂極之二年相臣上言北省官徵四處士而豪梁韋君居其一詔下之日韋君去世故補其疏以榮之遹臣遽言去月某日本州官吏跪將慰制補臣左拾遺拜無（枚庵校本作「舞」）澤猶動村社臣聞降玉扃所以崇德（缺一字）也舉遺逸所以孰（枚庵校本作「敦」）風俗也二者非有良左右（枚庵校本作「佐佑」）不能行之非有聖明之主不能成之仰窺丹闕惟感唯質然臣者履行曾不若疑錯舉而執政徙以臣遠世有動業於周隱泊貧高（枚庵校本「高」作「嘉」）以來於國家則未有絲髮用處臣少而羸病自念材具不可攀望多士退縮山野撝揮遺逸無片言以裨教化無一字以紀休明行坐語默疑食而已豈知宸造過聽好爵下授所謂飾猱狖以冠冕變爰

謚書附校（嘯東姚鼐文粹明姚士粦居小字校刊羅昭諫集合校）

卷一

風雨對

地之（文粹之下有「也」字集同）之權（文粹下有「也」字集同）之權（文粹作「時爲」集無「爲」字）不弭（文粹「弭」作「謂」集同）夫復何（集作「欲非」）

卷二

英雄之言

退遜（文粹「遜」作「遜」集同）退遜（文粹「遜」作「遜」集同）意彼（文粹「意」作「盍」集同）未必（文粹無「未」字集同）

說大雞

其音（集「其」下有「父」字）子焉（集無「焉」字）乃反（文粹「乃」作「且」集同）無復（文粹「復」下有「問」字集同）

卷三

荊堅

焚荊（文粹「焚」作「捌」）人所（文粹「所」作「祈」集同）疾者（文粹無「者」字集同）蔵者（文粹無「者」字集同）誠必（集「必」作「心」）其外（文粹「外」下有「其」字）於心（文粹「心」下有「及人」二字集無「及人」二字）

卷四

辨害

之釣（文粹、釣作約。面所（文粹無面字，集同）當行（文粹、荀作苟）設施（文粹作施，設、施形近）約期（文粹、約作約）

漢武山呼

雖貴（文粹、雖作惟）貴睦（文粹、睦有則字）所其民（文粹無三字，集同）之呼（文粹、呼作聲，集同）萬口（文粹、口作舌）

梅先生碑

頹圮（文粹、圮作壞，集同）雖失（文粹、失作去，集同）尚能（文粹、尚下有有字）幸臣（集、幸作倖）帥廁（文粹、帥作止於）單放（文粹、放作族，集同）大臣（集、臣下有有字）任（集、任下有有字）婢子（文粹、子下有亦字，集同）碑之（文粹無之字，集同）

與招討宋將軍書

狼山（集、狼作良）東西（文粹、西下有所字，集同）力怠（文粹、怠作殆，集同）不忍（文粹無忍字）葛爽（文粹、爽下有秋字，集同）文軌（文粹、軌作祐，集同）所不（文粹、所下有以字，集同）綵淮（文粹、綵作泌）摧痛（集、摧作悴）將軍（文粹、軍下有二字，集同）二十（文粹、十下有餘字，集同）二擁（文粹、擁作旄）兜節（文粹作節麾，集同）三城（文粹、城下有之字，集同）待沃（文粹、沃下有野字，集同）兒醫（文粹、醫字重譽，集同）以沽（文粹、沽作尚）人理（文粹、理作治）其家（文粹無家字，集同）賊之（文粹、賊之作盜，集同）嘯哨（文粹、嘯哨作嘯聚）宜貴（文粹作而宜潰，集同）表於（集、於作訴）其家（文粹作臨東之慘，集同）伽之之（文粹無之字，集同）大帝（文粹、大帝作太）種以（文粹、種以作擁）類馬（文粹作昭頓土，集同）者殺（文粹、下有也字，集同）幽昭（文粹、昭作照）之（文粹、之下有君字，集同）酋代（文粹、代作伐）殷（集作殷）之（文粹、之下有君字，集同）已過（文粹、過下有矣字，集同）

魏石烈士

親信（文粹、信下有臣字，集同）相計（文粹、計下有以字，集同）明平（文粹、平作年）刑部（文粹、部下有尉字，集同）以文（文粹、文作之，集同）恒修（文粹、修作脩，集同）能知（文粹、知作止，集同）使使（文粹、使作使字）事訪（文粹、訪作倫，集同）是事（文粹、事作事，集同）甚謝（集、謝作心）爲侄（文粹、侄作侄，集同）保（文粹、保作恒）閎之（集、閎作閤）抵二（文粹、抵作拒，集同）吏殺（文粹、殺下有其字，集同）其宰（集無其字）也亦（文粹、亦作未）未（文粹、未作不）無聞（文粹、無下有不字，集同）季琳（文粹、季作一二，集同）一字（文粹無此三字，集同）也反與（文粹無也反二字，集同）更有（文粹、有下有之所二字，集同）之功（文粹、功作則，集同）賞（文粹、賞作正，集同）吏擒（文粹、下有之字，集同）教人（文粹、人作民，集同）罪（文粹、罪作死）顯容誅（文粹、誅作其狀，集同）命赦（文粹、命作重，集同）因曰（文粹、曰下有命字，集同）復詔（文粹、詔作詰，集同）求刺（文粹、刺作訓，集同）余言（文粹、言作道，集同）爲人下（集作人爲下）

拾甲子年事

長傳（文粹、傳作轉，集同）都煙（文粹、煙作人揖沮，集同）趙家（集、下有來諫二字）老柄（文粹、柄作病，集同）因爲（文粹、爲作云，集同）從之（文粹、之作云，集同）便惠（集、惠作慧）規脅（文粹、規作窺，集同）谷不（文粹、不下有以字，集同）由履（文粹、履作屨，集同）歌酒（文粹、酒下有之娛二字，集同）度使（文粹、度下有下野二字，集同）野戰（文粹作戰野）以北（文粹、北作先，集同）夫子（文粹、子作天，集同）人也（文粹、無也字，集同）傑氣（文粹、氣作器，集同）遊荷（文粹、荷作何，集同）以法（文粹、法下有面字，集同）不以（文粹、以下有不以二字，集同）幸也（文粹、也作矣，集同）孰謂（文粹、謂下有公字，集同）姑不（文粹、不作如，集作姑）不能（集、下有早字）脫俗（文粹、俗作族，集同）健兒（文粹、兒下有表字，集同）三日（文粹、日作月，集同）經復（文粹、復作役，集同）編死（文粹、死作殺）謀遜節（文粹、節作即，集同）

宋景文雜說

宋祁著

宋 祁子京著

盜而使人投乎曰先儒有罪弛惡不戮姦笑于腹當封吝盜勞臣諱勇奴耕于原婢執其爨丈人以安植表槩撓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愚無醜聲

不可得否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而不行謂之淩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政聖人慎舉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勤者農也用而不可不嗇者財也曰因衆奈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憚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切之牆所以不毀者基厚也所以毀者基薄也故曰百足不僵則附者衆流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溜無肥國下之悅有豫 一作裕君

食者人仰以生也適則飽過則病甚病者死法者國仰以安也順則治逆則亂甚亂者滅商家之法一而湯以王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興幽厲以亡然則食無必于生死在人之適過法無必于治亂在君之順逆

古之人今之人作奈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辨曰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爨熟奈何曰是直事有工拙耳創始者難繼成者易百物皆是大何足疑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脅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漫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爲人剽而不重膳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笞之則服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興人而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爲莫我得也

西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确其爲人毅而愚所食淡而勤生士沈厚而少華屈之不撓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辯其悻悻似直攻人之私似公觸大臣議大事似強多所建請似才敷讓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黨故君人者權以眞僞則錚錚者諤諤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之可使而不官退則強者誣驗諸人之細過暴揚于外非權以要官厚祿靦然而謝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同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興人而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爲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疑早起晡食寒絮暑絺常忽而不爲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多許晚絮春許徐減早許飽夕許饑行立坐臥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智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質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協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分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爲囊囊矣

拖其耳而聽貌貌山洪洪然拖其目而視了了由眡眡然總來拖紂之耳武王翦師于孟津之渡率諸侯

夫婦之日。何設譬笑于骨肉之隙。

歌者不是其味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左顧之于屢。不去亂不能治。堅法之于人。不冰有罪不能定。諺人此謂指之而益。

右語曰。斛端人概之。人滿神概之。聖人其準概歟。大概以中。溢欲概以道。嫉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服。嗚呼。爲國者不能右阿。勢不衰也。

鴞鴟鳴春。蟋蟀吟夏。蜩螗鳴秋。蝗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

侯色不能悅堯曰。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患不可詐者。民也。民不可勝者。衆也。撫之爲吾之力。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鼈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

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夏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

莫仁于由路。面墻草夏作。莫嚴于霜雪。而松柏冬青。

作法者君。守法者臣。設法者民。臣弄其法。生威乱刑。

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閉。

父慈于籃。家有敗子。將礪于鐵。七乃忘鼈。

珠丸之珍。君不斫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闌金在途。無不掇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

梟不憑夜。弗能自怿。政必先辟。姦人投詐。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故產二門。下乃告勤。

君與臣不同面。君與臣同面亡。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金鼓既震。卒旒于陣。將賜已明。士勇于廷。

車轔不問。衛獻其公。曲直相訴。補黼其私。

造父亡轡。馬頭于性。庸人屬策。馬爲盡力。

去山弗伐。虎憂其威。爪牙弗去。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刓印。知不官不退。塞明入味。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猶于場者雖至。嗟于牢者家集。患于國者天下來。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塞與飢。恥則去之。

公是先生弟子記

劉子曰。四十而仕。爲不惑也。五十而知。爲知命也。不惑然後可以爲仕。知命然後可以爲大夫。兼統四隅。不失其所者。中是也。幷總萬物。不失其元者。一是也。明德制義。不失其方者。禮是也。禮者。道之中也。

教人以道云乎。豈曰教人以文云乎。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難。今之所謂作者。筆墨簡牘焉爾。

君子之謀也。垂下而用其所長。不以己整人。故曰功成而已矣。事立而已矣。衆人盡其虛。而君子受其名。道之勢使迂闊。道之文使虛僞。道之情使剛猾。勢無迂闊則鄙。文無虛僞則野。情無剛猾則溺。雖作九招。九招者。九名也。予識其三焉。祈微角之謂也。

天可順而不可恃也。鬼神可敬而不可諂也。

廟中其至矣。百官備。萬物具。不言而事行。無爲而功立。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春秋、變魯之資也。脩己以安人。治天下其猶作樂乎。作樂者。備八音。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聲乃和。治天下者。進賢能。賢能不同而同治。同治乃平。是故樂之和。一物不得主焉。天下之平。一賢不能名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儒者之重。仁義也。樂正之本。律呂也。本律呂者衆。而知律呂者寡。原仁義者衆。而通仁義者寡。律呂之所以亂。淫聲亂之。仁義之所以毀。小道毀之。淫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善治聲者。擇乎律呂。善治道者。擇乎仁義。天下之道。莫大乎學。莫貴乎學。夫學者。匹夫也。而居聖人之業。可不謂大乎。匹夫也。而言王者之事。可不謂貴乎。（疑是二段）

聖人辯必能窮萬物而不言。智必能兼萬物而不爲。不言者。有所止之。不爲者。有所因之。君人統道。有司守法。君人統道者。君人之德也。有司守法者。有司之器也。古所以治者。當其分也。古所以亂者。逆其分也。當其分而勸。逆其分而競。勸則事立。競則怨作。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德之至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樂也。不淫其色。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哀也。無傷善之心。此之謂也。

古之教者。言不足而徵。徵不足而論。論不足而類。類不足而辯。古之君子。言而已矣。辯其末也。

天有常運也。地有常勢也。人有常性也。物有常理也。是故天地始者。由今日知之。萬世後者。由今日知之。雖有至愚之人。而不疑於天不惑於地。審必然也。審必然則不可敗以辭。不可敗以辭者。衆人智然。而君子爲甚。是故聖賢之事。出於上古者。雖甚遠。必有以信之。雖甚幽。必有以明之。雖甚繁。必有以治之。雖甚亂。必有以治之。

書所以紀遠。而書未必盡信也。信有理。言所以交近。而言未必盡聽也。聽有理。故信理者不惑於書。聽理者不惑於言。不惑於書。可以爲師。不惑於言。可以爲友。

漢武帝好馬。而余吾渥洼爲之出馬。葉公好龍。而龍亦下之。高宗好賢。蒸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此皆可以謂篤好之矣。

桂陽叔事嘗教公。不見用而死。其難曰。吾以希後世不知臣者。狠鞭蠶於晉。不肯爲亂而死國事。亦以使上知也。

不肖之君。諱言死亡。秦人不敢言死。襄宋之王。怒言白也。

趙王殺其良將李牧。而作山木之論。項羽既敗。悲歌慷慨。泣下沾衣。李斯就戮東市。嘻呼感動。使彼早自斃。安有此患哉。

齊靈公淫於崔氏。崔氏殺之。將死。曰。請自刃於廟。楚成王求食熊蹯而死。趙武靈王囚諸公子。被殺。自投車下。曰。子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商君設法殘民。及死之日。歎曰。爲法之敝。一至此乎。使此兩人幸而免。猶自以爲行之是也。楚莊王曰。吾以不祥道民。則災及吾身。楚紓可與爲濟哀。平不可以圖存。非楚紓優也。時勢失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尹司徒司馬司空。此三卿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爲軍。不以萬二十五百人爲軍。下天子也。以百乘爲軍者。一乘凡八十家。家出一人。其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其餘以爲廝役屈養者。凡一乘則一百有餘人。皆虎賁勇士也。故武王戎車三百兩。則虎賁三百人。漢武帝初好兵事征伐。故衛青霍去病李廣楊僕諸酷吏皆爲用。及後悔之。封丞相爲富民侯。而壞業都財。趙過平都令光。更以務農重穀。遵天下亦爲非賴之。此一君之身。終始相反如此。而臨其取捨。輒皆得人。外則伸威四夷。內則安養百姓。世豈乏士哉。當患人主不求也。

禮不以近人爲遠。樂不以易備爲樂。事不以便用爲利。味不以爽口爲美。行之似迂遠。作之似疎拙。居之似慢。安之似淡泊。化民成俗。俗既已成。偷僞者不能入。物諧之命。生謂之性。道謂之情。情者。聖人所貴也。詩書禮樂所由作也。仁義忠信所由顯也。五帝三王所以有其人民也。

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真。三者異趨。同亂。不可以爲王伯之民。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顏回。季康子問弟子好學。子曰。顏回好之者。樂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聖人之好學也。

齊桓欲用管仲。求之於魯。魯施父曰。不如殺之。衛秧爲秦伐魏。破魏師。魏安釐王曰。吾悔不用公叔痤之言以誅鞅也。夫不忍克己爲德。而謀害人之臣。猶竊鈴掩耳也。智至於自欺而已。

教民者禮樂爲急。非謂三王之禮五帝之樂也。時禮時樂。禮論其制。樂論其功。百姓敦之舞之而不敢叛焉。

教民以學。爲將行之也。試人以言。爲將用之也。是故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推鬼神虛無。毫釐易視。乘人以口。如此者決而殺之。民難衆也。而易散。難安也。而易危。衆之有道。安之有術。不出於人情而已矣。

叔孫問曰。尚書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春秋收錙銖之善。貶纖芥之惡。二者無異乎。曰無異。何謂無異也。曰忘其過。不忘其惡。貶其惡。無貶其過。

仁義禮智信五者。伯王之器也。愛之而仁。利之而義。嚴之而禮。謀之而智。信之而信。故曰伯仁不待愛。義不待利。禮不待嚴。智不待謀。信不待示之謂乎。王者舉民以性者也。伯者動民以情者也。性者。莫自知其然。情者。如畏不可及。王者百年而立。百年而備。百年而裕。百年而衰。百年而蹟。有過之矣。伯者十年而立。十年而備。十年而裕。十年而衰。十年而蹟。有不及矣。

率人以教人。其政乃純。率神以事神。其鬼乃神。政之不純。教之過也。鬼之不神。事之過也。教人過於嚴。事神過於瀆。民不見嚴而煩是褻。非瀆乎古之事神者。必有則。弗徵。弗徵。民弗信也。必無則。弗措。弗措。民弗從也。事神若疑。放筮則兆。非盟則叛。繇則壹。覡則潔。言則信。令則從。居則謹。行則順。郊則見。帝廟則見。

先王。奧則見主。而誰識思。亂煩是褻。非瀆乎句。亦疑有遺漏。

任天下之憂者。相天下者也。苦天下之重者。君天下者也。任天下之憂者。非智可若也。言富貴之非己。伊尹非憂天下。任天下之憂者也。故舉於畎畝而相湯。舜禹非樂天下。苦天下之重者也。故受天下。

古之君子。爲義於其學。爲功於其業。義非其學。雖刑不避。爲政者有以劬之。則勤事師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爲政者有以恤之。則勤事師也。事師貴一。事君貴一。一之外。時敢動其心。人人一以事師。人人一以事君。天下治矣。義非其學。雖刑不避者誰歟。曰若齊景公。煖人魏絳。欒氏之臣是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者誰歟。曰若棄安于屠羊說者是也。

五經者。五常也。詩者。溫厚仁之質也。書者。訓告信之紀也。易者。淵微智之衣也。春秋褒貶義之筭也。唯禮自名。其道專也。

利己者亡。利民者伯。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王。

君臨臣喪。以桷葬先非古也。周之末造也。古者教民不倍死。臣已死。君不忍呼其名。

事師者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爲三年之服。言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爲臣。不以爲友。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

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以爲堯舜。孟子可謂言過其實矣。人之性善。固有上焉。有中焉。有下焉。於上也。又有中焉。於中也。又有中焉。於下也。又有下焉。九品也。故上者聖。中者君子。下者有常。不及乎聖而爲仁。不及乎君子而爲善。不及乎有常而爲齊民。故性不同也。而善均。善不均也。而性均。故人不可以爲堯舜。猶不可使顏子亦不能至乎聖而止。使召公而夭。使顏子而壽。其材亦若是而止矣。此性之不可過也。人何可爲堯舜哉。故周難到之則者。人不能信也。人不能信也。舉不能益也。

古之教者。詩書禮樂。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樂自此沒矣。禮者。德行之本也。春秋者。政事之本也。此四本者。君子之所盡心也。

仁義禮智信五者。伯王之器也。愛之而仁。利之而義。嚴之而禮。謀之而智。信之而信。故曰伯仁不待愛。義不待利。禮不待嚴。智不待謀。信不待示之謂乎。王者舉民以性者也。伯者動民以情者也。性者。莫自知其然。情者。如畏不可及。王者舉民以性者也。此率人而使食人也。人相食。則不祥莫大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曾子。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夫子之道。聖人之功。與人同也。聖人之德。與人同也。聖人之性。不可及也。聖人之功。不過治人。聖人之德。不過治身。聖人之性。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不可及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故舉功德以言聖人者。其由不知聖人者也。

有材而不知道。材非其材也。有功而不知道。功非其功也。

古者祭。宗必有配。配必有尸。尸者。人道也。非祭人則無尸。
天子七廟。二王後六廟。諸侯五廟。孤卿四廟。大夫三廟。上士二廟。官師一廟。故生異宮者。祭異廟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如何斯可謂之無爲矣。曰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正朔無所改。制度無所變。教令無所易。其已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者承極敝之後者。則新之。故正朔以新其時也。異徽號。易服色。以新其目也。殊聲音。律呂之變。以新其耳也。一制度。法令。以新其俗也。非所謂無爲也。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古之人豈不欲簡易哉。又惡欲速。速非所以簡易也。簡易者。末嘗速也。民之爲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後可動也。
不王不絀。諸侯不黜。黜及其壇墠。絀者。絀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及其夾室。
廟有二昭。漢之失禮也。古者一昭一穆。
非學之難。知所學之難也。非所學之難。知道之難也。非知道之難。知行道之難也。知所學者亦鮮矣。知道者。吾未之見也。孰知道者。其猶止水乎。止水能遠物之形。此之謂一以貫之。
商賈有千百之利。則勤。農夫有終歲之食。則勉。最其樂終身不厭。苟爲不得。終身慼慼。亦勤之而已矣。如商賈之謀富。農夫之望歲。安有不及哉。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爾。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母與己之間。其孰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予非耆壽之倫。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盧加之也。然後稱於人情。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如子者。民報之如父。睽民如仇。不欲簡易哉。又惡欲速。速非所以簡易也。簡易者。末嘗速也。民之爲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後可動也。簡易者。末嘗速也。民之爲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後可動也。明而誡之。動也。
君子胡不萬年。

賀之初筵。飲酒之禮也。古者。非祭祀不飲酒。不至於醉。書曰。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今之爲學者多。若此。勿爲名。則名隨之。勿爲利。則利隨之。故學者去名利之心而已矣。
民。導民於善。其報亦善。導民於惡。其報亦惡。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德之親民。甚於子孫。子孫天性也。服有時而殺。廟有時而遷。至於德。或累十世。民悲思享嘗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莫之爲仁者而謂之不可爲。猶莫之行而忌遠也。能躋之美不食。則不知其美。知能繹之美者。必其食之者也。先王之禮。其猶能躋乎。
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勞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之間。其孰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予非耆壽之倫。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盧加之也。然後稱於人情。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如子者。民報之如父。睽民如仇。不欲簡易哉。又惡欲速。速非所以簡易也。簡易者。末嘗速也。民之爲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後可動也。
應子爲後爲其母。不敢貳斬者也。應祖母之喪三年。非禮也。吾未之聞也。
聖人之治天下。結之不以恩惠。威之不以刑罰。不爲而治者。民自治也。一曰宗族。二曰師友。三曰賓客。四曰祭祀。五曰喪紀。
所謂命者。道而已矣。生死貴賤貧富道之制也。君子以爲命。所謂天者。人而已矣。人歸之。則爲諸侯。諸侯歸之。則爲天子。人之制也。非己制也。君子以爲天知道者。其知命也。知人者。其知天也。
孫不後祖。故有嫡下無嫡孫。嫡孫者。繼嫡子者也。爲嫡子三年。爲嫡孫期。祖不以孫爲後也。祖不以孫爲後。孫亦不敢後祖也。然則孰後。後嫡子。嫡子死。有子則廟。廟則以昭穆治之。無子則不廟。不廟則不以昭穆治也。孫後祖。唯始封君及始爲大夫之嫡子。前死者。子未爲後。其孫代之。於是乎爲祖三年。後者。後諸侯之有國。諸侯之有國。猶大夫之有家。大夫之有家。猶庶人之有室。有子則廟。廟則以昭穆治之。無子則不廟。不廟則不以昭穆治也。利之天下。則謂之公。利之家。則謂之私。利之國。則謂之廉。利之室。則謂之貪。是亦不知類也。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宗廟也。應子不爲長子三年。言不爲後也。禮曰。祖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之謂也。
或問曰。太公治齊。脩賢而尚能。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遂弱矣。其不善事上而忠其敬己於利。難矣。如惡之也。則莫若不言利。

君以人爲天。人以有爲天。天以人爲天。人之所錫。號之曰天與之。人之所去。號之曰天奪之。非君以人爲天與。君安之則安。富之則富。生之則生。死之則死。非人以君爲天歟。世治人曰天也。世亂。人曰天也。天非有亂之也。有曰治有曰亂者。非天以人爲天歟。

君子甚明。則小人甚明。君子甚明。則小人甚無甚矣。詩云。憯不畏明。

性者。受之天也。道者。受之人也。受之天者。已雖欲易之。不能易也。受之人者。人雖欲易之。不能易也。魚不可使去淵。鳥不可使去林。天也。出處語默。戀戀之不齊。人也。有所受之矣。

言而無當。猶漏巵也。形具而已矣。

聖人無可無不可。賢人有可有不可。衆人適可適不可。聖人曰愷之。賢人曰擇之。衆人曰所遇而已矣。

誠於中者。其受言也不惑。不惑然後知言。知言然後知人。

權所以濟義也。非義無所用權。爲義者聽民。民之所徇。因以濟之。堯舜禪。湯武伐。義也。

人君誠有畏天之心。雖有災害。不殘。及其無畏天之心。雖無災害。殘矣。人君誠有恤民之心。雖有災害。不畔。及其無恤民之心。雖無災害。離矣。故天之所享。誠也。民之所保。誠也。誠之至。不言而喻。不施而惠。不禱而福。是以人道貴忠也。

三王肉辟有諸。曰有之。不已慘乎。曰。秦漢則慘。三王則否。井田以均之。鄉庠以安之。學校以教之。示之以禮。動之以義。惠之以仁。奇衺之行。無自習焉。荒鄙之聲。無自聞焉。澄俛之色。無自見焉。上下察矣。遹遹一爲。然而附于辟者。衆所棄也。矣其慘。非聖王不能用肉刑。秦漢之用肉刑。暴矣。慘其未乎。漢文之革。不亦宜乎。

人皆知行之由足。不知行之由目。人皆知視之由心。人皆知生之由食。不知生之由道。三者異類而同義。如使人之行者。莫如足也。則瞽者烏爲有所不行也。如使人之視者。莫如目也。則瞽者烏爲有所不見也。如使人之生者。莫如食也。則不義之食。曷爲有所不生也。生之依道。猶行之依心。行之依目。此天地之自然者也。知行之待目。而不知生之待道。則外其生於道矣。夫外其生於道者。生而不以道者。猶行而不用目。其不陷于坑谷者。幸而已矣。

君子貴曲能有誠。曲能有誠者。蓋之上也。而況直而誠之。誠而明之者乎。

梓慶削木爲鐻。不敢以僎賞擾其心。不敢以僎賞擾其慮。七日鑿成而若神。梓慶可謂知用巧矣。有爲者亦然。今之懷道者。假譽於仁。邀賞於義。故弗成也。器而弗成。猶毀瓦也。

事求可功求成。何如曰不可。事求法功求義。法而不可者有矣。義而不成者有矣。未有不法而可者也。未有不義而成者也。

君子之道。不出於中。中者。所以弁容也。賢者宰焉。不肖者勉焉。弁容所以爲大也。決絕之行。君子不爲。

舜在深山之中。伊尹耕有莘之野。說築傅嚴之險。亦憂天下乎。曰不憂也。奚爲不憂。賢者之生於世也。世

治國家天下者。去利之心而已矣。國君過市有罰。夫人過市有罰。命夫命婦過市有罰。徒過之而已矣。猶曰不可。況親利之者乎。

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或曰。過。齒路焉有咎。不已與乎。曰。是所

謂遠其防者也。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政。當必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嚴君之心。則無爲貴禮矣。

成民而後使之。則撫愛民。教民而後用之。則無失人。

犬馬之勞。不可棄也。厚之至也。

禮也者。大爲之爲其小也。遠爲之爲其近也。厚爲之爲其薄也。深爲之爲其淺也。謹爲之爲其忘也。此之爲禮之情。知禮之情者。所以作禮也。

過而能知。知而能改。上也。過而不知。知而能改。次也。既不能知。又不能改。下也。

衡。平也。故準之繩直也。故度之。鏡。明也。故監之。君子成德以待物。至也。輕重出焉。曲直決焉。醜好分焉。誰能蔽之哉。

委巷之禮。小人悅之。君子恥行焉。先王之禮。君子悅之。小人恥行焉。詩云。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行不由先王之禮。猶惰也。唯君子能忍是恥也。詩云。憂心惸惸。慇于羣小。吾乃今知禮之爲貴也。用於未亂。而不用於已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則拼遂爲之語矣。

學所以爲己也。推而及人。仕所以爲人也。推而及己。故不以己害人。故不以人害己。推而及己。故不以己害人。君子之得其時者。將以行其道也。道不行。猶爲不得時也。叔孫通制漢禮。得其時矣。君子恥之者。以道不得行也。

或曰。子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其不善也。亦無改乎。曰否。改其惡。無改其道。謂之道矣。若之何改之。三年不改焉。雖終身不改矣。

或問公孫洪、兒寬。以偏衛備吏事。何如。曰。巧矣。不有毀也。其能飾乎。或曰。與其莫用飾不亦近乎。曰。君子遠之爲道。小人近之爲利。苟可飾也。奚往而非飾也。爲義而飾。民進於德。僞言害德。百度昏矣。其有不俶。

信善者。毀譽不能惑也。毀譽不能惑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貧富不能易也。貧富不能易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貴賤不能動也。貴賤不能動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生死不能誘。生死不能誘。則幾於至矣。雖至乎至者。蔑以加矣。

或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其不善也。亦無改乎。曰否。改其惡。無改其道。謂之道矣。若之何改之。三年不改焉。雖終身不改矣。

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孰乎。曰。否。不然也。昔者武王既克商。有致天下之有民之情也。陵上。貴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僕。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唯其德也。然後民退而修德。其二曰。彼賤也。而先富。何也。曰。唯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

富貴不可矜也。富貴而攻之者衆。以其可矜。譬如明珠潛于千仞之淵。沒人取之。

莫善乎性。人之學。求盡其性也。學而不能盡其性。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盡其性者也。

性猶弓也。學猶力也。雖有千鈞之弓。引之弗滿。弗能貫也。豈弓力爲有不足哉。所以用之者不足也。

制度不定。雖貿天下之富。其求不給。

則喪身。昏則喪位。其事一也。

上之治下。職也。下之事上。亦職也。上不能治下。則昏。下不能事上。則亂。亂則喪身。昏則喪位。其事一也。

孔子之教人也。猶益也。豆區釜鍾。因其能容。故乎是而止。

五帝之治。冕黼如也。三王之治。兢兢如也。危國者必自暇。亡國者必自佚。詩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達觀如水火。猶有及焉。去辟如滿隙。猶有隙焉。不早辨故也。無日不去。則何悔吝之有。詩云。不

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近而他遠也。

進莫若讓。勇莫若義。貴莫若仁。富莫若廉。

民可刑也。而不可辱。可懼也。而不可慁。可親也。而不可慢。

世有道。則其民賢。其士貴。其鬼神。世無道。則其民巧。其士賤。其鬼不神。

舜之受天下也。辭禹之受天下也。固辭。益之受天下也。終辭。非苟降殺也。時也。聖人從時。

言。不可爲治。揚子劇秦美新。是猶投閣。荀悅其生而不顯其美。湯有良臺。文王有羑里。周公奔楚。神尼畏於匡。非其義。賢之不受。非其非。虐之不辭。爲是而投。與刑而死同。爲投而死。與刑而誅異。揚子之道。不可以救。韓子云。聖賢者。時人之耳目。時人者。聖賢之身耳。可謂明而曰可見。身然後安。聖賢汲汲憂天下之憂。明其義曰。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數遷不恥。數退不慙。不得出貴人之門爲懼。使天下學者。於於勢利。墨道也。若者士修其身。鄉里不知。朋友恥之。朝廷不用。有司恥之。君子之行。不由於人之所可賤。是故不聘之女。祭祀不爲主。不聘之士。朝廷不爲用。韓子不知道。可爲具臣。不可爲大臣。物莫蔽於鑑。其守也一。其應也博。其居也以平。以平爲道者也。（變元作鑑或改鑒。按列子云其狀若鑑。似當作鑑。）春秋之誅也。先意而後事。其賞也。先事而後意。有其善。無其功。君子不賞也。賞之弗信。有其惡。無其志。君子不誅也。誅之不服。先意而後事。是以刑不濫。賞不僭。刑不濫。賞不僭。王道之盛也。天之道有常。人之道無常。無常。所以應有常也。天之道不言。人之道有言。有言。所以應不言也。天之道無形。人之道有形。有形。所以應無形也。天之於人相反也。其相反猶有徇也。故聖人默而成之。既已有爲矣。而謂之無爲。既已有言矣。而謂之無言。既已有形矣。而謂之無形。是莊老也。非正名實之言也。

劉子謂楊異曰。鼓舞鑠鏘。吾不知其異於樂也。然而知鼓舞鑠鏘而不知其義者。是制氏之樂也。折還俯仰。吾不知其異於禮也。然而知折還俯仰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禮也。偏觀雜墨。吾不知其異於道也。然而知簡牘筆墨而不知其道者。是世俗之儒也。故君子務本。

史之諫國惡。非禮也。管人殺靈公。董狐書之曰。趙盾弒君。趙穿弒君而子不討。凡弒君者。非子而誰。仲尼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故史之諫國惡。非禮也。曰。然則春秋何以諱國惡。春秋不足法乎。曰。春秋至矣。史不足以當之。孔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有罪焉。故春秋至矣。史不足以當之。

問聲者之色。白曰皎然。黑曰黯然。青曰蒼然。丹曰赫然。黃曰煌然。問之其別。不知也。問聲者之音。宮曰溫以厚。商曰慮以廉。角曰和以愉。徵曰清以辨。羽曰壯以微。問之其次。不知也。問衆人之道。仁曰博愛。義曰斯非禮曰卑遜。智曰通物。信曰不欺。問之其用。不知也。然則若者能得五色之名。衆人能得五常之名。未足貴也。貴道者。貴其施之而不悖。理之而悖得。言之而不惑也。非貴知其名也。

臨尸而不怍。則可以爲孝子矣。

天子之玉全。上公屬。侯伯瑑。子男將。貴者取純焉。賤者取殺焉。夫學亦猶是矣。全而純者。玉也。次、屬也。次、瑑也。次、將也。石爲下。

或問貧於非父以事君。君之使臣。猶父之使子。父之使子。雖勞不怨。富而貴。貧而賤。君子不待貧而重矣。然則詩人怨乎。劉子曰。父子性也。君臣義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詩人之怨。有使之然也。故事親有慕而無怨。事君有怨而無懟。

苟可貴也。則可賤也。苟可富也。則可貧也。君子貴乎非賤。富乎非貧。貴賤乎非貧。富乎非富。貧乎非貧者也。其動中禮。其靜中仁。斯已矣。

貴不爲賤也。貴有道。富不爲貧也。富有禮。是王者之臣也。貴且爲賤也。術得行焉。富且爲貧也。政得治焉。是伯者之臣也。貴爲賤而已。富爲貧而已。是敵國之臣。必屬之勢也。

聖人有所不言而無不知也。賢人有所不言而亦有所不知。衆人有所不知而無不言。

所恥而不恥。愚也。非所恥而恥。惑也。

有仁心而不施之政焉。民不信也。有仁政而不施之法焉。後世弗循也。故君子有其心。必見於其政。有其政。必著於其法。

誠問百姓不親。五品不訓。不祥莫大焉。鬻賤以殺雛爲事。象從而謀之。帝甘弗能禁乎。劉子曰。禁則謀。謀則僞。孝子之心。開扈子以伸父矣。宋閻爭以仲子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聖人受命於天。賢人受命於聖人。故聖人之命。亦天命也。子路是矣。子路親臣事君。出於聖人者也。是以問聖人者。問其所爲。毋問其所以爲。問其所知。毋問其必不可知。子路問鬼。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故聖人有所不言也。賢者有所不問也。聖人所不言而言之。雖辨弗聽。賢者所不問而問之。雖精勿復。

名者所爭也。過者所匿也。君子悔其名而衆不得爭焉。明其過而世不得非焉。

或問仁人。曰。仁人者。死生無變乎已。而況於富貴貧賤乎。或曰。若是則莊老何足異。曰。莊老也過。仁人過乎哉。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段襲右文。

或曰。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劉子曰。春夏秋冬。別於天者也。是以爲用。地不用。則無以知其大矣。所謂道者。固仁義禮智之名也。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

人無爲不祥也。而後受其祥。所謂不祥者。少陵長。不祥也。賤干貴。不祥也。愚敵賢。不祥也。強侵弱。弱亦或侵之。強侵弱。弱亦或侵之。其類還至也。今有變怪之物。鬼神之事至於此。則人必以爲不祥。且有禍矣。至於身不祥。則莫之能察者。不亦惑哉。

世之命仁也。則愛而已矣。奚足焉。有所謂愛而不若其不愛。以爲仁哉。仁者。人也。今指人之一體而言人。可乎。知一體之爲人。不知人之非一體也。何以異於知愛之爲仁。而不知仁之非愛也。孔子罕言仁。曰。

恩爲其罕言也。曰。不足言也。其不足言何也。仁者安之也。非強之也。知夫安之也。何言哉。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畏之。斯師之矣。樂之。斯友之矣。是故師之者。雖死不倍其道。誠以爲是也。友之者。終身不貳其義。誠以爲當也。

整而言道。必得輕焉。強而言道。必得爭焉。輕爭之人。不可以爲師。師。無輕者也。師。無爭者也。

特貴制而爲國。不若其還貴制而不特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苟爲厚於義而薄於利。貴賤無所用矣。夫貴賤者。賢者所薄也。不得已而居之。小人所薄也。不得已而用之。

劉子曰。天地之神也。待人而成功。而況乎人之不及天地乎。

遠於利。可謂士矣。遠於利。篤於學。可謂士君子矣。遠於利。篤於學。成於禮。可謂仁者矣。

人之性善。而自以爲惡。人之情正。而自以爲邪。非情無性。非性無善。性之與情。猶神之與形乎。今夫盲者不能別五色。聾者不能昭五聲。非無聰明也。形不便也。人之所以去善而爲不善者。亦若此矣。豈性不善哉。情不便也。因以爲性惡矣。是亦謂耳目非善也。夫盲者不夢盲而夢明。俄然覺。則覺矣。然則瞻明非不存也。物有蔽焉耳。人之困於情。亦猶是也。

或曰。治國以刑名。猶愈乎已。劉子曰。然。天下大治。則無所用刑。上下分定。則無所用名。刑名者。亂之資也。小亂則解。大亂則驟。雖有刑名。亦不得施矣。夫懷之以仁義。道之以禮樂。造其徹而後刑名繼之。變未窮也。

劉子曰。道之所以不明者三。智者損之以就功。賢者文之以便己。學者析之以逐名。故道之所以不明者三。非小人不肖之過也。凡在賢智而已矣。古之爲道者。大而不狹。致而不文。玩而不析。

有仕爲天下者。有仕爲國者。有仕爲家者。仕爲天下者。德合則從。不合則隱。仕爲國者。雖德未合。有禮則留。無禮則行。仕爲家者。不謀人之軍。不議人之國。寵則僻之。危則避之。是皆君子之義也。任輕而爱重勢。

疎而虛密。其唯好亂之人乎。

劉子曰。仕有三恥。相時而爲道。恥也。希俗而爲功。恥也。飾義而爲名。恥也。

劉子曰。道訣有三。師人之意。謂之鄉原。侗人之色。謂之鏟諂。服人之言。謂之破施。士不恪其方而游富貴者。皆鄉原鏟諂破施之類也。

鷦鷯鳥之巧者也。而常以其巢覆其宗。鷦鷯之巧。至於害而已矣。夫智不知擇安危之處而美其宮室。則亦奚以異鷦鷯之巧哉。

劉子曰。有命必有性。性者。命之分也。有形必有情。情者。形之動也。

劉子曰。凡學志爲本。道次之。文次之。無其志。爲其道不立。無其道。爲其文不傳。

或問明哲。劉子曰。自知之謂明。知人之謂哲。

劉子曰。郊以誠始。禘以誠終。終始之義也。三代其之。

劉子曰。爲君有患。患不知人。不患無臣。爲臣有患。患不能治身。不患不能治民。故君必不知人。然後無臣。臣必不能治身。然後不能治民。知人有道也。無以名妨實。治身有道也。無以遠謀近。人自爲正。而國治耳。

劉子曰。深於易者。吉凶不待占矣。此之謂知微。

劉子曰。當事禮也。變事權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伐桀。武王殺紂。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權也。聖人仁人。然後可以用權。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自重也。食而廢事。君雖弗誅。則犬豕畜之。貂而廢節。君雖弗誅。則婢妾畜之。此四者。非君子其名也。自予之也。能君雖弗誅。則寇縱畜之。此四者。非君子其名也。自予之也。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也。曰利。非所以爲號也。命。非所以爲號也。仁。非所以爲號也。必失所以利。命明教。必惑所以教。仁常道。必輕所以道。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文義不貫。疑是三段。）功名之說立。則道德微。古之君子。以道事上。以德畜下。勝國而非謀也。富國而非利也。齊衆而非刑也。克敵而非力也。凡在道德。是故奇變之巧。矯僞之行。君不以賞於朝。士不以教於國。吏不以暫於冊。君使臣報也。臣事君。報也。君人報其食。報也。者人報其德。臣人報之。君子不爲。工尹商陽是也。厚施而薄報之。君子不可。豫讓是也。射者。勝而飲。罰也。下而飲。罰也。於飲酒而有恥焉。故刑可以不用也。禮者。幣之質也。自我往者。緣其質以出其文。自外來者。緣其文以觀其質。聖人之所言。吾有所達而無有非。聖人之所爲。吾有不知而無有疑。聖人受命於天。賢者受命於聖。（疑是二段。）王回問曰。堯命治水。四岳薦鯀。堯曰。方命圮族。然猶試之九年。若是乎聖人之不愛民也。劉子曰。否。奚謂此哉。堯將以盡民心者也。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當是之時。民猶倒懸也。能釋是懸者。民之望之猶父毋也。自四岳九牧。天下之人。以鯀爲能釋之。然而堯不用。則是奪之父毋也。奪之父毋而水不治。天下之怨。非堯伺誰哉。

聖人之政也。務盡於民心。而不以獨智知。不使己負疑於天下。爲天下而非己也。故賞而天下莫不從。罰而天下莫不服。愛民之至。孰大於是。

劉子曰。聖人。神也。神也者。不見而形。不言而知。不行而速者也。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及乎。劉子曰。否。其可及也者。皆可及也。其不可及也者。則不可及已。聖人之言。有不可以智知。聖人之爲。有不可以理推。是皆天也。獨聖人知天命之可以然。可以不然。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知乎。劉子曰否。其可知也者。皆可知也。其天也。吾不知其可知。而知其不可知矣。王回曰。子之言聖人也。太玄。劉子曰。然。衆人之言聖人也。太卑。人有言曰。琢圭玉爲日月之形。子必信之矣。然則以圭玉爲日月之明。雖良工止焉。以圭玉爲日月之形。雖描工勉矣。將卑日月以止良工乎。高日月以勉描工乎。

王安石曰。性者。太極也。情者。五行也。五行生於太極。而後有利害。利害。非所以言太極也。情生於性。而後有善惡。善惡。非所以言性也。謂性善惡者。妄也。劉子曰。王子之言。其謂人無性焉可已。夫太極者。氣之先。而無物之物者也。人之性。亦無物之物乎。聖人之言人性也。固以有之爲言。豈無之爲言乎。是亂名者也。王子曰。人之性無善惡之稱。彼善不善者。情之成名也。然則聖人無所言性可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矢不以物爲無性。性爲無善。而以性爲善。或不得本者也。如物也而無性。性也而無善。則乾胡何化。而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自重也。食而廢事。君雖弗誅。則犬豕畜之。貂而廢節。君雖弗誅。則婢妾畜之。此四者。非君子其名也。自予之也。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也。曰利。非所以爲號也。命。非所以爲號也。仁。非所以爲號也。必失所以利。命明教。必惑所以教。仁常道。必輕所以道。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文義不貫。疑是三段。）

功名之說立。則道德微。古之君子。以道事上。以德畜下。勝國而非謀也。富國而非利也。齊衆而非刑也。克敵而非力也。凡在道德。是故奇變之巧。矯僞之行。君不以賞於朝。士不以教於國。吏不以暫於冊。

君使臣報也。臣事君。報也。君人報其食。報也。者人報其德。臣人報之。君子不爲。工尹商陽是也。厚施而薄報之。君子不可。豫讓是也。

射者。勝而飲。罰也。下而飲。罰也。於飲酒而有恥焉。故刑可以不用也。

禮者。幣之質也。自我往者。緣其質以出其文。自外來者。緣其文以觀其質。

聖人之所言。吾有所達而無有非。聖人之所爲。吾有不知而無有疑。聖人受命於天。賢者受命於聖。（疑是二段。）

王回問曰。堯命治水。四岳薦鯀。堯曰。方命圮族。然猶試之九年。若是乎聖人之不愛民也。劉子曰。否。奚謂此哉。堯將以盡民心者也。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當是之時。民猶倒懸也。能釋是懸者。民之望之猶父毋也。自四岳九牧。天下之人。以鯀爲能釋之。然而堯不用。則是奪之父毋也。奪之父毋而水不治。天下之怨。非堯伺誰哉。

聖人之政也。務盡於民心。而不以獨智知。不使己負疑於天下。爲天下而非己也。故賞而天下莫不從。罰而天下莫不服。愛民之至。孰大於是。

劉子曰。聖人。神也。神也者。不見而形。不言而知。不行而速者也。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及乎。劉子曰。否。其可及也者。皆可及也。其不可及也者。則不可及已。聖人之言。有不可以智知。聖人之爲。有不可以理推。是皆天也。獨聖人知天命之可以然。可以不然。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知乎。劉子曰否。其可知也者。皆可知也。其天也。吾不知其可知。而知其不可知矣。王回曰。子之言聖人也。太玄。劉子曰。然。衆人之言聖人也。太卑。人有言曰。琢圭玉爲日月之形。子必信之矣。然則以圭玉爲日月之明。雖良工止焉。以圭玉爲日月之形。雖描工勉矣。將卑日月以止良工乎。高日月以勉描工乎。

王安石曰。性者。太極也。情者。五行也。五行生於太極。而後有利害。利害。非所以言太極也。情生於性。而後有善惡。善惡。非所以言性也。謂性善惡者。妄也。劉子曰。王子之言。其謂人無性焉可已。夫太極者。氣之先。而無物之物者也。人之性。亦無物之物乎。聖人之言人性也。固以有之爲言。豈無之爲言乎。是亂名者也。王子曰。人之性無善惡之稱。彼善不善者。情之成名也。然則聖人無所言性可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矢不以物爲無性。性爲無善。而以性爲善。或不得本者也。如物也而無性。性也而無善。則乾胡何化。而

劉子曰、天地之運、一動一靜、四時寒暑、一進一退、萬物一生一死、一廢一起、帝王之功、一盛一衰、賦畀變化、一出一沒、此皆理之自然者也、唯聖人窮於理、理者、微而著、隱而顯者也、猶羿之射也、在百步之外而不失秋毫、射之理先盡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敢問其不可得而聞也、何也、曰、神、神也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萬物之性未嘗同、而聖人盡之、剛柔也、遲速也、淺深也、晦悔也、操縱也、應而不窮者也、物固未嘗無性、而性未必善也、人之性善矣、而未必能自知也、學者能自知矣、而未必能盡己也、君子能盡己矣、而未必能盡人也、人之與人、其類同、仁人能盡人矣、而未必能盡物也、故可以聞者、言也、不可以聞者、其所以言也、

永叔曰、以人性爲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爲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爲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是三者、皆惡乎、曰、孰謂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人情爲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唯欲道之達於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潔其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爲言、而以言之不及爲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於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於有言者也、

劉子曰、君子小人之恥過也同、欲善也同、君子恥過而改之、小人恥過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也、小人欲善而自欺也、其所以異乎、雖與紂未嘗不自多以無過、未嘗不好人之謂己善也、吾以是效之、若子深甫曰、無衣之詩、脅武公之詩也、脅武公兼有宗國、則君子曷爲美之、君子之道、貴乎後安、是之取爾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非以其殺子糾篡齊國爲正也、以其攘天子也、

永叔曰、老子貴無爲、然則極老子之無爲、且將大不爲國、小不爲家、閉口而嘯仰人而食、安坐徒處而已矣、劉子曰、聖人之政、吾非得親見之也、而有確存焉、聖人之言、吾非得親聞之也、而有道存焉、在於愚者、一是一非、一僞一眞、吾誰與信、然則吾且以禮觀政、以道觀言乎、

劉子曰、非也、唯無爲獨也、此聖王之道、仁人之守、非老子之所能與也、

蘊知老子之蔽者、其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學棄禮、號不可以教者也、老子爲柱下吏矣、未嘗以無爲廢其職、然則無爲非所以廢職也、舜耕而化、陶而化、漁而化、貿而化、知夫無爲也、故能屢化、不知夫無爲也、以爲變鼓矣、則吾未之見、

劉子曰、道莫大乎仁、仁莫要乎一、一者、無不貫也、無不載也、一在內、萬在外、一之至、貫晦、貧富、壽夭、生死、不見其異焉、進退、取舍、動靜、語默、不見其二焉、事有制者也、禮有節者也、言有物者也、所以軌者、不出於制、所以禮者不出於節、所以言者不出於物、乘夫無心以遊無欲、大矣、

永叔曰、何以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劉子曰、復者靜、靜者、天地之心也、永叔曰、人之生也、一生一死、一覺一寐、生、動也、而死靜、覺動也、而寐靜、所謂靜爲復者、然則天地之心死且寐也、人之復死且寐、獸之謂也、復靜者、言得一也、得一者、純粹積於胸中、與物變化、而不以外傷內者也、非死且寐之謂也、有人於此、耳目聲色、猶衆人也、形體動作、猶衆人也、然而未嘗以外傷內、未嘗以內蔽外、可以謂之動乎、然則復其見天地之心、可知也、

君子之道。孜乎亟有曰不爲。撫曰愈乎已。

矜小名以鶩大爲。師小廉以釣大利者。昧鉅辱也。何謂鉅辱。鉅者。齊之處士。魯之處士。鉅也。是故處士。則是所以爲處士。則非也。

面顯居以金錢貨而用以名處士。則是所以爲處士。則非也。

附錄

右劉原父先生所著。趙曰弟子記者。殆託於及門所記錄歟。按先生墓志及宋史本傳俱云五卷。今本祇一卷。與晁公武讀書志合。當爲足本無疑也。是書一開子本之僞。尤稱完善。雖輾轉傳鈔。不無小悞。要勝乾道初刻也。西江近刻劉子全書。獨遺此帙。因爲補刊以傳。乾隆乙未上巳。長塘鮑廷博謹識。

公是。皇祐居在新喻之猴斜。此書初未有傳。乾道八年。高客遊豫章。九月十日。郡連劉司業文潛見邀夜話。偶出此爲贈。蓋蜀中舊本。得之甚珍。留寄旅舍。既而歸省復來。二十六日。道過臨江。而使君江良中叔源留飲當壚堂。因語及之。使君欣然。即欲鋟版。且云去替雖近。亦當辨此。十月一日至新吳。即發篋封寄。輒題於後。然使君主張名教。不以秩滿行道而猶切切於斯也。郡人謝鵬書。良中貫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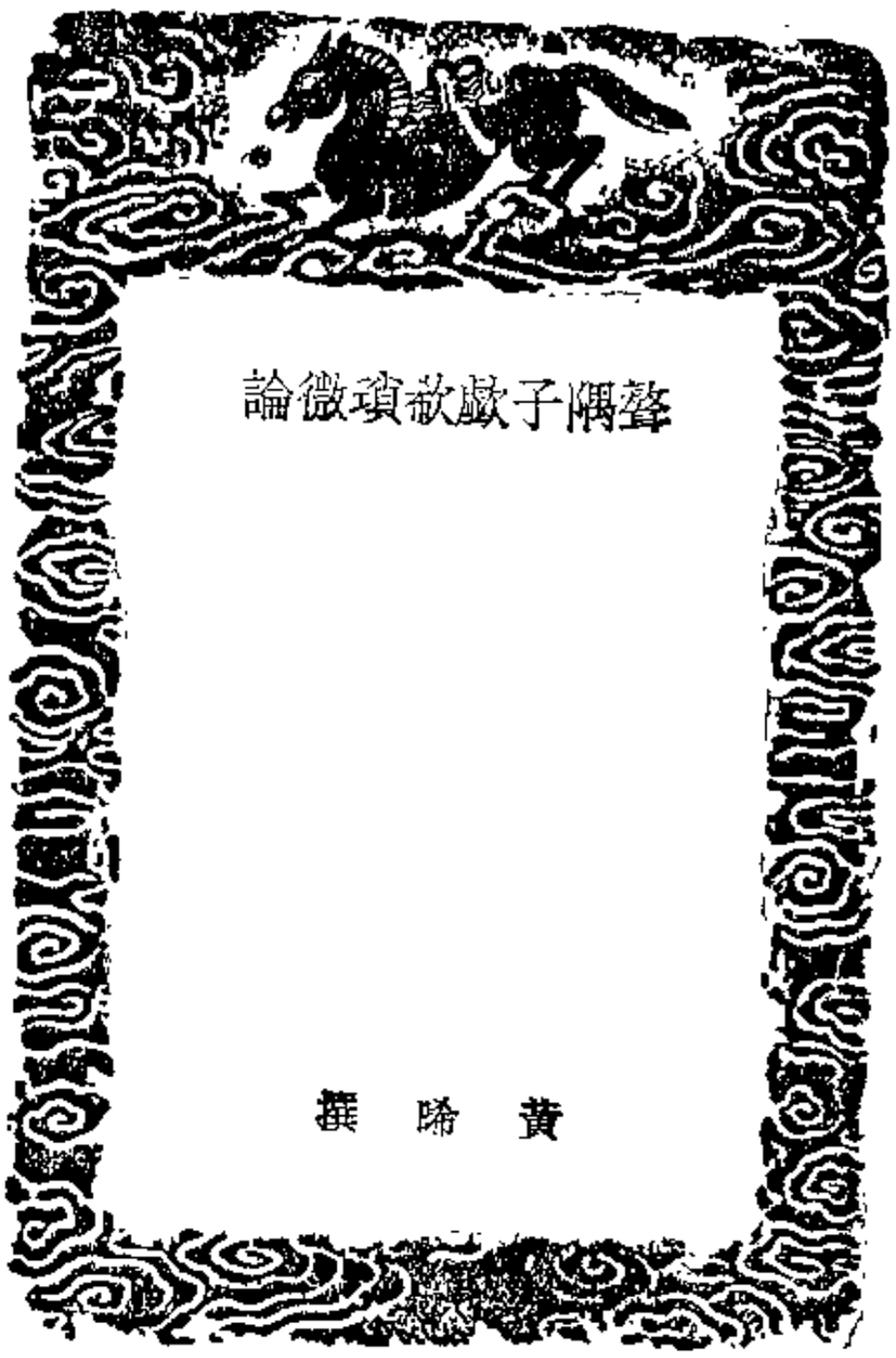
溥來臨江。乃先卜鄉里。三年間。勘求其道文而未能盡見。既將去此。乃得公是弟子記。觀其徵言篤論。皆根柢孔孟。而扶植名教。醇於荀揚遠甚。眞有大功於聖門。遂併工刻之。以廣其傳。凡是正十有六字。其疑者闕之。乾道壬辰十月上澣。三衢江沙溪。

右公是先生弟子記。臨江劉子之道書也。前太守江公既刊是本。不踰時。作高安。得而觀之。疑其頗有闕誤。及到官。同年友先生之從曾孫靖之子和。又言之。因取其家藏舊本校正。果有百餘字。而其從叔父彭因格復出一本。尤精且詳。子和本睽之倚多舛脫。如叔簡問尚書記人之功下脫五段。梓慶削木爲鐻。至不敢以智巧撓其虛下闕七段。文勢差錯。至不可讀。其他以二段爲一。一爲二者。不可概舉。益彭因本乃閣下善本。雖子和亦未之見故也。不踰既愛玩精詳。且受二君之請。遂爲正其訛謬。增益未備者。更版凡十有八。補字三百七十。刻之郡齋。使學者得見其全書。而二君猶補完先世遺文之力。豈不休哉。淳熙改元孟秋朔旦。謀不踰書。

臣等謹案公是弟子記。宋劉敞撰。其詞氣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故晁公武以爲自記其問答之言。蓋必有所據也。公武又稱書中于王安石、楊愿之徒書字。以示褒貶。然公武所說。亦大概以意推之。即如王回一人。論四百餘條。論聖賢居何等乎。且其書固多攻王氏新學。而亦兼寫鍼砭元佑諸賢之意。故其言曰。淫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又曰。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聲乃和。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治乃生。又曰。忘情者自以爲達。怵情者自以爲難。而情者自以爲鈍。二者皆過。而不可用者。君子弗尚也。又曰。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又曰。無爲而治者。因堯之臣。因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又曰。夫賢者爲人所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又曰。君子恥過而改之。小人恥過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小人欲蓋而自欺。又曰。矜小名以蔽大倫。飾小辯以釣大利者。惟鉅儒也。蓋是時王氏安石變亂舊法。務爲新說。以稱老子之無爲。則爲安石之新法發。辨孟子之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爲安石之自命聖人發。其至于稱老子之無爲。則爲安石之新法發。辨孟子之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爲安石之自命聖人發。其或謂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一條。謂道固仁義禮智之名。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亦豫杜後來狂禪之弊。所見甚正。徒以獨抱遺經。潛于聲聲。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者宰相稱述。實則元豐熙寧之間。卓然一醇儒也。其書未

時蜀中有刻板。乾道十年。豫章謝諤得本于劉文潛。付三衢江會孫子和。及子和從叔椿家得二德本。校正舛脫。就江本改刻。篇所刻抄出者。未有謂、渭、不謂三跋。詮以永樂大典所引二一條。敞墓志及宋史本傳。俱稱弟子記五卷。誠齋志則作一卷。蓋兩篇百稍多。蓋爲四卷。以酌其中。又錢竹汀讀書敏求記載極沒要緊一卷。注曰。即劉原父弟子記也。攷浙江所採遺書。有極沒要緊一卷。亦題公是先生撰。其文皆剳郭象莊子注語。似出依託。與此顯爲二書。今別存其目于道家類中。庶與陋不相掩焉。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編修臣王嘉曾



聱隅子敘

敘曰。聱隅者。枳物之名也。獻畝者。彙數之辭也。瑣微者。述之之謂也。天生斯人也。與夫禽獸之駢然所以異者。由也道限矣。故首之以生學。天質生質。宜均所付。介然獨處。寫隘則甚。故承之以進身。進身之速。捷衣且食。殫吾所私。乖撫弼之休。故承之以揚名。後俗流荒。貿一姦百。善既揚名。惡亦如之。故承之以虎豹。暴夫於虎。爲毒譽世。慨夫哲人。爲之來哉。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仁勝則流。不暴不流。故承之以文以經治。武以運文。故承之以戰克。文武交濟。剛以治柔。故承之以大中。大中之至。矣與乎二者。故承之以道德。哉道德者何誰。故終之以三王。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之。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孽孫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晞之所得表於三子耳。弗尒。則吾罔敢。源溢則波微。智小則遣塵。述而不文。孰與尒歸。非敢播之作者。益用致之子姪云尒。晞序。

生學篇第一

五氣雜萃。鈎环鎚鞴。物吾鈍付。何以事天。用吾以然。則無不然。君子亶力。作生學篇。

聱隅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後行者。尚矣。嗚呼。仁矣哉。衆好之。己樂之。衆疑之。己審之。衆亟之。己恤之。聱隅子曰。鰻蟹之微。不能鈎橫江之魚。禮賢而不以其道。謂草澤奔者誣也。僻喊之辰乎。治具。聲偶之甚乎。倡優。孰云楊綰之爲賢乎。詩見其大不道者以此。或問漢高祖何如人也。曰。古之仁人也。曰。有仁而道非親者乎。曰何也。曰項氏之將烹其翁姥也。漢高祖曰。館吾翁。得爲仁人鬻。曰是非子之所謂也。當漢楚之未定。孰敢益人之讎乎。不然。則將往而同烹。曷若終拒而必讎乎。嗚呼。鳳凰翔而百禽噪。聖人沒而諸子亂。甚哉。封禪之禮。無益於今也。皇天汲汲。以生吾民。財以阜吾民。今枉其財以奉天。是猶割己之肉以啗其口。不亦痛乎。或曰。學將久而後明可乎。曰學无久。久則非學也。是以聖人貴乎敏而立者也。或曰。井田不復。肉刑不用。鄉飲不序。里選不傳。冠禮不修。家廟不建。五爵不封。若何。曰人君其勤矣。何也。井田復則民不傷。肉刑用則惡有別。鄉飲序則長幼順。里選仲則賢无隱。冠禮修則人適飾。家廟建則孝不犯。五爵封則戰用稀。罔由此者。猶過越而西其軌也焉

呼。尤克言之。則以蹈之。尤克蹈之。則以久之。久哉久哉。今其鮮矣。聲隅子觀諸史。瀏然歎曰。天哉天哉。欲斯人之極乎。犧牲哉。秦政之陣伍。項羽之掎角。不亦甚歟。或曰。顏子奚以貧。曰不貧。又曰。猶頓奚以富。曰不富。或者未達曰。以其不貧故所以貧。以其不富故所以富。嗚呼。姬姒之德。暴君之龍。雖極其情。不足尚矣。聲隅子曰。鄙哉。楊王孫之所爲。欲以一身之衣。徧服躲人之國。匪不足之爲懼。亦將見其形之自赤矣。或問三代之前。褚臣也。秦漢之後。勞臣也。曰。何爲褚臣也。曰。不言而人信。不威而人服。不令而人從。又曰。何爲勞臣也。曰。厂事而後信。楫楷而後服。申飭而後從。嗚呼。古人以道而顯身。今人以才而顯身。古之人以德服人。今之人以威服人。聲隅子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今則亡。聲隅子曰。黃金雖多。不以淫費爲仁。不以嗇用爲節。在乎用協中而行合義故也。聲隅子曰。飽旨而糲。渴汙而漿。小人而居大位。恚爲不充者。良不自永耳。或曰。古之師也。師乎爲義。今之師也。師乎爲利。何也。曰。異乎。吾子之聞也。古之所謂義者。義乎其心。利者。利乎其人。孰云義利之異哉。聲隅子曰。无貴人以如己。无嫉己以如人。則其進也。弗可止矣。

進身篇第二

无自而生。无自而不生。以吾茲身。人實柰何。物求吾原。吾道是求。蓁然溫然。不吾爲哉。作進身篇。

聲隅子曰。進身貴乎適時。遇物貴乎達誠。在約不以爲困。而居顯不以爲驕。吾聞於古而思於今。或問令狐德棻之言王霸。曰。是非古之所問者也。夫王者之行。刑猶德也。德猶刑也。何刑德而王霸異乎。嗚呼。廣薪不可以撓兵。澮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也。聲隅子不跌時而膠。悔人而結毀。建皇中以爲的。出血性於檻穽。吾聞之於武王耳。不食非君之祿。不仕必亂之朝。進則致之以其道。退則去之以其國。吾得之孟軻耳。不憒憒於不遇。不猶豫而不進。宅仁義而爲心。液中和而爲氣。吾得之於揚雄耳。罔進難而退易。不賴身而爲國。處衆人之所不審而愈卓。任當年之可欲而不尸。吾得之於韓愈耳。蘊道德以爲天。无爭蝕之異。蹈仁義以爲地。无兀折之險。斂詩書以爲披服。无裂身之咎。憑禮樂以爲衡軛。无覆轍之禍。吾得之於孔子耳。曰。孔子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者。宅天下而不足言廣。居一室而自以爲綽。蓋萬歲而人不以爲夭。去千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或問楚之鄉有盜者。攻其宅而主獲之。曰。子之貧。以爭於斯。遂釋之。人以爲仁。魯之鄉有盜者。及其門而主獲之。曰。子之貧。奚至於斯。遂殺之。人以爲正。曰。何如其爲也。曰。楚之鄉者。三皇之人也。魯之鄉者。五帝之人也。若二人者。其智一也。而幸與不幸。何其反哉。曰。若知海洲乎。卓乎丘陵矣。數之所去丘陵。與於海洲矣。聲隅子曰。越石父者。禮之操人也。黔之殍者。禮之木人也。叔孫子者。禮之商人也。阮嗣宗者。禮之貊人也。或曰。生不得伸其志。死不得盡其禮。屑屑之於天也。聲隅子對曰。道之所歸。不在於紱冕。道之所達。不在於榛莽。回憲與堯舜肩立。桀紂與匹夫一致。聲隅子曰。鄧子之於漢文也。忠矣。而正不庇其身。李夫人之於延年也。盡矣。而德不傳於色。皦之以正。淵之以德。不若之名臣列婦无矣。

揚名篇第三

聲隅子歐救瑣微論　卷一

回邪飾心。反僞如眞。常曰不足。厲則有餘。嗚呼哀哉。余命之何。故作虎豹篇。

聲隅子曰。虎豹以搏噬爲功。鳳皇以和鳴爲美。小人爲憲。曰思不足。君子爲善。曰是二子。非不知干道之可尊。善習所歸者戾矣。是以槩紛之鑿虎。猶堯舜之於道德。或問申韓之是否。曰是。俗所以異耳。故君子在幽而不憂。在明而不屈。慎所適而已矣。聲隅子曰。不蔑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信乎商賈欺閭之人。慘礉之吏。其不毒也甚乎。爚麴。故爲天下者。不可不慎。功則散之多士。罪則歸於一人。客有貌不甚氣。言不甚辭。巍然而坐。勃然而激。與聲隅子曰。醜廝倘強壻。百官倘繆濫。文章倘蕪蔓。風教倘頹瀉。以何道而能救歟。聲隅子蹙然无對。他日覘曰。若是子也。所謂要指者也。或曰。子之旨何哉。曰。醜廝倘強壻。非无將也。邀色之心向其家耳。百官繆濫。非无賢也。賞罰之經晦於俗耳。風化頹瀉。非无時也。命令之官昧其人耳。聲隅子曰。聞人疑而改者。上也。聞人非

而改者。中也。聞人怒而改者。下也。彝隅子曰。天下之患者。莫大於爲人君。終日爲善。善且未舉。纖芥之過。溢於四海。彝隅子曰。至矣哉。悔其道者。終日而不顯其善。畢世而靡聞其過。動則滿然而若靜。靜則寓寓而不息。視天下於一家。守聖智於蚩心。不自明而愈光。不自伐而愈功。彝隅子曰。至矣哉。悔過之爲道也。或曰。奚爲餘蘊。曰。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或曰。老氏之仙也。有矣夫。曰。人之好怪也。有是夫。或曰。子之道勿矣。曰。是其心矣。曰。子之道至矣。曰。是其凝矣。或謂彝隅子曰。處世而无所及物者。不如无生。彝隅子曰。不患其无所及物。所患其道之不脩。不患其道之不脩。所患其心之不至。不患其心之不至。所患其誠之不著。誠苟著矣。雖不宰其工。不官其事。萬世之下。享其利矣。奚无所及物者哉。

仁者篇第五

世道斯往。誰爲來者。窮極以亨。勢之使然。萬態融融。動植飛潛。故作仁者篇。

彝隅子曰。仁者不必器其愛。義者不必逆其備。禮者不必白其事。智者不必習其宜。信者不必報其言。彝隅子曰。比干之於王嘉也。同其死矣。鴻逢死於其天下。不死於其國。其无死之臣乎。曰可與不可而已矣。彝隅子曰。愚哉。屈大夫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利而不知害。古之大夫諫不從。則去其國。或曰。屈原。楚之後也。義全宗祀。曰何遽而不全。徵貪其不仁矣乎。嗚呼。尚周之前。天下无長逸之賢。无久卑之慫。秦楚之後。天下无照用之賢。无必除之惡。故治之與否。繫乎賢慫而已矣。彝隅子曰。賈誼、鼂錯。得封齋侯之術者也。玉父假。得順諸侯之術者也。或問昔之賢者孰謂得也。對曰。張良、得聖人之安者也。蕭何、得聖人之變者也。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也。或人未論。曰。功成身退。聖人之安也。勢隆身損。聖人之變也。竭忠事上。曲爲之防。聖人之力也。嗚呼。尚周之後。賢虎、莫若思往賢而賤時彥。樂其艱而道其舉。呼哉。文中子之道。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或者譬人於子。曰。彼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也。曰。而已矣。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彝隅子對曰。存以照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收之。又何止哉。曰。廣之於天地。明之於日月。幽之於鬼神。變之於恍惚。則不知其所盡矣。或問人生而性乎。曰。何性也。人生形而已矣。若夫百尺之材。生於宅末之時。則不知其棟梁、輪輿、及其百尺。則伍者至矣。然後器而用之。形而性之之謂矣。夫形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情變則辭。辭變則疾。疾變則死矣。泥淳窕倜。形也。道德仁義。性也。詩書禮樂。神也。周章去就。情也。狂很恢佞。辭也。奔蕩貪慾。疾也。鬼神所極。死也。矣人生而性乎。形天之謂也。不齒匪所傳三子之言。遠矣。不齒其慮而強爲之辭。以謂人生而性也。孟軻之言善。則草木也。草木則无能惡矣。荀況之言惡。惡則虎狼也。狼虎无能善也。揚雄之言善善惡惡。則草木可以混於狼虎乎。是皆強爲之辭焉。易曰。各正性命。蓋各能自正而已矣。傳曰。天命之謂性。由不道而受天之命矣。嗚呼。大地不能崩陷。人道則崩陷。日月不能薄蝕。天地國家之大賊者。其斯之謂乎。

文成篇第六

天生萬彙。爲莫人用。紛紜交蔓。將焉救之。有條有綱。統宗會元。故作文成篇。

彝隅子曰。文成而道存。道存而事協。事協而功易。有不由於此者。猶捨舟而度淵。其能濟乎。嗚呼。順道而不順人者。少矣。順人而不順道者。衆矣。彝隅子曰。非人也。聖人之行也。貌遍而心虛。福利而亡親。濟患而腹怨。或問成人。彝隅子對曰。修尒三至。崇尒五反。曰何謂三至。曰惠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言不在勝。以破時之惑爲至。行不在九。以鎮時之俗爲至。何謂五反。曰時未遇。則反之於命。衆水濁。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或者譬人於子。曰。彼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也。曰。而已矣。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彝隅子對曰。存以照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收之。又何止哉。曰。廣之於天地。明之於日月。幽之於鬼神。變之於恍惚。則不知其所盡矣。或問子貢之辨與蘇張爲孰愈。彝隅子對曰。養存魯國。則子貢之力也。姑利六七。則蘇張之術矣。辨與不辨。則吾弗之知矣。彝隅子曰。女不恥其身之不正。而恥其色之不莊。不恥其才之不充。而恥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彝隅子曰。君子之於己也。薄矣。其於人也。厚矣。小人之於己也。厚矣。其於人也。薄矣。彝隅子曰。君子哉。報德不報怨。先賤而後親。先危而後安。或問堯舜之高。孔氏之富。彝隅子曰。文成而已矣。

鋼。曰。非人實慈鋼。而主之自鋼也。嗚呼。因道德。械忠信。適足必於朝廷。道不謀於草野。此生民所以末又也。聲隅子曰。大不啓人以爲賊。而姦人迹聖人以爲賊。聲隅子曰。生不幸仁人死不遇明主。亦士之恥也。或問出處之道。聲隅子曰。民不富。士不榮。君不勝。國不壯。勃然而恥者。三代之人焉。飽於道。醉於德。冠於仁。履於義。堂然而宅善者。五帝之人也。非五帝之人。躁。蓋君位。而以天下益其德。榮紱不以天下益其德。而以天下益其欲。或曰有金張之貴。玉石之富。守之以理義何如。曰可也。未若榮道以貴而貴足。尚知以富則富有餘。

戰克篇第七

陰陽相生。水火相平。交戰其間。以順吾道。夥哉生聚。得盡天性。作戰克篇。

以命令爲陣伍。以忠信爲干戈。智以帥之。禮以戰之。則何戰而不克也。聲隅子曰。謙讓者。禮之宗也。威儀者。禮之符也。嫌疑者。禮之或問戰克於聲隅子。子對曰。以道德爲疆場。以仁義爲將帥。操矣。聲隅子曰。報施者。仁義之宗也。賞罰者。防也。親疎者。禮之節也。隆殺者。禮之辭也。此六者。人倫之根抑揚之柄也。黜陟者。懲誡之規也。此六者。教化之權也。是非者。得失之誡也。厚薄者。升降之的也。喜怒文化之樞機也。聲隅子曰。日月不照其必闇。春夏不滋其已者。不碑。所碑者。吾見其自待之不厚也。澤由之碑。知李斯非輔相之材也。聲隅子曰。李國主仁不足而儒有餘。宋齊丘。道不足而智有餘。使其足。則无敵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也。聲隅子對曰。古之譎人也。終何以爲極。聲隅子曰。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非堯舜不能純行之。聲隅子曰。李衛公其全矣乎。處子而勇者。幾爲五常之表。此四者。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行之於家則家肥。行之於國則國又。行之於天下則堯舜以此。或問使項羽之始終於范增。而楚可興乎。聲隅子曰。守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義。雖至堯舜爲臣。不能扶。矧一慫慫之夫乎。又曰。范增。好殺而不節。蹈不測之機。謂逸材之讎。而生之地。行於平易之塗。則堯舜其人也。或問揚何如人也。聲隅子曰。行人之人也。曰。何以然也。曰。貪利而不恥後。无援。果自傷矣。聲隅子曰。家於有道之鄉。立於不陷於聖人之域矣。嗚呼。人心不同。其猶草木焉。七十子之歸何如是者。吾知其於聖人之道一也。或問聖人之道。一也。而門人之稱。各不同。何歟。聲隅子曰。時愈之固人也。其猶膠漆焉。便仁義之心有如是者。吾知其於聖人之道一也。或問聖何其寡也。對曰。或遲遲而後知力之不任。學聖人而後知智之不豐。然而力不強則塗不至。智不明。今也忘夫。其後也果。聲隅子曰。潤底之松。千尋之棟。風雨所飄。霜露所及。而未嘗以材不如。君子履孟。无踰世之弗厭。无尤人之不論。生雖不遇。名亦隨之。聲隅子曰。隨時之藝。不可捨斯。抗世之道。而生民有其中矣。孟子之過也。亦有自然而然矣。或問聲隅子曰。規捷皆。必有險阻之厄。學非聖。必有淪溺之論。如其不遇。則隨吾所樂耳。聲隅子曰。小善勿以小而自忘。小惡不是以滅身。勿以小惡而自暇。小善漸而大德生。小惡滋而大慝作。燔火焚於高原矣。聲隅子曰。道爲振功之荃。德爲兼正之宗。靜久則用息。故立之以道。道極則強爲之。強爲之理。以不仁而責之。而後強爲之愛。以不義而責之。而後強爲之宜。以不法而責之。而後強爲之理。以不知而責之。而後強爲之學。以不教而責之。而後強爲之訓。皆非其始之心也。不幾乎僞歟。嚮夫美色之可以惑正士。正士必於朝廷。道不謀於草野。此生民所以末又也。聲隅子曰。大不啓人以爲賊。而姦人迹聖人以爲賊。聲隅子曰。生不幸仁人死不遇明主。亦士之恥也。或問出處之道。聲隅子曰。民不富。士不榮。君不勝。國不壯。勃然而恥者。三代之人焉。飽於道。醉於德。冠於仁。履於義。堂然而宅善者。五帝之人也。非五帝之人。躁。蓋君位。而以天下益其德。榮紱不以天下益其德。而以天下益其欲。或曰有金張之貴。玉石之富。守之以理義何如。曰可也。未若榮道以貴而貴足。尚知以富則富有餘。

戰克篇第七

陰陽相生。水火相平。交戰其間。以順吾道。夥哉生聚。得盡天性。作戰克篇。

以命令爲陣伍。以忠信爲干戈。智以帥之。禮以戰之。則何戰而不克也。聲隅子曰。謙讓者。禮之宗也。威儀者。禮之符也。嫌疑者。禮之或問戰克於聲隅子。子對曰。以道德爲疆場。以仁義爲將帥。操矣。聲隅子曰。報施者。仁義之宗也。賞罰者。防也。親疎者。禮之節也。隆殺者。禮之辭也。此六者。人倫之根抑揚之柄也。黜陟者。懲誡之規也。此六者。教化之權也。是非者。得失之誡也。厚薄者。升降之的也。喜怒文化之樞機也。聲隅子曰。日月不照其必闇。春夏不滋其已者。不碑。所碑者。吾見其自待之不厚也。澤由之碑。知李斯非輔相之材也。聲隅子曰。李國主仁不足而儒有餘。宋齊丘。道不足而智有餘。使其足。則无敵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也。聲隅子對曰。古之譎人也。終何以爲極。聲隅子曰。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非堯舜不能純行之。聲隅子曰。李衛公其全矣乎。處子而勇者。幾爲五常之表。此四者。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行之於家則家肥。行之於國則國又。行之於天下則堯舜以此。或問使項羽之始終於范增。而楚可興乎。聲隅子曰。守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義。雖至堯舜爲臣。不能扶。矧一慫慫之夫乎。又曰。范增。好殺而不節。蹈不測之機。謂逸材之讎。而生之地。行於平易之塗。則堯舜其人也。或問揚何如人也。聲隅子曰。行人之人也。曰。何以然也。曰。貪利而不恥後。无援。果自傷矣。聲隅子曰。家於有道之鄉。立於不陷於聖人之域矣。嗚呼。人心不同。其猶草木焉。七十子之歸何如是者。吾知其於聖人之道一也。或問聖何其寡也。對曰。或遲遲而後知力之不任。學聖人而後知智之不豐。然而力不強則塗不至。智不明。今也忘夫。其後也果。聲隅子曰。潤底之松。千尋之棟。風雨所飄。霜露所及。而未嘗以材不如。君子履孟。无踰世之弗厭。无尤人之不論。生雖不遇。名亦隨之。聲隅子曰。隨時之藝。不可捨斯。抗世之道。而生民有其中矣。孟子之過也。亦有自然而然矣。或問聲隅子曰。規捷皆。必有險阻之厄。學非聖。必有淪溺之論。如其不遇。則隨吾所樂耳。聲隅子曰。小善勿以小而自忘。小惡不是以滅身。勿以小惡而自暇。小善漸而大德生。小惡滋而大慝作。燔火焚於高原矣。聲隅子曰。道爲振功之荃。德爲兼正之宗。靜久則用息。故立之以道。道極則

道德篇第九

自天地事无能捨之者。秦斯二柄而已。嗚呼斯人。以鼠乎壽編。作道德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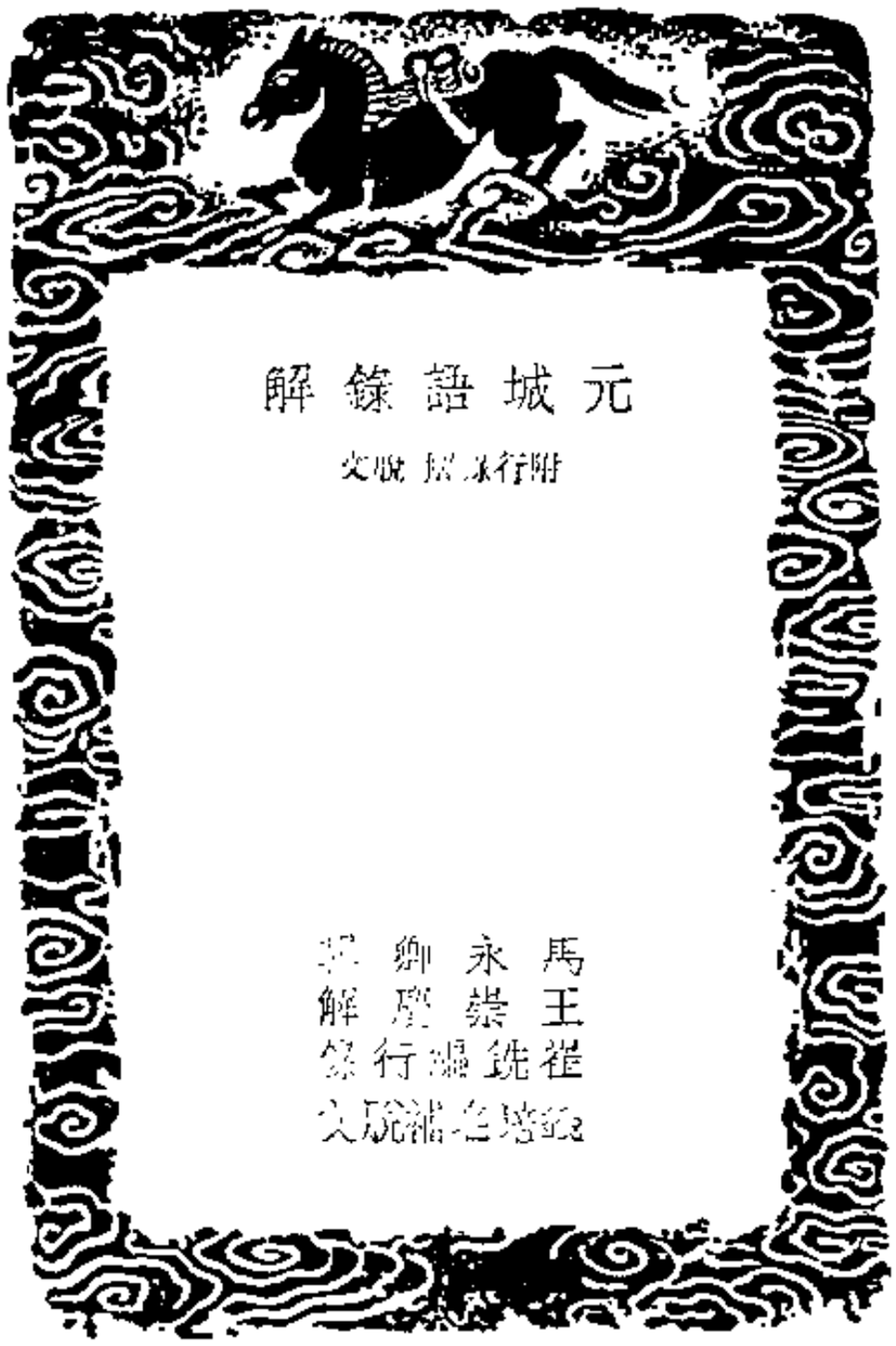
聲隅子曰。道德之易行也。仁義之易脩也。而人之不脩且行者。何哉。蓋去就之殊。而死且生矣。聲隅子曰。視夫雖者。則遊食之禮生。觸夫勇者。則剛猛之性逸。嗚呼。人心不可不慎。其可忽歟。聲隅子曰。隨時之藝。不可捨斯。抗世之道。而生民有其中矣。孟子之過也。亦有自然而然矣。或問聲隅子曰。規捷皆。必有險阻之厄。學非聖。必有淪溺之論。如其不遇。則隨吾所樂耳。聲隅子曰。小善勿以小而自忘。小惡不是以滅身。勿以小惡而自暇。小善漸而大德生。小惡滋而大慝作。燔火焚於高原矣。聲隅子曰。道爲振功之荃。德爲兼正之宗。靜久則用息。故立之以道。道極則

志頑。故鎮之以德。聲隅子曰。君臣亂。則觸擾生。父子亂。則悖逆成。兄弟亂。則離間興。朋友亂。則黨與傾。長幼亂。則和順喪。夫婦亂。則義愛亡。此六者。故聖人大爲之防。或謂長世之俗。何者爲先。聲隅子對曰。述堯者。不及安仁。安仁者。不及樹德。故樹德者。爲天下表焉耳。

三王篇第十

王協其王。民心繹順。位不崇德。衆斯救焉。惟五伯以生民爲心。而生民違之。蓋脩與否故也。聲隅子曰。有聲隅子曰。三王不以天下爲心。而天下歸之。皇建極。允克厥終。作三王篇。

堯舜之資。而不能脩者。冬收也。有周公之積。而申易者。王莽也。嗚呼。御之以重寶。而貢廉之心明矣。試之以美色。而邪正之目定矣。加之以威勢。則勇法之氣著矣。故知始而善者。善之飾也。終而善者。善之德也。聲隅子曰。天子任乎三公。三公任乎庶官。庶官任乎庶民。庶民任乎庶物。故庶物不集。則誹於庶民。庶民不安。則罪乎庶官。庶官不正。則罪於三公。三公不明。則天子之憂也。雖有九重之深。萬方之廣。不得而宴居矣。是知冠不加於足。履不飾於首。庶位非其材者。不可以私之亂。天下之大。莫於是矣。聲隅子曰。去就之機。始終者。安危之機。因其根。洽其源。審其機。端其機。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或問爲天下之道。如之何。對曰。其猶馬也。慮之以中。御之以和。轡銜策。棰之以善。馭之遠則遠。之近則近。之執爲而弗若也。終日馳騁所爲。則絕轡而勞。棰厚者。責淵重。其來久也。聲隅子曰。刀將者。勿任其淺。才卑者。勿尸其隆。位。今雖少安。其後也必悔。或曰。彼以是道而福。子之是道而虛。易若釋此而保彼者。或對曰。背逆而效順者。有矣夫。未有背順而效逆者也。聲隅子曰。女以色而事人。時過而恩馳。皆女。或問君子之道。孰歟。項微論十篇。傳於世。見於書錄解題。讀書附志。傳是樓徐有貞所是。百賢之所是。不如一佞之所非。或問近世之文。誰爲可者。對曰。其有人焉。曰河人也。曰柳柳州。得文之心髓。而思慮偉氣。枚微得文之耳目。而聲音節奏。而咀嚼鏗鏘。馺馺得文之胸臆。而聲音面掉動靡安。潘舍人得文之眉目。而氣色不正。胡祕書得文之脣齒。而內融爽朗。又問其次。曰樊紹述。雖有四支五內。而未達於用。使其加冠世室。面絕其新幽。四海之濁浪。變戎衣於甫鉞。真宗二十餘年。庶乎刑措。今上之聖明。邪正。於古明主。或无愧焉。



元城語錄解序

元城劉先生語錄一帙。多其徒馬永卿所編輯。今山西副使端溪王子德徵又分爲六十二條。條爲之解。其言之純者。則益發揮以振開後學之志。少有未醇。亦爲之辯難。使學者不昧所從。夫元城學不妄語於溫公。其言豈有醇未醇邪。但端溪子之辯難者。多在有企陵而混儒墨耳。審若是。則亦自其身之所至。心之所得而言。亦不甚害其爲未醇也。夫端溪子。今之元城也。其所解亦豈必盡然哉。然凡有所疑。必質諸師。辯諸友。縱隔河由之險。越江湖之遠。亦託兄若弟持冊而請。既明而後已。此其爲道之篤。好學之甚。雖元城當日。亦恐不堪。斯解也。吾又知其必與語錄共傳矣。

嘉靖七年秋八月。澤野呂柟序。

元城先生語錄序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錄。嗚呼。前哲不復見矣。使余前之至自不妄語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改訂是非。別白長短。不詭隨。不苟同。不欺於心而絕之以愼重。此皆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元城先生語錄序

僕家高鄉。少從外家張氏諸舅舉問。五舅氏諱權。字茂實。九舅氏諱楫。字濟川。大觀三年冬。將赴亳州永城縣主簿。七舅氏戒僕曰。永城有寄居劉待制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爲言先生出處起居之詳。且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先生必不鄙。可時見過。僕因三兩日一造門。後數月。先生以僕爲可教。遂亦自喜。嘗曰。某在謫籍。少人過從。賢者少年初仕宦。肯來相從。顧他日無負此言。是時先生寓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爽朗。每見客。無寒暑。無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時。體無欹側。肩背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僕從之學凡一年有餘。後先生居南京。僕往來數見之。退必疏其語。今已二十六年矣。僕既不能卓然自立。行其所學。以追前哲。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絕。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竊祿祠廬。晨昏之暇。輒追錄之。以傳子孫。蓋以僕賤名之微。不能使他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之。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望日。維揚馬永卿大年序。

元城語錄解目錄

卷上

鄉里第一　盡書第二
治書第三　學問第四
新法第五　釋氏第六
東坡第七　金陵第八
行己第九　淮南第十
進言第十一　飲酒第十二
西來第十三　雅謔第十四
變法第十五　唐史第十六
悲儉第十七　任相第十八
重簡第十九　讀書第二十

卷中

談兵第二十一　徵光第二十二

神武第二十三
人材第二十五
西漢第二十七
賢主第二十九
道令第三十一
居洛第三十三
卜世第三十五
詐僞第三十七
人品第三十九
用兵第四十一
卷下
官制第四十三
左氏第四十五
靖老第四十七
六經第四十九
玉堂第五十一
褒貶第五十三
子弟第五十五
歷法第五十七
魏徵第五十九
老人第六十一
附行錄解一卷
三代第二十四
春秋第二十六
佛書第二十八
公孫弘第三十
名相第三十二
取國第三十四
求教第三十六
論詩第三十八
酷吏第四十
圖基第四十二
夏至第四十四
殿試第四十六
作史第四十八
事君第五十
高帝第五十二
論易第五十四
北歸第五十六
甘露第五十八
宰相第六十
讀易第六十二

錄通爲之稱名之曰元城語錄解。書中義蘊。多所發明。間有辨正。亦能伸己見。初刻於汝南。再刻於元城。近世流傳漸少。茲猶是元城刊本。可貴也。蟫溪譚崇慶字德徵。正德戊辰進士。累官戶部尚書。有編溪集八卷。

道光庚子七月望日。三原李錫齡識於惜陰軒。

元城語錄解卷之上

宋　繩揚　馬永卿輯
明　開州　王崇慶解

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登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知縣詹承識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又曰。此公極愼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鄴。解曰。此鄴永卿之始。今大前輩表德。稱不名。何足怪。而元城取焉。蓋其一念忠厚之發。終身德業之地。挨是乎在。不但爲得體而已。嗚呼。彼有童心求師。客氣未降。而方儗跟壁長。抗禮父兄。甚者從而毀焉。嗚呼。永卿之鄉人非與。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舉。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登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知縣詹承識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又曰。此公極愼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鄴。解曰。此鄴永卿之始。今大前輩表德。稱不名。何足怪。而元城取焉。蓋其一念忠厚之發。終身德業之地。挨是乎在。不但爲得體而已。嗚呼。彼有童心求師。客氣未降。而方儗跟壁長。抗禮父兄。甚者從而毀焉。嗚呼。永卿之鄉人非與。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舉。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登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知縣詹承識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又曰。此公極愼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鄴。解曰。此鄴永卿之始。今大前輩表德。稱不名。何足怪。而元城取焉。蓋其一念忠厚之發。終身德業之地。挨是乎在。不但爲得體而已。嗚呼。彼有童心求師。客氣未降。而方儗跟壁長。抗禮父兄。甚者從而毀焉。嗚呼。永卿之鄉人非與。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舉。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登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知縣詹承識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又曰。此公極愼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鄴。解曰。此鄴永卿之始。今大前輩表德。稱不名。何足怪。而元城取焉。蓋其一念忠厚之發。終身德業之地。挨是乎在。不但爲得體而已。嗚呼。彼有童心求師。客氣未降。而方儗跟壁長。抗禮父兄。甚者從而毀焉。嗚呼。永卿之鄉人非與。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舉。

而孔氏之說亦非也。因今取注疏書以下指語僕曰。自此作堯典以尚書序也。依典他序同在一處。孔氏移於諸篇之首。又指堯典曰以下語僕曰。此爾字乃篇題也。其下當爲學者稽古學者發語之辭也。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今孔氏以若爲順古道而行之。非也。然此事實卒未能解。可取前漢儒林傳藝文志熟讀之。則可見矣。僕後數日再見。且曰。堯典之說。果如先生之言。因曰。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今之尚書。非古文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爲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僕又曰。學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謂稽古者。則所謂惟稽古帝堯曰。秦延君說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作四字一句。非也。秦恭字延君。信都人也。見儒林傳。曰若稽古帝堯一句。非也。今乃以堯典曰爲一句。若稽古帝堯一句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爲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僕又曰。學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謂稽古者。則所謂惟稽古帝堯曰。秦延君說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作四字

毒藥。如何形色。答之必殺人。故後人見面誡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恐不洗絕。而人或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撥兩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解曰。元城言金陵之所謂執拗者也。大人主之有天下。愛之於上。天下之於上。莫不皆然。是以謂其執拗。解之於巴字。賢之於凍論。自有真味。以聚其之說。是以謂其執拗。解曰。不是。非也。所謂巴者何。曰。不是。非也。正金陵之所謂執拗者也。

先生與僕言行己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誠意去。餘到不生。返。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嫌疑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當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本朝一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摒父母之畫像於臥牀中。且以偶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滑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己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解曰。此一段見元城不背其師。不忘其親。其處生處如此。然曰。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則有非元城不能爲者。蓋故欲以發生處

一事。或可以生死觸福患之指。而此老當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數然。正若已之分。非與談論初比也。解曰。天下之大。豈不貴重。觀此一生。

先生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忠乃己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僕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先生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憤告宣言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知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而論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力士與王毛仲不相善。至奏其怨望之言而終被誅。然則人主不可以誕謾之語。而崇其臣而好與宦官密語。未有不竊弄權柄而亂天下者也。此事可爲戒。不可以爲法。解曰。明皇知任姚宋以相。若矣。而不能一堂而後可也。

先生與僕言仁廟悲儉。先生曰。仁廟赫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常記得老先生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爲非。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世以明皇初頗儉。後奢侈。疑相去遂絕。此或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且好名之敝也。夫非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甚。則其奢侈必益。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間疾。則無由見其儉。

先生言。開元二十一年三月己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然當時有識者。不曾問其姓名。至今以爲恨。解曰。元城論仁廟儉。與論明皇儉。同一意。

絕敝漆唾壺。僕歸檢唐史。開元二十一年三月己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然當時有識者。不曾問其姓名。至今以爲恨。解曰。元城論仁廟儉。與論明皇儉。同一意。

先生與僕論唐史。言及明皇任宰相。先生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用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遽去之。分明知姚崇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餘年。至死乃罷。人主雖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僕曰。昔人之服藥。未達藥性而誤服之。一旦或悟。則必去之而更進良藥。今已知藥之害人。以其甘而久服之。藥之有益。以其苦而去之。則欲其人之不死。其可得哉。先生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任之。何也。僕無以對。先生曰。此敝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蠹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俾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讐。必且百面譖之。而人主之容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且百面譽之。則人主眷日深矣。所謂譖之者。非顯然譖之也。或因一事。凡可以媒孽者。無不爲也。所謂譽之者。非顯然助之也。或因一事。凡可羈縻者。無不爲也。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且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然後去之。非一日也。左右佞幸。最能測人主之喜怒。彼姦臣之爲相。豈無一事貽怒。然纔覺怒。必於佞幸處知之。急急收救。故不至於積怒而去也。又人主不知爲左右浸潤。只道我自能進退大臣。不知佞幸知之久矣。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

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僕歸檢唐書。如先生言。開元十六年九月相蘇頲。二十一年三月相韓休。是年十二月蕭休同罷。開元二年五月相林甫。至天寶十一載十一月薨于位。蓋休爲相。明皇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曰。或或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李林甫傳。裴士淹與明皇評宰相。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也。帝默不應。解曰。元城以明皇任韓休一事。而忠臣難遇。佞臣難去。固至論矣。以愚觀之。三代而下。何其不然。獨明皇也哉。是故人主用賢退不肖。以明爲主。

先生曰。開元十六年九月相蘇頲于位。婦翁宋璟。以明皇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佞臣之難去。固至論矣。以愚觀之。三代而下。何其不然。獨明皇也哉。是故人主用賢退不肖。以明爲主。

元城語錄解卷之中

先生嘗言。老先生每於朝廷闕政。但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爲無益也。熙寧之初。嘗有文字諫用兵而不曾留稿。然某得在弟子之列。傳聞其大略。以謂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爲其牆垣。嚴其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又直可笑。當初出兵懲天動地。與武元衡復讎去討王承宗。承宗捉不得。卻去自家寨中縛下盧從史。凱旋而歸。君臣更相賀。其無恥如此。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藁臣自趙普已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二哥。你也出這言語。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提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請最先來朝。纔而或殺之。或破其家。而河朔諸藩鎮乃無術治之。如此。則藩鎮豈肯來朝也。其縛虛從史事。中且二者爲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爲其無恥耳。解曰。霍光立宣帝。正以其委任權力。得以乘時成事。至於藏之有無。不俟論矣。然以大義。則以臣易君。爲不可。蓋光立宣帝。是也。以君夜拜其臣。爲不知體。決文帝拜宋昌於未央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模。出於前代遠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胥、燕王旦尚在。霍光議立昌邑二王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聞爾。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潘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即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爲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爲其無恥耳。解曰。霍光立宣帝。正以其委任權力。得以乘時成事。至於藏之有無。不俟論矣。然以大義。則以臣易君。爲不可。蓋光立宣帝。是也。以君夜拜其臣。爲不知體。決文帝拜宋昌於未央也。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模。出於前代遠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胥、燕王旦尚在。霍光議立昌邑二王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聞爾。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潘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即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爲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爲其無恥耳。解曰。霍光立宣帝。正以其委任權力。得以乘時成事。至於藏之有無。不俟論矣。然以大義。則以臣易君。爲不可。蓋光立宣帝。是也。以君夜拜其臣。爲不知體。決文帝拜宋昌於未央也。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模。出於前代遠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胥、燕王旦尚在。霍光議立昌邑二王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聞爾。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潘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即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爲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爲其無恥耳。解曰。霍光立宣帝。正以其委任權力。得以乘時成事。至於藏之有無。不俟論矣。然以大義。則以臣易君。爲不可。蓋光立宣帝。是也。以君夜拜其臣。爲不知體。決文帝拜宋昌於未央也。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模。出於前代遠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胥、燕王旦尚在。霍光議立昌邑二王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聞爾。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潘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即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爲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爲其無恥耳。解曰。霍光立宣帝。正以其委任權力。得以乘時成事。至於藏之有無。不俟論矣。然以大義。則以臣易君。爲不可。蓋光立宣帝。是也。以君夜拜其臣。爲不知體。決文帝拜宋昌於未央也。

以燭明爲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於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汙衊之。重貴黨魁。以屬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誣毀之。至今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是自壞也。是以祖宗時有言事官出。即以言事不當責之。雖壞了官職。猶得此美名。近來言事之臣坐貴。宰相多論言官。令搜尋事節汙衊之。使之和直臣之名亦不能得。且人言事固不爲名。然中人以上。可以名節誘之而使其至。今權臣自知己之姦邪。欲天下之人須得如己之姦邪。而不肯以直臣之名與人。此最天下之大禍也。

解曰。元城稱龐宗之時。於人材長養成就之道甚動。又曰。人主愛惜人材。自爲社稷計。此一段論取舍轉換。且律之以保養小民務得眞才爲重也。大概聖人之爲憂也。

先生與僕論春秋。僕問西漢之時。左氏不立學官。何也。先生曰。西漢學者各有師授。一授之於師。則終身不變。左氏與二家大相戾。故不列於學官也。僕曰。春秋之說。不勝其煩。何也。先生曰。吾友之問是矣。仲尼門人皆受六經之義。而六經而前世事。可以明言得失。至於春秋所貶損皆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不可書見。故仲尼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故其說不勝其煩。公穀皆七十二賢弟子。其說皆有師承。非公穀自爲之也。公穀皆解正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眞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采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僕曰。然則讀春秋當取何法。先生曰。當於二家之中。取其長而有合於吾心者從之。或皆不取而自斷以己見。亦可也。然此事先儒或爲之。多失於穿鑿。以爲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至於唐時啖助尤爲作怪。至於以謂左氏

先生嘗言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感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爲之事，一省卽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卽枕，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造命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解曰：元城述溫公論曹孟德之事，信乎只是一誠，更無別法，故曰一誠足以破萬僞也。嗚呼，此中庸所以惓惓乎誠與！

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奉故事謂書凡三十二事，救援吏棄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國不上，輒奏言之。此最爲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游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省，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子，只瑞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顯多之。解曰：不觀溫公創獨樂之園，無以見其同仁之量，則溫公卽園下之溝，然公之所以如是，夫豈地情爲哉？亦一誠而已矣。

先生與余論國初取諸國次第。先生曰：王朴論之詳矣。其言絕少，雖論十年用兵先後，難易，無一字不驗於後。此與韓信諸葛武侯一等人也。僕問河東之地最難取，故獨在後。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有天道焉。太祖初爲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國，故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平氏邊陽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是也。邊實沈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又本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土參亦神所忌，故能久參。天下有變，而河東必先非我所有，雖老夫不復見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取；貢而利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

先生與僕論詩至國風。先生曰：讀詩者當求其意，不當求其義。若求其義，或失之穿鑿。若求其意，則可見古人用心處也。且如黍離之詩，某嘗見老先生言，惟劉玄之說最善。其說以謂凡人之情，過之則其心搖焉，次過之則其心傷焉，三過之則其情如常矣。此人之常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

之曰：丙午爲天水，故火最大忌。又中國陽，夷狄陰也。故舌出帝之事亦在於丙午。爲陰陽之極數，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卽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蓋謂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可不信夫！嗚呼！靖康之事，雖由人謀不臧，天道亦昭昭矣。故僕因先生之言而備載之。解曰：元城與冰壺論國初取國次第，乃以王朴自況，人段帝王之興廢，物事之成敗，自有一定之理，至如五行相生相剋，盛亦有衰，然非言論之所及也。大古人謂君相不言命，非不知有命也，不曰命而曰天命在是矣。

先生曰：昔傳之開有大害事者，若卜世卜年之類，是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昔子孫倚恃天命，恣爲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僕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安矣。先生曰：蓋有預爲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爲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僕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安矣。先生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不能懷也，故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今尚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僕退檢史記，武王滅商至定王二十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蓋使之以事以拒其言也。僕後以此質於先生，先生曰：然。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三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曰：此不敢妄語，且六經之中，絕無其字，所謂誠卽真也，故古者君臣師弟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卽徑言之，不以非言爲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解曰：元城自以受教溫公之誠，然不知其皆從誠佛面昭於妄也，卽然元城非妄也。

先生曰：老先生既居洛，某從之，喜十年。老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行種竹灌花等事，自比庶幾樂天，以教其蔽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游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省，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子，只瑞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顯多之。解曰：不觀溫公創獨樂之園，無以見其同仁之量，則溫公卽園下之溝，然公之所以如是，夫豈地情爲哉？亦一誠而已矣。

先生又曰：天下事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方今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樸，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爲高宗。蓋當時羣臣，凡心中所欲言者，卽徑言之，不以非言爲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解曰：元城自以受教溫公之誠，然不知其皆從誠佛面昭於妄也，卽然元城非妄也。

然。其行役也。往來何非一見之也。初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而不少變焉。此詩人之意也。若以謂視穗以爲穗。視穗以爲實。而失之遠矣。又云。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只以論語考之。今頌人之詩。尙無棄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蓋漢之初。出於秦火之後。諸儒所傳不一。時有三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三家皆列於學官。晉博士弟子員講說之。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獨河閒獻王好之。不得列於學官。至後漢大儒馬鄭皆好之。遂行於世。而三家之說廢矣。先生又曰。漢四家詩各有知長。未易一槩論。某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曰。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先生曰。然。凡此事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爲非。則啓後生穿鑿害愈大矣。解曰。元城此論。即孟子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意。蓋者言友固仲木嘗言。詩易春秋。當外言而來意。以今觀之。誠哉。

先生與僕論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僕曰。兩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而武侯即躬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皆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柔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弈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棋。不知其爲國手而皆易之。故狠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著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尙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賁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遠者由此。解曰。人品之高下係乎人。而業之成敗係乎天。然以淮陰之輔漢。不害其爲卑。以武侯之輔蜀。又況英雄不可以成敗論乎。

元城語錄解卷之下

先生嘗謂僕本朝官制多循唐時。蓋以其相近也。然獨有一事乃用漢制。深得治體。僕曰。何也。先生曰。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故藩鎭擅權。無人糾舉。必待罪惡暴著。然後朝廷治之。則害物已多矣。是以江南觀察使即宣帥越帥爲之。荊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兼之。其餘諸道。亦復如此。至於本朝。即以前宰相執政從官爲帥。恐其權大重。則以有清望官有風采者爲監司以糾之。然不過彙省寺監官。如有潛臣一事不法。即行按劾。故不敢爲非。不待朝廷治之而後有忌憚也。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秩分行天下。周徧四方。以六條問事。一條問強宗豪右。其六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假以重權。則能行其志。此良法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故唐觀察使。則殺和之制也。本朝監司。即元封之制也。然則不深知古今治亂者。豈可輕變前人法度哉。又本朝不獨監司如此。又取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以爲臺諫。使宰相不敢爲非。亦此意也。解曰。元城謂宋家設監司以綱帥臣。使不敢爲非。其論治體甚當。然曰臺諫止使宰相不敢爲非而已哉。

僕一日上謁先生。坐定。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閉塞。萬殺萬物。蓋從今日始。僕曰。陰陽消長之理當如是。先生曰。

解曰。班固稱漢良也。然張湯不入酷吏傳。以湯之義。其終平。甚說史氏之疑也。書疑矣。

先生與僕論西方用兵。先生曰。天下之大關。莫大於用兵之成敗。而人主得左右所蒙蔽而不知也。老先生居於夏縣之私第。日夕在賜書閣讀書。一日大喜。謂其兄且曰。某昨夕論輪臺詔。方知漢武帝用兵之久。而中國不亡。蓋每道將之出。而成敗勝負輒以實上聞。而無毫髮不知者。故天下之柄。皆歸於人主。而不爲左右欺罔。此所以行兵三十年而中國不亡。某取漢史考之。信而有驗。解曰。人主之所恐者。莫大於蒙蔽。此拜之所以明目達聰也。吁。豈獨用兵一事已哉。

先生一日問僕頗能圍棋否。僕對以亦嘗爲之。終不高。故雖與人對局。亦復嬾嫋。先生曰。然。凡此事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爲非。則啓後生穿鑿。今以公論之。某嘗見高棋云。高低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即以後著爲先著。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踞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邊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爲先著也。先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棋。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棋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問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罵。良平蹈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解曰。元城圍棋之喻。先後者之說。遠天下之變矣。是故漢高之於韓信布。漢武之於霍去病。是其驗哉。

物禁大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元公之時。元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頃公之四年。歲在庚申。明當弒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僕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帝於甲觀擢寵。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反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僕又問曰。事之廢興既皆有數。而人事無益乎。先生曰。不然。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命。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但聖人知而不言。若不知命。尚不可爲君子。況聖人乎。若知而言之。是教天下後世不脩人事。一本於命。綱紀廢壞。貿亂無章。生靈至於無噍類。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矣。良久。先生曰。天下之事似非偶然。太平之時。君臣會合。正如春夏用事。自然有和風時雨來相輔佐。生成萬物。及其衰也。君臣會合。正如秋冬用事。自然有嚴霜烈風相輔佐。肅殺萬物。蓋各有其時。非偶然也。先生言畢。慘然久之。僕知其意有所在也。途不敢復問。解曰。元城與永叔論夏至。則物禁大盛。乃衰之始。其知言哉。得元城旨矣。曰。一陰生九地之下。得陽氣之始。此堯夫所謂一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是故夏至一陰生。冬至一陽生。陽不過六陰。六陰不過六陽。迭相消長。萬古如一日者也。故曰。元城其知言也

先生嘗謂僕曰。漢語惟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每有得失。未可以偏辭論也。十忌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伏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皋陶咎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倘書乃作無敖。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若長安時宮殿已成。乃自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力定矣。然何欲其祕也。故假辭云云。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誰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解曰。雖使後來所載輯錄如此。未有所謂術之說。然元城遠以教永卿。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子且死。戒其門徒師孔子。時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安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有六。以見魯則未博。以世故則未深。以識心則未定。而亦云然。無乃首爲元城卸人乎。三復此語。嘿復記之。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爲文言者。筑孔子之所作乎。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爲文言者。筑孔子之所作乎。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長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爹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長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爹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長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爹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彭陽徙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暇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洛。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殿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力定矣。然何欲其祕也。故假辭云云。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誰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解曰。雖使後來所載輯錄如此。未有所謂術之說。然元城遠以教永卿。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子且死。戒其門徒師孔子。時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安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有六。以見魯則未博。以世故則未深。以識心則未定。而亦云然。無乃首爲元城卸人乎。三復此語。嘿復記之。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爲文言者。筑孔子之所作乎。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長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爹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長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爹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嘗謂僕曰。漢語惟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每有得失。未可以偏辭論也。十忌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伏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皋陶咎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倘書乃作無敖。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若長安時宮殿已成。乃自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力定矣。然何欲其祕也。故假辭云云。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誰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解曰。雖使後來所載輯錄如此。未有所謂術之說。然元城遠以教永卿。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子且死。戒其門徒師孔子。時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安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有六。以見魯則未博。以世故則未深。以識心則未定。而亦云然。無乃首爲元城卸人乎。三復此語。嘿復記之。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爲文言者。筑孔子之所作乎。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長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爹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長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爹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質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亨利貞。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魯姜薨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屬易。與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卽宜日加。人臣言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所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欺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云。前輩談事。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卽禽滑釐。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倘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誠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解曰。觀此。則知三藏開口論天下事如指諸掌者。有源流之學。如周程之儒心理學。如顏孟之男力性情。而後益可貴。無所用者。則亦何貴於讀書爲哉。雖然。未也。必如此。

先生與僕論歷法。嘗曰。古今歷法各不同。其間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歷。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卽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先生因命取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示僕。二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漢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漢五年後九月。后八年七月。高后前。蓋臣既誅諸呂。迎立代王。閏月己酉。王卽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見己酉辛亥。相去三月。已隔一年。則知閏月者。乃後九月也。僕曰。善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先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秋爲冬。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解曰。魂命歲和作歷。歷法之源始此。元城以爲有今歷法各不同。因江亦異。要之。今歷不及之間。或有增損而已。其大體定法則確乎不可易也。愚嘗思之。天地一氣之呼吸。則知華夏者氣之呼。秋冬者氣之吸。吸人者有以見其理之必然。不繫寒暑。繫萬世。無窮無盡。萬世莫能違。居失宜。起居失宜。則生民安。萬物遂。得乎。

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疏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且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謀之疏。想見大抵色色如此。某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且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乎。凡可以救死。無不爲也。若當時只貶鄭之。其禍未必至此。乃以死逼人而疏略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先生又言。是時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年過七十。不能引退而與小人同位。故雖不預謀。顧彼宦官安知之。其過禍也宜哉。且涯自言留心太元經久矣。始於正元十二年丙子。至元和四年己丑凡十四年。亦嘗作爲文字。後二十六年乃有甘露之禍。且太元惟以進退消息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故曰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解曰。元城論甘露之變一事。最得大體。大宦官有罪。是君子之盛世。奈何患宦官之不能去。而患不知之耳。不能去。其亦底豫乎。

先生嘗言。魏徵傳稱嘗作所爲碑。停叔玉脊。顧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脊。乃天以佑魏氏也。房玄齡之子遺愛。因尙主。遂爲房氏大禍。始以淫蕩敗其家法。而終滅其族。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華。華生庶。庶生此五世矣。使其家尙主。而其禍或若房氏。豈有再振之理。先生曰。停叔玉脊。乃天以佑魏氏。於斯信矣。

定身。曲子係遠裔。亦有定命。故元城以魂歸公之名不特天神。又以其葬皆爲魏氏幸也。

先生嘗曰。宰相之任難哉。自古以來。不負謗者少矣。元城既誅。時望歸劉晏。代宗徵前事。遂擢太常卿。楊綰、禮部侍郎。當我爲相。時大歷十三年乙巳歲四月壬午。至七月己巳。已綰名。袞至此年閏五月甲戌方名望如此。籍使不死。假之歲月。或恐建立又過於此。或曰非也。當時綰袞齊名。袞至此年閏五月甲戌方罷。故物議之如此。至自爲贊伯。則綰之早亡。未必爲不幸也。蓋擢者人所嫉。持權既久。而亡所建立。其被謗也。不亦宜哉。解曰。元城者歎宰相之任難。又曰。古以來不負謗者少。其論尤爲然。古人所貴以爲特立獨行者。亦貴特立獨行。亦解不爲人所惑者。則不負謗。又曰。相說

馬遷傳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則在淡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又云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之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彖言乎其象動在其中矣吉凶言乎其變化見乎其中矣聖人之情見乎辭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以舞神以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思何慮由此言之觀聖人之意則爻者所繫辭也以繫辭於一卦之下故曰繫辭此後人失也故詩序亦謂之大傳蓋傳取其解經之義爾如春秋有三傳之類俱取其釋經也先生曰吉凶生大業韓康伯注云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此言非是蓋有興有廢湯武秦漢之事也又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欽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又云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僕曰前輩多不言之何也先生曰此事極繁利害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但欲知之爾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其害萬萬多於無立論之時此前輩所以愼重姑置之不言可也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政府甚久終日相聚無事不言但不曾與文忠公論繫辭僕曰何也先生曰文忠公論繫辭在集中吾友所見也其中有失若與之同則又是一文忠公若論議不同或至爭怼故魏公存之不論

純仁門下侍郎問左丞存右丞宗憲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登來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當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改轍易慮庶幾更始解曰溫公所以薦元城與元城所以被薦可以互觀也且謂博公當時所謂名相而元城乃不少假借然後知溫公之薦人與元城之被薦者非徒世比也

會知濮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爲謗詩公卻論奏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籍尤甚借唐爲諭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日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徼倖復用擔泄禍心此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貴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爲貴命大輕未愜輿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解曰元城論蔡確之事所謂君子解小人退也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妾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皆皆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功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解曰觀元城之論確雖惇履亦繫其罪然亦無窮治之意以聖其論變者經亦無窮治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此而已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倘爲家人顧乳母牙媪以謂無有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來乳母公怒曰汝何敢爾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媪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貴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從容問之答如所聞卻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大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其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閒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貽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爲刑臣之所蠱猶不失諫官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竟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后初不知因公言始扣詰其事乃知顧乳母者爲劉氏也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以公爲讎自崇慶垂簾復礪宗舊政溫公既薨之後荊公之徒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威無所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甚之欲用北黨以平復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遊熙豐舊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者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言溫伯照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確非有定策之功乞行能疏累上不報卽引疾在告陳乞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元城行錄解

公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從學於溫公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解曰學無終窮故雖子有聖而後已之論元城集而受學於公蓋亦有以見此矣孰曰力行七年而後成則豈誠之爲道未可苟是限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言誠之士其貴知所以不息而後增然有餘者矣噫誠可以易觀矣哉

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撰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事事力舉覓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世不得解曰元城謂天人無兩箇道理最是一箇實理而已終必假思以通之故謂最是一箇實理而已終必假思以通之故謂最妙用無處不通則以有是實體故耳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溫公薨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處否公曰彼從公游舊矣溫公曰非矣光居閒是平時節問訊不絕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甚之欲用北黨以平復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遊熙豐舊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者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言溫伯照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確非有定策之功乞行能疏累上不報卽引疾在告陳乞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解曰熙公引而不發小人退也其將何爲曰九四躍折足形渥凶范呂之謂歟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當靈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倘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前觀者皆汗縮

壞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疏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問左丞存右丞宗憲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登來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當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改轍易慮庶幾更始解曰溫公所以薦元城與元城所以被薦可以互觀也且謂博公當時所謂名相而元城乃不少假借然後知溫公之薦人與元城之被薦者非徒世比也

會知濮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爲謗詩公卻論奏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籍尤甚借唐爲諭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日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徼倖復用擔泄禍心此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貴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爲貴命大輕未愜輿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解曰元城論蔡確之事所謂君子解小人退也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妾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皆皆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功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解曰觀元城之論確雖惇履亦繫其罪然亦無窮治之意以聖其論變者經亦無窮治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此而已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倘爲家人顧乳母牙媪以謂無有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來乳母公怒曰汝何敢爾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媪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貴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從容問之答如所聞卻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大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其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閒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貽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爲刑臣之所蠱猶不失諫官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竟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后初不知因公言始扣詰其事乃知顧乳母者爲劉氏也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以公爲讎自崇慶垂簾復礪宗舊政溫公既薨之後荊公之徒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威無所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甚之欲用北黨以平復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遊熙豐舊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者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言溫伯照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確非有定策之功乞行能疏累上不報卽引疾在告陳乞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解曰熙公引而不發小人退也其將何爲曰九四躍折足形渥凶范呂之謂歟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當靈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倘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前觀者皆汗縮壞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疏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

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無學術。但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李鄧撰策題。歷述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夢得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傾言蔡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呂承相亦不免遠竄。乃深憾於公。其後范承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中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哉。昔溫公爲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爲知言。（解曰。陰陽消長。夜非正晝。白不天地。莫之能違。則其相反固宜。是故以溫公之入相。則有元祐之時。以章惇之入相。則有紹聖之時。夫雖道術爲退者實也。雖得而易失者時也。爲世道計者。奈何其不愼於此哉。）

紹聖初。蔡嗣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藍舁憩樹。有大蛇丹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乃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安世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解曰。君子養誠慤。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龍蛇乎。是故入蛇之相向。與二龍之爭角。其致一也。皆可驗胥心之誠。故學不至於聖賢。不足以言學。）

一身之患哉。世以公爲知言。（解曰。陰陽消長。夜非正晝。白不天地。莫之能違。則其相反固宜。是故以溫公之入相。則有元祐之時。以章惇之入相。則有紹聖之時。夫雖道術爲退者實也。雖得而易失者時也。爲世道計者。奈何其不愼於此哉。）

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哉。昔溫公爲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爲知言。（解曰。陰陽消長。夜非正晝。白不天地。莫之能違。則其相反固宜。是故以溫公之入相。則有元祐之時。以章惇之入相。則有紹聖之時。夫雖道術爲退者實也。雖得而易失者時也。爲世道計者。奈何其不愼於此哉。）

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中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哉。昔溫公爲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爲知言。（解曰。陰陽消長。夜非正晝。白不天地。莫之能違。則其相反固宜。是故以溫公之入相。則有元祐之時。以章惇之入相。則有紹聖之時。夫雖道術爲退者實也。雖得而易失者時也。爲世道計者。奈何其不愼於此哉。）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卿梅新。與死爲鄰。高竇當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福七州。（解曰。惇下之害元城也。無所不用其極矣。自今觀之。當時之所以憂元城心直道。夫固有以勝夫險也。）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鉤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浦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歷庶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解曰。師成之在當時。既都京師。權傾天地。慕之者如蟻之附羶。而公獨不自得者。以其斯師成所以傳元城乎。）

使者迂往諸郡。以煽聲通諸流人。使其自證也。（解曰。夫京不足道也。後所謂運判者何人。倘乃阿附小人。大設誠乎。誠至而鬼神孚焉。天地格之。感召之機。誰曰偶然哉。易曰。制其所以之。）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卿梅新。與死爲鄰。高竇當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福七州。（解曰。惇下之害元城也。無所不用其極矣。自今觀之。當時之所以憂元城心直道。夫固有以勝夫險也。）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鉤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浦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歷庶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解曰。師成之在當時。既都京師。權傾天地。慕之者如蟻之附羶。而公獨不自得者。以其斯師成所以傳元城乎。）

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能。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胥纂之變。異哉。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解曰。元城絕欲一事。蓋誠之所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龍蛇乎。是故入蛇之相向。與二龍之爭角。其致一也。皆可驗胥心之誠。故學不至於聖賢。不足以言學。）

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能。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胥纂之變。異哉。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解曰。元城絕欲一事。蓋誠之所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龍蛇乎。是故入蛇之相向。與二龍之爭角。其致一也。皆可驗胥心之誠。故學不至於聖賢。不足以言學。）

蔡京用事。三省言蔡京劉摯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趨勢之人。固憑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禁中願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龍。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攀貶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移梅州安置。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士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惇。厚賂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馳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彼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北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默默。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奄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即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懇懇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人都。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朝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遣此輩面不克。故令

使者迂往諸郡。以煽聲通諸流人。使其自證也。（解曰。夫京不足道也。後所謂運判者何人。倘乃阿附小人。大設誠乎。誠至而鬼神孚焉。天地格之。感召之機。誰曰偶然哉。易曰。制其所以之。）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卿梅新。與死爲鄰。高竇當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福七州。（解曰。惇下之害元城也。無所不用其極矣。自今觀之。當時之所以憂元城心直道。夫固有以勝夫險也。）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鉤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浦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歷庶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解曰。師成之在當時。既都京師。權傾天地。慕之者如蟻之附羶。而公獨不自得者。以其斯師成所以傳元城乎。）

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能。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胥纂之變。異哉。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解曰。元城絕欲一事。蓋誠之所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龍蛇乎。是故入蛇之相向。與二龍之爭角。其致一也。皆可驗胥心之誠。故學不至於聖賢。不足以言學。）

蔡京用事。三省言蔡京劉摯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趨勢之人。固憑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禁中願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龍。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攀貶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移梅州安置。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士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惇。惇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馳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彼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北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默默。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奄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即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懇懇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人都。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朝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遣此輩面不克。故令

使者迂往諸郡。以煽聲通諸流人。使其自證也。（解曰。夫京不足道也。後所謂運判者何人。倘乃阿附小人。大設誠乎。誠至而鬼神孚焉。天地格之。感召之機。誰曰偶然哉。易曰。制其所以之。）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卿梅新。與死爲鄰。高竇當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福七州。（解曰。惇下之害元城也。無所不用其極矣。自今觀之。當時之所以憂元城心直道。夫固有以勝夫險也。）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鉤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浦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歷庶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解曰。師成之在當時。既都京師。權傾天地。慕之者如蟻之附羶。而公獨不自得者。以其斯師成所以傳元城乎。）

人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訖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年入漸壯。即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狀貴初情。此要道也。

解曰。天下之事雖有萬變。然不出一事。不可放過。又初狀貴初情。此要道也。蓋衆人以來情於初。則人之情得矣。推而論之。何往不然哉。

呂舍人曰。器之嘗謂予言。嘗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客論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機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稱停。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

解曰。元城所謂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大意斯言。可以訓矣。蓋天下之事。多不及。大過也。不及也。均之非中也。夫以其非中也者。何哉。求之稱停故也。言見天理之自然者也。嗚呼。君子誠意之功。其不可掩如此夫。

先生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何云遣乎。

解曰。理在天地。何嘗一日止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故君子之道鮮焉者。此也。觀元城之答時人。謂之遣日者。宜乎衆矣衆矣哉。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賢閒。皆不啓封。家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及葬。楊中立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盧惟王。紺紳往往傳誦。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游。人罕見其面。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燕酬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騙填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潛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

解曰。謂器所謂鉤元城所謂會鯀元城之大節。不可奪矣。是故僭而正驟之。

元城語錄解後序

序曰。元城語錄何。錄元城語也。夫錄其語矣。何以復有解也。解其語。將以發其義也。示仰止也。責備云也。

吾聞古之君子有三異。所以大同乎道也。是故君子者。以異而同之者也。夫其以異而同。何也。異其異。固所以反其隱。下之隱。夫道。將異而同。何也。異其異。固諸其二者乎。愚既作是解。復舉此以示讀語錄而不思者。俾後之君子。

嘉靖己丑冬十月初有三日。河南按察司副使後學開州蠙溪子王崇慶序於汝南之行臺。

書元城語錄解後

端溪公按部于汝寧，出所解元城語錄以示，公大名開州人，元城、大名附邑，公爲元城切近之人，詩曰，高山仰止，元城蓋公高山也，且元城在宋人目爲鐵漢，自欲爲完人，炎海瘴嶺，雖備更險艱，而公以危言忤逆瑣，摧斥者十餘年，且所至輒奉太夫人以行，詩曰，惟我有之，是以似之，公於元城，有面似也，其取語錄而解之者，固也，因請而刻之，計板三十五片，兩面用之，省材也，匠借於崇府，因便也，木非加災，有益也，板成將印給府學師生，而次及於諸屬，庶教行錄亦有解，而獨名曰語錄解，行錄因語錄而附也，時同知張子傑，通判王子邦直，推官劉子寤，推官汝人，時承乏知府事，

嘉靖八年冬十月望日識，

元城語錄解後序

紀言者也，馬子永卿所以師元城而立教也，夫解，以宣志者也，是故匪錄何傳，匪解何暢，則夫端溪子之惓惓，固有以也，余也知是郡而味端溪子之解，吾其教民有餘地乎，版蔕梓行於汝寧，而先生之故里，尤不可缺也，是用重刻，

嘉靖丁酉秋七月朔，賜進士知大名府事前兵科左給事中侍經筵官端孟門高金谿重刻，

元城語錄脫文（自小長卷增錄書本綴出）

左傳襄十二年、同宗於廟、注、始封之廟、同族於祠廟、注、父廟、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爲宗姬、以縣主爲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漢初取爲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女、尤可笑、（案、此條下注語上、次在太祖未嘗文族條下、據宋刻初校引元城語、此條上、是當在上卷之末、今本元城語錄無此條、）

子產相鄭、晉悼已薨、楚亦衰、子產又能得晉楚大夫之心、許其更相朝聘、楚亦值其時也、

王安石爲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能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繼宗德澤、百餘年間、節義相望、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捕劾吏居厚投谿冶中、居厚覺、遁去、劉道原之子義仲、亦有書、譯數四不能曉、

王棠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遂得疾苦、

王介甫來、潞公謂後人如何可爲、元城對曰、相公當至、（至字似有誤、）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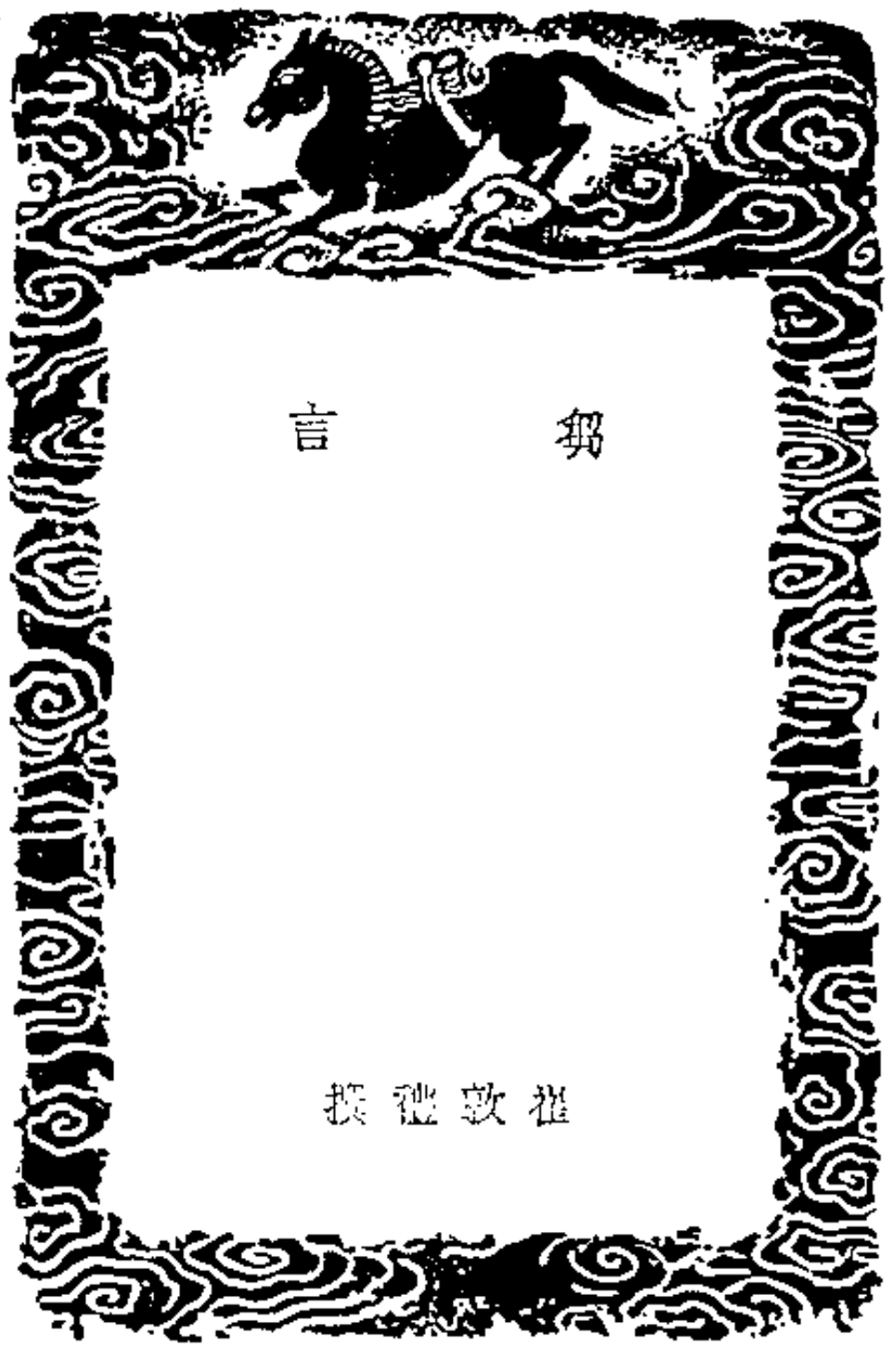
元城曰、陳瓘中某官爲自代而未嘗識面、瓘中多失之過、如尊楚集先評荊公爲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龜山有除命，聞是蔡攸所引，不知肯來否。
李光好官員，可惜爲蔡攸所引。此人撰著便省，後來能去。
若衆數可厭，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兼通始得。
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勤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閒斷，便不可謂勤。
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盜一領，隨所語記之。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
致曲者至誠之道，無處不在。著一事上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以上並見黃氏日抄。）
溫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扇之笑曰：只爲有這箇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勸安世不得。（此條見名臣言行錄及彙纂引道體錄云。）

元城語錄解原序

天順己卯，大名守河東王公刊元城先生語錄三篇，歲久而燬。今南陽張君令元城，曰：于其守金公復刊之，張君既潔己而富民矣，又慮其教之靡有準也，曰：先生、邑之先聞也，諸生皆學孔氏，先生其孔氏之徒與。銑嘉張君乃輯先生之行授之，俾鋟剞劂焉。銑曰：孟氏有言，尚友讀其書，必論其世也。六經之說繁矣，賦受於司馬氏者，曰誠而已矣。終身行之，故直不屈於萬乘，節不奪於折久，安不搖於迫禍，言雖而厚，讀之去鄙齊焉。夫棨可耽也，禍可捉也，一缶之墮，負者色恤，細蜂之毒，見之匿影，何者？以物爲恤也。故任道之心，可以忘物，異哉范氏呂氏之相爲病之善渚也。彼人者，志人獲逞也。周其身計，倒調停之政，黜先生之言而尼其直，且夫羞橘之不同嶽，而非已，其始下之而險開之，已遂奪其地而據之以肆其欲，彼於君而之也。姑飼之而擢其還耳，非誠愛而成之也。以詐服人，人且畔之，苟以誠者，邪正辯而已。夫聖人人倫之正也，釋氏者，將全其性而逆其倫，不勇者亡戾行，然後性盡而功立。先生不能不惑於釋氏，知有疑也，先生孝矣，彼何與焉？或曰：先生取定於釋，殆不其然。安陽崔銑序。（按此序自嘉靖叢書本錄出。）

劉元城學術出自溫公，其行己立朝，具有本末。東坡論元祐人才至元城，稱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其風概可知。此書爲永卿所述元城語，雖名語錄，而頗及考證，開旁涉禪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列之雜家，從其實也。近儒每謂元城嘗疏論伊川，又好與東坡遊，語錄中又皆徵及伊川諫折枝事，故朱子輯名臣言行錄，不登一字，以爲門戶之見。今案名臣言行錄前後集凡引元城語錄數條，後集第九卷采東坡言行，第十二卷采元城言行甚詳，此皆朱子原輯，非李幼武所補，豈得云以交東坡之故，意存門戶而不登一字耶？且黃東發學本朱子，而日抄所錄元城語錄采及諫折枝一條，又豈有門戶之見存於中耶？夫即有意掊擊朱子，亦宜稍檢其書，果否道漏，乃徐議其是非，不當鹵莽滅裂，翻然見之著錄如是，是則眞門戶之見而已矣。明萬曆間區龍禎刻本元城語錄，脫誤頗多，前錄宋史本傳一篇，末附行錄一卷，係明崔銑于文熙、綴輯，案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元城語錄三卷，館錄一卷，道證錄兩卷，直齋書錄解題云：元城語錄三卷，劉先生譚錄一卷，道證錄一卷，以上三書，皆劉章貢，是宋時原本，附有譚錄、道證錄二書，今二書雖佚，而黃氏日抄附錄於元城語錄後者，猶可見其崖略，名臣言行錄中亦尚有數條，又朱仔肩復漁隱叢話，亦引元城語錄數事，今據日抄言行錄、叢話、校正區刻語錄之舛誤，而采輯所引譚錄、道證錄附於其後，其崔于所補，則從舍旃，本傳自具宋史，無須附贅，故亦刪去，凡以略存宋本面目云爾。成豐二年春社日，金山錢培名謹識。（按此跋自小萬卷樓叢書本錄出。）



貂言序

宋崔子敦禮貂言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蓋皆平生閱歷世務。確有心得之言。與李邦獻省心雜言。皆學人座右之銘所必需。子曷中之儒家也。世鮮刊本。因校行之。其曰貂言者。先生自序云。言鄙樸。不知綵飾。其貂蓑之謂乎。故以名書。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貂言卷上

宋 崔敦禮撰　綿州李調元校定

敦禮居山間。有書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凡三百有五篇。言語鄙樸。不知綵飾。其貂蓑之憊乎。乃命曰貂言。

三皇之治。使民心樸。故結繩之政可行也。五帝之治。使民心一。故垂裳之化可成也。三王之治。使民心親。故年世之長可期也。三皇者。粹乎道者也。五帝者。粹乎德者也。三王者。粹乎仁義者也。駁乎霸雜。于漢盧誕于晉。浮隋于隋。其使民可知矣。

得民之勞者昌。得民之憂者康。得民之死者強。不有逸之。孰爲勞之。不有樂之。孰爲憂之。不有生之。孰爲死之。山雲草莽。冰雪魚鱗。星曜之雲。煙火。洋溢之雲。水波。出于此。形於彼也。至於政之施亦然。淳政之俗魚蒸。暴政之俗湯火。寬政之俗舒長。急政之俗短促。貪政之俗焦煎。惠政之俗繁惑。（案惑字有誤。疑當作蠱。公政之俗清明。偏政之俗闇曲。自然之象也。君子觀其俗。則其政可知矣。受光於庭戶照滿室。受光於天下。照四方無遺物。君子聽言。亦明者。一隅之窺者也。正聽者。戶庭之嚮者也。建諸施立綫。百工諫。庶狹所受大。則所照者博。不得不擇矣。

天地不可課其生也。日月不可課其明也。雨露不可課其潤也。鬼神不可課其靈也。聖人之道。不可課其

功也。如日書焉。月致焉。聖人必不得於最矣。
野之貳。有設祠以爲敬者。北像猛。椎牛螯豕。犬鷄魚蔥之也。殊不知鬼猛其形。享吾民之酒牲。吏猛其氣。食吾民之貨饋。酒牲可繼也。貨饋不可復也。遂吏之猛。吾謂急於逐鬼之猛焉。

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方能治病。不能盡天下之病。遇病而不通於方。殺人矣。法能制變。不能盡天下之變。遇變而不通於法。亂天下矣。是故上醫無傳方。非無良方也。變用方者也。聖人無定法。非無善法也。變用法者也。九人履其一跣焉。則跣者恥。九人跣。其一履焉。則履者耗。履之酷者也。宜放禮之法曰。旱于某。禱于某。禜于某。禬于某。屬于某。則斷其方之吏。不以赦。斯得矣。

禮之品。衆椁之具。而殯游末作。喪祭侈於公侯。吁。何憚而不爲末哉。不放古以制之。生人之衣食。或幾乎絕矣。

禮干郊也。有司以告曰。旱于某。禱于某。禜于某。禬于某。則出其方之神不以祭。斯謂處黜縲之意也。四方之吏。有殘暴貪刻。使其民焦熬渴火。旱之烈者也。流亡破蕩。潦之大者也。推剝肌髓。蝨之毒者也。戶口凋耗。屬之酷者也。宜放禮之法曰。旱于某。禱于某。禜于某。禬于某。屬于某。則黜其方之吏。不以赦。斯得矣。

不能爲俗。赭衣墨服。舜之刑寬矣。而民愈犯。民非畏寬而易嚴也。秦之法嚴矣。而民愈犯。民非畏嚴而易寬也。法寬則刑者少。刑者少則民爲耻矣。法嚴則犯者多。犯者多則民爲玩矣。舜之民十人而九履者也。秦之民十人而九跣者也。

天下無常治。非無常治也。無常時也。孰爲時。曰在國。其次在野。其次在民。善善而惡惡。進賢而退不肖。賞一出而天下以爲勸。罰一出而天下以爲沮。時在國者矣。周道衰。諸侯之論。屈於游談。漢治廢。公卿之貶。黜輕於布衣。時在士者矣。一夫倡戈。天下化商而爲周。阡陌者難。天下變秦而成漢。時在民者矣。在國立治之本也。在上扶危之道也。在民國非其國矣。危國若晉。安國若魯。盛世若不足。衰世若有餘。俗媮而縱欲也。

節人食者食愈美。戒人飲者飲愈旨。禁民之欲者。鋼其欲者也。約民之樂者。重其樂者也。君子不禁其欲。而禁其所以欲。不約其樂。而約其所以樂。上好利則下多盜矣。上好勇則下多殺矣。上好辯則下多詐矣。本在上。不在下。倡在君。不在民。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觀民之貧富。善惡有證矣。府庫溢則民貧。爵予輕則民貧。文物盛則民貧。技巧衆則民貧。禮法不立則民貧。無教則民惡。無信則民惡。政暴則民惡。吏姦則民惡。征斂困則民惡。若民之間至密也。不誠則疎至易也。不誠則迂行者思于途。居者夢於牀。慈母喻於巷。適子懷於荆。誠心守仁。則民親於彼。誠於存義。則民尊於彼。謂民爲疎者。私心間之也。謂民爲迂者。欺心蔽之也。尊卑殊貴賤。異民至卑賤而不敢爭者也。尊逸而卑勞。貴榮而賤辱。民至勞辱而不敢怒者也。不敢爭則欲之至矣。不敢怒則怨之至矣。怨欲在心。如物之有毒。如蓬之藏火。亂之所萌。興是故聖人之治。不曰不爭。不使敢欲。不曰不怒。不使可怨。蘇不以功。御不以德。啓民之欲者也。法禁煩。徭賦重。貿民之怨者也。

禾熟則穫。果熟則剝。禾未熟而登場。穡者播之矣。果未熟而登盤。食者吐之矣。是故治之固者。政之熟者也。俗之醇者。化之熟者也。功之成者。崖之熟者也。名之歸者。德之熟者也。化未熟於陶染。急變俗者必賊也。崖未熟於事幾。急圖功者必沮也。德未熟於安行。急知名者必辱也。政未熟於凝一。急求治者必亂也。自私者民公之。自公者民私之。公之者疎。私之者親。疎之者亡。親之者昌。財聚於辛。國并於秦。私其己者也。湯之結禹之肼。臧公其心者也。

思民治不可以不裕民思裕民不可以不節民思節民不可以不辨民思辨民不可以不定民農定於耕則餘粟商定於貨則餘財百工定於藝則餘巧士大夫定於職則餘力有以變常而亂者矣未有守常而不治者也有而亂分而危者矣未有分定而不爭者也爭爲國者榮其榮辱其辱不爭爲國者榮其辱辱其榮五章之服君子者黼黻榮其榮也緇黑之衣小人者恥焉辱其辱者相關榮其辱矣唐骨輕於得皁青朱金紫維查而無別辱其榮者矣木之華者發其落者也齒之蝕者發其衰者也國之治者發其亂者也培根而去蠹木之壽矣清心而寡欲人之壽矣循道而救弊國之壽矣

爲其所好輾其所惡行其所樂戒其所懼有心所同然也堯舜者樂於仁者也桀紂者樂於暴者也堯舜惡於仁不爲仁矣桀紂惡於暴不爲暴矣是故治國者樂其所以存亂國者樂其所以亡

避堯而洗耳非舜而投淵士之亢節也聖人不以責人行推處妖祥達視千里人之極智也聖人不以責人術山淵平天地並世之強辯也聖人不以責人言連機運開陰閉幻錯工之奇巧也聖人不以責人藝亢節者不可爲民化也極智者不可爲民修也強辯者不可爲民聽也奇巧者不可爲民業也跂之而易及也虛之而易知也言之而易行也爲之而易能也夫是之謂善俗

能者有以位爲事勇者有以位爲暴仁者有以位爲患位爲事則下無寧矣位爲暴則下無全矣位爲患則下無親矣是故用人之能貴乎靜用人之勇貴乎緩用人之仁貴乎算慺作弓夷牟作矢（案夷牟徐鍇本作夷牟引世本作夷牟今仍從原本）而后羿名於射奚作作車相土作乘馬而造父名於御爲之者不能用用之者不必爲也智者有謀用之者明材者有長用之者能自智者無明也自材者無能也是故藝之至器用出於人君之至材智出於人

儲粟以備飢儲藥以防疢仁之至也欲救飢也幸歲之荒欲起死也幸人之疢則知仁排難則知義國亂則知忠六親不和則知孝仁人不欲爲仁欲爲仁者不義義者不義也忠臣不欲爲忠欲爲忠者不忠也孝子不欲爲孝欲爲孝者不孝也

犧耕青紫所以飾喜也斧質刀鋸所以飾怒也謂賞必喜乎欲殺之怒有不斬於封侯賞非其喜矣謂罰必怒乎欲泣之哀有不貸於誅罰非其怒矣賞不以喜賞之當乎喜罰不以怒罰之當乎怒是故聖人在上以賞罰立喜怒不敢以喜怒立賞罰

聚人而無要譽毀人而無反毀斯毀譽之當也譽人而人亦譽之則是自譽矣毀人而人亦毀之則是自毀矣自譽仁之賊也自毀義之賊也

汙樽杯飲人苟利之雖有儀禮聖人不作也橧巢穴處人苟安之雖有棟宇聖人不爲也好至治者招大亂者也務窮利者致大害者也無亂而已聖人不要其極也無害而已聖人不僥其功也

甲氏乙氏耕甲氏連阡陌不力種終歲不粒食乙氏無立錐盜人之田而耕之享千鍾二氏交相笑未知執非也有昧昧而居者曰仁者有天焉不仁者有考焉人何爲哉有昭昭而行者曰得者吾巧也至者吾力也天何爲哉是則甲氏之不力和昧昧之徒與乙氏之陷爲盜昭昭之徒與

民之禁十有二商之禁十有二賈之禁十有二工之禁十有二古也所以抑浮靡通貨殖便用物厚衣食也後之禁民者有矣山澤江海有禁也鹽鐵酒茗有禁也布帛絲枲有禁也關市河梁有禁也古之禁禁其害民者矣後之禁禁其發民者矣古之民也足後之民也困宜哉

鳧巧而危雖拙而安（案雖疑作鳧）巧不足則鳧脫其危矣拙不足則雖失其安矣是故智不足者恥事者也守窮者也畏行險者也患不足者無能而強爲有能者也無用而強爲有用者也

名實之所在人主不得而忽矣德浮於名者國之寶也譽稱其實者國之器也名多而有餘事舉而無當者國之妖也有國者寶其寶器其器勵其妖而天下治矣

客有一昔於驛（一昔一夜也列子昔昔註亦謂爲夜）驛吏伏謁聽役若久所事者客疑而詰之吏曰今之仕者皆驛也吏何

擇焉日百里之地者縣令之驛也千里之境者郡守之驛也連城一道者部刺史之驛也席未煖而移突未黔而歸有能不及用有智不及施仕者何爲哉驛者何爲哉

諸爲鼠迎貓爲豕迎虎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來食禾虎來食人矣農者晒曰食人可逃也食禾不可活也然則食不者猛於虎乎鉏耰未乾喉不得甘新絲出盎盾不得縫未嘗稼穡者穀滿倉也未嘗桑蠶者絲滿篋也噬食其禾者不少矣

無知而強爲有知者也。智不足可以免過。慤不足乃至今失寧。

振貧不已。至於盜粟。逐狂不已。至於傑走。諂律不已。至於躓跼。是故君子之爲善。貴乎有止也。爲仁止於愛。爲義止於宜。爲禮止於敬。爲智止於知。愛而不止不仁矣。宜而不止不義矣。敬而不止不禮矣。知而不止不智矣。

聖人之道。猶平川坦途乎。由仁而仁。由義而義。惟所行焉。初無風波之慮。荊棘之患也。貪者行險。姦者由徑。惑者多岐。慝者索途。哀哉。

灼龜文。揲蓍策。可以知來。物非必然矣。誠則靈。不誠則遺。誠則中。不誠則否。是則龜不自靈。因誠而靈者也。蓍不自神。因誠而神者也。心苟誠焉。目視耳聽。推度考察。無所不驗。是故季札卜以樂。趙孟卜以詩。寰仲歸父卜以言。沈尹戌卜以政。孔成子卜以禮。其應也如響斯。誠卜之道與。

草木之長。不見其有予而日脩。礦璞之砥。不見其所發而日薄。爲善之徒。無助長之功。爲不善之指。無傷手之迹。謂其爲無所予而不爲也。謂其爲無所奪而不畏也。哀哉。

敬者。不觀其舉。觀其獨也。懼者。不觀其危。觀其安也。勇者。不觀其躁。觀其靜也。勤者。不觀其始。觀其終也。舉焉而敬者。其文也。危焉而懼者。其勢也。躁焉而勇者。其暴也。始焉而勤者。其銳也。觀者其審諸。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此六者。天下之大順也。善仁者不泄。全其忠也。善慈者不狎。全其孝也。善友者不瞞。全其悌也。

君子之道。何如則以常矣。曰去四過。取四本。則可以常矣。何謂四過。勇過於仁。謂之暴。言過於行。謂之妄。華過於實。謂之妖。材過於德。謂之姦。四本曰。本仁以見勇。本行以出言。本實以居華。本德以用材。

勇懦非異力也。愚智非異誠也。巧拙非異功也。萬夫之氣。有怯於一士之敵。千慮之計。有劣於一慮之得。百藝之能。有粗於一技之智。懦者能奮。與勇者同力也。愚者能盧。與智者同識也。拙者能勉。與功者同功也。

范氏之鍾。有竊而逃者。鏗然有聲。懼人聞之也。自掩其耳。人有行小人之行。而謂人之不見也。道小人之言。而謂人之不聞也。姦者文其辭。詐者匿其迹。貪者退其容。佳者厲其色。以己之昧昧。謂人之惑惑。吁。亦掩耳之徒與。

諫之名有五。假物而諭之謂諷。因其善而導之之謂順。有犯無隱之謂直。正議直陳。抵忌諱不避之謂指。忘軀殉忠。不顧鼎鑊之謂戇。此五者。諫之大要也。類而求之。則亦多術矣。經闕失者其辭微。辯利害者其辭博。責君之難者其辭高。拂其違者其辭婉。憂國切者其辭危。慮患豫者其辭遠。介人之辭約。貪人之辭拙。琢磨之人其辭狂。疾人之佞者其辭譬。其言誇者其志卑。其言危者其心安。詭順之言其情險。強而笑者其怒深。然者多朋。辯者其傾。聽者其審諸。

禍者禍之先也。利者害之始也。恩者怨之媒也。譽者毀之招也。君子不要禍。故無禍矣。不求利。固無害矣。不廣恩。故無怨矣。不敢譽。故無毀矣。

君子一於君子矣心平小人一於小人矣是君子再實之木根必傷摧滅之家必有缺非其利者勿居也無故而有顯名勿受也有人之利者必有人之非焉攻盾人之守義者以身守身者以義守義而不以身貪其義者道之賊辱其身者世之僇也

古之隱也將以爲止也今之隱也將以爲仕也古之儉也將以爲廉也今之儉也將以爲貪也古之禮也將以爲遜也今之禮也將以爲爭也

樂者其形和怒者其形剛擾者其形柔憂者其形心之所變形所從也是故龍辱重矣士色化爲婉媚勢利勝矣猖獗化爲倔僂忌諱嚴矣利口化爲喑呃心化之漸其得不長哉

知我而是之者吾是矣知我而非之者吾非矣不知而是之雖美吾媿不知而非之雖惡吾省是故聞譽而證謂之躁聞毀而怒謂之暴

因危而言敬因陝而言分因不知而言默因不好者望陰深者慎勢使之然耳

才而無德謂之姦勇而無德謂之暴辯而無德謂之讒智而無德謂之譎才而德者賢也勇而德者義也辯而德者信也智而德者恕也

至基不勞至衰不作至儉不陋便嬖僂僪不足以爲基也長城流涕不足以爲哀也弊衣糲食不足以爲儉也山生金自刻也木生蠹自食也敗於功者貪功者也死於利者窮利者也罹於法者深法者也墮於謀者好謀者也是故蕭人者自蕭而已賊人者自賊而已君子者功不欲碎利不欲精法不欲密謀不欲傾以智者之事行

海之鯽其出遊也吐墨以茫其身自以爲智矣漁的也任數以防亂者亂之藪澤也扃鐍固而盜賊枝生焉（案機疑作楔）智不可以勝姦也勇不可以禦暴也辯不可以釋訟也險不可以避患也

夫九師易之蠹也二戴禮之蠹也二南詩之蠹也孔氏劉氏者書之蠹也毛韓魯者詩之蠹也蠹其書者也諸子百家之蠹蠹其道者也蠹其書者編簡殘蠹蠹其道者生人喋血戕哀者開歌舞而泣收樂者聞哭聲而笑歌亦可哀也

舒鳧之書於書拂而除之誰恐不至也有天而言曰書奚患於蠹哉傳春秋之蠹也孔氏劉氏者書之蠹也蠹其書者也諸子百家之蠹蠹其道者也蠹其書者編簡殘蠹蠹其道者生人喋血戕哀者開歌舞而泣收樂者聞哭聲而笑歌亦可哀也

故修身者至惡有所不爲至愛有所不愛至樂有所不樂也戚使之然也是故喜怒無常心好惡無定形戚于憂時行之道陳爲山川邱陵而百物生焉聖人之文道化焉而已矣

魚無形達於愛者至愛有所好戚於悲者至美有所惡大人者盧其中實其外含其光藏其昧是之謂去蔽

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免絲無根而能生其道一也哭笑之文其義全哲士之文其義全者人信之詞全者人悅之是故修身者天其無者人其能者性其無者能者天其無者人其能者性其無者

此理書股體可以墮形骸可以忘目可不視而見耳可不聽而聞口可不言而信行可不爲而功

章之弊也工乎工乎吾見描者笑之矣

其工學者亦求其工乎曰雖鏤刻雕木之病也織絨組麗絲之蠹也穿鑿破碎道術之衰也鈎棘排

體灾也信土也義金也智水也仁以長人故生禮禮以定分故生信信以立忠故生義義以遂宜

故生智此五行相生之性也仁過則柔義克之禮過則姑智克之智過則詐信克之此五行相克之理也相生以因之相克以成之斯變通之道與持寶以求市者不欲人訪之擇善以求友者不欲人譽之淵者也是故君子因譽而情疎因諂而友密諂諛我者害己之賊也稱述我者行路之人也詆切我者金石之至交也見麋鹿者援弓而射之幸而中焉失聲而痛之逢蠭蟻者迂足而活之躁而僞焉心非仁於蠭蟻忍於麋鹿也欲勝則爲忍欲去則爲仁也是故欲勝者父子可使相仇兄弟可使相賊欲去者天地可以爲家萬物可以爲一

賢者吾敬之不賢者吾亦敬之善者吾親之不善者吾亦親之有賢不敬是譬諸也有不賢不敬是猶虎也有善不親是廢繩而採曲也有不善不親是舍石而攻玉也賢者吾敬之以爲法不賢者吾敬之以爲戒善者親之以治吾不善不善者親之以成吾善此君子之學也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智者至也信者信也仁而不合乎人曰僞義而不達其宜曰固禮而不知其體曰式智而不止其至曰惑信而不得其信曰塞宋襄公行仁而敗非夫仁而能敗人也僞也徐偃王爲義而滅非夫義而能滅人也固也魯哀公治禮而削非夫禮而能削人也惑也尾生以信殆非夫信而能殆人也塞也相入者相賊不相入者相息膠漆之投天下莫解焉而同歸於物冰炭之反天下莫合焉而各全其天是故情壞於所溺心壞於所雜君子之性惡其有入也忿者仁之賊也欲者義之賊也逸者智之毒也懼者勇之仇也是故多忿害物多欲害己多逸害性多懼害志

白並於五色而五色在白之中甘並於五味而五味在甘之中宮並於五聲而五聲在宮之中仁並於五帝而五帝在仁之中是故五色之變不勝其觀也白立而五色形矣五味之調不勝其嗜也甘立而五味停矣五聲之和不勝其聽也宮立而五聲成矣五帝之道不勝其用也仁立而五常具矣無失無得是謂天則不始不已是謂天理無醜無好是謂天道不垂不稽是謂天時唱其天道滅其天理能困人也惑也尾生以信殆非夫信而能殆人也塞也相入者相賊不相入者相息膠漆之投天下莫解焉而同歸於物冰炭之反天下莫合焉而各全其天是故情壞於所溺心壞於所雜君子之性惡其有入也忿者仁之賊也欲者義之賊也逸者智之毒也懼者勇之仇也是故多忿害物多欲害己多逸害性多懼害志

白並於五色而五色在白之中甘並於五味而五味在甘之中宮並於五聲而五聲在宮之中仁並於五帝而五帝在仁之中是故五色之變不勝其觀也白立而五色形矣五味之調不勝其嗜也甘立而五味停矣五聲之和不勝其聽也宮立而五聲成矣五帝之道不勝其用也仁立而五常具矣無失無得是謂天則不始不已是謂天理無醜無好是謂天道不垂不稽是謂天時唱其天道滅其天理與天爲期以循天則是之謂天德

聖人遵天之道由天之理則天時以逆天則是之謂因德聖人遵天之道由天之理則至強非甲兵也至貴非軒冕也至富非金玉也至壽非千歲也克己自勝強之至矣清心養性貴之至矣安分止足富之至矣通晝夜之道知死生之說壽之至矣

里之巫曰雀酌琴常歌迎舞將所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種羊家鮮肥金樽玉屈祈疾得瘉祈歲得飢人有難之者曰儉以養寡欲而廉一必吉侈而豐欲多而匱中必凶吁巫之言其幾於道者乎

不過勝母所以立孝也不入朝歌所以立儉也不飲盜泉所以立廉也名乖而無損於實不得不懼事非而無傷於德不得不去轅邱之荒象箸之智也炮烙之慘熱升之積也殆良之衰偶人之弊也是故防有者必立於無救末者必立於初

檮杌之朽或爲蝴蝶驩蒼鶡黑其文美也倚薄風謠其志潔也顓頊絕地通天其處高也須臾觸物而膠之結

天地大橘柚也人物大羽化也名位大蘧蒢也榮而捽者能幾須臾之頃哉

勸者日却慾却而懇愈廣纔者日進愈進而帛愈長君子者爲道日損若趨之却則道得矣爲德日益若纔之進則德耗矣爲道而不能損是進而勸也爲德而不能益是却而纔也

博愛之謂仁不疑之謂信無所不知之謂智此不易之理也君子行之則不膠於迹矣愛之仁也有所忍亦仁也信之信也有所疑亦信也知之智也有不知亦智也目明而不妄視耳聰而不妄聽心慧而不妄慮此精神之舍也精全而神全神全則氣全一夫而能奪三軍非戈矛之利精神勝之也一賢而能折千里非詐謀之用精神制之也是故精誠之至者石可使之決泉可使之躍日可使之却況於人乎況于事倫乎

愚者之道有四庶人之愚不與焉有達人之愚有哲人之愚有信人之愚有直人之愚有直人之愚者也信人之愚者也富貴于者哲人之愚者也晁錯者直人之愚者也商紂者信人之愚者也

外視者蔽內視者明外聽者惑內聽者聰明莫明於日也視之者昏耀莫耀於雷也聽之者聾外視無至明也外聽無至聰也大人者還觀於無反聽於虛若水之清明從內生若谷之虛響從內興所以爲視聽之精

駟里之社有扣盆拊甌和而歌者自以爲樂矣一日使之擊建鼓撞巨鍾如仍然如盆甌之足卷也穿壁以爲深雕琢以爲功誦數以爲精謂學之至也君子視之叩盆拊甌之徒耳是故不師聖人之道不知穿鑿之粗也不觀聖人之文不知雕琢之隋也不得聖人之忘言不知誦說之亡益也

江之蟹初穴於沮洳秋冬之交川大出指海而趨焉漁者緯簏而留之越楶而去不達於江不至於海不止也是故曲學者沮洳也大道者江海也厭沮洳而決江海人之所同也不墜於叢蹏不陷於邪說若蟹之勇能越楶而至於海者鮮矣

子華子提要

子華子二卷。舊本題晉人程本撰。按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春秋以前。原有子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其書亡矣。此本出自宋南渡後。始刊板于會稽。晁公武以其多因字說。出于越中。指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筆。則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時不得志者所爲。今觀其書。多采掇黃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胥渠問篇中。知度篇一條。今在庞會問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佚不載。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前。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過諸鄭。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迺遣使者束縑幣。聘以爲師。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遂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雜簡斷。似是門人弟子。共相綴緝。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華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世。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速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醋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上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輪旋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昔試言之而子亦昔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肖於初太真剖判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完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元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元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元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爭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之氣爲火火勝故季冬之日燥陰之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烏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同蓋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北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北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合之曰和中和元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識之請以昔試言之而子亦昔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昆澤臟腑肝膈呴嘘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會通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慕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慕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慕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慕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智識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爲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蹈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鼎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鬚力竭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識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忽足以相威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識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實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譌則知者正之譌甚而俶亂則知者止之失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徵之感薄上浮而下沈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鼎嫥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乘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蓋臺之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通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鬚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忽足以相威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羣龍之鬚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訓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尚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誤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譌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非左右嫉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傳而爲死仁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辜免焉者也且自放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巍棚聯嶌雖極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詫甚矣世之好譌怪也夫周之九鼎尚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

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背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穿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非得一人也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以甘心於黃帝之所遺者矣此吾之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鄭子以遂於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鄭子嵩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清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遒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羅罟水有網罟而飛豹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鄭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鄭子而達于禮樂異乎吾所聞蓋竊而竊而起遁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鄭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體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聿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物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麋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平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嘘欷蛩息以相通也龍洪鳳舒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麗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宇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推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譬譬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革而事顧懷何則精神之所馮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慝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撫以王矣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陰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譎僞而諒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黮而黑之慕也是縱檜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誠不效於搘擾者吾斯之未能信

北宮子仕

子華子居於荅寨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門曰主君之民某如是樵蘇之役雞狗其口類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慽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滂矣是願而惡矣足遠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己而卒於喪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龍鱗願與先生北之先生不遠勤而貶以行請隸從者以衛執主子華子汝

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噫。有是哉。顧舉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舉物交潛。如瑰亂芽。如涉旅浸。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憧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邏。則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洎今如太甕之未調。調調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逢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不鬬。鬬且不止。小則賢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于殆矣。北宮子曰。噫嘻。顧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是哉。吾語若禍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遠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者。舉者相與熏沐其中。扃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敬。夫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或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仲子欲托其幣於魯。而先鬾其室。先君臨公。一言而殺三卻。華督父幷忽于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遠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或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遠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疑盛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恭。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誠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近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賓也。兩賓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寵於衛君。國人皆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爲是遑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無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之不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誦。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間士。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蒼蒼存乎兩間。齊之無也。固宜。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薄博無疆。人之有元。百脈統焉。古之御宇。濟知其所以然。是故能保其元。爲完其之完。殘其所固。爲賊寇之寇。加法度焉。爲侵冤之侵。故曰。幾固之謂寇。毀則則焉賊。夫穿垣竇發鑰。其盜之細也夫。

務以簒主君之國。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恐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恐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纂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

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尊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
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
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激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曰以爲多。夫是之謂重窶
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顯治也。夫有欲爲顯治之心。而獲重窶
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貴而不詔。去想去意。靜慮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索何爲寶。種農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治肯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
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治肯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
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故記之以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愚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
爲齊者。仰以冀矣。鐘鼓。祝圉。日以耳聒。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鄙嗇滋長。諸侯之賓客。蒞
其廚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惱心也。造爲謌謠。以蠱君
心。君曾不知之也。冤讒清晨。位守以趨。悉焉以古人自楯。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順肯以其一介之鄙。
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雖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
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牲。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
之明。疏滌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
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
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管曰。有以拂吾之隘心。子華子退而食
於婁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犖迹不遑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
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道。天下失道。黑白淵溷。而吾夫子獨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諸。而弗敢也。願賓之於
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
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息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
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欹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
逝將從其後也。

婁子

子華子謂婁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蔽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婁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
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擯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
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興。進賢者受上賞。不爲士者。
爵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
可以知力狘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蓏桓之淵。而隱澳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斷者。必在
夫大山穹谷。房顏嵬陋之區。抉剔之。掊擊之。斸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蜃飄颺之變。雷霆崩騫

之藏。何其將蟄之而使之不得以
立是之謂遠天而黯明。遠天而黯明。神則孽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
隱蔽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抇鑰也。如以糞印塗也。必以其類。其
嬰也。願逢其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
爲惡其發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
必曾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
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
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己勝也。夫人
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
無是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
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
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蘧氏以
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
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

域。立是之謂遠天而黯明。遠天而黯明。神則孽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
先之藏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
相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曾之三主者矣。夫棄
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曾之三主者矣。夫棄
婁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爲
獲。以志其不忘也。

婁子問於子華子曰。脅之公室。懼卑宗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
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
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
公田。帶甲擐兵。挾殺而能戰。非公

士也。結綬繫纓。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于四方也。惟量糅是伍。公所以與供者。自有腸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憚而不蹙。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昭然且龜卜筮者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發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揆度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審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度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斂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折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蓋。與四時分其敍。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周周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因其冥。法之原也。法也者。治世之粗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與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下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庶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緘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龍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雄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統。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鼎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瀰焉若將以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隨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事之自好者。則斲斲乎其旁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嫵媚脂韋。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出則有騶。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規矩。折旋中於矩。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隨游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積漸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來相從其宜。溝獻以其便。其民愿而從治。疏而弗失。上下翕翕焉。惟其君之聽。鑒風伏息。災救不作。四鄰疑兵而珪玉繒幣以承其憚。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菲而不除。野荒而莽穢。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庾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瀹澥稊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苔。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嫉嫺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特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賈焉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廢無走焉矣。猶之傳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簒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裹海而負嶼。輪廋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鬻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懲輒結轍而遠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扈酒而糈肉。無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憚悴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若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譬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馬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晏子聞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廣氏慨戒於逶迤。其尚儉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若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譬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馬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晏子聞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廣氏慨戒於逶迤。其尚儉也甚矣。夫子之於齊若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譬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馬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優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率。雖爲其下矣。不惟以隸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塋其宗祖。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爽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敬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蔑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嬴。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摯斂之氣。而爲寒也。必隨之以藪棄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堂。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齋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元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惻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思。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秭汕。穀由是以登也。害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眞。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初。同立於元。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歸。是故空者。無不容。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眞。無物不棄。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棄受而不加貶。酵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元在焉。俛而察之。元在焉。旁行而四達。元在焉。迎而望之。元參乎其前也。抠足繫行。去而遠之。元瞠乎其後也。是故元無所不在也。人能守元。元則守之。不能守元。元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猶束而無當。人之撲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鑿智而不周。藩而不能仰也。其神闇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黔縮以深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重遲濕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仁。事肝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矣足信。今有美麗使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帷。則見之者。乘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褘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矣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蓋百品雜遝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貨饋矣抱璞而徒乞無爲於貴資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樓紺拱猿狖踰焉且夫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變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敝矣彼麗之苦蹙也而醜則堅牢華蘜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帷牆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元同執是而執非執知其初執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變而不得也昧其泉而不得也渾渾乎如有容泊乎如未始出其宗茫茫乎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象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化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變而不得也昧其泉而不得也渾渾乎如有容泊乎如未始出其宗茫茫乎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象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化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

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燥暖明之變則大矣形但乎化則淘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慮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淘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益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務自也且氣不固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舍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擾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淵淵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疵穢其所以濁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員曲折隨於所過而形易矣清黃赤白隨於所受而色易矣俾勿涼射滿於所聞而響易矣迴泆澈溶滿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臧淡芳臭隨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滿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蓍之所以蓍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儀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舉具然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北次鳳凰至麟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賴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廬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彰與變相遘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猶牢之養豬彼其視豐沛甘露也猶冶之爲餳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蔬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饑饉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庶氏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若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凡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麟鳳而襲吉福之來也頫蹤望拜而謁焉其待則渺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誦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慴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卻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聊飾之爲也畦圃之蔬也饑饉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跋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察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最者矣

子華子居於峇峯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瘉也瘉者猶人之有疾也猶國之有寇也醫之於人也猶良將勁卒之於國也將勁卒良則寇攘而國寧醫精藥良則疾已而人全故

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聚於金火。氣譜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陀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而之志。志之所之謂之思。思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于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滿。故能久持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運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溜。神惛則伏。魂拘則沈。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澀則殆。慮殫則窮。智礙則惑。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罔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罔也。承也。得所未之將聞。如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裕微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鑪。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發。其色青。其狀如懸弧。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元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志。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燠之。土以湯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洲也。火之炎也。土之燕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漁也。火、爨、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于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充。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汩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爲藥。不以物治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審以識之。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鈎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沓。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此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蠢蠢。瞑瞑闇闇。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寓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顯。蓋先王被以戒裘。據者矣。機栝存乎中。而萃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悟。百疾俱作。四方疾瘧。道有纏負。宦売狂偏。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痸。及霜多雷。繆盤之族。諸鱗之物。不約而糾至。

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于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遠世，其次遠地，其次遠人，而之所志，其遠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禰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苓婁之下，我之道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遯而親，雖缺而成，弼裂撌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田，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噫來資哉，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覩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識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鷹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蹼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唐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浦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奮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蘆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幷於溫，先大夫宣主之棄世也，背遠其羣，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異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愧，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於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識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寵笏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儆弗侈，尤謹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涴我之所修，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識志之。

接子華子書首載劉向校定序而藝文志乃無此目，隋唐及宋志悉無，吳競李淑二家皆曰亦不載，必後世文士依托也，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非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于模擬，造爲此書，以傅合之，或云王鉅性之，姚寬令威二人皆居越，多作臆說，傾孟而語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審矣，然又恐非所及，據此，則書之假託

潛溪邃言

宋濂撰

潛溪邃言一卷　金華宋濂景濂

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它宋子曰勿爲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既粟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

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斅源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赤松子柏招堯山稽顓帝師大彭堯父摎圖帝嚳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鄭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鄭侯乃棄之而取戶口阨塞之圖方輿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鄭侯固無足責入關將士笑趙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鄭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宏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令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邪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甚不難知也令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邪

作史者不為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為不知統不書呂氏戚秦牛氏易晉而復以贏司馬言之其失為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荊楚之
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
風皆以一音叶之何耶是必有其故也
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人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寢濯濯其
機采采其寢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壹是故聖人
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
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若有
則天下受其害

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
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
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人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寢濯濯其
機采采其寢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壹是故聖人
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
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若有
則天下受其害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
然若虛淵然若全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克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窮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奕奕乎蓁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嚮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
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朱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
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劒
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雖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
者非道哉
以文徵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蘇故無成亡因
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徵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
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脩不暇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徵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俾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
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
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
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
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
之泠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達已我可聖人

卷完

龍門子凝道記序

龍門子凝道記不可得。今獲原帙。而授梓人。是書蓋先生未遇時所著。故其題詞有世不我知。老將至矣之感。豈知其後遭遇明祖。侍從承明。開國之初。制誥典章。半出其手。蔚然爲一代文學之宗。然則行藏用舍。乘乎其時。士君子隨遇而安可也。令先生早躋華膴。則是書可以不作矣。雖然。龍門山色。終古常新。石室之藏。吾知當與卷山並峙也。光緒元年冬十二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龍門子凝道記題辭

濂學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見其一割之用。顧毛穎種。而老將至矣。於是入小龍門山著書。曰四符。曰八樞。曰十二徵。符言合。樞言奧。徵言蘊也。總二十有四篇。以按一歲之氣。號之曰凝道記。用竹簡正書。藏之石室。俟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嗚呼。德澤弗加於時。徒垂空言以詔來世。古志士之深悲也。仰觀宇宙。

龍門子凝道記目錄

卷之上

采苓箚二則
終南箚三則

卷之中

憫世操四則
陰陽操五則
先王操七則
河圖操六則

卷之下

段干微二則
司馬微四則
觀漁微七則
君子微四則
衰公微七則
濮井微五則
士有微七則
越生微六則
林勤微五則
大學微七則
精衛微七則
令狐微四則

龍門子凝道記卷上

明　宋　濂　撰

采苓箚第一

龍門子采苓山陽。二三子從之。龍門子采已。登磐石而憩焉。龍門子仰瞻俯睨。洋然若有得者。乃賦白雲之歌。歌曰。白雲如旗兮。于彼中林矣。我采我苓兮。曾猶我心矣。孔子不出兮。麟曷從來矣。舍旃舍旃兮。孔子何歎也。非唱易師。非經既邑矣乎。龍絡宇宙。充物覆載。大學其奚充矣乎。陶鎔禮樂。折旋鑒陽。有目有綱。蔚爲文章。夫子之文。其皇不徠。虎豹成羣。生民遵屯。如水包無外。小人無內。夫子之道。其既偏矣乎。方今六合靡寧。腥膠紛紛。風之溺。如火之焚。曾不足以自存。夫子不一引手援之。古之君子亦若是乎。龍門子曰。子不聞楚獨孤氏之事乎。獨孤氏有二女焉。皆有傾國之色。時楚君不貴色。國人化之。咸棄而不顧。年踰三十。無與爲媒妁者。從之乎。女曰。姿聞人之所以異於或是女曰。女子有家。人之顧也。子將失時矣。西鄰之子美而點。盍自花物者。禮焉而已矣。無是則貧賤也。苟不以禮。妾死不往也。區區一女子。尚乃不由禮乎。倘父不見酌。老於渭水之濱耳。況父不爲倘父乎。孔明不三顧。終於隆中之墟耳。況父不爲倘父乎。孔明者

乎。曰。非是之謂也。人有言曰。冒赤日而勞者。不擇陰而休。行百里而飢者。不擇水而飧。今民生在疚。雖破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尙待安席而獨寢乎。夫禮有變有常。非執一之謂也。今有人焉。蹙豆靜爲。看核維旅。執爵獻酬。雍容於堂序之上。而火起寢室間。夫子以爲將勺客乎。抑滅火乎。必以爲扑滅火也。夫執爵獻酬。禮之常也。火起輒救。禮之變也。禮者。中而已矣。常固中也。變獨不可謂之中乎。不然。是子冀之執中也。夫子自任以斯道之重。而子莫其行。五尺童子。竊爲夫子恥之。龍門子曰。是何言歟。君子之任道也。用則行。舍則藏。在易困之初六則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乎困而無自出幽之勢也。泰之初九則又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時旣泰。則君子志在上進也。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以徇人者也。

龍門子疑疾數月不出門。弟子不敢見。以告其友閻邱生。閻邱生聞之。疾趨而前。問龍門子曰。夫子之病。頭岑岑乎。目瞤瞤無所見乎。耳無所聞乎。曰否。身重肉瘦。足不收。行善瘈乎。脅痛引背。兩脅脇滿乎。上見欬唾。下爲氣泄乎。曰否。解飡脊脈痛。少氣不欲言乎。心懸如病飢。眇中清乎。邪傷於腎。癰閉不通乎。血暴溢熱。脹脹甚則胕腫乎。噎乾黃癉。飧飢欲發乎。曰否。然則夫子之病。我知之矣。夫子之病。非病已也。爲斯世病也。今劍矟交橫。白骨不葬。高如邱陵。一遇天陰。鬼夜哭相聞。是夫子之病也。宮室化爲灰燼。生民流亡。倀倀無所依。以墟莽爲棲館。以橡芋爲粱糜。以崖广爲牀幃。以沼池爲湯澣。以明月爲燈燭。求生匄死。兩無其謀。是夫子之病也。田野荒蕪。五穀不生。貊蟲成行。白骨出郊。行人鮮少。腥風穢溷。是夫子之病也。若是何如。龍門子曰然。是善知我。閻邱生曰。予聞焉之脊肥。責乎牧圉。民之休戚。係乎廟朝。彼肉食者不知。夫子以匹夫憂之。無乃有出位之思耶。憂非所當憂。不知徒憂而不形於事。不仁不知。不仁何可謂歟。先王之道乎。龍門子蹙然不答。閻邱生退。龍門子召門弟子謂曰。我非人則已。苟亦人爾。何可不憂世哉。何可不發世哉。

五矩符第二

龍門子曰。爲君者當謹五矩。爲臣者當行五矩。則天下治矣。何謂五矩。一曰省愆也。何謂省愆也。昔者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爍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數之祝曰。政不節邪。民失職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下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莫應。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此所謂省愆也。二曰受言也。何謂受言也。昔者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搥文侯。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搥其君者。誰何如。左右曰。罪當烹。堤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搥桀紂。非搥善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昔秦穆公問蹇諫也。何謂蹇諫也。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胡不出遊觀乎。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築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冤。撫所告訴。面君不悟。此一墨也。梁王伊尹故有幸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所共

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自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奸臣欺詐。空虛府庫。以甚小才。擅寵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虐焰不止。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此所謂善諫也。五曰知退。何謂知退也。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之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願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此所謂知退也。夫愆不省。則心德有虧矣。言不受。則人情壅閉矣。士不尊。則大業弗立矣。驕不去。則賢者遠避矣。仁不推。則貴賤罔附矣。賢不進。則國家空虛矣。事不任。則官曠職廢矣。儉弗守。則窮欲極奢矣。諫不善。則扞格難入矣。退不知。則俸進失己矣。爲君者當謹五矩。爲臣者當行五事。而天下治。此之謂也。

終許狷第三

昔人有終許氏。貶於貧窶。甚無斗儲。愧上撫完衣。與婦謀曰。雍樂成行賈以饒。張氏賈頭而致千萬。鄧氏漁削。列鼎而食。翁伯販脂。家累千金。亦在人自力耳。古諺有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予安得獨死貧乎。顧開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王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予將貨百金而學賈焉。其婦悅而聽之。終許氏去三年。所向輒不利。其憔悴益甚。楚人有羊鳴氏。好使氣凌賤同類。衆譁然不從。其起而折辱之。羊鳴氏恚曰。彼非能辱我也。辱我之無勞耳。淮陰起於亡賴。絳侯出於織薄。樊將軍興於屠狗。古今若是者。何可勝數。予顏面支體人爾。冠裳佩劍人爾。飯菽飲水人爾。何以異彼哉。彼能而吾不能。愧也。於是澡觴自誓曰。所不能取金印如斗大者。有如是酒。言已。拂衣徑去。徧語五侯之家。高門騷薄。無見禮者。如是者亦三年。流離困頓。愈有所不堪。一旦脅終許氏於逆旅。各言其故。相與流涕不止。逆旅主人反覆譬曉。終不悟。乃謂之曰。南山之陰。有白鹿先生者。能於物理推見未形。蓋往質之乎。二人者收涕而往。且歷陳艱苦之狀。白鹿先生歎曰。嗟何子恁之甚也。子不見大騶之家乎。塊視金帛。布視綺繡。窮房邃館。淒竹和絲。自謂可以傳嘯窮身。死肉未寒。子孫已有操瓢而乞者矣。又不見偃貴之門乎。金章煜煌。紫綬赫赫。暗唾吐吒。可使山岳震盪。海水起立。倏忽之間。一跌而亦其故矣。嗟何子愚之甚也。且子身有至寶。乃反不自知乎。二人相顧駭曰。何謂也。曰。範圍至道。妙契天符。初無邊際。不分遠近。非至寶與。固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至寶與。不爲生存。不爲榮亡。終古特立。不遷不變。非至寶與。二人欣然歎曰。吾二人寐方覺矣。於是如獲萬金之資。上公之御面歸。深山之中。而神光之燭天者煜如也。孔子其虹壁歟。鳳皇巢於阿閣之上。而衆鳥之和從者翕如也。孔子其鳳皇歟。麗日升於榑桑之間。而萬姓之瞻上者躍如也。孔子其麗日歟。又何待三三子之助也。

孔子符第四

公孫氏問於龍門子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當時仲由藐疑之。有諸。龍門子曰。是戰國游士之談也。非君子之言也。吾聞之也。君子其動如天。其靜如地。夫子之動天也。天何喜哉。曰。是固然矣。或者尚以祿仕爲悅乎。曰。非所以言孔子也。天子之貴也。四海之富也。非其道也。孔子弗受也。攝行相事矣。又不見偃貴之門乎。金章煜煌。紫綬赫赫。暗唾吐吒。可使山岳震盪。海水起立。倏忽之間。一跌而亦其故矣。嗟何子愚之甚也。且子身有至寶。乃反不自知乎。二人相顧駭曰。何謂也。曰。範圍至道。妙契天符。初無邊際。不分遠近。非至寶與。固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至寶與。不爲生存。不爲榮亡。終古特立。不遷不變。非至寶與。二人欣然歎曰。吾二人寐方覺矣。於是如獲萬金之資。上公之御面歸。深山之中。而神光之燭天者煜如也。孔子其虹壁歟。鳳皇巢於阿閣之上。而衆鳥之和從者翕如也。孔子其鳳皇歟。麗日升於榑桑之間。而萬姓之瞻上者躍如也。孔子其麗日歟。又何待三三子之助也。

公孫氏問於龍門子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當時仲由藐疑之。有諸。龍門子曰。是戰國游士之談也。非君子之言也。吾聞之也。君子其動如天。其靜如地。夫子之動天也。天何喜哉。曰。是固然矣。或者尚以祿仕爲悅乎。曰。非所以言孔子也。天子之貴也。四海之富也。非其道也。孔子弗受也。攝行相事矣。又不見偃貴之門乎。金章煜煌。紫綬赫赫。暗唾吐吒。可使山岳震盪。海水起立。倏忽之間。一跌而亦其故矣。嗟何子愚之甚也。且子身有至寶。乃反不自知乎。二人相顧駭曰。何謂也。曰。範圍至道。妙契天符。初無邊際。不分遠近。非至寶與。固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至寶與。不爲生存。不爲榮亡。終古特立。不遷不變。非至寶與。二人欣然歎曰。吾二人寐方覺矣。於是如獲萬金之資。上公之御面歸。深山之中。而神光之燭天者煜如也。孔子其虹壁歟。鳳皇巢於阿閣之上。而衆鳥之和從者翕如也。孔子其鳳皇歟。麗日升於榑桑之間。而萬姓之瞻上者躍如也。孔子其麗日歟。又何待三三子之助也。

之以爲藥。龍門子禹之。公子出梁山銅一三牛彝一。壽亭侯印一。連環紐一。獬內侯印一。藥曉紐一。曰此漢物也。復出銅權二。鐵劍一。曰此秦物也。復出仲姞簋世匜一。楚姬寶盤一。鞞琫珌璜各一。曰此周物也。復出伯畜鼎一。曰此商物也。復出父丁敦一。曰此夏物也。出已而洋洋有矜色。左右嘆之。室內之人。又從而和之。咸噴噴曰。吾聞世有博雅君子。愧未識。公子眞其人哉。龍門子獨默默不言。公子異而問之曰。僕不敏。竊不自料。以好古爲事。服儒服而來遊者。卽請觀焉。觀畢。無不假顏色而賜之一言者。夫子獨不言不笑。將物非眞耶。抑有說乎。龍門子曰。物固眞耳。第公子所藏者。三代秦漢之器。非古也。曰。如此不爲古。無已則有虞氏之敦乎。曰。有虞氏之敦。亦宋古也。曰。其軒轅氏之九鼎乎。曰。軒轅氏九鼎。古則古矣。未爲至也。公子笑曰。然則庖犧氏之物乎。曰。然。庖犧去今數千載矣。其物尙有存者乎。曰。有之。曰。孰有之。曰。子有之。錯愕四顧。謂左右曰。夫子自謂有庖犧時物。我等當頫走伏庭下。借一覩之。洗凡曰焉。龍門子曰。未可也。形貌雖潔。而志虛尙未一也。公子退。復齋三日而求見焉。龍門子曰。未可也。志虛矣一。而神未泰也。公子乃存心虛無。上與神明居。如是又三日。復再往。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眞賫槖其上。繡以文錦。列籩豆菹醢。舉鱓漉酒。爵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八卦也。伏羲氏之易也。

龍門子憫世極第一

憫世無穢。思神交千載之上。無一刻忘去。夜方寢。忽夢上登清都。祥颶郁郁。如排雲五色。如龍文鳥章。經緯乎上下。少前有宮闕巍然。中有丈夫偉甚。月角日準。河目龍顙。脩上面趣下。束僕而修耳。視若參四海。望之如仆。就之如升。旁從輩弟子。皆華冠象佩。裳衣褕如也。丈夫起東行。其容熙熙然溫。其懌翼翼然恭。其聲恂恂然和。周旋則合乎規之圓。折旋則中乎矩之方。弟子拱而趨。先後以倘。若鴻雁成列不亂。龍門子見之歎曰。世乃有如斯人乎哉。其威德之備。何其異於人也。其聖人乎哉。予然後知嵓山之墳。墟而偕嶽之爲尊也。衆鱗之雜還。而神龍之爲宗也。諸律之不齊。而黃鍾之爲本也。吾誠得與斯人游。雖一年恆如初。殊私謂隣人曰。窺牽牸時耶。更十二月。久弗愈。是當有故爾。力請覩之。男子陽怒曰。吾瘦且夕斃。人言婦女其背多毒。若視之必潰。不許。殊益疑。醉以酒五斗。俟熟寐而發其覆。乃縞被累刑者。殊氣絕仆地。良久乃醒。持牸人手慟曰。男子者。吾將藉之以致富貴者也。今不幸若是。予將更適人。此身一失。右姓名宗。當不吾進。而圜圄之氓。又非可媒者。將返父母之門。自度必不見容。將剄死於利刃之下。又素弱乎不能自舉。思欲包羞蒙恥。相與白髮。今既見此。又何以自釋也。言已復長慟。殊自是邑邑以疾終。龍門子聞而歎曰。女子不自重。而輕於從人者。視此可以鑒矣。嗚呼。豈唯女子然哉。

龍門子服一弁裘。十五年不更。綻裂則綴之。其友嘉容支祈悼之。以狐白裘遺焉。龍門子曰。狐裘比弁裘固美矣。其溫體則一也。是奚必以章章易弊弊者哉。請辭。嘉容支祈曰。昔者聖人之制衣裳。所以爲身之彰也。袨褧鮮潔。服其貴也。縕袍深衣。昭其賤也。佩玉琚瑀。昭其德也。佩刀礪礪。昭其容也。五色比集。昭其序也。上下有制。昭其度也。雖其制不同。所以懾威儀。貿聽視。協用人文者。一也。非直爲觀之溫而已也。先生服敝袍以矯世。獨不聞衣冠不正。瓠望然而去者乎。龍門子曰。子言善則善矣。濂竊有私焉。濂聞之先生長者。非心所安。一裘不可受諸人。服膺此言。三十年餘。面弗敢墜也。然則今何功。乃敢享子侈賜乎。與其服狐裘而愧。不若被弁裘而安也。敢固辭。嘉容支祈歎曰。子可謂守道者也。朋友之饋且不受。況非義者乎。挈裘而返。

龍門子出游大陵之阿。見道旁馬。烏鳶啄而豚之。龍門子泫然流涕曰。汝獨非父母之子耶。先王之時。烏獸咸若。汝人也耶。漢非先王時比也。亦殺人者死爾。汝以良民被俘而見戮。其果殺人也耶。何爲使汝至於此極也。掩骼埋胔之令。今孰行之。忍不爲汝一悽惻耶。嗚呼。汝獨非父母之子耶。命從者掩之而還。愀然不樂者數日。

龍門子游左右塾。塾有師曰章生。鍾離生者。競龍門子之軒結駟。衣錦繡以還故鄉。縣令負弩矢前驅。庸夫孺子。奔走槐衍。世不爲榮觀也哉。鍾離生笑曰。是區區者。曷足與議天下事哉。使予得志。不折一尺箠。笞羌戎萬里外。即將鞬櫜弧矢。立殿陛下。遇好雄危難機者。揚旌奮擊。出沒可怖。舟子告曰。龍欲得珠也。急沈之否。則連我矣。海夫欲棄不可。不棄又勢迫。因鉏股藏之。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黃。豈不又賢於彼哉。何哂之有。

龍門子曰。海中有寶山焉。衆寶錯落其間。白光煜如也。海夫有得徑寸珠者。卉裁以遠。行未百里。風濤洶波。遂牢至家。出珠。股肉潰而卒。越西山俄。鑿井得窶蹄金者。在法。民間發土藏。必聞之官。否則且有罪。官捕民索金。俄隱金。斷其陰而亡。嗟夫。天下之至貴者身爾。人乃貪外物而喪其身。身死者。必藉騏驥之力。行濟物之志者。必假祿爵之貴。何有於我哉。何有於我哉。

秋風橐第二

龍門子曰。秋風肅騷。百穀悲號。草木黃落。鬱蒸爲之共凋。不亦悲乎。陰壑四興。閒閒冥冥。盡不覩日。夜不見月。與星不亦悲乎。裁唏我前。虎嘯我後。擇地而蹈。莫知其後。昔在上古。曾不得告語。不亦悲乎。大江揚波。舟楫不通。鯨吐鼇掀。又輔以颶風。不亦悲乎。漆燈宵明。千里無人。蒿萊沒垣。魑魅爲鄰。不亦悲乎。世變之極。一至於此乎。予欲上升釣天帝都。吸沆瀣而餐朝霞。天閽不啓。剛風迅急。不得而留也。予欲下詣潛泠之淵。以明月爲館。以文貝爲堂。天吳九首。變幻惚恍。又不得而往也。予欲婆娑人間。求靈皇秘壤而游之。大山限隔。風氣不通。雖乘黃鵠。亦知其不能前也。嗚呼。悲乎。予將何所之乎。人齡逾百。亦流電之一閃耳。嘉禾既管。不薦黍稷。背零墜於中野乎。色絲已染。不補袞衣之闕。背備紅女之紛褻衣乎。雅瑟已調。不入清廟。肯淪辱於伶人之手乎。嗚呼。悲乎。予將何所之乎。雖然。我生不有命在天。天命已定。我尚何悲焉。於是命奉彈篇白石之操。而更之以落設結聖之音。欣然而忘其悲。

龍門子曰。衛人東氏。舉世之物。咸無所好。唯好嗇狸狌。狸狌捕鼠。職也。畜至百餘。家東西之。鼠捕且盡。狸狌無所食。飢而嗥。東氏日市肉啖之。狸狌生子若孫。以啖肉故。覺不知世之有鼠。但飢嘷嗥嘷。嘷輒得肉食。已與與如也。熙熙如也。南郭有士病鼠。鼠輩行有墮甕者。急從東氏假狸狌以去。狸狌見鼠。雙耳聳眼。露如漆。赤鬚叉磔磔然。意爲異物也。洎鼠行不敢下。士怒。推入之。狸狌怖甚。對之大嗥。久之。鼠度其無技。超其足。狸狌聳擲而出。嚙。武士甚享重祿。遇盜輒誅者。其亦狸狌哉。

龍門子曰。皆人有好利者。入市區焉。遇物即攫之曰。此吾可羞也。此吾可服也。此吾可貨也。此吾可器也。已即去。市伯隨而索其直。晉人曰。吾利火熾時。雙目蚩熱。四海之物。皆若己所固有。不知爲爾物也。爾與我。我若宮貴當爾。價。市伯怒鞭之。奪其物以去。傍有哂之者。晉人戟手罵曰。世人好利甚於我。往往

陰陽橐第三

龍門子曰。陰陽之理。其見於人身者。有足觀哉。陰右而陽左也。陽一而陰二也。陰逆行而陽順行也。何以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以次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注手陽明大腸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注大腸經。手陽明大腸之脈。起於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以次上俠鼻孔。注胃經。足陽明胃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以次入大指外側。循指上廉。出其端。注厲經。足太陰脾之脈。起於大指之端。以次從胃別上膈。注於心中。注心經。手少陰心之脈。起於心中。以次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注小腸經。手太陽小腸之脈。起於小指之端。以次從肩內俞。以次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注小腸經。手太陽小腸之脈。起於小指之端。以次交頞至目兌骨。注膀經。足少陽膀胱之脈。起於目兌骨。以次入大指。循跛骨內出。其端。指次指之端。以次交頻至目兌骨。注膀經。足少陽膀胱之脈。起於目兌骨。以次從肝。別貫膈上。注肺中。其條理之。貫爪甲。出三毛中。注肝經。足厥陰肝之脈。起於人之皮毛之際。以次從。鴨目玩之而曰不脈也。醫之江河派分。而奠於海也。校柯分蘗。而貫於末也。二陰一陽。無往而不在也。

手之三陰三陽。則天道也。足之三陽三陰。則地道也。人身與天地等也。陰陽各分太少。而此有陽明厥陰者。取兩陽合明。兩陰交盡之義也。龍門子曰。吾嘗觀易焉。其發陰陽之精蘊乎。陽息乎子。而極乎巳。消乎午而極乎亥。故一陽之卦。三十二分之十六。而升爲二。又三十二分之八。而升爲三。又三十二分之四。而升爲四。又三十二分之二。而升爲五。又三十二分之一。而升爲六。極於巳矣。五陽之卦。三十二分之十六。而降于四。又三十二分之八。而降于三。又三十二分之四。而降爲二。又三十二分之二。而降爲一。極于亥矣。何其遲於始。而速於終也。吾嘗觀易焉。其發陰陽之精蘊乎。

龍門子曰。孔子之傳易。孟子之釋詩。加以數言。而其意炳如也。是何也。辭不必費也。辭之費。其經之離乎。漢儒訓詁經文。使人緣經以釋義。必優柔而自得之。其有見乎離也。近世則不然。傳文或累言數百。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其造端者。唐之孔沖遠乎。龍門子曰。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唐之後言斷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龍門子曰。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堙太山稽。顓帝師大騩。堯師尬。舜師紀。禹師西王國。湯師伊尹。文王師太顛閎夭散宜生。武王師尚父。周公師保奭。孔子師老聃。孟子師子思。荀卿師孫卿。漢高師蒯通。光武師嚴光。魏武師許劭。唐太宗師魏徵。憲宗師柳公綽。宣宗師令狐綯。宋仁宗師范文正。神宗師王荊公。哲宗師蘇軾。高宗師胡銓。孝宗師朱熹。寧宗師趙汝愚。理宗師真德秀。元世祖師劉秉忠。仁宗師許衡。英宗師吳澄。文宗師虞集。順帝師歐陽玄。我太祖師劉基。成祖師胡廣。仁宗師楊士奇。宣宗師楊榮。英宗師王振。憲宗師商輅。孝宗師丘濬。武宗師劉健。世宗師張璁。穆宗師高拱。神宗師張居正。光宗師孫慎行。熹宗師葉向高。思宗師周延儒。我師也。曾子子思。吾友也。易詩春秋。吾器也。禮樂仁義。吾本也。刑罰政事。吾末也。四海之大。無一物非我也。一物不得其所。吾責也。夫然。故若天之覆也。地之載也。不知孰爲天地也。孰爲我心也。亦一而已矣。曰然。一失則小人也。再失則禽獸也。人而已。曰然。夫子之言美甚。人之自挾者。則小人而已。曰然。一失則禽獸也。惡足與言夫心哉。曰然。則發之又有要乎。曰有。曰何謂也。曰懼其炎而上也。則抑之。恐其降而溝也。則揚之。察其遠而忘也。則存之。度其陋而小也。則廓之。慮其躁而擾也。則安之。審其滯而洗也。則通之。視其危而易搖也。則鎮之。是謂七術。納乎中而式乎軌者也。納乎中而式乎軌。舍敬何以存之。曰聖人之聖。如斯而已乎。曰止是而已矣。欲指之非有餘也。欲加之非有虧也。亦止是而已矣。

龍門子曰。地理之學。其難定乎。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山。千里一大山。禹貢謂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今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始經崑崙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滇越之外境。則夫以中印度爲天下之中者。未可以人跡之所罕至而遽非之也。星歷之說。其難稽乎。中國每月三日而月乃哉生明。今西域尋斯干城。則於剡夕見西南中國紫宮總一百八十三名。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今南海之渚。煌煌爛爛。森列上下。皆□□□□□□□則夫是有神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爲一州者。如此者九。乃有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天下其廣大乎。龍門子曰。是郯衍閎大不經之言也。雖曰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其理無是也。然則衍能雲以天行。以超六合乎。不然。何以知之。若是其悉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以其理之難明也。不如舍諸。曰天下之廣。正如今中國而已乎。曰否。雖然。予未能知之也。未能知之而強言之。非敢也。

天下樞第四

或問龍門子曰。天下之物孰爲大。曰心爲大。曰。吾聞物之大者。山則有嶽。水則有海耳。未聞心之爲大也。傳有之。心重一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此固甚小也。然則何爲其大也。龍門子曰。居吾語汝。以形論之。其小固若是。其無形者。則未易以一言盡也。曰何也。曰仰觀乎天。渾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其廣矣大矣。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蘇。亦廣矣大矣。而此心直與之參。混合無間。萬象森列。而莫不備焉。非直與之參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萬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或謂龍門子曰。日者太陽之精。粘而成焉。象烏。陽之類也。其數奇也。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焉。象兔。陰之類也。其數耦也。此言何如。曰烏兔之說。猶龍虎烏蛇之況二十八宿也。蓋烏之尾翹。鍾陽之精也。兔之唇缺。稟陰之氣也。故借二物以喻其象也。非日月中實有是也。曰日固無之。月若有焉何也。曰日猶火也。火則施光也。月猶水也。水則含影也。光搖於外。故眩。影定於內。故易見也。然則何影也。地與水也。

龍門子曰。坎離者。陰陽之性命。離陽也。其中有陰。坎陰也。其中有陽。離之象火也。外明而內暗。坎之象水也。外暗而內明。外陷而外明。是謂陰陽之精。互爲其宅者然也。

龍門子歎曰。鄒侯者。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燒天下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未嘗亡也。鄒侯乃棄百有純疵。學有邊深。亦爲此心也。必一立。四海國家可以治。心不立。則不足以存一身。使人人知心若是。

之而取口戶甕塞之圖。方輿咸陽宮殿一火俱燼。悲夫。鄭俠刀筆吏。惡識所謂經術。固無足責。入關之士。奚翅數百。而無一人及此何也。是豈天實欲喪斯文哉。雖然。千載之下。不得見先聖之全經。果誰之過歟。

龍門子曰。游夏之文章。非今世之詞章也。時君制樂之事也。若果謂子游作詩歌。子夏作傳記。爲文學者。其得游夏之也遂矣。

或問龍門子曰。古帝王之道。至周末而益離。天生孔子而一之。孔子卒後七十一年。而子思作中庸。道孟子出。去孔子卒時。纔一百四十四年耳。天生二大賢於其間。而孔子之道益明。而異端之說熄矣。天之衛道之嚴蓋如此。自孟子沒後。千有餘年。佛老之言。遂充塞宇宙。此無他。聖賢不世出故也。如之何。龍門子曰。子何問之卑也。聖賢固不世出。其實還存乎否也。究其言。明其道。雖百佛老不能惑也。不然。白沾日不暇。他何恤哉。

龍門子曰。赤道紘帶天之中。日道月道。斜交赤道之內外。其周迴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每日行度。亦無益縮進退。歷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以赤道度數而揆之。則月行有益縮焉。以赤道度數而揆之月道。則月行有益縮進退也。此蓋聞之子吳子云。

龍門子曰。四皓隱商南。其振世之人豪哉。當秦及五季之亂。四海鼎沸。生民塗炭。憯然思起而救之。所以西域賈胡有持寶來售。名曰瓔者。其色正赤。如朱櫻。長寸者。直錢數十萬。龍門子問曰。瓔可樂飢乎。曰否。可已疾乎。曰否。能逐鬼乎。曰否。能使人考弟乎。曰否。曰既無用。如是而價踰數十萬何也。曰以其險遠。而獲之艱深也。龍門子笑而去。謂弟子鄭淵曰。古人有云。黃金雖重寶。生賤之則死。物之人日暗其實之不涉於吾身者。尚矣。吾身有至寶焉。其值不啻數十萬而已也。亦不能溫。炎不能涼。雨不能濕。風不能乾。日不能照。雷霆不能驚。鬼神不能窺。天地不能藏。山不能壓。水不能溺。金石不能礙。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久無窮。其近而不遠者耶。人心之死久矣夫。人心之死久矣夫。

樂書楯第六

或問龍門子曰。樂書不幸久亡。而禮經亦雷演儒修補。殊非先王盛典。故自相矛盾者多。禮壞樂崩。何時得見三代之治平。龍門子曰。天尊地卑。萬物散殊。禮之序也。陰陽訢合。萬物化生。樂之和也。天地之節樂未嘗亡也。則人心禮樂千古一日。烏得而亡之哉。嗚呼。禮以節躬。躬苟安。禮以節家。家苟安。禮以治心。心斯和矣。聲音遲疾云乎哉。

或問神仙之說有諸。龍門子曰。有之。曰何謂也。曰。人身有至中焉。洞然而虛。窈然而深。是謂元牝之門。元牝之門。眞息之根也。凝神之室也。虛以待之。久則氣聚。氣聚則精合。精合則神凝。神凝則可久。可久而長世矣。雖然。無以爲爲也。死生者。如晝夜之必然也。生順死安。天理也。逆天理而苟生。吾不爲也。曰方技家間有役鬼遷神。變如兒戲者。有諸。龍門子曰。亦有之。曰何謂也。曰。烱然靈根。與天地通。風雲流行。雨雪霧溟。皆心中之已具者。非假外求也。以吾之神。契天之神。則上下半格矣。以吾之氣。感天之氣。則陰陽更令矣。是亦理之必然者。何也。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霜降。魯陽公援戈而揮。日返三舍。憤夫壯士。一時精神所在。尚若此。況積之有素者乎。雖然。此數也。機者不道也。予因是而竊有感焉。人心同乎天地。可以宰萬物。可

以贊化育。而獨局於文辭一偏之技。何其陋耶。

龍門子曰。道文家與傳經家。皆欲明夫道也。二家多不相能。傳經家曰。文者虛辭而已耳。吾不願學也。當學什經以明道。道明天下治矣。韓柳文雖高。不足以與此。其可言此者。必王鄭諸人乎。道文家曰。孔氏以前。學者未嘗什經而言治者。蓋稱三代。道何嘗不明。王鄭之時。說經旣號專門。乃大亂數百年而後止。當時學者。豈不知宗其學。道何以不明。天下何以不治也。是皆北傳經之名。以飾其不能文之陋耳。使韓柳之爲是。其有不破王鄭者乎。於戲。是二者皆未爲得也。道無往而不在。豈易明哉。造文固所以明道。傳經亦將以明道。何可以岐而二之哉。東漢以下。道統不一。學者始各印心爲師。以紐經華彩爲文。非載道矣。

龍門子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惡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耶。古今人表所次。曾晏左邱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道德功利之淺深。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亦無別之人耶。

龍門子曰。四皓隱商南。其振世之人豪哉。當秦及五季之亂。四海鼎沸。生民塗炭。憯然思起而救之。所以屈蚤策。一天下之謀。未必在人後也。及聞漢高帝出。則四皓歸商山矣。宋藝祖在位。則陶南隱華山矣。蓋以穿鑿破碎爲學。非什經矣。其不相能。又何怪乎。知道者一慨可也。

河圖楯第七

龍門子論河圖洛書而數衆說之不一。有客卒然問曰。龍馬負圖。聖人因之以作易。神龜負書。聖人因之以敍疇。圖之數始于一。中于五。成于六。終於十。衍之而易數存焉。書之數辨於八。會於五。布之而疇數存焉。天地萬物之數。至於百千萬億而不窮。不過一與五相乘。縱橫聚散而成算耳。自一至五本於一。自六至十本於五。故百千萬億者。一五之積也。推此以往。可以通變。可以知來矣。此說何如。龍門子曰。此固善於推數也。然河圖則八卦是也。非予之言也。孔安國王肅王充之言也。洛書本文。則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言是也。亦非予之說也。班固之說也。

龍門子曰。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盞。故爲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盞。故爲夏至。陽積六盞而爲乾。乾嘗四月。其中氣謂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積陰六盞而爲坤。坤嘗十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陽則純陰用事矣。國家欲長治而不亂者。其思戒盈滿乎。其思崇陽而抑陰乎。

龍門子曰。天氣之運也。一晝一夜。行九十萬餘里。人氣之運也。一晝一夜。行一萬三千五百通。是人與天無一息止也。天止一息。則災害生。人止一息。則疾疢起。君子法天之健以自強。故晝夜不狂。是一息不法天。則心死一息也。一朝不法天。則心死一朝也。人心旣死。是行尸耳。其行事果能合天乎。然則法天亦有道乎。曰有。存心之謂也。

龍門子曰程叔子勉從弟凱曰王介甫易說宜熟誦之也及晚謫潘陵貽金堂謝氏書猶勉以學易嘗自王介甫也金陵之舉固多可議其有善可取者君子弗棄也今世以人廢言者非可哉

龍門子曰易有先天聖人禮樂之源也觀先天圓圖可以制禮天高地下貴賤以位禮之分也觀先天圖可以制樂陽升陰降相盪相摩樂之情也禮樂之道斂之本乎一心放之塞乎天地昔聞之于柳子云

我鄒子問龍門子曰儒者柔懦之稱三代以上無專名孔子謂子夏但云君子小人是小人亦可謂儒也後世於字之外又加別稱焉果禮意乎子孫於祖禰例稱字如儀禮之所載是也弟子於師例稱字如孟子稱仲尼是也非惟此然也降及中世亦有字其諸父者矣又有字其諸祖者矣夫人之至尊者莫過於祖若父師又其次焉尚皆字之而不避蓋字之乃尊之也自諸侯卑侯之習勝天下之人皆侯侯焉不收字其友者亦有之矣世之不古若者寧獨此哉嗚呼世之不古若者寧獨此哉

龍門子曰父母之喪不飲酒食肉禮也肉以其味甘也酒以其亂性也性亂則哀亡矣則酒尤重也世之服重服者肉固弗食而沈嗜酒飲何耶

龍門子曰天之愛人君者不至矣哉天無言者也人君行事有失天則災異以譴告之若父之於子然子有過則詔之飭之甚則扑之此無非愛之至也父若棄子則刻苦之辭不加之矣天若棄人君則生祥下瑞福四方矣是知災異迭興人君懼而修德則治如漢之世是也祥瑞數見人君矜而徇欲則亂如五季之時是也祥瑞之興國之妖災變之臻國之福信哉魏人以搏物名鳥於河洛得銅器如鴟焉而竪其兩傍文章爛如也魏人得之喜甚召所與游者曰予近得夏殷之器宜圄玩之且實酒爲壽獻酬未竟仇山人自外至愕曰子何得乃爾是鉶鬲也角觚家用以護陰者也魏人慚棄之不敢視楚邱有士其博物不下魏人一日獲器象馬形髮尾皆具而竪其背詢之遠近咸無識者一士獨曰古有犧尊有象尊是尊類犧象者也其殆馬尊歟士大喜槓而藏之過享尊客輒出以盛酒漿仇山人偶過焉復愕曰子胡得乃爾是溺器也貴嬪家所謂獸子者也寸益慚亦棄之弗顧如魏人舉世恆笑之龍門子聞而歎曰世無真識妄亂名實者多矣倘何暇二士之笑哉

龍門子凝道記卷下

段干微第一

段干氏問龍門子曰秦漢以來正學失傳至宋而復盛因頗稱有聞也幸歷以告我金陵之學何如曰窄鑒聖經而附會已說甚者竊佛老之似以誣吾聖人之教學顏孟者固如是乎又其甚者一假功利以搖動天下利源一開魚爛河決而莫之禁如此尚可爲國耶予嘗謂亡宋天下者自金陵始也曰然則無耳曰眉山之學何如曰其文辭髮可取乎曰確執堅信淡然不爲位勢動是則何可及也所惜者學之疵耳曰

鑒聖經而附會已說甚者竊佛老之似以誣吾聖人之教學顏孟者固如是乎又其甚者一假功利以搖動天下利源一開魚爛河決而莫之禁如此尚可爲國耶予嘗謂亡宋天下者自金陵始也曰然則無耳曰眉山之學何如曰其文辭髮可取乎曰確執堅信淡然不爲位勢動是則何可及也所惜者學之疵耳曰

合者則唯義所在何如耳身殺其父則義乖矣義乖則蹤人而已也何與之爲離而去之可也曰去之可再適人乎曰不可也婦人於禮不再適也眉遲生退而歎曰吾今後乃知禮義乃天下之大中也大中非膠於一定之謂也權而已矣

越西有獨居男子結生茨以爲廬力耕以爲食久之得粟鹽酪其無佛於人嘗患鼠晝則縈縈然行夜則嘷嘷至旦男子輒怒持火四焚之鼠死盧亦毀次日酒醒復假所歸龍門子嗤之男子曰人不可積憾哉予初怒鼠甚見鼠不見廬也不自知禍至於此人不可積憾哉

龍門子曰古之人生子三月而名年二十而加布於其首於是始字之所以尊其名也亦周禮之溯文也

民。則嘗乎宋之見也曰。金溪之學何如。曰學不論心久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纖翳可干。夢寐即白雲之爲。尾湍即康衢之見。皆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嵱英邁。而無漫漶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蔽也。曰。楊浦之學何如。曰。湖湘峻秘。固足以師表百世。其學則出於宗杲之禪。而借儒家言以文之也。儘與浮屠。其言固有同者。求其用處。蓋天淵之不相涉也。其可混而爲一哉。金溪之學。則又源於楊浦者也。考其所言。蓋有不容掩者矣。曰。金華之學何如。曰。中原文獻之傳。幸賴此不絕耳。蓋粹然一出於正。榕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古之善學者。亦如是爾。其所以尊古傳而不敢輕於變易。亦有一定之見。未易輕訾也。當是時。得濂洛之正學者。鼎立而爲三。金華也。廣漢也。武夷也。雖其所見時有不同。其道則一而已。蓋武夷主於知行並進。廣漢則欲嚴於義利之辨。金華則欲下學上達。雖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一也。嗟夫。龍亡虎逝。而孽狐爲之雄。山摧嶽仆。而培塿爲之大。氣宇脈絡。四分五裂之弊。今乃實蹈之矣。寧不爲鄉學之一嘅哉。雖然。學以存此心也。心存則理之所存也。前乎千萬世。此心同此理同也。後乎千萬世。此心同此理同也。近而一身之微。此心同此理同也。遠而四海之廣。此心同此理同也。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吾何憂哉。天之高也。吾不冠章甫之冠。佩象環。衩五寸而蓁組纓。桐棺三寸。柏槨五寸。藏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堯舜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夫子言不死。若是者何如也。龍門子曰。子所論者形也。予所言者心也。心乎心乎。不如孔子而已矣。段干氏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君子徵第二

龍門子曰。昔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起曰。待公而食。故人至。若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日中。竟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如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既有譏誤當言之。奚爲而不敢也。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事也。則以爲周公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言也。則以爲昏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漢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之始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月者謂之閏。孔子言也。則以爲虎賁三千人。見於牧誓者甚明也。則以爲虎賁三千人。漢水固注之江。而汝與淝則入淮。而淮又入於海。見於禹貢者甚詳也。則以爲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若是之誤。當言之。奚爲而不敢也。曰夜氣之說。亦有誤者乎。曰否。仁義之陳。亦有謬者乎。曰否。子何不擇其不誤不謬者而學之哉。子所言。是以博聞強記待孟子。以博聞強記待孟子。則陸澄、夏侯湛可禰亞聖矣。有問。伊祁子笑曰。予過矣。予過矣。

大隱鄒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粥餬焉。商休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星象金粟□□□□貝之屬。充牣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錦衣。置驪姬十人。朝夕撥管弦以爲樂。又久之。遂盡挈貨寶東歸。將泊岸。鄒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鄒覩纏腰者。僅錢一以千錢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爲。汝以寶貨爲可恆有哉。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下。雲螭斜錯。其文爛如也。西鄰巷生見而悅焉。呼金工象而鑄之。淳以奇藥。穴地藏之者三年。土與藥交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者略類。一旦持獻權貴人。貴人貪之。饗資而玩之。敦偶在坐。心知爲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形酷肖是。第不知孰爲眞耳。權貴人詬觀之。良久曰。非其也。衆賓次第咸曰。是誠非眞也。敦不平。辨數不已。衆共折辱之。敦默不吭。歸而歎曰。吾今然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龍門子聞而笑曰。敦何見之晚哉。士之於文也亦然。

龍門子曰。人行仁義而惡衣服者。是榮楯轘元殊也。外若賤而內實貴。人徇利欲而美冠裳者。是芳綺履蕘丸也。外雖馨而內實臭。

或問龍門子曰。世言六經者不可哉。六經之名始於漢。前此蓋未之聞也。何也。經者萬世之彝訓。非定於孔子。不足以當之。孔子嘗刪詩序書矣。嘗繫周易。作春秋矣。若周官則非周公全書。而又益以考工記。禮記則雜出於漢儒之手。而非孔子所傳者。由是觀之。可號經者四耳。憲取所謂六也。龍門子曰。古之所謂六經者。其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全書也哉。

龍門子曰。周公之禮。其至矣乎。父在爲母杖期。家無二尊也。斐爲己之父母期。爲夫斬。而降己之父母爲期也。兄弟之妻無服。推而遠之也。然服雖止是。而皆行心喪之禮焉。此周公之制。別嫌明疑。所以爲至也。後世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衰三年。爲嫂爲弟婦。小功五月。雖曰加厚。去禮意遠矣。

觀漁微第五

龍門子觀漁於河。見布數罟於湘。罾泗者四三人。入深淵鼓魚。魚悉恐。成湖游而上。一綱罟罾。幅罣牢不能脫。或脫。別逕大罟殲焉。河當屢漁之後。魚大者長徑指耳。龍門子潛然出涕曰。先王之世。魚不盈尺。弗粥。今何與古反耶。漁者笑曰。是夫子之過也。尚何以涕泗爲。龍門子潛曰。子何言之迂也。曰不迂也。夫魚不尺。先王之世不粥。豈古人之情與今異乎。蓋當時在政位者。若十、若大夫、若卿、若公。皆夫子之屬。所以治教休明。而仁及魚鼈耳。今夫子曰。時不我偶。我將肥遯也。之一里有一人焉。亦曰我將肥遯也。之一國又有一人焉。亦曰我將肥遯也。是相率夫人而爲潔己亂倫之行。天下將何人而共治乎。靡不磷涅不緇。撫乃異於孔子所言乎。夫子之屬遯矣。則在位若公、若卿、若大夫。或問龍門子曰。京生之學。其神矣乎。辨八卦。運五行。正四時。讀三十四氣志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位。位之相者。謂之佾。會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之始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月者謂之閏。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復卦之初。其建剛曰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盈則二十八。盈則八十有六。此其大較也。以之定吉凶。若合符節。無少爽者。京生之學。其神矣乎。龍門子曰。此淫巫瞽史之言。非所以言易也。易與天地同體。乾坤同用。聖人同德。廣矣大矣。無以加矣。若如京生之學。則脅緯候而艷正經。區區泥災祥術數之間。易不幾於小哉。

龍門子曰。勇之於學者。其猶舟之駕。馬之箠歟。舟非駕則不疾。馬非箠則不進。人非勇則不立。是則勇者。作聖之階梯也。太山雖高。勇欲登之。則必淩絕頂。萬里雖遠。勇欲行之。不至則弗止也。孔子之所以卑。勇於夫子云。然則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於夫子之所以賢。亦勇而已。不然。曾子何以自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乎。

龍門子曰。人行仁義而惡衣服者。是榮楯轘元殊也。外若賤而內實貴。人徇利欲而美冠裳者。是芳綺履蕘丸也。外雖馨而內實臭。

或問龍門子曰。世言六經者不可哉。六經之名始於漢。前此蓋未之聞也。何也。經者萬世之彝訓。非定於孔子。不足以當之。孔子嘗刪詩序書矣。嘗繫周易。作春秋矣。若周官則非周公全書。而又益以考工記。禮記則雜出於漢儒之手。而非孔子所傳者。由是觀之。可號經者四耳。憲取所謂六也。龍門子曰。古之所謂六經者。其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全書也哉。

龍門子曰。周公之禮。其至矣乎。父在爲母杖期。家無二尊也。斐爲己之父母期。爲夫斬。而降己之父母爲期也。兄弟之妻無服。推而遠之也。然服雖止是。而皆行心喪之禮焉。此周公之制。別嫌明疑。所以爲至也。後世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衰三年。爲嫂爲弟婦。小功五月。雖曰加厚。去禮意遠矣。

觀漁微第五

龍門子觀漁於河。見布數罟於湘。罾泗者四三人。入深淵鼓魚。魚悉恐。成湖游而上。一綱罟罾。幅罣牢不能脫。或脫。別逕大罟殲焉。河當屢漁之後。魚大者長徑指耳。龍門子潛然出涕曰。先王之世。魚不盈尺。弗粥。今何與古反耶。漁者笑曰。是夫子之過也。尚何以涕泗爲。龍門子潛曰。子何言之迂也。曰不迂也。夫魚不尺。先王之世不粥。豈古人之情與今異乎。蓋當時在政位者。若十、若大夫、若卿、若公。皆夫子之屬。所以治教休明。而仁及魚鼈耳。今夫子曰。時不我偶。我將肥遯也。之一里有一人焉。亦曰我將肥遯也。之一國又有一人焉。亦曰我將肥遯也。是相率夫人而爲潔己亂倫之行。天下將何人而共治乎。靡不磷涅不緇。撫乃異於孔子所言乎。夫子之屬遯矣。則在位若公、若卿、若大夫。士者。果皆賢者乎。是宜國家失太平。干戈萬里。掠人爲糧。甚或殺鹽屍以行。生民之殆。不絕如縷。而況於魚乎。非夫子之過而誰也。龍門子非應。瞪然視漁者。久之乃去。

龍門子曰。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必以三代之事自任。庶不負於七尺之軀。若隨小夫呻吟於俗間。甚陋矣哉。

龍門子曰。人子之身。非人子有也。父母之體之分也。雖曰異形。實一身也。身之重。命者心。吾心欲存。而身從之。心欲右指。而身又從之。至前後皆然。無相違者也。父母命則心也。人子體則身也。此義苟行。世豈有不順之子哉。雖然。身且不敢有。況身外之物乎。世復有因財而逆父母之命者。其丈夫也哉。

龍門子曰。父母之生子也。欲其善事我也。欲其能顯我也。欲非緣宗祧我也。所望甚重。而滔滔皆是。易教而難學。何也。嗚呼。人子身行。非僞以辱其先者。豈獨其罪哉。龍門子曰。象以牙而戕摘。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松以明而致蠹。鼈以角而致烹。膾以腴而破獰。矧以朵頤而受羈。當今之世士。欲以文自蓋。盍視此數者以爲戒哉。

丁鴻問於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未能也。鴻問其次。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堦。視如華榱飛甍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斯裘敝履。視如組裳朱舄之珍。黎羹糲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醜婆惡婢。視如毛嬙西施之豔。則羨不生矣。是忍之之道也。忍之久則自然矣。能自然矣。則安之矣。庶丹子在傍聞之。噬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義。被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潔。雖凍餒顦顇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蓋嘿然若有晉楚之富。不知所補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況實貧乎哉。夫子盡以是告之。而孤陋之彼區區者。不亦傷乎。龍門子曰。子以君子之事望愚人。其不可也夫。

庶丹徵第六

龍門子過庶丹子家。庶丹子方出六經於庭。秉炬欲焚之。龍門子呼曰。子病狂易耶。開生民之耳目者。經耳。奈何焚之乎。子不聞秦人事乎。唾罵至於今未已也。庶丹子對曰。不然也。子謂開生民之耳目。予則以爲生民之耳目。因是而愈蔽也。何也。士以學經。故利欲益熾。士以學經。故行業益偷。又豈若焚之。俾反乎秦一混樸之鄉乎。龍門子罵曰。祂固未達深論。孔子以詩書誨伯魚。非學經歟。孟子之通五經。非學經歟。爲聖爲賢。非經曷致之。子奈何焚之乎。庶丹子曰。先生之所言古也。予之所病今也。古之學經者。期以治身。今之學經也。將以榮身。古之學經者。期以化民。今之學經者。將以誅民。古之學經者。則以立德。今之學經者。將以喪德。予奈何不焚之。舍曳執火而起。龍門子驅曰。是故欲激衰俗也。抑亦過歟。

龍門子自越還。適家人有滯下之疾者。延醫師脈之。脈已。探囊中出書囮之。龍門子就視。則古醫方也。庶方倒篋服之而疾退。已。龍門子謂門弟子曰。人受氣之偏。疾也。六籍。古醫方也。今之偏者。受氣偏者。衆矣。

其亦有據六籍而克治者乎。無也。苟無矣。世安得三代。儒安得孟乎。

龍門子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非相同也。而自同。同也。非相有也。而自有。有也。非相生也。而自生。生也。若自然而已。所以聖人作易。一本之自然。何容心哉。

或問龍門子曰。姜嫄履大人迹而生稷。簡狄吞元鳥卵而生契。其事有諸。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因鄭氏箋詩而誤也。曰。然則果何如也。曰。毛公之說則至矣。其釋生民詩。履帝武敏歆之言。則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其釋元鳥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之言。則曰。春分元鳥降。簡狄配高辛帝。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未嘗云履迹吞卵之事也。毛公說詩。言雖簡易。而其實精腴。未易忽也。奈之何學者弗之察也。學者弗之察。而唯欲說之爲勝。三百篇之旨。多隱晦而不章矣。奚獨此哉。

龍門子曰。古之爲將者。將以生民。今之爲將者。將以殺民。凡人君之命將以爲民也。民在死地而不能存。則思所以生之。去其害民者爾。今乃務殺之。草薙而禽獮之。民果何罪焉。三代之時無是也。漢之柏充國。

士有德第七

士有特才與德。以驕人。挾貴與文以傲物者。龍門子曰。此非所體也。唯足乎德。可爾。位不稱其德。是爲乘文軒也。才不命於德。是爲失轡御也。人方且賤之。斥之絕之。安取所謂禮乎。曰。然則德足以服人。不足以驕人。聖帝如堯舜。聖王如禹湯文武。聖相如周公。聖師如孔子。亦不過盡人道爾。所以不足驕人也。德尚不足以驕人。況挾貴與文以傲物乎。傲乃凶德。傲物則失人。失人則喪己。喪己則名削。名削則禍將作矣。傲安可長哉。士乃氣窒神沮而去。或問龍門子曰。曜鐵論引易有云。小人處盛位。鮮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今易繫無此語。疑其亦非全書也。曰。此蓋漢宋夏賀良之徒所造易緯之文也。經解引易。差在毫釐。繆以千里者。亦然也。

龍門子曰。漢儒說經。固多不可企及。但專門之習勝。未免蔽固而不能相通。其能脫略傳註。而深求經意者。自宋儒歐劉石孫諸公始。諸公啓之。伊洛繼之。而益加精。在爲行而已矣。譬之於食。有耕之者。有種之者。有刈穫舂扚之者。有炊之者。有實於簠而獻之者。吾徒但食之而已。政不必立異以爲名高也。

龍門子曰。蒙嘗樵於是若之陂。洞毛產於絕壑之下。非其窟下。固衆矣。其自取之也。君子於其所學。可不慎哉。

龍門子曰。天地之秘洩之者。其庖犧氏乎。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爾。庖犧氏一奇象陽。一偶象陰。自是卦爻生焉。文王重之。周公辭之。孔子翼之。而易道著矣。易道著而天下之變盡矣。五經之用不同。其理皆本乎此爾。大哉易也。五經之源乎。大哉庖犧也。至道之宗乎。

龍門子曰。以刑驅人者殘。以勢陵人者怨。以利誘人者爭。以言欺人者悖。以知御人者惑。以巧勝人者拙。此六慝也。傑醇歸眞。所以全身。植誠篤行。所以感物。內外無愧。所以事神。敬身樹德。所以訓子。上下思稷。

所以肥家。威嚴莊重。所以御僕。此六行也。戀莫大於離心。美莫大於畏獨。凶莫大於自賢。吉莫大於集善。樂莫大於順天。憂莫大於悖德。此六則也。明在自虛。強在自卑。危在自安。敗在自盈。敬在自持。賊在自驕。此六治也。愼六戀。尊六行。式六則。守六治。學者之事過半矣。

秦人有申生者。飢餓於燕。燕生庭。燕人有申生者。飢餓於燕。燕生庭矣。權貴人移粟起之。且薦於上。以漸至於言官。權貴人勢衰。申生輒背去。別附相國。相國惡權貴人欲勤之。申生久與之游。甚習。遂疏其陰事。疏已。往告權貴人曰。卿史將不利於公。予雖同列。弗能獨沮。卽沮。不過以死爭於公。亦無益爾。奈何。權貴人曰。子幸告我。是弗後我。昔日之心也。吾悉出七寶於庭。幸子賂免之。申生收以歸。越四三日。復哭而往。權貴人問之。弗答。益加慟。權貴人大驚曰。將亦我族耶。申生乃徐曰。公晉士。豈不自知。而必俟予言也。申生蓋利其貨。欲勸自殺以滅禍。則飛潛動植也。是法五類者也。天有至醇。地有至賾。君有至則。天失其醇。則萬物喪精。地失其賾。則萬物弗蓄。君失其則。則四極不立。統而言之。大化醞乎神。大序昭乎天。大機合乎中。其發甚微。宇宙之廣。莫之或違。其端甚近。彌綸上下。罔有遠弛。長箝大矛。見之失其利。崇墉深隍。見之失其固。陰謀秘計。見之失其防。大法至刑。見之失其嚴。播而充。洞然而有容。窈而默。淵乎其莫測。古之善治天下者。得此而萬事舉矣。

龍門子晨出。見兩夫操梃與刃。逐鬨甚急。龍門子問曰。鬨傷爾乎。曰否。鬨迫爾乎。曰否。然則子何以逐之如此其急也。曰。彼受彤鴞。毒夜啼。思毒人。吾幸不被觸。爾設觸之。其有不迫我而傷我者乎。吾當盡殺之乃止。曰。是固然矣。子知鬨蛇之爲害。而不知人鬨之害物尤甚也。曰。何謂人鬨。曰。原泉深情。鑿井耕田。是人鬨也。斗筲私見。人趾其間。布棘陳穽。以中以陷。是人鬨也。子倘可盡殺乎。曰。吾固不能盡殺。或遇之。將何以禦之乎。曰。滌仁義之刃。持禮樂之梃。以伐。彼將倏而逝。縱毒將焉施乎。曰。吾聞之也。殺蛇鬨者。無忌心。以其殘物而逞也。況人象而蠱賢者乎。奈何縱之逝也。曰。彼人耳。不自知其至於鬨也。其至於鬨也。欲劫之也。先王之教若輿。豈不能反之人乎。吾傷之。爾憫之。爾笑。忍殺之哉。

大學微第八

龍門子曰。大學之要。在於三綱八目。孔氏旣著於經。曾子之門人又以所聞而爲之傳。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自知止而後有定。及絜矩吾猶人也。此之謂知之至也。二條實釋致知格物之傳。蓋未嘗闕也。

或問龍門子曰。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西有揚拒泉皐蠻氏陸渾伊洛之戎。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邱。祚之屬邑也。亦用夷禮。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宋鄭陳許。通不過數十州。以漢言之。東西則九千三百二里。南北則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以文武之德。而成康繼之。乃僅僅若是。漢高帝提三尺起豐沛。一呼而四海賓服。而子孫又不甚肖賢。而土地之遠。乃過成湯何也。豈區區之智力。實有勝於仁義耶。龍門子曰。周以天下爲私。但務威勢之所攝。而必欲幷兼之。雖然。龍幷兼之。其享祚之長短。以漢視周。果欲力強之。漢以天下爲私。但務威勢之所攝。而必欲幷兼之。雖然。龍幷兼之。其享祚之長短。以漢視周。果何如之。子之問下矣。

或問龍門子曰。金華之學。惟史最優。其於經則不密。察矣。何居。龍門子曰。何爲經。曰。易詩書春秋是也。曰何謂史。曰。遷固以來所著是也。曰。子但知後世之史。而不知聖人之史也。易詩何經矣。曰。書若春秋。所書者。歷史而周之史乎。古之人。爲有經史之異哉。凡理足以牖民。事足以垂化。皆取之以爲訓耳。未可以畛而二之。謂優於史而不密察於經。曲學之士。固亦有之。而非所以議金華也。

龍門子曰。周官非周公之全書乎。其果出於劉歆綴補之乎。非惟官制不與周書合。至若蒼璧蒼琮。蒼器川之蠶。蜃灰。龜腦。蠶之毒牡。鞠灰。燧去毒。逋之貽牡。樺牛貫象牙。殺水蟲之神。書蔑月日星之號。以覆天鳥之巢之類。皆建官主之。此後世酒誥有所不道。皆謂周公爲之乎。謹然大綱大法。森然不紊者。則似非周公

不能作也。

龍門子曰。趙鞅有云。天陰陽半。人善惡混。然陽昔六時。陰昔六時。龍門子與二三子出游。抑視皆漢耿。非天地孰覆載耶。非日月孰照臨耶。非孔子孰明五倫耶。使世無孔子。生民之類。其滅久矣夫。

上皆無正位。其用事亦四爻而已。故善人少而惡人多。誠哉是言也。是故光風霽日之時。常寡。濃陰暗霧。間世一覩。而賜號虎。徧於郊藪。伊周召之臣。千載不兩出。而莽卓巢溫。恆接武之日。常衆。鼠竄鼯。

於朝。太者如此。則小者又可知也。不知天道果何如耶。

韓愈氏而止爾。唐三百年。楊雄氏而止爾。如錡城江東。李紳戰輒搖紙。不爲作疏。昭宗時。權臣謀篡。韓偓不肯入相。甘就濮州司馬之貶。司空圖棄官公孫氏曰。古之人有云。曰孔子沒。卓然名世之儒。漢四百年。楊雄氏而止爾。如錡城江東。李紳戰輒搖紙。不爲作疏。昭宗時。權臣謀篡。韓偓不肯入相。甘就濮州司馬之貶。司空圖棄官

蔡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

區訓詁之文。皆非楊韓氏比也。龍門子曰。鄭孔名數之學。皆非詩人也耶。不足與議斯道。董仲舒純儒也。王通明儒也。韓愈正儒也。若楊雄則駁儒也。曰。豈有不駁儒。曰。豈有不

者。能盡合孔子之道乎。曰。仲舒頗窺道之本原。韓愈能識道之大用。王通極知治道。尤高爽有見。謂其書合孔子之道。則皆未也。

龍門子大拙而深迂。家人尤之。不變。其友又尤之。不變。其州里又尤之。不變。通一國又尤之。不變。二三子疑之。間請於龍門子曰。今之冠章甫者。於於而行。咕咕而語。是譏見者斂衽。聞者傾耳。固有敬畏。公卿驩迎。是不謂巧歟。先生能乎否也。如脂如韋。唯物是適。利方爲圓。五尺一分。甚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甚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若是乃與其說不同何也。龍門子曰。渾天之法。但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舍周髀勾股之法不可也。生能乎否也。今自家至國。皆尤先生矣。而迄莫之變。亦有說乎。龍門子曰。二三子其倘不知予哉。巧與通。告豈不能哉。蓋恥之不敢行也。何也。巧則用機。用機則逐。逐物則背道矣。通則物物。物物則背道矣。通則物物。物物則失德矣。益衆民。夫豈知拙乃大巧。迂乃大通者耶。二三子合辭進曰。謹受教。

龍門子曰。古之人非樂隱也。隱蓋不得已也。伊尹躬耕於有莘之野。傅說避世於版築之間。太公望漁釣於渭水之濱。若將終身焉。及其三聘之。加審象之。求後車之載。遂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功列辛毫於此之盛也。隱豈其本心哉。過此以往。若四皓。若嚴陵。若諸葛孔明。若李泌。雖其才不能盡同。然皆足以裘暴於一世。古之人非樂隱也。隱蓋不得已也。

積習徵第十

龍門子曰。積習之多。其無出於陷之嘉則殿乎。嘗凡三十七萬有餘卷。末葉多散亡不存。悲夫。雖然。聖、聖、覆、契。其所論者。果何書哉。淵、懿、遊、夏。其所習者。果何書哉。德遺行。反或不如。豈非心散於博聞。技貪乎廣容。而弗能一乎。夫然。故雖是散亡。奚必深悲哉。但得六經存。亦足矣。

龍門子曰。甚哉。譜牒之難考也。歐陽修譜圖。世以爲甚精。未。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自琮八世生州縣。唐末也。始終相去幾三百年。而至琮僅五世耳。琮在其理豈何如耶。甚哉。譜牒之難信也。若子嘗闕其所不知。而自言向生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奉陽平原君。嘗是也。秦之能漸一天下。由用四方之士。若公孫鞅、范雎、亦魏人也。若呂不韋。則韓人也。若李斯。則楚人也。滅若是。士以四方至者。爲可貴歟。龍門子曰。不然也。士當論其實。不肖如何。自不可以遽遐論也。周公非成王之叔父

乎。何爲能相王室而安四海也。子產非鄰國之人乎。何爲能辭命而報鄰國也。士豈以四方至者爲可貴乎。

仲孫氏問於龍門子曰。馮瀛王事四姓十君。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有諸。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可乎。曰不可也。臣之事君。猶婦之從夫也。更二夫者。決非良婦。事二姓者。決非良臣。況歷四姓者乎。此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王法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不誅之。使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也。曰。然則伊尹五就桀者。亦非歟。曰。伊尹之就桀也。非伊尹也。桀不足輔。然後相湯以伐罪救民也。曰。伊尹姑舍之。微子紂庶兄也。抱祭器奔周。而受封於宋。亦非歟。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初非事周也。雖封於宋。亦作賓於王家耳。周亦未嘗敢臣之也。曰。微子姑舍之。孔子萬代之所法也。既事魯爲中都宰。爲司空。爲大司寇。遂相定公。則既臣魯矣。又轍環諸國者。欲興周道於東方耳。是故孔子之仕也。尊周也。二王。當是時。天下所共主者。周天子也。孔子轍環諸國者。欲興周道於東方耳。是故孔子之仕也。尊周也。周道尊則王室盛矣。奚爲而不可也。

龍門子曰。殷以前尚質而無避諱。諱之有避自周始。然亦不如後世之過甚也。后稷名棄。大誥則曰弗棄。基文王諱曰昌。寘子陳範。則曰使棄其行。而邦其昌。武王諱發。酌風之詩。則曰一之日發發。成王諱誦。烝民之詩則曰。吉甫作誦。定公諱宋。春秋定公元年。則曰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孔子又諱叔梁紇。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則曰臧孫紇出奔邾。衛侯諱惡。其臣亦名石惡。此猶可說也。周頌文王之什敬諱詩則曰克昌厥後。噫嘻之詩。則曰駿發爾私。此猶可說也。隋王名胡。而僞王亦名胡。齊葵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爲易講師。有聲三輔間。弟子至數千人。晚遷吳內史。更十四世。至周有諱榮君。是爲文通先生。通倘書春秋。豪儻而才。慨然有濟蒼生之志。世不及用。來隱烏傷。複爰田中。更一世至宋。有諱甫君。能纘文通學。志節卓邁。亦以不遇。一假詩以叶其情。徙修里長川上。又更六世至宋季。有諱柏君。來澄金華之潛溪。柏君以上。世爲畯儁。亦皆韜德弗曜。溥德君至王父諱守富。君隱約田間以終。我父蓀峯處士名朝君。溫恭易直。粹然有鄒魯君子之至行。州里稱之曰。一邑善士也。大夫士亦稱之曰。一邑善士也。人人無異言。處士君皆謂予曰。君幸逢六合貞元之會。而弗克仕。不仕無義。古之訓也。爾濂尚體予之訓。以行其志哉。志行道亦行也。予竊識識之。於是盡棄解詁文辭之習。而學爲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爲師。以顏淵孟軻爲友。以易詩書春秋爲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千載之絕學爲志。子實率我而下。蓋不論也。學之積年而有用之者。其命也夫。非命也夫。今之入山著書。夫豈得已哉。亟遯亟出。亦命也。予志之不行矣。爾其識之哉。當求爲用世之學。理乎內而勿爲於外。志於仁義而絕乎功利。雖然。文通君皆有遺訓矣。富貴外物也。不可求也。天爵之貴。道德之富。當以之終身可也。爾其識之哉。予言止是而已。

令狐徵第十二

或告龍門子友人令狐觚曰。予親龍門子顏色。甚若戚戚者。私竊視其所以。其冠服敝甚。正冠則纓絕。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其食飲惡甚。褻則藜藿。正則糲粢。以生薑。逢旦糲。糲粢以爲糧。若不能朝夕屠者。宜其不豫也。予聞君子不以貧賤而改操易行。又爲妖之幸。我問焉。令狐觚入謂龍門子曰。人之生也。服食之美。居室之華而已。苟不能。遂君子亦有憂乎。龍門子曰。君子所憂者有六。友以易詩書春秋爲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千載之絕學爲志。子實有用之者。其命也夫。非命也夫。今之入山著書。夫豈得已哉。亟遯亟出。亦命也。予志之不行矣。爾其識之哉。當求爲用世之學。理乎內而勿爲於外。志於仁義而絕乎功利。雖然。文通君皆有遺訓矣。富貴外物也。不可求也。天爵之貴。道德之富。當以之終身可也。爾其識之哉。予言止是而已。

滁於至正十六年丙申冬十月四日庚戌。入小龍門山著書。十七年丁酉春正月一日丙子。書成。夏四月五日己酉。偉仲子璉重錄成編。釐爲上中下三卷。間嘗取而閱之。皆一時念慮所及之言。而潛思精索之功。蓋淺如也。故其辭蕪以蔓。其理晦而不章。自度決不能行遠。況自秦漢以來。著子書者不一姓。

其來能流布於今者，疑家似亦易知也。噫！誰何人斯，而敢犯是不韙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非惟人笑，而亦自笑之。立言之難也，蓋如此。參夫！海之齒未爽，自時厥後，蓋求聖人之意，益精研而錄記之，以贖前諸不知寔作之罪，或者其能赦予。歲六月十有六日戊午，識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郁離子二卷明劉基撰基有國初禮賢錄已著錄是書原本十卷分十八篇一百九十五條今止二卷蓋後人所併也基初仕元不得志因棄官入青田山中溝此書天台徐一夔序曰郁離者離為火文明之象言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也已附載誠意伯集中此蓋其別行之本

卷上

千里馬　憂時
規執政　良楫
亂幾　養梟
燕王好鳥　八駿
賄賂失人心　請船得葦筏
噪虎　搏沙
論智　魯般
東都旱　螢與煽
假仁義　又
蟾蜍　豺智
蟻蛭　賄亡
予儞包藏禍心　救虎
梓棘　蟹父不住
石羊先生　驪邱丈人
賈人　好禽諫
盲靈公好狗　官舟
彌子瑕　自瞽自贖
祛蔽　宋王偃
卽且　術使
規姬獻　豢龍
采山得菌　枸櫞
洄濱美石　子餘知人
馮婦　燕文公求馬
養鳥獸　蛩蛩驅虛
韓垣干齊王　蠻狗
郁惡奔秦　照曠閣

卷下

天地之盜　治圃
道術　畏懷
智力　省敵
田璆論救楚　九頭鳥
多疑不如獨決　射道
卽止　專心
虞孚　虎貔
叛叔三悔　詬食
句卑野人　黎冥
諦人學蓋　世農易業
天道　蘭綵
情遷欲使　枯荷履雪
牧豭　割癭
世事翻覆　食鮨
夢騎　石激水
公孫無人　棘人養猴
石羊先生自歎　小人猶宵
飲漆毒水　石羊先生自歎
腐化爲鳩　城莒
晚成　待士
鵂鶹好音　斷尚

招安　盜肇
汪罔僥僥　神仙
論鬼　江淮之俗
天下貴大同　麗虎
立教　應侯止秦伐周
唐蒙薛荔　畏鬼
井田可復　窮檜
愼爵　天裂地動
大智　安期生
重禁　七出
種穀
貪利貪德辨
嗅嗣
躁人
樹怨
貧智
論物理
美雀
行幣有道
九難

郁離子目錄終

郁離子卷上

明　劉基　著
昭文　張海鵬　訂

千里馬

郁離子之馬卒得駿骎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眞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冀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嘻華之山實維帝之明都爰有緇羽之鵲拖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爲能屭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爽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生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哎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宮宍而殷巖嶢松杉相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髀竪目之聽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驚聞而大惕畏其挺己也使鷇謖之于母之使曰是鵲而奇其音不祥使鴟曰逐之進幽旻焉鵲委羽于海濱鵲鵜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內吾子之不爲幽旻而爲鵲也我知之矣

憂時

郁離子憂須麋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子曰非爲是也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鋌而含鉦鐸者孰不有所俟今弗慮也旦夕有動子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不周河溯于其岫且渤老童過而憐之謂太冥曰山且渤太冥怒以爲妖吉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渤乎有

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渤山乃渤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憨以頭觸其山山之骨皆氷裂土潰于淵汩焉太冥迷客先于崑崙之墟其臣皆亾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

戚之次且

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子何爲其連乖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爲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子哉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婭冶子早喪其父政屬于家僮沸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也夫以其父之老與母之喜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悔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鼩鼠也草蟲知之於將雨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蓋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蓋之土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鴟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顚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之進幽旻焉鵲委羽于海濱鵲鵜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　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尊哉

規執政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非爲是也吾聞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甌貴子之治事也不以家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愚爲其

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紲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竪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買于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怍之

良桐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爲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爲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暮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亾矣遂去入于岩穴之山不知其所終

巫鬼

王孫滿謂郁雛子曰子知荊巫之鬼乎荊人尚鬼而崇祠巫與鬼爭神則隱而臥其偶鬼弗知其誰爲之也乃蠆于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臥醮而起焉鬼見以爲是臥我者也臥之踣而死今天下之臥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秖取尤耳

亂幾

郁雛子曰一指之寒弗煖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煖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快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郡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

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養梟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是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鷹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獻馬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于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爲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喪于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適貨而啟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應焉客至則羣呼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烏烏攫腐以食腥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鵂止焉烏羣睨而附之如其類鵂入諗于宮王使射之鵂死烏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

八駿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二其次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逸者爲上乘居天閑以駕王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冀之北土純色者爲上乘居內廐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盡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冀之北土純色者爲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麗爲中乘居內廐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冀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上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旨及夷王之季年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騎閒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嗇服也外廐曰雨食多而用穿其實以先我爭而鬨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廐既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爲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弗捄亦奔焉之高足驤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遂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適貨而啟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應焉客至則羣呼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烏烏攫腐以食腥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

師天下燕然

其老羸皆歿而其北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

轉貿

舉賈三人皆賣藥子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爲出不虛價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朞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日食而皆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爲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于上官其去也無以貤舟人皆笑以爲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寘百民則不待三年舉而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格哉

賄賂失人心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廬不修工憑乃名工謀之請粟曰永閒女姑自食役人吉儀設事者弗自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懲怠執齊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雨應既已灾及于其室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斬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饔餼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庶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請舶得葦筏

閻逢敦菲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宓於外閫者曰瓠里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爲先生計哉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求三神蓬萊之山遣舟舶與之俱徐市入言先生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皆可往也寡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則不惟人皆可往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爲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且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徂于沙邱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瓠里子

瘉治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設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劑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方非醫也雖有面諛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途說以爲方而高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噪虎

郁離子以言忤於時爲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屬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閒之矣或以告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爆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簡以制之或猶踰焉盜而發貨利莫大矣利之所

鵠集而噪之鴟鴞聞之亦集而噪鴨鵲見而問之曰不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鵲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嘯吾巢故噪而去之鴟於鴞鴞鴟鴞無以對鴨爲笑曰鵲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兩穴居者也何以噪爲

撲沙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撲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撲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撲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棄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歷世之民猶以水撲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氷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撲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虞卿諫賞盜

平原君患盜謀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實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況敢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遏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來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懲而力遏其流至於不能制乃不省其閼而欲矯以逆死上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爆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簡以制之或猶踰焉盜而發貨利莫大矣利之所

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武政也投之
是鼓亂也不戒饑甚平原沿塗繇
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禁者
於是趙益皆走之無道不拾遺處卿之教也

論智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烟火出
也而火以之著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
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
善用之猶火之出烟也韓非因秦加錯死漢烟出火也

曾般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哭與郁離
子曰有曾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
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衆之
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斃柄之未朽者猶有所
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況
葺宅必新其材簡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
東樣以爲楹不新柱以爲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
所產楓柟松梧杉樟惟植無所不收大者爲棟爲梁小
者爲栿爲桷曲者爲枅直者爲楹長者爲榱短者爲桷
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況
葺宅必新其材簡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
東樣以爲楹不新柱以爲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
所產楓柟松梧杉樟惟植無所不收大者爲棟爲梁小
者爲栿爲桷曲者爲枅直者爲楹長者爲榱短者爲桷
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斃柄之未朽者猶有所

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帶戒諸侯其無駭乎明年望諸君以諸侯之師入齊潛王遁莒所殺

蟭螟

蟭螟游于洪濛之澤蚵蛾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俱入月使龍龜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于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秦和之淳精吸風雲之華滋無所食也蚵蛾曰若是則子不能從矣子處洪濛之中一日而三飽子焉能從彼單棲于沃瀆梯其胃腸而吸欽風露乎即其食不對意離復命使返而觀之則方據涸而食其蛆蠹糞汁而飲之涌腹然後出肭肭然意龜返曰彼食溷蛆與糞汁也不可一日無也而焉能從子蟭螟額而咍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豺智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飲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掎角之毒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掎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

元豹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揜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元豹乎其始也黝黮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何其蔚也是故豚黎之至處頹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攝而駭之於是乎罹罾來而扃鐍發矣桂樹之輪囷詰屈與梏拲美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腐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辭于能言蜩螗猿于善鳴梟以苦而不烹何不鸚子之燈燈而返于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子問之晚也

蟻垤

南山之隈有大木碧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木朽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垤癹如也一日野火至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于火所未至已而俱熸無遺者

賄亡

東南之美有荊山之麐麐焉荊人有逐麐者麐急則投諸莽逐者趨焉麐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歌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麐耶

惜鵜智

子游爲武城宰郭門之垤有鵜遷其巢於墓門之老以告曰鵜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殃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如藥莫若我衆能先生蹙曰願受教老父曰生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穹納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其舟以候於郭門之垤浸而雨不止水且及于墓門之垤翹翹然徘徊長嘆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道士之過也如其名曰芝得而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子僑包藏禍心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爲微行昏夜踰其鄰人之垣鄰人張之坎其往來之塗而置涸焉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篙立水滸督善水者繩以俟人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乎旦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聆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矇然坐而視其毛比及岸則瞠目怒道士躍而擾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如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覩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采藥

豢龍先生采藥于山有老父坐石上拊之不起豢龍先生拱而立頃之老父俯而嘘俯而疑其神玉如也頷而笑曰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如藥莫若我豢龍先生蹙曰願受教老父曰生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穹納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其舟以候於郭門之垤浸而雨不止水且及于墓門之垤翹翹然徘徊長嘆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道士之過也如其名曰芝得而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救虎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于江有道士築于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篙立水滸督善水者繩以俟人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乎旦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聆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矇然坐而視其毛比及岸則瞠目怒道士躍而擾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如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覩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采藥

豢龍先生采藥于山有老父坐石上拊之不起豢龍先生拱而立頃之老父俯而嘘俯而疑其神玉如也頷而笑曰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如藥莫若我豢龍先生蹙曰願受教老父曰生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穹納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其舟以候於郭門之垤浸而雨不止水且及于墓門之垤翹翹然徘徊長嘆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道士之過也如其名曰芝得而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子僑包藏禍心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爲微行昏夜踰其鄰人之垣鄰人張之坎其往來之塗而置涸焉

子寢興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夠婆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菁菁上拂穹蒼下臨冒崖衝雲灑之而不延赤日過之而不炎其馨菲菲其味如飴鬼魅長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蔑而服之可以祛百邪消毒淫扶陽抑陰斂眞歸元岷山之陰有草焉葉如翠旄根如商金味如人膳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黃良蔑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痾毒熱一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嚼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人流爲瘡瘡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俱有殺人之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愼擇之哉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者所誤豢龍先生愀然而悲頗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棘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修修而不揚橫橫而無子之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蟄父不仕

宋王欲使熊蟄父爲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祀離曰薄諸乎吾將以爲太宰祀離曰臣請試之且曰之熊蟄父氏不遇遇其僕于逵爲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腊蛇以爲糧之齊齊人館之厚客客喜脩主人以文蛟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爲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祀離慚而退

化鐵之術

郁離子學道于貌乾羅子冥授化鐵爲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日取水于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渾肫肫如珠在胎煜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爲嘯其徒謀之曰有惟女知之予若不早圖而爲形似者所誤豢龍先生愀然而悲頗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棘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修修而不揚橫橫而無子之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蟄父不仕

宋王欲使熊蟄父爲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祀離曰薄諸乎吾將以爲太宰祀離曰臣請試之且曰之熊蟄父氏不遇遇其僕于逵爲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腊蛇以爲糧之齊齊人館之厚客客喜脩主人以文蛟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爲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祀離慚而退

化鐵之術

郁離子學道于貌乾羅子冥授化鐵爲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日取水于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渾肫肫如珠在胎煜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爲嘯其徒謀之曰有惟女知之予若不早圖而爲形似者所誤豢龍先生愀然而悲頗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棘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修修而不揚橫橫而無子之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蟄父不仕

宋王欲使熊蟄父爲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祀離曰薄諸乎吾將以爲太宰祀離曰臣請試之且曰之熊蟄父氏不遇遇其僕于逵爲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腊蛇以爲糧之齊齊人館之厚客客喜脩主人以文蛟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爲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祀離慚而退

化鐵之術

郁離子學道于貌乾羅子冥授化鐵爲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日取水于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渾肫肫如珠在胎煜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爲嘯其徒謀之曰有惟女知之予若不早圖而爲形似者所誤豢龍先生愀然而悲頗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嫡嫡而今曰之涼涼也其鄰之涼涼也夫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則大利焉蜂之窩不綽不漏淋雨沃而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墐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蝥蚍蜉蠨蛸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颯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漏者也艾而淋

者解矣宜其敝也

雲夢田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雎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于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悔曰吾以子爲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爲恩乎景雎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彌子瑕

衛靈公愛彌子瑕拽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懼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覩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撲之嘷而逝及其欲食也蒸蒸然復來忘其撲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自譬自賸

郁離子曰自譬者樂言己之長自賸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人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聾瞽聾所以聰明之猶懼賸人有耳目而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賸而以欺人曰子其儌矣也而況於自譬自賸乎譬且賸而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蔑之有也

自諱自矜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留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乎欺之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上必濕以納之矣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上必濕也而後善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爲人國家計哉故因長矜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

昭然知其爲諂與欺而弗之拒也蹂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蕘慕生效夫姦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且不能堪也而況於蕘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爲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疢如長醫之治疾也鋤其萌而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諂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毒之物不招而自遠矣

秩蔽

狐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君之左服病歟人曰得生馬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閨人使求僕之驂僕雖未與也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狐里子曰我之蹻躍不猶爾之跼蹐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跛之則贏其骭曳之則斃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安戰也農無以爲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爲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困矣是見足而不見手也今君之園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糗也背腓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宛邱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爲君畏之

宋王偃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旦日視朝必詆楚以爲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羣臣和之如出一口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知以爲容國人大夫傳以達于朝狂而揚遂以徵其貉食其心謟其脅出其股食其肉而飽其大夫華犨諫曰宋之非楚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十勝不足以敵其一敗其可以勝乎王曰使誠如王言楚之力試平諸侯聽遂起兵敗楚師于頻上王益遷華犨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戮也幸不可常勝不可特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況大國乎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其至矣王怒華犨出奔齊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

越王燕羣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羣臣未應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于青浩禺彊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髓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髓曰吾笑爾之蹐躅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蹻躍不猶爾之跼蹐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跛之則贏其骭曳之則斃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捽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郁且

郁且與蜃遇于暘蜃褰首而遊郁且追之踩旋焉統之蜃迷其所如則呀以待郁且掘其首身弧屈而尖發入其胕食其心齧其脅出其股食其肉而飽欲取之蛤詘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郁且怒見蛤喻欲取之蛤詘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郁且不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知以爲容國人大夫傳以達于朝狂而揚遂以徵其貉食其心齧其脅出其股食其肉而飽欲取之蛤詘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郁且怒曰甚矣爾之陋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蜃蜃噬人則木腐噬人則人腫蛇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胕食其心齧其脅啗其血而飽其肉而已也蛇生蛆而蛆復爲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疢如長醫之治疾也鋤其萌而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諂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毒之物不招而自遠矣

衛使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衆狙皆長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無畏陷溺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爲畏己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方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狨妻子怨于河中流而溺水渦咽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爲天神已也歸而不事齊又不事齊齊人伐而分其國齊俗敬鬼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右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況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規姬獻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爲天仙其左右爲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鐘烹鮮明晉火窮晝夜今子之庭無雨暘寒暑貧如市鶩羊鴨雞之聲啞嘐嘈囋不得閒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爲天仙而爲鬼伯也明年而敗子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豢龍

有豕鯪鯉于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之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焉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乃養蟲以伺冀其復來也無何大雨震電真龍由焉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矣蝘以遂之龍怒毀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其龍也則以鯪鯉之食待之卒宜以死自取之也

蛇羹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藹事之出入憑焉於是共國皆夜務巫紿之曰吾神已食日矣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矣蝘以遂之龍怒毀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其龍也則以鯪鯉之食待之卒宜以死自取之也

枸櫞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大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求于吏曰汝忘使者聘于吳而密訪焉梁兒之鄰人有植枸櫞于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所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噬而後嘗之未畢一辦王悉縮而不能咽蓋皇顧良久者也惡乎亡吾閒之險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詛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吞而逞其毒者以前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既皆以貢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前而視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于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獨索而有之諸侯之國人謀諸巫巫思洩其秘遂相與殺蛇而竊食之蛇死霧必散且之赫其日當殺其蛇平國人訝諸巫巫思洩其秘遂相與殺蛇而竊食之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呴而病

采山得菌

鄭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燭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入嚥而死其子視之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入嚥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國之恥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是兼國十二闢地千里西霸諸戎文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以死於是同穴之人皆

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知而不避者也設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焉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悉至使者聘于吳而密訪焉梁兒之鄰人有植枸櫞于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所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噬而後嘗之未畢一辦王悉縮而不能咽蓋皇顧良久者也惡乎亡吾閒之險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詛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吞而逞其毒者以前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既皆以貢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前而視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于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獨索而有之諸侯之國人謀諸巫巫思洩其秘遂相與殺蛇而竊食之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呴而病

淳于猶入趙

公儀子爲政於魏魏人淳于猶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如其弗任也退之淳于猶入諸趙趙人以爲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疾趙矣趙疾魏國之利也公儀子怏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恥也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慢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濱美石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爲敵邑之所無以爲之聲使求八音聚聲依敬請于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齊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于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肯爲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聚聲依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聚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齊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闕諸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現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磐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愼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況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强不亦宜乎

子餘知人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爲王子餘王孫率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諂越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于江瞿作江中之舟援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諂越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于江瞿作江中之舟援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若已者必精于察人而閽自察也今吳用之償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迫于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死則大夫受讒于之人無已若者吾閽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諛謂人皆能直之矣

不辱不智

越入寇不辱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下得大木而庵焉安夕將爨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能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騶陽精而不吾梁伯雨班而不吾寒伯雨不吾寒伯雨不吾寒向不吾灼然容而不吾衰遇風揭而不吾害伯雨不吾害其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況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鐘鳴而雛鳥悲長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況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烏魚之不若矣

馮婦

東甌之人部火焉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巳焉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穀文錦十純命賈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爲虎左迎之于國門外共載而入館于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宮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里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解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弭之逃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部取道閽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與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衒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姊于齊高鮑氏皆奇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姊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虞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强也而卒得舜舜以自臣于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讓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鮑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士駘諫用虞臣

晉獻公滅虞賓其俘于下陽使士駘監焉其大夫多逆士駘禁公閽之怒召士駘誚之士駘對曰君以是爲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昏安食虞公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虞公之政虞亡之事安食虞公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死而身隨之君將焉用是爲哉公曰吾懼其鄰國之之也士駘笑曰若是則臣滋戚矣公曰何哉士駘曰往歲臣之里有嗣卜之日叢爲祟於是棄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茢男女以班聚裘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厲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祀之土不可以逢宮室棄出之婦不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君既人之秦矣其能爲虞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鄰國君實欲善鄰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綿甲三以睨四封無歲不秣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發未生無所用其如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

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君何怒爲公曰善

養鳥獸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豢養于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烏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爲同類其情爲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遏之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頓異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蛩蛩驅虛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欲食必親啟寢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衍謂孫子曰子知蛩蛩驅虛之與壓乎蛩蛩驅虛負壓以走爲其能蓄甘草以食已也非憂其將爲人獲而貢之也今子爲壓而田子蛩蛩驅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致人之道

或問致人之道鄒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漏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無傷也舉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師以爲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轟其室鄰里莫不笑之

韓垣干齊王

韓垣之齊以策干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閽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曰臣聞蜜烏蜂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蓮戶具王使視蓄而蜜烏蜂不去者聚嚌而殺之今居于朝廷君不答退而誹諸館僚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子獨無所得象也姬前振而歸譬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驄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之爲烏蜂也能蓄父曰子無小大無不厭手豕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國者也而子獨邀以食先皇而歐見曰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也且夕且計課召憂子之爲烏蜂也能蓄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爾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爾而子獨無爾其可視乎以楚國之大以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之大而不能容一邀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爾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譬父

議使中行說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何奴之强將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驕悍惡言者中行說欲夫之故使往焉樂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伺奴騎慫必不能善待漢使或醜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而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謁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郁惡奔秦

秦楚交惡楚左尹郁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爲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有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矢口于其後夫而嫁于鄰南之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爲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復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疎是不用

烏蜂

杞離謂熊蠶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爲蜜烏蜂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蓮戶具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聚嚌而殺之今居于朝者無小大無不厭手豕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國者也而子獨邀以食先皇而歐見曰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也且夕且計課召憂子之爲烏蜂也能蓄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爾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爾而子獨無爾其可視乎以楚國之大以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之大而不能容一邀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爾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譬父

議使中行說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何奴之强將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驕悍惡言者中行說欲夫之故使往焉樂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伺奴騎慫必不能善待漢使或醜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而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謁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郁惡奔秦

秦楚交惡楚左尹郁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爲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有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矢口于其後夫而嫁于鄰南之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爲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復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疎是不用

古人之償車轍也上必悔之

論相

楚王患其令尹惡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于宜申宜申曰未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蹙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爲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臣室梁甚且歷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草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圮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有聞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捕鼠

趙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吾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饑寒焉不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耳去饑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便貪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疑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爲疑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舉禹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是以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爲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

如二人者其肯爲君臣乎今晉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趙韓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彼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爲將也周詩有之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也若若乃可耳王蹙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爲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臣室梁甚且歷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草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圮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有聞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善復進吳起

去盜

鄧析子疾病氣菀痰結將殺之或曰痰榮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殺也鄧析子曰吁吾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有所謂榮也今而化爲痰是榮賊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爲三爲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爲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命卧祠謁之爲醫也完固滌腸絕去病根而陷死者生薅禹成湯周文王之爲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勳昆吾放夏桀戡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盡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

介葛盧聞牛鳴曰知牛朝子鄭過子沈猶氏之衢相睨而笑從者歸而語諸鄙交背焉夸馬夸人使牧渠罷與蛸蟻以示之弗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於申有再有曰盍召仲尼公山弗狃使召仲尼仲尼欲往子路不說之從夫子也桑衣而蠶食今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召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繼子其悔哉乃陰嗾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再有曰盡聞諸公乎弗聽遂以貴人攻季氏間昭公焉師入驚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謝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焉之雖然盟主

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蔑有二命二三子不念魯國不謀于君而怫隣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鳶不鳴烏祖禍不責夷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曳戈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公山之伐季氏也其猶介鴈盧之啾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于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淳于髡論燕畔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惟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爲若請于帝去爾疾錫爾壽富貴叟曰諾乃使人蒐于山羅于林罾于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吉于神而放之圃宮所及鍛翅而滅足者嚙嚙聒聒野拚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于巫曰神亦有誑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貧自逆非神逆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寃號之聲訇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饑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造物無心

鄧析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倮者鱗鱗如也沸如也蓁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殘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殘也在頃刻天若能如之何而爲之則亦不誠甚矣

秦醫

楚令尹病內結醫箴得秦醫而愈乃言于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爭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貞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爲其能救已也是故孝慈而藥長也今秦砭劑之毒莫不怒而受之爲其苦短而藥長也今秦醫之爲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成伯命跖爲不足法所不及長其藥也長其有隱愚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鄖鄧夷陵皆舉于秦排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餓餒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之速也吾聞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吉而國之鑊湯而況於易色之爲亂常之本乎王如不肖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於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頒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忠之薛公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迫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荀卿論三祥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白鸚鵡太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羣臣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倮者鱗鱗如也沸如也蓁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殘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殘也在頃刻天若能如之何而爲之則亦不誠甚矣

秦醫

楚令尹病內結醫箴得秦醫而愈乃言于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爭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貞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爲其能救已也是故孝慈而藥長也今秦砭劑之毒莫不怒而受之爲其苦短而藥長也今秦醫之爲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成伯命跖爲不足法所不及長其藥也長其有隱愚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鄖鄧夷陵皆舉于秦排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餓餒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之速也吾聞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吉而國之鑊湯而況於易色之爲亂常之本乎王如不肖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於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頒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忠之薛公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迫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大人不爲不情

鄧析子曰齊桀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縕絮民情之常也是故齊桀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人者必有大人教之也臣知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迫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齊伐燕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頒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忠之薛公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迫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大人不爲不情

鄧析子曰齊桀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縕絮民情之常也是故齊桀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人者必有大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迫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荀卿論三祥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白鸚鵡太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羣臣之

任己者窮

鄧析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

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雖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已於是謀者隨識者避哲者愚巧者朋廉者阨而圃曲頑鄙之士來矣圃曲頑鄙之士盈于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行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論史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間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夷禦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爲直者之流害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嘗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落錄其功而不揚其罪爲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故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治國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溲而糞之相其豐瘠而種之時其早暵而灌之去其蟲蝥而殺之其於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夥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如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

芈叔課最

楚使芈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繩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噎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

天地之盜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據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通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匿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悖其奧屑其糟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爲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遂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旱而港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通其人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治圃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溲而糞之相其豐瘠而種之時其早暵而灌之去其蟲蝥而殺之其於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夥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如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

芈叔課最

楚使芈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繩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噎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

盍教之而廷耻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涔池以爲利者異行人過楚見其魚體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爲之貝罔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苄敖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鄰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剝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羣臣而譴之羣臣不佞繇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苄敖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苄敖剝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夭悅三年而伯諸侯

道術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恒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隳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實恃於衛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罪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掊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惠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善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藉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懇弗能改也

長懷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爲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撣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勿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並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葉之在喙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

種樹喻

韓非子爲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子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募人欲用人而韓之羣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園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栟桂柏可以爲棟梁穉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檟柳楸槐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閭臣鄰之婁婁急慕而思効之植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爲薪僅足其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東薪不足以支之也

智力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

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惟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嘗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惟哉

省敵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

服

聚天下者猶的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鼃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趨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爲的而天下之善聚焉牧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築紆以淫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抑之莫不以秦爲讎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

不爲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遂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爵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田瓊論救楚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趨帥師伐楚田瓊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瓊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九頭鳥

擧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呼然而相衝瀝血霑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見覩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琴弦

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

多疑不如獨決

無支祈與河伯鬬以天吳爲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鈇鉞雷泰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騰鼉鼈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逢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黿鼉可以舉黿鼉也大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二人故耳齊則聽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雪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龍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貢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黿鼉爲足以當之黿鼉之冥冥不可以智謀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殺之必矣乃使黿鼉帥九鼉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射道

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于王左麋交于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鵲拂王旃而過翼者垂雲注矢于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一志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

未也子不觀夫國獸乎夫黠虎爲猛今以虎關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關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辯士之爲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勝如搏七雀今者之爽猶是也吾嘗行于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爲巨室者工多必有大匠焉非其蓋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能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觀聽尊而事不僨是故四海之民蘉于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蘉于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雖使奕秋爲之猶常敗也而況非奕秋者乎吾何憫焉

虞孚

虞孚問冶生子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嘗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賣漆葉之青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間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斤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儈問有漆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嘗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賣漆葉之青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間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斤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儈爭以金帛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

碼碯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
克售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緡
之燕適海有惟濤舟師大怖徧索于舟之人曰是必舟
有寶而龍嗽之耳有則亟獻之撫惜憯胥沒矣舟冥冥
膚而哭問其故曰余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
索而視之碼碯也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
不能識此寶也

姑蘇圖

姑蘇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訴曰王日
飲而不虞寇使我至于此乃弗自省而罷予戰戰而死
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
太宰嚭以告王請行賞王恡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
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冠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
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冠
至義不戰在我於是王築城瑒夷子皮虎躍而鼓之薄
諸閶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
成弗許王伏劍秦伯之國遂亡

鄙人學蓋

鄙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
為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
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
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
少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繫已之學雖失時在命
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
皆傷于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
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
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世農易業

狐邱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僅恒患易其業而未有加
於農者其閭之子騶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食而企焉
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
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與乎郁離子不對盜子
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子矣
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役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
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
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
也

蘭緜

郁離子曰蠆吐緜而為蘭以自衛也幸以烹其身而其
所以貢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蠆亦愚矣哉
蠆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
力成其身以為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為已
用又戕其生而弗之恤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
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補相天地之宜以育天
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功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蠆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
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多疑難與共事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徼倖之人不可與定
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徼倖之人其心沫其
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徼
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撿其
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
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矣及哉

天道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
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
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
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
荊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
而竪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
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
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役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
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
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
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與乎郁離子不對盜子
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子矣

蘭緜

郁離子曰蠆吐緜而為蘭以自衛也幸以烹其身而其
所以貢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蠆亦愚矣哉
蠆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
力成其身以為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為已
用又戕其生而弗之恤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
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補相天地之宜以育天
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功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與蠆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
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
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憑者思凭吾聞
之畜極則洩閉極則達熱極則風塞極則通一冬一春
之序也在不復僕痛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
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焉東陵侯曰僕未
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
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
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聰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
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
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樹玉樹也露葬風蟬
而竪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
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
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

綦春齊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
統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
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
故者新滋滿之下必有深淵高邱之下必有淺谷君侯
亦知之矣何以下爲

情爲欲使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
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
者也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遂其能而
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枯荷履雪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
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涓然非夫子之悲若人之貼死
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
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
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
恥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
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
十里之國爲政于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湯
征伐之權以爲天下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
伊尹恥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
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
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
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
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棕兮此澤有荷葉
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鞋口不譚世事

聖人不知

楚南公問于蕭纂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
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纂子雲曰六合
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
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歷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
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
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
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罔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
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牧豲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狙邱先生自齊之楚
牧豲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豲曰
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
爲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
之道帝皇之事牧豲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
之勳舊何狙邱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
及也牧豲曰臣牧豲者也家貧無豲而爲人牧豲豲蕃
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豲也舒舒焉
詰朝而放之使其蹄躅于叢灌之中糞壤而食腹穢
籍朽翳賁塗以游則皆繇繇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
驩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豲臣斬欲
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豲主人惟之恒不足
其傭於是爲豲作廄處焉高其垣牆其補旦而出之日
未入而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喋穢臭豲弗得遯則皆
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豲也豲得
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
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
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豲
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
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彼功利
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
武不可與談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業計
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
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
鹿蘆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
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
猶雷壞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于匡
困于宋餓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在孔
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狙
邱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豲之識事勢也

劉夔

夷門之夔人頭汲于肘而癭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
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割之人曰夔不可割也弗聽
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
死癭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
欲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癭之類乎
詰朝而放之使其蹄躅于叢灌之中糞壤而食腹穢
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士皆春申君而已
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癭也

直言諫言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
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曰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
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曰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
惡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
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
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知直言之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

爲藥石而有益于己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疢疾
而有害于己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于其身之利害
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
亦必因其利害而導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爲能辨
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鵲之
鳴也識之

世事翻覆

郁離子與客汎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烟平湖
若砥魚蝦之出沒皆見鳥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
可者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
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欻然薄石而
偃木鼓窮嶼而雷九淵輪旋而箕簸焉客蹙不能立倚
而嘔伏而不敢仰視神逝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
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
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一朝而怒莫敢攖
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悟不知患謂
之敝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已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
不知風之可畏乎愼兢覩于呂梁見其觸石而煦沫也
曳足而走曰吾何爲留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
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
也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
之可畏者未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食鮆

司城子之國人之子食鮆鮆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
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
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
死鮆鮆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
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慨然
歎曰好貨之毒其猶食鮆鮆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
之徒也而不知國人之弗子也甚矣

說秦

聊邱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愼子曰人皆謂秦王
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愼子曰善哉
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
徑尺而蟠背其下維千丈之谷懸泉汰之淫聲被焉無
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冥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
皆嘖嘖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則足搖而不
顧矣已而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駭之
能舉目運而不敢瞬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觀夫石梁之
險者也是故過瞿塘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觀往
而不儻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
無辭以教僕矣

夢騎

芻貳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
惋形于色一夕乃夢騎乘甚雄而與其友言之其友燒
而與俱適市儇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驍
驟然而驤蹴然而若鳧芻叱抱鞍而號旋于馬腹之下
馬躍而過之頭入于泥尺有咫其友驍救之免歸乃謂
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愼無乘馬而已

石激水

郁離子曰石灘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
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繇其操之
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
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
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
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
欺曰好賜之毒其猶食鮆鮆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
之徒也而不知國人之弗子也甚矣

說秦

聊邱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愼子曰人皆謂秦王
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愼子曰善哉
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
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鰌堙洪水禹乃導
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鰌而在禹何也激不
激之謂也

楚巫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搆于邑俠
請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于國俠故得悉罔有司之
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
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
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
汗而不揄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
無辭以教僕矣

夢騎

芻貳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
惋形于色一夕乃夢騎乘甚雄而與其友言之其友燒
而與俱適市儇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驍
驟然而驤蹴然而若鳧芻叱抱鞍而號旋于馬腹之下
馬躍而過之頭入于泥尺有咫其友驍救之免歸乃謂
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愼無乘馬而已

石激水

郁離子曰石灘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
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繇其操之
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
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
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
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

巫巫不得先閭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熟思無一人敢復言鬼

公孫無人

柳下惠之弟跖溢于晉晉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有諸展季愀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其兄以入逼而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以懷之政以一之則懷政以一之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怫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斃翦其妻孥蕩其土田割其恩愛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橫行于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繇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于柳下而別其族曰柳下氏

獊人養猴

獊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姤之恥己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茅栗以往莚張而猴出衆賓凝貯左右皆蹈節巴童佁然揮袖而出其茅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獊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蠭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良心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養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己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俟以明之擴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飲漆壽水

熊蟄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青魚子池而患癩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人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蕪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癩哉

城莒

莒北離公城莒視緎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緎都二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蔑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豹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別敢視緎苟有事焉民集于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北離公之智不如螳螂計其徒徒各執其事有蚔者負其蚔以行今離公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寡悔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禦寒其功在煖而美觀不與焉故人之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凄凉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焉之無光七日

小人猶育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育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臰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之聲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鷹化爲鳩

岐山之鷹既化爲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群羽族之翕然集也遽然忘其身之爲鳩也翹然而鷹鳴焉羣鳥皆翕伏久之有烏翳薄而瞰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鬬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于灌烏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勁也而化爲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舍忍也

城莒

莒北離公城莒視緎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緎都二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蔑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豹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別敢視緎苟有事焉民集于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北離公之智不如螳螂計其徒徒各執其事有蚔者負其蚔以行今離公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寡悔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禦寒其功在煖而美觀不與焉故人之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凄凉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焉之無光七日

小人猶育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育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臰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之聲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鷹化爲鳩

岐山之鷹既化爲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群羽族之翕然集也遽然忘其身之爲鳩也翹然而鷹鳴焉羣鳥皆翕伏久之有烏翳薄而瞰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鬬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于灌烏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勁也而化爲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舍忍也

城莒

莒北離公城莒視緎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緎都二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蔑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豹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別敢視緎苟有事焉民集于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北離公之智不如螳螂計其徒徒各執其事有蚔者負其蚔以行今離公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寡悔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禦寒其功在煖而美觀不與焉故人之

于御寇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士也甘華飾
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已其主
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杜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
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
乎寡悔矣夫

曉成

屠龍子失馬而泊晚人曰曉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
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
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因
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刖足而後爲
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
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脅拉脅棄于簀中而後相秦
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
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烜赫使人仰
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計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
矣故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稺若以爲晚
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待士

齊宣王與駘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
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駘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
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駘子曰王必以
山林處其麋鹿猿猱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雁乎王
曰然駘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豺狼稻粱飽
其鴻雁雞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駘子曰使虎豹一
日無肉猴猱一日無果鴻雁一日無稻粱豺狼一日無
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
狐狸猴猱而山林處鴻雁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

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
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洗閼河濟洗泗
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
侵軼東至阿無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瀍雒之閒海溢水
昇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鼉四郊多壘烽火不絕
狗偷鼠竊橫騖時而與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
千里餓饉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雁
禮興違覬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猿
忠信不孚民離其情獄多冤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狸
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狐
而王可以坐擒齊國矣王勃然色變駘子曰王無怪也
人予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
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
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纆之以王之緻經範之以
王之渠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
之事者非圖備僨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
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柘鑐以防水鑽朽木
以取火哉於是宣王瞿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
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駘子以爲相齊國
大彊秦楚致霸駘子之力也

蛇蝎

楚人有見蛇蝎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爲之容而惟恐人
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
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
蛇與蝎未嘗傷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足基

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鉅細殊矣蟲蛇之無知而
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戮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
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哲蔟氏掌覆妖鳥之巢著
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爲陰
德君子不非焉況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則瘵而曰必
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
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大
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
而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
若所及也

鵂鶹好音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鵂鶹鳴于庭王惡使殫之子
胥曰是好音也弗可殫也王惟而問之子胥曰王何惡焉王曰是
而惡是也夫有日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
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
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
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邁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
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闕則鳴以補之王臣之
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
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
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
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烏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獸何
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
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斬尚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斬尚者謂其善任使令
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斬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足基

人之聽于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踰靳子則王於口衣不踰靳子則不安於體出號令不踰靳子則心憮然以為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為大忠於王而不知為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鑑往轍而王鑒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為之民弗地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刑究于下而怨歸于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懼放屈子于湘江之源屈子去楚楚乃大弱子秦

論樂

熊益父居楚有見閻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益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爰矣和之以琴瑟閒之以笙磬會止祝敔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筝筑笛衍間以鞉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冬蟄而鳴于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于向晨而鳴于中宵則人聽惑

招安

鄧析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竊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諸漢漢卒有天下縣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虐緣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源疏瞭派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臆乃心以逆天生乃天者釋其聰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察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格于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寬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況于羽非特文舞則非足心肝腑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者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幹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蹄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舍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盜蠭

盜蠭以如芒之鉤係人只之繩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人物之靈夫奚為不能恆變故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可有不可哥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修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為能有其受而為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為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貪利貪德

鄧析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為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虐緣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源疏瞭派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臆乃心以逆天生乃天者釋其聰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察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格于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寬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況于羽非特文舞則非足心肝腑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者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幹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蹄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舍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

甯戚問于羅雒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惟變人物之靈夫奚為不能惟變故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可有不可哥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修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為能有其受而為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為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貪利貪德

鄧析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為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

貪以亡其身鄙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恩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豈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惡之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論鬼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竄匿其鬼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竄其釁體其炭也人死之鬼復歸于氣猶火之滅也其燼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金鑑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凰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孫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廟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嬿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病竭朝夕稽叩拜跪是嬿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嬿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卽市井豪儈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

獄祠

郁離子觀于獄祠悵然歎曰悲哉先王之道隳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況于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是非鵠與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蓋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若不問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火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浮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淘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天下貴大同

海島之夷人好鯉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鎩之犧羞蜜啗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遂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汙惡潔衆枉惡直衆情惡勸衆後惡忠衆私惡公衆嫚惡禮猶鵜鶘之見人而赫也故中國以夷狄爲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

虎逐麋麋奔而闖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而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猶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冀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子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躁人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弈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疚

立教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此左右甚之色與聲董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

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甚而愈遠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劒挺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厥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應侯止秦伐周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邱王曰臣之里公孫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裒其徒謂之曰彼雖于鄰之叟也富而善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醴召主人而酹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膂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其主也無榮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誰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樹怨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所重在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也所輕在彼故嗇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忮心以讓人者勢有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已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益哉昔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薛荔

唐蒙與薛荔俱生于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木也嗇而翳松根石髓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而師食之以仙其壽人土是爲琥珀采與冰玉玉琅玕同爲重寶其幹聲整而千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樂絃笙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薛荔曰信美然蘚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剔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施罟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儇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覩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靳乎北鄙之獷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竊食其臂於是室家久矣乃梟而附于樸鑽蜻蜻之穴以入其條蠕蠕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枝條榦悉腐于蘚而外反索獲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爲棟梁唐蒙死而薛荔與樸如故

畏鬼

荊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知之於是皆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呪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佣之曰鬼實取之也中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忮心以讓人者勢有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弊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蘇是物出于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諸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過其請以怒怙又煽其憤以激帝如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問不自入乘隙而入蘇其明之先蔽也

貲爵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佯盜以請貲者子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子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子周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譬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嗤之矣漢制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儇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覩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靳乎北鄙之獷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竊食其臂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井田可復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種猶無間故令不疾而行禁不嚴而止人不營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愼紛更焉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厩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踶齧惟意所如不可逐而鞚也及其簣盬車歷羊腸流汗蹄足饑不得我

卷不得息論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閭人而飯沐則雖親之使遠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徙者各爲之謂之隨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與欲不徙者各半故以大德徙大眾則井田亦可復也

猶相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爲之欣欣然自以爲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問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子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子可也吾恐眞佛之笑子猶其糟也

論物理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鼈龜之考蓍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晝夜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蔡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厲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格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慎爵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

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日以飲有功者郎鄂之圍解王冕而親爵遣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郎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通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遇以爵爵變人之詆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不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天裂地動

或曰傅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地之運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遂如役小兒東海黃公之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虎所食郁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葉夫震掉頤惕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爲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繇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繇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以爲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行幣有道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長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重禁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資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已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

大智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

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
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
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
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七出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
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妒
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
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
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
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
與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
不信而駕聖人以遂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
久矣哉

九難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大石而侶猿猱茅徑不開草屋蕭
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
生久矣今幸得覩玉色趨下風僕悶有道之士不遺葛
龔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毗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產
教

公子曰夏屋軨軨眺綠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檐突室
留春清館含秋高櫚梧轑以聲鶴會羣駁杳以雲浮虹
芳檀以承衡駃蒼瑶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
離而水波天華井暉而多藪秀木修森以夏凉流景入
而成霞潛籟動以生風晃兮如閶闔之開忽兮若鈞天
之音於是乎曼目娛耳窈窕成行曳綃烟之翠綃鳴鏘
泉之玉璫衆樂張華筵啟肆金尊澄芳醪炮羔孰鯉牛烹
麋臇鹿膾玉琥雕比目膾鯉滿之飭炊拂雲之鶴羹几
窗之兔肺脯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芼以蔗桂之
爽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盎蜜丹荔疑脂曼倩
之桃若帝安期之棗如瓜擘肥敗飲清朧乃薦踐笙簫
行組練迅翔鵾嬌輕燕熠金釭與綺燭激粧鑒以過電
良宵欲終嫮樂未足雞膠以叫長笛嘉賓以移曲吾願與
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璀錯涼寒暑攸宜翡翠鸂鶒
珍甘蕉木綿香葛與羅采瑇輕涼
綵羽繡翰玳瑁之鼈蠙質漆章鳳毛之布焚之欲流撫之
如霜丹蝦之須動若抽虹燁爛
不滿元象之牙厥大盈舟狼虎熊羆貔貙羔絨細若遊絲輭若春綿丹
參紫芝地膽天麻豐
桑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幹陽駐顏戒衰越紙
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所至成
市所止成廛於是乎鑊山出金煮海收鹽千鎰穿崖聲
劉九幽萬竈歊烟結爲蒼雲蜑艇蠻舶出沒風濤罔罟
鱠鯉鱘鱏赤鱗絡氏人鉤罩鱗鰭鰕鼈縱橫鬬鰕止水毋整蠣
蠃搗化鼈鼈翔鷁鷟鮪麗龜鼉鯛墨鰒鱉鱓引鯉掣鱘
連骸枕丁膠乙兼取並積鏃骨皮簇磨鱗刮甲齒牙鋒
鍔以囷以敨鼈鼈桑鯆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
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閃日燭月匣不能閉土不能藏
可以易既同祚傾城奪國吾願卑辭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
侯不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臨閶闔以當中發重門之
啼嘯鑿以瞽石植以梧桐以鳳凰與先生棲

扬奕奕翼翼冬暄夏清與馬逵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裯尊嚴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鬳行肅肅蹌蹌秩如也聽欽傳聖神撝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由言而侍者辟易指顧而驚者踶跲千人離立跋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若秋霜之飛雷霆起于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願也

公子曰欽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金懌慨辭家踰隴違游鬼鄉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席更僕秉燭稟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舌於是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宰國發六奇以制敵湯謀陰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入月蓋樗里不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嘯則寒谷生春譬欬折五兵禪笑却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譽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駿良騎騄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蛇倏忽飛驟倐然殷谷雷邱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燿冬冰煜煜晨星純鉤太阿纏理鱗雄鼓揚虹芒矛擲蛇舒光發輝上經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鵰而蹈甲吞羽黃間豹子時力距泰九牛引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赩大旆鋒旗橦以元戈建之以羽葆載以武車樹以羽旗鳴以鳴鼓鼙鼓鏗鏗鐘鼓喤喤鉦以和之鐃以節之九旅之覽旃雲旋而森迴山陵爲之低昂大旝爲以耀光乃布天衝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虎翕張吃分如

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眞人焉實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靜造化罔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蠲冥窈窈窈窈惛惛蕩蕩掃六淫寂寂寥寥滌除百蔵如翦草菜不遺一莖如能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慄不難百惟自敖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靜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闢代明播爲五精二五媾其形而爲人元黃而開獨爲物靈得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淵兮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撊氛埃兮驅蛟部晉衆神兮集予家時風雨兮若驕其疏不壅兮待其生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爲學子牧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扉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慨然曰公子道塞九流楊墨百家並出淫辭橫說從橫反覆慘毒恫疑恐瞰變幻白黑如荼之熾可使漂百槃紆迴遁以誣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嫡者則謂天地爲蓬廬點首爲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耀以夸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餌虛浮譎詭誰生之曲蹊蠹世之巨

蠹也方今威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撓搶降鬼流精爲貔爲豹爲蛟爲蛇夫失其土化爲封狼奮爪張牙飲血茹肉淫淫酒酒沉肓腐腸窮淵積藪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爲樂嫉遊爲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建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途捷岐狙詐詭隨鳴貪鼓愚傲倖一時者皆不願也於是公子赧然頗赤曰旣吾聞斯言矣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茹得滌願爲弟子幸

明劉文成公基炯於史冊郁離子上下卷乃元末冠烽四起隱居青田時所作假橫亘變化指事造懷洋洋溢楮園寓言之旨而托乾轉坤之抱時、溢乎言外知其求志達道具有本源世徒以古候鐵偉神之作也乙丑夏廣山張治鵬識

所著先生事自任以天下之重于是著之道德成就之事業所著有會以
其底蘊者今之讀者大略之業固留实在諸方識者法書史手活稿采事公
著已刊書業當然未盡行于世先生之子仲薇就其兄之手蹟謹重刻以廣
陵予故與一家舊而知之者合資付梓其大者世始方來云爾係其書史定
著名諱生卒葬者姓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足以康濟大業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私以
當其身故其得君推于用也救之設書官之官紊布之官紀講法度施之官
政用文明之治化于四海流澤于萬祀此紊將事首以自見啟及其後也
嚴孔子之聖可大有爲而卒不見試作以傳道況其下乎然則必事夫文以
自見者蓋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紊君子以爲事既不獲推諸施行不行于
天下其所將有爲可以文明治世者願舒紊之方曲著示千百載之下知
而好者效準以行是亦吉慶所及其志抱不負可俗矣夫紊自蓋而降能
言之士何限非不欲加前脩云也卓多是于聚殫失于偶巧說而不正厭而
不規矩夫道固萬人有用之以求政治殆猶藏而實其糠乎關天地之
盛發揮理之微究人事之變蓋而著無隱而幽情而切反覆以盡
乎古今歷到以中乎庶會不繫區區而于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
宜于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都慶子之著者也夫都郡文也明有章也都慶者
文明之謂也非所以目驗其著明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
嗚呼此紊區區故於紊少眷愛歡其業績能世紹治蕃或引而不發或
指近而遠感慨乎其所以然遂開之之人積厚而未發後稍稱夫蓋
紊醫語醫師之流一藥必治一病王石草木貴賤之異皆可以已疾庇身
無良物也此其會意所以綴得古君子立言之旨使其得者而推于用其文
明之治施天下後世當不減三皇止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蓋就寧伯劉先生

都慶子者蓋寧伯劉公生元孝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
以洞萬物之情氣足以塞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于天地之間不知自
慚感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于學主庇民者是時其若
不以天下事爲己責不與人例以宰相之除不得有爲已而南北轉運公
嘗然有經濟之志建國方務治兵略公皆實而公家欲以功業自見奚遑大
論治原之本被而著圖考察因循而悅苟且却而不行公遂棄官去歸居
青田山中築室著書都慶子之所以作也都慶者何慶都火帝之參用
之其文都郁然會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都慶子其書總得十卷分爲十八章
敘事一百九十五條參就于言少或百字其言甚于正已慎德慎記翔利尚
論事變參酌興治本于仁義道德之體明于吉凶禍福之機審于古今
成敗得失之跡大旨揚元氣之弊有爲而言也至于富貴榮利尚慕嬉樂淫奇
瑣巧于比偶而不失于正體而實之其纏綿若天阿出圖若不可玩繹而
思之其言雖然警醒乎如藥石之必治病論醒乎如五穀之必養飢而不可
無者也若醫術之功利由衆之所名技藝之精匠家氏之絶其能能于
聞人第以管窺相觀而不自以爲非者蓋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僅僅起
知天意有在歟而非之能新之明乎皇上而累辛以至設儀制禮興禮樂
定功行賞陞士分卷爰庸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樂于無
窮不其盛歟然有之曰慶雖有材德實用之公之爵也初公著書本有望于
天下後世匪意爲用之謀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仁也公之書
見于事業此卓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令有關于天下國家之故則
書雖也若區區一家言也一家言受教于公後裔公金聚宣幸出是書以
見教一書歟所未見慨未遂志其家領令公已歿其子仲薇慕就教於以一
覩于公有相從之好慕尊之序顧一夢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緊名于簡端之
末亦曾緊幸因不辭而序之公書寧伯劉先生人若其言行之詳宜勒之
太副具在圖史茲不著

草木子

草木子命撰

草木子　　括蒼靜齋葉子奇

草木一芥之細一枝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榦有生殁其神之傳初未嘗殁也

物之氣類萬古不移此主宰所以為之帝也草木一枝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

鬼者人之影殁者生之終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德也孔門傳道之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為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為之存亡也治亂世運為之變更也

荀子曰性者惡也為善者偽也杞柳桮棬之喻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之說也達磨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于性而非性之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哉善哉益贊嘆之辭即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說性有三品即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紜縱橫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辨可見儒書之不可無孟子

丹經言鼎鑊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斂神也火候是撙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節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礪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長生

仁人之詘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興天下遂至於衰亡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嘗子曰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也

舉世皆夢也夢亦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乎不夢乎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粱也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輪迴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工輕彼之付而嗇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迺乱坤之清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則不務而文藝是輕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蓋文章學問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荊南高士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無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之輕重矣香之多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無全功矣　卷止

草木子題詞

閻景賢撰

葉子奇作是書不下四萬言拔其尤蓋不下三千字而陰陽五行聖賢曲儒民物夢覺諸不徹奧無餘蘊鉄官鶚吕湖莊有書如此何患不增秉漢之色蕘以取數之多也譬之園草者翦芸朱草出而餘蕙雖美皆糞蕪穢之採木者瓊枝玉樹出而餘幹雖嘉皆惡陰突子草木子其翠芸朱草瓊枝玉樹也得其所以子草木者即得其所以取草木子者也草木其言取言十草木之人不以其人以爲草木之言卜故得盡其翠芸朱草瓊枝玉樹也問草木子曰飛昇有術乎曰天上實無著處予見問草木子曰子草木有術乎必將曰草木實無著處去其子而取其其草木而取其實言存而子存子存而草木亦存地下有著處矣天上何疎飛昇以往乎斯言也起莊生而問之是以草木取草木以馬喰馬之說也

重訂草木子序

齊召南撰

草木子八卷明初龍泉葉靜菴先生著先生畢實具明史儒林傳其書博大精深能括天地人物古今載籍之奥而洞其原于學術政治倘風俗是非得失確有至理法戒炳然爲明漢後成一家言者所罕及先生碩學奇才固與章三益葉景淵胡仲淵季彦文輩同舉于大儒王剛叔薦爲弟子者也士每患遇非其時雖抱負非常卒不爲當世用又或慧生非其地聲名不彰乃遺當明祖開基風虎雲龍雄力鏖兵用賢惟恐不及最著曰四先生括蒼實居其三同門士友聯袂升庸文試唯其所用鍛與河汾比盛而先生僅得巴陵一簿無非放黜以終其身著書數萬言猶自謂當與草木同腐悲夫天生此碩學奇才于用賢之時多賢之地而亦究一無所展豈非命乎說先生知命自安以康節觀物爲後學開格物窮理盡心知性之坦途以濂溪主靜爲自昔聖功悟一本萬殊人道天道之樞紐其著書由窮愁起而書不爲窮愁則真君子儒也爲君子儒又何計遇不遇哉是書期於正德丙子有黃鐵橋序跋久板失今邑令蘇君德水手校定序以付梓後之學者讀此後二序則思過半矣

草木子四卷

明葉子奇撰子奇有太元本旨已著錄考子奇所著諸書有範通元理二卷詩一六卷文二十卷本草醫書節要各十卷濟東野語二卷見徐禎卿談藪曰雅俗每二篇爲一卷即此卷紀元季明初事最詳今惟太元本旨及此書存餘皆不傳此書黃東序云二十二篇鄭善夫序又云二十八篇曰管窺曰觀物曰原道曰鉤元曰刻之約爲八篇曰談藪曰雜俎每二篇爲一卷即此克謹曰雜制曰談藪曰雜俎每二篇爲一卷即此本也善夫序又云舊本今纂爲四野語今纂爲二卷不當爲八卷野語今無別本無由質其異同莫之詳也子奇學有淵源故其書自天文地紀人事物理一一分析頗多微義其論元代故事亦頗詳核惟賈魯勘托克托開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鈔求禹河故道功過各不相掩子奇乃竟斥之爲邪臣則不若宋濂元史之論爲平允也書前有子奇自序題戊午十一月乃洪武十一年卽子奇罷巴陵主簿遠謫之歲此書蓋其獄中所作云

黃周子茗

海涵萬象錄一卷　四明南山黃澍五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都在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靈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而能如人心靈恕也

予幼時戲將豬水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充于內用氣吹滿胞畢見水在胞底浮在中其氣運動如雲是即天地之形狀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天地間一氣右旋如車輪之轉地如車之軸居載之中載轉運輪轉疾此天之氣近地者緩漸遠地者漸急七政行遲者在緩氣中行速者在急氣中也右字疑左譌

星必日莫而見故月令中星候於昏也

星土猶地有金木水火土之形則天有金木水火土之星象此制始於周末蓋天象圓轉不常難比地一定之說故星或在東而土在西星或南而土在北不必直臨其地在古必有其法而今亡矣論星土者何汨一定之見乎

班固陳卓費直蔡邕皇甫謐一行六家各有分星之說推晉一行之說詳密

星疑為六出冰消時六出霜結成六出皆陰數也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吾嘗轉所得雷石左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人之面備耳目鼻口舌猶天之五行也腹備肝肺脾腎心猶地之五行也腹備肝肺脾腎心猶地之五行也耳鼻縱而孔竅凹靜而陰也目口橫而睛舌凸動而陽也腎屬耳肺屬鼻支動而為陽肝屬目脾屬口支靜而為陰心舌居動靜之間而心聲形於舌舌音發于心是心舌者又一身之主也然頂圓而頑方天地定位也鼻岳聳而口淵深山澤通氣也眼外耀而舌下津水火不相射也喉出響而耳收聲雷風相薄皆與天地造化相肖也

汗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湘運之易集也又曰金陵據江之要會楊之可都者惟此地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府若并州是大同府地

人身中二氣氤氳而成精液其心神莫知其然猶天地間二氣氤氳而降雨露在天神亦莫知其然

陳北溪云樂以祀神禮以祀鬼此言非也樂記論聖人制作禮樂合於陰陽鬼神蓋謂禮之和即為樂樂之節即為禮鬼之伸即為神神之屈即為鬼此言是也禮記論聖政之張弛鬼神是氣之往來推而言之在人當和不和當節不節則違禮樂當屈不屈當伸不伸則違鬼神可不慎乎故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者其惟聖人乎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而序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之在天人也徒見其寒暑男女殊不知明而在人則禮陰樂陽幽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天人之妙用也

鬼神無形聲漢武帝見李夫人之事只是道士弄假燭理明則鬼惟之事亦明鬼神有與無在人體認難無孔子無以知堯舜之心

孔子之言如天孟子之言如地

大學之道問學之宋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

七篇讀之全功中篇一書感化之大義
老子之語變化荀子之言支離
莊子逍遥一篇要於所寓也
文中子判心跡之言恐衆者誤也
琴子十三篇宏分經權為之綱也用之必敗去之必
上謂之經以下十三言謂之權
陰符經一書乃方外士脩煉法三百言內有神仙抱
一之道有富國安民之法有強兵勝戰之術故上者
知之脩煉謂之聖人中者君子用之固窮下者小人
得之輕命其語棒棒見血必而周將人所作讀者試
詳之
變化二字其義異吾幼時見蜈蚣變蟋蟀及其變盡
了方是化故曰化生
娶妻生子而出家稱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
老聃之行徑也孰謂釋老戒絕父子君臣夫婦之倫
乎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
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慾腎水自足
人類正生本乎天也植物倒生本乎地也動物橫生
濁之氣溷也

海澨萬象錄四卷

明黃洞玉撰洞玉有四明文獻錄已著錄是書乃
洞玉孫溥錄其平日言論分四十類其中間有新
意然舛誤者多如引禮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
則世世祖是人遂謂宋太祖嘗居始祖廟其祖父
宜另立六廟信如此言則周之后稷不當居始祖
廟武王不當列二世室矣其說甚謬又曰凡樂圜鍾為宮夾鍾為商
又曰黃鍾為角乃謂黃鍾為爽則宮之角又曰太簇為徵
族為徵姑洗為羽乃謂林鍾宮之徵及羽非謂圜鍾之宮止有角徵羽三聲而闕
鍾之宮止有角徵羽乃謂林鍾宮之徵及羽非謂圜鍾之宮止有角徵羽三聲而闕
北郊宇耶又謂兩雅有不律筆之文謂蒙恬始造
筆證非周公之作不知蒙恬造筆事出張華博物
志小說雜書不足為據為語有以死書繫之文固
在張華先也如此之類頗傷舛駁至所載羅從賂
交東楊求陞都御史諂餘尤語涉恩讎益不足徵
信矣

四庫提要補正

海澨萬象錄四卷

胡玉縉撰

又謂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俱不說出案崇
禮太師曰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即謂未嘗不具商聲且大司樂曰
凡樂圜鍾為宮又曰黃鍾為角乃謂黃鍾為爽則宮之角又曰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乃謂林鍾宮之徵及羽非謂圜鍾之宮止有角徵羽三聲而闕
商聲也後韓邦奇苑洛志樂論之蓋評洞玉未詳考經文也
沈濤銅小鋗云新唐書楊收傳收曰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云云
依收言則古祀天地宗廟樂皆無商漢祭雖有商聲而宗廟不用商至
章帝時始旋十二宮有商聲推廣其說者並謂記者佩玉右徵角左宮
羽周人不用商聲不惟祭祀皆然若黃鍾玉振志樂之說則又目
為新奏矣

未齋雜言

黎久之著

予屏居京師以天下事物之理多有可疑故着論求益於人然未及終篇今欲易其未安補其不足而未暇姑存其畧

臨川黎久著

有宅子南者得一獸一禽以歸獸曰山都禽曰乾晞皆現怪若點能作人言誇於客曰麒麟鳳凰也特世之人貴耳而賤目故不列諸瑞圖耳東西南北客曰子豈知麒麟鳳凰也我傳曰麒麟仁獸也角端有肉猶設武備而不爲害則元君所見角端之獸告以止殺者非能語之麟乎又曰鳳凰靈鳥也體備五色有威儀文章則宋儒所祝五色之雀應期重至者非知言之鳳乎子惡知麒麟鳳凰之不能言也乎且麟鳳之音皆合律呂者也彼山都乾晞若是律呂乎子又惡知麒麟鳳凰之不山都乾晞若也乎蓋瑞於世者不在言故記者弗著耳孔子曰騶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柰何以言貴麟鳳哉

北京西郊之外有寺寺中有二神物其形蜿蜒色青而有文能參佛聽法又時與人俾匿或蟠繞乎几席之上或出入乎衣袂之中隱顯有無不可窺測欲觀未遽也及知高要聞野中有祠祠旁有枯木一株亦有二青蛇穴其內閒寨神者依樂則出升乎香案之上而享其庶羞焉又時入人家覓食食已輒還于穴習以為常呼物之與人人之與神分異而本同者也誠合心乎習慣機忘一至此夫河之出圖洛之出書信及豚魚鳥獸感若在克之耳或曰此龍屬也世傳龍能變化其形為人信乎曰昔明道先生言親見涪村有民身化為虎而晦翁之修史鑑亦未嘗刊去斷蛇之事則神龍之能變化其形游戲人間理或有之未樂閒南城王氏之園生瑞竹焉一幹而二岐宣德間同邑江氏之池出瑞蓮焉兩花而並蒂鄉人莫不為之矜嘗播諸詩歌比之合歡之未連理之木然不數年而王氏衰江則醜衰其家長焉惡在其為瑞哉凡非常之事怪奇之物乃氣化之變也非大福之徵則大禍之兆蓋係乎所嘗之人何如耳故釋乾卦者曰君子得之吉小人得之凶而同植而凶吉不倫

久蛭螾於火形已焦矣沃之以水而活樓蒼蠅以物身已覺矣擁之以土而甦何也曰物之易生而難死者非止此也折榕柳之條而倒插之而時至氣化無不勃然而生蔚然而榮矣以雜蒔之而時至氣化無不勃然而倒竪之斷氏菁之莫而至於無根之草不灰之木奇質異類萬不能齊相濟者異也然未聞五穀可以倒植而麟鳳可以更生者故陽奇而陰偶

東西南北客嘗遊乎盱江之上有曾氏者夜聞貓吼其聲烱烱如燭燼之為鼠牆其尾也嘆曰貓去鼠者也野生者必迎諸蜡社家畜者必稽以籍蓋不輕也故上為者能辟鼠次為者能捕鼠下為者或與鼠同眠今此貓乃為鼠牆其尾則貓非其貓矣昔者蘇文忠公得劒頭之鈴尚可却鼠何斯貓之負人乃未逮也及知高要聞野中有祠祠旁有枯木一株亦有二青蛇穴其內閒寨神者依樂則出升乎香案之上而享其庶羞焉又時入人家覓食食已輒還于穴習以為常呼物之與人人之與神分異而本同者也誠合心乎習慣機忘一至此夫河之出圖洛之出書信及豚魚鳥獸感若在克之耳或曰此龍屬也世傳龍能變化其形為人信乎曰昔明道先生言親見涪村有民身化為虎而晦翁之修史鑑亦未嘗刊去斷蛇之事則神龍之能變化其形游戲人間理或有之未樂閒南城王氏之園生瑞竹焉一幹而二岐宣德間同邑江氏之池出瑞蓮焉兩花而並蒂鄉人莫不為之矜嘗播諸詩歌比之合歡之未連理之木然不數年而王氏衰江則醜衰其家長焉惡在其為瑞哉凡非常之事怪奇之物乃氣化之變也非大福之徵則大禍之兆蓋係乎所嘗之人何如耳故釋乾卦者曰君子得之吉小人得之凶而同植而凶吉不倫

久蛭螾於火形已焦矣沃之以水而活樓蒼蠅以物身已覺矣擁之以土而甦何也曰物之易生而難死者非止此也折榕柳之條而倒插之而時至氣化無不勃然而生蔚然而榮矣以雜蒔之而時至氣化無不勃然而倒竪之斷氏菁之莫而至於無根之草不灰之木奇質異類萬不能齊相濟者異也然未聞五穀可以倒植而麟鳳可以更生者故陽奇而陰偶

東西南北客嘗遊乎盱江之上有曾氏者夜聞貓吼其聲烱烱如燭燼之為鼠牆其尾也嘆曰貓去鼠者也野生者必迎諸蜡社家畜者必稽以籍蓋不輕也故上為者能辟鼠次為者能捕鼠下為者或與鼠同眠今此貓乃為鼠牆其尾則貓非其貓矣昔者蘇文忠公得劒頭之鈴尚可却鼠何斯貓之負人乃

而無影陰經方動而交則子生髮白脫枯俗名杜公
皆氣之不純爲耳微之於古有若三耳重瞳昏脅臭
腸比肩合形四乳八子者其事非一
吞鳥而生履武而育列在經史姑寘勿論即民間有
處女而孕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何哉蓋生
之理不一也或神交或氣交或精交在物如此人胡
間然間見村家養鷄無雄取其卵就金底孵之雨無
不育則其理亦可推矣女國照井而孕尾閭鍾陵莫氏有子甫十歲即能詩嘗於稠人廣坐
中信口成章無不出人意表遠近咸以聖童目之然
長亦無以逾人夫生知爲聖若后稷聖於耕者也雷公聖於藥者也
頡聖於書者也巫咸聖於卜者也
又若撓非曆之聖數羲仲之聖而狄非夷之聖數
牙非味之聖數般非工之聖而狄非夷之聖數曠非
聖於文者班馬韓柳聖於詩者歐蘇李杜聖於草爲
張伯英逸少而酒與茶之聖則社康陸羽起矣雖
然之數人者聖有小大習之或偏其功不及堯舜其
全不及周孔要皆得之自天不學而能者也今某氏
子亦生知亞聖之偏者歟苟文而大
知將何如也惜哉止於斯而已

近時有討泯得一物於古塚似玉非玉似石非石有
波斯人見之以物易去　之中有山川樹木樓閣亭
榭隱約如畫樓有婦人憑欄凝望若有所思者因折
爲數葉以蔽屏障盤盂之屬直千金焉宋學士以爲
此女必有山水癖得其清氣太多故鬱結成斯能化鳴呼其信然邪鄉傳聞之悞
妃之漸成文長弘之血爲碧人之精爲草將女之
體爲花以至縣爲黃熊彭爲巨象楚商之魂爲杜宇
韓憑之魄爲鴛鴦風穆王南征君子化爲猰鶴人
化爲蜮少其類甚多無未嘗曰擊射
而無影陰經方動而交則子生髮白脫枯俗名杜公
皆氣之不純爲耳微之於古有若三耳重瞳昏脅臭
腸比肩合形四乳八子者其事非一
吞鳥而生履武而育列在經史姑寘勿論即民間有
處女而孕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何哉蓋生
之理不一也或神交或氣交或精交在物如此人胡
間然間見村家養鷄無雄取其卵就金底孵之雨無
不育則其理亦可推矣女國照井而孕尾閭鍾陵莫氏有子甫十歲即能詩嘗於稠人廣坐
中信口成章無不出人意表遠近咸以聖童目之然
長亦無以逾人夫生知爲聖若后稷聖於耕者也雷公聖於藥者也
頡聖於書者也巫咸聖於卜者也
又若撓非曆之聖數羲仲之聖而狄非夷之聖數
牙非味之聖數般非工之聖而狄非夷之聖數曠非
聖於文者班馬韓柳聖於詩者歐蘇李杜聖於草爲
張伯英逸少而酒與茶之聖則社康陸羽起矣雖
然之數人者聖有小大習之或偏其功不及堯舜其
全不及周孔要皆得之自天不學而能者也今某氏
子亦生知亞聖之偏者歟苟文而大
知將何如也惜哉止於斯而已

近時有討泯得一物於古塚似玉非玉似石非石有
波斯人見之以物易去　之中有山川樹木樓閣亭
榭隱約如畫樓有婦人憑欄凝望若有所思者因折
爲數葉以蔽屏障盤盂之屬直千金焉宋學士以爲
此女必有山水癖得其清氣太多故鬱結成斯能化鳴呼其信然邪鄉傳聞之悞
妃之漸成文長弘之血爲碧人之精爲草將女之
體爲花以至縣爲黃熊彭爲巨象楚商之魂爲杜宇
韓憑之魄爲鴛鴦風穆王南征君子化爲猰鶴人
化爲蜮少其類甚多無未嘗曰擊射

所有誑其所無亦不敢以理之所無加諸所有云
東西南北客宜遊百奧間其地有草結實如小紅俗
名鎮茄服之則心征顛倒或亂叫顛騰舞竟日不能
自止若爲鬼物所憑者或悍而問曰人心至妙應物
無迹非若氣之可操也彼物之爲毒以氣亂氣則有
矣胡爲能亂人之心邪曰程子有言理即氣也孟子
曰氣壹則動志而岐黃氏論醫亦以客氣通乎心元
觀硒眩之法可見然天下治心之藥衆矣至若雀之
止妬萱之忘憂葛洪遠志之通靈屈軼鮮豸之去邪
參苓砂术之延壽吾未見其效而飲鴆嗜酒鮮不醉
而死者又可見永福之難而取敗之易而惑人心喪
人軀左有甚於物者磬色是也
有問東西南北客者曰無價之珍希世之寶皆出崑
以類應故寘火燧於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
水生銅山崩而洪鍾自鳴神劒藏而龍光不掩而金
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
珀可以拾芥雄羽可以候雨鸛尾可以占風膠之可
以投漆皆明驗
或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
人入至哉其言也然盈天地間一氣耳必有宰之者
矣氣聚則形生而心乃氣之靈者也氣散則身死而
其靈亦散矣而亦有不散者猶慶源寺僧爲此所以爲鬼
神蓋本聚之時如水之爲冰既散之後如冰之爲水
而再生之世如水復爲冰循環往返無有窮飢也若
靛之記井袌之識環載文之爲牛牛五之爲犬姑置
勿論邇者昕城某甲爲吏被彙其女夢之而生女眷
之兩旁有血點相對後靈山有羽人老死隣婦夢之
而生男頂有白髮數莖可識而人之形聲類爲獸者
北楚蜀吳越趙所產文石夔勝因知恒山之圭璧柳
谷之璜玦果足以証嗣車之出而太華仙掌峨眉佛
鏡之類皆奇形異狀生有相似非神迹鬼工也
河冀之出沒潮汐之消長先儒已有辯論至於嶽日
生光擊石出火北虹霓雷霆亦祥且觀矣然虹霓或
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何也神迹鬼工可盡誣哉曰
至妙者化工也大而爲天地小而爲人物微而爲鬼
神一氣流通聚散存亡幽顯久近而萬不能殊則雷
霆虹霓之倏有倏無可疑可怪者豈外是哉直妙之
妙焉耳
今有人號於人曰吾能煉銅爲銀點石爲金信乎曰
萬物之生待人而成循理者真悖常則僞僞以亂真
巧者能之夫金銀銅鐵均出土石品類甚近也故硫
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考鐵爲
銅以至石膽空青黃白變化吾固未之能試然亦類
推之宜有巧爲是者
以器聚寶而行乎母之錢亦足信乎曰物以氣成氣
以類應故寘火燧於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
水生銅山崩而洪鍾自鳴神劒藏而龍光不掩而金
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
珀可以拾芥雄羽可以候雨鸛尾可以占風膠之可
以投漆皆明驗
或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
人入至哉其言也然盈天地間一氣耳必有宰之者
矣氣聚則形生而心乃氣之靈者也氣散則身死而
其靈亦散矣而亦有不散者猶慶源寺僧爲此所以爲鬼
神蓋本聚之時如水之爲冰既散之後如冰之爲水
而再生之世如水復爲冰循環往返無有窮飢也若
靛之記井袌之識環載文之爲牛牛五之爲犬姑置
勿論邇者昕城某甲爲吏被彙其女夢之而生女眷
之兩旁有血點相對後靈山有羽人老死隣婦夢之
而生男頂有白髮數莖可識而人之形聲類爲獸者
北楚蜀吳越趙所產文石夔勝因知恒山之圭璧柳
谷之璜玦果足以証嗣車之出而太華仙掌峨眉佛
鏡之類皆奇形異狀生有相似非神迹鬼工也
河冀之出沒潮汐之消長先儒已有辯論至於嶽日
生光擊石出火北虹霓雷霆亦祥且觀矣然虹霓或
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何也神迹鬼工可盡誣哉曰
至妙者化工也大而爲天地小而爲人物微而爲鬼
神一氣流通聚散存亡幽顯久近而萬不能殊則雷
霆虹霓之倏有倏無可疑可怪者豈外是哉直妙之
妙焉耳

非往而來來而往也死者既消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於水生於崑崙消於歸墟其消而復生者非由歸墟而還崑崙也若謂如水之與氷則有氷消而水隨消水生而氷復凝者矣豈有千秋萬歲左來右去只是此氷此水之變化哉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列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輳着生氣而再生朱子嘗有其言又謂人有身生諸毛而瞎作諸虱者為稟得諸氣則可推而知矣矧靚之與祐安知其不為李氏之鬼所憑而為犬為牛之說豈翬於書之武城哉夫習佛教者必先欲絕倫理遠禮法與一切衆生萬物平等無別而卒至超天地空萬劫不死不生無着自在奈何又可生天為人也耶

或曰父視之術中舉之法符呪之說誠荒唐矣惟世傳海中有山山中產不死之藥故其人皆列僊之徒意氣化之不能無也吾將往而求之可乎曰空桑出尹石裂啓生黎婁島居高昌卒水與夫洪崖羽化辟舉鷄巢之屬固非儒先所取必然吾悲夫海中之人也蓋人之為人貴居中夏而所以貴者有先王之制度聖賢之教化耳彼辟居海島不聞詩書禮樂之事不知五常之理不辨五倫之道不詳事物之故宮室衣服或非其制飲食器皿或非其宜上下內外或無殺親疎貴賤或無統交易聚散出入起居或不相安雖能變化恍惚長生不死猶禽獸耳奈何舍天命自然之理叛中國遺人道而偷生於汝磧鹵之域哉雖然書陳五福以壽為先詩三百篇多稱萬壽故古之敬身者常省心寡欲瞬存息養之法為向善背惡就利避害如臨深履薄矣其導養之中致和積何如而竟不能逃乎死生者分也又嘗讀德累功恩被當時慶延後世如岡陵川至矣其久長之計為何若而亦不能免於興亡者數也吾惟盡吾之職守吾之身而已其分之不可踰數之不可易者俟諸天焉爾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程子曰我亦有冊君子信否用時逐解壽斯民皆有以也至朱子調息有箴真為養生有歌雖畧取其意亦未忍加怒於血氣之類而若其神力於無木石之是效哉假餌學得長生而物閉運終天地終窮又將焉往

或曰鬼神可役吉凶可卜禍福可求乎曰二氣合靈百物幻精變化恍惚其形聲倏有倏無見神也神之與人物之與事一氣所關而萬物之生惟人最靈靈至神通此鬼神可役而吉凶可卜也且終歸知往徨徨知來矧人乎故大而呼雷召雨撒風起霧降龍呪虎凌空馭鶴小而圓光附魄懸筆降筆捕蛇却鼠魘魅誣蠱雖非正道而往往有徵驗者間記嘗鹿子姓者會于客次自言常見騎而逐之者稍近輒無及居京鄰有翁媼者言時有人在其耳內與語而視之不見索之不得又見南城有村氓查氏非能候氣觀星談命說相識諸卜筮推理明數而言人家幽明先後之事甚悉其意蓋可察矣然禍福皆定於天吉凶或召於己雖大智不能逃惟學問之至德行之尊自然先天弗違足以通神明贊化育而異夫彼也

或曰聰明正直能禦大菑大患者神也今人立一木一石而號於人曰神禱無不應若昔之乾魚願者或由地之靈或系物之精而人之誠意從而會之也然公私善惡報復感應之友其所施且作妖焉孽菑沴疹於民者衆矣何聰明正直之有而上帝不加斥尚容坐享祭祀豈亦能如弘羊之巧於欺罔歟抑亦能如盜跖之僥倖富壽歟是或天之未定也姑置勿論夫神之著者無若雷霆勢足以軒輊海陸氣足以洞徹金石功足以震興萬物孰除善惡而往往肆其怒於木石而遺夫梟獍之類何歟吁天地之化莫齊也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於物無所不容其動未必有心故姑用自不容譏而木石遭擊梟獍獲免者蓋亦未忍加怒於血氣之類而若其神力於無知之物猶耀武示刑而弗果於用使之有儆知戒而已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然為下民者不可忽焉

廟食於民者左不可忽焉

未齋雜言編終

黎子雜釋一卷

明黎久之撰久之字未齋臨川人官高要縣知縣

書中有永樂宣德年號則宣宗後人也其書雜舉奇幻之事推求其理詞極辨博而大旨仍歸於醇怪如鍊銅為銀點石成金以及器之能聚寶者皆以為有理可推其言頗謬末綴論文二條一謂詩即文文即詩杜詩即其文韓文即其詩一援魯南生禮樂百年後興語董仲舒道之大原出於天語韓愈氏以是傳之舜數語為漢唐人精於講學之證舉太極圖說通書東西銘等數篇為宋元人工於文章之證皆務反舊說未為確論

東西南北客宦遊百粵問其地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顛茄服之則心狂顛倒惑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自止若為鬼物所憑者或惟而問曰人心至妙應物無迹非若氣之可操也彼物之為毒以氣亂人之心哉曰程子有言理即氣也孟子曰氣壹則動志而岐黃氏論醫亦以客氣通乎心元觀夫顛眩之法可見然天下治心之藥泉矣若雀之止蛤萱之忘憂昌陽達志之通鬱屈軼儕多之去邪莱苓砂术之延壽吾未見效而飲鴆嗜酒鮮不醉而死者又可見求福之難而取敗之易而惑人心喪人軀尤有甚於物者聲色是也

河漢之出沒潮汐之消長先儒已有辨論至以噴日生光擊石出火比虹蜺雷電亦詳且數矣然虹蜺或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何也神迹鬼工可盡誣哉曰至妙者化工也大而為天地小而為人物微而為鬼神一氣流通聚散存亡幽顯久近萬不能齊故曰能眩目月能傷耳草能指佞蟲能書葉劉雷霆之與虹蜺哉

今有人號於人曰吾能煉銅為銀點石為金信乎曰萬物之生待人而成按理者眞悖常則僞以僞亂眞巧詐者能之夫金銀銅鐵均出土石品類甚近也故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為銅以至石膽空青黃白變化吾固未之能試然類而推之宜有巧為是者

以器聚寶而行于母之錢亦足信乎曰物以氣成氣以類應故眞夫遘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而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膠之可以投漆皆明驗也

或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至哉之言也然盈天地間一氣耳必有宰之者矣氣聚則形生心乃氣之靈者也氣散則身死而其靈亦散矣而有不散者焉此所以為鬼神猶夢寐也蓋方聚之時如水之為冰既散之際如冰之為水冰既散矣再生之世如水復為冰循環往返無有窮既也若靚之記井祐之識環戴文之為牛牛五之為犬姑置勿論通者盱城某甲為吏被梟其友夢之而告之曰我為

宿習既異所長不倫若楚人之子之於齊語戛乎不能變而通也因誨之曰經義之破題即律詩之起句也承題即其第二句也小大講即中二聯也結題即末二句也而曰論曰策又非長短歌行與夫一唱而一和者歟若等試推類以求之何患不能無通而所得必有在乎近體詩辭舉子時文之外者矣於是數子恍然若有所悟曰謨範中有韻者皆文而詩雅頌中無韻者皆詩之文邪先儒謂李杜以詩為文韓氏以文為詩信矣

客曰漢唐諸儒之文盛矣而學有未精宋元諸儒之學至矣而文有未工吾將學宋元之學而文漢唐之文何如予曰子病漢唐之學為未精邪其言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誰也其言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誰也其的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傳者又誰也子病宋元諸儒之文為未工邪其著太極通書東西二銘者誰也其著易春秋序頌子好學論者誰也其歷論朱子規矩乎韓柳歐曾而律呂於陶謝陳李者又誰也吾患之不能精其精而精其所不精能工其工而工其不必工耳如是而求精且工可乎

黎子雜釋一卷

明黎久之愼久之字未齋臨川人官高要縣知縣書中有永樂宣德年號則宣宗後人也其書雜舉奇幻之事推求其理詞極辨博而大旨仍歸於神怪如鍊銅為銀點石成金以及器之能聚寶者皆以為有理可推其言頗謬末綴論文二條一謂詩即文文即詩杜詩即其文韓文即其詩一掇魯兩生禮樂百年後興語董仲舒道之大原出於天語韓愈以是傳之舜數語為漢唐人精於講學之證舉太極圖說通書東西銘等數篇為宋元人工於文章之證皆務反舊說未為確論

黎子雜釋

類博雜言一卷　　淛縣掌衆岳正季方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夫道縱為經橫為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或偏偏必小小所以私也故君子之道正而大大而不能不公百家之說偏而小小而不能不私守經以用緯者君子之道也本經以致緯者百家之說也若夫二氏則操緯以遡經夫操緯以遡經者逆也守經以用緯者順也本經以致緯者曲也曲者不得不私逆者不得不悖順者不得不公公私不兩立逆順不同科外百家關二氏勢也毋惟乎其然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為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魂少陽也靜與物交而成夢魄少陰也動與物合而成祟意藏於脾而常靜感而後應應則出傳於肝是為魂傳而至於心則極矣極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謂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動也動極必靜靜則入入而歸於肺是名魄歸而至於腎則極矣極則無所與知無所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

醫者先生寄焉學者之心主於愛愛仁之用也非仁之術乎周其用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虛乎巫者鬼神交焉學者之心主於敬敬禮之要也非禮之方乎舉其敬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偽乎兵所以定暴亂也學者之心主於制制義之施也非義之技乎當其施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詐乎卜所以決嫌疑也學者之心主於明明智之體也非智之數乎通其明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妄乎醫神農作之矣巫咸作之矣兵黃帝謀之矣卜伏羲教之矣謂之方技術數者非其流之罪乎按摩導引服食醫之流也祭禳祈禱巫之流也議緯符籙呪詛巫之流也刑名縱橫遊俠兵之流也談經堪輿祿命卜之流也其流愈分則其去道愈遠矣

星官之書有曰三垣者也有曰七政者也有曰二十八宿者也有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其垣曰紫微者宮室之位也其曰太微者朝廷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天子之出以巡狩而有二十八宿者四方諸國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不曰帝者天市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者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稟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掌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

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統其民人以承天子者也由是言之紫微帝可謂尊矣其句陳中一黑又曰天皇帝釋之者謂其主御群靈執萬神圖天一宮豈容二帝哉蓋紫微用事之帝也天皇帝主宰之帝也噫作星野也者其知道乎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堅無閣尻也大海胸胦也歸虛尾閭也島嶼兩足十指也土肉也石骨也水泉血胦也岳巖也濱腑也岡阜筋節也澤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噓也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呼也潮呼而汐吸也晝晦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氣者之心主於明明智之體也非智之數乎通其明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詐乎卜所以決嫌疑也學施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妄乎夫醫神農作之矣巫咸作之矣兵黃帝謀之矣卜伏羲教之矣謂之方技術數者非其流之罪乎按摩導引服食醫之流也祭禳祈禱巫之流也刑名縱橫遊俠兵之流也談經堪輿祿命卜之流也其流愈分則其去道愈遠矣

震巽恒益恒益處震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搏恒益起意意中也萬化之所由起也

乾左旋陽進交于陰也坤右轉陰進合于陽也陰陽交萬化生也

陽屬萬化動者也動者變陰屬萬物靜者也靜者定

乾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陽生於陰積而浮上以成天體陰生於陽積而凝下以成地形

乾用離坤用坎坎離之間動靜之機也

乾為天天之用火也故離為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成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為地地之用水也故坎為水水之出也源於山其入也潴於澤則艮與兌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母而用七七乘而四

十九大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大衍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極焉五與五天地對待之數也天分地而上地離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爲大衍之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陰含陽陰外而陽內有陰卽有陽皇極經世自二而四以四爲極蓋二含一一分二二分四是一分二成陽旋陰化易也陽分陰陰此而陽彼離陰則無陰太玄自三而九以九爲極蓋三離一一乘三三乘九是有施而無成非易也玄知數簡於九而不知用九之所以然不知用九之所以然者不知易者也玄不能必傳也宜哉

天下之事有無動靜常變吉凶邪正虛實上下左右前後內外小大長短厚薄多少精粗淺深闊狹輕重尊卑繁簡遠近肥瘦誠僞是非利害往來屈伸純駁曲直善惡妍醜得失逆順同異彼此開闔呼吸張弛勝負凡對待者二氣盡之矣五數五方五運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星五帝五神五性五倫五事五體五官五臟五液五蟲凡屬五者五行盡之矣

卷止

明岳正撰正字季方號愛泉澤縣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由編修改修撰天順中入閣預機事以謀去石亨曹吉祥不成謫欽州同知後遷繫杖戍肅州憲宗立復本官留侍經筵又以忤大學士李賢出爲興化府知府弘治初追贈太常寺卿證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雜論陰陽五行及醫卜星算之說中間論大衍之數及皇極經世之數亦頗有發明明史藝文志作二卷今已編入正類博彙中此本乃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僅存六頁非其全也

南山素言

南府潘

上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自養之曰正學養之弗在曰之術順者邪也○若子思以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好人譽己而忘稱人之善惟自知之

異端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
也此之謂乎學者於此不與名爲斯可與言道也○
治道以正人心爲本人心正而風俗厚矣○鄉愿人
愛之佞人畏之鄙夫人心賤而貌敬之故士多樂
爲之而不知改也孟子曰敬人者人
愛之諸君何必爲鄉愿佞人鄙夫乎○天不得已而
生孔子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聖人之心與天一也
○道我固有者也充之爲耳○治家亦欲嚴嚴然後
和和然後久○詩自三篇後猶有可觀者至於元衰
之極矣故曰元無詩靜脩之學其庶乎○天地德合而
一日忘中國中國不可一時輕夷狄未嘗
萬物生君臣德合而萬事立○聖人生禮樂興天下
平矣○明君出而中國尊賢臣用而朝廷重○邵堯
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蓋務精義之學故爾
○學而無識不足謂之學也○知天
與立天下之政故學者貴有識○冠婚喪祭家法之
本也○不知人而好議人大妄人也○子貢問君子
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不如鄉
人皆好之是欲爲聖人所不能也嗚呼哉
而天下婦人無妬心觀於風而天下男子無悲心是
故勸懲莫善於詩○道由其當然命由其自然斯可
謂君子矣○宋之賢相多矣能舉此職者自李沆始
宋之文事盛矣能舉此教者自范仲淹始○君子聞
謗則自修養篤故日光大○好毀人者德日損幸人
毀者德日崇○好聞過者也言日至
日至○好聞過不若好改過好聞過不好改過虞
太宗是也○嚴而恕待下御小人之
以修業儉以養德○今之禮樂猶古之禮樂乎○人
病自是之疾者雖有良醫不可救也
何不恥學之不如人也○天下之病
至難克者欲心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日用而
其終而制之耳○聖人之心清明象天故能照物廣
大象地故能容物○誦詩讀書而不見易如之何其
可行也○不識春秋不足與決大疑論大政故春秋
聖人經世之大典○伯武穆之不成功到中而無應
也○天無乎不在有天之天有吾心之天有物各太
極之天不假象而後有不離形而後存○大義廢恩
石子與周公一也然周公不忍逆探管叔之惡過於
宜乎石子能諫其君不能預制石碏之惡得無罪
○知義知命可謂君子也○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
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不知命者不可以言君
君子於義未盡不可以言命○天地無私恩普萬物
王道無私恩普萬民○忘人之善而疏矣自害其身者也○經德得九疇人
疏矣自害其身者也○經德得九疇人
建得賢相人主無過舉○賢才國之元氣元氣盛百
邪不能病焉不知人者不能取諸人以爲善故德
日小○天下無難處之事大其心平其氣以求之耳
○男女之交王化之原也故詩首關雎○聖人有天
地之量故天下之善歸焉○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
無咎○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
君子○韓愈之學溺於文孔孟之學實而已矣○若
事過綏則忘過速則疎其指一也○
體之以治天下教化無窮焉○天下
驕吝○化而後可○柳柳州蘇東坡皆文人也惜其
信道未篤耳○歐子學韓子不如韓之大韓子學孟
子不如孟之醇○柳蘇二子患難之後可謂知過矣
使得聖人而教之亦可以入道○董子韓子皆仲尼
之徒也楊雄則叛道甚矣○天下之道易行皆是若
孝弟我猶未之能也○立言不易知言難
好作文非文之好作乎○千億年一下億年不
時則知堪矣○聖人至誠及物物無不化今以愚儒
無能者日至誠諫矣○春秋垂萬世之大戒易傳開
天地之至教仲尼精神心術見於二書矣○君子愛
博收含一下公故心不勞○莫微於義惟神能知之
莫妙於神惟聖能窮之○知聖人斯知天知天則聖
人在我矣○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
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君子患名惡名不稱其
實也○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
好名之害大矣初學之士莫不有希聖之心一事乎
好名皆不足觀矣○與其好爲不善名之
力行篤則可賢存性久則可聖○人移好名之心以
好實聖賢存可學也○天無乎不在故君子謹獨○
父子君臣天地之門樞門樞立而天地泰○學而不
非從政者學之末也○物之終始理與氣耳而有
數存焉○仁敬生義學聖之大要二者不可缺一○
人有終身好學而私所不變者學非學之書以道
政以行教俗吏而已矣○緣亦甚矣○士
音樂妖伎者斬與無忌憚小人一若有之本有二焉
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邪明之本也
○古之聖賢設教如神仙之丹也去人欲不敬烹爲

矣○學然後知道學之爲然後能改過○陰陽夫婦
而天道和仁義並用而人道正其實而已矣○有
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君臣之義
之義也人情之不能無者也故夫婦也父子也君臣
也三者缺一焉非道也今夫禽獸非無夫婦之別焉
非無父子之親焉非無君臣之義焉而不能者皆然故曰
禽獸聖人教人自男女禽獸其必自夫婦始○朱
子不作書傳學者能無惑乎○歷代君卿大夫
士以道相讓故天下多治泰伯讓國之元親故之勢
利相爭故天下多亂○貧不可驕富不可驕貧之元親故之
以驕人者可恥就其爲○盤庚之誥曲譬諭之平正
文氣不同時也亦自有聖賢之別○守令救荒之政
大施即救國家不患無善政患無有實心耳○經各
司不怠惟其正而已春秋聖人萬世之律令也故
觀春秋無以正後人之功罪○聖王無外心故能一
天下○天地之道存乎陰陽陰陽之道存乎易易之
道存乎心○天婦人倫之本本正而天下之
人無夫婦之願者吾弗知之也○天下之人蓋有不
如人意者未必人人皆爾彼見人人事事不如意者
以大識量也○春秋之文簡而嚴三傳文或勝質矣
○五經而無註疏本末是非莫之據考朱子亦難乎
折衷矣○周禮大學之用乎○古者文以載道宋晁
陳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五經皆史也易之史與
書之史實詩之史娩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
一而已○君臣之義本諸天地故天下一王○守官
者雖古墨清玩勿宜偏愛蓋小人乘間而入矣○交
友之道貴先施也兄弟親戚長幼上下秦宋之際亦
然○豬遂良之死君子征不以時也○君子理以養
心故德益明小人欲以養身故德益喪○天之生民

惟日士農工商使天下之民四民各一天下之太平矣○
聖人自任以天下之士故本諸天地因諸人情以作
經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別夫婦以交實
友以合親義以通上貴以
子而外小人以尊中國而攘夷狄以世五行四時日
星風雨必參乎山川以育鳥獸草木蟲魚故易也書也
詩也禮樂也春秋也其經六爲其義一也○一經各
其六經以垂萬世其心一也○
聖人非可言語強學必有天德之實顯行上下耳○
求備于人不可也求備于已可也○誠心作聖則聖
矣故聖學本乎誠○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無難焉求
六經之言於吾心而已矣

南山素言終

思玄庸言一卷

海虞桑悅民懌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之其目有四合之其理則一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蓋以道為大仁義為小而不知道即仁義也本性無着養於氣質得木則能養仁得金則能養義得火則能養禮得水則能養智得土則能養信五五相參謂之聖人五薄籠五謂之賢者辜於木而雜於水則仁不明而智不瑩謂之愚人

聖人脩開闔之教佛氏順混沌之化天以四時成萬物聖人以四德成萬民承天意也佛氏則以山河大地為幻并身為無焉其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邪

相率為之不待乾坤毀日月息而物已先消矣

雷霆有聲不震乎聾日月有光不照乎盲天地有情鍾於人陰陽有色因乎物是故吾道域域冥冥窒之者小郁郁融融閼之者不通（閼言咬隔也）

蓋然太虛無聲無色虛出聲實成色聲本於天色本於地人與鳥獸俱稟天地之氣以生虛聲中藏實色外暴耳能聽天下之聲目能視天下之色此人所以異於萬物也與然天聰無耳天明無目人之聰明無不貫之不視而見不聽而聞周流六虛神應無方是

繼天而立極邪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眞揭竿下海而求唐子者矣

膏粱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編氓之家得十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天地之數起於一極於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一咳唾不能離

焉故曰萬物莫逃於數

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經也高卑以陳敘之以禮氣流行和之以樂栽培傾覆理之以書竅籥和鳴鳴之以詩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刑之以春秋禮樂詩書春秋其緯歟易經五經五經緯易則日月明寒暑平庶物生經不經緯不緯則天地混沌聖人法天作經而尤注意於易故曰假數年以學後世用世之士舍彼五經易而學彼五經是有緯而無經也學易而舍彼五經是有緯而無緯也矧一經之學若獨聖之緒其能成經緯之業哉

喜怒之情生於天之六氣喜生譽怒生毀人處世之所必遭渠乃行天之氣初不為我而設又何足介意

邪誰毀誰譽惟孔子能之欲人無毀譽於己是以聖人者乎毀譽兩忘斯能通天下之礙能通天下之礙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

寒暴者日得其心暍耕者雨得其心冥行者月得其心水蟲者惡近池內燥者惡視旱丘是故人心有衆枳天道無兩岐喜怒異趨惟物之怕不徇于物乃能定我惟我既定不物于物疾雷震空空本無聲洪水崩山山不納水優哉一笑千古

古之君子其達也任己寬為之君子其達也任人今之君子其達也任己之地竟人之才已能不與其間是之謂任己任人準己之能取其所符而棄其所角是之謂任己任人者能化己為人是謂無己任己者丞化人為己是謂無人無己者虛而通無人者室而礙虛而通者展拓天下而有餘室而礙者包容閭里而不足

聰明盡忘則智周萬物才辨俱晦則賢能效用

天下靜器擾則愎愎則危繁焉使人莫能理是絲政也屢汲焉可潤百口是井恩也加力培植焉而後生物私其主是苑囿德也行絲政者亂行井恩者勞行苑囿德者維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於其中矣

高宗取傅說於版築使總百揆卒入有商高祖追亾卒韓信拜為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寧取士為相四夷不軌拔卒為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人於歲月之間欲得眞才以慰帝載其難矣哉

或問太虛有形否曰無形安得有吾體有言否曰無言安得有吾文章有性否曰無性安得有吾仁義禮智體也文章也仁義禮智也皆吾有也不有之則無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與太虛同其大而後可執其生我機以位天地育萬物

將歌搏鼠曾子為非學奚慕鴻孟氏所戒況人君之治天下可不一其心哉所謂一其心者無它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專於求賢而已心一於求賢則源乎天心則得賢以襄平當時念鍾於造化則生賢以燕乎後嗣國祚之延孔實於是而基之也其可不加之意邪是故大同之世士夫無黨洞明之朝巖穴無賢易曰天地閉賢人隱

大小無定名高下無定形四方無定位蠛蠓如蠅則以為大鯤魚首尾數丈則以為小是無定名也臨淵以平地為高登山以丘陵為下是無定形也過邪而聖則邪皆西過魯而聖則魯皆東南北亦然是無定

位也君子法之不以定各求大小不以定形求高下不以定位求四方是之謂大方之家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議天下事哉

君相之又在於任賢其武在於任將故曰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天之視聽同乎民民之至愚通乎神人君寄民之上衆心壘之爲高位衆力固之爲崇墉衆有歸之爲富有其可不重民也牛羊以畜之草菅以刈之虐乎民則慢乎神慢乎神則逆其天矣天祿不永終乎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民可畏哉

紀昌射能貫虱不如養由矯矢而獸號養由矯矢而獸號又不如更羸虛發而鳥下紀昌射之精養由射之化更羸射之神識此其能矣乎

醯雞出於甕而入於蛙井嘆曰不圖天地如是其大也蛙逡燦燦自得大鵬扶搖而上九萬餘里見天地如井飲翼而下息玄子曰物之見大小不同有如是哉世無高九萬餘里之眼而謂見之盡者妄也

室北隅有明牕焉蓪紙蒙其牖遊蜂浪蝶欲假道以出不意其有限也終日撲撲不休豈知門戶在邇一回頭卽豁然也嗚呼不發莫覩乾坤

卷完

桑子庸言一卷

明桑悅撰悅字民懌常熟人成化乙酉舉人官至柳州府通判明史文苑傳附載徐禎卿傳中稱其怪妄荒誕考悅思元集中有道統論曰大子傳之我又學以至聖人論曰我去而夫子來可謂肆無忌憚史所譏者不虛史又稱悅在長沙著此書自以爲窮究天人之際今觀所論實無甚精奧也

凝齋筆語

王草偏旁

凝齋筆語一卷　南陽王鴻儒懋學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轉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又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二剛於初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

愚嘗以為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

陽主奇陰主耦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橐龠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

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

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

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為一物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燁故曰雷電合而章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為得輿上九之陽孑然獨在群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

大過彖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

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獨孤皇后惟其妒而不足以為文帝之配故天命不固至其子而遂亡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

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為王卿士時也

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潛運當由虞中行者千里由是知虞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為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為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又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喪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壺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為主也縣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德宗命李泌為相曰朕今用卿欲與卿約卿慎勿執仇仇蓋指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然杞幾至亡國德宗猶始終不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史牖逵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千家傳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觀左氏石碏之言新間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為二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

孟子之學明在于事親事長而幽極于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為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為聖哲豈知道之論乎

恭同契曰二月檢荅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因知天罡卽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止

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疑卽今之北虜也
顧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
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
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
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旣牢密烏兎焉容石在氣中
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體輕浮當隨天
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
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旣以星
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
皆氣之精而麗于天體如火光不可搏執其隕而
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卽石也有隕未至地而
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
便是無話可說也
敬齋筆語卷止

凝齋筆語一卷

明王鴻儒撰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
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諡文莊事蹟具明史本傳此
書論易十三條論詩三條論書一條論左傳一條
論周禮三條論四書三條論史三條論子書三條
引朱子答王子合書一條其自立論者惟男女有
別一條耳大抵皆掇拾舊說其解詩下武以爲天
在上而武王在下是未考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
馬射賦序皇帝以上聖之資膺下武之運句也

空同子纂一卷　北郡李夢陽獻吉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後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謂十月眞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未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墮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也易本義主操著乎道理一橫一直積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眞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諧者也如啄啄呼雞落落呼猪咄咄呼馬驅苗呼猫嘐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謠如今里巷之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其呂其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爲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調

文莊實而莊宴飽暖之出亦謂知音邪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聖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雎戚振華夏陶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季斯論囚清水爲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飽桑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即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辨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錯元氣者寺吏也苛則刻則不恕則怨已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形今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爲左右都副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參左右使久則入爲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綳糾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既大相通融而任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利數遷太相寅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爲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轉參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書焉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蓋宋儒言理不爛然數重稚能談焉梁尚知性行有

不必合邪

或問典謨訓誥不言權呂刑輕重諸罰有權空同子曰夫權者權其變以適中者也故變而後權夫聖人在位允執厥中又用其中於民矣何權之言哉曰舜不告而娶唐虞禪湯武放伐非權乎曰夫身或遇之行之矣又何言哉曰孔子每言權何也曰高而無位於是發其微以詔來且春秋之世何世矣曰孟子七篇太半言權何也曰戰國之世又何世矣孟子不發其發天下不以謀數爲權乎吁大哉予何敢忘孟氏之功也孟不生孔其熄乎翔帝王之心傳或又問漢儒空同子曰又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權輕重之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宋人不知孟子又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心孔孟者必知權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與三代之治乎空同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歟致太平者誰歟應變定傾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也吁難言哉然周程其大矣

術異者終罔吉世化機也京房郭璞其人也文異者終罔吉犯止戒也好訐者終罔吉恃厚訓也好殺者終罔吉戕生道也

人有未學而仕者矣有初仕而壞者矣女有未笄而婦者矣有未歸而穴窺者矣瓜果未熟而市鬻之矣五穀未克而衆之食焉矣始秋而催葦箔矣十歲而冠者有矣布帛短矣十升日巨矣工日粗矣商日僞矣農日惰矣士日嬉矣官日營矣俗靡靡矣無弗諂者矣無弗養者矣無敢者矣其代速矣消長起落促促矣悲哉嗟嗟而蜀之事去矣傷哉或曰蜀存亡空同子曰關張死而蜀亡非尹不商文非姜不周何也孔明哉曰惡何言也湯非尹不商文非姜不周何也

撥亂世反之正其才殊也夫蕭張非信劣者也然卒成漢者信也由是觀之將必有殊才不然秦朱周召非聖人邪而鳴條牧野之師必尹與姜行哉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於嬪入文王刑於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類洞先孔子曰憲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登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卷空桑寂漠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顏子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或問仙有先空同子曰氣消之也氣旋轉消息息則與腐而神化消則精靈而枯朽也仙結天地日月之精去穀出神焉耳然如消何元會數窮天地日月亦消而況於仙乎

或問導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天血肉固實脉絡周流無鉼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即易之不遠復書之往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啓人自新之門而關其又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卷完

空同子序

譯　約撰

予讀空同子八卷而嘆其爲文之至也或曰空同子文跨一代變字流將非聖人邪而鳴條牧野之師必尹與姜行哉

觀爲人所傳誦而子獨以八篇何哉予曰文以見道道以經世豈其至矣

若空同子者天假之年起而究厥施焉則其所以名世者文不足道矣或曰空同子曾仕也乃落落爲世所棄何耶予曰前予此者疑于道猶未也蓋其英氣太露常有淩鐵古今之意其不爲世所容有以也五十以後則蔽梅乎生而升其所謂詞章者若將爲而不屑矣是故徽艾溪而眞見定八篇之作而豈徒哉予故讀而嘆之曰此空同子文之至也適潮之都賡

大一閣書目空同子一卷明北都李夢陽撰嘉靖辛卯門人薛約序

空同子集一卷

不著編輯者名氏載曾溶學海類編中取李夢陽

空同子每篇摘鈔十之三四故題曰集其去取殊無義例大抵庸劣坊賈所爲以炫藏弆之家者也

蘿山雜言

金華 宋濂 著

濂自居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又之似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神神妙妙若虛洞然若潛運然若無隅疑然若弗移克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雖其弗知是以極微雖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盧一或缺焉縕縕乎革也炎炎乎蒸也莽莽乎鞠也弗息也苟不以畏為君而欲縱之勒之檢之柙之涵之是猶教狻猊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聲音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綿綿蔡蔡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一是故聖人訓而弗檢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攝故民尋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宇宙莫過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靡鳥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慶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枭鳳相峙梁黎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舍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刀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己也譬色蔽劍

望味酣毒則弗之察愚矣

鴞司晨大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

以文徵名名必寒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徵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美事外欲皦皦乎不緇容容乎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陳美惡輕重而慮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萬物聖人法天合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彰翔乎不縮縮以雅伏乎能純一乎能純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后渠庸書一卷　　洹野崔銑子鍾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
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乐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無與忘賊乎學
者也夫易參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蔌則以爲大美
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
之矣今獵之而爲奇珍之以爲眞眩視發聞六經又
晦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
事事則中之眞僞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
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
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
矣

尤而後愼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
晚乎亂而親賢不亦苶乎易曰繻有衣袽既繻而猶
有袽恐或匱也寒其達諸

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逸而便者
莫踰於坐臥坐久患立臥久患興故易窮則變變則
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繻有衣袽美帛曰
繻敝絮曰袽繻轉爲袽褻代盛矣噫可不戒乎

厭魏徵而貞觀怠矣疏宋璟而天寶兆矣夫治與亂
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弗可兼用已故君
子戒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譙則推其亂易曰繻有
衣袽言勿以新繒而棄舊袽也冀亂之有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狄
猶禽鳥也人而踐禽鳥之居而弋之其不奮翼而逝
去者鮮矣夫聲人之罪是自章其德也以德相較不
幾於元乎因葛班師修文德已而不見苗之有罪也
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凝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
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爾人死而魂
魄離者何居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子嘗思之矣有至理存
焉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
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
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無存哉
之在人若曰夫子戴其冬而首春則弒君變古者何
以易其文也

耶律晉卿之諫弒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夷
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温之
清王公慶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閨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
事神舉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
爲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著其僭也商頌存
古也詩斯終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
久遂若眞者誣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
明盛之義也一曰夏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
未必使之爲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大賚數世斯亂矣大獄興國斯亡矣人慕賞則幸有
事獄廣逮則濫及者衆樂禍惴民不亡矣待哉
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爲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
數以疏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已恕人非
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
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達斯義也
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怪者與不可通於易
也已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
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辨得理深者存
乎思得理實者存乎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
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
事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
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
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藥輕之失殆疏
之失紕藥之失廢

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答曰古人以盡倫爲樂瞽
叟底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
之懷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爲侶斯後人之衍言
毋乃誕乎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舊訓奚宏答曰蓍者
蓍也非指在地之草蓍龜皆聖人所立古事之名天

生百物聖人相宅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爲書鑄金成器截竹作律取蒿爲著天地一關庶物露生則著已出矣至今與庶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賛乎

監司患兵政之廢問於崔子答曰毋以政爲慮必也擇人乎今世胄之子豢養而不學惟其豢也故專賄惟其不學也故迷稍有異者不便於僚胥相陷以訟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証乃白故署如傳舍篆如驛符旬更二人者有矣事誰與治是故先論其才次定其任誨其不及而需其成宥其小失而絶其罔任專而人患奮時久而務益詘其少有濟乎

友人有倅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脩容治度齊其外也審幾守一正其中也誦經履實滿其量也辨詞考証驗其眞也斂束含蓄養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溫斷則審

崔子謂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欲其簡不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怠未孚而責民從則民疑怠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四馬未調不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行而僻止者化也同令而行興者孚也是故化無刑孚無令

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大位偏而志不通非內矣心腹舒而遠其邇非外矣

后渠庸書一卷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此其筆記之文如論春王正月爲周正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爲用策論易不本於先天圖在今日爲已定之論在明人則爲卓識矣又曰閫豕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黨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耳又曰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倘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眞者証矣哉九講學家所不肯言者銑獨不巧言回護亦絶無門戶之私然諸條皆見所作士翼中殆後人摘鈔爲立此名書凡不及詳核誤收入學海類編耳

亳州西原薛蕙存采

由孔子而上至於堯舜由堯舜而上至於伏羲前聖傳之後聖承之伏羲而上其統傳之諸天也吾是以知羣聖人者非傳前聖之道也傳天之道也夫聖人者傳天之道以詔下民而已矣

人蘊天之理而不能學聖人立教使人務學者以此存此而已後世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舍夫固有之大者從事夫外物之小者古人之學覺人後世之學導人於迷也耳矣

聖人人也其能知天命何也知其性斯知天矣

太虛之中一理芴漠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斷可識矣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古之人其知此矣畏天而尊神有爲言之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莞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聽明自我民聽明民之聽明卽天之聽明也非是故也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天人合一云者猶二物也知天人本一則不必言合言內外合一者亦然

天人之常其本虛也物感神應而變化出焉變者日新而無窮常者素定而不易

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就謂其易知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就謂其難知乎

性情者道也舍性情無道矣養性情者學也舍養性情無學矣人皆有道性情非云也人皆可學養其性情非難知難能也賢智者過焉愚不肖者不及焉心學於是乎不傳矣

人之生也惟此心爲屬己自餘皆外物也舍此而求其餘難以言智矣古人之所以學者明此心養此心而已及其至也可以希聖而希天以此見學問之道是極大事不學則不知此理喪其本心雖王公之貴皆楚之囚抑末矣

無知者知之原也有知之屬皆無知爲大世人以知爲大聖人以無知爲大

人爲益之大莫如修德然無明師良友以誘掖之則必不知修德之爲益所以修德之方也易曰困蒙之吝以下仁也易發此義甚切矣

聚夫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君子

是以知世俗之日悾悾也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人君之職在安民安民之術在用賢修此二者而大本舉矣

天下之事舍忠信則不成忠信者事之幹也故主忠信

無聲無臭不容有言聖人所不能顯也何思何慮不假有言聖人所不能隱也道體如是明道者莫善於無言頒言語而拘口耳者未足以庶幾此言也

得失之應存乎人得失之本存乎已得自已得失自人之知道體道者謂之知其爲一

聖人衆人之同類也由衆人而參天地得道而已矣其得道也必自於聞道其聞道也必自於得師是故古人務求師而亟聞道不聞道者人之大不幸也無師者人之大不祥也

或問大人曰大者道而已矣人之知道體道者謂之大人非此而曰大者皆君子之所小也

敬而不敢慢與人交之道也

默而識之此聖人微言

約言序

李宗襲撰

約言何爲者也蓋解西原所作何作乎約言正學也說天道曰性情曰

性情爲何等語言曰自爲學問爲君子之一修身主敬也曰其言宏其義正其旨也曰而不逮其究理也曰而不注言約而天

下之理備矣聖人之學備矣堯舜孔氏辛百之妙無百之過蓋亦具

乎其中矣其孰能與于此夫君子之言道也獨謂相發同歸相因相發者

其言約以明相因者其言也以淺近書之作俚勸或庶幾無素隱約言

爲以正學以發明斯道其理人之徒與

天一閣書目約言十卷明西原薛蕙考策時之未全宗禮序云云疑即

呂涇野後序

約言

明薛蕙所撰是編乃其退居西原時肇養生家言後

讀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句自謂有得因作此書

分爲九篇曰天道性情潛藏時習君道學問君子

立言春秋其學以復性爲宗故性情篇云靜者性

之本主靜者復性之學也又云靜者自然之本體

動者後來之緣感矣自有陰陽即不能有靜而無

動以動爲緣感是二氏元寂之旨也又曰理即此

心此心即理天理具於吾心不可謂心之虛靈不

昧者即理也即心即理是姚江良知之宗也其去

濂洛關閩之學固已遠矣

四明陳沂著

刀劒古器也而可以禦古荊棘惡材也而可以砍柯魏臭物也而可以止臭故納敗以治救豈非善駕馭者之術哉

木之生歲有其尺而高不踰數尋矣生歲有其尺而長不踰倍尺分矣故也故君子無過行之細智不過善疑患疑不過三窟故[illegible]其生七十二塚以欺其死吻[illegible]之下又將誰欺乎

火無踰光之燭鑑無過形之照器之所使也故君子盡人之能而已矣

陰結而陽不能入故風暴爲陰襲而陽不能出故迅爲陰陽和則風雨時陰陽乖則亢沴積故君子惡夫否有以哉

鳥以松柏而高蛟以驪龍而遠故進身於青雲之上書名於百世之下非附有道者何以自致哉

巢龍者卑居宂處者溫恬物之靈也夫人閭吉凶昧進退而不靈豈若是之異哉弗思耳矣

豐不賤其親箔不遺其記古者忽祿仕稱貨殖夫豈不欲哉惡不由夫道耳

軫非矩不載輪非規不行載象地也行象天也故知圓而動不滯義方而靜不隨

[illegible]精一編引磨礱從盡其明哲之者天也爲之者人也雖有良知良能尚忘學問之功哉

庸善用鮮而不仁于麟定綱善銳化而神靈于龜息故有天下者不貴于變也

鳶鴞不毀而鳳凰集駿骨既貴而龍種至故盛世不弃摽末之功明上不遺棄脫之材

狂泉成江而風散則甲冑潰成壑而雨止則涸此赫赫之勢小人所拳拳成章之漸郁夫所利而君子戒一簣之虧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山居而雲生谷居而泉出有所受也君子盡人之能故能養天下之善而時出之彼監者惡足以語此

沸益至慾不去則病益甚治其末也

佛者曰無言老者曰無爲聖人亦曰無言也佛則與信俱無聖人無爲聖人之無爲成于無爲也老則與成俱無不信而無言不成而無爲此棄天下於不治者也

理莫貴於順欲莫貴於法理順則吉欲順則凶順于目者荒于色順于耳者溼于言順于口者腐其藏順于四肢者瘁其体凶孰甚焉故繼者則常視爲有餘不足念懸結者則常視爲不足有餘之故也

傳曰君子趨湯爲小人常戚戚非有餘不足之故乎

中流之石不損一埃迎水之波不枉一折君子進退之象也捍之而動逆之而返又何取於中而謂之道哉

粟烈之寒見于流火腹堅之冰萌于始凋微于色發于聲而未爾者可謂智乎

豐体者多痺脩軀者易頓氣之難周力之不逮也故君子懷自盈之憂恥過人之譽

與人之取則天下無競人取人之舍則天下無棄物故智者用是以爲術賢者達是以爲理

天數五地數五而五行生焉故五星統于上五岳鎮于下五方以固民人之有性也秩以五典人之有形也外以五服內以五臟人之有耳也謂之以五聲人之有目也宜之以五色人之有口也和之以五味人之有鼻也龍之以五臭故人得其全而靈于萬物焉

日月以休圓而行止故輪象焉易醫以誠方而行水故揆象焉輪設而車不踰揆舉而舟不泛攻堅人器以尚象君子觀象以達理

引水以溉者不如雨露之滋舉火以炙者不如陽春之煦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山居而雲生谷居而泉出有所受也君子盡人之能故能養天下之善而時出之彼監者惡足以語此

沸益至慾不去則病益甚治其末也

佛者曰無言老者曰無爲聖人亦曰無言也佛則與信俱無聖人無爲聖人之無爲成于無爲也老則與成俱無不信而無言不成而無爲此棄天下於不治者也

理莫貴於順欲莫貴於法理順則吉欲順則凶順于目者荒于色順于耳者溼于言順于口者腐其藏順于四肢者瘁其体凶孰甚焉故繼者則常視爲有餘不足念懸結者則常視爲不足有餘之故也

傳曰君子趨湯爲小人常戚戚非有餘不足之故乎

中流之石不損一埃迎水之波不枉一折君子進退之象也捍之而動逆之而返又何取於中而謂之道哉

西子之美鉛朱不能飾嫫母之惡君子所自處者可不慎其初哉

麝遺香而致噬龜閉靈而被剝故自見者不盡其術庸人者不竭其智智竭則敵至術盡則忌成

寸錦之華不若匹練之素一貂之貴不如百狐之溫故學耻一善之襲君子貴全体之用

芳鮮陳而必燕臭穢臨而必吐蓋美惡之理著而好

惡之意真也

徨以醉而執猶夫盧陽絡以森而覆尚喻夫戴冀故舉世鮮聞乎獨醒大夢每嚮乎未覺

作之必令薛氏之法猶貪欲奪與之老氏之術猶儉故公而無欲者謂之聖道高而不正者謂之邪端至味不味而腴至色不色而明至音不音而和至臭不臭而馨至迹不迹而顯至思不思而神

繩之直也急而後伸矢之直也疾而後至蓋緩則無可準之度徐則無可中之力故令慢則易玩決縱則雖守

塚沉于河岸善崩也舟沉於陸河善塞也崩則有可防之漸塞則不測之來君子審其勢安其變而已矣

鳥以翼而不墜獸以蹄而不躓猱以臂而不鎮魚以鰭而不沉象以鼻而能飲鼈以鰲而能食人全五性具百体弗盡于物也不亦艱哉

歙一也頗樂水而栝之訐惡風而集之其所遇之不同亦若是爾

拘虛晤言終

拘虛晤言一卷

明陳沂撰沂有維楨錄已著錄此書皆所著雜說共三十四條大旨用兩事比類取譬申明其義於下頗近連珠之體而不用韻然意主修詞不必盡名言至理也

參莆子　　澈水兩湖董教碩甫

人之於世皆在憂患中過日雖富貴之極亦然彼昏不知反以生為樂何也此惟無我可免

賢者避世無道則隱此聖人之言處亂世之律令也然周流列國而無所遇反為沮溺輩所笑雖曰聖人急於救世憂樂並行不悖畢竟與律令相反如伊傅呂望彼來求我故事易成

我朝即今日也元非日也宋前日也推至義農之世不過一月而已世有久近理無長短時有前後理無今昔一刻即是一元

或問天地有始乎曰無始也天地無始乎曰有始未達曰自一元而言有始也自元元而言無始也識得破天地萬物不見一毫何世態之有識得破天地萬物莫非已也何人我之有

唐虞迄今四千年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聞其名而已更歷四千年則今之五經四書寧有存者乎

大化之中未嘗有聲臭而能久存者也

蜘蛛結網此殺心所形也與始作網罟者同一機事理無大小

空空之學聖而入神之地也故心空之極雖血肉之軀可有可無非有神通變幻于其間乃理之本然也而人之不能焉者心礙其形非形之不能隱也古之至人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曰惟心耳莊子曰孔子能之而不為此非真知孔子者不能言

人皆指命運之吉凶以為賦稟之偶值而不知本於一念之仁暴皆其所自致也譬之物價之低昂由于物品之美惡命自我立我即天也其來也遠矣

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惡則曰舉業興而世道微又魚仲尼之罪哉

小兒周歲後多有兄字即愛讀若有所知者此舊習之猶存也漸長能言則漸忘之故叔子探金環白公識之無信非偶云

商周之生本于契稷契稷之生出于天帝蓋非高辛之裔也

商周之興後世篡弒之原也陳鄭之風後世淫亂之傭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雖忠厚之道然官日多而祿日艱民何以供之哉此亦周政之未善者也異于唐虞夫官不食之法矣

冥影契

董說 撰

冥影契一卷

碧里子曰古有援神契茶同契皆洞物情盜天機爲後世方藝之祖夫表有影冥有樞吾聞其語矣未睹其道也於是乎冥影契作焉

天地混沌之說非也無初也天如卵白亦非也無形也天之蒼蒼亦非也無色也能見大塊面目者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自然有道之名由受生有性之名由良知有心之名

境無美惡物無妍媸皆生於心

性者心之本體心者性之妙用識則心之能事也

之燈焉性其火也心其光焰也識其燭照也歟百體皆心也饗洞庭痛觸處相關然則又有肉質如蓮苞位于方寸者爲何曰火無實體必附於木性亦無實體必附於心故附于蓮苞蓮苞者蘜蓮草也故燈草亦謂之燈心耳

法言之言文也文謂之作河汾之言道也道謂之述述作之間可以觀德矣

衆生必先然雖先而非先蓋其腐化神奇若寒暑潮汐之消息無往不成來非有空開可頓放也故先亦生之事非生之外別有先也

生之精爽曰鬼先之靈異曰魄魄陽曰鬼游鬼爲變鬼神之義昭矣

四方上下無際也於心之無際見之

大患在吾有身去私已之謂也

如明鏡物來則照物去則空如洪鐘不扣寂然扣則響應聖人之事畢矣

萬象皆太虛舍萬象欲得太虛猶之空中覓天也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天亦太虛之別名萬象即天也外天而求象猶之外水以言冰

兒時嚴師老猶憂良習根不斷如此況飲食男女乎雖雖可以觀仁者未有知覺也

止是一心自吾肝胆百骸宮室服御以至天地萬物皆此心也舍此而求心是見鬼也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致良知學者之活法主敬而非良知或勞苦而不近人情行恕而非良知或慈和而易於兼愛直躬而非良知則證父嫂溺而非良知則不援凡百皆然

天無實天自山河大地見之道無異道自飲食男女見之性無自性自四端七情見之心無別心自百骸萬事見之是謂體用一源

山河大地皆天也而求天於天則無陰陽五行皆道也而求道於道則無四端七情皆性也而求性於性則無百骸萬事皆心也而求心於心則無四者只是一句隨事而異名而或二之亦非也

性無朕兆而有條理喜怒哀懼七者性之施也仁義禮智四者施之妙情之德也

學者最要識天識破天無復餘事太極圖上一白圈即天也復推數圈明之識破皆筌蹄耳

能知生則無生無生則無死生

畫之所爲者心之施憂之實也夜之所感者心之息

憂之餘也

天地一人身督脈經泥丸遵夾脊而至尾閭河源自雲漢下星宿海而入歸虛

理之成形則爲氣氣非眞有也此理之幻化而成也心之成形則爲事事非眞有也此心之幻化而成也

佛氏云生死事大仲尼云朝聞夕死然則道之未聞死不得也不但死不得雖生在世間亦在鬼窟裏過日蓋其死也久矣何必死而謂之死先須生得然後死得其所以死乃其所以生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

死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費隱只是一層晦翁作兩層看了故失程子之意知是主意行是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克己爲復禮工夫道問學爲尊德性工夫此聖學之眞傳也今有巨木於此將爲梁棟欲其圓潔光淨是主意必用鉋子以加之是工夫自第一鉋以至千鉋皆爲求圓工夫第一鉋乃圓之始千鉋乃圓之終固不能舍第一鉋而遂成千亦不待千鉋足然後是工夫亦不須多鉋而遂成千觀坐議講求鉋法下手便鉋鉋求圓圓隨鉋生鉋至圓至以至無鉋可施而梁棟成矣此知行合一之驗乎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鄭端胤
劉祖鍾

權用篇

道不明則不知權權不正則不盡道道蓋古今異變卑陳吾前而吾以一心之微斟酌於毫釐之等必欲當於理而合於時宜非權何以處之則權之用也故道譬則衡也道之用則權也今夫工人之爲衡也錄兩鈞石莫不犁然一定於衡然後用權以輕重低昂而物無遁情矣是即天之道也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莫不燦然一定於天然後用心之權以是非曲直而人無失德矣故不明道不可以用權不知權不可以行道二者交相成者也堯舜之揖遜湯武之放伐以天命人心而權之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瀟然陋巷以時之汚隆而權之也使不先明其道而用權是昧銖兩鈞石於衡而欲權之也鮮得其正矣可乎故明道以用權猶夏葛冬裘饑食渴飲各適其宜耳此中庸所謂時中大易所謂時行時止孟子所謂良知良能

用察篇

學道而不知用猶弗學也彼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淵也仁義忠信道之實也師其人於千古而研其精華於淵則有其實於身乃不能用其道以正心又不能用其道以濟世是與不學道等耳今夫布可以溫故取以爲衣粟可以飽故取以爲食使積布粟如山而不免於饑凍非布粟之罪也積而不用者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則亦學道之罪非道之不可用也世有懷垂棘之璧而不知用卒困於貧及覓而鬻之得萬金焉萬金非外至也即吾所懷之璧鬻之也初困於貧者不自覺也璧未嘗亡也及既覺也璧卒自利焉道也學者有道弗察則弗覺弗覺則弗用弗用則手足無所措隱顯無所遇嚄不爲天下之至貧者哉覺而得道焉猶用璧而萬金之富可立至也是在察之耳

用道篇

吾嘗求聖人之道矣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是以遂其貪危蠹心以厲者則又失其所以用雖然人心復有晦明吾道無損益此機一縅而同然之天復還矣作之者不待聖人乎聖人與道爲體者也自寂然不動至於感而遂通用之妙也自往來不窮至見而有所不見者以迹見也見之以心若無所見而無所不見者以理見也吾惟見之以理則天地崇德利用之本以至散諸人心達之天下使天下安於日用之常無一而非聖人用道而天下莫不用極於天發育萬物矣是聖人即道而天下莫不用乎道

聖顯篇

道之說蓋明則蓋裂時之變爲之也非聖人欲之

也嘗求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有一畫也而畫始於伏羲伏羲之畫未詳也而端倪乎八卦文王從而重之孔子從而繫之易之體始分矣曉乎不繫不可也蓋洗心退藏聖人之心也是易之書爲憂世而作也故曰時之變爲之以中道既顯矣而又致戒勉之若是哉吾固悲舜之時不逮堯也自執中精一之說而后吾道一貫之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說性善性惡之說紛然杳出而道益裂矣非道之裂也人之言裂道也吾悲堯舜不能相忘於無言而泊其天也益悲後世不能不泊其天而更多於言也宜吾夫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是無言者天也

見理篇

天下之變無窮惟深於理者能窮自開闢之來世道風化第第相承而莫有窮已也聖人以一心之微而應方來不窮之變吾何以窮之哉窮之以見見窮而吾亦窮吾見且窮矣尚何以窮天下之變殊不知變無窮而理亦無窮窮於理者未有不窮其變也是故有心見有目見見之以目若有所見而有所不見者以迹見也見之以心若無所見而無所不見者以理見也吾惟見之以理則天地萬物莫非理則見理者自盡物惟理以盡天下之物則見近者自盡遠見春者爲春見夏者爲夏而不知見元氣者自合四時而見之也見仁者爲仁見智者爲智而不知見天道者自合四德而見之也

其始也以心而盡道其終也與道而無盡昧此道也則所見不出於形迹而見此理也所盡不止於人而盡乎天地之化育嘗謂其至矣

不器篇

有有者不能以相有而無有者有其有形形者不能以自形而不形者形其形夫萬物盈天地間而道爲大者道無形無有也未有物而不可用者亦未有物而可以他用者至於不物之物然後無所往而不可用君子之道夫豈滯於一隅局於一用而爲人之所器如子貢之瑚璉管仲之小器哉若顏子之論孔子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孔子之道固不器矣今夫物方者以方用圓者以圓用直者以直用故輪不可以爲輿弓不可以爲矢棟不可以爲楫器局於用者皆隨其用而止未有彼此之可以相爲用也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皆具而心最靈者心無形也五官之用各專其一而心之用無所不可故目不可以聽耳不能以視鼻不能以言口不能以臭手不能以履足不能以舉是形而爲是用判然不能以相代何者滯於形故也吁惟道之所以爲大歟是道也欲之一心散之六合常之爲經變之爲權小之愚夫愚婦之所能大之聖人天地之所不盡近之一息遠之千古無所不通大哉道乎何可器乎使道而果器則用於此而不能用於彼用於一而不能用於二斯生生之理息矣若用於形名流而爲殘忍用於清淨流而爲寂滅何也局於所見也非若聖人之道茫乎天運窅然神化周流於群物之間無見無不見無用無不用者矣

遇傳篇

道可遇而不可傳非冥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何謂遇以吾之有是謂遇遇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行千里之路其行愈速其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恐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則不傳天下將以吾爲絕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爲拂則有所不勝而絕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耶曰非顏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冰豈日之於冰哉水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之與冰歟何以遇而順順而契也夫子之言也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已悅使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奉經矣門人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而道猶不傳回也不違矣嗟夫道之爲經變之爲權小之愚夫愚婦之所能塞也失之也一而忘者無味智索者可稽而默會者未徹夫子憂賜之止於賜也乃借顏以覺之曰庶乎屢空吁大哉道乎何可器乎使道而果器則用於此而不能用於彼用於一而不能用於二斯生生之理息矣若用於形名流而爲殘忍用於清淨流而爲寂滅何也局於所見也非若聖人之道茫乎天運窅然神化周流於群物之間無見無不見無用無不用者矣

中常篇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爲怪也過中爲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之所謂奇且高者君子之所謂怪而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行千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邯鄲失吾又如此君子所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辯治民無可稱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爲嘗厭奇而長高哉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高也不愛偏也惟中常而已矣蓋道無不常亦無不中中即常常即中惟中可常惟常乃中故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其舍子傳賢也見其常而不見其中而不見其高

屢空篇

書篇五十九不言空易卦六十四不言空詩什三百十一不言空春秋二百四十年不言空今夫子稱回屢空何哉蓋疏千古之心源破百家之理礙也聖門顏悟莫如端木賜夫子嘗致意焉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蓋空說也而賜不化他日又曰汝以爲多學而識之與又空說也而復不化故其屢憶屢中也恒乎其自滿後乎其自大日益者有情而忘者無味智索者可稽而默會者未徹夫子憂賜之止於賜也乃借顏以覺之曰庶乎屢空吁屢中者愚人之所驚聖人之所喜也而不知炫以聰明其害道也甚矣屢空之心無意於屢中而無乎不中顏乎其如愚回乎其如遺冥乎其質樸而如迷而道乃爲之庶幾貧賤之適來不能遺其心富貴之適去不能動其志簞瓢之不克不能改其樂行其庭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良其背不獲其身內不見己也過之所值皆爲儻來身之所遺皆爲逆旅何弗空也物空則理見矣冬沍之月萬形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弦歌洙泗之倫非不游於空而不能見其空如求斲落乃見天則日夜之息萬象退聽乃見天德彼

之藝由之果師之胖赤之英摹成執其有有則障
障則不空甚哉屢空之回幾於道而幷於聖也若
夫易贊啓手死生晝夜則死生空矣浴沂風咏勢
位浮雲則勢位空矣或入齊師拒越冤以虎舟飄
死視此身之變故則變故空矣其亦繼顏之躅而
善發聖人之蘊者哉而頹其卓矣

道德篇

或問道德曰事之當然之謂道得其當然之謂德
道無乎不在者也德自得其得者也無在而無不
在則宜默會而深體之否者謬得由自得則宜專
主而固持之否者虛且以水喻江河之涵浸溝澮
之流行懸潘之傾注沼沚之停蓄無非水也大小
則異焉人之於道得其一貴融其百猶觀水者觀
其小當求其大若指溝澮沼沚爲非水而馳之高
陵大澤之間則失其所以爲水矣故道在事也事
在人也反之吾心而無疑質之人心而不拂即事
即道也小猶大也析其小而道寓矣合其小而大
全矣譬猶導水而東之終會其原矣是故仁者見
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伯夷得之爲清下惠得之
爲和仲尼得之爲時仲尼之時之大雖若不同于
衆而道則一也故曰道無不在視人所得焉耳者
率其當然也德也者得其當然也君子之於道
會之以心養之以靜熟之以習凝之以神日用弗
違其節造次弗踰其度視聽言動弗爽其宜與樂
寓於簞瓢忠信見於衆倚懼其得於道而或失之
也懼其得道之小而不大之也觀古之人敬業樂
羣知類通達求如此其博也藏修息游朝益暮習
功如此其專也必相觀而善不踰節而遯志如此
其遠也及其既成且猶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
神明其德如此其不息也夫是以得皆自得而道

終歸焉耳今也吾惑焉臆想之見非眞見也談說
之悟非眞悟也優游恍惚之修非眞修也甚或厭
倦喜新而趨於他岐入於異端譬之室居蔬食以
爲不足誇妄意金堂玉壺可以飛而升和風湛露
可以吸而飽不亦惑耶蓋道惟一途水惟一脈舍
聖道而別求離波瀾而更取無有得者此無他始
也見之不明既也趨之不定終也守之不固舉世
憒憒莫之適從嗟夫吾安得闕水於天谷而漾洄
奔赴以極於尾閭之域而後已者哉斯誠道德之
指歸爾

造道篇

訪學者不患其愚患其忽不畏其敏畏其專愚則
其進也難而匪易敏則其入也淺而不深故愚與
敏未足拘耍其所造何如耳彼君子者善學者也
其求至於道必強學力行不敢自怠非謂不足知
憂其知之易而不達也非謂不足成憂其成之易
而不堅也按圖而慕千里不若足履之詳聞聲而
品人物不若目見之審何者未至之於己至信人
之與信已固不伴也仲尼天縱韋編三絕仲舒命
世不窺園門寧子勵學風夜倍功黃霸受經講誦
不撤以敏者如此信乎人皆可造而造不可易也彼非不知先難不如早就需滯非勝
疾爲而終不以此易彼懼其無以得之也故蹴其
巧於未有知之初而綫其期於可以成之後養之
以悟澄之以靜涸之以虛守之以固不敢怠心入
之懼其氣之不銳也不敢躁心乘之懼其力之易
衰也不敢驕心忘之懼其志之不凝也耳目之欲
不接其思蚊蝱之嗊不挫其精深乎淵乎虛極靜
篤與道爲一由是以窺無始之秘應方來之變如
神明其德如此其不息也夫是以得皆自得而道
飲食之於厭飫吾所自甘也手足之於跗履吾所

自願也何者志一而知之者精力深而成之者眩
也昔洙泗設教不憤即不啓不悱即不發不反即
不復嗟夫聖人曲成之心亦殷且切矣何不明以
告人使之犁然知所適從而故爲是別擇且有所
俟哉顧啓發之機必宜憤悱三隅之復必貴善反
動其機之自然適其天之本然則一徹而盡徹吾
不爲費辭彼不爲虛聽也夫玉堅無敵而卒成圭
璋木爰曲直而皆就繩準磨礱槩括之力誠不可
少也君子而以造道爲功可不如物之成器爲用
哉

自得篇

自得者得之於心者也心無所得而守轍於循塗
夢外驅而中迷雖得猶失也則不察於自之故也
夫學也者學之於自也父兄至愛不能引其端師
友至審不能冥其合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發
於華華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精故拙魯鈍
朴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眞志養於柔懦
眞習成於舒徐眞用發於恨極眞業生於恬澹軒
之樂易淪是以學貴自得也子丁萬通愈失其宗
惟猶惟默乃內之識聖門者材之鄧林也七十子
之中回稱愚參稱魯而卒之得傳獨二子是能用
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聖學遠而自得湮非
惟學之失也亦教之者過焉六經之言滓如而毫
釐分辯妄也學聖之旨淵如而矢口宣揚躁也翁
翁屑屑無善誘之方有超踰之望將以利之反以
害之故世之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既盡矣畔知
自之爲自矣拾前人之唾咳襲狗於已陳故箋
解煩而思學廢矣議議多而省學廢矣揣度殷而
悟學廢矣偏黨駁而通學廢矣領略覺而默學廢

矣疑試就而敏學廢矣六學廢而道衰就能窺測
微言究覽道奧得意於忘言之表而默不容聲者
乎夫張弓矢礪金鏃可以射矣而引利之鏃非巍
張闊掷所能習必自得於拂擊之外情毫染程點
畫可以書矣而揮灑之趣非踔標眠指所能造必
自得於蹊徑之表孟氏崛起宣尼之後私淑孔型
超然領會羅寸衷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
之使吾道益尊不膠於口耳聲形之末真龍門之
羽翼儒統之魁傑也使親炙一堂其蘊籍夷粹誠
若未足而見趣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夸
大也胷中所負誠不碌碌耳噫韓愈氏謂軻死不
得其傳其言若峻然時無孔子則類淵沒於陋巷
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則臣章陷於不孝而
陳仲子爲廉士今幸斯言在而天下不謬於尊從
羣門圭竇窔契聖心如承指授噫何世無人存乎自得其得焉耳

孫男錢　陛
曾孫錢甲徵
錢潤徵重較

錢太常海石子外篇　豐邑志林第又三十九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秉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胤鐘

凡三十二則

近得明道編玩之其大槩有可得言者集蓋初從
講方石已有先入後聞陽明之旨似嫌同聲故別
一門戶秉執中艮止之說夫方石遵朱元晦而陽
明之見天然高邁稍與元晦左如全用方石似落
元晦套盡從陽明則與方石舛於是立說以排諸
家夫廣廷授受不過一言曰執中其豈其未盡而
蓋之艮止耶易之艮言止於其所也如艮其背謂
不見其身而止乃安則艮止二字同義聖人論止
曰止於至善曰敬止未嘗空言止也空言止懼昧
所從者或止於非也今曰執中艮止未覩發明先
爲重複豈堯舜尚少艮止工夫而艮象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事各止其所寧有未中耶
或謂執字有止義則不惟艮止重又重執義艮止
誠爲剩語矣夫陽明未易非也陽明而上程淳公
周元公未易非也若以無極無欲無情爲落禪套
幷孔子無意無我非之又上及於無思無爲皆彈
擊之則執中艮止落於有矣非謂執中艮止落於有矣非謂執
而斥無則滯於有也陽明格致之說雖大拂於朱
要之未易非也通於其說大學條目雖八一以貫
之矣　奧許杞山書

陽明論精字義謂未從青青者剝去一層則未精
一層學者掃除廓清障去體潔此心澄然浩然則
精矣心精則勝心一切心都無從發則所謂艮知
所爲天理所謂一也廣廷之精一執中其實緊卻
在人心道心二句道心澄徹則自精自一自執中

堯舜性之也稍涉人心便求精求一求執中湯武
反之也註腳者謂精以察之一以守之而象山慈
湖卻謂察甚麼守甚麼恐註說得反之者入頭之
精一而堯舜性之果察之守之爲精一乎堯舜純
乎道心本體自精一以此參之則陽明致艮知泉
師體認天理亦爲求入門者立此方便法緣致艮
知以得此心精一之體則可若執致知爲卽心體
豈可哉是故精一執中中無定體無止法若云執
中艮止是執中乃死法矣彼且以察之守之爲落
形體不可語精一況執中艮止乎蓋道心活潑
變動不拘周流六虛者也　奧許杞山書
何吉陽一書始言靜坐工夫已見得仁體矣後卻
言原靜坐中來一涉多事便覺紛亂夫聖賢言靜
如靜而後能定周子曰至靜此靜字非對動而言
故曰無欲故靜程子又謂動亦定靜亦定如此方
見得仁體仁體合動靜而俱定者也既見仁體動
復紛亂則是仁體猶未見也天體惟仁故一陽來
復自春而夏而秋冬確然不犯紛亂心體惟仁故
隨其所念自靜而動而始終一以貫之亦不犯紛
亂下學工夫可言靜坐到得力後觸處皆仁貫動
靜無紛亂矣千軍萬馬與暗室屋漏同勿忘勿助
與鳶飛魚躍同然受稟有不同某閉戶寂處則體
健耳聰目明稍涉世便苦逐於應迹豈能靜不能
動耶然動有心動有身動身不動而心可動亦或
不礙於靜也　奧許杞緒山書
冒雪訪梅問梅從何處來梅但嫣然而笑乃披簑
登兩高峰問蜂混沌以前蜂疑然不動遂借榻法
相虎跑之間澄心默坐然後知天地以無始爲始
彼梅者天地中之生機蜂者天地間之靜鎮皆一
在人心道心二句道心澄徹則自精自一自執中
物耳天地托此以三　人心生生卽

天地矣故吾有愧於梅與峰彼不答者所以教我也（與錢緒山書）

輩中動見說承當說自信彼承當者何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眞承當也眞承當者不言承當默而識之耳漆雕開已見大意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亦嘗曰何有於我今之自信何信也道無方體學無止法天地一寒一暑爲時信海水一潮一汐爲潮信時與潮何嘗謂信人自信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自謂信有弗信矣孟子云有諸己之謂信然而美大聖神駭駭不已如自信則止矣（與唐一庵書）

易曰乾知大始而顏子不遠復程子以爲乾道何也嘗謂顏子於幾動處有不善即知不善即化不善即復善掃除廓淸於其幾而握其中正之本體無念而念其念炯然無爲而爲其爲沛然雷霆在上坎穽在下虎豹在前刀鋸在後而此心常惺惺寂寂欣欣安安不知是非不較利害若是者復於不遠知於大始能率性能安命者也（送茅侯朝序）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放心者即放失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也本來天之命我我得之爲心者也陽明云致良知即此心也甘泉云體認天理天理即此心也致知體認之是求放心而復還其赤子之心也今夫赤子意得則笑意啼則啼順境而形少頃即復無事何也不滯於喜不涉於怒也我無喜怒而因天下之可喜可怒無心而順應焉即赤子即大人矣（與西泉兄書）

人之心會天地之理而隨時變動者也故心得理凝矣心放而理馳矣大哉心乎求其要乎而易放之又易求之豈不曰津津然欣羨畔援於世俗之紛華而不知在我之可寶遂至於放乎及覺而

絕欣羨去畔援所以求之也雖曰求實無求不至於放焉耳故放非舍縱也牽蔽於外也求非弋獲也萌復於中也然求之亦難矣聖門高弟猶曰月至焉至也者放而復之也則是請賢且不能無復過焉可不兢兢乎必也初而求不違也幾矣哉（求放心箴）

後世儒者祇謂讀書能益知見此心汪焉遂一生寄頓冊子未能超然融會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非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研究以爲有得然住於見者見即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亦從見得其於本體尚隔一層眞性上豈容加一字性解爲眞字解非性也性眞流行神觸神應不容毫髮比擬比擬之見猶蓍工傳神形色種種非不眞在終是影子卻無本來生氣耳本性之見自性自明明吾本性以證聖人言語猶持吾規矩以合聖人方圓無弗同者規矩受病也欲合聖人之方圓方圓之上無可求也求去吾規矩之病而已善讀書者亦惟自得本性已矣（沖玄子開語）

夫天下之物聚散吾前如浮雲倏變吾欲從而有之則物大而我小吾不從而有之則物小而我大縱去來得喪夫何與焉世之豪傑或文學擅名或政事起譽或慷慨節義或博洽見聞往往詩矜所長不能忘已然傑之中有傑爲相形相猶較長量短計愈深而數愈不諧迹愈懸而情愈不樂何也內見已外見人而不見心體之廣大也（到處自樂說）

夫天機絪縕循環晝夜罔閒惟其罔閒是以罔停由退而進從微而顯內外一原終始相互莫爲之而莫爲之沛然莫示之而示之森然孔子同天者也仰參玄默直以何言一語洩其秘善學孔子莫若顏子顏然喟然於洙泗之上言論風旨曾莫可窺大哉孔顏其以心合天而以默契天者乎（送林道夫游何取哉君子終日乾乾之心也萬物一體之學也何也對家人妥安之意勝對朋友嚴切之意生故易重出門之交詩求友生莊子慢世者也爲濠梁之游顏子潛心者也爲東山不厭履杖蓋仰觀俯察遠覽近取以多聞蓄德是不曰乾乾乎（送王龍溪序）

吳聘君應　英皇之聘受賜金歸募工鑿坡爲田人問之答曰儒者當補相天地坡之荒久矣天地不能苗畬也予以賜金成之不亦可乎（煙雨樓集序）

白沙先生喜人多睡予喜人懶睡能寧神懶便不至壞事（與馬子新山書）

夫子之拂意者未足怒而適意者未足喜人惟過拂卽悁然而起而弗思虛之益祇也故自成其損而卒莫之省也重卦圖見心統也順之爲虛隨寓致祥觸景有得矣（答王對山）

聖人之方圓無弗同也有弗同者規矩病而已善讀書者亦惟自得本性已矣（沖玄子開語）

萬物萬事生且成焉一以貫之無非天也游天之中動靜語默無非學也存之心爲神爲先天爲中應之事爲化爲後天爲和觀之圖說列河圖分配於首揭源也畫卦圖見生成也重卦圖見心統也推而天道人心以至人極之立莫不有圖誠有功於聖學者也夫龍馬負圖天啓其緼經四聖之手易道大明何非反諸心而自得者乎秦乃局之爲卜筮徒得其膚至漢而焦氏作易林一卦變六十四卦京房因之爲卦氣其說起中乎故首中卦楊雄又爲太玄玄數起三凡八十一首夫三乎皆自然之沛然莫示之而示之森然孔子同天者也仰參玄默直以何言一語洩其秘善學孔子莫若顏子顏然喟然於洙泗之上言論風旨曾莫可窺大哉孔顏其以心合天而以默契天者乎（送林道夫游何取哉君子終日乾乾之心也萬物一體之學也何也對家人妥安之意勝對朋友嚴切之意生故易重出門之交詩求友生莊子慢世者也爲濠梁之游顏子潛心者也爲東山不厭履杖蓋仰觀俯察遠覽近取以多聞蓄德是不曰乾乾乎（送王龍溪序）

吳聘君應　英皇之聘受賜金歸募工鑿坡爲田人問之答曰儒者當補相天地坡之荒久矣天地不能苗畬也予以賜金成之不亦可乎（煙雨樓集序）

白沙先生喜人多睡予喜人懶睡能寧神懶便不至壞事（與馬子新山書）

夫子之拂意者未足怒而適意者未足喜人惟過拂卽悁然而起而弗思虛之益祇也故自成其損而卒莫之省也重卦圖見心統也順之爲虛隨寓致祥觸景有得矣（答王對山）

聖人之方圓無弗同也有弗同者規矩病而已善讀書者亦惟自得本性已矣（沖玄子開語）

萬物萬事生且成焉一以貫之無非天也游天之中動靜語默無非學也存之心爲神爲先天爲中應之事爲化爲後天爲和觀之圖說列河圖分配於首揭源也畫卦圖見生成也重卦圖見心統也推而天道人心以至人極之立莫不有圖誠有功於聖學者也夫龍馬負圖天啓其緼經四聖之手易道大明何非反諸心而自得者乎秦乃局之爲卜筮徒得其膚至漢而焦氏作易林一卦變六十四卦京房因之爲卦氣其說起中乎故首中卦楊雄又爲太玄玄數起三凡八十一首夫三乎皆自然之沛然莫示之而示之森然孔子同天者也仰參玄默直以何言一語洩其秘善學孔子莫若顏子顏然喟然於洙泗之上言論風旨曾莫可窺大哉孔顏其以心合天而以默契天者乎（送林道夫游何取哉君子終日乾乾之心也萬物一體之學也何也對家人妥安之意勝對朋友嚴切之意生故易重出門之交詩求友生莊子慢世者也爲濠梁之游顏子潛心者也爲東山不厭履杖蓋仰觀俯察遠覽近取以多聞蓄德是不曰乾乾乎（送王龍溪序）

吳聘君應　英皇之聘受賜金歸募工鑿坡爲田人問之答曰儒者當補相天地坡之荒久矣天地不能苗畬也予以賜金成之不亦可乎（煙雨樓集序）

白沙先生喜人多睡予喜人懶睡能寧神懶便不

林四千九十六占以廣易數又嘗作卦氣義說本之京房至於嗜玄者多矣司馬氏之潛虛康節氏之經世二程朱子鶴山氏率稱于雲莒漢去古未遠其說有所受耶何其與易不同而千百年相承襲如此耶今有此圖說既反而歸之心又推而本之天會其源而流自深較之馳騖一偏者誠有間矣

統圖說書

竊謂古樂雖亡而樂在天地間者未嘗亡存乎其人焉耳今見所撰樂經推本於維皇建極協和上下列十二律於十二月原天地之至和以和人聲破紛紜無本之論廢相傳支離之說卓哉希世之業誠大快也某數年來竊嘗究心敢有問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還之義恐是自宮聲歷商角徵羽還復爲宮猶之仲冬十一月天地來復律爲黃鐘以和宮聲至明年十月還復爲宮聲而十一月也鄭註謂更相爲宮孔疏謂十二律皆爲宮竊或未然蓋宮若衆也故禮曰宮爲君若十一律皆可爲宮則臣民事物皆可爲君十二月以往十月以上皆可爲十一月夫樂所以宣天敎暢人倫故禮以禮對樂周茂叔曰禮先樂後不宜樂自相紊曷以和順於道德哉漢志言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徵不復與他律役者同心一體之義也夫黃鐘不爲他律役而謂更相爲宮乎又按黃鐘之管九寸大呂八寸零歷至無射四寸八分零應鐘四寸六分零是管之分寸無過黃鐘黃鐘之數包括餘律見君尊無所不統也使如孔疏所云以五寸之夾則爲宮卻上生九寸之黃鐘爲角以至夾鐘爲羽無射爲宮上生黃鐘爲徵是聲之短而清者反生乎長而濁者不曰子聆其毋乎故朱子疑其臣陵君之象又安在黃鐘不受役哉某竊疑更相爲宮未然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人有五聲五行之氣流播於十二月故作樂者準十二律蓋用天地自然之和以節宣人聲故書曰律和聲聲和然後施之八音以用之郊廟用之朝廷以及乎天下斯能格神人而宇宙囂然太和也然律必隔八相生者天地敎之以八風而相生於隔八使從律不奸也必三分損益者歲中每三月爲季而五行盡之故止於分使隨時從律也是故和聲之律生之以三然後樂作而陰陽四時之氣無不該備蓋以其上生下生也故嘗謂作樂當主五聲而泰漢以來沾沾於十二律之間如準其更相爲宮則夷則夾鐘等四律爲宮管反短而清爲商羽商徵反高而濁乃截其聲之半以爲四清聲委曲以調停之於是五聲亦增變宮變徵不知天之五行可增變上變火乎蓋不究五聲有自然條理而強於律之難通變處爲零星補綴也今觀樂經於黃鐘曰以協宮聲於餘律曰以協五聲於十二律總之曰以宣陽氣以降天人此語明白洞達雖聖人復作不能易矣或曰不用更相爲宮則聲惟五聲律用五律足矣何以變化無窮之有曰不然考之月令曰春三月其音商冬音羽獨不言宮猶五行不言土土寄旺四時無不統於土也宮不屬四時宮爲君象無不統於宮也故作樂於朝廷始於宮若應春之時始於角應夏始於徵秋冬亦然正猶景公晏子君臣相悅止於爲民爲事則徵招角招作羣五聲皆可爲始而無不該於宮矣

泉翁古樂經與律呂古義皆天地間不可缺之書且槩其大體作舉要錄亦於五代未就未稱完書且槩其大體

周亡卽係以秦秦亡卽係以漢漢卽係以魏唐亡卽係以梁是奪漢太丞與魏太遠晉宋齊梁相接不設分注又大紀武氏之元朱考亭嘗言之矣雖范太史唐鑑議論亦時相左意者本文公綱曰以正其經採歐陽五代史以參其緯博之諸家指論以集其公庶成舉要末終之卷則固溫公之劉范也使是書脉絡分明枝幹彪炳爲天地間完璧豈不快哉若其釋文有史炤本有公休本有廣都費氏本溫公之子康其孫伋各有註釋今太學版獨傳胡三省本三省搜羅放失意誠勤矣但援引或蔓而註釋或煩見于綱目集覽者正譌亦嘗辯之

矣興孔文谷督學書

數學起於姑布子卿商時人也或曰周人至戰國有洛琮子洛琮子有原理消息賦今所傳是僞爲者非本書也洛琮同時有鬼谷子漢有司馬季主東方朔嚴君平三國時有管輅晉有郭璞齊有魏寧唐有袁天綱僧一行管輅有天陽訣一行有銅錢歌皆通神之書今世無傳或曰天陽訣有之某未之見也一行傳其數於李淳淳傳李虛中五代時麻衣希夷二公得其傳希夷之學傳爲邵康節又旁出而得其說者徐子平子平名居易別號沙滸今之講命稱子平者是也此書四本皆借重康節以譽駭耳目而不知康節之數其來有自矣子平傳於冲虛子再傳爲僧道洪三傳爲徐大升然子平之數行於元時已不驗徐大升因而損益之今人所宗大升數也興西泉兄書

修養之法卽一日間某時陽生某時陰生當隨十二時陰陽之宜故聞有子午定時之說豈不論時刻任意而行者若隨時而可則必有當升不升反至於降當降不降反爲之升失導引之宜違二氣之

之準其爲累不細興西泉兄書

藍田君論事鑿鑿曰昔遊京師在弘治間士大夫彬彬以禮自飭諸勳戚乃有侈而奉者正德時奢乃在士大夫石齋閣老與寧堂輩序約兄弟每飲實庖役白金或多至二百噫宴勞之濫自此始矣又曰有進士達者爲郎官考察去後傳奉復至太醫院判議論齟而確足備逸史之采藍田志

人少則慕父母因推廣所慕自少艾妻子以暨熱中靡不因時改慕焉然惟慕父母爲正性故溯之子將賜環復吾位郡大夫曰吾力能死兩諫官歸無恨矣且聞天官者何人哉未幾有東泓之報於是海內士蚩爲子古慕父母終身僅一舜而已蓋惟舜爲能重親諫官危諫官亦各以言進者更劍切則更得聖明優容如慕親爲能重舜交相重者也得其正性者也既而思之文王開雖之詩寤寐轉展非少艾妻子乎伊尹就湯至五反而不厭非熱中乎然文爲配德尹故也然尚書門下故吏散在各執事予每每訪之諸諫官以言進者更劍切則更得聖明優容如大海之納百川而予疑東泓之死命也夫夫抑有或曰薛給事輩相繼論尚書奸尚書撫論各朋黨而本於性則千轉萬化而終歸於性性則雖多方於春戀駢岐於趨向君子皆有取焉

小蔡序

今人重子孫可傳者重宗祀也若論一身何必然某見林和靖不娶而身後之名千載不沒其墓至今無恙好事者又營與修葺如岳武穆其身名不朽固不在子孫而在自樹立也如武穆其身爲宰相子孫不少一傳而衰歟仲山甫之後世有顯人無敗冥者重其身林皐一子伯溫一孫廷皆單傳至熙寧元祐間傳至唐制諸道守臣卽兼觀察使守兼觀察則訊與察地康節所居官地也被旨變賣人無敢買者重其人也司馬諸公醵金償官以授其子孫洛中傳爲盛事仁人君子貴於自樹令後人得所憑藉不論子孫多寡也興西泉兄書

今世人材或不如古豈性使然習遠之耳少時知最爲得體爰致隆平我　國朝御史秩七品得察郡守四品以上治漢宋之遺意而去唐之失宜其能皆良正可上達乃驅之記誦詞章而弟子之職

紀綱相維而治化聿興也 邢侍御禦定序

夫邊制凡三變矣 高皇帝神謀廣算藩封竝邊每歲二藩整兵巡徼更番揚武故朝廷晏如此守在各藩也 成祖意有所懲稍遷藩內地復殺其兵分邊方于將領以寓屯牧故邊將得蓄家丁樂房而中國享其逸此守在邊將也 景皇時大同有言鎮巡役軍太多者遂革邊將耕牧之制而歸其土於民此守在 朝廷也然邊政亦三變矣常股存積廢而餘鹽盛行則邊無糧矣正郎巡邊之制廢而多設官於邊則中外勢分氣脈弗貫矣總秦諸將昔專意防虜今移而候伺當途周旋下上矣 送石序

程松溪既拜命左遷客過余曰松溪行矣惜哉無所成名余曰何哉客曰芳洲以直名致喬以義名松溪何名余曰君子致其實而已不愧於其心而已清天皎月先生之心急難解紛先生之實漢嘗鋤牧范滂或曰可行矣滂曰我不就獄事不解於是衣冠無志宋韓曾諸老與尸道問文瀉公獨無及尼敗上問潞公對曰臣但不知耳知亦當有書於是諸老獲免 先朝李忠文忤權璫欲置之死有石大用者請以身代於是忠文得生今芳洲論諸權要會謂禍且不測 詔求舊會謂禍必旁延既致喬論採又謂禍將獨重於是松溪先生就獄解紳紳旁及之澄則猶滂也寬芳洲不測之危分致喬獨膺之罰則猶文也上圄 九重之怒下沮權要之氣中植斯文之勝芳洲得以成其直致喬得以成其義謂非松溪力哉即名之曰直可也何拘拘以一端名也程松溪左憲信宜序

夫職方掌天下輿圖及城隍鎮戍烽燧之政洪武中建都金陵一職方以寸管操縱閫闑運天下兵機南平番夷北靖胡虜誠要任矣至永樂益以行部正統中又益正郎一人今職方兩郎中暨副郎主政凡六七人而兵威日振何哉或曰權移也 景泰間廣西欽廉等地皆爲盜區時巡撫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舉用三人縣丞陶魯陞新會訓導林彥章陞靈山巡檢孔聞韶陞陽山皆知縣此三人初未有功而奏報得請者也然則先賞而圖功可也其後文莊公復奏三人魯陞廉州彥章高州聞韶雷州皆同知後韓公雍繼文莊爲巡撫益用三人林與孔皆梟副閫至方伯又獨得襲蔭錦衣某昔奉使廣右訪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勦賊屢效蓋廣右無地無賊而陶以遊兵出入於深山叢箐之中既熟識險阻且探采賊情其在平時已預籌用兵機略矣又與督府預約凡有賊發不待報會即率兵進勦所勦必賊無旁及爲雖東西隣近不分毫撥且各備餱糧不取給地方故廣中建都金陵一職方以寸管操縱閫闑運天下兵機南平番夷北靖胡虜誠要任矣至永樂益以行部正統中又益正郎一人今職方兩郎中暨副郎主政凡六七人而兵威日振何哉或曰權移也 景泰間廣西欽廉等地皆爲盜區時巡撫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舉用三人縣丞陶魯陞新會訓導林彥章陞靈山巡檢孔聞韶陞陽山皆知縣此三人初未有功而奏報得請者也然則先賞而圖功可也其後文莊公復奏三人魯陞廉州彥章高州聞韶雷州皆同知後韓公雍繼文莊爲巡撫益用三人林與孔皆梟副閫至方伯又獨得襲蔭錦衣某昔奉使廣右訪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勦賊屢效蓋廣右無地無賊而陶以遊兵出入於深山叢箐之中既熟識險阻且探采賊情其在平時已預籌用兵機略矣又與督府預約凡有賊發不待報會即率兵進勦所勦必賊無旁及爲雖東西隣近不分毫撥且各備餱糧不取給地方故廣中建都金陵一職方以寸管操縱閫闑運天下兵機南平番夷北靖胡虜誠要任矣至永樂益以行部正統中又益正郎一人今職方兩郎中暨副郎主政凡六七人而兵威日振何哉或曰權移也 景泰間廣西欽廉等地皆爲盜區時巡撫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舉用三人縣丞陶魯陞新會訓導林彥章陞靈山巡檢孔聞韶陞陽山皆知縣此三人初未有功而奏報得請者也然則先賞而圖功可也其後文莊公復奏三人魯陞廉州彥章高州聞韶雷州皆同知後韓公雍繼文莊爲巡撫益用三人林與孔皆梟副閫至方伯又獨得襲蔭錦衣某昔奉使廣右訪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勦賊屢效蓋廣右無地無賊而陶以遊兵出入於深山叢箐之中既熟識險阻且探采賊情其在平時已預籌用兵機略矣又與督府預約凡有賊發不待報會即率兵進勦所勦必賊無旁及爲雖東西隣近不分毫撥且各備餱糧不取給地方故廣中建都金陵一職方以寸管操縱閫闑運天下兵機南平番夷北靖胡虜誠要任矣至永樂益以行部正統中又益正郎一人今職方兩郎中暨副郎主政凡六七人而兵威日振何哉或曰權移也 景泰間廣西欽廉等地皆爲盜區時巡撫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舉用三人縣丞陶魯陞新會訓導林彥章陞靈山巡檢孔聞韶陞陽山皆知縣此三人初未有功而奏報得請者也然則先賞而圖功可也其後文莊公復奏三人魯陞廉州彥章高州聞韶雷州皆同知後韓公雍繼文莊爲巡撫益用三人林與孔皆梟副閫至方伯又獨得襲蔭錦衣某昔奉使廣右訪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勦賊屢效蓋廣右無地無賊而陶以遊兵出入於深山叢箐之中既熟識險阻且探采賊情其在平時已預籌用兵機略矣又與督府預約凡有賊發不待報會即率兵進勦所勦必賊無旁及爲雖東西隣近不分毫撥且各備餱糧不取給地方故廣中戴如父母畏如雷霆矣 與劉唐岩書

安吉鄉民圍聚攻圍大姓劫其庄居之物斷之可否言決耳大姓不宜橫于平日以犯衆怒鄉民不宜逞于一旦以干憲法惟其橫于前則鄉民今日之罪亦難深究故凡田產子女有券書中証者弗論若孤疑不明者給還此待大姓者也圍聚攻圍雖不係城郭然奸不可長風不可開必須論令爲首者到官論罪餘乃從輕此待鄉民者也某嘗考景泰時蘇州沿海民困荒饑大戶閉粟不發始而乞貸中而強取卒乃搶掠放火焚居守土聞之 朝勑中丞王文到蘇勘處王公不能善處粟抵爲反鍛成大獄幸賴廷尉薛敬軒公論救始得稍緩而王亦竟被禍于復辟之初夫蘇州因饑荒民則不爲強橫而大戶固無罪安吉爲強橫以其不緣饑荒而鄉民亦可憐也然須親臨其處徧詢情實以定兩造之罪庶乎上下情通彼此意釋則一舉而撫今善後咸宜矣 與謝分巡書

孫男錢 陞

曾孫錢甲徵

錢潤徵重較

海樵子一卷　　澶淵端溪王崇慶

積誠苦行莫大乎志人而不爲積誠苦行莫大乎其言學矣氣必其聚則作事可力也志必其剛則入道可久也學必其不雜則歸宿可終也

古之君子處己以道而愛人以禮處己以道故其心公愛人以禮故其情厚後之君子才高而地願則凌忽當世忌賢而藏怨則厥棄故舊所謂心公而情厚鮮矣嗚呼其諸古今之大較乎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是故渡江之擊楫陽門之弔卒睢陽之哭像其諸知此道與

夫陽不固不施陰不充不化易所謂萬物化醇我觀大道功利傷之吾舍學何因是故學外性情非道也古教其衰矣

或問咸陽三月之火其焚書之烈乎曰是或一道也然而無窮之戒可鑒也已

夫乞執厥中堯授舜也執中無權孟子戒子莫也大哉中乎權在矣夫論中以權自孟子始也

朝陽出而清明其一日之開關乎夕陽沉而晦幽其一日之混沌乎故一日者一元之象也十二時者十三會之象也朝夕者古今之象也

千百年必有大人興故大人之相契常間世而至遭相傳必神會

海樵子閒居而嘆門人請焉曰吾願事夫之相率使兵革戢矣吾願君子處安厥室使古教彰矣吾願生民保厥性命使年穀昌矣吾願人人而向道使周公仲尼之志莫之荒矣大君有爲而紀綱出於一相臣無我而天下忘其化是爲君相合德古之極也

氣之所至物必生焉是故知上帝好生仁者見之爲仁心王者見之爲仁政

志寧於虛故君子以靜致學道集於實故君子以誠心御物

君子之精神命脈存乎言考言而責實存乎德故言也者德之華也不可僞也夫德僞而言傳者鮮矣是故君子語不可盡機不可或露語盡則人得以乘其機露則物得以探其蘊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

若昔唐虞道見乎揖遜厥後殷周道見乎放伐春秋戰國道見乎著述道豈殊乎哉人豈異乎哉時則然也故君子學道以中會中以時

陰陽莫大乎氣氣莫大乎變理人知聖人之變理不知天地未嘗不自變理也是故氣之幽昧得日月而昭氣之鬱結得雷霆而始破氣之枯槁得雨露而始潤氣之滿盈得霜雪而始歛誰謂天地不自變理乎

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寄天下之死生存乎醫夫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後也子夏所謂小道豈眞謂是也哉

或問文章以潤身致達有道乎曰有其道奈何曰寡欲以充氣氣充以完神完神以致用是故氣養而天下之道得矣天下之道得而文行乎其中矣

常存不歿者道也士不聞道亾斯歿矣苟聞道則我亦道也我亦道則安可歿也此仲尼所謂朝聞夕死之可者也

人之精力以寡欲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性而弘

沸湯以釜其氣勃然是執使之噫火歇則水寒養生者可以徒而省矣

天之六陽藏於九地人之六陽藏於三腎故雷地曰復精腎曰命門

聖人視於無形然後知人之累於有形也聽於無聲然後知人之累於有聲也非天下之聰明其孰能與於此

明王崇慶撰崇慶有周易議卦已著錄是編二十六則多摹仿王通中說周子通書張子正蒙之體大抵老生常談末一條訟為將必用儒者謂有張良之楚歌則項羽之魂自號有諸葛之雲鳥則南人之反自定夫渡瀘之役未必徒恃陣圖至於四面楚歌出自張良史記漢書皆不載不知其何所本矣

長水沈中英同校

檇李 馮林 著
元弦張 弢 同校

嘉靖丙寅春余備員南雍甫至閱疾屬僃息餘閒稍親載籍有得輒劄記以備遺忘曰汲古叢語者僅若干言夫見聞易局名理難窮卽言境之可循豈智鞭之能測劒余淺昧率意揣求譬之蠡管億量高深窺巢有一得云爾

天動爲圓其數奇奇以圓行故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圓者徑一而周三地靜爲方其數偶偶以方止故地二生火而四生金方者徑一而匝四蓋天之法所謂甲圓之周而爲句股然則所謂方圓者非天地之定形也奇耦之數陰陽之義也陽極于九故有謂天去地九萬里者有謂周天八十一萬里者有謂天地之四極四隅各相去九千萬里者而渾天之靈憲謂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蓋天之周髀謂天離地八萬里天天高而地厚其廣大宏遠不可方所限量也然而象緯以課其進退晷儀以驗其長短者求之度數非以形體規度之也人而窮神知化滿綸參贊者豈以形肖之哉故曰吟嘯可以鼓風雲徘徊可以過寒暑

日在下則蒸濕爲露而物以之潤日正中則陽極于上而物以之燥蓋靜則水生動則火勝也霜始寒而殺物雪極寒而澤物者蓋火陰氣肅而老陰則生陽也故陽不可勾而陰戒始凝地氣之上升也蒸則爲雨露凝則爲霜雪然其降自天地承天不自尸其功也爵賞刑罰者人主之雨露霜雪乎臣承君之令者也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分至啟閉順四時而成之節也以其得陰陽之中謂之分以其當寒暑之極謂之至以其生長閉闢之初二至二分者陰陽老少之變也

月令春其數八夏七秋九冬六者舉天地之成數而五居中央獨舉生數者土旺四時也然五得三爲春之生數得四爲夏之生數得一爲冬之生數而一四二三者合之其數五一九二八三七四六者合之其數十則土生成之數已寓于其中矣故曰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

易之爲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陰陽之義配焉陽主乩偶者爲陰陰主坤乾坤交而六子生故易者陰陽交易之義也

爻以效天下之動者也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爻主占變故易爻之數用九六

一三五者天之生數也積天之數而爲九二四者地之生數也積地之數而爲六故陽爻用九而陰爻用六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易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本也尊之也次之以屯蒙者天地開而君師立也終之以坎離者水火效天地之用也下經首咸恒者夫婦人道之始法天地也有人道而人事出焉與時消息不可窮也故以既濟未濟終焉

萬事萬物生于一一與二非對也今夫陰陽也剛柔也動靜也升降也屈伸也往來也闔闢也以兩而對皆有待也而一不可對也元亨利貞爲通利貞爲天之四德也而曰乾元者蓋元亨爲復復者復于元也元者一也是故天道得一而大

數始于一而終于九九者究也然十舉全數九之餘復一也雖謂之始乎一終乎一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虛二不用者所以用九也

陽生于北長於東而極於南極則陰生而爲姤姤者遇也自外至者爲遇以戒其至也陰生於南盛于西而極於北極則陽生而爲復復者返也往而來者曰復以幸其來也易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艮之爲卦三陽在內君子以志同也則引其類以有爲故曰志在外也否之爲卦三陰在內君子非其類也則貞其守以自靖耳故曰志在君也

火在天上大有日麗天則萬有畢作故曰日出之光衆動之用也地中有水師水由地則得土而流故曰川谷之下衆流之歸也

巽二陽上於一陰象木之出于上也故木之生也始柔而終剛實始青而終黃始酸而終甘黃落者歸根復於土也

水生于金金得水而滋故曰子害母形天一生水其坎木遇火而燃故曰子害母形天一生水其坎中之一陽乎陽主生地二生火其離中之一陰乎陰主殺故曰肅肅者含生赫赫者蘊殺陰陽互藏也

輕清者升而爲天重濁者降而爲地是離大地爲二體也不知天包地外徹上下皆天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岐理氣爲二致也不知理在氣中成形者即理也故以地配天剩一配字合理與氣剩一合宇

陽始于一而成於三天一生水陽之始生也其生木陽之發動也其化行流行之初乎故五行之時叙始於木

天地之氣閉塞於陰而藏於陰萬物凝瘁于子而孳育於子日晝明而育神於夜龍蟄而神雷收聲而發出機入機互爲之宅也

風不離空故槩空而得風水不離地故掘地而出水然形動而風隨者則因有以顯無氣噓而成水者則自無而生有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故王者服冕取其制前俛法天之下濟也天明則日月不明故王者以見也

旅蔽曰天玄不用其明也

澤上于水水下流而澤竭困之象也然坎險而兌悅悅以遂志以之處困困而亨矣山上有水水就下而山上止蹇之象也然外險而內止止以修德以之處蹇蹇何尤也

咸者感也故咸之感以虛受人未有心不虛能感立不易方未有立不定向而能久者也故恒之久以久道也

上天下澤履大易以言禮也兌以一陰處乾之下而悅以應有順之義禮主順故曰禮由陰來雷出地奮豫大易以言樂也震以一陽處坤之上而動以出有散之義樂主散故曰樂由陽作

生生化化形形色色其森然可見者故曰顯諸

仁而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莫測其所以然者故曰藏諸用

物之有常形者圓于形也而水不然處圓則體隨而圓處方則體隨而方而水固無方圓也因物而不遷于物者也故曰水幾於道道能體物而不物於物者也

四時之道陽舒則氣濁陰肅則氣清故心役則氣散神昏心寂則氣虛神朗

洪荒未闢混沌未鑿昧爽未旦其人心情實未開思慮未起之時乎動溟涬貞下逢元此之謂眞夜氣愼無牿亡之於旦晝哉

鼻出息也而能聞臭舌藏津也而能知味物外至者感之自內內者不出則外者不入也故徇物則衰已嗜外者奪內忘物累而得天眞者其監于此義乎

離明外光故目之視外明借日火以爲用者也視主散散者屬木其木火之交乎坎暗內影故耳之聽內虛因聲氣以爲用者也聽主收收者屬金其金水之交乎

目視衆形使專一視則形至不能見矣耳聽衆聲使專一聽則聲至不能聽矣故曰鑑不留影觸形能照谷不停響遇聲則傳

離內陰陰主實故目視色色有形者也坎內陽陽主虛故耳聽聲聲無形者也

權衡之制出於人宜輕重長短莫辨于人心也而稱輕重者必於權裁長短者必于度有心者聽於無心也

室之開闔以門而管之者在樞車之運轉以輪而持之者在軸樞與軸處于不動者也而動者由之

有動之動生于不動不動者乃所以動也不見其動故曰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者乃所以爲也不見其爲故曰無爲

月映萬川則萬川普現而月體無二風傳萬竅則萬竅齊鳴而風性無體聖人所爲以一心普萬物應萬感而無迹者也

虛器應聲實之則黯然矣虛室生白室之則黜然矣故曰當其無有器之用心者神明之舍應之主宰也可不虛乎

動靜者相待而有者也一動一靜之間幾相乘者也故舉坎者舉左則止右舉右則止左動根于所止也觀此可以知動靜之不相離矣

處順境者往往逐物則我隨境遷處逆境者往往執我執則境爲我碍惟內無我而外忘物則順逆境來處之一也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木一也過火而出酸者其質淳過火而不出酸者其質重木之藏形之藏神一也故至人養神不養形養神則形不待養矣

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此之謂忘非遺有以爲忘也猶之曰虛以養神以養氣養形耳其有而不有存而若存之謂乎然則虛之所藏者深矣

波因水生謂波非水不可也然即水求波別不可得心應物而有感謂感非心不可也然其感其寂必無二焉故心之體用曰靜虛曰順應曰虛與順則寂感兩忘矣是故至人之心如水

火生於木火太發則木燼神寓於形神太用則形枯故至人潛神於默而衆庶同焉

質本而文末本者根也末者枝葉也物至末則追琢工而無完璞矣易叙卦于賁則次之以剝智分於情實性移于習染此楊朱所以泣路岐而墨子所以悲素絲也故曰太朴不散白賁無爲之外者乎

居晦可以用明察察以自昭者神鋭而弦外矣主靜可以尸動憧憧而往來者內搖而逐物矣故曰知白而守黑寧內以制外

墮肢體黜木其形者此虛以養形也反息循空練氣入微者此虛以養氣也黜聰明美靈根者此虛以養神也其有出於吾儒勿忘勿助無思無爲之外者乎

凡物以適爲得得以足爲至故居約思泰得少爲足而履高危者多懼處豐亨者多憂當盈滿者拾損物盛則衰陽壯則老是故樂生于不足而憂生于有餘也

高爵厚殖美姝三者以崇高厚奉其身也而上慘悔禍鄙鳩蠹宗金谷殞軀故曰養生者戒於傷生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

窮通得喪遇之者猶寒暑旦暮之叙也而喜朝惡夕去寒即溫者又人情之常也然則翟公之客何妨千去就而屑屑焉書門以絕之也不已置冰炭於胷中乎

財猶水也王者專利而布之欲使其流通而各足也故理財云者疏理其出入使不壅焉耳如曰取之以專利則壅于此者必竭於彼民起而爭之矣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爲君子當君子用事則明白洞達以抑遠匪人故易之夬曰剛決柔也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爲小人當小人用事則脂韋慴毒以陰移善類故易之剥曰柔變剛也

尹氏之役夫其覺夢互爲苦逸然而眞妄奚辨也夫覺者爲實則夢者爲妄夢者爲實則覺者爲妄妻之變境雖殊而識情則一彼役役以求富貴者其疲精神竭筋骨何異彼役夫之覺而享當身之樂以榮一時者不僅比於役夫之夢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境耶

大鵬尺鷃不同者形也而其分各適也故均謂之逍遥山毫彭殤不同者質也而其性各足也故均之爲齊物

世知資物以養形也然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養形以存生也然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物有餘而形不養者形有涯而物無涯以其有涯者而逐無涯則形斃而受物以養者不存矣形不離而生亡者形有待而所以生者無待也役其無待者以御有待則形留而所恃以生存矣

以有限之身而寓無窮之宇宙適來時也適去順也故曰天地者人逆旅以一人寓有之身而應萬有不齊之物人之情識有盡而物之往來無窮故又曰人者物之逆旅

寓無辨於蓼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可以齊視遊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之魚則身世可以兩忘

忘物易忘已難忘世易與世相忘難未能忘已者忘物之未盡也未能與世相忘者忘已之未盡也迹雖忘世而不忘乎名者未能忘已者也未能忘已而世與我相忘乎是故四皓不如邵平郭林宗不如申屠蟠乱之初九潛龍勿用曰之禪則位乎天德矣故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而處方寸於中身者謂之心而不知潛天地備萬物者皆心也是天地萬物者此心之現量也大其心則宇宙在吾度內故曰身在心中如水一漚身嘯所現量之一物也

天地四時之運極則反亢則承故暑之極也不生寒而暑承之盛之矣知養形以存生也然形不離而生暑而寒承之寒之極也不生暑而寒承之虛消息天地四時且不能違也而況于人事乎

驚欲啄則偃豚欲捕則弭角藏殺機也然鵰與角者其蔽隅也中有欲則廉隅不張故曰惡生威

蟻貫行而不失叙鵲能決起而不戀壘君子進則蟻行退則鵲起進以禮禮主遜退以義義主斷君子難進而易退也

事有大小心無大小故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與之以天下弗顧一也非其有而取之與禦人而得之者類也故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陽仰而出爲雷與火奮而上者也故雷火爲豐陰俛而入爲澤與水潰而下者也故澤水爲困豐亨困窮之義其像此乎然困言貞亨而豐戒日中達於此義者可以處豐與困矣

乱之九二非君位也而曰君德九五君位也不曰君位而曰天德舜之玄德君德也受堯之禪則位乎天德矣故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而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德不當儉於位也昔禹天子崇周有之而位未
當儉于德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艮者止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時乎止而
止止也時乎行而行亦止也止也者各止其所
也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乾之潛不必其在下也亦有在上位而當潛之
勿用者亢不必其在上也亦有下位而當亢之
有悔者何也六爻者虛位也而理實也理實而
用虛故爻者效也擬議以爲用者也變而通之
其存乎人
德也者得也實有諸已之謂德書稱恭儉惟德
無載爾偽而以作德作偽互言之者德即誠也
中庸一書言天地與聖人合一存乎誠而本以
不大聲色費至德無聲無臭語天載誠則聲臭
泯而無事於聲色矣
四德具爲乾是故元始而亨通利遂而貞成其
成也物各自成而造化不居其功易曰乾始能
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始者元也亨者美也
利者利也不言所利則貞也故曰大矣哉
元者一也天得一以職覆乎上而稱乾元地得
一以職載乎下而稱坤元人君者代天地而理
民物羣萬民而首出者也故曰元首而職在體
元
禮之曰越於偽也頻文繁節鑿折以爲恭擊曲
以爲敬而非由中出也飾外而遺其中焉譬之
以機發木偶體具而其中枵然無人理也故曰
有無體之禮
楊子雲作太玄而美新之文身不免焉豈清靜
寂寞乃亦有未玄之理耶柳宗元傳李赤而侄
文之黨躬自蹈焉豈清都帝君乃亦慕赤之所
爲耶文章家不貴能言也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作乞巧文
巧非不足也貶來作愚溪對以愚自命豈眞愚
者哉然以子厚之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
謂子厚非愚也
劉伶酒德頌達矣東坡以爲尚未忘于形骸也
達者固如是乎然東坡作四菩薩記既捨矣而
尤諄諄焉戒人之取而去也豈眞捨耶
萬物歸藏於陰而爲冬冬者終也發生於陽而
胎于子子者孳也生物之所始也故譜音於子
而爲始
君之於臣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
之彼專已以要上之必從者可謂之不取之取
乎說法以盡民之利者可謂之不求之求乎
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酖叔牙以安魯然周
公以安周也未聞有周之天下季友以安魯也
未聞有魯之國也後世飾古訓以容身而以詩
禮發塚者皆此類也夫

名以爲實之賓然有因名勝而損其實者故曰
名者實之累也能以顯性之用然有因多能而
苦其性者故曰能者性之賊也
晦其明而用光潛其神而任形歸其性以御情
知此者可久視可長生
心生於物也而死於物火傳于薪也而燼於薪
而謂心之用窮於物物火之用窮于薪也可乎
鋒藏則全致用則乖故君子持行者難工然
不有游刃於世故善刀而藏之者乎
水可以喻氣火可以喻性水遇坎則流入虛則
盈者氣之充塞也火因質以用其光相續
而其體不分者性之各足也故煉氣者取義于
河車而釋氏見性以燈喻傳心

寶顏堂訂正汲古叢語敘

汲古叢語一卷
明陸樹聲撰樹聲有平泉題跋已著錄是書論陰
陽五行之理多以周易爲言然皆參以術數之說
與老莊之旨非易之精義也已集入陸學士雜著
中此本乃陳繼儒摘入廣祕笈者明史藝文志載
樹聲所著小說無是書之目或偶遺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本語六卷。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書成于萬歷丙子。距拱罷歸之日已十三年。故開卷即以否泰兩卦君子小人消長爲言。其中論羲度。論劉妥。皆陰以自比。論李林甫。論哈瑪喇（原作哈麻今改正）皆以陰比徐階。論嵐悔慎。則陰比殷士儁。亦發憤而著書者也。其間如隆慶六年宿良鄉夢見孔子之類。顯爲夸誕。如謂無意之妙非意之所能爲。故聖人貴忘之類。亦頗涉虛無。至駁伊川說春秋災異一條。欲破董仲舒、劉向、劉歆之說。遂謂天道不關于人事。尤爲紕繆。其他辨詁先儒之失。抉摘傳注之誤。詞氣縱橫。亦其剛狠之餘習。然顯有剖析精當之處。亦不可磨。五卷以下。皆論時事。率切中明季之弊。故明史稱其練習政體。有經濟才。一出之中。蓋瑕瑜互見云。

本語 自序

予嘗有言曰。天理不外于人情。然聖人以人情爲天理。而後儒遠人情事有本心。出吾本心。以發事之本情。則議道而道不睽。作者。天理人情固如是也。故曰君子中庸。又曰和。夫中也者。言乎其當也。庸也者。言乎其平也。和也者。言乎其順也。嘗本人情。不遠人以爲道。作本語。萬歷丙子五月十有三日。中元山人自序。

本語卷一

明高拱撰

問易泰否其義何如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言一陽方長而衆陰隨以升也君子于此貞則吉蓋進而行道故吉也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言一陰方長而衆陰隨以升也君子於此貞則吉蓋退而守其志乃吉也然不惟吉而亦亨不失所守則其道亨也泰不言亨而否言亨者泰進而行道則既亨矣不待言也否方退藏人不以爲亨而貞則吉而實亨人不知也故否以亨言之志從君謝不忘君也若果于忘君往而不返則九四之際誰與濟否故身雖退而志則在耳此楊誠齋之說愚意正合乃謂小人能變而從君子矣小人包容承順乎君子六三包羞曰欲傷善而不能亦假未已夫小人之于君子何可以言包容君子而爲小人所包容與若小人而能包涵承順乎君子則何以爲小人君子而爲小人所包涵承順則何以爲君子包承者包藏而承順者也小人本狠惡狠惡而曲意以爲承順則其惡未肆雖是小人人者在昔日特包承也在今日包羞也不凶而已何以言吉曰小人凶理也不凶即其吉也包容承順君子則亦非小人矣包羞者可羞而包順之謂已彰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然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夫君子而通理所宜然非幸也有時而罹則不然非不幸也有時而通則幸也故小人無否而但曰亨之謂也大人則曰否不亨之謂也否亨即所謂貞吉亨也昔萬安結交宮闈擅權固寵蠹國害賢造勢窮之後孝皇諭之特行道固亨也否亨即所謂貞吉亨也昔萬安結交宮闈擅權固寵蠹國害賢造勢窮之後孝皇諭之意猶不肯去包羞也至令內官逼奪其牙牌不得已始告去途次猶夜望三台星明香冀復用可謂無恥之甚夫自君子言小人謂之包羞在小人則直甘心無恥而已矣非自知其可羞而包忍之也

問伊川云四兇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但其不善伏則亦不得而誅之及堯禪舜位則四兇始懷惴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也然乎曰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可用則用可罪則罪亦惟其事惟其時付之而已而非有私也若曰知其不善即其罪未至誅竄亦必去之矣何乃忍留必待其償天下之事罪狀既著然後因其跡而誅竄之乎因跡而後誅竄是後世人臣避嫌而務爲形迹欲有辭于天下者之爲聖人顧著是耶孔子始政即誅少正卯因何跡也後世但見四兇在朝恐傷帝堯知人之明故爲之出脫如此然不知可用則用既不深求可罪則罪亦無留滯惟其罪之即罪是以用之即用而無所容心也無所容心正所以爲堯舜而明知其惡姑爲容忍必待其惡顯著而後因以誅竄者正不可以爲堯舜也有天下者去邪勿疑無惑乎其說

問伊川云伊尹和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湯崩時太甲當立太甲又有思庸之質須立太甲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然否曰太甲當立白合立之豈爲其有思庸之質乎至其敗度敗禮顛覆典刑乃放之于桐蓋甚有所不得已也使不能思庸必且別有處分必不使其遽有商之社稷矣此初放之時其機如此未知其竟何如也至其思庸乃即復之耳是太甲之立也以其思庸其當立而其復也以其思庸思庸也者乃是因放而思庸非伊尹初逆知其必思庸乃故先放之使之思庸而後復之也此說與堯非不知四兇回意其理不如此也

問考亭云西伯戡黎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迫近紂都了豈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于天子之都乎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若說文王縱容臣僭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額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說文王不伐紂耳其說何如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誠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爲蓋文王爲西伯賜弓矢鈇鉞專征伐則不道之國乃其所當伐也紂命西伯之而近者郭許也則西伯于此又安得獨征于遠而近者遂任其不道而不以征乎紂君也臣之所當事也崇黎諸侯也方伯所得征也使文王伐紂是戡君臣之義使文王不伐崇戡黎是廢方伯之職固各有所當也豈紂與崇黎皆爲同列文王伐崇戡黎之事都做了只不伐紂乎固未可以並言也祖伊之恐而奔告也蓋乃臣子之心若云湯武雖賢聖不過桀紂不王桀紂雖不貞不遇湯武不亡今以紂

惡日甚而遇文王之德日以盛。則興亡之會昭然可覩。故祖伊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蓋恐紂之必亡。欲其改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將取天下而恐也。觀其奔告之辭。只稱殷之不德。而曾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紂耳。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只未取漢耳。而可乎。孔子何私于文王。特爲溢美。後人何私于孔子。曲爲回護。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考亭嘗謂學者看詳文字。當如酷吏之鞫獄。予甚以爲不然。夫酷吏鞫獄。無中生有。深文羅織。釘入人罪。何以得其情之眞。學者窮理。只當虛心平氣。徐求精微之旨。一有執着便錯。若如酷吏鞫獄。何以得其理之正。今以觀考亭此論。其亦酷吏鞫獄也已。又曰。武王繼文王爲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觀兵。膠鬲曰。西伯何來。蓋武王伐紂之時而先戡黎也。此亦有據。若然。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即如其所恐。武之所以爲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紂。則曰。武王于此自是仕不得于文之以服事殷卻曰。只不伐紂耳。其他事也都做了。是以文之不伐紂反不如武之伐紂爲直誠也。失之矣。

問。殷民曰。以周之德。而殷人猶思故主。則殷之所感可知。以思殷之人而卒化于周。則周之所感可知。在周如此。在殷又可知。殷人如此。周人又可知。吁。殷周之德。其可謂盛也已。

曾莊未善者多。而洪範更甚。如五行自五行。五事自五事。乃比而屬之曰。貌、言、視、聽、思。皆不察合無當乎。稽疑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謂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夫雨與霽猶略近似。蒙之爲木。驛之爲金。克之爲土也。何居。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亦配五行。夫雨與暘。必配五行。則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又何不分配之哉。

皇極莊更不安。且不得其緒理。皇建其有極。謂爲人倫之至。斂時五福。謂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用敷錫厥庶民。謂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謂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又下文其作汝用咎。謂爲汝用咎惡之人也。過皆不敢謂然。夫人倫之至。有位無位之聖人皆然。皇建其有極者。聖人在天子之位。立君師之道。以爲民極也。斂時五福者。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威福之柄。大君之所操也。皇建其極。民既有所準則矣。于是乃綜覽嚮福之權而敷錫以爲勸。使斯民皆入皇極之中也。有以勸之。民固無不從矣。然未必能守而不失。故汝又有保極之道而錫之于民。使其順且安焉。樂于趨而服之無斁也。此乃一章大旨。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可見臣民皆則君以自治而君也者。所則者也。此皇之所以當建極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之。加之意也。不協於極。不罹于咎者。皇則受之。不乘絕也。必其康色好德者。汝則錫之福焉。如此。則人有所敎勸。而皆之彝獨高明。惟其善而已。人之有能有爲者。使之進其行。則賢才用而天下治。邦豈有不昌乎。然何以使之盡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故必有以福之。而後可與爲善也。汝若弗能使其有家。則被罪且不能免矣。其何以盡行而殺乎。此福之所以不可不錫也。然錫福必當而後可以勸。而後爲皇極之道。若于不善者。汝雖錫之福。然僭及于淫德。蘇及于淫人。以若所爲不公不正。有失皇極之道。且爲汝之過矣。而況可以勸哉。所謂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者。此也。民雖從善。然或此入彼出。未必大同。始勤終怠。未必有永。故又以皇極之道敷衍爲訓。而振德之。訓之無作好惡焉。惟大義大道大路。蕩平正直之是遵。而會且歸焉。猶禹謨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訓之無作好惡焉。惟大義大道大路。蕩平正直之是遵。而會且歸焉。猶禹謨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也。丁寧反覆。敎告諄詳。布敷流衍。使家傳而人誦。不惟咏嘆淫佚。有所感發興起。抑且歡欣浹洽。入之深而不自知。固于化而不復有所變。是所謂錫汝保極者也。如是。則凡厥庶民。自惟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親之爲父母。尊之爲元后也。蓋至是而保極之道得。錫極之效著。建極之化成矣。

伊川莊春秋。用功多。然太著力。卻有穿鑿。考亭不註春秋。而其說春秋也卻多平。

問。伊川莊春秋。用功多。然太著力。卻有穿鑿。考亭不註春秋。而其說春秋也卻多平。

問。春王正月。端的何如。曰。春秋魯史。紀實之書也。春王正月。乃開卷第一件事。若以夏時冠周月。則第一件事已有不實。何有于他。且春王、夏五、秋七、雖無事必書。重時令也。若以夏時冠周月。則至重之事已自不實。又何有于他。

問。魯侯爵稱公。胡氏曰。從周之文而不革也。然乎。曰。周文安得有魯公。魯之稱公也。乃春秋舊文。而孔子因之。蓋從魯之文而不革。非從周之文而不革也。曰。列國僭稱者皆革之。魯何獨不革。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曰。知禮。及司敗指言其不知禮也。則又直任以爲過。而終不明其說。魯公之不革。亦昭公知禮之意也。

問。伊川云。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于天子。次告于方伯。近赴于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責之也。然乎。曰。當時天子何如。方伯何如。鄰國何如。告之顧能援我乎。彼既不能援我。乃必待告而後與之戰。則國已破矣。不責戰之者。而徒以責受戰者。聖人不若是迂也。

問。伊川云。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天有意于人。天人影響。有致之之道也。然歟。曰。天道遠。人道邇。災異本不可以事應言。故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乃其理本如此。非聖人有隱意于其間也。而後儒必以事應言之。殊失聖人直平之旨。且不曰霜隕。而曰隕霜。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分明天有意也。乃世不曰雨下。而曰下雨。不曰雪落。

而曰落雪。豈亦謂天有意耶。

問。說春秋者有云。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禍。故微其文。隱其義。然乎曰。以微文隱義避禍。是不欲人之知其義也。則修春秋何爲。若謂後世必有知之者。則當時亦必有知之者也。則微且隱又何爲。

問。晦翁云。春秋子吳楚稱子。恐是吳楚當時僭自稱王于其國。至于諸侯會盟。則未必稱也。然乎曰。彼其強梁若是。安肯于會盟不稱王。且齊侯鄭伯等皆僭公矣。而春秋書侯伯。豈亦自稱公于其國。與諸侯會盟則不稱歟。或又曰。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強矣。孔子修春秋。書荊以夷狄之。雖其漸進。不過子爵。所以抑斁倫亂而使後世知懼耳。然乎曰。亦非也。孔子安得斁其王而與之子乎。然則何歟。曰。吳楚本子爵。周之制也。從其本爵。遵周也。別無他說。

問。晦翁云。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罣爲說甚多。或以爲時王所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竹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于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窒困于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然乎曰。此更不然。滕本侯爵。縱以子禮見。安得遂稱子乎。縱彼自貶爲子也。春秋又安得而亦子之乎。彼僭公僭王者。皆仍書其本爵。豈以自貶者遂不書本爵乎。且鄭男也。而從公侯之賦。豈遂自稱公侯乎。春秋何不亦從而公侯之乎。

問。孔子書八月大閱。伊川云。講武必于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故譏之。然乎曰。由此言之。又非行夏之時也。

問。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乃朱子註鄭風云。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安成劉氏則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鷄鳴、出其東門數篇。乃樂中之玉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純孝非爲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爲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若蓋即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何以以鄭聲爲當放哉。其說是否。

曰。鄭詩非鄭聲也。鄭聲非鄭俗也。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夫鄭聲者。鄭之樂也。鄭聲雅樂。皆言其音。非指其詞。雅爲古調。鄭乃新聲。人多悅之。悅之故能亂雅。若以淫媟之詞歌于里巷者爲鄭聲。則明是猬。何能亂雅乎。且淫媟之詞歌于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管弦金石。奏之宗廟朝廷也。則何謂鄭聲。

禮云。鄭音好濫淫志。又云。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是則鄭衛之音之說也。觀文侯問于子夏曰。寡人端冕而聽古樂。則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曰。夫古樂。和正以廣。以文以武。以相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新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乎。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此又鄭衛之音之說也。推其相近不同。故似是而非。能亂雅樂。夫子所謂鄭聲淫者。以此。誠謂其聲調淫靡。流蕩。能散人之心志而使之懈慢。故放之耳。非謂其詞語之淫媟也。而朱子乃謂淫爲男女淫亂之淫。而以鄭詩當之。又于鄭詩詠他事者。力改爲淫奔之詩。以合聖人放鄭聲之說。則亦牽合甚矣。自淫之義不明。遂使談風俗者云。鄉士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故其俗淫。然則故楫地也。爲楫國時。顧不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而何楫詩之不淫也。衛齊陳詩諸篇。既有淫詩。而鄭之淫詩。蓋惟東門之墠與溱洧爲然。則序以多其數。而謂孔子舉重而言。蓋非惟不得鄭聲之說。亦非淫之本旨也。

問。伊川云。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風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後無此也。是否。曰。不可及者。謂其德之盛。治之極。而不可及。非謂風儀獸舞也。上古聖人之世。無風儀獸舞者多。豈皆可少之耶。蓋舜時風鳥至。史官遂以形容作樂之美。故正作簫韶之時。風凰忽然而至。獸率舞。尤是形容。夫宗廟朝廷何有百獸。豈作樂之時百獸皆來聚作樂之所相率而舞歟。抑各在野而舞歟。學者不以詞害義可也。而遂以此律後世。必得風儀獸舞而後爲盛。則聖人之治。必不可爲矣。

本語卷二

聖人之道。廣大而虛微。周通而變化。如鍾定秤。不下而常平。

聖人洗心而退藏于密。故渾渾其渾。而時出之。

聖人以翕聚爲發散。以專一爲直遂。

聖人作事。只在午前。未午已卽收拾。斷不至午而不已。不以無不知爲知。而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聖人以人情爲天理。後儒違人情以爲天理。

孔子不以無不言爲直。而以交爲子隱子爲父隱爲直。不以無不知爲知。斯意也。後儒皆不能得。

陳亢謂聞詩聞禮。則然。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以告顏子者告之乎。而何以遠爲也。亢始疑聖人厚其子。終謂君子遠其子。皆出有我之私。不得聖人大公至正之理。

聖人之言。近而遠。易而難。非惟精微之訓人不能得。卽至明淺者。老師宿儒非能得也。何以見得。曰。只如史關文。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豈不至爲明淺。乃學者不能得之。

孔子口言知仁勇。一于理。嘗別言之。不相聯屬。中庸亦言知仁勇。孟子始以仁義禮智言性。而宋儒復以信足之。曰。覓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非仁義禮智之德乎。曰。義者、制事之宜。發強剛毅。只是勇字。于義何干。孔子只言五達道。三達德。而宋儒有五德之言。遂使後人動則稱父子之仁。君臣之義。長幼之禮。夫婦之智。朋友之信。皆強合。殊爲不倫。聖學于是乎裂矣。

天有元亨利貞。人有仁義禮智。宋儒遂合比言之。殊不知正固之謂貞。明通之謂智。本非倫類。安得比合。

子每爲此言。後見淺川亦言之。乃知人心有同然者。

求寐無寐。制于求也。卻思生思。牽于卻也。夫無意之妙。非意之所能爲也。故聖人之作用何如。曰。參者參人用之不當。有時殺人。硝黃傷人。用之而當。有時救人。固在醫不在藥也。

聖人明之至。權之熟。參者硝黃適手而用。無不濟者。後儒學不通方。不能得聖人之權。開口只說疹者必可用。硝黃必不可用。病且急。立當一瀉。而猶補以參者。以爲必然無害。卒斃其人而猶不悟也。是聖人不止以救人之藥救人。而亦每以傷人之藥殺人。後人不止以殺人之藥殺人。而亦每以救人之藥救人也。

問聖人之行曰。聖人無跡。人難測識。何以言之。曰。請以鋭喻。夫古鋭多瘢。瘢者。銅之雜。又歷年未甚遠。查滓未撤去盡也。然有瘢可證。人皆識其爲古。若夫銅之純潔。而又年遠。查滓撤去盡。更無瘢痕者。則古鋭之上品也。然無瘢可證。世反疑之。反不如有瘢者之易識。彼皎皎之行。夫聖人之道。精微而中庸。粹然其無瘢痕也。自非深于道者。能識之哉。

家語多非孔子語也。如堅固之射。形人之短。非溫恭之度也。儒行之對多所詡張。非儉讓之德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非樂天之誠也。商羊葬實。證諸蓋子。非博物之實也。五行迭旺。相繼而生。是衍曰之說也。強越亂吳。卻齊存魯。蘇張之謀也。只觀論語。則聖人之氣象可識矣。

問。管寧華歆耦而耕。田有金。寧不視而過。歆取視而棄之。人以此爲優劣。然乎。曰。皆非也。無足優劣。夫貨悉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今只不必藏于己而已。棄于地何爲。曰。當何如處。曰。拾之。或有遺金者至。則與之。果其無也。以周窮乏可也。而不視何爲。取視而棄之何爲。酒亂性。能使人顛頓失容。人有惡其顛頓失容者。則醉而矜持愈甚。夫矜持愈甚可矣。乃舉竟是爲酒所使。誠不若不矜持而自不亂者之爲安也。不視者。矜持愈甚者也。取視而棄者。矜持未甚而不能自主者也。皆知有金。皆是爲金所動耳。

或問嚴子陵。曰。高士也。而亦一節之士。何以故。曰。光武中興之君。非不德也。幼同筆硯。爲天子而訪之數年。于故舊良厚也。乃一旦和見而踞口以視。咄嗟其聲。則何爲者。夫不受爵祿。亦不受面色矣。豈必張目以視。咄嗟其聲。而後可不受乎。蓋其心實知有富貴。以爲富貴易屈人。吾必不爲所屈。故持之太過。而有此態。是亦醉而愈加矜持也。若不知有富貴。則亦處之泰然而已矣。而何爲是拂人情之狀乎。

曰何以知其心有富貴曰使光武不爲天子而訪之數年而相遇也則亦做曰以視曰晴其聲乎必不然也夫非知有富貴而何昔我聖祖徽時與宦與一人友善既登天位訪之久不得一日其人揩雞酒來謁聖祖喜甚命光祿等治具與之飲食談笑因問曰欲官乎其人曰諾遂取金銀與之官任其取乃取銀是時文禮武重乃授以正千戶又盤桓數日其人乃去出則揖其聲于朝門莫知所之嗟乎斯人也情意篤實氣度中和而高節自在其亦優于子陵也已

問伊川與韓持國善因韓八十往見之久留細昌韓早晚作食體貌加敬一日韓有急約欲一往伊川喜未敢遽言托子彬叔從容道意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請朝逢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其事何如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韓重誠懇委曲至此受之何害卻不受遂以謝之卻之固由己也何爲詰朝逢去豈以爲不潔污人歟又豈以爲去不速則必爲所污而不得脫歟蓋非所以待持國者矣今其何以爲情

問伊川先生云日設賓物必須兒治室中亦多置賓物何如曰日本設賓物而令其不畏也何居豈欲視于賓物令熟視之知其必不前慢人也則何畏之有此誠一室之中多置見物令其閒之熟而不畏也則可乎何以異于是

問伊川云孤竹君事還是招叔齊而立之爲當何如曰叔齊之過也將何爲焉面招之首來耶再必不來也則將何如處

問伊川云陳梗絕其君孔子沐浴而朝[illegible]公能從其諫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其說何如曰且要製天子方伯不是與吉諸之無益是時孔子已老顏回子路死已久矣又使何人此空談也

問伊川云同姓相兒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敍倚以拜蓋昭穆高下來可知也何如曰人之相見必有揖讓坐立必有左右先後若不敍齒又未知昭穆高下則將孰右孰先孰後乎將遂無揖讓坐立乎自不能通矣

問橫渠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造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效達名分定風俗淳百姓泰和鳧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遠高惠文景武而至昭宣至此時方見禮樂然尤須虛心平氣體玩聖人融洽處乃能成學不可只恁硬做硬說硬做也

問張子厚二十年學簡悉而安不成何如曰悉而安不生于悉而安必有所以爲悉而安者其造道成德節中和純粹之域便自能恭而安若特地只去學悉而安再二十年也不成

問到立[illegible]

問伊川云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然乎曰文入于靡以質救之可也何以救質入于偽以忠救之可也質何以救忠三代異救者也

問孔子以前多聖人而後乃無之何也曰有孔子爲之斷案故百世而下定惡乎仁不知天下謂之何矣後世既無孔子則雖有其人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黜臣惡乎聞豈惟夷惠若無仲尼則湯武之心跡難明惡乎聖啓筮之異同其孰能識又孰敢爲之斷案夫是以末有聖人也北後人未得聖人之道而妄立言其言一定更不許人別有商量乃卻不免執著遂聖人之道大圓通之旨有志之士繼此希聖已卻圍下其中而不能出夫是以天下鮮聖學也

問伊川與韓持國善因韓八十往見之久留細昌韓早晚作食體貌加敬一日韓有急約欲一往伊川喜未敢遽言托子彬叔從容道意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請朝逢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其事何如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韓重誠懇委曲至此受之何害卻不受遂以謝之卻之固由己也何爲詰朝逢去豈以爲不潔污人歟又豈以爲去不速則必爲所污而不得脫歟蓋非所以待持國者矣今其何以爲情

問伊川先生云日設賓物必須兒治室中亦多置賓物何如曰本設賓物而令其不畏也何居豈欲視于賓物令熟視之知其必不前慢人也則何畏之有此誠一室之中多置見物令其閒之熟而不畏也則可乎何以異于是

問伊川云孤竹君事還是招叔齊而立之爲當何如曰叔齊之過也將何爲焉面招之首來耶再必不來也則將何如處

問伊川云陳梗絕其君孔子沐浴而朝[illegible]公能從其諫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其說何如曰且要製天子方伯不是與吉諸之無益是時孔子已老顏回子路死已久矣又使何人此空談也

問伊川云同姓相兒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敍倚以拜蓋昭穆高下來可知也何如曰人之相見必有揖讓坐立必有左右先後若不敍齒又未知昭穆高下則將孰右孰先孰後乎將遂無揖讓坐立乎自不能通矣

問橫渠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造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效達名分定風俗淳百姓泰和鳧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遠高惠文景武而至昭宣至此時方見禮樂然尤須虛心平氣體玩聖人融洽處乃能成學不可只恁硬做硬說硬做也

問張子厚二十年學簡悉而安不成何如曰悉而安不生于悉而安必有所以爲悉而安者其造道成德節中和純粹之域便自能恭而安若特地只去學悉而安再二十年也不成

問到立[illegible]

問橫渠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造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效達名分定風俗淳百姓泰和鳧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遠高惠文景武而至昭宣至此時方見禮樂然尤須虛心平氣體玩聖人融洽處乃能成學不可只恁硬做硬說硬做也

問張子厚二十年學簡悉而安不成何如曰悉而安不生于悉而安必有所以爲悉而安者其造道成德節中和純粹之域便自能恭而安若特地只去學悉而安再二十年也不成

問。伊川之于明道也。奚若。曰。明道粹和。伊川義執。晦翁之與伊川也。奚若。曰。伊川身體力行。晦翁言語文字較多。

問。朱陸之于聖人之道也。孰爲得。曰。聖人之道。如良玉然。既精瑩。又溫厚。晦翁猶帶石意。峯而未融。象山如水晶。虛而不厚。

晦翁求聖人于魄。不能得其神。

魯齋之學聖人也。可以進。何以故。曰。其心虛。其氣平。其志遜。

魯齋之于程朱也。奚若。曰。魯齋極尊程朱而宗之。然溫厚和平。既不似伊川硬說硬做。亦不似晦翁好勝罵人。氣味勝焉。

問。魯齋仕元。有非之者。亦有爲辨之者。究竟何如。曰。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學者只看箇君臣之義。若乖于君臣之義也。則不可。然而宋自南渡。中原已非其有。先生生于金章宗大安乙巳。是時金有中原九十有餘年矣。以河內。則金之新鄭。則金之新川郡屬也。其父其祖。固金之累世編氓也。既變爲元。朝代又改。身不生于宋。君臣之義無屬焉。仕元不仕元。非所論也。

敬軒一字一句一步一趨。皆確守程朱之轍。固是篤信好學。然升程朱之堂而不復求入孔顏之室。故不能得聖人之大解脫處。曰。其學之所至何如。曰。可與立。晦翁眞是強學猛進。然自得之味。卻少解徵言。

朱陸相攻。訶何。曰。其所紀錄。皆門人圖勝之過。二公非如此也。而亦不免各有勝心動氣處。夫學求爲己。只當忘人忘己。虛心以求非是。人苟是。便當從。如其不是。不從而已。吾苟是。便當守。如其不是。改之而已。如果吾是而彼非。的見其然。不妨再告。反復而不聽。則姑已之。俟其自悟可也。何爭辯爲。明道先生謂吳師禮云。爲我盡達請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何等心平氣和。不惟受益無盡。亦自能感動人釋非勝心。

問。王通續經。後儒貶之。然乎。曰。孟子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續經縱未如經。亦是曾墓聖人藩比之意。人不學聖人。將奚學也。而安得遂譏爲僭。使服桀服。誦桀言。行桀行。謂之非桀可乎。而朱子作綱目。以續春秋。將亦謂僭乎。曰。伊川云。續詩備六代。如晉宋魏齊周隋之詩。又何是采。然歟。曰。變風變雅。皆豈皆善。而孔子收之。用以見時事也。夫苟用以見時事也。則雖晉宋魏齊周隋之詩。采之有何不可。

問。伊川謂王通心迹之判久矣。爲亂道。是否。曰。何爲亂道。夫堯之讓。噲之讓。可謂同乎。微子之去。箕子之敬軒直是豎立萬仞男子。密察力行。死而後已。

問。伊川云。人不可用影響。何如。曰。但得彷彿。以時展對。亦可少檢人子無窮之思。有何不可。曰。伊川云。眞吾親耶。亦用以寄人子之心云爾。古人一髭髮不似。已是別人。大不便。何如。曰。即無一髭髮不似。豈眞吾親耶。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此亦不以尸祭乎。尸明是別人。然乃以當吾親也。而況親之影有得其彷彿者耶。

考亭謂王通之學只識得仁義禮樂有用處。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予太極處有欠闕。何如。曰。孔子只說考亭因人來墓銘。曰。人既死後。又要這箇物事作甚。其人爲善。亦是本分。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此亦難說。孝子之心。固有不容已者。只不虛說。可矣。若本有善。亦不可不寫。傳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明示後世。教也。且以生平情性動容歷履鉅細之善。而時接目焉。亦自是孝子不死其親之道。

程門過貶王通。考亭還說他好處多。程門過貶溫公。考亭甚敬他。還是考亭是。

問。伊川謂王通心迹之判久矣。爲亂道。是否。曰。何爲亂道。夫堯之讓。噲之讓。可謂同乎。微子之去。箕子之敬軒直是豎立萬仞男子。密察力行。死而後已。

問。伊川云。人不可用影響。何如。曰。但得彷彿。以時展對。亦可少檢人子無窮之思。有何不可。曰。伊川云。眞吾親耶。亦用以寄人子之心云爾。古人一髭髮不似。已是別人。大不便。何如。曰。即無一髭髮不似。豈眞吾親耶。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此亦不以尸祭乎。尸明是別人。然乃以當吾親也。而況親之影有得其彷彿者耶。

考亭因人來墓銘。曰。人既死後。又要這箇物事作甚。其人爲善。亦是本分。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此亦難說。孝子之心。固有不容已者。只不虛說。可矣。若本有善。亦不可不寫。傳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明示後世。教也。且以生平情性動容歷履鉅細之善。而時接目焉。亦自是孝子不死其親之道。

問。程朱大儒。于後學固已極之恳。而子有駁正何也。曰。人安能每事盡善。臧文仲不知者。固知善之多也。恐人于其一二未安處。皆以爲安。而不復致思。則誤耳。不稱善。不勝稱也。更宜知之。

問。帝王之學。與草布不同。然乎。曰。若然。則必須遵得帝王。乃可爲帝王之佐否。則學既不同。又安可以佐帝王理天下。論道經邦。宏宣治化乎。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故曰。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學非有二也。後世草布之士。徒事章句。無復格致誠正修身之功。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故其爲仕也。下焉者。惟知希世以苟得祿。上焉者。亦不過隨才以立功名。而涵德中正之人。格心輔世之業。不復聞矣。乃不曰吾無學也。而曰帝王之學與我不同。豈不誣哉。曰。只爲後世帝王知學者亦鮮。草布之事。故有是言。謂不當同于草布耳。曰。止知爲君言學。不當同于草布。而遂使草布之學。以爲原不同于帝王。顧得一邊。顧不得一邊。而乃立爲之說。亦禍天下之學者也。

可羞也。

程氏云。寒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孟子云。堂堯舜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孟子云。堂堯舜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學者不可無此志。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聖人示人爲學之目。昭如日星。學者但當循是以學。則聖人之域可至。乃舍此不務。卻只說誰家曾德性。誰家道問學。誰家知行合一。彼可此否。紛紛無已。只翻口頭。到底成箇蠢。

學只爲己。心便虛。氣便平。志便遜。

學須是識其眞心。

天理不外乎人心。只人心平處便是天理之公。

儒家有言。只要成就一箇是而已。夫是豈易成哉。務以爲孝。乃非所以孝。務以爲忠。乃非所以忠。察理不精。不能得禮義之中正。亦只做得箇題目而已。安能便是。

儒者有言。雖無其事。實有此理。此亦大謬。夫理也者。事之理也。既無其事。理于何有。蓋求其說而不得。乃曲爲之辭云爾。

性具于心。而貫徹于人倫日用之間。非有定見。比對配合一性專屬一倫也。有子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仁在于父子兄弟也。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是義又在于兄弟也。知禮樂之實。知斯節斯樂斯而已。是知禮樂皆在于父子兄弟也。又云。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知之于賢者也。是義又在于君臣而禮知在于賓主賢者也。蓋隨在而言。非有定局者。然孟子少矣則以仝德。孫顯頊則以水德。舜則以土德。三代而後。又皆合一代爲一德。欲爲一代則一代。欲爲一君則一君。分合任意。誰爲之說。

得其一。果何所據。以何知之。白蛇之事既荒。商邱之說。乃之附會。而河患火災。附會更甚。且即如所言。土不生水。漢則以火。水不生火。相生之說。亦自抵牾。此又其一也。五行之運。厥氣惟均。非有所偏也。乃伏羲以萬年計。五帝以百餘年計。及歷年四百。商六百。周八百。漢四百。唐宋皆三百。即享國之長者。亦自參差。至秦陋六朝五季。則或數十年。或數年而已。然亦各稱德王。何德之運長乃如彼。短乃如此。將是偏歟。此又其一也。又如三國鼎峙。五代鼎擾。同時並列。亦皆一代之君也。豈其一德歟。抑一德而分用之歟。抑各用一德歟。抑亦五德之運至此斷歟而不續歟。此又其一也。由是觀之。荒唐甚矣。

問。堯舜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然乎。曰。此文談也。只是風雨節。寒暑時而已矣。安得照數五日風十日雨乎。若照數如此。焉候亦假也。

人之有目者。以爲無不見也。然必上有日月星辰。下有燈火。形形色色。照燭分明。開目即見之矣。而遂專謂吾目之能照。然乎哉。使昏夜處暗室中。即離婁何爲。夫人之有才者。曰之明也。而遇時可爲。幾會有

合。得以成功。則有日、月星辰燈火爲之光也。不然。卽負旋乾轉坤之具。亦無施矣。噫。才之濟時耶。抑亦時之濟才耶。

問。延陵方氏云。日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然賦曰。非也。火能發光。不能受光。水能受光。不能發光。安得謂以火爲用乎。

問。人覺不能先知。而夢乃有先知者何。曰。先知、神之爲也。人皆有神焉。覺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神役于形。散諸物矣。安能先知。寐則形不用事。而神攻于虛府。完而不散。虛而不寤。通而不隔。故其于情也。有時而先知。譬則人在室中。雖所見甚明。然囿于室焉。室外無覩也。超而登乎高。則固有見室中之所不見者矣。神之用妙矣哉。

人知雞之鳴午。不知午之鳴雞也。

兵家先聲而後實。必是先實後聲。乃可以先聲而後實。蓋以實爲聲也。

末世人才常多智慧。蓋困于心、衡于慮、而後啚。操心危、慮患深、而故達也。其小人、則變詐百出。不可方物矣。

問。大臣進退之節奚若。曰。以近事君。不可則止。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大臣難進易退之節也。曰。其去國也奚若。曰。戀官之心不可有。戀君之心不可無。夫太行孟門。長途久涉。得釋重負。當如敝蒂爛若乃君恩深厚。倚任多年。一朝別去。遂恝然以忘情。抑豈大臣之道歟。故戀官、忠失之節夫也。恝然以去者。曰。小丈夫之悻悻者也。然而戀官者常千百。戀君者不十一。豈無以戀官之心假之戀君者乎。亦豈無以不戀君之心假之不戀官者乎。二者難辨。故世每以恝然而去者爲高有道之士。殊不謂然。戀官乎。戀君乎。此心自審自知。不以語人。固不可。恝然于其中。亦不可。恝然于其外。

人謂琴之勁也。而強琴之末有不能穿魯縞者焉。人謂水之柔也。而泰山之溜乃有穿石者焉。好勝者必遇其敵。兩戒之也。一則曰。好勝必遇敵。不可好勝爲也。一則曰。彼好勝者必遇其敵。固有敵在。爾不可與敵也。

問。事二君者。與事二夫者同乎。曰。不同也。彼更二夫者。非夫夫也。殺其夫而乃以事之也。是謂喪飾失身。猶非事仇也。若夫事二君者。彼戕吾之君。破吾之國。固所不共戴天者也。而甘以事之。是謂忍心之極。不止喪節失身矣。故更二夫者。貞人之所不齒。事二君者。有道之所必誅。

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有諸。曰。魚與馬非人也。安能知人之音。人非魚與馬也。安能知魚與馬之能知人之音。彼適而出。適而仰也。端爲琴瑟乎。則有不恣而出。不琴而仰者也。又何居乎。毛嬙之色。焉見而潛。鐘鼓之聲。焉聞而駭。類殊性別。不得以相通也。而交家者流。動通物于人。豈不謬哉。曰。

面已。而我何與焉。是之謂寬嚴適宜。故吾未嘗不寬。而不可以寬言也。未嘗不嚴。而不可以嚴言也。本嘗不寬嚴得中。而不可以寬嚴得中言也。夫是以事無遺情而教無遺術。爾子固皆當仕有官職也。寬嚴之理。所當知者。故特訓之。小子志之爾。

漳水平闊數里。遇漲急。則舟難即岸。多敗溺傷人。予爲編修時。起復北上。至漳。忽雨。楫師新渡予曰。聞漳遇雨則溯。漲則敗舟傷人。今雨安可渡。楫師曰。無傷也。予問故。對曰。平沒之水。爲能漲河。漲河者山水也。西爲遼州之山。山有大雨。則山水傾注奔騰而下。洶湧收舟。然必行日且半。乃能至此。小人止日夜候望遼山。若今日遼山雨。明日雖晴。不敢渡河者。水當至矣。其機固在我也。而何以災爲乎。災而後懼。懼而後修政。則既已災矣。孰與夫無災而懼。而修政之尤爲乃遼山昨日無雲。今茲雨。固平沒水耳。焉能漲河。予曰。有是哉。遂渡。曉乎。天下之事。其亦若此也。夫世得乎。人以無病爲安。病而後謹。固不如無病而謹爲尤安也。而乃以無病爲不可。豈理也哉。故曰騙言也。

楚莊王無災。禱于山川。曰。此天忘我。其說何如。曰。騙言也。夫災而懼。懼而修政。則國愈活。乃俗所謂因病求醫。因醫致壯者也。俱人患不知。故必災而始懼耳。彼楚莊也。既知其理矣。則無日不懼。無日不修政。其機固在我也。而何以災爲乎。災而後懼。懼而後修政。則既已災矣。孰與夫無災而懼。而修政之尤爲得乎。人以無病爲安。病而後謹。固不如無病而謹爲尤安也。而乃以無病爲不可。豈理也哉。故曰騙言也。

趙相如完璧歸。趙楊龜山曰。趙社稷安危之機不在璧之存亡。夫以小事大。古人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能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出數年。卒有覆軍陷城之禍。徒以璧之爲累也。其說何如。曰。此迂談也。秦乃虎狼。不容喙不已。即與之璧。何能免乎。且其併吞六國。亦皆璧之爲累乎。相如于此。亦以見國有死士。尚有不可奪之氣耳。而豈爲一璧哉。太王避狄去邠。以圖存也。今必以太王非趙。豈欲其與暴不免則棄其宗廟社稷而去乎。秦并吞天下。即去之。何所逃。何所避乎。古云。國君死社稷。孟子亦云。世守也。非吾所能爲也。効死勿去。趙當是時。惟有死社稷勿去而已。于必不可免之中而先與之璧以示弱。則何爲哉。

楚莊王無災。禱于山川。曰。此天忘我。其說何如。曰。騙言也。夫災而懼。懼而修政。則國愈活。乃俗所謂因病求醫。因醫致壯者也。俱人患不知。故必災而始懼耳。彼楚莊也。既知其理矣。則無日不懼。無日不修政。其機固在我也。而何以災爲乎。災而後懼。懼而後修政。則既已災矣。孰與夫無災而懼。而修政之尤爲得乎。人以無病爲安。病而後謹。固不如無病而謹爲尤安也。而乃以無病爲不可。豈理也哉。故曰騙言也。

趙相如完璧歸。趙楊龜山曰。趙社稷安危之機不在璧之存亡。夫以小事大。古人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能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出數年。卒有覆軍陷城之禍。徒以璧之爲累也。其說何如。曰。此迂談也。秦乃虎狼。不容喙不已。即與之璧。何能免乎。且其併吞六國。亦皆璧之爲累乎。相如于此。亦以見國有死士。尚有不可奪之氣耳。而豈爲一璧哉。太王避狄去邠。以圖存也。今必以太王非趙。豈欲其與暴不免則棄其宗廟社稷而去乎。秦并吞天下。即去之。何所逃。何所避乎。古云。國君死社稷。孟子亦云。世守也。非吾所能爲也。効死勿去。趙當是時。惟有死社稷勿去而已。于必不可免之中而先與之璧以示弱。則何爲哉。

得已。必不可輕易以啓禍端。然太王舍太伯而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固自有說。則以王季有聖子而武王有盛德也。而況于惠帝之關愾乎。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豈不自愛其國家。而以一婦人之寵。遂欲奪嫡。失天下心。蓋有所甚不得已耳。當是時。帝及呂后年皆漸高。而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強功臣皆在列。使帝后一旦去世。太子臨朝。固能安鎮而駕馭之乎。未也。觀後惠帝之動靜。則可知矣。而趙王類已。故意關之。雖其幼。然事體有定。而吾撫之長。任吾語所至。而隨以付之。亦無可奈何矣。其能保有天下與否。尚未可知也。而不猶愈于關愾之已見者乎。此帝之本情也。乃幸以四皓從太子游。遂以爲羽翼已成。難動矣。蓋曰。吾以太子關愾也。而人心乃屬之也。心既屬。則不可拂。故姑不易耳。夫今之不易也。恐失人心也。而昔之欲易。獨不恐失人心乎。蓋今有所見故耳。此則羽翼者之取帝而計成之者也。使帝之始欲奪嫡。果惑于戚姬之寵而不顧失天下之心也。則又何有于四皓。彼戚姬之寵。既能移帝愛子之心乎。帝之殺韓信也。卽其關意趙王之心也。以爲信之才如彼。其功名之心之盛如彼。而太子關愾如此。若吾死而信在。太子能安乎。故必死信而後吾乃可以免。此又其本情也。帝爲身後計。無所出。遂忍心于信。使太子能英武如帝。則信未必殊。今以關意趙王爲眞惑于戚姬。是亦謂信之誅爲眞反也。而帝之本情安在哉。曰。若是則周昌何爲強諫。張良何爲爲之羽翼。曰。立嫡以長。理之正。又況開國之君。尤當爲後世法。昌亦只說箇正理。良亦只了得呂后之託而已。非能爲漢深謀也。彼惠帝之無子先死。呂后之後死。文帝之承統。以衍漢祚之長。皆天也。非人謀所能及也。昌諫良羽翼時。能逆知其果如此耶。惠帝死而假子立。諸呂王。漢祚幾移矣。昌與良不預計乎。昔者紂之毋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毋之生微子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世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乃遂滅商。夫惠帝無子先死。呂后之後死。而文帝承統以衍祚也。則昌之強爭爲有名。良之羽翼爲有功。著使呂后先死。惠帝獨在位。不能自立。以喪天下。則昌之諫。良之羽翼。亦太史之爭而已矣。或曰。太子易。則彊悍之呂后不肯但已。趙王亦未能安家難且作。而其禍方長。故不如據正理。以聽天命。良之意或出于此。曰。此亦是乃不得已爲之。但謂其爲萬全之謀則未也。

問。沙中偶語。何以知爲謀反。又何以必見而後言。曰。此子房因所見以啓漢高。令其早賞以安人心耳。若偶語果是謀反。則子房安得聽之。豈預知其所語是謀反耶。蓋因諸將士素有不賞之嘆。因見偶語。則以平日之心度之。當是謀反。欲漢高早處以了此事耳。

問。漢高殺丁公。溫公極贊美之。然歟。曰。丁公誠可殺。誠可爲萬世爲主者之戒。乃漢高之殺之也。則亦任其殺之而已。若遂以爲美談。則非也。何言乎。曰。丁公卽爲羽將。貳羽使失天下。大不義。當誅。使羽能誅之。雖百斬無過也。漢高既乞命其人以有天下矣。而乃又殺之乎。曰。以大義。胡不可。曰。漢高豈端爲大義哉。不過假大義爲名。實則利必行計耳。楚人有兩妻者。人誚長者。長者嘗之。誚其少者。少者詐之。居

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賢人也。夫急則乞命于人。惟恐其不貴。羽以活我也。既得天下。又恐有貳己以活人而取我事者。遂殺其人以爲永戒。而又借以大義之名。蓋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昔有證父攘羊者。以爲直。父以攘羊獲罪。則又請代父之罪。以爲孝。孔子曰。異哉。一父也。而兩取名。漢高之事。有類于此。夫取長者得矣。而誚人之妻可乎。晰丁公得矣。而乞命于丁。使之貳主。何爲哉。當是時不知有大義乎。既已云云。乃又云云。狡矣。若誠爲大義。彼丁公特一戰貳主耳。而始終貳羽。使失天下者。無如項伯。項伯尤當斬也。故曰。高帝非爲大義。乃利心行計者也。或曰。勾踐之誅宰嚭。不同乎。曰。不同也。勾踐家破國亡。故曲身以結宰嚭。其結之之心。卽殺之之心也。若高順之始遇丁公。則只求生而已矣。

問。伊川云。周勃當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如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令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其說何如。曰。此不得其情。夫勃之此舉。乃計耳。而後人未識。得請言之。曰。雖天下至惡之人。大逆不道。而甚形未著。有從而問之者曰。若從逆否。于是顯然承伏。世必無其人也。則軍中之必無右袒可知已。雖天下至惡之人。大逆不道。而其形未著。有從而問之者曰。若從順否。于是不以承伏。世必無其人也。則軍中之必無右袒可知已。況今日之城中誰家之天下。光天化日。六軍皆習。而太尉臨之于上。爲順爲逆。死生禍福。立見于前。其事幾何如者。而軍中顧敢有明爲右袒者耶。夫左袒右袒。舉手卽爲之。固至易事也。以至易之事。又令其自爲。而以決至大之際。情豈非天下至愚乎。且卽左袒未必卽爲劉也。卽不右袒。未必卽爲呂也。亦姑以應之而已。而遂以信之。豈非尤天下至愚乎。漫以爲之。則迂謬而無當。謂以譎其向背。則觀望而不忠。皆人所甚諱也。而太尉自眼爲之。公然而以爲言。豈其夢耶。嗟乎。其以計勝。太尉此舉。固自有意。非作意果問此也。何者。祿產爲亂。諸軍從之久矣。祿產既誅。彼方懷懼。于是而率之以誅諸呂。彼必曰。諸呂未滅。姑緩我耳。誅諸呂後。必且窮搜我也。其心如此。而吾乃與之舉事。則其中當有變。當是時。欲明言赦其反歟。然反形未著。吾乃明言其反而赦之。則彼愈疑而爲懼愈深。欲不言歟。則彼猶夫疑猶夫懼也。故以號大之際。情豈非天下至愚乎。且卽左袒未必卽爲劉也。卽不右袒。未必卽爲呂也。亦姑以應之而已。而遂以信之。豈非尤天下至愚乎。漫以爲之。則迂謬而無當。謂以譎其向背。則觀望而不忠。皆人所甚諱也。而太尉自眼爲之。公然而以爲言。豈其夢耶。嗟乎。其以計勝。太尉此舉。固自有意。非作意果問此也。何者。祿產爲亂。諸軍從之久矣。祿產既誅。彼方懷懼。于是而率之以誅諸呂。彼必曰。諸呂未滅。姑緩我耳。誅諸呂後。必且窮搜我也。其心如此。而吾乃與之舉事。則其中當有變。當是時。欲明言赦其反歟。然反形未著。吾乃明言其反而赦之。則彼愈疑而爲懼愈深。欲不言歟。則彼猶夫疑猶夫懼也。故以號于衆曰。左袒者爲呂。蓋計其必左袒也。而使皆得以形迹自見。吾乃可因其迹而信之。而不如據正理。以聽天命。良之意或出于此。曰。此亦是乃不得已爲之。但謂其爲萬全之謀則未也。

問。沙中偶語。何以知爲謀反。又何以必見而後言。曰。此子房因所見以啓漢高。令其早賞以安人心耳。若其疑懼可釋。卒之果皆左袒。于是遂明言曰。皆爲劉。無爲呂者也。吾可以誅諸呂矣。而諸軍者亦皆釋其疑懼。忻然以爲劉自處。卽疑而語其妻子。亦必曰。吾皆爲劉者也。豈爲彼呂哉。于是反側皆安。而誅諸呂果濟非。蓋初左袒時。非皆眞爲劉也。既左袒之後。則遂皆爲劉者也。初不右袒時。非皆不爲呂也。諸呂既不右袒之後。則遂皆無爲呂者也。而太尉獨心知之。泯于無迹。作事在此。取效在彼。人不得而識也。而後世徒據其迹議之云云。失之遠矣。且人臣之爲國也。將以濟事也。若曰吾只騙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則是吾只作個題目。管他濟與不濟也。而可乎。

問。漢武輪臺之悔。致堂胡氏謂人之壯也。猶能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乎刻勵。而以武帝之悔爲尤難。然歟。曰。不然也。武帝雄才之主。平生多不耦之謀。蓋自負其才。俯視千古。以爲吾之所爲。當無不遂者也。

而至是七十有五矣。征四方歟。所征安在。而身已老。頹景既促。往事成盡。所爲之不效。可見者如此矣。且奸人搆禍。太子死讒。追往嗟來。故自悔耳。蓋苦無聊賴之後而當其言也。善之時也。若使前路尚多。志無灰沮。則尚豈所期之有遂。未必悔矣。故知老而有悔者。乃人情所至。壯而知悔者。惟志士爲能。老猶易。壯爲難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夫悔過及時。則補過有日。老而空悔。何嗟及哉。雖然。一旦盡改所爲。而明其過于天下。亦自英雄之事。視彼齷齪者流。怙終以死者何如哉。故武帝此舉。足可稱賢。但惜其晚耳。

問。新莽之時。何獨揚雄爲劇秦美新文。貽譏萬世曰。史稱頌莽功德者四百八十餘萬人。豈四百八十餘萬人者皆親至殿庭以口說頌之而去哉。固皆形之文字也。但不傳耳。雄有盛名。故其文獨傳而後世遂以爲獨雄爲之。其實不止雄也。曰。然則可不罪歟。曰。正不須責。古云。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使雄能見幾以去。不仕莽朝。而卻爲此文。則可以文罪之。雄仕莽。既失身矣。又何須責其文字。即無此文。猶夫失身也。嘗之婦已失節。而乃責其言語動止之不善。即言動皆善。猶夫失節也。噫。雄學聖人之道而乃與亂世之四百八十餘萬人伍也。我不意其學聖人之道而乃與喪節之婦伍也。噫。

問。三國人才可與權。是一時風氣生此等人才否。曰。非也。乃時之使然也。彼三國鼎峙。互相吞噬。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機一錯。卽爲人所魚肉。故其君臣相親相結。不自疑沮。幾合卽爲。弗徇形迹。有不必告于君者。有不以語于人者。蓋謀有所不可洩。時有所不可失也。期于濟事而已。故可與權。且其人便習既久。智愈出而愈不窮。不惟自家機熟。而人之肯爲謀者日益衆。故只見其多才耳。造夫承平既久。決之把持日以深。忠謀者君不爲主。而旁人之苛求又甚烈。故人皆務爲形迹。非得令不敢行。非有故事不敢行。非標表昭著人所共見者不敢行。胡然而擲肘。胡然而獲罪。用是謀臣遠避。庸人則推委支吾。苟利于目前。習以成風。所用之人。不過如此。雖有可權之才。亦墮沒而已。此所以無事則庸人盤據富貴。而智士不得用。一旦有事。則束手無策。而徒嘆國家之無人也。

問。昭烈疾革。謂孔明曰。吾兒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先儒謂以昭烈猶不無疑于孔明。然否。曰。此昭烈肝膈之語。非疑也。若果疑之。而卽爲此言。固能止其不取乎。蓋當是時。魏吳皆在。國家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固非猜遺腹朝委裘時也。昭烈意以吾兒可輔則輔之。幸矣。無容言也。如不可輔。必思所以爲處。苟無所處。則國家非存于魏卽存于吳。而嗣子必爲其所魚肉。吾何以瞑目于地下乎。吾之于君。義則君臣。恩則骨肉。今此基業。因吾二人之所經營也。君自取之。不爲他得。又吾所甘心者。而嗣子得所依倚。可不死于人手。亦尚有利。則吾乃可以去也。若徒顧君之名義。而卒不能保。則何益哉。昭烈之意。固如此也。如人有所愛物將死。必始諸其所厚者。而使不爲他得。則其意乃安。昭烈之心。固若是而已。

問。昭烈君臣。曰。昭烈之與孔明。義長契德。朋友而昆弟者也。昆弟而君臣者也。其交固。其義重。始終不相疑。始終不相負。後代此等君臣不可再見。

問。昭烈大舉伐吳。何如。曰。古云。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鬬。不反兵者。謂見盡。所爲之不效。可見者如此矣。且奸人搆禍。太子死讒。追往嗟來。故自悔耳。蓋苦無聊賴之後而當其言也。善之時也。若使前路尚多。志無灰沮。則尚豈所期之有遂。未必悔矣。故知老而有悔者。乃人情所至。壯而知悔者。惟志士爲能。老猶易。壯爲難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夫悔過及時。則補過有日。老而空悔。何嗟及哉。雖然。一旦盡改所爲。而明其過于天下。亦自英雄之事。視彼齷齪者流。怙終以死者何如哉。故武帝此舉。足可稱賢。但惜其晚耳。

問。孔明在隆中。何以便知天下三分。曰。見得世上有這三箇人。

問。鄧生下齊七十餘城。韓信以兵屠之。彼不亦大乎。曰。此鄧生之罪。未也。昭烈痛關張之死。故大舉伐吳。以用兵言。則失策。以其心。蓋不反兵一說而下之。使非信且至。雖有鄧安民。功無彼此。此聖賢事也。信一功名人耳。安可以此責之。當鄧生而來。所嚮無敵。勢如破竹。齊亦甚懼矣。鄧生假信之威。乘齊之懼。故生。其誰聽之哉。則齊城之下。固亦信之下之也。乃責信而獨勦其功。歸信固能甘乎。此所以剗薇之計行而齊城墮。鄧生烹也。嗟乎。始欲則當何如處。曰。善處己者。必先處人。若不能處人。安能處己。鄧生之適齊也。宜先諭信說之曰。聞齊將軍至。甚懼。將軍且不日下之矣。雖然。兵家先聲而後實。全其願得命諭之。令以城下。果以城下。則將軍傳檄而定。以報沛公。亦可大省兵力。不著。且遏兵來晚。于是乃之齊說之曰。韓將軍擁兵四十萬。壓境而來。所嚮無敵。勢如破竹。齊城所爲多屠戮者。爲其拒也。若誠能以城降。韓將軍必且撫慰之。傳檄之命亦皆可免。其爲利害不亦較著乎。韓將軍有是心。恐君不得諭。且去。韓將軍且至。吾亦不復來矣。如是。則齊城必下。于是乃還報信。聞將軍令其以城降也。又甚喜。今且下矣。將隊可傳檄而定。報沛公。卽兵甲而以威聲下之。功尤大也。全其傳命而已。庸何功。如此。則可可以成信之功。而鄧生之功亦不爲細。不止脫于烹也。此不惟事勢。信以不忍而戮數百萬人。固無罪歟。曰。胡爲其無罪也。鄧生賣信。激責鄧生之罪。則信之恨氣自平。恨氣平。乃從而責之曰。將軍止以不亦奚毒甚哉。如此。則信自當俯首聽伏。不待辭之竟也。若不明鄧生殺。則豈足以服其心哉。此可爲賢人而躓功者之明鑑也。

問。盧懷慎何人也。曰。賢人也。曰。時譏其作食中書。還得賢。曰。此其所以德則有焉。人臣最防爭妬。自古國家大事。多因人臣爭妬而敗。若使姚崇何不可之有。崇救時之相也。懷慎居其次。使其起一私念曰。彼于是凡崇所爲。必百計壞之。又媒孽其短而中傷之。則崇且身不保。曰。彼相。吾亦相也。彼以功名見。吾奈何獨無可見者。于是川其私意。橫生旁出。混亂天下耳目。以掩人之善而揚己之能。則崇動必有礙。又何以展其救時之略乎。乃懷慎專一專甘受無爲之名。而終不爲憶亂。使崇得以展其才。以濟國家之急也。

公心。何能若此。則崇之有功于國。懷慎亦與有也。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才雖未及。德固長也。而時人特據其迹遂識爲伴食。夫才不足者。在君子則讓人。在小人則爭妬。試觀自古賢相在位。居其次者。能不妬不爭。安心伴食。如懷慎者幾人。則懷慎之品格可知矣。又曰。觀懷慎用人之疏。可見其才。位至宰相。而家猶寒素。可見其守。薦宋璟盧從愿往候之。臨別。乃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草國久。稍倦于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等志之。將死之時。而猶念國事若此。可見其忠。後果林甫用。開元之政壞。可見其先識。凡此皆非徒作食者所能爲也。

本語卷五

孔子論章文武。蓋時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正不可妄意紛更。只將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而實心奉行之。縱有時異勢殊。當調停者。亦只就中調停。處得其當。使是。不可輕出法度之外啓亂端也。此不惟分所宜然。祖宗艱難創業。固非後世疏淺之見所能及也。夫豈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遂乖天下之全局。以爲法既善。爲慮更深。固非後世疏淺之見所能及也。夫豈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遂乖天下之全局。以一時之未便而遽棄萬年之長計哉。

國家用人。匪徒資治。亦卽以安天下之人也。故大臣小臣。分列上下。散布內外。又有士有胥史。下之里社。亦各有長。多其等。廣其途。盡網羅天下之才而用之。使天下之人。苟有一長一藝異於齊民者。隨其才之大小。皆入吾之網羅。彼其既入網羅。則皆有事于所職。不惟顧惜所有。而又有所望于進取。孜孜焉。乖死而猶有歉于所期之未遂。故無暇于爲亂。且等既多矣。途既廣矣。于是而不在網羅。則至愚下之人而已矣。至愚下之人。安能爲亂。卽爲亂。亦易撲滅。而天下常可得安。此英雄御世之微機也。末季之世。不知此意。不以得雜收拾人才。乃徒用奸巧之人。甘其諛佞。徒用庸陋之人。樂其委順。彼其盤據要津。不止壞國事。窮賢路。每每惡直醜正。擬折天下之才。以快其牧毒。使人抑鬱冤憤。無所控訴。激而不測。孰不思亂。如元末兵亂。朝廷更無可用之人。則宜其世之無人矣。我聖祖時佐命元勳。固卽元之人也。使元能收拾。庶以得雜。則才不在下。安得敗亡至此。是可不爲永鑒也哉。

帝王創業垂統。必有典則貽諸子孫。以爲一代精神命脈。我祖宗無謀宏密。注意淵遠。非前代可及。聖子神孫。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歟盛矣。道我穆皇。未獲有所面授。我皇上面十齡。法盍未得于耳聞也。精神命脈。既所未悉。將何以緊成遠繩祖武乎。今日講經。後又講貞觀政要等書。臣愚謂宜先知祖宗家法。以爲主本。而後可證以異代之事。不然。徒說他人。何切于用。乃欲于祖宗列聖實錄所載。聖敬事天之實。聖學傳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慾。如何勤政事。愛恤人民。以保有國家。則又可無其不深。將不可救藥而禍亂成矣。此是實言。自可使人君知懼。

朝廷之上。不可無忠誠剛正遠識之重臣。彼其氣有夙養。可以當大事而不惴。謀有豫定。可以平大難而不懼。猝遇緩急。國有所賴以爲安。人有所仗以無恐。若徒以奸巧襲細之人。充揆宰鈞樞之任。無事則結援蔽主。倚勢作威。自以爲可震四海。一旦有事。顚頓倉皇。神奪氣喪。計無所出。貿國從逆之事。皆爲之矣。卽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亂不起于亂。必有其幾。聖人當休否之時。已謹苞桑之戒。幾未動而先圖。所謂制治于未亂者也。次之。則亂幾有動。能早識而預圖。禍卽可弭。力亦甚省。又次。則亂形已出。而後救之。然亦必得機有道之人。能察之。彼此人者流。無崔處堂。棟宇將焚。猶栩然以爲樂。而方笑斥人之過計。可與言哉。

紀綱之壞。莫大于國是之不明。尤莫大于上下蒙蔽而人主終于不知。夫國是不明。則奸臣舞智以恣人。邪臣黨比而醜正。亂之道也。然有時而明。國法有行焉。則猶可以爲戒。若上下蒙蔽而人主終于不知。則縱智者悟。爲計。蔑比者敢于效尤。習爲故常。撫復有發覺之者。于是以威福爲己物。任其播弄。必至乎亂而後已。考亭先生曾云。呂微仲范堯夫爲相。用調停之說。凌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如王安石罪既明白後。既加罪于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首。卻予其死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要委曲周旋他。如今若來。這般卻煞不好。要好便合當斷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爲賊。賊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卻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若來天下事須是先論其大處。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如何了方好。予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此言良是。今觀當時今日紹述。明日調停。只在朝廷上混亂不了。皇白無辨。國事盡壞。迄至靖康而後已。有國者豈可使時事一至于斯。

日之城中。祖宗之天下。卽以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須更費商證。而自無所不當。我當上體明天縱。將知日開。必因而益邇祖宗精神命脈所在。以覬耿光。以揚大烈。以衍萬年無疆之祚者。將在于是。則特爲之引其端焉爾。是臣愚犬馬之心也。方遂請之。而遂以廢去。時逃其責于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則犬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

宰相天下之樞。必得心術正。德行純。識見高。力量大。學問充。經練熟者。方可爲之。若不獲以事。徒取文藝。不揀其才。徒俟俳資。則豈能遂爲百辟之師。平章軍國重事而無舛乎。

格心有根本。有功夫。有機括。有次第。不在諫諍上也。還不在言語上也。還不在形迹上。

相業無迹。其格心處。君倘不知。人又孰得而知之。後人不在心上做。只務形迹。不在君德上做。只論事功。故相業鮮。

致君以格心爲本。格心以誠意爲本。今日輔德之事全未。且莫說朝夕納誨。格君心之非。卽平日何曾講論箇道理。商量箇政事。縱急緊不得已事。亦只剳子往來而已。言既不能盡意。而又先經內官之手。拆視而後進。上幾密之言。如何說得。君臣道隔。未有甚于此也。然事須面議。乃得其情。而面議不得。開端不止內官不樂人主與大臣說話。恐被其乘破。而輔臣亦不敢苦請而面對。若忽然問一件道理。來必能知。問一件事體。來必能處。原無本領。當面說箇甚。所以自不樂于面對也。

輔德輔政。平章四海。只是至誠則得。不然。皆無有矣。

聖祖能承相。散其權于六卿。而上自裁決。成祖始制內閣。以翰林官七人處之。備問以古。典墜政務。極其縝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後遂理機務。論旨比其久也。則遂降以師保之官。倩輔臣掌。雖無宰相之名。有其實矣。然皆出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諸進士。與夫廷吉士之就館者。事道也。以詩文。其藝也。以詩文而他無事焉。夫用之爲侍從。而只詩文。猶之可也。今既用于平章。而猶以詩文。則豈非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乎。倨制固不敢議。而就中有以爲之處焉。亦無不可者。誠宜于其選也。必擇夫心術之正。德行之良。資性聰明。文理之通順者充之。而卽教之以翰林職分之所在。如一在輔德。則教之以正心修身。以爲啟動之本。明體達用。以爲開導之資。如何潛格于其先。如何維持于其後。不可泥于迂腐。不可狃于曲學。雖未可以言盡。然日日提撕。日日聞省。則必有知所以自來者矣。其一在輔政。則教之以國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詳。古今治亂安危。必求其故。如何爲安當處順。如何爲通變達權。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定國是。雖難事事預擬。亦必當有概于中也。于是乎教之以明解經書。發揮義理。以備進講。教之以訓迪播告之辭。簡重莊嚴之體。以備纂修。而應制之時文。程士之文藝。在其後焉。面命而耳提之。曰省而月試之。養之既久。則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後。仍以舊業日加淬勵。閣臣時時督課。與之講論。試其所有之淺深。觀其行履之實否。比其久也。則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業必有可觀者。翰林庶吉士來皆不可也。今也並教詩文。更無一言及于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賀壽以爲文。栽花種柳以爲詩。纂天下英才爲此無謂之事。

而乃以爲養相材。遠矣。

閣臣用翰林。而他衙門官不與。既未經歷外事。事體固有不能周知者。而他衙門官。亦復不爲輔臣之學。此所以得人爲難也。今宜于他衙門官。選其德行之純正。心術之光明。政事之練達。文學之俊長者。在閣與翰林參用之。如吏部必用翰林一人者。然。恢有其人。纔纔不絕。庶乎外事可得商搉。歲得其當而無舛。而他衙門官有志者。亦皆習爲平章之業。就中又可以得人也。然此亦有先朝故事。如李文遠薛文清者。皆自他衙門入。便以爲例。有何不可。雖然。必自當國者訪用惟公。鑒別惟明。乃可爲此事。不然。亦止濟其私。而劉宇曹元入之矣。

或曰。古云立賢無方。故太公用于磻溪。傅說舉于版築。蓋通天下而用之也。而子獨拘之于翰林之間。廷臣一二之內。不亦狹乎。曰。此別有論。今只就國制中爲之處耳。程子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爲治。須于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人徒曰用賢才。而不知賢才必須培養于先。俟其成而用之。乃可以濟天下之務。若不待其成而用。未有不僨事者。此非才之不美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雖種之美者。而亦不可食也。

國家用人。必循資次。固不可遽然處之有道。亦無不可。蓋用人不在用之之日。必須預爲之計。官之職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于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之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諸相近之地。待次爲備。一日有缺。卽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則天下雖有其才。而貿不相及。遠不可致。安得遽用乎。此惟有爲國之心者可與言之

今有百鎖焉。亦有百匙焉。各尋其匙而投之。無不利者。若以爲鎖固在此。匙固在此也。而概以投之。則鎖與匙俱壞。夫官各有所事。而人各有所長。以所長治所事。則人既得展其能。事亦可底其績。苟用違所長。未有不敗者矣。今天下非無才也。而事功不興者。鎖匙之用背也。然匙固在鎖固在也。

才德兼者。上也。有根本而才氣微者次也。有才氣而根本微者。又其次也。然俱不可棄。以才氣勝者。用諸理繁治劇。以根本勝者。用諸敦雅鎮浮。若夫鈞衡宰制之任。必得才德兼備之人。而國其一者。斷不可以爲也。

今人只用形迹。更不察實。故有務爲夙夜奔走之狀以爲勤者。然有益于事則鮮。務爲慷慨憂時之說以爲忠者。然有濟于事則鮮。夫無益于事。勤于何有。無濟于事。忠于何在。若在上者惟要諸有益于事者爲勤。有濟于事者爲忠。而形迹不得以爲溷。則務實者既可以奏功。無實者亦不敢增褻。

國家做庶廷之制。文官三年考滿。三考始論陟黜。朝覲考察。既有所法。而在任又有死亡丁憂事故去者。則安得便有九年滿者種之。故後又有推陞之例。推陞之例行。于是九年考滿者。鮮矣。然前朝官員久任三考。尚有其人。又後久任之法不行。固有未及三年而陞者焉。又有陞未三年。又陞再陞者焉。蓋四五陞未一考。而況三考乎。其九年考滿者。間見翰林吏官。徐經歷等。而餘不復聞。然亦止有陞而無黜。是考績黜陟之典廢。此考察所以不能無也。然法不能無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勝言。乃遂製爲

故雖無復議者。此士風日敗而治理所以不興也。自今言之。以六年之官而考于三二人。以六年之道指實勤奏。南京各衙門照例考察。有不公者。令南京科道官勤奏。成化四年。令兩京科道官勤奏。革出。飛語中傷。而行事者遂以爲據。大奸任其彌縫。小過取以塞責。十分廿無一二之實。此一弊也。六年之間。甚考滿者。率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有至二三品者。而考察之時。乃又以原官指摘而黜謫之。夫使其不肖。固當黜也。乃何故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既加美辭。數陞遷。乃何又以原官黜謫之。先後不一。自相矛盾。非所以示勸懲于天下。此又一弊也。每考察時。所去之人。前後不相上下。其數未足。則必取盈。其須已足。即不復問。天下豈有六年之間。不肖者皆有定數。其爲苟且了事可知。此又一弊也。考察各衙門。皆須有人。如此衙門已有人矣。遂不復動。曰、奈何空此衙門也。夫考察本爲去不肖也。使不肖者多。不妨盡去。無不肖者。不妨不去。而所爲乃如此。徒使不肖者微數多之幸。而賢者受棲數之考。此又一弊也。惟其如此。遂使考察之時。不肖者。造作言語。鼓弄風波。傾陷善人。以圖衙門有人。而可以免已。其善者。則長縮而無以自藏。蓋非惟不能去不肖。而尤以長人不肖之計。傷賢者之心。此又一弊也。彼黜者既不許辯。料道糾劾不公之例又復不行。遂使權奸于此行忮害之毒。以爲此乃死局。禁錮終身者矣。乃以平日所嫉所忌所異己者。推入其中。使抱沒齒之恨而不得再見天日。以此人視考察。如必不可脫之囹圄。如萬丈必不可出之陷穽。惟恐推其身于此。蓋曰平日之辯證。是黜猶可言也。一推而不可言也。前車覆轍。將遂無黜陟之典乎。且考察有不一載而去之者矣。三六年議黜。豈不尚愈于不一載而去之者乎。且彼一人也。考功一司考之。又總之于堂上。河南一道官考之。又總之于堂上。其曰既多。實自難掩。又非一日而了。乃得以從容體訪審覈。是以衆人而考一人。以數時而完一事。復者復使者牌。黜者黜。謫者謫。事自精確。必不至于厲人而是非大相遠也。蓋考察略而考滿詳。考察粗而考滿精。考察曖昧而考滿明白。考察匆劇而考滿從容。較而言之。自知矣。然又有未及三六九年考滿而設節慈卹者。則考察亦不可無。但不可定在六年。只偶一爲之。去其太甚者數人。示戒而已。其有被害齟杜者。許人指言研審得情。仍爲昭雪。庶小人不得施其溷。飛語不得遂其讒。奸人不得終其詐。曰曰考焉。善者不至恐棲數之及。何不可行者。奈何必舍精而事粗。舍詳而事略。舍明白而事曖昧。舍從容審核而徒事于匆劇函葬者也。

本朝會典。凡官員任滿考察。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事考察。間一舉行。無常例然。在國初未有也。

正統元年。始奏准兩京五品以下官員。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本部驗實具奏定奪。景泰三年。奏准六部等衙門堂上官、考察各屬主事等官。才力不勝者。降典史。老疾者。冠帶致仕。天順八年。奏准本部都察院。會同內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並在外布按二司官。有不公者。許令科道指實勤奏。南京各衙門照例考察。有不公者。令南京科道官勤奏。成化四年。令兩京文職堂上官。會經科道糾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職者。各自陳致仕。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官。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官印官。公同考察。年老無爲。貪浮酷暴者。革職。宏治元年。令兩京五品以下官。照例考察。其被黜之人。有造言生事。撫拾妄奏者。發遣爲民。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然皆十年一行。亦未有一定之期日。一定之處分也。至宏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至今爲然。然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閑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乃行事者不體朝廷之意。而皆襲爲含糊曖昧不明之說。曰貪而已。更不列其貪之狀。曰酷而已。更不列其酷之狀。曰不謹而已。更不列其不謹之狀。餘皆然。徒加之名。不指其實。不止固者申飭。先朝有不公者科道指實勤奏之例。則應乎私意中傷者。不敢公然肆其平日憾訪。亦必務詳慎的確。不敢苟塞責。以自取罪戾。斯不惟于懲汰不肖之中存愛惜人才之意。而公道昭彰。人知勸懲。治理其可興矣。

國初。外官除朝覲考察外。又令御史按察司巡撫及吏部差官會同考察。在洪武永樂洪熙年者各一。宣德宏泰年者各二。洪各不一。乃後亦不復行。宏治六年。考察奏上。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議黜者。非有貪跡。許復任。或以澄清。或以憂惜。意可想見。今只以朝覲考察付部院行之。無復朝廷裁處者矣。

朝覲考察天下官員。皆是溯泉及府道面說各屬賢否。而去留之。予幸未與其事。見史事者多不留碍。每不合者。必呼其人至前。數其罪狀而黜之。率皆承伏無辭。蓋予體訪既久。參伍又多。故頗有以得其實。而明言之而上司者多不知也。以此知人官于所屬賢否。亦甚浪然。因又以知前此司考察者。率含糊了事。只憑兩司說。固所堪正。噫。此天下大事也。必須明言其罪。乃可以服其心。乃可以風示天下。使知兩堂自有明鑑。有司考既不敢肆其憑。而上司者亦不敢肆其狀。庶少得朝廷考察本意。願可草草然哉。

考察按狀。其私更不可言。而按據名文書。尋有重禁。乃以科道官面可爲此乎。夫既不出名。則一人而數十投可也。而可遂以爲公論哉。此宜痛革。只當各具訪單。呈于都察院。會于都科。則害人者不得行其計矣。或曰。如招怨何。曰。爲朝廷官。幹朝廷事。得恤怨乎。已務避怨。可使天下無公道乎。

考察者不許辯。是矣。而行私害人者。亦當處。被害者亦當爲之昭雪。破劾者不許辯。是矣。而行私陷人者。亦當處。被陷者亦當爲之昭雪。如此。方是大公之道。是極之言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王道也。

吏部每兩月一次推陞天下府同知以下官員。其事重大。故事文選一主事管揭。無以壓服其心。即當其非者。亦無以壓服其心。何者。未有以明之也。然此有二弊焉。訪之不的。知之不真。若明指其實。則不符者多矣。此其一也。內閣部院之臣。于內有所私意中焉。若明指其實。則必將以無作有。以輕作重。私害

昭然在人矣。此又其一也。夫是以止加姿名而不指實事。使天下徒有疑而不得其故。言官縱欲指摘而不得其端。遂苟且了事之圖。浸權奸傾陷之跡。便已以殘人。假公以威衆。莫甚于此也。而朝廷法度可如是舉行。天下人才可如是摧折乎。今誠宜于考察時。令部院官務覈名實。某也貪。必列其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謹。必列其不謹之事。餘皆然。明言直指。與天下共非之耳。又官單者。一官一單。書其年貫出身歷履資俸。保薦有無。考語美惡。無所不備者也。揭者。查其資俸考語之當陞者。付郎中以呈予。而定陞遷。蓋光天化日之下。十目十手所共指視。非惟人不得私。即予欲有所私。亦不能也。初司官以不便故。甚難之。予欲參究。乃不敢言。而二侍郎亦力辭。恐致司官之怨。予讓之曰。非其職而強爲者。謂之攬權。攬權固不可。如其職屬之爲而不爲者。謂之推委。推委獨可乎。且公大臣受敝亟。豈以無所事事爲稱職耶。侍郎即不得已從之。予以爲天下至公。聖人復起。必不易此矣。乃予歸而尚書□□者。首變其事。仍舊。夫自私而變之。仍爲私也。意欲何爲乎。而又嗾言官劾侍郎。魏學曾攬權。若單。夫以吏部侍郎公同看吏部推陞之單。爲攬權。則必欲其尸位爲可哉。此事質予所爲。魏又予強而後可者。而乃以受詆。是予之累之也。君子不以己累人。故特爲白其事。且當是時。魏以正言忤當路意。犯其深忌。甚恨□□附當路。故嗾言官劾之。曰沿單者。李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相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夫垍非銓衡之官。評臨人才者。乃一問之間。即疏得三十餘人。又皆副用。果何以能此哉。固云精鑒。亦素留意人才故也。今雖銓衡之官。日評臨人才。乃一問之間。能疏得三十餘人否。即疏之。能皆可用否。

官不久任。必無善政。事超遷之法不行。小轉之法不革。欲久任不可得也。

守令親民之官。最爲緊要。使天下守令得人。太平即此而在。國初猶重此官。進士往往爲承宣。正官之重既非素諳。而守身之節。愛民之仁。處事之略。漫無可知也。乃今州縣正官。皆以初任者爲之。彼其民事。是不以官治民而以考證。乃即授以民社。待其敗事然後去之。而民已受其弊矣。後之來者。亦復如斯。是所謂美錦而使學者製之也。且俗重甲科。其非出諸甲科者。禮待既輕。前路又狹。既多墮沮。而所謂甲科者。又多輕薄。視民如草菅。任情殘虐。其間有稱善宦者。亦民事未諳。不過飾虛文以媚上。爲急政以徇名。勉習時套以規進取。而實政之及民鮮矣。然又有少不更事取敗者。及既知之。則已爲讒所乘。悔不可追矣。此不止民不得被恩悌之澤。而委之不俟其成。用之不盡其才。鹵莽而使之。卷而去之。人才亦可惜也。

本語卷六

予擬刑部時。審錄重囚。蓋詳閱文卷者月餘。乃集刑官於朝房。件件面究。者又十餘日。又奏請朝審分爲二日。以盡其詳。審時各令盡言。面察其情。頗爲盡心。是時重囚凡四百七十起。乃審出冤獄一百三十九人。其餘尚有情冤面證佐未甚的者。不敢釋也。因知司刑者亦甚草草。至今每一念及。猶甚哀矜焉。

祖宗之法。宮閫不預朝政。戚畹不干國典。臣下不得受結朋黨。紊亂朝政。不得交結近侍官員。扶同奏啓。不得上言大臣德政。尤深矣哉。

或問赦曰。赦甚害事。有國者亦明刑而已矣。何赦爲。何言之曰。刑不清而特赦。則平日之戕良也多。刑清而徒以赦。則今之縱惡也大。每見赦後。亡命之無賴在配所者皆還。舊惡不悛。一時里閭甚受其害。是放虎狼蛇蝎爲仁。而不計其所傷之衆也。曰。國有大慶。獨加寬恤。不可乎。曰。大慶當典。君子其之。而何縱小人爲也。曰。易曰。赦過宥罪。書曰。宥災肆赦。不然乎。曰。過者無心之誤。背即過也。災謂出于不幸者也。故赦之。乃宥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夫苟過雖大必宥。苟故雖小必除也。且赦過者無日不然。亦非數數而偶一行也。是故赦過者雖無日不然。而猶恐其少。赦故者雖數數一行。而猶病其多。

閣臣擬旨。每云著法司從重擬罪。此言大謬。夫二罪俱發。則從重論。謂其有輕有重。故獨從其重者也。今

一罪只有一律。雖凌遲處死者。亦只本律。非一罪二律。有輕者有重者。而可以如此如彼也。則何以從重乎。曰從重。是不用律矣。

問。何謂失機。曰。機者。勝敗存亡之機。失機者。失其機括而至敗亡也。律不可明言敗亡。故曰失機。猶之指斥乘輿、謂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輿也。社稷、謂國家也。不敢言國家。故言社稷也。由此言之。則機可知矣。今戰失三五軍士。即謂失機。失機固有委而棄之者矣。機固在三五軍士耶。聖人制刑。所以計奸禁亂。安天下之民也。固不可流于苛刻。不盡心卻又每以出入罪爲長者。雖盜賊皆曲意放之。以爲陰隲。若然。是謂明刑者爲不仁也。縱惡長奸。殘害良善。敗壞國事。莫大于此。

人臣修怨者。負國。何者。人臣當以至公爲心。如其賢。不去可也。用之可也。如其不賢。而徒務遠己之嫌。沽己之譽。而不省之人。貽害國家。豈非不忠之甚乎。然人每只以能用讐者爲賢。可見道術之不明也。或曰。世固有假爲國之公而實以行其報怨之私者焉。彼不慮于此乎。曰。是又奚足言哉。大抵人臣不可有私。有一分私心。便于臣道有一分虧欠。不論用讐去讐。只有作意處。便是私。便負國也。

人臣苟有爲國之心。便自有推賢讓能之意。如人于有才者則不能容。嫌其勝己也。超進者則不能容。嫌其先己也。剛直者則不能容。嫌其性氣難相處也。遂皆任情排去。而國事無人幹濟。略不之顧。雖至喪人之國家。所甘心焉。皆是一箇己私。無爲國之心故也。若有爲國之心。必且讓他替朝廷幹事。那勝己先己。有甚大事。那自家難相處。有甚大事。故爲國之人。苟即十分便于國。但有一毫不便于己者。亦所不肯。

創業之君。立法垂統。如造屋然。賴我祖宗造得屋子堅牢。至今天下應庇其下。先鑒還有人看守。後來非惟不肯看守。卻破人日日拆損。至今拆損益甚。不復可再舊牢固。卻只遠去拆損。誰甘換得一塊磚。添得一片瓦。祖宗萬年良法。殊可惜也。

史云。李林甫欲閉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等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絕。史又云。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嘗好以甘言昵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嘻。其亦奸之魁歟。

用人者不取其大。每以一節棄之。故雖慨任事之臣鮮。而國事不支。不論其大。而徒以無過用之。故委托持祿之臣多。而國事日廢。昔子思答衛侯。衛侯曰。吾知其可將。然曾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以二卵而棄千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鄰國也。梁主用段凝監大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易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待其有過。社稷已危矣。用人者宜思此。

用人不論其才。只取無過。然非無過也。未用耳。苟用之。而其過出矣。猶不如前者多也。

其人雖不可用。然未有代者。不可輒去。恐後更不如。愈不好矣。然必須豫求其人。得其人。則卽去之可也。

教之廢。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國制宗伯司教。然乃祖曰儀文。化民成俗之道。全未之講。成均選士。令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盈規在焉。督學勅云。學者皆當知而能行。今皆不復省覽。至于臥碑。則士之經目者鮮矣。科目以文藝取士。士只文藝是競。父師兄友之所愆免。惟此而已。而性命之口。禮樂之實。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澤民之術。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務得官以爲耀。稍黠以自肥。始乎利。終乎利。寡廉鮮恥。思得思失。甘爲鄙夫而不自知。則以諱無教故也。于是國家欲求一知道理之人。倘亦難得。況有道德者乎。然則治道何人與舉。綱常何人肩任。識者所爲深慨也。

偶過一學宮。見其壁上有宋眞宗勸學文云。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予取雒誦其後云。誠如此訓。則其所養成者。固皆淫佚驕侈殘民蠹國之人。使在位皆若人。喪無日矣。而乃以爲帝王之勸學。悲夫。

欲興治道。必振紀綱。欲振紀綱。必明賞罰。欲明賞罰。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決壅蔽。欲決壅蔽。必懲欺罔。欲懲欺罔。必通言路。言官之言。雖未必可盡聽。然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必使敢言。然後究竊之輩不敢爲奸。縱有不可聽者。必須容之。勿遽震之威。震之威。則人皆結舌。以言爲戒。倘有干犯尊嚴之竊國。李林甫秦檜之弄權。無人發覺。人主何由得知之哉。

趙高欲奪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蓋自古奸臣欲竊國柄者。必塞言路而後可便其所爲。人君若能知言路之利于國家。而塞言路之利于奸。則自無難于聽言矣。

創業之君。立法垂統。如造屋然。賴我祖宗造得屋子堅牢。至今天下應庇其下。先鑒還有人看守。後來非惟不肯看守。卻破人日日拆損。至今拆損益甚。不復可再舊牢固。卻只遠去拆損。誰甘換得一塊磚。添得一片瓦。祖宗萬年良法。殊可惜也。

史云。李林甫欲閉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等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絕。史又云。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嘗好以甘言昵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嘻。其亦奸之魁歟。

用人者不取其大。每以一節棄之。故雖慨任事之臣鮮。而國事不支。不論其大。而徒以無過用之。故委托持祿之臣多。而國事日廢。昔子思答衛侯。衛侯曰。吾知其可將。然曾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以二卵而棄千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鄰國也。梁主用段凝監大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易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待其有過。社稷已危矣。用人者宜思此。

金可乎。惟當國事者。求之以誠。鑒別能精。收其眞。去其贋。斯得人爲用。而又不爲所漏矣。若遂以魚目爲明珠。則又爲禍大也。

人只看得箇功名重。則遂甘心爲盜賊。爲禽獸。皆所不顧。甚哉。

今之士風。可謂極敝。從官者全不知有君臣之義。徒以善媚纔善推委。移法以狥人者爲賢。而視君上如弁髦。苟可欺蔽。無弗爲也。亦不知進退之節。是徒以善拔附。善躡取。善貢法以持祿者爲能。而棄名節如土梗。由他笑罵。所甘心也。有人言及君臣之義。進退之節者。則駭異而非笑之。噫。主本既亡。廉恥又喪。則宜其爲公室之豺狼。私門之鷹犬也已。

今人做官。只于躡取崇高。權勢姪赫者則羨之。更不問其得之正與不正。其正色直言。謫貶錮廢者。則輕之。更不問其守之正與不正。理既不明。氣亦不振。一片軟熟成風。低頭閉目。弄巧獻巧。獻以爲善官。逼等模樣。爲禍不小。脫有權奸。誰其摘發。脫有跋扈。誰其批抗。噫。亦可畏也已。

裘晉公得遇德宗。建立功勳。身係安危者二十餘年。何其偉也。後文宗時復出。迄無所爲。人乃嗤其不遇。向非有先立之功在人耳目。以爲證據。而徒出于敓文之時。則度亦常人而已矣。

人臣要以身主庇民爲心。苟有是心。惟其所爲。必皆有益于國。不然。則所爲者莫非粉飾之具。卽速走不息。以爲賢勞。求諸其實。皆無有也。

世之言治者。必曰三代。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四十五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合爲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其間稱盛君。可爲法者。禹湯文武而已。守成之君。則啓甲太戊武丁成康而已。其止二百餘年。餘皆不足觀矣。夏啓之後。昏弱累代。周至小雅。陵遲已甚。然則欲法三代者。固自有在也。

三代而後。如漢文帝者。可謂守成令主。唐宋皆無之。我孝皇則可與伯仲。

伊川先生云。漢高安能及我朱祖。此言卻過自今言之。朱祖何敢望漢高者。而乃顚倒如是。固是本朝尙國之君。然只稱其美諱。其過而已。豈得抑揚不倫之至此乎。孔子周人。何嘗獨稱武王勝假禹湯之君。史稱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嫉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在相位十九年。發威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此不止林甫爲然。自古奸人亂國者。大較若此。

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君于犯言極諫之臣。不可遽以怒心待之。須少寬耐回轉。以觀其意之所在。一回轉間。景象就別。始覺可怒而終覺其可喜者有矣。此卒工夫。人主不可不用。每有言至。卽動此機。比其熟口于趨言。何有。且此工夫在平時用更好。蓋未有言至而先思其理當如此。則平心和氣之時見理更眞。既能前定。則對放時自不覺其言之忤矣。

要得天下治。只在用人。用人只在用三箇人。一箇首相。一箇冢宰。一箇臺長。首相得人。則能平章天下事務。件件停當。冢宰得人。則能進賢退不肖。百官莫不稱職。臺長得人。則能振揚風紀。有不法者。舉奏糾治之。而改臨自潤。如此。則元氣也充。神氣也振。天下何愁不治。若其他用人行政。都在三人項下。

固舉之矣。然這三人中尤以首相爲要。

姻嫉之人。不止害賢害國。而亦往往自害其身。如元順帝時。江淮盜起。張九四據高郵。韓山童男據臨潼。徐貞一倪蠻子陳友諒亂漢沔。天下岌岌乎矣。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至高郵。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天下方有可望之勢。而丞相哈麻已忌其功。譖于元主云。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元主納其讒。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潰。皆爲盜有。天下遂不可爲。哈麻猶嬴脫脫再入相。矯詔酖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驗。乃受杖死。夫當時何時也。便脫脫之功成。則國可安。國安則己身亦有所托。而富貴可保。乃□以忌功爲念。讒脫脫而又殺之。不知脫脫死而國不可支。國不可支。則吾身將何所托。況國且未亡而身已受戮乎。害人而身亦不免。彼媚者誠不知其何如爲心也。予故曰。天下亂無全國。國亂無全家。家亂無全身。嗚呼。可以鑒矣。

周禮荒政十二。其十一皆寬恤而終之以除盜賊。王陵川云。利之而後除之。然乎。曰。不然也。年穀順成。卽有狥鼠之盜。無能爲亂。凶年饑歲。民方窮苦無聊。彼奸俠不逞之徒。乘機竊發。召呼之間。流離餓殍易于相從。亂之所由起也。故良民之寬恤者不一而足。而于盜賊獨加嚴焉。曰除者。加之意之辭也。不止祛害安民。亦所以弭亂端。保國家也。若謂利之而後除之。則何時不然者。而獨于荒年云爾乎。世有等迂腐有司。不識事體。務爲照照之政。荒年賊民搶掠。則曰。彼飢也。搶亦無妨。嗟乎。是縱之爲亂也。搶掠者邦有常刑。固未曰荒年姑不行也。而安得卽以弛耶。蟊人之所致毒者。而俗吏以行其寬。徒使屠良無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猶可救藥者。而俗吏以行其寬。徒使屠良無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猶可救藥者。亦無妨。嗟乎。是縱之爲亂也。搶掠者邦有常刑。固未曰荒年姑不行也。而安得卽以弛耶。蟊人之所致毒者。而俗吏以行其寬。徒使屠良無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猶可救藥者。

何害。苟無濟于國。夷簡說來何爲。今不務事之必成。而徒爲形迹以圖免己之咎。是大臣體國之心。濟事之忠乎。

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爲立形迹以圖免己之咎。是大臣體國之心。濟事之忠乎。

人有比德。則朝無公論。彼其各結腹心。各引羽翼。則各言所言。舊黃反覆。公論何從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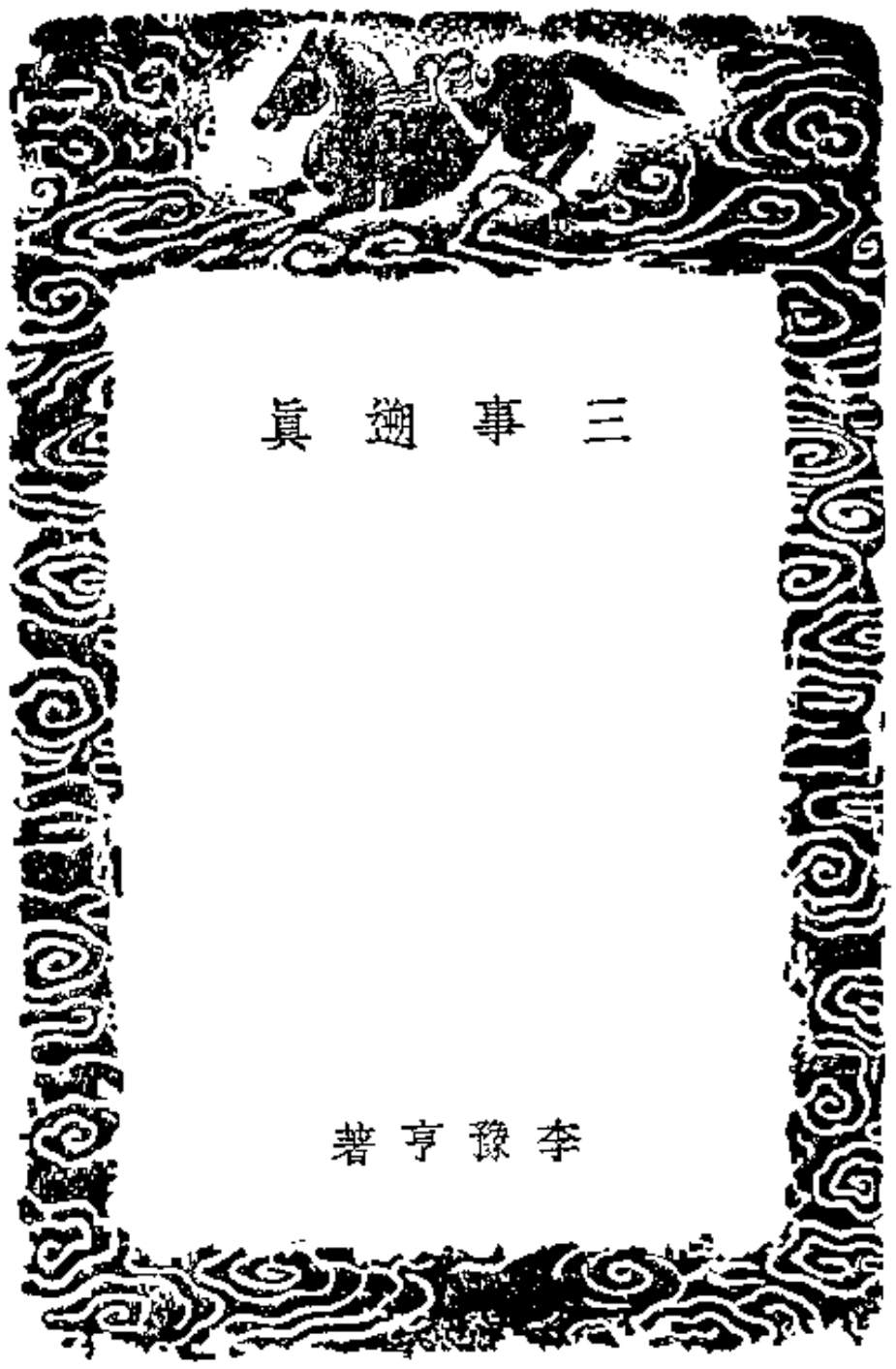
間。胡致堂云。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亦有可法者五。而卒不免于誅死。何也。利于公。必不利于私。不利則怨生。怨生則禍起。故史稱衆顰嫉之。是必有說。以故善爲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言利。利對害而言。背于義也。然歟曰。非也。此正所謂徒以不言利爲高而使人不可爲國者也。夫晏也。使其黷貨自豐。是言利也。然而所領者度支之官。理財固其職也。且死之日。縉紳士庶。皆流涕嗟其廉。非徒利也。使其爲度支也。預損下以媚上。如桑宏羊鹽之爲。是言利也。乃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爲先。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葉而復振。晏有勞焉。是幹國之臣也。利于公亦利于私。國稱其能而民亦戴其恩者也。非若桑宏羊鹽之爲者。則何爲言利也。夫以理財之官爲言利。是理財之官不當設也。居理財之官而能舉其職者爲言利。是居理財之官者不當舉其職也。而可乎。晏功名日盛。而眷遇甚隆。故媚嫉之人如常袞殺者乃忌之。非以聚財而爲民所怨也。至其誅死也。則固昔客奉詔勑竄元載罪。伏誅。

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卿私恨。爲故報讎。遂誣搆以死。而天下冤之。使妥不勘戍事。雖理財固不死也。勘戍事雖不爲理財。固亦死也。是非以理財死也明矣。胡乃不察事實。不爲晏惜。不咎德宗之不明。不著楊炎之極惡。而徒以妄言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爲害。如天道報惡者然。亦謬矣。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以不言利爲高。則國家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亂。乃不論攻人之師。弟子之師。而世俗之論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使天下無兵也。刑以訐奸。乃不論出乎哀矜。出乎蒭蕘。而世俗之論徒曰。皐陶之無嗣。謂其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騭者。是使天下無刑也。不特此耳。龍逢比干。亦皆誅死。豈亦言利背義之爲害耶。固知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爲訓也。

古云。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理欵曰。口談耳。招之不來可也。麾之如何不去。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漕糧不至。則京師坐困。然漕河甚可庶。年年淤塞。年年修鑿。爲功促迫。勞費既多。又不的當。而挽運又阻。此其一也。且一衣帶之水。鑿之甚難。決之甚易。通之甚難。塞之甚易。意外之防。尤不可忽。此又其一也。予昔當國時。念此至深。乃計通海運。非元之海洋中運也。乃邊海一道商販私往來者。自淮直達京師。一風之便。數日可至。既不思于運延。而較諸漕河挽運。且省無窮之力。況海運既通。則漕河自可安心修築。不至迫促而罔功奏功之後。二路並運。脫有一路之阻。亦自有一路之通。京師可以坐俟無憂。且國計既不專恃漕河。則意外之防可弭。所以代謀者即此。而在此萬年之計也。先是。予議開膠河。蓋前人曾爲而未成者。開此。則自淮入海。直達天津。甚近。乃差科臣往勘。有司者皆謂雖成。然恐憊予。莫敢言。予審知之。卽貽書科官曰。吾所爲開海運者。爲國也。獨奈何以難成之事病國乎。既不便。卽已之。予固無成心也。然糧運可虞。其語諸有司。當更思所以爲計者。于是梁巡撫夢龍。王布政宗沐。皆以揭帖報予曰。海邊一道。乃商販私通往來者。自淮抵京更捷。且邊海不險。又不費修築。甚便可行。予聞甚喜。卽令奏上。予力主持行之。二君區畫周詳。措處停妥。造船堅好。諸事完備。海運遂通。刻日而至。人皆快之。會予去位。當事者務反吾所爲。隨議罷所造海舟。棄之所用沿海諸備皆廢。可惜也。然此計終難寢。當必有爲國忠謀者。姑書記之。

議罷海運者。謂偶有六七艘之漂溺也。然昔漕河泛濫衝決時。曾以百萬石委之泥沙。並趨六七艘哉。聞之山東邊海人云。海行須有節次。惟海人知之。經略者亦曾設有海人。乃運官專其利不用。故溺。今海運不行。海人猶商販往來無患。獨無糧船耳。予聞而三嘆。夫不求弊之所在。而徒因噎廢食。縱他日必有行時。然又勞我一番矣。



三事遡眞

明 雲間 李豫亨元薦 著
陳繼儒仲醇 訂

有生所必資者有三事。裘欲衣。餓欲食。蔽風雨欲居。此通古今無貴賤一也。上古崇質任朴。民生易足。及其後古意寖亡。情動於欲。而淫侈生焉。於是始舍其本來之眞。而務狥其外。得則驕。不得則爭。驕則悖。悖則無上。爭則亂。亂則無下。蓋緣此三事而喪失其眞者。天下皆是也。余安能坿空言障其狂瀾哉。因爲原本所由始。及古今英茂之士。其成行可爲世則者。不揆輒爲拈出綴於篇。名曰三事遡眞。以與天下之遵眞君子共之。

原初章第一

上古法制未備。厥民蚩蚩。有巢氏教之茹毛取皮。以蔽前後。自是而衣作。燧人氏教之鑽木取火。以之熟食。自是而食作。有巢氏教之構木爲巢。以避禽獸之害。自是而居作。後世始有衣裳之制。粒食之利。宮室華美。其視遂古亦過文矣。今何時也。而更文繡之。錯繡之。雕鏤之耶。

古者桑椹茹實。足以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後世始井幹增梁。文檻瑤墀。璧臺玉砌。僻土飾矣。古者鹿人希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後世始綈綃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人面被后飾矣。古者汗尊抔飲。器用卽竹柳陶瓠。婚娶黍稷以相饗而已。後世始銀口黃耳。金罍玉鉶。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矣。夫如是民安得不貧。生安得不困哉。是以君子探厥本始。毋蹈時好。自然財衍而力有餘。

古者王政。五十然後食肉。則未七十者皆蔬食也。七十然後衣帛。則未五十者皆布衣也。室西南隅爲奧。室西北隅爲窔。前爲堂。後爲寢。則庶人居皆兩楹也。居今之世。其能五十肉食乎。其能七十帛衣乎。其能庶人居皆兩楹乎。噫。此財力所以日蹙也。誠酌古制。不使過享。則庶幾之初矣。衣其羽皮古也。輕暖足體。非衣之初矣。穴居野處古也。接題數尺。非居之初矣。古之時也若此。凡作事必思事先。愼毋任欲而忝靡麗之流哉。

稽質章第二

自醇古以至今日。以至終古。其居處衣服飲食同。自帝王以至衆庶。自聖賢以至凡民。其居處衣服飲食同。自嬰孩以至少壯。自少壯以至老死。其居處衣服飲食同。所以致斯者。萬有不同焉。儘有不同焉。極於無算。有不同焉。善惡賢愚。貴賤貧富。自此分矣。聖人則握其機要。歸於易簡。卑之惡之菲之。具足而止。

人身之生。淨躯躯亦洒洒。一絲一縷。皆裝綴也。一顆一粒。皆補塞也。一由蚩分矣。夫飽煖安居之外。皆可已也。不得已而用者。率其素履。用之善者也。可已而不已者。侈爲美觀。固之爲已私。則過矣。夫有生營營朝夕。自謂取之無盡。至於蹙庳鉛空之際。所營剩物。皆付烏有。然後悟用之不善者也。夫可已而不已者。於身有何加損。特因門面放不下以至此耳。何謂門面。昔富矣。而今貧。不能忘昔之富。而甘今之貧。人富矣。而己貧。不無艷人之富。而恥己之貧。名位忝矣。務僭飾以求同。門第卑矣。務強力以求勝。縕袍則恥於狐貉。豆羹則媿於食粱。草菱則病於華屋。凡若此者。皆門面之說也。苟知乎此。不爲所動。種種陪奉。可一笑而破。又何飽煖安居之足計耶。而顧營營朝夕。無頃刻停。其用心亦錯甚矣。昔舜耕稼陶漁。雖至聖未嘗厭治生也。意當時安其飯糗茹草之素。居然山農田父也。豈恥其不若人而毫有所加哉。其理甚易。而近世之人。乃更舍其易而求其難。驚其遠而不顧其近。獨何歟。究其病根。則原於分別心太重。不能以平等視之。昧於識而不自知也。良知者。性之靈。渾然平等。本無揀擇。本無憎愛。識則自生分別。非其生理之本然也。譬之明鏡之照物。明體渾然。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眞。以照爲明。奚啻千里。知與識毫釐之辨也。此師門之宗說。今爲中條李子誦之。君久有志於學。嘗以三事遡眞册示予。予得展而閱之。喟然嘆千餘言。於治生之道。多所發明。其所引證。與物同求而不同貪。同得而不同積。性一變而爲情。情再變而爲欲。至入窒欲以賊情。反情以歸性。皆卓然有見之言。蓋私淑良知之學而有

自得者也。予嘗登君之堂。木榻竹几。圖書數秩。出山薇野蔌。宴坐終日。衣冠楚楚。靡陋靡華。拂晨玄讀。抵夜分無倦色。此於宗旨似有定見。錢諸身而驗諸人。匪空言也。此外更有向上一機。終日吃飯。未嘗咬着一粒。終日穿衣。未嘗掛着一縷。終日安居。未嘗戴着一瓦一椽。致虛而不滅。照應用而不起想。此世出世法。總識爲知之玄樞也。豈惟有補於治生。千聖學脈。亦從此可窺其奧矣。

萬曆庚辰秋孟之朔八十三翁龍溪王畿書于復陽堂中。

崇儉章第三

道者不可一日離。三事者亦不可一日離。朝而爨。夕而飧。一日不再食則饑矣。夏而葛。冬而裘。終歲不製衣則寒矣。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木處土處。則顛且病矣。雖九流異致。三教殊門。寧復有能外此三事乎。許衡有云。學者以治生爲急。治生者。治三事也。三事不備。生何賴焉。高者勘破面不返。悲夫膏失其中。而道日遠爾。

饑無食。渴無飲。則耳目乏用。而毀生矣。夏無葛。冬無裘。則發渴裂肌。而傷生矣。木處土處。則不免病與顛。而生捐矣。是三者外也。而重妨乎內。人苟不失其發。禦外固內。以無刻其天。則三事所係莫重焉。故曰。豈直爲尺寸之膚也。

大體小體。孟氏論著彰彰辨矣。然既岐爲二事也。養大體豈越養小體之中。能養小體無失其大體。所謂以人欲作天理者也。是之謂大人。專事小體。因乘其大體。所謂泪天理窮人欲者也。故謂之小人。其辨特秉希聞耳。議者欲舍口體求心志曰。吾從大體焉。豈孟氏旨哉。

許行猶學也衣裼捆屨織席以食受一廛爲氓不能外三事也仲子廉士也身緘婁辟盜以易粟居於陵。不能外三事也。許行與仲子。豈不欲高世絕俗哉。而卒不能去者。爲有生之所必資也。而處之無術。烏足謂之知道。

三事匪惟自養。蓋亦因之而養人。有勸率之道焉。解衣推食。致婦信之不忍。倍供帳飲食。如王者能使九江王布之大喜過望。然則三事之權。可徵信已。出大貲業。撒小殿材。留敝衿待有功。皆明主所務也。可無念諸。

合道章第四

飽食暖衣逸居。三事備矣。而不之教。則近禽獸。蓋緣禽獸知私己。而不知公物。吾人學教。則知養父母給公上。爲妻子周朋友。不自私其衣食居。以與人共。其異禽獸遠矣。故曰。明倫之道。不自私爲先。

友人數從余聞三事指緒。詰人曰。三寶哉。弗可弗務也。余聞之曰。嗟嗟。此不善傳余真者也。是三累也。奚其務。夫人所以入道多艱者。受此三事之累也。使菽粟如水火。叩門無弗與矣。何爲貧。大裘萬丈。廣廈萬間。無盡藏矣。何爲求。今稍爲提醒。共期證此三累耳。累證心澄。是入道之門也。吾將逍遙遊於德義之圃。且共三事相爲忘矣。豈若賈人較刀錐作生計哉。胡可以爲寶也。

人賴三事以生。所以累作聖者。以此三事也。果無此累。則舉世皆聖。亦易然爾。老子曰。人之所以有大患者。以有此身。能不離于患。而不牽于患者。斯可以語破人矣。

決欲學道者。治生則往來輕轉。而無暇行解。不治生則衣食奔走。朝不謀夕。於道不已妨乎。曰。不然。治生固所以資道也。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無憂。不積無失。其於道也幾乎迹每同人。心常異俗。

蔬食菜羹薄矣。其視黎藿不充者何若。葛巾布袍微矣。不視弱衣百結者何若。茅茨土堦陋矣。其視雕墻萬間。亦何踰焉。不然雖黎藿麻菜茅茨。亦越分也。可濫受乎。

雖惡尤哉。故饑渴俺充。猶思務德爲急。

三事欲也。所以處此三事道也。今之君子舍道則從欲。舍欲則從道。不知舍道無欲。舍欲無道。道卽欲。欲卽道。猶欲則失道。猶道則得欲。故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此猶道得欲之旨也。

士恥惡衣惡食。與士而懷居。聖人皆不與其爲士。夫士之所以異凡民。在于志道。役志于衣食。役志于安居。是逐外忘本也。而惡乎士。道者能處其食其衣其居。而不失其理之謂。

第五 節宜章

人生幹當三事。足了此生乎。曰。否也。人生棄捐三事。足任此生乎。曰。否也。然則何如則是。曰。明明求財利。惟恐不及。則溺溺斯沉。食燠飲泉。辟兒離毋。則離離斯廢。悠悠時日。荒棄職事。而聽其自至。則怠怠斯罔功。君子及時慎修德業。孜勤惻惕。則既無忝所生。而又不虛所食。

過以記事。不以三事爲念者。固非蜂舍蟻穴。獨以三事爲念者。亦非。何以故。無食無衣。何以安宅。貧如猱迹之猶嗟。一簡之無時。三事可不念乎。繩床瓦灶。全谷窶儿。營繕才如不委。倫猶貴隆。樓之融三事可獨念乎。然則何如。曰。時開其原。而勿過於貪。頻引其流。而弗便之積。則游世如庖丁之游刃。而彌患寡。人之養生。猶既苗然。乾則苗槁。澇則禾朽。故自養必先治生。治生則衣制食備。各有寓宇。無非分之求矣。必須知足。知足則布衣蔬食。僅蔽風雨。無一朝之患矣。不能治生。而惑荒是耽。不知止足。血華美是眩。貧者不資身。救死不贍。富者不成名。流萬日奢。其爲生累多矣。況於道哉。故曰。豐約得中謂德。取舍合宜謂義。

聖門衣敝縕袍。亦有肥馬輕裘。不與物共矣。發憤忘食。亦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矣。居無求安。亦有高堂數仞。榱題數尺。爲得志矣。其人之知慮賢不肖相去何如也。由斯以觀。則三事不可廢。亦不可踰。廢則忘畏。踰則任欲。忘軀毀生。任慾滅天。是故聖人畏之也。

第六 勵功章

天子受三事于天。臣受于君。民受于臣。交相養也。天子慢天虐民棄臣則失養。況臣民乎。是以民之承臣也。力耕供賦。而無怠事。臣之承君也。精白協恭。而無廢事。君之承天也。法乾不息。而無堅事。

守先王之道。雖傳食不爲泰。爲飢渴之害。雖簞食見于色。何則。其識見所勞燭有成隆也。余觀饑食困眠。

物役哉。

盛一世矣。然能知眠食之味或鮮矣。廣度細旃非侈也。爲錦繡綺非駿也。然此侈駿當
求何處。曰。能于心不愧不怍。卽粗糲敝陋。奚以媿且恕焉。此之謂眞安樂法。此之謂眞侈駿門。

儉聖章第八

嗟乎。吾觀夏商周之興衰。而知三事之當慎也。夏之興也。以卑宮室。以惡衣服。其衰也。則峻宇雕墻。甘酒嗜飲矣。商之興也。以解網三面。以身爲犧牲。其衰也。則酒池肉林。瑤臺瓊室矣。周之興也。以卑服。以不追暇食。其衰也。則車轍馬跡。求金求車矣。帝王尙然。況人乎。知國家之興衰。可以鑑人生之豐儉。大禹胼手胝足。以有天下。宜其享有椒盛也。而顧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夫有生所必資者。衣裂寒。食充腸。居宴息而已。苟足其資。聖人不復加也。獨念夫萬世之民物。誰復爲之計久遠。於是農殖嘉谷。桭我蒸民。而後聖人之心遂其願。榮享一己者。廣隘何如。故曰。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

伊尹大聖人也。樂堯舜之道。非外取予也。曰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而已。孔子大聖人也。與門弟子論仁。亦不外取舍也。曰富貴不以其道。弗處。貧賤不以其道。弗去而已。夫一介不以取予。非道非義。豈得以間吾。堯舜在是矣。終食不能違仁。富貴貧賤。豈得以動吾。仁道在是矣。堯舜不出取予不出取予。

三事焉。三事定。而後取舍得。而後仁道全。仁道全。而後堯舜可至。若曰。三事不關作聖。吾不信也。

自孔子之居常言則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夏則絺綌。冬則狐貉。此其所爲衣食居也。卽使孔子得志行天下。其所服御奈何。曰。享帝事神孝親。必制禮樂。盛度數。其所自享。亦當不出此矣。不然。何以上嘉堯舜之聖人。

標賢章第九

或問曾參家貧。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然乎。曰。曾耳。孔子厄於陳蔡七日。而從者病莫興。弟子且愠見矣。又問閔損。始見夫子有菜色。既而被夫子文寢深。後有菜色之色。然乎。曰。損耳。公西赤適齊。而冉有爲其母請粟矣。又問原憲居魯。蓬戶甕牖。上漏下濕。見子貢之結駟。不以爲病。然乎。曰。守耳。陳之富人脂車百乘。觴子路子期於轘丘。而子路日願終身無復見夫子矣。甚哉。外之足以移內也。故內不固則不立。外不愼則無資。吾安得固內愼外者。而與之言學哉。

德之所樹。不玉而堅。名之所宜。不椒而芳。不務樹德。而惟口腹之急。是亂本末而易置之也。故原憲繼袍矣。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魚食矣。甘於智伯之猩猩。子思錦衣矣。美於盧公

陽明語錄

昔錫陽明夫子講道稽山。有門人某人。家甚貧。妻子常饑餒。做居學舍。每入聽講。則衣冠儼然。揖遜而入。同門言于夫子。某人家甚貧。夫子笑曰。殊不見有窮相。是學問誤之也。人生世間。不出士農工商四樣人。人各有業。誦詩讀書。居仁而由義。士之業也。耒耜農業也。漁鹽商業也。板築工業也。四民異業而同道。士爲四民之先。伊尹耕莘而樂道。傅說舉於版築。即居由之事也。譬之明珠照世。隨方見色。豈必章縫而後爲士哉。人服鮮潔。汝只布裘補綴。亦不妨于衣。人服香潔。汝只脫粟。亦不妨于食。汝爲人傭書。妻奴捆屨織席以謀升斗之粟。亦是治生分內事。何至凍餒無依也耶。只緣學術不明。拙于謀食。寧受饑困而不惜。謂之惰民。人須自食其力。徒仰給于人。譜之菜餐。乃是執板道學。非善於治生者也。座中皆惕然有省。

王畿述

觀微子

朱滄撰

觀微子

天地以分而殊名也。其實一物也。故專言之。則曰天而已矣。以地之上下四旁皆天也。通山澤貿金石。何莫非天。

天道一氣推盪而已矣。或曰。陽陰二物非歟。曰。爲乎二。不覩行者乎。其出有往。主動。陽因以名。其返有復。主靜。陰因以名。是二之說也。其爲行一也。烏乎二。

中庸之道。中和盡之矣。脩道之功。致中和盡之矣。中和二者。一中焉盡之矣。一中之學。心學也。心統性情。道該體用。

由性情有動靜之名。由動靜有闔闢之名。由闔闢有通變之名。由通變有德業之名。由德業有參贊之名。

天以氣機生人。人以氣機肖天。

有喜怒哀樂中節之情。而後見有仁義禮智根心之性。中節存乎發。根心存乎生。孰生匪盈。孰發匪通。生也弗發。無物能長。

聖人有常生之天。衆人有不死之天。常生之天全體。不死之天一端。仁義禮智不可勝用。全體之天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端之天也。擴而充之。可保四海。非詔衆人之爲聖人乎。衆人有聖人之象。自孟氏之

人夫。

人之一身。志與氣而已矣。天地之氣何嘗弗剛。有弗剛。志向之壅耳。吾人之志。孰不務伸。有弗伸。氣隨之壅耳。故欲成其剛。先直其志。欲直其志。先集其義。欲集其義。先克其慾。欲克其慾。先察其機。根之屈于慾。

柯之睘天地。其皆始於幾乎。

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予謂血肉者心之郛郭。牖革者血肉之郛郭。裳衣者牖革之郛郭。棟宇者裳衣之郛郭。鄉縣者棟宇之郛郭。四海者鄉縣之郛郭。焉有有郛郭而無君以主乎。曰。性是已。匪性兆君。郛郭虛空。由此觀之。人人有君。

心不可縱弛。亦不可拘迫。元精烟烟。居吾體中。一生衆宅。主宰運用。極宜善養。脩之如天。敬之如神。則精微察而吉凶昭。奚事著龜。

天地非翕聚專一。無以化生萬物。吾人非蠶養貞固。無以發揮大業。要哉靜也。學惟蒔乎。

不入羅浮高深。焉得春秋微妙。羅豫章得靜字力氣最多。所以動輒教學者靜坐。然其訣亦自楊龜山傳來。

或問君子憂乎。曰。不憂。然則君子樂乎。曰。不樂。何以其能不憂不樂也。曰。知還。禍者福之還。賤者貴之還。貴者賤之還。得者喪之還。益者虧之還。知是。是以不憂。福者禍之還。通者窮之還。得者喪之還。盈者虧之還。知是。是以不樂。然終無憂樂乎。曰。不憂則樂矣。不樂則憂矣。

夜氣之生。不足以恬旦晝之梏。觀旦晝則知習矣。觀夜氣。則知性矣。

或問古之害正道者。曰異端。今則無世焉爲不古也。觀微子曰。古之害也以異端。殊門而異辨。今之害也自吾儒。同室而鬨鬩。故一人作之。衆人疑之。有道者起而闢之。雖有害仁義。不愈於以不仁義害仁義乎。曰。者舉而用之。雖有不害焉亦寡矣。曰。敢問其所以害。曰。以似仁義害仁義。曰。舉業業仁義也。奚害焉。曰。非舉業之害也。舉舉業業者之害也。業斯、體釋斯、舉斯、用釋斯。曰。耳身心不相謀。是滋亂爾。吾求見潔己之楊、利物之墨。且不可得。矧攻闢乎。有人於此。揭正道之幟。烈聲以喻人曰。仁如是。義如是。同室之兵。胥集矣。於戲。欲爲天下罷同室之兵。非聖君賢相酌古崇正。則不可。若夫豪傑之士。其興固係乎時。

人之爲不善也。恆畏人知。而不畏神知。人知乎其跡。神知乎其微。人以其微也。而爲之無所不至。至乎跡也。乃掩之以著其善。而不知心術之欺神。有甚于白日之欺人。人非之可畏。孰與神責之可畏也。是故君子之學。非致嚴屋漏。不足以通神明。非天下歸仁。不足以表成德。

世無道。澤皆緣正學不明。士習非古。厥原在小學之廢乎。小學廢。而詩禮之習、孝弟之範。蔑有聞焉。序以文義入。家庭以進取先。而士無古人之學矣。作室圖基。詒謀曷遠。又奚以庇世豫哉。其惟小學乎。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試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處人所不能處。

物惡太過，造化且然，而況于人乎。

纔計較，添多少煩惱。只計較便有查滓，安得瑩然。

能寡慾，省多少勞攘。只寡欲，便見虛明，自是鄒如。

覺得自家過失，便是知長處。改得前日過失，便是仁長處。

舜禹之未受禪也，初無得天下之心也。其既受禪也，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聖以天下而不以身，此所以出乎萬物之表，而介然無累，故曰巍巍。

田說
將兵有正
將居於齊晉之山巖晉之山多虎豹渾然子出入往來恆與虎爲伍不能害也樵者瞰之以問於玄
將兵有奇
將兵有攻
將兵有守
將兵有衆
將兵有寡
將兵有強
將兵有弱
將兵有馬
將兵有步
將兵有分
將兵有合
將兵有生
將兵有死
將有疑戰有信戰有奇正審乎虛實攻守辨乎主客衆寡察乎離合強弱觀乎嚴怠馬步相乎險夷分
將起伏死生度乎緩急疑信決乎遠近如是則可以知戰之道知戰之道可以爲將乎曰未也將在專
將服之如是則可以驅民入水火而使之戰驅民入水火而使之戰可以爲將乎曰猶未也將在專
將德者得也得民之心也是故同甘苦以結之明賞罰以一之壯威武以作之嚴紀律以齊之用
將信者信也將以信於天下也是故忠可以貫乎金石而後主不疑誠可以動乎鬼神而後相不忌
將服乎衆議而後衆不撓望可以著乎中外而後權不分如是則可以戡亂而成功如是則可以將矣嗟乎將可以易言乎哉
明心
將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必先明諸心能明諸心天上國家可從而理也不明諸心而欲有爲於天下譬諸操
舟以之航海鮮不覆矣然則明心有要乎曰有靜以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神遊論

馬平鶴樓張卑著

渾然子獨坐于龍山之石室七日不言不動不視不聽兀然槁人焉黃生不知而請叩之不見其答呼之不見其應黃生懼退而守於門之外七日渾然子始蠲息而引起其氣物物然其容蕴蕴然黃生進曰先生七日不言不動不視不聽兀然槁人焉豈所從渾然子曰余將遊於天之外地之外地之外兀然槁人而謂極言極動極視極聽先生妄哉渾然子曰若亦知所謂天地乎哉今夫幹清上浮窅窅而蒼蒼者非天也重濁下凝塊然而無際者非地也高而宋始高明而宋始明厚而宋始博是天地也是天地也者吾衷也是故光照不必乎日月潤澤不必乎雨露變化不必乎風雷流峙不必乎河嶽積注不必乎河海代謝不必乎四時飛動生殺不必乎鳥獸草木吾惟不動是以極天下之動吾惟不言是以極天下之言吾惟不視是以極天下之視吾惟不聽是以極天下之聽黃生遂巡未達退而問於玄通子玄通子曰惡若安足以解此哉夫泰山高矣而丘垤非卑也鯤鵬巨矣而焦螟非細也唐虞盛矣而五霸非衰也伊周達矣而孔子孟軻非窮也鑿彭壽矣而顏回非夭也黃生以玄通子之言告渾然子渾然子曰噫若玄通子者庶幾可從吾遊者哉

之圍解。王以爵爲魏公子。將公子拜嘉焉。故當時將士皆欲得爲飲。甚於得十乘之敵。後雙人琵琶者。有寵于王。王以其得爵之榮。伐趙。李牧西郤秦。乎復取以飲將士。將士皆怒而不飲。何者。人皆以琵琶者賤之矣。漢之楊雄。唐之柳宗元。皆一時之士也。而托於王莽曹操伪文之間。豈非以其爲伪雙人者乎。是以君子貴知所重也。

體用論

渾然子曰。無動無靜者。心之體也。有動有靜者。心之用也。或曰。嘗聞之。心以靜爲體。以動爲用。渾然子曰。獨不觀之天地乎。春夏以發散之。秋冬以翕聚之。安知翕聚爲發散之本耶。亦安知發散爲翕聚之本耶。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發散則不能翕聚。是二者。交相爲用焉者也。非體也。今夫車輪動而轅靜。其體存乎轂。今夫水流動而止靜。其體存乎源。舟楫以利涉也。濟則動。不濟則靜。舵非其體乎。權量以度物也。用則動。不用則靜。是非其體乎。是數者。皆未聞以靜爲體而動爲用也。曰。不然。夫忠孝一道也。權其輕重而已矣。輕重緩急也。在君重則親爲輕矣。在親重則君爲輕矣。國之存亡係焉者。君重也。國之存亡不甚係焉者。親重也。

興廢

客有訪門子者曰。天之所興。人不能廢之。天之所廢。人不能興之。昔者秦程公病。七日而寤。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國男女恒別。公孫支曾而歸。復之。厥後獻公之亂。文公之霸。皆如帝言。趙簡子亦病七日而寤。以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命射熊羆。皆中而死。賜之二笥。皆黑。嘗吾兒以翟犬曰。及其壯也。與之。告晉國十世當亡。嬴姓于受而滅之。厥後滅范中行氏。滅智伯氏。是爲熊羆。伪熊羆者。代之先也。晉之亡。果十世焉。由是觀之。興廢不自天乎。惟其天之所興。而人不能敵劉秀。況謀不如仲。勇不如羽。智不如孔明。忠武不如飛。著乎。渾然子曰。不然。天之所廢者。天不能廢也。自廢之也。如莽者乎。惟其天之所廢。而人不能興也。是故以召忽之死戰。而不能入子糾。以孔明之出師。而不能恢漢室。以悟飛之北伐。而不能復宋雍。況仁不如忽。傑不如孔明。忠武不如飛。著乎。渾然子曰。不然。天之所興者。天不能興也。自興之。則天且不能廢。而況人乎。之則人且不能興。而況天乎。

禍福

齊貙有生理鞠窮者。無以自活。與其妻謀曰。吾聞泰山之神凡靈。盍往禱諸。可以獲福。乃竊裘得羊豕焉。縋而歸。至臨淄之野。揮鋤而得金。卒致富。東鄰氏之子。知其縋而得金也。亦市裘得羊豕焉。縋而歸。至于臨淄之野。遇虎豹戕其身。或以問於渾然子。渾然子曰。不聞右之大儒有牛缺者乎。牛缺之郡鄂。遇盜於綿沙之田。盜取其衣裘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忿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其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超王。必不利于我。不如殺之。殺人聞之。相戒曰。過盜莫如

牛缺也。俄而缺之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億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爭而不勝。復追而以臬辭謂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必吾追。遂將著焉。盡殺之。夫知其縋而得金也。抑孰知其爭而亦見害乎。然則孰爲福耶。孰爲非福耶。孰爲禍耶。孰爲非禍耶。是故君子不徼幸于天。不取必于人。

忠孝

貴陽生問于楚丘先生曰。昔者申鳴爲將于楚。白公爲亂。申鳴以兵之衛。白公劫其父。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而父。當是時。必殺其父以存楚乎。楚丘先生曰。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不爲也。申鳴以兵之衛。當併其父而去之。不先去其父而爲其所劫。義不能全矣。是則申鳴之罪也。貴陽生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憂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當是時。必戰北以養母乎。楚丘先生曰。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不爲也。母在則不當戰矣。既戰則不當北矣。卞莊子之罪也。或以質於渾然子。渾然子曰。不然。夫忠孝一道也。權其輕重而已矣。輕重緩急也。在君重。則親爲輕矣。在親重。則君爲輕矣。國之存亡係焉者。君重也。國之存亡不甚係焉者。親重也。

變化

渾然子曰。蠅化爲鶉。蠛化爲鳩。田鼠化爲鴽。烏足化爲蟒鰌。鴝掇化爲乾餘骨。乾餘骨化爲斯彌。斯彌化爲食蟁。蟁貉者。生氣也。漢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龍。魏宋世宗之母。浴而化爲鼉。范文明之奴。死數百歲。掘其墓而更生者。游魂也。生氣者。變之常者也。游魂者。變之變者也。變之變者。不可得而知也。變之變者。不可得而知也。昔者春秋。牛哀病七日。化爲虎。以噬其兄。門人以問於孔子。孔子曰。物老則變。故曰知變化之道者。聖人也。

寤埋

南中之夷。多苦蠱。蠱有三。曰蛇。曰鼠。曰鳩。鳩似鵲。目圓而腹大。夷人恆蓄於梁之上。背有中士七人。旅於南中。道遇雨。暫愣有茅屋數椽。趨往避之。適夷人俱出田。七人者入其門。見梁之上有野鳥。不知其爲鳩也。遂射殺而食之。俱立斃於庭。楊生曰。不格物而害其生。天下寧有如七人者乎。渾然子曰。噫。殆有甚焉者。是故鴆亦多矣。有學術之鴆。有功利之鴆。有權謀之鴆。有刑名之鴆。有兵法之鴆。而殺其身者。非李斯乎。不格乎功利之鴆。而殺其身者。非衛鞅乎。不格乎權謀之鴆。不格乎刑名之鴆。而殺其身者。非韓非乎。不格乎兵法之鴆。而殺其身者。非孫臏龐涓乎。之數子者。豈其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哉。蓋有見於術之可以興。而未見其術之可以亡也。然嗛之無味。而食之無害。巽媚之道。如野鳥然。嗛之有味。而食之有害。嗚呼。非窮理之至者。曷足以知之也。

求知

渾然子曰。聖人求知于天。賢人求知于君子。下士求知于庶人。求知于天者。藏其知于無所知。高世之知

也。求知于君子者。用其知于有所知。天下之知也。求知于庸人者。役其知于不必知。一人之知也。是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善世而不伐。德溥而化。求知于天者也。一家非之而不顧。求知于君子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求知于庸人也。

弭盜

楚丘先生之濟。往見孟嘗君。孟嘗君與之坐而論道。賢之。適齊境有盜起。遂舉爲將。往治盜。楚丘先生振胄而出齊之門。適見農夫。問曰。來牟有秋乎。曰雨暘不調。得者三。失者三。然則俯仰亦給乎。曰三者猶不足以供上。曷能給也。楚丘先生遂反胄而入齊之門。左右曰。先生受命治盜。不至其境。而遂返焉。何也。曰殆非若所知也。吾之治盜。不治其盜之所可治。而治其盜之所不可治。所可治者。盜之已形。而所不可治者。盜之未形者也。未形者治。而已形者日增矣。今夫弓矢甲冑。能屈其力。而不能屈其心。號令誅伐。能禁其暴。而不能禁其欲。譬之水焉。潰氾四溢。而不溶其上流。則雖有堤防。不能止矣。不善治水者。愈增其防。水愈敗之。不亦勞乎。是故輕賦薄稅。治亂之本也。招徠輯亡。弭盜之源也。于是歸而言于齊王。請蠲稅以治未形之盜。齊王曰善。遂下令蠲稅十之七。不再旬而齊之流亡者復焉。境內自是無復有盜起矣。楚丘先生之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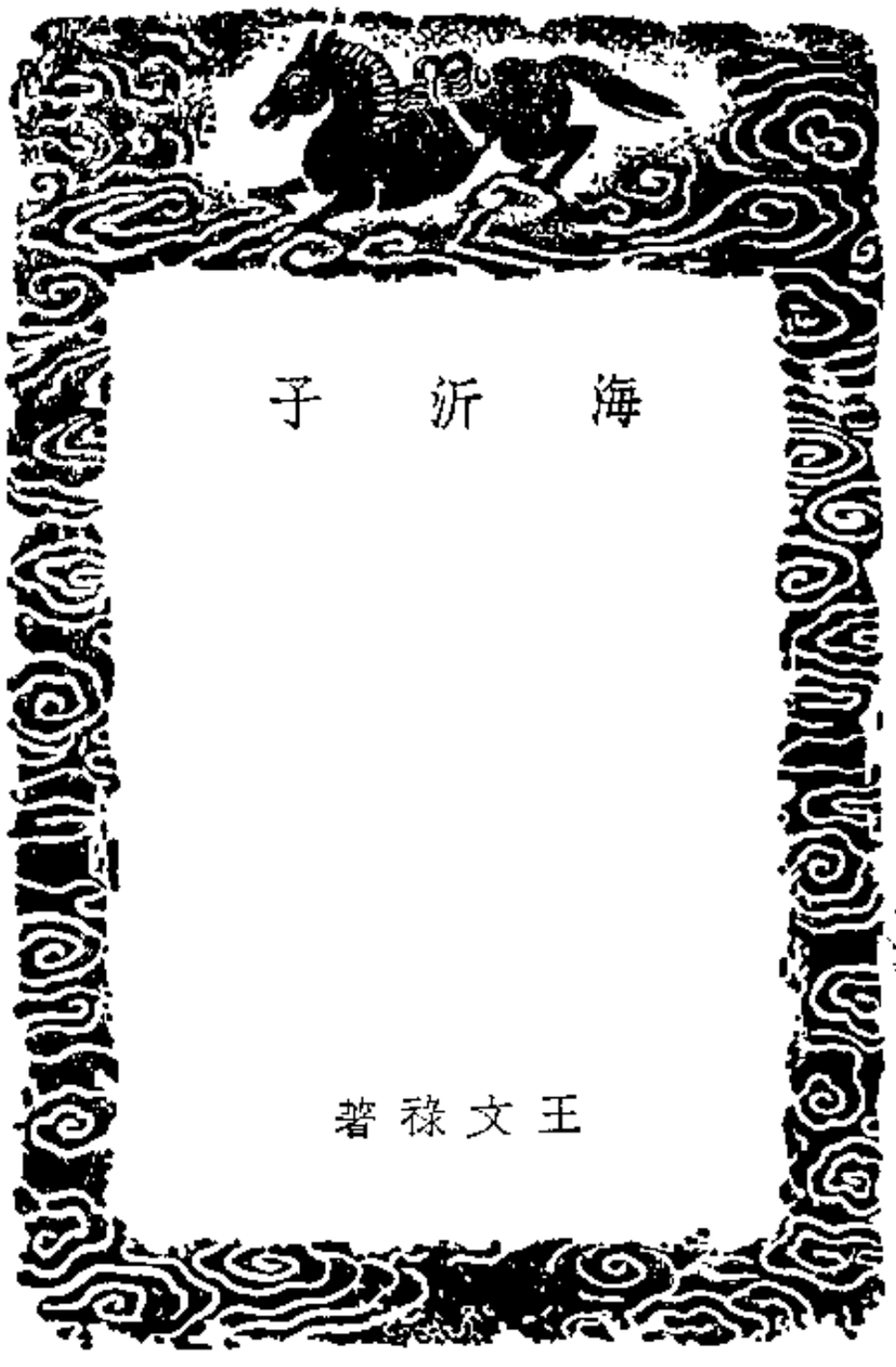
用材

渾然子曰。天下之材。其猶舟車乎。今夫車舰其轉蓬。均其平也。以載非不彭然美也。而端之濟河。雖有王良造父不能救其覆矣。今夫舟成以柏木。假以桐桂。助以帆檣。如逸」之楼船。蜀之畫舸。非不彷然堅也。而使之行陸。雖百賁有任。鄧不能操之往矣。是故緡縮以當其則宜。而以之纓風則悖。騏驎之足。能致千里。而責之捕鼠。則不如狸。物固有然者矣。況人材乎。昔者田常欲伐魯。魯之危在旦夕。孔子憂之曰。吾父母之邦也。二三子柰何弗出。當是時子路請行。孔子弗許。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蓋子貢辯而智者也。卒之一出。而亂齊存魯。破吳霸越。甚矣。聖人之善於用材也。是故有忠信而好義者。有仁惠而多慈者。有言語而能辯者。有文雅而威章者。有敦龐而純篤者。有見事而風生者。有慷慨而閎大者。有智術而多謀者。忠信而好義者。可以托重。而不可以應變乎。仁惠而多慈者。可以牧民。而不可以斷國乎。言語而能辯者。可以辟命。而不可以節概乎。文雅而威章者。可以組豆。而不可以軍旅乎。敦龐而純篤者。可以厚俗。而不可以解紛乎。見事而風生者。可以議始。而不可以終乎。慷慨而閎大者。可以大節。而不可以小知乎。智術而多謀者。可以運籌。而不可以特力乎。易皐陶之刑。而使之種植。我知其不如稷也。更后夔之樂。而使之平水土。我知其不如禹也。移契之五教。而使之掌山澤。我知其不如益也。古之聖賢且然。而況一長之士乎。是故用其所長。而棄其所短。則天下皆材矣。反其所短。而違其所長。則天下皆無材矣。夫使天下之過耶。抑亦用之者之過耶。

強弱

渾然子曰。天下之知。一人之知也。是故樂雲有南旅生遊於逈衢。遇惴夫醉臥于道。怒拽而過之。及經昔者之門。矣。渾然子曰。天道虧盈而流謙。鬼子何若是之吐剛而茹柔也。禍將及乎。御者曰。何謂也。渾盈而流謙。鬼神惡盈而福謙。盈者處其強。而謙者處其弱也。是故抑強道也。昔者楚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鄙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斷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犧刀。以求平於莊王。莊王憐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臣民之力與。莊王曰不然。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於天下。災及吾身。何收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我避之。弱者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授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不能若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乎。晉惟其強也。則雖以一國之利而不收。況非國者乎。是故討諸侯之僭。以扶周室之衰。桓文之所以霸也。寖漢室之徽。而欺孤寡之爲。新旅生拽之矣。御者曰。渾然子其知之乎。南旅生報而退。行未及門。而惴夫者告斃焉。渾然子曰。天道虧盈而流謙。鬼神惡盈而福謙。盈者處其強。而謙者處其弱也。是故抑強扶弱。見天道也。長強而凌弱。逆天道也。昔者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犧刀。以求平於莊王。莊王憐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重進諫曰。夫南鄙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斷

可謂窺圖而能不失其本有者乎。



海沂子卷一

明 王文祿著

眞才篇

海沂子曰。眞才之持世也。天命之也。周天之命也。君感之也。啓君之感也。天也。是故心通焉。義黃邈矣。君臣同心。罔可列也。五帝三王息而臣道微乎。曰。臣微何以世也。曰。有君持世。非無臣也。作眞才。故多眞臣也。孔孟悲鄒夫鄒蔑。思深哉。鄒夫、邪臣也。鄒蔑、具臣也。持世也雜矣。孔、孟、聖眞也。世罔庸天乎立師。極命之也。曰。作眞才奈何。曰。聖學明而作眞才也。曰。蘧質何如。曰。蘧暉而方。質穎而藏。必也王仲淹乎。曰。司馬季主、陳圖南、郁臺夫天民否也。曰。深哉難測也。數探先天。堯夫幾聖乎。曰。質朴者眞才邪。文彩者誠未眞也。曰。何謂也。曰。質朴則古而純。文彩則虛而雜。曰。否也。涅迹而未究心。苟一念心眞。眞才也。孰無眞心哉。利移之爾。文質之遞曷論焉。

海沂子曰。眞才也者。抱眞心者也。眞臣也。受一職也。思盡一職也。前天下萬世何利弊也。後天下萬世何利弊也。革之興之。損之垂之。救而補之。通天下一身。通萬世一時。任之而已矣。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無負臣職也。眞臣也。否則輿服之華。假臣哉。

海沂子曰。眞心直心也。匪直非眞。故曰。人之生也直。心直則身直。可立地參天。不直則惱。心橫則身橫。橫行者、窮隘也。可悲哉。孔子取狂狷。直而眞也。惡鄉愿不直也。是故眞心、萬劫紅塵能迷乎。試觀智鑑焉。不照眞光。匪督照之。眞光匪增。眞明體全。照不照由人也。故抱眞才者。人不知不慍。

海沂子曰。元氣不息。人才亦不息。養元氣者。養人才也。養人才者。養元氣也。是以人無元氣則死。國無人才則亡。或曰。亡若無人才。何也。曰。帝王造興爲革命。小叡元氣復本而完。人才亦全焉。若重開闢也。夫元氣盛則世運盛。人才布于朝焉。見有才也。元氣衰則世運衰。人才搢于野焉。見無才也。才豈終無乎。

或曰。忌才。海沂子曰。非也。眞才不可忌。亦不能忌。眞光照耀。掩東而露西。譬丰遮日。自蔽目之暗。無損日之明。惟智者薦之收己功。使不薦。人必薦之。決無終沒之理。忌之者亦猶何哉。

海沂子問一庵唐子曰。天地大矣。孔子同時。有匹孔子而人不知者乎。曰。無也。遇則飛龍在天。不遇則見龍在田。或問海沂子曰。伊尹耕莘。傅說胥靡。呂望鼓刀。知己之遇乎。抑不知乎。曰。聖賢以旦夕視死生。全神而忘身。榮辱無攖。率性而順命。隨時而樂天。

海沂子曰。人成天。子游宰武城。孔子問曰。得人。仲弓問政。曰。舉賢才。哀公問政。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故爲政在人。人壽有限。在位無多時。可不搜求人才以延國脈。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仁、生理也。生生不息。天地萬物爲一體。欲世不治。得乎。

方侯城生可與王道否。海沂子曰。志大矣。歷久應變盡忠盡心也。易政也。濟陽高賢。寓純士哉。扼論却師。諷叔輔也。被執宥之弗受。盡心耳。胡仲子著井牧。急生人哉。遇時卿武。寤懷之。劉宋不言何也。是故洪武三十餘年。儲養英才。蓋于壬午之難。悲夫。正統己巳之變。是以英才鮮也。于肅愍之謀。石亨彪之勇。不抵今終。天乎人也。海沂子曰。聖學不明而眞心澌。有我焉角。必循至此。是故聖法天。無意無我。

弘治初。逐萬安。誅繼曉。能花石雜征。納諫親賢。大哉聖乎。海沂子曰。惜無眞臣作輔。享國止十有八年。天也。令人切庸庶之思。證孝證敬。盡聖德之極也。

海沂子曰。楊東里、吏才也。昜知王道。解揩紳敢言哉。才高而罹謗。惜也。羅一峯剛正。李賢擠之。陳白沙高蹈。臣落忌之尹。直殺之三臣、柄臣也。心狹矣。昜能容之而求之薦之。自是長姻嫉之風。熾矣。大乎蔽賢。雖微齊莫贖也。

浙中人才。於今爲烈。劉郁、翊、翀、武也。宋潛溪、弘正文也。王華川、盛便職也。方侯城、程篁墩、死國難也。于節庵、莫宗社也。章楓山、決進退也。胡靜庵、發幽也。孫一川、全遠節也。王陽明、戡迪蕩也。識之者不源源興起哉。海沂子曰。乘遇不同。事功乃異。心一而已。仰止山川。鍾秀在昜。鄉邦興棄焉。人孰無死。爲此私廢公。以貽殃。身且不保。況家乎。惜矣。爲哲攸分也。或曰。嘉興陳宣公。賢相哉。疏經綸。幾說命也。議烏宗招討名將哉。志恢復。薦忻侯也。海沂子曰。上下無負。純臣也已。將相當以二公爲法。

仁宗納獻芙蓉。王若力諫。得出。君虛以受。臣直而剛。宋有唐庶君臣矣。海沂子曰。漢唐惟宋人才盛。可匹

海沂子卷二

作聖篇

海沂子曰。開闢後。五大聖。燧皇鑽火以遂天。女媧補天以立極。伏羲畫卦以開文。神農教稼而嘗藥。黃帝制度以利用。堯舜特潤色耳。禹平水土。益烈山澤。契敷五教。稷播百穀。至周公制備矣。易爻詩書禮樂。周官。爾雅。土圭測景。指南辨方。故曰元聖。孔子贊夢周公。予欲表出周公著作。曰元聖大典。以明孔學之原。噫。孔子廟祀通天下。周公則否。非缺乎。燧皇女媧以荒渺遺之。因易繫敍伏羲始也。易繫敍卦。非敍帝系。曷可混也。

海沂子曰。三皇五帝三王。大聖尚矣。陳龍川子曰。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聖也。朱紫陽子曰。攪金銀銅鐵爲一器。可乎。龍川子曰。天地不宜空虛數千年無聖。海沂子曰。龍川主心。紫陽主德。德由心造也。純駁則有之。謂非聖不可。我明洗夷平華。救世安民。大聖哉。元氣不息。生物不息。生聖亦不息。若在下無位之聖。全性順命。人不識耳。不然。天不改高明。地不改博厚。人心獨改虛靈可乎。

海沂子曰。人難成。久矣。夫成人先成仁。仁言。孟子論樂克曰。善信美大聖神。方指人言。蓋神由善信始。充者善之長也。仁、元善也。神之基也。神則仁之純妙也。老子述古語曰。人有三寶。氣、精、神。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集義。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曰收放心。曰養心莫善寡欲。海沂子曰。是矣。養氣爲本。故曰精生氣。氣生神。靜養始有悟。予每獨處。臥則思天地萬

成周哉。蓋由文王藝圃。禮賢之厚。簡在帝心。是以降生之也。

海昌張無垢力詆和議。永康陳龍川志圖恢復。不媿龍頭之選也。海沂子曰。無垢與四明楊慈湖。皆明性學。不可貶。師龍川雄才經略。文過歐蘇也。金華呂東萊。永嘉陳止齋。龍泉葉水心。同時人文何盛也。若子之居世也。出與處而已矣。出以樹績。非幹家也。處以求志。非後國也。陳白沙公車。明幾者乎。黃五嶽勉之。審勢者乎。退然無迹。如龍之熱。李大匡。世卿乎。吳康齋與姒。可謂識時也已。不然幾石碏也。范文正真優相業。識遠也。富文忠略去相例。忘迹也。王臨川能行相志。過躁也。三公、舜禹不入于心。以故全浩然之氣。進退裕乎。海沂子曰。富執而剛。王拘而激。范請修京城。立四輔。戒趙上輕殺。富曰。范大聖人。信夫。碧巖之識。未可泯也。

海沂子曰。言子游自吳遂兗二千餘里。師孔子。列文學科。有志希聖。吳人至今多文也。是不可忘子游之功。周秦伯自岐奔吳。化髽方成文獻邦。聖人先知天地之氣日南乎。是不可忘泰伯之德。

噫。杉梓楝樑。棟梁才。始萌蘖。混蒿萊。踐牛羊。鍼裁培。非積歲月。曷成而曷顯也。是以具目者稀。知才者罕。海沂子曰。甚矣才之難成也。今之成才也。尤難也。生之長之。養之用之。愼之哉。故曰。胎教澄性。蒙教正心。庠教修行。

和。勇、仁之健。信、仁之孚。誠、仁之確。聖、仁之實。猶結果乎。神、仁之精也。惟仁生生不息。部闢無窮。故孔子專言仁。

海沂子曰。無知而良知。良知寂而爲性。感而爲情。行而爲能。運而爲才。立而爲志。紬而爲思。擬而爲慮。億而爲意。萌而爲念。誌而爲識。悟而爲覺。妙用爲神。習心統焉。反而求之無也。故曰無知而無不知。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況天包地。知統能。大學始教曰致知。崔后渠譏獨舉良知爲窾偷。見何隘也。然今言良知者。類求之下而不反之上。猶言一貫。滯一則止矣。聖學之微。必也無知乎。詩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無知、無極也。良知、太極乎。是故無知而良知。猶無極而太極。

海沂子曰。反之心。求其實而已矣。易辨朱陸。德性曰尊。問學曰道。子思明言之矣。尊德性。率性之道。莫一也。海沂子曰。聖希天。海沂子曰。聖至矣。大矣。罷曰希之。無不包之也。二氏學得吾道靜功一緒耳。奚必致辨。辨則與角。若匹敵然。自小也。有我且較矣。謂二氏非道。天下豈有二道哉。知者試思之。天無不包也。

道可乎。必欲言眞而見的。何可見、何可言也。特自小而私之。遠人爲道。非道也。或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孟子非邪。曰。行可著。習可察。由可知。一也。二之則非。今也講多而生窮。不能弘大同之心。故曰凡有志向善。治基也。皆道也。不必紛如也。

天皇地皇人皇。羲皇。周不合道器理數。盡洩天地人之祕。云自秦焚滅矣。秦以前、因史記知有黃帝以後。因經世知有邵雍。若楊雄、洛下閎、僧一行、李淳風、袁天綱、耶律楚材、虞應雄皆能之。便孔門無中庸。詩賦則淺。宋經義則拘。噫。誠天履地。同人住世。烏可不知何以爲天。何以爲地。何以爲人。

海沂子曰。顏子、聖之和也。曾子、聖之毅也。子游、聖之達也。子張、聖之通也。子貢、聖之敏也。冉牛、聖之德行也。閔子、聖之純也。閔子、聖之清也。子貢、聖之辨也。曾子、聖之達也。子思、聖之弘也。孟子、聖之任也。故予嘗曰。孔門蓋八聖云。思曰容。容作聖。聖必明哲。子路幾聖之剛。不免于難。未智乎。

神自孔子繫易發之。曰神無方。曰精義入神。曰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皆指卑言。孟子論樂克曰。善信美大聖神。方指人言。蓋神由善信始。充者善之長也。仁、元善也。神之基也。神則仁之純妙也。老子述古語曰。人有三寶。氣、精、神。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集義。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曰收放心。曰養心莫善寡欲。海沂子曰。是矣。養氣爲本。故曰精生氣。氣生神。靜養始有悟。予每獨處。臥則思天地萬

物之終始。惟神能超之不累。是故寂欲收放心。存仁集義。則反約而心細。方能入神。入神則無施不可。子房、孔明、神全也。是以富大事不亂。今人見人靜登。昧之禍定。心鶩者也。持足與論至理。

嘉靖己酉冬。予渡淮至彭城。登黃樓。俯瞰黃河之水。蓋自崑崙來。遠甚矣。奔騰衝激。洶湧固宜。猶人習性。云胡不瘖。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曰既見君子。孔子、大聖也。去今遠矣。不知當時微詵之心何心也。苟有一毫作惡焉。舍之可也。子疑之。精矣。後之君子。且春秋禁專殺。殆秦漢儒傳乎。或者詵即責也。孔子曰。予于予何詵之云。

孔子刪書存秦誓。繫周啓呂刑後。逆知繼周者秦也。以術數知乎。亦誠精而明也。海沂子曰。數由理出。孔子刪詩存秦風無衣之章。可以知決篇。黃鳥之章。可以知祚之不長。

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言蓍卦也。非禹則之明驗。驗有九。如周官九式九兩云。非數也許松皋子曰。龍馬旋毛。若初生小兒囟髮然。今外家太極圖◎是也。海沂子曰。旨哉聖人觀河圖悟乾坤之象而生卦。觀洛書悟天地之數而衍著。

洪範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海沂子曰。壽非特享諸福已也。德久化成也。言富不言貴。貴多危險。欲盡書則壬辰靡監。莫康寧也。兒危授命。莫考終也。易壽也。夫命、德之原也。性也、元神也。形有生死。神無生死。非考終面罹囚。神斁耗也。易長生以超歷劫。夫好德者。考終之功也。舍生取義。是亦考終也。蓋集義生浩然之氣。心安面神全也。五福以壽爲先。殆元神無虛之壽乎。是故始貴好德。末貴考終。

海沂子曰。人心惟危。起下文若興。然舍微顯精粗萬一雜然甚殆。故曰惟危。道心惟微也。無微不通。惟精也。無精不盡。惟一也。無一不貫。惟甚也。甚微也。甚精也。甚一也。心體如是也。勉之曾功。曰允執厥中。允、信也。執、持也。用中也。中也者、精微一無兆中也。是故微而常中。足以之顯。顯猶微也。精而常中。足以之粗。粗猶精也。一而常中。足以貫萬。萬猶一也。人心道心不相並見。心一而已。堯舜禹傳心之要。諸儒不悟。何也。庚戌閏六望。洛臥東牖。乘風有悟。喜而起書之。明發。往西寺語碧里董子曰。先師陽明以精一指功。使今在。明之必心服也。如是讀。不特理透。而文體詰古。

大學中庸二篇。載小戴記中。宋仁宗收賜呂臻王堯臣及第。天啓至文哉。程朱傳之頒學宮。今讀者不可忘原也。海沂子曰。大學、孔門元理。中庸、孔門元神。

海沂子卷二

稽圖篇

伏羲先天易。天地定位。上下言。非南北言也。文王後天易。帝出震。齊巽。次序言。非東南言也。若曰。乾老陽。退西北。坤老陰。退西南。不謬甚乎。先天開闢。先也冲穆無朕。後天開闢。後也森列有形。羲文易分先後天也。壹一也。卦一也。易師見文言有先天後天。借分羲文易。非也。孔子贊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泥方體易。烏知易乎。海沂子曰。羲易宜乾北坤南。天文曰仰觀。北高也。地理曰俯察。南下也。羲生成紀。都陳。在崑崙南。蓋崑崙天地中。以故虛卦如此。文易乾西北。坤西南。蓋岐周視崑崙。入東南矣。以故列卦如此。羲文取身位卦也。大勢原不改也。餘卦例推之。可乎。

包羲因燧皇圖。制八卦。神農演爲六十四。淳于俊對高貴鄉公言也。海沂子曰。包犧繼燧皇而王。圖殆河圖乎。出燧皇時乎。八卦盡矣。六十四、重之耳。或曰文王。或曰即包犧。易繫止言包犧盡八卦。羅泌路史言神農演之。信然乎。

春秋、孔子撥亂反正史也。求車求金。天王弱而諸侯強。不供故求。卑之也。譏世卿。斥封建也。吳子會黃池。併吞幾矣。必鄧繕已也。商周二頌。諸侯來朝助祭。褒且啟之而幸之。歷世專國。難永順也。封建可復乎。

海沂子曰。予讀疑風至鄭國。嘆曰。寃哉宋儒說詩也。概斥鄭聲淫。小序莫遵。亂經甚矣。毛公去作詩時尚

海沂子曰。中庸致中和。中立而和行。萬物育而天地之心。三才一貫。非空然天地也。如空然天地。亦不成天地。或問修史。海沂子曰。心術正。上也。文次之。學次之。是故曲士。如言地方安靜。由黎庶安生也。且人者天地之心。職。修史可乎。曰。犯也。莫隱。起居註廢。爲莫知哉。凡郡位。如言地方安靜。由黎庶安生也。且人者天地之心。辛亥春二月。塞駒放牧剏傷死。或請解剉。不忍也。命之。有機心者。可以媿矣。製機織之聖。姓名罔傳。慨夫。心也。沂陽子乃悟麗焚當請曰。傷人乎否。問焉。蓋聖人參贊位育。人物蓋有貴賤之分。心之仁愛一也。況之。雖然。聖心儼兒也。

海沂子卷四

儀曜篇

海沂子曰。天何也。清氣浮也。地何也。濁渫聚也。何依。氣弱則洞洩也。地水乘水。風乘風。空乘空。何也。氣也。之也。開闢混沌何也。猶人惺而睡。睡而惺也。人生何。乃生魚。化之也。今何不化生也。相禪而形生。氣窒于能化生。人漸分。弱矣。物細猶能化生。亦時焉爾。

天地二儀一也。日月二曜一也。陰陽二氣一也。天統一也。運爲天。往來屈伸動靜爲寒暑。寒暑之交爲四時。一時一也。渾闢無窮而元氣不改也。

今開闢應春乎。往古至今。細觀之亦有四時之候。四天色青何也。外與曰。崑崙山巔。寶光之耀。或曰。高虛簇。自然青也。傳曰。夜半黑滓之色。眞色也。海沂子曰。面青何也。星月皆有光也。

洞陽馮子曰。天以日月爲目。日之明根于晷。日月之間何根乎。海沂子曰。氣者冰之原也。命門之火爲元

日蝕者月掩之也。海沂子曰。嘗見庚子夏日蝕既。四面餘光一痕。果日大月小也。

外與晦言黑月。望言白月。月中黑影。或曰山河影。或曰蟾蜍影。然乎。海沂子曰。否。月太陰也。黑魄面內朓。陽光射焉。猶金在鎔。烈焰鑠液中有黑影也。

日沒入地乎。海沂子曰。崑崙至高也。日月繞之。彼曉此夜也。日行南陸。日短夜長。繞崑崙巔行。巔狹也。蔽明者多。日行北陸。日長夜短。繞崑崙巔行。巔狹也。蔽明者少。中國在崑崙東南。地勢側也。若入地然。猶人持火行遠。不見。非滅也。果入地。地底有倒生之物乎。曰。北海外骨利幹國。養羊脾未熟天曉何也。曰。愈遠崑崙。則明易露。猶物障燈。近則暗。遠則明。

北極對崑崙頂爲宜。今北辰在北斗下。予至燕京。北斗已在中天。北辰反居崑崙之南。何也。旋轉如臂。則崑崙如磨心。不宜有南極也。海沂子曰。南北之極。曆家經談也。天乘而覆。旋轉無停。蒼蒼太虛。無牽列星。星有勁否。經曰極紐于北辰。

崑崙在天地中。若孕結頂。下有大海環繞。頂上有阿耨達池。從獅象牛馬四口流出。分四界。復環大海。南閻浮提。東弗于逮。北鬱單越。西瞿耶尼。中國乃閻浮提也。即曉衛曰赤縣神州。水皆東南流。潛行地下。出積石爲河源。海沂子曰。崑崙中氣鍾焉。猶人之臍爲氣海也。四大洲者。猶人之四肢乎。小藏記曰。天地溫和之氣。生于西北。而盛于東南。天地嶷凝之氣。生于東南。而盛于西北。鴻子曰。自古至今。天之氣無時不往東南。地之氣無時不往西北。甲午冬孟。海沂子會試至北河。舟人言東南風起河始凍。既乃凌澌冰堅。嚴凝之氣。果生于東南也。居京春二月大煖矣。溫和之氣。果生于西北也。蓋中氣在崑崙。崑崙在中國之西北。中國東南拒大海。水氣生焉。是以中氣之煖。不能不散于四肢。四肢之冷。不能不歸于心也。氣一面已。不可分天地。地之氣即天之氣也。須以崑崙爲中。而分東西南北。始盡天地之大。今之東西南北。乃中國之四方耳。

海沂子曰。郁浡火先起。火由星生。星由日生。糜石流金。山壞崩坼。人物燼灰。久靜火息。更起大雪。降大雨。統成大水。起大風。吹水聚大沫。成四大洲。八萬四千小洲。中擁崑崙山及衆山。水落而成四海。海水鹹者。從火災後。洪雨澆洗。淵下破鹹。後則百川歸之。晦濁益增。今人溺皆鹹。乾大地。山色赤者。山高先得日氣烘烈之。若鬱中燒磚。近火色赤也。土在山下。故色黃。水底泥黑。不見日色也。山石堅。何也。亦鄆浡前之質乎。曰。氣融結之也。因前之堅。轉轉較合。或然也。亦有紋理筋脈。若生成然。曰。星殞爲石。亦氣耳。今人初生。至柔也。見風而堅。骨尤堅也。月氣足乃生。自人生死觀之。天地郁勃可徵也。或曰。如何忽生天地。忽生人物也。知忽生天地矣。是故不能不生天地。則不能不生人物。有生有死。有渾有闢。循轉無端。忽焉爾矣。

數日四裂。東西各去五里。南北各去十里。基論爲河。海沂子曰。氣機之發也。適當土囊之口。噓而飄之。如大地高山。原風吹水沫。聚成之也。今人首忽生瘤核。鉄瘻之。忽生于足。氣推拔升降之。或潰裂之。由猶是耳。或曰。山拔地上。猶魚皮脫。不信也。曰。不日而色之。猶皮包之也。太虛觀之。由拌一土耳。

天輕清也。地裂也。地有聲也。易曰。天門天眼開也。弘治戊申。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間。外祖陸公。半夜舟行。忽聲如雷。仰之。裂如舟。五色洞射。不能正視。皆曰。天開眼。行十餘里始合。海沂子曰。陽亢極而裂。裂必有聲。或因旱久。天眼、天門、俗名耳。人馬之裂。地亦易耳。

嘉靖辛亥九月二十六日巳時。大風。海上沒筏者溺死三十六人。徐州洪上。同日午時。運艘壞八百隻。凶海衝六隻。艮艘數百。北京尤大。予時前七日矣。每二千里。風行差三時。海沂子曰。西北風起處。更不知何等大也。北吹止處。又不知何等大小也。江湖河海所溺。地可記哉。風之遠。古未之聞也。

俯仰古今。賢才未有能盡用也。賢才所抱之志。亦未能盡施也。徒托之竹帛以見志耳。蓋原天地海闊無盡時也。是以立德亦無盡。立功亦無盡。立言亦無盡。然則何如哉。靜以養性。怡神爲樂。

先康毅君見予與友講論。曰。便腹非飽。易能久言也。蓋論治生爲急乎。屢試春闈不偶。略不慍。始悟蒙賠落無飢寒迫身之苦。得以養志自樂。許魯齋曰。不治生何以養廉恥。此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也。海沂子曰。予嘗嘉孟子曰。天爵曰良貴。反之心中。以矯外慕之欲。此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大丈夫之見。豈幸利之能拘哉。易盤上九高尚。詩風考槃衡門。撫求乃樂。治生易可緩也。

郯談子曰。釋學若子夜之天。雲霞生息。孔學若日午之天。風雲晴其。海沂子曰。天一也。道一也。應迹不同耳。釋氏生西竺。以慈爲本。孔子生東魯。以仁爲先。世與地相遠。而仁慈同。可見性大地之陰。故言性以空而明鬼。孔子居大地之陽。故言性以實而明人。海沂子曰。地一也。性一也。立言不同耳。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已一之矣。

正德丙子。海沂子十有四齡。學琴于李鴻漸。授八操。鴻漸受諸父李陽春。蓋四十餘年。生會面難。孔子泣顏回操。傷早逝。宜也。商調皆然。何邪。豈琴學中衰。至孔子受師襄。復振。門人傳習。周流列國。懷皓以救友誼邪。抑聲音易以感人。雖則易爲興感。故每操結之邪。予一鼓之。感二親之亡。會面之難。不覺殞涕。

海沂子曰。無名之聖。聖之至也。無極之理。理之至也。無名之聖。原抱無極之理者也。無名之聖。自開闢來。無可知。無可見也。試觀天時發育。聖心昭然如見也。有名淺乎。無心之名。猶無名也。

嘉靖丁未春二月望。禮闈試第三場。予與四千五百貢士立場前。俟開門入試。月色如晝。夜氣清明。海沂子慨然想曰。是多士者。天下之選也。未必無建功崇德以垂不朽之志。再四五十年盡矣。進士今登三百。縉紳登八九百止矣。選而仕者二千餘。能垂不朽之業者幾何。豈無志歟。亦溺富貴。抑亦天命限歟。生世一紀。與草木同腐。鳥在巢籠乎。是以得時行道。不可不以聖賢立志。不然。非士也。三年大比。進舉一士。世三千餘金。胥民膏脂也。出仕而虐民。亦獨何心。

海沂子戊申冬仲。自崇德返棹。夜泊荒野。四顧靜無人。高天四垂。厚地一方。風吹長河之水。渺茫蕩漾。反予邈然之身。欲參之。難矣。非灼見性真。與天地相似。烏能哉。是故性者天地之原也。見性則超天地矣。

庚戌孟夏既望。獨宿小齋。想人生富貴。惟日間優揚赫爍。與貧賤罷。夜間解衣就寢。纔有重裀錦帳美姬之本。與貧賤之草榻山妻。亦不甚異。若富貴或日間妄作悖天。夜間良心輒發。發及貧賤無處無提。安睡無愧。由是日夜之間。可以古人心矣。何必羞富貴而慕貧賤哉。

海沂子卷五

敦原籙

海沂子曰。聖賢論孝多矣。惟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若切矣。尤未詳也。文蘇獨子。父母愛甚矣。罔能孝。二親之逝也。痛之極。追昔氣盛時。雖生二女。誕時亦不細視也。近逾四十。漸老矣。始覺悟人生在母腹中。膊上一帶。生于胞內。胞外一竅通氣。若瓜蒂。生于子宮。十月始誕。破胞而出。垢副之苦。可勝言哉。成胎之始。雖抱父氣而肉身與胞。皆係母血。況三年之乳亦血也。古禮制。服母齊衰。父斬衰。是父重而母輕。況制禮乃男子。故父重爲己謀。私且偏也。非由母胎出乎。不孝甚矣。我明洪武禮制。父母服俱斬衰三年。大聖之見遠哉。盡破千古之蔽。用補禮經之遺。

海沂子曰。父萌之氣。母懷之身。師海之德。君安之居。四者缺一。諺成人矣。是以孝敬忠信。豈可忘邪。省之安能無悉于父母。無負于君師。

人同類也。一相親密。別之去。不免悲傷。且致思之。父母之親愛何如也。其逝也。寧能忘終身之慕乎。鑒莪之詩。孝之聖也。一曰入則銜恤。出則銜所之。一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使父母獨逝。而己身永存。心何安乎。尤幸同歸于太虛。神其有知。庶或相見也。

仰子曰。朋友之倫。自孔門始重。蓋孔門弟子從孔子周遊列國。所聚惟朋友。若父母兄弟妻子。各大一方。

何能聚乎。是以遠行必朋友也。海沂子曰。人心一也。心苟真而委和焉。凡接人皆善矣。今多作僞。父母因分疼而勉孝。除胥慕之。況朋友乎。是以朋友道難。爲將亂之兆。和氣塞也。故曰。交友不信。非孝也。心一而已。

癸亞夏五月五日。海寇殺掠鹽民。慘哉。乃悟周官寓兵于農之至計也。寓兵于農。則農皆兵。兵皆農矣。足以戰且守也。兵農分而農特兵以捍。兵不能以自捍而農安得不被殺掠哉。所司不能振兵律。反古農之不自捍。安用其爲兵也。不亦徒食農之粟邪。是以各鄉保甲之兵。不可不豫爲之立云。

伊尹恫一夫之溺。弔一盖之死。由蹴一介之取與基之也。故曰志伊尹之志。今之荼毒甚矣。誰能惜而靖之。是故廉生明。明則仁。

予每于春暮風雨中。閉關靜坐。罔思芳春品卉抽萌。香芬郁烈。采擷精英。把酒賦詩。情實欣暢。今之浪紅迷暗。殘紅委消。門巷寂寥。烟雲慘淡。悵望空園。不能不慨。彼此一時。盛衰相接。乃悟榮華之須臾云。

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也。海沂子曰。害人之心。蛇蝎之心也。人未心害而心先害矣。且蛇蝎害人。或死或不死。有命存也。則人之害人也。是故心能變形。必充無欲害人之心。充之以至於無。則仁全。仁全則神全。神全則與天合。與天合則超輕清之氣。尙何淪于異類乎。

竹下寤言

王文祿撰

竹下寤言序

王子世廉處垣睫之宮而仰稽乎天徵伏隅海之濱而周覽乎國務生千載之下而折衷乎古情當居求之日而大畧乎時弊此寤言之所以作也夫知微者明洞務者達索情者智憫弊者仁明足以辨機達足以幹事智足以贍達仁足以澤周若世廉者其國士之英乎世廉懷我十年訪子五柳陶酒相命牙琴遂關於是珠隨語流雲以賢聚陳君解榻荀氏下食同心之言其馨如蘭也披子所撰詞無往蹈見至而彩彰意不前假蘊盈而綺發張皇乎聖與脩躬乎典程也足使貪人汗慄賢子善下俗士銷鄙矜懦失誇凡有君子鮮不樂誦者矣方擬昔賢若賈生之涕俗虞卿之憤時桓譚之述德仲統之切理王子有焉序而傳之以播儒苑自曰竹下者志中林之所得也

嘉靖丙申十二月望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竹下寤言卷一　浙嘉郡海鹽王文祿世廉

子居後菉芸樓前有竹萬竿日盤桓其下或對客談或游於藝籍或靜而息恍然有覺即錄數言聊以舒適也題曰竹下寤言此憂寐之見未敢為眞用就有道者正云嘉靖壬辰書癸巳仲春梓

天中篇

鷹子曰人在天中猶魚在水中無往非水無往非天也魚腹中皆水人心中皆天故饗執中執天行也元氣至明而已矣日純陽之精也其明寓焉月純陰之精也受諸日星辰水火亦然人者陰陽之交天地之心也故其明與天地並而其所以明者無聲無臭性之原也故性之命于心猶燃燭于燈籠之內眼耳異口則燈籠隙處露其光為視聽臭言惟在見性人得天命之性以為人猶以地建屋形分而各私其身猶墻築而各私其家噫形消而性同也屋折而地同也相爭相欺相誇正所謂自爭自欺自誇耳人之生也猶星之晦於晝也星未嘗無也晝夜異耳全神則無虧也故古聖人所以多方立法虛之體道心也故曰委志歸虛虛無無念以為常

先天地生無形寂寥萬象由主四時不凋又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之謂真不朽

聾時聞戴勝鳴曰劉山一作翁看火于是悟六經不必作萬古人心之明未嘗息也其作六經亦猶此鳥之鳴子聾時嬴始焚書能焚人心哉

住天地之氣者乃不遇之賢及不盡用之賢不遇而愠則不能住用而為應迹則亦能住若皆碌碌名利之人則氣趨于濁渾池近矣豈復有再開關乎蓋以天地生人必有不齊或遇或不遇或盡用或不盡用然其應迹而不愠不可不勉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蓋言性情也主宰天地而運之也鷹子曰人者天地之影蓋言形體也倏有倏無本來天地自在而有無皆無與也是故合心與影而人始全然心未嘗無影影未嘗非心一也

人之生也如風之偶入竅而鳴鳴耳所入不同所鳴頓異風一也豈可以入之鳴之而分彼此乎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則也即有物有則之則則即性性無聲無臭性之原也首言天之性而末引此以結之終始一貫也是章如古賦之亂辭約全篇之意而申告之也然中庸本為下學而作誠之者之事也非別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言之凡言誠者為誠之者立法耳子思接堯執中之傳中庸孔門元神云

仙家九還丹之說即人心道心相勝負也夫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太虛之體也九還者復其本虛之體也若言十還則人心道心並立矣還即不逮復復其太虛之體道心也故曰委志歸虛虛無無念以為常

世之治亂皆由人心生蓋懽忻則通通則泰泰即治怨憤則塞塞則否否即亂此古聖人所以多方立法以平其心先懼其未也詩以訊道之樂以宣暢之無非求其長治而無亂陰符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蓋言人心也一言遏殺機竊生機反覆交泰云

平旦之氣一刻聖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聖人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日一月聖人也是故萬世聖人自一刻始

陰陽相採而萬物生其序如四時之行其類如五色之別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昭烈之于孔子類異序葛孔明類同序同同生而遇者也周武之于呂望類同序異故生不同而遇之遲魯昭之于孔子類異序同故生雖同而不遇其類其序皆天也定於生之初也故曰天作之合

太上復性其次固氣其次建事其次脩名其次聚財
清濁不同心一也惟復性者至誠無息神妙無方
太初渾然一氣而已氣積久而理顯于是天地定位
人物肖形譬則木拱而紋生也夫有氣斯有理合理
與氣而後有象有象斯有數其細分而類應之象者
氣之象也數者理之數也天地人物而象成定位肖
形而數出

一代之興匹必有一大屠戮其間虐政淫刑夷狄寇
盜災荒各半民不堪命甚矣噫前之祖宗既憚之後
之子孫又不能免也思之可為寒心果何術以救之
有志者不可不深長思也故內典曰小劫有三一饑
一疫一戰戰可免三疾疫
劫殺淨心可免一切心造劫與免何莫非心
天地一次開闢其始開闢終渾沌中之巨細悉感定
于開闢始矣人之自生至死亦然是以數學非前知
乃知已定之數或曰天地其勞乎抑孰為之主也曰
理也試觀之木幹之紋理是枝旋轉
曾點極中為心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或曰太
極易繫始言之後儒若指為一物可乎曰非也強名
耳指理之至極言之也或曰數已定人何必為乎曰
人之為之定數使之為人之不為定數使之不為
人能為也曰細畧能知乎曰試觀之曆
自毫釐秒忽始若差此則餘咸差矣可昧乎是故一
刻即一時一時即一日一日即一月一月即一年一
年即千萬年以至無終之年故曰一貫
伏羲理聖黃帝制聖堯君聖舜子聖禹稷功聖契教
聖皐陶刑聖太王父聖太姜母聖泰伯夷兄聖王
季收齊弟聖文王臣聖太姒妻聖湯武武聖周公文
聖孔子學聖聖極也心一而已天命之以乘時立極
若春夏秋冬之運行

鄉應今何有也滔滔鄙夫乎不必先言聖賢之學當
先去市井之心噫物欲之迷如埋于萬丈紅塵之中
須鼓剛風以扇之則青天白日胸襟昌可忘也
夫仕與隱若陰陽晝夜然故堯舜不尊巢由不卑拉
行而不相悖其道自當有此二者不可強而為一而
亦未嘗不一故曰有真隱而後有真仕真仕與真隱
一也

巍然之身在天覆地載往古來今中渾渾沌沌
大夢信夫是以毀譽褒刺者夢中說夢也榮辱得失
者夢中做夢也何人是惺人何處是惺處何時是惺
時而與之明白析衷哉一切付之不較可也

應迹篇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干身無所闌涉舜禹有之亦暫
主一時凡其有為皆應迹耳果不可與亦不必與何
須以巍巍贊之當言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加巍
巍者疑因下章有此而誤耳
神禹疏鑿后稷播種是開闢以來之真功業故詩歌
后稷曰纘禹之緒合之只為一事而萬世永賴焉今
誰念哉亦可以見其配天之德醇醨如也
伊尹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義利之辨嚴而志氣清明
自能洞照困窮之態而切憫惻之心以急救拯之力
故曰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是以
孟子先義而斥利
箕子眞聖人立萬世處亡國之法後被武庚壞盡此
亡國子孫之無噍類也噫與亡常理必須處之得宜
若專務殲人祇自殲耳
周公遷殷民于洛邑而化道之所以平其憤怨之心
而開泰和之世是能通幽明之故而推不息之仁周
祚之靈長也有以夫
泰秀之歌黍離之詩殷周一律也湯武應天順人之
舉亦必至此篡爭謀奪者枉費心哉
后羿距太康千河憲如逐魯昭于晉而未嘗篡位稱
制焉何也蓋尊君卑臣之禮未甚如秦而君臣同體
也故曰以死注者安以金注者危

荷賁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楚狂接輿晨門微生畝凡
七人是謂隱聖完其真性泯然與化俱往非有先天
之見者烏能哉

周衰而列國強越禮凌分暴虐甚矣惟秦後興乃命
之以削六國六國削而秦強宗室大姓暴虐尤甚于
六國故命商鞅以治秦鞅見而鞅入除舊布新之象
也暴虐者誅夷殆盡再用之則及無辜而傷好生之
和于是車裂以殉夫生鞅者天也所以止亂也殺鞅
者天也所以開治也天心至仁至明至公何嘗無意
于民哉但違天者之自取耳

發義帝弒此狙詐之謀也羽戕而義帝生存沛公獨
能北面事乎蓋劉項之始事也以人心憐楚無罪而
戚于秦故從而立之收人心也後世言張良不及董
公然良知劉項之心乃不言耳論心不泥其迹此所
以為人傑也若董公者竊竊之自以為奇計其秦之
邊妤歟綱目書討項羽是以成敗論人而為沛公所
欺豈得為推見至隱如春秋之公乎

范蠡張良功成身退立萬世謀臣之法烏盡弓藏勢
也不特勾踐沛公萬世人心如此而已況謀臣之可
疑者乎但天生才而必使之用世有是謀而不忍秘
效用之以成其功功成身退可也若靡于好爵安能
保身哉

陶靖節撫無絃琴先天之見萬古一息之意殆廬山
聞鐘之後乎梁昭明曰誦其詩令人起塵外之思誠
知言也詩必見性可以興有本者固如是夫
太宗眞英雄也起事時高祖已云化家為國也由汝

喪身亡家也由汝天下既定宜即尊爲太上皇足矣
又尊之天子又讓位于建成建成庸才也以魏徵之
賢不勸之返位而勸之立功陋矣觀太宗之才而所
收之臣豈人下者乎嗚呼好名之累而客氣掩之無
開心見誠之舉乃釀成蹀血禁門之慘也

肅宗即位于靈武乃處變之權新天下耳目以作式
微之氣眞肖子也後世責以不受父命而比之于篡
是法春秋而刻者

三代以上無黃巢之亂蓋以鄉舉里選之法行而野
無遺賢此萬國所以咸寧也是故伊尹遷而湯舉之
築壞更法也姜尚遷而文舉之受壞殷法也傳說遯
而武丁舉之殷中衰也是故得賢則治失賢則亂

令人但稱韓文而不知其所以爲文觀其友賈島于
馬前推敲閭谷劉乂之取金繒贈于故人鹽米之乞
是高士也文其緒餘耳後惟蘇東坡其庶幾乎若非
超世之見出塵之恩養浩然之氣者烏能得其文之
高徒爲塵碍之談耳安可謂之文

韓退之論行道得位未見其行道董仲舒賦不過遯
亦恐道未必行是以行不行擊乎天知天者有取于
邵堯夫若謙然噗行道不遇殆立虛名慕富貴耳

韓退之學不如柳深柳子厚氣不如韓文柳文優于詩韓不能賦柳詞賦之才也若論其世
柳非黨伾文伾柳爲董韓之求薦可恥尤甚于
柳世以成敗論人是以知柳者鮮也

宋朝多賢由數君待士之厚天乃降生之感召之理
也譬諸待賓之厚而賓樂遊之詩曰愚王多士生此
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始以
文王待士有以感召之終亦蒙其福也故夏商惟周
人才之盛漢唐惟宋人才之盛秦政坑儒悖矣不二
世而亡大意哉

李文靖廳事僅容旋馬善居室也嘗曰世界尚有缺
陷豈得圓滿如意善居世也推此心則知足常安吳
有爭奪之禍雖然大塊浮泡耳

張世傑露香祝天天不佑宋何也蓋天意以安民爲
重以君爲輕況眞主已生于元天意何嘗有華夷之
分安民則是矣若世傑生存必復立一主以爭天下
塗毒人命甚矣蓋世傑所知者宋之天下天意以天
下爲天下之天下此正所以爲天非不佑宋佑下民
也惟太王得之故曰不以養人者害人是以去邠而
周祚與亦天意也

風水之說甚矣殃世也凡有善地不奪不厭不顧佰
室舊塚必得乃已噫今之奪即後之奪也人稟天以
生而微福于地又微福於枯骨誤亦甚矣以是地與
以是地亡風水安在哉開闢以來生人多矣求塚之
存能幾不過成蹊耳故曰葬欲速朽今爲風水之說
者以大利欣人之心特誘人使安其親以免於水火
之暴其用心仁矣不知其弊又殃世也

聖人豈有喪懼天災也尊有爵敬天賚也矜不成人
憫天刑也是謂萬物一體天之心也吾人不能無笑
幸褻慢之心違天遠哉

天下之人有四患難乎其爲生也是故免于酷吏者
一免于庸醫者一免于飢寒者一免于力役者一四
患不除生人其日憫乎有仁心者當推行周官之意
而不使無辜之喪其生

聖誠篇

聖誠而已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孔子聖人也決知周末世亂不遇于君其周流列國
者蓋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與之明道即行道非曰
得君方爲行道惟儀封人知之曰天將以夫子爲木
鐸蓋木鐸巡路以警衆者無得位設教之義訓何警
世而亡大意哉

也豐南愚亦云

孔子好學之篤日見其不足即文王之學道未見記
曰學然後知不足令人不好學而自足望聖人太過
以孔子生知而不好學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以求之者非譎詞也眞不知爲生知生知則
不好學今有好學者亦覺愈不如人是以好學畧覺
勝人則不好學論語註凡曰譎詞皆非也不特誤孔
子爲欺人亦以誤後學之不好學

孔子曰我學不厭教不倦蓋惟教學半不倦即不厭
教即學也好學之篤故商羊萍實證聞而心通又曰
有顏回者好學未聞好學者也惟顏子之好學與孔
子同故於其卒也哭之慟非悼道無傳以其無好學
者與言學而吾學荒矣此孔子好學之心也若曰傳
道孔子亦未嘗親受學于前聖則後世又豈無心相
契而傳者乎

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即學而時習之不亦說
乎一事也註分未得已得非也蓋發憤忘食中就有
樂以忘憂更記發憤上有學之不厭教人不倦二句
足証其爲一事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即交與孔
子求切磋之益中行即聖人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
之矣狂猶其君子乎庶可以啓子者故思之正見孔
子好學之篤

或曰子言孔子周流天下皆學也其曰苟用我者朞
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佛肹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召
子欲往以行與言觀之行道也何言學也曰明德親
民皆學也其用我召我者皆民也吾德之明而親民
之德正所以爲學也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立教之原孟
子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是知立君之原孟子曰故

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是知立臣之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予欲無言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故至誠無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聖學密秘真訣世儒不悟舍之而它求謬甚矣烏得爲知類乎

約從絲從勺勺少也絲束縛也束縛至少曰約蓋虛浮盡刻而明覺常昭愼密也何有於失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即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孔子聞衛臨子路遂命覆醢蓋心無時而不存是以機之活潑也

顏子以孔子畏于匡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于顏子卒而哭之慟曰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是謂眞契立師生之極也

知覺則于物覺則木致知在格物覺則釘木中故言在不言先即中庸之明善洪範之思

有中庸則西銘不必作張子高處在正蒙西銘見稱于程子遂爲世所重噫知言者鮮也韓子原道乃原政此之西銘又天淵矣豈特宗祖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此謂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所憾哉培傾覆亦何心乎

或曰孔孟之道至矣而終身不遇天其忌之乎曰不然孔孟與天爲一天其厚之也今有友人焉偶值風雨晦冥必援而止之曰是不可行也設於路人則任其行矣孔孟之時其風雨晦冥者乎孔子援而止之者乎立言以開來世天之命之也或又曰文人薄命詩能窮人是若天之忌之也曰不然凡得清明之氣之多者是亦孔孟之徒天必厚之非忌之也

子畢蓼溪筆談前知語問于董兩湖答曰凡物有斷截處可分前後無斷截處孰爲前後如一玉環初無端倪中間不妨自分尺寸分來分去只一玉環豈得不是同時皆由人心起處即是斷截處遂有前後之分不知理無前後也日月寒暑無古今而有古今此可以意求之吾人乃爲目前景象所亂不能悟其本體此生死心也只是人不精明精明之極自能前知然無知而無不知亦無前知之可言理無前後故也

惟內典畫一圓圈○萬古萬變皆在其中妙矣至矣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蘗子曰圓圈○即先天圖今爲太極未分動靜之圖無極也相傳周濂溪受于東林之禪師蓋一元之理橫看四表合萬物爲一體人亦有知者竪看前後合萬古爲一息人皆不知也要知形體隔礙則萬物分畫夜隔礙則萬古別皆爲前塵所迷也一元之理渾淪圓足無增無減不生不滅何有古今物我之異必須靜極方能精明之極但人生少靜多動以故多昏況前生歷劫夾帶漸染之純駁之不同則今生之昏明亦不同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內典有根器之說旨哉一元之理未嘗有異而歷劫漸染難言盡同是以前知者之鮮也

文道篇

文道之華也道文之根也卉木有根爲無華或曰文只文道只道曰所可見皆文所以可見皆道道學豈文學曰雕蟲技爾奪志也已文學豈道學曰曳白流爾飾僞也已曰無以營爲也人心圓巧審變爭名若繪粧萬模質本完素爲曰某也道某也文夫文有文運有文脈運若膚髮著體壯衰隨差脈若榮衛絡心弦澀罔絕脈所以貫運也秦灰難燼奎聚難彰人能精文則文精而心精精微道在茲

或曰文士因文見道曰豈惟文士載盡孔述非文哉無文則道曷見也

或問著述曰士不遇言志也俟來哲警俗汙傷哉志也曰遇亦著述何也曰時易失也汲汲措之事功猶懼弗及奚暇繡言哉夫人心血方寸安能二精遇則文在事功不遇則文在著述或曰事功何以爲文也曰事功者文之實也以事功非文淺乎知文者也神禹疏鑿后稷播種事功同天曷在著述也

或問易曰天文人文曰誠者心之精也在天成象在人成章

或問著述有傳不傳何也曰在人精神之專則傳不專則不傳曰無著述事功而名亦傳何也曰全厥精神寓景率眞洋洋如見河嶽星辰斯心感通哉是故著述事功不歷劫可出

精神全者全性命也與天爲一歷劫不朽或患近代著述之多曰無多患患在無精以前代華命後觀之存者無幾也安得孔子者出以任刪述之責哉

或問文中子續經曰大哉志也在子雲之上漢儒吾仰文中子雲隋儒吾仰文中宋儒吾仰濂溪橫渠康節文中蒙譏後世無好學者無好學故無刪述莫若多存以俟擇

或問石經曰經不在人而在石蓋邑鄙野微矣乎深長息也抑亦壁經意歟曰伏生口授皆知幾者也曹魏正始四年刻三體石經豐南禹示書及魯詩與今不同口授大學亦不同奇古可愛也

或曰變文體韓歐爲有功曰愈變愈陋莫若爲變變士體心體復則士體端而文體正矣

或問儒曰天地之英也或問玩儒曰天地之機也周末虛浮極矣息之以復其元凡值革命之初皆然或疑天能忌文空同李子曰文異者終罔吉世神秘也庵子曰否夫人長傑虫與鱗毛羽介等亦一虫也人惟黠慧表建名儀妄分級次紀記而文從生焉亦虫技也即鱗毛羽介之色態音聲天何忌之而罔吉乎若伏羲畫卦可言世神秘然亦則河圖焉天啓之也後世之文皆集書中之字成之耳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元許平仲曰今能詩者不過一禮部韻集成之夫文亦然何神秘之泄也但陰陽二氣綜錯運旋爲五原數也四隅勻各十四十矣上下各五則十矣中五者亦分四隅各一而中一也夫中之一以統四隅之數云爾夫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此言畫夜暑寒先生禍福早發先妻遲榮後凋是則命於天也李子官不顯托天以自矜云

采薇詩曰莫知我哀王者代言也天下之情通矣欲不治得乎北門詩曰莫知我艱賢者自言也天下之情隔矣欲不亂得乎詩以道性情關治亂豈然也

程明道取楊子雲太玄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乎不在中養初一測曰蔽心千淵神不外也其學至此庵子曰漢儒好學之篤莫過子雲悔賦雕蟲小技學日進也予少好攻文既欲務實仰俯古今三界空虛惟一中耳乃作中說深取子雲之中自子思作中庸後無聞焉惜堯執中之旨誰悟也子雲博學必知抱神守中之妙以故得大壽云

先天圖圓圈○乃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即太極也伏羲一畫之乳此圈之橫直耳外四圈其四象乎則圖書以畫卦天啓之也堯舜禹湯之中伊尹之一孔子之一貫一也老子曰守中抱一廣成子曰守一處和子思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魏伯陽曰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又曰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一爲要楊子雲以中卦應中字皆知此至哉中乎義堯得統于天乎豈東林之能授瀍溪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此言體固有體用亦有體體用互根根者本也本者中也中者一也一數居中以統四隅之數云爾庵子曰文中子之學子仰素矣若五原數也四隅勻各十四十矣上下各五則十矣中之一也夫中之一以統四隅之數云爾庵子曰文中子之學子仰素矣若之五十四是體統乎體也若用四十有九四隅原各十上下各五而取九以餘一一併中五爲六六直畫三爲重乳六分畫三爲坤六陰數也五一陽數也陰陽互根也一以統四十八雖四十九而猶五十五是用中有體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原云周子太極圖本河圖中五之中圈○衍大之耳中五即五行中即土魏伯陽撰參同契非準易也準河圖也即所以準易也曰淳游守規中曰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是故一中焉盡矣

參同契曰易統天心曰中稽人心陰符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玄牝即心牝虛也猶谷玄妙也猶神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心包絡通心固中虛包絡又如卵殼圓虛中乃懸心心包絡接肺管生肺主氣又名氣穴下即肝肝藏血亦精精藏于腎腎肝心肺脾下而上總近一處心中虛藏神精地也氣天也神人也中也參天地也包絡包心而分于四臟達于耳目口鼻以出入天地之氣故曰門名之根此

凝神入氣穴而守中爲要云子驗諸牲考之素問辨于唐一庵公方能無疑也脾肝下帖胃如窠扇之文中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又曰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又曰識爲神其人乎夫以人指神何與予見同古今一心也庵子曰文中子之學子仰素矣若識神恐猶粗爾必窈窈冥冥始爲至精之神元神也雅訟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純亦不已云河圖洛書中五之中虛天心太虛也生生不息悠久無疆長生之道本此天啓之也非人可私也

竹下寤言卷二

男子篇

廉子曰天生萬物而得為人難矣而得為男子尤難也得為男子難矣而支體完具耳聰目明尤難也支體完具耳聰目明難矣而識見通達能文窮經尤難也識見通達能文窮經非難也濟世為任尤難也以濟世為任固難矣而知窒欲當先全神為要尤難也知窒欲當先全神為要而即窒之全之定靜以恒其功則支體完具耳聰目明非血肉之軀也識見通達能文窮經既以濟世為任而亦非妄也是可以盡男子之學也以濟世為任而亦非妄也是可以盡男子之事而庶幾乎人矣夫為人為男子天之厚也使之支體完具耳聰目明識見通達能文窮經既以濟世為任又知窒欲當先全神為要天之至厚也惡可不思其至厚之天顧乃縱欲以散亂其神而自棄乎天而為禽獸之歸其將不得為人乎

忌名篇

廉子曰日中昃也月盈虧也青天而烟雲薄之晴而風雨來名高而讒言興勢也而理異焉夫烟雲也風雨也往而復焉非真有所忌也而中焉虧有時而盈焉烟雲有時而止焉惟讒言之忌名高也私也無時而散焉風雨有時而竭焉是故造端也微指類也博人之聽之也易以入是以聖人聖之詳訥言之命存宋苓之篇嚴有昊之戒懼後世之信讒也然有王通機行程願為學而孔子之主侍人瘠環甚矣哉其讒言也予為此感蓋知名高者忌必深忌深為讒必力讒力而人必疑人疑而名必損故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也雖然苟此心不疚猶夫日也月也天也晴也則讒言之興亦猶夫昃虧烟雲風雨之消矣其何傷於日月天晴乎故曰太上無名無名則人不以名高為賢而讒止舉世皆聾聵也陶五柳云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斯言有見者雖然能知太虛無我一切皆空則毀譽何干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無互根任已焉

慎爵篇

廉子曰爵本無也聖人定其名以尊人所以制之也夫人之才不同也故爵亦因夫才之不同而定之以制夫人之心使急作而勤強約而正用之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此聖人立極之教也非故榮之也勞之也人忘其勞者以榮也嗚呼以爵而榮之必以失爵為辱矣於是始有糜爵而不休者受爵而不讓者夫惟不休也而後有夷流之禍夫惟不讓也而後有怨懟之憤夫惟不休不讓也而後有語柹之謀深矣凡悖出者即悖入害人者人恒害之是皆輪迴之理也或曰戴文兜而異世化牛豈其然乎曰兜生盡夜耳今人猶生而昧兜是有盡而無夜也夫兜者身也不兜者性也統然大觀之萬世一日也曰毛成戴文字何也曰誠中而形外也既能化之牛矣毛之成字理之必至者也曰然則無字者皆禽獸即化禽獸者乎惡人不止一戴文化牛者乃止一戴文何也曰禽獸即化禽獸亦有之若戴文者亦天之垂戒而偶及耳曰審如是有主之者乎人之憂也蓋亦反其本而已矣本者何也無爵夫無爵中古有爵末世濳於爵夫無爵者或治或亂濳於爵者亂極矣今世固不能如上古之無爵也蓋亦知爵之本無也況吾之身亦天地之氣偶成耳何至於爵而濳之且爵人不可與若身比而同也非與生俱生者也不過假身外之名之耳冠裳者不過取綿幣而絲綸之作章服而品之曰是為上爵是為中爵是為下爵授之人以制其心而用之也於戲焉有大丈夫而可以如是之紆裳解而裸裎焉動其心哉陋亦甚矣試觀之浴者冠裳解而裸裎為第幾開闢也曰亦豈無第一開闢乎曰混沌之身猶夫人也爵豈我所有哉故曰無爵其本也使人皆知爵之本無而聖人者不過假爵以制人之心吾亦假爵以行己之道則天下治矣若夫因才而受之爵此又御世之柄所宜慎焉者使或不慎於匪人而受之則人皆起僥倖之心而爭奪焉安望治乎故曰其次慎爵

惡戒篇

海鹽志曰唐貞元中有戴文者富而貪須利剝刻及兜會鄰牛生腸下白毛成戴文字人呼戴文牛即應聲至咸以為戴文也其子聒之請貶去戴文字乃訟於官以為妄追牛至戴文字復生云

廉子曰甚哉輪迴之理不可誣也一念不仁而惡幾深矣凡悖出者即悖入害人者人恒害之是皆輪迴之理也或曰戴文兜而異世化牛豈其然乎曰兜生盡夜耳今人猶生而昧兜是有盡而無夜也夫兜者身也不兜者性也統然大觀之萬世一日也曰毛成戴文字何也曰誠中而形外也既能化之牛矣毛之成字理之必至者也曰然則無字者皆禽獸即化禽獸者乎惡人不止一戴文化牛者乃止一戴文何也曰禽獸即化禽獸亦有之若戴文者亦天之垂戒而偶及耳曰審如是有主之者乎人之憂也蓋亦反其本而已矣本者何也無爵夫無爵中古有爵末世濳於爵夫無爵者或治或亂濳於爵者亂極矣今世固不能如上古之無爵也蓋亦知爵之本無也況吾之身亦天地之氣偶成耳何至於爵而濳之且爵人不可與若身比而同也非與生俱生者也不過假身外之名之耳冠裳者不過取綿幣而絲綸之作章服而品之曰是為上爵是為中爵是為下爵授之人以制其心而用之也於戲焉有大丈夫而可以如是之紆裳解而裸裎焉動其心哉陋亦甚矣試觀之浴者冠裳解而裸裎為第幾開闢也曰亦豈無第一開闢乎曰混沌之

終開闢之始也開闢之始混沌之終也曰無始乎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開闢混沌皆此理也曰誠然矣但輪迴釋氏說也儒者不道也子何言之曰是皆執有我之私也求之於理而是矣吾何計其釋

貪戒篇

廉子曰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惟金之自貪乎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窮盜起天下瓦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況金乃用世之物流行天地間不使之積積之必生奇禍以散之是以倉庫盈滿則爲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多則起奸臣豪室燕并之欲亦有恃其富盛自入於法以取戮亡者蓋一以貪爲心則精神思慮蠱惑於利欲之中日以消鑠其清明之氣而如醉如夢雖有子孫亦必癡愚理也然至歸盡則空手去矣積金何益哉不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富則天下長治而子孫亦在其中矣

廉戒篇

廉子曰廉者仕之本非有所加也周禮小宰以六計弊吏治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蓋無此六者則廉始全非若今之廉者肆然恃以爲難得不復知有親民之學惟務作威置人于法而不少惜且曰吾廉官有何上官敢駁其誤蒼生甚矣反不如貪者惟利自嗜恐有不平以致仲訴之累乃不敢輕用其法多以兩平處之是廉者剝貪者怨故怨者興刻者亡今人見廉貪反異其報則相率怠于廉蓋不知天道以奸生爲德殺人者天必禍之今以小廉而行大惡吾未見其能廉也若夫廉而怨矣羣下之貪則不復能察制之是又匹夫之廉與貪者等耳

久師篇

廉子曰近世師弟子以終歲爲限歲將終弟子求它師爲來歲從游計恐其覺也紿之曰如舊云師亦預有待也陽可之講習揖遜如平時而心皆有所向惟欲去舊即新及其散也兩相遇則避之惟恐影響不幽一歲又易終也亦如之嗚呼相欺其有已哉士生斯世而欲成才難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情哉爲今之計在擇師而久師之學成後已可也如或弟子有賴異之資師必告其父兄曰吾學止是耳不足以爲其師請辭又諭之曰須擇賢師爲弟子者感其知己且念其前日之教終身尊之而不敢忘是謂兩全之道不然歲復一歲相視之如傳舍則亦何功之有後世人才不多哉此故也命官而屢久任之法何以異此三代之治曷興哉

交游篇

廉子曰人有恒言曰交游交游云夫交游友也志誌孚契之謂游古之友也未嘗無游也而皆交也未嘗無交也而皆游也交也久也弗心猶弗久也弗久也躁僞也僞也烏可均謂之友而無辨乎噫爲交爲游惟其自取耳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首章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將亡也桑桑之詩作第九章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蓋以友無君父兄之尊夫婦之愛乃可肆然徑行而無憚者是故相親則仁且厚而有保合太和之象相棄則忍且薄而有分崩離析之象故觀世運者當觀之民情觀民情當觀之友道

離合勢也離也者合基焉一也是故陽必有陰陰必有陽晝必有夜夜必有晝離必有合合必有離離合也者夫人可得而免哉或久或暫異焉耳是故離也不可合合猶離也合也不忍離者外雖合也內則離也不忍離離猶合也不可合者外雖離也內則合也公與人臥者夢弗見與臥者見弗與臥者離合何異此哉或外或內較焉耳是故久暫之辨存乎人天莫禦也人可勉也故

之卽有全活以待化子者鮮矣雖因以得令終然又不免于放亘古若是夫乃命夫尚有功盖人世而無憾也今能念其作繭之功繅畢而蛹是亦厚之道也

蛇三千年成蜃又八百季成龍蛇時傷一物罰三千年蜃時傷一物罰八百季再傷一物則成蟒初蛇脩龍也潛九地之下服氣以煉純陽時至則風霆鼓舞奮入九天之上憑雲浮霖裕如也是故功成于靜久有志於龍毋急于近功

一僕畜之幾二十年忽一夕家中馴犬追韜之居無何逃去咸嘆犬先知比于路且盜故韜書傳曰犬高四尺曰獒能解人意出西旅是犬蕞然小也其殆性靈而不繫於類歟畜僕不若畜犬難知哉

或曰鵂鳴凶鵲鳴吉何也余曰盈天地間皆氣也多吉陰多凶鵲屬陰鵲屬陽鳴凶鳴吉若或使之幾動也夫

虱有三種蚤虱黠而躍白虱循縫行均能噉人飲血蚤虱尤甚又善避人手衣或生虱毋脫衣挺之見白虱不見蚤虱白虱殄遁盡始衣之蚤虱復噉夫蚤虱譬狼也白虱譬狐也安得張繩與之語

余閱治兵兵器蝕土而朽鈍嘆曰一或有擊身且不免況功乎或曰昔利矣以不試故非器罪也余曰造器者罪也監臨者侵造者侵材安得精良士安能蝕豐城獄中劒可徵也以故蝕土必不精良精良必利而試以不利之器而求功彼哉棄師也已

楊本枯檄枝葉尚茂有鵲來巢巢成鴟鴞逐鵲去奪其巢以居一夕大風折楊巢覆卵碎鴟鴞擊之隕噫海鹽地切大海塘不固地絳淪為海吾人慎毋相奪哉

稼黃穫農勤桔槔余時郊行見而悵問曰水以溉穀穀且實安取諸水農曰實際矣得水則受氣始足而實穎實粒余聞而慨曰學然後知不足足則蓋有愧農言哉噫孔子學不厭以此是故君子終始典于學也

甲辰旱田肥而水足農勤而早種者禾盛而水缺農惰而遲種者禾瘦而水缺農惰而遲種者禾瘦以甲辰為戒及收也又是乃追悔之庸力勤古農法也惰而有收僥倖一時爾豈可常乎是以君子貴積學以俟時不因時而改操

虛受篇

問聖希天仙亦希天吝乎廡子曰奚特聖使不希天何以為仙胸中不掛一絲而與青天湛湛者相流通非至樂乎咸象曰虛受人能中虛而受乎天浩然之氣于我乎全曷論聖曷論仙

問仙學廡子曰出世法也盡人道而超之則仙矣豈外人道乎設未盡人焉能入仙蓋英雄而不仙者有矣未有仙非英雄為之也故曰英雄回首便成仙問英雄何能仙曰根器大也豈瓌瓌鄙夫能乎

問神仙割愛佛氏斷欲蓋命因欲有欲由愛生輪迴生死之根也吾儒能無愛欲乎廡子曰子絕四無意必固我無則愛欲無無念為常洗心法也惟心洗則神活潑

問洪武初有周顛仙張三丰天眼尊者亦脚鐵冠二道人何神仙之多也廡子曰奚特洪武初前古皆然天意哉一氣之感爾有主世之眞人必有出世之眞人蓋主世之眞人為帝王尊之極矣恐其驕也又生出世之眞人不為所臣水火刀杖不能傷所以警之而壓服之天之至教也黃帝廣成及宋陳摶非邪韓昌黎柳柳州友也宋濂溪方遜志師生也昌黎貶

佛柳州褒佛潛溪尊佛遜志斥佛四公不苟同也各求諸心之是而已非若今人隨衆言而和之外心以自欺爾殆以能言拒楊墨為聖人徒故附之也豈有

求養生之學玩河圖之中圈○卽㝡籌中虛之象惟在守中伏羲則之以畫卦孔子繫曰易有太極○指此也洛書中五圈&之中圈○猶河圖戊己之中圈○戊己極聖人五皇極極卽太極中也因推大道乃名曰皇極則之一也皆天也故曰群聖人之道得諸天

鳳麟靈物也王者之瑞出非時也葉且戒焉故接輿譏孔子曰鳳兮德衰孔子泣麟曰胡爲乎來今抱神靈之德興王之才欲非時以出雖猶鳳麟何容乎鳳麟也孔子之泣接輿之譏自知明矣席不暇暖何也殆立救世之教歟

問至人前知何也廉子曰抱神以靜則陽純而光發洞照幾微無不知也曰知亂何也曰以我純陽知世純陰陰凝則否塞亂曷已乎蓋貨財賄賂陰穢也欺詐謀奪陰趣也循至夷狄寇盜陰類也皆心造之也是以賢洗心退藏而靜養純陽

甲寅六月二日白雲西飛飄風東來青天洪然不移廉子曰雲之倏起倏收從何處乘載者何物風則者肌覺爽過樹有聲雲可見風不可見雖曰一氣莫測也神乎妙無方乎息之可以自悟矣豈可拘于閫見之狹而欲盡天下之大乎神聖仙佛不可言無也

廉子玩坎三離三之象而知虛受之義也蓋以月爲坎以日爲離以女爲坎以男爲離以腎爲坎以心爲離以天地爲坎以吾身爲離離中虛也陰也陽也以離中之虛受坎中之滿成乾純陽也惟貴致虛極則無欲而神凝悟之可以超出宇宙

鄭淡子曰學無止法上進曷窮使堯舜生存敏求未艾也廉子曰肯哉言乎聖不自聖自聖則驕而畫非所以爲聖聖心不若是慊也孔子七十而從心不踰若進之耄耋期頤又何如也惟可與篤志好學而心細者言必將爲欲深塵冗而心粗者笑

良賢篇

廉子曰人皆慕榮華爭名利靜養性靈者無一人孟子曰人人有賢十已者弗思耳曰良賢曰天爵曰養浩然之氣大有功于孔門聖之任也何止亞聖云乎立命知天存心養性勿助勿忘聖學之要也泰山巖巖氣魄之大故見高而言昌昏迷者可怪

人恒言富貴不言貴富先貴何也廉子曰財利者民之心義之和也由今觀之貴亦求富而已況富可庸寧考終若欲全貴必致身舍生無忝良貴始可貴耳昌庸寧考終乎不然有貧于君有媿于天鄙夫也何賤如之洪範五福不言貴次此

東南倭賊西北達賊中原初賊賊多何也廉子曰古者賢才是求貴罔及惡德故無賊今也貨財是貪惡德雖貴亦賤故賊多類應也夫賢貴貨財貧賤賊皆從貝戔也何遠乎請貴良賢而賢吾賢其要在去貪

人皆趨炎附勢見貴者如蠅集膻豈尊有爵之義乎廉子曰人品不同由根器不同銖輕鎰重也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傲也原與性靈無涉也故曰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倾之不定故也人從慾火中生滿腔熱心何時冰冷

勢噫炎勢有時冰消熱心何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薛西原曰三子之言不同宏若易見後儒未嘗悟其不同學不講之弊也夫心性之說學之本原此而差其差能無多乎以此考之三子之言未安也廉子曰肯哉言乎聖不自聖自聖則驕而畫非之道可知矣廉子曰薛子隱而不發以三子之言未安也子嘗廣原性曰夫心圓中竅外方寸中虛與肝脾肺腎同有形者也觀古篆必字儼循人心象形也字中尖太極也旁兩葉人字兩儀也重兩人仁字四象也果核之仁曰仁生生不息原蘊太極則生之謂性是也情字從青諧聲也月卽丹字情字頭原性字丹火色也情性火也火性動炎卽情也故曰情者性之動也謂心統性情非也是以心位乎身之中性稟于心之中中者性之體也心中有性猶穀中有米米在穀而統言穀猶性在心而統言心心正者性正也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心有形而由性性無形而由于心一也追原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分心性與氣乎性卽氣之神明靈妙耳朱子乃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氣自然又靈靈卽性也烏可以言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指性也湛甘泉非之豈知性乎

岐伯本藏論言心有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倾之不同鄭淡子曰滁陽歲凶人相食剖腹見心有圓偏橫側毛竅青黃赤黑之不同廉子曰傳云人心不同如其面面不同可見心不同所以不同者氣稟不同也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不同性必不同故曰性相近也原于天命冲漠無朕何善惡也付于人有善有不善矣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性與氣二之則不是王梅溪因孔子上智下愚相近之不同故取韓子三品之說奚特三品雖十萬品未已也

薛西原稱宋儒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氣象且指敬靜爲功廉子曰看涉已發矣不如中庸言必愼其獨則統敬靜而功專也唐李習之曰愼其獨者守其中也尤發中庸本旨非若補贅之煩

壬戌五月三日偶閱春秋有悟焉非傳可拘也聖人之意有言內見者若弒滅殺伐以快一時之欲今何在乎所得能長中焉否也俯仰古今聖教躍然可發深省云設拘

拘于文字中求之淺矣謂左傳爲案春秋爲斷則斷必待案而後明豈聖人修此不全之書邪

夏之亡也湯代之商之亡也武代之皆由諸侯進天王之位勢甚易也弔民伐罪而已何有于塗毒也自秦之亡也劉項起匹夫歷百戰破數十城逾數十年始定民之塗毒甚矣是故爭天下而戕民命自劉項始且起匹夫無上不軌之心後則五胡亂華遂全據北至元統南甚哉民之不聊生也

張蠙子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始悟聖人好善之速麈子曰聖人天聰明之盡者故無不聞無不見踐形也設不聰明者有耳如不聞有目如不見爲踐形乎蠙子曰今世得爲人由前世之脩也今世能盡一分則來世有一分失人道入異類矣輪迴信有之麈子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物爲輪迴乎蠙子曰開闢後轉轉積習報復往來不能不輪迴也然則何術出輪迴乎麈子曰試原渾沌之初先天一氣虛無也故賢無我無我則無生死無輪迴天下全盛猶春其出也欣欣向榮天下中成猶日其出也秩秩明分天下將亂猶秋其出也禁禁慄慄天下將亡猶冬其出也昏昏靡依噫全盛守成亂與亡也孰造之蓋原于蔽賢也故曰天地閉賢人隱天地之英靈也閉則亂亡賢人先知之故先隱之在位者況可蔽而不求乎

麈子曰聖人法天每言時子靜觀隆冬雖沃壤喬林無不凋殞及春氣之動也雖石隙磚縫礎硪确之瘠不萌芽由是嘆時之去也不能與也時之來也不能遏也故曰奉天時又曰禮時爲大又曰時過然後學則勞苦而無成是以君子賚及時又賚俟時

麈子偶閱王梅溪禹論曰萬章問禹德衰孟子辨與賢與子皆天韓子以與賢利民大與子慮民深蘇子以與賢變與子常然皆未得聖人之心者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傳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爲大聖人麈子曰聖心無欲明見可愛則授之不然是害之也故嘗曰堯舜善愛其子禹湯適禍其孫梅溪見高非諸儒可及也

麈子曰天包地地與天無涉地乘屋屋與地無涉屋居身身與屋無涉身藏心心與身無涉性天命也天不變性亦不變試觀屋易主而原主猶存可以悟性矣足以界識吾主

麈子曰天地屋身心性無涉者遞耳欲人完性而不粘帶云均一氣也豈無涉邪釋典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指性也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性乎指心而性在中也

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淫故萬物生非黃帝不能言也人能法之時敏日新學不倦教不倦自然淫四海之人心泰交而亨通矣豈容隔塞孤可同乎

予作明道論曰我　明以大明名圖統道至我　大明終始孔子其先知乎予曰前元有大明宮若爲我　大明而大明終始之也漆室也孰造之蓋原于蔽賢也故曰天地閉賢人隱天地之英靈也閉則亂亡賢人先知之故先隱之在位者況可蔽而不求乎

麈子曰聖人法天每言時子靜觀隆冬雖沃壤喬林無不凋殞及春氣之動也雖石隙磚縫礎硪确之瘠不萌芽由是嘆時之去也不能與也時之來也不能遏也故曰奉天時又曰禮時爲大又曰時過然後學則勞苦而無成是以君子賚及時又賚俟時

麈子偶閱王梅溪禹論曰萬章問禹德衰孟子辨與賢與子皆天韓子以與賢利民大與子慮民深蘇子以與賢變與子常然皆未得聖人之心者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傳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爲大聖人麈子曰聖心無欲明見可愛則授之不然是害之也故嘗曰堯舜善愛其子禹湯適禍其孫梅溪見高非諸儒可及也

麈子曰天包地地與天無涉地乘屋屋與地無涉屋居身身與屋無涉身藏心心與身無涉性天命也天不變性亦不變試觀屋易主而原主猶存可以悟性矣足以界識吾主

麈子曰天地屋身心性無涉者遞耳欲人完性而不粘帶云均一氣也豈無涉邪釋典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指性也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性乎指心而性在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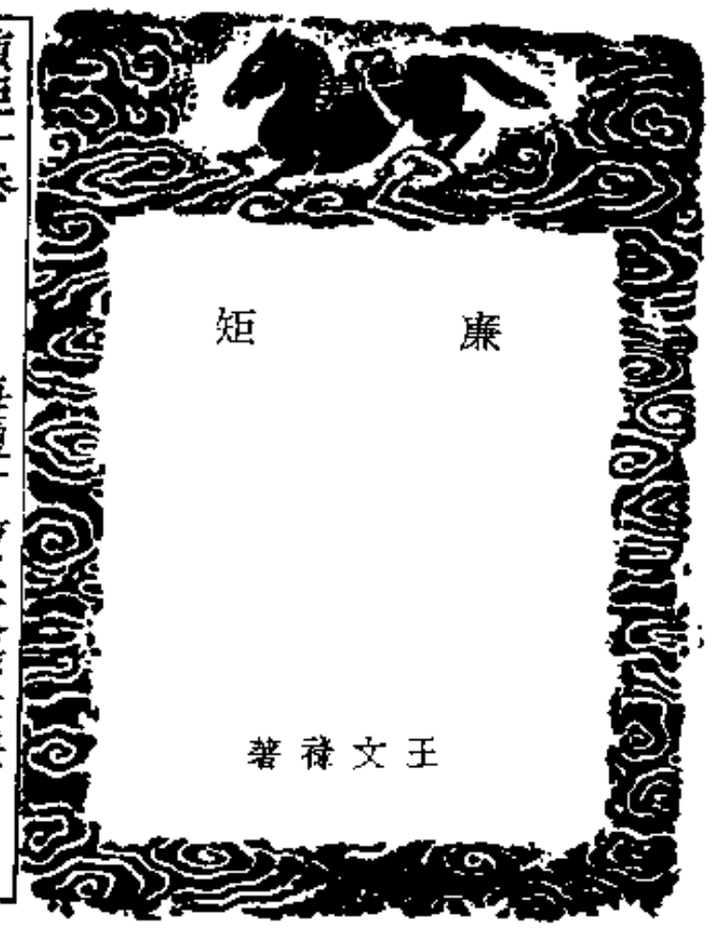
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淫故萬物生非黃帝不能言也人能法之時敏日新學不倦教不倦自然淫四海之人心泰交而亨通矣豈容隔塞孤可同乎

予作明道論曰我　明以大明名圖統道至我　明

印出心中之元神竅于目爲光如此圓圓猶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太極也二白圓光即二圈◦◦日月也白圓光中黑點即窈冥昏默道之精極也又悟眼具五藏白屬肺紅屬心紫大珠爲肝中小黑點能見物者爲腎即坎水中之金純陽也曾層包腎水之陽心腎原交不交則目不見而神離形稿矣人能保此坎中純陽則腎精不竭可以長生久視云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伏羲則之以畫卦也觀皆五居中央◦中圈○爲亂元洛書中圈○即太極故孔子曰易有太極河圖中圈○爲坤元合河圖洛書二中圈爲兩儀河圖四圈◦◦爲四象合洛書四圈◦◦爲八卦又合河圖洛書二五圈◦◦◦◦◦爲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河圖洛書邊傍之圈縱橫十五及四十五十細分之大衍之數盡矣春炓緯曰河以通乳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皆在伏羲一時也

老子曰專氣致柔如嬰兒又曰虛其心實其腹請于此語細細體帖參悟究竟與嬰兒在胎中氣象則純陽日長返老還童矣不敢盡言不忍不言　卷完



廉矩一卷　海鹽沂陽王文祿世廉

太初心廉章第一

粤維大道一元至清作渾關宰莫齡莫增廉之心也欲無斯靜乃見眞性天無欲陰陽平地無欲副衆明人無欲仁義精廉也者湛性之澄也浮天疑地誕育萬物咸受命厥廉是故宅廉惟聖達廉惟睿索廉惟恩思之思之廉幾研乎遺觀厥廉求上古觀上古求太初觀太初求無初神而靈微之貞檢朴無欲故無爭夫無欲者廉之清也無爭者廉之直也無初者廉之源也帝舜曰直哉維清孔子曰人之生也直

廉理大統章第二

夫廉也者約衆理而統同之也譬則五色之白五味之甘五聲之宮其實無體其名無窮誠廉之確仁廉之純義廉之毅禮廉之豫智廉之知勇廉之強遇君見忠遇親見孝遇長見弟遇幼見慈朋友見信夫婦見別由貌曰恭由言曰從由視曰明由聽曰聰由情曰和由性曰中由心曰恩由恩曰睿由睿曰聖踏之爲道得之爲德正之爲政罰之爲刑賚之爲賞煥之爲文奮之爲武易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廉樞廣運章第三

天非廉則氣亥地非廉則形窮人非廉則喪罔廉也者理之樞也不可睽也可睽非廉也是故誠非廉則僞仁非廉則懦義非廉則苛禮非廉則爭智非廉則鑿勇非廉則亂忠非廉則阿弟非廉則睨慈非廉則賊信非廉則執恭非廉則蔥言非廉則誣明非廉則蹇和非廉則流中非廉則倚恕非廉則窒道非廉則畔德非廉則悖政非廉則濫賞非廉則僭文非廉則慝武非廉則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之謂也

廉君宰世章第四

廉君者天地人物之宰也猶天之清猶地之寧猶人物之生本一氣之凝承無天無地無物無我無人廉極懋建而廉化彼興是故貴而卑以賤爲基高而安以危爲固滿而揚以虛爲受勞而憂以亂合天地人物我心天由以清地由以寧人物由以生是謂允用厥廉廉之成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廉君之謂也

君心廉感章第五

君心天心也天心人心也愛人以敬天也敬天以親人也賢人人英而天靈也用賢以安人而承天也是故待賢惟誠擇賢惟明則天心眷而人心蕩之原厥君心之廉誠精而神明與天心一也與人心一也湯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廉臣持世章第六

廉臣者殫心格君以體民也身任社稷焉已矣進賢爲急分陰是惜洞察幾微深恩抵極光訓對揚振肅紀綱知乾坤有毀觀時運靡常閏大道攸行罔眩耀榮專造平廉前補有漏後貽無量是故一臣倡之厥臣效之生則世賴之沒則世祀之伊尹曰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此廉臣之職也

廉士守身章第七

凡民俊英賢而未尊曰士士也者尚志而守身也是故身賤而志不賤身貧而志不貧身屈而志不屈身辱而志不辱身困而志不困志也者心神而身帥也克塞天地天地正氣由我而住始在息夜氣利罔干心心靜而專克篤維廉若處女貶衛風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夫寬也匹天地有容也永也匹天地無疆也此廉士之操也

廉民保家章第八

王法卽天理天理在民心民心肆則天理亾而王法違家不可保是以欲克保厥家先克謹王法居焉容膝已矣毋安也饌焉適口已矣毋貪也服焉蔽體已矣毋華也器焉利用已矣毋巧也交際焉成享已矣毋豐也業焉恒生已矣毋儉也是故陋以矯安非以矯貧質以矯華淡以矯豔瘠以矯腴拙以矯巧儉以矯豐是以心廣身輕憂寐攸寧氣宇光霽類聚和平易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廉民之分也

育廉端蒙章第九

古內則也有胎教愼厥身常聆絃訊以孚嬰孩天眞是故廉之根也誕弄之琄幼示毋誑式歌且舞以變天和長入大學強乃仕是故廉之成也其出也爲廉臣其處也爲廉士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有教無類

廉貪幾先章第十

稽昔代興若天地關關而清寧將亾若天地渾沌而爲急分陰是惜洞察幾微深恩抵極光訓

平廉風斯行是謂剝復之貞噫廉貪分則興亾決矣易繫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貪戾敗廉章第十一

利匪止金金惟利罔貪匪止利利惟貪的匪金弗利微身命促矧金用物也流行世間罔令久藏鬼神攸司誠可畏也是故貪根種心惟利惟金蠱惑怠慮消鑠精明如醉如夢雖生弗生癡愚世延驕奢禍程蓋棺空手逝矣何益之有倡茲貪戾孚莫若崇廉去貪貪則簡簡斯逸繁斯勞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考廉成信章第十二

夫心廉則言廉也清而不濟勁而不撓音中商氣凜然烋匪言難知言難也今士以言進也是故學儲督學以廉校科第以廉掄壹倣漢世嚴察孝廉廉序以無遁也或曰迂乎曰吉言寡躁言多疑言支叛言慚曰我知言我善養氣惟善養氣斯能知言也表記曰事君先貴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此之謂也

試廉精別章第十三

周官小宰六計弊群吏之治而貳以一廉廉之本也故曰廉善廉政廉能廉敬廉辨廉法其吏成周重廉也今舉劾室曰某也廉廉某某也不廉而黜之某吏銓按廉而陟之者廉陟也按不廉而黜之者不廉黜也則辭吏皆好廉惡不廉文王官人曰其壯觀其廉潔廉而不戾此之謂也

擇廉密漸章第十四

邑得廉令焉欲民不安不可得也郡得廉守焉欲令不廉不可得也省得廉監司焉欲守不廉不可得也夫親之道得廉御史焉欲監司守令不廉不可得也夫親之以令鎮之以守監之以監司糾之以御史一惟廉焉民孔安也是故擇御史監司守令在吏銓擇吏銓在相擇相在君心雅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嫉廉形貪章第十五

貪者嫉廉者形貪也詆訾廉者聞廉言曰迂談見廉行曰矯弊聞廉譽曰盜名見廉狷曰好異倡曰舉世惟錢已矣居家惟富已矣求進惟賂已矣謀生惟利已矣何必廉嗚呼後廉而先貪空廉者悖貪者肆也曹風曰蕢兮蕢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偏廉害治章第十六

廉者常也不廉者變也今廉者見不廉者衆也負恃厥廉元而驕淩而鍊憎而越威而虐深文以織之重典以入之酷捶以鍛之戛不廉者也夫不廉者憚且戢多平釋之是故廉者刻不廉者怨怨者隆刻者替今見廉不廉異報相乎怠子廉蓋天心好生小廉而大惡偏之害也若廉而怒不察不廉而禁制若不廉是與鄰風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扶廉崇化章第十七

久矣習性棄廉也匪大獎廉行則廉烏能興夫人心活而神奇轉移惟機懋建廉極以作氣而惺迷是故越格以擢之物色以求之旌褒以揚之廉者在位野無遺廉廉乃勸四海允清記曰風霆流行廉化速乎

乘時尚廉章第十八

上古同廉而無尚也尚忠中之也尚質實之也尚文紋之也文偽而漓故孔子尚仁純之也仁煦而懦故孟子尚義毅之也是以惡鄙夫懲夷狄絶鄉愿闢楊墨斥五霸復廉性也夫五霸匡功楊墨緝學鄉原修名惟鄙夫夷狄一也性貪殘也榮夷嗜利而犬戎侵訌類應也子忠孔孟而尚廉壹明仁義之教噫責予者惟廉乎知予者惟廉乎魏風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示弗忘

一卷完

補衍

王文祿撰

補衍卷一

齊騶子衍游燕燕王師之築碣石宮深觀陰陽消息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主運之篇十餘萬言竟無一言存惜也遷史載篇目且不詳豈秦火亡邪子仰息學何受也殆夙稟六通神聖徒歟每覽典傳有合者按篇目彷彿類集之曰補衍凡四篇用廣衰中瑣見之陋云海鹽沂陽王文祿世應

天地終始篇

氣漏虛空性眞湛澄無初無疆渾闢靡停同異彼列往復有恒大化自然莫虧莫增補天地終始

天地始終謂一大劫劫壞時火災將起天久不雨所種不生依水泉源四大駃河悉竭久後有大黑風暴起吹使海水雨披取日宮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日輪次第現出一日出百草樹木一時凋落二日出四大海水漸涸三日出四大海水轉消四日出四海水淺阿耨達池竭五日出四大海水竭盡六日出大地烟生火起從須彌山至三千大千刹土靡不悉燒七日出大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焰震震動至梵天盡成灰墨此名器世間須彌漢言巖岩

已壞滿二十中劫壞已復二十中劫住過七火災已從此生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鹽此水界與器世間一時俱沒沒已復二十中劫住過七水災已復七火災從此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如風乾支節復消盡此風界與器世間已壞

壞劫後名空劫經無量久劫欲成時火自滅起大重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時雨止水聚從下水輪湧沸水上騰漂浸決遍滿梵天四風輪水漸退下尒時四大風起欻然飄擊吹彼水聚混亂不停水中自生大沫聚大風吹沫擲置空中從上造梵天宮七寶間成水更退下湛然停住四方浮沫水上深厚周闊大風吹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四面散擲造四大洲八萬小洲并餘大山周匝安置尒時大閻有大黑風吹大水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繞須彌山洞照四方炙退水濕又大地漸深入置大水聚為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界蒸燠地界堅實

天地更始光音天人化生梵宮名娑婆帝以念為食光明自照神足飛行地湧甘泉食之漸生麁肥地肥不生更生蒲桃衆生食多共相形笑蒲桃不生更生秔米米長四寸無糠稭莖葉自根至末纍纍繫繫隨刈隨生衆生食久生男女根形欲多成女故有夫妻婬欲轉增遂夫妻共住光音天人降母腹中因有胎生尒時衆生併取日糧相繫併取五日秔米漸生糠稭刈已不生遂有枯株衆生各封田宅衆中形貌尊雅甚有才德請立為平等主名剎帝利

主行賞罰保護衆生尒時造瞻婆大城一切城郭遂有刀杖等物考楚紋戮由有田穀致此爭訟故各共藏割以供給之於是始有民主貢稅城郭田宅屋舍生老病死之事

四大洲南閻浮提洲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狹如車廂人面如之壽百歲寶主臨海盈寶東拂于逮洲縱廣九千由旬圓如滿月人面如之壽三百歲人主和暢多人西瞿耶尼洲縱廣八千由旬彎如半月人面如之壽二百歲象主暑濕宜象北鬱單越洲縱廣十千由旬四方正等人面如之壽千歲馬主寒勁宜馬

四大洲地心乃須彌山山外有八山圍如須彌山須彌山四寶所成東面黃金南面琉璃西面白銀北面玻瓈在大海中香山南大雪山北上有阿耨達池東從牛口流出殑伽河入東南海南從象口流出信度河入西南海西從馬口流出縛芻河入西北海北從師子口流出徙多河入東北海潛流地下出積石為中國河源

大鐵圍山卽須彌山四周圍輪并一日月晝夜轉照四方名為一國土卽以此為量數至滿千鐵圍山遶訖名一小千世界數小千復至一千鐵圍山遶訖名為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一千鐵圍山遶訖名為大千世界其中四洲山日月乃至有頂各有萬億成則同成壞則同壞總名三千大千世界號為娑婆世界又名索訶世界

日繞須彌山半常行不息南閻浮提洲日正中東弗于逮洲日始沒西瞿耶尼洲日初出北鬱單越洲正夜半閻浮提洲人所有西方弗于逮洲人以為東方瞿耶尼洲人以為西方鬱單越洲人所有南方弗于逮洲人以為北方

大地厚四千八萬由旬邊廣無量水輪厚六十萬由旬邊廣無量大海

最深處八萬四千由旬須彌山入海中八萬四千由旬出海水上亦八萬四千由旬山根從地上升去地四千由旬遠山縱廣一萬由旬山頂縱廣八萬四千由旬其中平可居四萬由旬日道在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日宮殿縱廣正等五十由旬月宮殿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日月方圓五百由旬一曰八萬千里大星圍十八拘盧舍一曰七百里中星十拘盧舍一曰四百八十里小星四拘盧舍一曰二十里天圓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廣之厚與天高等（一云周天一百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二尺為步二尺為肘四肘為弓二弓為一丈六尺二百一十六丈為一里五里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古數十萬曰億秦制萬萬曰億）

伏羲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九

劫有四種一別劫二成劫三壞劫四住劫別有六劫中又具成住壞空四劫劫何為量曰有如全段石山百年一拂山已磨滅此劫未終又曰塵率天人一百年以六銖衣一拂至石銷盡為一劫

小劫初飢饉劫次刀兵劫次疫病劫二十小劫為一劫四十小劫為一劫六十小劫為一劫八十小劫為一大劫不殺戒以免刀兵災殺淨心以免疫病災施食衆生以免飢饉災

莊嚴劫壞交賢劫未來劫曰星宿劫初閻浮人八四千歲身長八丈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遍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爾後復入增劫凡遇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遍增至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則增之極也一增一減共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轆轤劫凡二十轆轤共三萬五千六百萬年為一成劫自成劫之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今當第九減劫已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也此去更過七千年為減劫之極復入第九增劫

四千五百六十年為一元大數之終四百五十六年為一小元數之終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年有厄故曰陽九百六之會（出漢書註）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之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開物於星之七十六猶歲之驚蟄也開物於星之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一日自子至寅為曉自戌至亥為夜由大撓作甲子遡之子天開丑地闢寅人生自開闢至我　明嘉靖辛亥一千一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八年

渾沌開闢有始乎曰無始有終乎曰無終不有渾沌孰有開闢不有開闢孰有渾沌是以開闢之始渾沌之終也渾沌之終開闢之始也不有第一開闢乎曰一氣而已必有漸焉莫能紀之而莫從信之也

天地久矣曷經歷之曷言之傳之也曰神聖心具六通洞見無始不聞昆明劫灰西域至人能知耶烏可涅目睫之近而併廢萬劫之遠百年至近矣閻羅世界之大中國亦小矣歷劫之變也

廣輿而深為後計者不一省哉

補衍卷一完

補衍卷二

遂初大聖篇

母誕至人分別二儀建極作則裁輔攸宜聽聆元聲觸類先知神妙無方三才乃錯補遂初大聖

開闢後光音天人誕降大聖曰渾敦氏即盤古氏初天皇氏也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一萬八千歲為一甲子荊湖南以十月十六日為生辰有初地皇氏初人皇氏

中天皇氏號曰天靈姓望名護頊贏三舌驤首鱗身碧虛朱揭威紀攝提靈書八會提名旋復出柱州無外山一姓十三頭平初紀元年一萬八千歲地皇氏岳姓名鑒馬踶牧首出熊耳龍門山一姓十一頭太始紀元年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姓愷名胡沈龍軀驤首達腋出荊馬山提地國一姓九頭太平紀元年一萬八十歲自人皇氏後有五龍氏兄弟五姓人面龍身並乘龍上下治五方司五類攝提五十九姓即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三皇興六十四氏蓋併五姓三皇乃合雒三姓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連通六姓乘蜚麟以理敦命四姓駕六龍而治

循蜚二十二姓鉅靈氏出汾睢驅陰陽反山川或治蜀蓋逐驅云句疆氏譙明氏涿光氏鉤陣氏黃神氏出天參政三百四十歲狙神氏出長淮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犁靈氏大騩氏見南密鬼騩氏後有鬼氏饒氏攘氏剝氏倉茲氏泰逢氏出貲山陽冉相氏得環中以隨成蓋盈氏出若水禺中大敦氏雲陽氏是為陽帝處長沙巫常氏泰壹氏是為皇人神農黃帝老子皆受道要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冶泰壹之書空桑氏出空圖神民氏丘三百歲倚帝氏都倚帝山次民氏都神民氏是為次是民沒元皇出穴

處之世終矣總六十餘世

因提十三姓辰放氏是為皇次屈渠頭四乳出地部

教民攘木茹皮以禦風霜綢髮閣首以去靈雨咸從

曰衣皮人治二百五十載四世蜀山氏始蠶叢柏濩

魚鬼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胚傀氏後有胚氏傀氏并

蜀山氏六世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

七世東戶氏十七世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

狢六鳳皇出地衡治二百五十歲七世啓統氏三世

吉夷氏後有吉氏四世八蓮氏一世稀韋氏四世有

巢氏棲石晝頹樸木末為巢教民巢居以避物爪牙

角毒號大巢氏治三百餘載二世逢人氏出不蜀實

城游日月都主南垂感木火仰察辰心作鑽燧教民

火食曰燧皇治律高石室二百三十載四世庸成氏

出群玉山平阿無隘四徹中坦冊府所在庸成是立

故號庸成氏有李子姓淫放之西南儀馬產子身人

而尾踦馬是為三身國八世總六十八世

通禪十八姓倉頡氏一世栢皇氏二十世中央氏四

世大庭氏五世栗陸氏五世麗連氏十一世軒轅氏

三世赫胥氏一世葛天氏四世宗盧氏五世祝融氏

二世昊英氏九世有巢氏七世朱襄氏三世陰康氏

二世無懷氏六世伏羲氏二世神農氏三世總八十

八世

伏羲神農以下載諸易繫黃帝顓頊帝嚳以下載諸

史記唐虞夏商周載諸尚書大聖功烈著矣人咸習

聞以故不著于篇云補者補逸也物忘土魚忘水人

忘前聖可乎鴻濛雖荒邈矣古猶今今猶古也特久

斯忘耳悲夫予猶懼後之忘今也噫

五德主運篇

陰陽消息五氣布行生剋制化損益因更迭應萬有

一元穆清涅則厭勝通斯永貞補五德主運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

堅明立碍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

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

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

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潭彼大海中火光常起

彼洲潭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

擊則成焰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

遇燒成土因絞成水

木火土金水是為五行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

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義也

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也萬物之

初皆出焉是故帝王則之首以木德王其次則以所

生之行轉相承也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天皇氏木德王地皇氏火德王人皇氏土德王太昊

伏羲氏風姓木德王是為春皇女媧氏亦木德王共

工氏水德王炎帝神農氏火德王黃帝軒轅氏土德

王少昊金天氏金德王顓頊高陽氏水德王帝嚳高

辛氏木德王帝堯陶唐氏火德王帝舜有虞氏土德

王色尚黃帝舜有虞氏金德王色尚白周人木德王

王色尚赤秦水德王色尚黑漢

火德王色尚赤魏土德王晉金德王隋火德王唐土

德王宋火德王元水德王我 明土德王上接唐虞

中天之數云

乘土王世五十數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

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

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同

或曰五行人間用物六府增穀木類耳干支甲子紀

時非可配生剋也素問五運六氣泥蛟于曰詼然每

仰觀五星初昏即見五色朗然不亂是五行之精也

古今不改罔可偽為則五行不可誣然五德運因天

曆數攸值耶

惟迂之變篇

乾坤浩瀚塵妄紛糾倏忽星沒昌明昌幽萬變恒常

沒索徒佾名實匪異異見相仇補迂惟之變

須彌山頂三十三天總名忉利天帝釋所居一級堅

手天一級持華鬘天一級常憍天一級日月星宿天

山半四天王天從山升虛空有地如雲焰摩天兜率

陀天化樂天它化自在天魔身天以上名欲界梵衆

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

無量淨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

煩天無惱熱天善見天善現天阿迦膩吒天以上名

色界空無邊天識無邊天無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

以上名無色界去須彌山一千由旬大海下四面阿

修羅城海水上高萬由旬空居夜叉宮火災起至光

音天為際風災起至遍淨天為際風災起至廣果天

為際人民行善扶壞天人命終皆集十五天上

四大洲及八萬小洲諸餘大山及須彌山外別有輪

圓山山外更有一重大輪圓山兩山間極大黑闇有

八大地獄活大地獄黑大地獄裒合大地獄叫喚大

地獄大叫喚地獄熱惱大地獄熱惱地獄阿毗脂大

地獄八大地獄各有十六小地獄黑雲沙地獄糞屎

泥地獄五火地獄飢地獄渴地獄膿血地獄一銅釜

地獄多銅釜地獄擘碰地獄斛量地獄雜地獄灰河

地獄斫枝地獄刀葉地獄孤狼地獄寒氷地獄更有

十地獄類浮陀地獄泥曜浮陀地獄阿呼地獄呼呼

婆地獄阿吒吒地獄播撦提迦地獄優鉢羅地獄波

頭摩地獄奔荼利地獄究牟陀地獄從閻浮提向下

二萬由旬是無間地獄又向下一萬由旬是夜摩世

閻地獄向上四萬由旬是四天王天若地獄罪畢亦

生天上若罪未畢或遇劫壞復移它方無日月星宿無晝夜唯有大冥謂之火劫

貪物罪畢遇物成慳鬼貪色罪畢遇風成魃鬼貪惑罪畢遇畜成魅鬼貪恨罪畢遇蟲成蠱毒鬼貪癡罪畢遇衰成厲鬼貪傲罪畢遇氣成餓鬼貪固罪畢遇明成魍魎鬼貪明罪畢遇精成魍魎鬼貪成罪畢遇役使鬼貪黨罪畢遇人成傳送鬼

慳鬼報盡生為梟類魃鬼報盡生為谷徼類魅鬼報盡生為狐類蠱鬼報盡生為毒類厲鬼報盡生為蛔類餓鬼報盡生為食類魍魎鬼報盡生為服類魍魎報盡生為應類役使鬼報盡生為休徵類傳送鬼報盡生為循類

梟倫生人中頑類谷徼生人中異類狐倫生人中庸類毒倫生人中狠類蛔倫生人中徼類食倫生人中柔類服倫生人中勞類應倫生人中文類休徵生人中明類循倫生人中達類

堅固服餌不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不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不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不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不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不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不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不息息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不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不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是等人中煉心不脩正覺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每一劫有一佛出世今入第九減劫減人年一百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後至減劫之極復入第九增劫漸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世此增劫之極也復入第十減劫至八萬歲時彌勒下降是時閻浮眞金為地平如掌杭稻自生男女五百歲方婚嫁所有一切世界皆具衣食自來快樂無量

鬱單越洲人粳米不種自生無擇糟如白華粟取擲置自然金鍱有摩尼珠名焰火置釜底自然出焰飯熟焰滅有來食者恣食之主不起飯終不盡主起飯盡有曲躬樹葉葉相次華香果繁天雨不漏棲宿其下大小便利地自開折便利已地自合欲心起時熟視女子隨逐往詣園林若親屬樹枝不垂葉即萎黃枯落各自散去若非親屬樹枝垂覆葉茂蔭映華開鮮榮株數皆具乃成夫婦至懷妊七日八日生男若女置通衢而去行人經過出指令咮指出廿乳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伴女向女伴相逐而去命終不相哭泣莊嚴先尸置通衢有鳥名憂慰禪伽接去山外

大三摩多王有夫人多欲與驢交生子頭耳口眼皆驢唯身類人駁毛被體夫人驚怖棄投廁中虛空不墜有羅刹娘名驢神接取往雪山乳哺長成教服仙藥與天童子遊號佉盧虱吒驢唇大仙學聖法六萬年安置日月年時大小星宿五星日月荷邏候為八大星小星二十八宿以昴為先後有伽力仙別置星宿大小月法以角為先常明星百二十四可名星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世有專作惡邪見命終向下惡趣墮地獄中有行善正見命終向上善趣生人天中是以癡奪為牛慳貪為狗嗔怒為蛇凶暴為毒龍猛烈為虺虎一切皆心造定矣奚待命終乎善惡之機早辨之可也

大道茫茫包羅廓外目不及覩悉疑惟迂蕭丘寒燼溫谷湯泉浮石之山沉水之木弦膠火布曷信之宇宙大矣達矣豈可泥焉書盡無邪故曰變即常也不覩疑之也聊述此篇以發例云

補行卷二完

問心性之別曰性無所見心之所以覺者是性
性問何謂所以爲心曰心之眞處是也今人都
是習心運用不得眞處
問心性虛實曰性說不得虛實心亦無虛實虛
實對失其本體者而言虛而矯功利言實而
矯空寂到得無所容言纔是自然本體
問覺與心性何爲曰覺處是心所以覺者是性
問孔子說性相近孟子說性也有合爲明道說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濂溪說性
剛柔善惡中橫渠說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
以是考之荀楊韓之說似無害曰所以非荀楊
韓各意不各言若聖賢眞到覺處縱橫竪曲皆

不失道裏
問定性是性既壞而定如何又說性善人人所
同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有純駁理固有顯
晦理有顯晦未嘗有息滅定性只是定氣氣定
而理自顯
問情感物即動與仁是心之生理却相似否曰
感物而動處即是愛即是仁之用但未說到本
體上若眞是本體所發便有禮義智性以成是
仁便是得感之正若舍體爲用則用非其用爲
貪爲昵流而不返矣故貪財好色都是仁而弊
者
問仁義禮智信性中何故有此五件五件中一
件發時四件在何處抑勻和不偏纔爲發而中
節否曰總而言之性只是渾然一理分而觀之
覺有此五等氣象又分而觀之仁中又有許多
氣象義中又有許多氣象又各不同這是一物
異名自其溫然處便謂仁自其秩然處便謂禮
如行春令也是這元氣行夏令也是這元氣外
面見得不同中間發育處只一事問五者氣象
乃例列於中抑有主從曰總是一仁盡之其四
者皆所以成夫仁也這又是一滾出來都是
在這裏無少欠缺
問以覺言仁可否曰這不特佛家語不曾了悟
時終非已德問既說本體之明未嘗息元何又

以了悟爲難曰雖不息只不曾透出如銕火日
景下火炎自在終是不見如日在雲中日光自
在終是不得光被四表
問致知曰覺問覺曰見到底問如何是見到底
曰今人知得親當孝又知得貨財妻子博奕飲
酒過勝於此是知孝之心畢竟非眞知又知人
知得親當奉養多品食之却忘了傷脾胃見得
一隅不能四通八達亦非眞知須是察見天理
眞如知水之必寒知火之必熱則止安德性自
如騶虞之不殺蝟脂之不穀
問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心無大小無遠不屆
所謂腔子指血肉之舍抑隨大隨小之處曰也
不說到此只對逐物而言
問善事惡事都是心出如何只說要存心曰出
惡之心不是本心爲惡時欲詐善以掩之這纔
是本心問也有直爲惡不詐掩的曰若遇官府
便不肯自認問弒君的如何曰也似義執言
問人能盡性天性如何盡得曰性無甚大事人
自難了如水性寒火性熱蘗性寒桂性熱本是
天然如此不待別有加添做作人性却被情欲
所蔽不得復其天然之體水火炒木絕無情感
便完復生理無少虧欠鳥獸稍有知即畧壞些
子但草木鳥獸當初所稟原不如人乃天缺了
他他負天處尚少問盡性者如何特必曰吾輩
時終非已德

只當痛咎吾常自反細思之只是志不極切所
以其功難成
問天地之心何特於復見之曰天地之心只是
個生生之意無時無處無之但於絶而續終而
始處尤爲明白易見故云然
問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是意然否曰心
意只一件意去心便去但習爲所障本體只自
在耳
問延平云心實則物乘物乘則動動則氣乘氣
乘則惑惑則不一何如曰氣物相乘動實而惑
卽一時事延平發明得開邪存其誠意思
問書言降衷是何物曰天命處是降所以命處
無聲無臭至矣是衷天道至妙不着一物無所
容言不得已而曰衷蓋無有倚倚駁雜之弊而
各正夫婦純化醇之實自人得此衷而言則爲
性之常而謂不偏倚之中自人用此衷而言則
爲情之正而謂中節之中若有恒性言體也克
綏厥猷言用也
問不虞天性曰天性人皆有之只被外物牽引
不知虞度他所以喪失若一思量恢復便宛然
在心目
問孝悌慈儉是天性如何只有慈儉個個人不得
曰天性人人完具只爲與人有相干便被物欲
掩蔽不能透出惟幼子以誠遇我我感其誠無
所用其私意所以真心似
邦因親長移了所以人處年大之子也有不
問情慾意志之別曰感乎物之謂情愛乎物
之謂慾存於心之謂念觸於念機動於情之謂
意起於念紬乎於向之謂志
問德業知體成性道義人心稟受之理謂聖爲智
循理爲禮窮是循的意思循是窮的意見一也
智之成曰德禮之就曰業成性是道義之總名
道義是成性之別名道義運於心曰知道義見
於事曰禮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此非兩時事自其所
賦處言命之流行而不已也曰繼自其所受處
言生之一定而不易也曰此正見性者萬物之
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此正見性者萬物之
源人已總無那樣易者知吾之所能知簡者
行吾之所能行吾之能知乃衆人之所共知故易從共知
易知吾之能行乃衆人之所共行故易從共知
共行以其同出於乾坤所謂降衷秉彝之眞也
能知能行以其總稟於乾坤所謂良知良能之
實也
問心體本虛靈不昧如何得一一明白了當曰
能於光明中存簡渾厚纔是眞不昧體一味要
伶俐倒反有害

問經權曰經權不可拆觀凡事俱有個經權理
之一定而不易處謂經事之隨時而順應處謂
權問經似仁權似義否曰亦是如此
方外相似否曰亦是如此
問經權何故必要說做一個曰說兩個不得凡
大小事幹來誰不由心裁度所以未嘗無權不
隨時以量其宜姑據隄防行之以爲能守經則
是外鑠而非率性之道所以不可錯認經問如
何是經曰權之主宰處便是經經之運用處是
權朱子亦嘗說得好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
之經問朱子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曰事有
常變道無常變問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
用道說也不是曰此說貼得上面常道人皆可
守權非體道者不能如何曰守常道便是經正
經正則庶民興而無邪慝卽是能經綸天下之
大經立是聖人身上事如何說得人皆能之權
非體道者不能體處便是經問權是如何權設
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問朱子謂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只是不得已
而用之如何曰聖人之所能常行者只是個誠
誠卽是經誠之用處是明經之用處是權知其
爲不得已卽是誠問伊川謂權卽是經似然曰
然問文中子謂權義與而皇極立也見得曰然
問莊子謂小變不失其大常如何曰此說非問

孟子如何謂嫂溺援之以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曰孟子只說禮也權也不曾將權對經說孟子之意謂男女授受不親先王制禮以教天下則然到得事勢危迫則又酌量行之故曰權也有經權權也有經權問先王制禮豈有不善只立得箇大體界其間委曲又須人隨時酌量總是無爲主問何故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又做兩樣道來曰立不是立於經立是隨其所至能奮力持守之意權便到隨事順理處

問經權曰即中庸二字相似權則中經則庸

問太和太虛曰太和太虛之顯也太虛之本也太虛不可獨言理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强名曰虛無所有而强名曰和理氣不能獨見而强名曰道故易以主之神以行之德以實之不虛非和不和非虛不虛不和則物非其物也此橫渠子深於道之言也

問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曰上四句言六子下二句言二老問本義如何上說成象下說成形曰乾坤無象無形成形指男女而言二老主其蘊六子施其功就六子中乾道主之者是陽物爲男坤道主之者是陰物爲女乾坤者神之所爲也故說卦謂妙萬物六子則成象而可見者也

問重口交又何故如此形象曰元不如此後來人爲差了九六陰陽之老老則變變者之爲而未至者也至則化矣故交變一重形一變必從中始端倪作而變未全也

問河圖道其常洛書盡其變如何說曰河圖主體言其數生洛書主用言其數克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無有二也圖是先天就象而言其意書是後天由意而論其象意乃命之流行而不已者日新之謂盛德此也象乃性之一定而不易若富有之謂大業此也問舉此者何以取益曰日用常行無性不是這道理問這幾圖子何如合在日用上曰人性只有個五常人身只有個五臟五色五臭五味俱是五形的道理人能完五常之本立此心全體便是先天而天弗違與河圖合而大常具爲人能盡五官之職莅此心無用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與洛書合而至變出焉問六經四書分明說出尚不曉如何要在這幾圖子上尋討曰上古人高聰明未散所以即此而意已足後世便不能如此亂理會問禹羲亦相去多時如何相同曰圖書形似意殊圖意甚含書便說出事迹伏羲太上之時始立圖卦所以只說得天地生生自然之本到得禹時便直發明那作用處殊不知禹之書圖已盡之問周子直在後

世如何作太極圖曰周子所以有圖有說又有通書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二句恐非有見之言禮樂豈不自幽而出畢竟將禮樂認作粗迹曰此理一也顯而明便名之曰禮樂藏而幽便名之曰鬼神故鬼神禮樂之本也禮樂見鬼神之功也分說亦可

問如何吉凶貞勝曰此見得道理如刀口上立出此則入彼未嘗有兩扛合界的

問神化不明白曰神化只有張橫渠說得明白如喪惠局於清和便有迹而發不徹便着一處而不能充周

問聖門以求仁爲教先儒謂體公爲仁公如何體曰與物大同之謂公正是心體生生而不息者今人於驅殼起念所以只管得七尺之內

問千手觀音何義曰一箇身有千百箇化身一雙手化出千百雙手這便是一致而百慮意思相似世人一雙手但成得一雙手的私意一箇身子但成得一箇身子的私意所以不能體化

問佛老是能體化有曰佛老非俗人沉溺於俗用處殊不知禹之書圖已盡之比下手便要體化只是不在格物窮理上體

差之毫釐遂爲千里之謬耳

問夏忠尚質之別曰忠只有這箇意思質便已有作爲但無文采問三代俱是聖人何故尚忠尚質尚文不同曰此乃聖人順時之治隨人情而爲之用皆理之所當然可以簡而簡無有餘不足之弊問馬遷救弊之說是否曰若說救便似矯不似順非聖人本意

問程子謂學只在臧何謂曰人心本自平淡人自增出許多粧點試觀睡初起時氣象

問欲意思發作何處下手曰生生之意仁也在人便是下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予劉屏山以不遠復爲平生三字符信斯言也

問初學下手曰今人欲爲學須是於念慮上大打疊一番機是功夫否則只是圖好看

問元初氣質有大小元初學力有淺深一旦欲究然興起小且淺者用力甚難如之何曰且不論小大淺深只論從違向背能向而不背雖小自有大時能從而不違雖淺自有深時只恐念頭不在這裏

問下手工夫曰若說下手便只有自家知道如哭飯一般該多該少他人不得而與須到多不貪饕少不故意却好子纔是

問學須從自得處發來這裏境界可想而不可像曰學必要自出義理徒以自得爲自得倘傍

恍惚終非有得者是在實驗之

問悔心萌何以處之曰只要實落悔便自能處是心如饑之欲飽無所往而不求食問如何得此心如此曰是心原是如此只被物欲牽引須是克已

問知慮不足以達物雖有爲善之心無以造聖人大中至正之矩何如曰此不必豫憂所患不能行其所知如家中止有米數石不將來煮飯喫那憂如何過得一生此是過慮問萬一粒米無蓄安得不憂曰人無絕無知識者禽獸也有知識

問人有大過可改而爲善否曰昨日爲惡人今日改即爲善人行之至則爲聖人何不可之有但是今日猶有思復之意則可若昨日便有此意自云過可以改我姑且爲此俟明日爲善未爲晚便是終不可入堯舜之道

問好名之心難除何如曰知爲善是盡己之性便自反復入身來

問避嫌是初學的事否曰纔說避嫌便不是學問頹了自己能自己多了如何又費辭於不能者寡者曰此自人斷頹子是如此頹子所問之事實頹子之所未能而不能者之能推論

問敬功難發明乞示要語曰認道內二字是矣

問敬者德之聚曰這道理萬物一原一念提起萬善咸集所以惟聖罔念則作狂惟狂克念便作聖只要念頭眞切善念誠出本原眞切之地雖於此只發一念一境微而萬境融衆善皆於

其種則終是顏子多而能而彼寡而不能即是
詢於芻蕘不恥下問之謂若顏子既已知得的
如何又須問問有若無實若虛曰二若字正形
容顏子虛已而不自滿假之意亦是自人斷顏
子只是如此聖賢之心乾乾不息望道而未之見
艷而後已所以日新富有而無所於底止顏子
聖賢之心也何嘗見得自有自實但人視之則
不足云惟顏子有犯他人雖犯亦無自家有一
毫不是而彼加之凌虐亦是我有以致之
不謂之犯問我十分是他人橫逆之來亦不與
較恐亦不中理曰不較非謂全然以退爲事只
是不動氣事到該處該控訴處直須爲之要
之只爲道理不得不行不起於我一已之私忿
故謂不較

問如何能改過不吝曰改過不難虛心難人只
要做虛心工夫問如何分改過虛心做所作門
假如今做官的傲大自是有人勸他不利仕途
必致禍他必益改又如作家的素橫恣改過官
府期挫尋而反其所爲始保目下二者皆能改
過但說個虛心不得問心不虛如何人自得入
日這心只不是心之本體心之本體不容一物
彼二人因保位守財便是有官與財在心頭
如何說得虛問曰此言之所謂改過亦不是真
改曰這說得好
問幹自家事邦衆人的事幹人的事邦衆皆目
家幹的事於此體公何如曰好但實若忘人已
只在是處看尤簡約
問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知行信是兩個曰人莫
不有知而患於不能行所以不謂眞知上恍不
艱者恍則爲眞知即可見之行而無所難何曾
有兩套
問身如何立曰立志問志如何立曰如兩脚立
地上相似苟一息意思不在精神便不緊便倒
仆如何立得起
問反已之至必至舍物如何立正物之功曰反
非忘物各自已處之不當反而來其所當爲故
德物制物震物皆反也故正者反之實正已而
物正者也
問德既易簡如何復能知險知阻曰易簡是誠
知險阻誠則明矣人既無私意則心不擾自能
察見變故
問知行就難曰難便兩項盡難易便兩項盡易
問勉而行之似在我不難若精義入神有非一
蹴可至如何得到曰是誠然但爲學只須行其
所知久久自至且未思量盡頭事問明知這事
當如此做行出來又放不過是如何曰我元初
力量止到此行出來本是眞心却以不合古法

不合衆人譏見因要強合於外所以放不過這
俱是自力不切若眞見徹中出力量未至難未
能動容周旋中禮要之俱是受用所以掀翻門
高賢論對反不如今一初學畢業子
問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知行信是兩個曰人莫
不有知而患於不能行所以不謂眞知上恍不
艱者恍則爲眞知即可見之行而無所難何曾
有兩套
問荀子所以學莫先於討箇大頭腦這裏分明則
學問工夫俱是實事
問有口中了了而其行冥然知而不能行何如
曰畢竟是不知如口極能言孝好貨財私妻子
博奕好飲酒這畢竟是知貨財妻子博奕飲酒
尤眞故爲此而不爲彼此等止可謂能言而不
能行不可謂能知而不能行
問致知如磨鏡却是逐磕明還是一齊明曰事
物雖多心體只有一箇工夫只有一樣其間雖
有難易處如鏡受垢有厚薄故耳
問學際天人曰下學而上達
問聖賢何如事以愼言爲訓曰天理有碍人欲
難於躬行但此心明白不能自已於口所以聖
賢教人謹言只爲欲人謹行
問學者欲剗於人則任外欲自作祖則狗情如
之何曰狗不狗惟在我爲之而已問心之未明

認欲爲理卒然應事安得不差或即時悔之事勢已遂或自以爲是不免有識者之鄙如是而學終無歸宿如之何曰謂心有未明誠然但亦有已明處就其所已明者事來而決之不爲物欲所係何得爲徇情見人善言善行適以啓吾之所未明吾即舍己從之何得爲住外如是而學久而大明矣

問識悔吝如何撰様曰尚能自識吝則不能識吝時即是悔

問學者亦當貴名曰學者貴名不務名名是實影實去名未有名在而實不在時之用知雄守雌但之心不使一毫參於其間纔是君子臨照萬象之義也有有用時即當揮不行吾取法天命之性偏學於此上窮致所以太公不可思議人心本是活物起滅若泥定孔波翻客即名義在當以揆之事且取法天下謂其爲奸猾能不免以萬物皆備於我者惡去之然後明心以見其性所以謂之寂滅問楊墨於佛老如何曰楊朱墨翟佛然當時楊墨俱出老氏流派楊得老淺處墨得老深處後來佛氏之學兼楊墨而有之以墨道爲部伍以楊道爲精神所以佛學尤高人易信入問今和尚道士正是佛老之遺如何其道不是此等曰此理本有無內外人已爲一佛老視爲二本便是支離便是不是處問佛老支離他只在一本上墮脂去不見萬殊曰雖說支離便是他的骨髓老又變而爲瑜伽化緣乃是依舊物皆備於我有我便有物如何舍得外面若在我不能盡物我自物物自物終是二本

問夷惠於佛老異同曰夷惠從儒家這邊用功只是見偏不到得至處若能精義以致用便是盡性之學佛老却向虛無寂滅去便從斷橋絕路如何得簡超昇問虛無寂滅何謂曰老氏要占便宜窮弄盡閙能陰陽不測鬼神所以佛學尤高人易信入問今和尚道士正是佛老之遺如何其道不是此等曰此理本有無內外人已爲一體是謂天命之性偏學於此上窮致所以太公任意恣情曰老氏然

相厚亦何妨後爲人言便有不自安及簡孟剛書動以欲求全經盡知先王之事以明先王之道是當初與太顛本是眞心後來反爲見聞之心所奪盡認理作欲自昏其心以從漢以來尊經之學此韓學之所以爲單恨無誰與歸耳

問虛無寂滅之教訓詁詞章之習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四者雖皆失正然相較就重曰權謀術數第一壞心術其次訓詁詞章無益百家技雖小道必有可觀虛無寂滅雖畢竟亦屬內戒與前二者較不同

問慶節數學是聖人之事否曰聖人與事應時皆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左右只是這件但聖人是臨時活法聖人只知盡性而變化無窮自然與天爲一慶節合下便要理會這件令豫先一一知得便覺得死煞了不是聖人本意問其書說得是否曰非閎大胸襟精詳知慮不足以窮天地萬物之變若此

問毀譽利害得我不當論如何周公居東孔子畏於匡武王勤勤於牧野之會謂置此不足論則隨時變易以從道何處憑據爲體認之地謂孔道自此出則是非之心不容一物不載於雜平曰三者勢也勢出於道則道全勢自爲用則勢勝

問時勢當論否曰只不可殉此聖賢體道只在此處詳審

問聲色貨利凡人所不能免如何湯不邇不殖曰聖人於聲色貨利順其所當爲不營心於其間非謂貨財不入于聲色不入耳目

問孔子如何恩狂狷曰吾惟恐人不知彼既知是惡念此處便能遷而爲善便是善念了如何又要紀得聖賢豈這樣人恐是打哄人只在模樣上論見妄說的便稱狂狷妹不知此等人一肚皮自私自利之意如何與得狂狷孔子所謂狂狷畢竟於名利之間的古者民也要好上隘元非曾嘗於名利之間無之這是何如曰這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此言誠當玩味問狂狷便自無欲速便不是眞善若眞是繼之者善也便自無欲速之意問那發時着實是要好如何說得惡曰發時要好的心是知及仁守莊涖一有欲速意思便是動之不以禮動之不以禮雖即克知非其知仁非其仁雖非其莊得其似而非天命之初心惡中和要之皆是眞做所以不免於小人是臨時活法聖人只知盡性而變化無窮自然與天爲一慶節合下便要理會這件令豫先一一知得便覺得死煞了不是聖人本意問其書說得是否曰非閎大胸襟精詳知慮不足以窮天地萬物之變若此

問人既往失學忽然下手且在小學上做起如何曰且不如此說爲大人之學不是定要先爲小學以立本只爲小兒時志慮未定血氣未完未可教以窮理正心又不可使之放逸嬉戲姑且示之以象他日長大然後由象以示意耳

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使由之大學是使知之大學就在小學事上討出本原

問王氏之學離伊川之學合此說然否曰仁則合未仁似是離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問古有以黑白昔起善惡念者此人必是欲去惡遷善故如此人欲寡過而未能者只爲坐於不知彼既知是惡念此處便能遷而爲善便是善念了如何又要紀得聖賢豈這樣人恐是打哄說話不是實做的曰說得好

問人有善念見之事爲邦有速化之意急近功而無之這是何如曰這便不是眞善若眞是繼之者善也便自無欲速之意問那發時着實是要好如何說得惡曰發時要好的心是知及仁守莊涖一有欲速意思便是動之不以禮動之不以禮雖即克知非其知仁非其仁雖非其莊得其似而非天命之初心惡中和要之皆是眞做所以不免於小人是臨時活法聖人只知盡性而變化無窮自然與天爲一慶節合下便要理會這件令豫先一一知得便覺得死煞了不是聖人本意問其書說得是否曰非閎大胸襟精詳知慮不足以窮天地萬物之變若此

問人既往失學忽然下手且在小學上做起如何曰且不如此說爲大人之學不是定要先爲小學以立本只爲小兒時志慮未定血氣未完未可教以窮理正心又不可使之放逸嬉戲姑且示之以象他日長大然後由象以示意耳

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使由之大學是使知之大學就在小學事上討出本原

問王氏之學離伊川之學合此說然否曰仁則合未仁似是離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問古有以黑白昔起善惡念者此人必是欲去惡遷善故如此人欲寡過而未能者只爲坐於不知彼既知是惡念此處便能遷而爲善便是善念了如何又要紀得聖賢豈這樣人恐是打哄說話不是實做的曰說得好

問人有善念見之事爲邦有速化之意急近功而無之這是何如曰這便不是眞善若眞是繼之者善也便自無欲速之意問那發時着實是要好如何說得惡曰發時要好的心是知及仁守莊涖一有欲速意思便是動之不以禮動之不以禮雖即克知非其知仁非其仁雖非其莊得其似而非天命之初心惡中和要之皆是眞做所以不免於小人是臨時活法聖人只知盡性而變化無窮自然與天爲一慶節合下便要理會這件令豫先一一知得便覺得死煞了不是聖人本意問其書說得是否曰非閎大胸襟精詳知慮不足以窮天地萬物之變若此

問人既往失學忽然下手且在小學上做起如何曰且不如此說爲大人之學不是定要先爲小學以立本只爲小兒時志慮未定血氣未完未可教以窮理正心又不可使之放逸嬉戲姑且示之以象他日長大然後由象以示意耳

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使由之大學是使知之大學就在小學事上討出本原

問王氏之學離伊川之學合此說然否曰仁則

問慈湖已易曰易便是易何須說已有恁書易有恁已易天下道理本只是一箇只被人看做兩件所以有一等窮行的道理有一等議論的道理

問本義以象占說易是否曰易決非卜筮之書本義甚說得好但所謂象非止指因蓍而得所謂占非止謂卜筮若易專爲卜筮設吾輩正不須讀易從朝至夕何嘗用卜筮且子孝臣忠之類自爲斯理當然亦何用稽疑問何故謂以卜筮者尚其占聖人作興神物以前民用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曰卜筮亦易中一事用於蓍亦可以稽疑昔天下之道開物成務能與天地準蓋不若是小爾問孔子曰不占而已矣是亦重占曰所謂占心占之也擬議之以成變化是心酬酢爲變之謂也可與酬酢極深而研幾此孟子之所以善用易也不然當曰天網淳風善用易也不然當曰天網淳風善用易也不然當曰天網淳風

能作春秋

問春秋何以謂傾否曰事理反常陰勝陽之謂否傾敗其否抑陰也太平無言聖人不得已之意也

問君聘臣夫迎婦尊先於卑何義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問父子何以不然曰父養子幼子養父老亦此義

問父母同命異指則誰從曰從我問如何是從我曰從我之所不容已處爲之父母同時命我而有異指必兩人志意睽隔使適先爲調停之策今其調和始得問事急不容做調停功夫則當誰從曰當時只爲兩人自家爭氣料不十分怪人子安得不始置其事且從調停上設

問和靖請光明經宜否曰自和靖之心言之可謂順其親矣然亦非孝之至

問割股廬墓曰若眞做如何不是今之人以此爲非者只爲朱子有成說便隨聲附說要非心得

問父母不道不能正將何處曰也只盡得力之而文帝便不及舜

問子壽丁役曰壽愛兄役受父然皆不知所以爲愛君子貴學問愛父而惟知順其令愛兄而惟欲存其生而其知量之所及何暇他計曰天原初生來是非之心原是知周萬物有一毫失處在伯道自爲之耳天道有知無知只在伯道一誠或僞上見

問教子而不從急則相夫如之何曰先要識所教何事若所教者正自他能知能行者而望之則我之所以教者亦自我能知能行處而發之故可則進不可且止自無相夫之非惟其所教不正則妄意求同徇情強取一不從則逞氣作威安得不相夫問何者謂所教不正曰務生理本是當爲避此便喫食利讀書本是當爲避此便謂要名孝弟忠信本是當爲卻說教有便謂衰腹等俱是不正問孟子如何說止要之不以正亦有相夫曰孟子就世俗上說止要之是其

問八議合議親貴服殺人何得辠陶

問初時但知殺人者之聲服而不知爲天子之父到得成獄時聖意不殺聲服問殺而議可以出聖心而舜不安於自棄其法又既不能化何以自於民物之上故只有走這一着

聖人各已之學如是而已問申屠嘉於鄧通亦是執之而已意思否曰申屠嘉於鄧通合早間之意而文帝便不及舜

問子壽丁役曰壽愛兄役受父然皆不知所以爲愛君子貴學問愛父而惟知順其令愛兄而惟欲存其生而其知量之所及何暇他計曰天原初生來是非之心原是知周萬物有一毫失處在伯道自爲之耳天道有知無知只在伯道一誠或僞上見

問居家如何得恩不掩義曰且未慮到此且要做存恩工夫恩的條理處是義今人只大率缺恩問如妻子處十分過愛安謂缺恩曰以色衰愛弛喜少佗嫡而視舉意前所愛者非恩之真問夷齊之逃使無仲雍國誰與繼曰無仲雍則國人告諸天王天王必令國人索伯夷而立之問仲雍何以不告曰仲雍心事難逃度或懦或貪或王綱不振知勢不告或欲成二兄之志皆不可知

問妻不順於母將躬行以徐俟其化抑慫之而速其改曰這也不可頓定當隨時而行可以速則速可以徐則徐只要有眞愛纔好有眞愛然後愛母亦愛妻愛妻而不愛母固不足言愛母而不愛妻愛亦非眞惟其母妻俱愛則無往而不愛無往而不愛便是無適而非仁則自然隨時隨處點化得之方曲示懲改之幾務求兩相和而後已更不動氣失容人敗其事若其間改之遲速淺深顧其受蔽何如并吾才力工拙且非君子首講

問雅廉之事如何體認天理人欲曰因時隨事反而思之出於天地之化不得不然者爲天理出於梢愛之感可以已而不已者爲人欲

問正家何先曰無偏好無偏惡大學已言之盡矣雖治天下亦然

問古父在爲母齊衰期今則不然是否且古人子之情何以獨異於今曰倭人制禮只是順人情古時婦人不得專如今人家夫婦並隆爲人子者便見得有兩重之義問古嫂無服今起自何義曰此亦情也時也情生於時間人情舊古不易如何不同曰人情生於所感感則隨時而變有一生是內臣家間家習難擺脫徇情廢道徇道得罪尊長何以處曰愛道愛尊長無二事只在道上求自不得罪其要只當細心調停豈可一時鹵莽得

問古士相見以雉註謂取其取介易於雉爲雉相見乎離義或如此曰誠然我元亦錯認不明乎摯則不明乎所以見之義

問勸人之道曰只要啓其良心問固敬深切說是非難入說利害易從如何曰急則治其表緩則治其裏從後更須在良心上做工夫否則不能久然說利害總也是啓其良心

問教之道曰只在敬寬二字爲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聖人之教隨對因病藥出不窮這須自吾心斟酌故不敬不可然必使人自得心會而神後之魏有補於性分故不寬不可敬者教之本寬者教之節如此則能啓人之良心而不事於言語威儀之間步步皆有實用

問教小童之法曰養本原爲急勿子志慮未周血氣未定姑以孔子尚陳俎豆爲戲但比他人爲善戲豈能便辦得大人事所以教之歌詩習禮以玩物適情借此以寓遊遊絶其非僻之干若拘治太嚴發其機械非成許多奸猾問如此何以得聰明開發曰不謂全然廢了文藝問觀三代而下人物何法曰漢以上好在形迹上觀心術宋以後人當在心術上觀心術問唐時何如曰唐也類漢各有被太宗設謀設詐教得人穿鑿了

問惡惡之心過嚴如何曰這便是爲善不真切若真切如何舍得人見人惡便愀然若有一病在身竟棄餌爲治如何肯忽割此肉這須見得物我同體意思纔是問何法可以見得物我同體曰天地生生之理具於心之愛衆而於不能無往而無君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一民而二君小人之道也民有二王是實無王一民二君是謂無君君乾道也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陰陽不獨乾坤義同故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問君之道曰安民問臣之道曰亦是安民問百姓之道曰安其所遇之民在君在民亦是安其所遇之民在邑安其邑之民在郡安其郡之民隨其所遇而各使之得其所耳大抵人之所以爲性只有箇與物相安而已大學明德工夫只在親民上做問此理是何故曰天之爲天只是

問生生之意化育日新而不窮便是天的意思人物得天之所以生人生物者而爲人物與物相安順而不失正是人的本性物但得氣之偏遂毛不能如天衆人得其全而蔽於物欲亦不能與物相安是以全盡本性之人不忍其民之失性故主之於上思以安之安之不從則必見反所以不免立爲名分以執其勢令吾教之得行是之謂君要之只是欲安之而已知此則知湯武放伐只是欲立君臣之義繼世之君非有大禍於民不得輕廢蓋起大事動大衆害民處實多苟非大有益聖人不肯成此利彼況成大而利小聖人豈肯爲之所以後世成害百萬生靈止成保富貴之舉殊非安民之意

問古時君臣相親後世禮惑嫌絕恐非曰不在這上論分親分嚴但隨時做能盡其道但是天理不能盡其道但是人欲

問孔明所爲何如曰是好人問他慾欲恢復漢業恐亦只在名義上做殊非君道安民之意若天下之道求簡安民便是不拘拘誰家主之當時疲甚其民恐謂孔明所不安曰孔明度德量力爲之問觀他言語行事恐未有此意曰亦或如此要之本原上略欠便是不是

問漢高爲義帝發喪非其心不過得於人之遮說何以服得人心曰以發義帝喪爲服人心甚可笑以英雄豪傑得三老之言爲至寶不過是一詐術世之無人亦甚可笑大段後世之治講來講去了一箇詐術尚不能是誠可哀也

問經世貴倚於帝皇王之別如何曰春秋褒千五伯亦自有不容已者天下無王而彼猶猶其名以少安其民不猶愈於已乎問如何又尊王賤伯曰在桓文自處言誠天理之大罪人

問爲政不剛不柔須得其中但豪強人剛非不足以治之何如曰中在心上討時節該如此心上便知得事該如此事該如此剛也是中柔也是中世有假王而實霸亦有實王而錯認爲霸所以道不明於天下

問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當時如何做工夫曰文正公未得考而知但學者於此時只當養那至公至明之體到後來出仕自迎刃而解事若宿緒

問治道須是賞罰明然罰處宜省簡令懲一以戒百亦無妨曰爲政以德則自然所行皆當不必屑屑先在此處理會問何者是德曰德政一物德是政的主意先有愛民之心此主意一定自然當省而省當用而用其要均歸於愛問所以當省當用又在何看曰以我愛民之心而觀

時自然生出許多節序條目

問五畝之宅一段曰此是聖王法制一順天理如此宅必五畝廬多則妨種宅多則難容少則妨居桑必墻下干田則妨稼不種則無蔬所蓄必雞豚狗彘不養奇玩今可以供用也不失時順其生理令蕃息也授田夫必百畝多則力不給少則利不足也勿奪時盡人力以順天也謹庠序重其所也申孝弟厚其本也重其所則事可成厚其本則道可生五十氣衰故衣帛七十精衰故食肉壯者止不饑寒未應養也聖人非不欲壯者之皆厚其養天地之所生勢無以供也此自然之道也老者不負載其力衰也此皆順天時之正因地勢之宜酌人情之當通物理之常而爲之而聖人不得與焉

問成天下大業在才與識才識屬氣稟非人所能爲如何曰萬物皆備於我只要盡心知性既道是人便有完才致識的本事

問唐虞請臣同列其身後各不同如何曰禪天下之位莫若德故舜受堯之天下享天下之報莫若功功莫切於除民害切則速故禹以身有天下莫厚於全民生厚則緩而久故后稷至文王越數十世而有天下享國八百載莫善於復民性善則民喜爲而弗知弗速弗緩故契之後湯繼夏先周而有天下皐陶刑官也刑以殺人

傷天地之氣功成而事不隳千人心故不有天下
問明道有治天下之才否曰觀明道十疏便是
知得治天下易簡之法若伊川晦庵奏議自覺
與明道異辨
問鍛鍊世事可爲致知一助否曰運奔事物都
是心體發越處念鍛念鍊念精總屬內出
功夫若以助觀便岐而二之
問二帝三王之後朝代甚多何獨以漢唐宋爲
稱曰三代而上德治同源無足議矣厥後彼善
於此不能必其絕無富貴功名之私但有安民
之志則取之矣問周世宗有天下之才之量恢
取三關定禮正樂均田議刑誠不忝斯民之不
安而爲之如何不在所取曰這便是過也如此
孔子所謂命矣夫卽是此等世宗振志中原超
越漢唐只爲時勢難爲且享壽短不四五年已
成了這許多事不謂宛然死矣不免爲他人入
室故宋太祖定天下之功世宗爲其爲之者已
太半故周有其實而名歸於宋其所遺然也君
子不待爲世宗恤世宗有人繼其志亦不服自
恤
問馮道遇着周世宗如何得容曰道行諛似忠
信廉潔在今時亦是高出的人若詠其心則謂
之鄉原如遇世宗喜直言便力爭親征之非當
時以爲元老既死二人恤之都是他巧術以世

宗之才一照便破只爲積練久世故極熟欲有
爲於天下此等人亦可驅使
問漢文帝之治曰治之以不擾富貴貪賤順其
所爲幾希乎有相左意思這是莊老遺法問宜
否曰今世惟恐不能到此然終非經世之道治
天下須有法度以維持之纔得久而無弊當時
有勸興禮樂則謙讓未遑則曰卑之無甚高論
要之自畫如此又無賢輔相如何得濟之何曰古
問吾輩不解世故一旦釋褐而仕如之何曰古
人爲學初時便留心天下所以皆有實用宋時
學者未出仕便學兵法蓋欲以復讎爲念近世
進士視政時尚不宜理會官事要之只是無用
天下之志
問小人有能擅權欲去之而不能如何曰去小
人須有法只不要動氣令惡而知其罪不此之
如溫公與章惇爭役法據其說溫公煞有慘漏
滿朝諸公爭排之強爲之說以斥其素惡故惇
去而公論未協要之惇有當坐之罪不此之
所以後來得以藉口
問陳東歐陽徹之死能善道否曰且未說到善
道去處未仕時有此志已是壁立千仞人未有
無志而能成者吾輩當從着一鞭
問我
朝作爲每兼取三代及漢唐宋制度用之何謂

曰也無謂只理同事同
問今有天下之責者在何處落手曰只在內閣
內閣得人其餘可以次而舉其次在吏部故善
爲天下者在擇相相擇而吏部定吏部定而六
卿各得其職六卿得職則郡邑自無不賢異途
不得進內宦無所用其權天下太平矣
問我
朝法制既久亦有流弊否曰我
朝法制周密無以復加其間只怕內溺誠心今
時只須覈實
問爲治教養何先曰當於養上設教
問古司徒掌邦教元何不兼掌邦政曰政教不
盛衰根源在此
問欲行王政必待井田否曰也不在此今日勢
亦難行問限田之法何如曰庶乎可行但奸猾
之徒花分詭寄終得一箇名目要之先須理會
其本
問今勸農無法何如曰有不勤之勸纔好百姓
逃農趨末只爲農無利官府雖日羅拜其前亦
不肯爲殊是極駑鈍人不得已然後爲之須是
處置得農家得利勝人自然樂從之
問薊州鐵冶皆徒役而十九斃命何如曰此在
司法者調停則可名爲徒而其罪實應死者然
後遣而充之庶得所以議獄之意如南京新江

口操亦如此問何不請之於 上一更其法曰
此在有力者爲之非吾輩敢議問何不請之於
有力者曰亦待信乎則可問何時得信乎曰如
今正在此作信乎工夫
問王者利天海否曰海是蕩賸之所非居民所
宜有其事當屬公家其勢亦不可不收其權以
啓爭攻殺掠之禍元德謂欽山澤之貨以寬田
賦這便是與民共之一般若管子取於無形之
說則非王者之意
問僧綱道紀之設似與聖賢闢佛老拒楊墨意
殊曰佛老楊墨是或一道但左而不正律其趨
不足以治身推其極不足以治天下故拒之
之恐其流弊長耳不謂天地間遽能絶此一端
問既拒闢而復與進之恐非衛道之嚴曰嚴於
我者其心也所不能諒必於人者勢也故揚其
正以淑人心復悲其窮以全人類皆仁人之意
並行不相背問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存其天理
其邪理也聖賢豈有二意曰天地間最賤莫如
娼優如何亦存而不絶使聖王起將比天下
優而盡誅之乎抑姑置之而正其本乎今舍娼
優而獨搶僧道要亦是緣習見聞問聖王作不
盡誅獨不思所以化之曰設僧綱道紀正默寓
化之之意其端之道之非正爲衆人倫日用之
常而設之空名設綱紀司頒之以儀文約之以
條例又着爲不拜父母之律廣存其名而陰變
其實將如魯人猶敝不直拒而潛爲之變矣
問崔亮資格只爲武人入選立爲權宜之法此
亦是公心而卒啓後世之弊是公心也有不可
行處曰以斷年用人豈有此理亮當時只宜力
爭武人入選之非不聽則去之而已彼既患失
官爵又恐得罪公議便生出調停委曲之說以
塞人口這乃是私心所爲所以不可行
問什一天下之中正後世賦出爲入不免過取大
者量入以爲出後世却是出爲入不可少不學不幾於野
要只在省費
問看書要法曰先須辨志挈這本書在手就思
爲怎麼問看之之法何如曰要識大意思志正
自不泥一字一句適有大明宮制在案指曰聖
人情順萬物而無情便是這書大意思
問着心讀書不記得如何曰今人讀書只是務
泛博如何記得志專則存用散則分凡事須是
問讀書之法曰書證行非行證書考古人成法
來做即外傳矣
問作舉業文字看舉業書恐是喪失其心曰
心不喪心在我而已非謂爲此便喪心
問舉業要法曰舉業自有要法但習舉業而求
其要此心已有欲速之意便失之矣所謂要法
只在明理養心明得理養得心定自然出辭氣

斯遠鄙倍矣
問看書只見一路不照顧得四邊其病如何治
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便治得四方
問有自得之見不敢用卻拘泥舉業應舉不幾
於欺乎曰實是實於理不在事上死煞孔子心
心念念從周到得自用時便欲行夏時乘殷輅
問作文法亦須學否曰何處無學但只好學意
不能學法纔說學只須是一以貫之無多術也
問本原雖欲正文采亦不可少不學不幾於野
乎曰出辭氣斯遠鄙背矣背理鄙便是無
文采這乃無本故然蓋未能得道之嗟若能先
立乎其大那處不勞攻工而自無不工
問
朝廷近欲毀時文版此令得行士習可正否曰
此令初將議行後亦竟止子以此觀習致必復
出蓋主司以此取士故士以此應之惟立得賢
主司正得人心自然不務虛文大凡天下事只
要討得源頭着末流自息此版若遽然毀他不
惟無益建寧一方人烟盡破家業
問我
朝文章孰勝曰第一是大明律無愧古文字
問詩可選否曰古者采民風而列之樂官孔子
刪正以訓萬世選豈有不可但古者遠美以示
勸近刺以示懲專取其意備觀省而弊鑒戒後

世只以格調辭氣品彙便是玩心於外非若已之學所以不可

問李杜何以謂之詩聖曰取其能模寫情曲無剩語耳若以道律之煞有破綻故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問建安黃初永明中唐盛唐晚唐諸體孰勝曰諸君雖未深考總是辭上理會其間烟花風月之態辭斯爲下這裡庶幾景純淵明輩沖淡自如要未探見本眞盛唐正音雖辭氣和平一向詞格上粧點尤非漢魏出情吐扇之作

問宋詩何如曰道學諸詩只欠風韻信口說直說問古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詩到何等處纔得如此曰詩能動天地感鬼神在意不在辭雖清廟文王諸什出之絲紵之口即是長語

問甘泉先生詩教解當時白沙恐無這意思曰這是開闢以來第一本詩話與孔子說詩意同大小序皆不及白沙因詩寫道何謂無此意思從是塗書而說要之可以爲訓

問白沙諸詩恐非詩家語亦無詩興曰這是自得所發正是情興今人作詩便法唐如鸚鵡學語動爲臣僕於人便到至處畢竟是雕蟲小技驟濫藝壇

問作文法曰蕪氏云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二句盡之只此明理養氣不待承襲舊套自然吐詞爲經其要在了其意之所欲言而不贅不俚情以時遷則言以情遷言以情遷則章以言遷此不能一律計故文章之變以順時明道爲本韓柳歐蘇諸大家能順其詞氣於時情乎於道或有先後恐非垂憲之言耳

問左馬之文特出百家其長何在曰史記弘遒之文左傳約束之文降是冗雜卑陋所以不及然亦是有心俯辭而已於道緊乎其未有聞若孔子十翼不意於工而警拔今古機是眞文字

問若如此作文只須學繫辭諸篇曰學十翼文與學史記左傳一樣總是俯詞須修辭立其誠則可孔子聖之時陰陽之理備於心於是乎贊易故十翼皆心聲也非勝口說也夫是之謂誠

問童子作對何義曰與今作破題相似前代以詩賦取士故自幼習之若論二代小學法只當養其本原閑習禮度授之方書數名而已對亦不須作

問字當學否曰學之法在正其心使點畫形像自然端楷晦庵云握管濡毫仲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明道云寫字時其敬非是學

問字如古篆隸及飛白八分章草諸體尚矣近世眞字名家者孰優曰作字必求工便是玩物喪志孔子科斗書點漆成形別無巧法其後世曰平上去入開發收閉內外八轉這是自然之理上平不能收於下平東不得下於江冊不

開物成務化成天下是謂書同文同之者道一故也衆人所共知共行聖人無所爲爲順其自然而已問今有聖人出能盡通宇表否曰今宇已非初制之舊多失其眞雖聖人出恐不能盡知問疑當闕謂當正今有聖人居可爲之位亦當立經世之法否曰此聖人事也

問四聲韻足否曰天地實有此理非深於造化之妙者不能爲之問沈約拘泥四聲如何不是曰天地內四歌戈陽唐內五收尤侯內六幽內七侵尤內八蒸登外一江皆佳灰外二齊咍外三眞殷元寒刪外五桓寬宵爻外六麻外七覃咸鹽嚴凡添外八庚清是也

姆爲音屬陰居舌牙齒喉之所爲也見溪羣疑端透定泥分宮角商徵羽半宮半徵之類是也此出聲之地也有形故爲陰胡僧了義三十六字姆佛家等子及溫公作譜其詳廣節以其類未備增牙音四喉音四半音四共得四十八趙揭謙聲音文字通即譜此劍

問不熟讀七十二字姆可以切字否曰讀字姆而能切由之也其必有知之之道則可七十二字中取二字如其本姆者相從而呼之蓋所以助之也一呼不得其意而助之以三以取其響復其相也此在意會問未至此者其要安在曰天地便是大父母與天同德亦是天神足問文廟祭何如曰於聖人之心一般便是這神相通問聖人之心一般有功而祀般如何氣象曰無私意便是一般問有功而祀如何亦感得他曰他費心力幹這件在此這件便是他精神心術之寓我享他這件利業感而不已便是我這精神心術之寓所以相通兩非其鬼而祭之所以謂諂益莫是爲此不能格享否曰正是如此

問墓祭非古不祭非情如何曰祭者祭其情也行者行吾今也何以取必於古問如此不幾於無益而斥之懲世弊而矯之慮傷民財而廢之皆眞心也謂財此不若好貨謂已忘其已之不能盡已處得爲而爲之即是天理謂溺於俗而厭文致是惡是而實非也在人自體

問人家作譜何義柳宜做歐式蘇式曰譜以記事天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常也事無志則散而無統故聯屬其事而記之者譜也君子先盡其事而已故作譜須做堯以親九族

問祭祀如何使得神來格曰神不在宗廟而在人之心親死矣而神在於子之心故果辭樹矣而仁具於核種而發則如其母其神足耳是以惟孝子爲能享親孝子與親同心能全乎所具之神否則求諸宗廟之神矣如果鑽核以浚氣其安能生問天地如何格得曰天地便是大父母與天同德亦是天神足問文廟祭何如曰於聖人之心一般便是這神相通問聖人之心一般有功而祀般如何氣象曰無私意便是一般問有功而祀如何亦感得他曰他費心力幹這件在此這件便是他精神心術之寓我享他這件利業感而不已便是我這精神心術之寓所以相通兩非其鬼而祭之所以謂諂益莫是爲此不能格享否曰正是如此

問墓祭非古不祭非情如何曰祭者祭其情也行者行吾今也何以取必於古問如此不幾於無益而斥之懲世弊而矯之慮傷民財而廢之皆眞心也謂財此不若好貨謂已忘其已之不能盡已處得爲而爲之即是天理謂溺於俗而厭文致是惡是而實非也在人自體

問人家作譜何義柳宜做歐式蘇式曰譜以記事天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常也事無志則散而無統故聯屬其事而記之者譜也君子先盡其事而已故作譜須做堯以親九族

問祭祀如何使得神來格曰神不在宗廟而在人之心親死矣而神在於子之心故果辭樹矣而仁具於核種而發則如其母其神足耳是以惟孝子爲能享親孝子與親同心能全乎所具之神否則求諸宗廟之神矣如果鑽核以浚氣其安能生問天地如何格得曰天地便是大父母與天同德亦是天神足問文廟祭何如曰於聖人之心一般便是這神相通問聖人之心一般有功而祀般如何氣象曰無私意便是一般問有功而祀如何亦感得他曰他費心力幹這件在此這件便是他精神心術之寓我享他這件利業感而不已便是我這精神心術之寓所以相通兩非其鬼而祭之所以謂諂益莫是爲此不能格享否曰正是如此

問墓祭非古不祭非情如何曰祭者祭其情也行者行吾今也何以取必於古問如此不幾於無益而斥之懲世弊而矯之慮傷民財而廢之皆眞心也謂財此不若好貨謂已忘其已之不能盡已處得爲而爲之即是天理謂溺於俗而厭文致是惡是而實非也在人自體

問人家作譜何義柳宜做歐式蘇式曰譜以記事天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常也事無志則散而無統故聯屬其事而記之者譜也君子先盡其事而已故作譜須做堯以親九族

問祭祀如何使得神來格曰神不在宗廟而在人之心親死矣而神在於子之心故果辭樹矣而仁具於核種而發則如其母其神足耳是以惟孝子爲能享親孝子與親同心能全乎所具之神否則求諸宗廟之神矣如果鑽核以浚氣其安能生問天地如何格得曰天地便是大父

言大義振興人心而又托六經以寄意世世相
承都被此澤問今世講明六經者儘多可以祀
否曰春秋時經亡俗拙故以刪述爲功孔子道
全德備故能以刪述爲事今時經儘明人儘靈
利只少躬行之實若特然有實做的人出來便
是有功當世問馬融鄭玄王弼輩如何得以存
經取祀曰這諸公也有愧血食

問孫吳法君子所取否曰君子鄙其心而取其
法故用其法而成君子之心問巧於戰陳如何
是成君子之心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戰
陳之法便是此心天然節序便是禮孫吳只爲
不曾看那義以爲質故禮非其禮

問兵家孰勝曰盡得心之本體者勝仁義禮智
無不全自能以寡禦衆問兩聖人相敵孰勝曰
敵者以正對不正兩箇俱是聖人安得有敵

問史記如何無兵志曰一篇律書都說兵不解
律呂之道無以行兵

問陣法何故止於八數曰古做井田制兵其周
方有八故局有八陣用之變存乎體故陣有八
變此是一陣變而爲八如太極爲八卦之意即
而觀之一而可演爲八統而論之陣八而常用
其一兵志數起於五而終於八非終於八也再
變而至於無窮皆八之體也非始於五也閱其
四隅而受敵者常五是以謂之五也其實二十七其法尤詳

八皆一之所爲也問陣止於八可謂變而無窮
何謂受敵者常五曰體立而用神變生於地生
於敵生於時故無有窮極而天衝地軸雲雷風
揚龍飛虎翼鳥翔蛇蟠之勢不能外之此八陣
之異名也四爲正四爲奇以天地風雲爲四正
則以龍虎鳥蛇爲四奇以龍虎鳥蛇爲四正則
以天地風雲爲四奇凡受敵者爲正從而援應
以勝敵者爲奇四正受敵而大將中於軍故五
五虛其中不爲用四隅不用而用焉實亦八也

問或謂伍是五人伍以起隊隊以起庫故謂起
於伍而終於八然否曰這也是一說皆不可泥
問周髀宣夜後世如何不用既難用古人如何
造他曰渾天著其全也周髀即其見也宣夜推
其隱也局於見則偏索於隱則荒是以去彼取
此然皆古聖人所製

問授時曆精當在何處曰以一萬爲日法便度
越諸家

問候氣曰土炭管灰皆候氣之法管灰定於度
土炭定於衡土炭可以驗日至不能通於諸氣
故古人尚律呂然古盛時得其中和後世有應
不應不可以爲據惟立表測景貞明不爲所眩
故周官用土圭致日月定四方周公之候氣如
斯而已此誠聖人妙用之術至勝國其表五倍

問大統曆即倣郭守敬授時曆之法授時看甚
精當行之長世無弊如何近議者要改曆曰下
推將來每百年減一差洪武十三年邇至元辛
巳十八年當應減之數却不減所以多這算
于要改

問海水不溢有謂沃焦所鑠有謂歸墟所泄入
於東而復統於西易謂山澤通氣恐亦不誣曰
參則相通繩落形質使然豈有通理海水不溢
只是陰陽自然之分天地間長這些便消這些
些往過來續泛無停機問消在何處曰太陽烘
烈處安得不消

問宿止二十八何謂曰星次陽四方之星各七
七少陽之數也問三垣何謂曰天市明堂之位也
太微朝廷之位也紫微宮室之位也明堂威令
臨之太微曰一臨之故有帝座星而不曰帝星
紫微朝夕在焉故曰帝星問南斗何以六北斗
何以七曰南斗列宿之一北斗所以出政四方
故得少陽全數問分野於四方不相應如何曰
分野取其辰光之驗治否曰祥瑞固有此理但
問祥瑞果爲天之驗治否曰祥瑞固有此理但
君子只自盡其治而已孔子於鳳鳥不至則曰
吾已矣夫於西狩獲麟則又泚筆悲吾道窮
要之世不治有數無皆判世治則無往而非禁
問近世李文利者號知樂律信吕氏春秋以三

寸九分爲黃鐘不用損益相生法是如何曰此正所謂俗樂今教坊司樂尺高大甚以來鍊清聲爲元只用二十七調亦不待二分關入之說問何謂元聲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做的是元聲程子知樂謂取其最低一聲爲元聲大抵古樂平淡這是人心自然之本體故淡而不厭平而自奇是以謂之太和問今如何奏古樂則人心難動奏今樂則人心易與曰這是後於情感紛華勢利之心勝則靡麗之音投苟有自養自浪辨別

問作樂如何是宣八風之氣曰八方之風乃天地生長收藏自然之氣人身肖天地之化育便能具太和吾其體至誠之聖知天地之化育便能具太和元氣與天地同德故隨所感應無往而不得其中節之和樂以象德則其辟律之間莫非所以耶至和而達這化是布之者音而具之者心具之者心而出之者皆化育之流行此聖人至德之驗功化之極也

一卷雜問錄一卷
明庵楫撰是書自心性知覺至進德修業旁及於詩學讀學字學樂律皆設爲問荅其論學以禪爲宗而附合以儒理如問千手觀音何義曰一箇身有千百箇化身一雙手化出千百雙手這便與一致而百慮殊途同歸相似殊不免援儒入墨之譏又謂作字必求工便是玩物喪志又謂太平御覽博府元龜說郛玉海通典通考藝文事文類聚諸書必非有道者所爲大抵皆佛家掃除語言文字之見其餘雜論則多因襲恆談罕所考證

孔子與老釋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絀老子老子亦絀儒學絀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絀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苦乎曾知老絀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苦乎曾德芳之語高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犂豈有二哉故學者誠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猶唐疏宋注鋼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閻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劒快眼眼之金鎞故釋氏之興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與孔氏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異也何孔氏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之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始無論異端也

世之關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蕭衍氏羌之鴈士人之丹砂權扶之王昌中國之人悉爲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拚耳不欲聽亦可怪已甚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佛沒已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多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齋夏寶無齋夏也況齋無定名繇人自相指斥我指彼爲齋耶達者可爲一噱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嘗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富其說法人天罪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正以表六親如來復現丈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教門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辭君之不覲道也況佛度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救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次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次者也人道非稼圖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圖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圖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妻子皆鼠論也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與孔氏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異也何孔氏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之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始無論異端也

世之關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蕭衍氏羌之鴈士人之丹砂權扶之王昌中國之人悉爲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拚耳不欲聽亦可怪已甚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佛沒已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多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齋夏寶無齋夏也況齋無定名繇人自相指斥我指彼爲齋耶達者可爲一噱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嘗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富其說法人天罪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正以表六親如來復現丈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教門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辭君之不覲道也況佛度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救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次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次者也人道非稼圖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圖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圖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妻子皆鼠論也

張商英曰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吾儒之路禪家非也豈唯吾儒亦非禪家也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唯吾儒亦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吾儒之路

成妄

不借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嚴聞鴻山西來意
鴻山曰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
擊竹有悟始禮謝鴻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
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兒大學於李挺
之曰願先生徹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
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
家不借儒家之路也經須云彼既丈夫我亦丈
夫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窠
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眞受用何至
甘心次人脚下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卽是仁却不肯自
信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
我卽是知却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顚倒往往如
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
中諸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
知別求佛見支離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
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日水至也不知我之
津液灑沫皆水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
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
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
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
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眞淸淨體以無爲爲淸淨者非也道
家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
眞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
若知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
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
通兩處失功迷有沒有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
明卽見淸淨眞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
緣智與火卽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
情識生焉乘其流散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眞
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
息知心不可息秖益煩擾若知吾心本無有異
由吾自惠乃失淨體念念自覺念皆空卽無

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淸明釋氏心銘亦不異
此益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心是迷有而
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不通兩處
失功也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自異故
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
有哀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
情精純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
而未嘗涉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
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
智以藏往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肯乎故易
曰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
子曰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
也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無妄
若非攝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
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
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
性者心未萌也向詣之有省然備與中絕未有
此論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
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
但其言含蓄未甚分明耳又玄宗內典云靜謂
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
性滅心滅性現此可爲荼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修爲曰无始以來无
修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无始以來无次第
佛故云无門可入更入何門本无不了更欲何
了

起信論云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无念者則
爲向佛智故无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
者是小乘法即念而无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
衍法永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
除觀物之際物本无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
念之智等虛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罷
德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无知是義者是
名無念孚觀焉鳴云如人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
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
即此義耳

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
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
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即今現在何處故經云知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
受彼生滅

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
無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
我心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即過去心現在何得言無曰
之心後任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本不可得是
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
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即念念成佛此是
最初方便之門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
即是生滅由觀塵相生滅相盡即是涅槃

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
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
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
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
行乃得涅槃亦不扶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
來自涅槃故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
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
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
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
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諸受
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
性無寄天眞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
非眞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
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
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
故妄想无自性圓覺亦无自性世人或祛妄懷
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
試南官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次非孔子
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
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
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眉
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
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
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
如死體性又云辟如眞
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
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空
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
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殊
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憎
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
之貴也亦無不可無憎怨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
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先始生死根本則汝
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
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
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尒鄉
發時訓宗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
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　不能
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
共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
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
試南官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次非孔子
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
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
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眉
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
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
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
如死體性又云辟如眞
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
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空
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
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殊
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憎
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
之貴也亦無不可無憎怨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
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先始生死根本則汝
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
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
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尒鄉
發時訓宗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
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　不能
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
故妄想无自性圓覺亦无自性世人或祛妄懷
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
試南官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次非孔子
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
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
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眉
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
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
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
如死體性又云辟如眞
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
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空
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
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殊
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憎
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
之貴也亦無不可無憎怨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
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先始生死根本則汝
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
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
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尒鄉
發時訓宗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
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　不能
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
故妄想无自性圓覺亦无自性世人或祛妄懷
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
試南官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次非孔子
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
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
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眉
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
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
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
如死體性又云辟如眞
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
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空
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
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殊
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憎
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
之貴也亦無不可無憎怨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
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先始生死根本則汝
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
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
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尒鄉
發時訓宗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
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　不能
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
故妄想无自性圓覺亦无自性世人或祛妄懷
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
試南官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次非孔子
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
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
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眉
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
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
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
如死體性又云辟如眞
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
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空
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
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殊
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憎
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
之貴也亦無不可無憎怨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
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先始生死根本則汝
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
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
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尒鄉
發時訓宗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
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　不能
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
故妄想无自性圓覺亦无自性世人或祛妄懷
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
試南官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次非孔子
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
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
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眉
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
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
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
如死體性又云辟如眞
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
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空
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
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殊
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憎
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
之貴也亦無不可無憎怨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
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先始生死根本則汝
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
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
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尒鄉
發時訓宗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
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　不能
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
故妄想无自性圓覺亦无自性世人或祛妄懷
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
試南官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次非孔子
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
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
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眉
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
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

能決所以名何假名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
汗染虛空掌堪任乎答曰不能汗濡昔又問設
令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掌堪任乎答曰不
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恒河沙等諸
佛不能決也蓁衆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
之解送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
諸法意消自無疑與無疑何懷決與不決故佛
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修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
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
指會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
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
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
諸法本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
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
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
決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
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既
歸空眞亦不立論云若世諦如毫
相得死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知一切染
法即是眞實此之謂也
橋計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澄
同時文始經曰知道无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
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无方者能以一里爲百
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
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
事法依心而現念既无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
即現三世事物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无
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
力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却來從衆生
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摩竭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
神處胎如是八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
入三世而无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
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摠无還同已前
億千劫佛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
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无時故无
時即无去來故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
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
遮具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即是表也起信
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
有眞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
有眞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
義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
此諸功德而實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无
二故無明不起即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
心性離見即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眞識知心能
不動即是眞識無有自性即是清淨非常非樂
非我非淨即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
變即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即此一心更
無所念即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即如來藏即
如來法身

世有箭滅默坐葉對茶梳鳥棲禪庵而臨機應
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眞知無念
之理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
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獨何事
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
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
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
倒聞機及聞聞自性盡自性亡所亡所已寂人
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
返照本地風光暫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
特觀音大士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

衛元曰天息衛空曰還昧旋知曰旋法師無曰
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次欲流逆流根至不生滅
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
曰冥一情冥爲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尖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慈女土偶
咒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自楞
嚴之奧祕後學之疑令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
曰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冥爲聖
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冥
者自有之无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
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无知普天之下通无不
在又曰戮屍影能警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
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
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
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无爲者爲死我離
有知有爲不害其爲无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
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
不得不養鄧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
又曰今之情滿不停皆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
合有散我之所以有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
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无生无死
客有去來鄧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萬
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然莽然在大化中
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无人无我無生無
此諸佛之窮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
空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
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
寧有無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識
塵譬喻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
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
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
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即是佛道故所以言
阿鼻依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
凡之一念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
曰佛凡諸法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實
積經云一切法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
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
故无間業即是菩提
楞嚴論云六波羅密中无方便波羅密者爲方
便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
何有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
是大智量人一切舉動施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
慧故變惡爲善或變善爲惡使善法教化十地
菩薩使善法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
暗處解暗縛撮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
化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
門即墮凡夫之執分別姻醜之相深着愛憎領
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即同小
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
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即眞同法性故若壞方
眞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即空不待壞故壞則斷
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

師是爲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輒行
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
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即得成聖
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
地我即禮汝爲師牛頭梁大師答言若如是責
我訖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世中演無上道與
僧不殊維摩在俗談解脫果與俗无異此正據
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全隔豈言形隨證改貌
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即无作處

無作法即得見佛若見相時見一切處見鬼何
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即人法俱空當念成
佛若迷无作法則幻相現前當知一切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眞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
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次而證涅槃
目擊明宗即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革凡爲聖
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即洞山云學得心
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
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鷲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
起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
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
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
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
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覺觀六者
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
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驕慢不爲他
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
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
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一斷境
識體本性全眞即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像自
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斷
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
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
神變矣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君有知乎哉无知
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
剝剝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
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
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眞識其實即八識也

楞伽於八識約爲三種謂眞識現識分別事識
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
妙得其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
淨者是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
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想若人作是心是想
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
諸佛莫能得即於此處有無我離取著若其心
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
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兩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
下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乃能入之此喻
心地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見也下瞰大海表
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逢
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
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
說種子業識即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趣寂者
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
識體本性全眞即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像自
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斷
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
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
八識即如來藏淨名即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
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偏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
意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即是一性一
性即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即是偏計從

依他即一實即是因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次
由真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即生次成
涅槃迷真實性有即是輪成生次
永明云昔有人次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
心造此人即得離苦乃至聲所及受苦之人
當時解脫盡地獄心造了知心是地獄自空耳
不唯地獄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真空
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
着想獨幻師無着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
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起蛇心疑生
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
故名不實長驅白牛車
劉璵之妹鄧陽王妃也王為明帝所害妃追
傷成疾醫不能療璵書書頒人設偈書寫令
與畫工寵姬而使精書王與觀視以示妃妃
之唾曰是固宜矣於是門客頓失所依
南嶽思大禪師既獲頓智過久之四大緩弱不
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
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空影作是觀已頓倒想
滅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
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呪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
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
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沃侶登山遊覽望火
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頗法侶曰心外無火
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為
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邯將紛
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
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王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
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
起處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
空寂即妄心自息此名為止常作此觀不失其
理此名為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
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得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
及諸行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
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
意今世斥佛者既未嘗其藏佞佛者又第毀其
跡者名相違戾真宗為宗滅甚
但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
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
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昏有今无也若將心
作无轉更成有皆屬忘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
避峯而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罄舉
數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沃侶登山遊覽望火
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頗法侶曰心外無火
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為
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邯將紛
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
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王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
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
起處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
空寂即妄心自息此名為止常作此觀不失其
理此名為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
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得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
及諸行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
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
意今世斥佛者既未嘗其藏佞佛者又第毀其
跡者名相違戾真宗為宗滅甚
但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
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
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昏有今无也若將心
作无轉更成有皆屬忘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
避峯而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罄舉
數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

與安逢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
得曰與汝安心竟龍居士問馬祖如水无筋骨
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无舟亦
无說甚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
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
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蜀出
句曰問復問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
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
以上諸人已是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眞
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
應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
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
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爲慈悲以
貢高心接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
瞿曇者也

佛與衆生本无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
法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
善不逢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
有二心致玆得失

智顗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冕
大傳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祖席之上密涉畏
途輪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
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會一念覺悟可謂
賢乎其言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
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
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死
乃學佛佛慧既成卽知我本无死此生人之極
情入道一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
豈其絕无生死之念耶抑未悉諸心而漫言此
以相欺耶使果毫无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
書政可束之高閣弟恐未悟无生終不能不爲
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普賢菩薩又當
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留持
人也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主於三教歸一
而併欲陰黜佛老於孔子之上此姚江末流之極
弊併其本旨失之者雖亦講學之言不復以儒家
論之亦不復以儒理責之矣

擬詩外傳一卷　五嶽山人黃省曾勉之

黃子閒居慘然抱憂世之懷寐而無焉寤而嘆焉林衽席而不安也絃歌觴御而不樂也或解之曰昔者有言自身以上至于荒芒爾遠矣自兒而天地無窮爾滔矣以斯須之壽而憂天下之大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顓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蚉蝣而爲顓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黃子曰噫此養已生者之說也非濟萬生者之說也天無憂不生聖人聖人者所以憂萬生而終身焉以副天之寄者也周公不憂不坐旦孔子不憂不周轍孟軻不憂不歷說憂天下者聖賢之職也使聖賢而無憂也又誰憂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治可亂乎曰如鼎載水焉斯沸矣亂可治乎曰如釜載湯參之水焉斯平矣民之心也平斯治沸斯亂致之在人不曰致之在人而委諸天者非也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闋貴乎其心也

魚以水活王者以民活魚失水而恃濡沫以求活也何異夫君失民而守卿相以求活也不可得矣卿相者君之濡沫也民者君之水也故王者宥擇卿無擇民有易相無易民詩曰宝民宝人受祿于天古昔以來一土已爾況曰廣矣禹曰夏矣舜曰廣矣禹曰夏矣湯曰商矣武曰周矣故曰皇王無恒土土者傳館也皇王者旅客也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長育其民而已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此之謂也

相天下者古之人以天下爲家後之人各以其家爲家以天下爲家者富藏於天下者也以其家爲家者富藏於一家者也嗚呼天下固一家亦固天下傾愚者私之智者公之詩曰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擇木于林而巨者先伐執豕于牢而肥者先烹是以君子戒滿也古之人也惟恐其滿今之人也惟恐其不滿釜鼓滿則人槩之滿則天槩之滿而招損天之道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言好滿必凶也古盛之世言在都兪其次言在雍熙之世言在歌謠其次言在林藪其次言在庭陛其次言在廄腸夫言而在於廄腸也亂亡可知矣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言在廄腸之謂也

太平之世士在公孤衙治之世士在僚屬傾危之世士在遊寄亂亡之世士在山谷詩曰人之云亡邦國珍瘁

墨臣罄民之財矣豪右罄民之土矣暴稅罄民之穀矣財罄則盜土罄則流穀罄則死故主民命者莫急於刑會限田輕賦詩曰蒼天蒼天昌其有所蒙而正者天下鮮矣少恩華宮矣長懷黃金矣及其仕也華宮黃金而已矣民如塵草然今之世父以此爲淑子兄以此爲良爺教之敖敖惟恐其不篤也噫其終弗回矣夫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觀人之臣也可以占國矣大臣諛者國將亂甲胄之臣淫者國將竭諫臣默者國將亡小臣富者國將蹶貪人敗類

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之謂也

堯舜窮己裕民而任天下之責於身有憂無樂故聖賢舜讓生焉後世窮民裕己而委天下之責於人有樂無憂故奸雄竊奪生焉其爲百官也亦然詩曰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此民裕己之謂也

清修玄澹治天下之器也故舜在畝畎說在版築窮而聖修皆泊乎無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仁覆天下驕揚奢詖天下之賊也自科目之求人也人操尺管以競進皆狂然有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禍始天下嗟夫科目之賊民也非一日矣雖有特立之賢亦未如之何已詩曰曾是在服此之謂也

蜂棲蟻蔽鳥實魚藻享各有分也而墨臣豪右之家皆綺甍畫室以僭擬於王者必有神覆而鬼奪之者乎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巨室兼并勢門橫暴盜竊綺繡市販車馬凡此皆下民覩之則憤者也積憤成亂經世者憂之詩曰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天地自全其生德也而用以生物之生聖人自全其生德也而恕以生民之生故知生生者天地聖人之柄也世之仕者不能生民之生而奪人之生以爲生也其悖天也甚矣詩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苟其行也則市猶之子邁爲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薦書汗牾之令舉之清途爲淑子兄以此爲良爺教之敖敖惟恐其不篤也噫其終弗回矣夫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亂紀之官布之近右滔天之罪轉之良吉不其神乎不其神乎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昌則民生愈蹙民生愈蹙則天心必變而國禍斯成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或曰仲尼皇皇云鑄勤矣空言爾矣誰則行之何必
金口而木舌黃子曰聖人作經匪觀凡庶待王者也
匪傳須頃待萬世也萬世之下有王者興式而行之
仲尼之言不為徒矣是故聖人之經不必人之盡廣
也雖一言之行亦洙泗之澤也若彼江海不必人之盡汲也雖一勺之挹亦江海之澤也若彼草木不必人之盡飼也雖一品之方亦農岐之澤也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左之右之皆聖人之德也

夫形體者固朽弊消亡之物也壽與不壽其相去不遠數十歲爾是亦死也若夫德義之立與不立則相去數千萬歲蜉蝣穿壤非可同日言也頹淵之時天下多百年之人矣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乎皆令德之謂也

富人豐殖奄并其力足以為亂而窘慶元元使之流亡其虐又以致亂常以一人而生二亂也小人奢淫貪媚其風足以導亂而茹掖姻婭布列有位其幹又以養亂亦以一人而生二亂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此之謂也

民心形也天象影也人之言天變者皆曰天譬之也然而凡天之變皆因民之心而發焉宣焉形而影之者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告凶言影無政言形也

自公卿至於銅墨尊尊卑卑所攉之法皆天子之權也故官職者殺人之具不可輕假之小人也進舉之科經術之士也而殺人者多矣而況於俊秀統稽之子乎而況於例陰庸白之人乎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

穀藝而複才養而登者也穀未藝而求實於隴畝者穉秀而已矣才未養而采秀於庠序者庸鄙而足矣擇鳳於雞之群者必不得鳳也選麟於鹿之類者必不得麟也何也未嘗養之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不得麟也何也未嘗養之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文王之能預養賢才備官人也

夫求賢授官者貴其身之能賢而平化也苟授之尸素則泥飾一宇木剡一令可歟授之貪暴則南山之虎東海之盜可歟授之暗儒術昧經濟匪博而通今者則市井之丁學究之庸可歟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治天下國家者如負檐然力莫之勝而弗傾仆者鮮矣然而小人之為人臣者無有自察其短者也夫為人臣也而自察其短則不苟尸竊不苟尸竊則不效忌嫉不效忌嫉則推讓賢俊則國采不曠而王工興矣惜乎鄧夫哉無有自察其短者也譬之牝晨之妻孰不曰吾善紕纊也不省之子孰不曰吾克肯蠱也試以三公之爵而授之途之人焉則途之人未有不以其才為能者也何則三公之祿重姑冒昧尸而為之苟人不詰我之非才也斯已矣今之任者不自能其三公之位者亦鮮矣若以匹雛之力而冒萬鈞然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詩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此之謂也

或曰惟德不朽者何也曰德者人之心也達四海過萬世者也故曰不朽軹軒之日月非可恒攬也臺榭之風雲非可久玩也聲色之耳目非可永控也途衢之車馬非可常攄也不攄時樹之德而揚其聲名也愚亦甚矣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寤寐永歎維我勞瘁此之謂也

天地聖賢皆以華化採害為職是故寒極矣而調之溫煦暑極矣而調之清涼日月以晦冥而觀照雷霆以蟄蟄而鼓動雨露以煙熇而沾潤故舜禹以洪水后稷以阻飢湯武以桀紂孔子以亂臣賊子孟軻以楊墨炎漢以暴秦而 皇祖陟降庭止言繼序者貴息而不忘也

明王之禮天下也必得臣之先志而後可將無先志而觀敵而解相無先志臨節而渝諫臣無先志達事而默守今無先志履貨而賤詩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遠送于野何以贈之先矢靡它言尊心匪貽以事君也

天下之民之貧富壽夭賢賤也其係於時代國法吏治矣乎堯舜之時聖賢繼紹之時佞人賢時代也周之法民富而壽秦之法民貧而折國法也漢吏廉而民優裕元吏貪而民匱竭吏治也詩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言所遭也

人之為言知索盜矣而不知所以致盜者官方之虐慢驅之也知窮民小盜以國法公罪之矣而不知貪汙之大盜當有天刑以默治之也可不畏乎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守今而招禮賢俊者賢俊守令也守令而股肱豪右者豪右守令也守令而爪牙胥皂者胥皂守令也豈有守令也其去也賢俊惡之豪右深之胥皂懷之尚得謂之循良也乎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擬詩外傳卷完

擬詩外傳一卷

明黃省曾撰省曾有西洋朝貢典錄已著錄是書雜論治亂之理凡三十條每條引詩二句為證全仿韓嬰詩外傳之例故謂之擬然感時發議何妨自著一書乃學步邯鄲規規形似此亦明人屢古之一端矣

客曰海水熬鹽必火以成常也而解州之池則風以結之何也予曰熬鹽者火也而解池在終南之陽必南風乃結南者火方風者火氣風亦火也故滷赤者火質風與火一也風結之者猶火成之也故滷赤者火質也北有巫咸之水入則不結者水剋火也

客曰人貌之竅鼻與耳目則二口與二陰則一者何也予曰嘗聞之杜生云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泰之六畫上三皆偶下三皆奇人之鼻也耳也目也三竅亦皆偶口也前陰也後孔也三竅亦皆奇陰陽交而為人也泰之象也然上竅雖偶而其位則陽故常輕清鼻以納氣者輕清也耳以納聲目以納色位愈上而愈清也下竅雖奇而其位則陰故常重濁口以納飲食者重濁也前陰出溲後孔出糞位愈下而愈濁也五臟地也其位在上六腑天也其位在下亦天地交泰之驗也

客曰雲氣風角何預人而占之乎曰雲氣風角生於人之聚也人之聚也其氣必盛橫出而成風上泄而為雲皆人聚氣為之也故聽音望色知吉凶也師曠吹律而謂南風不競此以音占風也常曰五雲之下必有賢人者傳其五行之和德故聚而見為五雲也兵事以五色射勝負者下有是形上有是影毫髮弗爽也

客曰月星借日為光之說信乎曰此說虛也天之有日月猶人之有兩目也目不相假以為光月其假日之光乎客曰日月相射故望而盈朔差而缺合而晦空有假也曰子未仰之天耶日之西沉也東極之星不與日射日之東上也西極之星不與日射而皆有光焉知星不因射而自有光則知月不因射而亦自有光也日月與星皆陰之精各有光也客曰然則月之虧盈也何居曰此氣之消息也聖人謂之魄自生自死非有所假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虧盈之義也

客曰人心之關於治亂者何也予曰懽娛者春生之氣天下人心懽娛積併則春生之氣應焉故太平而禮樂興怨憤者秋殺之氣天下人心怨憤積併則秋殺之氣應焉故弗亂而戎戈起實理之驗非矯說也故聖帝明王煦育蒼生富壽康寧各滿願欲常使其懽娛悅樂者所以杜爭鬬之源也

客曰祥異之生其各召諸人乎曰然天人之氣日相通達而無間者也和以興瑞戾以致災人之感天也寒涼悽凜霧朗暢豁天感人也人有此情天有此者形聲也天者影響也動之而隨不可離焉者也世人言咎徵自生於天而無關於人者乃曲學阿世諂媚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客曰弗靖之國嘉謀不行於賢者何也曰此天定也眷顧猶存雖中資而善誡申培既去在誓聖而多迷譬之漂列已成纖陽不展炎熛播熠勺水何庸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謀之克臧則具是違天奪其衷莫之救矣

客曰今之世競車利以為俗矣其流奈何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通天下之人皆攜取而公焉者也非可得而專之專之則禍害臻而不救矣是故周厲以榮夷流仇由以大鐘亾虞君以垂璧擒

客曰今之養士校而舉之者其足以寄之天下國家歟曰子觀之矣今之人也操觚以試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思富其家者也以若人也而理之民猶招虎而授之肉也不其殆歟國初之用人也惟其才賢而已不限以方也有澤乎民者雖草萊公卿矣有病乎民者雖科選斧鉞矣百官也者所以為民而建之者也故當以民之好惡用舍之可也非曰科進者始可用也

客曰古者賢聖之君相遇合而有為也其相感於一時否乎曰神之相感也素矣湯恩治於亳伊尹恩治於莘高宗恩治於諒陰傅說恩治於巖下文王恩治於岐宮太公恩治於泚泉其積心之篤默會而冥符矣是以遇合而有為也故君相之遇合其在恩治積心之時乎

客曰今之天下奚其尚曰富貴淫樂焉爾觀天下之所尚也必也市乎今之市也玩寶盈篋珠翠盈簪綺盈軸色艷盈室絃竹盈架珍錯盈列皆富貴淫樂之具也所以趨天下之尚者也觀天下之尚而可以知天下矣

客曰衰末之世而聖賢出焉何也曰聖人者天地之紀也所以守生生之大德以待王者之興者也故頻殆之世必有聖人焉覆亡之朝而有箕子弢晉之國而有仲尼戰奪之代而有孟軻不然則生生之機其息矣乎

客曰治天下者皆尚損益更化以善治也則如之何

曰凡為天下者殆博奕歟苟局勢壞焉者乃不更其局

曰　其勢而終其奕焉卒之敗焉爾矣雖有奕秋者不能反壞而勝也今之歲遷月繼而仕者猶之頻理殘奕者也若聖賢者則非理殘奕者也必更其局變其勢而仕焉者也故夏商之殘奕伊呂不為也東周之殘奕尼軻不為也非不欲為也不可為也

客曰君子之一窮達者何也曰機尊之木溝中之斷其為木分一也犀為鳥分一也鼃為魚分一也蠭蟻之榮葦褐之賤其為人分一也故鴻賢哲士居富顯而不驕在貧約而不懾知人分之一也分者何也性也性者天也命也古之聖賢所謂樂天知命者樂吾所性而知至至之耳曰天命之謂性言性即天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是性耳故曰知天矣天也者無不包焉無不貫焉重高之上極淵之下皆天也天何擇哉是故君子雖有貴賤窮達安若之殊其天一也故不憂

客曰小人之情常荊棘於君子者何也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故小人之接君子也意扞而不入言偽酬而不光情參慝而不諧無它小人之情不與君子之腹契也　完

客問一卷

明黃省曾撰其書凡十五則前四則論陰陽象緯役十一則論人事書設為客問而荅之其論解州鹽池殊附會論月星不借日尤亦不知推步之法所論人事則大抵憤時嫉俗之言

叔直子原敍

叔直者。蓋取幽風九月叔直之意也。叔者拾也。首者麻子也。農人九月開而無事。則采拾麻子。以爲來年播種之具。非取用於今。而取用於後也。余於習藝之暇。嘗居書靜坐。或抱枕偃臥。或散步閒行。默而致思。天下之理。與夫人情事物之變化。究觀其所以往往能挾蓋破障。由堂入室。遂援筆誌之。不暇成文。取其適意而已。編分內外者。事理之別也。言及道德性命者。屬之理。屬之內。言及治亂興衰者。屬之事。屬之外。忽然有得。隨手附記。故語無次第。須其自來。不以力索。故言無煩帙。夫道猶海也。納百川。漱瓦礫。不知厭。極而操瓢挹之。止能盈瓢而已。取者有盡。而受者有極也。凡吾所論夫道。不過一瓢而已。雖然。一瓢之水。於海爲細。於瓢爲便。吾取其適瓢。固無不可者。況自一瓢而挹之不已。此千尋。太山之神所授于北山愚公者也。又安可少哉。或曰。子所取道者。蓼文也。而漫衍於是。得無誤而歧之乎。曰。吾固言之矣。農者叔首。非取用于今。而取用于後也。因名其編爲叔直子。乙未夏日。鵬池寸人識。

編外內子直叔

華亭 臣 元莊

叔直子內編卷一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物各有知。知卽是道。不論所知。物各有能。能卽是道。不論所能。以知能論道。爲魚不道。以所知能論道。天地有憾。故聖人言知能。不言所知能。

形待我以生。我不待形而生也。形失我則死。我失形猶是我耳。室有盈虛。人無得喪。奚哀奚樂。

心不求睡者不得睡。心求睡者亦不得睡。惟忘睡者睡斯美矣。心不求道者不得道。心求道者亦不得道。惟忘道者道斯集矣。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破木而成車。爲軏則安。爲輪則勞。工人無心也。範金而成器。鑄則來擊。椓則來捧。冶人無心也。天地生人。貴貴賤賤。賢賢愚愚。壽殀天任。運而成。自同自異。必曰宰之。是造物之心私於工冶也。

舍沙射影而成焉。李廣射石而沒矢。影本虛也。以人視之。則虛者實。石本實也。以虎視之。則實者虛。當其內眞。則境無假者。是知內假則境無眞矣。故得道者。金石不能破。水火不能傷。

駑馬百里。良馬什之。罷牛一犁。良牛伍之。極矣。若賢不肖之相去。累尺而較之。萬猶不止。什伍云乎哉。

吾未見麟之生虎而見虎之生來也。吾未見鳥之生鳳而見鳧之生鳥也。物有種而人無種也。

登陸者舍其舟。泛水者脫其鞾。以爲無用。故弗戀也。夫生之爲物。何用于死哉。亦陸之舟。水之鞾也。而人

皆眷眷不能割。至舉所愛以徇之。愚矣。

初生之鳥。不習雖數而縣于見人者。其慈心卵而具也。初乳之狼。不嘗血味而怒于見羊者。其猛心胎而具也。人性之剛柔善惡。未必皆習也。其胎卵者實多。

賢人友勝己者。聖人友不如己者。雖不如己者。必有已不如者也。耕不如農。稼漁聖人焉不學哉。若聖待勝己而友天下無友矣。惟無不師者。乃後能爲天下師。

病寒者當暑而煩。病熱者方冬而汗。氣盛於內者。不受令于外也。故至人養其水以制外火。則夏可以爨鼎而不燠。養其火以勝外水。則冬可以造冰而不愴。

置几於室。勿動勿易。久而塵盈寸焉。盛水于室。弗動弗易。久而水減寸焉。以是知宇宙之間。土日增而高。水日降而淺。故原隰浸以就崇江海注而不盈。

天之佑堯、舜。必矣。而朱、均自若。性昏者天不能使之明也。天之縱孔、孟。篤矣。而困厄自若。命窮者天不能使之通也。然則天地猶無如人何矣。而人其如天地何哉。

以肩之貴於足也。因養肩而廢足。則肩不成用矣。以裘之貴於袴也。因存裘而棄袴。則裘不成飾矣。故貴者必待不貴者而後貴。安者必待不安者而後安。

名勢之於人也。其猶巫覡方神之降巫也。老者拜之。如拜其祖。少者拜之。如拜其父。及神已去。而僻巫于隸人。然則所拜者。非拜巫也。拜其附于巫者也。今當途之士。人咸擊躓曲拳以事之。夫亦事其所附者歟。

一朝失勢。必有辨之于隸人者。

詔聾者。撞鐘伐鼓以鑒之。猶弗領也。以手喻形。而其解捷矣。詔盲者。烈炬燃藜以引之。猶弗辨也。以聲相步。而其趨疾矣。智有所蔽者。有所開。教有所窮者。有所通。因其所開。施其所通。是以能立教之宗。

衛輒讓仁而爭國。夷、齊讓國而爭仁。是衛輒未始無讓。而夷、齊未始無爭也。吳起忍其妻而不忍其卒。夫烏知生之不爲死。烏知死之不爲生。烏知生之愈于死。烏知死之愈于生。故至人一生死。

物莫不有所待。魚待水。龍待雲。烏待風。草木待雷雨。惟人亦然。臣待君。子待父。妻待夫。待而至者爲偶。待而不至爲奇。呂望待于渭濱。傅說待于版築。而所待者果至。故功成。孔子待之杏壇。顏回待之陋巷。而所待者不至。故道廢。獨此無雄。鳳不能生子。比翼失侶。垂天不能飛。聖賢且奈何哉。

制器者莫不欲堅。然而皆毀。建室者莫不欲久。然而皆缺。聞不曰不聞。而曰無可聞。愚者于所不知。不曰不知。而曰無可知。此所以深閉固距。而難言也。

所謂明者。非必能見。吳門之馬也。爲一室之中。無遺視焉。所謂聰者。非必能聞。嵇琴之聲也。爲一室之中。無遺聽焉。所謂聖者。非必能辨商羊、蒲萍實也。爲庭除几席之間。無遺理焉。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故齋者不飲酒。不茹葷。可以祭祖。可以祭鬼。此不必然之說也。吾觀牛羊鹿豕。未嘗飲酒茹葷。而不害爲牛羊鹿豕也。孽何由除。慧何由養哉。

人之精神。凝之心爲細德。注之技爲絕藝。德絕者神完。藝絕者神褻。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上天下地。皆吾宇也。安插一室。蒔丈爲宇矣。八荒日月。皆吾扉也。安鑿一垣三尺爲牖矣。學者無以知見

之室。障吾心之宇。無以情識之垣。狹吾心之牖。空然洞然。默照流觀。是爲聖人至無之天。

賢人友勝己者。聖人友不如己者。雖不如己者。必有已不如者也。耕不如農。稼漁聖人焉不學哉。若聖待勝己而友天下無友矣。惟無不師者。乃後能爲天下師。

操瓢而挹水于海。雖終日抱汲。不盈升焉。操畚而負土于山。雖終日鍬掘。不盈石焉。豈山海不足用哉。受之以易盈之畚。何怪白首呻吟。而有所得不盈一掬乎。

醫者終日閉目。祗名爲盩。躁者終日枯坐。祗名爲動。不名爲靜。

呂梁丈人能與濟俱沒。與汩偕出者。不見水也。商邱開入火取錦。而埃不浸身。不焦者。不見火也。顏子有卓爾之見。則道爲見礙矣。烏能從乎。故曰。顏苦孔之卓。

博約以前之回。出乎教而未始入乎教。博約以後之回。入乎教而未始出乎教。出乎教則入乎性矣。

視高年者曰龜鶴松柏。不知龜鶴老而靈。人老而毗。松柏老而堅。人老而脆。不倫也。惟少壯時心靈氣堅。養生之家。枯坐不移。無異草木。是動而植用之也。有息無聲。無異螺蜂。是靈而蠢用之也。既蠢且植。千歲或可方比。故人之可貴。在壯不在老。

何益。謂飲食傷生耶。則轉蛸不飲食三日而死。謂色慾戕生耶。則龜鹿至淫。壽皆千歲。謂悟靜保生耶。則蚌螺癡寂。不能窮年。謂燥濕害生耶。則鵜鶘鳧鷗。日曝水宿。不聞僵死。要之分有所受。即有所限。短不可遲。寸陰長不可速。簡漏是以達者任之。

春秋之賞罰。爲一世示勸懲。不爲一人昭功罪。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自今魯國。必多拯溺者矣。子貢贖人于諸侯。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自今魯國。必無贖人者矣。夫受牛謝。市行也。而美之。不受金。旅節也。而抑之。計其終之利害。以定其始之得失也。於陵仲子之廉。于物奚害。君子欲維兄母之倫。故等其操于蚯蚓。爽齊扣馬之諫。于事奚益。君子欲植君臣之義。故多其功于武王。春秋盜齊豹。而劍客汗顏。馬遷俠荊軻。而勇士齎憤。是非之際。可不愼乎。

道無邪正也。用之者有邪正耳。斲腥割心。若加于庸、厲、斯榮、紂矣。戡酒嗜音。大禹所戒。然舜操南風以治民。曹參飲醇以治漢。烏喙野葛。可以攻疾。即養生之資。酒醴黍稷。因之傷生。即腐腸之藥。水火一也。用之焚溺則殺人。用之烹飪則活人。戈矛一也。外向者衛生。內向者戕生。就爲凶乎。就爲吉乎。故擇術不如治心。審途不如正步。

道傍之李。舉兒爭之。王戎舍之。非廉于味也。舉兒見其甘。王戎見其苦也。智人不營苟得。不徵近切。皆不食苦李之意而已。何詭情之與有。

狎鷗者。乃欲捕鷗者也。鷗鳥者。必非維鳥者也。故君子不畏剝床之小人。而畏包承之小人。小人不畏壯頗之君子。而畏含章之君子。

誠不當理者甚於爭。仁不當理者甚於忍。諸樊兄弟致國于季子。而王僚之弒成。吳之亂。諸樊爲之也。故

曰甚于爭。晉獻公愛奚齊、卓子。而里克之難連奚齊、卓子之禍。獻公貽之也。故曰甚于忍。

鬻食者美味供人。而自食其粗糲。鬻容者美貨貽人。而自用其苦窳。難孝子順孫不是過。而人不之德者。以其有市心也。故懷利事人。即染身摩踵。無當忠義。猶鬻販耳。蘇秦、吳起是也。

親親長長之禮立。而終古不渝。尊尊貴貴之禮立。而易世則變。何哉。一則利其公。一則利其偏也。公利者。上與下同賴之。故親長久安而不變。偏利者。上專而下溪之。故尊貴乘亂則相淪。

恩怨不出於臣子。報復不建于君親。知其恩亦將知其怨也。報其德亦將報其怨也。故豫讓漆身以殉智伯。伍員剖尸以鞭平王。兩人者易地皆然。未可殊觀也。

商人先罰後賞。尊而不親。故上交者多諂。諂之敝也。其究難爲上也。故東遷而君道中肩。弁播之辱矣。易曰。下也。故季世而臣罷胥醢。拘囚之禍矣。漢之敝也。其究難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教劍者有法。及其能劍。忘其法。并忘其劍矣。教泅者有訣。及其能泅。忘其訣。并忘其手足矣。未忘法而用劍者。臨戰闘而死于劍。未忘訣而習泅者。臨江湖而死于泅。

陶鑄範成鑑鼎。及鑄鼎發明堂。而陶冶毀於砂礫。形形不能自完其形也。蛇生子而脫殼。蟹生子而脫殼。生生者不能自全其生也。大夫種以踳越殘身。商鞅以强秦肢裂。韓、彭以興漢葅醢。功能衛人。不能衛身。悲夫。

見聞知識者。學者之黍稷稻粱也。黍稷稻粱。饑者患弗得食。食者患弗能化。不化則殃。醫者用藥石以攻之。攻之盡而後即安。子路、子羔。饑而未食者也。曾子、子貢。食而未化者也。一貫之教。其二子之藥石歟。若顏子則弗藥而自化者矣。

由能舍其過。舜能舍其聖。禹能從乎善。舜能從乎衆。是所以爲大也。

舟人不以觧艦載千鈞之石。愛舟也。車人不以小牿覆厚載之車。愛牿也。堯、舜不以天下授不肖之朱、均。愛子也。愛子莫如堯、舜。而不知者猶以爲遠其子也。

大害必有小利爲之媒。大利必有小害爲之倪。小利能掩大害。故知避者寡。小害能隱大利。故知趨者希。聖人能察害乎利初。故媒不能惑。能斷利于害後。故倪不能撓。

趨利避害。聖與衆同情。而異識者也。衆人以趨成其避。而聖人獨不失其所趨。乘人以避成其趨。而聖人獨不失其所避。非直趨而直避也。其中有迴折焉。公儀子以不受魚成其嗜魚。子罕以不受寶成其愛寶。子產以辭邑成其受邑。晏子以辭室成其受室。皆識趨避中之迴折者也。不迷其迴折。則其途徑矣。徑行直前。則其途反隩矣。非知幾者其孰能之。

張、陳之仇。胎於膠漆。厮、阜之好。起於匪懈。蓋情深者望難塞。怨極者氣易平也。故愛生惡。惡生愛。循環反覆。故珠玉生之。推之火金土木亦然。故五可還一。一可攝五。聲之一拊。桐梓花實葉各不同形。實總一根。遂遠者不出十里。百步外非無形也。十里外非無聲也。而見聞不及者。耳目之精。所至止此也。以是知形之愛而威之者也。爲之圓其形。形成而莫之罅也。所愛者去之也。昔聖人之道也。爲之傳其言。言傳而莫之

到境也。聞雷者心悸。聞哭者心悲。見蹏而生子四目。見兔而生子缺脣。以是知境之涉形也。耳目具於我。物採之則出。聲色存于彼。心攬之則入。龜鼈相偶。雌子不運而風化。白鶂雄鳴於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彼皆以耳目內通。而形聲相注者也。惟至人其背。而內外應。應能使根境不相到。故納之涇渭而不亂。置之紛華而不汨。思也者有不見者也。見也者有不思者也。見黑則言黑。見白則言白。豈待計議而答哉。若以問瞽者。必擬議而始對。雖對之而當。猶未始有見也。故曰。擬議卽非。

優游則奎盜之禮。重于泰山。夫子之下拜是也。倉猝則經法之昭。時有變易。湯、武之放伐是也。蓋禮猶國之外。郭家之外藩。耳外郭嚴則寇敵心沮。不待挫之城下矣。外藩固則穿窬却步。不待鄄之門內矣。若使敵至盜來。則必藏胄操戈。以逐之。豈可恃藩郭之用哉。故禮者未亂則能止亂。已亂不能勝亂。悍者欲廢于無事之日。迂者欲恃于有事之時。皆謂之不知禮。

聖人之道。猶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松柏得之爲堅貞。桃李得之爲色澤。椒桂得之爲芬芳。若荊棘得之。則爲芒刺。蓳辛得之。則爲腥濁。固同源而異流者也。老聃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有韓非。韓非之後有商鞅。孔子之後爲子夏。子夏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有李斯。夫老子之道。化爲韓、商。孔子之道。化爲李斯。亦猶天地之氣之有荊棘蓳辛也。人不疑天地而疑于聖人何也。

災祥之變。有主應者。有主應者。主咸者天召人。作。醫如風行草偃。咸有主之者矣。此天召人也。若夫冤戾獄訟。箱篋。孝婦含悲而枯旱。專諸刺僚而彗星襲月。荊軻入秦而白虹貫日。譬猶聲傳谷響。相爲答應耳。此人召天也。天召人者。微而遠。弭之也難。人召天者。顯而近。消之也易。

氣疾者。病氣之見表者也。人病脾者毛必焦。病肺者聲必瘖。病肝者目必黃。病腎者耳必聾。醫者望其顏色。而推知其病源矣。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震動。此皆病之證。非受病之根也。見其證者。察其根。然後祛除之道可得。故曰。上醫醫國。

草木昆蟲之異。其妖祥之徐氣歟。禎祥之大者。結爲賢聖。其餘以生麒麟鳳凰。蓂莢芝草。妖孽之大者。蘊爲凶頑。其餘以生蝮蠚賊螣。拱殺妖桑。故觀其所餘。可以知其所積。譬猶見落葉而知天下之秋。察雹飛而知四海之寒也。故聖人以鳳闕卜道廢。邵子以杜鵑占時衰。

五色令人目盲。而聾者不必皆惑于聲。故狂爲恆雨。而恆雨未必皆狂。僭爲恆暘。而恆暘亦然。化有推移。理有變易。而欲執一說以衡大道。管窺蠡測之見也。情識盡則明生。聖人純乎明。衆人純乎識。純明者如懸鏡于虛。物至則照。純識者如投物於暗。雖得非眞。識者明之翳也。翳不去。則明不徹。衆人亦有乍生之明。如電光閃爍。不可爲恆耳。

妍媸有愛。醜魅若鳳。得者有悅。臭夫若蘭蕙者。是知桑有蠶豬。而氣無薰豬。有樂聞裂帛者。有樂聞驢鳴者。是知耳有清濁。而音無清濁。衰者聞歌聲而泣。樂者聞哭聲而笑。是知情有哀樂。而聲無哀樂。商邱胡人火不焦。呂梁丈人入水不溺。是知心有炎涼。而境無炎涼。園人得寶劍。以之刈葵。盲者得古鏡。以之蓋醢。是知用有貴賤。而物無貴賤。南人尚右。北人尚左。中國貴揖讓。胡人貴蹲踞。各安其習。而禮無曾卑。天地之間。猶舉兒之歲大野。或實土塊。或實薪蘇。此聚而爭。彼聚而唾。紛紛啼笑。情欲嬗然。日葬而歸。誰得誰喪。老人傍觀。但掩口胡盧而已。今庸知無大聖之老。不掩口胡盧于人世之側者乎。

解尸者如解衣。解衣者先釋其襟結。除其束縛。挈領而轉其肩臂。如去襲焉。何其易也。形神之相附。猶衣之著身也。愛欲之係戀。其襟結也。恐怖之拄礙。其束縛也。二者不釋除。而一旦神與形欲相捨。何異解衣者之不脫其絪縕。不循其領理。而倒持遂褫之乎。其備諸苦惱。豈足怪哉。故真著者必善脫。善生者必善

叔苴子內編卷二

守外閉而無內徹者。其措事如瞽者之持燭。燭雖明而無救於蔽。失其昭昭者也。故趙括能讀父書。其於行軍則不若崔杼病劍。向揚雄博極墳典。其于治國不若崔光。知者不必用。用者不必知。不化之守。如隔宿之食。愈多愈腐。不可食也。

心其弓歟。精神其矢歟。心操精神而射之。靡弗入也。心其輿歟。精神其馬歟。精神御心而行之。靡弗至也。然一矢不能中兩的。一車不能赴兩途。故善用心者。注獨往之鶩。善用精神者。寨旁出之歧。

非理本空。見聞成礙。今夫簏者。寢息于重幃之內。而夢遊于千里之外。門閾牆垣。不能限也。而卒不能越夢中之溝。何者。離覺礙而得夢礙也。及其既覺。山河大地。婆娑人物。頓然一空。而終不能容枕席茵帳。何者。離夢礙而得覺礙也。譬猶魚之跳罾入網。脫一罅復得一罅。蜂之穴窗入暮。去一障復增一障。故展轉拘滯而流浪無窮也。惟至人收視反聽。目無留見。耳無留聞。不留見故見不礙目。而崩崖震霆等之如吹劍。不留聞故聞不礙耳。而崩崖震霆等之如吹劍。

心之靈明宅於中。而外注于官者。謂之竅。凡竅有七。口二。耳二。鼻二。口一也。衆人任形。則官與心隔。孔也。而非竅。聖賢以心制形。視聽言動。山思而運。譬如溫突之出烟。內外洞達。故謂之竅。不而之孔。聖人心充乎五官。無所滲漏。故云心有七竅。其餘若離朱之竅于目。師曠之竅于耳。易牙之竅于口。各得一察。而不

符于大道。此一曲之士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閒。人自塞其竅。人心無所不感。亦無所不塞。聖人感乎人。故人利見。逆父感乎馬。故馬從御。劉累感乎龍。故龍擾狎。百里奚感乎牛。故牛肥良。不特此也。舜感乎弓。故弓調。伯牙感乎絃。故絃和。宵衣感乎丸。故丸飛。公孫大娘感乎劍。故劍躍。張子感乎筆。故筆回。神動于中。而注乎物。注久而物與我如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物猶如此。況于人乎。聖人過化存神。玄解也。極其感應之理而已。

天地間有有形之五行。有無形之五行。流行者其無形者也。成質者其有形者也。人取于無形之五行。以建其生。取有形之五行。以輔其生。豐其建者。或當其輔。故聖賢有阨窮之嗟。厚其輔者。或薄其建。故紈袴多昏庸之質。

木生蠹而蠹賊木。人生蝨而蝨蝨賊人。馬絡其首。爲人牧遠牛穿其鼻。爲人引重。首之者未必見犯。不知其所自來也。人之於天地。亦若是而已矣。

刑以禁情而實生于情。禮以節性。而皆出于性。譬如果實之有匡輪乳殼。不過然匡輪乳殼。豈非草木之性所自成自就哉。而曰刑禮皆聖人爲之。過耳。故莊子曰。果蓏有理。人倫雖繁。所以相屬。

雖有良貓。未嘗人穴捕鼠。雖有察吏。未嘗人隱窺人。鼠不容穴。則鼠亂于室。而不勝捕矣。人不容隙。則人亂于國。而不勝刑矣。秦之季世是也。

管仲射鉤以殺桓公而卒以桓霸。易牙殺子以食桓公而卒以齊亂。論我者我輔乎。親我者我仇乎。愛恒之變于后有是夫。

死于色者。與死刀兵何異。死于酒者。與死凍餒何異。而人皆畏刀兵而溺枕席。惡凍餒而喜沈酒。嗚呼。亦弗思已。

輕拒者不可與有言也。輕受者亦不可與有言也。輕受虛言者。亦輕受惡言。則其所受還爲所拒矣。惟夫聞善若餒。聞惡若嗢者。然後可深告而不疑。縱言而無忌。

物胎于氣。事胎于意。氣有乖和。故物有善惡。意有邪正。故事有成敗。極物之大。天地山海。皆氣所造也。極事之大。帝皇王霸。皆意所造也。氣與意皆始于至無。成于至有。故君子愼獨。

凡有積者。皆謂之病。氣之積而成物。成物者。遊化之病也。意之積而成事。成事者。人心之病也。曰妄起見。見有善惡。同爲目告耳妄起聞。聞有洁濁。同爲耳鳴。故天地以無物爲太始。聖人以無事爲太素。

功業文章。古今不相及者。古人以餘力爲之。而今人以盡力爲之也。古人爲功業。道德之餘力也。古人爲文章。又功業之餘力也。烏獲舉鼎。秦武王亦舉鼎。而獨絕脰而死者。何哉。蓋以餘力爲之者。神實溢于所爲之外。以盡力爲之者。精實竭于所爲之中。今人之不古若。其以是夫。

思理而獲者。如和金玉。一調不更。思事而獲者。如和琴瑟。每曲改調。歷法五百年始更。治塞疾者。一日而數疑其劑。治季世之天下。亦醫者之治塞疾也。而欲執古御今。得乎。

大學之書言治本而不言治具管子之書言治具而不言治本故孔子以器目之周官之書具也而可行于稗海之內管子之書具也而不可通于齊國之外故孔子以小譏之

善言醫者制論不制方論成而方自足其中矣言治者語道不語法道行而法自寓其間矣

坎者土窖之水也故于物主悅帝之德猶坎也調物而不知王之德猶兌也悅物而有迹伯者則枯槁而涸矣宋襄齊桓則抱甕而灌矣故天以無聲無臭爲神德以不顯爲至

已往之法皆蟂螂之委蛻也蟂螂之精想魂識既已離其枯殼化爲玄蟬舒翼長鳴吸風吹露于梧柳之上而莫子猶捧其遺蛻賣其跋行喙息不亦愚乎而世之所謂學古者可慨矣

兩物相值我大則容我小則讓相爭者起于相敵也力敵爭搏智敵爭鬬君子無所爭蓋君子之於天下容之而天下之于君子也讓之我容而彼讓如林之於鳥池之於魚適相受也爭何有焉吾未見大人處羣兒中而與之爭者也

聖人之智如日賢人之智如月士人之智如燭衆人之智如暗室如日者無所不照無所不徹也如月者無所不照有所不徹也如燭者思至則見不思不見也如室者終日視之而不見者也此之謂庸愚

吞鉤之魚必魚之跋扈者也人阱之獸必獸之狼藉者也魚不跋扈則其爭餌也不死獸不狼藉則其逐媒也不猛人之聰明強察者其得利也倍于愚而其得害也亦倍于愚故明而不哲禍之招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學道者如治氓然初養其實而長之比其用也則刻其實而窒之其始不實則不長其終不窒則成而無用故守閭見而不化者皆堅氓之無竅者也

人之有心猶舟之有柁也柁橫則舟橫柁正則舟正故守閭見而不化者皆堅氓之無竅者也

用之則和徐不用則不足者心也不用則有餘舟之則止而不用而日盤旋其身以至于敝此大小之分也

之周流潛輪乎無已時小人之道如磨心則止而不用而日盤旋其身以至于敝此大小之分也

觀大者不得處近望遠者不得居卑觀泰山者千百里之外見其十九焉稍進而近見十之五矣再近之見十之一二矣比其至也所見無萬分之一矣愈近而見愈狹見者蔽于所見也惟至人遠觀之以得全近造之以窮其蘊是以萬應而萬完

聖人憂姤而喜復何重于一陰一陽也曰此治亂之幾也傅馬棧者先伸曲木曲木又求曲木則雖不曲矣故姤取女而必壯先伸直木直木又求直木則雖不直矣故復朋來而道亨一陰一陽者君子小人之媒也故謹之

動物之根在天故以天之七政四餘占人命之休咎植物之根在地故以地之燥濕肥瘠決草木之榮枯動物以化牡分乾坤故相求相配植物以生成合乾坤故自本自根

造物能翦物能張物時當元亨則種粒可舒爲尋丈時當利貞則蔑糞可收于彈丸夫松柏之子大不踰萱蕿而函參天拂雲之氣性鷹鸇之卵小僅如彈丸而具摩霄凌風之羽翮雖有聖智孰能斷其所以然

同是雷動風散雨潤日暄也陽舒由是陰慘由是發育由是殺戮由是栽培由是傾覆由是不易其而四時之氣自備非天下之至妙者歟

陰陽有母數有子數先天爲母數後天爲子數母數一演子數十人處胎一時可當出胎之十日處胎三日爲時三十有六可當出胎之一年受病于三日之內者不過期年必死受病于三十日之內者不過十年必死若懷孕十月而不受病則壽可極于百年人娠未有踰十月者故百年壽之大齊也後天之休咎皆稟于先天之乖和如根之與葉毫髮不爽竹箭在土其先天也出土後天也土箭微有傷闕天關則竹必有拳曲剝蝕之病引之于人何獨不然易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之分是爲天地對待男女正位立萬有之體也下經首咸恆而終坎離之交是爲天地綢繆男女搆精達萬有之用也凡乾坤坎離不分則陰陽失位而生生之本不立不合則陰陽失偶而生生之化不流

察人面而造化之全功備焉天庭者天也地角者地也兩目者日月之經天也鼻口者山海之載地也造化之體立矣若夫噫欠者風也漱涕者雨也裂眥者電也叫呼者雷也造化之用行矣方六寸之形而兩大之能事畢矣故曰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陰陽合而生五行也專而純故五材終古不遷五行合而生萬物也雜而亂故物類條忽代變

乾坤生六子六子生六十四六十四生三百八十四亦如陰陽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也

天陰陽之精聚爲日月人陰陽之精聚爲五曜人五行之精聚爲五藏故魂魄五藏者人身之七政也七政經乎天而相淩歷衝犯則天病調之以德七政運于身而有積重偏克則人病調之以藥陰陽合而生五行是陰陽者五行之父母五行合而生萬物是五行者又萬物之父母譬人以一夫婦生五子及五子各配而其生又無窮矣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五行同陰陽所生也其取數少者爲輕清取數多者爲重濁一六合而成七數最少故水最輕清二七合而成九則多矣故火次之三八合而成十一則又多矣故木又次之四九合而成十三則尤多矣故金又次之五十合而成十五則多之極矣故土之重濁特甚焉輕清者微而易散重濁者堅而難銷其合而成萬物亦然此賢愚壽夭之所以異

天地之數有乘有除乘之則一可演萬除之則萬可攝一四時之運元亨乘數也利貞除數也乘之則一核數爲萬蓏除之則萬蓏收於一核維易亦然大衍之數乘數也歸奇之數除數也乘之以觀陰陽之妙除之以觀陰陽之竅然後可以察吉凶之奧

易爻之吉凶悔吝皆起於因重因重者卦之朋比也而朋有類不類有善不善于是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而吉凶悔吝紛然矣今有虎于此獨居無以見異也必觀其所遇遇牛則鬬遇羊則搏遇鼠則伏遇北則和情態不齊皆來物所使故聖人觀卦係辭亦必視其來物以定吉凶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總謂之蒼龍。鱗蟲三百六十屬焉。龍得東宿之精者也。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總謂之白虎。毛蟲三百六十屬焉。麟得西宿之精者也。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總謂之朱雀。羽蟲三百六十屬焉。鳳得南宿之精者也。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總謂之玄武。介蟲三百六十屬焉。龜得北宿之精者也。中央七宿樞、璇、璣、權、玉衡、開陽、光、總謂之斗極。倮蟲三百六十屬焉。聖得中宿之精者也。斗建二十八宿。故人制毛羽鱗介二十八宿朝宗于斗。羽毛鱗介亦從服于人。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也。象有變動。則形之休咎從之。然形有反常。則象之氣候亦應之。五為感應者也。易曰。萬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則有一物則有一星矣。何但郡官應宿哉。

洛書之數。天之軀殼也。河圖之數。天之腹藏也。天以洛書為體。以河圖為用。易占其用。故用圖而不用書。書形天而不形地。故數缺五十。試以人身論之。人身之軀殼。亦洛書之數也。人身之精氣。亦河圖之數也。身之尻骨腹背屬乎陽。是藏九腹一左三右七也。身之肩臂股足屬乎陰。是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也。譬雞卵之黃白。必有陰陽之數存其間。以成羽毛首距。特非至聖不能別白耳。至如五藏。則腎位于北。是六一居下也。心位乎南。是二七居上也。肝位乎東。是三八居左也。肺位乎西。是四九居右也。脾位乎中。是五十居中也。以圖書求之身。以身推之于天地。合猶符節也。

觀支干之相配。則知陰陽之氣無頃刻而或離。觀五行之生成。則知天地之數無毫末而不具。

蓍占龜奇者。皆陰陽之愆伏剩積也。氣化有愆伏剩積。則時有變動。而顧祥妖孽生。人事有愆伏剩積。則意有變動。而吉凶悔吝生。易者變也。以蓍卦之變。占時事之變。譬如以影測形也。故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四時者。相生為序者也。而寒為生生之首。春氣傷則四時缺。何者。春木衰則不能生夏火。火必微矣。火微則土必耗。土耗則金必衰。金衰則水必涸。一根戕。百葉黃。收種不及。翌明年有旱則無黃。旱傷其元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有正春者無亂秋。此之謂也。

萬物皆數所成也。一六之所生成。過三八則衰。過四九則壯。過五十則絕。過二七□□。我盛則制彼。彼盛亦制我。相當則相敵。為故物無盛而不衰。數之所歷。不能踰克制之數也。不黍長于盛夏。而不能不黃于秋冬。麥生于嚴冬。而不能不萎于盛夏。性有所宜。必有所忌。時有所助。必有所代。自然之理也。

乾之元亨。東西南北。無所不之。得時之全也。然至于上而不免于悔。則時健之故也。坤之元亨。利西南不利東北。得時之半也。然至于二而能無不利。則牝順之效也。此順天者必兼修人事而後可無憾也。

人之得朋之方。則仇讎成作使之喪朋之地。則親戚成作敵。百里奚卷舌于虞。而揚名于秦。蘇秦敝裘于秦。而結綬于東國。非其智有利鈍。朋有類不類也。舟之乘風也。則萬溪助其順。其溯風也。則千波抗其衝。

夫波濤豈有喜怒哉。亦所之之方異耳。

人發春之木氣以養肝。故肝旺于春。發夏之火氣以養心。故心正于夏。吸夏之金氣以養肺。故肺旺于秋。吸秋之金氣以養腎。故腎旺于冬。五行之氣互換于宇宙。而人呼吸于其中。如五味之關通于五藏也。人自不覺其消息耳。故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資者養也。

羽蟲三百六十屬焉。鳳得南宿之精者也。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總謂之玄武。介蟲三百六十屬焉。龜得北宿之精者也。中央七宿樞、璇、璣、權、玉衡、開陽、光、總謂之斗極。倮蟲三百六十屬焉。聖得中宿之精者也。斗建二十八宿。故人制毛羽鱗介二十八宿朝宗于斗。羽毛鱗介亦從服于人。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也。象有變動。則形之休咎從之。然形有反常。則象之氣候亦應之。五為感應者也。易曰。萬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則有一物則有一星矣。何但郡官應宿哉。

洛書之數。天之軀殼也。河圖之數。天之腹藏也。天以洛書為體。以河圖為用。易占其用。故用圖而不用書。書形天而不形地。故數缺五十。試以人身論之。人身之軀殼。亦洛書之數也。人身之精氣。亦河圖之數也。人身之五藏。亦河圖之數也。身之尻骨腹背屬乎陽。是藏九腹一左三右七也。身之肩臂股足屬乎陰。是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也。譬雞卵之黃白。必有陰陽之數存其間。以成羽毛首距。特非至聖不能別白耳。至如五藏。則腎位于北。是六一居下也。心位乎南。是二七居上也。肝位乎東。是三八居左也。肺位乎西。是四九居右也。脾位乎中。是五十居中也。以圖書求之身。以身推之于天地。合猶符節也。

觀支干之相配。則知陰陽之氣無頃刻而或離。觀五行之生成。則知天地之數無毫末而不具。

蓍占龜奇者。皆陰陽之愆伏剩積也。氣化有愆伏剩積。則時有變動。而顧祥妖孽生。人事有愆伏剩積。則意有變動。而吉凶悔吝生。易者變也。以蓍卦之變。占時事之變。譬如以影測形也。故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四時者。相生為序者也。而寒為生生之首。春氣傷則四時缺。何者。春木衰則不能生夏火。火必微矣。火微則土必耗。土耗則金必衰。金衰則水必涸。一根戕。百葉黃。收種不及。翌明年有旱則無黃。旱傷其元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有正春者無亂秋。此之謂也。

萬物皆數所成也。一六之所生成。過三八則衰。過四九則壯。過五十則絕。過二七□□。我盛則制彼。彼盛亦制我。相當則相敵。為故物無盛而不衰。數之所歷。不能踰克制之數也。不黍長于盛夏。而不能不黃于秋冬。麥生于嚴冬。而不能不萎于盛夏。性有所宜。必有所忌。時有所助。必有所代。自然之理也。

乾之元亨。東西南北。無所不之。得時之全也。然至于上而不免于悔。則時健之故也。坤之元亨。利西南不利東北。得時之半也。然至于二而能無不利。則牝順之效也。此順天者必兼修人事而後可無憾也。

人之得朋之方。則仇讎成作使之喪朋之地。則親戚成作敵。百里奚卷舌于虞。而揚名于秦。蘇秦敝裘于秦。而結綬于東國。非其智有利鈍。朋有類不類也。舟之乘風也。則萬溪助其順。其溯風也。則千波抗其衝。

夫波濤豈有喜怒哉。亦所之之方異耳。

人發春之木氣以養肝。故肝旺于春。發夏之火氣以養心。故心正于夏。吸夏之金氣以養肺。故肺旺于秋。吸秋之金氣以養腎。故腎旺于冬。五行之氣互換于宇宙。而人呼吸于其中。如五味之關通于五藏也。人自不覺其消息耳。故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資者養也。

道家嬰兒姹女之說。靜觀後天有生之理。而養其神於身內者也。釋家舍利塵尼之說。洞視先天無生之理。而超其性于世外者也。道家自無而之有。故從身內生身。釋家自有而之無。故從幻中滅幻。

人身者。魂魄之舍也。魂為陽。為清。為明。魄為陰。為濁。為冥。眞人養魂。衆人養魄。養魂則陽息而陰消。如嬰後之月。明日長而闇日微。養魄則陰息而陽消。如望後之月。闇日壯而明日損。濁昏慈。省思慮。所以養魂

也。悉情性。耗聰明。所以養魄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卽養魂養魄之謂也。

人之魂宅于心而遊于目。故覺境皆魂所造也。人之魄遊于腎而宿于肝。故夢境皆魄所造也。然覺境實而夢境虛者何也。蓋人魂累劫流轉。其狃習也深。其結識也堅。則其造境也。自難空壞。人魄因形生長。其狃習也淺。其結識也薄。則其造境也。自隨起隨滅。魂識共一性海而分。故覺境人人大同。魄情各一胎氣所化。故夢境人人互異。

人之生也。魄先成而後魂附焉。其死也。魂先去而後魄從焉。至其宅處於五藏而無形者。乂五行之精之氣也。有死而魂魄相拘者。冢中之婢是也。留魂而得新魄。可以復生。道家所以有奪舍之術。死魄而得生氣。亦可以復生。玄女所以有鍊尸之法。魂無不之。故舍生而趨生。魄附骨肉。故骨滅而亦滅。衆人無五世不盡之魂。而有百年不化之魄。故子孫于主時祭而葬無不祭者以此。開之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亦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故哀哭之期以此爲節。得之楊升菴云。

人身之郛。五行之粗者也。人身之臟。五行之精者也。至其宅處於五藏而無形者。乂五行之精之精者也。外形內藏。雖有精粗。不離于形。其死爲魄。惟夫精之精者。爲形之君。其死爲魂。人之生也。魂魄偶居。如夫婦之相得。卽有合。其死也。魂魄離居。一升一降。而不復相顧矣。

道一虛也。分于虛謂之神。神之凝謂之氣。氣之結謂之精。精之堅謂之形。其合如是。其散亦然。是故形敝則精潛。精潛則氣衰。氣衰則神離。神離則歸虛。自生自死。任運適然。如是者爲衆人。練形還精。練精還氣。練氣還神。練神合虛。可出可入。制命在己。如是者爲眞人。卽形卽精。卽精卽氣。卽氣卽神。卽神卽虛。不離常處。與道合符。如是者爲至人。衆人後生而後死。眞人長生而不死。聖人不生亦不死。非不生死也。生卽無生。死亦非滅。

叔苴子內編卷三

古之學者學一事必究一事之所以然。故學不易成。及其成也。則用而不通矣。春秋時。伶人賤工。皆通於制作之意。如師曠之言樂。史墨之言易。梓慎、裨竈之言天。和、緩之言醫。皆能推究本原。窮極神化。今老師大儒。有不能解其說者。其術業之淺深可知也。

樂律可以候氣。可以召氣。氣已至而律辨之。主其候者也。氣未至而律迎之。主其召者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自孟春至季秋。役氣相併。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多死聲。此律叕之師曠清角而悲風急雨驟至。此非用律以召氣乎。大抵氣盛則聲從氣而主候。聲盛則氣從律而主召。律調而聲不從者。氣之病也。道宜治氣。氣和而音不諧者。律之過乎。

樂之用有順時以助氣者。有回時以調氣者。如當春用角。當夏用徵。此順時以助氣也。春大寒則用微聲以召火。夏大燠則加商聲以殺火。此回時以調氣也。氣正則順助之。氣病則回調之。以暢其化。氣病則回調之以救其偏。

醫之用藥。無病則用和劑以扶正。有病則用克劑以伐邪。故律呂如醫之用藥。無病則用和劑以扶正。有病則用克劑以伐邪。故律呂聽非難。而制用爲難也。

水一也。而異於所載。載清則清。載濁則濁。載鹹則鹹。載淡則淡。火一也。而異於所爇。爇明則明。爇昏則昏。爇煖則煖。爇炎則炎。性一也。而異於所附。附盆則盆。附仁則仁。附焉則焉。所附者何。魄是也。性

隨魄而變.猶水之隨地.火之隨薪也.因地之清濁鹹淡.而謂水性有貴賤.因薪之仟明蒸臭.而謂火性有美惡.因魄之仁厲蠢蠢.而謂人性有妍蚩.失其信矣.告子論魄.孟子論性.此其所以異.

金有五.而寶踰麟鳳萬之一.木有百.而檟柟豫章千之一.土有九.而谷膜沃壤十之一.是以知五材物多.而精者少也.以有形之五行.推無形之五行.亦若是已.無形者.生人生物之母也.既惜物多而精少.何念不可造.造之愈有.譬如鼷鼠而當狸.惡狸而當犬.惡犬而當猩.展轉相去.而卒逭一猩.終不可去.其害怪物之歸.鳳人之聖賢.間世一出哉.

蜩螗終日鳴.而聲不嘶.蠛蠓終日飛.而翼不疲.之二蟲者.甚微.而長形大力.或不能過.何哉.彼蓋不能不鳴.鳴不耗氣.不能不飛.飛不損力.動乎天者不勞.任乎性者無難耳.聖人因應爲言.不自爲言.故言滿天下.而舌不敝.聖人任運而動.不自爲動.故功滿天下.而身不勞.

以翼飛者.無翼則不能飛也.神能不待翼而飛.以足行者.無足則不能行也.靈蛇不待足而行.凡有待者.窮於無待.無所待則無所窮矣.聖人不待富而充.不待貴而榮.不待名而善.惟夫無所待於天下.故天下莫得而窮聖人.

聖人握其獨見獨聞者.以與人爲徒.惟有與人爲徒者.故人皆可以爲堯舜.惟有與天爲徒者.故如天之不可階而升.

學者如取水.終日取而不能竭其量.故操瓢者止於瓢.操盎者止於盎.教者如分火.終日分而未嘗虧其光.

貪蟲之鳴.亦有專能.烏之嗄嗄.蟬之嘒嘒.蟲之唧唧.動於天者.人雖欲效之而不能似也.若鸜鵒鴝鵒.失其真.而喜爲人言.則人得而勝之矣.故學者不自蹙其器.善教者不自蹙其光.

而字追句比.與古人爭能者.皆鸜鵒鴝鵒之智也.

注水於瓶.閉一竅而水不得出.氣守之也.真水於盎.覆匏而水不得入.氣拒之也.人能塞穴以守氣.若瓶之閉.則精完而不泄.能含氣以質中.若匏之覆.則邪距而不入.

聖人律度衡量.皆取諸身.故脾音中宮.肺音中商.肝音中角.心音中徵.腎音中羽.此律之出於身也.中指之中節.十分之而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此度之出於身也.以中指承黍.爲圭.三圭爲撮.三撮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此量之出於身也.三撮之黍.得十有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衡之出於身也.惟聖人稟陰陽之純氣.故聲律身度.不依外求.衆人稟受既偏.形體失中.有餘不足.人各一是.故聖人制爲黃鐘之律.以定聲.而度量衡皆從此出.所謂耳目不自鑒.而假明於鏡.心識不自知.而假靈於龜.釋己而任物者也.

虎搏人以飼其子.則謂之猛.獸人殺牲以奉其親.則謂之孝子.吾庸知人之云猛者.非虎之所謂慈耶.又庸知人之云孝者.非虎之所謂猛耶.各私其類.各便其性.而此是彼非.互相訾詆.吾誰使正之耶.

蜣螂化爲蟬.濁而之清者也.糜化爲蚿.暴而之仁者也.此變之善者也.蛇化爲鼈.則黠而之蠢矣.雀化爲蛤.則捷而之鈍矣.其變何如不變也.吳太伯以冠冕易蠻荊.而趙武靈王以胡服反華俗.是泰伯爲蟬鳩.

靜中念念可使天鑒.不若使天無可鑒.有可鑒.即非中矣.動中事事可使人窺.不若使人無可窺.有可窺.即非和矣.

陽同面無通故不怒而威氣六月二陰生而與陽戰故陽致其威而炎始極十二月陽生而與陰戰故陰致其威而寒始極譬如虎同類相猾則馴異類相鬬則猛也

春夏秋冬之速亦以物之大常定之耳而禾必齊然二月之春榆莢之秋也四月之夏麥黍之秋也六月之致者有氣化自致者今儘者不敢委之氣化而必率合于人事是猶問伯牛、孔子之疾而推其飲食五情之致也豈不悖哉

冬之春也乃知物物不同四時物物不同五行人之壹陽弱之夜人之夜鼠貓之盡同處宇宙間而各自爲寒暑晦明也惟達者齊之愚者執焉

殺萬物者莫嚴於冰雪然陰崖幽谷積冰生蠶積雪生蛆爛萬物者莫烈於火然西域火山之中有火樹火雞火鼠人取其皮毛絨爲火浣之布是知冰雪火非眞能害物物自不宜於冰雪火耳桑屬食桑則死馬食脂油則病豈葅菜脂膏能毒敗物類哉性適相反也故性合則生不合則死孰爲險耶孰爲易耶知此理者然後可以同物境而齊是非

氣者水之母也水之行止聽命于氣氣騰則水溢氣弱則水涸氣奔則水駛氣滯則水澀故善治水者治其母試以人身例之水在身爲血血不自行挾氣以行氣不條暢有錯經妄行之患而竅血于耳目口鼻之間崩潰不治其氣而塞其竅則此竅塞而彼竅復流害益甚矣今之治水者皆塞竅之智也

蚯蚓之覺能飲能淫類血氣之有知又不久而散者此易所謂遊魂爲變也與海之市蜃之樓例觀可也

夏雹冬華此德陽伏陰乘時令之際而盜行其威也譬猶病塞者之當暑而頗病熱者之方冬而汗耳此理者然後可以同物境而齊是非

水能浮千鈞之舟而不能浮錙銖之金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勢也火能銷萬斛之水而不能銷一坏之土非萬斛寡而一坏多也性也堯能化比屋而不能化丹朱舜能格有苗而不能格商均周公能移頑民而不能移管蔡孔子教行于三千之徒而不能行于其妻夫孰使之然也以大聖之德而化阻于至親則水之絀于錙銖而火之窮于一坏也聖人有不能以是哉

自古聖賢無全備之五倫唐虞以前尚矣堯歷十子舜歷十父母兄弟與子湯文武皆歷于君臣禹歷于父周公歷于兄弟孔子歷于君臣夫婦朋友孟子歷于君臣朋友夷齊歷于君臣朋友柳下惠歷于君臣兄弟此皆有憾者也天必使聖賢有憾于五倫者欲聖賢以道彌縫其缺而立萬世人倫之規矩也

使聖賢處五倫之全無以顯人倫之正惟天虧之而益以完離之而益以合乘之而益以和敗之而益以成然後天下萬世之盡倫者有所宗放聖人無全倫非天薄之也天欲儘聖賢以教人也

易道于九流家言無所不有履之卦儒家流也艮之卦釋家流也巽之卦道家流也噬嗑之卦法家流也同人之卦墨家流也睽之卦楊朱家流也師之卦兵家流也大畜之卦術家流也賁之卦稚奇家流也治方術者各得一察焉以自好自以爲得儘者所未得而儘者亦拒之于道外不知其未始不出吾宗也譬如始祖既遠本支繁昌子孫于億不相辨識遂以途人視之而獨守一大宗以爲本族不亦陋乎此不明于易故耳故曰易冒天下之道又曰天下之能事畢矣惟深于易者知之

人之疾病有天有人飲食失調五情無節此人損也晉平齊景是也若夫遊氣紛擾陰陽搏擊人居其間

天地之災祥亦然有人事所致者有氣化自致者今儘者不敢委之氣化而必率合于人事是猶問伯牛、孔子之疾而推其飲食五情之致也豈不悖哉

物之精者氣必飛揚故金銀至重而莫、干戚龍玉石至沈而白虹成氣況聖賢抱陰陽之清秉中和之精宜其生有紫雲之上騰而死爲冀尾之列宿哉

子產之論伯有曰其取精也多矣其用物也宏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其厲不亦宜乎由是觀之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強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蟲螟鬱爲飄蝗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旻然無情而已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蜈蚣蛇蝮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天與日月同會于玄枵之宮而後歲復更始但天行至速一歲而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稍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有奇月行又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則天行又多六度也是爲朔虛以盈虛合論則一歲月去天凡十二度積二歲則去二十四度矣然猶不出玄枵之宮故不妨于改歲至三歲月去天三十六度日與天雖會于玄枵而月猶宿于星紀不及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強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蟲螟鬱爲飄蝗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旻然無情而已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蜈蚣蛇蝮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天與日月同會于玄枵之宮而後歲復更始但天行至速一歲而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稍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有奇月行又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則天行又多六度也是爲朔虛以盈虛合論則一歲月去天凡十二度積二歲則去二十四度矣然猶不出玄枵之宮故不妨于改歲至三歲月去天三十六度日與天雖會于玄枵而月猶宿于星紀不及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強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蟲螟鬱爲飄蝗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旻然無情而已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蜈蚣蛇蝮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天與日月同會于玄枵之宮而後歲復更始但天行至速一歲而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稍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有奇月行又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則天行又多六度也是爲朔虛以盈虛合論則一歲月去天凡十二度積二歲則去二十四度矣然猶不出玄枵之宮故不妨于改歲至三歲月去天三十六度日與天雖會于玄枵而月猶宿于星紀不及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強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蟲螟鬱爲飄蝗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旻然無情而已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蜈蚣蛇蝮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天與日月同會于玄枵之宮而後歲復更始但天行至速一歲而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稍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有奇月行又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則天行又多六度也是爲朔虛以盈虛合論則一歲月去天凡十二度積二歲則去二十四度矣然猶不出玄枵之宮故不妨于改歲至三歲月去天三十六度日與天雖會于玄枵而月猶宿于星紀不及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強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蟲螟鬱爲飄蝗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旻然無情而已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蜈蚣蛇蝮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天與日月同會于玄枵之宮而後歲復更始但天行至速一歲而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稍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有奇月行又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則天行又多六度也是爲朔虛以盈虛合論則一歲月去天凡十二度積二歲則去二十四度矣然猶不出玄枵之宮故不妨于改歲至三歲月去天三十六度日與天雖會于玄枵而月猶宿于星紀不及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強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蟲螟鬱爲飄蝗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旻然無情而已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蜈蚣蛇蝮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天與日月同會于玄枵之宮而後歲復更始但天行至速一歲而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稍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有奇月行又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則天行又多六度也是爲朔虛以盈虛合論則一歲月去天凡十二度積二歲則去二十四度矣然猶不出玄枵之宮故不妨于改歲至三歲月去天三十六度日與天雖會于玄枵而月猶宿于星紀不及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強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蟲螟鬱爲飄蝗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旻然無情而已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蜈蚣蛇蝮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天與日月同會于玄枵之宮而後歲復更始但天行至速一歲而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稍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有奇月行又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則天行又多六度也是爲朔虛以盈虛合論則一歲月去天凡十二度積二歲則去二十四度矣然猶不出玄枵之宮故不妨于改歲至三歲月去天三十六度日與天雖會于玄枵而月猶宿于星紀不及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強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蟲螟鬱爲飄蝗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旻然無情而已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蜈蚣蛇蝮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如歷家占天。或算其進。或算其退。異用而同歸也。
五十有五之數。數之總也。四十有九之數。數之綜也。綜以度其經。造化鬼神不能逃其情。
卦起于一畫。有始有壯有究。故乘而爲六。而數極矣。至于七則不可更進。復以漸而反之。
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八卦者。周天之數也。乾一。震四。坎六。艮七。得陽度之十八焉。坤八。兌二。離三。巽五。得陰度之十八焉。合之
得三十六度焉。以十乘之。得周天三百六十度焉。其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八卦積分零之數。合餘之
則見。分隸之則微。故卦數止于三十六爲節也。易曰。仰以觀于天文。此之謂乎。
天地之數。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六十四生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生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而乘數極矣。乘數既極。復以次除之。至于一而除數極矣。一乘一除。五相進退。而生死榮悴大小厚薄
之變因之。故一之中含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不爲不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衍于一而不爲有餘。知此
理者。則知昆蟲之腹。可以藏天地。芥子之體。可以納須彌。果核之實。具參天之勢。百抱之木。連搖落之期。
人知卦運之分配時日。如支干之相次者。可與論易矣。支十之連肇于歷元。卦氣之連肇于生辰。然歷數
亦有卦氣。生辰亦有支干。並時而不相離者也。
天干者。乾之氣也。地支者。坤之氣也。蔵月日時。各以支干相配而成。則知乾、坤生成之用。無頃刻而或離
也。苟就一物之中而欲辨其號爲乾之甲。號爲坤之子。雖黃帝、孔子不能知矣。故陰陽不測之謂神。
世之推命者。以生年日月時。似矣。而復以氣運爲歸。有妙理焉。凡人有十月始生者。蓋稟月令十干之全
氣也。處胎時爲先天。出胎時爲後天。先天之干氣。一月一更。十月一周。其既生也。先天所稟之干氣。將次
第用事于後天。先天稟氣于一月。後天用事于十年。先天以十月爲歸。後天以百年爲歸。蓋總此陰陽之
氣。未生既殁之以生。既生必乘之以行。一月之氣。衍爲十年之運。所謂資始者。能統天也。大約在胎之時。
當出胎十月。在胎三日爲時。三十六當出胎三百六十日也。今以十干合卦氣推之。益顯然矣。甲乙者震、
巽也。丙丁者離也。戊己者坤、艮也。庚辛者乾、兌也。壬癸者坎也。受胎于甲月。而出胎于癸月。則先天之卦
氣周矣。或從甲順行以及癸。或從癸逆行以及甲。歷歲百年。則後天之卦氣周矣。先天卦周則生。後天
卦周則死。循環出入之定數。天地鬼神且不能違。而況于人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此之謂也。
金珥抱璫。朝隣蟠螭。陰陽摩盪。而不調于和者也。譬如以手摩肌。肌熱氣聚。則血脈壅起。紫黑異色。亦氣
體之不和耳。故金珥虹蜺。天地之病徵也。
陽氣爲雷。陰氣爲風。陽以二月升。以八月伏。故雷發聲于二月。而收聲于八月。陰三月在天。九月降地。故
風高于春而下于冬。地有愆陽。則雷宜伏而不伏。天有積陰。則風宜下而不下。雨者雲氣之合也。而合必
資于風。則風蕩雲面相併。而成雨。氣交而風弱。則下降而成霧。氣先凝爲霜。而風甚。則併而成雪。先凝爲
雨而冤甚。則結而成冰。風合雨交而殺氣沍之。則轉而成雹。
陰自天而降。陽自天而升。陰降而至于地。則爲冬至。陽升而至於天。則爲夏至。陰陽升降之中。則爲二分。
孕育炎蒸。破迷啟云。五行顛倒龍虎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行。此之謂也。

陰性方。故結雪之華皆方。陽性圓。故草木之幹皆圓。天有伏陰。則當夏而結霰。地有愆陽。故方冬而
旬萌。蓋蔓密雲不雨。陰弱之徵也。土花不實。陽弱之驗也。陰氣經戾。則雨毛雨血。陽氣并逆。則生赫生燄。
陽欲升而陰鎮之。則地震。陰欲降而陽封之。則天坼。陽氣逕洩不收。則地氣上騰而爲水。陰氣蓄縮不降。
則山雲不出而爲旱。陽久伏于下。則土脈枯而山崩川竭。陰久積于上。則天漏澤竭而日蝕星隕。陰陽相和。
之所以異也。
仙家胎化之法。蓋悟造化精氣爲物之理。而益用其機者也。精氣不合。則魂魄不附。而惛火不熾。則精氣
不凝。故牝牡相求。則以慾火釀其精氣。而物類生焉。此造化之機也。明者有見於此。知一身自具陰陽。可
不資于男女而自爲牝牡。乃搬運腎中坎水。逆流而上。循頂至口。以肺金之氣逆之。使反居于心位離火
之上。借離火以溫食和合其精氣。使其混沌而成胚胎。胚胎成則神魂都焉。久之可以飛胎而成仙矣。故
以鑪鼎之法言之。則氣者鉛也。水者汞也。心者鑪火也。鑪火熏蒸。則鉛汞合而金丹成。以牝牡言之。則氣
者嬰兒也。水者姹女也。心者媒妁也。媒妁調合。則男女諧而聖胎就。無二理也。至龍虎交戰之說。蓋肝居
東方爲蒼龍。火之母也。肺居西方爲白虎。氣之母也。精氣與火相交于中。而母護其榜。則盛者不壯。衰者
不涸。可以相助而養其成矣。非眞有戰攻之事也。
參同契云。五金之方。北方河車也。此言眞氣之鉛也。又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塵垢。此言
眞水之汞也。眞氣起北方。忽腎水之眞精而上騰。如桔槔之汲水于河。故曰河中也。離爲中女。而方其汲
而逆水之時。猶水與嬰兒之氣和合。故曰姹女。姹女者。女之在宅而未嫁也。及乎精氣二物。共相扶與。自
下而升。自北而南。次于心位。龍虎夾其榜。鑪鼎烹其中。則精氣轉合。玄黃相抱。如雞卵然。伏而養之。使可
孕育矣。破迷歌云。五行顛倒龍虎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行。此之謂也。

叔苴子內編卷四

眼瞎子以黑而成見。此晦以御明之理也。背戾止舌不齕。此柔以勝剛之理也。

目之清。塵垢粗穢。有所必拒。腹之厥。酸鹹甘苦。無所不容。拒物者物去之。容物者物歸之。吾見腹之飽矣。未見目之飽也。故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欲去不足者。當使之有餘。爲有餘之地。僅可免于不足。若但求其足。無時而足矣。

終日說昧。不能當一辯。終日說貌。不能當一見。說之無實若此。故曰。予欲無言。不輕譽人者。善譽人者也。不輕毀人者。善毀人者也。夫惟不輕。是以不行。

兩人精相喻。則視而不言。兩人意相喻。則言而不辯。南人言相喻。則辯而不爭。精離而後有言。意格而後有辯。辯迭而後有爭。至于爭而兩心相喪。不啻水火冰炭矣。是以至人不言。賢人不辯。智人不爭。知爭之無益也。無益之爭。君子不施于君親。況非他乎。

人之學異乎造而齊于極。秋與秋相遇。不言而笑。言而御同也。遘泰山者。分途而上。各見一隅。及升其巔。而所見同矣。故凡見之未一者。皆行之未至者也。衆之所爭。和乎賢人。賢之所爭。和乎聖人。至聖人而五藏皆附。此靜以制動之理也。筋骨爪牙皆有敵。而斯以爲聖乎。

舌梁可嗜也。進之病胃者。則嘔逆而弗食。錦繡可悅也。進之病炎者。則棄擲而弗衣。夫善亦人之昏藥。錦繡也。進之而不受。彼其中必有病焉。故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昔周公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此假卜筮以神明其德者也。太公問治咎。而知後之篡弒。能無卜筮而知吉凶者也。圖神方智者易之神智。知來藏往者。聖心之神智。聖人資易之神智。可以證心出心之神智。可以符易。

五行之精。物偏得之。皆爲至寶。是故士之精爲玉石。水之精爲鰒珠。金之精爲干、莫。木之精爲檀梓。火之精爲燭龍。五者之精散。惟聖人之五藏全而具之。故易贊乾之聖人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嗚呼。盡之醫。聖人之言。上舉首。下舉尾。引而不發。如道筒于人。而藏其鑰。智者開之。其發昔多。恐者抱之。不知誰何。賢人之言。多所發。少所蓄。如賈者坐五父之衢。而列其楹。渴之者不牽裾而强問其日。俗儒之言。如嚼枯蔗。衆人已棄。而我收其餘。惜哉。

人聞言而說者。非悅吾之言也。悅乎其心所自有者也。子房一見高帝而說合。高帝之心先有子房也。趙良說商君而不過。商君之心本無趙良也。嬰兒生不識父。既長而父乍歸。驟而入室。子以爲途之人也。奮然操戈而逐之。其母論之而後知其爲父也。拜泣而持其衣。夫一人耳。識則其父也。不識則途之人也。途人入室而逐之。宜矣。故比于剖心。子胥臨夷。龍逢授首。申公胥靡。皆嬰兒之未識父而逐之者也。不諒其未識。而遽求人有罪焉。故君子詔蓄不詔怨。告蒙不告昏。

飼鳥雀以禾黍。則集而食之。投以金玉。則翻翅而遠去。彼以禾黍可資生。而無取金玉之貴耳。人于金玉。然操戈而逐之。求者安生。守者徇命。智愚不可食。黍不可衣。其無益猶是。而珍之。括之。而橫之。而探之。而屑之。而劫之。求者安生。守者徇命。智故不如烏雀矣。

呼人爲馬牛。人必赮然怒。呼馬牛爲人。馬牛漠然而無喜。人好名而馬牛忘名也。且即號以聖賢之嘉名。以爲不如束芻之投也。夫名以聖賢則不樂。與以束芻則樂。實在焉耳。許由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夫許由之不欲稱爲天子。猶馬牛之不能稱聖賢也。

能見鏡中之形者目也。而目必借照于鏡。能斷龜筴之兆者心也。而心必借決于龜筴。神在我而假靈于物。非物能益我之神。能去我之不神也。著之分撰。龜之墨食。意識盡矣。光明出焉。猶借鏡以見形。不知者以爲鏡之明。其知者以爲目之明也。夫舍而持鏡。何以無見乎。

好人之欲敗其輕重者。不竭權衡而竭操權衡之人。夫設權衡以去私也。而人即以去私成其私。猶立法以禁弊。而人即以去弊成其弊也。故善政不如善使。

蚊蟲之聲嗜嗜。及蟲之聲洋洋。秋蟲之聲唧唧。冬蟲之聲喑喑。氣之所變。不得不變也。文章之盛衰可知已。古紀曰。士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宇宙之氣。自上古至今日。聖賢豪傑。拔精而生者。不知幾千數。是亦士敝水煩之日也。草木之華。盛發于前者。其殘英剩蕊。必色淺而香微。今人之出類拔萃者。皆

殘剩也。而欲追配古人。得乎。

文章功業之可傳者。皆前定者也。三代以前尙已。春秋而降。孔明之功。定于隆中。王猛之功。定于捫蝨。至于管、晏、申、韓之書。皆自寫其意。斐然成章耳。彼豈執筆咿嗌而能雕字飾哉。故功者立于未有功之先。文者具于未有文之始也。譬如蟲之蛛網。有先蛛網而成者矣。今欲徵不朽之事。而取辦于臨時。何怪功日鄙而文日卑乎。

作文之家。貴意到而句不到。作畫之家。貴趣到而筆不到。作繪之家。貴精到而象不到。此其小者也。治民者貴神到而法不到。行兵者貴聲到而賢不到。不到者其不可見之精。而到者其可見之形也。譬如燕享者。邀其主至而與馬僕從。隨亦善。不隨亦善。無爲輕重。君子尤惡其外到而內不到者。

子割股以救親。則謂之孝。臣割心以殉君。則謂之忠。牛羊雞豚。肩被股裂。燔炙爽爨。以食君親。而不稱忠孝者。以彼固不得不死。而非出死以相爲也。故出於相爲者。能分猶而即爲忠孝。出於不得不然者。雖屠割而同於雞犬。而世人輒以一死爲節義。妄矣。

豕爲食者養肉。馬爲乘者養力。羊爲膳者養毛。貂爲裘者養皮。雉爲羹者養羽。象爲器者養齒。人知之已。而梟知藝士之爲人養技也。梟知辯士之爲人養口也。梟知國士之爲人養軀也。梟知貪士之爲人養財也。天下熙熙攘攘。大抵皆爲人者耳。其實能自爲者幾人哉。此爲今之學者。

釣魚不得者。必更爲織其綸。芳其餌。而不爲魚惡也。射鳥不得者。必更爲調其弓。矯其矢。而不爲鳥憎也。我呼則人不得不應。我唱則人不得不隨。我揖則人不得不讓。我不得不讓。我端則人不得不端。我能致物。物豈能自至哉。故老子曰。聖人持左券而不責人。

爲吏治者。吏之所能威也。治乎吏者。非吏之所能威也。爲陰陽鑄者。陰陽之所能範也。鑄陰陽者。非陰陽之所能範也。夫至人鼓動五行。能使冬鑾鼎而夏造冰。雨暘在其掌握。風雷出於指顧。何水火之能焚溺哉。虎不畏風。龍不畏雨。御之自我焉耳。

子之在母腹也。惡惡然。其出於腹也。哇哇然。故曰。失道而後德。慈母之視子也。油油然。保母之視子也。熙熙然。故曰。失德而後仁。衣子者以故衣。衣叔者以新衣。賀鄰家之子緣以綠緣。故曰。失仁而後義。揖子姪者及胸。揖鄉人者及膝。揖尊客者三揖至地而後起。故曰。失義而後禮。拱揖嚴而揖慢之行興。輯柔爽而忿爭之色見。故曰。失禮而後刑。大道破碎。小道乃興。網繆孔多。愈遠其宗。故以刑防刑。不若以禮防刑。禮不若義。義不若仁。仁不若德。德不若道。夫使民之於君。若腹中之子。其離於禮樂刑政。則既遠矣。其嫉人、賊虐之世乎。

赤子在襁褓中。未知親疎情僞也。見乳母則欣然而就之。見他人則啼而背之。誠心所結。以天相愉也。古之得道者。往往能擾龍馴象。棲怖鴟於懷中。而調一機心。則雉爲之飛。鷗爲之聚。故知精神動於無形。而形色昭於日月。嬰兒烏覩。且不可欺。而況于人乎。況鬼神乎。

人象如於太清之上。而古象者伯決吉凶。地氣動於黃泉之底。而眠氣者早見休咎。人意動於心曲之隱。而察意者先識向背。人所不見。炳若雲漢。人所不聞。灼若雷霆。故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獨可不慤乎。

陽燧照日則火生。方諸照月則水生。未照之先。水火何在。蓋陰陽相拽而神生其間。神者非陰非陽。不在此。不在彼。不離此。不離彼。如槌鐘成聲。聲非在槌。亦不在鐘。鐘槌之間。天籟發焉。其神之所爲乎。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精氣形三者合而成身。然各有所取。取天地之水。以成吾精。取天地之風。以成吾氣。取天地之土。以成吾形。故水清則精秀。風調則氣和。土厚則形眞。以爲不信。驗之草木。磽地多惡木。膏壤多嘉材。水土之氣異也。此堪輿氏之根宗也。

取水爲精。取風爲氣。取土爲形。方未離母腹時。母代爲之取。及既離母腹後。人始自爲取。代取者。乖順和逆不自必。故跖或善而顏或夭。數定于先天。不可移也。自取者。多寡節宣皆自制。故順者安而逆者危。數屬于後天。可自主也。此吉凶悔吝之樞輿也。

天地則眞陰眞陽合。皆可變化而爲神。牝牡合而成男女。坎離合而成嬰兒。水火合而成神丹。以至倕師之歌工。墨子之飛鳶。皆盜陰陽之機而幻爲之者。夫幻猶可以合神。而況眞乎。

物莫重於金鐵。而寶劍鏌水而成龍。精之至也。物莫輕於羽毛。而黃雀化蛤而沈水。甚之至也。故知鍊神以養精。則無沈不揚。鍊形以養魄。則無揚不沈。升降飛沈。何類之有。

欲窮天地之變者。先窮吾身之變。人身以心爲主。心愈則燕。心勞則汗。心恐則慄。心懼則顫。心憂則癖。凡病皆心所爲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故衆愈積則燕而成旱。衆勞積則汗而成雨。衆恐積則慄而成寒。衆懼積則顫而成震。衆憂積則癖而成厲。其他昆蟲草木之妖。日月星辰之變。未有不因人心爲孽者。故治一身之病者治心。治天地之病者治人。

人心之感天地。有以乘感者。有以尋感者。三軍慓怒而赤地蝗飛。萬姓顰號而山崩川竭。此乘氣所感也。匹夫縲獄而六月飛霜。匹婦銜冤三年枯旱。此尋氣所感也。蓋人乘則志不專而氣盛。故磅礴兩間。志專則人不乘而精達。故衝犯天地。譬諸於射。三軍以百矢齊發。無不中也。由基以一矢獨發。亦無不中也。衆可成專。專可當衆。是以聖人貴衆貴專。

物之有理。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也。善學者窮於一物。不善學者窮於物物。窮之於一物者。如破竹。一節破而百節皆開。窮之於物物者。如索綯。千處索而一處不獲。理者川流也。性者江河也。命者大海也。行川流之遠。必至於江河。行江河之遠。必至於大海。故窮理者必盡性。盡性者必至命。未有熟於子而不識其父。熟其父而不識其祖者也。

使千古不通於一息。何善察時者能以一息知千古。使萬物不備於一身。何善觀物者能以一物知萬物。精神之感物也。微而善寄。雖無情之物。有所注則無不寄。注於琴。則喜怒哀樂皆發於音矣。注於繪。則喜怒哀樂皆發於繪矣。惟聖人上注於天地。故天地與之同舒慘。下注於萬物。故萬物與之共憂樂。

魚之於淵。其宂藏于九泉。或躍而動。其流洋逢於江漢之川。明此理者。則知匹夫怨怒所以感動乎皇天。雖有嫫母。不貴暗鑒。知暗鑒不能滅其醜也。雖有侏儒不能益其長也。世之人有過而患人見。是貴暗鑒之心也。無善而喜人譽。是履危石之智也。識故不如嫫母侏儒矣。

功生於敗。名生於詬。不有敗安有功。不有詬安有名。有不善理身之人。而後扁鵲、倉公之功著。有不良視聽之人。而後離朱、師曠之名傳。凡勤勤旂旂。聲垂鐘鼎。皆待其病也。豈聖賢所樂哉。故至人無功。其人無名。

鑒之昏也。可磨而明。鑒本自明也。若磨礪則不得而明矣。劍之鈍也。可礪而利。劍本自利也。若削木則不如是。

成利矣。善教者但能還人之固有。不能益人之本無。

種蓋者傷寒熱於初眠。則病必發於三眠。其老也不死則僵。人傷於胎。木傷於蘖。其初不覺。至長乃發。皆戕其元也。故養生在初。固根在始。彭聃之壽。顏冉之夭。豈可盡求之人事哉。元氣有全虧耳。

郊社之禮。所以事天。存心養性。亦所以事天。郊社者黍稷之馨香。存養者明德之馨香。黍稷之馨香。正以同食而飽者。此不說味。又不問味。說味必有不同食者。問味必其未嘗飽者。不同食而說之。說無益也。未嘗飽而問之。問無益也。說無益。不說可也。問無益。不問可也。莊子曰。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齒後舌生。而舌兩見其毀。爪後指出。而指屢逢其脫。陰事者。背先受傷。觝突者。角先見。堅剛之不可恃也如是。

聽之人。而後離朱、師曠之名傳。凡勤勤旂旂。聲垂鐘鼎。皆待其病也。豈聖賢所樂哉。故至人無功。其人無名。

虎雖不噬人。猶謂之虎。蝮雖不螫人。猶謂之蝮。小人雖不爲不善。人猶謂之小人。不噬者必有時而噬也。不螫者必有時而螫也。不爲不善者必有時而爲不善也。故春秋誅意不誅事。信終不信始。

山以靜而能興雲。君子是以易其心而後語。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萬物之生。有氣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法。從微而之著。其爲道也順。易之用。因法以得象。得象而後得數。得數而後得氣。由著以窮微。其爲道也逆。故曰易逆數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事天者。人不違天也。立命者。天不違人也。惟不違天之極。所以天亦不能違之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生珠之淵。非無螺蜆。生玉之山。非無沙礫。蘭芝之叢。芝草茂焉。幽翳之洞。醴泉出焉。故四囚列中天。三仁棧其元也。故養生在初。固根在始。彭聃之壽。顏冉之夭。豈可盡求之人事哉。元氣有全虧耳。

挺商爭舜。文產夷爵。樹杭育華士。五行混流。秀顏錯出。天之所生。地不爲擇。從古然也。

賢人之閒善。如逢乍識之友。面目歲屆。皆新睹也。定交以後。綢繆數日而始洩焉。望人之閒善。如逢久要之友。握手促膝。歡合無間。嘿然貽對。而神情自諾。若衆人之閒善。如逃逢人。負手岸幅而過之耳。惡人之閒善。如逢仇人。瞋目視之。甚且擾臂逐之矣。故善者。怒拒於惡人。眇忽於衆人。恒蓋于賢人。而夙契於聖人者也。此人之所以異也。

食豉羊之肉。而復使任牛馬之事。不已甚乎。

形貌者。魂魄之見乘者也。其魂魄靈者。其貌秀。其魂魄強者。其貌勁。其魂魄正者。其貌端。其魂魄弱者。其貌委。其魂魄邪者。其貌醜。智人望人顏色而占知人品者。凡因形而推奠形之君也。

蒲且之射。詹何放而學釣。大娘之劍。張旭放而學書。射非浮沈之訣。而劍非鉤盡之方。然而相會者。以神遇之也。故得其神則四方皆戶牖。泥其迹則室中成面牆。吾安知宁宙萬物。非皆可學釣。皆可學書者耶。

名者上與下者也。利者下本上者也。故求名者於上。求利者於下。人處最上。則更無出於上者與之名。故天無名而冕無名。人處最下。則更無居其下者奪之利。故蝨也餓而徒也歟。

何與起猶未能引而伸之耳。

工人刻木爲像。已造像而弗修之。往往有應者。夫木未成像之先。工制乎像。既成像之後。像制乎工。其理何也。曰。昔楚懷王孫心爲人牧羊。晡臥羽忽逆議而立爲義帝。既立之後。義帝能主約而制項羽。羽不受其制而殺之。卒負賊名以亡其楚。此與工人侮像而受制者何異。

人之少也。母乳之。其長也。天地乳之。九土之毛。百穀之實。水生山產。皆天地之精氣也。春夏以籜扇之。甚矣天地之於人也。過於母矣。人知父母之恩。而忘天地之德。是知昔之所以生。而未知今之所生也。不亦蔽乎。

兩樵相遇。不言樵而言非其樵者。兩漁相遇。不言漁而言非其漁者。樵漁其所知者也。故不言。非樵非漁。

鼠豈未知者也。故言之。故莊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異於其動。不可言靜。中有未嘗動者存。譬之風搖。不可言動。中有未嘗動者存。衆人之心如鼠。其靜也不

屈物於貴也。必不得貴馬。故玉斗以獻而見摧。委物於賤也。必不得賤焉。故桔槔以汲而見收。人能制物

叔苴子內編卷五

死於射。扁鵲死於醫。桑田死於巫。蘇張死於辯。此皆以技爲羽毛齒角者也。味之登鼎俎者。網罹必及。鴞鳴惰於人。而人不之捕者。色聲香味舉無足取故也。龜鼈以甲自衛。蟭蟘以劍自雄。鯛魚隊長三尺。鈔魚蜚翅如戈。而不免於居解者。材有所用之也。故無取於世者。雖惰不害。有用於人者。雖防不免悲矣。

人備物之性。故可以盡物。一物不備。則一物不盡。造父備馬之性。故能御馬。劉累備龍之性。故能豢龍。紀渻子備雞之性。故能鬬雞。狙公備狙之性。故能賦狙。郭橐駝備樹之性。故能種樹。惟聖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盡。盡己性者。正盡其萬物之性也。

人之嗜欲多。物之嗜慾寡。故人之精常斲而物之天恆完。今夫鶴雀鴻鵠。夏則立於炎日之中。而不困於暑。冬則棲於霜雪之地。而不病於寒。使人能如是。豈非古之所謂眞人得道者耶。而禽鳥以爲尋常者。寡慾焉耳。蓋禽鳥欲不過一飽。無思慮。無憂患。無喜怒。五情六慾。一不汨其中。故其神內全。而其氣外固。寒暑風雨之襲。猶浮雲也。安足撓之。人能寡欲同乎禽鳥。則人水不溺。人火不熱。乘天地之正氣。而萬變不能奸矣。

凡物之分量。有不可損益者。肩之自短。髮之自長。拇之自大。指之自細。受之於天。不約而同。故松柏不說而尋丈。蘜蘜日說而不盈尺。龜鶴不祝而千齡。蜉蝣朝菌不吹而自零。眞菊日吹而不落。性之所賦。豈以外物爲戚慶哉。而冥冥之夫。自神其智。自多其力。貧者欲富。富者欲溢。賤者欲貴。貴者欲極。天者欲壽。壽者欲倍。得之則據爲己功。不得則悔人爲之未及。烏知好醜成敗。已定於嬰孩之骨。

一斤之鼠。人謂之大鼠。百斤之牛。人謂之小牛。鼠體已極而牛體未極也。方畝之沼。而抱甕者不至。方尺之井。而負綆者不停。沼水有窮而井泉無竭也。販夫販婦。粟滿瓶錢盈貫。而人目爲富。大賈轉穀千數。貨如山。一不稱意。廢箸而嘆息。憂貧。此牛鼠之說也。市人隙百貨於肆。爛然盈目。而求奇珍者過不問。富人大家。門牆圄然。無所炫耀。而賈胡闐塞其庭。此井沼之說也。故祿不期多。而期於有。壽不期多。而期於有源。

人身中精氣神三者。養之專一。皆可以通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難者。特患人自耗洩而渙然不振耳。試以物驗之。蜻蜓好食毛蟲。蟲棲葉端。而蜻蜓伏於樹下。勢不相及也。以目光射之。而蟲自墜。精之至也。南方有鰕。名曰短狐。口中有弩。含沙以射人影。其形飄應影而成痏。不治則殺人。氣之至也。蜣螂抱丸。凝想即尸解形蛻。神之至也。夫三者用之專一。昆蟲么麼。猶能妙著於形迹之外。況靈秀如人乎。昔人有入水遇鮫者。與鮫戰水中。七日而斬之出。非有異術。其精定也。人欲手刃其仇不得。倘謂像而拔劍劃之。是日仇人之首。無故自落。專氣所至。心手相應。不知其然而然也。倩女私所私戚。一夕魂往從之。庭數年。盲男女。歸不知其病。寢於牀也。此神行者也。此三人用之於邪。而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如是。況養之以道義哉。古之眞人。縮栗四時。役使五行。惟不自耗洩。以宏至一之用耳。

造化之川。人益其機而爲川者多矣。激水而漱之。造雨之理也。爨釜而鼓之。造風之理也。居水而汲之。造冰之理也。樂砲而發之。造雷之理也。鑽火而樹之。造木之理也。然人但知假之於物。而莫能用之於身。苟

吾身之精氣神專蓄而直發之。皆可奪造化之用。是故氣噓可造雨。氣吸可造風。氣凝可造冰。氣激可造雷。氣藻可造木。純氣所至。精亦至焉。精之所至。神亦至焉。宇宙在於手。萬化生於身。皆三者之作用而已。

今道家之術。召風雷。制虎豹。行木偶。芽枯株。亦精氣之所使也。聖人能爲而能不爲者也。

人之想念。可以役使血氣。造作夢境。是故思火成熱。思水成寒。思食成噦。思醯成酸。思悲成泣。思媿成汗。此心能使氣之驗也。又如思淫夢感。思歸夢家。思粱夢黍。思貨夢錢。思食夢菅。此心能造夢之驗也。能使血氣而不能使天地之氣。能造夢境而不能造天地之境。則識有以礙之矣。惟至人則役五行者不異於役血氣。造眞境者不異於造夢境。故能擲此方於別界。納須彌於芥中。非幻論也。蓋人以我爲我。而至人以天地爲我。以我爲我。故不能斡旋於我之外。以天地爲我。則無不能操攝於我之內也。

人有陡風雨雪冷者。梁雖厚而偏者也。譬之作室。然材木大小各異。小與小相得。斗室亦堅。大與大相配。廣廈亦壯。若舍抱之梁。拱把之柱。則岌岌乎不支。不均故也。故造室有工拙。則有堅脆成毀之殊。造人有工拙。則有賢愚壽夭之異。

凡民之生。離居析處。則各自爲命。故獨榮獨悴。連翹集類。則合併爲命。故同禍同福。木成林。則斧斤同加。隙成峯。則網阱同羅。鳥同行。則繒繳同罣。魚成隊。則罾筌同入。故智人擇類而遊。畏禍福之一體也。長平之卒。同日而坑。雲臺之臣。同日而封。類可不愼乎。擇羣而不得。則急自離羣。雖無與共禍。亦無與共福。自爲榮悴可也。

石之頑者。不資於用。鍛而爲灰。則成丹堊之功。故頑石之成。不如其毀也。莠草茂。則禾稼傷。友雞而讀之。則滋茁而遒其長。是莠之茂。不如其腐也。龜生而蹈蹈蹌蹌。與虎尾泥塗。蠢然可憎。及解灼之。可以決疑開物。是龜之生。不如其死也。夫毀愈於成。猶爲無毀也。腐愈於茂。猶爲無腐也。生愈於死。猶爲無死也。吾獨惡夫成毀無損益。榮枯無得喪。生死無輕重者。

物至於化則遠其初。是故蜣螂化爲蟬。蜾蠃化爲蜂。蛇化雉。雀化蛤。田鼠化鴽。皆離其初質遠矣。夫味亦然。百花化而成蜜。蜜非花之味也。稌米化而爲酒。酒非稌之味也。當其化時。纖醲涵漚。潛移默奪。有天機運於其間。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既化而不可知矣。非惟人不可知。即己亦不知。

小人有惡中之善。君子有善中之惡。好奪者亦好施。斂怨者亦樹德。柔佞者多寬容。結納者多獎借。植黨者多援過。懷私者多舍垢。此惡中之善也。清者必刻。而者必訐。公者必偏。則者必察。文者必苛。急者必獨。此善中之惡也。爲惡中之善者。或以惡掩其善。則惡陽而善陰。爲善中之惡者。或以善掩惡。則善陽而惡陰。陰陽者。身食其報。而陰者多留之子孫。故往往鬼福之後。族葉蕃昌。名德之胤。葉爛銷歇。不知者以爲天道無常。而質則各食其陰報也。嗟乎。天之報施。豈眞爽哉。

蟬無口而鳴。則鳴不必口。魚無耳而聽。則聽不必耳。水母無目而見。則見不必目。蟹無腸而食。則食不必腸。蛇無足而行。則行不必足。龍無翼而飛。則飛不必翼。蛾無聲而召。則召不必聲。物各有天。天能之能。不

囿於形。而人欲以己之形。格物之形。以己之能。量物之能。譬如蠛蠓之測春秋也。故至人不以目視。不以耳聽。不以口言。不以心知。神化自然。運於形先。惟其得道之全。而氣質不爲之拘礙。

氣能化物。物亦能化氣。食草之類一也。而爲牛爲羊。爲馬爲鹿。食粟之禽一也。而爲雞爲鶩。爲鵠爲鶉。食水之蟲一也。而爲魚爲鼈。爲蟹爲蝦。取資於天地者同。而成類各異。則氣固從物而化矣。元亨發於地雨露降於天。豈有二哉。而萬卉之青黃紅紫不同色。酸鹹甘苦不同味。天矯曲直不同形。亦各從其類也。故乾、坤鑪冶萬物。萬物亦能鑪冶乾、坤。聖道陶鎔人羣。人羣亦能陶鎔聖道。今之九流百家是也。

盧空之火。徧布六合。一有所施。則小矣。施於燭則爲燈光之火。施於草則爲野燒之火。施於薪則爲猛突之火。施於爨則爲炊熟之火。我受之。亦猶稊粒之不可加損也。而貧者欲徵之於分外。仗者欲減之於分內。多見其不知量矣。

人身之病。生於所積。心之積曰伏梁。肝之積曰肥氣。肺之積曰息賁。腎之積曰奔豚。脾之積曰痞氣。方其初積之時。微有差盭之偏耳。及乎積偏成滯。積滯成重。積重成堅。鍼不可達。藥不可消。而勢至於不可起。

漏哉。其附於聖人也。猶其在空虛也。若在衆人。則僅六尺之用矣。附於禽獸。則又小矣。附於蟲魚。則尤小矣。附於蠛蠓焦螟。則不可見。見聞聞矣。而孰知蠛蠓焦螟之性。不異於察天地冒法界之性也。特所附者異耳。故至人不以形囿性。

積之生瘕也若是。造化之災沴也亦然。始不過起於五行之微忒。而後乃相摩相搏。日益月磨。以至山崩川竭。皆積氣之馴致也。故聖王察陰陽偏重之處而調劑之。期不使之積而已。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此之謂也。

神與形合。形與器合。而後天下之精技出焉。輪扁之斲輪。伶倫之吹竹。伯牙之鼓琴。其用口與手指也。無不足利用。而反病其紛雜矣。況多至於千哉。夫百足之蚿。不捷於一足之蹩。百燈之光。不明於一燈之焰。

異於用心也。此神與形合者也。而其用刀斧絲竹也。又無異於用口與手指也。此形與器合者也。神與形合。形即爲神。形與器合。器即爲形。三者一以貫之。其技有不入神者哉。

釋家言佛具千手千眼。爲悲者設像教也。今人有兩手兩目。未嘗患不足也。使忽有增益。則爲駢枝贅疣。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此之謂也。

物有生數。有成數。凡生數爲稚少。爲輕清。凡成數爲老壯。爲重濁。今以五行之數分析而論之。溼蒸者。天一之水也。滂沱者。地六之水也。嫩燠者。地二之火也。炎焰者。天七之火也。萌芽者。天三之木也。枝幹者。地八之木也。砂汞者。地四之金也。鑛寶者。天九之金也。塵埃者。天五之土也。厚地者。地十之土也。老子曰。上善若水。清而無形。上善者。一二三四五也。易不占生而占成者。正以其清而無形者歟。

文章猶舟也。舟之貴賤。不在大小華質。而視其所載者。載君子則貴。載小人則賤。載金玉則貴。載粟七則賤。名理奧義。君子金玉也。俗見曲學。小人粟土也。今有能文彩飾。錦帆桂楫之舟。而載小人粟土。市人過而不問。非舟不華。所載不稱也。若扁舟素艫。而載高人逸士。名公鉅卿。否則西域賈胡。明月夜光在焉。則所至聚觀。如堵。賓客冠蓋。爭蹤跡攀援而訪求。不重舟而重附於舟者也。今世之儒者。率以鄙夫之見。而被以龍虎之文。曰。此不朽之盛業也。是以文舟彩鷁。載小人粟土。招搖而過市中。市人必皆唾而弗顧矣。故壽文章於金石。不如壽諸理。理堅於金石也。藉文章於顯貴。不如藉諸道。道貴於顯貴也。

鷁鷁之鳥。出於南方。南人羅而調其舌。久之。能效人言。但能效數聲而止。終日所唱。惟數聲也。蟬鳴於庭。鳥聞而笑之。蟬謂之曰。子能人言。甚善。然子所言者。未嘗言也。爲若我自鳴其意哉。鳥俯首帳。終身不復效人言。今文章家竊摹成風。皆鷁鷁之末憪者耳。

死而不能續人之善者。君子不輕其死。痛而不能分人之痛者。君子不貴其痛。憂而不能益人之樂者。君子不任其憂。勞而不能貽人之逸者。君子不受其勞。故君子之爲君子也。一人死而萬人壽。一人痛而萬人愈。一人憂而萬人樂。一人勞而萬人逸。君子不惜身以殉天下。但欲天下有利於我之殉耳。

冬夏當青者。竹。其性偏偶四時之氣而無所拂者也。秋則達其幹。夏則敗其葉。四時之過。皆相好也。無相仇也。夫號得而摧之。昔陳遵徧入五侯之門。而皆得其意。竹徧歷四時之序。而

皆合其氣若竹者可謂窺於五行者矣使偏有所合而死故麥麥不識盛夏百卉不越嚴冬非造化賊之而物自迭之也因是而知彭聃之壽其性與五行亦相窺耶何百年若旦暮也

水者天地之精也風若天地之氣也火者天地之神也人取水以爲精取風以爲氣取火以爲神水無所不潛入其用無閒故人之精亦無閒風無所不鼓揚其用無極故人之氣亦無極火無所不照燭其用無方故人之神亦無方無閒之至能貫金石無極之至能通古今衆人得此三者而耗之洩之不能蝎朝夕忽然泯然無異朽株枯木可不惜哉

豫章之初生其幹不大於荊棘也然久之而拂雲蔽天矣鵬鷃之出殼其體不翅於蕪荄也然久之而盤風摩霄矣蓋類殊者有必見之奇種異者成懸殊之木故人患品之不爲鵬鷃也不患初之同於蕪荄也韓信之胯下蹊布之徒中是其驗矣

善觀者不過百步善聽者不過十里君子不下堂階而窺四海以外者豈恃視聽哉智伯能見厨人之亡衣篡而不能見韓魏之謀漢元帝能以銅丸中殿鼓之聲而不能察生舜之胸故耳目以形用者窮於一室以神用者徧於八荒

氣與聲相應故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風行而四時之用隨之故樂可以宜八風而理四時也試驗之人身聽焦穀之音而神氣爲之悽怕聽希夷之音而神氣爲之手舞而足蹈此氣動而風行也感人如是感物如是天地亦然故清角奏而悲風來鄒律吹而幽谷煖聲氣相召昜是異乎

文章圖乎氣運非文章能轉移氣運也乃氣運移而文章隨之如顏祥妖孽數成而象爲之徵耳吾觀典謨之文深而厚是王徵也西漢之文質而近是伯徵也春秋之文婉而浮是衰徵也國策之文猛而譎是亂徵也六朝之文綺而靡是亡徵也宋末之文弛而迂是弱徵也唐之韓柳宋之歐蘇博大明發猶有治朝氣象焉然亦濫於美麗而不必當于名實事情終亦衰世之言耳故嘗論之曰上世不言而躬行治世言其所行衰世言其所明亂世言其所述今之學爲文者衆矣不言其所述者誰耶

左氏之敘事也勞顯側映以左射右以後照前如折俎之牲散之不成其形合之復全其牲所謂意到而句不到者也蓋修用其情而嗇用其文故情常餘而文常省後人豐於文事之曲折不待涂而畢具至其要領綱維雖系之不可得也古人一文上一義故詳中有略即如史公之表志列傳世家本紀分爲數科事詞錯出互見然於禮樂兵刑之制猶未悉其詳也左傳不分科目按年而順序之而一十二國之政令人物風俗禮樂勞逮天文卜筮巫醫技術之流靡不畢具聚頭之者未了了尋而繹之未嘗不可逆此左氏之博厚宏深能徵軼遷固也夫德衰而後文生是以文行爲古今猶晷刻之可言也至文衰而文之中又自爲古今則識益卑而風益下矣

天文家古歷五緯之運有順軌無逆行自周衰而太白熒惑時順時逆至漢以後五星無不反面逆行人能知之而不能言其故余思其理而得之蓋五行隨王者之歷數而推移及以前歷數之授也以相生爲

序故伏羲木炎帝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高辛木唐堯火虞舜土夏禹金皆以次相生如四時之代故五星之運亦從而順之自周以後歷數之授也以相克爲序故秦克周火而爲水漢克秦水而爲火唐克隋水而爲土宋承周木而爲火元克宋火而爲水明克元水而爲土以次相克倒而設犯故五星之運亦隨之逆矣蓋世代揖讓而相禪則爲父子而運相生征伐而相革則爲仇讎而運相克此理之自然非人以意定也人事生克於下天象順逆於上又奚足怪乎

時有二分二至者何也天地相去凡八萬四千里冬至陽從地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有奇五日爲三氣是爲一節凡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有奇積半月爲三候是爲一氣凡升七千里積四十五日爲二節是爲一時凡升四萬二千里正天地之中陽與陰平分故曰春分其卦爲泰於時爲立春積九十日爲二節是爲一時凡升八萬四千里而陽氣至大矣故曰夏至其卦爲乾陽極於乾陽老而不升則陰氣始降其降之時日里數如陽之數陰陽升降既周而歲改焉人身陰陽升降亦如之六時陽升六時陰降凡一日一周天地陰陽升降之際而或有愆伏壅滯則災沴生人身陰陽升降之際而或有鬱閉結澁則疾疢作升者升降者降宜暢和通則四時調百節利而天地人皆成中和位育之功矣

易之六十四卦分布於三百五十四日之中凡五日半更一卦蓋以一卦至一候自冬至日復卦用事爲始越五日半則爲地水之師又五日則爲地山之謙自此推之卦可知也又以一卦分析其爻大約每日一爻用事至五日半而六爻盡矣如冬至之日復初爻用事第二日是日有風雷雲雨之變則以變卦變爻占之其吉凶可知已

觀卦爻次之往復而知天道之好還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泰之復於否也在上爻之盡而聖人之憂泰也在三爻之爻直見其理之必然也然則憂其可免於否乎但不使泰之盡而已知燭之將跋而護之無風之處則其燼也必速夫聖人特欲延泰於旦夕之不盡耳欲遲否而接同人此雖天地不能也

叔苴子內編卷六

人身中有自然之五音焉。脾音爲歌。歌者宮也。肝音爲笑。笑者角也。心音爲言。言者徵也。脾音爲哭。哭者商也。腎音爲呻。呻者羽也。此天地之元聲也。又喉音宮。舌音徵。齒音商。牙音角。吞音羽。此又元聲之變也。聖人鍾陰陽之全。具中和之氣。故一身應四時之候。氣變於外。則聲變於內。十一月之音應黃鐘。十二月之音應大呂。推之一歲皆然。所謂聲爲律也。

衰老者雖覺不饑。氣宿於肺也。伏蟲者過食不啄。氣宿於胘也。夫一嘘一吸。出入相參。故氣生於五藏。而不得不資於物。物能合氣閉息。納而不吐。入而不出。則四時之氣。養物侵喻。中斷不屬。則火亦放樹木之所以不資於外而自育者。以其有吸而無噓也。

髮離於首。未嘗自也。及附於首。時而白焉。何哉。蓋腎水黑而肺金白。少壯時腎氣強。而毛髮皆從氣生。氣從腎出。故象腎而黑。衰老時腎氣弱。而毛髮皆從氣生。氣從肺出。故象肺而白。人身以血爲基。以氣爲衛。血盛則毛髮之長根乎茶。血衰則毛髮之長根乎衛。此黑白之故歟。

游氣不散。附物成變。荒宮廢址。幻怪生焉。氣積而風不散也。人本無知。形從何變。精氣之所凝也。天地一陽胃也。陰陽一血氣也。無心之物。猶毛髮也。化爲封怪。同蛇鰌也。何足疑哉。

人身之海也。海裏地之下流。合于江萬川之水而朝宗之。雖廣且大。必有所洩。洩有二途。一爲涇水所迫。則引而下洩於陰根。此一出而不可復入。如海之有歸墟也。一爲眞氣所吸。則引而上達於華池。已復咽喉入胃。既五藏而溢百脈。然復朝宗於腎。此已上而復下。如海之有星宿也。善養生者。閉其下流而通其上流。使循環貫注而無滲漏。則精神充溢。榮衛悅澤。內足以制火。而外足以防邪。乃下洩而入於地中。已洩而不復返也。一曰星宿。乃上洩而出於地上。散之江河而復還之海者也。此天地開之水所以不涸而不溢也。惟腎亦然。舉人身之經絡筋脈之精液。會注於腎。腎聚諸脈之海。洩之亦却病延年之術也。

息者魂魄之交也。息屬而魂魄合。息絕而魂魄解。老子所謂谷神是已。衆人任息。眞人定息。任息者。聽其出入而操縱之權。使魂強而魄弱。心勝而氣微也。故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若存者。出入至微。有息無息之間也。可以延生。可以脫生。若衆人呼吸。喘喘有聲。所謂勤用之也。勤則精神易耗。不能延生。絕續方密。亦不能脫生。此定與不定之分也。

凡人壽終者。氣盡而息自絕也。縊死者。氣未盡而息強絕也。病死者。氣雖未盡。而息不屬而絕也。譬之燭然。膏盡者火滅。風撲者火亦滅。膏不盡。風不撲。而爲物侵喻。中斷不屬。則火亦因而滅矣。故息者人身之機也。以此而生。以此而死。故曰萬物皆出乎機。而入乎機。

昔人言夜氣之妙。其說至多。而未得孟氏之旨。夫夜何嘗有氣。孟子亦何嘗以夜氣二字並言。但云夜之所息。乎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息者乃歇息也。非生息也。牛山之木。至夜息接搏勃鬱之動機。則息者非養之使息。不過作勞疲倦。假臥酣寢。頓息而已。然風止浪靜。波光自映。其息不屬而絕也。譬之燭然。膏盡者火滅。風撲者火亦滅。膏不盡。風不撲。而爲物侵喻。中斷不屬。則火亦因而滅矣。故息者人身之機也。以此而生。以此而死。故曰萬物皆出乎機。而入乎機。

息息歸眞。時行時止。全體皆呈。神知來。智歲往。特妙明中自然之功用。豈足怪哉。此禪家定能生慧之說也。以夜氣能生息乎仁義。所謂夜氣者。果何物耶。因是知昏夜之頃息。尚可使良心之牿呈。若能致虛守靜。世人樂短憂長何也。曰。樂必及面後樂。故短。憂未至而先憂。故長。且樂境如體健之人。處之忘其適。憂境如負疾之人。嬰之覺其痛。故以爲有長短也。

神院爲寺。寺者止也。神主修心。心主靜。一念不生。前後隔斷。而禪家之能事畢矣。禪藏五千餘卷。總不離一止字。故曰寺。道院爲觀。觀者想也。道主養神。神主動。意思默存。遊神八極。而道家之能事畢矣。道藏五千言。總不離一神字。故曰觀。今禪家亦有天台觀心法。擬於逃楊入墨矣。能定千年於一息。能以一息周千里。此觀之極也。心之所觀。而氣助之。則可以招風雨。排山岳。心之所止。而氣守之。則可以歷久劫。冥今古。故佛能坐五千劫於彈指之間。而道家能靈造化於股掌之上。

禁呪之術。原於禽蟲。百舌禁蚯蚓。而蚯蚓自出。啄木禁木蠹。而蠹自出。沸河禁魚。而魚自躍。鵲鳥食蛇。禁石而石自發。蝦蟆禁毛蟲。而蟲自落。蜘蛛禁蜈蚣。而蜈蚣自化。皆專氣致柔。能也。故老子曰。專氣致柔。

嬰兒乎。專氣則易養。暴則顛蹶傷身。故欲致之使柔。柔而專。則無所不達。而天下莫能禦。水是也。

或問維摩丈室數百千獅子座之義。此不獨維摩爲然。百姓日用而不知耳。今方尺之鏡。而函全牛之影。鏡不變大。牛不變小。大小相攝。人初不駭異也。維摩以室爲鏡。以座爲影。室既幻成。座亦非實。兩虛相合。如千燈同燃。光不相礙。人偎臥一帷。夢成大地樓臺。不覺其窄。知此理者。可以納須彌於芥子矣。

人病中有見鬼者。陰火盛而陽光微也。凡藏皆屬陰。凡腑皆屬陽。肝竅通於目。肝雖厥陰。而膽之少陽佐之。故見明而不見幽。自邪火熾然。延歷五藏。而膽氣之陽衰。息退聽。則五竅全爲陰氣出入之戶。而開幽也。夫天行之數。造化鬼神不能違。況于人乎。

聲見幽象矣。醫家心脈歌曰。三部俱數心家熱。吾上生瘡唇破裂。狂言滿目見鬼神。飲水百盞終不渴。今人以臬血染紅而燃之。以照人。則見身而不見首。陰明不能燭陽形也。以此推之。其類見矣。

人一噓一吸之間。而脈凡五至。噓之至有二。肺也。心也。吸之至有二。肝也。腎也。噓吸之中至有一。脾也。是一噓一吸而五藏之氣周焉。以五乘之。凡五十至而五藏之氣爲大周焉。此天地之數也。天地噓吸而成一歲。五行之氣備乘之。至五百歲而號爲大齊。大齊者。元氣之離合也。故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男子之不能產子者。腎水寒也。腎水所以寒者。小腸之土氣微也。八卦之氣。自震及坎。皆以相生爲序。至坎後忽間有艮土。而後乖木生焉。蓋水雖生木。而極寒之性。必資艮土之溫。以少克其太陰之寒。然後氣和而物長。故律家十月之應鍾。與十二月之大呂。皆爲陰律。至中參以十一月之黃鐘。以微陽之土。居二陰之間。故能達正月之生氣而成太簇也。律否則造化或幾乎息矣。人之腎。坎也。坎之塞。精不能生物。猶黃鐘之律調。應鐘大呂之陰氣而成句萌甲拆之用也。此醫但小腸之艮土輔其微溫。故搆精而物生。猶黃鐘之管。以黍珠而挾植者也。

坎後忽間有艮土。而後乖木生焉。蓋水雖生木。而極寒之性。必資艮土之溫。以少克其太陰之寒。然後氣和而物長。故律家十月之大呂。皆爲陰律。至中參以十一月之黃鐘。以微陽之土。居二陰之間。故能達正月之生氣而成太簇也。律否則造化或幾乎息矣。人之腎。坎也。坎之塞。精不能生物。猶黃鐘之律調。應鐘大呂之陰氣而成句萌甲拆之用也。此醫但小腸之艮土輔其微溫。故搆精而物生。猶黃鐘之管。以黍珠而挾植者也。

嫂其腎氣。而不知佐小腸之溫。其效豈可得哉。

形骸者。精神之苞苴也。苞苴非寶。精神是抱。漏其精神於孔竇。而容其苞苴以自貴。此棄珠而挾植者也。

人受形於天。愛而用之。待其敝而後還之。期爲壽矣。人以壽而不知愛。其精神。不支其形。故形未敝而從之亡矣。夫一形之御中乎死人也。至死者而後知耳。陰陽之燥濕。猶炭爲之低昂。非陰陽之氣獨著於炭也。及燼炭而後知耳。聖人謎之。愚者忽焉。

今人能敝其形者。幾何。夫形不百年不足以敝。世人先敝其精神。不支其形。故形未敝而從之亡矣。夫一病敝者。聞音樂而厭益甚。非音樂之獨能戚乎體也。待體者而始見耳。死者過宙。鳴而赫然隆矚。非雷聲之崎人盜天下之機而用之者也。天地斂草木之精爲核。愷然徹耳。而根幹枝葉拂雲摩天之勢具焉。斂江湖之拔人。有斂金之術焉。斂百金爲一金而藏之。追其用也。化一金爲百金而無耗減也。是術也。孟古鳥獸之精爲卵。拳然臭耳。而羽翮爪距掎風垂雲之形隱焉。故物無小大。握其精則天地可攝於室端。散其形則塵芥可充於六合。

聖人者。陰陽之純氣也。六十四卦中。雜者蓋六十二焉。其純氣者二卦而已。何怪聖人之開世不一出也。

五行之流行於天地間者。爲生數。一二三四五是也。其凝結爲形質爲成數。六七八九十是也。一二三四五上善若水。清而無瑕。所謂形上之道也。六七八九十變而分布。各自獨居。所謂形下之器也。器者象也。以象古道。則道可見。故曰。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又曰。易者象也。此著數所以專用六七八九。而不用一二三四也。

元能統天。故稟元氣之全者。其於生生之理。無弗足也。物之生而天閼不遂者。蓋稟元氣不全耳。苗之生而不秀者。有亭而無利也。秀而不實者。有利而無貞也。亨利貞皆統於元而物有不成全者。非元之有遺德。而稟受者自有遺於元也。彭聃之壽。殤子之夭。皆於始資時元氣有偏全耳。試觀立夏後之筍。雖拔地

人知國祚爲國鈞矣。而鈞之義何居。夫三十斤爲鈞。十六兩爲一斤。二十四銖爲兩。以銖數而計斤。得三百八十有四銖焉。而二篇之交數全矣。以銖數而計鈞。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焉。而二篇之策數全矣。然則鈞者。兼總萬物之數。政者亦兼理萬物之情者也。故國祚爲國鈞也。

易卦反對。其理至精。陰陽消息往來。進退離合。未有能出於此者。一日之間。以晝夜分二卦。其氣相循環也。一年之間。以春夏秋冬分二卦。其氣亦相循環也。日以一月而卦運始周。年以三十年而卦運始周。故三十年爲一世。否泰則復損益之爻。是亦精矣。故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人知國祚爲國鈞矣。而鈞之義何居。夫三十斤爲鈞。十六兩爲一斤。二十四銖爲兩。以銖數而計斤。得三百八十有四銖焉。而二篇之交數全矣。以銖數而計鈞。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焉。而二篇之策數全矣。然則鈞者。兼總萬物之數。政者亦兼理萬物之情者也。故國祚爲國鈞也。

421

數尺。終歸萎折者。非以元氣已泄而窠之不全歟。

圖鳳麟之形而稱其有者。非文王、孔子不可也。鑄天吳之像而正其謬者。非大禹、伯益不可也。今至道之難見。非直鳳麟天吳也。而人操是非家置可乎。或證其直。或刺其謬。使孔、文、禹、益復生。當曄然而大笑耳。

故君子修德以俟時。不候時而修德。

余閱方書。而後悟學人衣裳之制。蓋取象於內體而爲之也。衣之後有縫也。象脊脈也。前有襟縫也。象任脈也。紳衣之方領雙垂也。象衛脈也。袍之四圍包絡也。象手脈也。前後內外之四廉也。內裨之左係也。象陽維也。外裨之右係也。象陰維也。腰之有帶也。象帶脈也。兩襟之下垂也。象兩手之經脈下連於股也。裳之左右皆三幅也。象三陰三陽之經下貫於踵足也。脈有上中下部。服有衣裳襪履。聖人之制衣服也。蓋借外體以表內體。以可見著不可見。欲人遠知其理而繕性養身也。善學者觀衣裳而盡性之道思過半矣。

五藏各具一行。而獨聽命於心。以心屬火也。火於五行。最輕而清。輕清者貴。貴能制賤。自然之理。故八卦之開論優劣耳。此程氏文字之大較也。

文章猶樹木也。方其始生時。丹丹焉挺生不息。能長而不能堅。及其久也。不隆枝葉。而不長矣。有初之長而後其氣達。有後之堅而後其本固。此所以成良材也。爲文亦然。少年時當放意所極。詞致發早。氣魄洪演。當使其博大覓綽。如有餘勇。俟其才既展。筆無底滯。然後脫卓收實。以字攝句。以句攝篇。意以不盡爲奇。詞以不費爲貴。氣以不馳爲上。讀者但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而無條暢快利之形。如高山深淵。回互應伏。觀者意其有虎豹蛟龍窟穴其中。而特未之見。乃所謂文之晉者歟。

墨之治天下也。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若此者何。期使人不見生之可欲也。澤堯之治生也。飯一盂。衣一袭。去家離妻三宿桑下。若此者何。期使人不見天下之可欲也。

脫天下如敝屣。不見生之可欲。故能外生。棄形骸如委蛻。

凡么麼蠢蚓之物。有魄無魂。倏而成形。倏而毀滅。形存則有。形去則亡。如昏鼓然。本生狄死。原無根蒂。循環物化而已。若夫牛馬犬羊之屬。皆有魂魄。其魄有盡。而其魂不化。流轉無極。所謂慕盡火傳。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歟。

萬物資始於元。受成於貞。元爲物母。貞爲物子。而子還爲母。所謂貞下起元也。譬如伯樹。初生時僅有萌芽胚胎。此其元也。及其茂遂昌達。干雲拂霄。則種貞之極矣。然後收斂生意。結爲伯子。知母之生子也。此柏子種之復成柏。則柏子卽柏母。無二物也。故貞卽爲元。元卽爲貞。循環無竭。非天地間之至妙者歟。

或問楞嚴惟此一事質。餘二則非真之義。余曰。子知夢乎。夢中山河大地。人物宮室。鳥用車馬。與喜怒哀樂。語言文字。種種色相。何者是實。客曰。無實者。余曰。作夢者是誰。爲虛爲實。客曰。作夢者乃吾心識。無心則無夢。是實非虛也。余曰。然則夢中亦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也。子知夢之夢。而不知覺之夢。子從覺憶夢。而知夢境皆妄。惟覺夢者爲真。嘗離從大覺視覺。而知覺境皆妄。惟覺覺者爲真耳。以此例彼。夫何疑。

開見之化爲聰明。猶蠶蠋之化爲酒醴也。蠶蠋之初入非眞覺。融會之熱爲覺矣。今乃據開見爲聰明。何異投蠶蠋於水。而遠欲飲其醴也。故曰。飲食不化。積腹成惑。多聞多疑。多見多殆。非學者之大患歟。

人之涉世也。其猶舟之涉水歟。德行者帆楫也。宇宙者江海也。人心者波濤也。天時者風氣也。波濤可以行舟。亦可覆舟。惟風氣爲轉移焉。人心能爲我用。亦能爲讎。惟隨天時以變化焉。雖然。時至而德行不足以應之。人心能載之而不能遠到也。譬如風佐其順。波助其推。而帆檣棁楫不具。未有能凌江而絕海者。

聖人不言命。不言神。命與神有其理而不可執者也。執者敗矣。亡秦者胡。亡唐者周。代漢者當塗高。代周者檢點是已。而當時所疑所備者。則皆非也。淡宜與於長門。而泰山石立。先爲之符也。然氐山石立。而東國之平已絕。襄平社石立。而公孫度不興。安在石立必爲天子瑞耶。舜以重瞳起。項羽以重瞳死。垓下未可恃也。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非國師公劉秀也。劉焉知益州有天子氣。而不知藉天子者乃劉備也。故符讖圖命。或類之而非。或不類而是。或然或不然。妄夫狂人。始不勝其信。終不勝其悔。如袁術、公孫述、張魯、張滿之流。不可勝數。皆所謂執而敗者也。故聖人不言也。

道有明云而反晦者。註疏是也。學有求其而反妄者。釋、老是也。註疏非不能解經也。習於成解而廢夫研尋。則人之得之也不深。釋、老非不能開性也。未窮性其而徒於禍利。則民之趨之也益惑。

人徒知六經之當尊。而不知悞於經者亦多也。人徒知異教之當闢。而不知成於異者亦多也。夫六經猶金玉也。挾以涉川。適助其溺。異教猶鳥喙也。用以攻毒。則捷其效。子路服孔子之道而死於衛。子房用黃、老之術而生於漢。其明驗矣。

離之者也。昔人謂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是復歸於無物也。勘言假之。而實不然。至人鍊魄以歸魂。死則魂去其魄而速盡。故凡札瘥夭傷者。皆魄不和魂而厭相依。死相附。任陰陽之盡數。以相推移。死而生。生而死。經萬世而不磨滅。何云還之無物乎。

狹魄而上升爲日星爲雲雨。惡人汨魂以就魄。死則魄挾魂而下降爲草木爲土石。中人則魂魄參半。生人乘氣以生。猶魚乘水以遊也。魚之遊水也。某所爲大澤。某所爲畿瀚。某所爲淵轍。魚雖未知。有熟乎水者。能先爲魚言之也。人之乘氣也。某時爲休咎。某時爲殺劫。人雖未歷。有則乎氣者。能先爲人言之也。魚之幸也。不窟穴而自深。不聚沫而自潤。無心致水而水自資之。非魚之能也。時也。其不幸也。欲蟻之靜。閉窟可也。實殺於地。而欲蟻之不爭。必無幾矣。甚哉聖人之以禮羈天下也。使貴者備物。賤者毋敢用焉。夫以朱干玉戚。賓宛大輅之觀皇。而欲令五伯七雄竊視拱手而莫之撓乎。易曰。慢藏誨盜。貪貴貴之儀。慢藏久矣。故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蓋春秋賣墓羶者。老、莊責貨羶者。夫責貨羶者亦非老、莊之苛也。固易所謂致寇至之意而已。

不可思議。豈必在千古以上萬里以外哉。

灰錢蠆緒。鬼得之則爲幣。有不化者存。而況其靈於萬物者也。

鄧陵之戰。鄧至見楚子而免胄趨風。殊鉞造子。而面執檻承飲。方大欲臧其首。識其帥。破其國都。阻其社稷。而猶彬彬爲揖讓之容。所謂後進之禮樂者也。以禮貌戕戎心而行。可以爲君子乎。禮行逃出而成不信。失其本矣。林放所以有問乎。

聲色臭味之欲。不足則慕。足則易厭者。以其味易盡也。使人終身由之而不厭者。惟學乎。求之則有得。故曰。莊子曰。高語無竟。是所以窮年也。此之謂歟。

無事而有是夢者。妄識之和合變化也。簠之時。思維曩息。而識運不停。前識後識。識識錯雜舛馳。故事理不倫。而境迹幻焉。譬如閉目而見室花。花不成色。塞耳而聞空聲。聲不成音也。

以讓論。則子喻與許由何異。以廉論。則蟣李與採薇何異。以死節論。則徒人費、石紛如之死與比干何異。

夫得狐一腋而謂羊同白。見鶴一翮而云鴉同黑。則不知類孰甚矣。

叔苴子外編卷一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是非者。治亂之樞輿也。是非正於上。則民俗正於下。夫民莫不榮於相是。而恥於相非。特所謂是非者。未有定耳。治世之民。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亂世之民。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三代之隆。君子恥于禮義。小人恥于刑罰。用度縟興。飲食衣服車馬過制。不以爲榮。而以爲罪。故敢冒不測。而民自不肯犯。末世趨向反是。竊弒取國者爲王公。漁奪威家者爲雄傑。守道循理者以爲齷齪拘檢。取賤於鄉里。夫其是非如是。法安得禁之。今使閭巷匹夫。冠通天。衣日月。盛曠從。白日而過於衢。則必面熱內愧。汗流浹背。惟恐遲速之不速。非以其不華也。恥華之過其分而人笑之也。盛世之民如是。故貴而不驕。富而不淫。末世則嗜靡逐欲。雖饑者之爭搏黍。渴者之呼飲漿。得者爲貴。失者爲負。是亦之不正。雖商鞅、韓非之峻法。張湯、杜周之極刑。其能使之不亂哉。

十分天下之民。農居其一耳。餘則士居其一。商居其一。工居其一。兵居其一。胥吏臧獲居其一。緇黃居其一。游食居其一。婦女居其一。老稚居其一。九者皆不耕而食於農者也。十分農之所得自食其一耳。餘則屬主以趙高之賤竪。而敢殺二世之威王。是周衰猶愈於秦強也。由此觀之。聖人之化遠矣。

周末不廢先王之儀文。漢興猶仍馬上之陋習。是周衰猶愈於漢盛也。以七國之雄君。而不敢廢東周之天時。秏其一。地利秏其一。人事秏其一。賦役秏其一。疫病醫巫秏其一。冠婚喪祭秏其一。九者皆雜出而侵於農者也。外有九食。內有九侵。欲農人之無貧。不可得矣。

易稽易馬之故智歟。

誕生天地間不生之財者農也。其餘不過以所生之財遷相取予而已。故農而富。取資於人者也。取資於人者。此富則彼貧矣。譬如引沼以益池。池滿則沼竭。鑿源以取泉。用無窮而泉不涸也。農人工於鑿源。而商人工於引沼。是以聖王重農。

治民者如梳髮。賦民者如汲井。梳髮者。日日梳之。髮雖遠必至。久而梳之。所棄滋多。治民之奸猶是也。汲井者。漸而汲之。終古不竭。驟汲不已。須臾立枯。賦民之財猶是也。

葉公之好龍也。好其似而不好其眞。黎邱丈人之於鬼也。惡其眞而徒傷其似。人主無知人之識。選賢則貌忠進而朴忠遠。是葉公之龍也。簡不肖則奸類斥而善類疑。是黎邱丈人之鬼也。桓溫求豪傑於三秦。大道者無二於天下。故天下歸之爲一人也。道無二者帝德。無二者王智。力無二者伯。若夫築、紂、幽、厲。暴無二矣。周赧、漢獻。庸無二矣。晉惠、劉禪。昏無二矣。數君者。萬民之下也。而處之民上。其亡不亦宜乎。

斲刀非無一劃之用也。而再試則疎矣。鼈馬非無一騎之捷也。而再騎則蹶矣。故使賢以常。使不肖以匿。面還王猛。德宗惡賈耽之臣。而疑姜公輔。炫形失實。庸人一契。悲夫。

之餘也。文翁以文學治蜀。黃霸以教化治潁川。竊王道之餘也。西門豹以投巫治鄴。趙廣漢以鉤距治扶風。竊霸道之餘也。此數君者。譬見溟渤之形。而慕之爲沼。睹盧光之制。而肯之爲室。雖不盡其體勢。於道未爲失也。乃薛宣、朱博於其治郡之材。欲試之天下。何異小兒騎羊不墜。而欲因以超馬也哉。此塔牛而用割雞之具者也。

周末不廢先王之儀文。漢興猶仍馬上之陋習。是周衰猶愈於漢盛也。以七國之雄君。而不敢廢東周之天時。秏其一。地利秏其一。人事秏其一。賦役秏其一。疫病醫巫秏其一。冠婚喪祭秏其一。九者皆雜出而侵於農者也。外有九食。內有九侵。欲農人之無貧。不可得矣。

易稽易馬之故智歟。

周之亡也神清而形不固秦之亡也神敝而形有餘唐之亡也內難潰而外僇其四肢宋之亡也外疽攻而內中其腦胖故壽極而終者周秦玩小瘡而成大癰者唐與宋

能作天地不生之財者農也能成天地不成之材者工也能均天地不均之物者商也而三者非士不治故四民首之

天下性而忠義者百不一而可使之忠義者有四焉教也名也利也恩也子路北郭之勇夫也服膺聖訓而死結纓周處告國之大盜也改行率教而身殉國故曰可以教使也猥瞳惭車右之點而求死所以見其勇甯殖畏諸侯之策而求納君以完其名故曰可以名使也吳起利爲咎將而殺妻以絕其嫌樂羊利食子以示其決故曰可以利使也申亥感再卦之赦而二女幷殉豫讓銜國士之知而斬劍三躍故曰可以恩使也帝王之使天下也以恩以利以名教者忠義無時不振以恩利者忠亦視主爲盛衰雖所以使之者有汗隆其能令人忘軀徇患則一也將名教不足正其志恩利無以結其心而求性成之忠義是猶匠人舍鑿括而求自直之矢自圓之輪也又其下者責之以分脇之以威若使之不得不爲我而忠義也是猶弈者捽途人而欲其相疲者寫舟子而假其戢也必不幾矣

也則不如無諫焉使君子審有益於人國則東漢不亡南宋不滅矣

明君之賦民也若割肌焉縗君之賦民也若拾遺焉故君必自附其民而後民離之離附之機爲君者安可忽諸

昔民之於吏如羊得牧焉今民之於吏如羊得虎焉故昔之吏至也民皆仰哺以望食今之吏至也民則

食子之藥羊而不貴咽李之仲子謝高不式兩生之處而光武乃受嚴光之足故西漢之功名終基宣武之治東漢之節義不救桓靈之衰也

禮之行也必參時與勢而斟酌施之時勢異則禮用其全矛之見李氏之不純也亦放紼而拜夫放紼而拜非禮也不得已之禮許由鮑焦之徒拄瓢高山之上負石重淵之下尙之弗就祿之弗至人主所用安所用之耶設制綍者有爲勢綍者庾仲之間變通寓焉執禮坏易者可以扶教未可以繩曲賢人守之聖人權之矣

天下有貴勢有衆勢貴勢貴勢在上衆勢在下貴勢行則治衆勢得則亂惟賢明之君偏分天下之衆勢以成一人之貴勢且夫衆之可畏也秦之法成過期者皆斬故勝廣奮臂而五百人從之如流李謝鄭注欲盡誅宦官故奄侍合心而成甘露之變檀鍇欲弱諸侯而七國之禍同時竝謫故吳干濞得脇從以從亂夫不料吾之無如衆何而徒倚貴勢橫行之必使衆勢合於下而貴勢散於上矣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天下有言之甚美而行則有窒者夷齊扣馬之諫是也有行之無弊而言則有妨者孔子去魯之意是也要之當權時而執經皆可言而不可行處經時而用權皆可行而不可言苟文公用子犯之言以破敵而賞雍季者雍季於事爲迂於言爲正子犯於行爲利於言爲邪各有去取文公其兩得之矣

世儒交口攻秦而不知秦之功不可沒也今天下郡縣之制秦也長城秦也字書秦也朝儀秦也用其法而攻其意其本忘矣昔盤尤造兵作逆軒轅擒之而後世行兵者祭之念兵所自始也夫田貓田虎聖人祭而報焉況法施於民者乎由此觀之秦皇李斯廟食未可廢也

昔孔子之去及而未及二千年也而當時言禮已病無徵今學者自昭代遡春秋上下四千餘年而縣代制度燦若日星弄左邱明遷固諸人之功哉然古書用木版竹簡編之以韋繩自西漢以縑代簡東漢復以紙代縑益就簡易且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隸書今隸復變爲楷書人作一字之工今人可作數十字矣又有鏤板印行之便故奇文偉書徧於天下永無文獻不足之患此後世之制高出上古者也

禮莫重於祭太廟之典不可瀆也建文以孫承祖何干于統而遽奪其宗永樂以子襲父何創乎業而遽列之祖是秦御極之主於法宜祔何故以私恨而絀其尊與獻追王之君於屬已支何故以私恩而升北主且獻王北面正德效而以叔父之尊壓之是謂以臣而躋君嘉靖承統考宗祭而以皇伯之名別之是謂以子而外父給祭何同室矣而太祖與四祖俱擅南面之尊則案尊卑之等二祖既竝矣而明堂於獻帝復申嚴父之儀則紊昭事之經凡祭以順爲本易曰王用享於岐山順事也順者不以私害公不以仁妨義不以卑乘尊不以小加大不以疎間親反是而欲神和福降也得乎

食草咀木茹毛飲血皆可以止饑則養生者非必五穀也而惟五穀和於腹焉裘皮衣絺葛枲皆可以禦寒則蔽形者非必布帛也而惟布帛安於體焉名法道墨陰陽計數皆可以經世則治人者非必儒術也而惟儒術通於衆焉聖人徧知之而徧較之故舍彼取此

善制法者如匠人之用矩不善制法者如陶人之用型匠人執方寸之矩而千仞之臺百丈之室無弗能度也其贏縮在人不在器也陶人埏埴大者爲大型小者爲小型型至備矣而終不能盡天下之用者其大小在器不在人也聖人因心以御法故法立而用不窮庸主備法以防奸故法煩而奸不止

書之言刑者莫詳於康誥呂刑矣禮之言樂者莫詳於樂記矣然康誥呂刑之意不言刑之法樂記言樂之情不言樂之器蓋意得則法可義起情明則器可創爲苟惟法與器之是詳雖當亦謬故聖人不載也

世以禹道舉四姓十主爲無恥夫唐、虞、漢、周遞相篡弒者也雖堅事一姓亦逆焉耳不得言節如曰吾姑教世而已即四姓亦可也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而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孟子皆以聖目之使柳下惠而生後世其不比于禹道者幾希矣無孟子則柳下可以爲禹道然則有孟子安知不列禹道於柳下乎

聖人之治天下如雞之抱卵形雖不運而精相通故無形無聲而自見其成今使置雞于室置卵于室則窮年而不能雛矣豈惟不能雛其卵必敗何則其精不相感也後世人主其心判然與天下隔而曰吾效聖人之垂拱此何異雞之欲越室而伏室卵哉天下之不壞者幾希矣

久閉之室必多神姦久稽之水必多蛭蟲久仆之木必多蛀蠹久施之朝必多邪佞故君子不立焉

鳥棲於上其欲在下故死于網魚潛在下其欲在上故死於釣山林之士欲在朝廷故死於職近于欲而欲遠其物不可得已遠于欲而欲近其物亦不可得也惟操欲者可以致人惟無欲者可以不致於人

人之才有二一文才一幹才文才者能驅千萬字而就吾之約幹才者能驅千萬人而就吾之約也今國家求幹才于天下而以文才衡之欲以驅字者驅人耶去病不知兵書而爲良將崔光不學無術而爲名相試便鄒、枚、班、馬當此鮮不憤矣故以文取士政使盡得鄒、枚、班、馬無益而況乎非鄒、枚、班、馬者也

今官府之省吏不與其值而責其用又禁其舞法受賕天下誠有若人是立槁之道也譬之蝮蝮蛇之裔

種敗鼓聞他無所食矣又與之約曰爾無吸我肉無茹我血更無得蹈盍動往來其間則爲蝮計者惟請死於爪齒之下而已尚何樂乎有生哉

地有百里而見不隔者徑也有去百武而望不至者曲也事亦有曲曲者應此近而知甚難也夫小憝之釀爲大惡也小怨之積爲大怨也小害之基爲大害也勢雖遠猶徑而易也至于善始而惡終恩初而銀竟利端而害伏其中蓋有回折焉衆人望之而不能見也知之必待聖賢矣聖賢何以知之曰處高則曲不能隱耳

凡物之附人者仰食不仰食則不附于人矣故牛馬待人而飽安爲人用若虎豹猿猱能自食其力則遠通而不使于人其勢然也吾獨怪夫鷹犬鸕鷀馬鷹犬能搏雉兔鸕鷀能搏魚蝦食任己而自足矣今乃以其所擒者予人而仰人之給其餘吾不知其何說也夫韓信、彭越之倚皆鷹犬鸕鷀之智也

有司之賞罰止以徇一人大君之賞罰所以徇天下有賞有罪罰有功而天下用治者有賞當功罰當罪而天下用亂者武帝嘉汲黯之矯制發粟而後循吏無擊肘之虞興匡衡抑陳湯之擅發邊兵而後使臣無生事之擾此賞有罪罰有功而治者也崔光賞傅介子之斬樓蘭而貪功者多徼幸景帝誅鼂錯之動六國而謀事者爲戒首此賞當功罰當罪而亂者也君相不能權衡天下之勢而徒行有司之政不亦鄙乎

攻人者利敵寡自守者利敵多敵寡則吾力專而不分故以攻則克敵多則人勢散而不合故以守則安

漢高祖方弱而利用守也則封齊、趙、韓、魏以分項之勢反勢強而利用攻也則獨存項以專漢之力此天授之智也五胡竝爭於江北而晉之王室江左遂得偏安金戈獨據于中原而宋之南渡竟成淪沒是皆之利在敵多宋之患在敵寡也有天下者不能無敵于天下至欲藉敵以制敵面不可得悲夫

兩智不竝奇兩勇不竝雄故樂毅去而後田單成廉頗廢而後白起興相踦相掩之際天人參焉矣

兵之所以勇者有七貪則勇直則勇怒則勇逸則勇飽則勇知必勝則勇知必死則勇善將兵者因其機而術使之戰勝不沒其功得獲即分其衆所以使之貪聲彼之罪揚我之義所以使之直誘敵屠城發冢燒舍所以使之怒椎牛享士犒賞日加而不盡其力所以使之逸裹餱于國因糧于敵所以使之飽將之智略出奇變化玩敵于股掌之上所以使之知勝驅軍深入背國絕險有進之地無退之所所以使之死凡此七者可以轉服而堅鋒日用而不鈍兵百加而百克者也夫戰之所乘者氣也氣之所鼓者心也故用衆不如用氣用氣不如用心

長魚矯不用衆而誅三郤晉梁帶不用師而取烏餘故曰善謀者不師齊桓公次陘而服楚屈重除道梁也而爲名相試便鄒、枚、班、馬當此鮮不憤矣故以文取士政使盡得鄒、枚、班、馬無益而況乎非鄒、枚、班、馬者也

敗而不亂者.以備勝也.備勝者不傷.將氣勝者不傷.敵計勝者不傷.和神之至也.不傷敵.武之至也.不傷士.威之至也.不傷將.猛之至也.不傷國.幸之至也.

國之大妖五.而災祆不與焉.宮室廣褥.越等陵制.名曰室妖.衣冠奇詭.色制錯雜.名曰服妖.雕幾鏤鏤.神工鬼斧.名曰器妖.綺言誕詞.叛經離理.名曰文妖.險行詭趨.離羣絕族.名曰人妖.凡此五者.國家有一則耗.二則衰.三則危.四則亂.五則亡.

埋鋭于土.不別瓦礫.及磨以元錫.而光燭纖毫.之砥礪而鋒入犀兕.非前鈍而後利也.用與不用也.夫天下豈乏異才哉.顧沈埋之中.識之者難耳.

雖有良劍.不鍛礪則不銛.雖有良弓.不排檠則不正.雖有良吏.不鼓舞則不振.況選之不良.而振之無法乎.

釣者利鉤.距以取魚.而魚親.其釣有漸也.童子投餌黍以餌魚.而魚驚.其餌無漸也.故治民者.勿動勿驚.不迕其情.迎彼之欲.引我之繩.夫是以刑不煩而政成.

人知害民者之爲民害也.而不知利民無術者之爲民害也.故小人之禍易見.君子之禍難知.途人言其父.自非悖子.皆將捶臂攻之.若父爲庸醫所殺.孝子亦隱忍而不甚怨也.論害則庸醫之罪深.論怨則言父之仇重.豈非見其顯而不見其隱歟.

戰有四.有道戰.有德戰.有謀戰.有力戰.道戰以政.德戰以心.謀戰以智.力戰以卒.舜之格有苗.道戰也.管仲之服諸侯.德戰也.秦用閎臣以離諸侯.謀戰也.若劉、項之相併.祇爲力戰而已.道戰者無敵.德戰者勝.自謀戰者勝什.力戰者勝負不測.由此觀之.孫武之言兵雖精.豈能出謀戰以上哉.

風俗之善惡.本以民恥之是非.末世之放辭邪說.修非無恥也.但恥非所恥耳.羌人榮于兵死而恥于病死.當其病甚.即引刃以自刺.由恥之失正也.今三晉之俗恥以蠭母.母甘則酒甘.母烈則酒烈.母敗則酒亦敗.故置酒者.必正.繼者不能爲邪.創於邪.繼者不能獨正.周之嗣主.未必皆吳之俗恥樸.閩粵之俗恥貧.桂林之俗恥貞.三晉之俗恥能甘且烈也.

快四者豈厭行垢詬哉.而俗之所恥如是.國安得治乎.

叔苴子外編卷二

周官三百六千.而所屬之官.凡數倍之.計其員二千餘人.夫以千里而設官如是.是繁於今百倍也.

不幾於九牧乎.意其所屬之員.特庶民之在官者.如今輿臺皁隸之流耳.然因是而知當時苟有毛者.皆供職于上.而爲農民者.特稚樸蓋蔀之民耳.此所以易治而難亂歟.

菜之才.一日而三石焉.若一一取庸於仵齒.則不能五斗.蓋粟與菜自相磨.故易整也.善爲治者.始以春脫菜.終以道德成.

道德成.則相觀而化.故始以君治人.匪以人治人也.今夫擊鐘者.當其槌至而鳴.此擊之力也.及槌已而鳴不絕.聲之自相推激.無與於擊矣.懸物於此擊之.故人不勞而聲不絕.若扣而不止.則聲煩而碎也.王道一弊於如荷而如授.一弊于後遲而銷亡.

文章出於剽掠者。豐屋而不美。出於竊見者。偷質而可貴。昔王丹弔友人之喪。有大俠陳遵者。亦與弔焉。賻助甚盛。意有德色。丹徐以一緘置几而言曰。此丹自出機杼也。遵大慚而退。今舉士之文。其能爲王丹之緘者幾何哉。

天地之生財。能使人周。不能使人徐。粟周于食。鼎周于衣。材木周于居。百味周于養。苟求其周。無不給也。而今人必求其徐。求粟之徐。于倉萬箱。求鼎之徐。盛簠充筐。求室之徐。高廈廣室。求味之徐。熊蹯豹腸。不知一人徐粟。則千人稁腹。一人徐鼎。則千人脂羶。一人徐室。則千人營窟。一人徐味。則千人歷糈。所以者何。天地之財。僅以周天地之人。而徐者既過其周。則其有所不周者勢也。斗粟之儲。可飽十人。使一人而食二升之食。則必有一人餓者矣。一人而食五升之食。則必有五人餓者矣。堂主在上而天下無窮乏者。爲其能割徐也。

士之以言鳴世者。其猶山林之鳥歟。夫山林中。鸞鳳鳴焉。孔鸐鳴焉。烏鳶鳴焉。鵂鶹鳴焉。有善別鳥音者。一一審聽而去取之。斯好音集而怪聲遠也。否則妖聲禎祥。互相淩奪。而耳目術矣。周之末世。百家蜂出。孔與墨雙。韓與老俱。其他名法短長之術。無所不有。蓋亦山林之鳴鳥也。至漢武而一別之。至漢宣而再別之。至漢明而三別之。故漢世文雖多而不雜。若秦之焚書坑儒。是烏鳶與鸞鳳與梟鴞並集。故知道混而無別。則聚書與焚書等耳。

名利者人之所同好也。雖聖賢亦不能自異。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好名耶。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非好利耶。則名利之好。不得謂士習之敝也。所敝者。在喜世俗之名。而爭錐刀之利耳。夫世俗之名。非名也。大道之所爲辱也。以奢爲華。以僭爲雄。以傲爲高。以諛爲通。以黠爲智。以暴爲豪者是也。錐刀之利。非利也。大道之所爲害也。取數從多。與數從少。陰計爲竊陽計爲奪。怨與出俱。惠與廉亡者是也。夫好名而好其辱。以爲名。好利而好其害。以爲利。此直如饑者之食烏喙。渴者之飲酖酒矣。而憒憒者卒舉以好之。何哉。

人知山海之爲利藪也。而不知其爲盜藪也。人知府庫之爲泉府也。而不知其爲怨府也。故山海之產不入。則懷璧之徒戚拳于下。府庫之藏不出。則刼弒之事竊發于上。理財者能入之。能出之。然後可以揖萬物之利而無害。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夫白頭如新者。智小而不足以知大也。傾蓋如故者。智相作而心相異也。以智測水。鼈之所遊。不能度矣。故父不必知子。師不必知弟。智相過則攜而從之。智相敵則見而能辨之。鋭之所及照者。不待照而後見也。其所不及照者。雖久豈能察其形哉。此白頭傾蓋之說也。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蝦遊之。日行數千里。而終不離盆盎之外者。所處之勢囿之也。人之智識。亦有所囿。或囿于聞見。或囿于方隅。或囿于交與。雖終歲勤習。力非不堅。心非不苦。終不離盆盎之見耳。悲夫。

天下之財。非地不生。非用不竭。江南之民。不思地之不辟也。故欲富北民者。惟疆政。欲富南民者。惟制度。

凡財者與物相爲輕重。有無者也。故宮室新者。其財必儉。衣服充者。其財必褻。飲食豐者。其財必廉。車馬多者。其財必敝。飲食豐者。其財必薄。衣服充者。其財必詘。玩好備者。其財必虛。賜予厚者。其財必狹。物盛于此。則衰于彼。久衰而雖繼。則物將拜矣。故宮室之新。盛牖戶之麗。乞假之門也。財之蠹也。飲食之豐。稱腹之機也。衣服之充。鶉結之兆也。玩好之盈。盜立之階也。賜予之厚。乞假之門也。財者泉也。泉者易流之物。防而壅之。其滲故不止也。決之使導。不涸何待矣。

有暴子問於愼子曰。子亦趨利也。余亦趨利也。然人憎余而不予憎也。愼子曰。子亦聞蟣蝨蚊虻乎。其噆人膚而甘人血同也。然人能忍蟣蝨。而不能忍蚊虻。以蟣蝨猛而蚊虻痛也。子之嗜利。意者亦使人覺痛乎。

珠玉金寶。無益于生。然世之所用。不得不用。公卿大夫。無棄于性。然世之所貴。不得不貴。聖人豈不知其贏僞哉。遊世之道。不能不爾也。譬如遊者抱瓠。維者結繩。時至則用。時過則舍。各有所適。非苟爲去取也。

士之以言鳴世者、秦、漢至今。琴瑟管簫之器數。日徵日消。而干戈銛戟之機制。日新日巧。簠簋俎豆之名物。日墮日亡。而孔與墨雙。韓與老俱。其他名法短長之術。無所不有。蓋亦山林之鳴鳥也。至漢武而一別之。至漢宣而再別之。至漢明而三別之。故漢世文雖多而不雜。若秦之焚書坑儒。是烏鳶與孔雀鸚鵡以後景儒好古。則鴟鳳與梟鴞並集。故知道混而無別。則聚書與焚書等耳。

名利者人之所同好也。雖聖賢亦不能自異。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好名耶。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非好利耶。則名利之好。不得謂士習之敝也。所敝者。在喜世俗之名。而爭錐刀之利耳。夫世俗之名。非名也。大道之所爲辱也。以奢爲華。以僭爲雄。以傲爲高。以諛爲通。以黠爲智。以暴爲豪者是也。錐刀之利。非利也。大道之所爲害也。取數從多。與數從少。陰計爲竊。陽計爲奪。怨與出俱。惠與廉亡者是也。夫好名而好其辱。以爲名。好利而好其害。以爲利。此直如饑者之食烏喙。渴者之飲酖酒矣。而憒憒者卒舉以好之。何哉。

人知山海之爲利藪也。而不知其爲盜藪也。人知府庫之爲泉府也。而不知其爲怨府也。故山海之產不入。則懷璧之徒戚拳于下。府庫之藏不出。則刼弒之事竊發于上。理財者能入之。能出之。然後可以揖萬物之利而無害。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夫白頭如新者。智小而不足以知大也。傾蓋如故者。智相作而心相異也。以智測水。鼈之所遊。不能度矣。故父不必知子。師不必知弟。智相過則攜而從之。智相敵則見而能辨之。鋭之所及照者。不待照而後見也。其所不及照者。雖久豈能察其形哉。此白頭傾蓋之說也。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蝦遊之。日行數千里。而終不離盆盎之外者。所處之勢囿之也。人之智識。亦有所囿。或囿于聞見。或囿于方隅。或囿于交與。雖終歲勤習。力非不堅。心非不苦。終不離盆盎之見耳。悲夫。

天下之財。非地不生。非用不竭。江南之民。不思地之不辟也。故欲富北民者。惟疆政。欲富南民者。惟制度。

有德之士。如夏日之陰。冬日之燠。不求親人而人自親之。夫陰與燠。豈常分所有以與人哉。而人自得所欲焉。故曰上德不德。

學者于古人之書。有脈而不親者。有親而不解者。有解而不悅者。今有遊子年歸其家。其不識者。或操梃南夷之俗。有墨其顏者。號曰墨菌之民。有黥其額者。號曰雕題之民。有刺其體者。號曰文身之民。中土人笑之。以爲疑其天也。今傅粉施朱。湟鎔染髮。穿耳纏足。非以人鑒天哉。而舉世安焉而不怪。是知二五而不知十矣。

以餌投烏。烏驚而飛。烏非不欲食也。疑其彈而避之也。使民之疑君。若烏之疑人。雖與之惠澤。猶不敢就。

恨見之晚矣。夫厭書不觀者。操梃而逐者也。觀而不解者。掉臂而過者也。解而不悅者。延接而禮者也。惟有眞識於心。乃始欻然無間而悅生焉。若父母之悅遊子者。斯其于書也。得之深矣。嗚呼難哉。

牧馬者。患馬之無食也。因輟己之食而買其芻。盡焉之疲乏也。因下乘而與之俱走。非賤身而貴馬也。身而厄於時位。著書垂訓者。孔、孟、墨、老、黃石、鬼谷之書是也。有智足綜理一世。而精神弱劣。不堪任用。但存待養于焉。焉肥而家肥。焉瘠而家瘠。故愛焉所以愛身也。天下者。人主之家也。百姓者。人主之焉也。百姓饑而上不爲輟食。百姓勞而上不爲輟役。猶四海以肥一人。不知焉喪而家不得養。家瘠而身不獨安也。智固不如牧人矣。

書足貴也。若無經紀宇宙之智。言之不可行。行之不可效。而徒飾章繪句以爲高者。言斯下矣。

太學者。朝廷士之所出也。古之時。簡太學之不帥教者。而移之郊。遂今則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矣。何則。凡今之納貲而入國學者。舉貪息鹿視。睥目皤腹。不能容于鄉學。而後至乎太學者也。非頑鈍而移之者耶。

古之舉士。騶咨師錫。惟恐不知其生平也。今之舉士。糊名易書。惟恐或知其生平也。

天下之財。皆爲養身設也。然爲腹而設者什之三。爲目而設者什之七。飾玄黃。麗纂組。爲目也。選鄭、衛。求燕、趙。爲目也。高臺榭。美車騎。爲目也。集珍寶。市翡翠。爲目也。植名花。聚奇石。爲目也。刻銀黃。雕甍楹。爲目也。若他國之易。又各自有係易之人。故皆之易不可用於齊。齊之易不可用於魯。如曰利以伐妄。則非齊之易明矣。如曰爲風敗姬。則非楚、宋之易明矣。又如曰。明年死於高粱之墟。則獨爲晉易又明甚。此類不可枚舉。故知國國各有易。猶國國各有春秋也。韓宣子使魯。見易象與春秋。歎周公之德。是宣子初見周易。則非天下通用之易也。若卜筮之易。史蘇、史墨之流皆精之。宣子豈不一見。待至魯而始見乎。既曰周易。則周所用之易。文王、周公特係周易之詞。故有自我西郊之說。又有用享岐山之觀。左氏所載諸國筮易之繇詞。而知當時國國各自有易。易各自異詞。所同者六十四卦之名耳。今之易。猶古之易。其異詞可知。非他國所可同用也。若他國之易。又各自有係易之人。故皆之易不可用於齊。齊之易不可用於魯。如曰利以伐妄。則非齊之易明矣。如曰爲風敗姬。則非楚、宋之易明矣。又如曰。明年死於高粱之墟。則獨爲晉易又明甚。此類不可枚舉。故知國國各有易。猶國國各有春秋也。韓宣子使魯。見易象與春秋。歎周公之德。是宣子初見周易。則非天下通用之易也。若卜筮之易。史蘇、史墨之流皆精之。宣子豈不一見。待至魯而始見乎。既曰周易。則非天下通用之易可知矣。而今人皆據以決疑。此筮易法之所以不盛也。蓋易之理。眞神而爻之詞。眞實。其爲腹而設者。不過珍饈異味。山殽海錯。然果腹而止。則求之有限。用之有時。未足以仰貲殫貨也。故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良有意焉。今烏喙盡魚之欲。所以求易。是而用不竭者。亦以爲腹不爲目耳。

昔人聞赤水中有玄珠也。相與泳而探之。維時有探得螺者。有探得蚌者。有探得石卵與瓦礫者。各自喜爲獲玄珠也。象罔之掩口失聲而笑。人攻象罔。象罔逃匿。黃帝所三年不敢出。吁。今學士之淵經索理。皆是類也。

昔孔子轍迹徧天下。而後有居夷浮海之思。老聃足不出周郊。而遯翩然入胡而不返。則又爲先知先覺者之意而不泥者也。泥則非逃矣。故善觀易者。觀卦不觀詞。善觀天者。占象不占名。

昔之盡美車服飾富貴容。使里巷小民聚觀而讚歎之。此好閥閱之名者也。於廉閥。閥之中求無媿于先王人之好名者。甚等有三。有好閥閱之名者。有好士大夫之名者。有好聖賢之名者。不計士大夫之愛憎。同爲名而品第殊矣。惟利亦然。有好目睫之利者。有好終身之利者。有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最尋尺計錙刀。望報復于斯須。貢荏來於毫末。此好目睫之利者也。擇當務守悃業。不爲豐約移行。不以近利易趨。此好終身之利者也。積功累仁。守先待後。利物而不索。如終身之利者。利在

苟卿之論孟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余謂古之名將動臣。亦蓋由已矣。淮南子有曰。狗猳不擇食而食。餘肥其體而廟近其死。余謂今之墨吏貪官。亦狗猳而已矣。

南夷之俗。有墨其顏者。號曰墨菌之民。有黥其額者。號曰雕題之民。有刺其體者。號曰文身之民。中土人笑之。以爲疑其天也。今傅粉施朱。湟鎔染髮。穿耳纏足。非以人鑒天哉。而舉世安焉而不怪。是知二五而不知十矣。

以餌投烏。烏驚而飛。烏非不欲食也。疑其彈而避之也。使民之疑君。若烏之疑人。雖與之惠澤。猶不敢就。

況暴而殿之哉。商鞅之徙木立信。是其驗也。

古人著書立言。其等有三。有以立功之餘立言者。如周、禮、儀、禮、管、商、田、晏、孫、吳諸子是也。才德足以立功。而厄於時位。著書垂訓者。孔、孟、墨、老、黃石、鬼谷之書是也。有智足綜理一世。而精神弱劣。不堪任用。但存待養于焉。焉肥而家肥。焉瘠而家瘠。故愛焉所以愛身也。天下者。人主之家也。百姓者。人主之焉也。百姓饑而上不爲輟食。百姓勞而上不爲輟役。猶四海以肥一人。不知焉喪而家不得養。家瘠而身不獨安也。智固不如牧人矣。

書足貴也。若無經紀宇宙之智。言之不可行。行之不可效。而徒飾章繪句以爲高者。言斯下矣。

太學者。朝廷士之所出也。古之時。簡太學之不帥教者。而移之郊。遂今則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矣。何則。凡今之納貲而入國學者。舉貪息鹿視。睥目皤腹。不能容于鄉學。而後至乎太學者也。非頑鈍而移之者耶。

古之舉士。騶咨師錫。惟恐不知其生平也。今之舉士。糊名易書。惟恐或知其生平也。

天下之財。皆爲養身設也。然爲腹而設者什之三。爲目而設者什之七。飾玄黃。麗纂組。爲目也。選鄭、衛。求燕、趙。爲目也。高臺榭。美車騎。爲目也。集珍寶。市翡翠。爲目也。植名花。聚奇石。爲目也。刻銀黃。雕甍楹。爲目也。若他國之易。又各自有係易之人。故皆之易不可用於齊。齊之易不可用於魯。如曰利以伐妄。則非齊之易明矣。如曰爲風敗姬。則非楚、宋之易明矣。又如曰。明年死於高粱之墟。則獨爲晉易又明甚。此類不可枚舉。故知國國各有易。猶國國各有春秋也。韓宣子使魯。見易象與春秋。歎周公之德。是宣子初見周易。則非天下通用之易也。若卜筮之易。史蘇、史墨之流皆精之。宣子豈不一見。待至魯而始見乎。既曰周易。則非天下通用之易可知矣。而今人皆據以決疑。此筮易法之所以不盛也。蓋易之理。眞神而爻之詞。眞實。其爲腹而設者。不過珍饈異味。山殽海錯。然果腹而止。則求之有限。用之有時。未足以仰貲殫貨也。故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良有意焉。今烏喙盡魚之欲。所以求易。是而用不竭者。亦以爲腹不爲目耳。

昔人聞赤水中有玄珠也。相與泳而探之。維時有探得螺者。有探得蚌者。有探得石卵與瓦礫者。各自喜爲獲玄珠也。象罔之掩口失聲而笑。人攻象罔。象罔逃匿。黃帝所三年不敢出。吁。今學士之淵經索理。皆是類也。

昔孔子轍迹徧天下。而後有居夷浮海之思。老聃足不出周郊。而遯翩然入胡而不返。則又爲先知先覺者之意而不泥者也。泥則非逃矣。故善觀易者。觀卦不觀詞。善觀天者。占象不占名。

昔之盡美車服飾富貴容。使里巷小民聚觀而讚歎之。此好閥閱之名者也。於廉閥。閥之中求無媿于先王人之好名者。甚等有三。有好閥閱之名者。有好士大夫之名者。有好聖賢之名者。不計士大夫之愛憎。同爲名而品第殊矣。惟利亦然。有好目睫之利者。有好終身之利者。有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最尋尺計錙刀。望報復于斯須。貢荏來於毫末。此好目睫之利者也。擇當務守悃業。不爲豐約移行。不以近利易趨。此好終身之利者也。積功累仁。守先待後。利物而不索。如終身之利者。利在

苟卿之論孟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余謂古之名將動臣。亦蓋由已矣。淮南子有曰。狗猳不擇食而食。餘肥其體而廟近其死。余謂今之墨吏貪官。亦狗猳而已矣。

目睫而不爲。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利在終身而不取。同爲利而品第亦殊矣。聖之好閎閎之名與子孫數十世之利者。聖賢也。人之之利者。衆人也。好士大夫之名與終身之利者。君子也。如聖賢之名與子孫數十世之利者。聖賢也。人之所以異者。非以其逐名利與不能逐名利也。惟其所以好名利者有遠近大小之不同而已矣。

人世之福澤。譬猶雨也。人之才質器量。猶受雨之器也。器淺狹滲漏。則雨至不能受。即能受矣。而承器之基。或弱而撓。或銳而危。則常受多器重而易傾。傾則并破其器矣。子弟之佻巧屑越者。淺狹滲漏之器也。其亡身破家。固無足言者。其有不佻巧不屑越。假可享其厚實矣。而往往有非常之禍。出乎意料之外者。則先世之所培。與其身之所積。無以樹基植本。故器重而簷傾也。余每觀鄉黨曲舉。謹身媚上者。上所謂器也。而下謂之諂。由此觀之。上之所是。下之所非也。就閒處曠。遠榮辭顯者。上所謂狂也。而下謂之達。背公死黨。捐軀報仇者。上所謂悖也。而下謂之俠。由此觀之。上之所非。下之所是也。三代之世。以其道爲是非。而下從之。春秋因焉。而不能改。戰國是非而上亦從之。故波流茅靡。國是無主。而漢、晉、齊、梁卒因以亡。者夫漢高煦翦、曹以風天下。而忽焉爲洛。爲灰燼。影響無存。而老農老圃。編槿甕牖之庶。宛然猶在其富貴零落之子孫。或反從之索酒求食。時與言受恩受侮之情。有子孫不知愧恥。而旁人代爲私感感者。是豈貨賤可久。而富貴難恃耶。蓋富貴者驕淫暴戾。愆重罪多。犯鬼神所忌。故器重而自伐其基也。彼貧困之流。無大善亦無大惡。且所受不多。其器不重。譬如甕盎之水。置之衢路。又何傾覆之有哉。故德海而福厚者。禍之招也。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天下有世故。有道故。道故者。聖賢所必由。世故者。聖賢所不違也。五典五禮。儀文軌則。生民以來。未有易也。此道故也。五方風氣異宜。習俗異尚。嗜欲異性。言語異音。雖不軌於道。其所由來者久矣。此世故也。夫木牛流馬。雲車飛舟。非不可備制作之道。而聖人不以教人者。不欲增法於道故之外也。子見荊文王。衣錦吹笙。禹入倮國。倮而入衣而出。仲尼治吳。斷髮文身。孔子治魯。同其雞較。豈以爲禮哉。以世之所故不可獨異焉耳。異則不謂之詭。即謂之僻。詭則違天。違天者必有天殃。僻則違人。違人者必有人禍。

管子之治齊。商鞅之治秦。皆矯國易俗。與民更始者也。然管子之行法因之。商鞅之行法勝之。因之者。順民而民樂從者也。勝之者。強民而民不敢不從者也。

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古諸侯承世襲代。與帝者相終始。以理國化民。尚不能移風易俗。而今也。三年則易之。是必人如孔子而後可也。即王者善人。亦無如之何矣。

禮之於人也。豈專以虛文爲實用哉。蓋質者虛之。而虛者實之也。故世數得上壽焉。三王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節之。故世數得中壽焉。漢、唐、宋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因之。故世數得下壽焉。若秦、隋以戰鬬武勇相矜。以法律詐術相欺。於民之欲也。縱之。故皆再傳而滅。不終其天年。爲至輕。則實者虛。繁縟必惜。請蹤必斬。餘羊必愛。假馬必正。以至輕爲至重。則虛者實。虛其實以揣情。實其虛以伸禮。故禮得久存而不敗。今天下重與人祿。而輕與人名。溫號亂錫。崇獎濫加。是因其實而實之。因其虛而虛之也。欲禮教之行。能乎哉。

天下之勢。源開則其流必廣。蘖萌則其來必大。有庶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黼翣。秦人墾由此觀之。歷數短長。各有以致之。豈必壽關天運哉。

由開石治銅。固其外。漆塗其內。殉死者七十餘萬人。挾其初皆起於有庶氏之瓦棺。嗚呼。凡事之作俑者。

右叔荀子內編六卷、外編二卷、明莊元臣撰、按元臣事蹟俟考、是書存吳中吳校庵翊鳳秘籍叢函鈔本、字忠甫、松陵人、內編人之生也魄先成而後魂一條、末有此得之楊升庵云語、則殆與升庵往還者、又外編禮莫重於祭太廟一條、論建文、永樂以及嘉靖承統事、固知爲勝國人矣、內編言道德性命之理、外編言治亂興衰之事、其自序云、或抱枕偃臥、或散步閒行、默而致思天下之理、與夫人情事物之變化、往往能抉隱破蔽、遂援筆識之、然議論特警快、往往欲以機鋒言下醒人、視明代子部雜家之屑、有過之無不及也、閻沿二氏宗旨、而以儒理附會之、所云三教同源者、至昔孔子轍迹遍於天下一條、揚老而抑孔、尤不可爲訓、然此殆前明陋習、一時從風而靡、亦不獨忠甫然矣、又如秦始皇、李斯廟食未可歷云云、有孟子安知不列焉道於柳下云云、均駁雜聞、然亦自警闢、究亦不能闕其口而奪之氣、又如小人有惡中之善一條、謂往往鬼瞰之後、族葉落呂名德之嗣、薰爐銷燄、固天道之難問、而考古證今、如響斯應、殆亦未嘗無至理存焉、更不必以攷偽入墨、專言果報、排詆是書矣、咸豐壬子蒲勒謨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長松茹退序

憨憨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爲歸心之地其所著書曰茹退者乃自貶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於明理明理不難難於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鬼神尊而訶護之憨憨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生復不畏死猶妄著書譬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草之卿者存焉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然迫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滹陽有匡石子謂憨憨子曰石兄來慈搆長松館於此有年數矣徒厭然於青松白雲之間且岷江濤生聲雜鍾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生之磬震綠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曾至人之所心憎憨憨子始然無久之曰敢不聞命乃長七松為牛馬焉

實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上

紫栢憨頭陀眞可著

雲間眉公陳繼儒

檇李寓公高承埏 校

憨憨子曰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發知塵不自塵由心立塵由塵發知果有藏由心立塵塵果有藏心塵既無誰爲共者若謂無因爲有是處吾以是知山河大地本皆無生謂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理治情如春消氷

憨憨子曰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能與明暗果有常性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

憨憨子曰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生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枉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明暗則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憨憨子曰火性無我寄於諸緣外諸緣而覓火性何異離波覓水者哉火性既如此彼九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即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今觸事不能眞體之不能神益分別性未忘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憨憨子曰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今既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依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能獨存哉

憨憨子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獨立故譬如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固不同而全露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憨憨子曰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今色今根情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奚寄故曰情爲化毋萬物皆子毋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化空豈能化憨憨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憨憨子曰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不虛則無窮之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彼不加多在我不加少然亮得之豈失之也

憨憨子曰性變而爲情情變而爲物有能游而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即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今觸事不能眞體之不能神益分別性未忘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憨憨子曰出者有時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克殊不知外生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即不生生即生克間死不惑知克生生閒喜不盈

皆惑也夫出而不決爲忠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惑噫大惑不除雖處於幽岩深壑之間何異市朝

慧慧子曰見木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蹈者以其無翼然筏與翼皆爲於木木生於土由是而觀之是見土不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有知於此者故能不筏而浮滄海不翼而履太空

慧慧子曰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于我兩者相待而物我亢然故廣土地者見物而忘我榮名者見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役物我

慧慧子曰鳥能飛魚能遊然微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能動故野馬奔於遠郊長風游於太虛苟無肆足之地容怒之天則始而已矣故君子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得其所用而不棄則君子間道奚益於世

慧慧子曰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爲之於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愼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旁卻動起照爲昏媒起爲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慧慧子曰飲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至於無欲唯無欲者可以勞天下可以安天下

慧慧子曰身非我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智不徒生必生於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此故曰學非是道然足破愚愚破智開始可入道矣

慧慧子曰能病病者病奚從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然病之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豈唯病哉故曰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可以樂天下之病

慧慧子曰松本無聲風入濤生銅本非鏡鏡成生明無情者有情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者之待也不明待明卽不明聲卽無聲情卽無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唯是心建故達心無表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惑也

慧慧子曰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無豈能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顚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慧慧子曰刻木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無能出聲無衆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舉一類諸何物能愚

慧慧子曰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莫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盲見形非形

慧慧子曰龍爲鱗虫之長就不賡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豢之豢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豢之豈眞龍也哉

慧慧子曰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知不乘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慧慧子曰今有百人焉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者可以契同耳

慧慧子曰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眞見飛鳥則以爲眞鳥也殊不知人借五行爲身析而觀之身既不有則畫鳥飛鳥獨能有哉故曰眞待假忘眞隨忘若然者何眞何假

慧慧子曰翀狗未陳錦繡飾焉既祭收置踐焉夫翀之爲狗翀不增多狗復爲翀翀不減少由是而觀狗徒有名實唯翀也或者見翀則以爲薪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盜薪能傳火盜能殺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至無窮竟不可以知識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憨憨子曰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破愚而以學周欲卽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藥衆人之病今藥生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醍醐成毒藥也

憨憨子曰莊生蝴蝶夢覺則能明莽人莊欲中覺生則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俱除始名大覺焉

憨憨子曰莊周夢爲蝴蝶蝴蝶夢爲莊周此就有心而言也吾則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噫能有心能該有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憨憨子曰萬物本閒閙之者人耳人而不閙天下何事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憨憨子曰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虛空矣虛無形毛能容之況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厘非細閒閑其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

憨憨子曰種松所以招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故列子泠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憨憨子曰心有眞心妄心眞心照境而无生妄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眞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多種或以有爲境或以无爲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爲境故曰心本无生因境有大合之外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氏以身爲大患身无患无而不言所以然明矣夫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則无身之所以然之旨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果有乎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遣之況于身乎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无主无雖有罪福孰主之哉

憨憨子曰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穷天下之辨盡天下之義皆謂之以細張風剪龜之毛也雖然善行者无足迹善言者无古力如是言如是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滿天下本无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无行故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

憨憨子曰衆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故曰天高地厚无能匹者殊不知天地固雖高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雖无形形何所從无形離有形无形誰明也者有无一致之謂也

憨憨子曰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雖仁不仁乃合乎道

憨憨子曰月在秋水春着花容雖至愚者亦未有見之而不悅也眸不知外我一心則水无所清月无所明春无所呈花无所荣知此者可與言卽物會心之大略也

憨憨子曰生公聚石爲徒與之談涅槃大意羣石皆點首而肯之夫石本无心豈有耳哉无心无耳於意則肯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

則不靈失眞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憨憨子曰羊不知驪驪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驪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蛻蜕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道不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厭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已盡人者无情不盡无道不得也

憨憨子曰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今有人於此不以无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欲靈焚和終无息矣

憨憨子曰晝夜之想夢之想想夢積歲成刼萬古一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今促今有今无今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憨憨子曰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天石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物寄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常遷於國土

憨憨子曰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悅未嘗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於喜悅者存焉人能知此則喜悅乃思无邪也

憨憨子曰儉可以積福吾同衆人之儉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焉故曰同人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慾儉人而不儉已者人雖溫飽而不悋也

憨憨子曰火而不死則生者无媒矣生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死者亦无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憨憨子曰吳人嗜鱠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駝乳味雖不同嗜无兩種鱠魚蓴菜衆人以爲鮮駝乳衆人以爲羶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根不搖謀不嘗味天用甘露地產甘肥孰知嗜其聲乃過壯之耳

憨憨子曰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於公而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憨憨子曰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祿不能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于動而無欲則幾于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月在寒空也

憨憨子曰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生忽然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歸者也生而不逐浪流他鄉玲瓏若朝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風颿雲雲雖无心莊莊不爲異日芳濃之本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獨殘功德

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天誰得見之

憨憨子曰飲食之于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人于此不以飲食資生反乃傷之者益不節之過已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則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能調天下非誇也

憨憨子曰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在地上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謂之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其聲乃過壯之耳

憨憨子曰晝夜之間久習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美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緑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憨憨子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慶人揖讓于明堂之上置箱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

憨憨子曰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生忽然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歸者也生而不逐浪流他鄉玲瓏若朝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風颿雲雲雖无心莊莊不爲異日芳濃之本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獨殘功德

曾問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憊
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一瞞他不得良有
以夫
慈慈子曰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
世以爲眞合眼所見世以爲不眞殊不知眞與
不眞離心無塵畢竟非有況山水乎哉
慈慈子曰開鍾聲而能十陰晴者耳聰英于人
者也過焉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于人
者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
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
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
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若然者
彼能十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眞聰明也耶
慈慈子曰孟軻言性善荀況言性惡楊雄言性
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而爲二也言善
惡混者是併二而爲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
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併之吾以是知析之
者併之者皆書蛇添足者也
慈慈子曰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
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各一毛而不拔者也
今曰墨子悖孔氏楊朱各一毛是皆不讀楊墨
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于書然不讀
其書而隨人口吻而妄排假使楊墨不死聞其
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

慈慈子曰十習六交惡病所積果孰徵報所以
謝因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
果孰謝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
心不生萬法何各人而知此則將善不敢恃況
敢爲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是美惡固非善
善不藉惡則爲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爲惡之
歸矣今有人于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
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慈慈子曰火勝木必成湯木勝火必成涼是故
易之泰卦貴權柱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所也
然聖人不病於臨而病於大壯者至泰且固守
而不轍進噫非深受遠慮者孰能知此
慈慈子曰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
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
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也豈易整之哉
慈慈子曰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於止觀者未
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
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
以復之也今有人于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
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
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舟車而求之也安有
是處哉
慈慈子曰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
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爲之長折攝於未有則
滅族沒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浪動
境成此積山勢
慈慈子曰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
禍之日眞大福也眞待必得萬鍾然後爲福哉
慈慈子曰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于惡者
亦不知惡之所積以其不知禍莫大爲良以不
爲惡之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
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
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
所以然乃在于而不在文始也
憨憨子曰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即無爲之
異稱也無爲即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
人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既自然惡亦自然
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衆人之希賢希
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說老氏大悖也
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略其始之說行則蒸蒸爲
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故
衆人希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
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
性也性復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
至此則知自然不自然俱拍棒打月耳

憨憨子曰儻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飢飢可以治飽非但飢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
亦密之之謂也

憨憨子曰儻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飢飢可以治飽非但飢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
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
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
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死生莫烈
乎禍福者安知此

憨憨子曰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
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毋陶
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東八部雄文成心
經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籠絡之矣或者再東
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
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
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憨憨子曰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
之有我根于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
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耶聚必有散我
豈眞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
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雖識變而有識如幻夢
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
起行當于愛憎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
行之則又不在解而在行也

憨憨子曰吾請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已之旨
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
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衆生衆生
文字之妙參曲精盡勝妙獨出此眉山之言也
憨憨子曰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于滅身敗國
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唯無害兼
可證眞不得其機而強制之非惟無益亦足致
狂夫机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
心生已時机乎机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
長蛇封豕之貪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上終

寶顯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下

紫栢憨頭陀真可 著

雲間眉公陳繼儒 校

橋李寓公高承埏 校

憨憨子曰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何由精凡義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哉性變而爲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別曰見色聞聲舉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必轉非行轉也行轉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以故其量備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也

憨憨子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論恐駭六合之內非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有歸近徹六合之內晝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爲九地會四聖而共一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爲之地有以緣生爲歸宿者有以無生爲歸宿者唯佛一人即緣生而能無生即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有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月也吾故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憨憨子曰正沐時以背示匡后于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憶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憨憨子曰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宜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於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既爲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于睡則音豈易領哉

憨憨子曰竪而趨者謂之人能竪者亦可以橫非有竪而非竪者惡能竪竪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憨憨子曰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況于盆是將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憨憨子曰通紅而告我者燄炭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先者能告則餘者寧弗告哉雖然非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烏能領旨乎

憨憨子曰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謂聖人然而鴟鴞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瞚目而不見丘山因暗有見明成無覺又虎狼貓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見何別嘻虎狼有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憨憨子曰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之唯衆人之應謂之何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知性本無常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常性何所光光則員員則明明即覺也圭山曰統衆德而大備燦爛而獨照故名圓覺

憨憨子曰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他道哉

憨憨子曰風雨霧霧非雨者謂之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雨本非霧霧則風雨無

本故曰霧醒成風不醒成雨三即一今一即三今三即一三何所有一即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憨憨子曰擊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于此欲堅于地濃于雲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憨憨子曰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是豈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也

憨憨子曰人身生蟻虱則怒其咂我輒捫殺之殊不思大道爲身蟻虱天地爲身蟻虱萬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靈焉而已即形骸而觀之蟻虱于人何異以爲取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憨憨子曰古皇徵慶書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心在身中曰果在身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曰不見慚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物乎曰見曰今汝言心在身中而不能見身中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明暗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偏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即外窮虧一喪兩則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憨憨子曰入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入者不可還見精也即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于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立根本妙故眼可以開聲耳可以見色也

憨憨子曰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憨憨子曰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其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飢彼亦飢吾飽彼亦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于養生者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雖無我者可以養生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明暗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偏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即外窮虧一喪兩則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憨憨子曰入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入者不可還見精也即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于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立根本妙故眼可以開聲耳可以見色也

憨憨子曰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憨憨子曰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其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飢彼亦飢吾飽彼亦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于養生者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雖無我者可以養生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明暗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偏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即外窮虧一喪兩則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憨憨子曰入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入者不可還見精也即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于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立根本妙故眼可以開聲耳可以見色也

憨憨子曰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憨憨子曰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其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飢彼亦飢吾飽彼亦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于養生者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雖無我者可以養生

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憨憨子曰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于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猷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烏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蜜藏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喻作焉善能觀一微者則于因成假中下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將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流而推之則一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憨憨子曰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利者非龍非聖人孰能爲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憨憨子曰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于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于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唯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別

憨憨子曰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成部

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明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虫蝕木偶爾成文豈有心乃蝕之乎虫既無心宻有義寓于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熱秋宜凉冬宜寒各而不寒謂之理由理而行無往不達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不明

憨憨子曰水枉釜中非火不能熟也種枉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枉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枉于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憨憨子曰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薰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移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薰之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哉但教而無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即其固有薰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于熟則其至愚之臭亦薰而成香矣故曰教而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趨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薰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移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薰之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哉但教而無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即其固有薰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于熟則其至愚之臭亦薰而成香矣故曰教而

憨憨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橫謂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牕春夢頓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眞覺也耶

憨憨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橫謂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牕春夢頓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眞覺也耶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蒲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憨憨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蒲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薰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移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薰之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哉但教而無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即其固有薰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于熟則其至愚之臭亦薰而成香矣故曰教而

憨憨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橫謂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牕春夢頓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眞覺也耶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趨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趨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趨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憨憨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橫謂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牕春夢頓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眞覺也耶

憨憨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橫謂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牕春夢頓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眞覺也耶

憨憨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蒲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憨憨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蒲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趨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憨憨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橫謂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牕春夢頓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眞覺也耶

憨憨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蒲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趨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憨憨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橫謂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牕春夢頓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眞覺也耶

憨憨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蒲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蠛蠓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慈慈子曰或謂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六之中唯農力田士也工也商也僧也道也皆食於農農一而食者五寡不能給衆所以天下日貧也士與工商既古有之存之可也且微士則官無繼微工則器用亦無繼微商則有無誰通故不可去彼僧也道也唯坐而蚤食於世何補去之可也游食者盡去不加稅于民國自富不分力於民兵自強富國強兵乃有國有家者能事豈可隨愚俗而不即圖之嗟乎天道好生人道好爭爭則不足讓之有餘故文王之先徙國讓夷周之所以興也子孫繁昌周幾千年既周之衰七雄五伯俱以富強爲能事戰攻不已勝敗無常以致周之元氣喪盡一旦併于秦秦復併于漢是時也天下無僧宗老氏者亦少食者不多于今而周之衰秦之亡復誰尤乎夫食者不惠多多而能爲善則多多愈善善多慶積上天祐之六極不生五福長盈謂天下以此而貧短見薄識之言也徒使達者捧腹絕倒耳且萬法唯心貧富在業業善則享富樂業不善則受貧苦在上者能以此道風天下則人人好善而惡惡不待富強而天下自治矣彼謂食者多而農者少天下所以貧豈理也哉

慈慈子曰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本賤之累至于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強愛之強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者雖死生在前亦使爲一條況富貴貧賤乎

慈慈子曰死生根于有我有我根于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即枝條而求根本譬如籠中捉鱉籠中探物耳矣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熟非大明子勇者曾易之哉

慈慈子曰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體則在無隱顯今有人于此見屈伸而忘指體而不能加在紂而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慈慈子曰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我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惟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

慈慈子曰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見況見天地萬物者哉

慈慈子曰滄海無際氷凝千尺一夕陽回氷生微響則氷復爲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發心大士即成正覺蓋衆人生于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清凉非至明太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譬層氷之初洋則知復水不久爲果徹因源蓋水離水無體故

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泯物我蕩然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八極大患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煩惱莫能侵焉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縱窮色空盡使博地含靈頓躋正覺乃大士之能事也

慈慈子曰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既無我豈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既靈然豈不乖渠耶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可得渠耶果如此不惟衆人絶希聖之階即聖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薰之則渠發現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薰之聲聞大士之緣薰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惟佛一人若不以無作之緣薰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絶之妙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而現今有人于此能循緣業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不待召而至前矣

慈慈子曰宗儒者病佛老宗　老者病儒釋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藥服之而有徹者也吾于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于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慈慈子曰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明書多奚爲夫約者心也心爲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朽骨糟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即情也非心也噫唯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下終

長松茹退卷之上

明　陳繼儒　仲醇父

長松茹退敘

先是不佞將登匡廬道東林跡遯於虎溪之上閒樵人相謂曰遠公蓮沼無沒久矣今忽生蓮此何祥也不佞瀧然興之意當主人如遠公者出無何慈慈禪師果從皖山來潯陽蓋師先結夏皖山家仲氏與卿聞而往體焉至則已移錫開先復往開先方按足私自慶幸謂不意像季之秋得覩肉佛遂長侍左右自是遊棲賢過萬杉帛黃龍未嘗不在側也居頃之師整禮焉茂破額往謁曹溪至溢浦而虐復作小憩湓天不佞適下第歸亟謁

法座師謝不見虐且轉劇仲氏奉而事之長松館不佞日候門墀久之得引見授以首楞嚴經一再讀之苦根鈍不能解後復授以南岳心要雖亦微有所窺猶然不解也師乃曲垂方便不示以奧旨直以其淺淺者巧喻旁敲始爽然自失如暗得燈乃合掌頂禮而白師言小子不敏愧弗堪領奧旨今聞緒論使我心光稍開得未曾有窃計衆生根鈍如小子者不少强爲我著千萬言令彼鈍根者有所解入實覺山之雲梯苦海之寶筏師曰善哉遂意到筆隨不三日得百十有九章自以爲無當目曰茹退不佞長跪而誦之如登波斯實帥莫測其所從來亦無能形之讚歎是編一出寧唯楞嚴諸經可入即大

藏已得其要領矣謀梓之以傳時仲氏已計偕北上茲欲述其始末小子何敢辭焉嗟夫師不病虛必不留溥陽不留溥陽必不著是書留溥陽者是書豈偶然哉遠公之蓮復生意在斯乎往有談不二法門者亦一病士庸詎知至人不可思議雖病亦廣長舌耶或曰鼻祖西來不立文字此何爲者不佞瞲然大笑曰客所稔聞者非仲尼平仲及遇賜則欲無言遇回則終日言夫迴賜之淺深若列眉必以不立文乎爲心印則仲尼失之顏氏子矣曰善哉以普濟爲心脫非借言爲前茅更操何術使之會不言哉故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言而未嘗言則茲百有餘卷將錄其所終日言者焉

萬曆乙未正月上元日楚黃弟子鄧懋和南

長松茹退二卷

明釋可真撰可真字達觀吳江人世號紫柏大師始居蘇州楞嚴寺既而游大房石經進階僧淨瑞所藏佛舍利慈聖太后迎入宮中特賜紫伽黎俄以獄詞牽連論死著有茹退集是書乃其別撰語錄師及物理不盡爲釋氏之言惟其以茹退爲名殊不可解事日筆六研書肇記稱佛經以牛糞爲茹匪其名甚新其自謙之詞歟然亦不應至此或別有取義也

品元聲著

聖學範圍圖記序

夫今以註易名者蓋亡慮數十家大都憔悴枯槁山林間發憤於世者所爲可以觀世矣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者幽也跡不潛則神不幽患者幻也跡不幻則神不化易化書也非近心蘿心淺心者能入乳初九曰潛龍勿用勿用乃潛潛乃化鄒子沉埋半生矣亦常手一編稿形深菁然生平醉心慈湖氏已易常視諸君子於卦爻象變各有所主莊然自失雖有管窺徒藏之腹笥而已至於圖書尤不敢註一語近閔　岳大夫所註諸圖如木難波斯百寶襍陳光怪奪目私恨曰安得促席從公指點以畢殘生一水非遥徒自悵惘一日公以範圍象數圖見示欲予一并其端予一生從老頭巾度日半明半暗於易也淺公徹土徹下於易也深其何能復公旨

是覺公恐釋與玄之亂吾儒欲納之範圍中其憂患深矣憶昔有友欲拆三教者子曰虛空之中何所不有各自爲宗虛空不可剖也又有友欲合三教者子曰天下之道原貞夫一一分爲三三歸於一此自然之理太虛原自合也友唯唯否否公之意得無同友人之悲乎不佞與公皆在潛之初久矣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即欲易世成名其誰與我惟在確乎其不可拔釋者曰確如石聲堅確然子謂石聲猶有消隕堅石亦可磨磷學惟休心忘見則無我無我乃能遯世遯世乃能不見是無悶凡人得一爻即足以畢世明夷一卦文王得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得之蒙難正志文明而曰內艱貞而曰晦明潛之義可窺矣夫子於易曰終身焉爾已願與公請事焉標爾瞻用捿

吉水友人鄒元標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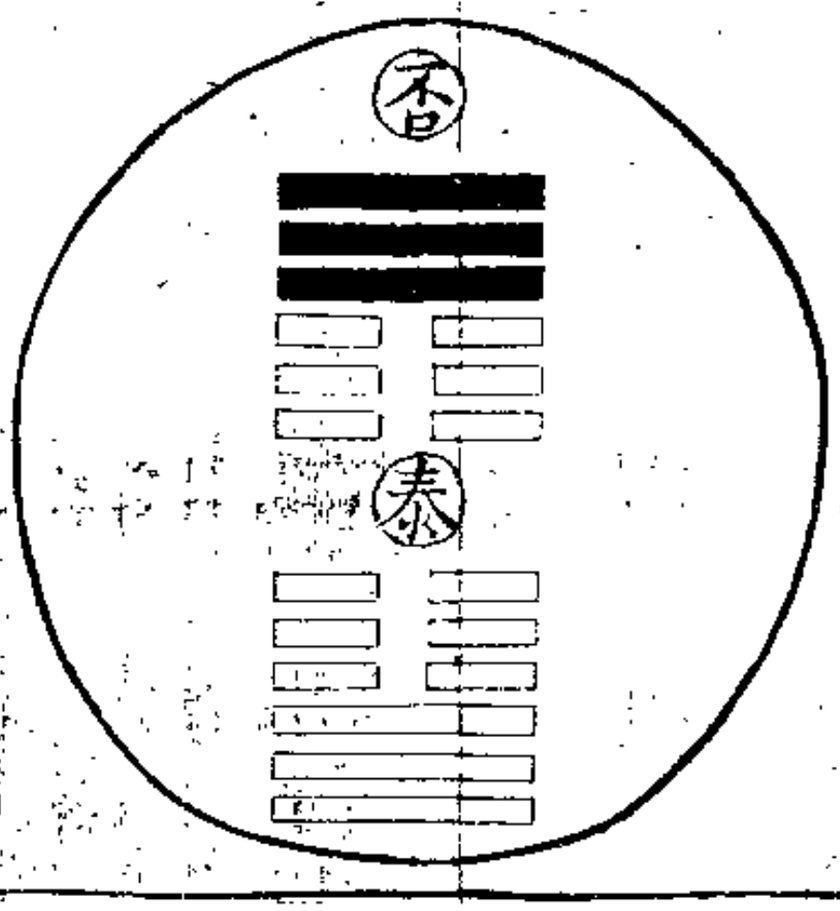
岳潛初先生聖學範圍圖說以明二氏之學不出聖學範圍圖中而即於聖學得所以補救二氏者直使異學之徒恍然自廢而揭揭焉距異學者亦覺於聖學尚未有窺也此其書於聖道爲祖述之深於世教爲婆心之切真可流通無間至若以否泰象吾儒則廣矣大矣易矣開遠因有感焉謂世道無常否泰正在潛與不潛之間耳潛非勿用以九爲用然非潛九亦不可得而用也見羣龍無首乃能爲用能爲勿用潛之時義大矣哉釋氏用空自謂能潛然有大雄之心則雄之首見矣老氏用柔自謂能潛然以雄與雌之首見則六雌之首見矣夫的然能不可時御而剝復坎離且遯爭而未有已情性偏滯大亂隨之而曰我且使天下常泰無否也道溪由哉故先生救釋氏者曰陽在下也下則潛矣即救老氏者亦曰陽在中也中非潛乎故儒以潛救二氏又當自爲潛以握運會常泰無否之柄庶幾乳坤不自毀又奚患泰之不復秋而秋之不復春乎何言乎潛也夫道一而已矣一不可爲首是在志聖學者先生壯節立朝復歸而讀易對溪之嵎號潛初先生意在斯乎臨川湯開遠題於歸

岳潛初先生聖學範圖圖說題辭

石帆先生勁節在朝娉脩在野復論易於潛初書院時又號爲潛初先生在不敏因走豫章哭若士先生得從歸仁墟中讀聖學範圖說覺二氏在聖學範圍中而聖學又在先生範圍中矣如叔寧氏所稱祖述之深婆心之切匪虛語也顧吾叔寧氏束髮作青衿即閱墻翕翕歸仁書院而論學焉豈其乳臭在疚當閱墻之變伏莽之戎而又能忍人所不能忍讓人所不能讓內文明而外柔順卒使玉碎者清德久而愈光俎豆吾宗千祀無替則叔寧氏於潛之義又已深矣閩莆林堯祖書

楊李 石帆岳元聲 著

圖何妨乎助吾孟夫子指點楊墨歸儒之義而播之〈象也後學讀其書而不得其旨楊墨之辯紛如甚至爲其教而爲之徒者亦復狹小聖人之道以宗驅百官爲不足奇淩遲久之有託而逃而詩禮發冢之徒且貽笑於南華氏矣孟夫子憂之洞開天心個此異學剖破藩籬廓然大路特詔儒者以範圖曲成之方開歸受之拳止入笠之辯斯吾孟



聖學範圖天地法象之圖

夫子願學孔子家風痛切人靈之愚振聾啓聵使有血心者人人鞭策聖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堯舜之道具是學者舍是何以闢荊棘掃塵蓋何以體天地之撰牧人物之大全使江漢秋陽之烈日月經天江河注地忍令二氏角立門外雄據別傳長作伊周儆客於吾夫子問津沮溺之懷不大剸謬須知學術之壞過在吾黨惜蹊其義以就正於吾脩之論法孔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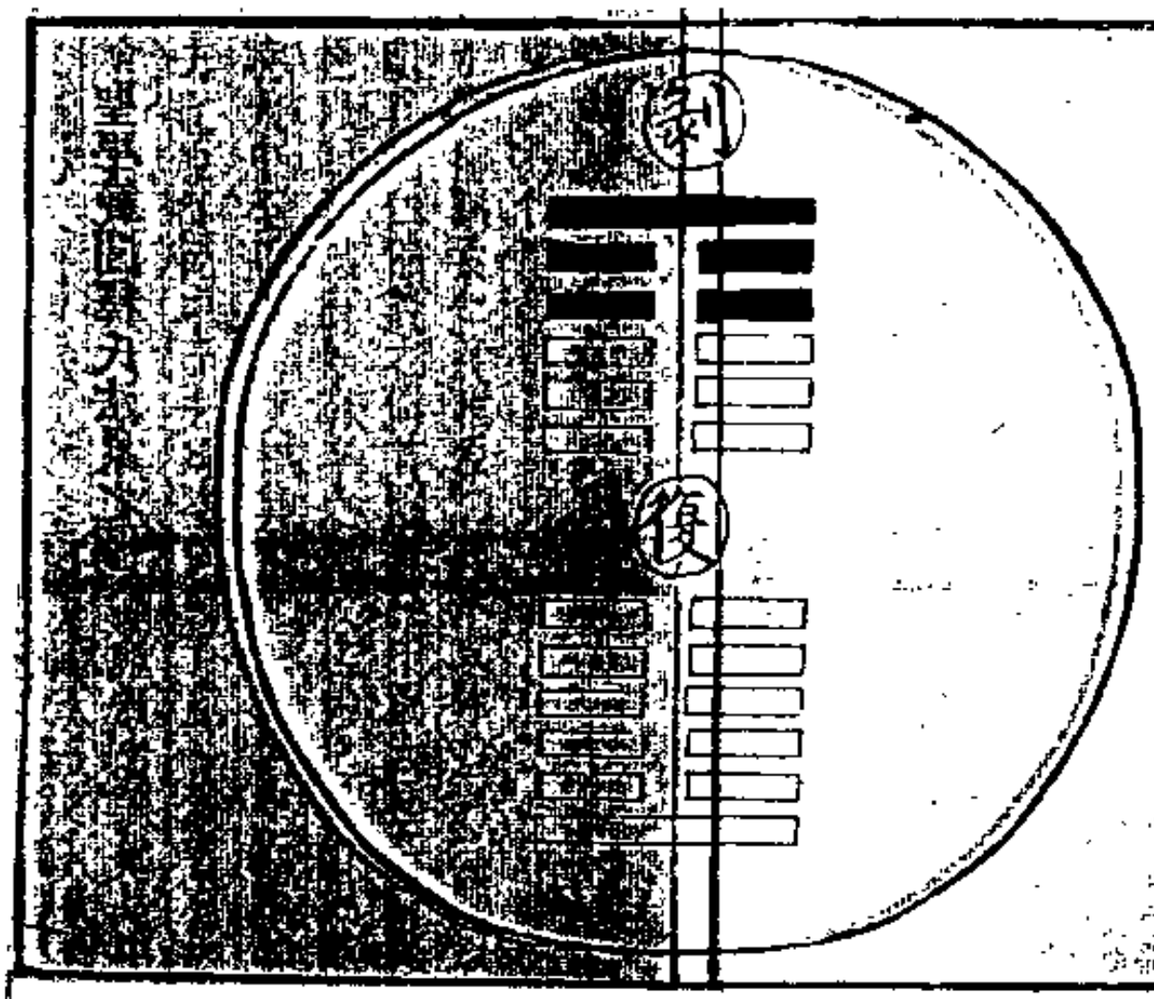
參天兩地屬人皇
否泰相尋聖與狂
都來三界總茫茫

客問一

客曰方今參禪味玄之徒堅白其說以傲吾儒之所不知蓍盛矣子何譚之易也曰吾非易視二氏實竊取吾道而用之者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乃顧有超三界以爲高者乎乃顧有淩五岳以爲奇者乎自以爲我爲是兀謂之仁而不知仁以兼愛爲是見謂之仁而不知春之不能不秋也自以爲我爲是兀謂之義而不知秋之不能不春也四時偏枯百物彫落吾烏睹夫

乾坤毀而無以見易也康慨交此不禁學術之論
準大易作聖學範圖圖崇二尊以攝二氏復準二圖以
立陰陽剛柔仁義權原二氏本末作差別二圖以
明其偏仁偏義之辨首圖無極中國太極卒歸焦
極以明吾儒有始有卒之聖使述楊墨者洞然
曉大中至正之的便知其來也原從簡中而來其
去也原從簡中而去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書有之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其斯之謂歟教者誠如是由
象攝心又何處歸究之塗千底而人立之有遠歸
唯唯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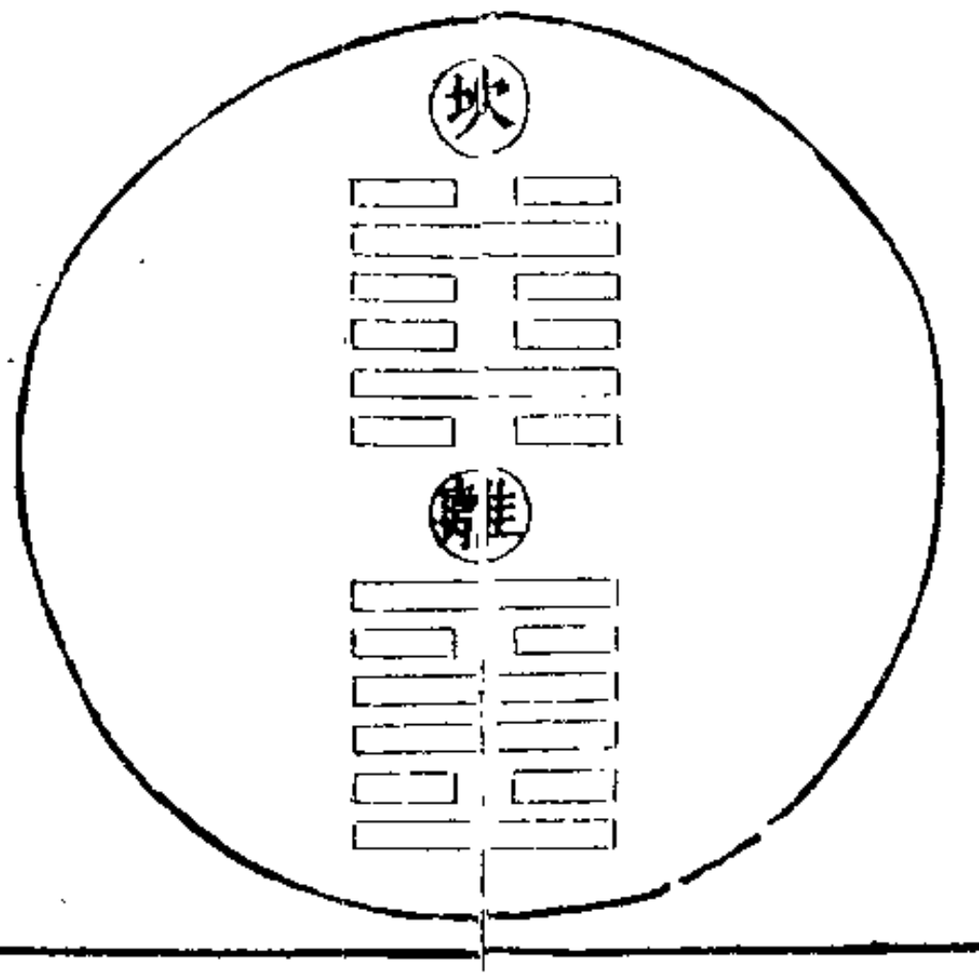
聖學範圖釋氏法象之圖



客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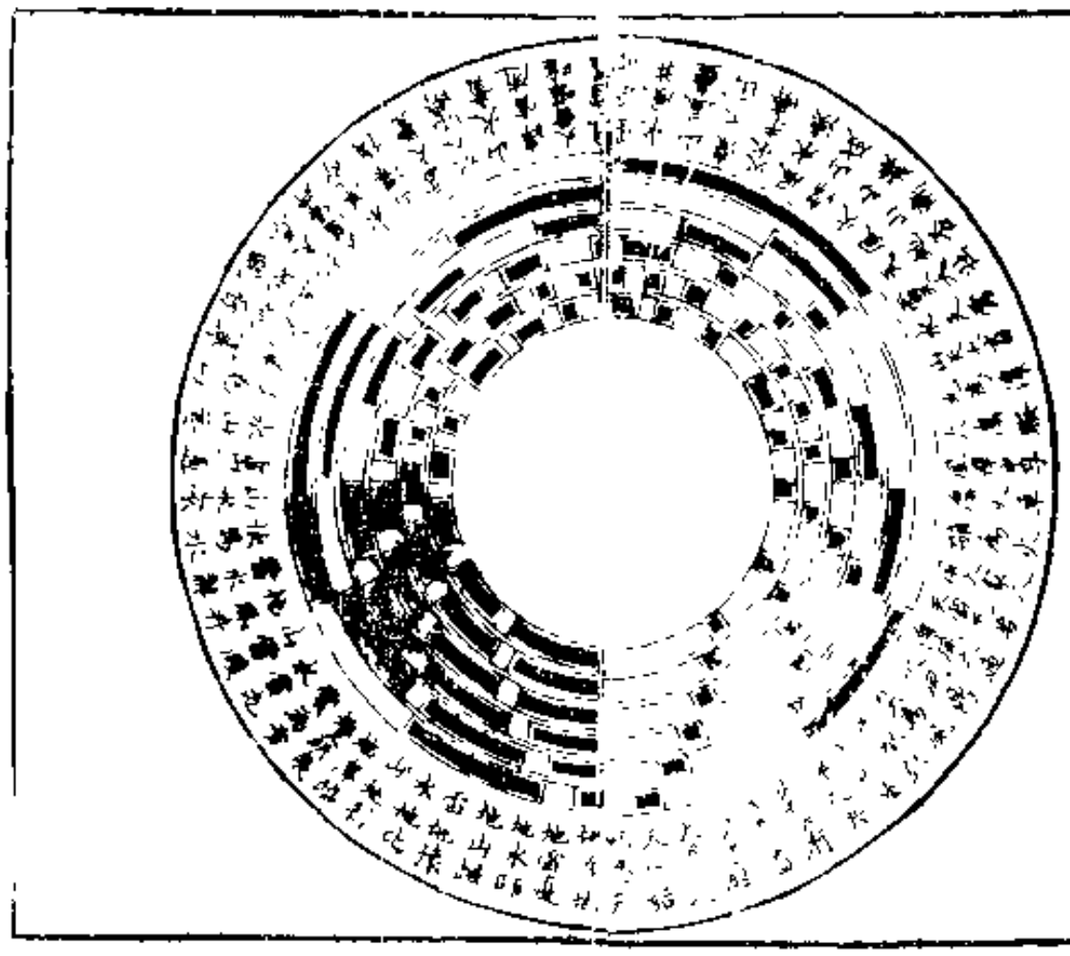
客曰子不問西方聖人之稱乎而欲以剝復範圖釋氏之情狀政恐釋氏之徒未必心折也曰善哉問也夫不盡釋氏之情狀而駕空譚以與釋氏辯是入笠之招也且世之取大於釋氏者以能利天下也試觀其徹兀君父雄視陽明以為如來此非剝後之復耶剝不終於剝故受之以復六龍上行五陰俱盡聖三身四智作淒迷之筏以度衆生化而謂空空子不足以見天地之心是誣釋氏也

聖學範圖老氏法象之圖



見天地之心而毀天地之形自以為幽贊于化而不知已明棄倫常聖學之所以範圖天地不如是其兼愛之辟也徵其一日反經則邪歸正歸儒孟夫子曲成盛心千誠如生矣客曰誠如是夫業已釋氏之徒矣又遵何道而不說於聖也在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龍潛則不至過乎亢何倫仁之不可歸而儒也吾敢借潛龍之義以進夫釋氏之卒為釋氏之徒者而謂剝復不足以範圖釋氏乎于其退而參之無輕譚

衆生險處處中央
實腹虛心道者衆
白日羽翰非奇事
泠泠玉液細嘗嘗



客問三

客曰子不闢杜下猶龍之偶乎而欲以坎離範圖老氏之情狀政恐老氏之徒未必心折也曰吾儒問也夫不盡老氏之情狀而是玄論以與老氏論是又入室之招也且世之取大於老氏者以能自利也試觀其致守虛無毋伏陰符以為發妙此非坎中之離耶坎不終於坎故受之以離抽添尾閭消息乾綱取五金八石作服食之權而以形骸為鄒蛻謂玄玄子不足以窮日月之變是又誣老氏也豈知日月之照自以為逃生物表而不知已倫處人間聖學之所以範圍天地不如足其為我之辟也倘其一日反經則逃楊歸儒而夫子曲成盡心千載如生矣客曰誠如是夫紫已為老氏之徒矣又遵何道而不詭於聖也在易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能中則不至流於險又何偏義之不可歸而儒也吾敢借黃裳之義以進夫老氏之卒為老氏之徒者而謂坎離不足以範圍老氏千子其退而參之無輕譚

客問四

客曰卦有六十四而子以剝復象釋氏以坎離象老氏以否泰象吾儒其為教也夫乃偏而不全畧而不詳有遺象歟曰是不然卞剝復而一陽一陰之卦畫之矣如坤遂雷自復而師而謙而豫而比而剝皆一陽之卦也如乾遇巽自姤而同人而履而小畜而大有而夬皆一陰之卦也言坎離而二陽二陰之卦畫之矣如自泰而歸妹而節而損而顧而升而解而坎而蒙而小過而蹇而艮而萃而晉而觀皆二陽之卦也如自遯而訟而巽而鼎而大過而死妄而家人而離而革而中孚而睽而兌而大畜而需而大壯皆二陰之卦也言否泰而三陽二陰之卦畫之矣如自泰而歸妹而節而損而睽而畜而歐濱而貴而隨而噬嗑而益皆三陽之卦也如自否而漸而旅而咸而漸而未濟而困而蠱而井而但皆三陰之卦也易之道一而二二而三生萬物者矣一不兩不二二不兩不六六而參天兩地之事備矣聖學所以範圍二氏而不遺及惟此易簡之配至德也而子乃執象求之是緣木而求魚也去易之道遠甚子其退而次之無輕譚

聖學範圖圖

明臣元聲撰元聲字之初號石帆嘉興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此書一名範圖象教圖太旨以儒教統攝二氏以易中一陽一陰之卦併入剝復卦爲剝復圖以範釋二曦二陰之卦併入坎離卦爲坎離圖以範老三陽三陰之卦併入否泰圖以爲儒宗其自序謂昉於孟子指點楊墨歸儒之意蓋宗王氏良知之學而好爲新奇者耳

雲杜李維楨本寧氏

蒼溪韓敬求仲校

海鹽姚士麟叔祥

祠額解

鄜延使者於役道中部中部黃帝陵在焉使者謁陵已謁殿見其榜曰龍翔之帝騎龍者也何獨言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何獨言翔從者江令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會當主歲詔宗伯遣祠官致祭有司繕治釜藻如令丙令固請使者幸有以易名使者問儒生析衷孔子孔子繫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宜以神化爲名今敬諾起而問曰何謂也使者曰易所指鼓衣裳書契宮室棺槨之制舟楫杵臼弧矢之利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之法黃帝以前未有自無而

藏有故言化也上古人與鹿豕木石游處居不知所訓行不知所之黃帝制作超悟情思慮之外而耳目豁然一新天地若再開然故言神也然所貴乎神化者在宜民耳民安其居美其食生有養死有藏無穴處風雨阻饑之憂無暴骨原野之患引重致遠無遠不通無民暴客文字既立百官以治萬民以參衣服有章上下等威秩序不紊易則易從其宜民也弘遠矣孔子不云乎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制而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之神皆是物也假令推之不行民不咸用安其變化而行鬼神乎大戴禮家語載孔子言黃帝事幸不出繫辭十卦之旨而後人稱附益之取諸乾坤則有龍衮玄黃旁觀雾霍草木之華染畫五采紱繡黼黻扆扆屏屏屨履綦瑤奉天珩牙昭武而元妃西陵氏教民蠶矣取諸大壯則有明堂觀賢介宮問道命工營國經緯市館界土設井立步制畝風后受成割地布九州矣取諸渙與睽則有揖南華蓋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矣取諸夬則有孔甲史鼂藏之書盤盂鼎豆奩鏡劒履輿席巾杖戶牖弓矛金人之銘矣取諸大過則有封崇表木矣取諸睽與噬嗑則有旗旃刀斧斧鉞鼓吹鐃角靈鞞神鉦麾蕭鼗雞翟虎使戰

禽蚩尤而放旃豐矣其不盡取于卦而類可相通者則有雲師雲名四輔三公六卿二少二十有四官百有二十職左右大監以監萬國矣則有陶正審封木正赤將橋梁釜甑烹飪庖廚酪奚龍祝融大封后土辨東西南北分八節紀農功原野之患引重致遠無遠不通無畏暴客文字矣則有問伯高立五幣九棘刀布流行矣則有受河圖迎日推策稽邪分置閭胥故靈五官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尊盈占風鬼史占星閻包授規緣盲理算大撓正甲子容成調曆浮衡爲泉孔壺爲漏以考中星而蓋天儀具矣則有伶倫推之不行民不咸用安其變化而行鬼神乎大律呂十二筒筦後十二鍾文五聲播八音詩道歌詠桐鼓鳴琴伏羲之軍中大容雲門大卷咸池之樂張之洞庭之野而北門成修權修總德侯感矣則有岐伯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論九針巫彭桐君處方餌而內經藏靈蘭之室矣此孔子所未言要其事與民宜一也管子曰黃帝置法而不變民安其法不引而末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何以故宜民故也就謂管子而善言黃帝乎孔子不易矣曰敢問後之言黃帝異於孔子者何也曰事理所有而其時未暇及有不益聖無不損德是不必然者也探之理而其事不應有是必不然者也不可以無據也按山通道未嘗寧居憑徙往來無常處竭聰明進智力勞百姓焦然肥色厝黜昏然五情

奚惑何執掌也東至海登九山南至江登熊湘
西至崆峒登鳥鼠同穴北至釜山而合符釜山
則舊有軒轅宮與亳若丘駐躡方澤牡玉蘭蒲
則盤桑息儀耳必不其然圓丘方澤牡玉蘭蒲
以昭明禋五祀報功祝融祓除災害何故
文也明庭接萬神效百靈而朝使之七登之床
十絕之帳傍偟乎詩宮萬請矣而神寧之七千
山川封禪與爲多焉則偉福耳必不其然習用
于戈以征不享三戰而得志五十二戰而天下
服何武健也玄女授兵王母授符六神戰主五
音納策四維按歲黃色小身善
變陰符握奇牛命立成術數迭出則猶詐耳欲
萬戰勁勝流血百里誅同父異母之
其地則凶德耳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驚路
者殺無虧輕車之法曰白言能司馬不能者
敢白言能治軍不能者衆杜白言
官者劓以爲門則淫刑耳必不其然空同廣成
具茨大隗襄城小童拜下風問王道稱天師何
縛詛也挹五烟于封子授皇籙于紫府奉中黃
于東嶽谷餌术于金谷謁雲室于玄閭采神芝
于黃蓋從天皇于峨眉啓丹經于王屋尊道養
于二女青鳳之臺翔鸞之殿五城十二樓候神
號期命曰延年人生一日天帝賜算聖人有加
焉軒轅之國不壽者八百歲緱仙三千六百九十
閱象天地人百物爲之視火參儛永紅于赤霞

鉛白于素雪建岱岳觀遠女于七
人雲霓羽衣
本香火以迎西崑眞人而碧霞元君之祀從此
起則方士迂怪耳必不其然淳化鳥獸蟲蛾虎
不妄噬鷙不妄搏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
鳳皇翠鵠麒麟遊囿窺窌狗鼠戢藏而不發機
藍也寶鼎不酌而沸不汲而盈能息能行犒稱
露壍岸滿涇竭盛水之龜黿鼉鯢之
爲師儀態萬方天老所教衆夫希見以千二百
女昇天則淫媒耳必不其然二
十四人唐虞三代世爲神聖帝王何盛滿也渾
敦窮奇檮杌饕餮亦其後裔倜
符命識緯貞使耳必不其然旁
大白馬禺貙禺京韓流馮夷三面一臂豕喙豚
路莫非子係則妖孽耳必不其然其不必然者
于民宜不必盡宜又不必盡黃帝事其必不然
焉何要秒也九宮六壬四神八門遁甲太乙飛
鳥龍首登壇集靈奎山相墓書
框推賊曹演禽殼經曆紛紛妖惑
索醫律鞫鬼大合鬼神作爲淸
之者下女魃止風雨置之赤水之北晝夢金人
引領長頭玄狐之裘則陰陽拘忌
耳巫覡左道耳必不其然垂六禁之科飾用水
火財物微鍾懸滅厝廢無壁蓋以白茅何纖
畜也稷澤玉膏棄玉榮投之鍾山之陽以爲禮
加之帝身豈惟帝然帝之時有
陶天下爲一家山見榮者謹封而祭之以致丹
砂黃金銅山四百六十七鐵山三千六百九十
人以名柳下惠之弟有神醫名扁鵲而後
玉爲墨海錄曰帝鴻六乳之鏡九乳之鐘青龍
載鴈飛黃服皇俾多受貽白澤記圖雷獸之骨
以楓夔鼓僬耳奇脇長股貫
民藥獸而知醫則好貨貴異物耳必不其然四
妃象四星以廣胤祚嫘母貌醜德克而處璇宮
舍宦寢玉帝侍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何嫘
淑也昌意見天祿生子應水德固已非類素女
爲師儀態萬方天老所教衆夫希見以千二百
女昇天則淫媒耳必不其然二十五子得姓者
十四人唐虞三代世爲神聖帝王何盛滿也渾
敦窮奇檮杌饕餮亦其後裔倜
夫曰馬禺貙禺京韓流馮夷三面一臂豕喙豚
路莫非子係則妖孽耳必不其然其不必然者
于民宜不必盡宜又不必盡黃帝事其必不然
者寧惟民不宜而適以病民
是以帥化稱是誣聖人而誣天下後世也曰黃
帝而恒人也則何敢誣曰
孿有三踵盜蹠也而曰世之所高莫如黃帝隰
朋小臣也而愧不若黃帝焦螟麼虫也而唯黃
帝見聞易姓而王七十二君也而惟黃帝主泰
山周季迄秦漢學術宗黃老而老子所宗惟曰
黃帝事或譬於帝之前或具於帝之後皆舉而
加之帝身豈惟帝然帝之時有大盜名跖而後
人以名柳下惠之弟有神醫名扁鵲而後人以
名秦越人是推尊之過也上世之傳隱微之說

卒來之辨開忽之意非君子之道等我之問黃
帝因笑楊朱曰五帝之事若夢執見之而
執誣之孟浪之言黃帝所聽矣也是假託之罪
也取合已四人使治四方輒曰黃帝四面雖千
貢得孔子而後解華胥之夢任智無為之論離
朱吳詘象罔之求玄珠離朱也而欤啓寤開者
執以為直轉相訛是牽拘之病也太史公曰
尚書但傳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紳先生難言之誠然卓識哉凡人情所最欲艷
無若仙而所最不測無若鬼其言甘而易溺查
冥而易延而黃帝時皆有之史言其時民神異
業禍災不至一再傳而少昊顓頊之代九黎亂
德家為巫史享祀無度而神祇雜擾民用
是命重黎絕地天通庶舊無相侵瀆民用
安生此去黃帝時幾何而邪說橫議猶害尚爾
況孔子時耶孔子時黃帝書若有若無
存者削而不錄斷自唐虞夫地變化聖人故之
易所由作也然而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為乎變化之道宜民為本一篇之中不啻三
致意焉慮夫誣天下後世者之藉口也孔子而
後知神化者有子思曰至誠如神惟
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
知之謂神不誠無物為幻而已矣偃師之倡蘭
子之戚西極化人之胠巽室之
非龍所曼有哉戚曰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洪

徵竟不曰神非聖人之神也夫不有言黃帝登
軒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雕鶚鷹鳶為旗懷postal
奔風為楓林者乎則此類孔小知不可大受曲
藝而已矣偏見之論宋之刻楷荊雙
騶盛墮地而生草曰龍騶狀有若龍騶狀一名
之承蜩抱丁之解牛豈不曰神非聖人之神也
結罟施世人妄傳耳今有虎豹犀兕東徼窮
虞舟中國號州土毋睹可謂是邪西王母來虎而豐其儀
其儔翔矣龍生曰一蛇與物俱化汗穢乎
萬物之間物物而不知千物且黃帝之法則也
成金者乎則此類也墨子曰利於人者犯利人則宜民巧則神化是道也墨
矩信乎曰未可知也堂
其指近矣曰敢問黃帝仙登于天群臣葬其衣
黃帝二百年孔子曰異哉黃帝仙而死葬
其衣冠何也曰黃帝已仙已死而其教百年而移故一百年
而上五姓同期四民叙命猶皇有衆女媧諸君
顓頊之齊孔子有憂色恐其言堯舜黃帝之道
而重以惑人神農之言將內來而不得不得則

明李維楨撰維楨有史通評已著錄是書乃其
奉詔謁黃帝陵見舊祠取鼎湖之事額曰橋河乃
作是書以辨其不經謂龍即乘六龍之義其實
子畢子已有是說無庸復贅又斥百家所言黃帝
神靈諸事一駁古詞極辨博實亦司馬遷五帝
本紀文不雅馴薦紳難言之緒論也

硯子小言

硯子小言

人亦何常唯志所造

對奕左右持之等是勝心有持和著為勝着也者有持敗着為勝着也者識不足也故無志辨志有志辨志何以辨之曰識天地如許大萬物如許夥人身不過七尺元會運世十二萬年如許長人世不滿百年以七尺形光景介十二萬年間不啻電光石火以七尺形骸寓天地萬物中不啻九牛一毛萬馬一羣能于此勘取生身世之極悲開乾坤之隻眼敢失何去何從定不取憐市兒自失大丈夫無上勝事

學者未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于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

愚莫愚于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釐疑以決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大世海也身舟也志柁也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与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于持志

人須張上下千年眼方不誤百年身

人之精神貫金石動天地何所不至哉患在有以分之而不聚二歸一路又患不知訣竅而用之往二苦難不入因而隨落必如痴癭丈人之承蜩也用志不分至不以天地萬物易而後為聚必如庖丁之解牛也用刀善刀苡不少挫而後為知訣竅

元來無窮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總游我無窮之中目終日視萬色焉而視不匱耳終日聽萬穀焉而聽不匱口終日言萬緒焉而言不匱身終日動萬應焉而動不匱是何物者耶不必按玄驚奇即此玄之又玄奇之又奇所患者竪志不遠親體不親卑者瑣二日夜持籌輩較以媚世俗不子不知有人高者斤二銖名鶩行以媚世俗不知有我不將以無窮者乎未嘗限隔人二自限隔宇宙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墜之崖此時此心惺二翌二不著纖塵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念焉名義起者有從意念起者凡人見以為善有從名義非真意念非常自善之善無始無名不可以耳聞二不可以目見二不可以口說二不可以心思二儻然得之何失邪之乎無情游之乎無竅寐者以醒悶者以通局者以宏岐者以同而長為天下雄

出迷入悟閑在一慎小慎小徹大慎大徹不慎不徹惟孔子而後慎二而後為孔子今人飭行作一解便耿二在胷中謬以為如是如是其何餘憤

千生萬劫只在此生一生百年只在此日此日一信歷萬劫而不磨此日一疑度百年而如夢人身難得自性難明珍重當下機緣莫教當面錯過

人游于道焉游于空魚游于水上下四方呼吸動靜混成一片無所之而不為是子淵得之而曰不能罷非故不離直是無可罷處子思得之而曰不可離非故不離直是無可離時或者未窺此體以我合彼終未有之何論其輟即當其作卜度安排去道千里而欲緜是涉至人之津涯此与種石而望其匀朗何異

學者不領會中之所以為中以意執之長作智解中一緑影大有不灑二在夫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古之執中者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是二今之執中者如人以手特物是二不是一是二不是一不執之彼自以為失之即執之吾猶以為失之

聖人空二鄙夫亦空三故虛而能受叩而能應上之不至于聖人下之不至于鄙夫未免有知

見在知見主于內而羅織舊聞復從而安置之
難与傾倒先民謂可使不識一字凡夫立地神
妙設果識一字也一字便著胷中作梗槩使立
地神妙能哉
學人恒言用心用心寔難祇用耳目爾曰自日
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与耳目之
用似之
有聖者之學有賢者之學賢者之學從意立根
聖者之學從無意立根聖其根而滌除不盡聖
果不圓成者有之未有賢其根而聖其果者然
則賢希聖非與曰心不能離意而修意者迷心
賢而希聖須是踏翻窠臼別辨根荄
銷鑠人無如忿与慾者慾動水滲怒盛火炎戀
之窒之心火下降腎水上滋此亦吾儒坎離交
媾功法何必儒家
欲界無邊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官上有官身後
有身故家彌大而經營亦大位彌高而願望亦
高失隴望隴得隴望蜀世短意常多
家村裏省事漢撒脫
饒君株守終身必不損吾命之所有即蠅營狗
苟亦必不能益吾命之所無益人不能与造化
爭衡久矣若之何不自安命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已不是萬善之門刻若
根蘭若門心和氣平解脫究慳可以存身可以
娛親可以庇子孫
儒者之談曰論是非不論利害夫使弱植之夫
不能自持也必斯言矣是非利害自有真二是

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
答桴未有爽者
天老讀書書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胷中
人能當下擘斷幷精神歸一路何堅不破何遠
不到弗然者終日騎墻將從俗且畏名義將從
理復牽情緣自相攖攖何以令此中灑二造古
人佳處
禮之屬三千刑之屬三千出一禮入一刑問不
容髮是故衛身莫善于禮
人有為麟為鳳者有為虎為狼為蛇為蝎者有
為燕為雀為蟻蠓者天下不可無此人則為虎
為鳳天下不可有此人則為虎為狼為蛇為蝎
有之不足為重無之不足為輕則為燕為雀為
蟻蠓至靈者人寧与燕雀蟻蠓比類命之曰枉
生
能自見者明能自聞者聰能自處者大能自道
者嚴
每檢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有多少不愜心處茫
然自失不容不改二汲二求畢其分願不知痛
而摩不知癢而搔欲不欲手不得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二孳利百好而後為儉今之
惠而後為勤從二乎穀利百好而後為儉今之
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人官各自為品官品二之一朝定命自天士品
之百代造命自我士君子窺天先之天聞人
中之人窮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何短何長何

在何定不以彼博此
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二非種
子是非是利害種二理不虛圓執之太堅卻成
理障不縱欲亦不執理恢二乎虛已以游世二
執能戕之
人与人同善也易人与人同過也難名心抹殺
不盡必不能与人同過彼子二然善則居之己
過則以推之人未可与濟大事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也者幾希舜之所以異于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老子曰聽之不聞名
曰希夫幾希不離倫物執倫物又不可為幾希
明察者舜之悟撰也悟幾希于倫物是為由仁
義行故存之不悟幾希于倫物是為行仁義故
去之由仁義行与行仁義安勉不同言直是誠
偽是非之判
當孟子時如許行如白圭如陳仲子如楊朱墨
翟皆有意乎聖人之學者也而不悟幾希從名
理上著腳故孟子東許行之道貉白圭之法蛑
陳仲子之廉禽獸楊朱墨翟之仁義故曰人
所以異于禽獸也者幾希
善信美大聖神有階級無階級人信聖而不可
知之為神不信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神易曰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夫善一神也
人之能信善之為神而後為有諸己而後為信
謬見流傳心在身中直肉團心耳元來身
在心中天包地外身地心天海起浮漚身漚心

海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滅所
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莊生標新盡而火傳
興以雪興有時而盡氣以鼓作有時而衰待於
外者乃爾吾志吾道惡乎待哉天之運川之流
木之華鳥之韻目之盼鼻之息疾痛之呻吟豈
為名義為之自有不能已二世有號為學人遇
人指之勃然不則委然起滅二起機不由已止
名意兄不名為志

身其金乎世其治乎或得或喪或順或逆或稱
或譏或憾或懌無非煆煉我者能受煆煉身与世交損
世交益不能受煆煉身与世交損

兩玉相礪其光不發一玉一石膚理瑩然辨德
光天固其性生然哉而得于人助亦不少父以
頑礪之母以嚚礪之弟以傲礪之玉不厭石二
亦為玉轉殺為生化家為國若舜者斯為宇宙
在手萬化生身

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二之善与惡對無善二
善二不足以名之何況于惡二如慧孛妖氛善
如景星慶雲無善之善如太虛空太虛空無一
物無二一物有無一物留無一物去

生老病死如春夏秋冬遍至乎前誰能違之有
物焉生而不生老而不老病而不病死而不死
千萬人無一人信得及竟逐二焉与化俱徂悲
夫

經學支離起于以傳解經不以經解經蓋有經
之經有經之傳有傳之傳有傳之經夫子言性
不言所以為性子思傳之曰天命之謂性子思
言天命不言所以為天命孟子傳之曰莫之為
而為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質以陰陽五行之
說更覺直截簡明若以我博經二亦我傳經之
傳傳之傳又不足言已

或問內持一念外修九容可以為學乎曰唯二
否二念不可持也容可修而不可修也仁守莊
涖知實先之弗然者妄持一念胡能燕石之
珍徒飭九容俳優作王公之狀為僞而已矣
世路崎嶮行之在人執意屢轉成迷恣意狂馳
多蹶行得去處勿忘三讓之心行不去處須加
三反之力

道有樞仁有術義有方教有權
豪傑之士依憑才力可以安天下而不能自安
其心安心之法至易至難噫秖緣不信至易所
以至難

聖人直為人耳取足人之本色而止不加毫末
而人號之曰聖人後之人因聖起名因名起念
因念起功規二焉欲為聖人而於人之本色有
加焉故不為聖人也者然後可以為聖人為聖
人也者不可以為聖人

火性自焚水性自溺石性自堅雲性自遏空性
自空妙應無窮

有友人自許仁以為已任吾望其氣殆以仁為
已任非仁以為已任夫以仁為已任與仁以為
已任二者必有分矣

德輶如毛非詩人果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徹有
如何又云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曰無聲無臭不
知不能是秘密藏察乎天地是大光明藏此即
放之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之義益秘密藏
即大光明藏

一念激烈跬步萬里一念沈冥瞬息萬年
執為意執為心執為性非一非三意不了盡者
未可与見心心不了盡者未可与見性

德輶如毛非詩人果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徹有
禪那才下一語便恐一語為塵連忙下一語掃
之又恐掃塵一語復為塵連忙又下一語掃二
這一絲在便損全力舉之能勝須是悟到無聲

耳濡肌髓亦貫坐結於想動應于行臥徵於夢
竊吾自然者以為作用天機一自然嗜慾一自
然為權為中一自然為權為詐一自然故不悟
不足以窺自然而徒悟不足以完自然
學欲混萬物學欲超萬物超萬物不混萬物其
流也為奇辟混萬物不超萬物其流也為鄙瑣
超萬物者已立混萬物者已達
或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
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跡水無留
影
太素者人之本來入利津焉而染入名場焉而
染入藝苑焉而染失其質矣絲五入而五化墨
子悲之無入而不自得古之素心人也夫
衆人以氣習見人不以性見人橫生種二分別
惟聖人以性見人以性見人故不矜聖智不筦
韜蒙不跂古昔不薄今時以平等心行平等事
隨機設法惟人所取卒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
蓋聖人之神用如此
是儒者鑿空蓋遺經中已自道之
凡技藝至妙處入乎法又出乎法師其成心不
入乎法者鑿拘之焉入乎法不出乎法者跡而
不由
凡技藝無雅無俗無不益無不損得之者釣令
人靜射令人正奕令人專球令人動而已病失
之者琴心且以挑淫詩書之道且以文奸言
人必身与心相得而後身与世亦相得不然身
与心為讐將舉身与世亦為讐得則俱得讐則
俱讐二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
形不礙神雜不離俗金從鑛出聖以凡修覆蛻
生臼於糞丸蓮擎托根於汙泥求真二亦為幻
此世了法
真不可求去幻無以見真幻不可去出以為遺
世知銖二兩二身為撲滿入而不出以為遺子
孫不知以天地為家常廉取仁施二於不報
序所以遺吾子孫也以前之所遺二之鬼神為
發其藏而去也若流以後之所遺二之鬼神為
司其幹而取之若寄
鼠嚙枯藤命根牢不牢蠅觸曉窓見地徹不徹
虛擲半生於逝波起坐中夜之明月
古之真人為海馬石蒸不為參薯自處在船在
村之間而處天下人在知不知之間
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寔友之會怨之乎
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失之乎社席之上
吾甚恥之
卉木無情禽魚有情無識人有情有識故証道
以人不若以物證道以有情物不若以無情物
所以子思咏中庸於空鳶淵魚茂材見太極於
盆蓮窗草
今有麗媛在此毗色之徒見以為世上琛球養
生之家見以為人中虺虎二見大不平等若以
平等眼觀元來只是一箇人固道之所不載亦
有戒慎恐懼之中庸有無忌憚之中庸非
有二也識此理而保任之斯為戒慎恐懼之中庸而已矣
識此理而玩弄之則無忌憚之中庸而已矣
因病投藥因藥發病病二易治藥病難平藥病
雙拋誰受病者
瘖者眉睫能言盲者通身是眼其神之所為乎
身處事外無言不可安在無言不酬孟子曰人
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責在船談何容易
大舜始終只是在世了法尼父朗開口可是
此世了法
出世了二道也了道所以了心在世了二事也
了事亦所以了心世人托大而取盈往二妄意
將來不可必得者張大目前去寒酸之風肆廣
修之欲不宵如此便罷何論異日酬不酬只當
日罣心政且不少矣
未患照處不周偏患本來不明耳張燈在室二
光滿非縮之也移燈在堂二光滿非拓之也明
德在躬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亦
復如是
太上師天其次不違天最下与天爭衡爭之不
勝以至於怨
或舉學不厭教不倦是夫子一生活計是學矣
子者萬世法程曰是固然二亦打他格式做不
得有頭腦在先須默而識之不默識而學鼓舞
意氣意氣有時而衰不容不默不默識而教搬
弄口耳口耳有時而窮不容不倦問如何是默
識曰不識欲識默識還問默識者又問曰既已
有戒慎恐懼之中庸有無忌憚之中庸非
有二也識此理而保任之斯為戒慎恐懼之中庸而已矣
因病投藥因藥發病病二易治藥病難平藥病
雙拋誰受病者
瘖者眉睫能言盲者通身是眼其神之所為乎
吾誰與為尊二生吾誰与為親二仁賢吾誰與
為樂二山水之間吾誰與游戲輸墨吾誰

與為笑拉相與於無相與者相視而笑
流行為水流注為沫二非異物所成亦水之為
耳故克已由已摠是一已以人治人更無二人
達此者一之其為功簡以直不達此者二之其
為功煩以勞
夫學也有益之益有損之益有進之進有退之
進有學之學有不學之學知不學之為學者可
與學矣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二不容僞所謂誠者天
之道也不思不勉之謂誠才著思勉便犯人力
今人於聖人則難之於常人則易之不知不思
而得即赤子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勉而中即赤
子不學而能之良能豈有異焉擇善者擇此不
思不勉者而已矣固執者不失此不思不勉者
而已矣故思以思吾所不思非始乎思漸習之
以至於不思之謂也勉以勉吾所不勉非始乎
勉漸習之以至於不勉之謂也大人不失赤子
之心正中庸之本指若以不思不勉推為聖人
分上事而不復思其所不思勉其所不勉犯人
力不少矣犯人力不可以為誠不可以為天
大人無多伎倆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若曰擴而
充之便安蛇足矣然則本體外更無工夫乎曰
大人原無本體赤子自有工夫
哀莫哀兮失路哀莫哀兮無家哀莫哀兮喪心
孟氏一則曰哀哉二則曰哀哉弔之也環觀宇
內不受孟氏之弔者幾何人
世界原自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

之人心圓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
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夫子以仁為的顙弟子射之如射覆夫子更不
道破第以行持之法授之行持不來彼當自究
至其自註仁者人也一語渾淪不鑿而益無盡
幾欲更詮一語如蚊子咬鐵牛直是無容口處
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
功益支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其開天
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力必不能為吾道轉此法
輪
士大夫欲為天地萬物惜生命為百姓惜財惜
力為自己惜心神為子孫惜福無如情從妄墜
從簡用從儉
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于石火見處點之欲
人因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夫擊之火
火之可見者也不擊之火火之不可見者也見
可見之火不過見火之形見不可見之火而後
見火之性
有讀書者終夜展書終日拋書而枕書時出山
砠水涯不極其致不返或問之曰展書是讀書
拋書亦是讀書吾益於寤之中得幾分書之外山水之間
得幾分又曰世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
吾歸語吾兒抱一得一存之以為讀書法
百年交游半為黃壤青草三界游戲忽成萬古
千秋如何不悲如何不樂
寡學不如多學多學不如絕學多學者益以為
損如仰天池一瀉可盡絕學者損以為益如出
山泉涓涓不絕為江為河不為海不止
日無晝夜曰晝夜自人之所見分之若入海而
觀日地以上為夜地以下為晝何暗何明月無
晦朔曰晦朔亦自人之所見分之若騎日而觀
月天以下為弦天以上為望何缺何圓人心亦
然其曰通塞亦自人之所見分之而人心實無
通塞曰通乎晝夜而明月通乎晦朔而圓人心
何塞不通二亦通塞亦通三月不違為仁月至
為仁日至亦為仁人于仁有至有不至有違有
不違仁于人何至何不至何違何不違
余令海陽四年黃煉之寓書于余皮內無得語
又不欲為皮外語孝子之事父母也愛曰父母
之子民也亦愛曰余惕然有感于其言初志難
酬末路易蹶寧獨官理摠來人間世光景無多
才過一日生期便減一日死期便迫一日轉眼
臘月三十日到來貴者不能辭富者不能贖文
者不能辯巧者不能避即急二忙二以曰為歲
理身分上事且恐盡先朝露抱千古不了之憾
更有何工夫說閑話管閑事爭閑氣作閑應酬
文字
千古作聖不成只疑畏二字而畏又生于疑然
必能疑而後能無疑二信之因也信聖之因也信
得及者心眼平等即堯舜當前亦只這此子了
無恐怖吾斯之未能信夫子之說之也以此
四大是我四大非我是非二是請以夢徵寐者

形具而不用而見之夢境亦視亦聽亦言亦動於此體取始信人之為神始信身外身之後身之非誕

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閑人心自閑

恒言學問學問蓋有學必有問二由學生也每見友朋相聚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法做不去處討求而低眉縐口丁手齊足壇場冷落于是或指話柄或掉書囊設為問目共問也不必關於學其答也不必關於問浪問浪答徒長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事

衆善之門在虛百福之基在慈萬事之幹在決

能言能不言之謂默二有餘辯能進能不進之謂止二有餘榮能勝能不勝之謂讓二有餘重學以自然為宗自然之體聖神不能加二則為贅為疣膚愚不能損二則為贅為疣膚愚不能損二則為贅為疣膚愚不能損

無不有之餘飣成文爛然炫人了無自家一段
炯一不可磨滅之見如百衲錦襍拔之小兒廻
環自喜而以為大人眼且醜而厭之
文生乎情三至而文亦至焉情盡而文亦盡焉
詩以咏情也而束於律其情常不調適書以達
情也而束於四六其情常不流洽故詩以律工
亦以律衰書以四六工亦以四六衰工不如拙
整不如散情見乎詞可使千載之下讀之悲酸
如見其人如見其心何必藻繢以為事
薛河東胡餘干考亭之孝子陳新會考亭之賓
客王新建考亭之忠臣
孟氏之後儒者守其糟粕而學之賊反寄于二
氏至周程而始復故二氏之教盛於漢大盛於
唐而少衰於宋
古之立言者理不必宇宙有語不必聖哲道要
以攄其所自見文不飾質瑜不掩瑕申韓不譏
刑名荀子不道性善太史公是非不必準於聖
人代而下言者不自是非隨聖人之所是二之
隨聖人之所非非之無敢謬焉故秦漢以後之書多示
人以駁二為真駁秦漢以前之書多示
人以醇二為僞醇
無忘不談學人誇學談學人輒自縛
於鄉里道不行於妻子日向人呶二祇益堅人
不信之意其為誇莫大焉
興有起有滅志則無是識有及有不及智則無
是世固有冒興為志冒識為智者
與我俱來者我乌乎外之不与我俱來者我乌乎內之能辨內外之分而後可与言學
先天之學調元氣治未病力簡効神治
已病力劬獲拙
聖哲救受播揚宗風開口克己當自有說必不
如今所訓詁蓋子淵一問分明堯舜氣象夫子
不應便令動湯武干戈
意見橫生神理難悟神理忽悟結習難忘吾故
惡夫以才氣駕學問自以為得者
囚地一轂貴富賤貧壽夭之分定雖神聖無所
容其推移乃賢不肖造化不得而拘之唯人所
造
大道等虛空虛空不可以手搏不可以力移而世
命如山岳山岳不可以氣撼不可以力移之
人揣二然爭以手搏之器量之氣撼之力移之
也命之曰愚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訓毋一犯士君子公
怒犯不可救
今世士相見揖如搗蒜坐如特語如蜜可
以為下人乎子曰慮以下人又曰下人不精不
得其真故長傷身彼以轂音奏
朋黨鍰三季一轍故名不可多取也取名吐
實且以禍國
學之淺深卜於藏玉韞於石龍蟄於淵士埋於
民聖愚於愚彼挾有片長翹然於天下人之知
之神之所不載也
貞女許身於夫蓋臣許身於君大人許身於天
地

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難俟如欲
往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与造化爭權造化
權還之造化即与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兒孫
抽討物外之閒身夷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
兩三三倫茗焚香魚二雅二會不必約禮不必
文詩不必工奕不必勝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
与天游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霞
旦寧土顧乃不病自灸未老先衰何為者哉
韓魏公平生不輕以膽許人學亦有膽彼丈夫
我丈夫益無畏者哉不明目不能張膽不小心
不能大膽故膽在所養而識先焉
養德如養丹先辨丹頭徐酌火候夫子曰溫孟
子曰勿忘勿助火燥則助火冷則忘不燥不冷
則溫此非可以意調停之也能辨丹頭者當自
得之
人知夫子身為大冶博鑄三千精鑄七十不知
夫子蓋合三千七十為大冶以自鑄
孫克成曰夫子一生學古其博文約禮直得之
伏羲氏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
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与地之宜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造萬民不如造一吏夫士也一行為吏在萬民
之上意滿氣高誰復受造二士乃所以造吏也
造吏以造民其功著而難造士以造吏其功微
而易
古者造士之官列之六卿今世則卑散之廣文
耳道重權輕曹不得与邑長吏並士風不振士

習難變職此也夫

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三得出是名真信真信者無乎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真疑真疑者無乎不疑百疑當得一信

春風春雨不能發無根之萌學欲尋向上去全在頓力勝頓力學之根也

出利入名出名入理出理還常三者常也日用而飲食也事不可去去心心不可去知知不可去去識

學莫病于認識作知知與識疑而致甚遠知從性生識從習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留誰則去識其嬰兒手嬰兒色視而不辨為何色彀聞而不辨為何彀夫知視知聽知也辨色辨彀識也非知也真知之體即能辨不加不能辨不損也是故書契未興人聖人神降本流末胸羅古今而或以愚終身學者何可以識自多

一貫創言于夫子非數非畫非心非理督地孤起了莫能緣曾子直下應之曰唯門人相顧錯愕不知所云自後儒繫破混沌耳學者下之唯又畫數見上之存心理見既不能唯曾子之唯又不能疑門人之疑不唯不疑症在不治翻不如外教家陡絕宗門為機為鋒不容擬議能起死而回之生也蓋一貫真夫子宗下語教不足言而竟衍之為教令人口耳承接莫發千古之疑端惜夫

中庸之功戒為第一義戒有自性戒孔四毋頡四勿孟三勿自性戒也自性戒非見性不能其消息与作而致其戒者霄壤縣絕

或問孟子日夜之所息與呼吸之息何如曰此息非呼及之息也而亦未嘗非呼吸之息也生息曰息滅息曰息聲動于夜焉歌一元于夜焉復生滅二義兼而有之嬰兒未離母腹宛神俱宵一氣綿三不鼻而臍隨母呼吸是為胎息霎時墮地如夢忽醒目開而視矣耳開而聽矣口開而啼矣息不于臍而于鼻鼻閉而息矣及其習與齒長心為形役攝賴晦入宴息不視不聽不言不動一呼一吸依稀乎如在母腹中名為夜氣有氣無心無心存滅息息已生息息生騷曰一氣孔神亏于中夜存虛以待之亏無為之先蓋息之時義大矣

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哀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樂知哀吾生者可與破塵情矣知樂吾生者可與破聖諦矣

明祝世祿撰世祿字無功江西德興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尚寶司卿是書純以禪門之說附合儒理如云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又云聖人空空鄙夫亦空空故虛而能受又云賢者之學從意立根聖人之學從無意立根又云許行自圭陳仲子楊朱墨翟皆有意於聖人之學而不悟幾希又云有善之善與惡對無善之善善不足以名之又云或問所存者神曰神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過長空影落寒水又云禪那纔下一語便恐下語為塵連忙又下一語掃之又恐掃塵一語復為塵連忙又下一語掃掃塵語宗門尤為陡絕努之機劒之鋒無容擬議六經原自無塵而自為掃塵語亦不少既已曰識曰知又曰不識不知既已曰再思曰九思曰千慮曰百慮又曰何思何慮至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應口即掃何其迅速自訓詁之學與引胡蘆之經墜混沌之竅起人種種見解而聖人當下指趣反為晦蝕快句以純空句以填坑是高明者為之攢眉扼腕不難叛孔氏而皈依佛氏矣云云觀其所言蓋姚江龍溪之末流也

齋內言

明　雲間楊　繼盛茂謙著

小心翼翼是詩人善言文王處蓋下翼字是鳥之翼上翼字是鳥之用翼鳥之飛也必翼其翼既無所援又無所憑翻翔空中形狀驚懼舉目可知詩人卜箇小心字已可想見文王敬愼之心而又著之以翼翼然則文王之小心又一瞬息而不敢忘者此乃畫出文王之心與人看嗟乎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士無己義是士之己司馬君實言耳目肺腸悉爲己有堯夫云一身都是我瘦了又還肥士到此方是得己

潘允侍郎見程正叔程舉孟子華華善利之語爲問潘未等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賢亦知今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以爲悟一生之非又陸子靜講義利章至令聽者泣下語曰還悲素絲楊過歧路爲舜爲跖分處甚微君子小人行處各熟世之人何沒沒也吾于程陸之言有省

上天之載鬼神之爲德龍德蛟龍魚鼈都是中庸中庸

何以不可能只爲氣質有變化不盡處

河圖訣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八四九左右縱橫五生十成獨居其中洛書訣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臨川王氏曰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以象言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出于河龍善變尚矣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以法言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出于洛龜善占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作易所以則之者也

臨川于經義自精故特採其說俟探河洛之秘者

子與三論幾希卽處書惟微之旨一曰異于禽獸此靈蠢關也一曰異于深山之野人此凡聖關也吾輩入門登覺路卽然證聖無非充拓此幾希而已

今人見一兩人說箇人不好便憎然爲吠聲之犬不知鄉人眼孔難與論士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要知鄉人誰善誰不善又須先自著眼

也

伯夷冷面卻是熱腸柳下惠先有亭亭物表氣象所以由由而不自失也其陰與不恭只在道上見不在夷惠心裏見

學是學何物不但學人原是學我我性本善受用不盡時習只將我練得熟還那本來之我便是說亦是習而不休之意若謂心中知有所得而說障礙殊多醍醐不化翻成毒藥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是孔孟相傳學問的眞處其教人則子有四教文行忠信孟子曰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及耆九經之事一條尊賢使能五段不違農時兩節孔孟經綸盛水不漏與天無極

仁之落實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義之落實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予謂仁從人義從我字義原是如此

默而識之非記得箇妙道在胸中只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工夫初不涉言語上實聖學第一義一邊去學古學今而我所默記者不動分毫一邊去誨賢誨愚而我所默記者又不動分毫如此纔是默得定識得眞後來子思作中庸都是闡明得默字之脈絡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然古者史以編年爲義列國史皆名春秋墨子云我見百國春秋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爲是晉楚之史亦名春秋也乘與檮杌二國又私自立號惟魯守舊名耳或曰春秋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天道春生秋成始終不失其中史名春秋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此解最妙

左氏以事傳經者也公穀以義釋經者也事核左氏義兼公穀兩言讀春秋之法

衛長公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賁之大至于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于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侍

其明面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厲者曰深文言
鍛煉者曰文致法密曰文網弁法曰舞文凡獄之弊
未有不起于文者史稱蕭何爲史曰文無害曾子之
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于情文之閒其于治獄
思過半矣

君子之待小人明暴其爲奸邪而絕之其人切齒思報
徒足以傷小人之心而不足以破小人之膽所謂不
嚴而惡也必如孟子之待王驩陰不假以顏色到底
不明言其爲小人使王驩默默悶終不得伺孟子
之便而盤之亟使是不惡而嚴千載而下不幸與小
人同朝亦惟不言而已矣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即情以論性也貫瑒云
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
性動即是情蓋即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
異乎孟子之旨矣

驅不及舌正謂舌端甚迅即駟馬不及及字當作如字
解若謂言出于舌駟馬不能追之以駟馬而追一舌
難屬孥譬卻于理會甚舛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于水者宜愈寒而其
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于火者宜愈烈而其味
乃作苦苦涼也是物以極而反以反而生故寒不生
熱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許叔重說文哇多言也引詩無然哇哇或作譁荀子云
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譁註云辨說利口而飾非以
言辭是則謂之譁亦引詩無然譁爲証且孟子下
文云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
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說文沓從水從曰聲語多沓沓

若水之流荀子亦云諮諮而涕謂多言也字亦作沓
卽詩中噂沓字義耳然則孟子以沓沓解泄泄其義
本明而朱子急緩悅從之訓似非其本義矣

從來論經權者所未及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著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
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禮記儒
行篇云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必如冬日行陰夏日行
陽者庶幾爲知禮意

近者是何物陰陽五行是暗行之逝者日星山川是顯
行之逝者然有大頭腦焉無極而太極是總統之逝
者太極者何心而已矣夫子只說箇逝者逝者是箇
極活的活莫活于心其體指心斷可知也心之逝本
是不舍晝夜亦如斯川中之不舍晝夜者耳若說斯
字不可指水是夢中語

文字有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焉遷以至韓柳諸大家
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意旨乃見
莊子爲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
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足以妙也至如
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
可及

裴晉公賦鏡劍戟爲農器云寰海鏡清方悶砥平馳域
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彼其蕩平混西之氣
概見矣范文正公賦金在鎔云倘令區別妍媸鋤爲
耕鑑若使削平禍亂就于將彼其出入將相之局
幹徹矣王沂公賦有物混成云不縮不盈賦象帝先
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
經權之義先儒論之詳矣以愚言之顯而易見者爲經
權是權出經常不易之道初不與經爲對蓋權爲稱
錘經是稱星如一鴻重一斤幾兩之外其斤兩在星

斤兩所餘全憑稱錘移易方始有分曉耳此喻切當
從來論經權者所未及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著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
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禮記儒
行篇云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必如冬日行陰夏日行
陽者庶幾爲知禮意

近者是何物陰陽五行是暗行之逝者日星山川是顯
行之逝者然有大頭腦焉無極而太極是總統之逝
者太極者何心而已矣夫子只說箇逝者逝者是箇
極活的活莫活于心其體指心斷可知也心之逝本
是不舍晝夜亦如斯川中之不舍晝夜者耳若說斯
字不可指水是夢中語

文字有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焉遷以至韓柳諸大家
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意旨乃見
莊子爲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
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足以妙也至如
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
可及

裴晉公賦鏡劍戟爲農器云寰海鏡清方悶砥平馳域
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彼其蕩平混西之氣
概見矣范文正公賦金在鎔云倘令區別妍媸鋤爲
耕鑑若使削平禍亂就于將彼其出入將相之局
幹徹矣王沂公賦有物混成云不縮不盈賦象帝先
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
經權之義先儒論之詳矣以愚言之顯而易見者爲經
權是權出經常不易之道初不與經爲對蓋權爲稱
錘經是稱星如一鴻重一斤幾兩之外其斤兩在星

淚賦及昭小輕薄四賦亦覺不成遠大昔人以文字見命分之優劣是也他如補正平之賦鸚鵡張茂先之賦鸚鵡駱賓王之咏鵝亦可以占其命分矣

晏元獻與客燕飲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輩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瞻飲列紙三百置饌其旁每酒一行仲紙作字一二幅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觸去先後風流卽一杯酌閒不忘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遊戲相徵逐者矣

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暴疾詔爲改一字勰謝曰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彫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古爲君者不欲自居一字之下唐相遺春秋誤以叔孫婼勅略反爲勅咎小吏正之因檢釋文果勅略公因號小吏爲一字師古爲相者不惜自更一字之恨

梁武策錦被事顏峻以疏十餘事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爲悅盛世君臣讓德乃末世竟至爭能凡讓者必見其大凡競者必見其小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二史革去附宋史之末則存元史之有關于中國者明示其爲變統此關係世道不淺也

詩者心之聲乎文者心之精乎如許人品如許議論一自寫其眞詩必唐爲問唐以上文必漢爲問漢以前崛起固在英雄古未聞有詩種文兒

作罷相詩者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作退將詩者曰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詩可以怨二子有焉他如宮詞悲喜之句如三十六宮秋夜長此景物淒涼之極三十六宮愁幾許人情抑鬱之極三十六宮都是春則氣從上鬱出下平者氣從舌上出也徐景安樂書則又天眞爛漫之極詩可以興此可推矣

呂東萊曰議論文字有用文字也蘇子由每日胸中須要出一好議論葉水心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夫出好議論正有用關世教者儒先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而意不迴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剿竊全無由衷眞的之見譬之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物割裁補綴其直雖貴終非完衣又譬若貧家食菽藿尚是好飯若乞兒得酒肉雖多終穢賤可恥

牛僧孺所業見韓昌黎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卽抹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韓大奇之因此名振先輩奬拔人材只在啓口開然一啓口正自足以盡人

周廣順初高麗進書有別序孝經一卷言孔子所生及請弟子之事假越王爲問而疏釋之亦號越王孝經國初朝鮮進顏子朝議以僞書卻之及觀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厥不許入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則知古書之流傳海外者今未必無之矣

鬼谷法云此蘇秦書欲神秘其道託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開練以爲揣摩今鬼谷子中有陰符七術揣

摩二篇其爲秦書明矣按黃帝時有鬼谷區亦稱鬼谷子有焉他如宮詞悲喜之句如三十六宮秋夜長此景物淒涼之極三十六宮愁幾許人情抑鬱之極三十六宮都是春則氣從上鬱出下平者氣從舌上出也徐景安樂書則云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蓋四聲分屬五音雖四聲實五聲也此說更爲近理

晦翁云今之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爲新奇瑰異之論方試官命題已欲立其奇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孝合是甚麼義理今有司試士出題弄奇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宋世已有此弊長浮競薄此亦壞士習之一端也

蕭望之議論盡有純處如言民固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雖蟄仲舒何以加此

趙東山昉謂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以趨利後人乃謂子長陷于刑法無財自贖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太史公者哉又曰貨殖傳是平準書注脚今讀之信然可以解子長之嘲矣

韻府羣玉一書世每薄之且訾及翻閱者甚而譏之曰不許入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則知古書之流傳海外者今未必無之矣韻府羣玉秀才然采輯者用心亦厚但裁擷孔翠未到漆羽處耳今知韻府者有幾既好矣而復訾之則學海茫茫令人何所滿足也

後周薛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嘗嘆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大埋本圓通見各互異承

學輩自不妨發所未發第必欲强生意見詆訶前人則過矣

歐公云文字須多作則妍媸自見此眞至言或謂多誦記而不經喔心一番性靈終不自見如善歌者當場品騭非不攸當試以身自演扮覺有許多難處此雖俳諢頗合文旨

李習之曰人之家狀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貞和惠不足傳信如作魏徵傳但紀其諫諍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衆勿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作史體當如是後世敘事多面貌人不眞所以不及史漢也

滄齋內言終

明楊繼益撰繼益字茂謙松江人是書內言開有考證外言則語錄也議論皆宗二氏其解邵子三十六宮都是春句誤以爲宮闈之宮殊爲疎舛欲刪元史一條尤爲悖謬惟解孟子泄泄沓沓一條引說文嘽咠多言引荀子諺諺而沸亦謂多言證泄沓皆多言之意足備一解耳末有陳繼儒跋稱其學道有得蓋爲禪學言之也

滄齋外言

明　雲間楊繼盛茂謙著

葉參得遊暑錄云一日苦熱自訶曰冰鑿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子味之有省大抵人中虛圓不過徑寸事物交滑俄頃閒便是如炎如冰此如炎如冰者孰爲之徑寸不有也藉令以虛圓還之徑寸必且以如炎如冰者還之事物何地非清冷國土乎南華經云大沒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之人也其遊于世則何異冰鑿火鼠之適也

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鷄卵之類多圓少方卽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哉隳觸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漢儒趙岐曰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試廣其義惟圓則無礙缺故曰圓滿惟圓其機常活變化出焉故曰圓轉蓋至乾竺之教極于圓覺大易之用妙于圓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僧一行曰日純陽之精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覩如小方其初出地有游氣以厭日光不炫人目故亦如大也日與火類火體赤而炎黃日初赤者猶火無炎也游氣之說頗可以折列子小兒爭日之辨

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滋甚天下失業情性爛漫矣

以天地大身論之土自冦紋下至單襠總只一人何處得有我相來無我更予何著人相人相亦無而況于中爲有羨欲爲有厭欲卻顚倒夢想斯蔑甚矣今若曰腹心臣曰手足兄弟亦曰手足腹心可見忠孝之人正無人我相者不仁不智著相多也而手足二字爲人臣子兄弟者尤當體認蓋多而不二共而相隔手足之謂乎若餘榮在人敝點世界何必是我何兒非我而營營者乃騎驢覓驢耶細勘足供一哂

樂只是慊樂與憂反樂時無處著樂還憂乃見人要樂便有造爲意今人說樂只是喜歡字不是樂長春眞人曰世人以心喜處爲樂卻被樂心引在苦處非眞樂也道人不世樂以拂心處爲樂終是苦心換得樂處要知太和元氣融暢身心便是樂之模樣亦口說不得

天以傾西北拱列宿地以缺東南朝百谷日以戾成早暮月以虧見盈縮故知聖人之道不缺則不全予不朽卽斯以推人有缺處成完完處成缺者多矣

化書云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而無所拘昔慧達藏聲繭修羅入藕絲可爲一証得此道以遊世何患觸塗成礙耶

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老子曰凡言有患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身孰有之哉無之者有之也

靈知自性不與緣作對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子不可得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止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也忘念也正受此一念相應之眞諦

顏愚曾魯獨得孔氏之傳而賜不與焉以聰明勝也如阿難最先近佛其得道反在迦葉之後坐知見多耳

思謂荷道須有萬鈞力量聖門如子路定在顏曾之下子貢之上何以故修己以敬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看論語中直捷指點除子路夫子更向誰道

語曰至人無夢然亦有養心清淨夢境了然可應驗者有時心神昏濁似夢非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夢覺合一能自持定其心寤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有夢者虛靜極而明生至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夢者思慮紛紜緣此條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者思慮昏蔽無復一孔之明也

說文魂陽氣也從鬼云聲魄陰神也從鬼白聲此專以諧聲訓之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子文則然鬼者人死所壞云者風風者木曰者氣氣者金風散

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升魄降此于字義更有味

自古歷家言天右旋日月右旋宋儒以日月亦右旋誤矣及汲冢周書又云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禮左旋順地以利本武禮右旋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車順人以利陣晉孔晁註云天右旋也此以天爲右旋其說愈誤故知汲冢書多僞書也

吾命無一日之定而芒人多閱年之謀不知人生如燭恆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且漸至燼滅耳已壯之後隨老已老之後隨死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若從善者自許謂不如自許天何也蒼生之生宇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迹如夢無實體可持而人才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慘戚

晉范寧嘗思日猶此中書侍郎張湛求方甚授之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節外視四吐濁納清夜早眠六括其要余謂專內視盡之矣隱了曰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按他事故心亦逐外騖嘗觀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人審能專內視學道之功半矣豈僅療目疾已哉

仲俊讀千字文有所悟蓋心動神疲四字也拉此平生遇事未嘗動心至老而不衰夫千字文誰不童而習之仲俊竟用四字得力乃知讀書者言下有省則開竅有益

惟精益勤惟勤益精惟昏益惰惟惰益昏古凶禍福幾決于此

上藥養命謂五石煉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有須于藥物者皆其末也君子以樂天者養命無需五石六芝矣以抑情者養性無須合歡萱草矣以尊生者治病無須大黃當歸矣且百病皆起于氣虛與逆慾少則氣心正則順病斯不作

衛武公酒埽庭內蘇雲卿地無纖塵皆足他神爽處旅敬夫凡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蔣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

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涼則欲及溫暖也又思聰錄云夏早起早睡冬晏起晚睡亦律人時一事

人特幻形耳其妙用處尚恃有精神在顧善用之則爲李鄴侯精神大于身不善用之則爲錢世儀精神滿腹語曰心之精神是爲聖人內養心內充精神外溢無處用之弗善矣

平日時其氣清明此不待言然又覺有渾敦篤厚氣象迨至盥櫛周旋漸漸爽朗發越若一日之內無贅詞無閒動加之以居敬讀書眞有可以至于終夕亦不寐此便是希聖門庭矣

澆漓者倘日復一日存養不替此便是希聖門庭矣薛文清守父懲創之戒用功二十年猶自爲歉康齋以懲忿得親心之悅用功至老不衰後生于此一字更當何如求之前哲有十五年學倘恭而不成者有不妄語力行七年者有三年去得一矜字者此皆從心體上用力猶若有其難彼不加意于繕修攻復不知其苦耳故記曰學然後知不足

元劉敏中與同僚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媿色乃我志也究敏中生平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退眞不負所志者

能棄事非貴必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外障屏而形不勞矣能遺生非貴必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內障除而神不滑矣

胡康侯謂人之去就語默如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此眞名言宜尼仕止久速得聖之時正惟內自決耳

夫怨人而使人知之則彼必備矣怨人而使人無知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雖然德易忘而怨難銷也骨肉之恩崇朝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刻肌故君子重樹怨

靚親如疏則親可常保也靚急如緩則急可慶謀也故曰于人無所甚親人不可得而疏于事無所甚急事不可得而緩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終不能深入必須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自深如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流不已其驕矜之病不療自愈又如人輕躁妄動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離譖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愼重而不敢妄發此方是眞得學問

李士謙云陰德猶耳鳴己獨知之陳平曰吾多陰謀道家所忌夫陰德陰謀總由己設陰德設于陰而陽用之陰謀設于陰而陰用之陰德如雨露霑濡被物而物不知其賜陰謀如鬼蜮毒螫中物而物不知其由雖然陰謀亦在所用用之而當亦君子所不諱也如

天下有大姦惡顯誅之姦未必去而已先受其害君子處之蓋必有微權焉昔王沂公以移皇堂一事坐傾二姦不謂之陰謀不可顧其爲德不侈大哉故設于陰而陽用之以陰謀濟陰德庸何傷

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以脣如郭以齒如櫟三重閽之誠欲甚警之使訒于言也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卽守心也閫無藩籬外患卽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己矣舌世先心可也又曰爰藏于窖爰得土氣欲坼出而量之多于初然爰浮敗矣言在伎人口盛而增多惟無孚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未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某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富如無事虛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便無主矣故推本朝之有量者必以公爲第一

生身以來通徹骨髓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隨四方有士習眞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覩記討論只培濊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關捩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悞哉今學者之習盡隨典籍苦海中達者證古卑者泥古信憑拈來都是骨董苟不大著火力千鍛百鎔何以煎銷夙具透露性靈

律歷志曰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士君子之行余謂銅謂迷與悟對其性自如猶一天也變與常對兢業一誠介然然一經鹽則改形士君子誠獨行然一不淡則變節弗謂無改變在廬鹹淡何如耳

自古歷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變的惺然寂定卻有上帝臨女之眞必變的原是弗迷的惕然棟動卻有清明在躬之妙蓋心體本是如此

大過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尙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

未得獻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于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涉于彼我者類然

伐木而寄生枯茇草而菟絲萎蠻不歸而姑敗木見斷而盜珍凡物之有所附者必與其所附而俱盡姦臣盜國國破而家亦續亡蟷虹盜人人死而蟲將安守凡物之有所盜者亦必與其所盜而俱盡

六朝人捨宅爲寺者不一而足其最著則晉戴顒齊薛雲梁陸倕竇何敬容後周李士謙夫人生朝露耳宅其寄寓也乃關者認爲不拔之業必極其雕搆以傳之不可知之人或矣梵志詩曰多買田園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雖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

尤足喚醒人迷也

子絕四章四毋卽四勿賢人事也聖心空洞無物意必固我何曾著些子乃有事禁止耶所云絕四絕四毋之謂也請以內典證之四毋學人工夫卽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是四絕聖心本體卽本來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是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是同是異子謂迷與悟對其性自如舜一天也變與常對兢業一番孔敬天也然于古聖人常有差別弗迷的原是必變的惺然寂定卻有上帝臨女之眞必變的原是弗迷的惕然棟動卻有清明在躬之妙蓋心體本是如此

窮經于傳註時有不合未爲害道理無窮人之識見小大淺深各不同但不可鑿且古人解經止傳其訓詁必自學者成文成義故通一經以爲大事今訓詁家率已成一篇文理學者守之便覺更無剩意故雖多涉而不能精也楊升庵曰易有通書有細詩有故春秋有微及諸箋解古人于訓詁外闡發經義政復不少

司馬公解老子首章無名天地之始四句皆子無有字下斷句瑞鹿安禪師讀楞嚴經于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于立無字下斷句云是吾悟處時請之安楞嚴傷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陸文定公嘗言讀書當知句眼卽此便是楞嚴梵語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爲教外之不可知之人或矣梵志詩曰多買田園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雖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單傳此不考其本也諸部經典所論字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于維摩問疾無有文字言說爲不二門此初祖西來之正印迦葉拈花龍女獻珠神家公案已肇于此不至初祖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嚴教人未嘗盡去文字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演教也不復造立文字如所謂逮而不作耳安得以經教

爲糟粕而直悟禪宗者耶

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拾到空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也

佛經于罵佛者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于子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道經云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恆生于此害氣重殃還在于彼二家之待橫逆必諄諄我罪福開若我儒惟知內自訟耳蓋至論及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一不校益信儒學之粹也

通莫二字本夫子語而華嚴用之義亦正同要之以處事言必有可必有不可豈得含糊以心體言若帶有些兒可些兒不可即是障礙如眼中著一點便是屑鏡中著一點便是塵

關尹子曰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我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人合乎神能國治而天下平此凝精所以合神也

詞曲豔麗首推西廂其好處全在無端倪見生出無限愁情而末結以一夢明諸境皆虛幻也夢中暗應杜將軍尤奇昔人嘗言齊物論之奇在蝶夢作結而後人不知此意妄續寄書得第等事大晦初旨祇成蛇足

與古人書

張白烈著

芑山先生貞操介節皎然焉顏波之砥柱其等身著述皆關名教與古人書二卷係先生創格此乃明道辨惑大旨餘尚有葉本令特錄而傳之或曰增一擬字余曰擬字未親切知人論世禹顏易地學者不可無此心智不可無此識力往復詰難以明辨惑已任難隔百世如面質可也康熙丙寅臘月望日江左後學俞王脅識

與韓退之論同異書

宜春張自烈晦公著

近讀足下送許郢州序其言曰事成於自同敗於自異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下有以事乎上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僕謂此言謏也嘗博考諸史參稽百經傳天下事豈有同之而敗異之而成者非盡成于自同敗于自異也昔宴嬰論梁邱據和同譬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子思告衛侯君臣自賢羣下同聲賢之善安從生此所謂同之而敗者也列子曰聖人取同智而遺同狀眾人近同狀而疏同智苟悅曰甘苦不同嘉味以濟宮商不同嘉音以章此所謂異之而成者也書曰謀及卿士庶人僉然大同曰三人占從二人從可也文曰庶言同則繹非擊從同也易曰睽家曰同而異同不異也合觀之古今同異之理瞭然目見事之成敗不在同異在以義爲斷而已使如史載察使皆賢皆合義則皆同可也皆賢不皆合義則舍其同賢從其同義可也一賢一不賢則賢不苟同乎不賢爲義不賢必求異于賢爲非義也故君子之事成於同所可同敗于異所不當異同所可同非阿異所當異非矯同不阿而後可以成異不矯而後不至于敗假令後世循退之之說知同而不知異知異而不知異不害同弊不至傳會寖成不止質諸晏嬰子思諸人果孰得孰失哉故曰退之此言謏也微獨不足以規于公抑亦無補郢州也然則僕雖不求同于退之要不敢自異于經傳成敗繫國家治亂匪細願三思無忽

與韓退之論捕賊行賞書

退之執事聞盜殺宰相武元衡天子降詔得賊者賞錢萬貫仍加超授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武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悉斬之（舉朝中京城人張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詔中外搜捕王士則左武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悉斬之（舉朝中京城人張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詔中外搜捕王士則左神策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悉斬之）退之執事聞盜殺宰相武元衡天子降詔得賊者賞錢萬貫仍加超授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武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悉斬之

時觀察使惟電州縣吏稟承意指其弊不能無諂瀆文公之言同異亦因時寓諷倦倦忠告至意先生證據經傳恐後人誤爲阿比流弊無窮故倡明大義辨析精微自是古今不磨文字王舟識

舉行變古之令連坐告姦收帑戮師刑傳訞人以利劫人以威往往詐撓其信從木與金詐也非信也執事嘗云王者待人以誠宜信在言前孝公衛鞅無足法猶且不廢徙木之賞焉有縣賞求賊賊獲而錢不給者哉必如是而後立言無弊今執事謂徙木果出于信果無敵于天下則非也執事言周成王尚少與弟叔虞戲削桐爲圭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晉蓋以削桐不可不封與下詔不可不嘗事雖異無戲言一也僕謂柳子厚之言曰以王之言不可苟必從而成之設不幸王以桐葉戲鬻寺將舉而從之乎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未得其當雖十易不爲病要了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戲而必行是教王遂過也繇此言推之凡言出于戲必非古今恆法必非後世所當踵效今執事以戲爲信以封國例賞捕又非也至于漢業之興在屈摯策除秦苛非區區黃金所致藉令高帝果出數萬金與陳平閉楚得天下則是滅楚皆非開力耳雖當時智勇如蕭曹張韓諸人皆可以棄而不用它黃金倍徙漢者得天下愈速非獨漢能得之也今執事謂漢得天下以金明朝廷今日不當惜賞錢又非也儒者服膺經術論世知人考道明法信其所可信行其所可行然後可以利一時訓爲世苟襲蹈成說少所折中則似是者得而惑之執事于徙木削桐之事與夫漢所以得天下之故辨之不精信之過篤故詳爲駁正使後世人臣淑言者知所戒毋罪僕妄可也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僕見柳州羅池廟碑嘉退之工于文又歎子厚生能期死死能爲神爲神能殺嫚己者明禍福而喪耳目願食宜哉已而思之籍疑退之雖撰迎享送神詩遺柳民然其事不足信其文未盡工也按祭法德施于民以死勤自求祀侯降而自求祀使歐陽翼見而拜之怪也何靈之有廟既成大祭過客李儀醉嫚褻侯實甚未可斑殺人同科侯立證之死夫侯稱能澤民者何酷虐若是豈侯之靈獨嗜殺與豈死不驚動禍福不靈與退之書言無形與聲者鬼神是也不能無形則侯果神宜反諸無形聲果降于堂有形與聲則物怪是也然已耳況子厚在當時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自陷于公議不當與死事定罔者等雖食其土有慚德強在能仗威福行彰輝哉翼等以夢告退之退之張大其事爲詩歌祀侯實誣也或曰柳侯以誦死鄒伯有之儔耳果爾則豈不爲怪請之靈則非也僕懼後世率退之之說好語怪競傳殺李儀爲神異駭四方見聞故不敢傳會使

與柳子厚論刑賞書

子厚足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辭雖淺近不悖經傳足下獨非之曰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使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懈是驅天下之人而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僥入于罪也僕以爲不然夫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者言賞詞準天道生殺而已不與然後可以無過猶書所謂天命天討詩所謂不僭不濫湯賞必於春夏刑必於秋冬如子厚云爾哉漢賈誼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

王行此之令信如四時董仲舒曰人君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審此二說則所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無足疑明甚彼如曰賞於春夏刑以秋冬是或也子厚非之宜也今其爲說如此子厚失於秋冬是或也子厚非之宜也今其爲說如此子厚失其義又從而駁之不亦固乎孟子有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子厚反是聞僕言或少有悟耳

與劉秩論秦焚書書

友人述足下曰天與秦則皆行不與秦則書焚秦終無自焚之心僕則以焚書秦也非天也非天不焚書不能滅秦也秦之滅不待焚書書聖人所以治天下訓後世秦暴亡滅書何罪使焚書而後能滅秦鄉者天亡秦封不先焚書何獨至于秦而焚之況天不與天秦厥亂耳求民莫耳苟焚書則將廢先王之道蕩然無復存是長亂也是滅一秦樹眾秦也又況書不盡焚秦實先亡惡在亡秦必焚書哉

與司馬君實論責善書

某啓古者父未嘗不教子子未嘗不諍父載在經傳吏僕莫既要之教與諍必至誠將之微寓戚悟去責善不啻耆壞耳孟子論易子而教謂父子責善則離辨章子不孝謂責善賊恩其意以爲責善非所施于父子之間苟徒責善則苛訐激怒弊不至相夷相賊不止與古教諫之道相背非槩謂父不教子不諍也故孟子言賢父兄養子弟不可棄言訓風過小不可戕棄則失于養而專責善于其親皆孟子所不取今執事牽引經傳以駁孟謂孝經云當不義子不得不諍傳云教子以義方不責善是不諍不教也而可乎蓋誤以不責善即不諫不教豈知孟氏說自無弊哉抑引經止言諍不詳所以諍之之道設猶有未盡某竊朋友責善雖忠告不廢善道子諫父必務幾諫宜如舜之烝乂底豫非一諍可以喻親于道子之不徒諍父與父之不徒教子皆可例推況教子弟必進求諸養況言教則專執義方繩之無貴父兄涵育成就意卻世感于其說未有不父子相夷者也生不去取委如此雖與執事小異理不可相同耳

昔溫公不喜孟子故作疑孟然公之子諫議大夫康獨稱孟子醇正大指與公異黃東發謂諫議能補公闕蓋亦不傳會溫公者谷信琵山非苛論也弟點議

與司馬君實論從命書

僕鄉者駁正責善之論執事宜無督過比讀大集見執事云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子君亦然違君言不順逆父命不孝人得而刑之僕謂此說尤非君父之命一也而治亂異治命可從亂命不可從審子禮義而已左傳之違君順友違順豫尊己之逆父全妾皆非惟命是從皆足爲後世法孔子對孟孫問孝曰無違復申之以禮非槩以不逆父命爲孝也答子路問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非槩以不違君言爲順也必以違君言爲不順則犯顏諫君皆不順也必以逆父命爲不孝則從禮違父皆不孝也信如執事之說責臣子大惡謂補闕貽令名何在史倚相對以面謹陷君父于大惡謂補闕貽令名何在史倚相對司馬子期曰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無芰薦君子曰違道卑尹申亥從王靈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荀子曰可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從而從是不衷也明于從不從之義致恭敬忠信以行之可謂大孝蘇斯以推子不幸有時逆父之命非敢于逆父雖逆不害其爲孝臣不幸有時違君之言非敢于違君雖違不失

其爲順順與孝必準諸禮義而後無弊無弊而後可以
處變可以訓萬世今執事徵獨不合孔子亦畢于荀子
倚相矣豈非哉哉抑僕又聞或問何謂違天命執事曰
大使汝窮汝强通之大使汝愚汝强智之皆是者必得
天刑僕則以窮通命也不智而狃于愚人也非天也窮
不可强求通愚不可不强求智人均强自智去暴棄寄
壞未可與窮强求通例論天獨何心而酷加之刑也使
求智果罪天刑則是下愚皆天之賊子先覺皆天之幾
民凡後儒好學近智與古聖覺世矜愚皆得罪于天世
皆曰大使我愚且我不强求智避天刑耳詛咒者讀書
窮理之志拂上天剋人爲善之心相率而淪于蚩鄙近
于禽獸自執事斷言始也視鄉者皆子從命之說尤刻
謬不足信俾故及之語云惟善人能受盡言毋規爲瑱
幸甚

僕者窮理之學必至是而無惑始可以匡教輔治第

與蘇明允論諫法書

僕覩足下諫論詆悟經傳足下不自知僨蹶不能駮正
足下請舉其善者言之諫論曰古今論諫與諷而少直
說蓋出于仲尼仲尼之說純乎經吾之說參乎權歸乎
經僕竊謂聖人道全德備發爲文辭變化工之於萬物
未可執偏全醇疵求之世傳孔子曰諫有五義度主以
行之吾從諷諫此必非孔子之言使仲尼果純乎經則
是聖人立言不能無疵不能經權竝見去諸子偏陂幾
何使明允果參乎權則是明允如仲尼數等仲尼之說

有時而窮明允獨以其說補仲尼所未及其誰信之至
若進儀秦縱橫以爲近權謀設悖謬尤僕所不取荀況
言進忠有三衛先其未然之謂防發而止之之謂救行
而責之之謂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則人臣雖以說
故厚禮以維其心重責以勉其怠莫不盡忠于朝廷不
恤其私蘇僕論之明允知朝廷當加禮宰相而于古擇
相之道未盡也厚禮重責以待賢相則可以待權姦則
不可苟進不肯如李林甫盧杞之徒雖厚禮必不足以
胡維雖重責必不足以相勉善擇相者必先務相之賢
否然後議所以接之之道使之自效以報其上不則擇
之不審任之不專安所得賢相可以待之如禮責之如
法哉後世惑明允之說知任相而不思擇相厚害實基
惜明允未深思耳

崇禎戊辰迄甲申皆揆席者日眾然尸位伴食罔上
納賄旅進旅退不得一相之用朝廷始皆身信寵任
未幾或策免或賜死無絲髮裨助失在不能擇旨討
曰秉心宣猶考愼其相誠然又記

與蘇子瞻論秦始皇書

僕讀足下諫論私有折衷足下言始皇致亂在用趙高
在積威好殺不誤笑謂易築以隸創紙易簡策簿書繁
多發人有以措手足皆秦之過則誤甚築之有隸猶結
繩之有書契秦雖變古趨便勢也非秦罪也信如足下
所云則古聖人創弧矢以威天下後世姦雄盜賊或以
之肆暴殺人將罪姦雄盜賊而併罪昔之創爲弧矢者
乎創吁禮以別男女後世淫辟踵繼或諸侯下漁色或
民亂于族或陽侯殺繆侯又將不罪漁色亂族而獨罪

皆之前爲昏禮者平鄉令秦黜詐力敦禮教厚風俗雖易簡策祭譬何傷于治易簡策策書使天下後世述誣秦也如必欲今天下仍古簡策策漆書繩盡棄古籍書繇此省煩僞繇此絕則將驅書契追結繩盡棄古先王開物成務通變宜民制禮作樂之具去焚符刓斗折衡一開月旦足以治天下哉足下論始皇不堅守前者用趙高槓威好殺之說妄謂易簡策以致亂古今立言不原本經傳必無以考正得失必不可爲訓足下試取僕言思之未有不自悔其誤者也

與蘇子瞻論封建郡縣書

足下篤信柳子論以爲封建者亂之始三代聖人不能已蓋殺之禍近世無復封建此禍幾絕謂秦用李斯議罷侯置守當爲萬世法以某論之後世時異勢殊非郡縣不可然治亂繇主術不專在郡縣與封建也昔漢高欲立六國後子房以爲失計帝輒吐哺罵酈生至光武封鄧禹吳漢食四縣丁恭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四縣非制光武曰自古亡國皆繇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繇光武之言推之得其道封建未必不利失其道郡縣未必不亡審如足下之說則後世用秦之郡縣難築封可以長治不用秦之郡縣驟棄必至于亂舉三代治天下之道皆出李斯子房諸人卜其訓信之某非謂封建必可復郡縣必可廢蓋必求所以治郡縣者而後郡縣無弊不則弊與封建等郡縣果可爲萬世法秦何獨以二世亡哉

與蘇子瞻論倡勇敢書

足下策倡勇敢最悉然僕所惑者如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皆所以貴其倡說不能無弊古之御將者愚足以結威足以制誠足以孚子奪進退行以不測然後勇者樂爲用故無功可賞必其人能以功自見不至苟冒吾賞如高帝之于韓信有罪可赦必其人不復以罪自累咸吾前日之赦又翹然希吾異日之賞如李愬之于李祐則庶幾有濟不然賞濫施于無功雖示誘勸適以啓姦應敵倖士必玩赦數行于有罪雖寬文網適以長姦僕以爲賞罰未足卜必騁狂且玩而責其倡勢有所不能僕以爲賞罰未可偏廢公以行之而已苟能如孔明之待李平廖立雖無赦可也況李廖二人終其身冀孔明復用不忍自絕于漢及孔明沒二人皆流涕此又未始不可爲倡如第以狙公之術籠其下實無所以感之而曰我能倡勇敢急豈可恃哉

與蘇子由論解語孟書

足下論語拾遺孟子解不可謂無窺究徧于經傳未盡合失在似是而非耳如論語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足下解之曰以其無蔽也夫猶有惡也無惡矣故曰苟志于仁無惡也其不仁也仁者非必無惡能惡而後能愛舜去四凶周公誅紂伐奄是也必謂仁無不愛與墨子兼愛何異惡之即所以哀之安在無惡爲無不愛乎孔子曰能惡人言仁不廢惡雖有惡不害其爲仁足下欲并惡而去之可乎或問

于西子曰彼哉彼哉足下解之曰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功不見于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眾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僕意聖人之于萬物豈容私愛憎乎彼哉云者就子西論子西非以其知我而疑我也況知我必不疑疑我則不知安見與世之不知孔子者有異乎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止豈盡疾其不知我不用我乎信如足下之說則桓魋匡人視子西孰暴孔子不特誅之而後快乎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足下解之曰不仁而得天下何損于仁仁而不得天下何益于不仁僕意呂政王莽司馬懿楊堅皆不仁之尤者也僅可謂之竊天下不可謂之得天下故自司馬師至炎率踵篡分裂之餘混一寓宇歷四主至代王侑禪位于唐皆所謂難得必失猶遠盜憑人國門之外奪其轅重亦運而已矣惡在其能得天下乎況不仁而得天下損天下必乎損仁而足下以爲何損于仁仁而不得天下豈無谷大下未嘗無益于不仁而足下以爲何益于不仁名然則是舍仁不仁而一之也仁可爲而不爲不仁不可爲而可爲豈非率天下後世皆簒賊乎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足下解之曰形色者所謂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舍天性而猶知彊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僕意盡性而後能踐形必踐形而後不徒有其形非謂形色爲彊于外也天性精而上形色粗而下也足下云中無

有而彊之之謂天性則凡五伯之假鄉原之似皆彊于外皆可謂之性乎孟子道性善專指秉彝而言豈妄以彊于外者爲天性乎之數說者足下方自謂解經不泥傳補子瞻未及自僕觀之則亂經甚矣雖不溺章句訓詁之陋然影響支離不合于聖賢之大指充其說將使學者眩于性情戕于亂賊而不自寤皆足下之過也若夫四十不惑而以爲可與權無所取材而以爲聖人戲學不至穀而以穀爲善好行小慧而以慧爲憙皆意見穿鑿議論依似之小疵僕無暇毛舉摘其尤謬者正告足下且以爲後儒不善解經之戒足下試擇焉

與歐陽永叔論性書

僕聞爭訟者性詰質足下訟自謂孔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足下答訟第一書未審少有是正僕意足下苟深明性學宜直舉所欲言以告之顧獨不詳答何哉第二書足下方自卒其說補前書未及以僕觀之其閒疑似支離尤甚終未足以折訟未可以明性也僕歷考漢晉以來言性者非一家未有如孔孟之不可易者也質直道德性神明命六者德之神專而爲一氣剛其氣益厚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通行于外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下而膠謂之性僕則以天命之謂性非神明居命先非膠潤爲性體今雜舉六者以言性命後于性性連于物本末不明諸意殽亙此訟之誤也董仲舒曰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爲任按其眞質謂民性已善是失天意去王任也又曰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無寂然不動專言未發而歷己發去虛無寂滅一閒耳當與教不當與性僕則以人性善故能受教王者非能此綱之誤也王安石作原性曰太極者五行所由生五行太極也五常不可以謂之性也性者五常之大本生五行然後利害生性生情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大本生五行然後利害生性生情此皆所以異于韓子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大本生五行然後利害生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此再所以異于孟荀僕則以不謂之性也異于孟子曰非由外鑠我也固有之也固有則有善無不善無善惡混也性雖不可以善惡言五常不可以不謂之性也異于荀卿云人性善荀卿云善者僞也其于性猶擧葉之于根本未發與發差殊其根于性同也五常之于性猶是也故孟子曰非由外鑠我也固有之也固有則有故孟子曰非由外鑠我也固有之也固有則有善無不善無善惡混也性雖不可以善惡言五常不可以不謂之性也異于荀卿可也必求異于孟則非也此妄石之誤也至于足下之再答爭訟滋甚足下不能無誤足下謂性之善惡不必究君子以修身治人爲急不必窮性以爲言僕則以知性然後能深明修治之事然後修與治各得其序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苟不知性何以能修且治然則足下謂不必窮性以爲言非也足下又曰使性果善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僕則以湯誥曰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惟恆故有善無惡耳易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專就性善言耳荀設爲兩端之說與告子言湍水何異足下謂惡與善對不專言性善又非也足下又曰孟荀楊三子其說與書所爲情者妄也邪也又曰堯舜舉十六族非喜流四凶非怒中節而已僕則以情爲人欲說雖出于董子然槩指情爲欲爲妄與孟軻情可爲善之說相戾未可爲定論況記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不廢喜怒離喜怒無所謂中節謂堯舜喜怒中節可也謂堯舜中節非喜怒則不可況孰論性謂動靜皆無寂然不動專言未發而歷己發去虛無寂滅一閒耳此綱之誤也王安石作原性曰太極者五行所由生五行太極也五常不可以謂之性也性者五常之大本生五行然後利害生性生情此皆所以異于韓子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大本生五行然後利害生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此再所以異于孟荀僕則以不謂之性也異于孟子曰非由外鑠我也固有之也固有則有故孟子曰非由外鑠我也固有之也固有則有善無不善無善惡混也性雖不可以善惡言五常不可以不謂之性也異于荀卿可也必求異于孟則非也此妄石之誤也至于足下之再答爭訟滋甚足下不能無誤足下謂性之善惡不必究君子以修身治人爲急不必窮性以爲言僕則以知性然後能深明修治之事然後修與治各得其序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苟不知性何以能修且治然則足下謂不必窮性以爲言非也足下又曰使性果善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僕則以湯誥曰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惟恆故有善無惡耳易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專就性善言耳荀設爲兩端之說與告子言湍水何異足下謂惡與善對不專言性善又非也足下又曰孟荀楊三子其說與書

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環中庸之率性謂道樂記之
愼物所感皆合三子始異而終同其言殊其用心一也
僕則以一性具不害言惡言混論性自當以孔孟爲正
荀楊之言與尚書論語中庸樂記如方柄圓鑿之不相
入其于孟軻尤牴牾之甚足下欲比而同之又非也僕
謂足下視諸家尤誤者類如此件詮三篇僕未寓目不
敢置較讀獨足下之于謝始爲不能答既爲答不詳又
不能盡合于聖人之道足下試取僕言深思之豈惟足
以發謝之覆即董仲舒皇甫湜李翺諸人是非醇疵皆
灼然易見于以推究孔孟論性之源流有餘矣

與王介甫論顏子書

僕聞介甫曰顏子簞瓢陋巷不以憂戚介慮儒者在下
不用修身而已何憂戚之有僕以爲古之儒者雖不用
于君未嘗不以君之憂爲憂雖不食于民未嘗不以民
之患爲患蓋爲物一體之心不以出處窮達異者憂與
患未能一日忘也如徒曰君不我用肆志以自佚豫則
將委蛻其身視天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若是者隱
也非儒也謂之放其身可也謂之修其身不可也謂之
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言窮居
大行雖殊其不忍忘世一也又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
賢之言顏子事功卽不述禹稷其道同其憂天下之心
同也苟如介甫所云則顏子猶沮溺丈人晨門儀封之
徒無容損于世惡在其爲賢哉夫以顏子何傷獨恐後儒誤信斯言擴
而充之以爲委靡起視大下無後一體同患之意安引顏子爲口實
將介甫之過也

歷考古伊傅及武侯諸人當其未見用尙鉏抱膝莫
不講求匡時救亂之學故後來功效若此諸葛豈顏
子斯道已任忍獨樂興世絕哉孟軻以窮達分獨善
兼善言顯晦設施微有不同要之兼善寓獨善中非
重一身忘天下分爲兩截也讀是書洞悉芭山憂世
之心惜尼窮不見用耳弟熱

與伊子固論揚雄書

僕見足下答王深甫論揚雄書私數古今來阿雄而叛
孔孟者未有逾於子固書也雄著書如太元法言不可
謂著謬獨恨失節蓋朝言過其行子固獨何見而謂雄
可心非之今子固謂雄與貨予明夷合大指與介甫同
信如子固介甫之言則是雄貨子孔子合而爲一人也
雄豈非聖人之徒哉僕謂足下書辭淳謬者有五子固
曰雄之言著于時行著于史可得而考僕則以成帝之
世雄奏賦爲郎哀帝初與王莽董賢官莽賢爲三公雄
一世不徙及莽篡漢以書老久次轉爲大夫不聞雄它
有樹立莽更僕制亂天下雄始終無一言匡正史雖稱
雄輕勢利功固爲雄傳雄少嗜欲有大度然僕觀
雄與莽賢比肩不恥共厝于莽無疑好古樂道者不如
是史傳皆失實子固從而夸揚之一謬也子固曰不去
非懷祿不死非畏死厚于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僕則
以方莽纂時雄不死義惟去耳豈勝飢解綬還莽遷使
迎勝勝不食卒郭鈒新朝梁鯈龐萌蘇章曹竟諸人或

死或去恥阿二姓雄與勝等皆漢臣獨不死不去則雄之畏死懷祿自不可揜子固謂雄非無恥二謬也子固曰美新之文非可已不已箕子至辱于奴則子箕子美新安知其不為僕則以美新或疑出谷子雲然史謂雄法言卒章梅福功德比伊周雄可以仕莽則可以美新美新不可謂非雄作箕子之奴豈雄可與比子固謂箕子處雄地亦將謂美新非獨阿雄實誤箕子三謬也子固曰南子非孔子欲見陽貨非孔子欲敬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法言所謂詘身以信道也僕則以孔子之見南子陽貨禮也亦權也無求而適見之耳仕莽則受爵食祿矣若未嘗迫脅雄仕雄卒不能去詘身有之惡在其能信道哉孟子曰柱己未能直人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古聖賢不聞有身詘道信者雄法言不足訓子固妄謂雄仕莽類孔子見南子陽貨四謬也子固曰前世謂伊尹孔子事介甫烹孔子主癰痤捐瑣孟子顯以為非伊尹孔子聖謂世傳投閣者妄未猶孟子之意僕則以伊尹孔子夫壞鄉不投閣既得非孔孟介甫以投閣譬跖為夷耳子固復傳會以為與孟子之意無異五謬也夫雄不足道稍知學問者羞稱之子固謂雄盧莽諛也夫雄不足道稍知學問者羞稱之子固謂雄盧莽之際考之于經而不謬質諸聖人而無疑僕不知子固所考何經質諸聖人者何慮孝子固介甫之說天下皆謂雄當仕莽雄仕莽不害道則仕莽如劉歆孔光張禹紀逸唐林輩當與雄同稱而龔勝鄭欽諸君子凡不為莽詘者皆非也僕故曰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逾于子固者也願子固反覆五謬之說焚棄是書毋貽世笑併告介甫幸甚

宜春張自烈爾公著

與程伯淳論釋書

足下謂釋氏離道佛教與吾道不同吾儒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無內外又言釋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固滯者入于枯槁虛陰也又言韓持國釋疏通者歸于恣肆此佛教所以為陰也又言韓持國釋學似教以直內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僕竊疑此說不能無弊鄉令釋學果敬以直內持國果敬以直內得其體要馴至義以方外無難未有敬以直內而不免于枯槁恣肆者也枯槁恣肆皆自不敬始豈可遽以敬內許之然僕嘗聞足下及伊川之說又有與前說異者必合觀而後彼此之是非始明釋與儒之異同始明惜足下當日自矛盾耳足下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伊川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果爾則是內外非分為二不得謂內雖直外不方也則是釋不能合內外為一直內方外者未之有不得謂能敬不能義持或似敬無義也假設謂前說非也孔子曰惡似而非必盡排釋未必皆通易似則害易似儒則賊儒僕意足下講道伊洛後學所取喪凡儒釋真似之際不宜微示以開若輩之似世必疑釋可以似儒儒似釋亦可以致道誉于人方騙後出竟後開門而指之入也足下舉鄙說以質伊川則前後說之是非異同判然快矣

與程伯淳論仕學書

閣足下曰君子宋仕以學爲始既仕以學爲終昔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重許人以學由之果賜之通求之藝聖人各取一節以從政許之至論學則不然哀公問孰爲好學夫子對曰回也好學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眾號爲好學者獨顏子一人何其難也僕謂此言誠也書曰學于古訓有獲念始終典于學言學未可以史誰也仕以行吾學學不優不可以仕昔子路使子羔費孔子以爲賊人之子及聞何必讀書之言深斥其佞安得謂輕許人以仕重許人以學也許由求請子臯被皆棄短錄長器使之道耳非孔子輕許人仕也蓋不學而仕殃民蠹國爲害最大聖人重許人以仕足下獨分輕重何哉況聖門許可仕許可使南面自漆雕開仲雍外不數數見者輕許人仕則是聖人以人國僥倖聽其書試而莫之恤也故謂聖人重許人學可也謂聖人輕許人仕則不可然否詳示

與程伯淳論善惡書

淳天理之謂惡善與惡如蒼素之不相易未有惡而可謂之天理者也惡作本惡惡自與善反未有合善惡而皆謂之天理者也棄紂幽厲滅理怙終故後世以惡歸之知愚賢不肖雖有過不及皆氣稟之偏焉學問以自學化卒卒物道非惡也楊墨無父無君雖害道孟子曰歸斯受之則楊墨未始無歸儒之日未嘗絕還善之路今足下棄謂之爲惡微獨孟子不取即楊墨不心服也周濂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張橫渠曰消惡者不才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繇是推之心性天理也失其善貽流于惡非天理中善惡兩存對立也如必謂善惡皆天理猶胥堯舜桀紂而一之也豈得爲定論哉某懸濂溪橫渠之說宜足下所共聞彼此互證益信鄙說非誣耳

芑山所見與南軒同伯淳以物之不齊謂天理中須有美惡究竟認天理未親切合芑山與永叔論性書觀之諸家得失自見後儒必欲傅合伯淳則戚矣弟

與程伯淳論按獄書

僕聞朝廷命著作郎張載往明州勘鄞振公事足下與狀言朝廷以備衛進之不當以獄吏事試之宂別賜選差全事體僕謂足下此言過也嘗考舜典敷教之後繼以明刑曰五刑有服惟明克允關國家治道匪細非如後世獄吏鉤深擊斷而已易曰噬嗑離在下曰折獄致刑周官司寇正刑明辟必三刺漢成帝置三公而主斷獄後漢以二千石曹主都官盜賊獄訟治獄重事也非備者講求議論專備延問不親按

獄也經術德業惟不盡于按獄然明刑與弼教表裏非朝廷遴按獄不合尊賢事體也尊賢任人莫如舜舜命臯陶爲士臯陶未嘗不爲士既爲士未嘗不按獄使載果深究經術本明允以弼教化雖往按獄可也果按獄不勝任足下明言按獄非載所長請朝廷倣古器使之道別賜選差可也今緊謂治獄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書儒者事業非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則是當日舜命臯陶爲士臯陶亦將曰刑獄非足以盡道非關政治教化之大必與契皐爲司徒而後可不與契皐爲司徒猶所不全于事體者多矣有是理哉況古者內史進退惟力是視載自度不能按獄當自狀爲足下不必代爲狀面舉全事體爲言不探求事體之各與否不折衷經史大指使後世籍口明刑過刑史攻摘之細務無關于政治教化此僕所以不能默默也惟足下審擇之

與程伯淳論新法書

某自古今條論國事宜心平氣和求事克濟非必爭勝一時仲尼在朝廷便便唯謹足爲萬世法足下謂新法皆吾黨激成未爲過獨未遑推原亂本深究當日時勢識者不能無遺議耳僕意然甯中士新法者首介甫它承望風旨罔上欺法若韋惇曾布呂惠卿諸人流毒遠近人神共憤實介甫淵藪之新法一日不罷百姓求緩一日不能須臾之死不可得矯君子方救焚拯溺弗暇忍坐視介甫自級邪必委曲平章徐圖善後彼老稚塡溝壑者惡氣浸以銳法淺以酷足下惡能臆度其能自緩害不滋能肉白骨使更生邪況介甫泥經變古果于自用不畏公議急爭既不樂從委曲未必悔悟勢久則根蟠蔓結甚邪自足下分罪之說一倡朝廷必謀以罪不專繫執政不嚴劄讐詠臺諫不止天下事尚忍言哉介甫先是官翰苑爲稱職迨執政則巧煽主斷收召邪黨排斥正類分更舊章無啻日矣鄉令舉朝士大夫皆如韓琦張方平呂誨之早見窜瑕杜贄使介甫始終不得恣其執物違則驚害天下當不至于不可救詩曰誕生爾烝民文武維后今爲梗此之謂也惡則新法方熾之時諸臺諫連章急爭幾激竄戾其罪小斯法未行之先諸大臣交口推揚貸首惡數其從止沸者助火而益之薪足下殆未之思耳僕是時自度爭後之論進無補國家退無裨足下卒不敢拱默傳會者要使中外知彈新參繪流民非得已不已如此凡爲執政不可不引安石爲炯戒如此庶幾異日史官得考定是非不爲足下分罪之說所蔽毋罪僕題過幸甚

與程伊川論雷逅書

僕聞善言天者徵于人天道隱微求可以儗見窺測即如雷霆震死不善之人皆天道禍淫過惡之一端偶而不可恆耳故世間不善人頗衆猶有不盡爲雷霆震死者儒者存勿論可也今足下請人之惡氣與天之惡氣相搏遂以震死則是誣天也靜處天之怒氣不可請之惡氣與惡氣安能至久或又問文子曰清不遘詩良仁仁與清豈容比而同哉吳季札慕子臧而遍焉者也與夷齊迹雖似而心迥殊未可相伯仲今足下以札例夷齊以孔子仁夷齊如與札擬非其倫其不合孔子論夷齊本指無疑願足下設身處地審量時勢之變懲衡情理之正則夷齊隱微自見非必與札較異同非必分別孰清孰仁也足下卽不信僕言不可不折諸孔子毋徒恣臆說誣古人則幾矣

與程伊川論修墓書

古今論夷齊者未有如足下之迂者也僕意夷齊不逃必不成其讓當日情理時勢彷彿泰伯之于季歷惜伯夷不逮泰伯之先意承志耳今足下獨謂伯夷不立則可何必逃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中子宜招叔齊歸立以僕據時勢情理推之叔齊萬可歸焉用逃逃而又歸立卽是以退爲進因衆爲取惡在其爲讓國惡在其爲賢也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言各得其心之所安非有所勉而爲之未嘗謂叔齊宜歸立伯夷不必逃也至足下言讓國本是清節故曰仁此說尤非蓋清止是清仁自是仁仁者能清清者未必仁故孔子論陳文子曰清不遘詩良仁仁與清豈容比而同哉吳季札慕子臧而過焉者也與夷齊迹雖似而心迥殊未可相伯仲今足下以札例夷齊以孔子仁夷齊如與札擬非其倫其不合孔子論夷齊本指無疑願足下設身處地審量時勢之變懲衡情理之正則夷齊隱微自見非必與札較異同非必分別孰清孰仁也足下卽不信僕言不可不折諸孔子毋徒恣臆說誣古人則幾矣

與程伊川論修墓書

或問古何以不修墓足下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堅固藏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或又問孔子爲墓何以遠崩足下曰葬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裁雨而墓崩然修墓亦何害聖人不言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世儒謂足下此言深合經傳僕竊過之人子營墓重事也宜必躬必親盡其誠敬求堅固而後已非可專責之弟子也爲墓重于虞事孔子必無墓未舉先反修虞事之理舉先反令

弟子治之令墓不堅固失輕重權衡甚矣豈得爲孔子弟子治某墓崩雖弟子不誡敬之過抑亦孔子不自誡敬致之焉有不自責罵責弟子者哉墓崩不得不修修而後不至復崩子心慊焉無憾古者不修墓言敬謹之至無事于修非既崩不修也足下言不能無過勿疑僕安可也

理至詞盡能推究孔子深意伊川雖欲文過不可得

後世曲附先儒竝非弟熟讀

與邵堯夫論治亂書

足下深通理數之學僕讀足下所著書服膺已非朝夕然其開析理未精者蓋有之如足下云天下將治人必尙行天下將亂人必尙言尙行則篤實之風行尙言則譎誕之風行世稱爲確論僕私以天下治亂繫朝廷言行邪正朝廷苟能不行而謹不言而信凡出于口見于身皆可世則世法治化繇此成風俗繇此醇天下莫不翕然去詭譎趨篤實此風行草偃之徵無古今一也反是則亂善求治者自愼言行始人人尙行然後天下以之治人人尙言然後天下以之亂非天下治人必尙言過其行天下亂人始尙言也審如足下之說言行隨天下推移治亂不繇朝廷言行雖挽後儒槩謂言過其行運使然咎不在己豈聖賢垂訓之意哉鄉令足下云尙言則詭譎之風行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皆尙行則天下治皆尙言則天下亂如是而後本末次第無紊矣惜例置其說耳抑僕竊疑者不止是皇極經世書言仲尼子三王孫五霸此亦諸儒所稱爲確論者也竊僕讀堯舜憲章文武仲尼非子三王明甚五霸事孔氏苗裔非能孫也孟軻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五霸假之也仲尼非孫五霸明甚今足下猶與子思孟軻牴牾其說失尤倍于言行治亂之倒置僕懼獲罪仲尼被併及之願卒賜易其說無謂僕迂率甚

與陸象山論善害心書

足下謂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朱濟道是爲書所害僕不審濟道本末不識何善害心獨惜足下此心誤耳孟軻曰人性皆善堯舜爲善稱大舜曰善與人同孔子稱顏淵曰得一善服膺弗失善豈害心者哉謂惡能害心者也非心不可正論也必謂善能害心則流于邪說矣書曰有其善喪厥善則以善自矜不足以爲善也非心不可有善也信如善能害心豈惟諛善實誣心誤後學非細使爲者或于足下之說人性皆善是以性害心也善與人同是害之疑乎假令用其似忠似信不幸而姦詐踵繼幾覆宗社抑將篤信弗疑論胥以亡無變計乎昔王猛曰得人

在審舉審舉在核眞僕謂核眞必信其人之可用用其人之可信未有疑而可勿用者也司馬光十科取士書試有效者隨才授職僕謂當試必所用者無可疑所不疑者皆可用未有用非所用而可勿疑者也故曰同父之言似而非也同父不自知以其論上之朝廷大臣不加察以其論播之中外豈惟不能裨治且害道僕方喜同父筆幹不忘忠愛毅然爲古人所難而尤懼是說之不能裨時傳後也願湛七箸爲同父助同父誠自處易使國家繇此推求用人之道勿以疑似滋累則鄙言或有可采或于中興有小補惟同父留意

唐陸贄論選將士亦有疑者不使使者不疑之說然貸此設在觀其計謀核其實實之後則是明知其可以不使可以不疑非同父疑勿用用勿疑之錯互也此盧宜分別觀之白沚

論中据同父疑勿用用勿疑二語分路攻擊行文微似偶齟然各段參差盡是或正或側或詘或信如羅浮兩山因風兩而放合離奇甚弟勳藏

與蘇雲卿論避地書

僕閩足下與同里張德遠善合中外孔棘自度力不勝任毅然棄家旅東湖襄迹灌園可謂高蹈矣惜德遠賢師禮奉書來訪足下不深究進退語默之道與古背馳未免貽世詬病耳古者避地之士心陋朝隱匿名居謂猶故使眾莫之測然後能畢其志殆可以無憾今足下隱名不隱姓鄰曲交口稱蘇翁銜命造廬蘇翁當識不曰餌豈善藏其用者歟方二客遝逅時見案上漢書心儀爲蘇雲卿假令問鄉里不曰廣漢問德遠貴張浚詰前功浚無所逃罪故存是書

然客即蹴卻願必肯曰翁雖蘇李雲卿也客去行灌園如初今足下具荅無諱及申謝致幣詰朝始扃戶遍何不悍煩歎客問德遠何如人詭應曰不知非薄二客也僕朝廷理亂罔聞遠問德遠何官也今足下投分彼此詰對若斑荆然聞者曰翁何異緘金路隅書表其上也足下何辭自解免歟況足下所稱遠者不盡乎輿論識者竊嗤之聞諸士大夫曰德遠狹中不能容誅偏聽不能任人淺謀不能規利害同朝要敦復李綱趙鼎岳飛虞允文中興炳如泰世皆信其爲蒙則云心存無盡性之理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正蒙則云大則不驕化則不吝若是者所謂任己見而不合道者也中庸曰大德敦化敦與化未可以分析言也是推之德遠才不足未見其德有餘也短于知小人未見其長于知君子也足下何軒輕以告二客歟或謂翁告二客亡它欲客知翁果爲宰相布衣交非東湖灌園伍耳不發書欲自暴雲卿之于德遠猶子陵之于侯君房弋身後名耳僕曰此非翁志也所惜者進退不中度語默不過宜質諸棄家之始顧則易方揆諸避地之退鳳則殊軌使當日早自韜晦何至徘徊前路稅無安駕已矣正蒙則云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言不貳故不測一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者是者所謂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也僕故曰范子之言過也橫渠當日出正蒙示及門曰此書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語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獨類廣之將有待于學者繇此而推則是人秦檜共政又近舍其同列在官諸君子汲汲招一登樂流亞于東湖又不逆料生平不能亞督樂者招必不至必委東湖去當是時內寡淺慮外患鬱臻以善後哉念足下久與德遠別客言未悉輒附以聞時事無足語不忘故人當共嗟悼耳某年月日

與范巽之論正蒙書

僕見范子序正蒙曰張夫子爲此書六經未載聖人未言言若是其極道若是其至謂未既私歎范子之言過也正蒙自大和至乾稱凡一十七篇皆本易詩書禮語孟推明聖人遺意豈盡六經未載聖人未言者哉繇僕詳觀之其剖然有任己見而不合道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它亡深論如孔子論齊桓晉文正語正蒙則云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孟子曰仔其心養其性止蒙則云心存無盡性之理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正蒙則云大則不驕化則不吝若是者所謂任己見而不合道者也中庸曰大德敦化敦與化未可以分析言也是推之德遠才不足未見其德有餘也短于知小人未見其長于知君子也足下何軒輕以告二客歟或謂翁告二客亡它欲客知翁果爲宰相布衣交非東湖灌園伍耳不發書欲自暴雲卿之于德遠猶子陵之于侯君房弋身後名耳僕曰此非翁志也所惜者進退不中度語默不過宜質諸棄家之始顧則易方揆諸避地之退鳳則殊軌使當日早自韜晦何至徘徊前路稅無安駕已矣正蒙則云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言不貳故不測一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者是者所謂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也僕故曰范子之言過也橫渠當日出正蒙示及門曰此書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語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獨類廣之將有待于學者繇此而推則是人秦檜共政又近舍其同列在官諸君子汲汲招一登樂流亞于東湖又不逆料生平不能亞督樂者招必不至必委東湖去當是時內寡淺慮外患鬱臻以善後哉念足下久與德遠別客言未悉輒附以聞時事無足語不忘故人當共嗟悼耳某年月日

與范巽之論正蒙書

僕見范子序正蒙曰張夫子爲此書六經未載聖人未言言若是其極道若是其至謂未既私歎范子之言過也正蒙自大和至乾稱凡一十七篇皆本易詩書禮語孟推明聖人遺意豈盡六經未載聖人未言者哉繇僕詳觀之其剖然有任己見而不合道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它亡深論如孔子論齊桓晉文正語正蒙則云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孟子曰仔其心養其性止蒙則云心存無盡性之理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正蒙則云大則不驕化則不吝若是者所謂任己見而不合道者也中庸曰大德敦化敦與化未可以分析言也是推之德遠才不足未見其德有餘也短于知小人未見其長于知君子也足下何軒輕以告二客歟或謂翁告二客亡它欲客知翁果爲宰相布衣交非東湖灌園伍耳不發書欲自暴雲卿之于德遠猶子陵之于侯君房弋身後名耳僕曰此非翁志也所惜者進退不中度語默不過宜質諸棄家之始顧則易方揆諸避地之退鳳則殊軌使當日早自韜晦何至徘徊前路稅無安駕已矣正蒙則云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言不貳故不測一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者是者所謂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也僕故曰范子之言過也橫渠當日出正蒙示及門曰此書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語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獨類廣之將有待于學者繇此而推則是人秦檜共政又近舍其同列在官諸君子汲汲招一登樂流亞于東湖又不逆料生平不能亞督樂者招必不至必委東湖去當是時內寡淺慮外患鬱臻以善後哉念足下久與德遠別客言未悉輒附以聞時事無足語不忘故人當共嗟悼耳某年月日

與宋階之論學禁書

僕聞執事掌記芒司代言備朝廷顧問兄政事異蓋制詳略宜竭誠匡拂使行之當時而無所傳之其善可久然後稱職務任足爲後世法近觀論中原士大夫選爲顯官雖文雅完器小施不足爲執事玷獨洪野賢人有志於天下之模農工商賈技藝皆可言之惟宜其不許侯爵諸國家懸立明禁非有建學初意抵牾其流弊有二而其可疑者亦有二蓋古者設無官自公卿列士皆史瞍矇百工衆艾皆典藏隸庶人皆傳語漢有失政宰相謀宮不言太學生庶人太學生庶人有所以求通下情防壅蔽雖異世可行而學禁三款後先矛盾何去何從僉信僕所謂可疑者一又云在野賢人君子能練達治體關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當封事以聞民軍利病生民利病者許赴所在官司告給文引親齎赴京面奏如陳令出仕又使不得建言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可疑者一又云在野賢人君子能練達治體政治得失軍

與宋潛溪論警備書

某再拜往者條列學禁可否竊恐事人告宜不以狂愚見罪比伏讀祖訓警備二條因推原古今治亂得失之道竊疑而不敢信舍本而末是務帝王居安慮危必不若是迂且左也請復爲執事詳之古者帝王治天下之道有要舉其要盡其道則歷數歸之不則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孔子言國家九經首修身禹軻曰得乎丘民爲天子又曰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未聞警備疏而致危亡者也它不具論夏桀之亡于鳴條殷受之亡于鹿臺以妲己周厲王之亡于彘以榮夷幽王之亡于驪山以褒姒之數君者皆緣無道雖日嚴警備亡可跂足待後世人主有多警備而亡其國者始皇開虛生胡亡秦之議築長城延袤萬餘里以禦胡其究也以胡亥亡周得木版書點檢作天子廢張點檢以趙匡允代卒之禪周者趙也又有不警備而國不亡者馬援見光武光武裡幘坐迎援曰臣遠來何如非餘人而顧易者是光武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卒興復漢祚錄此觀之警備防禦疏密之不繫國存亡審矣春秋之時弒君亡國踵相繼豈盡防禦疏與抑失道自取與元英宗南坡鐵失之變其禍始于任奸佞果誅殺釀亂胎患非一日英宗即周廬設卒漸疊夜奏如秦二世新莽所爲必不免于禍鄉令省躬制治有古人君之度奸黨屏息中外謐如雖百鐵失何從而害之今朝廷不以英宗在位失德爲戒而惕以一時無備爲憂愚恐後世聖子神孫專警備而忘修省曠治具而滋猶忠甚非所以謹綢繆絕亂萌基泰甯也況內官人員器械衣甲馬正雖設而不足恃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言禍自己作

也內豎末弭外奸必伺之而動治禍發莫救始倉卒求援于內官衣甲馬正器械識者知其必無濟也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常出于智所以不及聖人不恃智以防亂吾無致亂之道耳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呂望曰戰攻守禦之具盡于人事故善備者不在形而在實不在人不我害而在我無可害苟能任賢選能安內攘外凡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無不至則其實有餘禍害不能爲吾難不然如唐昭宗之疑朱全忠五代爭從珂之畏石郎劉承祐之忌郭威往往自速其禍尤甚者安慶緒之于嚴莊從中起雖左右內使后妃何容使防禦果足恃被棄紓幽囚勤勤緒甲利械畜馬足矣嚴侍衛足矣忌至極亡若此其酷哉且執事不當兒令上不盡侍警備如詩我防茲屯田自興師以迄底定出入行閱歷涉險難不戰所在設備馮國用陳兆先來附皆令入宿衛而不疑然皆始終樂爲用皆不能爲害蓋帝王自有道之也然則國家思患豫防一切警備守成不容少解徒專恃左右甲馬以免患則舍本務末去古帝王諸侯防禦遠甚愚故曰迂且左也某言雖戇直視鄉所條列學禁可否尤關宗社至計今上方遜志樂善求言若渴度不以某僭逾而誅之執事儻憫然詩旨改定所禁蔽甚大惟執事留意

此范文正所謂感激而發萬死無恨者也然當日諸大臣不能言先生獨言之使遭時遇主獲與書田浦江竝列侍從請所建白書光照史氏垂訓後學無疑此皆載在會典者三百餘年莫知其悞惟芑山師抗

與陳白沙論主靜書

某白善學者不曲守先儒之說必求其不畔道然後可以無戚善教者不堅持一己之見必使之能入道然後可以無弊擇之不可不精語之不可不詳反是則與道抵牾慮不足自叛淑世傳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也僕見足下執趙韓學書學與教皆以靜坐爲要心竊疑之學絕靜入先儒說非無據然今士有知靜坐而不知學者雖終年閉戶或涉坐馳或墮枯寂究未能自見心體究未能開道故謂不靜者不知學例也必謂靜坐皆著

學非也程伯淳曰性靜者可以爲學嘗語謝上蔡云汝
歸在此相從學果言語故耳學心已不相應盡若行之
謝請教伯淳曰且靜坐朱晦菴曰伯淳延平皆教人靜
坐蓋精神不定道理無湊泊處此足下所同于程朱之
說者也及僕偏考程朱語錄則其說又有進于此者伯
淳曰靜居獨處非難居廣居應天下事爲難晦菴曰存
養之功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日用動靜無處不用工夫
乃無間斷此程朱所異于足下之說者也合程朱前後
說推之大指在先行後言以初學氣未甫定先使之退

就實地循次以漸幾于道非終其身皆靜坐非一靜坐
即周子之主靜明甚後儒不參互折衷因此以達彼緣
本以暨末使不主于敬且弊沾沾信所習而狃所見則
過也今足下以己所學者教人不深究學者前此用功
爲何若不詳告以後此得力受病爲何若顯概教之靜
坐而止僕懼學者始末知所從入終未知所從竟譬涉
江失舟茫無津岸高者必流于枯寂卑者必溺于坐馳
安望其如足下之經歷有實效也況善誘莫如仲尼居
恆教七十子問同答異說未嘗無差別理未嘗不互通
綸良醫任藥方隨病移要在去病苟必舉靜坐以盡教
術則是膠執一方欲盡療天下萬變之病方雖出于古
執方鮮有不殺人者也又況學聖入道殊塗同歸居敬
存誠窮理盡性古訓具在孟子則始善信周子則先無
欲不專恃靜坐也足下必曰惟在靜坐近于泥曾子晚
聞一貫所兢兢三省者隨事精察未嘗斯須離帥友不
杜門離羣索居也足下必曰杜門不出近于僻心一耳
具眾理不繫一理應萬物不留一物語曰至人之心鏡
應無藏虛放也足下必曰心體呈露常若有物近于固
滯而不虛如是而自請體認經歷粗有實效識者不信
也然則足下守往說以求學持己見以設教誘後道不
能無繆質諸孔孟程朱不能無疑僕故竭愚慮執正足
下或于自淑淑人之道有少助可否反教幸甚

與鄒南皐論袁州學記書

執事世所稱名儒能講學者同里士大夫尊仰非一日
獨某道薄閱執事大集不無異同私欲舉嘗見就正比
讀袁州志得執事所撰學記文辭樸謹宜爲郡邑引重
惜執事不深惟死忠死孝之義誤謂吁江有激而言也
執事曰死忠死孝變也彰教者不忍言君子道其常常
者天地之常經也某謂古今有治必有亂有常必有變
使教士者道其常而止不相與講求處變之道一日遭
亂未有不論胥以敗者也教士而不言學必天下有常
無變然後可吁江言豈過哉況吁江之所謂死倫孟子
以身殉道志士不忘溝壑云爾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云爾豈盡捐頂踵棄髮膚而後謂之死哉如以爲必
死則以身殉道不忘溝壑死而後已無之而非死天下
爲有教忠教孝慫慂之就死地者哉吁江合治與亂而
言之其曰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蓋皆道其常者
苟不幸而至于亂然後見危授命不濟則以死繼之其
不專責忠臣孝子以必死明矣死忠死孝之時變也死
忠死孝之理常也當死而死死亦常耳不死則背理滅
倫失其常耳惡在彰教不忍言忠孝獨遜死哉然則吁
江立言無弊而執事力詆爲不祥非也某慮後儒信執
事偏曲之說不詳參吁江立言之深意謂死忠死孝非
儒者分內事至狃常偷生而不自悔誤學術甚大故不
敢隨俗俛會如此懵執事樂受盡言不以鄙論爲菲徐
出某先生異同頗學集者爲執事繕陳之或于講學有
微助非獨今日弋獲之見補執事學記闕漏而已可否
垂教幸甚

立言不准諸經史必不可訓後世昔禹戒舜曰丹若

丹朱傲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本朝洪武六年宋濂奉
詔掇萃歷代妃后事蹟爲辨奸錄及進御分賜太子
諸王十三年胡惟庸事覺上命儒臣纂錄諸侯王宗
戚宮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爲臣戒錄頒布
中外信如南皐之說道常不及變不當言死忠死孝
則禹戒舜不當言朋淫殄世太甲不當賜太子諸王
辨奸錄臣戒錄亦不必備載歷代悖逆不道之事有
是理哉春秋之法常詳美惡具載然後法戒備勸懲
著吁江深合經史義例而南皐獨謂君子惟道其常

此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弟熙謹

與羅近谿論聖凡書

僕聞孔子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及其成功則一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盡言聖凡無異體其不能盡性入聖病在工夫不熟未可謂工夫縱熟終是凡也參也魯卒之聞一貫者參也魯凡境也工夫熟而至于聞一貫則去聖不遠也公獨謂凡聖相去天淵何哉謂凡人工夫與聖不相及不能至于聖可也謂凡與聖體初不相及則是凡終不可入聖凡者生而凡聖者生而聖絕天下後世學者希聖之路必

近谿斯言啟之也況學所以成其才七苟能變化氣質不失罔有克念作聖困勉皆可入道致曲亦自能化凡之入聖非猶水之終爲水不可爲火也公嘗謂人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孟子一人直捷透露又嘗謂良知良能人人且足但就中先覺先悟如鑛石過火銷融透徹即謂之聖人究其所悟只是吾人現在不學慮之知能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勉如讀書應舉居官立事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使爲聖賢謂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若甘心自棄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只與浮雲瓠泊草木朽腐而已縱此推之人自棄始爲凡凡希聖可轉爲聖慾在凡聖相異猶水火相去如天淵凡終不可成聖也此又公講學前後矛盾者也僕言非妄眞諸孔聖義理灼然易見公偶未之詳耳

補與漢幼安管先生書

芭山先生有與管幼安論去就書偶軼某不揣愚陋爲補此直曰與漢幼安管先生書

僕竊謂幼安先生與華子魚同學鋤地見金弗顧及乘軒過戶子魚出視先生毅然謂子魚非吾友割席分坐誠各以是定管華優劣迨漢祚式微中原鼎沸先生避世亂偕邪嘯遂依公孫度度虛館待先生先生不就館因山爲廬拳拳不爲室若將終身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絕足度安其賢鄙原性剛直清讜格物度內不安先生私原曰言非其時招過之道密遣原逃歸居遼三十七年時公孫康死嬰孀立庶先生陰察其變將家浮海西歸度康恭三世所遺皆受而簒之不發視及西渡盡封還人以此服先生之介魏黃初四年司徒華歆薦幼安徵僕見先生謝啟疏稱臣稱陛下稱詔書繁詞火指始讀之而愕中讀之而疑卒乃知權衡劑量益歎魏臣也魏篡漢非承漢也當丕窺神器不可及者也先生漢處士非先生之高風亮節邈乎其不可及也先生漢處士非具疏不稱臣捐西歸之身卑客遼之志倡陳大義晚節彌芳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抑何懇者揮鋤之暇達割席之廉隅以迄觀變封篋之熟慮清操而獨令漢魏之名不伸于天下後世豈始終有二幼安先生耶嗟乎天下事尚忍言哉是豈足以足幼安先生者哉嗟乎幼安先生乃漢之處士耳操不之名道路人皆知之竊漢者操攘漢者丕而顧令竊之攘之者誰耶默啓其奸雄窺伺之心陰維於玉步下移之兆食土茄毛孰非臣子而顧謂貢必死之心抱不共之氣充其義助奸長惡不至聲罪上慰于天不止易曰女子貞不字幼安先生非三

十七年不子之貞子乎且也天道好盈集逆孔熾遼圖盡入于魏版淵首特懸於許街吾不知爲幼安先生者將何所托足而謂遼可終焉老可不西踏乎昔龔勝卻莽徵恥事二姓不食十四日死謝枋得卻元聘不食至燕五日死此二君子者光昭史冊前後輝映凜凜乎其不可不死死豈恐後者也以僕觀幼安先生者死不同而卻聘同卻聘同而龔謝之心同心同而千古仁人君子之用心亦無不同也合諸天經地緯之定分參以經權常變之微文焉有秉河嶽日星之大節而甘蹈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爲孔子所指斥而至高風淵泊千載伏冀幼安先生足下台悉

與古人書卷下終

東溟蠡測一卷　嘉禾見川李儒烈

夜氣即一團元氣人若保養得好天真固而天德可達

或問曰心可歟乎曰可虎豹在山猶可授之況心是自家物如何不可收拾攫收拾即此而在矣

心者吾身之主身之動罔吉心之弗端爲之也曾須臾曰思無邪可不慎與

赤子之心純乎一元既而突并始二其天學而盡性可還其本然

一心不可二用猶一斧不可劈二木也蓋心一也而二用之是二其心矣心有二乎哉吾知無是理也

人有恒言曰天自天人自人上下不相關也豈知一心可以貫天人乎果能以天心視吾心則天人便不相違

天人之際未易名言惟靜觀之自見若一念爲善便是天一念爲惡恐恐然畏人知便是人故曰察天人之際者存乎心

惟靜可以見心惟靜可以見道惟靜可以見物默坐細思萬事萬化都是此中流出

伯起長四知自我觀之只是一知吾人所畏惟天而神即天天即心人已之心更無二也若不畏天知則天下事那一件不可爲故曰欺心者欺天古云真我師也

人而不學猶夢而不覺也讀書窮理所以覺吾夢也是學也者真吾覺之圖乎深體之可見

義公心也利私心也然而有義中之利利中之義者可不察乎如爲己是義一有爲己之心便是非義如爲人是利苟有爲人利物之心便是非利故曰無所爲而爲者存乎義有所爲而爲者存乎利南軒義利之辨意亦如此

余窗登書樓越級而上反躐爲歷階而進裕如也因歎進學之道猶是矣欲速者不達循序者有功此之謂乎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也聖也賢也士也其心一也余嘗曰三希只一心外心而希者難乎爲希矣

讀書以窮理亦所養心苟讀未到怡然氷釋渙然理順處道理終不爲我有蘇五蘇三峽亦何益哉

作文所以代聖賢說話當味聖賢所以說此者其意何如乃爲有得苟不得其心而徒以訓辭釋字爲主何雖筆掃風雲詞驚月露亦贅疣而已

觀心約

鄒森著

序

觀心約目錄

象數篇
禮樂篇
鬼神篇
隨時篇
陰陽篇
五行篇
大陽篇
大陰篇
天樞篇
地圖篇（缺二十二則）
物理篇

蔚羅之在三晉，固裒然所稱文獻藪也。嘗攷郡誌所載前代文章氣節之彥，罕不勝書。有明三百年來，學問經濟，亦復輩出不乏。實在嘉隆之間者，如尹朔野先生、鄒漸齋先生、郝溫泉先生，鼎足而立，彪炳一時。尤今日之典型也。尹少負偉略，抱負於世，所著兩鎮三關志、鄉約、漕語諸書，以學問而兼經濟，傳矣。郝爲名侍御，出乘節鉞，入參樞幄，鞠躬盡瘁，生氣如新，以經濟而成學問，亦傳矣。獨漸齋先生者，攷知格物，不事雕蟲，著書名山，閩諸里耳，海內父安知有漸齋先生其人哉。歲甲午秋，余待罪閩署，郵遞抄書，友人武承之手一帙示余曰：此吾蔚鄉先生所著之書也。距百餘年來散佚，公孟梓而傳之。余捧讀未竟，若躍欲狂，竊見諸篇中，究天道之奧窔，窺地理之精微，昭人事之觀察，而配合辨此元邈，義理悠長，有斡旋兩儀、鼓舞萬象之意。較尹郝兩公，別是一種學問，亦別是一種經濟。嗟乎！龜龍之字雖覩，鼎彝之光易藏，無怪乎秘之久而不輕洩也。憶余甫垂髫，受先大人庭訓，謂先生大父鄉賢公積書萬卷，後夢尼山許一弟子，而之今先生之言，聞未聞而見未見，殆非人力哉。然而先生自此傳矣。以三君子鼎立之學而萃於一方，以百餘年未見之書而獲於一日，文獻未墜，津梁尚存。余遂致書秋水馮公，頭付剞劂，將布海內，以致知格物之學矣。先生名森，號漸齋，中嘉靖辛卯科鄉試，未仕卒。書名觀心約，皆

順治乙未歲春王正月

蔚州魏象樞環溪題

觀心約

明　蘇州鄒森著

象數篇

沖漠无朕。淵淵淪淪。虛而無物。象數未萌。然函三爲一。神不測焉。貞一爲兩。化有漸焉。陽動而冲。數以始之。陰靜而滯。象以立之。陽、晳也。僞遠而發物情。故數從天。陰、盛也。翕聚而辭化精。故數從地。陽、大也。厥道奮饒。故數嬴。陰、小也。厥道嗇乏。故數踦。以言其立也。奇數也。故天三地兩而多陽。以言太極之初數也。故陽一陰二而多陰。以陽得兼陰。故天用六以顯仁。以陰不得兼陽。故地用八以藏用。陰陽老少。互藏其宅。故表裏其數。迭爲消長。故參伍變其道。生出者次序自若而不僭。對待者克制相成而無惡。是故大者統之。一。神不測焉。貞一爲兩。化有漸焉。陽動而冲。數以始之。陰靜而滯。象以立之。陽、晳也。僞遠而發物情。故數從天。陰、盛也。翕聚而辭化精。故數從地。陽、大也。厥道奮饒。故數嬴。陰、小也。厥道嗇乏。故數踦。以言其立也。奇數也。故天三地兩而多陽。以言太極之初數也。故陽一陰二而多陰。以陽得兼陰。故天用六以顯仁。以陰不得兼陽。故地用八以藏用。陰陽老少。互藏其宅。故表裏其數。迭爲消長。故參伍變其道。生出者次序自若而不僭。對待者克制相成而無惡。是故大者統之。一。極其變者之謂生。塊其化者之謂成。命其識者之謂正。辨其情者之謂間。往而已生者之謂順。來而未生者之謂逆。又有體數用數。全數分數。體則生物以用則運行以屬天。全則渾於一以包太極。分則厥道乃窮。是故聖人因神不滯。通物之變。以入治人。循物之情。故去僞著誠。以合經。窮本達變。以正情。夫行乎兩以時動靜。夫析其類而用專。執其根而枝連。故數之實亦不過理之數、物之數、時之數、數之數。理能序也。不相射。以能益也。故禮者。性之飾也。情之貌也。故性以達情。情以著仁。仁以厲愛。愛以生敬。敬以數則肆而隘。物數則雜而不越。時數則治亂迭興。數則聚散無常。詘信相感。故鬼神行。剛柔相干。故盡出禮。禮以明節。節以和紀。紀以辨秩。秩以正經。經以立極。節明則嘉天下之會。紀和則淑民物之則。秩辨

禮樂篇

禮樂參於道。德方而厥體。虛而受者。陰也。故禮作於陰。品節而相也。德圓而大。體直而施者。陽也。故樂興於陽。發原而平也。天一動一靜。魚類繇焉。一闔一闢。萬聲召焉。物有先後。並行不害。則自章矣。機動則發。（機動謂有生之類。鳴自成聲。機靜則發。謂草木金石之類。不能自鳴。而待人爲者。）樂自形矣。惟人也者。分天之道。以全命。刑天之和。以敍倫。規動周替。與時偕行。旁通其情也。矩靜德方。範圍不過。式和民則也。情以示報。委曲而端。一往一來也。和繹民彝。不犯其天。非修其良。以止其止。厥利無疆。故相息而不相殄。相因而不相禦。相成而不相喪。相序而不相毓。相孚而不相射。不相殄。以能繼也。不相禦。以能治也。不相喪。以能一也。不相毓。以能序也。不相射。以能益也。故禮者。性之飾也。情之貌也。故性以達情。情以著仁。仁以厲愛。愛以生敬。敬以出禮。禮以明節。節以和紀。紀以辨秩。秩以正經。經以立極。節明則嘉天下之會。紀和則淑民物之則。秩辨

則名分嚴。經正則彝倫序。極建則撫偏無黨而道立矣。故曰。明禮而後可以適道。守禮而後可以治民。達禮而後可以言數。是故君子禁而敬之。綴其經也。虛而敬之。萃其德也。節而和之。飭其貌也。參而和之。緣其性也。不失其常。恢其貞也。物其能化。達其情也。抑抑孔懿。貴其文也。參之以仁。俾泰而和。方之以義。俾嚴而節。通之以容智。俾等而辨。類而分。昭而析。稱而隱。成之以无妄。俾忠信而情不遺。敦厚而質能化。由是其文有理而暢吉。其事周旋而无虧。其德疏成而情文備。其道會通而典則行。或曰。禮陰也。何以爲亨。曰。離爲火爲夏。曰。於二氣爲陰者。以辨其異而言也。於四時爲亨者。以嘉會而言也。於八卦爲離者。以體文而言也。於五行爲火者。以明節而言也。於四時爲夏者。以宣大而言也。樂者樂也。節也。樂理本於太和。樂聲生於太虛。樂數始於太一。樂節成於大中。存三格三代之樂者。崇其德也。是故樂生於音。厥音五五中聲。音生於律。厥律六六中色。聲者齊量。取中旋相爲宮。以宣滯。律者立均。出度。損益相生。以均鍾。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始終象四時。周旋象風雨。備樂之理也。以致鬼神。而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神樂之功也。是故聖人協其始。調其間。以和合於天陽不噍殺。則易而思。陰不沾濫。則簡而平。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二。厥數全。播之以八風。諧之以五文。厥器完。製之以六善。本之以六德。厥節明。優柔和平。克崇厥德。神武不殺。克懋厥功。天下化中。克極厥治。大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所以成德也。和平則久。久則通。純純明通終。終則復。樂所以成政也。是故君子因雜比而和。以取中。因齊量而均。以定一。因舞有行綴長短。以修德。因歌貴直已陳德。以抑偏。因節奏合以成文。而齊進退。正行列。因淫志溺志煩志喬志之音。而放鄭衛之聲。聽雅頌。雷出地奮。致豫。以體天地之撰。天籟自鳴。合化以順性情之德。聲比物應。氣通則變。止說以達物理之變。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物和。物和則天和。信順以通神明之德。夫樂陽也。應大之和。禮陰也。配地之序。禮陰而用陽。樂陽而用陰。陰陽互宅。變化而嬗。故禮以樂和。樂以禮節。和則統同。於異而不離。則分定而志安。節則辨異。於同而不淫。則方嚮而志說。然至禮不讓。大樂希聲。順至化以流機者。命之不已於天也。因物象以彰帀者。道之不離於器也。是故辨上下者。必則地義。別內外者。必經二物。詰盛之元者。必以三才七始。正律之情者。必以宮收始終。彼以器數爲者。滯於物而不化。非禮樂之謂也。嗚呼。禮樂不易如。故君子貴成也。成則內和外順。而合於一矣。

鄧子曰。神鬼之說。先儒固論之詳矣。獨鮑恩齋所論分類既精。而析理甚明之言爲益。又曰。鬼神雖有定本可抄。實易而難者。又曰。易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始言幽明死生。一句遷一句。說入鬼神上去。豈非言聖人窮理之深乎。雖然。鬼神實理學之大端。窮理者不可不知。焉作鬼神篇。

天地設位。易行乎中。一往一來。大貞乃通。來者。一之原也。神以伸往者。十之終也。鬼以屈。伸者。直觸其類。

蒙極其備。氣日至而遊息。自無而爲有也。屈者。尚考其親。冥反其與。氣日遠而游散。自有而爲無也。是故孝以爲仁。窮理以爲智也。身者。神之合也。故先正身而後致力於神。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斯洋洋乎其如在也。洞洞乎其敬。屑屑乎其忠。斯勿勿乎其欲享也。民者。神之主也。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力普存而後奉牲。三時不害而後奉盛。上下有序。德而無違心。而後奉酒醴。焉亦以必遵主。是以君子用心焉。嗚呼。循生執有者。物而不化。尋於神也。寂滅爲語者。往而不返。溺於鬼也。家爲巫史。潛地。潛天者。作陽德而氣無不之。潛地者。作陰德而形無不返。爲人之影。爲物之精。爲造化之迹。爲天地之用。爲二氣之良能。理者其情。氣者其狀。一者其體。誠者其德。一與六其數。害盈福謙。其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其妙有神之神。有神之鬼。有鬼之神。有鬼之鬼。忌而忌者。神之鬼也。消而忌者。鬼之神也。消而消者。鬼之鬼也。稽諸禮。如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辨物居方。分之殊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顯微無間。理之一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原始以知生。亦以反終也。骨肉斃於土之謂鬼。其氣發揚於上之謂神。反終以知死。亦以原始也。若夫陰陽者。真勝以爲道也。萬變者。錯出以爲情也。彼山出雲。陽水出圖。象木出舉方。土出寶。羊潤出慶忌。火出遊光。金出精明。匹夫匹婦強死。魂魄猶依於人以爲淫厲。皆雜揉之氣所爲。理之變也。不可誣也。人之聲。氣者。鬼神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炎帝於火。死託於祖。禹勞天下。死爲社。后稷作稼穡。死爲禖。祭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此鬼神之所以立也。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承其命。逮至德滅而不揚。至道掩而不興。明命弗蠲。人鬼交傷。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蓋國將興。神著而爲禎祥。國將亡。神化而爲妖孽。可不慎乎。是故聖人以鬼神荒。想之無方。無多無夏。祭之無及也。故制爲祀典。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其郊。兆山川於其方。祭之地也。以多至日祭天神。人鬼。地祇。夏至日祭地而物鬼。祭之時也。以禮祀賢。柴檦燔祀。天神。以血祭。埋沉。瘞祭。山林川澤。以實柴。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而雩。祭水旱。以榮。燔。祭。社。酺。表。貉。祭。百物。以毛。炮。瘞。埋。祭。地祇。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凡此。鬼神之禮。所以致之者。則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月十二辰。所以奉之者。則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畛數。所以通之者。則以親疎內外宗外宗大祝小祝史卜師典祀守祧。三辰以猶之。六祝以祈之。六祈以同之。六號以文之。六瑞以禮之。九儀以辨之。九拜以享右之。來諸陽以報其氣。求諸陰以報其魄。將祭帥其屬而修除之。以致其潔。及祭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嚴。百官辱於廟門。以致其謹。百族戒於太廟。以致其親。明水火以致其身之精潔。和鬱鬯以達其德之馨香。王親冠。后以夏至日祭地而物鬼。祭之時也。以禮祀賢。柴檦燔祀。天神。以血祭。埋沉。瘞祭。山林川澤。以實柴。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而雩。祭水旱。以榮。燔。祭。社。酺。表。貉。祭。百物

者。無有要質。淫於怪也。指土木偶人以爲神、魍魎魑魅以爲鬼者。拘於俗也。非明天地之性者。

歷時篇

天日運行。相週而迎。陰陽二貞。左右時行。而歲時明。是故日者、得數之正者也。天健於日。故以進爲退。會日以成歲。月踦於日。故以退爲進。會日以成月。陽用三而主於一。衍之爲十。故日用三十。陰起二而變於六。衍之爲十二。故月數十二。一年三百八十四日。彼二十四者。爻數也。故去爻數以爲餘。三百六十者。用數也。故取用數以爲正。由是而言。則知三百六十者、主天而言也。二百五十二者、主地而言也。三百八十四而去其二十四者、以乾坤坎離之不用者而言也。天行而爲晝夜。日行而爲寒暑。天八變於左。陽明而爲晝。進而剛也。地八變於右。陰晦而爲夜。退而柔也。晝數多者。天使地而有餘分。三天之道也。夜數少者。地効天而不能盡。地之道也。春夏陽多也。故晝長夜短。亦以日之行、縮上而益下。若夫晝夜之極。不過七分。亦以斗有七而乾坤復以七變也。日數從天。辰數從地。辰數從天。年數從地。從天用幹。從地用支。幹以五終。支以六終。支幹相配。以成六旬。六其六十。天有永短也。是以立表於夏至之日。以示相等。置圭於晝漏之半。以取中正。天度皆半。運而舒。日道皆內轉而縮。故立歲差以追其變。七政初纏於牽牛一陽始復於子半。故詳斗分以合其朔。考昏明以正其四中。和始閒以調日辰。愈密漏以準時刻。施咫步以約天元。辨南北極以定隱顯。審十二次以求晦朔。審日數之跳朒。辨黃道之正邪。大餘小餘。積分定矣。平朔定朔。會次明矣。先天後天。辰刻辨矣。正交中交。次度析矣。寅賓寅餞。陽日致矣。大周小周。歲會合矣。陽歷陰歷。行道彰矣。蓋天渾天。周髀宣夜。用以窺天也。京都紀元。會運世。用以計歲也。因陽統陰也。乃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因陽從陰也。乃以時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因坎離爲春秋。晝夜之門。乃立限以節其出入。因太虛爲天度。歲分之本。乃先命以正其定位。因元法定而後日法定。日法定而後周天定也。是以定日法以定周天。因月周三萬三千七百有奇。而章部紀歲之計不同也。是以明章部以計月。作時訓、所以明時也。制月令、所以賦政也。分八節、所以始農功也。候室灰、所以揆百度也。正歲年以紀事。頒邦國以告朔。萬民觀於月吉。官曆觀於正歲。命四正而明辨四方。俾八能而和合二至。

陰陽篇

假哉陰陽乎。管有二儀乎。嗑曷蟆迺乎。清通濁一。块然大塵乎。流而不窮。固知厥始乎。一者不離而二者更端乎。屈伸往來。抑有鬼與神乎。何變化无方而極其至妙乎。雜厠綵錯。抑有則與極乎。何物有統紀而不失其常乎。一氣孔神。分以二淩也。親故更代。天命流行也。出有入冥。百物不廢也。外賓內主。互藏其宅也。始中生應。機自行而無事也。合一兩在。化自行而無方也。易有大極。動靜互乘。匡廓塵盪。從乾從坤。陽曰從坤、乾坤成列。易行其中。天何其道。地拖其緒。形著其悟。象含其精。五行化其質。四時耀其氣。是故有對待者。有變易者。對待者、所以定位立大義也。變易者、所以流行禪大化也。陽則潛動黃宮。反始天根。衍爲三重。極於九營。陰則陽之別名。自縮而云。退九則八。退八則六。進六則七。進七復爲九。彼十月陽止坤上。龍戰固嫌於無。亦探其本而云然。是故陽始曰復。復、還也。本其所有。來而還之。陰始曰姤。姤、遇也。本非所望。卒然值之。陰陽動靜。各得其常。凡曰陽者。如開闢、如倡躍、如動吐、如擴張、如始育、如長養、如掀震、如昭著之類是也。凡曰陰者。如晦閉、如伏、如斂、如降隊、如幽藏、如刑害、如削退、如吝嗇之類是也。氣機推行。物迺由迎。各遵其儀。莫敢有爭。靜則孳乎其孳孳。動則粹乎其純純。其來也由於變之不成。不成生於成。成生於不成。其去也由於成之不變。變生於變。變則爲得爲吉。變而退者。則爲失爲凶。古今治亂之故。盡矣。孟

亦非氣之所自知也。何謂成。理有所立也。何謂不成。善倘藏始也。然陽者道之用。而亦以陰爲用。陰者形之體。而亦以陽爲體。陽用陰。陰用陽。陽曾陰。陰曾陽。若夫剛柔者其體。順健者其德。進退者其變。而生殺之微

日反論午・夏至日反據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若復爲疑而冬至在子・夏至在午・兩本於此皆誤・其云・一面而萬物死、一北面而萬
三萬年之間、遂而推之・春分之前・亦必如是矣・此所謂日道盈虛・而
物生發斂之功盛矣・予後來而爲伸・午後往而爲降・鬼神之機行矣・春分行疾・陰之虛也・是故近北則益上縮下・陽氣積多而爲暑・近南則縮上益下・陰氣積多而爲寒・然日
離坎離二陽而包一陰・陰偶而虛在內・火氣宿焉・陽血而施在外・火氣揚焉・陽無十而日數十者・從甲至癸・
南天之五也・七爲少而日曰大者・代乾之位也・先天・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後天・乾退位於西北・離代其位・故乾坤爲大父母・坎離爲小父母・日在東則從
地下升上・故震陽動於陰下・在南則從天上照下・故離陽散於陰外・在西則入地下・故兌陽入於陰下・在
北則行地中・故坎陽陷於陰中・在東則溫・與木交也・在南則煖・與火交也・在西則涼・與金交也・在北則寒・
與水交也・在東色青・從木色也・在南色赤・從火色也・在西色白・從金色也・在北色黑・從水色也・在四時也・
亦如之・是故聖人以其當十時而定曾卑之分・左氏・卜楚邱曰・日中賈王・食則飲・日昃趙孟・日昃不食・王之喪・日入設燭・昏時設庭・日映設
燎・稠中・日出・朝不在策・晉主公也・以其生五雜而均陰陽之
節・故得地數・分陰陽之二貞・戊己屬土・大衍商蓍・乙庚八也・庚辛屬金・
結繩角曆・甲己九也・甲乙屬木・林鍾徵聲・丙辛七也・丙丁屬火・南呂羽聲・丁壬六也・壬癸屬水・北六律
之元・干者之正也・又有應鍾變宮、蕤賓變徵者・所以和之也・唐開一行所謂前日以天之正者・當朝於冬・以其法
生蓍而祖讖地德・以其主離明而南面以治・其形、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畫筮以象之・其數三之與七・
以一其靜中則必具者・以持其益・食則旋復者・以補其過・子子者・以其法天而有子道也・貞父德・以其生
五奎緯・地數之三十也・獲地數之三十・是以五日爲節・右轉以配六卦・每五日爲一節・是得
盡而有父道也・君君者・以其長陽而有君道也・夫夫者・以其配月而有夫道也・賓之主之道也・如舍壬字・宋志曰・君德靡於天・上下和平・則日中有王字・如揚光輝・如五色淳明・如四彗旁達・宋志曰・人君有德・天下大昌・則有此祥・如輪之殺・如礎之齊・運欲動而不可得・非有子於不動也・據晉孟氏曰・北辰如瓜之蠃蒂處・南極如瓜之合花處・
有四象所以示也・示則顯然・教之至也・有明不明者・日爲之也・
之所不照而爲之也・日陽月陰・日雄月雌・日尊月卑・日大月小・日明月暗・日遍月行・是故日近則揩其明
以尊日・非故損之也・陽來而陰氣消也・日遠則益其明以匹日・非故益之也・陽去而陰氣息也・厥揩厥益・
罔移其匡・勢之所在・莫知其然・背曰・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曰・厥四月哉生明・夫魂魄未始相離也・魄益則
魂盛・魄衰則魂衰・未有魄死而魂獨生也・亦未有魄生而魂獨死者也・特以月與日會・陰爲陽撲・故云死

太陰篇

說卦曰・坎爲水爲月・是故卯酉者、日月之門也・酉爲月門而居右・歷戌終寅・陰之魂也・子午者、水火之位
也・子當坤復而居下・壬精癸血・陰之魄也・說者因曰・日爲魂・月爲魄・殊不知月以坤偶之六・函天根之一・坤偶之六・魄之盛也・天
有四象・所以示也・示則顯然・教之至也・天根之一・魂之靈也・魂魄混合・精而明也・天
之所不照而爲之也・日陽月陰・日雄月雌・日尊月卑・日大月小・日明月暗・日遍月行・是故日近則揩其明
以尊日・非故損之也・陽來而陰氣消也・日遠則益其明以匹日・非故益之也・陽去而陰氣息也・厥揩厥益・
罔移其匡・勢之所在・莫知其然・背曰・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曰・厥四月哉生明・夫魂魄未始相離也・魄益則
魂盛・魄衰則魂衰・未有魄死而魂獨生也・亦未有魄生而魂獨死者也・特以月與日會・陰爲陽撲・故云死

天樞篇

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爰遡其始・天以乾之一而包坤之二・故天包地外・地以坤之二而分乾之
一・故地處天中・天者・氣之殼也・完固而氣不泄・是以旋爲九層・左繞地外而弗停・地者・氣之所由以升降
也・廣大而最能受・故分爲六位・斜隔天中而右繞・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而卯天之兩端不
動也・是故天首西北・所以乾毋居西北之維・南北二極・其中心也・然中心有二者・前後之分也・北極居前
心之中・故出地三十六度而仰・南極居後心之中・故入地三十六度而俯・一物橫貫其中・兩頭抨定・一頭在
上爲北極・一頭在下爲南極・又曰・極星・天之樞紐・如門臬子相似・又圓筒輪載心・運在外面動・心孤不動・又曰
・如輪之殺・如礎之齊・運欲動而不可得・非有子於不動也・據晉孟氏曰・北辰如瓜之蠃蒂處・南極如瓜之合花處・
其位乎主於一者・帥之合也・會其元乎・定位者・北極居丑艮・南極居未坤也・會元者・南極與斗相峙以輔
帝星也・諸星繞之・北極在丑艮・故南極在未坤也・又曰・南極與北斗相峙・以樞上帝・故還在井分・
之也・蓋上帝即天皇大帝星也・北極者・天帝之神・則知南極亦統於北極之中矣・老人非南極
也・論南極者必取正於老人・蓋老人譯星乃星之兄長・而老者又當退位而不用・故南極周廻於七十二
度之內而晉陰・太乙非北極也・論北極者必取正於太乙・蓋太乙帝座星之尊者・而君者則當主位以臨

下。故北極周遍七十二度之內而晷見平分嵩山。以爲地中。橫絡亦道。以爲天順。漢四九之度。以分四維。統十二之辰。以爲會次。夏則日躔北斗而北極近。冬則日躔南斗而南極近。春秋平等而二極均。攢日之行也。夏則日當寅戌而近北極。冬則日當辰申而近南極。春秋日當卯酉而分二極。合地之位也。若夫北辰居上規。所以爲扛設也。（星經曰。北極爲天扛設。二十八宿爲天綱維。蓋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故曰上規。南極低。故曰下規。虞翻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曰北極一星。紫微天心。四方各去九度。以正四時。）紫微垣中。北極一星之內無星處也。此句與後句凡九之處。以分四維相發。（朱子曰。北極一星。在紫微宮中。所謂曰。周以勾陳之位。蓋六星主數。而一時之氣無不備。勾陳之居。恰指北極而。故云。）晝夜指北極而旋。（旋機衡旋其外。以齊正盈縮之七政。）猶帝太乙。（太乙之帝。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帝車。（車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君。（君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國。（國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家。（家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身。（身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心。（心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神。（神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意。（意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物。（物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事。（事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理。（理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氣。（氣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形。（形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質。（質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容。（容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保者。（保者。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其。（其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所。（所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以。（以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爲。（爲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者。（者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也。（也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焉。（焉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已。（已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矣。（矣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乎。（乎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哉。（哉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歟。（歟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耶。（耶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與。（與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及。（及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或。（或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若。（若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如。（如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似。（似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於。（於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乃。（乃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則。（則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而。（而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且。（且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又。（又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復。（復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亦。（亦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皆。（皆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俱。（俱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共。（共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同。（同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相。（相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互。（互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交。（交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更。（更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遞。（遞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迭。（迭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代。（代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屢。（屢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數。（數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頻。（頻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每。（每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常。（常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恒。（恒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久。（久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暫。（暫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少。（少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小。（小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微。（微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細。（細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纖。（纖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毫。（毫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末。（末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端。（端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緒。（緒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餘。（餘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剩。（剩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殘。（殘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賸。（賸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零。（零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碎。（碎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散。（散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亂。（亂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雜。（雜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錯。（錯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紛。（紛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糾。（糾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結。（結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縈。（縈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繞。（繞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環。（環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圍。（圍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包。（包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含。（含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藏。（藏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隱。（隱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蔽。（蔽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掩。（掩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覆。（覆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蓋。（蓋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障。（障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遮。（遮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護。（護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衛。（衛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守。（守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防。（防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備。（備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戒。（戒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警。（警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嚴。（嚴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肅。（肅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敬。（敬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畏。（畏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懼。（懼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憂。（憂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患。（患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苦。（苦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難。（難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險。（險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阻。（阻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塞。（塞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隔。（隔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間。（間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離。（離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別。（別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去。（去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往。（往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來。（來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至。（至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到。（到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達。（達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通。（通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過。（過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經。（經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歷。（歷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涉。（涉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越。（越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踰。（踰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超。（超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躍。（躍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騰。（騰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飛。（飛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翔。（翔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舞。（舞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動。（動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靜。（靜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止。（止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定。（定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安。（安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寧。（寧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平。（平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和。（和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順。（順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利。（利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貞。（貞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吉。（吉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善。（善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美。（美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好。（好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喜。（喜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樂。（樂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悅。（悅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愛。（愛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親。（親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近。（近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遠。（遠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疏。（疏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離。（離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別。（別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去。（去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往。（往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來。（來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至。（至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到。（到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達。（達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通。（通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過。（過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經。（經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歷。（歷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涉。（涉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越。（越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踰。（踰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超。（超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躍。（躍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騰。（騰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飛。（飛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翔。（翔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舞。（舞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動。（動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靜。（靜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止。（止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定。（定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安。（安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寧。（寧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平。（平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和。（和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順。（順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利。（利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貞。（貞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吉。（吉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善。（善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美。（美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好。（好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喜。（喜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樂。（樂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悅。（悅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愛。（愛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親。（親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近。（近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遠。（遠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猶疏。（疏之帝。取運乎之意。所以運乎天中。觀四方而均）

北極之輔。六者。老陰之數也。南極偏西而當坤位。故南斗有六。以爲南極之輔。也。攷證曰。樞北有辰。爲排爲輔。（古中不動。）（攷斗杓於外。）（以辰居中。）（以辰居中。）（以辰居中

麗之。七則爲大地。而水火土石附之。

山者、勢之合於天者也。以其質剛。故能特立拔起。上接於天。是艮以天之一陽而居陰上。水者、氣之生於天者也。以其質柔。故能流行不息。下附於地。是坎以天之一陽而藏陰中。

北爲壬癸。以水之氣盛也。而爲內丁。以火之氣盛也。何以曰水氣盛於北。觀諸北方土厚水深。是水之原皆在北。而方土薄水淺。是水之流特在南耳。何以曰火氣盛於南。觀諸日多行南陸。則在中原南之南。夏行北陸。則亦在中原南之北耳。

水至涼而有溫泉。火至熱而有涼燄。水能載物而有弱水。火不可犯而有火林。可以窮造化之變矣。

鄒子曰。物理之說有二。有窮其理以致知者。有辨其物以施政者。周禮曰。以土圭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此辨其物以施政也。吳草廬推皇極經世所名之物。或曰。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鶚鴻鷹鵠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鵝鶩鴨鳧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鴞鳩鵲雀之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蜓之屬。體之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蛇蟻之屬。體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栝蓓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櫟樺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槭樸荊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蓯莽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此窮其理以致知也。雖然。萬物皆備於我。不幹散殊於兩間而已矣。學者必格之焉。作物理篇。

物也者、抽理之緒以定命也。抽數之緒以爲紀也。抽理之緒以定命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抽氣之緒以授形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抽數之緒以爲紀者。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九六七八也。伊川氣變合而五行更錯。二老交索而六子貞觀。蓍焉孳有矣。是故天燥而水生。化物精。地濕而火生。生物神。水濕極而生木。合物質。火燥極而生金。堅物形。土則火生而爲包育之母。直方以大。備物體。悍首而善施。乾之物也。決躁而動下。其震物乎。進退而疑內。其巽物乎。隱匿而善伏者、坎物。文明而善照者。其離物乎。艮物堅忍而不貪。兌物毀折而多賊。若夫嵩山之中。定二極。中氣所鍾也。四鎮之表。分兩戒間氣所劇也。自嵩山之東。盛德在木。陽動陰下。其氣漸出。故物亦漸出。自衡山之南。盛德在火。陽在陰外。其氣大出。故物亦大出。自華山之西。盛德在金。陽生陰下。其氣漸入。故物亦漸入。自常山之北。盛德在水。陽入陰中。其氣大入。故物亦大入。物之體質。在地成形。物之精華。在天成象。結諸四方之宿。第角至箕。是謂星龍。龍主鱗。故東方多鱗。得木氣也。第井至軫。是謂星鳥。鳥主羽。故

南方多羽。得火氣也。第奎至參。是謂星虎。虎主毛。故西方多毛。得金氣也。第斗至牛。是謂星武。武主介。故北方多介。得水氣也。日爲陽。火之宗也。是以陸生者視出入而爲作止之期。月爲陰。水之宗也。是以水潛者視虧盈而爲消長之候。（如月盛而魚腦減、月虧而蠃蚌虛之類。）雷將、乾一索坤。物之長也。是以出地而蟄物無不長。斗者、斟酌元氣。物之長也。故徂南而植物生。徂北而植物死。木觸土而生角者象木。所以能觸。金性剛藏。斗者、斟酌元氣。物之長也。故徂南而植物生。徂北而植物死。木觸土而生角者象木。所以能觸。金性剛而決。齒者象金。所以能噬。水就濕。魚鱗似水。所以善潛。火就燥。鳥羽有文。所以善飛。飛得陽之虛而附於陰。故自下而騰上。天交於地也。走得陰之質而附於陽。故自近而及遠。地交於天也。草者得柔之體而伸剛以生。故葉附地。從月窟之化也。入於地也。木者得剛之體而觸柔以生。故枝向天。從雷風之化也。星之子也。東北陽方。乾位東北。以統三男。正夫道也。坤位西南。以統三女。正妻道也。男女交泰而萬物化生。萬物化生而各從其類。是故有化化者。（羣木果蓏。）有種化者。（龜龜相顧、蚌蛤相候、氣交也之類。）有氣化者。（交山之類。）有影化者。（即影抱、蟬蛻也之類。）有變化者。（蛟化爲蛇、田鼠化爲鴽之類。）有聲化者。（即聲抱、蟬蛻也之類。）有嬗化者。（蝦蛄之類。）有成化者。（蟲生日而爭之類。）有同性而異質者。（如驢騾與馬。其形相肖。足同質。虎豹雷。豺狼不走而飛。麟走而走。是異情。）有同情而異質者。（如猿與狖。白情皆喜山林。猿狖性不同。）有同氣而異質者。（如雀之角穿腦。鼠之牙穿壁。同氣也。而雀飛鼠走。異質也。又二十八宿。後以同宮而異質之類是也。）有思化者。（如螣蛇不交而孕。）有感化者。（如月盛而魚腦減、月虧而蠃蚌虛之類。）雷將、乾一索坤。物之長也。是以出地而蟄物無不長。斗者、斟酌元氣。物之長也。故徂南而植物生。徂北而植物死。木觸土而生角者象木。所以能觸。金性剛而決。齒者象金。所以能噬。水就濕。魚鱗似水。所以善潛。火就燥。鳥羽有文。所以善飛。飛得陽之虛而附於陰。故自下而騰上。天交於地也。走得陰之質而附於陽。故自近而及遠。地交於天也。草者得柔之體而伸剛以生。故葉附地。從月窟之化也。入於地也。木者得剛之體而觸柔以生。故枝向天。從雷風之化也。星之子也。東北陽方。乾位東北。以統三男。正夫道也。坤位西南。以統三女。正妻道也。男女交泰而萬物化生。萬物化生而各從其類。是故有化化者。（羣木果蓏。）有種化者。（龜龜相顧、蚌蛤相候、氣交也之類。）有氣化者。（交山之類。）有影化者。（即影抱、蟬蛻也之類。）有聲化者。（即聲抱、蟬蛻也之類。）有變化者。（蛟化爲蛇、田鼠化爲鴽

移其匡準以平之。大正其紀。繩以直之。不枉其道。權以稱之。均和而適宜。衡以平之。施德而不爭。以詩識其名。以易觀其象。以書行其政。以春秋紀其事。以禮理其性。以樂和其情。鱗蟲三百有六十。莫神於龍。故取其變。甲蟲三百有六十。莫大於龜。故取其靈。羽蟲三百有六十。莫長於鳳。故載其文。毛蟲三百有六十。莫猛於虎。故用其武。植物之繁。莫要於五穀。故取其發。

圖說

趙明倫撰

圖說　直隸人齋趙明倫仲足曰主忠信學以是而已文行忠信教以是而已大學曰忠信以得之中庸曰忠信所以勸士也孟子曰仁義忠信孟子以是繼子思子思以是繼曾子曾子以是繼孔子

學焉而臣伊之任也臣焉而學孔之時也任以成一時之功時以任萬世之道

天地以道而成化猶或憾之帝王以道而成治猶或病之異化而同體異治而同神一以貫之其惟學不厭而教不倦乎

子謂武未盡善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繼之者善也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湯武革堯舜受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也天與之人與之受命也乎之者疑之之者信之道者生之本自生生之謂之學自生生人謂之教教學相成謂之易

易者易也易者交也朋友之交教學相易也是故學無常師師有常學教不擇類類必擇教

殺之而生之天地之造化也生之而生之聖人之化也故造化無全功教化有全德

生殺道也生生教也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生之者衆長用殺

天地生萬物之形者也聖人生萬民之心者也以形生形故大有所憾以心生心故能盡己則能盡人

易有太極一也是生兩儀一之一也兩儀生四象一之二也四象生八卦一之三也邵子曰無爲之一以況自然不動之一以況道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其知言哉

作聖須爲學爲學須立志立志須通天下之志老安少懷朋友信此之謂通天下之志

易曰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與之以君位也仲足曰殷有三仁焉與之以君德也德而不顯位而不居是誰之過歟

君臣志同伊周之志也朋友志同孔顏之志也是故知志然後知學知學然後知事業

聖人性性而移習故通乎晝夜而知衆人習習而移性故日用而不知

天不變道亦不變故上智不變而下愚可變不變者學以益其智可變者學以損其愚知變化之道者其知學之所爲乎

天地圜乎人心圜乎天地圜人見天地之大也圜天地之大不可見不可見而見之乃見天則

見人之善毋見己之善見己之不善毋見人之不善善有善矣不善者亦善矣此之謂見天地之心

伏羲畫卦于乾上爲泰天交地君尊臣所以明師道也友此其否乎孔子出而明師道修素王之業無王天下之心

子貢尊孔子實于堯舜達矣師道超君道之上得統于天非傳堯舜之統故曰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乎其類孔子則拔乎類之萃自生民以來羣聖未有盛

孔子一也當特點子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鑑涇亟未盡也有若親炙孔子宜知之真故言之切

師道之廢久矣周衰而君道亦然故天命孔子作之師立教以變易天下用補君道之不足故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易變也所以變易天下之人心也

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雖也可使南面以爺子爲君孔子獨任師道而已故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是非者天下之公心也賞罰者一人之專權也夫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公心不得而自欺也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大權不得而自假也是故春秋之作以其心之公者與天下同其是非不敢以權之專者假一已以擅其賞罰

聖人修春秋所以別是非垂勸戒而淑人心皆實錄也如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皐使穿弒之即盾弒也何言越境乃免也如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毒藥弒之即止弒也何言不嘗藥也如書莒人滅鄫即莒滅之也何左氏言恃賂公穀言立異姓甚訛且鑿也若曰虞滅虞夏滅虞可乎立異姓爲嗣則堯舜禹當書曰以故陽明王先生宋歐陽子一尊聖筆而不取三傳爲案足破千古之疑

宋朝待士之厚蔭子及甥周濂溪以舅鄭向蔭是甥猶子也郭子儀命甥與孫同名行視甥猶孫也我明國初武臣無子有以甥承襲者故惟　聖祖追崇外祖楊王之祀制父母服俱三年見超千古聖人之上　聖孝其至哉典禮至我　大明而尤大明也

學莫大于樂善交莫大于取善好生者不殺好德者不伐

廓然子五述

撰人不詳

廓然子五述

天地譚

廓然子曰夫堪然一物者土也土非地也蓋天家所稱如邱黃者彼特見其土之形耳天地爲兩儀土爲五行今既曰堪然一物也謂之五行之土又謂之兩儀之地可乎余蓋聞諸祀禮夫冬至一陽生也故祀天於圜丘夏至一陰生也故祀地於方澤其祀后土也未嘗混於地也然則天地非陰陽之氣乎彼堪然一物者非后土乎故天地包乎土之外非天包乎地也土圜於天地之中也人見其形如邱黃者土也圜而蓋焉包焉且貫之者天與地也天與地蓋有眞宰焉夫贊天地之德者曰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所謂陰陽動靜迭相根也曰高明曰博厚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也若之何其以地混土也

傳道統辨

廓然子曰人與道渾合而無間焉雖謂之得統於道可也謂人以道相傳爲統不可也何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窃惟夫世儒傳統之說紛紛然自小其道也夫世儒稱諸子孟子未嘗曰某傳之某受之也即欲傳之其孰從而傳之嗟乎轉愈之說興而後儒之欲傳聖人之統者始日說說然徇其口耳而趨焉甚者植門戶援羽翼陽入而陰出似也或張而耀之違也或掩而襲之蓋其稱述之也愈辯其歸之也愈工而其去聖人之道也愈遠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其諸傳統之說誤之與夫道之不可傳也父不得以傳諸其子堯舜之朱均是已兄不得以傳諸其弟武之管蔡是已師不得以傳諸其徒孔門顏曾之外之諸子是已然其無所待而興也嗟乎傳統之名立則人之欲接其傳者務角其名以求合乎聖人之跡而世之議其後者又從而毀其成焉以靳乎聖人之名之與人也猶夫國統宗統然夫國統宗統者器也聖人制禮以爲民坊固其勢不得不然道非器也神而明者其妙用也物各付體也萬物一體者也神而明之者其妙用也物各付物者也我自具有之而我自道之乃亦曰人以是相傳受也而大爲之坊以小之焉其無乃非道原也乎欲人之凝道則莫若決其物我之藩墻欲次其物我之藩墻則莫若破其傳統之說

孔樂鈔

廓然子曰夫道非有憂有樂者也亦非無憂無樂者也其眞體不憂不樂者也其妙用有時而樂與有時而憂者也其不憂不樂者寔生憂樂焉其有時而憂者寔無憂樂焉其有時而樂不容息也猶之陰陽迭相爲用然故聖人之陽舒陰慘一心極之運其幾也故樂可也憂亦可也夫悟道者其於物直寄耳彼其身猶寄而況他物乎彼不有其身惟其天也夫不有其身斯忘我矣忘我斯忘物矣忘物忘我惟其天矣奚憂諸又奚樂諸方其樂也人視之若憂而實非憂也有憂則似無樂有樂則似無憂而實非有非無也故有無非妙也憂樂非道也時憂時樂者道之妙用也故悟則有亦妙無亦妙故樂不倚物斯眞樂矣憂不倚物斯眞憂矣如是則樂亦道憂亦道彼有宰之者也迷之者反是故樂亦非道憂亦非道彼其憂樂在物也所謂有所好樂憂患是也

聞韶釋

廓然子曰嗟乎夫子之聞韶非樂也其有憂乎其在齊而聞非好之也其有所惡乎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有如唐虞之世然斯聖人所深願也故序書斷自唐虞而大哉君哉之稱奔奔不舍置焉其謂韶盡善盡善誠欲躬逢其盛也不得已而志三代之英而欲從周而思爲東周其情殆亟矣然猶皇皇冀一遇焉其所深注意者莫如魯宗國其次莫如齊何也魯與齊者公旦公望之後周之代商也由公望其成治功也由公旦聖人傷周之衰而憫其日趨於亂也蓋思折衷公旦之法而庶幾乎古之盛治焉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其適齊也欲有所遇以行其道也適而在焉其所遲留不去之意非鮮淺也齊之君臣日失其序方將撥其亂以反之正而諸田之勢又成矣其終不可以濟矣一旦聞韶而憮然有感焉曰是樂也胡爲乎來哉固田氏簒爲之作偏也夫田氏非他也陳敬仲之遺孽蓋帝舜之裔傳所謂神明之後也晏嬰固已稱胡公大姬在齊而其君猶不悟柰之何其作韶樂也韶不韶哉韶哉吾不圖韶之盛德而使其後得竊其跡以爲亂之資者一至此也可不謂人以道相傳爲統不可也何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窃惟夫世儒傳統之說紛紛然自小其道也夫世儒稱諸子孟子未嘗曰某傳之某受之也即欲傳之其孰從而傳之嗟乎轉愈之說興而後儒之欲傳聖人之統者始日說說然徇其口耳而趨焉甚者植門戶援羽翼陽入而陰出似也或張而耀之違也或掩而襲之蓋其稱述之也愈辯其歸之也愈工而其去聖人之道也愈遠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其諸傳統之說誤之與夫道之不可傳也父不得以傳諸其子堯舜之朱均是已兄不得以傳諸其弟武之管蔡是已師不得以傳諸其徒孔門顏曾之外之諸子是已然其無所待而興也嗟乎傳統之名立則人之欲接其傳者務角其名以求合乎聖人之跡而世之議其後者又從而毀其成焉以靳乎聖人之名之與人也猶夫國統宗統然夫國統宗統者器也聖人制禮以爲民坊固其勢不得不然道非器也神而明者其妙用也物各付體也萬物一體者也神而明之者其妙用也物各付物者也我自具有之而我自道之乃亦曰人以是相傳受也而大爲之坊以小之焉其無乃非道原也乎欲人之凝道則莫若決其物我之藩墻欲次其物我之藩墻則莫若破其傳統之說

孔樂鈔

廓然子曰夫道非有憂有樂者也亦非無憂無樂者也其眞體不憂不樂者也其妙用有時而樂與有時而憂者也其不憂不樂者寔生憂樂焉其有時而樂與有時而憂者寔無憂樂焉其有時而樂不容息也猶之陰陽迭相爲用然故聖人之陽舒陰慘一心極之運其幾也故樂可也憂亦可也夫悟道者其於物直寄耳彼其身猶寄而況他物乎彼不有其身惟其天也夫不有其身斯忘我矣忘我斯忘物矣忘物忘我惟其天矣奚憂諸又奚樂諸方其樂也人視之若憂而實非樂也有憂則似無樂有樂則似無憂而實非有非無也故有無非妙也憂樂非道也時憂時樂者道之妙用也故悟則有亦妙無亦妙故樂不倚物斯眞樂矣憂不倚物斯眞憂矣如是則樂亦道憂亦道彼有宰之者也迷之者反是故樂亦非道憂亦非道彼其憂樂在物也所謂有所好樂憂患是也

聞韶釋

廓然子曰嗟乎夫子之聞韶非樂也其有憂乎其在齊而聞非好之也其有所惡乎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有如唐虞之世然斯聖人所深願也故序書斷自唐虞而大哉君哉之稱奔奔不舍置焉其謂韶盡善盡善誠欲躬逢其盛也不得已而志三代之英而欲從周而思爲東周其情殆亟矣然猶皇皇冀一遇焉其所深注意者莫如魯宗國其次莫如齊何也魯與齊者公旦公望之後周之代商也由公望其成治功也由公旦聖人傷周之衰而憫其日趨於亂也蓋思折衷公旦之法而庶幾乎古之盛治焉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其適齊也欲有所遇以行其道也適而在焉其所遲留不去之意非鮮淺也齊之君臣日失其序方將撥其亂以反之正而諸田之勢又成矣其終不可以濟矣一旦聞韶而憮然有感焉曰是樂也胡爲乎來哉固田氏簒爲之作偏也夫田氏非他也陳敬仲之遺孽蓋帝舜之裔傳所謂神明之後也晏嬰固已稱胡公大姬在齊而其君猶不悟柰之何其作韶樂也韶不韶哉韶哉吾不圖韶之盛德而使其後得竊其跡以爲亂之資者一至此也可不謂人以道相傳爲統不可也何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窃惟夫世儒傳統之說紛紛然自小其道也夫世儒稱諸子孟子未嘗曰某傳之某受之也即欲傳之其孰從而傳之嗟乎轉愈之說興而後儒之欲傳聖人之統者始日說說然徇其口耳而趨焉甚者植門戶援羽翼陽入而陰出似也或張而耀之違也或掩而襲之蓋其稱述之也愈辯其歸之也愈工而其去聖人之道也愈遠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其諸傳統之說誤之與夫道之不可傳也父不得以傳諸其子堯舜之朱均是已兄不得以傳諸其弟武之管蔡是已師不得以傳諸其徒孔門顏曾之外之諸子是已然其無所待而興也嗟乎傳統之名立則人之欲接其傳者務角其名以求合乎聖人之跡而世之議其後者又從而毀其成焉以靳乎聖人之名之與人也猶夫國統宗統然夫國統宗統者器也聖人制禮以爲民坊固其勢不得不然道非器也神而明者其妙用也物各付體也萬物一體者也神而明之者其妙用也物各付物者也我自具有之而我自道之乃亦曰人以是相傳受也而大爲之坊以小之焉其無乃非道原也乎欲人之凝道則莫若決其物我之藩墻欲次其物我之藩墻則莫若破其傳統之說

設也其畏天命悲人窮之心雖不食肉可也食而不知味亦可也非果不知也記之者借肉焉以發聖人之絕意於世味猶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故聞韶之不知味肉其與泣麟慟回居夷浮海之心同一揆也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蓋痛韶之難復而病齊之不足以作之也亦非謂齊之不當有韶也齊之有韶也非自陳敬仲奔齊始也齊之必不能進於韶也則自敬仲兆其亂階而其子孫者竊厚施於民之德之跡以成之也故齊景公之時而韶作焉聖人之所深惡也猶麟鳳之出不當其時雖祥亦異也其不知肉味者非樂之也曾不可王齊不可曾雖讓武猶爲假焉而且猶韶是作世逾衰而僞愈滋其所崇尚愈高而其所趨愈下斯聖人憂之大者也

曹溪禪發

廓然子曰余固談佛至曹溪歸儒矣佛法轉還儒教故名爲禪猶稱禪代云爾其語殊其指無殊儒者即襲若語窶戾乎教所恨襲而未徹踐徑存焉襲而諱之妄彌滋甚禪幾失笑矣曰或襲之又或排之柰何曰襲而排之者知猶未徹也非徹而排之繆也徹而排之故排之者懼其誤彼迷人假之以護儒教可也雖然排後佛陣曹溪何與焉如曹溪乃不排之排故排佛陣莫如曹溪夫事有當逆而撻之以勵世風者韓退之之排佛是也有順而喻之以使其易爲信從不又而自變者曹溪之說法是也然爲韓退之則易爲曹溪則難今徒病曹溪之佛轉爲儒方陋儒之援佛而不知曹溪之苦心而容跡者若此其難也余故謂曹溪儒者也其祝髮離塵緣者非得已也身入之斯不疑也其對仕流疑問直教以孝義脩行不須脩禪持戒者乃真其志也世猶省而祀之梵刹殆非曹溪本心與夫佛賴曹溪徹諸障世或有也道迷人惜無如

曹溪者一撤而盡惡夫

覇縄譏竣附

然則五覇之關世教非細故也絕上下之交也紊土宇也犯禮也專利也厲法禁也顓武也啓偏階也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故縄五覇者衛世教也惟末從縄則正縄之者正之也君子欲人同歸於善而懼其或納於邪也故縄之不少假焉夫縄五覇則爲五覇之徒者可以反矣

廓然子一卷完

蒙泉雜言

撰人不詳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夫道變爲經橫爲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或偏偏必小小所以私也故君子之道正而大大而不能不公百家之說偏而小小而不能不私守經以用緯者君子之道也本經以致緯者百家之說也若夫二氏則操緯以遁經夫操緯以遁經者逆也守經以用緯者順也本經以致緯者曲也曲者不得不私逆者不得不倍順者不得不公公私不兩立逆順不同科外百家爲二氏勢也毋惟乎其然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爲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魂少陽也靜與物交而成夢魄少陰也動與物合而爲祟意藏於肝而常靜感而後應應則出傳於肝是爲魂傳而至於心則極矣極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謂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動也動極必靜靜則入入而歸於肺肺是名魄歸而至於腎則極矣極則無所與能復藏於脾矣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也不能以遣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遣氣而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

醫者砭生寄焉學者之心主於愛愛仁之用也非仁之術乎周其用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虛乎巫者見神交焉學者之心主於敬敬禮之要也非禮之方乎盡其敬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僞乎兵所以定暴亂也學者之心主於制制義之裁乎當其施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詐乎卜所以決嫌疑也學者之心主於明明智之體也非智之數乎通其明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妄乎夫醫神農作之矣軒周公之矣兵黃帝顓之矣卜伏羲教之矣謂之方技術數者非其流之罪乎按磨道引服食醫之流也符籙呪詛巫之流也刑名縱橫遊俠兵之流也讖緯堪輿祿命卜之流也其流愈分則其去道愈遠矣

星官之書有曰三垣者也有曰七政者也有曰二十八宿者也有曰紫微者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其曰太微者朝廷之位也其曰紫微者宮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二十八宿者四方諸侯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不曰帝者天市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者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稟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業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統其民人以承天子者也由是言之紫微帝可謂尊矣北句陳中一點又曰天皇帝穆之者謂其主御羣靈執萬神爲天一宮豈容三帝哉蓋紫微用事之帝也天皇帝主宰之帝也意作星野也者其知道乎

崑崙首也中據眷也南北條左右臂也醫無閭死也大海膀胱也歸虛尾閭也岳鬣也澆腑也岡阜筋節也澤石骨也水泉血脈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噓也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噓也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震怒而呼也潮呼而汐吸也晝瞑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山形而氣也

五聲也鼻之所入者五氣也口之所入者五味也而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朱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臭首無所入以耳目口鼻之入爲入循脾無所專統

臟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朱太陽火也火也故其氣焦五臟而爲藏者也

臭津隱於舌通於脾故其氣香

竅陰也其數十而用者九指陽也其數十其一無名而附於中陰陽各虛其一也天數五地數五五十者天地之數虛其一者道也

乾離艮巽巽爲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爲陰之終震巽者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恒益恒益虛震震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博恒

益起意帝出乎震化之所由起也
乾左旋陽進交於陰也坤右轉陰進合於　也陰也交萬化生也
陽屬萬化動者也動者變陰屬萬物靜者也靜者定乾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陽生於陰積而浮上以成天體陰生於陽積而凝下以成地形乾用離坤用坎坎離之間動靜之機也
乾為天天之用火也故離為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成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為地地之用水也故坎為水水之出也原於山其入也潴於澤則艮與兌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天成形於上地具體於下形象也故露光體質也故藏精精騰於上得陽象而為神光布於下得陰質而為影而日天之屬也故露光月地之屬也故藏精日得月精而神月得日光而影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毋而用七七乘七而四十九太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太衍之體也五與十沃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極焉五與五天地對待之數也天分地而上地離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為大衍之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陰含陽陰外而陽內有陰即有陽皇極經世自二而四以四為極蓋二含一一分二二分四是一分而成四陽施陰化易也陽分陰陰此而陽彼離陽則無陰太玄自三而九以九為極蓋二離一一乘三三乘九是有施而無成非易也玄知數窮於九而不知用九之所以然不知用九之所以然者不知易者也玄不能準易而作也潛虛準玄而作也準易者子承父必傳也宜哉
經世準易而作也潛虛準玄而作也準易者子承父
也準玄者支斷統也
元亨利貞以為乾春夏秋冬以成歲四而五者也仁義禮智信以為德金木水火土以為行五而四者主一以成四易之數四也非五也而潛虛起玄果之矣
有體者之謂物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有為者之謂事為親為義為序為別為信是也所由者之謂道當親當義當序當別當信是也所得者之謂德能親能義能序能別能信是也
天下之事曰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常曰變曰吉曰凶曰邪曰正曰虛曰實曰上曰下曰左曰右曰前曰後曰內曰外曰小曰大曰長曰短曰厚曰薄曰多曰少曰精曰粗曰淺曰深曰闊曰狹曰輕曰重曰尊曰卑曰繁曰簡曰遠曰近曰肥曰瘦曰誠曰偽曰是曰非曰利曰害曰往曰來曰屈曰伸曰純曰駁曰曲曰直曰善曰惡曰妍曰醜曰得曰失曰通曰塞曰彼曰此曰開曰闔曰呼曰吸曰張曰弛曰貴曰賤曰貧曰富曰老曰少曰生曰死曰存曰亡曰治曰亂曰興曰廢曰安曰危曰樂曰憂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曰貪曰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恩曰怨曰讓曰爭曰取曰與曰予曰奪曰攻曰守曰戰曰和曰君曰臣曰父曰子曰兄曰弟曰夫曰婦曰朋曰友曰君臣曰夫婦曰父子曰兄弟曰朋友曰君臣父子曰夫婦兄弟曰朋友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有為者之謂事為親為義為序為別為信是也所由者之謂道當親當義當序當別當信是也所得者之謂德能親能義能序能別能信是也
天下之事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常曰變曰吉曰凶曰邪曰正曰虛曰實曰上曰下曰左曰右曰前曰後曰內曰外曰小曰大曰長曰短曰厚曰薄曰多曰少曰精曰粗曰淺曰深曰闊曰狹曰輕曰重曰尊曰卑曰繁曰簡曰遠曰近曰肥曰瘦曰誠曰偽曰是曰非曰利曰害曰往曰來曰屈曰伸曰純曰駁曰曲曰直曰善曰惡曰妍曰醜曰得曰失曰通曰塞曰彼曰此曰開曰闔曰呼曰吸曰張曰弛曰貴曰賤曰貧曰富曰老曰少曰生曰死曰存曰亡曰治曰亂曰興曰廢曰安曰危曰樂曰憂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曰貪曰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恩曰怨曰讓曰爭曰取曰與曰予曰奪曰攻曰守曰戰曰和曰君曰臣曰父曰子曰兄曰弟曰夫曰婦曰朋曰友曰君臣曰夫婦曰父子曰兄弟曰朋友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
五色曰青曰紅曰黃曰白曰黑五味曰辛曰鹹五臭曰羶曰臭曰香曰腥曰臊五星曰歲曰熒惑曰鎮曰太白曰辰五帝曰太皞曰炎帝曰黃帝曰少皞曰顓頊五神曰句芒曰祝融曰后土曰蓐收曰玄冥五性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五倫曰父子曰長幼曰朋友曰君臣曰夫婦五事曰皆曰人曰聖曰謀曰肅五體曰筋曰脉曰肉曰骨曰皮毛五官曰目曰口曰形曰耳曰鼻五藏曰肝曰心曰脾曰肺曰腎五液曰汗曰泣曰涕曰唾曰精五蟲曰鱗曰羽曰倮曰毛曰介是故五行盡之矣
或問曰管仲賊叔孰優奇子曰亦叔也已矣曰得桓公而佐之卒諸侯一匡九有仲尼歸仁仲也而叔則載籍蔑聞焉雖其自稱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有五將安在其為優哉噫牙進仲而齊伯仲庇三墜而齊亂亂齊者仲而伯齊者叔也叔惡乎不仲優邪
浮屠氏學不立文字文字學已非矣不文字者學於他學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學近古文字不傳難以口舌授受相悟以意故繹言者曰佛者覺也宋有契嵩者出既文字其學又預人家國事譬之戲劇官府縱令逼真畢竟優亦其後圓至者祖之奉詔玲教力與儒闢甚至詆訾伊洛假佛為飾其諸扶已醜正稍有識者亦知非之顧犯而不校吾家家學而猶喋喋者好文字者或駭化於剃髮公不好東坡表忠觀碑出剃公取而玩之或曰公亦喜此人文字耶公以酷似史記答之又答所問畢竟似史記諸葉王年表此說恐好事者為之予嘗以表忠觀碑是柳州壽州孝門銘家子弟頗有父風耳其視為遷尚隔鄉曲又以為似諸侯王年表則千里矣剃公必無此論或曰剃公不讀柳州書故耳謝疊山非任耳者集文章軌範乃復舍孝門銘而取此碑又詳載前段豈俗好風雅者耶都不可曉矣
避虎以鑿避火以淵知不免而覩其免也避饑以盜盜亦鑿淵也法家從而正其罪悲哉
讒可惡通惡也在聖人則嚴而厚書命納言而可見在衆人則嫉而薄詩詠巷伯而可知
樂石食鼠而鼠死食蠶而蠶肥
鵲不觀天而知風蛇不察地而知水
黃鳥食之止焰鯊魚食之止驕鷗居食之不饑酸棗食之不醉鮨魚食之已痰
氣閉而藏蟄蟄冬見而夏蟄光生而顯鴟鴞晝盲而

夜察
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實須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已

展季統三黜而非辜靈均雖九死而不悔
智不足以應變而道不可與權亦未可以言至也

孫龐以同學相仇耳餘以同勢相害陸越以同官相傾

峯于魚以嚴御內陳元方兄弟柔愛宣家二門雍睦得其說

華王避難三似是而華似非而不識華之有終王和若喪王似失而和似得而不識王之至性

阮嗣宗族達之士也而司馬昭稱其慎則其放也豈真放邪是可悲也

稽叔夜愛惡無遁而致憎於鍾會其死也以忤物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於謝奕其汪也以忍性勝難乎觀士矣

華弊如接戰無接者不勝而敗建利而務農不力者無穫而荒華弊而上不撿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誘作

書家以永字八法該諸字之法予謂八法本於四法四法本於一法即太極分而為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義故側者太極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弩者勒之竪也側分而為趯勒分而為啄為策弩分而為掠為磔策從而勒衛策左而啄右掠倚而磔偃知此則知筆矣

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當以天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稱成書子年五十有二學書未成不敢以遲鈍自棄每以才老自勉語曰物常聚於所好事竟成於有志或將然乎

酉山雜俎與六帖皆載葡萄由張騫自大宛移植漢宮按本草已具神農九種當塗炮火去騫未遠而亂文之詔實稱中國名果不言西來是唐以前無此論予嘗以為大宛之種必與中國者異故傳望取之段白所載必有所據但失實耳此戎酒泉屢嘗取乾之名曰瓊瓊比中國者差小形圓而色正赤其味甘美非中國者可敵則予所見庶或得之今此種處處有之獨蕭坂者勝土人乾之以資貿易江南重之稱蓄葡萄曰蕃云者豈承襲瓊瓊之乾歟姑識之以俟知者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註疏曰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為雌雄牝牡相合而生非特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匿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以兔蓬尾似牌與鳥皆入彼此押呢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孔說蓋蔡說據理天下亦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終

宋四子抄釋總序

宋四子者、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晦庵朱子也。朱子曰、程氏兄弟二人、其學既同、其言無異、遂統稱程子云。故曰宋四子也。予謫判解州時、嘗抄釋周程張三子書、解士丘東魯、王光祖、乃校正而刻之解梁書院。比予官南都、光祖復儕是書、問於鑒峯東所。於是休寧程爵、見周子程子、取而刻諸由溪。維揚葛禮、見張子、取而刻諸江都。乃若同志之士、欲求周程張子之道者、皆可因是以知其大略矣。比予既守太學、其諸諸士、每稱四先生之言、爲入五經四書之門戶也。於是徽中戴冠、胡大器、黃卷、汪璽、黃本靜、汪克儉、洪釗、胡其仁、黃燈、諸士侍側曰、是刻諸江南者之三子書也。冠豈尚能誦之。但恨未能博及天下之士耳。願暨同志友朋、羅瓊、吳時敘、黃錫、吳文達、汪鳳梧、汪楠、汪一中、自爲校寫重刻、並請朱子者以加諸梓、使海內游太學者、皆得誦習四先生之言、以求爲孔子之道。嘗見士風可正、民俗可移。不尤愈於一由溪江都之行乎。予然其言、遂併抄釋朱子以附之、於是冠裳持是請、請博士南海湛子日強、甫加校正、遂入諸木曰宋四子抄釋云。嘉靖十五年秋八月己丑、國子監祭酒呂柟序。

宋四子抄釋總目

周子抄釋三卷
二程子抄釋十卷
張子抄釋六卷
朱子抄釋二卷

周子抄釋三卷

明呂柟撰。宋五子中。惟周子著書最少。而諸儒辨論。則惟周子之書最多。無極太極之說。朱陸兩家。顧其書散見漫行。渙無統紀。而一義重出。亦容有之。暇昔釋抄成帙。注釋數言。略發大旨。以便初學觀省。蓋其謫官解州時作也。案晁集作吳澄行狀。稱澄校正張子之書。勘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與柟此本合。澄本今未見。柟此本仍沈不苟。較世所行張子全書。亦頗爲精要矣。

二程子抄釋十卷

明呂柟撰。前有自序。稱初得二程全書於崔銑。以其中解說六經四書之語。與門弟子問答行事之言。統爲一書。浩大繁博。初學難於觀覽。因抄出心所好者集爲八卷。凡二十九篇。而卷首所列程子門人姓氏後。有嘉靖辛卯柟門人休寧程嵩重刊跋。乃稱澄野先生抄釋程氏書凡十卷。此本爲嘉靖丙申柟門人鄒諤所刊。卷數與嵩跋相合。豈柟作序時。其書尚止八卷。後或有所增益。而序則未改歟。其書不分門類。亦不敍先後。仍以二程遺書原載門人某某所記。分編每條之末。皆以一二語標其大意。昔朱子編遺書。嘗病其與臆相雜。柟是書削駁匯醇。頗爲不苟。蓋柟之學。源於河津。故爲簡實。故去取皆有所見。惟其文原出李夢陽。全集率詰屈不可讀。故每條下所釋辭旨。往往晦澀。非初學所能洞曉云。

朱子抄釋二卷

明呂柟撰。是編乃嘉靖丙申柟爲國子監祭酒時所定。宋儒之中。惟朱子著述最富。辨論亦最多。其時諸弟子所述者。有池錄、饒錄、饒後錄、建錄、諸刊。黎靖德刊除重複分類編次。尚得一百四十卷。則浩博可知矣。柟此本所抄止於二卷。乃較張子二程子爲少。然朱子之學無所不通。與門人亦無所不講。黎氏語類以二十六目舉其大凡。包括尚有未盡。讀者茫無涯涘。又早年晚年。持論或異。門人所記。或以己意增損。亦往往彼此不同。讀者多莫決其去取。明人遞相選錄。幾於人有一編。其大意乃在於勝負相爭。區分門戶。不過借朱子爲名。未嘗眞爲明道計也。柟作是編。惟摘切要之辭。而不甚以攻擊爲事。於學問大旨。輒爲簡明。然於與陸子靜論意見一條。注其下曰。陸氏終近禪。則是非之辨。亦未嘗不謹嚴矣。

正蒙理窟語錄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馬伯循氏。諸書皆言備意實出於精思力行之後。觀省蓋其謫官解州時作也。案晁集作吳澄行狀。稱澄校正張子之書。勘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與柟此本合。澄本今未見。柟此本仍沈不苟。較世所行張子全書。亦頗爲精要矣。

二程子抄釋十卷

明呂柟撰。前有自序。稱初得二程全書於崔銑。以其中解說六經四書之語。與門弟子問答行事之言。統爲一書。浩大繁博。初學難於觀覽。因抄出心所好者集爲八卷。凡二十九篇。而卷首所列程子門人姓氏後。有嘉靖辛卯柟門人休寧程嵩重刊跋。乃稱澄野先生抄釋程氏書凡十卷。此本爲嘉靖丙申柟門人鄒諤所刊。卷數與嵩跋相合。豈柟作序時。其書尚止八卷。後或有所增益。而序則未改歟。其書不分門類。亦不敍先後。仍以二程遺書原載門人某某所記。分編每條之末。皆以一二語標其大意。昔朱子編遺書。嘗病其與臆相雜。柟是書削駁匯醇。頗爲不苟。蓋柟之學。源於河津。故爲簡實。故去取皆有所見。惟其文原出李夢陽。全集率詰屈不可讀。故每條下所釋辭旨。往往晦澀。非初學所能洞曉云。

朱子抄釋二卷

明呂柟撰。是編乃嘉靖丙申柟爲國子監祭酒時所定。宋儒之中。惟朱子著述最富。辨論亦最多。其時諸弟子所述者。有池錄、饒錄、饒後錄、建錄、諸刊。黎靖德刊除重複分類編次。尚得一百四十卷。則浩博可知矣。柟此本所抄止於二卷。乃較張子二程子爲少。然朱子之學無所不通。與門人亦無所不講。黎氏語類以二十六目舉其大凡。包括尚有未盡。讀者茫無涯涘。又早年晚年。持論或異。門人所記。或以己意增損。亦往往彼此不同。讀者多莫決其去取。明人遞相選錄。幾於人有一編。其大意乃在於勝負相爭。區分門戶。不過借朱子爲名。未嘗眞爲明道計也。柟作是編。惟摘切要之辭。而不甚以攻擊爲事。於學問大旨。輒爲簡明。然於與陸子靜論意見一條。注其下曰。陸氏終近禪。則是非之辨。亦未嘗不謹嚴矣。

周子抄釋序

楠自幼誦濂溪周子一二言，即中心愛之，如覩其人，若見其書耳。既舉後，得全書刻本於寧州呂道甫氏，又恨未多。繙文失序，雅俗不倫，暇審第其先後，因釋其義於各章之下，分爲內外二篇，既誦解，巡按潛江初公亦甚好焉，遂命刻之解梁書院，於戲，周子精義具在此書，蓋入孔顏之門戶也，雖微釋亦可通，但始學之士，因其釋，味其言，即其言，思其人，則必不以文字焉視。斯書矣，嘉靖五年春正月，後學高陵呂楠序。

僩既刻二程子抄釋，同門友曰，周子之書，孔孟之翼也，曷不並刻之，俾學者盡得其全書，而文字焉視之者，則僩不爲虛刻矣，諸友曰然，遂續刻諸由溪，原有內外二篇，嘉靖壬辰秋八月朔，門人休寧程僩謹志。

通書序

或曰，傳太極於穆修也，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風歌荷蓧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緒，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學者稽古孔子，述三王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日中天，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門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蘊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願學其一二語爲同志者啓予之蚤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祿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二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直以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敍而藏之，過天下之善士，又倘有以易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五

周子抄釋卷之一

新安朱熹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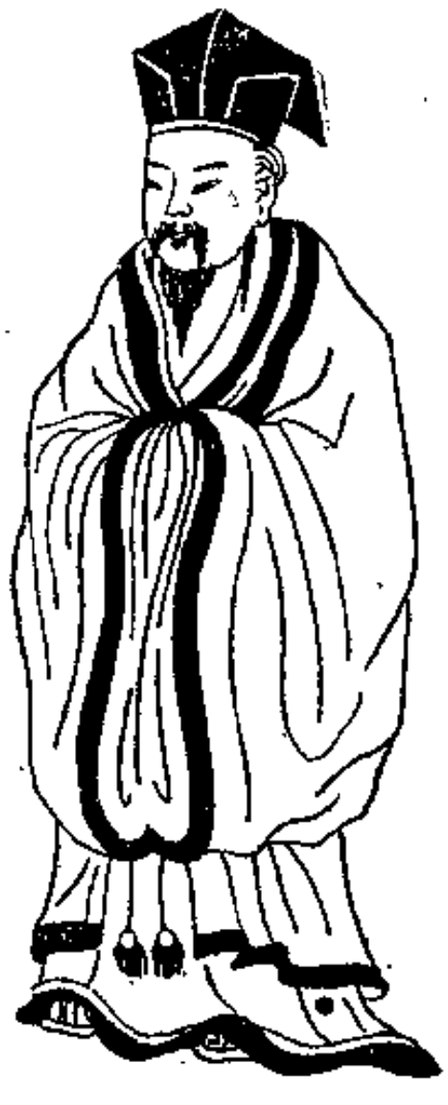
太極圖

太極圖解說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

周子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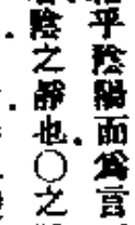
道契千載。
聖遠言湮。
不有先覺。
孰開我人。
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
庭草交翠。



宋四子抄釋序

華湖宏序。

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丿者。陽之變也。ノ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稟。故次火。金陰稟。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者。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朕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前圖體。此以下說圖推述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悚此而固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釋、易言有太極者。著其本也。圖言無極者。究其根也。易言四象八卦。而言凶在大業之先者。以著卦而設。主筮天也。圖言陰陽五行。而言凶在爲物之後者。以道而論。本先天也。故讀易人體爲要。玩圖人易從著。

通書

誠上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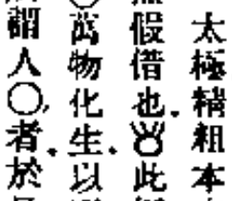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釋、天道聖傳祝一誠。外此不復見。元于天。即見元于聖。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釋、誠仁一理。明公一道。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釋、誠其本也。幾其用也。德其目也。故貴其繼也。幾其動也。神其妙也。皆主于誠焉。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釋、幾有善惡。而以誠神幾爲聖人者。能知幾耳。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釋、本在謹獨。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釋、守在信。行在勇。廓在智。

師第七

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遂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毅。爲幹。爲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釋、行天下達道。易、得師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釋、不自棄方能有恥。不自是方能聞過。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微不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釋、幾之不見。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釋、顏亦伊尹之志伊亦顏之學）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病豈多乎哉（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歸一也故順且化）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貴急焉（釋、求治而不求要急是舍耕而求食也）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釋、書言作樂在象刑惟明之後易言作樂在天下和豫之時）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釋、先憂者休先休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勉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何心哉天地則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釋、亞顏子樂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釋、此可謂仁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釋、君子學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釋、惟求眞師良友耳）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前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釋、樂亦必樂之極）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釋、樂極和之極）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釋、化係乎所感）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釋、無欲極可造道）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釋、公明皆自己作）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釋、性命一理）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則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釋、亞顏子樂不改）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則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釋、惟求眞師良友耳）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樂不亦樂乎（釋、我樂須自得知）

過第二十六

仲山甫開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嗚呼（釋、此子路百世之師不肯令名）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釋、識力兼用。）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輿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審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鮮交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釋、道以文行。）

聖蘊第二十九

不愼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徹頤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遽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釋、聖人之蘊顏子發。猶天地之蘊八卦發。朱子深厚浸潤之註。乃五文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蓍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晢。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窺。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釋、卦者揲也。悉天地人物之理於蓍卦。如圖畫然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釋、君子學天。莫先損益。吉由是出也。朱子曰。息誠之方。）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益降二女於嬀汭。舜可辭乎。吾益試矣。是治天下視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釋、復實萬物起於復。不善之動人。可不猛省。）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鄙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釋、身安則心正家齊可知。德不足道也。）

隨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墮矣。（釋、入耳存心。有不言而信之義。故爲德行本業。）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釋、疑議所以求學至誠。故朱子曰。誠之之工也。）

太極圖通書後序建安本

朱熹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容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中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以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邪寬屋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詮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非多重複亦或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盡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藏異書自謂有傳本頗取而觀焉則潛隱可笑皆舍法時舉子紹熙癸丑秋九月既望新安朱熹謹記

又兩淮本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以校定其書之訛誤而可以考焉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梓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當以此本爲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字下一有生字誠章云誠斯立焉立字下一有生字家人睽復無妄卦云誠心

通書後跋

張栻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章當自道義者以下折爲下章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誠幾德章云理一作慎動章云邪動一作動化章一作順愛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字學焉此下一有字曰有不善曰不善此下一有字樂章云優柔平中平一作乎輕生敗倫一作常倫亦作理聖學章云請問焉一作問顏子章云獨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齊一作消過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過焉一作則其三條九江本誤而此本爲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字下一有生字誠章云誠斯立焉立字下一有生字家人睽復無妄卦云誠心

通書後跋

前人

乾道己亞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記

又南康本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以校定其書之訛誤而可以考焉

又通平本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章當自道義者以下折爲下章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誠幾德章云理一作慎動章云邪動一作動化章一作順愛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字學焉此下一有字曰有不善曰不善此下一有字樂章云優柔平中平一作乎輕生敗倫一作常倫亦作理聖學章云請問焉一作問顏子章云獨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齊一作消過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過焉一作則其三條九江本誤而此本爲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字下一有生字誠章云誠斯立焉立字下一有生字家人睽復無妄卦云誠心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心誤作且。凡十有九條。

周子抄釋卷之二 外篇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拙賦第一

或謂予曰。人謂予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弛。上安下順。風清弊絕。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於先師兗國公顏子。爰以遷怖廟學成。恭怖釋菜於先師兗國公顏子。爰以遷怖廟學成。恭怖釋菜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容性通敏。實疑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薦。從祀配神。釋、配獨稱顏子。則周子學行為人。可想見矣。

吉州彭推官詩序第五

惇實歷初為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憂徹。承乏袁州慮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閒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其句字。信乎能觀天巧而脗夾人口矣。我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髙所誦之詩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為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屋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為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泝流赴局。通漁州。越三舍。接巴川境。聞有溫泉佛寺。艤舟游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於轉運公。公復誓重謝。且曰。顧剡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釋、序止詳歷履。而不言其詩美何似。可知其善矣。

簡書第六

上二十六叔書云。惇實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安樂。喜無盜。惇實守官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未間。伏望順時倍加保愛不備。延男惇實狀。拜上。七月六日夜。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　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釋、親此書。振恭和睦之氣。藹然可知。其能復不善之動以為家矣。

養心亭記第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坐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釋、書訣亦尤軌範中之義。若至於無。恐難通行於衆。

邵州遷學釋菜文第四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盡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朝夕目瞻睟容。心慕至德。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衙門左。獄右庾。穢喧歷年。惇頤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顏子等配。

興仲章侄書云、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興叔母、李老、通老、韓姐、善二、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押付仲章、六月十四日、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姐傳語汝與新婦姪女姪兒各計安好、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問、善二與新婦安安、汝切不得來、汝切不得來、周三翁夫婆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也、與傅茂才書云、悼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悼實自春及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即作詩、雅則雅矣、形亦勞瘁、故尚未有意思、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絞紗輕細者、染得好阜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幷買椅蒲綾袴段二箇、附呈煩聒、愧悚愧悚、憂道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瞠懊加愛、加愛、不宣、悼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

與李才元書云、悼實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奈何、孝思奈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謹疏、四月某日、汝南周悼實疏上、

詩絕句第七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閑從方便、乾坤在此開、

退之白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圍衣、

烏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上、笛聲吹老太平歌、

琳宮仝利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徑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劍立蓉峯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戶都無閉、題劍門、

閑有山殿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紅塵白日無閒人、況有魚緋繫此身、闕上羅浮閒送目、題惠州羅浮山、

山盤江上虵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欲想眞風奈何在、偃松喬柏共蕭森、

久抵塵坌樂靜元、佛徼猶乏買山錢、徘徊眞境不能去、且寄蠻房一榻眠、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游赤水縣龍多山、

尋山尋水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閒、此亦有君吾甚樂、

雲樹巖泉共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揖來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詩五七言律第八

劉侯鎭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與學子賢勤讀書、敢爲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一如此、朱顏安在哉、苓詣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龍潤、吟窗瀑瀉清、閒方爲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曉鳴、

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渺覺身輕、

清時望郡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著綵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爲遠者肥、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微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遠屋是芭蕉、一枕高譽園、恰似釣魚船、蓬底睡聽時、雷滾滾、

濂溪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龍扉不相隨、宵爲滑綠重、白髮猶鬌縰、石磯橋晚釣、

老子生來骨性寒、官情不改舊儒酸、停盃厭飲香醪味、舉筋容餐淡菜盤、事定不知筋力倦、宦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任所資鄉閭故舊、

公暇頻陪塵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翳、旌旆仍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沂灘激、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奧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萬安香城寺、別遠守趙公、

雜記第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頤問舉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嘗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釋、周惇頤務內、若孔子并務內忘矣、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棄科舉之業、既然有求道之志、釋、宋之道學自汝南周子始、

河間劉立之敍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釋、周敦頤教人專在性命上理會、

從容不勉、釋、可想見茂叔之爲人、更有甚在著也、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釋、樂在學時猛省、

又曰、明道先生嘗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釋、言人、更有甚在著也、

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途總說話、二年乃

覺悟。釋、說話處卻是力行。然亦有如此太守。亦有知此縣令。

又曰。王君貺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舉卻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釋、兩處還知讓謙。一王君貺見善。還舉舉都忘也。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釋、必力行過。方知此心復如初。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靦顏。亦謂如此。釋、自家意。豈惟靦顏乎。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釋、疑荀子太過。大學中庸亦言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釋、伊川聞語周子者亦深乎。

朱元晦撰行實錄。先生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避厚陵諱。那名。改惇頤。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呂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理。決有冤。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嘗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詣手版。歸

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因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桂州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於是吏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汚善政爲恥也。故大理評事通判虔州。趙公抃帥虔。聞先生名。志鄉閭在曰中也。蘇公一公與之同時守郡。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名。志鄉閭在曰中也。蘇公一公與之同時守郡。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釋、久宦未力不能返。可知其爲政矣。

那恕和叔被遇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釋、雖那亦推信云。

王荊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過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釋、周子孟軻心也。

南豐潘興嗣墓誌銘曰。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贈虞部郎中。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仕贈尚書屯田郎中。贈太子中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冤從。清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譖先生。趙公抃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愧其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因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桂州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於是吏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汚善政爲恥也。故大理評事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愧其

南豐潘興嗣墓誌銘曰。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贈虞部郎中。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仕贈尚書屯田郎中。贈太子中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冤從。清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譖先生。趙公抃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愧其

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因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桂州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於是吏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汚善政爲恥也。故大理評事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愧其

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因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桂州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於是吏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汚善政爲恥也。故大理評事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愧其

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厚。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甚辛。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簏。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湓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嘗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東髮爲舉。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性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浦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養貴於中。貴於自則。譖譖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

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厚。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甚辛。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簏。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湓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嘗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東髮爲舉。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性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浦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養貴於中。貴於自則。譖譖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

獄，時已號爲通儒。先生遇之，異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疑食。先生自少信好古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止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喪，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宜而歸，妻子鑿粥不給，嘿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出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興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知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悽鰥，短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釋、行實又收黃庭堅語，並謂周子在廬阜時與其游平，然黃亦知茂叔矣。）

周子抄釋卷之三　附錄

宋史道學本傳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黌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益復載之閒，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書，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惇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

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頗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亦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倣張栻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珦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遽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腦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點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逮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鄭獬以惇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嶮巇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拜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鰥，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吾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緣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如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淳、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先生墓碣銘 大字嘉祐本 小字蒲宗孟本

蒲宗孟

始予有女弟明爽端淑，欲求配而未之得。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月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眞晉妹之敏也。明年，以吾妹歸之。周君世爲營道人，始名 光宗御諱 賓，遷英宗潛邸，名改 光宗御諱 頤，曾祖從遠，祖智強，皆不仕。父輔成，智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舟鄭氏，仙居縣太君。君少孤，養於舅家鄭，舅爲龍圖閣學士，以恩補君試將作監主簿。自其嗣時，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必有能名。初從吏部調洪州分寧主簿，未幾，放仕而遂行其志。尋改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州郴縣令，又爲桂陽令，分寧有獄不決，君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君爭不勝，投其司理參軍告身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轉運使感悟，囚卒得不死。自桂陽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之南昌，南昌人見君來，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君益思以奇自名，屬蔡剪弊，富家大姓，黠胥惡少，惴惴懷奸，挾刀鋒芒，落手無跡。恐不獨以得罪於君爲發，而又以汙善政爲恥也。江之南九十餘邑，如君比者無二三。改太子中舍，餘皆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一郡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今資政殿學士趙公爲使者，小人陰中君，趙公惑比去，尚疑君有過。嘉祐中，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守虔，熟試君所爲，執君手曰：疑失君矣。今日適知周茂叔也。英宗登極，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虔大火，焚其州。改通判永州，轉比部員外郎。今上即位，遷駕部員外郎，熙寧元年，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以朝廷職等見用，奮發感厲，不憚出入之勤，蠻毒之俟，雖荒僻絕島，人跡所不至，必躬往一輪，若左丞者，設易賢之言，處若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置措未及盡其所爲，而君已病矣。病且劇，三字元在上，其母本舟，求南康以歸，堅金陵無復忌憚之心，勝自欺之否？誣先生於無從究詰之地，其爲毀譽求合，罔世準道，又罪浮於臧倉者也。因辨識末以質於當世君子。又二年五月，既望，後學金華何子舉撰并書，建安翁甫題額。

先生事狀

朱熹

先生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貞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川蔥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會合州判官廳公事，通判虔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敬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權發遣郴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敬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潦，壞其先墓，遂來南康，卜其地，既葬，上其事，詔賜茂叔錢貸而仕，仕而有所不便，亦大暨嘗見於人，人亦頗知之也。於其死，皆深悲之，故想像其平生，而爲其所好以寄之銘云。來求銘，三字據潘本補銘曰：廬山之下，湓溪之上，有賢有賢，自遠而至，既得其所，而安而樂，既樂而休，以沒以葬，明溢浦之風兮，朝而清，翁牖飄飄兮何所，無聲杳乎欲訴而莫聞，浩乎欲忘而難平，山頭水涯兮，生既不得以自足，死而葬乎其間兮，又安知其不爲清風白月，往來於深林幽谷，皎皎而洽洽也，形骸兮歸此，通所銘兮攸安攸寧。

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吏相告語。莫逵教命。蓋不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處諸朝。又周其乏困。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領裘。不憚出入之勤。撓濁之使。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甚措。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止一弊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喪。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盧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撫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生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當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知於取名。而樂於求志。溥於撥煩。而厚於得民。莫於奉身。而燕及惸釐。短於希世。而尙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吏相告語莫逵教命蓋不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處諸朝又周其乏困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領裘不憚出入之勤撓濁之使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甚措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止一弊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喪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盧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撫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生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當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知於取名而樂於求志溥於撥煩而厚於得民莫於奉身而燕及惸釐短於希世而尙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轉載節錄、論略、及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爲此事狀。）

濂溪先生行錄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官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汙善政爲恥也。改太子中舍。人爲言。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淸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踈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尙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郴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櫛風之役。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因請兩廣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淸泉社婁陸氏。封綏寧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淸縣君。子壽、孫。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

二程子抄釋序

二程夫子。明斯道於宋室盛時。其言行多發孔孟之蘊。人若有良心未死者。讀之未嘗不忘寢食也。枘年十七八時。嘗夢明道及呂東萊、立溼野草堂之上。而枘升階質疑。聆其語論。雖夢中亦豁然。以爲東萊遠不及也。以後動靜起居。時復思見。但愧恨末學。實未有所得耳。既舉後。得企嘗於安陽崔子鍾氏。每諷誦之。益不能釋手。但解說六經四書之語。與門弟子問答行事之言。統爲一書。則浩大繁博。初學觀覽。不無難顏。暇嘗抄出心所好者。集爲八卷。凡二十九篇。稍釋其下。以備遺亡。而於詩文亦抄出數篇。以爲外卷。巡按潛江初公見之。命刻諸解梁書院。而以其贖罪金紙作工食費。則斯抄釋其是也。枘何敢隱。其非也。神又何敢以掩哉。始學之士。當因是而求二夫子之志。以遡孔孟之道。則亦其有小補乎。其傳是舊之門人姓氏名地。亦敍列諸後。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後學高陵呂枘序。

門人姓氏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　尹焞、字彥明。洛陽人。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先學於橫渠。劉絢、字質夫。稼氏人。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
劉安節、字元承、溫州人。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
唐棣、字彥思、毗陵人。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
呂希哲、字原明、洛陽人。
鄒柄、字德久、毗陵人。
鮑若雨、字汝霖、一字商霖、永嘉人。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
馮理、字聖先、汝川人。
時紫芝。
陳經邦、字貴發、永嘉人。
李朴、字先之、韶上人。
邢恕、字和叔、洛陽人。
張閎中、
潘夏、字子文。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先學於橫渠。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
楊迪、字遵道、延平人、中立之子。
呂大鈞、字和叔、藍田人、先學於橫渠。
呂大忠、字晉伯、藍田人、先學於橫渠。
暢大隱、字潛道、洛陽人。
胡安國、字康侯、建之崇安人。
孟厚、字敦夫、洛陽人。
王蘋、字信伯、福清人。
陳淵、字幾叟、延平人。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人。
劉立之、字宗禮、河間人。
陳經正、字貴一、永嘉人。
李處遯、字嘉仲、洛陽人。
郭忠孝、字立之、洛陽人。
林大節、
謝天申、字用休。

二程子抄釋卷之一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李顒傳第一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初、所以能使如初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蒲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釋、疑此見人哇之說、孔子之道、欲以不言而見、佛氏之幻妄、則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也、）

蘇季明侍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有定則心不外馳矣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頭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邊遶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俙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是也有道者亦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葬祭蓋無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仁義易立仁義之說言約理明說可折其私也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彼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歸自己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論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弊或本只以利心得之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惑之瀰漫浩天其害無涯

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著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剃服而終是誠無一箇達者禪者曰此逆也何不論其心曰心逆一也豈有逆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游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釋、此知天立命之意也佛氏不知天安能立命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釋、用法只是有政者皆合己之人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嘗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小事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不繫今與後己與人釋、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以造至誠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釋、驕人非善學問也

安於貧賤樂於道義性成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釋、須知死生之有定則心不外馳矣

學者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釋、此非欲其學問也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誠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釋、君子本安於義義安於禮禮安於敬敬安於誠誠安於不息以造至誠也

孟子弟之輕俊者教以經學念曾不得令作文字釋、經學念曾則輕俊者自減傷義文字便長傲惰矣

子弟凡百玩好皆能奪志至於書札於惰者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戎顏柳棋誠爲好人則有之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釋、通與師禮之言・亦可以化介甫而雖後氣象・然面不化・其下愚也・）什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釋、子弟初有識・若知先立乎其大・則其餘他好能換矣・）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釋、就與師禮之言・亦可以化介甫之自是・然面不化・其下愚也・）

簡言趙禪客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釋、臨政當亦有心・是故親而體認不欲登庸・疎而預護則欲驰生也・）（釋、不宜用恕處・）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嘗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釋、此之謂易簡理得・）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窮得理則性命亦可了（釋、此知旨・故不行與不知・若曰先知而後行・等到幾時行也・則其知如後世博洽之類矣・）（釋、此知行兼進之易簡理得・）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釋、就正人亦是・）

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釋、要見孔顏所樂・只看常人所愛・）

不知與當知異當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懲獨田夫色動提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眞知眞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眞知若眞知決不爲矣（釋、格物者至於物也・心與之爲一乃知・）

呂大臨東見錄第二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事做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釋、作用雖有事・心亦是・）

志道纔切問是誠意若道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釋、迫切猶是知正・有緣人意・）

人患乎偏忮者蓋氣不充不索養故也（釋、只在索養・）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釋、理明・已亦可克・）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己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續家之牙家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續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卻須當其禮處則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檃楚將自化矣（釋、通其正路・則邪徑自不開其可美・則可鄙自不肯爲・）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卻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嬌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之人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言亦相類（釋、仁之事猶必周・）（釋、勢統之例猶有連係・）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是以趨道（釋、栽培不深厚・只是不爲己也・）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釋、人若見得訂頑・正如酵而酸後氣象・生意種種漸漸自有・）

嘗嘗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釋、此言可玩繹辨之）

呂大臨東見錄第二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事做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釋、作用雖有事・心亦是・）

志道纔切問是誠意若道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釋、迫切猶是知正・有緣人意・）

人患乎偏忮者蓋氣不充不索養故也（釋、只在索養・）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釋、理明・已亦可克・）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己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續家之牙家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續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卻須當其禮處則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檃楚將自化矣（釋、通其正路・則邪徑自不開其可美・則可鄙自不肯爲・）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卻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嬌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之人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言亦相類（釋、仁之事猶必周・）（釋、勢統之例猶有連係・）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是以趨道（釋、栽培不深厚・只是不爲己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強揣度耳膠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釋、勞統之例猶有連係・）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存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

518

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必奪彼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釋、學者果然識此。當日就到顏子欲罷不能之境。

昔見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性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明。○一本此云。又嘗稱介甫。謂對曰。王安石博學多文。所其有之。守約則未也。安石只是博辯強記而已。其實非謂博學也。使有人只以當時事問之。彼便不知手足無措。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興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釋、聖到無私處。止而化。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皆言劉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釋、此必先有本以主之始可。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明。釋、學到誠平天下。出不過誠意。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之可哉者。皆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之。使足以警衆可也。

釋、必冀有爲國爲民之心。始能如此。是在君相誠敬之耳。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明。○釋、收放心及集義亦可歸。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明。釋、人只有一個己私。既克己。復禮天理自出。文自其中矣。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哀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之。使足以警衆可也。

釋、必冀有爲國爲民之心。始能如此。是在君相誠敬之耳。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明。○釋、收放心及集義亦可歸。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明。釋、人只有一個己私。既克己。復禮天理自出。文自其中矣。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哀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之。使足以警衆可也。

釋、必冀有爲國爲民之心。始能如此。是在君相誠敬之耳。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釋、此以友輔仁之義。

君實皆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那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卻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也。

諸本無此八字。○釋、此知止而後有定之意。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涅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被佞人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釋、心無所定見者易惑。故不畏巧言令色。只是一箇能者而止。

以舊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雖言多。其實不盡。

釋、此經師不及人師之急。

觀秦中氣脈。邊事所因。累歲不稔。昨來饑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十人相藉。治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途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脈。故生是人。至興皇有許多氣脈。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若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道之深。所見如是。

釋、言心聲也。故聞其言。知其心。總和風甘雨之象。便知天地之德。

所見所則。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是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釋、量力有漸。從容已道作。

某接人多矣。不難者三人。張子厚、郁堯夫、司馬君實。

釋、皆如其誠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釋、盡物理則盡心。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一。

時本注云。心猶見聞。不必於性。○釋、體即心也。能會體即心大矣。

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一作者。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

行體不可全泥古。須視當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釋、此極是一貫之道。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釋、下學處便是上達。更別無上也。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釋、嫂叔無服。是疎兄弟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釋、或斷也。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釋、禮行處敬自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釋、此以友輔仁之義。

君實皆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那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卻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也。

諸本無此八字。○釋、此知止而後有定之意。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涅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被佞人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釋、心無所定見者易惑。故不畏巧言令色。只是一箇能者而止。

以舊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雖言多。其實不盡。

釋、此經師不及人師之急。

觀秦中氣脈。邊事所因。累歲不稔。昨來饑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十人相藉治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途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脈。故生是人。至興皇有許多氣脈。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若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道之深。所見如是。

釋、言心聲也。故聞其言。知其心。總和風甘雨之象。便知天地之德。

所見所則。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是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釋、量力有漸。從容已道作。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皆有一般。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釋、回頭後錯者。如陷流俗也。）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卻於何處有事。（釋、若無所事。便是失心人。）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釋、謂君實堯夫非學。恐大過。但學非聖人耳。）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卻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特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卻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釋、二日克己復禮。顏子也。日克己以來復禮。韓持國也。）

游酢、楊時。是舉得鑑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論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釋、學不先立乎其大者。終有差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事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面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當苗之議不行。則決去。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證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孫莘老同得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綠是介父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云。今是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纔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嘗言。世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面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嘗言職者。必以謗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耐。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釋、伯淳分天事。理可以觀仁智矣。）

今日朝廷所以特意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躓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釋、此謂一般居州也。）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象。所惑者鬼神轉化。他總有說。又皆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釋、惟無我者。能知無外。）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象。所惑者鬼神轉化。他總有說。又皆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謂意。（釋、學者知天則不惑。）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皆有一般。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釋、回頭後錯者。如陷流俗也。）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卻於何處有事。（釋、若無所事。便是失心人。）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釋、謂君實堯夫非學。恐大過。但學非聖人耳。）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卻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特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卻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釋、二日克己復禮。顏子也。日克己以來復禮。韓持國也。）

游酢、楊時。是舉得鑑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論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釋、學不先立乎其大者。終有差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事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面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當苗之議不行。則決去。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證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孫莘老同得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綠是介父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云。今是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纔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嘗言。世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面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嘗言職者。必以謗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耐。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釋、伯淳分天事。理可以觀仁智矣。）

今日朝廷所以特意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躓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釋、此謂一般居州也。）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象。所惑者鬼神轉化。他總有說。又皆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謂意。（釋、學者知天則不惑。）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皆何傷。乃知釋氏苦根處者。皆是門私者也。（釋、孔氏無我。統天者我。故其道不相為謀。）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雖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釋、不言而信。雖鬼神可通。況於人乎。）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釋、理欲不並立。此少則彼多。）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己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釋、志立處恰是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己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釋、堯夫狂也。）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腳須得。（釋、人須思如何能大其心方得。）

凡事者。只是始而享者也。此通人物而言。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享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圈定。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

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面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當苗之議不行。則決去。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證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孫莘老同得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綠是介父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云。今是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纔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嘗言。世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面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嘗言職者。必以謗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耐。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釋、伯淳分天事。理可以觀仁智矣。）

今日朝廷所以特意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躓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釋、此謂一般居州也。）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象。所惑者鬼神轉化。他總有說。又皆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謂意。（釋、學者知天則不惑。）

孟子論王道便覺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日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能飽食煖衣而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伺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其開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明是原固如是乎，釋、此言豈惟是我亦是仁，道之祖宗也，原道卻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之意，俱當自起處說起，

聖人之教以所貴舉人，釋氏以所賤舉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未注云，又舉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賤也，故以爲僕隸，釋、僕隸亦有堯舜之道，小錄川流也，

游酢、楊時先知舉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庵則只是敏，須是天祺與景庵相濟，乃爲得中也，釋、切磋琢磨之意，故君子無友則偏，此章，

人之於忠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釋、義命是處，

伯淳言，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使不仁不孝也，釋、西銘是大心之方，

時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其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釋、出是知小序不可改也，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右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釋、孟子說乎聖矣，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遽於興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向劍州楊時，雖不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釋、疑卻是心不定也，

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卻置下害事，釋、才要行己志，便是私便害事，

新進游揚誤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異，故爲舉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賊俗矣，釋、拔乎流俗，亦有見矣，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是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輩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釋、堯夫近乎上知，論多精到，這箇意思，古元來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釋、此堯夫泥耳，然不如叔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徹一作撤，○釋、徹心不在則忘，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而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知意之不可用。

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釋、用意太過反差。）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釋、氣不足而不知自養。是自賊也。知飛昇。亦自賊也。）

徐穉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來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辛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荷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鏖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閒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室之至。則是自相殘也。（晉之一人。）

軀幹極大。一人輕提。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虧辱。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申覆。皆須得道。只閉門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知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元年永洛城事。○釋、用兵惟在得士心。不在多。）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事生不識一字。一日有人取其妻遣之。乃本實死。爲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暨木匠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暨水之妻意。使作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遣之。乃本實死。爲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釋、理起遠即心動。動即理顯。）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當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觀其德量如此。（釋、天祺亦其門下行者乎。）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以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顧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論枷項非也。不已太輕矣。貴貴以其於近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勤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釋、義成即非成。）

冬至一陽生。而每過至後則倍寒。何也。蓋陽消長之際。無彼然斷絕之理。故相接而過。如天將曉。復午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磁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釋、艮爲極處。已含溫意。）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起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離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管。看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實黍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管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篇子篇之。以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只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狹一尺二寸者。古人自有此。（釋、此物不可知之數乎。）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荷堅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多有言者。以主宮女張夫人者。猶上嘗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異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異議。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釋、程子窺見宋室後來削弱之患矣。）

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釋、後來削弱之患矣。）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捨大務小。捨本趨末。有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奈過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滅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難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知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釋、佛孟養氣之說。一名而二義。同行而異情。）

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嚴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遮施之舉者。誰能出其右。始則見一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舉。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釋、孟子正人心。息邪說。）

（釋、此猶不可知之數乎。）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雖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
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釋、才欲同己便非。
今日鬼怪異此。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這決無此理。又言置下藥
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鄒嘉夫。猶不免致疑在
是人爲。須有鞍轡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嘉夫言天
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爲。凡百皆爾。深不然也。釋、此是疏。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溷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
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此爲害者。一箇意
自覺。卽此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若心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
不思這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
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想夫不思慮。更
有兩人爲。欲爲善。如有意以爲之則欲爲不善。又者有意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不必害心疾。其他及卻
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
他疑尚有患。則不善等志於善哉。○釋、必定而后能靜也。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國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
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聽高麗事。歎思之。只
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
箇天地之址。亦至誠有以格他也。釋、此亦宋仁祖之智忍。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
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非徒留老少也。故可
義。故亦可足。釋、古人之用亦有節。
使人謂之陸御史納可。且只是格君心。釋、此與孟子同。若孔子更有法事。
正叔答龔彝說。有五事相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治城郭。
要也。其穴之次。設如算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
子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
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
親屬之義。釋、論葬法。親此爲的。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雖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
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釋、才欲同己便非。
今日鬼怪異此。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這。決無此理。又言置下藥
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鄒嘉夫。猶不免致疑在。
是人爲。須有鞍轡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嘉夫言天
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爲。凡百皆爾。深不然也。釋、此是疏。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溷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
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此爲害者。一箇意
自覺。卽此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若心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
不思這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
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想夫不思慮。更
有兩人爲。欲爲善。如有意以爲之則欲爲不善。又者有意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不必害心疾。其他及卻
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
他疑尚有患。則不善等志於善哉。○釋、必定而后能靜也。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國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
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聽高麗事。歎思之。只
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
箇天地之址。亦至誠有以格他也。釋、此亦宋仁祖之智忍。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
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非徒留老少也。故可
義。故亦可足。釋、古人之用亦有節。
使人謂之陸御史納可。且只是格君心。釋、此與孟子同。若孔子更有法事。
正叔答龔彝說。有五事相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治城郭。
要也。其穴之次。設如算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
子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
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
親屬之義。釋、論葬法。親此爲的。

二程子抄釋卷之二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謝良佐記第三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在精神。（釋、此意須是自己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在精神。眼見。倒此處魚。）

切脈最可體仁。（鄒訓云。微見顏道先生聞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間有此語。○釋、仁意在乎脈中。一脈卽不生矣。）

觀雞雛。此可觀仁。（釋、切脈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卻恐賢問某辛。（釋、須自己親見。庶信。若道不見。亦不信。）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時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釋、聖賢於氣象間便見。此亦是以變之意。）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釋、雖生知者亦要躬歷。）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釋語錄作一策。鄒訓云。舊見顏道先生云。某從洛中舉時。諺古人善行。別作一册。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皆心中不宜容絲髮事。○釋、只主一脈可否爾。）

張子厚、郭忠孝、謝良佐、皆自開大者也。（釋、只是皆學不雜。）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親聞此語。亦謂如此。○釋、蓋學者卽物皆新。）

張子厚聞生處子。喜甚。見餓學者。食便不美。（釋、仁義根於心者自別耳。）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釋、豈惟寫字時要敬乎。）

口將言而嚅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指輔於頰。）

須是聽其言也厲。（釋、引詞柄非。）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舍下一有柔字。不然。好色樂善親仁友益之言非矣。）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釋、豈惟寫字時要敬乎。）

口將言而嚅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指輔於頰。）

須是就事上學。益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知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釋、行處方見知不知。故學貴眞知。）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難。（釋、聖道大。不可名也。）

泰山爲高矣。然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釋、語通高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下去堂下。則卻辨不得。（釋、學要識切始得。以上明道語。）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釋、學要識切始得。以上明道語。）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釋、謂衆惡難。亦要經歷。）

須是就事上學。益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知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釋、行處方見知不知。故學貴眞知。）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難。（釋、聖道大。不可名也。）

泰山爲高矣。然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釋、語通高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下去堂下。則卻辨不得。（釋、學要識切始得。以上明道語。）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釋、學要識切始得。以上明道語。）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釋、謂衆惡難。亦要經歷。）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親聞此語。亦謂如此。○釋、蓋學者卽物皆新。）

張子厚聞生處子。喜甚。見餓學者。食便不美。（釋、仁義根於心者自別耳。）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釋、豈惟寫字時要敬乎。）

口將言而嚅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指輔於頰。）

須是聽其言也厲。（釋、引詞柄非。）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舍下一有柔字。不然。好色樂善親仁友益之言非矣。）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釋、豈惟寫字時要敬乎。）

口將言而嚅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指輔於頰。）

須是聽其言也厲。（釋、引詞柄非。）

張子厚、郭忠孝、謝良佐、皆自開大者也。（釋、只是皆學不雜。）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卻恐賢問某辛。（釋、須自己親見。庶信。若道不見。亦不信。）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時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釋、聖賢於氣象間便見。此亦是以變之意。）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釋、雖生知者亦要躬歷。）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釋語錄作一策。鄒訓云。舊見顏道先生云。某從洛中舉時。諺古人善行。別作一册。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皆心中不宜容絲髮事。○釋、只主一脈可否爾。）

張子厚、郭忠孝、謝良佐、皆自開大者也。（釋、只是皆學不雜。）

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國一鄉謂之變。（以上伊川語。○釋、道本自然。）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定卻終日不換。（釋、亦如此。）子路亦百世之師。（人皆之以有過則喜。明道語。○釋、只此。其心慥可對青天白日。）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伊川語。○釋、三人仲舒尤近似。毛公次之。雖何足道。）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淳云：子厚卻如此不熟。（釋、熟後無揮筆矣。）或舉伯淳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釋、心病不在外醫。）伊川與君實語，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釋、此極見二兄弟之通泥。）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開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當起乳媼。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釋、理在數，先得理則數不足言。）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釋、皆不可與下篇同科。）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斷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張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釋、此可觀二先生之和介。）

游酢錄第四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得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興成之。（釋、人材者治業之具，師學者成身之本。）行之失其甚於惡，則亦治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釋、棄亂且可救，而況於過與惡乎。）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聖學之道矣。夫子（學、謂道對曰：賜人少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謂道乃止。是戴記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釋、倍此則不必論利也，謂舍他經。）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動情耳。且貨富有命，彼乃明情於此開，多見其不知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其立志不求行，謂道將歸鹽巖。伊川曰：恐不止於大學。）

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釋、佛滅見出佛老之上故不惑。）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嘗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待論。○釋、大路莫如孔氏，佛滅邪徑也。）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來背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曾國背君亦可要矣。（釋、盟在外者，要在我者，故不可。）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豈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戕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昭選本連上二段。）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釋、此與遊有仁心及有仁政者矣。）

君子之過，非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師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放慢而已。語曰：是是非非，執事敬，蹴之爽狀，不可藥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惟是心而成之，則爲基而天下平矣。

鴻道更相數生，皆其贅也。安定以爲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譬無傷也，有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桀漢之良，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說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釋、無鴻道而後無五代之禍，無荀彧而後無曲梁之禍。）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卽勉於莽賢之間，是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釋、子雲未知不求行，道，法言情未也。）

公由非撓以背叛，不以召畔人逆蔡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邊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釋、不必同邊孔子，正欲止亂，必有術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釋、誠在言前，言非不能告他人過也哉。）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焉。蓋窄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哼哼有以手足痿痺之四體不仁，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釋、以四體疾痛喻仁。）

興言甚切。

賢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窮矣。釋、既誠有餘。何須待言。

仲尼第五不知爲何人說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秋殺。蓋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遠如慕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釋、孔、顏、孟、只爭化大之間。顏子微有迹。釋、孔子大顏子小。孟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釋、總是實事亦自然。但有迹耳。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釋、總是實事亦自然。但有迹耳。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釋、識者理之具也。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釋、職分兩字傳注。○釋、君子不恕。尤人者此也。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釋、君子不恕。尤人者此也。

孔子請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釋、孔子此舉。誠臣陳之。恐寒心矣。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釋、私事者公亦是公。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根倦。皆是無誠處。釋、誠則不息。可以透金石。貫鬼神。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亦及孔子。○釋、亦說有未到乎。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釋、人心。萬在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釋、孔孟只是仁換官任。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釋、凡有累者皆私也。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釋、根本是忠信。趨向是道。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者。釋、其中料應近論語。北斯者非王氏語也。

揚子之學。賈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釋、揚亦非識有未到者。

子遷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釋、子產得學之用。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釋、支離是也。爲力行者大不同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毀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釋、聖人雖所欲不踰矩。然點的度量。亦所不免。不然。則毫之文思。堯之欽。皆恰副是人先知。無待於學。遂自蓋百辜。則亦不智之甚矣。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釋、如此方能泛應曲當。

多慮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止。○釋、此致曲之道。

人少長狷急。自道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釋、四五十無閒不足畏。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釋、只是無欲。

八十四翁。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此便是三分損益之法。

明善在明。守義在誠。釋、其功一也。

晉獻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夫。○釋、此自古聖王之制。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釋、總欲不並行。

叔一生不苟。若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釋、聖賢亦自有性生者。幼便不同。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恭。吾豈便隘。

天地同流。釋、與孔子大而化也。

重主道也。主大大得有一作眼。重。應當有主。既堪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官。及其已作主。卽不用汀。釋、當古道也。後用紙牌替。後代用生。

質夫第六不知何人錄。

質夫沛然。擇之茫然。未知所得。季明安。

惟善變道。便是聖人。釋、程子自便欲變通此三字也。與柴愚參魯之意同。

節啫慾。定心氣。卽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釋、觀此便與天地同用。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看一止觀。○釋、艮不消人費力。

人自後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釋、須於偏勝處克治而學。

自幼子常視無所上。便是教以聖人事。釋、引聖人只是重誠。

怒懥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釋、集見性命。忽特見。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此一本連人自後提卓下篇一篇。○釋、此究已復禮之

曾子疾病。只爲以正不虛死。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爲同心。釋、神此一道。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釋、只要心

不遷始也。釋、聖人雖所欲不踰矩。然點的度量。亦所不免。不然。則毫之文思。堯之欽。皆恰副是人先知。無待於學。遂自蓋百辜。則亦不智之甚矣。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

解意一生。便是自棄。釋、心亡也。

天下之心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無害。兌澤有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義。

得以因其進而誅鋤之也。（釋、雖人雖可誅，然必待其時而後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非處者可矣。（釋、地亦移身處父母之地。）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毫髮不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釋、古亦有此，但不似後世多。釋、止可立主。）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釋、古亦有兵，但不似後世多。）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釋、行處無差。）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卻有至憂。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釋、天包乎地。）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釋、不止此已。）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綿蠻序不肯飲食教誨，雖置師內郡，養耕外郡，釋守，釋、釋地自古近邊。）

載之，只見苦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釋、自有詩序，一時並行耳。）

申屠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不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已來用（釋、道法便三七面後臨事。）

得至如德金鼓聲，亦不忘卻自家如何，如荷堅養民，一政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釋、法家事如此，皆自本耳。）

色難，行下，血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深，若前論父母於道，能食志便父母說，卻與此解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食志如竹子大舜可也，竹元是竹子之子，向不能。（釋、色難，疑齊保之意。）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能學也。（釋、知道者深。）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獵自謂第七（不知何人錄。）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後十二年舉進士，在洛，偶一日思之，知此心已不動，故曰未發。後十二年舉進士，在洛，偶一日思之，知此心已不動，故曰未發。）

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悟養，思好，予厚謂此則在學者也。（釋、此不可小知，面可大受之意。）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事，只會使衆有司之所能。（釋、或不能盡，或不肯盡。）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釋、寂而無感，卻動不動。）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釋、心與天同。）

心要在腔子裏。（釋、在腔子與而千里，其思猶未在也。）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可。（一作能謹細行。釋、堯夫近人情。）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釋、有體。）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釋、心密。）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釋、心密。）

只學顏子不武過。（釋、此是孔正學問，但思人不勇，須復仓還後耳。）

邵堯夫猶容中揍開。（釋、亦是近於無欲。）

正叔謂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自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釋、子厚能推原。）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遣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

地有坳垤處不管，只恨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穩，與民無害，就一夫開所爭亦不多，又側陂處山亦不甚之，非若伯淳之盡效於一時。（釋、正當勝郡。）

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質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卷二猶吾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衮分之。以衮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疆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開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應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釋、法待人而舉。法不善，苟因仍而簡，以適於亂，非四法雖百世可行，故孟子注意於此。）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止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聽。人不如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釋、行仁存爭者。）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事合做。（釋、此亦動人心法。）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釋、觀化亦堯夫極言。）

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不見所得。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過江。且焚破其竹棄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桄筏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爲害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質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卷二猶吾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衮分之。以衮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疆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開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應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釋、法待人而舉。法不善，苟因仍而簡，以適於亂，非四法雖百世可行，故孟子注意於此。）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止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聽。人不如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釋、行仁存爭者。）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事合做。（釋、此亦動人心法。）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釋、觀化亦堯夫極言。）

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不見所得。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過江。且焚破其竹棄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桄筏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爲害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質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卷二猶吾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衮分之。以衮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疆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開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應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釋、法待人而舉。法不善，苟因仍而簡，以適於亂，非四法雖百世可行，故孟子注意於此。）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止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聽。人不如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釋、行仁存爭者。）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事合做。（釋、此亦動人心法。）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釋、觀化亦堯夫極言。）

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不見所得。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過江。且焚破其竹棄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桄筏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爲害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質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卷二猶吾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衮分之。以衮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疆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開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應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釋、法待人而舉。法不善，苟因仍而簡，以適於亂，非四法雖百世可行，故孟子注意於此。）

正叔言。井地結髮無養。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向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體義。便當去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俾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釋、作孤借字。）

考、亦見子厚所述。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閉居。與學者講論。資質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設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釋、正叔直道。

二程子抄釋卷之三

明嵩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劉絢錄第九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釋、學力當通諸天地。質諸鬼神。

學要信與熟。釋、懂信則有終。

敬勝百邪。釋、敬最難識。識敬後百邪自退。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釋、篤實而有光輝方大。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釋、治身治世。皆在立志求賢。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設者。皆非自得也。釋、自得者。立盛皆可見。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一作理。也。釋、理欲不並行。皆賢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釋、須知生於死時。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憂。

盛衰消長。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釋、切己虛懷。誠知能通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以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釋、此孔子誡不知而作之者也。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庶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選法平。愼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用一

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釋、告仲弓者。乃爲政之本。編經文者其推也。）

右師訓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也。（釋、功夫長在繼間。）

揚子出處。使人鄙說。孟子必不肯爲揚子。（釋、揚子造其極則老子耳。）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眞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達爲國以禮之道。便卻是這氣象也。（釋、若達則甲兵鼓鼙。皆是一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釋、顏子近乎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純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釋、知著力、知得力、有定向也。）

右戊辰冬見伯淳洛中所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釋、孔氏闢佛老與孟氏闢楊墨同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近鬼。而行事似亦大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甚。人有所不能祭。（釋、此謂的當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言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此惟至明至健者能然。）

伊尹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釋、檀子可與立命矣。）

右於洛中所聞

約問先生相別去來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如處。然只在使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忠信。（釋、此便是、謂誰。）

萬處也。（釋、此前後意。）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益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道也。（釋、此當生爲人之道也。釋己爲人。吳本作指己治人。○釋、此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學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釋、獨處易能明。何之則不已。）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釋、有志者方可教。）

右過汝所聞

志氣之帥。不可小覩。

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藏。○釋、密是用處。）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此務高而已。當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浚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入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釋、人惟實方有立處。方有行處。）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釋、此便是、謂誰。）

伊尹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語得正面鵠。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右戊辰冬見伯淳洛中所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釋、孔氏闢佛老與孟氏闢楊墨同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近鬼。而行事似亦大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甚。人有所不能祭。（釋、有所向。便不合天理人情。）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言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只看如何思慮。安而能慮。亦自好也。）

伊尹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釋、檀子可與立命矣。）

右於洛中所聞

約問先生相別去來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如處。然只在使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忠信。（釋、此便是、謂誰。）

萬處也。（釋、此前後意。）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益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道也。（釋、此當生爲人之道也。釋己爲人。吳本作指己治人。○釋、此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學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釋、下舉卽上論。）若謂旣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旣毉之形。已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發字。）假吸復入。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滿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慤。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一作人之鼾。）於冀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陽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釋、此亦可解輸運之說。）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釋、詩有陟文王詩。烝成王詩。恐兩事也。）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差遂立蔵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著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鄧堯夫立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裏差了歷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自然也。色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盡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盡聲。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卻收以爲來日之影。（鐘鼓皆一萬七千二百十四。疑此記者之誤。○釋、疑夫歷活。）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釋、學可變氣質。）顏孟子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深。（一作粹）近聖人氣象。（釋、亦資之美。）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釋、內直則充塞天地。）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卻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釋、老子小其天而學。）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釋、下學便是上達。）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釋、能此則心有主可以方外。）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作一箇道理求。（釋、凡論造化之道實見神無疑。亦然。）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釋、公而以人體之。恕有生意矣。）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釋、志可帥三軍。）

儒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箇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大道。坦然無囿。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是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遠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釋、論語易之用。其行處也。）

律歷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證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歷之證則是（一作不）。

人生數（一作處。）然有此理。苟無此。卻推不行。（釋、歷之學近在指掌。）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旣屈之氣。復爲方伸

532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絕、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釋、損益盈虛、悔吝生焉、不得已而然也、）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說此、（釋、說意從於說也、）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忠非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雖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一作在）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擁瞿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倘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本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倘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釋、敬有長樣子、只是主一、並活脫不泥也、）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釋、如疾somebody是豬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釋、此數珠念也、不如主一並活脫不泥也、）嚴威嚴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釋、外不嚴則心放、）閑邪則誠自存、

孝之哉、未至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雖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釋、施雙爲我、初亦不甘差、使至無父無君、況初差者乎、）與叔、季明、以思知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邏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釋、有辨論方是學問、）

右入關語錄（伊川語）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

右己巳冬所聞（伊川語、不知何人錄、）

說易第十（伊川語、不知何人錄、）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傳、韓退之猶馳騁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所改者無已、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

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嘗卻已成、今殷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閑過了日月、卻是天地閑一籠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陳長方見伊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釋、此伊川道不行之歎、）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尤切、（釋、此方是要緊處以修身爲本之意、）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整應、到了人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開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補傳（陳長方見伊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釋、此伊川道不行之歎、）

下帷講誦、猶未說此、（釋、說意從於說也、）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忠非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雖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一作在）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倘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本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倘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釋、敬有長樣子、只是主一、並活脫不泥也、）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釋、如疾somebody是豬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釋、此數珠念也、不如主一並活脫不泥也、）嚴威嚴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釋、外不嚴則心放、）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釋、如疾somebody是豬也、）

孝之哉、未至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雖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釋、施雙爲我、初亦不甘差、使至無父無君、況初差者乎、）與叔、季明、以思知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邏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釋、有辨論方是學問、）

右入關語錄（伊川語）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

右己巳冬所聞（伊川語、不知何人錄、）

說易第十（伊川語、不知何人錄、）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傳、韓退之猶馳騁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所改者無已、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掛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蓋不可即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

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釋、卽上惡字。）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可（釋、卽上惡字。）
元良之位。至如唐宗卽位。徧武分明是篡也。（釋、此卽文功篇。）

二程子抄釋卷之四

劉安節手編第十一（伊川語。）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鹿孟熙校刊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釋、此於仁字義尚究。）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埋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旣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釋、舉業。）人法擬差道欲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推恐不歸於令。屈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間。授司理如何。曰。是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釋、官事不合如之何。）

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見一人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眞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腑炎。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則著便有欲嚐腑炎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釋、此等皆釋眞知行未在其中矣。）問學者須志終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己不能之。）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釋、恥不能而拙者終不能。）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緩。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釋、若如何樣子迫切。）問敬這用意否。曰。其始安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妄。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釋、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可觀此心安住處。）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釋、亦須內外兼到。）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閨中。多有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釋、亦須內省不疚自然無愧。）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事。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釋、恥不能而拙者終不能。）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釋、若如何樣子迫切。）問敬這用意否。曰。其始安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妄。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釋、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可觀此心安住處。）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釋、亦須內外兼到。）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閨中。多有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釋、亦須內外兼到。）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釋、因說與長老游山事。釋、原字亦難用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傅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甲。欲今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論語一部。以學習二字爲首。）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疑氣在。則志猶在也。（釋、志帥天地則難。）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維氏。間居中。某容貌必嚴。（子曾親睹此。乃謂容貌嚴矣也。）與叔有惰容。以此觀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釋、申申可。不然難久。）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學之才難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推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疑得氣質。則慮必明。柔必強。蓋大賢已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此才也。（釋、才者不同。大者在道。小者在藝。）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皆未至也。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也。聖人有天地之量。有量者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瓢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有小大。不勉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故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見一人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眞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腑炎。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則著便有欲嚐腑炎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釋、此等皆釋眞知行未在其中矣。）問學者須志終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釋、只非主一必有事焉。）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學之才難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推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疑得氣質。則慮必明。柔必強。蓋大賢已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此才也。（釋、才者不同。大者在道。小者在藝。）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皆未至也。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也。聖人有天地之量。有量者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瓢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有小大。不勉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故有得一瓢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有小大。不勉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釋、因說與長老游山事。釋、原字亦難用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傅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甲。欲今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論語一部。以學習二字爲首。）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疑氣在。則志猶在也。（釋、志帥天地則難。）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維氏。間居中。某容貌必嚴。（子曾親睹此。乃謂容貌嚴矣也。）與叔有惰容。以此觀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釋、申申可。不然難久。）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學之才難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推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疑得氣質。則慮必明。柔必強。蓋大賢已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此才也。（釋、才者不同。大者在道。小者在藝。）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皆未至也。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也。聖人有天地之量。有量者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瓢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有小大。不勉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釋、因說與長老游山事。釋、原字亦難用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傅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甲。欲今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論語一部。以學習二字爲首。）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疑氣在。則志猶在也。（釋、志帥天地則難。）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維氏。間居中。某容貌必嚴。（子曾親睹此。乃謂容貌嚴矣也。）與叔有惰容。以此觀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釋、申申可。不然難久。）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學之才難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推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疑得氣質。則慮必明。柔必強。蓋大賢已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此才也。（釋、才者不同。大者在道。小者在藝。）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皆未至也。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也。聖人有天地之量。有量者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瓢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有小大。不勉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

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遍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亦未得他不是。曰。百家諸子。自衒其說。只爲他說得近。只是說得著。他便追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紙子上。怎生追。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近我有無窮。

福母。懷祖這箇心。怎生生出神明。（釋、說釋氏利心盡明白。）

問四端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之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事也。橫渠道盡言盡醇。自孟子後。儘者都無他見。言有道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橫渠道盡言盡醇。自孟子後。儘者都無他見。（釋、西銘亦庶乎識有德者之言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

無許多光耀也。（釋、孟子說得氣象出來。橫渠說得氣象入去。）

鄒兗大臨終時。只是語盧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嘆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卻道生靈樹頭生。我亦只得依條說。是時諸公都在牀上。我後各欲覆棺城中。（漢大臣死。他在房中便得。今人喚大臣來云。不得遽葬。衆議始定。又問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豈聞得。一人云有病。一云。堯夫曰。有某事。堯夫曰。）

鄒兗大臨終時。只是語盧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嘆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卻道生靈樹頭生。我亦只得依條說。是時諸公都在牀上。我後各欲覆棺城中。（漢大臣死。他在房中便得。今人喚大臣來云。不得遽葬。衆議始定。又問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豈聞得。一人云有病。一云。堯夫曰。有某事。堯夫曰。）

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獨理明自能之。只如鄒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作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病者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一時便思慮與應事皆如此。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便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之好惡。固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各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

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獨理明自能之。只如鄒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作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病者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一時便思慮與應事皆如此。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便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之好惡。固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各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

待於自明。智不是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一事便可見。曰。荊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問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觀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

問荊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荊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裴云。忠不是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是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非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善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問者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

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善惡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鑑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釋、此言性情之理之必。）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可變否。曰。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釋、不肯學處。）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近如地。（釋、解文義底綫先。）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釋、只以心對事。）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釋、取經使多不窮。）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當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釋、不修者一條勿忘勿助長。）

言食無物又養簡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釋、只平日識認如是思量自所爲間斷且懼矣。）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此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語。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語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使不是也。（釋、此對分性才。是知性原於言始之後。甚明白矣。）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矣。則神明自彰矣。問。舜往烈考瞽叟之室。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之至。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釋、有如此言。有如此行。方是真。）

曾子傳聖人道。一作只。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皆不得聖人之道。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以質之魯。非天性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釋、講究・揣摩・學・見・講究多許辛・）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釋、此可觀正叔之行檢。）

問宋襄公不成列如何。曰。此趙也。既與他戰。又卻不成不成列。必待成列。固簡甚麼。（釋、仁人不如是之忠也。）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僧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既入底人。終兩軍相向。其所飲藥。曰不當飲。（釋、疑正。外甚戒慎而內疏和合。恐未盡乎。）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知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問有敵於我師自可見。當湯亦嘗升自陑。隨亦問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遮邏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壅沙囊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釋、欲用兵伐不仁。則雖百計千策皆爲智。）

非。守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堰田陷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從舊路。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釋、道在通宜。）

僕者引導。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盧。曰。所以不修盧者。欲初爲盧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盧。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盧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縱雨而塞前。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釋、不修盧者一條不誠敬必悔也。）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未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固多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固多。

問古者何以不修盧。曰。所以不修盧者。欲初爲盧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盧。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盧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縱雨而塞前。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釋、不修盧者一條不誠敬必悔也。）

思簡曰所爲間駭且懼矣。（釋、此亦當醒法可。）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此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語。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語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使不是也。（釋、文重疊。）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矣。則神明自彰矣。問。舜往烈考瞽叟之室。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之至。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釋、心與誠神相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統。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焉，則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蓋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相戀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國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地之間，莫非陰陽之氣。氣之伸者爲神，氣之屈者爲鬼。一作陰陽之靈也。釋、陰陽亦未必然。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短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釋、換儒亦未必然。

後一作換。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有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過，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凡前史不徒書記事跡，須要識治亂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有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過，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御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若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釋、漢儒如孔顏者固少，如出來雖爲之徒，亦多有之，不但三人。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短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釋、換儒亦未必然。

問、漢儒至有自首不能通一經者也。曰：漢之經術妄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御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若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釋、漢儒如孔顏者固少，如出來雖爲之徒，亦多有之，不但三人。

問、周禮之書，有亂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概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可疑。

問、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固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固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收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與區保完一國，不知不爲。武侯與區保完一國，不知不爲。武侯與區保完一國，不知不爲。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竊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釋、自有聖人以來、便有盜竊天地之機中、）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信否用時還解詩書如鬼谷子真所僞只是猶著雖至誠深行然大抵只是僞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僞張儀說所動（如入魔中說會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楊而不是（楊、如國家雖有道、意皆可無、）足論也（釋、老氏本非僞棄、然才欲無已、便欲有已、終是惑、）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釋、天人一理、至誠則通、）

問人有不善雖遠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則雖遠震懼而死否曰不然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雖遠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壟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釋、自古水旱雷雹蟲害皆可見天人一道、）

如鎖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推鐵無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釋、皆失候也、）

雨水冰上溫而下冷陰結不殺草上冷而下溫（釋、皆失候也、）

問日月有定形還是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釋、父食法亦有理、）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否感得甚氣卽爲露甚氣卽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釋、無星月時亦有露、有星月時亦能霜、）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昔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得顏氏得心遊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財猶皆知報本今十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以於奉生者至於葬新必盡享後方可（德厚則還、必固當謂而處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父子歡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推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釋、此可通行於天下、於吉凶精竹得也、）

祭時誠復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辭章之文也（釋、此事理辭章皆說、若不知、說理亦不明、）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若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憐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好寄梨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拘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當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詩書（斯民子真所僞只是猶著雖至誠深行然大抵只是僞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釋、如國家雖有道、意皆可無、）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變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綵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有時雖假相似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段生意（釋、文亦爲之爭、）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嘗修六禮（冠儀要祭禮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須德去、書者大子頒侯於孟月者、爲節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歐阳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日、）季春者成物之始（一作時、）也祭始祖無干用祀以妣配於廟中正位（祭以一位者、天地同享也、）而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三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皆南面、）而不毀（子孫親盡則遷、）祭統曰昭穆各以其次（昭穆者、父子相繼也、）是也（祭、吉事尚右、）時祭於正寢（今正廳也、）禘祫於廟中（廟者所據又同宅難以獨立也、）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若大夫士則自祖妣爲位、以姑不同堂也、）而同堂（同堂者、父子一人之前、以昭穆爲次、）凡配止一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卽以所生母配、如宗子雖妾所生、）

遷主祭於正寢（今正廳也、）廟中奉者所據又同宅難以獨立也、）家必有廟（古者惟天子諸侯得立廟、士大夫祭於寢、）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若大夫士則自祖妣爲位、以姑不同堂也、）而同堂（同堂者、父子一人之前、以昭穆爲次、）凡配止一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卽以所生母配、如宗子雖妾所生、）且大略如此（且如諸侯則還、必固當謂而處乃合宜、）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卻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案有九奠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晶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按在他器・○釋、若墓祭・灌酒於地亦可・）

或問今拜墳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識貴賤一葬只是藏僧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事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墳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釋、古有祭墓而況於墓乎・）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釋、小人利切）

問、士未仕而服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論・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僭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作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釋、從時與俗乎・）

問臣升君必於堂下子升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與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釋、恩義別視疎・）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甚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卻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書人未必盡得如書工然也卻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今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正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釋、學者若心之外・此亦蒙也・）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盡窮後來達理了雖窮萬亦可通又問如荊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荊公魯年說話煞得後來卻自以為不是晚年盡之雖了（釋、物以身性與之間皆是物・）

問、方之學者為己不知初受心時是要為己是要為人曰須先為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為己（釋、才為己便能及人・人已通・）

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卻（釋・才為己便能及人・人已通・）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乃心正乎曰非是當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

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釋、有二義・一曰先立・二曰後固・）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忿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若如何用當儲貳則儲貳使九四近君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釋、如此看易・則凡事凡物皆可通矣・易只是也・）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更休也・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曰。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釋、易是話法。）

謝師直爲長安簿。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釋、如此看易可使人皆知道矣。）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卻須彌無體。芥子無量。（釋、山中有天亦是常事。不當以須彌芥子論也。）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釋、才與性同出。而才所以載性也。）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正言性之本。（釋、孔子說性與孟子同。）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虛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釋、君實任理。）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先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某據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釋、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意。但程意不止論一治事也。

鄧文學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格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貌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合。若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聘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人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釋、孟子此章之意。）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雖行也。明道曰。秦政之學如提風。及後來遂不可得。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釋、此任其今日後其君綱之意。）

先生云。晉卦國服蕃庶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送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蓋致人如此。（釋、王祥二兵之道如冰淚。）

張載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事辨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載不能答。先生云。只爲正叔一倔強。（釋、此間公捉吐之氣。）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善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持國便服。（釋、程公孫。）

謝某嘗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那邪。）先生答云。族子全然不是。故人亦不敢。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釋、程氏疑爭。）

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釋、程氏自是。）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終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卻未敢信。（此本注。）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釋、疑此與小序不可並。）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撫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糧。戶部索前任腳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腳子。（俗例、初入京皆時用下狀借給料錢。謂朝廷起發。使當路人私肉也。）遂令戶部自計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洛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劵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釋、此便用古今之學。）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尚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范趙問先生。先生曰。某起自草萊。三辭後受命。豈有爲妻來對之理。又問乞恩如何。曰。只爲今士大夫道得乞字慣。又問封父祖。曰。其

御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舟七久從先生。想都無識。後來極狠狠。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知。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釋、先生益心。止知止已。不知總天尤人。只孔氏舉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歲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論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乎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釋、舞一也。只右人如何讀。便分賢愚。）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當時未讀是只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釋、改感。格物便）

文中子本是一腔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釋、迷以告中人以下。心以告中人以上。文中子恐亦有所見云。）

文中子言封禪之書。非古也。其秦漢之後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高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己功德。（釋、漢以後無此也。）文中子續經。甚經。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誥又何足紀。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釋、古謂衰之音。亦入國風。謂代之詠。告世變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乎。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君。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征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親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釋、此義明人心迹矣。若此則孔明于王佐亦未能。）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開闔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卻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安。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箇事。後來與赤松子游。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釋、良、三代之遺智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釋、正緣人心難測。已自未明耳。）

觀柔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

運使不得。錯不錯。來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江南旱時。此月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釋、先生益心。止知止已。不知總天尤人。只孔氏舉也。）

先生在經筵開講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二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產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白潞公。潞公始爲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卻開得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閤中。某須理會。（釋、此豈止折柳之意。可以見先生仁天下之心矣。）

先生在講筵。說論語。衛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卻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御名。先生在講筵。說論語。衛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卻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御名。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匡爲正

陳恢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謀言也。釋、伊川以道自任。不在官。然豈至事若關說。呂汲公以百練道子。子瞻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道某者。以某貨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貨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鼎鼎百練。恐公不能周也。釋、伊川雖一時權語。然甚合自處。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釋、卽視子訂以畢論爲人所拘滯。道不可行也。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發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反其故智。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憂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釋、伊川與武子

謝愔見程子。子圖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邪也。曰。愔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愧。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釋、信及此爲一魂坏。

先生謂嚴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壯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釋、後心之功。可療養身。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烹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烹之猶得半牛之價。復耕貨以買壯者。不烹則廢耕矣。且安得爲粟飼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舊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釋、仁恕者忘自處。

鄧楚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服然釋善。釋、無用之知。正叔不貴心耳。故捷徑。

張子厚能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寒。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庶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煩。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

則不當有五十三煩。五十三龍則不應虛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釋、此子厚以不及伊川之精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洋銅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豈民者。不在公乎。釋、此豈止關異端。

某貨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貨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鼎鼎百練。恐公不能周也。釋、伊川雖一時權語。然甚合自處。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釋、卽視子訂以畢論爲人所拘滯。道不可行也。

韓持國使掾爲亭成。而還已生其謝。蓋掾能植而涖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已。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釋、容此可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發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反其故智。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憂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洋銅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豈民者。不在公乎。釋、此豈止關異端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釋、卽視子訂以畢論爲

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釋、容此可

韓持國使掾爲亭成。而還已生其謝。蓋掾能植而涖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已。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洋銅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豈民者。不在公乎。釋、此豈止關異端

某貨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貨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鼎鼎百練。恐公不能周也。釋、伊川雖一時權語。然甚合自處。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釋、卽視子訂以畢論爲人所拘滯。道不可行也。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發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反其故智。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憂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

謝愔見程子。子圖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邪也。曰。愔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愧。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釋、信及此爲一魂坏。

先生謂嚴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壯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釋、後心之功。可療養身。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烹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烹之猶得半牛之價。復耕貨以買壯者。不烹則廢耕矣。且安得爲粟飼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舊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釋、仁恕者忘自處。

鄧楚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服然釋善。釋、無用之知。正叔不貴心耳。故捷徑。

張子厚能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寒。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庶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煩。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

命者、造化之謂也。釋、只看如何窮理。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築斷不能無是心以生。但殺賊之以滅天耳。

始則不知愛物。做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釋、其要只在所養。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覩。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知其瑾如備之過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懷也。釋、當時人情時事、又不知如何。

宮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分遺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釋、納券近直。陶而無請近厚。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殿門。而子卒。作戒人仍戒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當隨忠趾。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釋、戒忠孝視疾之旨。便是不致奠。

二程子抄釋卷之六

唐棣編第十五　伊川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釋、讀大學格物。其下七者皆不雜矣。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彝鼎以養其鼻。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養心。又不知求。釋、知知義理養心。則耳目四體亦可養。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本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斋卦。小畜卦。作漸風天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釋、謂天命。字用休。溫州人。○釋、古人一拜如此重。安可詔後。

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鹓孟熙校刊

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釋、謂書不在玄多。在體認。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釋、承得顏子不改其樂處。則驕吝自化。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莊嶽所與莊上。當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釋、此聖學之心也。

思叔告先生曰。前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日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卻不問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令甫無緣得他悉悟。亦曾說令甫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燭火之不炤。哲是意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者。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令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其說什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瑾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瑾卻未見其已。○釋、又使瑾、字節次。臣子之道。故願盡之。誠也。其必若可想也。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夷。釋、春秋書札。逃楚人也。楚夷而其不得公子也。其使得錄名耳。札邪亦近叔齊。齋立則善。伯温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皆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爲君也。

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卻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釋、須高明看出。

在蔡時。曾說與温公云。范純夫在蔡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蔡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潤之氣。純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遂除侍講。釋、如此擇蓄官便有大效。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皆蕭草木。山上蕃得許多。

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釋、須限田，廣口分世業法，亦古意。）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能侯置守是也。（釋、法繩人情及世變而立，但當徐古則無弊。）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移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釋、此三事人固必至，大者，其他可知矣。）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釋、古者繼之以一月，卻大近乎。）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盛天下開人。曰：某做不得開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釋、謂伯固中忙。）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釋、作一條貫看。）僧曰：曉之。曰：何處是曉之處。僧曰：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釋、此乃促僧也。）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也，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爲問，孔子以堅白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匏瓜爲對，蓋匏瓜繫而不食者，匏瓜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釋、匏瓜繫而不食者，匏瓜最可觀。）范公甫將赴河南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庶狄仁傑廢江浙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釋、社稷爲土地之神，論之也，據城隍面言，古人祭門行而況此乎。）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然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釋、虛費女曠歲。）

周伯温見先生，先生曰：從來疑有所得否。曰：某者要自得。六經浩瀚，何從得之。或問季路、冉求，猶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日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卻弒父與君，皆當爲之。（釋、當時由求亦大難。）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憮然相從，無有

先生指庭下槐樹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槐樹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

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釋、性本同善、要人指點徹說切）

鄒柄本第十七伊川語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釋、此序煩言之可知其雜設也）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釋、君臣名有體）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孔子曰枉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釋、此慾非論大體語）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釋、當時劉琮亦有道義可取而不從、取之可也）故曰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欲曰思而已矣（釋、下學即上達、通塞、惟是窒絕知化、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釋、極與功名皆在對、他是窒絕知化、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釋、此外者、故有害）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釋、君臣名有體）

孔子曰枉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曰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昔子之省窒欲之道也（釋、學問根源只在窒欲）學莫貴於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釋、詳略不止口說容貌、必如正叔去可）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釋、心在於文、久亦精深、如金丹法也）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釋、四端以信而行）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釋、孔子世family、亦有不同）

暢大隱本第十八伊川語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釋、此言不極大道學、此恐非論大學語）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程頤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脈而依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釋、所見參差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釋、德性則渾然）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

或罪見聞（但不特指耳、故曾子亦思見聞）

生曰此乃善喻也（釋、性本同善、要人指點徹說切）

也。（釋、中人被化也。則多變耳。）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愼。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釋、得師不信亦難。）

盛德者言使。文盛者言亦使。（釋、使一也。但不同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釋、外者非內也。後者非先也。）

學以知爲本。取友矣之行次之。言次之。（釋、此中庸思知人知天之序。行次非次。）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釋、仁誠矣。）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釋、此小大小內外之效也。）

白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釋、未之思耳。）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雖疑則己德內損。人欲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釋、疑人者疑己也。）

二程子抄釋卷之七

朱光庭錄第十九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鹹孟熙校刊

性靜者可以爲學。（釋、性動者皆知者必能盡。）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其所有。（淳。○釋、能有爲而後。）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淳。○釋、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得而自驗。）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淳。○釋、心得而自驗。）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釋、默識亦深。程子右之。）

學始於不欺闇室。（釋、過此理然行矣。）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釋、始學亦難免解釋。）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釋、不定亦係未勇。若到仁後。更何消言把捉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蹉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釋、習熟自化。）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暗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東向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姑姊生無共坐也。姑姊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牛前行第或衙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生則。荐酒四時。春以羔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必用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并之。或祖墓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飯食則稱家有無。祭器牢盛皆不可缺。但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僕奴婆。皆不可使褻面近也。（釋、此禮從近人情。與下太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豈不可耶。）

凡欲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入君多言南。南因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釋、自然之義。）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伯淳。○釋、惟不可尤人方知天。）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伯淳。○釋、惟此忠信爲本。）

荀子曰。食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故荀子不知誠。（釋、誠有二用。荀言亦可取。）

陳瀾拾遺第二十

孔子生而知之者。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釋、孔子實如此。用來非中爲教人。）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釋、矢作誓解是。）

李參錄第二十一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釋、惟篤實能修人心。即此是學。）

賈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釋、佛之盡心知性。與聖人畫小也。）

馮理拾遺第二十二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雨雹。而云雨雹。不云震電。而云震電。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盡人事。如郗惠孝面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釋、漢儒亦有大意在。但指歸太過、致人不信耳。）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蹉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釋、習熟自化。）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兒子。若減一隻腳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腳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釋、後世於易上減

伸玄・或論卦者・則於易之義恐未得也・易只是行此四德・

月令惟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

王親長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釋、看月令如此・易卦・隨事立文耳・但學者須要識大意耳・

儒者只合言人非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釋、人事盡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羅從彥拾遺第二十三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伊川・釋、恐論語亦皆有二子所記・而其門人筆之耳・

漢以降・神禪之始也・既漢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憮足・觀言得祭之井竈也・不知者・孟獲舉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釋、此段明白・

胡安國家本第二十四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思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怨乎・釋、不如此・恐思怨字・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甚難也・釋、牽・拘繫也・

思慮不得至於苦・釋、苦・力也・則不能自得・

人之多聞識・卻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釋、有切用義・所謂學要博識・方可是正義耳・

爲天下安可未近效・才計較・利害便不是・釋、非心有方能爾・

程子與侯仲良・品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舊人・程子曰・作新人才・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論事致他們之才・若可用・且人豈有甘爲小人・雀君相變化如何耳・

自做・未必不勝如昔・晉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釋、此必有疑・○釋、此必有錯抄脫誤・恐未能盡耳・

伊川在經筵・因上巳・賜上盥漱噴水・避壞・御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釋、此正孟子意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留人於墓・釋、風動竹者・自然也・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形諸中・須如風動竹・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爲忠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釋、二字疑衍・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釋、道本易簡・聞之雖夕死可矣・篤志力行・恐未能耳・

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使之・在人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與爲善・釋、性才皆出於天・其氣同也・

游酢拾遺第二十五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伊川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郯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耳・釋、樂道未之識・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是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釋、別有所樂・富貴換不得也・

問・佛氏殺生之說如何・曰・儻者有幸說・一說天生物・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蟻蟲而生邪・一說

禽戰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倘先見一端不忍。後去類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仰川。○釋、力能勝之謂殺。蝮蛇人則殺之。乃法之正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釋、所謂不孤。不必此論。只天下皆仁便是。）

王弼春秋錄第二十六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釋、詩書易皆前聖言。春秋夫子自作。卻討書易之用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焉。但因麟而發耳。麟不生。春秋亦須作也。（釋、春秋以獲麟絕筆。故得無意。可知其志之所始矣。）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停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釋、革命在人心上看。）

建陽大全集拾遺第二十七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憂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釋、此便是七情之正。）

荀卿才高學隘。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傳子內。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言。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空竭無禀可乎。陸可也。仕不可也。（釋、荀失於書。揚失於行。其過均乎。）

揚子之學。比之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釋、此言是以聖作文者之弊。故文勝則道微。）

游酢於西銘論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道一作到。○見祖悟。）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釋、終同日。後同。）

子夏易傳非卜商作。必非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釋、恐一見亦不可小看。）

易因爻象論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釋、易皆據德行而發。長行。故處爲爻象。深處爲神。）

大抵非周公不能定。隨時損益。皆不出周公之規模。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釋、洪範亦然。）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體得之。（釋、據此可以修己。可以觀人。）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釋、熟玩氣象。但於自己動處

上用功夫。）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統到上面也。（釋、二子通悟。）

君實近年病漸較輕。放得下也。（釋、此見能用人也。）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危而不可無忠臣之義。背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釋、此大意。）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釋、薛公據當時事勢言。）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釋、有如是紐。）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釋、寔忠遠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誣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卻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釋、道理大綱。不然。皆前面已。）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聳動。敬而遠之。（釋、此見宋儒不及於古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橋。頃在蜀。與二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強乘騎。不可。詰其故。曰。未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毋畜某名。請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閭人游。名節客。當時竟不乘。恐亦不留名。（釋、此亦水境。）

村酒肆。要之盜來麥聚閭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釋、此亦極有驗。）

汝之多搜。以地氣樂濕。客有人以器維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腳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瘦。治之術。於中間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釋、疑有脫字。）

酒是穀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飲食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神可怪。（釋、只酒後把持。但臨時志能帥氣。）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是偏他。良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古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已子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畏。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釋、此亦仁術。）

今人居殺戒中。卻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卻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釋、如是則知天地日月。）

凡人有一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金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益。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卻與張齊賢爭婁二妻。爲

其有十萬貫索也。王商亦有德行。仁宗待祁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遇端公徒得作三路轉使。及王隨晉宰。中大曰。何不如此。先生笑然曰。各中其分。（釋、謂此信問錄事不知字。）動又干他身分甚事。（釋、干猶涉也。）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落。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卻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解脫。（釋、此卽所謂不知字。）

周茂叔論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釋、艮卦九成山切。止舉本旨亦疑。）時紫芝集徽言第二十八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恩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釋、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於義亦當未安。）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且保之。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豈不中乎。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此事類。觸而長之。（釋、觸而長之猶言推廣之也。）都。一日差干裏爲仗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械延其甚。（釋、械延猶言拖延。）其意民能言。卻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釋、察猶言知也。）

學者今日無可添。性安可減。添盡使無事。（釋、添盡猶言忘盡。）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釋、言忠恕不可離。）

尹子曰。伊川先生答書中。論乃孔門傳授心法。（釋、大學亦言心法。）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釋、言四方。）

爲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釋、謂學者平日心定。）

王道與儒道同。皆貫通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釋、謂所學者王道。）

或問劉氏曰。湊使之凶。始來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釋、言屈己以待人。）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釋、文未也。）

李朴字先之。尚教先生。曰。當食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食浩然之氣者也。（釋、能行而論其亦有病。）

子前尹焞魯。張繹後。後恐他日過之。（釋、尹張繹後世稱。）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淸下頓遣。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知字。先生笑然曰。各中其分。（釋、謂此信問錄事。）

王信伯問。舉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言。但信取理。（釋、程子以理自盟矣。）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楠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問其姊夫居則矣之爻。易傳曰。聞之成都縣者。（釋、所聞未詳。）卽朝廷授前定。夫以正言。蘇有聲。沮止。毀及伊川。李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北門者無不虛也。（釋、起人敬亦非細事。）

朱公掞以疎官居。過洛見伊川。論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門道謂之曰。此人發切問近思之學。（釋、程子道亦以邇公掞耳。）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景高必自下。（釋、此卽揠進退人物之方。）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途致幷腹腫背。（釋、此卽揠進退人物之方。）

冷。故未三日而斂。嘗有殺之之理。（釋、據此則三日小斂也宜。）

學者要先會疑。（釋、疑便可明。）

尤延之問天子之吏也。嘗帝正月朔。（釋、帝正月擬至正月乎。未必然。）

范元夫經延坐睡。先生語人曰。元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吏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尹子曰。伊川先生答書中。論乃孔門傳授心法。（釋、大學亦言心法。）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釋、言四方。）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卻天地間智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他。公無餒乎。（釋、此卽所謂不知字。）

王道與儒道同。皆貫通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釋、謂所學者王道。）

或問劉氏曰。湊使之凶。始來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釋、言屈己以待人。）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釋、文未也。）

李朴字先之。尚教先生。曰。當食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食浩然之氣者也。（釋、能行而論其亦有病。）

子前尹焞魯。張繹後。後恐他日過之。（釋、尹張繹後世稱。）

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淸下頓遣。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知字。先生笑然曰。各中其分。（釋、謂此信問錄事。）

王信伯問。舉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言。但信取理。（釋、程子以理自盟矣。）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楠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問其姊夫居則矣之爻。易傳曰。聞之成都縣者。（釋、所聞未詳。）卽朝廷授前定。夫以正言。蘇有聲。沮止。毀及伊川。李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北門者無不虛也。（釋、起人敬亦非細事。）

朱公掞以疎官居。過洛見伊川。論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門道謂之曰。此人發切問近思之學。（釋、程子道亦以邇公掞耳。）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景高必自下。（釋、此卽揠進退人物之方。）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途致幷腹腫背。（釋、此卽揠進退人物之方。）

冷。故未三日而斂。嘗有殺之之理。（釋、據此則三日小斂也宜。）

學者要先會疑。（釋、疑便可明。）

尤延之問天子之吏也。嘗帝正月朔。（釋、帝正月擬至正月乎。未必然。）

范元夫經延坐睡。先生語人曰。元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吏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尹子曰。伊川先生答書中。論乃孔門傳授心法。（釋、大學亦言心法。）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釋、言四方。）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卻天地間智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他。公無餒乎。（釋、此卽所謂不知字。）

尹子曰、鄒堯夫家以喪訃聞、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顯已得堯夫意、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釋、步庭中月而始悟堯夫、堯夫亦可謂有所得乎、）吾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顯兄弟有同處、則可、（釋、叔此言太過、蓋從游程門後學、不若伊川若平、）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祕閣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爲處弔不同、二蘇慨然而反、曰、屢糟啟竇、叔孫通也、（旨其由野、）自是時時譏伊川、他日、伯淳爲子言、見茗史王荊臣、字彥輔、（釋、案此喫飯似可觀、）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臨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獨完、（釋、此可謂吃淳夫矣、）

摛藻學堂雙牖右、嘗訂頑、左嘗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釋、亦以自訂、）

二程子抄釋卷之八

傳聞雜記第二十九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御史侔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爲子言、見茗史王荊臣、字彥輔、（釋、案此喫飯似可觀、）

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職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釋、此亦互相顧護之意、）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釋、此見二子之不分、）

謝顯道、嘗言周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嘗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或云建中間、○釋、謝能信其師矣、）

司馬溫公薨、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後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諫臣、不得不退、處（釋、此明道仁厚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又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豳、雅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釋、此齊一變至魯之意、）

范溫讀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疏地、滿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釋、繹子可謂知思叔矣、）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臨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獨完、（釋、此可謂吃淳夫矣、）

摛藻學堂雙牖、右嘗訂頑、左嘗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釋、亦以自訂、）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曾田家詩二首於殿壁書云云進說甚多（釋、此移於講部門楷。）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說二十八日移講崇政殿說畢（釋、恐倒乙。）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迴英閣頤子敦封殿以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暨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說小臣坐殿上遠咸造勿變之義持國徽仲進呈令修迴英閣多設軒窗已得旨面呂公方入令修延羲閣簾內云此待別擘畫省知何所也（釋、豈恐主上不可易回。頤子教以御史面折介甫彼責介甫性狠恨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下益深使衆君子來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釋、此條移於講部門楷。）

十五日丙申迴英進講迴英新修殿御座比舊迴後寬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窗前簾設青幕障日殊覺涼爽（右范太史日記。）

先生離京台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多蟲毒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敢因貧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未給事與范太史帖。）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佑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鄧伯溫曰元祐后之賢但不合以叔嫂之義處之耳（右七事見鄧氏本見錄。○釋、此條是制情之方。特恐之異也。）

其妻父母不使出子不宜其妻父母之喪方是萬事我子行夫婦之命始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矣（釋、此條自溫序。）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遣韶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權來舉哀府官以檄來舉哀府官既祭而留伯淳爲汝州酒官以權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右七事見鄧氏本見錄。○釋、此條是制情之方。特恐之異也。）

陳瓘自貶所還過南康見伯淳伯淳問曰外間道在預否瓘不敢言伯淳曰楊君無咎明道在預昌先生尋薨門人皆散歸惟楊君無咎侍喪左右伯淳曰楊君最宜得客易及歸送之出門而別（釋、此條自溫序。）

陳瓘自貶所還過南康見伯淳伯淳問曰外間道在預否瓘不敢言伯淳曰楊君無咎明道在預昌先生尋薨門人皆散歸惟楊君無咎侍喪左右伯淳曰楊君最宜得客易及歸送之出門而別（釋、此條自溫序。）

明道先生嘗語門人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未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一程子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歸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剛毅寡里鄙語不及先生敬明道而言楊君順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流於卑淺惟有楊謝二君最能傳明道先生作縣日坐處皆有幄民如傷四字當日顧常愧此四字（釋、此賢者之實。）

伊川二十四五歲呂原明名希哲事之（右四條見龜山語錄。釋、此非伊川早年。亦原明早見。）

扶溝池果成有水患明道先生經營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因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漸成而厲夫百里之縣至狹也而道之興廢實繫焉（釋、繫倫公之子述所記。）

公遽曰是決矣伯淳正色曰方其與廢之時豈不有命焉然知而不爲而言命（釋、疑有脫誤。）

有子如此雖謂政矣（釋、此非龜山之語。）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疏陳七提之潞公對七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儀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或者服其言。釋、二叔性異。或恐夾字誤。）

明道先生曰、尹和靖子雖少、看他是、破爲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此、其憎佛如此、（若見佞子雅言、釋、只此便可學、）伊川曰、和靖皆埳窞、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請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泄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祇破得自人不解、（言之以思、釋、言之以思、）伊川曰、亦不得已、（釋、言外有意、）如何、和靖答曰、某今日頗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靖答曰、某只是無思、（釋、此亦是論語、）思叔病革、（釋、只是無思、）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瞥謝、（釋、只言激之以思、）暇日舉和靖孟敦夫、（名洪、謚、）（敦夫、川人、）嚴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釋、言外有意、）則不清矣、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誤、容貌傾側、皆亂也、（釋、此亦過入情、）

伊川歸自洛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皆賤、若富貴達、即不須學、（釋、富貴榮達、皆不學則亦淡然、）

觀者由劉安世、劉安世數人自太原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子見井梓香否、木也、請作問之、孟公道矣見和靖、和靖以此爲問、和靖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非憂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極善頭答、（釋、猶答方伸之於己、更不如子孟說仁者人也切、）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人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人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賢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也、學心日不相應、孟者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初見人、使歎其善學、（釋、歎其善學、如孟子雅言、）

道良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論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卻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性也、（釋、此其偽也、）似此馴致、使不錯了、（釋、此其少若法綫、）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靖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關眼關是病、王用服以歸、伊川自洛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見處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關眼關是病、王用服以歸、伊川自洛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見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觸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盡從甚處、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容喙也、先生舉告子安、子安由此遂服、（釋、此見是自得說、）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爰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固寺僧撞鐘、和靜曰、說者謂便多一箇動靜、女婿幹蓬婆馬、愛過常人、伊川曰、某來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說者甚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宮事來洛中、盛水南羅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剔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

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

又曰。與父母遠別。錫類。其可乎。○（釋、入心通持如此。原誤亦是回護。）

溫州鮑若雨（錄）與鄉人十數。久從伊川。一日道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處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滋只爲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與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爲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聽子新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釋、尹氏可謂得仁棄於治世。如三代何有。）

王介甫與曾子固善。嘗役法之變。嘗曾子酌之。晚年亦相暌。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纂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喚必能變之。況又元絕術故也。伊川每曰。嘗前決不可行。當役法大弊。須盡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釋、時已稱謚。）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坐間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個未達。在中須嘗暫往頴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頴昌。韓早晚作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二。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再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卜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獻啓之。先生曰。某則乃翁追養交。故不遠而來。豈以是爲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爲此爾。再三謝過而別。（釋、此可以知秀才自得。）

王子真（俟期）來洛中。居於劉舜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愼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飛瀧掃。又於劉所茶二盞。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欲語終日。蓋初去時。擬戒者。而隨力量而不見處。則不無其人也。（釋、自得如此之難。）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雖宗儒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井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以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溫公覓如何是正。（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不無過者也。功業頗多。）

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爲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釋、夫子四十不惑。）

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泯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固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廡上有人題。要不問。守本分。時卫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右五條見叢桂毋錄・王頻信伯門人信州周蕘所記・○釋、機亦隱者・）

曰。好語。一日明之問明道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說之曰。是誰古人。設不然。蓋曾子獨名傳焉。爲尉後世之士。自陷非身而絕於禮。此事好嚴。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藏於洋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知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右見楊非文集載之）

生謂寬曰。若伊川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若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釋、知分亦難・況守分可以至命・）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啟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伊川一源。顯微無閒。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釋、此四句指易言道・學者須從近處求・）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釋、感應只是感到應處・并感亦不知也・）

正獻公既應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慮之意。伯淳曰。顯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其或容有欺罔・不知何人所錄・○釋、恐是多主用人・皆伊川發之也・）

公敬納焉。（釋、此恐極仁・）

伊川嘗言。今借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了。都無用處。（釋、此亦有博學之義・）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那恕之舉。奏云。張載臣所提。那恕從臣游。（釋、此亦見其厚・）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釋、只如此答便近神・）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右五條見呂堅中所記并和靖語・○釋、此亦假同賜名題・）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釋、尹子在程門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趙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右見呂氏童蒙訓・大中字居仁・）

伊川嘗言。今借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了。都無用處。（釋、此不有博學之義・）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昔曾親見耶。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釋、此可恕・）

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釋、尹子在程門也・）

彥明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時。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泳。不要輕說。蓋以道常說。則容易以道問伊川先生。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曾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釋、其只當就康節好・）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竈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釋、若說得失禍福・便差也・）

伊川先生甚愛袁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易而悔之。少游面色辟然。（釋、此極是聽・其言也厲・）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瘢。是公辭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

短。右見呂氏雜志。
釋、非敬祖意。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提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人之餘。安敢當此。提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荀子論盛見其祖所錄。今有此。在一
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荀子論盛見其祖所錄。今有此。在一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
本注略明此。○釋、變在外不變在己。

二程子抄釋卷之九 外篇

勞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臨孟奇校刊

論王伯之辨第一 明道文。下同。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全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五者之事也。生民如砥。不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窮者蜿蜒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塞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感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擇審其初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欲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王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是端不能惑。故力進善言。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王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管仲亦非。我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竭誠盡忠。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餘皆不純。非可繼一作面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固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樽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

論君道第三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志定。志定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惑而無定。志不先定。則無以應萬變。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牢籠。一作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蹙塞。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當生於忽微。而志亦成乎漸習。是故古之大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論謀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證命老成儒賢。不必袞以職事。陳日使便座。講論道義。以補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今四海隳離。日入險詖。未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掌面篤誠忠厚之教尚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必誠意。體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一作其。下同。

論十事第四

臣竊聞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險陂。時因事變。事增損之。

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撫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著動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然儻謂今人之情。皆以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欲修名而遠實。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

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物。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虛當改革哉。惟其大不可易。人所粗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雖臣之義未著。所以脩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於治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率民雖多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復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保以相聯。刑法以相糾。然後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陋。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始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非有古今之異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殣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地力不虛。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以外物爲外。率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眾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洋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當不足以生。日益蕩盡。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然。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何已。童蒙斧斤焚薪。尚且使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

論養賢劄子第五

臣竊以養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乘輿服御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雖循唐舊館閣。而選士爲文字之學。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之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率民雖多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復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保以相聯。刑法以相糾。然後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陋。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始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非有古今之異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殣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地力不虛。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以外物爲外。率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眾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洋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當不足以生。日益蕩盡。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然。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何已。童蒙斧斤焚薪。尚且使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

答橫渠先生定性書第六

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德之熟矣。尚何疚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具論於左。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以外物爲外。率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眾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洋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當不足以生。日益蕩盡。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然。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何已。童蒙斧斤焚薪。尚且使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

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休咎之不足憑而於過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只不能宜加之索拙於文辭又吏事忽忽未能精慮當否皆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

晉城縣令書名第七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衛史與夫因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庶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以蓋其惡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國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容率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渝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遠之矣使皆知體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嫉卑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也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宣畏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宣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推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崇重道之心取進止。釋、必如此然後能夫有爲。又曰：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衛史與夫因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庶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以蓋其惡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國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容率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渝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遠之矣使皆知體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嫉卑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也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宣畏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宣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推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崇重道之心取進止。釋、必如此然後能夫有爲。又曰：

經筵劄子第二

臣竊三代之隆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倚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如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窮褥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釋、爲天下生民計。紆得如此周密精慮。

經筵劄子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憚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嫉卑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也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宣畏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宣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推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崇重道之心取進止。釋、必如此然後能夫有爲。又曰：

上太皇太后疏第四

如此恒是大有造。

臣竊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有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俗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被蒙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但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稍閒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亦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開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能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侍臣仍右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凡非定制如其無益能之何既自來經筵賜坐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轉迎之開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垂簾前可以陳說所係甚大陛下必謂主

上幼沖，朋旦藏講，是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諫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爲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瞻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釋、謂於女主。猶如此委曲道悟。況於長君則生哉。其志忠且仁矣。）

開樂御宴奏狀第五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勘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當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恐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閒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習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造，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國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也，反之者，學而知之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釋、不達聖意，不爲，卻他處外自老杉。）

賑濟論第七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當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之粥俵，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殺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雖嗚而起，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來幾穀盡，殍者滿道，愚竊憐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閉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羸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須，官員親管，恐生及人石灰，不給浮浪。（此卽也。平日當禁游怠，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釋、賑濟論・仁孝而已。智周・其至政乎。）

嘆俠詩序第八

（此段見有對酌事而用於義爲俠。釋、若此類欽・豈日暇爲於閑學乎。）

史記嘆俠，風流遠矣，而閭巷之間，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有事之君，復爲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本非人也，須川陳公廙始居洛，則引流回環，爲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捐俸，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周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序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誠不懈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釋、若此類欽・豈日暇爲於閑學乎。）

道金開志第九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開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予錢揖焉，而亡之，則涉水而隕之矣，予不覺悟，曰：予錢失去，良可惜也。次一人曰：予錢雖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藏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妝乎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

蜀守記第十

成都人傳近事漢蜀之善者。惠而且仁。文翁不足言。言不足見。健哉守也。將堂廡猶言不如也。最善之中。言由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詢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其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蒋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固其所不樂者。衆共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遨樂。毀后土廟。及誘滑吏民。我江沉厠。不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而蒋堂千年爲政。（後圖○釋、或知官之賢否。當親問若人爲。）

養魚記第十一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可憐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筯。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成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汙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而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迫矯阻嚇。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量鄉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咸吾心。爾得生已多。萬知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感吾感感者。當由魚而已乎。（釋、此書當在和甲午季夏。）

謝呂獬叔弼制相見書第十二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卑於士。故士皆自守。騈間名節。榮守道者。沈晦。顯處乎令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賤。仰荷以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質求之之方。盡得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日。輔以禹天下。豈不厚與。鄙棧之人。不識文辭。姑竭其區區。少致懇。（釋、此書當在見先生之前。）

答橫渠先生書第十三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貴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庖無鄙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賾。覺後世學者所容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吾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言煩而理愈鑿。）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言煩而理愈鑿。（明所照者。如日所燭。微。疏識之矣。）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言煩而理愈鑿。（明所照者。如日所燭。微。疏識之矣。）

彷彿。如揣料於物。約見者。如能無考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爪發揮微。幸勉病軀。不能周悉。（釋、此書亦頗都言直。）

上富鄭公書第十四

伊川程頤齋心戒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本不獲從鄉里士子趨世司下。今者來自山中。謂太皇太后帳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揣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詳思。以瓦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即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須摧朽。靡於椁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殖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柰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鄉之閒有如是事。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之有改。近取諸庶。帝后亦或同穴。至如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設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丰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思孝。必俾公娥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陷。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昔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釋、此書當在和甲午季夏。）

答人示奏草書第十六

辭呂獬叔弼制相見書第十二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卑於士。故士皆自守。騈間名節。榮守道者。沈晦。顯處乎令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賤。仰荷以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質求之之方。盡得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日。輔以禹天下。豈不厚與。鄙棧之人。不識文辭。姑竭其區區。少致懇。（釋、此書當在見先生之前。）

答橫渠先生書第十三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貴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庖無鄙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賾。覺後世學者所容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吾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言煩而理愈鑿。（明所照者。如日所燭。微。疏識之矣。）

彷彿。如揣料於物。約見者。如能無考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爪發揮微。幸勉病軀。不能周悉。（釋、此書亦頗都言直。）

上富鄭公書第十四

伊川程頤齋心戒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本不獲從鄉里士子趨世司下。今者來自山中。謂太皇太后帳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揣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詳思。以瓦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即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須摧朽。靡於椁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殖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柰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鄉之閒有如是事。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之有改。近取諸庶。帝后亦或同穴。至如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設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丰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思孝。必俾公娥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陷。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昔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釋、此書當在和甲午季夏。）

答人示奏草書第十六

之以利害，則將特斯以自保，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人聚則財者能守，保民者爲王，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爲虛隘隨室諸賢未能免此，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況見無此，惟公盡之，非之蔽，可強觀。

答朱長文書第十七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中前奉告，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能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見之貴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言，故節錄去，）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其於朋友間，甚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屢疾，罕與人接，渴聞讜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者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蓋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賢言也，不亦悖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鄙夫患得，反害於道，必矣，尚之斧黃如貴，事大古論文，黃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仕二子之詩，存者三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興作，舍於道，是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害乎善，人能爲谷，秩葉蔑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易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又祖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害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苟可以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已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撰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程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錙銖不合，舉不合矣，亦不合祭，棄安遠家，以爲宗子舉之，（釋、此舉事之淨組觀如。）古人所謂能則屢中，右子不貴也，臨紙遠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僻過煩矣，理或未安，卻請示下，足以代面話。（釋、謂此書面九應心答辭者，非志士也。）

答呂大臨書第十八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則面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天道、大本於達道，可混而爲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

答楊時論西銘書第十九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總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愚渠以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殉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覺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按朱子跋此帖有二一有脫畫耕田之語又曾得先生年二十五時帖惜皆不可見時記未攷云云

傳聞雜記第二十四釋、雜記數事亦自關切

神宗欲用溫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國上

陳左司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證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嘗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也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校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堵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程頤云涑水記聞

或問伊川盍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開氣胡本傳家錄

伊川又同張子厚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歸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歸何傷乎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同上

先君病乳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如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且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靈樹頭生必是生靈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瞠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當令寬路徑寬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同上

二程子抄釋卷之十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五七言詩律第二十五柟、律詩於和風甘雨中求之則得

伽堂遠相招縈紆渡石橋瞑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遊紫閣山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況復多聚散青陽變晚春弱條成老榦不爲時節變把酒欲誰勸晚春

雲靜好風微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勞燕巢瑤闕分明峰桂枝遊英同醉賞誰復數官棋中秋月

得意卽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日白雲窠靜聽禽聲樂閒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濮務柰此情何和花菴

治劇君能快居閒我愛慵自惟降藥鼎不解繼春容寡和知音鳴深倚見古風靜吟梁甫意眞假臥隆中庭下竹青青盆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逈瀉尤綠靜涼吹夜來生

盛集園亭游。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遠步。花枝浸復沈。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陳公服園修禊事。）

羣雷壓鼓響前峯。來自彤雲翠靄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潛晦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湧。落石珠璣萬顆紅。縱有蚌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旱時功。（高觀谷。）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變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連花遠比肩。（浚哲三峯。）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日武陵源上來。（此花近溪方有。）不比常花春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粟天偏與。漏泄蓂天氣已高。秋。更倚淩虛百尺樓。世上利名塵鑿鑿。看來與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秋日偶感。）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虛簷。年須火暖親爐雖。初覺冰澌結硯蟾。敗葉卷風輕颯颯。遠峯經燒靜巖巖。開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得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尖尖出門未要貂。狐煖且著輕裘次第添。早寒。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辰。乞求其指雲開日。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開春色已開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窪。恰似庾園基址小。全勝過澗路途賒。知他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游卓。（和王安之。）

嶙峋。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新晴野步。）

濕水橋邊鴨子肥。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鳥嘴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旆旌。有時經雨依芳原。綠野悠行時。亦人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郊行即事。）

虹霓。如何題尺鷹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西湖。）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外。周旋如在畫屏中。凝風散綺初出。倒玉排青面面同。轉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環翠亭。）

新蒲嫩卿滿汀洲。春人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日。風帘輕颺竹間樓。望窮遠岫微茫見。興逐歸檣汗漫遊。不畏蛟螭起波浪。御憐清泚向東流。（春日江上。）

大都博弈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猶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帥。河外分斜步卒輕。卻憑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閒爭。（象戲。）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歧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下臨。欲問井疆循舊俗。主人邀客醉香醪。（下自徑瀆・先寄孔周翰郎中。）

滿地清和結暖寒。平明飛盞酒柴關。年憑酒力濃肌骨。健覺風威著面顏。閭里相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動曉寒。不校巖泉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答倚。）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綠。已蓋六街無礙塵。莫爲枯榮吟野草。且憐愁醉視香輪。詩人容恕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和詠草。）

歎息斯文約非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青生望。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盛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邱。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偽游。（哭張子厚先生。）

打乖非是娶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濯風千古伯夷貧。客來聖妙多攜卷。天爲詩豪剩陰晴。消除六幕寬。嬉游何事我心閒。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香滿開。水底斷雲光出岸。雲頭斜日影借春。儘把笑懽視俗子。得容猶足慰鄉人。（和鄒堯夫打乖吟。）

衝山綠情若論詩家與。卻恐騷人合厚顏。（新晴野望。）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詩絕句第二十六（釋、絕句於清風明月下求之。卽識此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閒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豈知。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偸閒學少年。（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宂容命學業成世路嶮巇功業遠未能歸去不男兒（馬上偶成）

登臺事感緣甚中四面質簷一徑通世喧罷閉車馬少烟渴思長（晨中汲井成芳老仙笑我庶勞久乞與雲霄洗俗腸（長嘯溪中得沐以石成鑒洪崖）

久厭塵囂萬慮停幸有泉石勝清神日勞足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游玉泉）

南窗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棲上方頂上朝來望建鼓琴聲四面低（玉臺山）

標榜三日絕塵埃欲上盤輿首重迴不是吾儕本經濟等閒拿竹出山來（下山偶成）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窮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滿溪山水照人清

心閒不爲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謂究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遊行

功名不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權酤廚課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年得遇唐虞聖爲政仍逢宇宙賢統得無能閒主簿嬉遊不負艷陽天

綠蓑已閙蒼苔滑野田農還喜土宜勻只應野叟狎相笑不與縉山作主人（以上亦游山作・得小徑資幽興・本・杭公望・古望寺登興宗）

須知春光釀於酒醉倒游人意自狂在使華顛老公子看花爭人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泥酒定嫌陶者非如我醉歸山野裏臥聽鳥雀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遂深不知處

桃李慚蹊有子蹊滿城車馬響春泥就中得意張公子十日花前醉不醒（上人也宜赤子直事忠不過・按晉陵侯）

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後學高陵呂柟序

張子抄釋序

國朝張子書最多今其存者正二銘正蒙理窟語錄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正得二卷於三原馬伯循氏（潮）録柟子抄釋手校或曰何居潮曰夫橫渠子古之儒也其資弘其力勇其思精其造深是故有至訓（横渠）然諸書皆言簡意賅沉於精思力行之後至論仁孝神化政教禮樂蓋自孔孟後未有能如是切者也（周）其書散見漫行漶無統紀而義重出亦容有之暇容梓抄成帙注釋數言略發人旨以便初學者之觀（程）者通解之餘三年巡按潛江劉公恐四方無是本也命刻諸解梁書院以廣布云

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後學高陵呂柟序

橫渠子抄釋序

潮嘗柟橫渠子抄釋手校或曰何居潮曰夫橫渠子古之儒也其資弘其力勇其思精其造深是故有至訓（橫

張子抄釋卷之一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西銘第一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釋、此卽欲衆生之心孟子立命之意也。）

東銘第二

戩害、出於思也、戩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之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而已嘗然、自評也、欲他人己從、評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錄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謎爲己誠、不知戩、其出汝者、引一非咎、其不出汝者、長悔且遂非、不智孰甚焉、（誠子首行耳。）

正蒙大和第三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釋、此卽絪縕合一・神化無二之旨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興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釋、性統虛形實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從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徒而不返、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閒矣、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願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萬象太虛、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蓋不明、正由惛者略知體而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與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謾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疏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命性命者、不問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來、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釋、此先執陰中之陽之注疏也。）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萬物所謂生物以忠相吹野馬者歟、陽動而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皆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釋、此卽絪縕合一・神化無二之旨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蓋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視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釋、疑離明是以知氣故作子之學・皆動與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語子貢疑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釋、學者氣能入虛・則能盡性・虛能實氣・則能踐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塞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閒。釋、此學者氣質之說。然異時言也。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釋、心性皆天。一物也。故學道心則能知天。與之體。形能學其天人。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釋、心性皆天。一物也。故學道心則能知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學者至誠。得天之謂。釋、小人學其糟粕。大人學其精神。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釋、君子致一。故能變化無窮。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釋、仁義立。萬物成。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歲紛紜。對點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條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釋、化物欲而愛善惡惡者。理人之學也。故道大於天地。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釋、學者當在仁義。仁義在則變化備矣。

盪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

齊。氣壹之動志也。風雨雷霆。志壹之動氣也。釋、志氣一物。

正蒙參兩篇第四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釋、學者如著則能通而神。如卦則能方以智。著假天。卦假地。

參也。釋、曲孔子下學上達之義。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迭天而行。幷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猶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釋、此謂五行。以水火屬天。金木屬地。則土兼明白矣。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釋、此人倫有定位。而雖順五常無定施。是以君子學其天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動。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釋、故至誠能配天地。

晝晦之變。慾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不動。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仁人能事天。

因同。一作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釋、惟至誠故天與聖人皆能如應物之感。

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釋、君子當日強不息。故貴知幾。

566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釋、民外無天，天外無民。）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當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釋、衆人文王與天一也，觀衆人於文王，觀文王於天，觀天於己。）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釋、天地聖人惟感則通。）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釋、無名言處，難以語人。）

正蒙神化第六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釋、德與道無二氣，故曰一於氣。）

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釋、天能日月，聖人能體明，其神一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緼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懼化。（釋、道最難言，機念形容，神化見實，故君子於其實無所苟而已。）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既盡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釋、謂鬼如歸，不得已而然乎，故聖貴在神，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滿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道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釋、時即象也，氣即神化也，故君子尼則觀象，動則觀變，故繫於天地合，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戀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愼處幽獨，防亦不懈，（釋、心即鬼神也，如亦不能揜冰溫，無溫冰即亦不害爲寒也，善惡必謹，用宜擇之，并意亦見，寅演之語，聖學之要，）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釋、學至位天德，所存不可測，所履爲無窮，）

大則不囿，化則不齊，（釋、大則緣所不容，化則無所不可，）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釋、聖神亦有生熟之分乎，）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興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精義人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釋、有致知則尚求神與化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釋、此誠則明矣，然亦自聞見積來，）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釋、性在我，天道亦非皆在天，）

567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釋、聖神此一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釋、此亦恕之意。）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釋、此君子不謂命也。）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過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釋、性命皆氣爲也。內外殽順一致。莫曰性通乎氣之外者。性能帥乎氣而遷化之也。）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釋、性無小大。氣有昏明。故變其氣之昏則性存。）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變而同其無變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釋、故當性命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其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釋、心自太虛來。故與太虛同。耳目皆自是通焉耳。）

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釋、養性則氣清涵。道心爲主也。徇氣則性蟄蔽。人心爲危也。）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釋、心主氣血。性所由生。才所由出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釋、性本化也。命本順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釋、天地之性兼而已。亦只在氣質之性中。）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學聖而繼善者所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存。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釋、此後天而求復先天之道。）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興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明效。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興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釋、惟大德爲能知性命。故程子曰。論性便可至命。）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纔見聞。不弘於性。（釋、性通則平日自寬。心窄自苦。不求而逃。風雷不足以喻之矣。）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若子教人。聚天下之人而已。（釋、時義通乎人己。）

正蒙大心第九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釋、心蔽亦由多見多聞中來。但不萌乎見聞則知天。）

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釋、耳目之外者。心與天也。其內亦通乎心。）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其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釋、心自太虛來。故與太虛同。耳目皆自是通焉耳。）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遜乎其卑矣。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釋、係自盡大小如何。大則天。小則物。）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釋、成心者因心所欲而逆成之也。即人心惟危。）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爲幻。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釋、釋氏只欲自生。不管人。故纔自是不求人。）

張子抄釋卷之二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正蒙中正第十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顏子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猶未至聖人之正爾。（釋、學能換胎移骨。）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威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釋、博文約禮。聖學無餘事。）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歸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爾。（釋、人能自省道。其學惟正且勇。）

行而未成之地爾。（釋、成性即成身。）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人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釋、化能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羣類難相爲謀。（釋、只是要人信得真。）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視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釋、只是有仁心故。）

息可期矣。（釋、惟知學雖知學自會不息。）

正蒙至當第十一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釋、得道者非以徼福。）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釋、無我亦當在先。此無我謂其成也。）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

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釋、大者、不踰也。大德也。禮運也。小者、小德也。禮器也。）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矜己以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施於天下。（釋、只著如何成與脩。若解得成與脩。即天下可孚服矣。）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釋、只當己。）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釋、感人心易。通天下之志難。）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釋、重易簡理得處。豈止知幾。）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釋、仁能成性而溫綸。義則有斟酌條理耳。）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釋、仁義兼行而不悖。）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釋、無恩者不愛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自以爲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能通天下之志。（釋、人聰明皆天也。）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釋、治己即樂天。）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釋、只是求合於天。）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釋、即參分天地。）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釋、人聰明皆天也。）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釋、天道純直養。然中間洪織高下。亦自有曲折。故聖人能盡其道以之。）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釋、大德能久。）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有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爲道遠矣。（釋、即一陰一陽爲道之本。）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釋、容虛非求順利。）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釋、既明屈伸之變。思慮自免。）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釋、以明禮爲仁道。可知其心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困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釋、幾一失必蹶。義一遲必非。故常自內體斯矣。）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釋、只難言。可參究。）

正蒙作者第十二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非有遞於人者也。（釋、七人亦有遞。益損則在己。故曰作。）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釋、四凶之誅不誅。堯舜皆是。）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盥道而必吾見也。（釋、此皆可以明舜湯武之心。）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釋、君子小人。皆有願欲。其所不能窮者。皆命也。）

正蒙三十第十三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釋、此非自孔子曰耳。孟學民聖而言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蹤者與。（釋、惟心常在。學常進。故能自知。非常人之孟浪過也。）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釋、此雖非孔子口義。卻是孔子實事。）

困而不知。愚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愉。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成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釋、君子困則愈達。小人因則進矣。）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釋、亦可一貫只是變化。）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肹南子。奇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釋、此極見聖人不可及。常人見此等亂矣。）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辭者。以其知變化也。（釋、兩端只是一貫。一貫只是變化。）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守。故放遠之。（釋、自古無鄭法。有鄭人。以孔子之聖。斟酌三代禮樂。而猶懼鄭聲佞人。況其他乎。又無鄭聲佞人。雖時之禮樂。不害爲治。有鄭聲佞人。雖百王禮樂亦無如之何。）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

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釋、君子須求其實。然後方可論世之有道無道而見隱。）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釋、忘於此。其樂所就大小皆因之。）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忻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釋、德業只是一事。）

正蒙有德第十四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釋、有無不並行。）

君子寡言之不顯。不規矩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非。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副而不相蒙者。（釋、此疑有子之未發。）

德主天下之善。誓願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釋、只德善恢不難不小。）

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釋、六有還乎一身之學。可謂造次必於仁矣。）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釋、此不可使知之意。）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爵君者好君也。（釋、此以畜爲聚。）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釋、志公而通私故也。）

勸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釋、游在外者也。）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釋、仁兼智。）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疑吝之弊。斯得之矣。（釋、自養薄厚。無疑過於薄。）

困辱非羞。取困辱爲羞。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釋、不當得者不可有。）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通塞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愛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釋、王仲淹亦嘗心勝耳。）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知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釋、不慤而能。無德之材。路之大。）

正蒙大易第十六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釋、易言有者必陰言。易言無者必言惡。）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棄取之爲貴。（釋、易雖陰陽。多境人事。諸子則舍人事而闇談。）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釋、易亦爲小人謀。小人能變則君子矣。）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釋、乾坤恐作太極。）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釋、雖知只是有誠。在人情物理上來。）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釋、亦統天首出之義。）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釋、顏子歎夫子之前後。即是歎天。）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竢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釋、只是遠於高明。）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措於民者遠矣。（釋、雖知只是有誠。在人情物理上來。）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釋、亦統天首出之義。）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釋、顏子歎夫子之前後。即是歎天。）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竢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措於民者遠矣。

措於民者遠矣。（釋、雖知只是有誠。在人情物理上來。）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釋、亦統天首出之義。）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釋、顏子歎夫子之前後。即是歎天。）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竢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措於民者遠矣。

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釋、只是當存信誠。）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釋、得盛又有利貞。其此之謂乎。釋、只是仁熟。）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釋、張子欲行井田之意。疑於有司不忘。）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豈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釋、禮樂刑政皆在其參內。）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釋、凡事只貴專精。）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釋、勸沮。）

人之性。故指曰若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釋、若卽天耳。）（釋、若卽大以見其極也。）

造化之功。發乎動。事達乎順。形諸明。存諸繼。載遂乎說。（釋、此亦人身之事。）說卽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一。（釋、此亦人身之事。）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處時蕃利。順性命之理。參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紊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變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願。如大人否亨。有限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察。（釋、聖人不便避凶。豈有此理。若全此則凶不可避矣。聖人能慎永然耳。）

窮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蓍所以妙乎神。（釋、象又比神著耳。）

正蒙樂器第十七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興。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釋、人生孤立十上。非相則何以聰明。然必得周召之君方可。不然反害。故正論皆寫相之道。）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治。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皆。○釋、此亦時序之次可知。其他篇亦有論。）

頌貫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程、言止贊其一端而已。）

采采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享君親者是矣。又思酌使挹之勞。推及來賓。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釋、此亦序表可知。其王季文王之化其家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渝之以拜。非善教彰明。能取是於民哉。（釋、拜從詩傳恐是。）

九罭言王見周公。嘗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釋、致王之意乎。）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釋、此說周公之忠聖亦二。論於小雅七見之。）

九罭次破。民貢以生。莫先天材。故管曰盡在天下。必先正己。故次鴻雁。正己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故次三德。德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庶徵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勸勳終焉。五六數中。故皇極處之。

樛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釋、從程子易傳。）

正蒙王幅第十八

幅不正不幅。則知諸侯歲朝一終。猶不幅明矣。至周以前猶存。以論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幅。其四享與夏禮諸侯夏特一給。十制詔則不幅。幅則不容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

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釋、立文巧過則疾失。祀中多有之。如廟數亦然。）

禘於夏周爲春伏。特於夏商爲伏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釋、禘當在四時。祭數之外。非論禘。）

廟子不祭祖。（不止吉王。）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之。）不祭禰。（以父爲親之極。故又數此文。）明其宗也。廟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故又明此條。）

廟子不祭舅與無後者。（註、不祭姨者。故不祭。不祭無後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廟子不祭姨。（姨雖親。不祭。）故不得而祭之。祖廟之廟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廟之廟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

言廟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附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釋、此言喪祭皆以宗子爲重。可知其主矣。）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于祫之不當於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

爾。（釋、親子祖之文。則雖庶人亦得祭其祖。但廟數不同耳。）

祭莊穆五祀。自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配。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埋之蓋也。（釋、此仁孝之義。）

正蒙乾稱第十九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舉末至知化。非真得也。（釋、性神皆在氣中。只一物耳。故終成揩爲之氣。性命皆得。）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說久矣。果暢真理乎。（釋、但舉氣。則天地人物皆在其中。安得言無。亦安得又說有。若固無。除是私欲可無耳。）

有無一內外合。（非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以有無內外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釋、經緯爲物出不遠陰陽、只陰陽觀會感受。其性然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釋、神道性一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釋、此極是性命。）

張子抄釋卷之二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鰲孟熙校刊

理窟周禮第二十

性通極於無(其一物爾命要同於性遏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遏(釋、言性通極於無・即是無發矣之意・然亦不能離乎氣也・命自我立・故以報異言遏・)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扰贅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道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覩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釋、釋氏原不識誠・又安能論明・)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罰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而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詩云侯詛侯呪靡屆攸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釋、詛呪在詩中亦有之・故周禮云・)

理窟周禮第二十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凡以此比附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視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刑足亦必徑突此亦仁術(釋、因洲期明能禁人殺盜・)

天官之職須攬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決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啻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異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青四句偈等知故未識聖人已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必先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質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質無所依取莊子雖非言如此質是畏死亦爲事不得(釋、以周禮對佛莊而言・大小公私快明白・)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姦慝是決不可缺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貿時官皆出而貿之官亦不可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正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釋、貿當作貿、恒以城市爲念、市與農亦相爲、故爲政雖市官亦要擇。）

井田之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答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据七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据七千頃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奪所有其他者甚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十棊弄分布人授一方食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興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興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者萬步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計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數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十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當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大子皆廩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終之義其亦有常限食采之法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制其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但食貢則無所用必大段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樂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笑類復以天子之威而敛奪人田設設終歲亦且不足。（釋、此仰是上好仁下好義處、雖賦斂中有井田法亦均、但要用人。）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吏也必有法蓋食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釋、若世祿之家不論老疾貧賢能者皆役、而又皆役、與民共矣。）井田亦無他術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視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抵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末封建而天下井邑皆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又何害豈又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釋、循環而久仔、亦類封建、地畝阡分有定數、亦類井田。）

一臥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間宅與外

有古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釋、此如後世劃歸官地。）

五畝園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釋、此也定居。）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計十畝之間此地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藝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釋、亦料其過度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十田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釋、亦類家之畝。）

五十畝官田、牛田、賈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廛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賈田、賈竭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六十畝爲區賈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釋、同七皆有征。）

三百畝田百畝菜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菜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菜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推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伺稍疎都之漆林也周制受田百畝菜五十畝可薪者也。猶在壍外鄉（釋、以上田皆以壍塹溝分多寡、故有甘二百畝者、則井田亦其均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近郊疑亦通前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上地猶更給菜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菜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菜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釋、大抵田則加菜。）

周制十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菜五十畝中有畝下二百上田菜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菜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菜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菜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釋、此分田有等、且計慮遠近、可謂仁至義盡。）

周禮推大率之職雖若盖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虎豹用心力著爲可故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雖孔子當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使易若止

一職也。（釋、大喜兼五官之事。皆有脈絡調理。必有仁心周急。方能有始有終。）

理窟詩書第二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萬邦。言惱學文王者也。（釋、堪文王即是學天。）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翊有言。觀詩則不知有詩。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釋、聖人之言。自事四人而立。如化工。）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之美。有若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釋、以大德而有小心。便純亦不已與天合。）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釋、只是時耳。）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聞人入得處便入也。高宗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釋、有感必有應。如鴻鵠子知。）

之陂。與污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寤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

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揜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釋、有感必有應。如鴻鵠子知。）

天者。占之於人可也。（釋、人衆底論是上天耳。）

稽衆若己。虛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釋、此最易知。此最難行。聖學大要在此矣。）

得而禮。則所有此理。（釋、六藝亦大略言耳。）

詩序必是同時所作。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戒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則清濁平从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釋、五聲恐亦關五藏。并逢五行。到律呂調和處。便是陰陽適均。故能感天地。格鬼神。）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釋、同異只是仁義。）

禮、

理窟禮樂第四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釋有諸侯適長孫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祭。）

已也。（釋、說重宗所以敬祖之義。然。至一子仕宦承祭父明。）

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

則須是卻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以承大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

禮井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

天者。占之於人可也。（釋、人衆底論是上天耳。）

稽衆若己。虛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釋、此最易知。此最難行。聖學大要在此矣。）

得而禮。則所有此理。（釋、六藝亦大略言耳。）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曰。以統五聲也。徽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爲徽反。如是則清濁平从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釋、五聲恐亦關五藏。并逢五行。到律呂調和處。便是陰陽適均。故能感天地。格鬼神。）

之教之海之命。彼後車謂之載。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盛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

疑也。（釋、此與程氏之論合。然其大義則有所受矣。）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釋、豫步豫。）

理窟宗法第三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興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

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皆

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釋、語系有仁義之道。）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騙起於貨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

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

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今之人自

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北鄉閭仕者，其心止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密而已。性元不曾識，（釋、禮行則性自存。）能答曾子之問，能教猶悉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中矣。（釋、不止禮也，道在其中矣。）被能答不答。）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釋、洪放而又密察，便是道。）

理窟氣質第五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挪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自樂也。若心但能莊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屨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以慎戒之。（釋、洪云敬道，固是養氣，亦是養性。）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釋、既成性，其氣皆是後但與天通。）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常存此心，及用得熟，卻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釋、存心熟只是仁熟。）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舜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瓢飲，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釋、學之難易只在欲之多少。）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爲仁，則是與伸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爲仁，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爾，可取者不皆爲患，但學孔子，（釋、此只是處。）如是心不能存得，處年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釋、只是定耳，皆之地是明白。）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爲人君，猶起於側微。（釋、起於側微，有出處好察邇言，細一道。）後生可畏，有意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不如絕利一源。（釋、論科舉處於程子，但人能不爲其所奪。）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爲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如孟子志伸尼，亦不如伸尼，伸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其學亦合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其事，只是謂於道

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北鄉閭仕者，其心止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密而已。性元不曾識，（釋、禮行則性自存。）能答曾子之問，能教猶悉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中矣。（釋、不止禮也，道在其中矣。被能答不答。）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釋、洪放而又密察，便是道。）

理窟氣質第五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挪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自樂也。若心但能莊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屨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以慎戒之。（釋、洪云敬道，固是養性。）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釋、既成性，其氣皆是後但與天通。）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常存此心，及用得熟，卻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釋、存心熟只是仁熟。）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舜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瓢飲，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釋、學之難易只在欲之多少。）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爲仁，則是與伸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爲仁，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爾，可取者不皆爲患，但學孔子，（釋、此只是處。）如是心不能存得，處年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釋、只是定耳，皆之地是明白。）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爲人君，猶起於側微。（釋、起於側微，有出處好察邇言，細一道。）後生可畏，有意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不如絕利一源。（釋、論科舉處於程子，但人能不爲其所奪。）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爲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如孟子志伸尼，亦不如伸尼，伸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其學亦合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其事，只是謂於道

未信也。（釋、仲尼只是好古敏求過人。）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者天祺（公之弟御史。）氣重也。亦有矯惰過實處。（釋、矯在偏處用可。不然則過實。）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識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釋、到樂處則眞知矣。除是孔顏。）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釋、易簡只是無私。曲心博學。使知太過不及。非謂泛觀也。）

理窟義理第六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釋、此未能立而言。懵然不作矣之意。）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暱。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脫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忘吾心。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釋、只是隨時動靜。如尺之春冬。然不道冬全無坐意。亦自藏在裏面。）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釋、此子貢以孔孟自處之實。）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愚耳。非酒非盡。其術同。均無益也。坐寇盜。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明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著細微亦不必知也。（釋、程子又曰。兩相觀爲善。功夫多。）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鄭然不能爲下。亦本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皆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釋、此只是不肯眞學。故表蒐不一。）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寬。忘心尚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有。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釋、無事無心。）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同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者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儻添入也。（釋、虛心見理。無望故也。）皆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性剛者易立。卻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釋、大立大達。只是義與仁。）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死。此則當在。（釋、此道之常在。即已身亦常在。）釋氏之言學。以心受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釋、虛生白。只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釋、張子自任處。）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釋、心悟便是心常存慢也。）知德所知言。已言自知其德。然後能識其言。須是己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釋、知德後已行過故識言。）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隨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釋、變化氣質本工夫也。）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若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釋、未化故也。）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連及。是猶撫天德。今舉眉以思。已失其心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釋、此子貢以孔孟自處之實。）其至神矣。（釋、到至神處。思亦已矣。）

只滋養其明。明則來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觀他前言往行。使益得己德。若要成德。須是逆行之。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辭。或書冊此心常在。不讀書則差近有益也。惟與明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著細微亦不必知也。（釋、程子又曰。兩相觀爲善。功夫多。）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鄭然不能爲下。亦本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皆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釋、此只是不肯眞學。故表蒐不一。）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寬。忘心尚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有。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釋、無事無心。）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同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者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儻添入也。（釋、虛心見理。無望故也。）皆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性剛者易立。卻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釋、大立大達。只是義與仁。）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

梗。（釋、礙思後始自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來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舉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釋、言猶大人之舉。不當如小兒識見。）

博大之心來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論諸經義。己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監。（釋、明博大之心。監、只是極高明處見。）

人之迷經者。蓋己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己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辭簡而意備。（釋、只是極高明處見。）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曾官之指蹤。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釋、如是切實次序。若記得止無行得。便不是。）

某觀中庸發二十年。每觀每有發。己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發可以自求。

張子抄釋卷之四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二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理窟學大原第七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以觀德。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

集義者。充己也。（釋、此亦內外交養之功。）

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須是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非若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其已知者。而言其未知。非謂生死之理不可知也。（釋、必心常在後。即自然存者。何不知之有。）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以觀德。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

集義者。充己也。（釋、此亦內外交養之功。）

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須是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非若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其已知者。而言其未知。非謂生死之理不可知也。（釋、必心常在後。即自然存者。何不知之有。）

既學而後大所欲。大所欲而後能不動心。（釋、養氣之得。貴之得。戲謔而不虐。）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己。知詩體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釋、六經如飲食衣服。人當於中盡所以耕耘織紅之方。）

事。雖不爲無傷。（釋、只不論。恁是和而不流。）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固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郯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是明揀耳。）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釋、只此四句。我易曉。）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一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釋、毛此則橫渠之學。亦恐未化乎。）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釋、此便是古者未教之禮。）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就事。又古人於提後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囚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釋、敎子弟者當嚴之於後。）要道則凡爲貧者皆道。疑貧則凡爲道者皆貧。（釋、此卽孟子所引陽虎之言。人可以不憂道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爲能變化。卻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某嘗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釋、存其大者。）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釋、此爲中人以下發。然亦豈存上者也。）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卻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釋、治體便是如此。謹爲。故周禮一書。皆周公仁智之心。）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病之多疑。須當告便知非病。則病上偏治。畀子謂敎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太直無曖昧。（釋、只如此便是疵已疵物。太直卽疵也。）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孟人欲無憂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釋、人之道義與天地同大。故貴耳。）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釋、純自強處恒若自退。）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

盡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閒言長語。（釋、凡言能體會不費多。）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遲遲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釋、遇峭峻處。方是明揀耳。）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苟之無聊。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衆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釋、只看問便是入聖人。）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卻是末事。只當體羣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蔽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解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釋、多思雜思者、）

心靜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羣束而自然非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存。學不進。（釋、敎子弟者當嚴之於後。）

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釋、存其大者是舉心要法。）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釋、善聽雖聞惡言亦有益。）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釋、只爭坐處。靜而能慮。恐亦不小。）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當中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觀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鑑。則人與己皆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是而正。以誠而明者。既誠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鑑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疑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虛。亦欲忘其身。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釋、孔子絕四。以無意爲始。無我爲終。最好玩。）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大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提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釋、溺愛者溺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

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久。外無主者不出。（繹、白幼能悠道說。便成賢哲。切勿故也。）義理有疑。則溫去依見。以來新意。中心常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遠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勝終祀用分至四時正經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

朋友論若。則一日開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進也。（繹、朋友功夫。於易最多。所以聖者設先擇友。）在可疑而不疑者不學。學則須疑。疑之行道。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繹、疑只與經歷一般。）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穡是蓑。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得。（繹、道不得。患在人不肯窮耳。）道理須從義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耕意。精其義而至于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難曰義。然有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眞是義也。（繹、到不犯手。便是義精且然也。）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能安處捕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盧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俙爲子弟。則不能安處捕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爲宰病。則當勝故要克己。（繹、病當看破。就能去。正猶去疾一般。方是好人。）

大抵人能弘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通則又全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弘。（繹、推道無盡。愈近愈遠。愈求愈大。）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盜。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攻。（繹、志小氣輕則虛。）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衆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繹、不可及諸位。）

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規矩。（繹、治身治物。）

理窟自道第八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信則履中。譬之穿鑿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事。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識方假入乎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物。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持者。觀一物。必吟日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負。若不思則遠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勝終祀用分至四時正經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

（釋、喪在室注亦在，然亦有注不在處，大抵或能兼法。）

忌日變服，爲什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什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兄弟，麻衣素冠，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禫不肉。爲庶母及嬸、一不肉。（釋、指出其情狀，不但文。）

理窟祭祀第九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儿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假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伯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若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疏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享嘗乃止，故拜獻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廟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祫及其高祖。（釋、此言適士二廟，而設三世儿筵。可知庶人大夫爲，與程氏略合。）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釋奠幣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祭則有薦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斗大之非之。脾膋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事殺必因重事。（釋、古人即以合生。）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禮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釋、古人事鬼即事人。）

尸雖虛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雖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尸，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柜，或之於位，亦爲狄怪，故始無設爲重焉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祖重不可一日無主，敬設告，及其已作主，卽不用告。（釋、重本告道也。）

正叔皆爲非。或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直路，不當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壓，不致耕犂所及。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則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土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釋、地氣如此，來亦是，然卽地氣亦有時變。）

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釋、祫有陞殺，世無遠近。）

凡人家正廳，俗所謂廟也，猶天子之享正寢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經祀。書曰「王在新邑烝祭」，謂之烝，又有過烝，是下室所居之室也。（釋、古人以爲死人，猶在室中，事之如生。）

尸坐是一也，始治豫稱者，據見則神，實事也，可當是修此職者一也，農三也，垂衣四也，貊虎五也，坊穴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穀之神，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此義終大異也。（仁解、八蜡，卽是仁義。）

理窟月令統第十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皆行之道。千乘之國，做事而信，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徙法不以行，須皆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釋、月令使是爲整而取。）

古者諸侯之建，雖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放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釋、此例於統屬而取。）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車甲，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釋、此有時表乎。）

理窟喪紀第十一

鄭氏之說，恐非喪禮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所？若者君紀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神其祭，祇主還於廟室，新主入於門，其後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嘗，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當三年之中，不徹儿筵，故有日祭，朝夕之儀，猶宗廟之禮，如事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釋、三年於死者之恩已安。）

古人於忌日不爲處奠之禮，特致哀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紛盡不類。世遠則桑，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柜，或之於位，亦爲狄怪，故始無設爲重焉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祖重不可一日無主，敬設告，及其已作主，卽不用告。（釋、重本告道也。）

正叔皆爲非。或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直路，不當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壓，不致耕犂所及。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則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土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釋、地氣如此，來亦是，然卽地氣亦有時變。）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後。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恩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己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釋、此孔子言子路爲姊人以爲得禮之義。然恩亦須兼論。）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善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弟服如麻。亦是服也。卻不得謂無服也。（釋、程子曰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則師豈可無服。）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卻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釋、母爲子斬。只是固情疏與立文。）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其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釋、古二十五月。二年加一月。今二十七月。二年加一時。）

大功已下算閏月。期已上以非節。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釋、輕服算閏月。）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若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釋、程子曰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若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釋、此緦與心喪。）

祭器祭服。以其皆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陰者。藏諸陰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當謂喪服非爲死者。己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管仲不以邊豆之間。遠人事君。此言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弔事之義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醮之家人情致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賓者。或諸宇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醮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慤喪服。（釋、喪服亦與祭器同。藏散皆可。）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張台子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倚廬三年之喪。既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倚廬之經。練冠之制。前後頓文。不相承接。之間。必有闕文。不可考矣。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倚廬三年之喪。則與齊之首經。廬與倚廬者同之。（釋、喪服傳則倚廬與堊室二人同矣。○釋、服變其不變。）

倚廬之經。練冠之制。前後頓文。不相承接。之間。必有闕文。（釋、喪服傳則倚廬與堊室二人同矣。○釋、服變其不變。）

練衣必煑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義於上。故通謂之衰。稱受者。以此得名。受益受始衰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擯割之心。頓忘於內也。（此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釋、只是布稍細。）

張子抄釋卷之五

語錄第一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釋、此不移雖是天定。亦人自不肯移耳。）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釋、此係眞知實見。非耳聞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釋、修學同則德同。除好問再擴學問矣。）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釋、只言學不知。便是安知。）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釋、只時便與天地合德。故孟然。）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釋、孟子能盡心知性故明。）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釋、人皆可以爲堯舜，盡其在我。）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釋、賢者遇不遇，又關世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釋、窮究自明。）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皆得聖神之撮近。（釋、求釋其義。）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漸喻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釋、卻已知天。）

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雖強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釋、此恒是易簡之道。）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釋、禍亦可預避，其可省已。）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釋、說張子意只是喻人於道。）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釋、只要人自見得。）

質疑非通辭之比也，通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即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通辭者本無信，自信不能齊，故知道者少而中。（釋、質疑、謂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釋、實疑、謂身執言路。）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著心性之識，知者一心性之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釋、謂知便能力行也。）

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釋、謂知便能力行也。）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庸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釋、轉約處便近易簡。）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著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釋、大抵如此，何物不容。）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卜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作則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釋、此作者，孔子蓋已所述者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釋、此不可遠人爲道之意。）

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釋、釋氏舍人事而故學歸于無用。）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消天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形得之偏。（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
故互相發明、貫不礙礙也。（釋、其出只一心。）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迫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釋、平易只是在人事上求。）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如不如心學。）告子所止到己實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己所知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如立心學。）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釋、虛者無欲故能實。）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釋、虛生仁。可詳玩。）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體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釋、踐形他是實事。）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行事實故謂之實。此即其兩端而竭焉。（釋、竭盡也。）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來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因有物檢礙。金之所及則凍之。是以享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釋、於學明養正。伊尹機注。）
天之蔽無聲無臭至矣。（釋、以手無爲至實。要思學之太虛來物無窮。爲吉不窮。）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納對動虛則至。
氣之蒼蒼曰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來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釋、欲使虛。）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釋、天地是虛、皆從虛中來。天地又一物也。）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禮文殘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五行作大同運。（要識五氣五行五情五事亦是此。）
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雌兌之間。雌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釋、言五行均施諸見於四時非當故歷舉季旺。其口季夏之末者、又是性莫不同也。幸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將或有蔽發。然而所學則卻是

五行之情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釋、在地、五行與五情五事亦是此。）
禮文殘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禮（釋、此亦約禮之意。能知後則禮無不可定也。）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妄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釋、此猶是以喻齊之私心。若孔子并其善交亦取之矣。）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亨之理。以九二術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釋、於學明養正。伊尹機注。）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既是總屬中可用。既是總屬中可用。固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幾欲成一次第。但思學者寡少。故貧於學者。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襲正子有本者也。曰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釋、以手無爲至實。要思學之太虛來物無窮。爲吉不窮。）
聞者也。向後德遠俱辨。聞都無也。（釋、以後學神。皆可至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輒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緩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來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因有物檢礙。金之所及則凍之。是以享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釋、於學明養正。伊尹機注。）
某比年所思慮事。輒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緩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來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因有物檢礙。金之所及則凍之。是以享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釋、於學明養正。伊尹機注。）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既是總屬中可用。既是總屬中可用。固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幾欲成一次第。但思學者寡少。故貧於學者。
今之學者。大率爲聞見之入耳。則事業無暇及此。由此理之。則呂范過大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尚學差緩。惜乎來思也晚。來思雖假福隆。然有不害於明。福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也。大凡寬福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體信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信粗。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萬福非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幸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將或有蔽發。然而所學則卻是

正。嘗其如此。其一作不。則誠宜容。苟志乎學。則可以勝其氣質之偏。而與智。此所以福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扶遵於天性也。又自是以伸足為學而知者。某今亦猶未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為推末止。則可以竭盡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理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與。教習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智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只以聞見為心。但恐小卻心。今盡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盡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盡有不志於學。若夫所以欲其心也。窮理則細微。拍拿分別。至如作樂。非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緯。若使今學者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釋、繪欲格人心。已心。已至誠明。

張子抄釋卷之六 外篇

明高攀龍講　門人華錫齡孟熙校刊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晤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吳不心驗。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邀其年。皆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閒。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矣。釋、學只生知止。則作定不遷。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彼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告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故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釋、此稿是西銘之旨。張子門論論仁。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曆二年某月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洋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僻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將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險。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是不可捨。蚕蠢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鑑刑箸誅。選材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亮。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強。徐以計勝。吾視寨口。有田其中。城騎來迹。卵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東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稽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衆。汝鬲汝戈。汝鑒汝斧。汝干汝盾。汝勠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案木筰土。編繩紮杵。胡廢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誓勞賞才。以馭以鋒。圖列而止。鳶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釋、領功而還有賢規之義。不阿之吉也。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正奉順。是曰天明。天之順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舅姑之命。無然詖詖。詖、邪也。無然詖詖。彼是而正爾克施克勤。施有孝順能勤。閨恒柔順。無違夫子。夫子猶君也。無然卑屑。卑、賤也。屑、瑣也。彼是而非。言是則彼作非。王姬嫡雍。酒食是議。王周之女也。姑嫜之尊。如天如帝。婦道之難。如履如冰。靜言庸違。靜、善也。庸、用也。違、違道也。象服是宜。象服、后夫人之服。王爾玉女。采爾蘩藻。蘩、白蒿。藻、水草。可以薦鬼神。可以羞王公。維其勤矣。不勤爲何。逖爾提提。逖、遠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釋、事明自順之義。

貧樂安學第四

蠢蠢顯被。莽闊搜壁。妥近龍輝之澳。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倘廷有待。謨傳中外。孰不欣愉。藉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揜者德之修。牖牖晉因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名治勤。皆以不能拒強力不能破。求有若明公之盛也。士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陲垒內。譁悼駭全。陝府郡書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纖開爲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鄘非盛舉。然顯機敏。運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諱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卒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施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亦少遑宋召。乃西陲不貲之顓臧。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撫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宜升不忌。以撫患保民爲己任。蓋知存誠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

識之徒、不勝至幸、引錢門例、無任激戀之極。（卿、賀啓面全論安危之機及士卒之要。用其言、是保天下。）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而治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而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但是養天下民法。）

夫制產而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皆貴廉不爲、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釋、惟在上者不欲雖。）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勤功、以服勤事任。長慮遠利、以圖建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營治舊業、以什伯、形以圖緒、積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讖所向、暮登降、時繕完、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勝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技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毀、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苟且變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效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勺而浚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閣步高視、謂小事無（一有偽字、一作小無事、）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之廣、必由一勺而浚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閣步高視、謂小事無（一有偽字、一作小無事、）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末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關射、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縱之、肯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借造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右講實、○釋、不止治兵在講實。凡放此、然、有實不患無效。）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警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右擇帥、○釋、此不欲以資任次遷爲帥、必當妙選異材。）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臣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馭邊之郡、攻守彙因、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爲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而使之而不擾、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右擇守、○釋、謹事愛民、守道備矣。）

民不擾則戰精而食足、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矣。御大體、馭邊之郡、攻守之策、爲守必擇爲民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爲持久之計、有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審知、而分定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閒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爲計閒內守險之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閒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養勇知、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閒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養勇知、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將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釋、足用不外以上書戍擇帥等事。）

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多爲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十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

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羅奏。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害得以（一無以字。）繼此而言矣。屋見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穴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警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苟一作倘。後一作卻。）雖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開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倖。則天耳。大凡居高臨下。無可遏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智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云云。（有鬬敗、○降、鬬敗只是備之於像而動之以時。與閉兵似。）

與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界。是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爲（一無爲字。）仁義。爲計甚善。然諒祚猶狂。罪在不赦。邊陲嚴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彼陳。將恐猶豫既成。卻論舊怨。忠懷猶適。輒陲前非。謀之不臧。亂誰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盡一事作。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作當回。）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外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種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誠開納。橫山人民。爲見汝主諒祚招納過沿邊逃亡罪人。以恥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勅及凡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內外臣僚。多議興兵問罪。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良義士。不勝憤怨。遂有今日專輒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种諤等所以專擅修築綏州。安存鬼名山等投來人口。爲見汝主自從來招收下本朝逃亡軍人百姓。作樂官匠。及僧創作簇馬御前面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不（一作不。）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旨瑣拜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泊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抗朝命。不納詔使。前後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內喪。儳皇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爲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僭逆。今來欲將本國誠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爲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聽、爲治農甘悉於本蕃。況西夏久著之患乎。此事仁義並行則害。或利用之。可免後患。）

潭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成道人語保安軍。進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勿事賊人納告。表語和。觀西賊意。度委管是爲國內餘凶。帳首！單是欲紹述先人。有所見故凡百媿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略之遠。上下天心。下副人望。其備賊邊帥。不勝慶幸。然某竊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亡。其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款解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乘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哀也。賂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卻顧前非。羽翼既成。輒修疇怨。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

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幷母妻。卻指一作至。漢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憤惡。視如寇讐。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威之人。卻欲送還。不足深怪。然竊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卻有縶送覓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嫌怨。況景珣才誠鄙下。無足覩取。留之賊中。決不能爲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閒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世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當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蓄之廣。敵仇之信。仍仰吐問景珣。更有無視聽兒弟。當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愜快其心。亦解之虛方。終身不窮之藏。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見訓。且免日後有弗受一世（一無世字。）禍。凡一路緊入之候商市之富。自來亦藉彼夷博易之利。自因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賊市。分（一作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皆因湟引通其間。公事頗絕。私下博買。西界告糶。境。欲糶糴衝。令德順速通判劉忱、靜邊寨監押党武、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卻許令民間暗行此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即時唱喏。遣罷兵衆。此是見西界頗欲通行博買之也。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爲見即日課利頗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爲招主息兵。豐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之。無爲輕發。必候畢指得長久大計。一分辭順。西人凡百。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右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緩急西賊攻陵。樂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容開納。今爲西賊貪噬。蠶破驅劫。往往不戢就降。旨爲國家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爲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

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橫絕古渭西南一帶。分疆畫山。盡爲漢界。使人一面經營夏國。應

係今日以前順漢番戶不能安存侵害則申令延慶潭原三路議定推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爲永久。某以爲中興之人。必將捨棄取永成之策。就近便樂趨之利。較然驟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然秦取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爲之。此不容悉也。（釋、欽誤均錫・誤潘西見當不令面服・惜也未用。）

經略司第一劄九

今據鄜路關報。及諸處城寨探到西界、見有黃河東外點集人馬。深電乘此秋高。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行指揮審問。逐處實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措置。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準擬下是何將校。統領賊至。合帶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甘人同心共力。會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險易戰城壁外。更有變處須索占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日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氣。逐人官合將領編排兵馬。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人馬。武藝精熟及各人手下的官兵訓練得多少來堪占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裨人二字・或遇事官出入。各願在某人名下。及與某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鄜路或鄜州。至時有甚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領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料量己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系有材量之人。必是擘畫布置。便見方略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領合行應緣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一本中更增時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掉委非詳可否。密切實封供申。不得有徇人情。務要公當。不慢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勘誘招募。令各自揀擇首領。預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團結隊。遞相委保。官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邀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諸般搆擊。當議比附正兵

功。格加酬賞。仍更垦其功大小。特與敘奏。不須廣求人數。及爽微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營司有抽試驗。

一本州如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陳訴。使仰相家事敵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捜捕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親二字・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召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醫議句赴當司。特與相度安排。或納與語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假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一本有時勿之意・不可作宋室

雜詩第十

悔歌湖然分。邈余樂之不猶。胥耿耿其倚牖。日孜孜焉職予乎啾修。非行側兮王牧。曰曷貴不隽兮。胤德音其幽幽。連經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舉昔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作。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何何天甘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己兮乾乾。（一本有釋、軸逑用韻・非風原所在者逸・其餘篇也之意乎・）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亡患前。公旦苦無方。不恤流言暗。將聖見亂人。天風慈孤偏。（一本有釋、君子行苗裔・其所在者逸・）

孝弟十今來息肩高廡從此法相沿。生無寃業田廬壞。赤子存亡作自然。道大容容小不同。顯思何故興機通。井蛔師徒三王事。論成功器業中。年寥哉寂焉。何何天甘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己兮乾乾。（一本有釋、軸逑用韻・非風原所在者逸・其餘篇也之意乎・）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亡患前。公旦苦無方。不恤流言暗。將聖見亂人。天風慈孤偏。（一本有釋、君子行苗裔・其所在者逸・）

呂與叔撰行狀第十一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

朱子抄釋卷之一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鹿山孟熙校刊

朱子抄釋序

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井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興學者講井地之法，具實田一方，計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成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當恤患，教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道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教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視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廉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論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言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佑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勞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記。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浦然。橫渠入神者，像面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責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誠與不誠，開無而畏，非其養也。不敢以一毫及之。（釋、卽行兼不然。便見人不如矣。）

予在江南日，徽中士徵予遊者，請刻朱子抄釋。予諾之。未有以應也。比守永學，徽士藏冠者十餘人，復以是請。予乃取朱子門人楊與立所編語錄者，讀其重復，取其切近，抄出一帙，條釋其下，以便初學覽閱。夫朱子之文，動千萬言，學者少而讀之，至於白首不能窮盡，乃今落落數百條何也？曰：君子之學，經貴於博，而尤要於約也。苟能其博之道，在朱子大賢也則可。於初學豈不泛濫而無所歸哉。學者苟於是編少加意焉，然後以觀朱子之全書，自當知所從矣。且因是以窺周程張子之奧，上溯孔顏思孟之道，亦可優入而不難也。嘉靖十五年丙申秋八月己丑，國子監祭酒呂柟序。（普及高、觀頤指可見。）

朱子抄釋序

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釋、狎行兼不是學。）

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釋、卽前三者之學。）

今人有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自看，卽克將去。（釋、切近指實。無如此學。）

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在明明德上。（釋、不一、恒無係學。）

聖人千言萬語，卽是教人做人而已。（釋、不一、恒是點字。）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面日說便了，何用許多年陪孔子不去。（釋、衆師資觀矣。方能）

而今合玩索處便玩索，合持守處便持守，合講論處便講論，合踐履處便踐履，須四路並進始得。（釋、好重作一路去會。方有其得乎。）

學者最怕因循。（釋、此人之通病。）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釋、惟是知的。）

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釋、順流易，惟是人欲。）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求放心便休。（釋、求放心卽是學問，求字當有務裡。）

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釋、裏外卽合外內之道。）

先生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釋、多少字還是夾雜。）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釋、此是人之生死關頭。）

科舉自是一件事，學問自是身己上事。初不相干。（釋、此本相干，不然。科舉何爲，亦可廢矣。）

若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釋、有此心，并其明理者傾吐耳。）

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釋、人欲卽此事，只是克己便好。）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釋、恐更別。）

人若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釋、伯謨意論格物，曰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

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釋、可謂立志致命矣。）

只是這箇心，但一念之間是底，便是道心。不是底，便是人心。（釋、人心亦有是處。）

人心只是一箇知覺，從饑食渴飲處，使是人心。知覺從若父子處，使是道心。（釋、饑食渴飲，恐難盡非。）

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釋、明白切實，無如此說，足以求執中矣。）

此心曉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使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底意思。

聖人興衆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

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所謂道心也。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矣。（釋、無師友固不可，全靠師友亦不可。）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釋、此卽復其見天地之心意。）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釋、覺而後能求。）

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理分明，便勝得他。（釋、物欲不出離得氣稟，氣何緣變化得爲氣質。）

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纔得不是便莫說，做作事，纔得不是便莫做，只此便是存心之法。（釋、此初學收心之方。）

南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先生以爲惟學能變化氣質爾。（釋、二先生之言皆是。）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釋、此可對看。）

德忍如救火，窒慾如防水。（釋、火易焚人，水易溺人。）

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心才係於物，便是爲其所動。（釋、當使天理常泰然。）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釋、盡透。）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纔邪自息。（釋、提醒只是戒愼恐懼。）

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釋、此又一時之言的。）

涵養於未發之先，窮格於已發之後。（釋、涵養卽此分先後。）

涵養須是箇甚麼。（釋、此卽未能識得，涵養箇甚麼的。）

劉靜問立志爲難。先生曰：也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釋、惟敬卽是立志。）

劉靜問：敬字似一箇畏字，非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常惺惺如此，氣象自別。

董銖問：主一無適，曰：只是莫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劉砥問謝子悔悢之說。曰：悢悢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竊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釋、說則心惺。）

敬卽是此心之自做主宰處。

論格物，曰：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釋、須先從到處尋是。）

且窮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遇著一件事，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釋、遇著字亦是緩辭。）

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易簡似一日，只是要熟。（釋、熟字卽學而後悉。）

陳安卿舉南軒知與行互相發。先生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釋、近日知行進之說亦是。）

知得深，便信得篤。（釋、敬知卽而後愈誠。）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矣。（釋、無師友固不可，全靠師友亦不可。）

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理分明，便勝得他。（釋、物欲不出離得氣稟，氣何緣變化得爲氣質。）

不廿離得舊窠窟，何緣變化得爲氣質。（釋、如宿拔乎流俗。）

南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先生以爲惟學能變化氣質爾。（釋、二先生之言皆是。）

德忍如救火，窒慾如防水。（釋、火易焚人，水易溺人。）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釋、盡透。）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釋、此正惡惡。最能害人。）

黃達才言思不能精之病。先生曰。硬思也不得。只是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釋、卽這是心有事係。不斷煩思。）

先生問董伯豹如何用工。答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慮。（釋、以止思絕了邪思。）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是得一時辰專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略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釋、過在不能事。）

李伯諴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

周子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臨事時又變遷了。先生曰。只是亂說。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釋、止吾止也。往吾往也。能撥。）

陳安卿問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先生曰。今且當理會常卓當理會。常底許多消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釋、常變一理耳。）

問氣弱腦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時節。氣自強而腦自大矣。

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篤厚謹畏。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昔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慮。今者復來。曰。得他悉地也好。或然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

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爲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認。則不奈他何。今公旣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其他皆無陶鑄處。

潘時舉問常苦粗率。不知病根安在。先生曰。不消更討病根。但知粗率便是病。在這上只加仔細便了。（釋、粗率與這是心有他係。）

先生曰。今學者來求病根。熹向他說頭痛灸頭。手痛灸手。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釋、是說與服訣。）

李方子臨歸請教。先生曰。閒閑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這是人自去做。（釋、卽寬而栗等義。）

一日同周舜弼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開雖佳而人之志荒矣。（釋、卽正玩物喪志。）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爲學。先生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便強使明。這風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不足。（釋、直是惟日有長進。釋、須與他說出固皆屬假因好。）

或言在家袞袞。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問斷。先生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釋、直是惟日不足。）

人之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克去。而反與之爲朋者。（釋、只是從欲易。）

（斷煩・便是來提得來・）
徑・入裏窟去・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頓碎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釋、我要只是反來領會也・）

讀書須周而復始熟看有四句云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釋、此四句亦是下學工夫・）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釋、對書便見己病乃益・）

讀書須純一如看了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釋、此個是主一・）

周元卿問著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釋、元卿已不特書向心・又安能得心在書上也・）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是（釋、此時便見天理人欲交戰底象・）

因說讀書云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釋、此沈潛反覆須如鳥反覆巢穴之解乃切・）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釋、以聖人之意爲己之意可・）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釋、惟不易躬行以救此四病・）

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釋、何者非妨問・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釋、此只是以心驗之得・）

大疑則有大進（釋、用思故也・）

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釋、此只是簡收放心・）

大凡看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釋、此便是行其所當行亦是立之意・）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在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其何可忘（釋、須是先立此心・）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釋、如此四後事・倒有許多人心要・）

窒白十六七時便下工夫讀書當時也喫了多少辛苦多讀了書今人卒年便要讀到窒這田地也是難要須苦累著力方可（釋、此恐記先生之言有誤・不然・是先生以窒語發多也・）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釋、只切己便有受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末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釋、古人以頓悟者故用叶・後人乃以悟說頓・故設難叶而非詩・）

甚多（釋、古人以頓悟者故用叶・後人乃是以悟說頓・故設難叶而非詩・）

南軒精義是意外說卻不曾說得詩中本意惟上蔡說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卻是會讀

詩。釋、六義體面固要識得。尤莫如先識得思無邪。

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釋、不是恐於卷舒作用。直有安安溫恭之德。自然政化流行。不能自已。如天地於春。亦自然日往月來。陽舒陰慘。未嘗容一意也。

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孔最強解將去。伯恭卻是傷於巧。

釋、詩書序傳。人得者還多。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釋、後儀禮爲經。禮記爲傳。

熹向定婚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大槩如此。釋、知此便可求用。

今所集儀禮。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然誠敬。釋、儀禮雖止十七篇。然於禮之綱領。已定。用之而周旋節度。係乎人耳。雖溷而不知貴。與背而不知惡。皆非也。

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足從廣大心中流出。釋、周禮直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故非聖無一言而非仁也。爲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儀貫矣。

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釋、程子云。若宋民之理有窮。雖聖王之法可改。讀周禮當識其意可也。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熹平生費此精神理會易與詩。論其得力。未若語孟之多。

温公通鑑。以魏爲主。其理都錯。熹所作綱目。以蜀爲主。釋、以蜀爲主。反是掩置威虛。如此類。

讀通鑑。且將全書未熟看。卻去看綱目。發明。卻儘好議論也。釋、通鑑敘左傳作。綱目做春秋經作。然比之而非仁也。爲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儀貫矣。及做之未至處。皆惟儘好議論耶。

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穀吉錄極好看。當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揣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釋、岐弼自非聖人。安得其言明。

太史公樂書。說那許多制度分寸極好。此必有古書可考。來必是他自說的。

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大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面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釋、不蹉一字。只是必看。

温公通鑑。是後人綴緝而成。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

詩。釋、六義體面固要識得。尤莫如先識得思無邪。

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釋、不是恐於卷舒作用。直有安安溫恭之德。自然政化流行。不能自已。如天地於春。亦自然日往月來。陽舒陰慘。未嘗容一意也。

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孔最強解將去。伯恭卻是傷於巧。

釋、詩書序傳。人得者還多。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釋、後儀禮爲經。禮記爲傳。

熹向定婚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大槩如此。釋、知此便可求用。

今所集儀禮。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然誠敬。釋、儀禮雖止十七篇。然於禮之綱領。已定。用之而周旋節度。係乎人耳。雖溷而不知貴。與背而不知惡。皆非也。

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足從廣大心中流出。釋、周禮直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故非聖無一言而非仁也。爲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儀貫矣。

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釋、程子云。若宋民之理有窮。雖聖王之法可改。讀周禮當識其意可也。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熹平生費此精神理會易與詩。論其得力。未若語孟之多。

温公通鑑。以魏爲主。其理都錯。熹所作綱目。以蜀爲主。釋、以蜀爲主。反是掩置威虛。如此類。

讀通鑑。且將全書未熟看。卻去看綱目。發明。卻儘好議論也。釋、通鑑敘左傳作。綱目做春秋經作。然比之而非仁也。爲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儀貫矣。及做之未至處。皆惟儘好議論耶。

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穀吉錄極好看。當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揣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釋、岐弼自非聖人。安得其言明。

太史公樂書。說那許多制度分寸極好。此必有古書可考。來必是他自說的。

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大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面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釋、不蹉一字。只是必看。

温公通鑑。是後人綴緝而成。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

詩。釋、六義體面固要識得。尤莫如先識得思無邪。

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釋、不是恐於卷舒作用。直有安安溫恭之德。自然政化流行。不能自已。如天地於春。亦自然日往月來。陽舒陰慘。未嘗容一意也。

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孔最強解將去。伯恭卻是傷於巧。

釋、詩書序傳。人得者還多。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釋、後儀禮爲經。禮記爲傳。

熹向定婚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大槩如此。釋、知此便可求用。

今所集儀禮。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然誠敬。釋、儀禮雖止十七篇。然於禮之綱領。已定。用之而周旋節度。係乎人耳。雖溷而不知貴。與背而不知惡。皆非也。

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足從廣大心中流出。釋、周禮直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故非聖無一言而非仁也。爲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儀貫矣。

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釋、程子云。若宋民之理有窮。雖聖王之法可改。讀周禮當識其意可也。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熹平生費此精神理會易與詩。論其得力。未若語孟之多。

温公通鑑。以魏爲主。其理都錯。熹所作綱目。以蜀爲主。釋、以蜀爲主。反是掩置威虛。如此類。

讀通鑑。且將全書未熟看。卻去看綱目。發明。卻儘好議論也。釋、通鑑敘左傳作。綱目做春秋經作。然比之而非仁也。爲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儀貫矣。及做之未至處。皆惟儘好議論耶。

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穀吉錄極好看。當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揣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釋、岐弼自非聖人。安得其言明。

太史公樂書。說那許多制度分寸極好。此必有古書可考。來必是他自說的。

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大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面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釋、不蹉一字。只是必看。

温公通鑑。是後人綴緝而成。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

詩。釋、六義體面固要識得。尤莫如先識得思無邪。

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釋、不是恐於卷舒作用。直有安安溫恭之德。自然政化流行。不能自已。如天地於春。亦自然日往月來。陽舒陰慘。未嘗容一意也。

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孔最強解將去。伯恭卻是傷於巧。

釋、詩書序傳。人得者還多。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釋、後儀禮爲經。禮記爲傳。

熹向定婚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大槩如此。釋、知此便可求用。

今所集儀禮。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然誠敬。釋、儀禮雖止十七篇。然於禮之綱領。已定。用之而周旋節度。係乎人耳。雖溷而不知貴。與背而不知惡。皆非也。

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足從廣大心中流出。釋、周禮直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故非聖無一言而非仁也。爲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儀貫矣。

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釋、程子云。若宋民之理有窮。雖聖王之法可改。讀周禮當識其意可也。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熹平生費此精神理會易與詩。論其得力。未若語孟之多。

温公通鑑。以魏爲主。其理都錯。熹所作綱目。以蜀爲主。釋、以蜀爲主。反是掩置威虛。如此類。

讀通鑑。且將全書未熟看。卻去看綱目。發明。卻儘好議論也。釋、通鑑敘左傳作。綱目做春秋經作。然比之而非仁也。爲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儀貫矣。及做之未至處。皆惟儘好議論耶。

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穀吉錄極好看。當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揣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釋、岐弼自非聖人。安得其言明。

太史公樂書。說那許多制度分寸極好。此必有古書可考。來必是他自說的。

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大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面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釋、不蹉一字。只是必看。

歐公文雖平淡，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卻不是隱究無意思。（釋、終是陷于詞章。）

自三蘇文出，學者始以趨於巧。（釋、文士趨巧，自左傳國語以來然矣，三蘇又其甚耳。）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文議論平正，間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

歐公言作文有三到：好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字倚如此，況求道乎。（釋、此三處可以占歐子制科之心矣。）

文卓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釋、文章有道理方是暢。）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釋、此亦論文字格調而言。并四篇原意亦失之矣。）

黃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深。語孟說得較闊，（釋、通書便有要立言意，語孟闊人隨事發，自然然也。）

問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釋、程子謂西銘，原道之祖，恐不止述天命之性說之也。）

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釋、須近取諸身好。）

定性書，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釋、初學要勉力求至于此。還是爲密，是猶未能立而求行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文字如此了，便是已知爲學之本。（釋、記子後如黃叔度、程明道，皆天生來好，故入道便易，人當先化氣質可。）

因論勸篇，先生曰：諸公且道那句是緊要，道夫曰：順理則吉，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惟危兩句，這是生死路頭。

今看了近思錄，右別經書，須將道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人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釋、神子之意，言本不必拘倘也。）

伊川見朱光廷所編語錄云：某在何必讀此，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釋、此亦近子四人前發，欲無言之意。）

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諒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或不好，然意思好。（釋、只意思好，不須用巧也。）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他滿抗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卻怯弱，似是合下便得易。（釋、只看人道處，其言語不必拘倘也。）

范淳心銘，他自見得到，說得件物事如此好。（釋、通約之旨。）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提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釋、此卻是文論也。）

李復濶水集，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怍，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粗，卻盡此章之意，信州刊行，（釋、此須平日集義功深，安得卻仰無愧怍，善觀浩然之旨。）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釋、康節自成片段，於其心，亦無愧怍，但不是論語源說。）

潛虛只是吉凶滅否，平王相休囚死。（釋、易原不如是，失卻作子行四德意。）

朱子抄釋卷之二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鉤孟熙校刊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釋、以太極爲理，恐涉支離，非周子本義。）

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釋、說得有理法，說理生氣恐未穩。）

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必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釋、理在天地及氣流行之先，恐未然，畢竟是氣即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釋、此恐依大子易中之說是。）

論天地有心無心，曰：若果無心，則須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是他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釋、天地可見他作心非。）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提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釋、橫渠之說，亦非牡撥，大子嘗曰，天與水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見海中作旋窩，水皆注入去者，（釋、若雍溢則水必不回此，可以古今運矣。）

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其實是一氣流行，（釋、此便是陰陽往來晝夜更代之理。）

鬼神是天地，夜是鬼，息底是神，消

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嘘吸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程子注謂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語說得好。（釋、說得好。釋、說得默亦可見鬼神。）人之能思慮記憶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釋、即心之靈。）寂寂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釋、即動靜可以觀神。）而寂滅。寂有主而寂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寂寂時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是老氏語。畢竟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釋、以此知老佛歸根輪迴之說皆非。）

陳復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感。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通貫。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釋、只是心感應。）

先生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釋、無氣質則無天地之性。氣質變改。便是天地之性。）

伊川先生說話。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釋、伊川說性即理固善。然性又兼氣說不可。）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之。（釋、此卻未然。恐涉支離。）

孟子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釋、此可見性自氣稟而有。蓋氣即人之成形。其說渾然精緊。蓋爲心。心之所生者蓋氣即性。）

天命之性者。無氣質。卻無安頓處。（釋、此卻明白。）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釋、此卻未然。）

人性雖同。氣稟不能無偏重。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釋、仁若存得了。就與天地同體。腦處生意流行矣。）

問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先生曰。孟子論性。指本然之理而言。理無不善。夫子言性。就人生氣稟而言。不能無差。故曰性相近。然人能因其相近而復其初。在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嘗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以其困而不學。故不可移。若勉強盡力。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中間包得許多生氣。自是惻隱。（釋、仁統萬善之長。故仁者人而不仁。卒意息矣。）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釋、此卻未然。恐涉支離

論敬之異誠曰敬是執持之意誠是眞實之名敬則自始到終皆順著力誠須是物格知至然後意思念慮自是眞實強安排不得也（釋、雖敬亦須先要知味、方有味。）

楊子順問周先生云一者無欲也比伊川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警悅（釋、無欲固是好、但無欲、其先須有功。）

漢儒反經合道之語卻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爲權則非矣（釋、權能合道、雖反經亦不妨、漢儒將亦有所受。）

問致字之義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釋、致如世人言致席致位之致、言積累而極、而爲己所有也。）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先生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釋、性分若不被氣拘說、後何嘗得來。）

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嘗先存心而後養性養者養而勿害之謂性不可言存（釋、存心養性、恐不可分先後、說存心便可養性、性亦可言存、成性存存是也。）

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賦與所謂天令之謂命然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有以理言者謂仁義禮智之性性者皆天所賦與故皆曰命（釋、若有此二說、便是能參其天地所以付與我者以及于人、與子思之言不合。）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釋、卷高遠處皆平實。）

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釋、只威戰至死不已、懼是無欲間斷如逝川也。）

聖人只是常欲扶豎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釋、全其天地所以付與我者以及于人、便是能撐拄天地、與是仁人孝子可。）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釋、了此何須多言。）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釋、卷高遠處皆平實。）

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釋、只威戰至死不已、懼是無欲間斷如逝川也。）

問必有閑睢驎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何也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蒸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釋、既無一民一物不化、何消又用周官法度、大抵關雎先而洼窕次之、不然、徒善不能以自行。）

楊至說士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爲感動（釋、有如此詩、又本之以德、豈惟可使七宰感動哉。）

素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卻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事都被他下面做壞了上面如何整頓（釋、若用心爲民、大亦可、小亦可、不然、大固不可、小尤不可。）

陳安卿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先生曰這箇事蓋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倘有萬千難行處莫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釋、但有濟民之心、仁愛規畫行乎其間。）

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執大於此

者乎（釋、善法被濟可。）

王荊公相當國時好出人罪以積陰德嘉祐謂雖堯舜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乎（釋、疑惡人以救良善、全德安在。）

問者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只是隨時（釋、就中整理、但未經濟手段。）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閧然成擾卒未已也（釋、此已日乃革之之意、若更張者、不是徹利、便是名。）

陳安卿問律起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那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造（釋、自堯舜設士以來即有律、如五刑五流贖金贖、能改也、但逐代有增益耳、惟仁主能損律、漢高之三章是、不能以自行。）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釋、若不避事、恐有事辟、侵事者反避事也。）

自古救荒只有兩策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釋、兵者凶器、不得爭到爲不是、然兩者方可云救、恐亦有策。）

乙卯冒字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劫不者斬隱糴者配先生曰這便是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迫又曰要之只是粗法（釋、不求劫奪之故、而斬劫奪之人、雖都之不酷、古不信也。）

問在鄉二千餘斛不肯盡數賑濟（釋、此意行、可以親炙王之仁人足也。）

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根本無這箇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公建官便皆要那吏（釋、自昔僞楚、如上通大子、宰相、都守通千載、皆可以方其德。）

官若吏所謂吏須是擇那循底（釋、後世內而大小九卿、皆證可務與論事官、外面若府州縣、皆被經歷薦吏爲官、其意深矣。）

先生曰古者同安時每歲追稅必先期出示以一幅紙載三片作小榜子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某鄉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體見監司郡守如何卻降階（釋、內外之體、自若以行其義、都守通千載、皆可以方其德。）

先生歎息云今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話古人禁人聚飲今卻張

陳安卿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先生曰這箇事蓋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倘有萬千難行處莫道要復他且他豈有（釋、只就差役中自有一樣、井田法不行區畫、又橫渠說必須集時。）

先生論兵曰今日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其所費卻是無日不用兵也（釋、政在養農、陳者食農不足、農不足則兵不給。）

人言仁不可以主兵義不可以主財蓋謂推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釋、夫子據本之言。）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甚州。總司屯甚州。灘司屯甚州。上面卻以戶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爲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簽押。各相牽制。事何由成。（釋、大抵只要人省。省屯與田畝亦同。治得民田。便治得屯田。）

朱漢間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適何識韓信方得。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釋、孰有得天下得人之心者。眼力方高。）

監司庶人。後犯贓罪。須與鐫三五資方始得他。痛今都不損他一毫。（釋、此在用監司者已非其人。故上下內外相恕也。）

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能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釋、晚宋朝廷模本如此。可不長乎。）

如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先生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太學師。卻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釋、此治化之本。）

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處。（釋、蘇子瞻謂來先庭何時打破這箇敬字。則堯舜孝孔子皆非矣。）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先生曰。最是要看得此五字是如何氣象。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卻之底意思。今人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到宰相。地位也是低。（釋、以後世自請舉字。對武侯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智之深者也。如稈門之了仁智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智之深者也。如稈門之了氏則仁勝。上蔡則智勝。（釋、終是仁可以兼智。）

學者須要有廉隅稜角。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釋、只是一忠信故。）

蔡行夫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先生曰。此是顏子好學之驗。如此。卻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釋、二事皆在四句上。做。恐不可小二事也。）

黃直卿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開更密。似點更規模大。開尤縝密。（釋、此卻是自二子衆說上看。如克詠與信處。有箇著落。）

林學蒙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卻不是次第做工夫來。先生曰。然。以爲與莊子之徒相似。（釋、點之學流而爲周。故夫子因其言志。始與而終抑。）

曾子與曾點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釋、此卻是聖兒省之善。與非或問曾子三省。先生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一箇欠闕處。卻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卻自不曾知得。（釋、曾子自知所不足者。此三事人之爲功。當取其意。若其病。不可泥其事。）

自孔子之後。得聖人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釋、曾子博之深。故思孟皆得其道。少間本朝人物。曰。韓、范、規模大。又粗了。溫公差細密。又小碎。曰。看本朝諸公。如范文正、范子與尚粗疏。其徒便支離矣。）

問孟子亦戰國氣習否。曰。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釋、粗只是不可放過者放過。細是可放過者不放過。）

問東坡韓公如何。先生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非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先生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釋、既是文人自立。良是可勿論其粗淺矣。）

猛卿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能改了。（釋、胡明仲有論行。恐誤看也。古之三德六德者。皆有用而無害。）

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

立之說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卻如誰之類。先生曰。一如呂吉甫及王荊公是也。

陳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入。凡作文字多好言此理。（釋、了翁有志于仁。）

問東萊之學如何。曰。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釋、此恐是先生求友伯恭之前語。看舉之考究。國父之利欲。伯恭未必然也。）

漳舉有首無尾。婺學有尾無首。源舉首尾皆無。只是與人說。

江西之學。只是禪。瀾學卻專是功利。

浙間有一種學。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有所見。然後謂之悟。此大可笑。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擴充四端之類。不可謂之不是。然求本而遺末。其弊至於合理會底事。都理會不得。

遇事無所依據。（釋、子靜這意不少。）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只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時面盎背。自然不可及。（釋、有所得者文字自異。）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他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釋、濂溪是他的指點。六經是他自看得。）

李延平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不異於常人。終日無疾言遽色。李先生真箇是如此。（釋、延平求仁之功切。）

江西之學。只是禪。瀾學卻專是功利。

浙間有一種學。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有所見。然後謂之悟。此大可笑。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擴充四端之類。不可謂之不是。然求本而遺末。其弊至於合理會底事。都理會不得。

遇事無所依據。（釋、子靜這意不少。）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他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釋、濂溪是他的指點。六經是他自看得。）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釋、固是天資好。亦是起初不曾錯用功得。）

纔剛曰。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先生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是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釋、後輩皆地做工。只是資能領文辭之學耳。）

問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若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釋、靜坐固好。然不可一向靜坐。亦有弊。故夫子教人博文約禮。）

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釋、雖天資高者。亦當自點檢方止入。）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釋、孟子比伊川。終是大且然也。）

敬夫最不可得。聽得說話便冥改。（釋、只此便喜聞過矣。）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釋、亦有不似伊川之近處。）

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恁不及也。（釋、朱夫子論友如此。安得不重下道。）

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世文字。惟程先生張先生嚴節說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說。便有病。（釋、過處說便不差。）

南軒疾革。定夏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在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釋、卻此可以觀易簀結纏之象矣。）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諸下。稍皆入禪學。去（釋、如尹彥明御立得定字路之誤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修改程子。而於講學處欠闕。（釋、既精神短。講學欠闕。又安得純粹。恐只是記覽淺耳。）

先生曰。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昏

光風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沿未得。先生曰。豈不是如此。（釋、只觀公明宣三年。使見產明卻非。）

龜山只要閉散卻好讀書。如尹和靖便不讀書。（釋、此恐誤看尹子。尹子真讀書者也。）

論及龜山。曰。將樂人性急粗率。龜山卻恁寬平。此是開出。然其粗率處。依舊有風土在。（釋、與叔見得卻眞。）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釋、只清苦。使是寬學。）

游定夫亦推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釋、定夫亦好新奇。自程門出下手便先克己。）

文定從龜山求。未見上蔡。見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釋、後學多好就己之實踐。故其所得不如古。）

李延平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不異於常人。終日無疾言遽色。李先生眞箇是如此。（釋、延平求仁之功切。）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只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時面盎背。自然不可及。（釋、有所得者文字自異。）

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恁不及也。（釋、朱夫子論友如此。安得不重下道。）

南軒疾革。定夏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在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釋、卻此可以觀易簀結纏之象矣。）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諸下。稍皆入禪學。去（釋、如尹彥明御立得定字路之誤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修改程子。而於講學處欠闕。（釋、既精神短。講學欠闕。又安得純粹。恐只是記覽淺耳。）

先生曰。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昏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卻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云。烹又不曾上書自辨。又

不甘作詩底論。只是與朋友講論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釋、難爲其所當爲・外誘亦可者棄・故曰知風之自・）

問楊墨之道與佛老如何。曰。楊朱卻老子。爲己。（釋、易道仁義・不正陰存枝多言王廷伯・）孟子不闢老氏。不知闢楊。卻是在其中矣。

莊周列禦寇。亦以這件點底道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嘗他也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瞥見這物事。便放浪去了。而今禪學也是恁地。（釋、秦醫行怪・後世有可知存心爲學於・）

莊子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甚高。（釋、易道仁義・不正陰存枝多言王廷伯・）

老子中有仙意。（釋、此恐非朱子之論・當有之・非所以教後學也・）

老子之學。魂常養魄。故不耗散而水火交。（釋、此解與上仙意之說非所以立教・）

因說參同契曰。他之法只是以神運此精氣。結而爲丹。其說甚異。（釋、此與說老子觀玄魂之意同・）

自漢以來。專用黃老。東晉時佛法漸盛。大率卻祖老莊。這邊磨入中國。然後一切掃蕩。直指人心。而諸子百家一切俱廢。（釋、惟正道無人主張・故異端自作・文武成康時・無爲佛那得來・）

問昔見道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董蠧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然與之言。正是大本不同。（釋、大本不同良是・若論佛有敬以直內・恐誤記也・）

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

佛經中惟楞嚴咒說得最巧。（釋、於異端但取其巧・便遠害・）

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釋、六祖存養者・不是舊惺存養・）

歐公常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滅。順之而已。（釋、歐言極明白・聚與夕死可矣・同生以免・以及天壽不成者・異矣・）釋老則拘悴之者也。（釋、惟卢氏之學・有勁於程門多・）

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

聖門只說爲仁。不曾說知仁。上蔡一變而爲張子韶。（釋、禪子云・學者於異端色以遠之・上蔡卻它了・故遠下張陸・）子韶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釋、如淫聲美色・故遠下張陸・）經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釋、如淫聲美色・故遠下張陸・）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釋、惟卢氏之學・有勁於程門多・）

大抵學問須是樂。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能如此。（釋、機眼端嚴・他有流弊・）

熹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熹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釋、陸氏於近禪・）時舉問孟子好辨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卻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釋、粗不易明而正・深者、雖曉難通・）

四子抄釋後序

道大矣哉。作之者之謂聖。至周孔而備矣。述之者之謂明。至程張朱而備矣。出於聖者經也。出於明者傳也。經傳作而道無餘蘊矣。涇野呂先生之爲成均也。既以六經教士。又取儀禮日升習之。暇日乃以抄釋付之梓人。其服膺先生之教者歟。三月廿日後學漢納蜜承敍識。

宋四子抄釋後序

四子抄釋者何。淫谿呂先生僭後世學者之學之贅也。爰輯周程張朱四先生之書而釋其要者也。夫自聖學湮。微言絕。士各以意爲學。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離經畔道甚矣。奎開宋室。四賢繼興。著書立言。以覺來世。所謂洙泗之嫡傳是矣。顧其全書。浩汗膠竟。學之者往往皓首窮年。而不得其要旨之所在。先生慮其卒也。此抄釋之所以作也。學者于是而學焉。操要守約之餘。上可以溯孔顏思孟之道。由是而學術正。世教純。發端之功。不可誣也。然則先生之於是書。可謂大造學者矣。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其先生之謂與。嘉靖丙申陽月吉旦。進士後學莆田鄭汝舟謹識。

原序

張伯行敬書

表章先於先儒者。至爲明晓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豐聽之耳目。太矣。乃或拘於習染。蔽之無以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置棄事物。脫略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實。徒爲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續之幾。所賴乎明斯道者。卓然挺拔。不囿時趨。毋狹小以徼近名。切過高以希速化。堅白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耳提而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代。道蓋無不一也已。我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鄭重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書。互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明揆九圍。承流宣化。暫有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村柳生聘陳生紹濂彙訂。雖妄意編輯之無常。亦以俟知道君子略悟論之罪。進而教之也。因書以爲序。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望後儀封張伯行敬書於三山之正誼堂。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爲相。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爲師爲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幾以相示。亦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爲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爲鄒魯之真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緜延如綫。蓋亦益虛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間。張子爲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爲歸魯之流。在是。卽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氏出而聖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當者。大非若秦漢時之榛蕪蔽塞。閡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儒之言。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爲科名爵祿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焉。夫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心頓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章章也。先儒者。具在學者心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窮一理之通。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體性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爲詖淫邪遁所溺惑。故凡先聖之蘊。予則何敢。僭刻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一

清　張伯行集解

周子

周濂溪名敦頤字茂叔。宋世治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洞見道妙。超事刑政情慾之表。慕陶淵明之為人。而樂之遂築書堂其上。號曰濂溪。所著有太極圖說通書數十篇。蟹手授二程子。以繼於世。高趣尤好住山水。游廬山。濯纓其溪而樂之。遂築書堂其上。號曰濂溪。所著有太極圖說通書數十篇。蟹手授二程子。以繼於世。

至朱子為之註釋。而語錄而始定矣。但大意蓋在圖。而小注頭緒尚煩。今合大小註疏。中其窾復參以語錄之說。庶文直而旨明。使讀是書者會心般旋云。

太極圖說　子銀曰道體之本原四圖皆所以明之。庶人之不知者說由於說理故為此言以明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而言無形也。太者大無以加之稱。太極者理之至極而無以復加之理。即衡平其中者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夫太極固陰陽統本分也。而司以觀所來之機。惟其機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循環無端。生生不已。由是分陰分陽。兩儀因對待而立焉。陰陽分兩儀立矣。而陽不能不變。而施乎陰。陰不能不變。而施乎陽。五行於是乎具。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此生成自然之序也。惟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故以水火木金土之五氣順布於天地之間。而春夏秋冬之四時行焉。木氣為春。火氣為夏。金氣為秋。水氣為冬。土氣寄於四季。而順布亦行焉。四時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觀五行之生成順布。則道化自然之序。皆不能離乎太極。是陰陽一太極也。至於陰陽五行。質具四時。其氣皆不能外乎陰陽。是五行一陰陽也。陰陽異位。而運轉異時。皆不能離乎太極。是太極本無極也。是知五行之生也。氣質不一。而各一其性。閱其所稟之不同。莫不具有太極之全體。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五行同各一其性。而太極陰陽又不止生五行已也。蓋無極真之理。二氣五行精醇之氣。妙於自然融合而經緯錯綜。各以類凝聚而成形。於是人物之生。得陽而健者以成男。乾道也。亦得陰而順者以成女。坤道也。亦得陰陽之全體。而太極之全體。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五行同各一其性。而太極陰陽又不止生五行已也。蓋無極真之理。二氣五行精醇之氣。妙於自然融合而經緯錯綜。各以類凝聚而成形。於是人物之生。得陽而健者以成男。乾道也。亦得陰而順者以成女。坤道也。亦得陰陽之全體。而太極之全體。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氣化形化。人物無不同也。然惟人之所稟得五行之秀。而其心為最靈。故其知覺為獨全。於是形之屬陰者既生而成質矣。神之屬陽者又發而有其知矣。固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誠者謂其無妄。乃所受於天之正理。人皆有之也。而一雜於後起之私。則失其所受之正矣。是故聖人無他本。而誠者其爲聖人之本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上二句易之彖辭也。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元始也。資取也。誠之理雖全於聖人。而其著於天道者。莫備於易。大哉乾元。萬物所資以爲始者。蓋即誠理發出如水之有源。形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純粹至善者也。是其爲誠之源。與誠之所立。皆純而不雜。粹而無疵。至善而極於純粹之精者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上章神妙萬物之謂。

聖第四　此篇言神誠幾之性
　　之妙之書旨

之謂聖。其發之微。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之動。神之應。故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介於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惟其然。是以最極其妙。幾微故幽。誠者不明。無所爽繆。惟精一。故至明也。神者不拘而速。不行而至。是以最極其變。幾微故幽。千慮苦歷。故疑妙也。識者理難已動。小則未著。惟極微。故幽深也。誠神幾曰聖人。

極其幽者。明之聖人。孟所云性焉安焉者也。若學而知之。若利而行之。若勉強而行之。則當有以存其誠。致其神而審幾。以爲緊要。

慎動第五　此篇言動段正則和順
　　不和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動段行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蓋由者也。天誠者動之微。繼此而見諸行事。由爲動之者也。動而以正。則合事物當然之理。故曰道。用而和曰德。用之而和。則日新而無窮。見諸行事。由爲動之者也。動而不正。則悖事物當然之理。故曰邪。邪動妒也。是爲害也。動不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易簡。
　　人能易道非道易人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中師程正叔智也。天道之於人物至切。而人不可不用力者。非有他也。聖人之道不遠。蓋之以仁義中正以立人極而已矣。

守之貴。天德在我。守之於身者。天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其發之微動而不可見。充之周偏而不可窮者。聖之本

聖第四　此篇言神誠幾之性
　　之妙之書旨

之謂聖。其發之微。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之動。神之應。故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介於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惟其然。是以最極其妙。幾微故幽。

慎動第五　此篇言動段正則和順
　　不和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動段行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蓋由者也。天誠者動之微。繼此而見諸行事。由爲動之者也。動而不正。則悖事物當然之理。故曰邪。邪動妒也。是爲害也。動不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易簡。
　　人能易道非道易人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中師程正叔智也。天道之於人物至切。而人不可不用力者。非有他也。聖人之道不遠。蓋之以仁義中正以立人極而已矣。

守之貴。天德在我。守之於身者。天

理之全於聖人而其著於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純粹至善者也。是其爲誠之源與誠之所立。皆純而不雜。粹而無疵。至善而極於純粹之精者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上章神誠幾之性

聖第四　此篇言神誠幾之性
　　之妙之書旨

之謂聖。其發之微。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之動。神之應。故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介於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惟其然。是以最極其妙。幾微故幽。

慎動第五　此篇言動段正則和順
　　不和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動段行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蓋由者也。天誠者動之微。繼此而見諸行事。由爲動之者也。動而不正。則悖事物當然之理。故曰邪。邪動妒也。是爲害也。動不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易簡。
　　人能易道非道易人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中師程正叔智也。天道之於人物至切。而人不可不用力者。非有他也。聖人之道不遠。蓋之以仁義中正以立人極而已矣。

守之貴。天德在我。守之於身者。天

誠幾德第二　此篇欲人之由誠
　　以備乎德之全也

誠幾德第二。此篇欲人之由誠以備乎德之全也。

周子曰。誠無爲。人心之所具者。誠也。有德焉。而人品之所成者。德也。是皆不可不辨也。大所謂誠者。一實理之自然。賦貫動靜無所爲也。此即太極也。幾善惡。所謂幾者。人心之動。善惡所由分也。蓋物於誠之發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潛萌其間。此即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所謂德者。以其施愛潤之仁。以非合宜當之義。以其有理謂之禮。以其明通當之智。以其能謂守之信。此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

或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或問曰。天下之人不皆善。惟有師道也。又問曰。師道何以使天下皆善也。曰。欲天下皆知師道。當先觀人性。蓋誠人性之氣稟有之。分剛分柔。而剛柔又分善惡。其善者又有無過不及之中。性之不同如是而已矣。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順。爲巽。爲從。爲和。惡爲懦。爲邪。爲柔佞。誠未達剛柔善惡中之義。曰。未剛之性。其善者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順。爲巽。爲從。爲和。惡爲懦。爲邪。爲柔佞。誠未達剛柔善惡中之義。

師第七　此篇言師道所係之大也

師第七。此篇言師道所係之大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其不存勉而執焉者。手德出幾之篇人乎耳。

聖凡此皆聞之者也見惡者為猛多後從為之名道狹為強學多通理不通凡此古聞之惡也皆本之性其善者為然本初識為聞無非性為實現而善人則皆本之善也其惡者為偏窮之習力限為所蔽動與多習少為猶似行解不識則皆染之習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惡者因不足言而善者亦未必皆合乎中惟中也者得性之正喜怒哀樂之發無過不及為性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蓋聖人不同於眾故獨名之曰中節也非謂眾人不能中節也眾人亦能中節但不多耳不必以古人為止而皆平日以為準也

獨得其古聞而能全本性之真有如此者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惟聖人自合於中故以之立教而示人也使人自改易其開染之惡而歸於善惰其有證發慧順之德無強梁愚頑之病而又非徒能易其惡也抑使自至於善之中凡以發慧順開通相濟無復有到不及之偏矯而止矣　故先覺覺後覺開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是故師者所以攻人之蔽正人之不中也惟以聖人之先覺覺庸眾之後覺以後學之開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味求於先哲之明達而師道於是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者也其所云為天下者　無疑矣師道之所為如不大哉

幸第八　此篇見不聞過無恥皆為不幸而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人皆以貧賤禍患為不幸有過而人不告曰以不聞何由知改其大不幸者是自己無恥無恥則一切過惡皆視為固然所謂不仁者失其本心而無羞善之地矣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故必有恥則能發憤而可教聞過則知所改而可賢然可教則自能改過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

思第九　此篇言思為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周子曰洪範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引洪範兩語以發言思之端思曰睿睿作聖者謂思以睿為主而可以作聖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以下皆發明思睿聖之義而此一節先言聖人之思也無思誠者無妄之心也言本事而無思者乃寂然不動之本也非至而有思即通者乃感而遂通之用也聖人之心非本而何用以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畢具即見古因之幾方動於彼而心之誠即動於此雖無思而自無不通若不失之懷機亦不失之枯寂是乃所以為誠神幾之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此二節聖人之不可以不思也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能之若學者於幾之方動不思則心本所蔽必不能睿而通微不睿則心亦未免其虛靈之本體必不能聖而無不通是則無不通之聖由於通微之睿通微之睿由於思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機幾同蓋而言之吉凶生於思思之為用大矣故思之至可以作聖而不陷於凶焉又言因之機也此二句結上文乃一章之要旨明且切矣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不俟終日易也所謂思曰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神者聖人之稱所謂睿作聖也此兩節又引繫辭下傳分通洪範之言以申明之

志學第十　此篇言人之為學貴乎立志欲以聖賢勉士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由是觀之伊尹之所志純是大道為公何嘗有絲毫自己之意顏淵克己功深心和非德皆大賢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蓋有絲毫自己之意顏淵克己功深心和非德皆大賢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由是觀之伊尹之所志純是大道為公何嘗有絲毫自己之意顏淵克己功深心和非德皆大賢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蓋有絲毫自己之意顏淵克己功深心和非德皆大賢之事也

周子曰聖希大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期至於是而不敢自畫也人之造詣原無止境聖人本若天道而無止而希望之大賢本若聖人而無止而希望之士本若大賢而無止而希望之蓋聖人之事大賢之事士之事雖有不同而其為學之道則一而已矣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此一節先舉伊尹顏淵以為為士者法也伊尹欲致君澤民顏淵克己功深心和非德皆大賢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由是觀之伊尹之所志純是大道為公何嘗有絲毫自己之意顏淵克己功深心和非德皆大賢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蓋有絲毫自己之意顏淵克己功深心和非德皆大賢之事也

強梁愚頑之人而又非徒能易其惡也抑使自至於善之中凡以發慧順開通相濟無復有到不及之偏矯而止矣　惟聖人自合於中故以之立教而示人也使人自改易其開染之惡而歸於善惰其有證發慧順之德無強梁愚頑之病而又非徒能易其惡也抑使自至於善之中凡以發慧順開通相濟無復有到不及之偏矯而止矣　惟聖人自合於中故以之立教而示人也使人自改易其開染之惡而歸於善惰其有證發慧順之德無強梁愚頑之病而又非徒能易其惡也抑使自至於善之中凡以發慧順開通相濟無復有到不及之偏矯而止矣

聖人之先覺覺庸眾之後覺以後學之開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是故師者所以攻人之蔽正人之不中也惟以聖人之先覺覺庸眾之後覺以後學之開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味求於先哲之明達而師道於是立矣　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味求於先哲之明達而師道於是立矣

延正而天下治　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者也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者也

其所云為天下者　無疑矣師道之所為如不大哉　易其開染之惡而歸於善惰其有證發慧順之德無強梁愚頑之病而又非徒能易其惡也抑使自至於善之中凡以發慧順開通相濟無復有到不及之偏矯而止矣　惟聖人自合於中故以之立教而示人也使人自改易其開染之惡而歸於善惰其有證發慧順之德無強梁愚頑之病而又非徒能易其惡也抑使自至於善之中凡以發慧順開通相濟無復有到不及之偏矯而止矣

聖人之先覺覺庸眾之後覺以後學之開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是故師者所以攻人之蔽正人之不中也惟以聖人之先覺覺庸眾之後覺以後學之開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味求於先哲之明達而師道於是立矣　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味求於先哲之明達而師道於是立矣

延正而天下治　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者也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者也

其所云為天下者　無疑矣師道之所為如不大哉　

之謂純其心而治爲有本矣　心純則賢才輔。賢才皆仁義禮智之人。可以輔吾治者也。君心既純。則取人以身。自能合而從之。見賢而有德者才而有能者。咸至爲吾輔矣。賢才輔則天下治。此有其本。又得其輔。將見賢才各托其職。不待人人耳提而教之。而天下自無不治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人心不純則不能用賢。故以純心爲要。不用賢則無以宣化。故以用賢爲急。二者皆治之不可忽者。而有主輔之分。上言賢才。此專言賢則才在其中矣。

禮樂第十三　此篇言禮樂相須之道。卽圖陰陽之意也。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　禮由陰作。樂從陽來。所謂禮者非玉帛之謂。乃心得其理也。所謂樂者非絲竹之謂。乃心得其和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禮樂相須而用之。有先後。觀於造化陰陽消長。順序而布。則五福不相悖。民彝物則不相陵。舜此理而後和之驗也。觀於人君盡君之道。臣盡臣之道。以至父子兄弟夫婦各盡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則行之而宜。習之而安。此又理而後和之驗也。夫禮者理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不理則不和。故禮先而樂後也。若以圖之陰陽論之。發散由於合聚。其先後亦有不容紊者。朱子所以謂此章爲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也。可見矣。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學當務實而不可虛名也。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人皆務名而不務實。理如實修則道有諸己。乃爲善也。名勝則學以欺人。最可恥也。故君子爲己之心。德欲其進。又欲其修。惓惓日有孳孳而不息者。見以務實勝名。實勝而德業之善者。名亦隨之。衆名而失實者。名終去之。學者究而論之。務實而避名者。名亦隨之。衆名而失實者。名終去之。學者將爲其善乎。將爲其聞乎。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必有能辨之者。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人之善當學。而不善亦不可棄也。

有善不及。　臨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不能及人之善。則當學以求及而已　曰。有不善。又設問見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九疇說見洪範。若順也。言聖王之世。禮法無不備。教化無不明。而三綱以正。九疇以敘。由是民得其所而太和。物遂其生而成若。此卽理而後和之意。而樂之所由作也。　乃作樂以宜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聖人因而作樂以宣氣而平情焉。宜所以遂其理之分。言樂之關乎風氣也。平所以節其和之流。言樂之關乎人情也。然風氣亦驗諸人情。故下文獨以人情言之。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由是卽其聲而聽之。淡而不至於憔悴。和而不失於邪淫。而國之君子入耳感心。亦莫不與之俱淡且和焉。夫淡則無慾。和則無爭。民心平安。和則無急切之聲。柔。狀心平則平。中。優柔平中。德之盛而不可及者也。因樂以思其德。德操心稱則優柔平中之中而不可及者也。是謂作樂之道。配乎天地。乃古之平格。所以動以復加者也。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繁苛。縱欲敗度。

但聞人語之曰。斯人有是之不善。亦非大惡也。則舍之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爲知其不能改乎。改則去惡從善而爲君子矣。若忙終不改。流爲有心之惡。惡者必積累於天而爲天之所棄。彼豈不畏天之棄而降之罰哉。爲知其不能改也。此則勸之之辭。欲不善之人聞言而自悟也。　故君子惡有棄其無弗愛且敬焉。　故君子於人之善無不與。同惡有棄焉。於人之惡無不勸。則不棄人於惡而無弗愛且敬矣。名其親天下無一非可與爲善之人。如此所以善者益勸。於爲善而不善者亦莫不與其歸於無過也。

動靜第十六　此篇卽動靜以見神之妙也。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而天下之理盡於是矣。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則有形而各倚於一偏。乃形而下者也。物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卽上節而申明之。言其動而無動者非不動也。動中有靜也。靜而無靜者非不靜也。靜中有動也。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於形。亦不囿於形。合一而不測。是形而上者也。神也。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蓋物則動。滯於動而無靜。靜淪於靜而無動。故不通。神則靜而無動。動而無靜。不動也動中有靜也。靜而無靜者非不靜也。靜中有動也。故能妙萬物。此結上文以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陽陰一太極是也。　萬物之終始卽圖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是也。　混兮闢。闢也。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神。統於一。蓋本則一也。闢。闢也。自五行而下。下而萬物各一其神。寧卽圖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蓋理無乎氣。則爲四時之運行。氣運乎形。則爲萬物之終始。卽圖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是也。　混兮闢。闢也。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神。統於一。蓋本則一也。闢。闢也。自五行而下。下而萬物各一其神。寧卽圖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也。　則本乎陽動而陰。火陽。動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靜而陽。水陰。靜也而根於一。一五妙合而凝。是也。　五行陰陽太極。　此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蓋五行之錄形於陰陽之氣。莫非此理爲之主宰。卽圖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也。　混兮闢。闢也。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神。統於一。蓋本則一也。闢。闢也。自五行而下。下而萬物各一其神。寧卽圖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也。　今其無窮。　此則統體用而言混合也。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神。統於一。蓋本則一也。闢。闢也。自五行而下。下而萬物各一其神。寧卽圖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也。　名　其極則散而殊也。混者陽而陰。動而靜也。闢者陰而陽。靜而動也。闢混相生。循環不已。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此專乃說之意。

樂上第十七　此篇明先生作樂之由。以見古樂之善也。

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禮。所以正三綱也。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也。

下民困苦。而若樂不足憑也。代變新聲。妖淫慘懟。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後世禮法不修。而政刑日以繁苛。禮法不脩。則人皆縱欲敗度。政刑繁苛。則下民莫不困苦。已無以爲作樂之本矣。乃又而古樂不易也。而代變以新聲。非妖淫而不流鄙慘懟而不和。妖淫則導人之欲。慘懟則增人之悲。而不能自止。故其流弊之極。禍害之大。勢必至於莫可禁者。蓋今之樂然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嗚呼。同一樂也。而古有平心宣化之美。今則有助欲長怨之憂。原其所以。蓋緣古樂今樂之不復。而樂之不足以感於至治。不亦益乎。但禮先而樂後。故必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有志於禮樂者。此宜加之意矣。

樂中第十八 此篇承上篇和之意而申言之。見樂因和而作。而其制作之妙。又可以致和者也。

周子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言樂也者。本乎聖人所行之政也。善政善而民安。則天下之民莫不歡欣鼓舞而心和。故聖人因而作樂。凡五音六律之設。無非即人心之和。以宣暢之。而上下達於天地也。夫天地之氣。與人相通。人心既和。故天地亦感之而太和洋溢。若萬物生於天地者也。天地和則萬物亦順矣。故至於無神祇而無不格。羽毛鱗介鳥獸而無不馴。此皆天地和而萬物順之驗也。大聖人作樂而其天人志氣交相感動之效。至於如此。然則樂和非大有定。以命之自然者言之。二氣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也。自其本以線本。則五行之殊本二氣之實。而二氣之實。本一理之和是合萬物而總爲一太極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萬物各一太極。猶不容增損於其間。所以謂理者。性以主於命者。當不容以自謾矣。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能見其大。故能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而過人遠也。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此孔子之言而周子引之。言顏子安貧樂道。非人不堪其憂而顏不改其樂也。富貴貧賤。樂亦有焉。樂富貴則無以異於人。樂貧賤則無以異於禽獸。不改其樂。則所以全其天而不失其大者。此顏子之所以爲賢也。

學聖第二十 此篇言聖人可學而能也。

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明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溥則通。公溥庶矣乎。此設爲問答之詞也。問聖人可學而至乎。曰可。學聖亦有其要乎。曰有。要然則其要可得聞乎。曰一者、無欲也。一者無欲之謂。一卽平日所謂一其心而已。蓋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一者無欲之謂也。一旦無欲。則此心靜時寂然不動。非外物所能入。動時隨感而應。而理無不通。虛而直。明而通。公而溥。庶幾不遠於聖矣。其心廓然而公之。物則渾而自無不周。偏矣。大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不過明通公溥而已。今由無欲下功。如此其要。聖人可步而至。學聖者所當必知一爲要也。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承上篇所謂公而明之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貴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行於身者之謂道。得於心而主於身者之謂德。天地間不無可貴者焉。而至尊者惟道。不無可貴者焉。而至貴者惟德而已矣。然此道也德也皆屬於人者也。人必中心無私。能公於己。而後施之於人。日無不公。亦自公於己者而已。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此爲不勝己私而任法以裁物者發。公者由己及人之謂也。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矣曾子里。此爲不識先儒而遂倡以爲明者。其由明之不至則疑生於中也。若至明則自然先覺而無所疑矣。夫明與疑大相反者也。彼以能疑爲明者。相去矣。蓋千里說學者當去私以求明。斯於天下之事物無不廓然而大公。洞然而順應矣。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分言理性命大約皆發明太極圖說之意。故朱子附與十六章同。

周子曰。厥彝厥徵。罔靈弗蠢。彝者也。徵驗也。皆言理也。靈人心之靈也。蠢明也。言舉者所當謹求者。理性命三者而已。然各有其義。皆以理之當然者言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理之所在有者而彝者。健人心之至靈。莫能蠢然明徹而無所窒滯也。此理之不可不知也。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以性之本然者言之。人稟受於天以爲性。而純粹之性。各有不同。性之剛者有剛善剛惡性之柔者。其善惡亦如之。而其善者則又有過不及之中焉。性不過此五者止矣。此性之不可不知也。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以命之自然者言之。二氣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也。自其末以線本。則五行之殊本二氣之實。而二氣之實。本一理之和是合萬物而總爲一太極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萬物各一太極。猶不容增損於其間。所以謂理者。性以主於命者。當不容以自謾矣。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能見其大。故能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而過人遠也。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此孔子之言而周子引之。言顏子安貧樂道。非人不堪其憂而顏不改其樂也。富貴貧賤。樂亦有焉。樂富貴則無以異於人。樂貧賤則無以異於禽獸。不改其樂。則所以全其天而不失其大者。此顏子之所以爲賢也。

學聖第二十 此篇言聖人可學而能也。

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明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溥則通。公溥庶矣乎。此設爲問答之詞也。問聖人可學而至乎。曰可。學聖亦有其要乎。曰有。要然則其要可得聞乎。曰一者、無欲也。一者無欲之謂。一卽平日所謂一其心而已。蓋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一者無欲之謂也。一旦無欲。則此心靜時寂然不動。非外物所能入。動時隨感而應。而理無不通。虛而直。明而通。公而溥。庶幾不遠於聖矣。其心廓然而公之。物則渾而自無不周。偏矣。大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不過明通公溥而已。今由無欲下功。如此其要。聖人可步而至。學聖者所當必知一爲要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之尊貴。欲人之隆師親友以求必得之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行於身者之謂道。得於心而主於身者之謂德。天地間不無可貴者焉。而至尊者惟道。不無可貴者焉。而至貴者惟德而已矣。然此道也德也皆屬於人者也。人物同生於天地而平卽得者人。人莫不具乎道德。而至難得者道德實有於身而已矣。蓋道德本自靜貴而人之身則以有道德而始靜貴也。

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夫道德之至難得如此。其可不知所以求之乎。顧求人所至難得者而實有之於身則必資師友之益。苟非師以教誨之友以切磋之吾恐左右無人孤陋寡聞而欲濟德之我有不可得也已夫非道德不修實師友不可得然則師友之道顧不重乎哉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亦上篇申言師友之益其下緊之意益深切矣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道義者平貴至尊名也。人之身能有道義則貴且尊而凡人世之尊貴者不足以並之矣。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舉也。強之不從也。謂世不多賢名也。不賢之人雖臨之以父兄雖之以師保傳舉其文辭以求乎道德而彼不學而人廢之者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然則人何必以文辭爲哉惟在務乎由師友有之。若是乎道義之不可不有也。然渠何以有之。蓋人始生而蒙昧而已。是道義非固自有之。必由師友之相成而後有之者也。長而無良師以教誨之益友以切磋之則亦終於敝昧而已。是師友之所以資我者良厚矣。然則人生天地之間得貴且尊也。是師友之所以資我者良厚矣。然則人生天地之物而徒美其飾也。其又將奚用乎。嗟好學而辭實此弊之相沿久矣。學者當思所以去其弊以進於道德之歸而可哉

過第二十六　此篇引仲由以爲訓以見人之當勇於過過也

周子曰。仲由善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也。人非平聖安能無過。但有過貴於能改而能改在於得聞。昔聖門仲由有皆以喜聞則名益著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絕者此以故今名可傳也。不亦深可慨哉。夫喜聞過則必能改。能改過則自可無過。學者誠宜以仲由爲法而不可以遂而非也。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天下之勢欲人之監人而不可徒聽乎天也。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勢者車權之必然也。天下之大。惟在乎勢而已矣。勢之所在有輕焉有重焉而輕未有不趨於重者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惟一趨於重乎於重之已極。勢不可得而反矣。必當其未極之時。監識乎勢之所在而亟反之則猶可爲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何以反之。周在乎人之力能有爲也。而力尤貴乎識之早。識見不早失其機。會雖欲用力亦不易矣。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謂強弱力不競無力也。大用力而力不競。以至於極重不可反。此則天之無如何也。若不能早有其識。識矣而不能亟用其力。此則存乎人而不可以自諉也。天乎人也何尤。尤。怨也。既不可反矣。則修而俟命於天。達豈天所爲乎。究竟在人之識不早。力不用也。然則人當自任咎耳。於天乎何尤。信乎善識天下之勢者。不可不早爲計而知所用力也

文辭第二十八　此篇言人之爲文辭者。不當徒尚平浮華而無益於實而貴原本乎道德以有濟於用也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輻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庸。用也。古人立言者於一時傳於後世。文假不可少。而然非務爲華藻以炫觀聽而已。蓋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此篇承上篇而論易卦所謂聖人之蘊也其以乾損益動
今言者欲人之致其乾惕知所損益而又宜愼其動也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慥慥密慾邊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矣是過聖人之
言深哉。此節言易之三卦而言之也乾乾者健而又健之謂乃易九三爻辭至孔子文言則以修辭立誠爲誠故周子總其意而曰乾
乾不息於誠也慥慥者也密慾者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損益卦之辭而繼引之言易所
謂君子乾乾者蓋欲時致其乾惕健而又健以不息於誠也然必加以慥慥密慾之工夫庶幾
改乎過而後可以至於誠也是則乾之用其善於曰損之大莫過是然窒慾之大莫過於遷改合三卦觀之聖人作易之旨不亦甚深矣
哉誠曰其善其字亦係其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凶悔吝生乎動易繫辭下傳語也易者炎之動此言人之動天吉凶悔吝四者
之來皆生於動者也噫吉之途惟一而已而凶悔吝則居其三人之動雖值乎一動幾乎三是安可以不愼乎爻上爻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者皆從動處見之故必致愼於方動之前誠可以得吉而免乎凶悔吝也學者能過乎乾損益之旨而躬不誠履玩乎吉凶悔
吝之謂而愼其動其於易也擬議乎其有得矣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此篇亦承上篇而論四卦蓋闕會其意
義以歸其要於誠皆向聖人之蘊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隨矣。聖人之於道也有所聞即
入乎耳即默爲識而存乎
心蓋未嘗輕出之於口也故終而審之於口則爲純粹之德行舉而行之天下則爲盛大之事業其有諸業之具如此由是發爲文辭自
有取焉之意事而之動變
然可法可傳而人品其教於不衰也彼彼以文辭而已者迂其淳平而全無德業之具其語其文亦何征之有故曰知德業者文辭之本

富貴第二十三　此篇言君子以道德爲富貴而不以富
貴爲富貴欲人之反求而自得之也

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錄靚軒冕慶靚金玉其重無加焉爾。錄錄所
皆輕也人之
身之安舒爲富是故道高德厚雖公侯之位弗爲貴也若夫君子惟以道德之充裕爲貴以吾

珠也。中正仁也。明通智也。果斷勇也。盛氣傳云。利用禦寇。禦侮也。周子開引之以明中正明通果斷之意。言到所以勝於而終若情偽相中。已發酸辛味。其機靜子默不可測度。若非中正明通果斷之人。不能勝而治也。蓋非明則暗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非中正之人。則明暗或渉於私也。故必知設卦所言利見大人。以爾得中。中則無不正矣。噫。聖所言利用獄。以勝而明。明則無不通矣。其曰剛曰動。則果斷之義矣。信乎必聖此三者而後可以總於而用刑也。利豈易用乎哉。嗚呼。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而其命操於主刑之人。是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人以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而其命操於主刑之人。可不愼乎。言此以寓丁寧之意。此周子垂刑之心也。

公第三十七　此篇見聖人與天地無異道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　此見聖人與天地合德也。聖人之道。惟無不徧。用無不周。然不過至公無私而已矣。或曰聖人之道。

何謂至公而已也。曰。天地之道。無私覆無私載。

亦至公而已矣。聖人與天地同。故不外至公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　此篇與孟子所言孔子成春秋同意。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春秋一書所以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因魯史而筆削之。爲後世之王者而修也。蓋其中所載多誅死者於前。正所以懼生者於後。使知懼大義而不敢乎其作魯史之功。猶亦萬世無窮。以王祀孔子。而報其功德之無盡爾。此所以爲生民所未有歟。

孔子下第三十九　前篇言孔子之明王道。此篇言孔子之備天德。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古今來道稱其崇高。德極其深厚。而教化及乎無窮。其高厚也。與天地相參。其無窮也。與四時同運。其惟孔子作西銘、正蒙及理窟、語類諸書。皆言性言道之書也。而所以爲脩道之教。亦於斯乎具焉。蓋橫渠少時喜談兵。晩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文正知其爲遠器。貢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自是翻然向往。則其生平之所得力有自來矣。二程子倡道伊洛。張子倡學關中。同時異地。而程子乃收其西銘以示門人。至朱子購代相接。又於西銘、正蒙皆爲之莊解行世。大道之傳。莫不以地相去、世相後。而有異旨也。或者曰。西銘一篇。言理一分殊。即天命一章大本達道之旨。至正蒙理窟語篇。凡天地聖人幽明禮樂與夫天道人道之說。無不條貫。又可與二十九章互爲發明。子之輔是書也。其以是乎。

蒙艮第四十　此篇雜引蒙艮卦彖象以見主靜之意。通書四十章以誠始。以靜終。皆發人之蘊也。

周子曰。蓍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卜神也。再三、瀆矣。瀆則不告也。　卦自明也。正、正道也。果、決斷也。言蓍子無知。蓍求於我。我以正道告之。以決斷其所行。如人之筮焉。有疑而卜於神。而神告之吉凶以去其疑也。然初即明告若再三則近於瀆。瀆則慢矣。神亦不以告也。筮蒙之意也。

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也。蒙之爲卦。上艮下坎。有山下出泉之象。泉流而不已也。汨、流而不清即濁之意也。不決即不告之意也。言山下初出之泉。至靜而清也。若有物汨之。則亂。亂則失其本然之信而不決也。蓍蒙求我。我正果行。以其靜而治也。再三則瀆。瀆則不告。以其汨而亂也。惜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乃蒙彖文也。蓍告則告。不當告則不告。從筮其惟教當其可而臨時以處中乎。艮其背。背

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引艮卦之象而釋之也。艮、止也。艮其背。背非有見之地也。止於無所見之地。則內欲不萌。外物不接。而靜。靜則無知所思。非有心於爲也。一

濂洛關閩書卷之二

張子

張橫渠字子厚世爲大梁人從父宦游四川遊至陝西眉縣橫渠鎮貧不能歸因家焉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所著西銘朱子以爲仁孝之理具備至正發揮義蘊深程子謂其智多有過者蓋如論學理窟以及語類這裏卻難卒讀今略爲刪訂能參考朱子大小註與諸儒之說詳加解釋非敢有所去取也亦窺測於後學之萬一庶幾由此以會其全云爾

西銘 此篇大指蓋於理一分殊之一言而因以見事親事天無二道也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下古今紙有一理而其分爲殊理一分殊之道人人皆得而墓之蓋以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天地爲天下之父母與一家之父母無以異也是故乾爲天健而無息萬物資始資父道焉故稱父坤爲地順而有常萬物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人處氣於天賦形於地以氣塞之一身乃與乾坤混合無間而處其中以爲之子焉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充滿也帥主宰也乾陽坤陰天地之充塞者無爲之面賦形受質者其質天地之氣以爲軀者也乾健坤順天地之主宰者理爲之面具是皆具足者其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者也此可見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推性之所自來固本於天地者設言所因私徵人與物皆然也但人之與物其稟有正有偏其性有明有暗耳稟氣雖生其中則人與禽獸草木相與之情狀也此理一分殊之所自起也

同生乎父母之顧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宗子謂宜世不遷之大宗宗子家惟皆殷爲疏遠之中又有等殺之不同焉繼禰之宗則百世不遷之大宗宗子之家相也尊卑天下之長者爲大君之卿相繼之家則晉

此推之天地之心則公鉢易事之故其存於世也不啻於天之理而盡而事親事天之道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寧安也如天地之心而存所以順事之道自少而壯壯而老事之如一焉及其沒也得正而斃則亦安寧而無所愧於天也四銘之義終以此此則父天母地而底其中者爲孝子爲仁人孰非所以事天之資歟蓋惟一本而萬殊故雖合天下爲一家而不流於姑息必惟爲殊而一本故雖極親疎之異等而不相踰此四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仁以大其事天之道程子以爲公因事親之誠以見事天之道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其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正蒙　此書成大雖深考探其醇正明易者以愼學者誦習凡五十八章

張子曰大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　聚散者昏晝風雨寒暑之類聚狹多則散也攻取者或火熅金或水勝火也順謂無過揉造作不妄謂無虛假駁雜蓋天地之化五氣五行變化萬端雖聚散攻取百出其塗然其爲理則皆出於自然而軽不窮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此釋天道性心之名義以示人也神溪陳面其理已具故由太虛之形體言之謂有天之名陰陽造運而其機不窮故也氣化之用謂之道言之則有道之名雖天地在人者也合天之理氣而稟於人之身則有性之名性雖爲由形知覺者也合外爲之性而運於知覺之氣則有心之名蓋以其自然者謂之天以其聚總者謂之虛以理之託氣而運行者謂之道以理之託氣而附著者謂之性以理之託氣而運行者謂之心四者名義不同脈絡相因既當析而言之尤當會而通之欲盡心知性體道以合天者識不可不思其故矣

張子曰天道不窮寒暑已乘動不窮屈伸已乘　天道所以不窮者寒暑屈伸之相乘而已如其歲功之成物也陰氣發育故以生長爲德主於陽氣斂藏故以收成爲德主於陰陰氣閉塞故以敗藏爲德主於閉藏然皆聚無多寡通也

張子曰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陽氣發育故以生長爲德主於遂氣主開通故有所往也見亦明也有從容之意見天四句大雅之辭言天地之間物物見一天理是大造物之體而不遺猶聖人舍智仁出是仁智事之體而無不在也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固極委曲煩重然皆渾然愛敬之心所發見無一物而非仁也若大天道昭明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不在如事之所言者尤可見大無一物之不體矣

天曰見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體者爲之體也主於遂氣主於閉氣發育故以生長爲德主於遂氣斂藏故以收成爲德主於閉塞故以敗藏爲德主於閉藏然皆聚無多寡通也

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體儀三百威儀三千　體者爲之體也主於遂氣主於閉氣發育故以生長爲德主於遂氣斂藏故以收成爲德主於閉塞故以敗藏爲德主於閉藏然皆聚無多寡通也見亦明也有從容之意見天四句大雅之辭言天地之間物物見一天理是大造物之體而不遺猶聖人舍智仁出是仁智事之體而無不在也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固極委曲煩重然皆渾然愛敬之心所發見無一物而非仁也若大天道昭明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不在如事之所言者尤可見大無一物之不體矣

張子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所謂神者以天之妙萬物而言也威畏也其德之盛而運行不戒而信惟至公無私故

自不怒而威蓋天之道至誠無妄故能運行不戒而信惟誠實無私故

能運行不戒而信神有一之未誠有一之或私其能若是之信且威乎觀天可以知聖人矣

張子曰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已言其無形之實是之謂道名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張子曰世人知道之曰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識在名義之表不曰然名之曰然知之然其一體一用之往來不窮之通自然之中有所以然特之能

張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神即天德也無所不在而不可以方所求故無方易即天道也變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故無體無方無體皆妙爲物而無有窮際是以大變然神者理也而爲氣之大且一而已留觀於大且一而知即神即易非有二物天德天道不於此可見識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出謂見用也爲國必尚乎賢才賢才見用則威時有良籌之設才謂賢能也元氣必盛咸乎子孫子勝貴能則族將有強大之勢此事理之必存氣機之先見者有國家者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此釋天道性心之名義以示人也神溪陳面其理已具故由太虛之形體言之謂有天之名陰陽造運而其機不窮故也氣化之用謂之道言之則有道之名雖天地在人者也合天之理氣而稟於人之身則有性之名性雖爲由形知覺者也合外爲之性而運於知覺之氣則有心之名蓋以其自然者謂之天以其聚總者謂之虛以理之託氣而運行者謂之道以理之託氣而附著者謂之性以理之託氣而運行者謂之心四者名義不同脈絡相因既當析而言之尤當會而通之欲盡心知性體道以合天者識不可不思其故矣

張子曰我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存猶居也有之也我者指事之官命者所受之正我命合一乃理之當然故曰存乎理仁無所不體智無所不知仁智合一乃聖之能事故曰存乎聖動根於靜靜根於動動靜合一循環不窮而神妙莫測故曰存乎神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合一相感交資而造化出焉故曰存乎道性者天之道而性其天道合一皆渾然而無窒故曰存乎誠蓋我命以私蔽言仁智人之性也動靜陰陽以用言聖神以妙言性與天道以大全言誠以實理言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　大人者大德之人也立而參天地之位以仁義禮智之性以盡其道者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必俱成自成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愛猶愚盡之謂以仁言成猶區處之意以義言四者皆盡性之事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　大人者大德之人也立而參天地之位以仁義禮智之性以盡其道者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必俱成自成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愛猶愚盡之謂以仁言成猶區處之意以義言四者皆盡性之事

張子曰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世人樂生惡死每有得喪之患此皆未能盡性以知其理而以小死爲得喪也惟能盡其性者不良夭之二我心靈樂不憂死之心與人殊故亦真見人天合自不惡而威蓋天之道至誠無妄故能運行不戒而信惟至公無私故能運行不戒而信惟至公無私者一人之私也其不敝於國明者天下之公也故知此理本有我之得私裂亦奇體能盡其性以知聖人矣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命流行賦予萬物純粹至善所謂天地之性也人生而後氣質之性形焉雜糅萬端所謂氣質之性也

也。自人受形而後氣有昏明純駁之不同。此性雖於其中亦固有昏明純駁之域。異質之偏。而明體特就去回純明存而天地之性在我矣。故氣質之性由是而變化氣質之功以著反其初。而

百慮者觸所往而不屬也人能見道於平常同是行道而有得於心故謂之德既有此德則內順於說外順於友上順於君下順於民行順於道自執大端故謂之福然必有事焉之謂是德者乃福之本福者乃德之效德愈盛則福愈全無往而非百順之福是故君子樂得其宜居之道自古之也樂則備德之福自至矣此與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同

張子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中易簡之義即天下之理也循天下之理則非德之善乃易知簡能之善與坤順乾健之德配合無間也故繫辭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張子曰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行己為立身之大節故制行以己止求吾心之安非以徇衆隘俗曲荷同乎人也況人有不善豈可同乎

張子曰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理本大同何必求物之同若必物之同則是己實有異而故為是拘衆也事有真是何必求物之是若必物之是則是己實有非而自處則無所藉其勢無所利其有自可以若人之勢而恥之越如矣曾子曰被以其宮我以吾仁彼以其暴我以吾義吾何懼乎哉正此意也

張子曰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幡位之人常挾其勢與其所有故人皆跌動之而不能不屈服於彼惟道義自重則無所藉其勢無所利其有自可以若人之勢而恥之越如矣曾子曰被以其宮我以吾仁彼以其暴我以吾義吾何懼乎哉正此意也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北所以深見之不同顏淵在孔子之門得師以居依歸故移其易簡之心於博文約禮之間而已其造詣深矣孟子當睥睨之際吾道且孤徨然以名世自任而動王道點霸功亦然也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斐有為有得息有息瞬有存志者心之所之也為學莫先於立志由志而發之則為才敷而施之為事業惟志大則才大事業大自能被善而無勞故易既曰可大繼善之謂也又曰富有無外之謂也由志而充之則為氣養而成之為德性惟志久則氣久德性久自能篤信而無解故易既曰可久繼信之謂也又曰日新無窮之謂也一立志而易之道在我矣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富有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去道也遠矣惟天高明為智惟地博厚為仁故其道皆悠久無疆聖人之道所以日新而可久者正以其仁智相資有乎天地而不離也若智不運於高明仁本極於博厚則與天地之德終不相似而其去道也日遠矣尚何久大之有哉此聖人之智仁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

張子曰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乾易

而能知險坤簡而能知阻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或一以貫之也易簡則慮己不遑不煩於天下之理無所疑所以能說諸心知險阻則慮以待之於天下之事無所忽所以能研諸慮惟至於悅心研慮則以此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又何難哉

張子曰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柔能制剛弱能勝強故勝兵之勝以退為進猶者皆以屈為伸乃神於屈伸之變所以則屈伸之神也

張子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敬者萬善之本人惟不敬則天下事無一可為若能以敬為主則有立本之則用行故有立斯有為而事業自此出矣與者可不以上敬為戒

張子曰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與所以載也敬為記之本所以載禮而行猶車載人而行無輿也故上慢下暴而玉帛儀節皆為具文禮不能自行不敬不能自行矣

張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天下之事雖千變萬狀無非感應自然之理何思慮焉惟無非感應自然之理之自然行所無事斯可矣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感應所容心於其間也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時窮自外至也取困辱榮利自內召之故非困辱之憂而取困辱之為憂榮利非樂而忘榮利之為樂此義之為義也

張子曰罪己則無尤尤自外來者也天下事惟責人則易自招人之尤是以君子反求諸己惟歸罪於己人在我矣誠在其自修之實又何予招人之尤乎此君子持己之道而亦待人之恕也

張子曰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此言自養之道也薄則吝厚則驕故曰養薄於人厚於人皆私也有意而為之者也惟稱其才隨其等乃無驕吝之弊無意而自然者也

張子曰。拂人者人辭之。悔人者人悔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擯排詆也。侮弄慢也。擯人者人恒擯之。侮人者人恒侮之。

有臨必有觀。有往斯有來。出爾反爾。理之常也。然而境遇無定。未嘗何常。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此亦小兵之偏義。非其常也。君子所以待愛人敬人之道。而存誠盡道。不强人之必己從也。

張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濟。不慤而多能。智之材狼不可近。調。和也。服。馴也。慤。謹也。良。善走也。慤。誠實也。士之質具智能。亦如弓之有勁。馬之有良也。然弓必調和而後求勁。馬必馴服而後求良。士必誠實而後有以善其智能。若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徒有猛力而人不可近已耳。然則智能果何足恃哉。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託於形而後行。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滯於無。在器不泥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之明矣。諸子每言有無。則參有無而爲二識之陋也。

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易教人以決疑趨避。論吉凶不論禍福。如曰吉凶者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無咎者善補過。是禍福皆由自取。故聖人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滯於無。在器不泥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之明矣。諸子每言有無。則參有無而爲二識之陋也。

張子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三才之體所以立其本也。惟三才之體具。斯三才之用行。而後知趨天時。趨事變。皆不違乾坤之理。故曰乾坤毀則幾息。不立無以見易。而知趨時應變之道矣。

張子曰。倘辭則言無所苟。倘變則動必情義。倘象則法必致用。倘古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易有四聖人之道四。聖人所繫之辭。即所以言其變。皆不越乎易之辭也。用易以言。則言無所苟。變之者易之變也。用易以動。則動必情義。象者聖人所設之變。則變皆宜而動必利。古者

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
於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此言取友之道。貴柔
和卑遜之德也。君人之有朋友。非爲安逸也。所以資其益以輔
於卑暗之德也。若人之不於朋友之丁於頹惰者相與捐屏執
執彈瑕而戲以侮慢之合。十於一百不合。則忿怒氣相加。此小人之交。易
絕不能面相同道合。事故必於朋友之間一以敬心主之。而盡博切磋。日相
親與。則德業自有日進之機。而學問自有日新之益。其得效也爲最速矣。
張子曰。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之德。欲以進學而入德耳。故學者須以溫柔爲先。溫柔則和平謙順。不驕不
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言能溫溫恭自持。則立德即基於此。可見溫柔之爲益多也。學者可不以溫柔自勉哉。
張子曰。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容容。
容容。寬裕貌。
容容。寬裕貌。
服膺。由於密勿。至於中禮。自從容。如此方
是爲己之學。學問固貴乎聞見。然徒誇多鬪靡而無收斂返實之功。則神浮識淺。自恃所長。適足以長小人之氣。故君子必亦敬日
強以篤而其做處而敏束其心。身其始則拳拳不捨。本冤強若勉強。于於久而合乎規矩。自然從容順適。亦必如此方
是切實爲己之學而
聞見爲能有益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通。洞達也。病。
病。謂窒礙也。人之一心乃百物之要。推心不盡於君。不能盡敬而天
則推溫猶隔而於百物之理皆望洋而無所
不病矣。此爲學之道不可不知。所以治心也。
張子曰。信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
張子曰。物學所以修身也。尊文所以崇德也。學欲其勤。故從事於致知力行。德之於己。至去惡從善。脩身之事也。
文欲其博。故多識乎前言往行。畜之於心。積日累月。崇德之功也。
張子曰。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志其小。學者當
一日之事。
近自安則其所成就可
知矣。何嘗平有是學哉。
張子曰。嬌輕矜恪。輕者浮躁也。矜者強而逐之也。恪者懈意也。警省
則若懈意。則其業必不進。故當矯其弊而歸於篤實。警其惰而進以精勤。然後可以爲學也。
張子曰。今內外。中物我。此見道之大端。道本事物當然之理。內外。
於一偏。無以見道。事之無乏。物我。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祇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謀耳。若稍可資。恐未肯安之。須識知義理之
樂於利欲也乃能。人多言安貧賤。非眞能安者也。大抵貧賤之人。其
而此心將萌動變矣。惟平日義利之辨。見之既明。識知義理之可樂。有甚於利欲者。乃能淡然知止而不爲貧賤所變。

之力。則亦不足以爲功。惟是有美質而不致自悻強勉蓋。嬉其惡以力於善。嬉其惰以趨於勤。此方是爲功。此言人不可恃下天資而不用力也。天資卑庶之人。
於道也爲近。其違道也亦遠。若徒恃其天資之美而不加
以力於善。嬉其惰以趨於勤。此方是識心力
之要。
張子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試。若驟然語變。則如操術已不正。變者權宜之用。非
常行之道也。學未

張子曰。其日役於外。慊外事者其實是自棄。不肯自治。祇言知
而不能反躬者也。爲學之道。務在求以慊。慊。
動也。其心於爲己之功而不

暇他及若校耳目便外事則志已紛馳必靜情而不肯自治論說煩亂則舒於議人必浮誕而不篤反已者工欲以進於學躁突義心不用用未有遜於外而不蔽於內者學者之最大弊也

張子曰學貴心得守舊無功爲學頭乎一心心能開悟則日新月異其所得自未可量若斤斤執守舊說而昧悟不生是其學亦止於此而已未見其有進益之功也

張子曰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三代之時恰尚敦龐耶說鮮少人自幼時所聞所見莫非義理文章無所紛雜學者其心已明其見已定故易爲力而進於道德之途今則非自振作卻不能有成矣世風日下可歎歟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守此致一之道也仁者本心之全德統四端而領萬善者也

然必得義而後恩愛周流裁制合宜若不得義則不行必得禮而後親疏厚薄品節常定若不得禮則不立必得智而後良心時見條理燦然若不得智則不知必得信而後恒恒中存誠實踐履若不得信則不守違天予以仁卽予以義禮智信此致一之道所以與仁相資爲用而不能離者也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總者貫括其事之辭此教人以觀書之法也言古人立言皆有深意觀書者必總括其言而融會貫通之以求作者用意之所在乃爲有得不然恐所觀者徒古人之陳迹而已

張子曰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一本加添伸如所（）

張子曰觀書不能疑轍而有疑則後此見聞未可益力是進矣若拘守一說既不能信復不能疑安望其增之進益哉

張子曰語道斷肩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道不始自仲尼而語道者必以仲尼爲斷蓋會其統宗也予仲尼以前更有可考雖去古已遠文不能傳然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滅則其言猶可想而知孟子聖相承源流若一道脈不可言雖或異後之學者所宜靜念也

張子曰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此學謂聖賢相傳修己治人之道也言從此學者苟非其志在致君澤民將欲大有爲於天下則必有所甚不得已斯悼大道之郛傳

體道之將絕沿途住腳以開平後學者如孟子之作作秋孟子之闢楊墨也蓋楊墨之志則行其道而復庶幾三代之治不得志則明其道而垂萬世教學之傳其心一而已矣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人惟不知敬畏故此心常放蕩而入於邪欲正其心者當以己心爲嚴師常臨於上凡動作之間懼然如有所督責而知畏懼如此一二年漸久漸熟守得牢固自無非以之干而其心一出於正矣

張子曰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貨人心不能兩用憂道則念念在道都忘有時爲貧而擾無非治名希寵之意皆所以爲貧也求利之心皆不遑乎道也憂貧則念念在貧都忘有時爲道而輕於道也此義利之介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

張子曰爲學須日見其進若面有以異於人方是實學若無以異於人則與鄉人不學者何異雖進面貴爲公卿亦云無益然所爲無以異人是亦一鄉人而已何足收盡於世而列於士哲子之林乎故進德修業之功誠宜孟也

張子曰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此言人當求其在己而不可淫慕乎外也在天者有得不得不可以強求富貴是也在己者無求不得不可以不求道德是也今人舍其所可得而求其所不必得暗富貴未來而道德已喪本乖於所無所得也何若求在己者之有益哉

張子曰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漢之諸儒知荀慈明楊有所見但知仁義者然揮麈不談語焉不詳知論卿知所以內外捍禦其存仁制義之心與履仁蹈義之迹固不相符也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戲謔不惟有害於事而志亦不端正未免爲氣所使爲平於流而不返不戲謔則厚重嚴毅容動不苟而氣自沈靜是亦持氣之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觀此以戲爲氣偏一日總曰凡人之過固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從作東銘

張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蓋忠信卽誠也非禮卽邪也蓋人一心誠實邪不容立故閑邪則誠自存誠存則無欺無僞斯德進矣易云忠信所以進德之謂也

閑邪　易云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蓋忠信卽誠也非禮卽邪也蓋人一心誠實邪不容立故閑邪所爲忠信也至邪於何而閑知人之視聽言動有不合於理者皆邪也審其非禮而斷勵制止之則私欲無由而入而邪自閑矣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爲學觀其立志二程夫子從十四五歲時便與人不同故能卓然欲學聖人此所謂立志而所學皆非其學欲不流於卑下也

張子曰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心者應事之樞也心有所係則私曲由此昏於去係累故公而無私平而不偏是非當卽不離立見而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之甚明舉無足以蔽我矣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人惟不知敬畏故此心常放蕩而入於邪欲正其心者當以己心爲嚴師常臨於上凡動作之間懼然如有所督責而知畏懼如此一二年漸久漸熟守得牢固自無非以之干而其心一出於正矣

張子曰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貨人心不能兩用憂道則念念在道都忘有時爲貧而擾無非治名希寵之意皆所以爲貧也求利之心皆不遑乎道也憂貧則念念在貧都忘有時爲道而輕於道也此義利之介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

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當去利欲　學其先於求仁仁爲善心所固有

有則不難成今仁之難成久矣以人人失其固有而不知所好也蓋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人人有利欲之心則私心勝天理亡與其所學大相反矣故學者當以去私爲要利欲既消則天理自見此不困立之機也

張子曰禮使人來悅己則可己不可以妄悅於人　德其禮之當然使人來親者自然悅服於己此則可也以其合乎天理人心之同也若有意求悅於人則節情干譽已非復禮之本然是妄而已矣故人窺其虛

張子曰天下之富皆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窮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　此言人欲之不是窮而天職之當然也假借也竊也是也天下之富貴必待假借於外而後得者皆有窮盡者也至人心之欲無窮而外求之物有限有限者不足以供無窮之取惟人心自有之道義則無窮而貴不假外求可以任吾之取而無窮此則所宜自求者矣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鬪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　志之所向猶之往適

學之始必志有定向不見異物遷不畏難而阻方能脫去其域如人鬪都會美麗盛大固未見而心已不疑步步向前自然到彼境界若止而不進則不能千矣故凡爲學而畫以自限者皆自棄之人蓋道不遠者也

張子曰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顏子之所以進也　強謂是也人之智識有限而事間無窮彼好自滿足者也甚矣多則所見者大方恐恐然而天下之理不能盡知絕不敢有一毫自欺之蔽因以欺人而何有於強強乎孟氏以後自不足知顏子之

張子曰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　一人之心裁酌衆善而爲之所守與教化使人知

言則拜孔子之問禮問官者未是語此也是則聖人而已矣

張子曰人言必善聽乃能收益知德斯知言　法語巽言雖能從能悅而不繹不釋終與弗入故能取益者在於善聽方聽之時既聽之後一一能默識心通然由之而無與也益之大矣然善聽有二者必由於知言而言不易知也惟知德而於言心固有之理體驗切然後於人之言徹始徹終心解神會始無不知焉欲受益者可不深思其故哉

張子曰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言友講學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實方外者也論其本末大小去其精麤洞徹於心而其理之所以然便其本有

張子曰爲學大端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爲學大端益處在能變化氣質反其偏以就於

觀其通蔽者心處如何耳苟謂驕戾暗塞者心厭切則實之漸者可化爲美而力之始勤者自不至於終怠而可以有成矣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澄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　更須得朋友之助

澄洗濯也凡者所以記也學者於義理覺得有疑則當澄去舊見以發新意之來苟心有所開即便劄記以有進者不記則思不起而新意還爲所塞矣然朋友之助更不可少須得互相講究庶幾疑處析所見愈長而自有日新之益也

張子曰學者祇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穫是藏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秬苗曰穎實曰穫學者之於義理如農夫之於田獻皆視其所求何如耳農夫用力極要雖旦朝不見饑饉亟有豐年之穫入之於學也亦然蓋求之既勤求有無所得者不求則義理與我無與是猶不耕則豐年與我何涉也有志於學者可不知所求哉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爲學必以志立大不宜小氣宜卑不宜輕志小則退狹而其量易足是則不復求進而無成功氣輕則遽尋而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則果於自欺而無實得惟虛大其心沈靜其氣自可無二者之病矣

張子曰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　仲尼即弟子講學洙泗之間修仁義使人知所守與教化使人知所從一時之學者宗之歷後世千有餘年而後之人用其仁義可以成己用其教化可以成物雖洙泗未有已焉時此仲尼所以爲萬世之師也

張子曰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且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偶使堅慎無咈不知雖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以行其志者凡有甚不幸而遽斃終身者是亦有適然之命陰於有生之初即智之於賢者不擬遽知也君子安命豈肯與人世爭一日之遇合哉

張子曰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且著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　古禮未可盡復若驟行之必至驚世駭俗彼不知者考究無素輒以爲怪且憚其難行又其甚者怒之疾之無所不至終於人之言徹始徹終心解神會始無不知焉欲受益者可不深思其故哉

張子曰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　天地間萬物莫不有理有則有心世道者欲以禮維天下但當致之以其理而無事急遽爲也此治移默化之道也

張子曰爲學大德敦化氣質不變不爲所蔽若不知窮理則混混沌沌於物泥無所見如夢過一生而已釋氏之見如是所以絕物滅理終其身而不悟也

正去其雜以純。然後識其所發明而離見聞人之奧妙。此豈已之學也。不即
氣質未融所學者全屬無益若爲人耳何能卓有所見以發明孟言而直領遺意

張子曰。多求新意以開悟蒙。若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
味者必多求新意以開其蔽。但資性卑庸。雖學不振。若非用己百己千之功。恐終不能自
能。敏惟堅忍有定力者信之篤持之謹。終後能者可明。柔者可強。若之盡而計以出乃無患其不可幾及耳。

張子曰。鄉愿徇欲面長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鄉愿者鄉里之愿人。同流合汚以媚於世者也。徇欲。穿窬。偏盡也。鄉愿
也。此孟子所以深惡之而以爲德之賊也。徇欲面長人之己欲。猶穿窬於意偏物而長人之己知。其心正相同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命。人受於天則爲性。性命之道。少者常言之。而苟徇名而思其義也。蓋自天以降。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之於人則爲命。自人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
德。與形氣而俱來。受之於天則爲性。學者能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天與人可合而爲一矣。

張子曰。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寂然不動者靜也。乃未發之時。爲理具足。故爲善之本。洗滌無物
已含平動之理。虛則至一而純。無所倚著矣。
然則致虛以守靜者可無事於滌塞之功哉。

張子曰。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仁之爲道存之爲本。心之德發之爲感應之理。若有體有用焉。故惟敦厚則
和且撓物。則識樂有恬。之施。而仁
之大用行矣。求仁者宜自驗之哉。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物之不能虛者如金鐵有時而陷。由鎔有時而撓。皆不是爲實也。惟天地之道沖漠無朕。
廓然太虛。而無不覆載。無不持載。充塞流通。古今如一日。則誠非以至虛爲實也。由此
觀之。聖人亦惟以至虛之德爲實
理之歸耳。人可不於虛中求哉。

張子曰。某倡此絕學。亦輒欲放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貧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
事宦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范呂過人遠矣。」橫渠自嘆。此絕學。微言大義。講論不輟。亦欲有倫有序。一次第。待
諸其人耳。若舍舉業。則後學無緣聞之。范呂指舉業而言。

於學者。乃今之學者未仕既溺於應舉以壞其心。既仕則又繫於官守而無暇及此。由此
觀之。則如呂與叔范巽之無二者之果而力於求道不惑人能信。其於二子者不小矣。

張子曰。在古氣節之士。皆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學者慕義。學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氣節
之士。
慷慨激烈。死且不顧。雖未必合義。然非有志氣者不能。況吾明於義理則理
直氣壯。直進於有志氣者矣。其於天下事自當勇往前進。何爲面不爲也。

張子曰。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此言教人之法也。人必待教而成。被教人之非爲卑狹。
蓋凡人各有所長。教人者必盡其人之材使之各有所

成。就乃不卑於誤人。是在因人隨材。觀其所可及。然後告之。則彼不見其難而樂於從事。
成材矣。昔仁子於諸弟子問仁。問政。悉隨其人而異勉之。故一時莫非求見。後之教者不可以若此。

張子曰。若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若者天下萬民之主。相者所以佐若相以子民者也。人君存心當以父母自任。而視天下如
若赤子。以生全教養之而爲相者亦體若君之心以爲心。斯爲純王之道。而可以指一世

之治。於後世三
代之隆矣。

張子曰。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而視。謂小事無
傷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此言凡事當求其實也。千里之堤防雖甚堅。其實必由一鍤之土而後築成。江河之廣。
大莫測其實。必由一勺之水而後浸浸益科。可以浸至。凡此皆致實之道也。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

張子曰。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惛勉勉不忘爲要耳。止係期也。今之爲學者所急在此。期其效之心以求得益。蓋其所急非所當急也。明知人患不求耳。若能求之。豈遠不可得者。故惛惛朝夕以勉勉不忘乃爲學之要道也。孟子所謂勿正勿忘者其以此矣

張子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而已。明善者爲學之本。固執者守之以力。擴充之則盡其心而無遺。不及。猶有一定之分。不得失之意。易視之則小。不能卓然有以自立。所謂知之而不能守也。則是猶面牆而已。故不能充之。則善最小而不足有爲。此蓋之之功。在乎其人。未可以能守而遽已也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乃能爲之者。禮也者。先王緣人情而制之。而無過不及。猶有一定之分。不得失之意。亦不得失之後。但去其偏分而不可爲者。其他分所可爲亦當酌取而力所道。若而過不能自主。每爲他屬所引而去者。此氣之本定不足以勝

張子曰。古人欲得朋友輔仁。當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朋友之來。明友所以共切磋琢

張子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蔑之請問。張子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應酬心淺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范子謂古道不及。今人病源何在。所謂引而不發也。然此非難悟。蓋欲學者常存此意於不忘。而深探病源之所在。庶因病得藥。等於講心淺熟。脫然如大寐之得醒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天德之學以精致誠正。修齊平爲業。合下通古今非一身一時之事。且以教天地以爲輔爲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得正所。是爲天地立心也。謂如養理扶持綱常。使人知所率循。是爲生民立道也。闡發大義微言。貫通古聖相傳之道。統是爲往聖繼絕學也。明下道考古制。貫通利澤於無窮。是爲萬世開太平也。此所以不能已於學。但學者當存此意。則知任大責重而自待當必不苟矣

張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問。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事終身不知。學無先後。有所不知。必當問於人以求其知。今人多自以老成。不肯下問。何由得知之。又因人以道義先覺處我。略有所不知。故益不肯下問。一存此見。遂生百端。偏蔽妄內則欺己。外則欺人。蔽終其身於不知也。嗚

張子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管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故者所以然之理也。酬猶應也。劫者卒然臨之之意也。心通平道。則能盡天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仿不通平道而徒事思聞以待事變之來。則見聞有限。既足以應其所管知者而已。若卒然臨之以意外之事。則其知立窮而不能有以應之矣

張子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嘗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遠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

濂洛關閩書卷之三

二程子

程明道名顥，字伯淳，程伊川名頤，字正叔，生於伊洛，父大中公命學於周濂溪，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卒爲天下所尊，學者多出門人記錄，故各本備載其或爲明道之言，或爲伊川之言，當時已不盡別，今從楊龜山錄，仍編次原本，及朱文公語錄，遺書重加考定，庶無淆亂云。

傳道第一　此卷首篇，所輯多論道之言，中庸體用，孟子異同，析名義，俾不雜說，探原乃爲學入之門也，凡十九章。

程子曰：傳道所以開來學，傳其近於爲世也，故直辭達意，所以明道也，其旨玄遠，則不傳之正統，卒爲天下所尊，學者多出門人記錄，故各本備載其或爲明道之言，或爲伊川之言，當時已不盡別，今從楊龜山輯，仍編次原本，及朱文公語錄，遺書重加考定，庶無淆亂云。○程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舍父子則視作君臣則敬，有適有莫，皆道也，爲子而不盡其道，爲君而不盡其道，皆不敬也，故有一物自有一理，在父子則有親之理，在君臣則有敬之理，混之天地，固有常理，語其變，則隨時而處中，語其常，則萬古而一貫，雖聖人有不能盡，然其心未嘗不欲盡也，必爲之心，無適無莫，有一毫不盡之心，則天理滅矣，天豈無日月之晝夜哉，人自晝夜爾，○程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也，故有一物自有一理，在父子則有親之理，在君臣則有敬之理，混之天地，固有常理，語其變，則隨時而處中，語其常，則萬古而一貫，雖聖人有不能盡，然其心未嘗不欲盡也，必爲之心，無適無莫，有一毫不盡之心，則天理滅矣，天豈無日月之晝夜哉，人自晝夜爾，○程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非和義，則非不善也。陰者小人之象，然陰之道，非必小人也，雖陽不生，而能助陽以成物，則亦君子也，利者義之和，然利非盡不善也，惟專利而無義之和，然後不善也，惟專利而無義之和，然後不善也，盜竊鬥毆小人之事，而行而有害於義，然不失其宜，而能相義以利物，則非不善也，蓋竊鬥毆小人皆利，則多不善，亦從害陽害義處言之耳，苟得其正，則不惟不害而反有爲用矣。○程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開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忽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凡物自誠而有，又自有而無，惟心神則不測，不可以有無言，雖

恆無假耳是其固有假皆無得何有哉必曰是者爲假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是者不可以爲假非者不可以爲眞夫既謂之道則安容無眞假乎眞則不假假則不眞眞假雖辨是非易明但以是者爲眞非者爲假則昭然而易見矣 ○程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至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假之吾不信也 佛氏之說易以惑人苟非於堯舜道理知之極其眞守之極其固烹不能無眩惑故其心難不可知而其迹則可見所以朱子曰彼只求易其所以然也苟欲窮之迹未能窮而已證而爲佛矣故其心難不可知而其迹則可見所以朱子曰彼只要避三綱五常便是其大病過若曰不容以其迹觀之是皆助佛氏而揚其波者也 ○程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校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 義利之分最幽隱過一念之初正分公私故張南軒曰見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稍存一計較之心名雖爲義而不知已流於利矣豈必嗜利而後爲利乎 ○程子曰使儀狄周之人去道遠而後巧捷也 儀狄造酒也 設詐僞也 揆度基也 人必先觀其氣質氣質不善本有可遷於道者如使善巧捷而不以善道導之則反以濟其惡矣故必觀其氣質之偏雅之致此其人新要既久信孚於己然後因其氣質所長遷善遠罪無基矣是其才不及人猶未害也初貴而可漸進於道 ○程子曰公者仁之理想者仁之端愛者仁之用 公心愛心 孟子不直言仁而必言公想者愛之端者仁之理此意也 ○程子曰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體以根原爲害巢而欲窒之則是自利 自利自爲而已 人得天地至公大同之理以生故孟子所謂天地之塞吾體也 ○程子曰守道者於鄉里是非之介見之既明則信道篤而執守之固則得道之正矣之全德而其道固最大也是故鄉愿大公者聞仁申屠狂之理恕己待物者即仁申推己之施愛以及人者即仁申惻怛之用仁道容不大哉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體以根原爲害巢而欲窒之則是自利 自利自爲而已 人得天地至公大同之理以生故孟子所謂天地之塞吾體也 ○程子曰守道者於鄉里是非之介見之既明則信道篤而執守之固則得道之正矣之全德而其道固最大也是故鄉愿大公者聞仁申屠狂之理恕己待物者即仁申推己之施愛以及人者即仁申惻怛之用仁道容不大哉 ○問敬以直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自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各得其宜自然方正而不可掩之 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孤也 內正外方敬義夾養其德自然益大故曰不孤也 無所用之而未嘗不在是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者也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孤也 內正外方敬義夾養其德自然益大故曰不孤也 無所用之而未嘗不在是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者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人之所同具也故曰天下之公 然一理渾然四端爲善皆由此出故曰善之本也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程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 佛氏之所謂定只是絕其心慮所有一切不見不聞而亦不至於陷溺事物而無所爲者也聖人之所謂止不過就此人紀日用所當爲者因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所而初不以己意與乎其間如父子則與以親君臣則與以義夫婦則與以別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此則所爲止至善之學也視佛氏之屏棄倫物寂守靜定者相去奚啻霄壤哉 ○程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蕩蕩乎 ○程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蕩蕩乎

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根著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根塵猶言基址也 ○程子曰天地之師吾其性是也惟爲私欲所蔽故與天地異耳誠苟克而以修其身則與天地無以異也佛氏所謂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所謂六塵者聲色香味觸法也其教在滅其自成大倫專於其自治之以根塵爲害巢而欲窒之則是自利 自利自爲而已 人得天地至公大同之理以生故孟子所謂天地之塞吾體也 ○程子曰守道篤於鄉里是非之介見之既明則信道篤而執守之固則得道之正矣之全德而其道固最大也是故鄉愿大公者聞仁申屠狂之理恕己待物者即仁申推己之施愛以及人者即仁申惻怛之用仁道容不大哉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體以根原爲害巢而欲窒之則是自利 自利自爲而已 人得天地至公大同之理以生故孟子所謂天地之塞吾體也 ○程子曰守道篤於鄉里是非之介見之既明則信道篤而執守之固則得道之正矣之全德而其道固最大也是故鄉愿大公者聞仁申屠狂之理恕己待物者即仁申推己之施愛以及人者即仁申惻怛之用仁道容不大哉 ○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曰無適之謂也知之既至執得而移之知至之爲貴則人不能以自棄之矣 釋其深信篤好執得而移之意未能深信篤好則知雖至猶有時而棄之矣知之既至執得而移之則人不能以自棄之矣 ○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曰無適之謂也知之既至執得而移之知至之爲貴則人不能以自棄之矣 釋其深信篤好執得而移之意未能深信篤好則知雖至猶有時而棄之矣 ○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曰無適之謂也 ○程子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 恢廣弘貌淵深奧貌微妙也誠者實理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所謂誠也言道大無外小無內何從而致其力乎惟眞心以體之則眞理自明久安得亂真道之眞而邀眞譏哉安敢致知之不可以已也 ○程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何適何莫敬此心而已一主乎敬則萬理具在定則能見理而作不明於理何爲之能見 義者物之微也天下古今理無窮而人之心有限一心不能盡見萬理但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德與善有異名而無異理。德者之統體而善則德之條目。凡日用動靜之間。無一念不出於善。無一事不出於善德。統於內而善見。則所謂一德立而百善從之也。若德之不立而本原已失。求一端之善於外。可得哉。○或問理義何以異。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義物各有所當然者爲理。因是理之當然而行而宜之爲義。安之理即是義理以物言而義則以處物言也。○程子曰。形而上者存於道。理無小大故也。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理。其大無乎不具而其小亦無乎不該。如灑埽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不足以盡仁之全體。蓋信與愛從其見於外者言之而誠與上之理即存於其間。蓋理之所在。雖無分於小大故也。○或問仁曰。聖賢言仁多矣。何以有見矣。諱文學者當隨事精察而力行。不可以其纖微而忽之也。○或問仁曰。聖賢論仁。有言其體者。有言其用者。有合體用而統言之者。惟是首通大意。以統其偏體。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蓋仁之全體。渾然於心。目即突若。韓文公以博愛謂仁。殊不知愛屬情之發。仁爲性之德。是專言其用而遺其體也。蓋仁何嘗不博愛。而博愛未足以盡仁。求仁者亦協偏見以審其令哉。○程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虛。有損益。順之則吉。違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尚所以事天也。盛衰消長。皆天理也。順乎理則吉。違乎理則凶。惟君子時措咸宜。協帥出處各得其宜。故可以事天也。○或問何謂忠。何謂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此即天道以明忠恕之義。如天之命。深遠難測。而流動都有常。寒暑晝夜之不已。即天地之忠也。昊者化之源。天地之成。天地敦化萬物。由是而出。變而化裁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即天地推己之恕也。學者能盡此而忠恕不窮。則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程子曰。介甫之言。本不問禪。引之證也。若曰天地之道。雖在日用事物之間。循環不息。久之功力既至。自驅於一。非可以致一也。執乎此。必通乎彼矣。如堂有室。室有室之中。室有室之

憂。人惟信欲之是極於滅中故捨棄佳境隨民指出一路因當不反。而心安身命無入而不自得又何憂患之有乎故惟仁者捨棄憂患以其順理故也。○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維擯詳本末之間已失自然之理。故無忌憚。後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皆出於老子。而其流遂至於大壞也。然諸子之所得於老子者亦各有異。申韓則本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稱其愛人

慢遠進至於舍抱而干譽者無他有本故也此入道之功所以貴先於立志而學者亟當自警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

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詞章之學如司馬遷班固之類是也訓詁之學如鄧廣成孔安國之類是也此雖非異端而學非無遺於用若德者之學則精敎誠正修齊治平自有大道存焉故欲求之學者有所聞而不善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所聞者在人而所行者在己今者聞一善言即當究心而力行之庶不虛其所聞而人之言亦有益於己若不實體於心不實見於行則雖有所聞亦如無有其言固自在他人耳於己究何與哉 ○程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善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遇險阻則止矣 爲學之道必當勇往直前不可畏難而中止今之學者趨易避難如人之登山然於平易則闊步而進遇險阻則遲遲不前也欲求其學之成得乎 ○程子曰學之不可已而由此以適於道庶不至迷而不返也非然者將終其身如醉人可勝歎哉 ○程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

程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誠由心具邪自外至故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而納諸中也彼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是已入於邪而不能閑矣雖曰求善而爲之若存入善之理平此存誠未必以閑邪爲能也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者將以求爲聖人也君子之學參悅然孚學而常見其日新也未可量矣蓋予惟向此進退之間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中立於其間而可以不進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純一不已無進退之可見以其已造平極不容有所復加故也若未至於聖人則學無止期而可不

方盛德其關斷無少委識則其所守於道者愈堅固而不搖必勇於進修無少怠惰則日新之功自不能已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以君子爲自期也 ○程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爲學莫先於自治然不剛則不能遷善不勇則不能遷善故學者自治之者愈迅速而多功人平於守道之固而遷善之速何愚不肖平於聖賢之域然是在學者自勉之耳 ○程子曰學者以其所

有心鎮之者矣 ○程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所謂力學而得之者謂所設施亦終於無得而已 ○程子曰別中論舜中庸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棄勺所養之意如此

天下事苟不出於誠無有能盡其節者如射舞御三者技藝之末耳而中論中庸中度則皆由平日之所習而可以自足而至於樂則志氣清明行動自適如孔之餘水在中節之節誠不改其所以樂之處當盛之誠爲之故古人始教必使學者學射學御學樂學舞勺所以養其德性而一歸之於誠者正此意也 ○程子曰言而

既內充故退遜而不矜 凡人之情惟不遑平理則爲爭競之端惟無得於中則外多騁矜之氣若大君子理義之見既明故胸中自不至於競矣道德之積既厚故雅容退遜神然若虛渙然若無自不事於

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墮 言敎人者當因其所平而告語之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學者有得而樂告以所未至而不惟不能奮勵於心而亦且輕忽於理矣 ○程子曰言而

行不行是自欺也君子敢乎哉不欺也 言行相顧斯爲君子若徒能言而不能行則誣面無實其曰欺也甚矣欺者君子之所深戒也 ○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誠蒙

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 知誠蒙蔽不能知也力不勝任不能行也然人能自致其知則有以明乎

義理之當然明則其進自不能已而力益以生可以勝任而愉快故雖有強於學問思辨而篤行而已毋庸乎知之不明而力之不勝也 ○程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

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言人爲學如登山然雖高不難其勞如行道然雖遠必欲其至若有見而不爲而暴棄甚矣夫學者志於大道而期爲聖人然猶有不至者焉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期望雖高取法乎中不足以

學。始則欲知。繼則欲盡。見之明而無所疑。養之熟而無所滯。由是泰然涵之於行。其進自有不能禦者。此致知存養之功所以爲力行之要。而學者所宜急務也。○程子曰。敬勝百邪。心一不敬則欲動情勝。而邪得以申之。惟主敬而

未知能悟。容貌端莊。自然心存理得。而諸家說是敬之一念。實不可以易乎百邪也。○程子曰。學者當務實。一自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復何所學哉。或曰。

不猶賢於爲利者乎。曰。溝汙雖不淨。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曰。非爲

求名也。爲無善之可稱耳。爲學之本務求實得於己。而近於名則此心便失其正。與業舉何異。非以其無名也。學者莫將聖言看錯了。○程子曰。未

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不至也。之指此理而言。人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蓋知之既眞。則行之自力。若知而未能行。是其知猶未至。故學者必以致知爲先也。○程子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而至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暗者忽明。疑者忽信。欣然

自慰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若安排則亦何以至心也。人有拳拳小快意之事便未嘗懷。豁然何如乎。然亦有低昂。窮理乃切切焉見其苦不見其甘。而於所可悅者未有以得其通。則雖日事矜持。亦非養心之道也。善學者每每

○程子曰。人多以子弟輕後爲可憂。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資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

不以文詞之末習。則所以始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子弟之志趨才俊者每好溺於佛而不樂就拘束。教之頑憨。尤爲可憂。爲父兄者當爲教以經學切近本務。使之必平志定而不以今詞之

盛一端也。若無其功而遽期其效。雖智如顏子亦不敢自謂能。天亦用力之久。眞見有得。自一旦豁然貫通。爲萬殊之理。總歸一本。故也。此理門一貫之旨。所以必從學識而得。○程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

善。故學不貫。辨佞。口才也。辨佞之人。專事口舌。其才足以蠱眞可喜。顚倒是非。每事入於不善。故難有所學。通以佐其辨佞之資而已。終不可與入道。則亦何足當哉。若大子之告顏淵。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蓋有深意。學者可以知所戒矣。

涵養第四　凡二十七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者欲涵養其德性。非敬無以立本。故必用敬。欲求進於學。則非知無以明理。故在致知。此二句程子教人爲學之要。而朱子之所宗也。○程子曰。見於事之謂才。其勢不能止也。○程子曰。格物、窮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道者當然之理。而散見於物之間。故欲適道者必以格物爲始事。蓋人之一心。最能流蕩而難所作。斯去道遠矣。天下之物。思所以窮之。理此心收斂不主於放。而功自可次第而進。此所以爲近道也。○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主一之謂敬。理無不明。義無不精。在人也。人之爲學。惟求自得於己。師友有警迪切磋之功。而下學上達。要在己。蓋心融力盡。積習既久。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

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人之爲學。必格致誠正。修身以來底於有成。既成矣。又將推之家國天下而有以行之。斯爲有體有用之學。若牢塗而不能成其業。是其所守止而不能行其今。是者已治

人國亦得矣。書不知其所學爲何事也。○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讓。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反之而聖。

學固有日新之機。苟間無進爲之志。自起有美若不相接。自棄用功之時。日日錯日。私欲增。何由去。天理何由明。故必時於理。無窮無盡。而與學無窮無盡。如此可見。學之爲益。人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爲學貴有實心。古之學者。實求有得於己。自能推己之所有以及人。而成物。即在是。今之學者。論學以求勝於人。而不知反之於內。毫無所得。徒喪己而已　○程子曰。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學貴專一。於專一面已一則十夫純粹。自無他歧之惑。而吾心之全體大用。既不明矣。由是成已成物。皆不明矣　○程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人之爲學。最苦悠悠忽忽。無切於求益之心。故蔽錮於想。而後不疑於昨時指者得其宜。故曰明則有功也　○程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人之爲學。最苦悠悠忽忽。無切於求益之心。故蔽錮於想。而後不疑於理。勉於求進而後有得於理。勤於審問而後明辨於理。不然。未見其有獲也　○程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未學而要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誠者眞實無妄之心。爲善之根本。世誠於進學則學純誠於事則事治。誠於自謀則己無不成。誠於與人則人無不盡。苟無是心。將百務俱廢。內外人己。無一可者。彼未學而要之證。猶必誠而後能續其業。則欲趨衆善而爲君子。其可以不誠哉　○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梏猶桎梏。言拘束而基參之也。性動則爲情。情炎於中。來說益蕩。則被蔽其性矣。惟少覺之士。知制其情。使合於中。故能正其心而不蔽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不知所以制之。則縱情梏性。人欲肆而所得於天者亡矣。故人不可以不學也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此合下節正論爲學之道也。學必窮理致知。先明諸心。使不迷於所往。然後身體力行。以求至乎其域。所謂自明而誠。誠之者之事也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服其性矣。惟少覺之士。知副其情。使合於中。來說益蕩。則被蔽其性矣。惟少覺之士。知副

濂洛關閩書卷之五

程子

五經第五　儒門惟為經事之旨。通變之功。以及垂教立言之大要。俾學者知所用心。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五經之言。皆以理性情。事以道政事。易以明陰陽。禮以通節文。春秋以別是非。惟以道政事。易以明陰陽。禮以通節文。春秋以別是非。○

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太極形而上之理也。由是生兩儀而象與數形焉。作易者知理寓於象。故因象以明理。象必有數。故由象而知數。得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究竟。忽乃流於術數。

管輅郭璞之流。術家所尚。君子鄙焉。此理而已。必不務窮盡末之學也。○程子曰。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言本於心。古人或因所得而有言。或因所見而有言。皆可以知其心。如孟子言仁義王政與不動心正人心之類。皆平日講求。實得於心。故言之親切有味。乃或專精於文義字解句析以求其說。則又拘守所見。未免膠固執滯。中多穿鑿。無所通達矣。況所稱善道者乎。○程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窮經將以致用。要當得其旨趣。繫語孟二書。內聖外王。無不統貫。其所言之旨。皆五經之旨也。誠於語孟之言。玩味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而從事於三帝三王之道矣。

五經。古則設訓。孟而能資日誦。於道固無不知。雖多實所裨益乎。○程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禮義者。生人之助。制度者。帝王之治。古今時異。不得不變。

後之人順人之情而爲之。四時之宜而繕之。皆有精意存焉。後之人非徒學之。考之已也。必探求之而得其旨。日之意。則聖人雖制所通。知不墜然矣。雖中亦可以根酌得宜而自我始矣。

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知道不能以明經。此言學不可無師授也。古人得其師傳。皆聖賢也。學用志不紛。則經在於斯道矣。無間覺。安能文合乎作者之旨。故必先知道而後可以明經。此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也。○程子曰。古者教學之法。必先使之知有聖賢。志趣既立。然後博觀典籍。以明其理。唯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蓋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詖辭。不能入也。禁於未發之謂豫。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格言至論。日陳於前。蓋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詖辭。不能入也。

卷之論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言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言得乎。古者教學之詩。皆出於樂。故謂之歌。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渙。父兄子弟。惟知利祿之不偏。故人言少時。便已習於詩律。今則上無學而俗日偏。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學。惟利是趨。至里巷之間。皆非禮義。考古不可聞於耳。此所以日甚於不善而風不古若也。故治天下必以正風俗爲本。而正風俗尤以復古制爲先也。

若爲之不豫。及乎弱長。私意偏好。生於內。染口耳之習。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若教之不豫。及乎弱長。私意偏好。生於內。染口耳之習。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

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皆之所以未得也。

者。正前面味之。中後面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聖人作經。非徒爲文詞已也。學者當觀其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皆之所以未得也。且求其心而嘗知之所未安者何在。再則疑。三則思。平其心以討論而不失之滯。易其氣以玩索而不失之鑿。闕其疑以待問而不強自通。庶乎小有所見。而與古聖人如相晤語於一堂。斯可謂善學矣。○程子曰。聖門文字不是公。乃制事之權柄。授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聚訟者。而卓犖貫徹。貫仁義而經緯乎萬事。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說詩文字。就而予。或罪本而面質。或卑而遠之。或微而晦之。或章顯其旨。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無所偏倚。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柄。授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聚訟者。而卓犖貫徹。貫仁義而經緯乎萬事。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說詩文章。此日耳之學。不足以入人之深。

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禮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以其事務乎外。而師在於中也。又所資乎師者。不可則。有可法。求師者若不能人其門。從乎不然。從非所資。則學非所學矣。是長不可不謹也。○程子曰。論說非古也。學者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探萬材然後知作室之用。六一事一義而微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

必潛心積慮。沿流而面自得之。今一曰當。再是以博爲教。非自能也。博學不審問。不發使學者泛濫滋味而自得其意趣。方爲有益。

若是不求是道。博爲教。不知而聽者取決何會之不。○程子曰。盡天理則謂之易。二五四能。從容順理。不煩人力。

不知而聽者取決何會之不。

讀書錄第六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學者讀明而自得之耳。若認古人事而不能因辭以明其理。於文義不加留心。則古人立言之本意。必多鹵莽矣。乃或專精於文義字解句析以求其說。則又拘守所見。未免膠固執滯。中多穿鑿。無所通達矣。況所稱善道者乎。○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求椎陶冶之器。一不備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未之言。猶起鑄之柄爲。來。鑪土曰陶。鎔金曰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之辭。要則夫理以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

無之。雖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雖百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之人當始執卷。便志於爲文。所害雖多。而本

能明理。亦何足爲有亡。且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言雖約而理無不該。原非以多言爲貴也。

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蓋耳充腹。久自安習。日復一日。則後世處讒不能

入也。禁於未發之謂豫。人之幼也。智慮未開。當日教以格言至論。使之諷耳充腹。先有所入於中。久自安習。日復一日。則後世處讒不能

揖遜之序。此歌風。而撫非禮義之。曰。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渙。父兄子弟。惟知利祿之不偏。故人言少時。便已習於詩律。今則上無學而俗日偏。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學。惟利是趨。至里巷之間。皆非禮義。考古不可聞於耳。此所以日甚於不善而風不古若也。故治天下必以正風俗爲本。而正風俗尤以復古制爲先也。

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皆之所以未得也。且求其心而嘗知之所未安者何在。再則疑。三則思。平其心以討論而不失之滯。易其氣以玩索而不失之鑿。闕其疑以待問而不強自通。庶乎小有所見。而與古聖人如相晤語於一堂。斯可謂善學矣。○程子曰。讀文章不是公。乃制事之權柄。授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聚訟者。而卓犖貫徹。貫仁義而經緯乎萬事。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說詩文章。就而予。或罪本而面質。或卑而遠之。或微而晦之。或章顯其旨。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無所偏倚。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柄。授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聚訟者。而卓犖貫徹。貫仁義而經緯乎萬事。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說詩文章。此日耳之學。不足以入人之深。

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禮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以其事務乎外。而師在於中也。又所資乎師者。不可則。有可法。求師者若不能人其門。從乎不然。從非所資。則學非所學矣。是長不可不謹也。○程子曰。論說非古也。學者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探萬材然後知作室之用。六一事一義而微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

必潛心積慮。沿流而面自得之。今一曰當。再是以博爲教。非自能也。博學不審問。不發使學者泛濫滋味而自得其意趣。方爲有益。

若是不求是道。博爲教。不知而聽者取決何會之不。○程子曰。盡天理則謂之易。二五四能。從容順理。不煩人力。

不知而聽者取決何會之不。

讀書錄第六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學者讀明而自得之耳。若認古人事而不能因辭以明其理。於文義不加留心。則古人立言之本意。必多鹵莽矣。乃或專精於文義字解句析以求其說。則又拘守所見。未免膠固執滯。中多穿鑿。無所通達矣。況所稱善道者乎。○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求椎陶冶之器。一不備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未之言。猶起鑄之柄爲。來。鑪土曰陶。鎔金曰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之辭。要則夫理以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

無之。雖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雖百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之人當始執卷。便志於爲文。所害雖多。而本

能明理。亦何足爲有亡。且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言雖約而理無不該。原非以多言爲貴也。

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蓋耳充腹。久自安習。日復一日。則後世處讒不能

揖遜之序。此歌風。而撫非禮義之。曰。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渙。父兄子弟。惟知利祿之不偏。故人言少時。便已習於詩律。今則上無學而俗日偏。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學。惟利是趨。至里巷之間。皆非禮義。考古不可聞於耳。此所以日甚於不善而風不古若也。故治天下必以正風俗爲本。而正風俗尤以復古制爲先也。

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皆之所以未得也。且求其心而嘗知之所未安者何在。再則疑。三則思。平其心以討論而不失之滯。易其氣以玩索而不失之鑿。闕其疑以待問而不強自通。庶乎小有所見。而與古聖人如相晤語於一堂。斯可謂善學矣。○程子曰。讀文章不是公。乃制事之權柄。授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聚訟者。而卓犖貫徹。貫仁義而經緯乎萬事。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說詩文章。就而予。或罪本而面質。或卑而遠之。或微而晦之。或章顯其旨。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無所偏倚。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柄。授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聚訟者。而卓犖貫徹。貫仁義而經緯乎萬事。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說詩文章。此日耳之學。不足以入人之深。

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禮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以其事務乎外。而師在於中也。又所資乎師者。不可則。有可法。求師者若不能人其門。從乎不然。從非所資。則學非所學矣。是長不可不謹也。○程子曰。論說非古也。學者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探萬材然後知作室之用。六一事一義而微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

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徹也。夫聖言物之髓。然後知比玉之砆。如此其彰。聚薪積火之喻。非可以一朝一夕窺測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遠。非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徹也。夫聖言物之髓。然後知比玉之砆。如此其彰。聚薪積火之喻。非可以一朝一夕窺測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遠。非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徹也。

者乎。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深入。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徹也。○程子曰。上下之分也。而後民志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

在上者舉而進之。不知修其身。學成而告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程子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官長不遷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官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世祿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流滯於下。故上惟恐人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

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分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僥幸。各守其業。可謂上下相安而天下之人心可一也。此風日不再矣。宜程子

讀易至此而有感歟。○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爲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學人道全德盛。蘊諸中之所作爲六經以垂教萬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今且有德者必有言也。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稱文學。亦但言其所以發力之故。然亦若學未至而言至者。猶其言而遡之。供可以入道。如工夫至而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神。

流滯於下。故上惟恐人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

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分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僥幸。各守其業。可謂上下相安而天下之人心可一也。此風日不再矣。宜程子

讀易至此而有感歟。○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爲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學人道全德盛。蘊諸中之所作爲六經以垂教萬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今且有德者必有言也。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稱文學。亦但言其所以發力之故。然亦若學未至而言至者。猶其言而遡之。供可以入道。如工夫至而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神。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程子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官長不遷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官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世祿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在上者舉而進之。不知修其身。學成而告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

讀易至此而有感歟。○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爲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學人道全德盛。蘊諸中之所作。爲六經以垂教萬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今且有德者必有言也。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稱文學。亦但言其所以發力之故。然亦若學未至而言至者。猶其言而遡之。供可以入道。如工夫至而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神。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程子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官長不遷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官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世祿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在上者舉而進之。不知修其身。學成而告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

爲貴。言以明道也。淫詞通辯。則道爲所掩而道反晦。故以簡爲貴。簡則辭不煩而意遠。使人玩味不盡。所以於道有發明矣。○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

貴簡則辭不煩而意遠。使人玩味不盡。所以於道有發明矣。○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

流滯於下。故上惟恐人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

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分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僥幸。各守其業。可謂上下相安而天下之人心可一也。此風日不再矣。宜程子

讀易至此而有感歟。○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爲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學人道全德盛。蘊諸中之所作。爲六經以垂教萬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今且有德者必有言也。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稱文學。亦但言其所以發力之故。然亦若學未至而言至者。猶其言而遡之。供可以入道。如工夫至而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神。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程子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官長不遷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官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世祿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在上者舉而進之。不知修其身。學成而告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

情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古人之學。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古人之學。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古人之學。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古人之學。自當以窮經爲要。蓋

者乎。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深入。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徹也。夫聖言物之髓。然後知比玉之砆。如此其彰。聚薪積火之喻。非可以一朝一夕窺測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遠。非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徹也。○程子曰。上下之分也。而後民志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

在上者舉而進之。不知修其身。學成而告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程子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官長不遷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官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世祿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流滯於下。故上惟恐人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

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分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僥幸。各守其業。可謂上下相安而天下之人心可一也。此風日不再矣。宜程子

讀易至此而有感歟。○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爲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學人道全德盛。蘊諸中之所作。爲六經以垂教萬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今且有德者必有言也。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稱文學。亦但言其所以發力之故。然亦若學未至而言至者。猶其言而遡之。供可以入道。如工夫至而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神。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程子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官長不遷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官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世祿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在上者舉而進之。不知修其身。學成而告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

情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古人之學。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古人之學。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古人之學。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古人之學。自當以窮經爲要。蓋

者乎。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深入。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徹也。夫聖言物之髓。然後知比玉之砆。如此其彰。聚薪積火之喻。非可以一朝一夕窺測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遠。非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徹也。○程子曰。上下之分也。而後民志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

在上者舉而進之。不知修其身。學成而告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程子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官長不遷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官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世祿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流滯於下。故上惟恐人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安得不修。

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分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僥幸。各守其業。可謂上下相安而天下之人心可一也。此風日不再矣。宜程子

讀易至此而有感歟。○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爲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學人道全德盛。蘊諸中之所作。爲六經以垂教萬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今且有德者必有言也。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稱文學。亦但言其所以發力之故。然亦若學未至而言至者。猶其言而遡之。供可以入道。如工夫至而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神。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程子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官長不遷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官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世祿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在上者舉而進之。不知修其身。學成而告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

630

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師友講習。正所以明其理。豈遽空言無益。蓋亦本諸己而有得耳。若割經傳爲學之事。徒求諸心而無得。不能自得於心。雖五經亦爲空言。未爲有益也。雖之學貴返求自得。固自得則佔經傳道以究心。往皆之言。固爲有功。即平居講習以發明先聖之言。亦非無益。其實則一而已矣。彼此之分哉。

○程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穀。繅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其聖人之道。言以待後之學者。蓋爲小補耳。衣食不缺。用度無虧。學者太平之樂。將何以無負乎。惟有遠往邇而待後學。力爲倡者之事。以庶幾少補於世耳。

○程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爲本。言以蓄爲本。貴於詳。貴於約而已。體則詳。學以正爲本。言以蓄爲本。政以順爲本。若博也。文也。詳也。皆末也。得其本則末在其中矣。

○程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貧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此言學貴自得也。自得則不泥於經義而脫然有獨見。故所蓄者深遠而無盡。而所處者安固而不搖。若徒以思索爲功。不能於簡策之外。別有所得。則固滯不通。而所安所居亦淺陋而易奪矣。是以以之誤己。則誤己。以之誤人。則誤人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六

程子

善治第七　此篇所論。皆治本明法制。省錢政之道也。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思其本。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有治人。斯有治法。故善言治者。不急於行法。而急於成就人才。人才不足。則雖有良法。亦徒爲目文而已。其誰與行之哉。然必有師學而後有人才。成就人才者。不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蓋有美質。亦終於自棄而已。其何以成之哉。此言行法必先於得人。而得人必先於立教。爲治之要道也。

○程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民之自有者力也。厚情以養生。惟本於此。苟不知愛惜之。而重困焉。則將不獲自用其力。而弛以從其生。此救死且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故養民者必務頓民休息。使之力無不足。至無不遂。然後化行俗美。庶可漸躋上理。蓋什必先於教。乃爲世不易之常法。而實民之力。尤其本務。善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善與惡不兩立。敬與爭正相反。故教人者欲消其惡。不於惡消之。但養其善心。則人自有善而無惡矣。治民者欲止其爭。不於爭止之。但導以敬遜。則民自相敬。而

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三代守成。命主莫如成王。而君德之成。則由周公之相。規模平幼神。其所以輔導之者。見於書正。

○程子曰。治天下之道。在正其本。而萬事理。本正則萬事正。其本不正。雖百爲之行。固皆正矣。而無不妄之謂。不正則後皆正人而無與。任事小之謂。過差大之謂。過差之事。其德性固已不正。其心術之發。必有所爲。其爲必有所以。其以正固易從而有功。此人主輔相之道所當謹之於始而周公之所以深戒乎。其始也。蓋天下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固官之法度。御此意也。

○程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穀之本。而得飽食之道也。言爲治者主於臣民之上。有大體焉。不可煩也。煩於政事之間。有次序焉。不可紊也。事於辦的簡著。臨事應變。則又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此所以立綱紀之本。而得施治之道也。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關雎美文王妃姒氏。有關閉貞靜之德。麟趾美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蓋化自內而及外。由近而及遠也。李子曰。自閨門至德之盛。至於濟濟。蓋天下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固官之法度。御此意也。

○程子曰。當世之務。其要有三。一曰立志。以圖治。二曰責任宰輔。三曰求賢以分治。蓋人君雖有志。非君志先立。則信用不專。人君欲其言非若行。宰輔則奉行不力。不於君相協心。又必勞求慇懃。久分理庶職。然後能實施於天下。此三者爲治之本也。而三者之中。尤以君志爲本。惟人君志一以往。無適必可信。以盡治爲必可行。其志既定。而內不惑於近功。外不惑於衆口。斯可以據上理。而無難矣。

○程子曰。人君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若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能。當前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潤澤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人主居九重之內。所察邇者。惟寺人宦官耳。偏一日之間。時近正人。聞正言。則知有正人正言之樂。親寺人宦官。則知有寺人宦官之樂。樂正則德義日生。比之樂邪。則驕惰之心日萌。故人君不可以不謹所習。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物德之福。稼穡艱難之故。皆可因事體驗。漸積歲月。自然存智。日生。比之深宮閨奧。其所窒塞者。惟在於親賢德之士。使日侍左右。以講論。備聞四德之本。而自成。故其爲益。實多矣。

○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善與惡不兩立。敬與爭正相反。故教人者欲消其惡。不於惡消之。但養其善心。則人自有善而無惡矣。治民者欲止其爭。不於爭止之。但導以敬遜。則民自相敬。而

不爭矣。此探本窮源之論也。○程子曰。人各有親。使之推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能不獨視其視也。此四大字所謂老者安之。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程子曰。惟聖人。能使通天下事之為者。可以漸進。若事當其理。雖抑爭之。豈能已之。若事不當理。雖順之。豈能行之。胸中隨其事處而以時中之道處之。則既無事。事無窮而吾之應亦無窮。○君子之有也。為政不務其本而務其末。治其標而忘其本。其可乎。本者。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矣。政必不肯游手好閒。皆盡力於田畝桑麻之事。而循忠衣食之不足者。有是理。故曰。王道之行。養固在教之先。而實收效於教之後也。○程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祇以法持天下。先王之世。道民以德。齊民以禮。其所以治天下者。惟此德禮之道而已。而法令則其末也。後世。惟持法令以控制天下。而全無道德齊禮之意。則其法亦非先王之法矣。治安寧能以古若哉。○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斯可語王道。要祇在慎獨。純純一不雜也。不已。無間斷也。言能純其心如天之不已。是即天之德也。有天德。則誠然天理而無私意間斷。可與語純王之道矣。至其切要用功處。祇在慎獨。慎獨。惟恐獨所以能不已。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至誠之功用也。○程子曰。君志定。面天下之治成。君道格。古正學明。善惡辨。愚柔能變。化有道。則君子固鼓舞思効。即賢使能。小人亦爭自濯磨。豈患人才之不足用耶。○程子曰。朝廷設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蓄養人才。觀感時政。使之漸漬義理。薰陶性質。古所謂成就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七德。經筵設官。固所以講明經義。然不止此也。必每事切於君身。如出入起居。動靜事為。規模使當。移易化俗。非小補也。○程子曰。聖人濟物之心。承乾乃辟。得此道也。至於朝夕納誨。則人品之邪正。國家之治亂。民生之休戚

特立不回者耳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之士。謂入仕者。雖職卑祿薄。然苟存愛物之心。則必有及物之效。蓋職無大小。但觀其存心如何耳。若夫居高位而得爲所欲爲。其所濟又豈可勝言哉。○劉安禮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謂賦稅。輸其情。盡其實也。後放此。○程子曰。上慢正則下有所盜。盜竊財物而自歸不正矣。非徒在乎以威御之也。○程子曰。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瘼。求訪賢材。此二事正使職之大者。不可不留意也。○程子曰。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爲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孰大於是。教官之設。其職甚微。而操教之權則所係又甚大。蓋欲使之教子弟。修齋治平之道。養育人材。以備異日之用。非可苟且尸位也。誠能實心任事。修其教誨之職。則宏獎推化。爲邦國之光。是真不素餐之大者矣。若初安定之在湖州。庶可以爲後世法已。○或曰。治獄之官。爲其命所係。一失其平。則不可復生。而冤抑之私。上干天和。或人所以疑其不可爲也。程子以爲苟能主忠恕之心。則明以決其職。則平反冤而一郡無冤民矣。其爲德不亦大乎。又何不可爲之有。○程子曰。君子之於誠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怛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誠獄殺死。最其大者也。誠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存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之心。盡於此矣。○程子曰。能實心任事。修其教誨之職。則宏獎推化。爲邦國之光。是真不素餐之大者矣。若胡安定之在湖州。庶可以爲後世法已。○或曰。治獄之官。爲其命所係。一失其平。則不可復生。而冤抑之私。上干天和。或人所以疑其不可爲也。程子以爲苟能主忠恕之心。則明以決其職。則平反冤而一郡無冤民矣。其爲德不亦大乎。又何不可爲之有。○程子曰。君子之於誠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怛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誠獄殺死。最其大者也。誠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存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之心。盡於此矣。○程子曰。天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敗德。敗德也。利己。謂專爲己。無公心也。已者人之對。推誠利己。則不顧乎人。而生謀人。或必害。財者錢穀之總名。欲利財。則不顧乎名。而其敗德也。必矣。大抵人心誠知利己。爲損人。爲敗德。爲害事。爲招禍。爲不能有守。此心也。○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折其半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敗。族。類也。大任。天下之大事。非一人之私智所能獨。必集以平公之心。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而作興之。而後成功。苟主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衆情。得非方命圮族乎

濂洛關閩書卷之七

程子

行事第九　此論論應事接物之宜日用倫常之道皆生人不可闕而學者所當盡心者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則忘審己其心馳矣人心之愛憎不同吾人行事但當自審其是非若所行果是雖浮議何足慮也備載人言而定審己則略前顧後方寸亂矣事豈有成乎○程子曰久閑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閑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機械之心生若不預防之於始而方其閑時心爲所引

能自見。則心身之臧否。從業之進退。皆茫然若失。安得不出乎。○程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天下事不外一誠。人倘眞實無妄。則自有物行有恆。

而人爲所動。悉自直。緩自壯。而事亦有成。若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天下事不外一誠。人倘眞實無妄。則自有物行有恆。

者。皆由平日誠之未至故也。此卽中庸所謂不誠無物。故君子必以誠爲貴也。○程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責言。則

於人有相長之益。而在己無自辱之患。朋友道在貴善。然貴以誠意交乎。而不貴乎多言。蓋意誠則在人必能感悟。自

有相長之益。而在己無自辱之患。朋友道在貴善。然貴以誠意交乎。而不貴乎多言。蓋意誠則在人必能感悟。自

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

得之。臧。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乎其不由欲而動矣。中無私欲則循理而行。自不至於妄

動。故有得可以無失。而悔吝之閑。

今人之所以妄動者。由其中有私欲之見蔽也。夫妄動而得於幽者。必妄動而失於彼。一失也。究之幽之所得者。終亦必至於失。二失也。

又況不當得而得。非特失之已也。而且有無窮之凶咎以隨其後乎。是故無故而得。禍猶之妄得之。福而災亦隨之。不當得而得。猶之

得之。得而失亦繼之。苟知得之。旌至於失。而凶咎復不免焉。是亦庶乎妄念可以潛消。不役於私欲。而少有所動矣。

之。終能知之矣。問所以佐學之窮。不問則終於不知。問則不知。

可進於知。人宜自用其勵而無憚於求知也。○程子曰。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

知要。知言者。究極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之歸。苟學惟知言。則於理無疑矣。識時者。時有治亂。盛衰。進退。

退。苟道與時行。則無不得其宜矣。知要者。識務雖繁。必有綱領。得其綱領而擧之。則事無不理。而執簡可以御繁矣。○程子

德。而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言語不愼。則無以養德。飲食不節。則無以養生。

瑪亦應乎妄念。可以潛消。不役於私欲。而少有所動矣。

○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

之。終能知之矣。問所以佐學之窮。不問則終於不知。問則不知。

可進於知。人宜自用其勵而無憚於求知也。○程子曰。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

知要。知言者。究極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之歸。苟學惟知言。則於理無疑矣。識時者。時有治亂。盛衰。進退。則退。

退。苟道與時行。則無不得其宜矣。知要者。識務雖繁。必有綱領。得其綱領而擧之。則事無不理。而執簡可以御繁矣。○程子

德。而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言語不愼。則無以養德。飲食不節。則無以養生。

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通乎道者。於凡天下之理。其不通者。皆

能透其理。通。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通乎道者。於凡天下之理。其不通者。皆

斜。則不疑。孟子所謂知言者是也。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錫其目力勢。其心心雖

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時中謂有時而中。億。揣度也。不通乎道。則此心失其權衡。是非茫然莫辨。雖勞

心竭力。時或偶中。然亦出於億度之私。而非其理之所致也。豈君子所貴哉。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前定天命必然之祸數也。義者。是非可否當然之

理也。賢者惟知義之當然。而命固在其中矣。若中人以下。不識其本。不能眞知安行。但能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逃義以妄求。故日以命處義也。○程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將萬物。必

有餘裕。天下萬物。皆己底內。若得而撓己。是己無以爲之主。而己立己既立矣。則天下在我運用之中。萬物在我利濟之內。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君子之道。體用兼備。安人安百姓。皆其所有事。貴乎措之天下國家。以視其成。苟躬

抱濟物之具。未能實及乎物。而物不被其澤。雖有亦若無耳。所以古之人。道濟天下。

必欲於普身親見。而不徒託之空言也。○程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常人之心。溺

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情私雖動人。匹夫得卒見難而能死者衆矣。惟其擊之卒。

故當其安靜則忘其憂。惟聖人不然。雖當憂勞之時。而安靜自若。心不因之而紛也。至其

神安靜。亦時有憂。而特未嘗勞心不已之而益也。此聖人樂天憫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

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聖人爲能舍己之善。以從人之善。此則指

不能。故極爲難事。若已者有我之見。人之所敬自私者。卑瑣舍之。猶恐己見未忘。字之者固而從人者多有所蔽。忽也。況可驕矜而自恃乎。此程子之以能而不能。以多而寡所以爲大賢。而與者所當取法也。○程子曰。世人多愼於擇婿。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壻者女之配。固宜愼擇。婦者男之配。尤宗祧所繫。擇之愈所當愼。然壻在耳目之前。其德行易見。婦居深閨之內。其性情難知。易見者不可忽。難知者尤不可忽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程子曰。

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道者大極之理也貫古今通上下亙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陰陽而陰陽乃天道也在地則柔而剛柔乃地道也在人則仁義而仁義乃人道也故人能位天地育萬物即可與天地參矣。○程子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惟仁乃衆善之長也其爲德至公其爲體至純其爲理主於愛是故於至公見天地之無私服無私義於至純見天地之得一以清得一以單爲於愛之理見天地之所以大生所以廣生焉非仁而天地之道何由見乎。○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理舉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未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程子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萬物初生渾融未散生意最爲可觀至於暢茂則流蕩發散而生意盡矣故以此觀之惟元者善之長而即仁之謂也蓋形生之物其盛無窮而生意常存不可不合其宜耳。○程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暗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鬼神亦理之所有致敬以求之宜也暗則有求媚福之心是爲其所惑矣不曾就甚處即夫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也。○程子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舉一人之心即可見天地之心也。眞精妙合而凝萬物於是乎生故舉一物之理即可見萬物之理也由是而後陰陽屈伸往來不窮故舉一日之運即可見一歲之運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盈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充塞而不可窮昭著而不可掩曲外更無他事人常體時而精察體處而體驗之則自得矣。○程子曰。氣化之往來其在人者與在天者本同一理也惟聖人能以功用補氣化之所不逮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程子曰。君子宜被福於天而有貶悖天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脩德積善此必然之理也而亦有昏悖天折者則所稟之氣偏有不周耳非理之常君子不以是而惰其修也。原憲之貧顏子之夭可以觀矣。○程子曰。天地之化不已者以其運行之不已也。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天命之初渾然一理而已惟二五雜糅則或剛或柔因以散見錯出焉有不齊矣聖人得二五之秀清明純粹不倚於剛柔而中正以立人極故由一理之渾然而復其天命之初所謂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皆在乎此矣。○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夏十月純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惟聖人能以功用補氣化之所不逮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程子曰。君子宜被福於天而有貶悖天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脩德積善此必然之理也而亦有昏悖天折者則所稟之氣偏有不周耳非理之常君子不以是而惰其修也。原憲之貧顏子之夭可以觀矣。○程子曰。多至之時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曰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動之機陰陽往來不窮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深知易道者孰能識此意乎。○程子曰。多至之時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曰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此理之不相離者也以天地觀之冬至閉塞靜矣而日月運行不息非動乎朱子亦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即本而觀之無息之意。○程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形而上者謂之道易所謂之謂也天氣淪然一形公然理與氣俱彼無方無體之謂也。事而不可徒泥於象數也。○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在乎人故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凡健順易簡資始資生之象無一不具矣然而作之成之輔相之宜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惟聖人爲能盡其道則爲數自乎轉移窮命之在天有定而人事亦可以盡之此中立命之君子能之乎學者當盡其人事而不可徒諉於氣數也。○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在乎人故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凡健順易簡資始資生之象無一不具矣然而作之成之輔相之宜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惟聖人爲能盡其道則爲數自乎轉移窮命之在天有定而人事亦可以盡之此中立命之君子能之乎學者當盡其人事而不可徒諉於氣數也。○程子曰。當大災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內多私欲而不誠未有不動於外者也。日當震恐危懼之際動心忍性而不敢自安於放肆則天理存焉故不失也。

惟誠則無私而見之明敬則有主而向上者乎其立說不能無偏矣。○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所以爲善之長也。其爲德至公其爲體至純其爲理主於愛是故於至公見天地之無私服無私義於至純見天地之得一以貫之仁道耳。聖人即天地也。惟天地無心而人之有善有惡爲在其中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無妄者就氣之理天之所以爲性也爲物之生各得其理即卦之初爲物各正性命之謂也。○程子曰。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所謂資理之自然也物以意見參之便說於後外於天地又何可自絕於聖人乎。○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無妄者就氣之理天之所以爲性也爲物之生各得其理即卦之初爲物各正性命之謂也。○程子曰。語默猶晝夜闔闢死生猶古今耳。此程子欲人體道之意也。○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斯仁以誠萬物之出機藏用以誠爲物之入機天地非主於誠之顯也誠通誠復而自成其化若故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若聖人之治則成於有心若以遂其生教以復其性未免出於憂勤然亦就民之宜復而養之宜教而教之何嘗有作爲於其間哉故曰聖人有心而無爲此天地不與聖人同盛也。○程子曰。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天道無爲人事有功達人以事天則人盡而天見而天人合矣義者非理之當爲命者莫之爲而爲爲其所不得爲而爲之。陰盛則陽衰而爲其所害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加亦爲所害此有數之不齊有不可逃者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化萬物聖人無爲而成天下故曰天地之用常在乎無爲聖人之用常在乎有爲無獨必有對若曰然而然非理之常君子不以是而惰其修也。天之始其陽然若耳聖人始爲必然每有不能免者惟在變爲動之耳苟能之弗卑何之弗周欲。○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有獨者故陰必有陽動必有靜對待之理不可偏勝偏廢亦不可造端以起也其無相賊偏廢亦故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不可造端以起也。○程子曰。天地何安排也。事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地萬物之理無有獨者故陰必有陽動必有靜對待之理不可偏勝偏廢亦不可造端以起也其無相賊偏廢亦故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不可造端以起也。○程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天之始其陽然若耳聖人始爲告引然而然不待勉強安排者也故中夜以思此理福至若然每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程子之所謂感於天地萬物者爲已深矣。○程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天之始其陽然若耳聖人始爲以成治功也之始也雖然者耳聖人始爲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樹藝五穀以濟地利天地生人之始其事分雖於聖人而已故曰聖人天地之用也。○程子曰。思止也生也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須臾不容間斷如環之無端循環不已無一物不生假於息之義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程子曰。大哉大哉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吉凶禍福天地之報應之有由也則在乎人誠所謂與天地相終始也故人能盡其道則從數自乎轉移窮命之在天有定而人事亦可以盡之此中立命之君子能之乎學者當盡其人事而不可徒諉於氣數也。○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在乎人故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凡健順易簡資始資生之象無一不具矣然而作之成之輔相之宜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惟聖人爲能盡其道則爲數自乎轉移窮命之在天有定而人事亦可以盡之此中立命之君子能之乎學者當盡其人事而不可徒諉於氣數也。○程子曰。當大災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內多私欲而不誠未有不動於外者也。日當震恐危懼之際動心忍性而不敢自安於放肆則天理存焉故不失也。

陰陽第十二 凡二十八章

程子曰。靜之者。陰陽之本也。氣之運則變。變不容不齊矣。靜而坐陰。動而生陽。故謂動爲陰陽之本。予未之敢知。之運則各本陰陽以爲流行。而其變無窮出。遂至於不可勝紀。

蓍分之爲五。合之惟二。氣而統不外乎一理也。○程子曰。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天下事事物物莫不有天理存焉。惟有德者身體力行。爲能得乎天理之本。然而用之爲人事之當然。蓍既得其理則筮有諸己。而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所用莫不協乎天理之中矣。蓍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正如此。○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孔子繫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至日看冬至之日也。冬至一陽初復。其氣尚微。不可勞動。宜安靜以養之。故先王於陽生之日閉關。於此可見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而贊化育也。○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此言窮理者之無往不通也。此理無物不有。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理。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合而言之。萬理同出一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知此則自心身以至天下。無非理者。是以君子貴窮理也。○程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循環無端。初無先後之可言也。故有陰而陽即伏。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陰而後明日有陽。陰陽即指形影之不相離。若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以陰陽爲有先後。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形影亦有先後乎。此理之甚明而易見者。不可惑於異端之說也。○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蓋見之尤盛者也。日與月則陰陽天地物物不有陰陽而各具一理。隨在可體察而窮會矣。○程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何有窮理者必窮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窮理之何以幽顯。必物理之極。思慮不到而後言心之知無不明。如但以辭而已而不實究。雖心則何理之能窮哉。○程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可以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言天之命稟受於天。非人力所能爲也。雖服餌可以延年。是欲增天命矣。世人貪生怖死。爲其所惑甚多。言此所以破其惑也。○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程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糜盡。求之於理。理則無礙。故君子窮理而已。凡人之心惟不明乎理。而但求之於事。故鬼神怪異之變幻錯出。鮮不爲所惑矣。苟見理既明。則鬼神可以理推。怪異可以理折。何惑之有哉。故學者當以窮理爲要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命猶令也。性卽理也。自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於人者謂之命。自人承禀而言之謂之性。性之天全而予之人全而受之。是以君子有盡性至命之學也。○程子曰。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蹠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天道至公而無私。福善禍淫。自其常理。然其間有不然。則亦理之偶乘。未可以一二人之故。而遽疑天之不必然也。如史遷之論。查以天於伯夷似與善之說不合。此以私意爲測度也。至云顏何爲夭。蹠何爲壽。皆斤斤擬一人以相較。則不知天甚矣。獨不思古今來善之種類者何多。惡之種類者豈少。今不舉其大凡而第論其偶相將。使善者困而生疑。而爲善不力。惡者得以藉口而爲惡不悛。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但當言乎天道之常。不可妄遇其變見之說也。○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道。何物之自生而生之。何物之自養而養之。何物之自成而成之。何物之自壞而壞之。聖人之心。順物而應見於彼者自不存於此。此聖人之所以無心也。○程子曰。誠甚天地。人何有不化。豈有直而教而人可化乎。僞教謂釋氏也。陷其專爲邪說以化人而其

卜筮以決事物之疑所以明其理也今人揲蓍一身窮通則不可理其安聖人設教豈爲後人徇私之具哉

○程子曰伸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秋殺盡見聖賢氣象各有不同然皆以天地之心爲心故其言如此

無偏蓋惟此心體孔其運爲體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不失時是則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顏子則未免乎有形之累而已

人道之所當爲而踐形之性則未嘗乎天理之宜起動以人也要之大人一理由勉未始不可與天地合德

氣象盡作流行發育萬物渾博周徧數聖像這此天地生物氣象也觀之使人良心油然發見此卽與子貢前輩不啻與自家這一般也

○程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虛一盈一虛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息之明不得不如此晝此又時勢使然不能強同也

○程子曰天地之化者也孟子則踐其材蓋亦時然而已

伸尼道全而無所不包人莫得而窺其迹顏子不違如愚而見其自然之和氣則默而成之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剛毅而踐材氣早露蓬蒿

○程子曰仲尼之徒莫傳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伊耕莘野說築傅巖當其在草茅中豈使取天下事一一學之舉天下一一知之哉然萬物之理備於我身明其在我而家國天下以其之故一由而遂能建功立業也後之學者處窮約時未能一一窮究但能自反而誠則其所以自修其身者已得之矣

未至於盡而輒止皆自棄而不足有爲者也盡堯舜之道學弟而已矣學弟人之所固然又推之以及其餘無不盡其所當然是我亦一盡也何不可爲之有平故曰學必以聖人爲歸也

其迷關今之惑人因其高明驟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程子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佛氏之學其旨意高而超人意萬遠味之人固不知也惟高明之人審其立論高妙遠蹈溺其中而不可反此智者知之過也然所謂高明者特論其人之資質開透超出衆人之上耳非如中庸之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則後之人能師子路無患自治之不勇矣故可以爲百世之師也　○程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孟子人資雖高其才之高海無可依據以學講故雖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工夫縝密精進德有序故學之易入聖爲近有可以下手用力處是惟善學者自驗之已

○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程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　世多貧賤之人亦有處陋巷而不厭者蓋未嘗富貴之過不見可欲故也一旦而處富貴則欲動情勝蓋失其本心矣若顏子者其處簞瓢也如是其處萬鍾也亦如是其處萬鍾也亦知是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學者亦當顏子樂處而可能　○程子曰學者當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聖賢所造不同故其體有異聖人渾然天成不見其巧賢人積累而至故其巧可見之於事聽則辭之於來由則違退之委皆所以曲成人神妙莫測一如化工運行於上盎然生意發見面物無所作爲此自然而然者也學者亦當顏子樂處而可能　○程子曰學者當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聖賢所造不同故其體有異聖人渾然天成不見其巧賢人積累而至故其巧可見之於事聽則辭之於來由則違退之委皆所以曲成以合天未免有作爲之迹而巧不爲此自勉而入者也安勉雖分而其至則一學者不可不知也

大意故聖人與之　昔勉言志如是非特舜禹數語唯然有見於是道之大體行充滿面目周流從容自得有與物春過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而所對以未信其於是理必實有見其未能無毫髮之疑而不自安於小成者子知其行之未成

○程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顏子單瓢陋巷不改其樂淡然進德而已

安勉雖分而其至則一學者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學不得則當思思則得之思而不得則舍之則知自進孔孟弟子

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吾言不合則不復思所以終異也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學不得則當思思久

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黔首黑髮之民也老氏之學雖言道德而每絕去仁義禮智而行則

○程子曰顏子處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規模已具胸中虛靈萬善無缺渾然全體如鑑之空衡之平物來即照本之湛清影入即明子貢之智則以推測而知因此識微故大子稱

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子貢之聰明在聖門中惟參於顏子他人皆莫能及然祇知造像而行不遽爲故雖穆聞性道究未能至顏子卓爾地位者大分同而學力有間也　○或問北周何如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嚮者成之而已　君子有教無類然未嘗不因人而施如於互鄉童子則拒之於求由則進退之委皆所以曲成

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吾言不合則不復思所以終異也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學不得則當思思久則知自進孔孟弟子

○程子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吾言不合則不復思所以終異也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學不得則當思思久則知自進孔孟弟子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

顏子曰不違如愚綽子真曰億則屢中中得之矣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

○程子曰顏子處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規模已具胸中虛靈萬善無缺渾然全體如鑑之空衡之平物來即照本之湛清影入即明子貢之智則以推測而知因此識微故大子稱

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黔首黑髮之民也老氏之學雖言道德而每絕去仁義禮智而行則

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子貢之聰明在聖門中惟參於顏子他人皆莫能及然祇知造像而行不遽爲故雖穆聞性道究未能至顏子卓爾地位者大分同而學力有間也　○或問北周何如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嚮者成之而已　君子有教無類然未嘗不因人而施如於互鄉童子則拒之於求由則進退之委皆所以曲成

○程子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吾言不合則不復思所以終異也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學不得則當思思久則知自進孔孟弟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於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黔首黑髮之民也老氏之學雖言道德而每絕去仁義禮智而行則

○程子曰顏子處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規模已具胸中虛靈萬善無缺渾然全體如鑑之空衡之平物來即照本之湛清影入即明子貢之智則以推測而知因此識微故大子稱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

顏子曰不違如愚綽子真曰億則屢中中得之矣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

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荊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爾　道以中庸爲至孔子教人亦在

○程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信之之至若將終身守之宜其於道體認真切無少差枝之過

孰得而移之　信一也而有淺深之不同如七十子之徒聞一言於仲尼信之之至若將終身守之宜其於道體認真切無少差枝之過

○程子曰顏子處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規模已具胸中虛靈萬善無缺渾然全體如鑑之空衡之平物來即照本之湛清影入即明子貢之智則以推測而知因此識微故大子稱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

顏子曰不違如愚綽子真曰億則屢中中得之矣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

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荊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爾　道以中庸爲至孔子教人亦在

○程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信之之至若將終身守之宜其於道體認真切無少差枝之過

孰得而移之　信一也而有淺深之不同如七十子之徒聞一言於仲尼信之之至若將終身守之宜其於道體認真切無少差枝之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孔子之道廣大悉備而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鄉黨所載皆其行事而學之以來未至焉必先知焉

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孔子之道廣大悉備而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鄉黨所載皆其行事而學之以來未至焉必先知焉

○程子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名況卿其字以爲勢位號稱也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莽簒漢光祿勳揚雄才知所作法言太玄模倣周室其過處多揚雄才短其過處少

640

還就二子相較則俊善於此耳要之皆未正也○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程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得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既沒曠千有餘年聖道不明而愈熾能卓然有見扶正學而闢異端崇儒術不傳人材不期憔而自壞道必賴人而傳教立則聖道可明而學者自知向往孔子之時諸賢猶猶豈盡天授亦由得聖人以爲依歸學焉而各有所造耳自是而後不聞有賢人出者蓋無教則無學無學則無人材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程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張良始事漢高爲復讐仇而出及讐已滅則託從赤松子以遊是皆自行己志而無繫乎利祿之心其進退出處悉合於理蓋有儒者之道焉見其任衛者得其學類申韓見其還隱者謂其迹近黃老皆非知子房者也○程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在燮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外撫四夷內親百姓上使公卿大夫各修其職相與講明於道術以安利天下此宰相之職也近乎有學宰相之職持其大體如養穀利名自係有司之事下陵若則吳之矣陳平之對文帝深知大體非直於有學者不能每此若此後世若卜式公孫弘輩以修身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爲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明所設施雖得駟人之意但微有歉處見道猶未分明至揚雄以治淨寂寞爲道最疎不醇其規模宰制則又儒之下者較之二子不遽卻乳矣○程子曰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度越諸子遠矣自春秋以來道義不明舉世皆趨功利至漢仲舒獨以正其義明其道守先王之法而不急其功故其言如此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觀不透也○程子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賢人君子之生於世豈有然而已哉安定公胡先生倡道東南從遊者數百人其教人以明經爲本經義治事兩齋四方來學者因其材質之所近使各就一齋而分教之慶歷中興大學下湖州取其行義則出與庶政其施設雖不盡出於己然皆本先王之道以淑諸人講明聖學開導後進使其德業成就而其教益明得吾儒者親炙固風有所奮起而其傳益廣是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其途其推已及人惓惓爲道之心則一也賢人君子之生於世豈有然而已哉○程子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賢人君子之生於世豈有然而已哉○程子曰游安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臧如是亦可從政矣安定公胡先生倡道東南從遊者數百人其教人以明經爲本經義治事兩齋四方來學者因其材質之所近使各就一齋而分教之慶歷中興大學下湖州取其行義則出與庶政其施設雖不盡出於己然皆本先王之道以淑諸人講明聖學開導後進使其德業成就而其教益明得吾儒者親炙固風有所奮起而其傳益廣是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其途其推已及人惓惓爲道

後世。關中學者謂橫渠之徒也。橫渠教人先以禮。故其徒皆正禮文而置於感慨道反之間。雖足以善其行。然不過一時之事耳。盛也能身以爲本立教以遺用。然後德可大業可久。流風遺澤及於後世。其所學乃大也。程子此言蓋以匡橫渠之所未遠歟。○

程子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曰。爲我謝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介甫王安石字也。謝良佐字也。謝意理乃天下之公。初不必存於彼我之見。苟能反覆辨論。往來商確。則是非明白。不有益於人執拗其所學之失甚多。故程子諭謝以告之如此。○

道有望矣。顯道名良佐。人之材質不同。有移爲尚遠而不肯致力於近者。有徒守卑近而昧乎遠大之學。遠大卑近兼盡而不偏。其庶乎。已觀其以生意論仁。以惺惺論敬。實皆切問而近思。而其篤信有爲之才。又能擴而充之。廣而大之。此所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也。吾道之氣不賴有若人哉。

○程子曰。謝道卑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

十二年因見獵者。復有喜心。乃知果未也。謝道卑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謝良佐自謂能此好矣。後十二年暮春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蓋惟周子用功之深。故知程子此心猶隱後患復萌也。惟程子治心之密。故能久而彌覺。彌處加謹也。大抵先儒之論不能保其不動。況後之學者其可不朝乾夕惕以勵其閑存之功乎。○

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王氏指安石也。安石爲人執拗其教邪僻。以僞亂眞。當時之人雖終從之。爲患固甚大也。以彼才足以濟其奸。言足以文其僞。故其學雖偏而易於入人。而不覺。蓋所以爲教者。多出於利。世之人惟利是趨。始也以利而從之。久則心悅而化之。今日安於爲利而不知其非矣。天下之弊。若其本成。則一日可革。若衆心爲其所浸淫。則風俗爲其所漸染。而已成難革之而何可得乎。此其害。所以其大。而士君子爲學。不可少有所偏也。

程子

大任第十五　此篇多詳出處之宜。進退之道。凡二十二章。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信。大任雖輕。若以輕浮淺露之心當之。未有不重於敗者。故必須篤實則力量深沈。謀慮遠大。斯可以任大事而無難矣。○

程子曰。克勝小物最難。人多蓮於其大。而每忽於其小。若處勤小物則敬蓮之至而自無疏略之患矣。此則人所最難者也。○

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事君事親。其理一也。乃受職於君。則思盡其職之所當爲。受身於父母。可不求其道之所當盡乎。若不能蓮治。則此身已不可事父母。又何能盡事識以對君君哉。○

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窒而蓮困而困也。蓮。蓮也。陵蓮也。凡人陵蓮則不能自振。君子雖在困窮。惟安於義命。蓮無怨尤之心。而自不改其樂。是有以處困矣。處困有處困之道。道無不在。故隨時可行。身雖而蓮也。身困而道則亨。不以困而困也。此所謂窮達以時。處困有困之理。終去僥倖之私。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至仁之人以天地爲一身。其視品物萬形皆吾四肢百體。豈有不在所愛之內者哉。惟聖人爲仁之至。而能體是心而出之。故其視物無一體者。其在動人歟。○程子

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聘後出者以此　此言臣子之始進必以正也擇才而用者大君之心以見許國者人臣之道道既合矣而後進而見用則應也

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知漸如我

不苟出也有爲所謂得其正而吉也若不當平時之宜而汲汲以求遇合始之誠總終亦自失非君子自重其身之道矣故當之伊尹之武侯其平日救世之心非不甚切然一則必待三聘之加一則必俟三顧之誠總至而後出來正以士君子始進進當如此斯一進而即以身許國也彼不正而輕進者亦何能有爲說　○程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何患無其時哉觀於此百可見爲人臣子當爲之人治則可以力致太平亂亦可以輔移風運故時者人之所爲也特患無其人耳天下非無可爲之時也堯舜在上其時爲唐國家無事泯然無迹立懷知戶位素餐及窩有事則又遑遑蹤蹤薪口於時之不可爲者是曾周周之謂夫也雖當百隊猶自解說　○程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有官守者不舉其職則去若得進其職而猶不盡其心非忠也既有官守則輒躬進修勉其力之所當爲而已身決名位又何計哉　○程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而用之者何如耳若用而不能盡其才則雖亦不能大治於平何尤求子

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　君子視天下如一家故不輕天下而重其身而重天下遺吾身與天下渾有相維繫之理天下所當爲之事皆吾身不得不爲之事而吾身之所不容度外置者君子直引爲己任而爲之至於不可爲者則不以分其心而不爲矣要之君子一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皆所當爲者也故重其身也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不拘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見惟理是從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程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而用之者何如耳若用而不能盡其才則雖亦不能大治於平何尤求子

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知漸如我

不苟出也有爲所謂得其正而吉也若不當平時之宜而汲汲以求遇合始之誠總終亦自失非君子自重其身之道矣故當之伊尹之武侯其平日救世之心非不甚切然一則必待三聘之加一則必俟三顧之誠總至而後出來正以士君子始進進當如此斯一進而即以身許國也彼不正而輕進者亦何能有爲說　○程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也蓋無其人耳何患無其時哉觀於此百可見爲人臣子當爲之人治則可以力致太平亂亦可以輔移風運故時者人之所爲也特患無其人耳天下非無可爲之時也堯舜在上其時爲唐國家無事泯然無迹立懷知戶位素餐及窩有事則又遑遑蹤蹤薪口於時之不可爲者是曾周周之謂夫也雖當百隊猶自解說　○程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有官守者不舉其職則去若得進其職而猶不盡其心非忠也既有官守則輒躬進修勉其力之所當爲而已身決名位又何計哉　○程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而用之者何如耳若用而不能盡其才則雖亦不能大治於平何尤求子

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　君子視天下如一家故不輕天下而重其身而重天下遺吾身與天下渾有相維繫之理天下所當爲之事皆吾身不得不爲之事而吾身之所不容度外置者君子直引爲己任而爲之至於不可爲者則不以分其心而不爲矣要之君子一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皆所當爲者也故重其身也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不拘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見惟理是從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此實事君之道也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不敢出矣知人臣義無私交則守正立身必以名節爲重豈肯以曲從其君而苟合於人理之常面亦不徇乎習俗之見惟理是從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程子曰周公至公不私遹退以避嫌疑必以急舜宰其君而諸侯之言不敢出矣知人臣義無私交則守正立身必以名節爲重豈肯以曲從其君而苟合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見惟理是從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程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道無利欲之蔽　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遂遹退合道盡無一毫利欲之蔽也　其處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處其原之所在而有以絕之焉不至於爲蔽則自可息矣如制恒產使不飢寒化使知禮義之類是也不然者徒治其末而其原未絕終不可得而止也　○程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後可爲也亦何義乎　生今之世反古之道不可也故在下者則當安分而守法治今之世自作聰明不可也故在上者尤當酌古以酌今即日時勢或有不同成法以宜變通要亦不過師古人之意而已矣如井田封建之類固不可行而制宜斟酌損益必由己裁而後可爲也亦何所取義乎夫遷陵因宜安今而貴智更須法古律以民民之義伸來約亦立受裁觀採要理之權則執拘不無誤國此惟子發有爲而言之歟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留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

士志第十六　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士人立身行道勤思致主志在朝廷矣而才有不足以勝之者又或道大投俗才可以濟矣而行之有未盡其誠者惟是合志與才而誠本此脫略無妄之心感動而熟至焉由是正色立朝下觀而化天下有不治乎此至誠動物之道在位者之所宜盡講也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苟經身自獻則始進不正必不見信用於君故必待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妄自貶大也誠以人君必有尊德樂道之實心然後行言聽可與有爲非然則不能矣此古人所以其重於始進而不肯苟且以求合也　○程子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苟不能竭盡其誠心以事之而欲其感動悅從可乎故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爲則事業何自而立君成我者父生我者成我之功與生我並故臣之於君猶子之不克孝矣　○程子曰不正而合必不可久若合以正道自無間離之患而君臣之間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不正之合必不可久若合以正道自無間離之患而君臣之間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不正而合必不可久若合以正道自無間離之患而君臣之間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程子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苟不能竭盡其誠心以事之而欲其感動悅從可乎故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苟不能竭盡其誠心以事之而欲其感動悅從可乎　○程子曰不正而合必不可久若合以正道自無間離之患而君臣之間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一

程子

性善第十七　此言性，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與第十四章，即此章所以見四十四章。

程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性者天命萬殊人之理也。忠不欺也。人性不欺則無不善。

不知其理。則有能反其本而不可以言學。識知之交。而又以忠信爲本。將圖都存。或非其理。則知之明。主忠信。則行之篤。二者皆爲學之大端。故曰先立乎其大者也。舍此則所學求立。安可不察哉。（）程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違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此言形氣之用有限。而神明之運乃也。）程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未能開。蒙失其正。故"者在心之功所宜爾耳。（）程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人性皆善。故堯、舜、禹、湯之爲君。伊尹之爲相。孔子之爲師。皆能各盡其性以至於聖人。若果惡耶。則是能反其性以爲惡之論矣。（）程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以當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人心出於人欲之私。故危而不安。道心出於天理之正。故微而難得。一者相乘。或人專聽於人欲之中。或人欲淨於天理之內。皆以質於精一而精則察之明而無所疑。一則守之定而無所雜。然後庶得乎理之中者。而允執厥中者。不易之一事。則也。擇一事則也擇一事。則不及極至之謂也。（）程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權，變通也。賊，害也。凡人多權者，必流於變詐而少誠實之意。故害誠。好功者，每喜於速成，不察於義理之安。故害義。取名者，每急於名利，而忘其本心之德。亡其不仁執甚焉。故欲學者之變化其氣質也。（）或曰。窮理可以盡性。性可以事天。存心可以養性。養性可以事天。則窮理、盡性、事天、存心、養性，一事也。天下之事物皆紛然萬緒，而興吾心爭不相干。不相干則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性一而不能無偏蔽者，則皆氣稟爲之也。蓋專言理則賦予之初，吾性本無不善。兼言氣稟，則有生以後，清濁多不齊也。（）程子曰。以私己爲心者，枉道拂理，諂曲多端。以公物爲心者，直己及人，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人心惟靈，然不動，故感而遂通。若繫於外，而所以感，則非自外也，非天下之事，孰能間於斯哉。（）程子曰。學必知自懼之道。有一毫不自是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其不仁孰甚焉。故欲學者不可以不去私也。（）程子曰。國而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人心惟靈，然不動，故感而遂通。若繫於外，而所以感，則非自外也，非天下之事，孰能間於斯哉。（）程子曰。學必知自懼之道。有一毫不自是，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自懼者，即不慊。慊不慊，內者全無彙變之故，此心便與天心相合，而無間。若有一毫不慊，即孟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程子曰。氣質沈靜於受學爲易。沈則不浮，靜則不躁。此等氣質，最宜收斂近實，故於學爲易。此即氣質之偏，欲學者之變化其氣質也。（）或曰。窮理、知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程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理偏於性，性命於天，本出一原，而功用一致者也。或人不知而以知屬窮理，仁屬盡性，疑人屬乎命，即知能窮乎理，則性命俱在其中，未嘗別窮理者一事，盡性者一事，而至命者又一事也。安可執其立言之次第，而強爲區別哉。（）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居，存於心也。行，發於事也。正，中正也。和，和平也。居之以正，則自無邪曲之私。行之以和，則無乖戾之患。（）程子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淺之小。自內得者，理義也。而有養深之分。自外來者，物欲也。即有輕重之殊，故人之心於一原

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者實理充滿而無一毫僞妄之雜。天道之本然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則誠欺即所以求慊。乃思誠之功。固其次矣。人可不由其次以進於誠哉。○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出於天。本乎理也。理無有不善。才稟乎人。出於氣也。氣則不無惟氣有清濁。故才亦因之。才之清濁或有善有不善。而性出於天。豈有不善。故人有有以自矯其氣質之偏。則濁者可清而亦無疑於性之善矣。○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性禽於天。具於人。本無不善也。然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不備。氣有清濁。既源未可混。是也。然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不達乎天命之本然。故不明。蓋性者氣之理。氣稟性之質。原不相離。剖而二之則弗是矣。人能明善以復性。則氣稟又爲得而拘之哉。○程子曰。守之必固。執之必定。少息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守防於外也。執持於中也。守之必固。則外之邪無從入。執之必定。則中有主而不遷。然後心存而理無不得也。稍有不固不定。慾意惰慢放而中之所存者亡矣。此即孟子操則存舍則亡之意。○程子曰。得與不得。須於心氣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探慶耳。人之爲學得與不得。可於心氣驗之。蓋學原於思。思慮知思慮重實通之候。解於心。通於氣。沛然而裕如者。此實有得於中者也。若心勞氣耗。而無從容活潑之象。未嘗得也。惕然爲強度者耳。要自然之與勉強。其致雖殊。亦視學人之用功何如耳。○程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之公。異者人欲之私。公則無人已之分。故其心同。私則有彼此之見。故其心異。然天之所以與我者本至公而大同。是同者天之心也。至於私而異。則溺於人欲。而異者人心也。釋氏習定。欲以斷絕此心。亦若所謂敬以直內。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欲以斷絕此心。亦若所謂敬以直內。以方外者。銷滅天理。絕人倫。其於方外之義何有哉。

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滯器以爲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滯則病其枯槁。通則溢於恣肆。率爲大自在而其實險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特於易備言之。知至知終。時止時行。若其敬義之理。於易固已備言之矣。彼釋氏何足以語此。○程子曰。動以天則無妄。動以人則有妄。無妄之義大矣哉。者窒四老隘滯幽暗之地也。古人戶在東而故以四北爲陰暗之地。人能內省不疚。無愧於屋漏。則心意平而體舒泰矣。此一端之義也。○程子曰。心定則事而靜。故言不妄發。發必當理而和緩。蓋由以舒疾。舒也。若不定。則所謂疑人辭多者。安得不輕以疾乎。○程子曰。動以天則無妄。動以人則有妄。無妄之義大矣哉。易卦從下乾上爲無妄。動也。乾天也。故爲動以天言。人惟動而純乎天理。乃之卷者。動以人欲。則天喜禍而有妄矣。天人之間不可不慎也。此無妄之時義所以大也。○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心若於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定則事而靜。故言不妄發。發必當理而和緩。蓋由以舒疾。舒也。若不定。則所謂疑人辭多者。安得不輕以疾乎。○程子曰。動以天則無妄。動以人則有妄。無妄之義大矣哉。易卦從下乾上爲無妄。動也。乾天也。故爲動以天言。人惟動而純乎天理。乃之卷者。動以人欲。則天喜禍而有妄矣。天人之間不可不慎也。此無妄之時義所以大也。○程子曰

不遠故欲閉塞之者蓋自蔽其心則卻二却三是之謂患喪也患也存於中而無不一無不遂以爲感通之本是之謂學見於事而一其心以無成遂其心以無詐以爲順應之施是之謂信故忠孝信者有其發孰不宜致思焉○程子曰人之學不進者是不勇也若張之事必觀其人之志氣志氣低則日進而有功今之學不進者總由不勇故耳豈能自強其實乎

發心第十八　見二十六章

程子曰發心莫大乎理義心者人之神明一爲物欲所蔽將不得其發者多矣惟理之正安衷之宜則此心渙然絕去私累而從容恬靜無適而非理矣之謂也○程子曰元氣會則生聖賢二五之氣交運錯綜故萬實不齊惟元氣會合沖和純粹宜此而生者猶得其通則爲聖賢此之謂天直生知安行之質閉塞一出者也○程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是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智者宰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而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性者會之於天人與物共者也由其性有蔽塞則爲物爲人此人物之所以別也然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氣質不齊亦不能無蔽蔽塞者故由其蔽有厚薄則又有智愚之別焉

我進者昏濁之甚牢不可開矣固蔽之有厚薄者開之亦有難易學者皆能什百其功以化氣質之昏濁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也君子之學以格物爲先必事物之理無不明於吾心而後見之於行是非好惡皆當乎理而無偏不能蔽矣人可自安於下愚之不移哉○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而遂於活動則我理而者攻然明悟由是而達於天道與聖人爲一不疑安矣人可自安於下愚之不移哉○程子曰心統性情而性乃心所自來情又性之所發也要性即仁義禮智之理而有是理即有是氣還不齊亦不能無蔽蓄者故由其蔽有厚薄則又有智愚之別焉

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言心統性情而性乃心所自來情又性之所發也要性即仁義禮智之理而有是理即有是氣以成形心即形之妙理著也故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喜心厌具仁義禮智之理則因感而動即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情乃緣而見性之端也故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欲正心者自於性情加之意乎

發心第十八　見二十六章

程子曰發心莫大乎理義心者人之神明一爲物欲所蔽將不得其發者多矣惟理之正安衷之宜則此心渙然絕去私累而從容恬靜無適而非理矣之謂也○程子曰元氣會則生聖賢二五之氣交運錯綜故萬實不齊惟元氣會合沖和純粹宜此而生者猶得其通則爲聖賢此之謂天直生知安行之質閉塞一出者也○程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是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智者宰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而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性者會之於天人與物共者也由其性有蔽塞則爲物爲人此人物之所以別也然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氣質不齊亦不能無蔽蔽塞者故由其蔽有厚薄則又有智愚之別焉

我進者昏濁之甚牢不可開矣固蔽之有厚薄者開之亦有難易學者皆能什百其功以化氣質之昏濁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也君子之學以格物爲先必事物之理無不明於吾心而後見之於行是非好惡皆當乎理而無偏不能蔽矣人可自安於下愚之不移哉○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而遂於活動則我理而者攻然明悟由是而達於天道與聖人爲一不疑安矣人可自安於下愚之不移哉○程子曰心統性情而性乃心所自來情又性之所發也要性即仁義禮智之理而有是理即有是氣以成形心即形之妙理著也故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喜心厌具仁義禮智之理則因感而動即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情乃緣而見性之端也故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欲正心者自於性情加之意乎

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言心統性情而性乃心所自來情又性之所發也要性即仁義禮智之理而有是理即有是氣以成形心即形之妙理著也故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喜心厌具仁義禮智之理則因感而動即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情乃緣而見性之端也故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欲正心者自於性情加之意乎○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爲仁陽氣發處乃情也人心譬如穀種渾然在中其溫和之性則爲仁愛之理至陽氣之發動而著見也○或問志意之別程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意之在主於爲志志之發動處爲意至發之當不當則又不可不誠其意也○程子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若能本此中正之心各隨其分量以應事物其不至於乖理者幾何哉○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此雖指敬之名也指端言敬亦惟也發於外者雖氣容正端莊而不輕慢則謂之恭有諸中者雖閒居之時而嚴畏不敢肆則謂之敬然必中實有是敬而後始非虛飾必外能致其恭而敬始有所持則內外之間又交相養也○程子曰心雖有所主盡而

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祉嘗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祉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誰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心能自得則無時不悅。何必處靜而後悅。知人平居能敬。則無往不敬。豈待入廟而後敬乎。若以靜爲悅者。則必以動爲厭。是方靜之時而後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其本能悅說。此孔顏之樂俱非有待於外學者之所當尋也。○程子曰。學莫大於平心。心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平心者平其物我之心也。正則不雜於功利。誠則不入於虛假。蓋學學之道不外此心。惡也不立已見。使其心如衡之平。然後可與入道。故莫大於平心。心平矣而所向未正。猶毫釐也。必不離於功利。乃爲念慮之先。明故莫大於正心。正矣而不本於誠。猶認賊爲子也。必不入於虛假。乃爲志意所安樂。故莫大於誠。蓋心誠則自無邪而正正則自不偏而平。此相因而致之驗也。○程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至誠之人德無不實。有是天德。故能行是士道。如由博厚高明而極於悠久。是其明驗也。苟非至誠。則一心之內已不能真其無妄。而多取雜之私。雖或功立業。不無可觀。猶亦出於一時事爲之設施浮氣之激發而已。其能持久而有常乎。此參齊治平之道所以必本於誠意而參發之功業。要非至誠莫與焉也。○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程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絕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獨處夜行。無可懼也。無可懼而生懼。其氣餒而敬弛也。誠能明理而又加之養氣以實其心。居敬以定其志。雖幸然獨之而不懼矣。何懼之有。○橫渠先生問於程子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因張子之問定性。故其辭累於外物之言。而反覆辨明之。蓋萬物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皆統於吾性之所自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應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雖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應而往來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率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雖物者必率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如是則方其遊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是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二本。則人在天地間無時不與物接。是無時不爲物動也。又安在其能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擴然。廓而大也。大公。猶言普萬物而無私心也。順應。隨事而順理也。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靜觀萬物而無適也。物來而順應。隨感而各當其理也。天地之心。聖人之情。應事接物而已。豈有意於其間哉。然聖人之情。豈不應物哉。亦因物順應。何嘗非外而是內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其相去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於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夫人之情雖有喜怒。而惟怒更易。蓋喜則愛之。愛則情順。怒則惡之。惡則情逆。惟於怒時遽忘其己之私。而視理之正。則大公順應。自不爲外誘所奪。而可以驗於道矣。此定性之學。不在於絕事物之來。而在於明事物之理。合動靜而常惺惺也。橫子以是發張子其旨深哉。

聖賢之特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盛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言心之不定也。朋從爾思。言思出於私。但其順從之而不能及遠也。蓋人之一心感應無窮。苟溺外物之誘而規規然欲非惟日之不足。而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蔽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循理之自然。今溺外物之累已自私其心矣。

648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二

程子

萬物章第十九　此其之章籍論物理人品而發之以二程之行道學者可以知所宗矣凡二十七章

程子曰。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長則氣化漸消。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五行。交正錯綜。千變萬狀。皆氣之氣化傳所謂之形

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是也。氣化則成形矣。由是以形相禪。生生不已。至於無窮。形化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也。既有形化則萬物自相生長。而氣化可以所謂矣

○程子曰。聖人之心推於天地。窮喜則喜。當怒則怒。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譬如明鏡之體。美惡則美醜。鏡中無美醜也。此君子之勞矣。聖人之心推於天地。窮喜則喜。當怒則怒。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譬如明鏡之體。美惡則美醜。鏡中無美醜也。此君子之役物者然也。若小人之心不能不虛而役於物。一當喜怒之來。卽爲喜怒所乘。沿沒於其中而不能自主。終日勞勞。不亦可哀乎。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程子曰。恥不能固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譬諸明鏡試縣。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於其間。若不留在己者。亦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人不可以無恥。恥己之不能。則力爲以求其能。可也。若陷其不能而不爲。是甘於自棄。不可也。至於己不能而反疾人之能。則又固而生忌。大不可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程子曰。恥不能固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譬諸明鏡試縣。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於其間。若不留在己者。亦

也。築必以正。故其道大。公而可久。若不以正於人。則爲何合。勞必至於終曠。於財則爲悖入。勞必至於悖出。是以君子大居正也。

○程子曰。恒聖人凝然不動。聖人之心凝然至一。謂固定也。

恒所謂動亦定也。

○周茂叔曰。荀卿不知誠。程子曰。既誠矣。何事於養。已誠。荀卿曰。養心莫善於誠。固蓋誠養誠。其不知誠。程子謂人心爲物蓋乘之。欺不可不知。欲養誠。

實誠妄矣。則此心動息無非天理流行。又何求於養乎。觀於此言。可以正荀卿之非。而周子誠之爲是矣。

○程子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益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聖人存心虛中。而無私主。故物來順應。無所感而不通。若有私主。則有合必有不合。則其所容所受者。能幾何哉。此非有益必通之道。

○程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違也。陰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若晉未見其人也。此所謂命。以爲數而言也。人皆知我生有命。一定不可移。

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險阻者。惟君子一當其衆。必反而內省。恐吾身之或有失。有以致之而然也。益衆有未善。則其過何由所自來。宜亟改之而不可行險徼幸。苟無歉於心。則所遇雖出於不意。亦加勉焉而益當惕。不遑是難。處困阨之地。皆足爲修德之資。若古之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蓋

聖人之益道也。當人之有益者天資也。益生於江河亦云大矣。然儻有壅隔。亦有時而涸。惟至於天地而後其益無窮。故聖人者與天地同其益者也。學之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則其益亦無窮。常人之

之益本乎天資。天資有厚薄。則其所由也。惟知益者益自然弘大。不勉強而致。令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益不足也。惟知

道者。非道自然弘大。不假勉強。強窮居陋巷而非有識。維禹以天下而非有增。雖寒世者之而不加勉。雖匪何者。道固不爲之而有加損也。令人所見卑下。皆是識益不足。若能學以進於道。則亦可漸大其益而造於強人之歸矣。

○程子曰。聖人之益人也。常緩但欲事正。無點人過惡之意。小人之心忌刻。見人之過。若聖人之益人。則常寬緩而不肯明。但欲

君子之過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險阻之遇。

聖人一言也。莊周謂鏡品何之出有神人居焉。非也。蓋聖者於名可測。德非常之所得名。故謂聖之極而稱之耳。非謂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與不可以一法則之義。

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聖人存心虛中而無私主。故物來順應。無所感而不通。若有私主。則有合必有不合。則其所容所受者。能幾何哉。此非有益必通之道也。

○程子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此故也。

○程子曰。聖人之德。各極其盛。而度中有大小者。則聖人之道。通達爲之也。孟德者據人所得自爲。而過者聖人所不得自主。如因其功業可觀。孔子無其過。故不得大舜其道。若論其德。

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程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故雖顛沛造次。必於是。世俗所貴乎富貴者。故雖終身皆爲世俗所蔽。

君子所貴者道義。故雖顛沛造次。必於是。世俗所貴乎富貴者。故雖終身皆爲世俗所蔽。

○程子曰。孝而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人焉。孝事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才高者志盛。氣盛。故所行多失於過。過則不無

○程子曰。聖人之益人也。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聖人之言。自有遠處。其遠者高天精微。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其近者固易知。如地之可履而行。人苟平心以求。不可妄生穿鑿也。

○程子曰。世以隨俗爲和。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於義。一言隨俗固和。未必合於義也。其義或與衆違。則是非可否。惟義所在。雖是獨行。亦所和。必無同此之心。則與相於義。而豈圖於人者所可詬哉。

○程子曰。君子所貴者道義。故雖顛沛造次。必於是。世俗所貴乎富貴者。故雖終身皆爲世俗所蔽。

君子第二十凡一十八章。

君子之過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險阻之遇。

聖人之益道也。當人之有益者天資也。益生於江河亦云大矣。然儻有壅隔。亦有時而涸。惟至於天地而後其益無窮。故聖人者與天地同其益者也。學之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則其益亦無窮。常人之

聖人之益道也。當人之有益者天資也。益生於江河亦云大矣。然儻有壅隔。亦有時而涸。惟至於天地而後其益無窮。故聖人者與天地同其益者也。學之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則其益亦無窮。常人之

益。所謂動亦定也。

○周茂叔曰。荀卿不知誠。程子曰。既誠矣。何事於養。已誠。荀卿曰。養心莫善於誠。固蓋誠養誠。其不知誠。程子謂人心爲物蓋乘之。欺不可不知。欲養誠。

實誠妄矣。則此心動息無非天理流行。又何求於養乎。觀於此言。可以正荀卿之非。而周子誠之爲是矣。

○程子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益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聖人存心虛中。而無私主。故物來順應。無所感而不通。若有私主。則有合必有不合。則其所容所受者。能幾何哉。此非有益必通之道也。

○程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違也。陰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若晉未見其人也。此所謂命。以爲數而言也。人皆知我生有命。一定不可移。

君子之過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險阻之遇。

聖人一言也。莊周謂鏡品何之出有神人居焉。非也。蓋聖者於名可測。德非常之所得名。故謂聖之極而稱之耳。非謂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與不可以一法則之義。

聖人之益道也。當人之有益者天資也。益生於江河亦云大矣。然儻有壅隔。亦有時而涸。惟至於天地而後其益無窮。故聖人者與天地同其益者也。學之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則其益亦無窮。常人之

之益本乎天資。天資有厚薄。則其所由也。惟知益者益自然弘大。不勉強而致。令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益不足也。惟知

道者。非道自然弘大。不假勉強。強窮居陋巷而非有識。維禹以天下而非有增。雖寒世者之而不加勉。雖匪何者。道固不爲之而有加損也。令人所見。卑下。皆是識益不足。若能學以進於道。則亦可漸大其益而造於強人之歸矣。

○程子曰。聖人之益人也。常緩但欲事正。無點人過惡之意。小人之心忌刻。見人之過。若聖人之益人。則常寬緩而不肯明。但欲

君子之過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險阻之遇。

聖人一言也。莊周謂鏡品何之出有神人居焉。非也。蓋聖者於名可測。德非常之所得名。故謂聖之極而稱之耳。非謂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與不可以一法則之義。

聖人之益道也。當人之有益者天資也。益生於江河亦云大矣。然儻有壅隔。亦有時而涸。惟至於天地而後其益無窮。故聖人者與天地同其益者也。學之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則其益亦無窮。常人之

之益本乎天資。天資有厚薄。則其所由也。惟知益者益自然弘大。不勉強而致。令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益不足也。惟知

道者。非道自然弘大。不假勉強。強窮居陋巷而非有識。維禹以天下而非有增。雖寒世者之而不加勉。雖匪何者。道固不爲之而有加損也。令人所見。卑下。皆是識益不足。若能學以進於道。則亦可漸大其益而造於強人之歸矣。

○程子曰。聖人之益人也。常緩但欲事正。無點人過惡之意。小人之心忌刻。見人之過。若聖人之益人。則常寬緩而不肯明。但欲

君子之過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險阻之遇。

聖人一言也。莊周謂鏡品何之出有神人居焉。非也。蓋聖者於名可測。德非常之所得名。故謂聖之極而稱之耳。非謂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與不可以一法則之義。

聖人之益道也。當人之有益者天資也。益生於江河亦云大矣。然儻有壅隔。亦有時而涸。惟至於天地而後其益無窮。故聖人者與天地同其益者也。學之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則其益亦無窮。常人之

之益本乎天資。天資有厚薄。則其所由也。惟知益者益自然弘大。不勉強而致。令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益不足也。惟知

道者。非道自然弘大。不假勉強。強窮居陋巷而非有識。維禹以天下而非有增。雖寒世者之而不加勉。雖匪何者。道固不爲之而有加損也。令人所見。卑下。皆是識益不足。若能學以進於道。則亦可漸大其益而造於強人之歸矣。

○程子曰。聖人之益人也。常緩但欲事正。無點人過惡之意。小人之心忌刻。見人之過。若聖人之益人。則常寬緩而不肯明。但欲

君子之過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險阻之遇。

聖人一言也。莊周謂鏡品何之出有神人居焉。非也。蓋聖者於名可測。德非常之所得名。故謂聖之極而稱之耳。非謂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與不可以一法則之義。

上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盡後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即形而上之理也而釋氏指爲輪迴爲幻妄是全不識此理安則其所談性命不亦大異於聖人乎　程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而不窮也。物窮則變。此不易之理。若窮而不求其變。則理有不通。以其古今消長盈虛易無窮也。然則道退存亡之道惟聖人能體此意乎　○程子曰。格物即窮理。理在物。知在心。須得一理即致一知。天下之理無不窮而吾心之知亦無不盡。

○程子曰。聖人體天地之化。不過曰陰與陽而已。陰陽一氣也。一氣之中。有自然之對待。有流行不已之妙。

○程子曰。聖人體天地之化。不過曰陰與陽而已。陰陽一氣也。一氣之中。有自然之對待。有流行不已之妙。

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即窮理。理在物。知在心。須得一理即致一知。天下之理無不窮而吾心之知亦無不盡。

○程子曰。聖人體天地之化。不過曰陰與陽而已。陰陽一氣也。一氣之中。有自然之對待。有流行不已之妙。

便然此長則被消。此消則被長。其分數之多寡。正若君子小人所由日相攻。窮也。術家氣消長而義理充足。斯日進於君子之歸矣。

○程子曰。聖人體天地之化。不過曰陰與陽而已。陰陽一氣也。一氣之中。有自然之對待。有流行不已之妙。

實已而爲於物人者非徒爲長日之道也。蓋必有感而後有應。故惟於己之所以感者自盡。必求盡其道而後已。此窮多也。若人之所以應。皆在人耳。何必深資。故少焉否則遠於本而望於末。豈所稱慫慫之道歟。

○程子曰。若子好敗物。故和氣致厲。小人好敗物。故凶。君子之心公而恕。常好成物。故利及萬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利及萬物。故凶。無常。惟人自取耳。

○程子曰。不可爲而爲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天下事爲不可爲之時。其迹甚顯。其勢甚難。而惟聖人之心切於行道。濟世不忍忘乎人下故也。昔孔子在春秋。舉世莫宗而轍環不倦。申周之想期月三年之效。未嘗一日忘懷。惟其以天下爲心。故視人下猶己。

○程子曰。聖人貴己盛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以處於己之所以感者自盡。必求盡其道而後已。此窮多也。若人之所以應。皆在人耳。何必深資。故少焉否則遠於本而望於末。豈所稱慫慫之道歟。

○程子曰。若子好敗物。故和氣致厲。小人好敗物。故凶。君子之心公而恕。常好成物。故利及萬物。故和氣致祥。小人之心私而忮。常好敗物。故利及萬物。故非氣致厲。蓋吉凶無常。惟人自取耳。

○程子曰。不可爲而爲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天下事爲不可爲之時。其迹甚顯。其勢甚難。而惟聖人之心切於行道。濟世不忍忘乎人下故也。昔孔子在春秋。舉世莫宗而轍環不倦。申周之想期月三年之效。未嘗一日忘懷。惟其以天下爲心。故視人下猶己。

可爲之時而自有所不能已也者。活活利祿昧乎行藏之宜。強人豈爲是哉。

○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由蹤迹熄。而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此伊川序文論公表也見爲明道先生之論也古今有是道即有是學。故從來聖賢之生。雖位則行其道於天下。不得位則傳其學於弟子。如由爰舜至於周公皆君相而行其道者。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矣。由孔子至於孟軻。皆師儒而傳其學者。自孟軻沒而聖人之學遂以不傳矣。道不行故百世而下。人不知有修己治人之道。皆趨於雜霸功利。則無善治學不傳故千載以後。人不知有修己治人之學。作習於邪說。流行間。無真儒。然雖無善治而爲有在下之一猶得講明先王不治之道。以淑諸人。而陳諸後世。是尚不乎於終滅也。若無真儒。則道學不明。無所取正。天下將貿貿然莫知所之。勢將平於人欲橫肆。天理滅絕。而無所底止矣。此師儒之學有關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伊川之所以道其兄者。即其所以自道也歟。

○明道當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朱公掞見

明道於汝州。偏月而歸。告人曰。先生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酢吳揚中立來見伊川。一日伊川坐而瞑目。二子侍不敢去。久之伊川乃覺。顧謂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蓋伊川止重巖屬師道自尊嚴能使人望而敬畏。明道和純粹易。引後學。成就人材。其平易近人固爲峻勝。嗚故其門下言如此。觀此可見。如弟莫若兄。而明道自任之重。亦從此可識矣。

○伊川曰。明道先生資質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信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總。美言盛不足以形容。蓋

得於天者。充養成於己者。惟明道先生。故其純粹如不雜。溫良而謂。如揚子良玉。神采煥發者。蓋言其發外。視聽已則接物。如春陽之溫。蓋然沖和。總其言。則入人如時雨。

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

者之所得耳。先生進將見斯人。退將明之。言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稽見於世者。學

不問。或面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發憤者歟。慢者改。其書具在。若誠服。躬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顯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之接物。固是非謹明。而亦不絕之辭。而不拒。其所處而人自應之。惡而能改。心平氣和。故人不忍賢。愚善惡用愛而能公。故咸得其歡心。待人慤。其誠而人不忍以非禮加之。暴慢者改其暴也。鄙吝者中心悅服。而非強也。說德者樂乎至和。如飲醇自醉也。雖小人以趨向之異。利害之間。如此。論法不合者。時見排斥。然當時用事之人。退而自省。亦未嘗不曰伯淳溫信人。而以先生爲君子者也。則其言行之感。有不可誣者。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嚴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人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敬禮。而倚以爲重。凡設施之際。有所裨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先生之爲政也。開其自新之路。惟改卽止。則治愚以寬。得其要約之道。順理簡爲。則處煩而裕。時當事者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依阿於衆。若且以塞責。至於事會當前。人皆病其拘礙。而先生應之有方。而神然。爲之有道。而神然。蓋惟理素明而志素定。故雖倉卒之頃。不動聲色。雖監司之嚴爲敵忿者。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而輔其設施。非由平日忠信積厚。足以及人。爲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爲乎。然則先生之綱條法度。人可效而行也。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後傳。子思之書。曰由孔子而後作子。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蓋當孟子時。邪說詖行。瀰於天下。聖人之道而晦者。於是乎甚。之息之。之放之。浮屠者。其害教。告子之食色言性。鄉愿之同流合污。皆悖先聖之言。而亂之。雖以爲好辨。勿恤焉。若朱子時。則世學不明。異端之蠭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德而遊於虛無。學浮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滅。他若王蘇之尚誕險詖。陸子之頓悟近禪。凡爲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不可救藥。朱子大聲疾呼。辭而闢之。日有孜孜。心良苦矣。嘗夫。啟子之言曰。爲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則不得已。殆皆道孟子之心。亦卽先得朱子之心者歟。大朱子之衣章甫學。豈學。豹製斯道。合周程張之大成。其在經書傳註。制舉家常無不習而誦之。獨語類文集諸書。浩繁雜說。譌撮其要。編定七篇。妄爲詮解。惟期當代君子訂而正之。益信勉齋黃氏之言。而知朱子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也云爾。儀封張伯行書。

洛閩圖書卷之十三

朱子

朱晦庵、名熹、字元晦、先世婺源人、父松、仕閩、因四世皆爲閩人、生晦庵於尤溪、晦庵受學於屏山、籍溪、白水、延平李先生、又本上蔡、而折衷於程氏之大成、而折衷其中、今特於文集、語類、還來擬具、以備參考、庶學者誦習焉、

健順章句 上凡三十八章

朱子曰、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也、卽天道之元亨也、義智順也、卽天道之利貞也、人能識性之本原、以推其分合之理、其於道也思過半矣、

○朱子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太極之自然統貫也、所以爲道、二本、太極之自然統貫也、所以爲道、○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言心之體用、原無不正也、人之一心、平常至之爲言、均平、猶平物而賦之形者、皆此心之用、所不能無也、惟於此能不失其本心、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其體用之正、固無不該、而其應事接物、隨所當然、天公物來順應者、其庶幾乎、

○朱子曰、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生乎心、心爲之主、而情之所由以發也、性無形、心雖不見、而實具於情之中、情雖可見、而實原於性之內、故程子曰、心統性情者也、蓋以此也、○朱子曰、心不在圖畫不見處、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之道、不過曰敬而已、敬以一心爲主宰、而無適焉、則一時一事、莫非理之所在、而日用之間、自然有以超然於事物之表、而不爲其所累、此操存之要、而入德之門、莫切於此、○朱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之謂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全體之大、亦不外乎此、而其目則有四、曰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之名、雖各有所主、然其實則皆此心之德、而仁實貫乎四者之中、蓋仁之爲德、生生不已者也、其運行於四時之間、無往不在、雖有消息盈虛之變、而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此卽上文天地之心而冥指之也、天地之心、其德有四、德之通而言名、德之宜而利名、德之正、則而貞名、各有專主、亦有次第、而元善之長、則無所不統、其春夏此元利、不利此元、貞者貞此元也、事於有是德、而有其氣之運行、而充之以爲發生之氣、爲利爲和之氣、爲收斂、貞之氣、爲冬爲有所

理之流行於宇宙間無往不在、雖有消息盈虛之變、而祖宗終始、元亨利貞之運、未嘗有頃刻之停也、三才同此一理、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性、三而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於宇宙間無往不在、雖有消息盈虛之變、而祖宗終始、元亨利貞之運、未嘗有頃刻之停也、

司亦陋其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夏則生氣之盛秋則生氣之收冬則生氣之藏天地之心如是天地之仁也　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雖面言之非以氣稟性命也　氣稟面下者也此命則稟而上矣蓋性之動而有是四者之名人之爲心而貫通之也命亦因氣而有所係以立其故原夫始條之初動心感化此理未落形器而專指理言者後則有是氣乃有是命而有是性命也各生之而性具不論氣不論命之指也

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　此節上文人之爲心之德而爲言之則和惡辭之緯也

爲字人得之則有秩敘之德而爲智在天爲貞人得之則有明察之德而爲智理固各足德亦不一而仁道之大則無所不包義者仁之實也禮者仁之櫽也智者仁之辨也若夫有是德則有其情之發用而仁之施爲愛惡之著爲義之爲宜智之務爲別事隨所值應而無所不通亦專言而惻隱之心則無所不貫惻隱動而不能已於義惻隱動而不得不通其宜惻隱動而不敢不精其別人之爲心如是人之仁何乎天地也　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爲體爲用不待繼悉計數而此理已充足於元之中而不遺亦惟仁智不包所以論人心之妙者第曰仁人心也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別徧詳舉而其道已賅括於仁之中而不略其所謂得最先而統最完者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　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面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非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　此又承上文言仁體非血氣

學者必體此以循其緒致者亦惟本此以教人也蓋仁之爲道既爲天地生物之心則天地之物莫大於仁道之流行合萬殊一本而仁之大用亦自而之不窮學者盡其情之本發隨其在中仁之全體已具及情之既發而隨處中節仁之體還純有條而仁之用無窮凡日用常道之所當然皆吾分之所固有故擴而充之則此心之德無不周徧而仁之用無窮矣然學者必有其本而後可以語末故孔門教人皆以言近指遠者示之使之即此而存養之即此而擴充之庶幾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此心之全體大用不待他求而自足矣（朱子曰大抵仁字無頭尾若說箇頭腦則無尾若說箇尾則無頭）

天理而名之曰消人欲之道爲可以不求哉（朱子曰人不求仁則與禽獸無異）　○朱子曰天地間無南北之異其理與氣原本相離者也　○朱子曰天地之物莫大於陰陽陰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陰不然　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固有對待之義然陰陽則陰小人也卦外小人也卦外消長之故見於天地人事者殆無物無時而不然矣　○朱子曰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　性者天所予我之理存於內而無形氣者我所受於天之形見於著而有質惟論篇大旨專以氣稟言之故流於後起之私而或不善此理氣之分言性者所當明辨也　○朱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天以積氣之形言地以積質之形言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易有太極漠然凝聚者理也是生兩儀而有陰陽判然以分者氣也兩儀生四象而有剛柔迭用以運者乃所乘之機也然理無形而氣有迹故氣行而理亦行常相依而不相離焉當知此理氣之妙而體認之

後可以窮理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乎爲理者也心或放失而不存則於天下之理皆不能知其表裏精麤是亦冥冥之動而已惟一旦收而此心常存涵泳從容縝玩熟復然後至於理之明白有以窮乎酬酢萬變而理無不明矣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朱子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其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

雜而言之非以氣稟性命也　氣稟面下者也此命則稟而上矣蓋性之動而有是四者之名人之爲心而貫通之也命亦因氣而有所係以立其故原夫始條之初動心感化此理未落形器而專指理言者後則有是氣乃有是命而有是性命也各生之而性具不論氣不論命之指也

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　此節上文人之爲心之德而爲言之則和惡辭之緯也

爲字人得之則有秩敘之德而爲智在天爲貞人得之則有明察之德而爲智理固各足德亦不一而仁道之大則無所不包義者仁之實也禮者仁之櫽也智者仁之辨也若夫有是德則有其情之發用而仁之施爲愛惡之著爲義之爲宜智之務爲別事隨所值應而無所不通亦專言而惻隱之心則無所不貫惻隱動而不能已於義惻隱動而不得不通其宜惻隱動而不敢不精其別人之爲心如是人之仁何乎天地也　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繼悉計數而此理已充足於元之中而不遺亦惟仁智不包所以論人心之妙者第曰仁人心也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別徧詳舉而其道已賅括於仁之中而不略其所謂得最先而統最完者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　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面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非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　此又承上文言仁體非血氣

學者必體此以循其緒致者亦惟本此以教人也蓋仁之爲道既爲天地生物之心則天地之物莫大於仁道之流行合萬殊一本而仁之大用亦自而之不窮學者盡其情之本發隨其在中仁之全體已具及情之既發而隨處中節仁之體還純有條而仁之用無窮凡日用常道之所當然皆吾分之所固有故擴而充之則此心之德無不周徧而仁之用無窮矣然學者必有其本而後可以語末故孔門教人皆以言近指遠者示之使之即此而存養之即此而擴充之庶幾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此心之全體大用不待他求而自足矣（朱子曰大抵仁字無頭尾若說箇頭腦則無尾若說箇尾則無頭）

天理而名之曰消人欲之道爲可以不求哉（朱子曰人不求仁則與禽獸無異）　○朱子曰天地間無南北之異其理與氣原本相離者也　○朱子曰天地之物莫大於陰陽陰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陰不然　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固有對待之義然陰陽則陰小人也卦外小人也卦外消長之故見於天地人事者殆無物無時而不然矣　○朱子曰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　性者天所予我之理存於內而無形氣者我所受於天之形見於著而有質惟論篇大旨專以氣稟言之故流於後起之私而或不善此理氣之分言性者所當明辨也　○朱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天以積氣之形言地以積質之形言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易有太極漠然凝聚者理也是生兩儀而有陰陽判然以分者氣也兩儀生四象而有剛柔迭用以運者乃所乘之機也然理無形而氣有迹故氣行而理亦行常相依而不相離焉當知此理氣之妙而體認之

後可以窮理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乎爲理者也心或放失而不存則於天下之理皆不能知其表裏精麤是亦冥冥之動而已惟一旦收而此心常存涵泳從容縝玩熟復然後至於理之明白有以窮乎酬酢萬變而理無不明矣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朱子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其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

雜而言之非以氣稟性命也　氣稟面下者也此命則稟而上矣蓋性之動而有是四者之名人之爲心而貫通之也命亦因氣而有所係以立其故原夫始條之初動心感化此理未落形器而專指理言者後則有是氣乃有是命而有是性命也各生之而性具不論氣不論命之指也

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　此節上文人之爲心之德而爲言之則和惡辭之緯也

爲字人得之則有秩敘之德而爲智在天爲貞人得之則有明察之德而爲智理固各足德亦不一而仁道之大則無所不包義者仁之實也禮者仁之櫽也智者仁之辨也若夫有是德則有其情之發用而仁之施爲愛惡之著爲義之爲宜智之務爲別事隨所值應而無所不通亦專言而惻隱之心則無所不貫惻隱動而不能已於義惻隱動而不得不通其宜惻隱動而不敢不精其別人之爲心如是人之仁何乎天地也　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繼悉計數而此理已充足於元之中而不遺亦惟仁智不包所以論人心之妙者第曰仁人心也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別徧詳舉而其道已賅括於仁之中而不略其所謂得最先而統最完者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　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面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非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　此又承上文言仁體非血氣

學者必體此以循其緒致者亦惟本此以教人也蓋仁之爲道既爲天地生物之心則天地之物莫大於仁道之流行合萬殊一本而仁之大用亦自而之不窮學者盡其情之本發隨其在中仁之全體已具及情之既發而隨處中節仁之體還純有條而仁之用無窮凡日用常道之所當然皆吾分之所固有故擴而充之則此心之德無不周徧而仁之用無窮矣然學者必有其本而後可以語末故孔門教人皆以言近指遠者示之使之即此而存養之即此而擴充之庶幾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此心之全體大用不待他求而自足矣（朱子曰大抵仁字無頭尾若說箇頭腦則無尾若說箇尾則無頭）

天理而名之曰消人欲之道爲可以不求哉（朱子曰人不求仁則與禽獸無異）　○朱子曰天地間無南北之異其理與氣原本相離者也　○朱子曰天地之物莫大於陰陽陰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陰不然　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固有對待之義然陰陽則陰小人也卦外小人也卦外消長之故見於天地人事者殆無物無時而不然矣　○朱子曰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　性者天所予我之理存於內而無形氣者我所受於天之形見於著而有質惟論篇大旨專以氣稟言之故流於後起之私而或不善此理氣之分言性者所當明辨也　○朱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天以積氣之形言地以積質之形言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易有太極漠然凝聚者理也是生兩儀而有陰陽判然以分者氣也兩儀生四象而有剛柔迭用以運者乃所乘之機也然理無形而氣有迹故氣行而理亦行常相依而不相離焉當知此理氣之妙而體認之

後可以窮理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乎爲理者也心或放失而不存則於天下之理皆不能知其表裏精麤是亦冥冥之動而已惟一旦收而此心常存涵泳從容縝玩熟復然後至於理之明白有以窮乎酬酢萬變而理無不明矣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朱子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其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

雜而言之非以氣稟性命也　氣稟面下者也此命則稟而上矣蓋性之動而有是四者之名人之爲心而貫通之也命亦因氣而有所係以立其故原夫始條之初動心感化此理未落形器而專指理言者後則有是氣乃有是命而有是性命也各生之而性具不論氣不論命之指也

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　此節上文人之爲心之德而爲言之則和惡辭之緯也

爲字人得之則有秩敘之德而爲智在天爲貞人得之則有明察之德而爲智理固各足德亦不一而仁道之大則無所不包義者仁之實也禮者仁之櫽也智者仁之辨也若夫有是德則有其情之發用而仁之施爲愛惡之著爲義之爲宜智之務爲別事隨所值應而無所不通亦專言而惻隱之心則無所不貫惻隱動而不能已於義惻隱動而不得不通其宜惻隱動而不敢不精其別人之爲心如是人之仁何乎天地也　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繼悉計數而此理已充足於元之中而不遺亦惟仁智不包所以論人心之妙者第曰仁人心也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別徧詳舉而其道已賅括於仁之中而不略其所謂得最先而統最完者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　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面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非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　此又承上文言仁體非血氣

學者必體此以循其緒致者亦惟本此以教人也蓋仁之爲道既爲天地生物之心則天地之物莫大於仁道之流行合萬殊一本而仁之大用亦自而之不窮學者盡其情之本發隨其在中仁之全體已具及情之既發而隨處中節仁之體還純有條而仁之用無窮凡日用常道之所當然皆吾分之所固有故擴而充之則此心之德無不周徧而仁之用無窮矣然學者必有其本而後可以語末故孔門教人皆以言近指遠者示之使之即此而存養之即此而擴充之庶幾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此心之全體大用不待他求而自足矣（朱子曰大抵仁字無頭尾若說箇頭腦則無尾若說箇尾則無頭）

天理而名之曰消人欲之道爲可以不求哉（朱子曰人不求仁則與禽獸無異）　○朱子曰天地間無南北之異其理與氣原本相離者也　○朱子曰天地之物莫大於陰陽陰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陰不然　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固有對待之義然陰陽則陰小人也卦外小人也卦外消長之故見於天地人事者殆無物無時而不然矣　○朱子曰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　性者天所予我之理存於內而無形氣者我所受於天之形見於著而有質惟論篇大旨專以氣稟言之故流於後起之私而或不善此理氣之分言性者所當明辨也　○朱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天以積氣之形言地以積質之形言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易有太極漠然凝聚者理也是生兩儀而有陰陽判然以分者氣也兩儀生四象而有剛柔迭用以運者乃所乘之機也然理無形而氣有迹故氣行而理亦行常相依而不相離焉當知此理氣之妙而體認之

後可以窮理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乎爲理者也心或放失而不存則於天下之理皆不能知其表裏精麤是亦冥冥之動而已惟一旦收而此心常存涵泳從容縝玩熟復然後至於理之明白有以窮乎酬酢萬變而理無不明矣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朱子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其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

道未嘗不一蓋也。來道者亦於細微切近漸次以積之以道則日用之間無循序經由之實而徒懸想投望於高且大者。雖精勞神而終不能以一至也已矣。○朱子曰。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乎體用者也。隨感而應。故爲用。心則統性情者也。體用具足。故曰心統性情。

心貫乎體用。未發則性也。渾然一理。故爲體。已發則情也。隨感而應。故爲用。心則統性情者也。體用具足。故曰心貫乎體用。

實有當然之理。當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以人一身論之。如耳目四肢百體皆物也。其見於聲色臭味作止感應之間。自有中正和平之理。爲其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則也。能盡其當然之理。則無一亦是。以盡惡律身之道。可不慎乎。

○朱子曰。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正而合於道。一隅則表裏皆誖。而悖乎道。此豈有精麤之可分哉。若謂精麤有二致。則是正誖有二道。安知此正不知道之過也。道一而已。無不

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萬物稟受於天。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無所偏亦無所虧。而渾然至善者是也。人物各循其性而行。則倫常日用之間。皆有所當止之地。無所過亦無不及。而各

得其分者。是乃所謂道也。性與道有異名而無異實。其原一也。○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復者一陽復生於下。在天之復也。其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

於此有聖人常人之分焉。靜極而動爲聖人之復者。聖心與天地同德也。惡極而善爲常人之復者。本心雖昧常人之復也。復之時。本大矣哉。

在上則蒼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夫婦長幼。

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道即太極本然之妙。形而上之理也。爲飛魚躍。日用人倫。形而下之器也。以形下之器。形上之理。是彼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觸處皆道。其在物

則各有所止之於天於淵。終上終下者。此道也。其在人則日用人倫之際。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夫婦長幼。莫非此道之所在。人之所不知不能。大莫能小。莫能破者。亦此道也。所謂

知能學人之所不知不能。常人之復者。本心雖昧。常人之復者。本心雖昧。而善心本有存也。直要

至命之樞要也。仁者心之德。而仁心之道也。仁統四端。包萬善而言。率乎性命之原。有無是仁。

則性何由盡。而命何由至哉。此所以爲盡性至命之樞要而學者不可不知也。○朱子曰。常人之性因物有

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性渾全之性也。常人之性。以物而遷。惟聖人以全乎天所賦之理。而不失其本心。此其所以異於常人也。○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

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中正二者固緣重而來。可知也。然就彼此而較之。則中尤有重於正者。何以言之。蓋凡事理而

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此辨老泉之不識仁義也。老泉者嘗自謂能盡性至命。以爲觀此語。是乃不知仁義之旨。夫仁義豈有窮乎。天地之氣。舒而爲陽。斂而爲陰。

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止理。則一而已。老聃之學。成於靜而欲絕天下之動。是猶人之常操而不覺。而吾心本有所也。直要

之之偏而爲陰。執非天地生物之心。說陰陽迭運於無窮。則機緘活潑。陰陽之仁義。

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非之。不以彼爲能也。雖其失　論於靜一流於動。有彼

此之不同。然皆陷於一偏。均非天下之正理。豈論老聃之失。爲吾儒所必斥哉。○朱子曰。蓍讀蘇明允書。以爲權衡之論

之之道矣。舜禹之分在利。正吾所欲。則讀之極其熟。

面鳴鳴而起。日有孳孳。舜之徒矣。然豈易得哉。○

甲

○朱子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備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備天人之全。因撒之

極其大而參贊天地。成位乎中。無人

○朱子曰。乾道資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牢。此明夫子言仁之旨。

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而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庶

也。夫子嘗語子張復

其旨雖淺而實深矣。道在天地間。有全體。有大用。淵深微妙。固未易窺測。然聖賢以躬

無可疑。學者觀聖賢之言。驗於不存已見而處其心。不爲物撓而能

此理之統而無所不包。析而無所或略。將必有實見其然者。由是知之。真則整暇而無閒。守之固則鼎鎮而靜。其應變酬物所以爲坤道。○朱

中油然有得。但覺意味雖若平淡。體之而愈不厭。旨趣雖若淺近。尋之而愈無窮矣。讀書窮理之功。不當如是乎。

子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遠人而無用。論人者不及天而無本。事下蔑

655

健順章句下 凡三十六章

朱子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人有是身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理故仁義禮智之具於心而藏於身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於情而亦賅之於心體之於身者也我自固有非由外鑠人特弗思耳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間也理固在我而見乘故學也者所以習其事也講說講論雖置於外然皆所以講明此理之實作之身體而心驗焉至於義理浹洽脫然貫通而自得之則內外一致精麤俱徹初無有間也然則凡有身者可不加功於學以求心理之合哉

○朱子曰天地之閒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天地間風伸往來盈虛消息無非陰陽也若自人身而言則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觸處流行而人身一天地矣人可習焉不察而昧於道體之本然乎

○朱子曰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此朱子辨盧氏易解之謬也人之一身陰陽物體之有靈之爲也是以爲人之體併與萬物之體主於人物之精竭魄降不復聚而成形則其氣亦散而不聚於是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陰之屈也屈則歸於無形而不得謂之無故謂之鬼游者伸之伸也伸則變動不測而千萬其狀也盧氏乃以衆人之氣物志而爲魂故其死爲鬼聖人之志勝氣而爲魂故其死爲神其亦未講於陰陽動靜之理矣

○朱子曰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祇以應度緜邈之者也再人生今之世讀古人所自與壞亡索及乘流以來著述之家世代久遠其眞者僞者相參而眞僞不能遁矣

○朱子曰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來之其義乃著錯謂交而互之也綜謂總而挈之也蓋乾坤天地爲天地固天地自然之道也元者萬物資理資氣之始對亨通利貞成而言合之爲四時則四時自然之序也然萬物統體於陰生之內而生意流行於四德之中人生之則乾坤之所以大生原生者卽元亨利貞之所以生長收藏而運合無間也惟需綜求之其義乃盡耳

○朱子曰道之體用盎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旣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勉必究其極則本末是非瞭然在目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覺其實則矣異眞妄渾然無別是以識愈多而望如此則爲已者終能實收其效爲人者不免浮慕無成始志一分後更大相縣道學者誠不可不深察乎此也

○朱子曰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一原者理也氣同理無不同而所稟之氣不能無清濁之異體則氣猶相近終物各一性而理則絕不相同由此觀之則萬物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稽其精識循序漸進存心養氣所以立其本也讀書窮理所以致其

用也。然豈可旦夕而爲之哉。必積其極誠之心。循序漸進而不已。則心可存而氣可養。將可識而理可窮矣。

○朱子曰。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寂然不動而大本已具。是未動而涵動者。理也。雖然未發而五性感。物是未動而好惡動者。意也。理則性自然。則情也。

○朱子曰。慚隱羞惡心也。能慚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者人之能也。慚隱羞惡。斯人自有之心也。有是心而善力發揮。至於仁義不可勝用。以論乎此心之謂才。孟子亦曰。濟惡者不才。此可見才之爲用大矣。

○朱子曰。古者則才爲之也。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故孟子曰。才之爲用大矣。

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尚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大道體之全。而祛其是非邪正之端也。

封論不絕於口。其功未嘗或輟。蓋不識非以充其識。不講學以解其惑。恐過之全德成大悲德而我厭見一偏。未覩大全。其以有不背乎道而爲是且正者。有實背乎道而爲非且邪者。更有似是實非。似正實邪者。其端若其能辨。不惟無以及人。即以自修。未必能純全而無弊也。

人所不道。晉人爲學。自宜用格物窮理之功。層累漸積。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若夫高明平大。徹易明白之域也。

然藏守不事格致。而希心於頓悟。此其端之學。非晉儒所當從。

○朱子曰。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凡天地聖人所以存存而不壞者。心與理而已矣。

孟子之言仁義。本心之全德。而所以求學者心性之功。故曰專言之也。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

○朱子曰。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全體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凡是理。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

亦要貫通領悉。故曰言之有是理。而有是理。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始終表裏。皆實理之所貫也。此言理之實。而心之實。在其中矣。

○朱子曰。天下大義莫過於君臣。君子思君臣之義。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君之性。其則誠不可爲之名。又豈自外至哉。得何言哉。自盡假爲也。

○朱子曰。人之知覺運動。本於氣。故主於心。而通於氣。故主於心。而通於氣。

一本之始。萬殊之終。自不容已。自不容已之意。

而不可停者。是智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氣一也。下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則爲血氣。

形體則爲血氣。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息。

朱子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敝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矣。而理之全缺察焉耳。

習不能不蔽於氣。氣不能無清濁。

○朱子曰。氣一也。下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則爲血氣。

人之知覺運動。本於氣。故主於心。而通於氣。

性之善。必統天命之性爲體。最緊。然雖弱於一偏。則不得其正。而成其端之智。這有個性無去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爲善可爲不善者。又烏知吾性之理有善而無惡乎。故必心得其正者。然後能知性之善也。

○朱子曰。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

○朱子曰。禮者。天地之德。於時爲春夏。於人則爲仁禮。於時爲秋冬。於人則爲義智。是仁之發。智者義之藏。春生夏長而條達敷暢也。智者乃義之收藏於內。亦猶之斂收冬藏而各正保合也。四德之在人者如此。

朱子曰。性是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理。窮理者。窮有且盡知之。知其所以然。則理之本源洞然。

○朱子曰。事入事也。理天理也。下學者凡趨房奩。總與夫人倫日用之間。盡入事而精察。

○朱子曰。窮理者。窮天下事物皆有所以然與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天下事物。

○朱子曰。古人自有生以後。萬物莫不入神以至窮神知化之盛。全天理而渾然。

○朱子曰。大抵此學以算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論於

各得之也。然離下學無所爲上達。理止在事中。惟人盡則天自見矣。

○朱子曰。窮理者。窮天下事物皆有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理。窮理者。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理。窮理者。

○朱子曰。窮理者。

說者只不識心心有其位.道身之中.常主乎身者也.心有其發.動時皆由中出.靜時不自外來.爲主而不爲客也.心有其機.靈是以酬酢.立大而小不能遺.命物而不命於物也.故以心觀物.則一身以及天下之物.或事或見.無適而非心之妙.以物觀心.則心外有心.可爲此心之疏濶也.其於心之分數限量.烏得而知之哉.此心者.原是此心.以爲主耶.安宅之內.豈容分據相侵.以爲客耶.居居之中.乃是生來固有.以爲命物耶.是孰之機.孰能勞我.以爲命於物耶.明之宰.何爲還聽.此皆迭之易見而理之必無者.信其說者.可謂大惑矣.

○朱子曰.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旨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今人讀書.或偏執己見.或拘泥成說.不虛心者多矣.朱子教人先且虛心考其一字之文.一句之說.及一篇一章旨意之所歸.耐煩子細熟讀精思.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不復容有毫髮牽強於其中.否則文義旨意自且淫僻.則於所見義理.可以爲是.亦可以爲非.必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矣.

○朱子曰.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人於天下物理.未能窮究透徹.則善惡莫辨.而好惡之心不誠.惟理既窮而識始定.然後真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故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也.此大學之道.必先知至而後意誠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纔緝語言.造作文辭.俱爲科名爵祿之計.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學者工夫.雖爲科名爵祿計者.後世之陋習也.非聖人立教之心也.聖人教人.惟是格致誠正以修其身.使推之可至於齊治均平.此則明德達用.自近及遠工夫.學者苟能體聖人之心.以爲學.而不爲陋習所拘.使道人心質諒粗之矣.

○朱子曰.當世道衰分裂.上者人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使先入者爲主.而又騙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誤人.文字愈工.辭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自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大凡之不明由於學術壞之也.而聞人於佛老者.自持既各以其性之所近.使先入者爲主.而又騙之以好高遠而蹤空虛.欲速成而急功利.心爲所壞.是以前者既以自誤.智而安之而不悔.遂平於自欺.後者既爲所欺.遂欲推之.使其傳而復以欺人.即文巽於文字.辭說之間.以爲欺人之具.文字愈工.辭說愈巧.而其爲害之深.而謀其自知之學.以持斯道之正.設.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四

朱子

聖賢幸句上　凡三十四章

朱子曰.聖賢之言無不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聖賢教人.反覆諄復.無不盡其極致.如博文約禮之言是也.蓋約而必先以博.誠以學之不博.則規模.日狹.所依.而約不可守矣.

○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彼致德事業之成者.盡亦取聖言而思之.

○朱子曰.古人教數.八歲而入小學.即教之以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此言學之有序也.古人教數.八歲而入小學.即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一歲有一歲工夫.所以持其心志.而使之堅定.養其德性而使之純熟者.已非一日.至十五而入大學.特因其已成之功.而格物致知.以爲修己治人之事.蓋必先主敬而後窮理也.

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今人小學久廢.當其少時.此心便放.海散失.無以爲窮理之基.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是本未嘗從事於小學.而卽欲加大學之功也.先後遂施.無序甚矣.吾不知其以何爲主而能格物以致其知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

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流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天下之事皆天理所發見其數雖不勝窮而其之理使有得於心而守之勿失也其窮之也識其義旨別其源流欲其通於一貫萬分者而貫通於一貫萬分者而貫通於一貫萬分者而貫

事業豈有外於此說。○朱子曰。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輕重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加詆訾。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揮毫要在明理。理明則是非不難辨。固不待問其人之賢否。而就其言爲去取可也。否則徒其私臆而不順天下之公理。安足爲讀書折衷乎。況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理既未明。則在我未能盡其中之意。而輒曰古書不足信。任胸臆以自戕。爲斯亦惑之甚矣。○朱子曰。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常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臆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益亦不宏矣。讀古人書。處天下事。至紛至剧。其爲煩亂心志。疑惑是非者不少也。然當此際。正當謹即其心。博採其說。以求至當不易之歸。即胸有未得者。或古人之書有所疑。而未信。或天下之事有所殆。而未安。亦姑以闕之之。如俟他日得失未知其果有當與否。而即此自謂自足之心。其爲量已隘。而不宏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此學者處事之大凡也。○朱子曰。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之樞紐。此不入於大學之要。則如夢之未醒。鮮別既明。如覺之已覺。故我知乃夢與覺之分途。失志不敬。則善惡日長。是惡成之心。雖未著已。而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自修之道。不可頃刻不存。則大學之功。在乎誠意以去其惡。而在人者有時而不存。即在頃刻之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隨者交相爲用。若止恃一敬字。遺棄本原。而不復做集義工夫。恐索義理。則日用酬酢之間。或得或失。未知其果有當與否。而即此自謂自足之心。其爲量已隘。而不宏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此學者處事之大凡也。○朱子曰。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之樞紐。此不入於大學之要。則如夢之未醒。鮮別既明。如覺之已覺。故我知乃夢與覺之分途。失志不敬。則善惡日長。是惡成之心。雖未著已。而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自修之道。不可頃刻不存。則大學之功。在乎誠意以去其惡。而在人者有時而不存。即在頃刻之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隨者交相爲用。若止恃一敬字。遺棄本原。而不復做集義工夫。恐索義理。則日用酬酢之間。或得或失。未知其果有當與否。而即此自謂自足之心。其爲量已隘。而不宏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此學者處事之大凡也。○朱子曰。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正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通塞也。天命流行。未嘗不正。而氣稟既殊。則氣之偏於陰者便正得陰之理。氣之偏於陽者便正得陽之理。氣之塞而闇者便與理隔而自不能知。氣之塞而蔽者便與理隔而自不能行。正則通而偏則塞。是理之在人爲明爲行。亦未嘗不通塞之時也。所謂不能離理。理不能離氣。天之氣種有得而貫通之。況一說之拘。不如衆論之盛。若遽執己之所臆通者。遽賢已之所未究而不能盡心博採。則非惟己所處之得失未知其果有當與否。而即此自謂自足之心。其爲量已隘而不宏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此學者處事之大凡也。○朱子曰。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之樞紐。此不入於大學之要。則如夢之未醒。鮮別既明。如覺之已覺。故我知乃夢與覺之分途。失志不敬。則善惡日長。是惡成之心。雖未著已。而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自修之道。不可頃刻不存。則大學之功。在乎誠意以去其惡。而在人者有時而不存。即在頃刻之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隨者交相爲用。若止恃一敬字。遺棄本原。而不復做集義工夫。恐索義理。則日用酬酢之間。或得或失。未知其果有當與否。而即此自謂自足之心。其爲量已隘。而不宏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此學者處事之大凡也。○朱子曰。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之運行。雖四時之序。而人有善惡之殊。是以天地之運行。雖萬物各得其所以生。而人物之生。或得或失。或全或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治或亂。或安或危。或吉或凶。或禍或福。或善或惡。或賢或愚。或智或昏。或貞或淫。或忠或邪。或孝或悖。或仁或暴。或義或利。或禮或慢。或信或詐。或廉或貪。或恥或佞。或勇或怯。或剛或柔。或慈或忍。或和或乖。或公或私。或直或曲。或巧或拙。或勤或惰。或清或濁。或明或暗。或通或塞。或正或邪。或偏或全。或美或惡。或利或鈍。或善或惡。或賢或愚。或智或昏。或貞或淫。或忠或邪。或孝或悖。或仁或暴。或義或利。或禮或慢。或信或詐。或廉或貪。或恥或佞。或勇或怯。或剛或柔。或慈或忍。或和或乖。或公或私。或直或曲。或巧或拙。或勤或惰。或清或濁。或明或暗。或通或塞。或正或邪。或偏或全。或美或惡。或利或鈍。○朱子曰。天地之道。日陰與陽。合地之內。日柔與剛。合天之道。日陰與陽。合地之內。日柔與剛。合天地之間。一陰一陽。一柔一剛。所以爲道一而萬變。然天地運心。止此理之充塞。而已所以爲道一而萬變。然天地運心。止此理之充塞。而已○朱子曰。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之運行。雖四時之序。而人有善惡之殊。是以天地之運行。雖萬物各得其所以生。而人物之生。或得或失。或全或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治或亂。或安或危。或吉或凶。或禍或福。或善或惡。或賢或愚。或智或昏。或貞或淫。或忠或邪。或孝或悖。或仁或暴。或義或利。或禮或慢。或信或詐。或廉或貪。或恥或佞。或勇或怯。或剛或柔。或慈或忍。或和或乖。或公或私。或直或曲。或巧或拙。或勤或惰。或清或濁。或明或暗。或通或塞。或正或邪。或偏或全。或美或惡。或利或鈍。○朱子曰。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之運行。雖四時之序。而人有善惡之殊。是以天地之運行。雖萬物各得其所以生。而人物之生。或得或失。或全或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治或亂。或安或危。或吉或凶。或禍或福。或善或惡。或賢或愚。或智或昏。或貞或淫。或忠或邪。或孝或悖。或仁或暴。或義或利。或禮或慢。或信或詐。或廉或貪。或恥或佞。或勇或怯。或剛或柔。或慈或忍。或和或乖。或公或私。或直或曲。或巧或拙。或勤或惰。或清或濁。或明或暗。或通或塞。或正或邪。或偏或全。或美或惡。或利或鈍。○朱子曰。天地之道。日陰與陽。合地之內。日柔與剛。合天之道。日陰與陽。合地之內。日柔與剛。合天地之間。一陰一陽。一柔一剛。所以爲道一而萬變。然天地運心。止此理之充塞。而已所以爲道一而萬變。然天地運心。止此理之充塞。而已

徐究之以歸於是。義理天下之至公人心所同然也乃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何哉亦以心有所蔽未能即事以窮理而知至是之所存耳故必虛心平氣相與熟講其理而徐究之於心以歸於至是而後不同之見亮。○朱子曰。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篤。操存涵養之功主於內者也一有少縱則泛欲得乘間而入故不可不緊進學致知之事貫乎外者也一或自足則義理何由而明故不可不篤此學者存心致知各有其力而實相資用也。○朱子曰。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爲學之道多端其要莫先於窮理苟不窮理則學何所爲也窮理之事不一其功必在於讀書蓋不讀書則理何由明也然讀書有法急迫則雜亂而無統涵泳則怠緩而不切必也居敬以持其心然後可以得其意而窮其趣至於精又有本中無主則外雖守不定則多雜敬又在於居敬以束其心卦志以堅其力然後專一而不遷精純而無間而內聖外王之學庶幾是矣。○朱子曰。胸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爲賢者用力之人。人之不能用力者多由暗昧卑汙狹窄其心故雖日前之卓退振如不醒安望其能致遠爭惟是胸懷明爽則自識得其爲之節真若一日千里亦無有遽然而退縮者此爲賢者用力之人也而安易得哉。○朱子曰。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聖賢立言者有深意窈潛心探索須要以己意以遷就其說將聖賢之言用己意以遷就其說將聖賢之言枉屈了不可存此見也。○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所勉者爲能強於善所忽者爲能安於惡惟觀於此而後見其人之所學皆在於是也此誠之於心術之微也。○朱子曰。昧聖賢之言以來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編得失之疑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而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學一而已而正邪不可不辨蓋聖賢之言其非義理而古今之事其有得失以其言以來其窮察其歸趣之所在而義理之是非得失判然見矣此格致之功學之正也若不究其理而徒誇雄博不務其實而徒事浮華反躬無實而行事無恥者學之邪也智於此則心日就於正智於邪則心日就於邪之之象蓋以千里故謹學爲正心之要也

聖賢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人惟不敬則弛弛則此心無所檢束而主於外矣。小敬則慢慢則凡事無所自省而溺於怠忽矣。中德所去取決擇於參前後晉心之知無疑不析當前之思無微不到而凡淨而不切誘而不正之文與夫支離虛無之說自不得以入焉。敬之爲道不亦大哉。○朱子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驗其所爲貫內外徹始終之學也。○朱子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乃欲悟此心之本體而不爲物欲所亂也。然讀書講義固所以明此心之理而非別有一事也。○朱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如明鏡當空妍媸畢照。有只視者本明之體也學者可不自勉其內力哉。

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古人存心之學非徒寂守其心也蓋將操存之使不放失而即此以窮究天下之理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本末終始而心乃爲有用耳今人所謂存心惟是寂然不動之體也學者可不自勉其內力哉。○朱子曰。人心惟危定則明。人之心地本自光明一涉憧擾則昏昧如格物之功不可不盛也。○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密而小人自不能近。嚴者殺然而不可犯也君子小人各得其分途而小人之人正欲拔君子之根本而不爲物挽所以一心之中如明鏡當空妍媸畢照有只視者本明之體也學者可不自勉其內力哉。○朱子曰。爲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爲而溺心於浸近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持敬之道其事千百其功平易即是其之正面道來只有所偏未能即事以窮理而徐究之於心以歸於至是而後不同之見矣。○朱子曰。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篤。操存涵養之功主於內者也一有少縱則泛欲得乘間而入故不可不緊進學致知之事貫乎外者也一或自足則義理何由而明故不可不篤此學者存心致知各有其力而實相資用也。○朱子曰。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爲學之道多端其要莫先於窮理苟不窮理則學何所爲也窮理之事不一其功必在於讀書蓋不讀書則理何由明也然讀書有法急迫則雜亂而無統涵泳則怠緩而不切必也居敬以持其心然後可以得其意而窮其趣至於精又有本中無主則外雖守不定則多雜敬又在於居敬以束其心卦志以堅其力然後專一而不遷精純而無間而內聖外王之學庶幾是矣。○朱子曰。胸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爲賢者用力之人。人之不能用力者多由暗昧卑汙狹窄其心故雖日前之卓退振如不醒安望其能致遠爭惟是胸懷明爽則自識得其爲之節真若一日千里亦無有遽然而退縮者此爲賢者用力之人也而安易得哉。○朱子曰。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聖賢立言者有深意窈潛心探索須要以己意以遷就其說將聖賢之言用己意以遷就其說將聖賢之言枉屈了不可存此見也。○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所勉者爲能強於善所忽者爲能安於惡惟觀於此而後見其人之所學皆在於是也此誠之於心術之微也。○朱子曰。昧聖賢之言以來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編得失之疑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而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學一而已而正邪不可不辨蓋聖賢之言其非義理而古今之事其有得失以其言以來其窮察其歸趣之所在而義理之是非得失判然見矣此格致之功學之正也若不究其理而徒誇雄博不務其實而徒事浮華反躬無實而行事無恥者學之邪也智於此則心日就於正智於邪則心日就於邪之之象蓋以千里故謹學爲正心之要也

聖賢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入惟不敬則弛弛則此心無所檢束而主於外矣。小敬則慢慢則凡事無所自省而溺於怠忽矣。中德所去取決擇於參前後晉心之知無疑不析當前之思無微不到而凡淨而不切誘而不正之文與夫支離虛無之說自不得以入焉。敬之爲道不亦大哉。○朱子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驗其所爲貫內外徹始終之學也。○朱子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乃欲悟此心之本體而不爲物欲所亂也。然讀書講義固所以明此心之理而非別有一事也。○朱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如明鏡當空妍媸畢照有只視者本明之體也學者可不自勉其內力哉

決求仁之端不外是矣。此亦所謂仁者其言也訒之意。○朱子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自言曰言答遽曰訥不慎則起以耗氣而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氣質之偏時一矯反但當用主敬之功持守不懈而玩索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刻責如此太深卻恐有養之久之自可徐化若悔咎刻責之意深則清明和樂之氣反為所害是以君子必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朱子曰。無非則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

君子主忠信。○朱子曰。無非則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

毋友不如己者。○朱子曰。無非則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

過則勿憚改。○朱子曰。無非則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

君子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朱子曰。無非則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

喪祭之禮。○朱子曰。無非則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

慎終追遠。○朱子曰。無非則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

民德歸厚。○朱子曰。無非則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事一疑當以求日已之故心。誠事朋暇之時也。

學而時習之。○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然後所明所行漸漸向善。

說文曰。學。覺悟也。從教從冖。冖尚蒙也。從臼。臼。古文教字。從爻。爻。尚未覺悟。臼。所以教之。從子。子。以承之。

程子曰。學者。學為人也。

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正欲人因未與物接之時一刻看明之以從此識本來之心而使仁義之則有於我者日日滋息則既放而可以復存不至梏亡於其置而其所息之夜氣亦必不同於晨晝之夜氣矣非直以此夜氣為主而思有以存之也孟子雖言養氣正欲人於天理上隨事用力以求此心之體而使日用所為之義無有不慊則氣當養盛之私氣有以塞乎天地之間而至大至剛之浩然者必不主張之不先而氣餒矣非說就氣中揀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要而言之氣之所以宜養者正為仁義之理具於吾心而夜氣之存即心之存氣得其養即心得其養若外理而言心非所以為心舍心而言氣則亦非所以為氣也朱子發孟子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學以為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誰慮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嬾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為玉而又衒之市　君子之學皆自心性命之事所以為己非求人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欲其體驗而自得之既自得於己矣時無一輕於浪衒假之意譬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所抱者自無用之塊礫乃以石為玉而又思衒鬻於人則雖陳而獲售宛何益乎學者宜深省焉　○朱子曰聖賢心體廓然大公絕去意必固我之累是以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毫無隱蔽故能參生而仁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若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誤大道於世之間時昧者矣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參生扶持此心也誠能操持存養不失此心之體則中有主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之所以為學者特此心也雖百世之遠其所以為學之道不過如此夜氣為主也卿言夜氣正欲人因未與物接之時一刻看明之以從此識本來之心而使仁義之則有於我者日日滋息則既放而可以復存不至梏亡於其置而其所息之夜氣亦必不同於晨晝之夜氣矣非直以此夜氣為主而思有以存之也孟子雖言養氣正欲人於天理上隨事用力以求此心之體而使日用所為之義無有不慊則氣當養盛之私氣有以塞乎天地之間而至大至剛之浩然者必不主張之不先而氣餒矣非說就氣中揀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要而言之氣之所以宜養者正為仁義之理具於吾心而夜氣之存即心之存氣得其養即心得其養若外理而言心非所以為心舍心而言氣則亦非所以為氣也朱子發孟子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當而不可易者也　士之所以為士者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與行有可觀孟言行成於學而本於德也亦惟有行有言而後其人之節義有可貴蓋節義者必其言是為其也行是為其也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如爭之當而一定不可變易不也　○朱子曰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　言學不講而後斯道有泯乃千載年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也深深體諸其將安所歸乎願使人起之深懼之切而不止自己而已此朱子發動惕懇之心所以上接子孟之心傳歟　○朱子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一言盡學問事學問之道非存心則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自子思是尊德性事學問之道非存心則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自子思以來正學相傳所以教人之法存心與致知二事而已然存心者致知之本而致知者存心之功故其心而不知求故失之蓋寂守其心而無所用則又流於異端虛無之學矣　○朱子曰人之所以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油然用力於日用開是以頓然自懈直抱不決之疑以終其身而已此固學者所當深戒而不可以為法也　猶豫獸之善疑者也人誠有志於學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何用遲疑卒作乎然每見有志於學而性強固懈者其內省不甚深其下問非不甚切乃不肯奮發者為油然用力於日用開是以頓然自懈直抱不決之疑以終其身而已此固學者所當深戒而不可以為法也　○朱子曰未學者似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摩邊固寶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達摩西域佛氏專事清淨為明心見性之學者也遵司馬溫公之教具在六經語孟學者欲學聖人但當篤信其言以之為主而潛心用力焉方為徹人之徑今之高談了悟者蓋於虛無既以其心逐物見而不必證而游心起覺有對於浮藻又以其非為淺近棄小而不足觀果若是則是聖人當日垂教徒為模擬揣之具不足以開示來學將孔子不得為聖而達磨邊固賢於仲尼邊遠來學其誤立見而自不為所溺矣　○朱子曰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言知所以為士則知所以為聖人矣　士者有志於聖人而未遽者也　○朱子曰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道則本原已非雖學何益誠知道之所在則學無所貳雖百慮而一致心無所昭而正由是踐其行事之間自無一不慊於正矣此下學立心之始必以知所趨向為本務也　○朱子曰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五

朱子

氣質章句上　凡四十四章

○朱子曰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功大　氣質之美者其所設施亦可以見其面局於一偏故其用小若從事道學則濬明守定而應變之才靡所不周其為力較大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

日用之間。嘗省而殫德之耳。故居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曲教人以變化氣質之道。皆時切親實之論。而欲勝之。亦惟於日用之間。嘗省殫力。加德有所局。即補自變。不少隨讓。則因而終者克治。乃所以成吾之長也。此固仁人所日求而不之去其偏而合於理。可耳。○周子之言。要必自己身之中。亦自己至之。豈他人所能助哉。

○朱子曰。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至公。人欲至私。判若黃壤。然當發念之初。特萌希慕之間耳。辨之不蚤。則有翻於欲而不自知者。故君子務窮理而必謹之於獨。以審其幾焉。

○朱子曰。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摹緊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尋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今之學者都下所謂舊感之富論說之工也。古人所至則以聖人自期。而至於親辨以精之地也。是故君子之於學。守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哉。固將求至乎古人所造之極而後可以語學耳。大抵求至於古人。則非僅若俗流所謂舊感之富論說之工也。當必有以超出尋常取法乎上。然後古人之所至者可得而至焉。

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聲譽馳騁於末流。揚精馳思。惟懼夫著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

古人之學果何所爲也。蓋欲吾心之知見之明瑩。立志之堅守之固。操執既久。而精微深奧之蘊。由是以造之。光輝盛大之業。由是以充之。且自其養之者優游漸漬以歲於化。而入於聖人之域。無不可者。不此之務。乃欲發言逐末。

○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隨其自然。勿汲汲以逐時好。而榮情於得失。則心地曠然自無憧擾急迫之蔽。故其應舉之文。雖或不能戒慎恐懼。而其動或失之過而至於流蕩人相人命之性。則知所謂而其動也節。不幸於流矣。惟盡人則全乎天所賦之理。因物而應。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

盛物而動者。如喜怒哀樂隨感而動。乃聖賢之所同。但衆人不知天命之性。故不能戒慎恐懼。而其動或失之過而至於流蕩。人相人命之性。則知所謂而其動也節。不幸於流矣。惟盡人則全乎天所賦之理。因物而應。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

○朱子曰。大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

疾疢。猶病患。天理人欲皆生於一心。而公私邪正於此分焉。但此心本無二體。人無莫貴之氣。則志必卑陋。而自甘邪。公而正者。天人欲實此心之疾疢。循順欲理。則公而且正。若夫人欲實此心之疾疢。循順欲理。則私而且邪。其公而正。故有天理自然之安。心逸而日休。私而邪。故有人欲陷溺之危。心勞而日拙。理欲之介。起念甚微。關係甚重。不可不致謹也。

○問人心道心。朱子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義。萬鍾不取。道心也。若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有曰聽命惡欲。食人之也。人心一聽使不聽理義。而道心反爲所害。若道心爲主。則見明守定。而一切聲色貨利之人心皆受其節制而聽命於道心。此危微之介。不可以不察也。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學而知所擇。則其所擇者。必正。正者。必以誠其身。思索義理。以致其心。既知所持守矣。又於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合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

此教人以主敬之學也。正容端坐。以誠其身。思索義理。以致其心。既知所持守矣。又於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凡動靜作止之間。皆有常度。而不放。如此則內外本末交致其功。而本立理明。自可上達矣。

○朱子曰。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哉。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摹緊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尋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今之學者都下所謂舊感之富論說之工也。古人所至則以聖人自期。而至於親辨以精之地也。是故君子之於學。守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哉。固將求至乎古人所造之極而後可以語學耳。大抵求至於古人。則非僅若俗流所謂舊感之富論說之工也。當必有以超出尋常取法乎上。然後古人之所至者可得而至焉。

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聲譽馳騁於末流。揚精馳思。惟懼夫著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

古人之學果何所爲也。蓋欲吾心之知見之明瑩。立志之堅守之固。操執既久。而精微深奧之蘊。由是以造之。光輝盛大之業。由是以充之。且自其養之者優游漸漬以歲於化。而入於聖人之域。無不可者。不此之務。乃欲發言逐末。

○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隨其自然。勿汲汲以逐時好。而榮情於得失。則心地曠然自無憧擾急迫之蔽。故其應舉之文。雖或不能戒慎恐懼。而其動或失之過而至於流蕩。人相人命之性。則知所謂而其動也節。不幸於流矣。惟盡人則全乎天所賦之理。因物而應。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

盛物而動者。如喜怒哀樂隨感而動。乃聖賢之所同。但衆人不知天命之性。故不能戒慎恐懼。而其動或失之過而至於流蕩。人相人命之性。則知所謂而其動也節。不幸於流矣。惟盡人則全乎天所賦之理。因物而應。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

○朱子曰。大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

疾疢。猶病患。天理人欲皆生於一心。而公私邪正於此分焉。但此心本無二體。人無莫貴之氣。則志必卑陋。而自甘邪。公而正者。天人欲實此心之疾疢。循順欲理。則公而且正。若夫人欲實此心之疾疢。循順欲理。則私而且邪。其公而正。故有天理自然之安。心逸而日休。私而邪。故有人欲陷溺之危。心勞而日拙。理欲之介。起念甚微。關係甚重。不可不致謹也。

○問人心道心。朱子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義。萬鍾不取。道心也。若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有曰聽命惡欲。食人之也。非道義。萬鍾不取。道心爲之也。人心一聽使不聽理義。而道心反爲所害。若道心爲主。則見明守定。而一切聲色貨利之人心皆受其節制而聽命於道心。此危微之介。不可以不察也。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學而知所擇。則其所擇者。必正。正者。必以誠其身。思索義理。以致其心。既知所持守矣。又於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合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

此教人以主敬之學也。正容端坐。以誠其身。思索義理。以致其心。既知所持守矣。又於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凡動靜作止之間。皆有常度。而不放。如此則內外本末交致其功。而本立理明。自可上達矣。

此說。○朱子曰。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雖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天地之間。在物爲理。在物爲義。而其所以然。雖不外吾形性之中。而有以通乎事物之故。人患不自求耳。誠反之於身下切實工夫。盡力思索。勿因循而不舍。純熟則用力久而有貫通之時。其理豈有不得。衛能知是。不必良師啓發。亦能自有得。不能如是。雖良師在前。亦末如之何。故孟子曾歸而求之有餘師也。○朱子曰。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是昨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乎。○朱子曰。右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以此爲足恃。而身所以立。非賴仰慕勸得這箇之謂。名所以長。非徼取聲譽得這箇之謂。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則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矣。不務其外而務其內。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心以立其誠。則日新月異。久而自化。若舍此不務。而徒切切焉計較於今是昨非之間。則所得亦末矣。并徒勞而無補乎。○朱子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其內則欲爲善。思脗合名卿。宋欲爲不善。惡敗義理。必不集矣。豈非顯親之大者。○朱子曰。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者爲已不爲人也。又當知其何所本而可以爲學。者本內不事外也。知此則志向一定。然後隨其來序。勉勉而用力焉。雖以其之無使動心之不知年歲之不足者。物事有不知年歲之不足者。物不得乎血氣以用事也。○朱子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士人所以修慝辨惑而成徒義崇德之功。過者已然之失也。忠者未至之害也。過匿於在己。故必勇以改之。而使其決去。患生於在人。故必懼以防之。而猶爲所蔽。然能改過則動於修。能防患自不至招大於人。而其防患也愈密。能改過而防患。貴缺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其內則欲爲善。無毫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賢之事也。蓋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皆爲其外傳以侵。莫不率是道焉。是以幼而習於身。長而行於家。達而施於朝廷。退而教於閭里。傳之子孫。皆知人之事也。蓋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皆爲其外傳以侵。莫不率是道焉。是以幼而習於身。長而行於家。達而施於朝廷。退而教於閭里。傳之子孫。皆知

所畏也。聖人不假乎外而自能爲善。衆人不知所畏。其不善不仁之類。皆有所當深懼。而甚將洗者。特衆人不知所畏耳。若能見不善如探湯。而畏之。則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皆於此乎先慎也。世之爲務作文者。亦將曰吾以修辭也。豈知因其作文之謂。成夫亦可返而思所以居業矣。○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言貧遇之境。皆順爲難。不幸而當其際。必自感者能善其道而不平爲。況怖死小之所動。乃見吾學正法之力。不然將有衛莞之爲。與不能安於我命而戚戚於貧賤者其無學力亦何以異耶。繫辭九卦。身處憂患之道。學者宜自勉焉。○朱子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漫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感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此言教有成法。而學有不同也。蓋人之氣稟得於天或高明而清。或沉潛而濁。或昏昧而駁。或篤實而純。或偏雜而駁。皆不能一例而論。是以聖人之教。不可不因其所以自立準則於上者。乎嚴而整。嚴而密。而深繹而所以循循善誘於下者。又乎寬而優。寬而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漫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感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此言教有成法。而學有不同也。蓋人之氣稟得於天或高明而清。或沉潛而濁。或昏昧而駁。或篤實而純。或偏雜而駁。皆不能一例而論。是以聖人之教。不可不因其所以自立準則於上者。乎嚴而整。嚴而密。而深繹而所以循循善誘於下者。又乎寬而優。寬而廣。不一也。此言教有成法而學有不同也。蓋人之氣稟得於天或高明而清。或沉潛而濁。或昏昧而駁。或篤實而純。或偏雜而駁。皆不能一例而論。是以聖人之教。不可不因其所以自立準則於上者。乎嚴而整。嚴而密。而深繹而所以循循善誘於下者。又乎寬而優。寬而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漫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感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

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舉親事長。病理則讀書講義。大抵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爲學之功。本有他也。行皆著察。不在日用之外。是故自身而言。則動靜不失其時。語默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處理之際。嚴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平是耳。整別有細深奧秘之可言說。○朱子曰。古人之學。難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溺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漉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舉難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古人之學。皆不離乎日用之間。而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處理之際。嚴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平是耳。整別有細深奧秘之可言說。○朱子曰。古人之學。難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溺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漉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舉難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古人之學。皆不離乎日用之間。而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處理之際。嚴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平是耳。整別有細深奧秘之可言說。○朱子曰。古人之學。難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溺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漉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舉難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古人之學。皆不離乎日用之間。而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

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處理之際。嚴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平是耳。整別有細深奧秘之可言說。○朱子曰。古人之學。難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溺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漉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舉難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古人之學。皆不離乎日用之間。而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處理之際。嚴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平是耳。整別有細深奧秘之可言說。○朱子曰。古人之學。難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溺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漉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舉難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古人之學。皆不離乎日用之間。而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

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處理之際。嚴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平是耳。整別有細深奧秘之可言說。○朱子曰。古人之學。難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溺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漉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舉難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古人之學。皆不離乎日用之間。而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處理之際。嚴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平是耳。整別有細深奧秘之可言說。○朱子曰。古人之學。難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溺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漉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舉難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古人之學。皆不離乎日用之間。而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不可一日廢。隨其文則記聞之末。皆不能無。然亦各當其適。檢之必莊。自家而言。則舉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究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

之業儒者自其始志。便爲利祿所誘。則心所富然之道。既決擇於其中。而文詞之組麗。見聞之雜拾。又不能以發明夫道。而日夜務舉鮮實有以滲漉而浸漬之。乃使其心日流於外。無復知道之在是矣。是以雖欲慕名而勉爲之。然其心之所安。終不忘於利祿。況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知求道矣。又藉實夫問學之功。以妄意於道。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乃曰此口耳之習耳。吾將以躬行力踐爲事。而實求夫躬行力踐也。人躬行力踐。誠學者之要。隆也。然學未講理。未窮其於躬行力踐。孰有當乎。不知仁者道之體也。知者道之用也。所謂道者。古今人心之所同然。未嘗不在也。但世

出想講。豈所以全交哉。是故古之君子不爲也。○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友位。其訣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此朱子誡子之言也。人若不自知。誠得敬厚而篤信友。若名師則非惡人能攻治吾過。則可以改圖於後。故爲益友。若名師則非惡人。爲惡者。傲慢褻狎則非忠信者。後惟導人爲惡。吾恐益與損化豈不爲損友乎。○朱子曰。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此不以讀書治己爲先。循序漸進。而驟情驟等。鹵莽滅裂。與佛氏豈不亦深可惜哉。○朱子曰。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餘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疑也。言父兄之愛其子弟者。當求明師良友以導之。使之明理修行。以誠其身而已。餘祿名譽。聽之可也。不然爲父兄者。自其子弟之始志於學。慫慂之以干祿。爲之以名譽。有良師友而不知求。安望其知行並進。以臻於有成乎。○朱子曰。思親之誠。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奉之可也。值親之喪。家有多事。未能守居喪之禮。然追親之慮。發於人心之自然。雖不得已而治事。但斷其哀痛之心。不以事而奪可也。此亦爲貧而居賤者論變通之注也。○朱子曰。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誠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曰見耳聞無非至理。古今之不相見者時也。得失之不相掩者事也。傳古人之事者存乎書。讀古人之書而能不爲時代所隔。立定其事之得失者。蓋本吾心大公之理以臨之。是則所謂仁也。仁。本吾性所固有。學者誠能於性之發見處。即一念之有覺者。默識斯理。而固存之於心。則隨耳目之所聞見。無非至理之著見。而凡古之來。我可以權理而衡。得失矣。○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麤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晉人以身酬酢。一事一物皆有義理存焉。雖不能盡知。非所以務。而大端宜亦共曉。第知之而不行。行之而事於是何由循序而有得。故用功之要。惟於所已知者力以行之。而於所未至者勉之。進而不已。則始於事之近理之麤而終見精義致乎。弘遠悠綿之地。豈不循循有序而見加效乎。學者須要輕自棄矣。○朱子曰。學問之道。不可有自是之心。自是則不復求進。惟虛以受人。則人樂告以善。而此中之機竅良多。故自有得。學者之所以持論而守蹊也。○朱子曰。名莫大乎忠孝。君臣者萬古之大倫。被分最大乎君臣。知其爲名分之大。而自盡其道。尚敢有　念之間餘哉。此答　○朱子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此事者宜爲之。凡排斥沮撓。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悌友弟之人之大節。故名莫大乎忠孝。君臣者萬古之大倫。被分最大乎君臣。忠孝者生　答　○朱子曰。講學非行。思卒面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講論論其理。醫調熟其事。處家庭之間。以敬愛爲本。務則其講論而習熟者隨時隨事得以從事於孝弟友弟之實而行之。必當其誠。非徒講

率無可勝之理不若通心誠理實之非以觀古今人物之理見其性品賢愚不齊而各有所可之見其心既已專一且久則事事分曉自然精明而無窒礙擾之病以臨天下小小不難矣　○朱子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輔仁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苛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友以義合故曰朋友之交責善相資以善也取善取彼之善也責善正所以盡吾誠取善正所以益吾德豈相爲賜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苛則同心同德彼此交孚而麗澤之益將日久而日親矣此學之所以不可無友也　○朱子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沈潛玩索則無鹵疏之病篤實踐履則非浮躁之功學者苟能以是爲先將理無不明行無不得而可以進於道矣　○朱子曰端面靖足以士聽言之時何益焉染人鍾垢賦不潔之物近之則爲所汙世之盾大俗子沈溺其中如鼈之附泥塊之依血日漸於汙下而不知愧惟豪傑之士厭辭自守深以爲恥勉勵自強日有所不道也　○朱子曰端面靖足以有守敬而敏是以有爲端方而自靖則其守也嚴平不拔是以有守敬而敏則其爲也亦平莫禦是以有爲矣有守有爲尚何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歟　○朱子曰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就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輩之責耳　釋氏之教有與吾道近似處益易惑人學者若於此處辨之不正察之不精一入其中遂不復出就使忠誠孝友塗家非不足而比老不識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惟善是主閉戶稽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　此稱吾輩眼度之爲人也生非不偶則達盛時也而終身不涉仕進之途蓋學以爲己也未遇及此矣家非不足則無貽給也而比老不識寒苦之節蓋安飽無求而中有眞得矣乎於師其人不計其中生善之誠也學者其不徇於世求道之篤也此其志趣孤高有超出乎常流之人者欲自立而其初所取法歟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六

朱子

學校章句上　凡二十三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立則之不立而思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學校之政設立師儒所以模範多士非獨爲也但能相觀以道俾理義足以悅心自然恪守規程慢道喪德而法制亦不得不設焉故師儒　○朱子曰統行於學校者悉不在此而心也蓋是職者可以少思矣　○朱子曰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本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乎本末之所在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　本謂心身也末謂家國天下也正心修身是治其本也正事修政而家國天下自治方補偏救弊是治其末也其本雖若切至而徒勞無濟況難爲功故善論事者必深明其本末本正則無不正而末可矣第就理雖有未治不爲憂矣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行仁義未嘗不利若必以功利爲急則仁義不利矣　○朱子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道者循已治人之理古今以來本非有殊學求古之學者爲已今爲急則有姑於仁義而治道乖矣故古聖賢言治在此而不在彼者正本澄源之意予深切也　○朱子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學以天地萬物爲切化好高之學者所謂深切矣然不知其實乃學禪不至故後附於吾儒之學以少遲禪名耳道學不明疑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朱子曰道學以天地萬物爲切化好高之學者所謂深切矣然不知其實乃學禪不至故後附於吾儒之學以少遲禪名耳道學不明疑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孝友睦婣任恤其塾六曰禮樂射御書數。以下分言古今之學蓋因人取十之法教以鄉三物使萬民皆知興道而興其實者能者無其實者不得興也故自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所行之達於事者謂之行孝友睦婣任恤是也道之爲於物者謂之藝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三者皆教之事勤學之實也。是故學者日用起居飮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是學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承上文而言當時學者自其孩幼之時起居必慎飮食必節凡日用之間隨事理會既無非學及少長而入學藏焉修焉游焉息焉而日新之有常游焉息焉而行止之有方於學居之地所學有業亦無非事則布以時心養以德行以成就其道業二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知行無所偏廢。即本末該內外統精而道在我矣。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此結言古學也先王之世

○朱子曰。教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救荒之政非但濟目前之急也。善處賑貸者其因而生

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設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制舉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國家謂宋也。言宋時倫立

○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救荒之政非但濟目前之急也。善處賑貸者其因而生

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但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故雖先王之世而知儲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爲萬

○朱子曰。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

然自立者。則又或躬高堙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當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人之域。上句有意猶深然自立而非卑陋者比。舉而有之。宜其用所以學。至於或高之。則又或不知道之不卑而卓。不足以爲之實。或循當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皆指意所在。固無以議之。於是教不先制。學不通。自幼習已壞。

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邪妄之說而乘之。當是之時。正道不明。異端如佛老雜學如申韓。阿世徇俗如今舉所在皆

非特知爲人之學而已也。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彝物則之不亡。特民彝物則之常性與生俱生。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子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此結

言今學也。吾道聖人之道。古今無殊者也。卑陋者既不知學。

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人之域。上句有意猶深然自立而非卑陋者比。舉而有之。宜其用所以學。至於或高之。則又或不知道之不卑而卓。不足以爲之實。或循當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皆指意所在。固無以議之。於是教不先制。學不通。自幼習已壞。

於斯時也。異端雜學之

不及者其弊猶足以形蓋而於聖人大中至正之域不得以入。此則偏之爲害。今學之所以不如古也。

非特知爲人之學而已也。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彝物則之不亡。特民彝物則之常性與生俱生。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子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此結

言今學也。吾道聖人之道。古今無殊者也。卑陋者既不知學。

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人之域。上句有意猶深然自立而非卑陋者比。舉而有之。宜其用所以學。至於或高之。則又或不知道之不卑而卓。不足以爲之實。或循當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皆指意所在。固無以議之。於是教不先制。學不通。自幼習已壞。

之實。或循當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人之域。上句有意猶深然自立而非卑陋者比。舉而有之。宜其用所以學。至於或高之。則又或不知道之不卑而卓。不足以爲之實。或循當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皆指意所在。固無以議之。於是教不先制。學不通。自幼習已壞。

不及者其弊猶足以形蓋而於聖人大中至正之域不得以入。此則偏之爲害。今學之所以不如古也。

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邪妄之說而乘之。當是之時。正道不明。異端如佛老雜學如申韓。阿世徇俗如今舉所在皆

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時變而道不變故三代之政至今可行但其間有名實之辨不可混淆有本末之序不可逆施有緩急之宜不可倒置毫釐有差則大失古人立法之意後之君子所當斟酌而詳明之若奉行不當猶守古法不可通而古法皆爲後人任情也故

之方前此講之熟矣常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君子有所有所以學學之所以講講之平日講之已熟一旦出而當官不治本此而推以及人上奉國法下愛民生止循其所當爲於不求聞達於世此皆吾分內事耳無異道也○朱子曰爲學治己不已者其爲學治己之方

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古今之異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古今之異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之盛衰風俗之厚薄所由繫

於天下則蒙陰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此善士道治平人心也勢猶可治之也天地賦稱而萬物莫不覆何私之有地厚載載而萬物莫不載何私之有日月合明其無私亦如之承此三無私以治天下則臨之以分而譬燭覆燾臨照無偏愛之以情而好惡與共愛則博愛而親親敬則敬人而風俗成於大風俗之敗非綱紀之亡不救此場而其可不知所務哉○朱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爲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智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此晉場帝必立綱紀以正風俗也綱紀者上之所以持之於上面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

教人之本意哉是則舍本而趨末空文而無實難設其官亦徒然耳豈國家立學教人之本意哉是矣遷斯官者不可以不得人而任斯官者九不可以不盡其分學治己之方人各有意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面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

者不難總攝其心思整齊其倫類使如吾意所欲則以綱紀立於上而後風俗成於下也蓋所謂綱紀者非有他也上下之分不它官司之職各有攸守而已矣所謂風俗者非有他也人各有心而善惡之端不公則無以爲轉移風俗之本故必辨別賢否以定其分察核功罪以行賞公斯綱紀之所以立賞罰明而風俗之所以成也

爲惡之當去革誠使之知善之可慕與不善之可羞自必勇於爲善去惡○朱子曰風俗成於大風俗之敗非綱紀之亡不救此場而其可不知所務哉

不廢親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朱子曰治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

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道貫古今通天地始終循環陰陽無間其在天下何嘗一日亡絕其者於日用倫物與家國天下之間者或有時而昌明或有時而晦塞或有時而通達或有時而壅閉其不同也猶晝夜之異其時寒暑之異其氣有相反而不能以相無者何也道必待人而行亦必由心而著故二帝三王之治本諸身而出者也詩書六藝之文載道以傳者也其治平事正直其文辭約直切似若易及者而後世卒莫能及之豈功夫效驗之迹出於立言之後古今有不相及乎亦其所以出治之本心作文之事實其實蹟固有不侔耳然則繼繼而遵循有繩者必有實遵堯舜之一日

亡也○朱子曰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徧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學以明體而適用也國家於京師首善之地繫天下之上於成均而教育之而又徧行郡國建立學校之官豈眞文設邊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精教以解其蔽誠正以踐其實舉凡所以內而脩身齊家外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固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歸不講明切究而知之而可以待他人之用也其期之者大實之者備國家德澤可云厚矣

於上者以科目詞藻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然自世俗道體明新之學不明躬行道義教人之法不講上之人遵奉是宜而用之者以其皆從科目中來能博詞藻之學爲足以得人下之人躬實是任而愛之者以其當立規矩繩束於職課試之末爲足以盡職如此而已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舉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蓋在上位不知選賢

已中土膏脈起正是耕農時節故歲酒出鄉廷見父老嗟以課書子弟使通相關禮以場力於深耕易耨之意蓋歲其方歸歸書民仁壽之域者繼至逼也州縣長者能體務農重穀之意以休養而漸導之則豐享之慶和樂之風不其夕可望也歟○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暗用陰圖之計則庶乎德舉愆大長基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私心不可以處事智計非所以服人欺朱子指示親切以為於天下之事其可否從之其不可者否之莫不有天理自然之公則我必斷以至公而勿以內關之故有繆利害之說撓之故有是非邪正之惑淆之故有毀譽雖加於我而不公惡於天下之議其當從者從之其不當從者退之莫不有至誠惻怛之為則我必開以誠心而勿陽若開之有難牧博採之名陰為圖之有鉗非但德之貴然也是非邪正之辨不明則德不純善人欲之私學不流於智巧之術其益大為何如者外之措物無窒內之層心不歇其光明為何如者中外遠邇悅之至服之誠則皆公樂誠之效也以處大事決大疑又何難焉○朱子曰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惜以平日功夫為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為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見善明者知之真是平日格物窮理之功用心剛者守之定是臨事雪決直斷之為明以立其體剛以致其用二者均不可闕而慎取舍之機定於中斯可否之幾不事於外故當以平日功夫為先不然當為者不為不當為者冒然為之則其所謂剛者非天德之健而未必不為任意之私所謂過宜則斷隨機必納過宜則斷隨機必納情主節是以在上者凡所所施而發將有過中之行而失其正矣其安理者氣之決而精義者致用之實也○朱子曰古之措不苟而人自不犯　為政有體統事所下大抵則當操故必納過宜則斷隨機必納情主節是以在上者凡所事措施有順之則惟順而施是以下亦有所遵守而自不生於犯法敗之大體當如是也○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德國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　此言大臣任天下之重其急於得賢而責人之詳於己也曰一手足之勤所能勝任而愉快也古大臣身任其重不能博一己之見其所薦引必資眾賢相助為理然後事無不舉而功業可成也降及主心邪僻國是看偏待於賢只相助為理然後事無不舉而功業可成也　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有素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細利害紛挐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臧心素著則其得之多贏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繳而敢進則無蹈躐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定其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人恥以貪競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閉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人恥以貪競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閉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人恥以貪競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閉而吾德脩○朱子曰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舉無所不除　此言舉利除弊之道在於用人也朝廷設官大小相維有監司以稽列郡之得失有郡守以察屬縣之治否而監司之賢不賢未易知也必察其存詢動其訪問於無事之時擇校取之而後參伍其才較量其能於有事之日則得以集精其察其來之心誠則護士必多其為時既久則識材必富自重者以身未有貶位而無職則舉幽隱以相告千里者以否令之表率也惟為其責任使得以自効明賞設罰使知所自勉夫如是是以大法小廉守而利無不興害無不除矣監司所以必得其人也　○朱子曰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誅戮至於殺人而其反覆丁寧惻怛不少衰抑其反覆於輕重之間裁奪無一毫人欲之雜有以極其至精而不與其偏有以物其宜所以為今之法令使人知所趨避而不陷於刑辟之意而其重者雖或至於殺人而其所以殺之者原非得已而語其實則皆適得其宜所以為天理之公不偏不倚威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安排矯強任其私智之所為也此所謂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以大本之立為達道之用者也雖以天下之大其一出臨上聽其主下庶乎民功成於一時而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　是故為治必貴於貴而貴未易知也必察其存詢動其訪問於無事之時擇校取之而後參伍其才較量其能於有事之日則得以集精其察其來之心誠則護士必多其為時既久則識材必富自重者以身未有貶位而無職則舉幽隱以相告千里者以否令之表率也惟為其責任使得以自効明賞設罰使知所自勉夫如是是以大法小廉守而利無不興害無不除矣監司所以必得其人也　○朱子曰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誅戮至於殺人而其反覆丁寧惻怛不少衰抑其反覆於輕重之間裁奪無一毫人欲之雜有以極其至精而不與其偏有以物其宜所以為今之法令使人知所趨避而不陷於刑辟之意而其重者雖或至於殺人而其所以殺之者原非得已而語其實則皆適得其宜所以為天理之公不偏不倚威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安排矯強任其私智之所為也此所謂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以大本之立為達道之用者也雖以天下之大其一出臨上聽其主下庶乎民功成於一時而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　是故為治必貴於貴而貴未易知也必察其存詢動其訪問於無事之時擇校取之而後參伍其才較量其能於有事之日則得以集精其察其來之心誠則護士必多其為時既久則識材必富自重者以身未有貶位而無職則舉幽隱以相告千里者以否令之表率也惟為其責任使得以自効明賞設罰使知所自勉夫如是是以大法小廉守而利無不興害無不除矣監司所以必得其人也　○朱子曰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誅戮至於殺人而其反覆丁寧惻怛不少衰抑其反覆於輕重之間裁奪無一毫人欲之雜有以極其至精而不與其偏有以物其宜所以為今之法令使人知所趨避而不陷於刑辟之意而其重者雖或至於殺人而其所以殺之者原非得已而語其實則皆適得其宜所以為天理之公不偏不倚威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安排矯強任其私智之所為也此所謂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以大本之立為達道之用者也雖以天下之大其一出臨上聽其主下庶乎民功成於一時而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　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不知其賢於遠是於少而不知其多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遺於寡是於一人而遺萬夫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遠於易是於一事而遺萬事其用之者又或得之淺而不知其深於小是於一節而遺全德其取之者又或得之偏而不知其全於一長是於一官而遺眾職其任之者又或得之私而不知其公於一己是於一時而遺萬世其為心術之蔽為治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漠然不以為意而不知其為天下之大非一日之積不以為短暫之事而不知其為天下之重非一手足之勤所能勝任而愉快也古大臣身任其重不能博一己之見其所薦引必資眾賢相助為理然後事無不舉而功業可成也降及主心邪僻國是看偏待於賢只相助為理然後事無不舉而功業可成也　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有素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細利害紛挐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臧心素著則其得之多贏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繳而敢進則無蹈躐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定其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人恥以貪競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閉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人恥以貪競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閉而吾德脩○朱子曰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舉無所不除　此言舉利除弊之道在於用人也朝廷設官大小相維有監司以稽列郡之得失有郡守以察屬縣之治否而監司之賢不賢

子論備荒之政也。理財用。人國家急務。而以語備荒之政。尤不可不講。其源而防其疏。夫量入爲出。度支每歲會計固宜以增節財用爲心。而官吏轉相倣效。以啟於上。致有浚削之擾。則積歲之間。所儲少不能抵時發斂以爲備。是以宜寧其轉。出國事稽能明延。推行恩私無非以愛惜名器爲念。而賞功者固遠以圖僥倖。違有不當得而得之官。則費歲而愚蔽不能爲之。況地不能爲之。困而救荒有備矣。○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則選其賢者能者使其居無異處。而不相雜。明綜理纖密。未有見其人者。益微惟是賦敵珠來。可寧責此外。則他官而矯敵所事事爲。吁可假也。○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而不縱恣。所以平時。

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古人之政。其藏於稱道而觀之。如發政施仁。惠保鰥寡。必先於四民之無告者。其爲慮至詳且悉。乃去所害。故必當有規矩準繩。以啟於上。致有浚削之擾。則積歲之間。所儲少不能抵時發斂以爲備。是以宜寧其轉。出國事稽能明延。推行恩私無非以愛惜名器爲念。而賞功者固遠以圖僥倖。違有不當得而得之官。則費歲而愚蔽不能爲之。況地不能爲之。困而救荒有備矣。○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則選其賢者能者使其居無異處。而不相雜。明綜理纖密。未有見其人者。益微惟是賦敵珠來。可寧責此外。則他官而矯敵所事事爲。吁可假也。○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而不縱恣。所以平時。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七

朱子

君子章句上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君子行身自有法義。故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法者人道之則。義者天理之宜。君子之身。循法義而行之。固不過爲襲激以求苟異。而亦不曲爲依違以求必同。夫是以異非民俗。同非徇衆。而所行倒不臧也。○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辭受者取予之宜。出處者進退之節。士大夫爲人羣所歸。每觀其所處以相則效。故辭受出處不得已而爲學。則日積月累。身之事已也。隆遇則風俗化之而益貪汙。則風俗做之而義得失之間所關非細。无不可以不謹也。○朱子曰。反己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學以爲己。君子何嘗有躐外之心。然誠反諸己而實求所爲。學則日積月累。講論久而涵養深。異時才全德備。充於中而信於人。自不患於不達矣。然則人亦求其在己而已。○朱子曰。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臞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人執不貪富貴而慕榮顯。然有定分。非因非貪慕之私所得致也。人執不愿貧賤而畏臞患。然有定數。臞非巧力之能所可辭也。人亦盡其在己而已矣。○朱子曰。先儒解孟子詘詘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喈喈言之貌。此自然之理也。若夫喈喈之爲務。用力勉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民食爲天。而務農乃所以足食。故曰自然之理。然而用力趨事。有勤惰遲速之不同。所得亦有多少之異。此皆理之自然而然。生謀食者所當勤力趨時。毋或忽而不察也。政其所以施於饑寒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斂

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愛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難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閒者。亦未必得。端愨抱而況統遠卑賤之人乎。人惟自是其智故不嘗善言。先儒解論語論二字。且是此意。今世上所親如倫不見情況其統緒事乎。大凡談多聞之士。端見識卑陋面諛之人。半雖有愛人憂國之心。亦何濟於天下事哉。○朱子曰。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彰善癉惡爲政者之急務。若不問其理之是非。情之曲直而一體待之。則是善者孤抱其志。業不得伸。而無以爲勸。惡者行險徼幸可圖苟免。而無以爲懲。以此爲能持平。乃所以大不平也。○朱子曰。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所存若不能精致誠正以修其身。而欲求其國治而天下平。也豈不難哉。故曰。內聖外王其道一。故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所存若不能精致誠正以修其身。而欲求其國治而天下平。也豈不難

當憤面示人以知足之意也國家命官職事自有定分官卑而職薄者舉不快意於己而不已奉乎倘不知是固生民觀之心盍所得無議矣此懷名喪節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然則一命之士慎勿急於躁進以貽悔辱之辱之　○朱子曰道之屈伸自關時遇區區人謀豈能爲力道之將行將廢自有實爲之故關邵關平時運也區區人謀或使咸尼豈能爲力徒守遠之君子其必有以自處矣　○朱子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仕哉行藏安於所遇故人生各以時行也若必有挾乃可以仕則世之希榮慕寵遂遂干謁者何所不至哉　○朱子曰若夫遲速聽之適然居一日之官則思稱一日之職晉樂毅心而安以俟之此爲樂位則行不願乎外而盡其所守者也　○朱子曰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斷出處乃士人立身之大節不可以苟也進以禮則無苟趨之心揖讓辭遜者禮之實也退以義則無貪位之念果決斷斷者義之用也此雖進而昌遇君子所以得出處之正也　○朱子曰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謀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　○朱子曰賢人君子立朝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聖賢不以濁亂爲高而以忠君愛國爲志故朱子論之以爲士大夫出身事主將以平昔之學見於致澤之用則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而於吾身親見之惓惓然望其成之行者之聽也至於謀不行言不聽不得已而潔身以去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有不得不然者而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古之聖賢樂天知命其處去國之時不能無慨然者如孔子之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最切爲深憂遠慮而歸三宿而出境孟子之於齊王亦然皆是此意程子所謂臨大事而見識量高力量大但見無下手處若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人當識事理不爲私欲所累胸中悠然望其成之行者之聽也至於謀不行言不聽不得已而潔身以去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有不得不然者而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古之聖賢樂天知命其處去國之時不能無慨然者如孔子之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最切爲深憂遠慮而歸三宿而出境孟子之於齊王亦然皆是此意程子所謂臨大事而見識量高力量大但見無下手處若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人當識事理不爲私欲所累胸中

平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　○朱子曰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職有大小而仕宦一也但隨其分之所當爲而不以得失爲念則自己之職故雖有所不屑也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人當識事理不爲私欲所累胸中

古之君子進而後入不入而後去今身在山林倘恐不能自主況朝市膠擾之城乎學問既是力可任人家國之事故古之君子必是已

而後入官至入而後去則無及矣山林之事小市朝之事大今身處山林倘恐識力未親於事之來不能

自主況市朝之域百務繁雜利害紛拏倘能免不爲諂墮乎士固有不學來仕至於臨政而後學則已晚也　○朱子曰賢人君子立

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賢人君子立身朝則思行其道未嘗一

日忘天下之憂故念有所獨追也居其位則必稱其官不貴一日曠

在己之職故雖有所不屑也　○朱子曰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職有大小而仕宦一也但隨其分

以盡所當爲而不以得失爲念則自己之職故雖有所不屑也

無花非安身之地矣苟存一患得失之心是以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尚可言哉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人當識事理不爲私欲所累胸中

常若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皆可酬其自然而隨遇而安無適於己矣知是可以希聖賢矣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

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　平世無事變之變下位爲易稱之職下遭其時處其

地視天下之事真若容易幹辦無足爲者及其身居

大位任事責備雖以事會之來前迫後艱安危治亂之機患罪枉直之辨一舉手

一投足多日無知何者非當盡心力以大但見無下手處若

夫正論養息吾燕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　正道貴息異端盛起人皆習爲阿諛之

論而晉臨深孤正當凡事詳密不至疏

已　○朱子曰學仕是兩事然卻有互相發處學以治己仕以治人固是兩事然明德必兼新民則當其學也講求是非亦

所以資仕之用行道者未善豈足爲名教之干城哉　○朱子曰

實有互相發處也　○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人倫莫大於君親事君

即所以事親也況彼知自盡誠不敢經畧以召悔委曲之苦心務使誠以孚悉調護之全力

峰以守暨加之若不敢不敬不敢經畧以召悔委曲之苦心務使誠以孚悉調護之全力

縱之而我無可隨之處乃爲盡善耳若輕教妄動或過爲激烈之行則我之所以

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斧其根鑿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擊鼓以逐虎不若乘其

方睡而殪之之速也言欲去奸邪者必當絕其根源鑿其塹之未成而早爲之所如人之伐木斷其枝葉則未遽而復萌矣不若斧

去其根則木無復生也如人之鑿水捍其波流則奔衝而必決矣不若直塞其源則流無所出也如人之逐虎

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沈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有材之士生於窮荒下邑僅若通而固窘卻

宜無以自振也況彼知自貴重則不肯苟且功名若世求合或陷於貪鄙或

辭於簡畧士師三黜魯國貧賤沈以終老已耳安能及究其所有乎　○朱子曰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讀書則必訓說以明其理修身則必

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此

後世仕進之不正由士其意於始進始進以正而處有守者出亦有爲自開道路而不切求下教爲己之實功則有陵躐僥倖而反至於臨閑者矣故以循規矩爲要也誠之爲之而驟責之道得矣

君子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讀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羞

深恥之。　身親力行方爲篤實之學若徒精其論說而返之當身茫無實見是不
耳剽竊之功以師人之觀而已君子益深以爲恥而必求躬行之有得也　○朱子曰。有害德之智而處之若愚。蓋大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一
有河漢之辭而守之若訥。胸有害物之害而不以日多。詞有翻覆之辯而所棲悔於吾心也。　屈於當時者伸於後世以公道自在人心也。使世苟不公則雖賢奚以而處之若愚者恐其傷於察也。有河漢之辭。能溝通而不竭矣。而守之若訥。恐其近於躁也。胸有害物之害。若一計利害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初不論其事之當否者。惡深末而遺本也。詞有翻覆之辯。文章擒縱矣。而不易其出者。恐務華而鮮實也。此皆機於日新之學也　○朱子曰。論事祇當
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天下事以理言之則有是非。以勢言之則有利害。然合人處事止當以理爲斷。是則爲之。
非則改之。而利害初不暇計也。若一計利害。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初不論其事之當否。
與不當爲。是入於小人徇欲之私。而不平矣。賢哲處此之正矣。　○朱子曰。唯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躁暗。　人之性氣不同。謹密者寡過。有餘而強毅不足。故多退避。俊快者明敏有餘而敬慎不足。故多躁暗。
學者當知剛克之道也　○朱子曰。天自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
自取。人之善惡。其類既分。故天之所報亦異。然則福
之來豈非人之自取乎。爲不善者可以知所懼矣　○朱子曰。人自是不可以無恥。不必引堯惡好義之言也。孟子
曰。恥之於人大矣。蓋以駔者人所自有。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人自是不可以無恥。不必引堯惡好義之言也。　○朱子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無所爲而爲之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
盜惡好義以爲言。則似於義盡好義而後有。使不必堯者力耳。然以小人之意。必求利於義。
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　處天下之事不可爲此又智者之所深懼也。然則欲事之速成。人自是不可以無恥。不必引堯惡好義之言也。　○朱子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無所爲而爲之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
無大小人皆樂害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改之意也。　事欲速則於人之言不論事實但當一一聽受斯
人亦樂告以相告。若必計較辨爭。則未免有變奮顏色。徵見於外。大非容受之意矣。人亦孰肯觸其怒讓而進以逆耳之言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嚴莊。不可倨侍。恐予昏怠。出
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　此朱子戒子之言也。端莊凝重者敬也。倨侍昏怠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攝其精明之用。而昏情意氣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其德性之良。而邪辟疏忽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其德性之
君子非敬日強安肆日偷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世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
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　聖學失傳而道術爲天下裂。世之醇慤者。既以記誦爲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纖悉瑣碎之間。故書愈多而理不明。則愈之。
敏秀者。又以綴緝爲事。其所用功不過綴緝辭藻。組織對偶之末。故文愈工而去道愈遠。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
也。知覺運動者。氣也。仁義禮智者。理也。氣雖而理精。也。學者於此苟能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則必有以全乎天之所
賦。而踐形盡性之功。自不容已。不然。是以有生之同。而反自陷於禽獸。不自知。已性之大全。而流於偏與闕也。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自聖學不明。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詞章。愈勞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說愈高。
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則日進乎高明。而人欲則日流於污下。君子小人之分。不在於此。故曰。聖人之學。
無大小人皆樂告以有過。則害之意也。　事欲速則於人之言不論事實但當一一聽受斯
古人用功之事功。而今之讀者以干祿。所學已
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　聖學失傳而道術爲天下裂。世之醇慤者。既以記誦爲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纖悉瑣碎之間。故書愈多而理不明。則愈之。
敏秀者。又以綴緝爲事。其所用功不過綴緝辭藻。組織對偶之末。故文愈工而去道愈遠。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而流於偏與闕也。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自聖學不明。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詞章。愈勞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說愈高。
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則日進乎高明。而人欲則日流於污下。君子小人之分。不在於此。故曰。聖人之學。
無大小人皆樂告以有過。則害之意也。　事欲速則於人之言不論事實但當一一聽受斯
人亦樂告以相告。若必計較辨爭。則未免有變奮顏色。徵見於外。大非容受之意矣。人亦孰肯觸其怒讓而進以逆耳之言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嚴莊。不可倨侍。恐予昏怠。出
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　此朱子戒子之言也。端莊凝重者敬也。倨侍昏怠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攝其精明之用。而昏情意氣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其德性之良。而邪辟疏忽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其德性之
君子非敬日強安肆日偷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世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
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　聖學失傳而道術爲天下裂。世之醇慤者。既以記誦爲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纖悉瑣碎之間。故書愈多而理不明。則愈之。
敏秀者。又以綴緝爲事。其所用功不過綴緝辭藻。組織對偶之末。故文愈工而去道愈遠。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而流於偏與闕也。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自聖學不明。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詞章。愈勞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說愈高。
人之事無以自見。其流弊也。老佛得以其說蠱之而殘非其理當的得以其術中之。前事非其事良彼之能病我。我實我自受其病而何暴乎去道之遠也　○朱子曰。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全不無。至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　聖學失傳而道術爲天下裂。世之醇慤者。既以記誦爲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纖悉瑣碎之間。故書愈多而理不明。則愈之。
敏秀者。又以綴緝爲事。其所用功不過綴緝辭藻。組織對偶之末。故文愈工而去道愈遠。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而流於偏與闕也。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自聖學不明。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詞章。愈勞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說愈高。
人之事無以自見。其流弊也。老佛得以其說蠱之而殘非其理當的得以其術中之。前事非其事良彼之能病我。我實我自受其病而何暴乎去道之遠也　○朱子曰。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全不無。至
人用功之事功。而今之讀者以干祿。所學已
人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　此朱子戒子之言也。端莊凝重者敬也。倨侍昏怠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攝其精明之用。而昏情意氣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其德性之良。而邪辟疏忽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其德性之
君子非敬日強安肆日偷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世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
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　聖學失傳而道術爲天下裂。世之醇慤者。既以記誦爲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纖悉瑣碎之間。蓋自末反省察而證以
人之事無以自見。其流弊也。老佛得以其說蠱之而殘非其理當的得以其術中之。前事非其事良彼之能病我。我實我自受其病而何暴乎去道之遠也　○朱子曰。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　務爲巧語以說人者。蓋於爲人其心已偽。況纖變之至邪僻險躁所不用其心。其爲易入邪徑也。執不甚於此乎　○朱子曰。學者

675

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念輕矣。志士固守其窮常念斃不能自置溝壑而不悔孝者亦時存此念則見道義爲重死生爲輕而出處之是自有所不暇矣大事於死生不動念況其他乎以下是知書人爲學志不可以不立而守不可以不固也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俯埋而於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也。比於二者相去之遠。學與不學之爲耳。可不懋哉。

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古今只有天理人欲兩途。出乎此則入乎彼。彼自用之公私。此自心之情僞。大公無我。循理而用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徇己。下至於流之民。同歸無復回照之日矣。天下民之去善人若子。遠矣。均此困學之人。而勤惰一分。其成也若此。其洗也若彼。何如是霄壤也。所爭止在學與不學耳。二者之間。惟人自主。學則可不勉哉。　○朱子曰。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以博觀爲外馳。則遺乎外矣。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則遺乎內矣。此其見各有所偏。皆學者之大病。蓋存心者必以致知充其用而致知者必以存心立其本。此皆學道而學之功缺一不可者也。　○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宰也而抗之使高。本卑也而鬱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人苟以是章聖學懷妒蹈此弊矣。　○朱子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讀書之意。欲有以明此理而已。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宰也而抗之使高。本卑也而鬱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人苟以是心讀書。不惟以蠹文而已。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古今只有天理人欲兩途。出乎此則入乎彼。彼自用之公私。此自心之情僞。大公無我。循理而用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徇己。下至於流之民。同歸無復回照之日矣。天下民之去善人若子。遠矣。均此困學之人。而勤惰一分。其成也若此。其洗也若彼。何如是霄壤也。所爭止在學與不學耳。二者之間。惟人自主。學則可不勉哉。　○朱子曰。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以博觀爲外馳。則遺乎外矣。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則遺乎內矣。此其見各有所偏。皆學者之大病。蓋存心者必以致知充其用而致知者必以存心立其本。此皆學道而學之功缺一不可者也。　○朱子曰

朱子曰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見物皆道之所寓溥博亦學者工夫而古人又有玩物喪志之戒者乃爲事求多聞而不切己者言之耳學者遠求而尋索於外而忘返心之存焉者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親者放當如救火之急卽時撲滅也私慾迷惑於平日勢如水之之盛而不可禦也○朱子曰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懲忿窒欲一時勢如火之方張難以遏止不留望之將有忘身以及滑溢暗長不留望之將有玩細而不返者故當如防水之決隄時堰塞也此治其末之力也若正其本則末自治是在學者加勉之矣○朱子曰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猶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吾心之知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識當無窮之義理必不能盡知而盡識之此卽求之言語之間猶不能必其皆合於理而無差況實體之於身見諸事業而能必其皆合於理而無差哉此卽上文所謂於義理而無失哉此看子所以勤勤懇懇以爲躬行之地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八

朱子

德行章句上　凡二十九章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固非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感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德行之於人也皆性所自有不假外求道所當爲不容他求故以是理而自得於心則謂之德以是理而實踐於身則謂之行因非有所造作增益能使之然乎天所與我之理而已誠能實用其力以進德躬行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治人以及天下國家無不本於此矣此可知德行之所係甚大而古人立教必以此爲先者職此故也○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陳氏曰德行固超近者好爲高難不知學者立志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以遠大自期然究之聖門教人何嘗日事高遠令觀其所以親切指示者極平實之表此有道君子所以深以爲憂然亦何嘗束書不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古者道學昌明之日學者皆知修身理性爲切己之務自漢以來道學失傳學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則不知躬實用心之所在無由自得於語言文字而徒以爲道不外事以求理者也教者學者一意是往安得不循迹象修使體察故雖之氣自然不蔽身體而淨盡消融乎○朱子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職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藝居終日德邊業修而慢暴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蓋在孩提時慣有訓導整齊之法況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自出就外傅以至於成人之日乎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以爲道不外事以求理者也教者學者一意是往安得不循迹象修使體察故雖之氣自然不蔽身體而淨盡消融乎○朱子

4311
677

曰。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麤無所不講。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眞實。學問之道不外知行。而必以知爲先。故聖人之教人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所以致吾心之知者功不以倦。篤行則惟期其篤。而行則惟期其篤。而所以然者理有巨細精麤。或疑於巨而遺其細。則於麤而失其精。是理有未窮。無以爲力行之地。必究極問思辨之功。累積而理之巨細精麤無所不講。然後知日進於高明。胸中光輝明徹。融會貫通。而卽其所知之理。見於踐履。服行之間。頭頭是道。解妄而無一事之不實矣。此聖人之教人所以先致知也。○朱子曰。疑貳則差。先王之制爲卜筮也。至誠而不可與瀆。至敬而不可與褻。故聖人之教人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所以致吾心之知者功不以倦。而無不盡。心疑貳則鬼神亦親以疑貳而差。篤行則惟期其篤。而行則惟期其篤。所以然者理有巨細精麤。或疑於巨而遺其細。則於麤而失其精。卽事卽理。以此心而應彼事。以此理而處彼事。隨其所知之淺深。而各盡其力行之實。是理有未窮。無以爲力行之地。必究極問思辨之功。累積而理之巨細精麤無所不講。然後知日進於高明。胸中光輝明徹。融會貫通。而卽其所知之理。見於踐履。服行之間。頭頭是道。解妄而無一事之不實矣。此聖人之教人所以先致知也。○朱子曰。修德多由此而進。學術數之事也。○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雖爲小子而設。然修身之法實備乎此。若義理精微。莫詳於近思錄。學者循序以求之。則操功約而得效多。由此而進。學術數之事也。○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雖爲小子而設。然修身之法實備乎此。若義理精微。莫詳於近思錄。學者循序以求之。則操功約而得效多。而機緣多由此而進。孝於聖賢不難矣。○朱子曰。吾人幸得編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世。聖賢垂教。凡以啓牖也。吾人生聖賢之後。於遺教。苟有所聞。安可不推之以拯人心之陷溺乎。卽使吾道屈伸自關時運。不得大行於當年。亦當有補於後世。惟存此拯溺之心。以對聖賢而已。○朱子曰。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未之自邇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究達之言皆所以明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意又無非推究天地之理。學者必因其言以求聖人之意之所在。必因其意以達天地之理之所存。循循然自邇及深。而遠及遠。一大宗有次第。非可欲速迫切而妄希其得於旦夕也。○朱子曰。夫如是。豈以浚儲經旅。審熟詳明。而無躐等妄進之弊。蹴然後若必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書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及一番工夫經歷底深。審熟詳明。不失之躐等不說於吾言以期我甲下通自得之效。然後理明心正。而天地聖人之意可得而見。如是。學始有得。非固舍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蓋必因其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而吾心之所以爲學者。不外是焉。○朱子曰。易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包含大悉。但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卽有此象。有此象。卽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趨。大易一書。具有義理象數。而源委入門互相發明。不待弟子之疑而問。而弟子之疑。無所不入。蓋大抵有七八九六之別。及人以書畫。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方版也。簡冊也。聖賢之言具載於此。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竭盡而無遺矣。又有近世先覺之人爲之指其門戶。以引其入。表其綱領。以振其遺緯。使學者因已竭盡而無遺

勢而日新已甚矣則亦何益之有哉　○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壓飫久而漸有得焉則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　平易者下學之規高深遠大者上達之境理本相通而教必有序者也人惟潛心於高遠故於平易之地每厭不足爲不知自平易處能講究討論以明之積慮潛心以求之則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壓卜學即是上達之基學者不可好高而厭卑也　○朱子曰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何爲　聖賢之書文辭字義無非道之所在也學者講究討論解釋精詳務使字義之間各得其指歸宿者正欲於文義理有以知道之所在而語其所以然耳若道之不察而泊泊以解釋爲能則流於訓詁章句之學矣君子奚取焉　○朱子曰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　爲學必有其序修己爲本爲己而後可以及人也窮理爲先達理而後可以制事也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之書多求人以爲己切實工夫學者服膺而有得焉則心定而義理易究次及諸經緯中所言之理精蘊畢具讀之可以窮理然後看史則史所載之事是非得失瞭若指掌所前以我證會非以書博我者也此學之序也　○朱子曰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近名之心勝則凡所學未免以外爲人而無近裏切實之功此學者之通病故必就其務實而少近名處本原既正而德業可成斯爲佳耳

德行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朱子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　天道風雨雷霆無非至教所寓聖人聲靜語默無非至德所形學者但就其間體究則知聖人之教固皆可師會參知天之不必以言請求也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理密乎物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其精蘊莫詳於聖賢之書學者所當由是以求之若欲簡約而可以易知易守者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蓋四子之書頭緒雖多而本原則一近名之心勝則凡所學未免以外爲人而無近裏切實之功此學者之通病故必就其務實而少近名處本原既正而德業可成斯爲佳耳　○朱子曰學貴適用而無不在其中也　古人爲學內以治其身心而外以措之家國天下要以適於用者爲貴耳若不適於用而徒爲口耳講說之學是醫之甲未學也烏足貴哉　○朱子曰自近精實天下之理

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竅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聖賢教人本有次第學者忠信莊敬持養以之始也既端其始而又博覽精詳以觀其實而致其知則爲學之序得矣然理本易明其端切無難知而及其至有終身行之而不能盡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是故學非推源而知之難而躬行心得之難至於知行合一則支章性道一以貫之幽子貫於得聞性道後而深有歎也　○朱子曰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經者載道之書也辭者所以達乎意也辭不得則意不明故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然則辭其可忽乎哉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

暗則難測　幽朱子謂知人之法而推究於陰陽剛柔之分也天地之間理不離於氣而氣有陰陽剛柔之分理則無形氣則有象有象者易見無形者難測實舒必明明者陽剛者陽陰者柔陰者陰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盡百世不能易也　承上文言陰陽自然之理本皆如是故易之爲書所以道陰陽也聖人有見於其理而作易遂以陽之象爲君子凡言君子者皆取諸陽以陰之象爲小人凡言小人者皆取諸陰言雖明本無二理造化之與人事未有不相通者而萬物各肖其形善惡之與邪正本有不從物者聖人之所以通於百世而下莫有聖人復起莫之能易也　余嘗觸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震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淇鄂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蚋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諂媚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易之爲記昭昭如天朱子自謂窺測此說以觀天下之人而得君子小人之辨真君子明明而易知凡其心跡光明正大文明宏暢海涵無際芥可疑絕正大氣象疏暢高遠如青天白日人皆得而見之如高山大川人不得而蔽之有威可畏而人不敢犯有澤及人而功不尸如雷霆之震威而雨露之爲澤有見於外而德不矜如龍虎之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見人必爲君子何也君子篤厚之德也而其所謂小人者則果明而難測依阿以取容佞諛以苟合是非多回互隱伏如蛇蚓瑣細如蟻蚋變詐百出而下賤有盜人復起莫之能易也　余嘗觸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震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淇鄂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蚋變詐百出如盜賊諂媚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易之爲記昭昭如天朱子自謂窺測此說以觀天下之人而得君子小人之辨真君子明明而易知凡其心跡光明正大文明宏暢海涵無際芥可疑絕正大氣象疏暢高遠如青天白日人皆得而見之如高山大川人不得而蔽之有威可畏而人不敢犯有澤及人而功不尸如雷霆之震威而雨露之爲澤有見於外而德不矜如龍虎之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見人必爲君子何也君子篤厚之德也而其所謂小人者則果明而難測依阿以取容佞諛以苟合是非多回互隱伏如蛇蚓瑣細如蟻蚋變詐百出而下賤有盜人復起莫之能易也　○朱子曰知天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湛明純一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則自然之理自然上達而所得愈高遠　君子之道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者惟循循下學愈卑近愈有實地久之自然上達而所得愈高遠若初不求近而專高遠是舍下學而求上達徒見其功之難至而終不能有所得也已矣　○朱子曰

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楊氏之文）

遺逸之隱被問賢者未能免俗然使能學爲文以取科第則小矣是亦結繩而治之意（先有以立乎其大然後出而應之時內重而外自輕得失榮枯何所係累此則賢者之所以異於衆也）○朱子曰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釋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提之而不敢輕讀也（論孟勤讀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備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揣摹之爲實也）○或問看史之法朱子曰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聖賢修己治人之要其備於經學者必先窮究以得其指歸之所在然後因而觀史則是非邪正卓有定見而臨事處變自此出焉斯無憒於上下有稽於天地而斯道不至梁謬也故孔子嘗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又曰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爲深切著明也）○朱子曰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硫昜渡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攝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讀書而曰量字約字則失之硫昜或躐後亂還彼此約字求「經極高妙而於實理無得」亦浮泰而不切著明之意）○朱子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也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閒而其心未嘗不在焉及其學之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從容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心者神明之德而應物之本也君子養心之道自其始學即循循規矩以養事於下學上達之功造乎道者又之根本而爲文者不可不裏於道也）○朱子曰學者取以自匡耳苟無緒致之功爲足與聞聖賢之言哉（學者必先求此心講明義理而後旁覽諸史以廣聞見若靡經心之要統昜則閱閑不密渡昜則論議昜疏亦何益於始學者所當知矣）○朱子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閒而其心未嘗不在焉及其學之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從容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心者神明之德而應物之本也君子養心之道自其始學即循循規矩以養事於下學上達之功造乎道者又之根本而爲文者不可不裏於道也）○朱子曰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硫昜渡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攝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讀書而曰量字約字則失之硫昜或躐後亂還彼此約字求「經極高妙而於實理無得」亦浮泰而不切著明之意）○朱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一名夫溥者見淺深在學者取以自匡耳苟無緒致之功爲足與聞聖賢之言哉（理得於心而假文字以傳之故文足以達吾意言足以發其義理則其人之是非自見非可以成敗論也若左氏之說卜都其事之成敗以論其人之是非而全不本於義理之正此其所以爲病而不足取信也）○朱子曰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之所以體道史以紀事道者事之說事者道之用也未有用而不本於體者故凡爲舉經宜先史次之（統事之綱目）○朱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一名夫溥者見淺深在學者取以自匡耳苟無緒致之功爲足與聞聖賢之言哉（理得於心而假文字以傳之故文足以達吾意言足以發其義理則其人之是非自見非可以成敗論也若左氏之說卜都其事之成敗以論其人之是非而全不本於義理之正此其所以爲病而不足取信也）○朱子曰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之所以體道史以紀事道者事之說事者道之用也未有用而不本於體者故凡爲舉經宜先史次之（統事之綱目

無樂之益。而不得其正。徒勞憧擾。張弧懸鵠。期必中的。是豈知道者哉。近世關氏與夫王畿之流。名爲體認天理。其論亦有近似之者。又當察也。○朱子曰。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睡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深靜者誠而已矣。人未有誠而不明者。故觀人之失在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睡觀明。則自處於靜。而觀動則自處於深。而觀淺。自處於靜。而觀動。則自處於深。而觀淺。自處於靜。而觀動。則自處於深。而觀淺。自處於靜。而觀動。

聖賢學問有得於心然後發而爲言卽今簡册所載其所以垂教萬世者無所不備學者
受其書而讀之以我之心見聖賢之心則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此而在矣夫豈盛德求能
○朱子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此未入讀書之法也讀書須期有益人若能存誠主敬以實求我之身心性命而以之觀書則書中之所言皆足以證我之是非得失有□我而皆趨緊要處我得書而啓發實多豈不開卷有益若□心浮氣
徒欲務書之事逐字句以博我見聞卽在我之用處皆無益於書之切近緊要無以異
止知爲書離書時我又自爲我徒覺開卷而茫然無得耳讀書者可不知所
○朱子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
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閑念而作狂矣聖人生知安行固無待思勉然聖人未嘗自見爲生安也使聖人有自見爲生安之意則乾惕之心少而繼時之氣益是閑念而作狂矣其何以爲聖人哉○
朱子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
斯道爲神然學者猶能精於擇
自知申商韓老之學於道矣
○朱子曰異端害正倘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
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
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井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
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君子之於異端固之基嚴然所以闢之亦自有道儻吾學不明則彼得因其間以亂吾眞乘其隙以攻吾短故必洞見天命之本原純乎不雜然後據吾理以折彼非而彼非自知申商韓老之學於道矣
○朱子曰異端害正倘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
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
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井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
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君子之於異端固之基嚴然所以闢之亦自有道儻吾學不明則彼得因其間以亂吾眞乘其隙以攻吾短故必洞見天命之本原純乎不雜然後據吾理以折彼非而彼非自知申商韓老之學於道矣
○朱子曰異端害正倘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
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
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井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
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君子之於異端固之基嚴然所以闢之亦自有道儻吾學不明則彼得因其間以亂吾眞乘其隙以攻吾短故必洞見天命之本原純乎不雜然後據吾理以折彼非而彼非自知申商韓老之學於道矣

朱子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
火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謹者不易之理所以處常權者隨時之宜所以處變安常而守經變通貴乎衆人若遭變而行權則非大智大賢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鮮有不失其正如舜之處父子伊周之處君臣此豈衆人所能及也○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遞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
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謂五典謂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禮者五倫之節文也典禮皆天敘天秩之理禮者履此而知吾性之是本可謂深切著明極處而無餘蘊矣學者之踐履端在於此以求盡其性以至於與天地同其悠久大抵皆以孟子爲法也○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遞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
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謂五典謂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禮者五倫之節文也典禮皆天敘天秩之理禮者履此而知吾性之是本可謂深切著明極處而無餘蘊矣學者之踐履端在於此以求盡其性以至於與天地同其悠久大抵皆以孟子爲法也○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遞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
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謂五典謂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禮者五倫之節文也典禮皆天敘天秩之理禮者履此而知吾性之是本可謂深切著明極處而無餘蘊矣學者之踐履端在於此以求盡其性以至於與天地同其悠久大抵皆以孟子爲法也○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
之必可恃義理者天理之當然故必當爲而不容有所疑亦人心之同然故
參可恃而不必有所疑然惟君子爲能知之而小人則有不屑也○朱子曰
身推類窮根漸次綿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足方是講學之地義利之辨不明則自欺入門處占聖人諄諄以此示訓正欲人於幾微之間見得明守得定方可以講學討論而爲進德修業之地也○朱子曰
定然後可與爲學學者當深察其言而反以求諸身推類至盡窮極根原務使見利之心漸次銷除不至滯溺昏昧而日用之間處己待人事事接物全在義理上立足如是則本體清明德性堅定方可以講學討論而爲進德修業之地也○朱子曰
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道一而已師舍是則無以爲教弟子舍是則無以爲學故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吾夫子集羣聖之大成而親受其道固宜其德之至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
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
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森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序
子存居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所爲實
其有異妄之別也老子曰道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乎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天命於人爲性渾然不動之中而民彝物則萬理事具無不實及其感而遂通則於日用倫常事物之間莫
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靈隱晦體用俱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知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及
乎高明而其見於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
體有萬殊之用渾然具備務底於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無偏倚之知則向已放君子於此智雖足以推極高明而指之言行則未嘗不超圖乎中庸之中不易之道豈能使之然蓋高明中庸原於天命之本然舉於人心之固有實無異體故耳○朱子
曰董仲舒不及陸宣公而舉問過之張子房近責老而隱晦不露董仲舒漢時人陸宣公唐時人二人皆賢者若論其才則董之溫厚不及陸之英發然董之學問醇
粹少疵則毓咯爲尤博張子房亦漢時人見衛近於黃老而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
所以執主心如轉丸幅裂體解而不顧者可不謂貴朱子之言其諸公之定論矣
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並仲舒嘗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所以自立者甚高故至今稱之董仲舒於大體處未能打透雖自命儒者究與不及古人者正以一心爲道義又一心爲功利剖於大體日削近小其病日削近小
市井豈何○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爲法馬援嘗戒誡子孫謂聞人過失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此
以異說

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人之所論看義利之大分而已惟武侯生平論治論靜其事主則義利之大分惟武侯知之豈他人之所能及歟）○朱子曰孔明擇婿正得魏文奉身謂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緝熙之功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專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程氏正叔論學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也沈晦謂學必不能以速功立業非明擇要歸緝熙之功安能如此）○朱子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治出於一者法制禁令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緒政事禮樂達於天下指出於二者擊名文物正以所其機盤酷烈之爲故繼禮樂爲虛名歐陽子之言實是至論然政事禮樂固出於一而道德文章尤非二物未有道不本於躬行心得之實充積於中則以吾心所固有之理應事接物隨感而發是道德之實充積於中而文采自然煥發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六經皆古聖賢之文可謂盛矣然皆緣道作有意學爲如是之文故載道之實不足觀者如是是以聖賢之心既無一念之蘊而植其精明純粹之質以傍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者如是之文豈不可觀哉）○朱子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模寫其髣髴於言語也（人之氣象乃道德之符聖賢之道德而識則氣象亦可遡宮墻肯綮於道之所蘊者造之已至與聖賢默相契合雖不即之而無疲勞之病本見安能識其分量而辨其端的乎所謂惟聖知聖者此也始學之士所見者淺中有得至於觀之不生疑惑之端則聞聽等之學爲可以語此故欲尊聖賢又當爲切學明也）○朱子曰學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不害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學人之心理一本而已無人欲之私以雜之故動靜如一皆其理之所固然之理亦未嘗亡不以動而無靜也及其寂然凝聚之中而萬理具焉感而遂通之際而萬理行焉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朱子曰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爲本世間好多深計也（誠意正心本於窮理家國天下本於修身故明理爲切最爲吾學本源之地至於世間得失正當度外置之使誠年不足誠我有以定其內力而考古大人體立用行之學也）○朱子曰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師取法焉其行有聞於世而師傳所自莫或知之蓋有足深信之所自獨以河南明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若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茂叔作太極圖說及通書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師傳所自莫或知之蓋有足深信之所自獨以河南明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其淵源可槩見矣平於曾皙吟風弄月所以指乎孔顏樂處者周子不言程子亦未嘗明言後世固不可得而悉聞也）○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此引程子之言以明主敬與致知乃學者之切務而立身之本進步之階於是乎在況主敬則知日益精致知則敬日益篤二者之功又交相發而循環無窮也）○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不得比於三代之隆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是其智也至邁道之民有願公侯制延活百姓之語非仁而何遠人聞邊隊非勇而何體其爲智爲仁爲勇固不止此而即此三者觀之亦見其大概矣公誠宋之賢輔哉）○朱子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純於敬而不苟則衆邪自閑一誠無間久之涵養從容超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程氏正叔論學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也沈晦謂學必不能以速功立業非明擇要歸緝熙之功安能如此）○朱子曰世俗淺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於務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卓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世俗既良士不知學讀古人書不盡誇多鬪靡博利祿以爲人耳剽竊有意於己者則又墮於空虛之邪見不知循序致詳虛心從容體驗至於浹洽而貫通然則士不知學又豈能合內外結盡以驗效於有成哉）

吾儒章句下　凡三十七章

朱子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模寫其髣髴於言語也（人之氣象乃道德之符聖賢之道德而識則氣象亦可遡宮墻肯綮於道之所蘊者造之已至與聖賢默相契合雖不即之而無疲勞之病本見安能識其分量而辨其端的乎所謂惟聖知聖者此也始學之士所見者淺中有得至於觀之不生疑惑之端則聞聽等之學爲可以語此故欲尊聖賢又當爲切學明也）○朱子曰學人無人欲之私以雜之故動靜如一皆其理之所固然之理亦未嘗亡不以動而無靜也及其寂然凝聚之中而萬理具焉感而遂通之際而萬理行焉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學人之心理一本而已無人欲之私以雜之故動靜如一皆其理之所固然之理亦未嘗亡不以動而無靜也及其寂然凝聚之中而萬理具焉感而遂通之際而萬理行焉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朱子曰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爲本世間好多深計也（誠意正心本於窮理家國天下本於修身故明理爲切最爲吾學本源之地至於世間得失正當度外置之使誠年不足誠我有以定其內力而考古大人體立用行之學也）○朱子曰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師取法焉其行有聞於世而師傳所自莫或知之蓋有足深信之所自獨以河南明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若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茂叔作太極圖說及通書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師傳所自莫或知之蓋有足深信之所自獨以河南明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其淵源可槩見矣平於曾皙吟風弄月所以指乎孔顏樂處者周子不言程子亦未嘗明言後世固不可得而悉聞也）○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此引程子之言以明主敬與致知乃學者之切務而立身之本進步之階於是乎在況主敬則知日益精致知則敬日益篤二者之功又交相發而循環無窮也）○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不得比於三代之隆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是其智也至邁道之民有願公侯制延活百姓之語非仁而何遠人聞邊隊非勇而何體其爲智爲仁爲勇固不止此而即此三者觀之亦見其大概矣公誠宋之賢輔哉）○朱子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趨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眞的要妙功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學者須當著緊操存此心一或少舍便乎放失但常常操之則自存矣而所爲操之之道舉凡一身之間動而應事接物靜而思慮未起以乎成始成終總不過敬之一字伊洛先生特拈出來正教人以眞實工夫作聖之訣此能於此著實用功則心敬動靜始終純於敬而不苟則衆邪自閑一誠無間久之涵養從容超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世俗淺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於務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卓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世俗既良士不知學讀古人書不盡誇多鬪靡博利祿以爲人耳剽竊有意於己者則又墮於空虛之邪見不知循序致詳虛心從容體驗至於浹洽而貫通然則士不知學又豈能合內外結盡以驗效於有成哉）

吾儒章句下　凡三十七章

朱子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模寫其髣髴於言語也（人之氣象乃道德之符聖賢之道德而識則氣象亦可遡宮墻肯綮於道之所蘊者造之已至與聖賢默相契合雖不即之而無疲勞之病本見安能識其分量而辨其端的乎所謂惟聖知聖者此也始學之士所見者淺中有得至於觀之不生疑惑之端則聞聽等之學爲可以語此故欲尊聖賢又當爲切學明也）○朱子曰學人無人欲之私以雜之故動靜如一皆其理之所固然之理亦未嘗亡不以動而無靜也及其寂然凝聚之中而萬理具焉感而遂通之際而萬理行焉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學人之心理一本而已無人欲之私以雜之故動靜如一皆其理之所固然之理亦未嘗亡不以動而無靜也及其寂然凝聚之中而萬理具焉感而遂通之際而萬理行焉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朱子曰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爲本世間好多深計也（誠意正心本於窮理家國天下本於修身故明理爲切最爲吾學本源之地至於世間得失正當度外置之使誠年不足誠我有以定其內力而考古大人體立用行之學也）○朱子曰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師取法焉其行有聞於世而師傳所自莫或知之蓋有足深信之所自獨以河南明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若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茂叔作太極圖說及通書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師傳所自莫或知之蓋有足深信之所自獨以河南明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其淵源可槩見矣平於曾皙吟風弄月所以指乎孔顏樂處者周子不言程子亦未嘗明言後世固不可得而悉聞也）○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此引程子之言以明主敬與致知乃學者之切務而立身之本進步之階於是乎在況主敬則知日益精致知則敬日益篤二者之功又交相發而循環無窮也）○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不得比於三代之隆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是其智也至邁道之民有願公侯制延活百姓之語非仁而何遠人聞邊隊非勇而何體其爲智爲仁爲勇固不止此而即此三者觀之亦見其大概矣公誠宋之賢輔哉）○朱子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趨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眞的要妙功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學者須當著緊操存此心一或少舍便乎放失但常常操之則自存矣而所爲操之之道舉凡一身之間動而應事接物靜而思慮未起以乎成始成終總不過敬之一字伊洛先生特拈出來正教人以眞實工夫作聖之訣此能於此著實用功則心敬動靜始終純於敬而不苟則衆邪自閑一誠無間久之涵養從容超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世俗淺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於務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卓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世俗既良士不知學讀古人書不盡誇多鬪靡博利祿以爲人耳剽竊有意於己者則又墮於空虛之邪見不知循序致詳虛心從容體驗至於浹洽而貫通然則士不知學又豈能合內外結盡以驗效於有成哉）

之學不足以修己而治人耳。千有餘年目其久也。　濂溪周公先生。蓋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窺觀造化之原。而默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周先生名惇頤字茂叔探聖賢之奧圖造化之原者心與道契而筆于書不傳之蘊也）立象者。陰陽五行之蘊也。立象著書。闡發幽秘。如太極圖說通書諸篇是也。天人性命者。性命五行中正仁義之精總已治人者。善惡修悖禍福賞教化之說其言甚約而其理甚備也。河南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道德純備言其體無不具也學術通明言其用無不周也宜當世群英俊傑探聖賢之奧圖造化之原者心與道契而筆于書不傳於世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故上之人莫之知亦未嘗輕而語人所謂藏之也）山傳諸其人也。故學者亦莫之識。此數節而李先生之論定。

然而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羅宗禮名博文剛劉勉之沙縣人河洛之道聞三傳毛李延平宗旨從延平游而得其要旨多所發明可謂善學矣及明然歎儒佛之異在公私之間則見得鄧正分途直到徹頭徹尾以是沛然自信持守益堅不亦宜乎）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斯世。於是為不少矣。（明道先生明道伊川也。視見其傳而其學遂行於世者。本謂子之道以教人也。學者既揚周程之說。始不溺於詞章輕老之非。故凡所以修己而治人者皆知為吾儒明體達用之當然。而世俗利害之私不足以遷之矣。堯舜君民欲天下達於三代之盛也。三先生發明正分途直到徹頭徹尾以是沛然自信持守益堅不亦宜乎）

至於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薛氏謂賦繳也所著議論縱橫圖肆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事論實大之道。已不足貴矣。至於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明道沈潛純粹其為學原本六經而反覆甲名檢此其風尚所趨大為世道人心之害又不但空言而已也）○朱子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橫渠之學得之苦心力索多未若程子之渾然自得。伯夷伊尹之各得其一偏而不及孔子之集大成也）○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明模大之道。已不足貴矣。至於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薛氏謂賦繳也所著議論縱橫圖肆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事論實大之道。已不足貴矣。至於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

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王氏之學不但與吾道背馳也。其平日之所議論設施者。雖號虛空近於老釋而絕無老釋之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王氏之學雖號虛空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問荊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荊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使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者也。（看他自有正學術）

廣關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德性偏於中者規模施於外者寬大而質剛此其所以為明道也。其平日之所議論設施者。雖號虛空近於老釋而絕無老釋之精彩。雖急功利近於管商而純少管商之機變。其極至於鄙陋而反貶甲名檢此其風尚所趨大為世道人心之害又不但空言而已也。氣質剛於天者文理成於人毛剛方而密察此其所以為伊川也。二子雖同道而造德各異。）

雖得其正則皆為議論。見諸事功自然純粹光明。有條有用。而合於聖賢之道。如荊公蘇公之學。似出於不正者也。（按傳氏言心性老氏精法偏執己見紛更傳者不過伏牛藏而閉慧人情行空言而全無實效卓之敏德取胜所謂學曉得契本集竟安在哉若蘇氏早年所學近於橫縱權譎晚年所學近於佛老之糟粕遂倒於其中而肆志焉是皆本原已差學非其正均謂之不知道也使二公當日稍能知道則文章議論見諸事功自然純粹光明有條有用而合於聖賢之道如荊公蘇公之學似出於不正者也。）

必有可觀而見之不真竟無濟於事。此惜夫。　○朱子曰。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能平。（陸學陸九淵之學也）○朱子曰。象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益衆。（象山姓陸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學也。當時朱子以道學倡於東南而象山亦講學西江往來辨論不合。朱子嘗以子靜頗悟之說為近於禪學。而子靜亦不樂朱子支離之說。（象山陸先生名時字中立婺源人）朱子自明其意以為學貴求其是為其學者彼自別耳。我何嘗有病於彼。彼不能平於我。我何嘗欲是我而非彼。（象山陸先生名時字中立婺源人）

然皆其得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羞一人而已。（象山陸先生名時字中立婺源人）○朱子曰。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綽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延平先生姓李名侗字中立劍浦人以下皆成於門人者先生嘗題羅豫章所書以字行）○朱子曰。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朱子論子之言也為學之道非親在服勞尤難發友則交游之間所以輔仁之益皆道之端耳）○朱子曰。陸氏之學。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陸氏之學專於尊德性以主靜為宗旨故朱子謂陸氏之學比之近年一種浮淺顛僧之論論同自雄事非若望之儕匹而其徒傳習其學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與吾儒切實學問之功未免則異故其失不可掩諱者故其失不可掩諱以益皆道之端耳）○朱子曰。陸氏之學。初在近年一種浮淺顛僧之論論同自雄事非若望之儕匹而其徒傳習其學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與吾儒切實學問之功未免則異故其失不可掩諱者故其失不可掩諱以益皆道之端耳。　○朱子曰。劉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

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劉器之名安世。彼得不安語一首。便奉之終身。持守師說而不變。此晉行錄謂

者之所以作也。至其議於朝而道無隱情。語於家而

退無愧詞。陳然如秋霜烈日。則純是司馬家法矣　○朱子曰。自叔度以下。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家之

本在身。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叔度立身行己。最爲修飭。可謂正矣。以正而率其家。

則相觀而化。整齊嚴肅。孰敢爲非義之事者。嗚呼。子弟之率不謹。豈非父兄之過哉　○朱子曰。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

識前言往行爲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爲世名卿。汪聖錫。宋徽州婺源人。名應辰。字聖錫。嘗從呂本中胡康侯游。其學務去私欲。如用兵克敵。善

也　○朱子曰。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量。了翁名瓘。言人不知己之力量太高。不然。而天下事皆無足難。遺其置身

之力量。諸葛公隆中抱膝。王景略　事中。觀見操守。當前勝負。成之而後知。敗之而後辯乎。故必自試以觀己

謂。蓋而後。眞信得自家力量過也　○朱子曰。陳邦彥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踐行之意。不專器

人於文字語言之間。陳邦彥。名良翰。學官爲諸生師表。立教於庠序之地。十十經明行修。士或罕由此始。故之之道。莫然

者。雖文字語言亦所不廢。然修身踐行爲立教之原。論學之本。而不專於文字語言間。器其人也。如邦彥者

可以爲師矣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朱子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東萊呂名祖謙。字伯恭。象山陸名九淵。字子

靜。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讀。故其失卽有多子靜之學以寡爲貴。所

主者靜也。靜則鮮涉於雜。故其失惜在寡　○朱子曰。敬夫識見純粹。踐行純篤。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姓張。名栻。號南軒。

識見純粹者。知之眞。踐

行純篤者。信之篤。知之眞。信之篤。則其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

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風誦遺經。參考舊

子服獨爲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蓋一則處事變而志定於中。一則感窮愛而情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之道。非有勉強安排者。李通子服。同鬬。得其理也。

而彼以心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差亦不啻

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儒者見得心無係累。而萬物之情偏。故心與理爲一。釋氏見得心空而失於寂滅。而並無此理矣。近世

之駁雜。均非吾儒心理之正。其病

雖異。而實同。此又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王氏之學。人以其言行之駁雜。而實同。此又不可不察也

若顏淵。其失則均矣。　下氏謂王安石也。殿氏謂蘇軾也。王氏道德心性。竊佛老之說以附吾儒之說。故其禍盛世人以其言者

淵之也。若殿氏所謂五蠹。蓋指其論以譏學者。是其證人

以其不言者證之也。二者之意見雖殊。而其爲敗世害道之失則均矣　○朱子曰。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使道學問止是如此。雖至於之學

有本有末。

必先講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理。而至於物曲人官。雖皆理之散見於書者。亦學問所不廢。特未嘗專務今人不本其本而見孔子問禮

於老耽問官於郯子。無所不學。但道學同止是如此。此亦太宰雖人之見而已。宜乎修猶末之道不講。而博物洽聞。反相將倒也　○

二程粹言

輯編時揚

二程粹言目錄

卷之上

論道篇
論學篇
論書篇
論政篇
論事篇

卷之下

天地篇
聖賢篇
君臣篇
心性篇
人物篇

原序

二程粹言者、河南二先生與其徒平居講論之書、而門人記之者也。蓋所乎語孟貫穿乎六經、包括乎百家諸子、舉凡天地之所以覆載、大道之所以流行、彝倫之所以攸敘、身心性命之所以各正、天下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莫不具於斯焉。其爲書也易簡、其爲理也廣大而精微、所謂至精至粹而不可易者也。於是龜山先生自洛歸閩、爰採擇而編次之、以傳於後學者、得此而舉舉服膺焉、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正道失傳、俗學固陋、士子自童至老、所謂遠大自期者、不過誦古取科第焉足矣。間其人則曰學者也、問聖賢之事、則曰我不知也、咿嗄拾於燈窗之前、以博一日之微幸、輒謂謂焉自以爲榮、及其出服官臨政事、則茫然失措、民有陷而不知、下有奸而弗燭、甚者恣睢暴戾以肥身家、使天下謂儒生爲無用、嗚呼可歎也。夫有體無用、非聖賢之學也、況並其體而無之、見理不明、處事多謬、無足怪者、故余謂學者不可無志於聖賢之學、本聖賢之學、以消其固陋、發之爲經濟見之爲事業、其於用也、寧有窮乎。粹言共十篇、一曰論道、二曰論學、三曰論書、四曰論政、五曰論事、六曰天地、七曰聖賢、八曰君臣、九曰心性、十曰人物、上下古今、瞭如指掌、內聖外王、體用一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寄於是矣。卽取而躋之語孟六經之列、夫何愧焉。余故粹而序之、以俟後之學者、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冬十有一月、值封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

二程粹言卷之上

將樂楊　時中立編輯
俄封後學張伯行孝先重訂

論道篇

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間。又況夫清淨而棄人倫者乎。

子曰。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鮮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

子曰。傳道爲難。繼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

或謂惟太虛爲虛。子曰。無非理也。惟理爲實。或曰。莫大於太虛。曰。有形則有小大。太虛何小大之可言。

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狥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

或問誠者專意之謂乎。子曰。誠者。實理也。專意何足以盡之。若大臨曰。信哉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故曰。誠者。實理也。

或問介甫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子曰。言乎一事。必分爲二。介甫之學也。道一也。未有盡人

而不盡天者也。以天人爲二。非道也。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亦猶是也。或曰。乾、天道也。坤、地道也。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其道則無二也。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爲儒。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子曰。誠無不動。者修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

或問子所定昏禮。有壻往謝之儀。何謂也。子曰。是時也。以今視古。氣之消漓不同矣。今人之豁天貌象。與古亦異。而冠服俎豆。未必可稱也。聖人之主化。猶禹之治水耳。宜順之而不逆。宜導之而不違。隨時之義。亦因以此焉。

子曰。天下之害。皆以遠本而末勝也。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王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人欲以復天理。聖人之教也。或曰。然則末可盡去乎。曰。本末一道也。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禮。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遜有節。非威儀則不行。尊卑有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質。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末勝而本喪。則窮違浮華而質樸之爲貴爾。

子曰。純於敬則己與理一。無可克者。無可復者。

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佛者之學。若有止則有用。

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

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

子曰。聖人以生死爲常事。無可慮者。佛者之學。本於畏死。故舍之不已。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說自恐。至於學禪。難異於是。然終歸於此。蓋皆利心也。或曰。本以利心求之而有失也。子曰。本以利心得之。抑亦利心求之耶。抑亦利心得之耶。

韓侍郎曰。道無眞假。子曰。既無眞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尙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曉乎。

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爲不

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倆之理。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吾不信也。

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

子曰。便僞佞巧之人。去道遠而。

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子厚曰。誠一物也。

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毛之爲輕。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醯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

子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過之道大矣哉。

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子曰。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與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孝弟仁之事也。仁、性也。孝弟、用也。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直曰仁之本則不可。

或問仁與聖何以異。子曰。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名其極也。有人於此。一言一行仁矣。亦可謂之仁。而不可謂之聖。至於盡人道者。必謂之聖。而亦可謂之仁。

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或問敬。子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子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子曰。齊莊整飭。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

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子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子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無不誠者。故曰誠者自成也。

或問中庸可擇乎。子曰。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識中庸之理。而不差忒。爲而不擇。

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尚。所以事天也。

子曰。頤養莫過於中。中則無不正者。而正未必得中也。

或問仁。子曰。聖賢言仁多矣。曾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因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

子曰。不偏之謂中。一物之不體。一事之不爲。一息之不存。非中也。以中無偏故也。此道也。常而不可易。故既曰中。又曰庸也。

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子曰。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

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忘。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不可曰以敬直內。以義方外。謂之敬義者。猶曰行仁義云耳。何直之有。所謂直也者。必有事而勿正心是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推而放諸四海而準。

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

子謂學者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

子曰。理索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

或問四端不言信。何也。子曰。有不信故言有信。譬之四方。其位已定。何不信之有。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斯不信矣。是故四端不言信。

劉安節問仁與心何異。子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子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子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爲仁也。

子曰。敬則無間斷。文王之純如此。

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

子曰。今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盡者。

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

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子曰。語默動靜晝夜爾。死生猶古今爾。

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子曰。無一亦無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二而已。

子曰。天以生爲道。

或問理義何以異。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子曰。形而上者。存於酒掃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

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尚。所以事天也。

子曰。頤養莫過於中。中則無不正者。而正未必得中也。

或問仁。子曰。聖賢言仁多矣。曾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因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

子曰。不偏之謂中。一物之不體。一事之不爲。一息之不存。非中也。以中無偏故也。此道也。常而不可易。故既曰中。又曰庸也。

或問適閑丘之事信乎子曰大道不明於天下非舜之徒親洞而言之者也

或曰黑水火白刃而無傷巫師亦或能之豈在誠乎子曰彼以邪心說道爲之常懷欺人之意何誠之有曰然則其能者何也子曰西方有幻術焉凡其所謂變化神通以驚衆人之耳目者皆幻也巫師所能通其餘緒耳

子曰異端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體也夫楊墨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其是非豈不當乎其所以是非之意蓋竊吾之似欲成其說耳

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己則不能然是己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

或問信在四端猶士王四季乎子曰信無在無不在在易則至理也在孟子則配道義之氣也

或問夫子曰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中有二耶子曰非也發而中節是亦中也對中而言之則謂之和可也以其發故也

子謂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子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適所當爲強私之也

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乎曰雖無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存汝於靜也何如對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昭昭乎有所知覺也子曰有是覺則是動矣曰夫子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靜而已乎子曰汝必從事於敬以直內則知而得之矣曰何以未發言中子曰敬而無失所以中也凡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若俟人爲布置則不中矣

子曰或言方有內外是有間矣道無間方無內外

或問何謂時中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蓋以事言之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也

或問外物宜惡諸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

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質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質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質生形影之類也

子曰昔聖人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推能親親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推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仁義蓋人之道矣

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矣晝人之道則能事鬼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子曰書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矣晝人之道則能事鬼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子曰仕止久速惟其可不執於一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

子曰有形皆器也無形惟道

子曰凡執守不定者皆不仁也

子曰釋氏言定異乎聖人之言止夫於有美惡因而美惡之美惡在物我無心焉苟曰吾之定不預於物然物未嘗忘也聖人曰止隨其所止而止之止其所也

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爲中則一方無中乎以中外之中爲中則當外無中乎故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

子曰集義生氣方其未發也氣自氣側惟集義以生則氣與義合無非道也合非所以言氣自其未發言之也

或問集義必於行事非行事則無所集矣子曰內外一事豈獨事欲合義又須敬以直內其能不用意乎子曰其始安得不用意也久而成焉意亡矣又問必有事焉者其惟敬而已乎子曰敬以涵養也集義然後爲有事也知敬而不知集義不異於兀然無所爲者乎

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非道也

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自見矣

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人此爲大

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子曰仁孝之理備於西銘之言學者斯須不在是即與仁孝遠矣

子曰無不敬者對越上帝之道也

子曰順理則無憂

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今以無傳焉

或問釋氏有事事無礙譬如鏡燈包含萬象無有窮盡也此理有諸子曰佛氏善修大其說也今一言以蔽之曰萬物一理耳夫百氏諸子未有不善道德仁義者考其歸宿則異乎聖人也佛氏其辭皆善通

今即其言而究之，則必曰吾不爲是也。夫已出諸其口，喊之於背矣，適將何之。

子曰：佛之所謂世網者，聖人所謂棄絶也。盡去其棄絶然後爲道。佛之所謂至教也，而棄絶終不可得而去也。耳聞曰見，欲食男女之欲，喜怒哀樂之極，皆其性之自然。今盡去之，然後得天真。吾多見其喪天真矣。舉者戒之，謹之，至於自信，然後彼不能亂矣。

或問愛何以非仁？子曰：愛出於情，仁則性也。仁者無偏照，是必愛之。

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之聽者以聲知之，非至顯歟。

子曰：讓者，治益之道。

子曰：幾矣。雖然，人我之知，猶有分也。天地間無二知也。

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子曰：道無體而義有方。

或問釋氏有言：下覺何如？子曰：何必浮屠氏，孟子言之矣。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者、知此事也。覺者、覺此理也。

或問變與化何別？王氏謂因形移易謂之變，離形頓革謂之化。疑其說之善也。子曰：非也。變未離其體也。化則舊迹盡亡，自然而已矣。故曰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莫大於道，莫妙於神，至大至妙，宜若難言也。聖人語之，猶常患爲之，使學者反而索之。故其味長。釋氏之言，夸張閎侈，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意已盡而言未已，故其味短。

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是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子曰：佛氏求道，猶以管窺天，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是以事至則不能變。

子曰：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

子曰：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

子曰：予嘗論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斂之，猶亦之術也。

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情性之正。

子曰：一二而合爲三，三見則一二之矣，離三而爲一二，一二見而三亡矣，方爲一二而來三，既已成三，又求一二，是不知理。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子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子曰：中無定體，惟適然後能執之。

子曰：至誠莫如理，皆有人鼓琴而見螳螂拍蟬者，或人開之而曰，奈將何之。

聽者以聲知之，非至顯歟。

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也，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

子曰：使萬物無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之聽者，治益之道。

子曰：幾矣。雖然，人我之知，猶有分也。天地間無二知也。

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子曰：道無體而義有方。

或問釋氏有言：下覺何如？子曰：何必浮屠氏，孟子言之矣。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者、知此事也。覺者、覺此理也。

或問變與化何別？王氏謂因形移易謂之變，離形頓革謂之化。疑其說之善也。子曰：非也。變未離其體也。化則舊迹盡亡，自然而已矣。故曰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莫大於道，莫妙於神，至大至妙，宜若難言也。聖人語之，猶常患爲之，使學者反而索之。故其味長。釋氏之言，夸張閎侈，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意已盡而言未已，故其味短。

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是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子曰：佛氏求道，猶以管窺天，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是以事至則不能變。

子曰：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

子曰：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

子曰：予嘗論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斂之，猶亦之術也。

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情性之正。

子曰：一二而合爲三，三見則一二之矣，離三而爲一二，一二見而三亡矣，方爲一二而來三，既已成三，又求一二，是不知理。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子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子曰：中無定體，惟適然後能執之。

論學篇

子曰：識道以智爲先，入道以敬爲本，夫人測其心者，茫茫然也，將治一物，非吾胸內者，故敬爲學之大要。

子曰：學必先知仁，知之矣，敬以存之而已，存而不失者，心本無懈，何也，斯道也，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萬物之體，即我之體也。

子曰：行失即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即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

子曰：犯而校者，私己也，不校者，樂天也，或曰：然則無當報者乎？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

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

蘇明問修辭何以立誠。子曰。苟以修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

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學者善學矣。

子曰。世俗之言多失正。如楚失之輕。趙魏失之重。既過乎衆。盡正之而不得。則若子去其甚者而已。

子曰。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子曰。學者欲得正。必以顏子爲準的。

蘇明叟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雖五經亦空言耳。

子曰。射法具而發不中。未正內志耳。

子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章。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矣。

或問有反身而未誠者何。子曰。是視身之與誠。猶二物也。必以己合彼。非能誠矣。夫身既不誠。則無樂矣。

子謂劉安節曰。善學者進德不有異於緻文者耶。有德矣。動無不利。爲無不成。何有不文。若緻文之士。不專則不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呂大臨有言學如元凱。未免成癖。文似相如。未免類俳。今之爲文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以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

子曰。能守節善矣。亦貴乎適中而已。節而過中。是謂苦節。安能常且久耶。

子曰。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動[源]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五常。理義求之極。則爭悖而致怨。

得之禍。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出欲而動矣。

子曰。於上深有所望。於下深有所責。其處己則莫不恕也。而可乎。

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懼。且慮。悔吝滅不至也。

子曰。人之智思。因神以發智。短思敝神。不智也。何神必有道。

子曰。古人謂心廣洪大。無偏而不及之處。得見其人。亦可與語矣。

韓公與子坐。惜日之暮。喟然而歎。子曰。當理也。古猶今也。而何歎。曰。老而將去也。子曰。勿去可也。曰。奈何而勿去。子曰。不能則去矣。

子曰。湯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

子曰。可觀莫如萬物之生。

子曰。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是安於義命者。

子曰。知過而能改。開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子曰。儉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即屬天職。

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治軍矣。

或問入道之功。子曰。立志。志立則有本。譬之藝木。山亭未拱把。至於合抱而千尺者。有本故也。

子曰。學者有所思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思。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

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學者善學矣。

子曰。世俗之言多失正。如楚失之輕。趙魏失之重。既過乎衆。盡正之而不得。則若子去其甚者而已。

子曰。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子曰。學者欲得正。必以顏子爲準的。

蘇明叟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雖五經亦空言耳。

子曰。射法具而發不中。未正內志耳。

子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章。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矣。

或問有反身而未誠者何。子曰。是視身之與誠。猶二物也。必以己合彼。非能誠矣。夫身既不誠。則無樂矣。

子謂劉安節曰。善學者進德不有異於緻文者耶。有德矣。動無不利。爲無不成。何有不文。若緻文之士。不專則不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呂大臨有言學如元凱。未免成癖。文似相如。未免類俳。今之爲文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以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

子曰。能守節善矣。亦貴乎適中而已。節而過中。是謂苦節。安能常且久耶。

子曰。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動[源]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五常。理義求之極。則爭悖而致怨。

得之禍。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出欲而動矣。

子曰。於上深有所望。於下深有所責。其處己則莫不恕也。而可乎。

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懼。且慮。悔吝滅不至也。

子曰。人之智思。因神以發智。短思敝神。不智也。何神必有道。

子曰。古人謂心廣洪大。無偏而不及之處。得見其人。亦可與語矣。

韓公與子坐。惜日之暮。喟然而歎。子曰。當理也。古猶今也。而何歎。曰。老而將去也。子曰。勿去可也。曰。奈何而勿去。子曰。不能則去矣。

子曰。湯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

子曰。可觀莫如萬物之生。

子曰。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是安於義命者。

子曰。知過而能改。開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子曰。儉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即屬天職。

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治軍矣。

或問入道之功。子曰。立志。志立則有本。譬之藝木。山亭未拱把。至於合抱而千尺者。有本故也。

或問必有事焉者。其敬而已乎。子曰。敬所以涵養也。集義所謂必有事也。不知集義是爲無事也。曰。義者、中理之謂乎。子曰。中理見乎事。敬在心。義以方外。然後中理矣。曰。義與敬何以異。子曰。敬所以持守也。有是有非順理而行者。義也。曰。敬猶靜歟。子曰。言靜、則老氏之學也。

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

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

子曰。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未如之何也。

或問學何如而謂之有得。子曰。其必默識心通乎。篤誠明理而涵養之者次也。聞之知之。意億度之。舉非得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遍窮其理。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接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蓋非一端而已也。又問泛然其何以會而通之。子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難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

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子曰。於所當爲者用意而爲之。未免私心也。

子曰。致知則智明。智明然後能擇。

或問夫子之教。必使學者涵養而後有所得。如何其涵養也。子曰。莫如敬。

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堕。

子曰。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易得焉。

子曰。識必見於行。如行道涉暗阻。非日月之光。炬火之照。則不可進矣。故君子貴有識力。學窮理則識益明。照知不惑。適益敏矣。

子曰。舉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子曰。學者以昇知見爲道。不失於絕聖棄智。必流於坐禪入定。夫鑑也而奚爲使之不照乎。不能不與萬物接。則有蔽必應。知見不可屏而思慮不可息也。欲無外誘之患。惟內有主而後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不一則二三矣。苟縶心於一事。則他事無自入。況於主敬乎。

或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子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窮理。一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

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收斂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

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苟不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質而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或問使從俗可以從歟。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

子曰。學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安於所不安也。不能然者。不見實理故也。

或問何謂實理。子曰。灼然見其是非可否也。古人有視死如歸者。苟不見死重於義。如見火之熱。水之深。焉。

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

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尚何所舉哉。或曰。不猶賢於爲利者乎。子曰。猶孚雖不齊。無疑。則其能者末矣。

子曰。獨處而靜思。考非雜。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

朱光庭問爲善之要。子曰。孜孜而爲之者。當其接物之際也。未與物接則敬而已。自敬而動。所謂爲善也。

子曰。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伯淳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且爲我盡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矣。

子曰。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也。及夫施於用。則必有其漸。

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於人有相長之益。在己無自辱之患。

子曰。古之教人。無一物不使之誠心。射與舞之類是也。

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

或謂舉子必精修其所業。可以應有司之選。今夫子每止之使勿習。何也。子曰。設科以文詞取之。苟可以應科則亦足矣。盡心力而爲之。以期乎必得。是惑也。

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子曰。古所以成材之具。今舉無矣。惟出入於人心者。猶在。耳學者其可不勉乎。

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慢之意。猶淺浴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超騰侈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子曰。深固者亦難反。皆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由高乎其前。冰深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托乎逆旅者。豈不得家居之要爾。未有人能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

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子曰。學而無所得。其牽蔽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遷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子謂子厚曰。關中之士。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刑樂兵刑之學。庶幾善學者。子厚曰。如其滅然。則志大不爲名。亦知學貴於有用也。學古道以待今。則後世之譏。不必屑屑而辭之。衆而措之可也。

或問學者何對莊老之衆也。子曰。謹禮而不逆者。爲其所膠固而放情而不莊者。長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子曰。博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遍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荀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子曰。昏於天理者。嗜慾亂之耳。

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子曰。告夏爲而多裘。渴飲而傚食。節嗜慾。定心氣。如此而已。

子曰。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格物。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物猶理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

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子曰。大學於誠意正心皆言其道。至於格物則不言。獨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於聖人。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而後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也。

子曰。學莫貴乎自得。非在人也。

子曰。見攝生者而問長生。可謂大惑。見卜者而問吉凶。可謂大惑。

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書。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而成物。今之學者爲人而喪己。

子曰。舜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長多善者。習見之熟也。漸漬其教化深且遠也。

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諦理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習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

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嘗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

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外。非聖人不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其末。考詳略。採同異。是也。二者無益於德。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

子弗之學也。

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自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子曰。堯夫歷差之法。妙絕乎古人矣。蓋於日月交食之際。以陰陽盈虛求之。是以不差。陰常虧。陽常盈。差之所由也。書洛下圖之作歷也。謂數百年之後。當有一日之差乎。何承天以其差之。是以不差。陰常虧。陽常盈。差均於所歷之年。以考每歲所差之多少。謂之歲差法。而差終不可定也。

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

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爲先。

或問。春秋發微。子曰。逃法而不通意。

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子曰。有謂六經爲六藝之文。何其求之於淺也。

劉絢問。孔子何爲作春秋。子曰。山甫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以爲萬世王制之所折中焉。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觀其告顏子爲邦之道可見矣。

子曰。春秋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大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或問。易有大過何也。子曰。聖人盡道而無過。故曰大過。亦當事之大耳。猶堯舜禪遜、湯武放伐之類也。道無不中也。無不常也。以世人所不常見。則謂之大過於常耳。是故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絕

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而實無所過也

子曰素問出於戰國之際或以爲三墳者非也然其言亦有可取者或謂何說也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豈不信哉若運氣則不可用

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

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鯀之篇皆未可據也

子曰訂頑言純而意備仁之體也充而盈之聖人之事也子厚之識孟子後一人而已耳

或問王介甫有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子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且不識

子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

識大矣

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孟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

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本朝經典比之前代爲盛然三十年以來議論尚同學者於訓傳

言語之中不復致思而道不明矣

子曰魯威公弒君而自立其無義不及譚侯之盟會者所以結外援而自固也齊遠與戎盟春秋危之而

書至者以謂戎也苟不義則必執之矣此居夷浮海之意也

子曰自古篡弒多出於公族蓋其自謂曰先君子孫也可以若國而國人亦以爲然從而奉之也聖人明

大義以示萬世故入春秋之初其弒君者皆絕屬籍蓋爲大惡既自絕於先君之世矣豈得復爲子孫

也古者公侯刑死則無服況於弒君乎此義既明矣而或有以屬稱者可見其罪之太過任之太重以

階亂也春秋所書大概事同則詞同後之學因以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者其義各不同蓋不可以

例斷也

子厚爲二銘以啓學者其一曰訂頑訂頑曰云云楊子問西銘深發聖人之微意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

流至於兼愛後世有聖賢而推本而論未免歸過於橫渠夫子盡爲一言推明其用乎子曰橫渠立言

誠有過乃在正蒙至於訂頑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

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愛合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

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斯亡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夫彼欲使人推

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用不亦異乎楊子曰時也書從明道即授以此書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

子曰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

子曰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當貴夫被侵伐者蓋加兵於己則引咎自

責或辨論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

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己絕亂之道也

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爲準子曰其中庸乎欲知中庸其惟權乎權之爲言稱輕重之義也權義而上不

或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子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覺宏舒泰

695

可容聲矣。在人所見如何耳。

張閎中曰。易之義起於數。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忘其數。未術家之所尙。管輅、郭璞之流是也。非聖人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適滋流逐之道也。閎中曰。象數在理中。何謂也。子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則可以由辭而觀象。故曰得其理則象數舉矣。

子曰。乾九三言聖人之學也。坤六二言賢人之學也。此其大致也。若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無異道故也。

子爲易傳成。門人再三請傳。終不可。問其故。子曰。尙不祈有少進也乎。時年已七十餘矣。

子曰。卜筮有疑心則不應。

子曰。孔子之言。莫非自然。孟子之言。莫非實事。

子曰。歷法之要。以日爲主。日正則餘皆可推矣。

或問蒙之上九不利爲寇。夫寇亦可爲。而聖人教之以利乎。

子曰。非是之謂也。昏蒙之極。有如三苗者。征而誅之。勢而屈以下。固忘主辱之卑。而直言無隱。無忤色。他日又以問伊川。伊川曰。二若知易爲此詩者何謂也。子曰。賢者退而窮處。雖去而不忘君。然猶慕之深也。若臣之義。猶父子之恩。安得不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曰。先儒以考槃不復見君。而告之永誓不諼。再心實若是也。此非君子之心也。齊梁之君陋矣。乃若孟子。則每有顧戀遲留而不忍去之意。今曰君一不我用。我則永誓而不見也。豈君子之心哉。或曰。然則爲此詩者何謂也。子曰。賢者退而窮處。雖去而不忘君。然猶慕之深也。若臣之義。猶父子之恩。安得不怨。故於窮窮而不忘。末陳其不得見君而告之。又自陳此情之不詐也。忠厚之至也。

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樸。順事而爲治耳。至衰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是因易之道也。

子讀春秋至鼎魚之符。歎曰。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晉悼公推善晉者二十有四年。至殺、誠之能感人也。

子既老。門人屢請易傳。教而習之。得以親質諸疑。子曰。書雖未出。而亦未嘗不傳也。但知之者鮮耳。其後或問中庸九經。先儒賢而後親親。何也。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先克明峻德之文。然後以親九族。

或曰。文中子答或人學易之問。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蓋道之言也。文王之聖。純亦不已耳。子曰。凡講經義等次。推而上之。焉有不盡者。然理不若是也。終日乾乾。未足以盡易。在九三可也。苟曰乾乾者不已也。不已者道也。道者易也。等次推而上之。疑無不可者。然理不若是也。

子讀易至履歎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而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

子曰。農夫勤稼。播種五穀。蠶者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械。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言聖人之道。言以待後之學者。故爲小補耳。

或問制器取諸象也。而象器以爲卦乎。子曰。象在乎卦。而卦不必先器也。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

或問周公既禘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通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册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

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窒家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子曰。先儒有言。乾位西北。坤位東南。今以天觀之。無乎不在。何獨有於西北。又曰。乾位在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夫風雷山澤水火之六物者。通天之川。猶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而曰身未嘗有爲也。則可乎。

子曰。蓋天理斯謂之易。

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

子曰。退之作羨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心矣。

子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孔子之取也。取其止於禮義而已。然比君以碩鼠。目君爲狡童。疑於禮義有害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曰。先儒以考槃不復見君。而告之永誓不諼。再心實若是也。此非君子之心也。齊梁之君陋矣。乃若孟子。則每有顧戀遲留而不忍去之意。今曰君一不我用。我則永誓而不見也。豈君子之心哉。或曰。然則爲此詩者何謂也。子曰。賢者退而窮處。雖去而不忘君。然猶慕之深也。若臣之義。猶父子之恩。安得不怨。故於窮窮而不忘。末陳其不得見君而告之。又自陳此情之不詐也。忠厚之至也。

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樸。順事而爲治耳。至衰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是因易之道也。

子讀春秋至鼎魚之符。歎曰。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晉悼公推善晉者二十有四年。至殺、誠之能感人也。

子既老。門人屢請易傳。教而習之。得以親質諸疑。子曰。書雖未出。而亦未嘗不傳也。但知之者鮮耳。其後或問中庸九經。先修賢而後親親。何也。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先克明峻德之文。然後以親九族。

或曰。文中子答或人學易之問。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蓋道之言也。文王之聖。純亦不已耳。子曰。凡講經義等次。推而上之。焉有不盡者。然理不若是也。終日乾乾。未足以盡易。在九三可也。苟曰乾乾者不已也。不已者道也。道者易也。等次推而上之。疑無不可者。然理不若是也。

子讀易至履歎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而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

子曰。農夫勤稼。播種五穀。蠶者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械。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言聖人之道。言以待後之學者。故爲小補耳。

或問制器取諸象也。而象器以爲卦乎。子曰。象在乎卦。而卦不必先器也。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

或問周公既禘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通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册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

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窒家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子曰。先儒有言。乾位西北。坤位東南。今以天觀之。無乎不在。何獨有於西北。又曰。乾位在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夫風雷山澤水火之六物者。通天之川。猶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而曰身未嘗有爲也。

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設卦以示之耳。

威鳳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子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作也。以仲尼元聖，而生於衰秋之時，而況麟乎？

子曰：論語一書，未易讀也。有既誦之而渾然如未嘗讀者，有得一二而曉悅其心者，有通體識好之者，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子曰：讀論語而不知道，所謂雖多奚爲也。於是有要約指至之言，能深窮之而有所見，則不難於觀五經矣。

子曰：艮止其所也。萬物各止其所，分無不定矣。

論政篇

子曰：孔子爲政先正名。名實相須故也。一事苟則無不苟者矣。

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思其窒塞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子曰：八十四聲，各盡其清濁之極，然後可以考中聲。聲必本乎律，不得乎律，則中聲不可得矣。律者，自然之數也。今世有三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之，蓋律之遺也。而用之者未矣。欲度量權衡之得其正，必自律起，而律必取於黃鍾。以律管定尺，蓋準氣乎天地，非稽矩黍比也。矩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物而已。

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也。今則不可矣。

子曰：養親之心，無有極也。嘗貴尊賢之義，亦何有極乎。

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惡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令洪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駸駸於三代與。

子謂子厚曰：議法既備，必有可行之道。子厚曰：非敢言也，願欲哉之容言。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養之以物而後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頒爵豈偏歷哉。

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駸駸於三代與。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養之以物而後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頒爵豈偏歷哉。

子曰：戰國之際，小國介乎強大之間，而足以自持者，先王之分界，約束未亡故也。今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祖宗涵濡既久矣，故人心弭然柔伏，雖有姦猾欲起而無端也。

子曰：海爲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擾之，猶風過乎澤，波濤洶湧，乎其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者，天下之勢也。

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應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子曰：今貢舉官吏，無養廉恥之道，或曰：何類？子曰：如徒流杖，使以銅贖之類也。古者貴不廉曰賤，貪不飾而已，忠厚之至也。

子曰：賜進士第，使衛士掖之以見天子，不若使趨進而雍容也。大臣孰不由此塗出，立侍天子之側，曾無

頃告於神明，非乎？子曰：陳先王之功德，而非自誇美也。

子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固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雖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禍亂興，是以泛泛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明道在扈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爲士者，益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明道守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上，遠近聚觀，男女族集，爲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子使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當取其首來觀之耳。自是光遂滅，人亦不復疑也。

子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所不通，無所不應者，正而已矣。正者，虛中無我之謂也。以有繫之私心，膠於一隅，主於一事，其能廓然通應而無不偏乎。

子曰：治蠹必求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又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夫善救則前弊可革矣，善備則後利可久矣。此古聖人所以新天下垂後世之道。

子曰：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

子謂子厚曰：議法既備，必有可行之道。子厚曰：非敢言也，願欲哉之容言。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養之以物而後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頒爵豈偏歷哉。

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駸駸於三代與。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養之以物而後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頒爵豈偏歷哉。

子曰：三代而後，漢爲治，唐次之。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子曰：戰國之際，小國介乎強大之間，而足以自持者，先王之分界，約束未亡故也。今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祖宗涵濡既久矣，故人心弭然柔伏，雖有姦猾欲起而無端也。

子曰：海爲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擾之，猶風過乎澤，波濤洶湧，乎其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者，天下之勢也。

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應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子曰：今貢舉官吏，無養廉恥之道，或曰：何類？子曰：如徒流杖，使以銅贖之類也。古者貴不廉曰賤，貪不飾而已，忠厚之至也。

子曰：賜進士第，使衛士掖之以見天子，不若使趨進而雍容也。大臣孰不由此塗出，立侍天子之側，曾無

愧乎。子厚曰。先示以第名。使以次見。則亦可矣。

有少盜逮繫乎越獄。子曰。卿監以上無逮繫。爲其近於君也。若有君無是命。而有司請加之桎梏。下則叛法。上則無君。非之大也。

情之不得。而朝廷之大義不可虧也。

子曰。後世有治獄而無治市。周公則有其政矣。曹參之治齊。以獄市爲寄。其時爲近古也。

子曰。舉措合義。則民心服。

子曰。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

子曰。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

咸問敬者。咸儀儼恪之謂乎。子曰。非也。是所以成敬之具爾。

子曰。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咸人謀仕於子邑尉。責重邑簿責輕。子曰。尉能治盜而已。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治邑。宜使民不爲盜。

也。而謂責輕可乎。

咸曰。治獄之官不可爲。子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

子曰。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

子曰。游文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矣。

子曰。今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爲準焉可耳。凡物不出

其自然也。

子曰。明道臨政之郡。上下攀援。蓋有以協和民情。則風動矣。天地

造化。風動而已。

子曰。今代之稅。視什一爲輕矣。但斂之無法而不均。是以疑於重

也。

子曰。世未嘗無美材也。道不明於天下。則無與成其材。古人之爲

樂。猶今人之樂曲。閭巷童穉。皆熟聞而

不及其祖。喪必偕之是用。何以立於禮乎。古人歌詠以養其性

情。舞蹈以養其血氣。行步有佩玉。登車

有鸞和。無故而不去琴瑟。今也俱亡之矣。何以成於樂乎。噫。古

子曰。由其氣質之勁。勇於行也。子厚曰。亦自吾規矩不迫也。

晉城縣有令宰書名石。明道記之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

史亦從而歷。其後惟有功德者或記之。衛夫凶殘之極者。

之有天下。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然其所書。

傳。其不書者。復幸而得傳。蓋其意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國治

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弊而從善。則

漸漬。亦必待久而乃浹。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

然。圖所施設。則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

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夫以易忘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

善惡無聞焉。故聞者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今有書則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近古。第其先後而記之。

傳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爾。

子曰。公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

義正故也。子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耳。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青苗之法初行。明道暗居言職。言於上曰。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亂之機係

事始。衆心喚乖。則有言不信矣。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矣。今條例司勃不行之官。殿老成之奏。乃舉一

偏而盡廢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難乎其能濟矣。

子曰。唐朝政事付之尚書省。近乎六官之制。第法不具爾。宇文周官名虛數。小有可觀者也。隋文之法無

不善者。而多以臆決。故不足以持久。

咸問孔子何畏大閱。曰。爲國者武備不可廢。則農隙而講肄焉。有時不御。保國守民之道也。魯之秋八月。

則夏六月也。蓋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政甚矣。有警而爲之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是以聖人不

與。

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後可爲也。亦何義乎。

子曰。後漢名節之風既成。未必皆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

子謂子厚曰。洛之俗難化於秦之俗。子厚曰。秦之士俗尤厚。亦和叔啓之有力焉。今而用禮。漸成風化矣。

子曰。由其氣質之勁。勇於行也。子厚曰。亦自吾規矩不迫也。

子曰。先王以仁義得天下而教化之。後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糾持之。古今之所以相絕者遠矣。

子曰。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子曰。

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經者也。

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

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子曰。王氏之教。雖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

心化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誼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

赤子何失之有。

子曰。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

而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

者耳。

子曰。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當道。居正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宋有不變而

能有爲者也。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補。

子曰。荷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子曰。用兵以能聚散爲上。

子曰。古無之而今有之者。釋老是也。

子曰。有田則有民。有民則有兵。

侯仲良侍坐。語及牛李朋黨事。子曰。作威人材難。變化人才易。元興諸人。其才皆有用。繫君相變化之耳。不用。併惜功而致悔。世獨使敵人知我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人信吾可恃而顧往。則數年之內。遂致全實。疆場安矣。此長久之策也。自古棄塞徼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偏將。今日之事。則異於是。某以荷德之深。思所報也。是以有言。惟公念之。

論事篇

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馳矣。

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循環不舍。即爲復矣。

子曰。久閑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閑時。而喜入其趣。則物之遷移。未有不生者也。

子曰。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弊時也。

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或人惡多事。子曰。莫非人事也。人而不爲。俾誰爲之。

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或問無妄之道。子曰。因事之當然。順理而應之。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皆造端而非因也。豈妄乎。子曰。因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人也。如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衆。又何必纂聖繼聖而後備。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已。

子曰。疾而委身於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況事親乎。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也。

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修身立教。然後風化及乎後世。

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舍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

子曰。惟爲實可以當大事。

子曰。養不全固者。處事則不精。歷事則不記。

子曰。豫備也。豫逸也。事豫備故逸樂。

子曰。萬變皆在人爾。其實無一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子曰。君子之過事。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累。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子曰。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見勇矣。

子曰。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

子曰。較事大小。其弊必至於枉尺直尋。

也。夫謀士悅其寬。計可幸於緩貴。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故爲今之計。宜捐力於不用。併惜功而致悔。世獨使敵人知我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人信吾可恃而顧往。則數年之內。遂致全實。疆場安矣。此長久之策也。自古棄塞徼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偏將。今日之事。則異於是。某以荷德之深。思所報也。是以有言。惟公念之。

論事篇

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馳矣。

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循環不舍。即爲復矣。

子曰。久閑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閑時。而喜入其趣。則物之遷移。未有不生者也。

子曰。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弊時也。

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或人惡多事。子曰。莫非人事也。人而不爲。俾誰爲之。

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或問無妄之道。子曰。因事之當然。順理而應之。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皆造端而非因也。豈妄乎。子曰。因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人也。如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衆。又何必纂聖繼聖而後備。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已。

子曰。疾而委身於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況事親乎。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也。

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修身立教。然後風化及乎後世。

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舍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

子曰。惟爲實可以當大事。

子曰。養不全固者。處事則不精。歷事則不記。

子曰。豫備也。豫逸也。事豫備故逸樂。

子曰。萬變皆在人爾。其實無一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子曰。君子之過事。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累。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子曰。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見勇矣。

子曰。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

子曰。較事大小。其弊必至於枉尺直尋。

699

子曰、西邊川師、非小故也、未聞一人勸止其事者、自
古果事不以大小、必度其是非可否、衆應而不取
其也、今雖公卿、惟其言而莫違、況其下者乎、違合
之習如此、慶何不至於一言喪邦、
子曰、凡避嫌慮非者、皆內不足、所爲誠公矣、初何嫌
之足避乎、
新法將行、明道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
之、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
所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
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
之論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施設失
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機陵貴、以不肖
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
致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
搖、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倘德之風衰
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
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子曰、古
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子曰、公天下之事、苟以私意爲之、斯不公矣、
子曰、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子曰、世以隨俗爲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
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子曰、籩豆簠簋、不可用於今之世、風氣然也、不庶幾
必作之矣、

呂申公嘗處士常秩、秩既超、他日稍疑其節、申公
是而懈於好賢之心也、申公愛然謝之、
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至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
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

二程粹言卷之下

天地篇

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爲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益陰氣也、
子曰、雨水冰、上溫而下寒也、陰霜不殺草、上寒而下溫也、
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劉安節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
然則雷執使之乎、子曰、夫爲不善者、愁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
因何也、子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取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
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熟矣、陽未
或問五德之運、有諸、子曰、有之、大河之患、少於唐、多於今、土火爲王也、
子曰、籩豆簠簋、不可用於今之世、風氣然也、不庶幾
必作之矣、
呂申公嘗處士常秩、秩既超、他日稍疑其節、申公
是而懈於好賢之心也、申公愛然謝之、
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至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
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

善養生者、引將盡之年、善保國者、延既衰之祚、有是理也、
子曰、多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
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暗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

子曰陰過之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耳非過防之從或戕之

或問天帝之異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神鬼以情性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子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

或問日月有定形乎抑氣散而復聚也子曰難言也然究其極致則二端一而已

范蜀公言鬼神之際曰佛氏謂生爲此死爲彼無是理也子曰公無惑則有是言也蜀公曰鬼神影響則世有之子曰公有所見則無是言也

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徇以私意及順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

子曰天地之間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煩處之有道耳聖人即天地也

子曰天地之化雖溟涬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

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

子曰萬物皆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或問鬼神之有無子曰吾爲爾言無則望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

子曰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日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

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矣

子曰天地日月其理一致月受日光而不爲之虧日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天氣不下降天氣下降至於地中生育萬物者乃天之氣也

或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子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邪子曰似之未易言也

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瘁夭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

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莊周强齊之豈能齊也

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瀟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子子曰然祉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祉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故哉平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窒塞求之於理則無礙故君子窮理而已

子曰古今異宜人有所不便者風氣之異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異於古耳月何食不受日光也何爲不受與日相當陰盛亢陽不下於日也古者設以救日月之食然則日之食亦可救者以其助陽微

子曰五祀非先王之典以爲報邪則道其重而舉其輕者夫門之用顯大於井之功乎然門而不祭井何說也

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

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蹶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

或謂殺孝婦而旱豈非衆冤所感邪子曰衆心固冤之耳而一人之精誠自足以動天地也然則殺暴姑而雨豈婦冤既釋邪子曰冤氣固散矣而衆心之憤亦平也

子曰天地之間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煩處之有道耳聖人即天地也

子曰天地之化雖溟涬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

子曰萬物皆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子曰非鬼神易爲尸難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則可薦其道矣惟尸象神祖考所以來格者也後世巫覡蓋尸之遺意但流爲僞妄不足以通幽明矣致神必用尸後世泥以詮卑勢遂不行三代之末亦不得已焉而廢耳

子曰物之名義與氣理通其天之所以爲天不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名出於理音出於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窮矣

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

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

子曰在此而夢彼心感通也已死而夢見理感通也明乎感通則何遠近死生今古之別哉楊定鬼神之說其能外是乎

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或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聖賢篇

或問聖人有過乎子曰聖人而有過則不足以爲聖人矣曰夫子學易而後無大過者何謂也子曰非是之謂也猶酬酢定書正樂之意也曰期年至於五十然後乃贊易則易道之淵深者鮮矣曰易亦有過

乎。曰。如八索之類。亂易者多矣。

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殫於忘乎。故聖人之教。當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知好古敏而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

子曰。損益文質。隨時之宜。三王之法也。孔子告顏淵爲邦者。萬世不易之法也。

子曰。孟子論子濕儒子之事。特曰不背師可稱也。非言事君之道也。事君而若此。不忠之大也。

子曰。齊威之正。正舉其事爾。非大正也。管子之仁。仁之功爾。非至仁也。

或問泰伯之三讓。子曰。不立一也。逃焉二也。文身三也。

或問趙盾越境。果可免乎。子曰。越境而反。且不討賊。猶不免也。必也越境而不反。然後可免耳。

子曰。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耳。

子曰。桓魋不能害己。孔子知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己。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觀瀾而死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雖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

子曰。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

或問聖人亦有爲貨之仕乎。子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稱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子從仕。子曰。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子曰。子厚之氣似明道。

子曰。天子之職守宗廟。而堯舜以天下與人。諸侯之職守社稷。而太王委去之。惟聖賢乃與於此。學者守法可也。

子曰。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也。能使小人不敢肆其惡而已。夫小人之本心。亦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故四凶立堯朝。必順而聽命。聖人豈不察其終出於惡哉。亦喜其面革畏罪而已。苟誠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是以雖堯舜之盛。於此未嘗無戒。戒所當戒也。

子曰。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者。李固王允周顗王導之徒是已。

劉安節問高宗得傅說於夢。何理也。子曰。其心求賢輔。雖寤寐不忘也。故精誠既至。則兆見乎夢。文王卜獵而獲太公。亦猶是也。曰。豈夢之者往乎。抑見夢之者來乎。曰。猶之明鑑有物必見。豈可謂與鑑物有往來哉。

或問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其有是理邪。抑曰爲之命邪。子曰。其欲代其兄之死也。發於至誠而奚命之論。然則在聖人則有可移之理也。

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子曰。仲尼無迹。顏子之迹微顯。孟子之迹著見。

子曰。顏子未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和氣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顯其才用。蓋亦時焉而已矣。學者以顏子爲師。則於聖人之氣象類矣。

子曰。古人以兄弟之子猶子也。而人自以私意小智觀之。不見其猶也。或謂孔子嫁其女。異於兄弟之女。是又以私意小智觀之。不知聖人之心也。夫孔子蓋以因其年德相配而歸之。何避嫌之有。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而況聖人乎。

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

夫信而加思。乃致知之方也。若紛然用疑。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漢王允、周李德裕、功未及成而禍收從之者。不知苞桑有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柯傷威公之伯乎。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俠之心未盡也。既盡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盡心於用賢也。

或問郭璞以蓍占何理也。子曰。舉此意。向此事。則有此兆象矣。非蓍可占也。使蓍可占。非獨蓍也。

或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不死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豫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子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謂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爲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

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爲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禍。薛山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

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者。公孫弘猶強起之。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之事。猶之可也。苟志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於此。

子曰。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者。李固王允周顗王導之徒是已。

劉安節問高宗得傅說於夢。何理也。子曰。其心求賢輔。雖寤寐不忘也。故精誠既至。則兆見乎夢。文王卜獵而獲太公。亦猶是也。曰。豈夢之者往乎。抑見夢之者來乎。曰。猶之明鑑有物必見。豈可謂與鑑物有往來哉。

或問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其有是理邪。抑曰爲之命邪。子曰。其欲代其兄之死也。發於至誠而奚命之論。然則在聖人則有可移之理也。

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子曰。仲尼無迹。顏子之迹微顯。孟子之迹著見。

子曰。顏子未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和氣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顯其才用。蓋亦時焉而已矣。學者以顏子爲師。則於聖人之氣象類矣。

子曰。古人以兄弟之子猶子也。而人自以私意小智觀之。不見其猶也。或謂孔子嫁其女。異於兄弟之女。是又以私意小智觀之。不知聖人之心也。夫孔子蓋以因其年德相配而歸之。何避嫌之有。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而況聖人乎。

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

子曰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
子曰伯夷不食周粟其道雖隘而又能不念舊惡其量亦宏
朱光庭問周公仰而思之者其果有所合乎子曰周公固無不合者矣如其有之則必若是其勤勞而不敢已也
子曰游酢、楊時、始也爲佛氏之學既而知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應乎其能變
謝良佐既見明道退而門人問曰良佐何如子曰其才能底而充之吾道有望矣
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子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子曰揚子雲去就無足觀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則悔其窮亂無先知之明也
子曰邦無道而自晦以免患可以爲智矣而比干則非不知也
子曰顏、孟知之所至則同至於洞慤溫淳則未若顏子者
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蓋人命則欲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疑而作其及是乎若至於無可奈何則區區之命亦安足保也
子曰堯夫懶懷放曠如窓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子曰揚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校閱也夫其勉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愊者也
子曰孔門善問無若顏子而乃終日如愚無所問也
子曰韋信多多益善原作辨分數明而已
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
子曰君實謂其應世之具猶藥之參苓也可以補養和平不可以攻治沈痼自處如是必有救之之術矣
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或問舜能化蒼梧於不格姦而曷爲不能化商均也子曰舜以天下與人必得如己者故難於商均之惡
或謂顏子爲人殆柱乎子曰孰勇於顏子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孰勇於顏子
或問如智象之甚焉
或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子曰如小人日行不善人不以爲言君子一有不善則舉起而議之一道也白者易汙全者易毀一道也以風雅考之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一道也
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非造道之言也
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如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或問伊尹出處有似乎孔子而非聖之時何也子曰其任也氣象勝
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非功孟子之非功與禹稷並
或問孟子何以能知言子曰譬之坐乎堂上則其辨堂下之聲如絲竹也若雜處乎衆言之間其音鏗鏗

或問孔明保一國殺人多矣子曰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義有大於殺也孔子請討陳恆使魯用之能不戮一人乎曰三國之興孰爲正
子曰楊墨舉仁義而失之者則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失豈特楊墨哉
子曰與異之語閎而多礙者先入也與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
子曰君子正己而無慊乎人沙隨之行曾佚終成公後期而不見咎當是時國家有難彼曲我直君子不以爲恥也
子曰世云漢高能用子房非也子房用漢高耳
子曰揚子雲去就無足觀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則悔其窮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遯於不處以保天命則欲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疑而作其及是乎若至於無可奈何則區區之命亦安足保也
子曰堯夫懶懷放曠如窓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子曰揚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校閱也夫其勉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愊者也
子曰孔門善問無若顏子而乃終日如愚無所問也
子曰韋信多多益善原作辨分數明而已
子曰君實謂其應世之具猶藥之參苓也可以補養和平不可以攻治沈痼自處如是必有救之之術矣
或問舜能化蒼梧於不格姦而曷爲不能化商均也子曰舜以天下與人必得如己者故難於商均之惡
或謂顏子爲人殆柱乎子曰孰勇於顏子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孰勇於顏子
或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子曰如小人日行不善人不以爲言君子一有不善則舉起而議之一道也白者易汙全者易毀一道也以風雅考之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一道也
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非造道之言也
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如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或問伊尹出處有似乎孔子而非聖之時何也子曰其任也氣象勝
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非功孟子之非功與禹稷並
或問孟子何以能知言子曰譬之坐乎堂上則其辨堂下之聲如絲竹也若雜處乎衆言之間其音鏗鏗

然。己且不能自明。何暇他人之知乎。

子曰。孔子爲宰爲陪臣。皆可以行大道。若孟子必得賢師之位而後行也。

子曰。盟可用。要之則不可用。要而盟與不盟同。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也。是故孔子舍諸人之約而李過德。

子曰。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其學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

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

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

子曰。和叔任道。風力甚勁。而深潛縝密。則於與叔不逮。

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

或問小白子糾孰長。子曰。小白長。何以知之。子曰。洩柳不云乎。齊威殺其弟。蓋古之傳者云爾。有如子糾兄也。管仲輔之爲得正。小白既奪其國而又殺之。則管仲之於威公。乃不與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詖害於義而啓後世反後不忠之患乎。

子曰。生而知之者。謂理也。義也。若古今之故。非學不能知也。故孔子問禮樂。訪官名。而不害乎生知也。禮樂官名。其文制有舊。非可豎知而苟爲者。

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陋哉斯言也。

子曰。苟子謂博聞廣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子曰。工商陽追吳師。既及之。而曰。我朝不及夕。宴不與。殺二人足以反命。夫商陽惟當致力君命而已。私情於其間。慢莫甚焉。孔子蓋不與也。其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記禮者之經也。

子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子曰。孔子之道。得其傳者。曾子而已矣。曉門弟子才辯明智之士。非不衆也。而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也。觀易簀之事。非幾於聖者不足以臻此。繼其傳者有子思。則可見矣。

劉安節問孔子未嘗以仁許人。而稱管仲曰如其仁。何也。子曰。闡幽之道也。子路以管仲不死於子糾爲未仁。其言仲者小矣。是以聖人推其有仁之功。或抑或揚。各有攸當。聖人之言類如此。學者自得可也。

子曰。在邦家而無怨。聖人發明仲弓使之知仁也。然在家而有怨者焉。舜是也。在邦而有怨者焉。周公是也。

子曰。堯舜孔子。語其聖則不異。語其事功則有異。

子曰。象憂喜舜。亦憂喜。天理人情之至也。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管叔初未嘗有惡。使周公逆度其兄將畔而不使。是誠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

子曰。齊王欲發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所矜式。其心高矣。於孟子有可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非不皆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

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王其猶天歟。

或問非周何知。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塊之言。則亦有善者。

子曰。世之博聞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蔑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

人無僞。

子曰。盟可用。要之則不可用。要而盟與不盟同。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也。是故孔子舍諸人之約而李過德。

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

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

或問小白子糾孰長。子曰。小白長。何以知之。子曰。洩柳不云乎。齊威殺其弟。蓋古之傳者云爾。有如子糾兄也。管仲輔之爲得正。小白既奪其國而又殺之。則管仲之於威公。乃不與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詖害於義而啓後世反後不忠之患乎。

子曰。生而知之者。謂理也。義也。若古今之故。非學不能知也。故孔子問禮樂。訪官名。而不害乎生知也。禮樂官名。其文制有舊。非可豎知而苟爲者。

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陋哉斯言也。

子曰。苟子謂博聞廣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子曰。工商陽追吳師。既及之。而曰。我朝不及夕。宴不與。殺二人足以反命。夫商陽惟當致力君命而已。私情於其間。慢莫甚焉。孔子蓋不與也。其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記禮者之經也。

子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子曰。孔子之道。得其傳者。曾子而已矣。曉門弟子才辯明智之士。非不衆也。而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也。觀易簀之事。非幾於聖者不足以臻此。繼其傳者有子思。則可見矣。

劉安節問孔子未嘗以仁許人。而稱管仲曰如其仁。何也。子曰。闡幽之道也。子路以管仲不死於子糾爲未仁。其言仲者小矣。是以聖人推其有仁之功。或抑或揚。各有攸當。聖人之言類如此。學者自得可也。

子曰。在邦家而無怨。聖人發明仲弓使之知仁也。然在家而有怨者焉。舜是也。在邦而有怨者焉。周公是也。

子曰。堯舜孔子。語其聖則不異。語其事功則有異。

子曰。象憂喜舜。亦憂喜。天理人情之至也。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管叔初未嘗有惡。使周公逆度其兄將畔而不使。是誠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

子曰。齊王欲發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所矜式。其心高矣。於孟子有可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非不皆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

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王其猶天歟。

或問非周何知。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塊之言。則亦有善者。

子曰。世之博聞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蔑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

有弊也。

子曰。瞬之在前。未能及也。忽焉在後。則又過也。其差甚微。其失則有過不及之異。是微也。惟顏子知之。故與卓爾之歎也。

或問後世有作。漢帝弗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地。築開而種之。其養雖於物者。如何其茂也。久則漸虧矣。子曰。君子有爲於天下。惟義而已。不可則止。無苟爲。亦無必爲。

或問後世莫能及也。胡不觀之。有天地之盛衰。有一時之盛衰。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其榮枯休戚。未有同者。陰陽消長。氣之不齊。

子曰。止惡當於其微。至盛而後禁。則勢而有傷矣。君惡既甚。雖以聖人救之。亦不免於刑戮也。

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正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賊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道之者。亦因其明蔽。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子曰。小人之於君。能深奪其志。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

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蓋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有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

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閒居。講明道義。以貽後學。猶之可也。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

子曰。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

或問升卦有大臣之事乎。子曰。道何所不在。曰。大臣而猶升也。則何之矣。子曰。上則升君於道。下則升賢於朝。己則止其分耳。分則當止而德則當升也。盡是道者。文王也。

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

劉安節問賜魯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可乎。子曰。不可。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樂。非也。人臣無不食之受。皆過也。王氏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而周公能之。故賜以人臣不能爲之功。周公亦盡其分耳。人臣所當爲者。而不爲。則誰爲之也。事親者曾子可也。其孝非過乎子之分也。亦免責而已。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爲。則爲之功。是猶曰人子有不能爲之孝也。而可乎。後世有特功責報。而快快於君者。必此之言夫。

子曰。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免寒險難。無是以動其

合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子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心將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

子曰君子之處高位也有極而無隨焉在下位也則有當極有當隨焉。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則如之何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

范公爲諫官嘗諫上曰今欲富國强兵將何以爲子聞之曰野哉烏足以格其君周禮所記亦有強富之術推孟子爲梁惠王言利之不可爲至於不奪不厭言兵之不可用至於及其所愛也庶乎其可矣。

子曰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子曰臣貳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忤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無地名可稱也謂畏於正此何義也。

荀死乎。

子曰士方在下自進而干君未有信而用之者也古之君子必待上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崇己以爲大也蓋尊德樂道之誠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耳。

或謂屯之九五曰屯其膏然則人君亦有屯乎子曰非謂其名位有損也號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威權去己而不識所收如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或不勝其忿起而誅正之則致凶之道其惟盤庚周宣乎修德用賢追先王之政而諸侯復朝焉盍以道咽致不以暴爲之也若唐之德宗昭宗是也恬然不爲至於屯極則有亡而已。

昔有典選其子當遷官而因不之遷者其心本自以爲公而不知乃所以爲私也或曰古者直道而行於嫌有所不必避後世人僞競生是以不免耳。

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

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

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或問臣子加諡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爲也。

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饜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則也曾是之謂愛身

乎。

或謂禮局設官地清而職閒可居也子曰朝廷舉動有一違禮則禮官當任其責安得謂之閒。

或曰未有大臣如介而得君者子曰介而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非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

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

或問孔子事君盡禮而人以爲諂禮與諂異矣諂何疑於盡禮子曰當時事君者於禮不能盡也故以盡聖人非孔子而言必曰小人以爲諂也孔子曰人以爲諂而已聖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如此。

子進講至商宗三復自圭中侍謂講至商宇諸隱之子不聽講畢進曰人君居兆人之上處天下之尊只懼怕人過爲崇奉以生驕慢之心此皆近習諂媚以養之耳昔仁宗之世宮嬪謂正月爲初月易蒸餅曰炊餅皆此類天下至今以爲非嫌名舊名諸勿復諱也翌日孫覺講曰子長於正子曰以諱之故猶

以經術進說於人君。言聽則志行。自背抱道之士。孰不願之。如恨弗獲。然自古君臣道合。膚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臣也道未行於室家。事未孚於鄉黨。而何足以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姑莽辭說於進退之間。爲一時之歡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而無敝。豈知其不可也。是以欲進而患得。每時以愧己。夫海宇至廣。賢俊非一人。區區得其說於學以示天下後世。不廣幸會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臣得以所學上沃帝聽。則望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輔成聖德。則爲宗社生靈之福矣。久之意有不合。上書太后曰。臣鄙人也。少不善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昔在兩朝。與爲賓客者。薦揚臣於是時。自顧道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上嗣位。陛下臨朝。大臣仰體求賢願治之心。搜揚嚴穴。首及微臣。以爲可而不仕。予思孟軻則可。吾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住所以規其君也。如臣微陋。食士之毛而爲王民。食而不事。則邪有常憲矣。是以奔走承命。而至闕庭之外。又有館職之除。方且表辭。遂蒙賜對。臣於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道至陛下。屢尺天光。未嘗一言及於朝政。陛下誠臣豈求進者哉。既而狼狽經筵。事出意外。悃然驚惕。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已萌矣。辭不獲命。於是服勤厥職。夫性樸而言揣。臣之所短也。若夫愛上之心。事上之禮。告上之道。則不敢不盡也。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直欲舉太平不止於因循苟安而已。苟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誠不足慮。而方今所謂至急爲長久之計。則莫若輔養上德。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願陛下攬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潛於近規。勿遲惑於衆口。然後知周公誠不我欺也。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臣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使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羣猷允塞矣。今四海廳廳。日益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孟亦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化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體乾剛健而方行之。則天下之幸。上嘉納焉。

明道告神宗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拱手前坐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上曰。朕未之見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瞿然曰。朕不敢。明道之未爲臺諫也。察荊公已信用矣。明道每遇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言及功利。上始疑其迂闊。而禮貌不少替也。一日極論治道。上斂容謝曰。此堯舜之事也。朕何敢當。明道徐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上益敬之。荊公盡策寇行。子意多不合。令出有不便者。即論奏之。其尤有益。則論大臣不同心。謂小臣類大計。謂害苗收二分之息。謂榷酤部度牒良民爲僧。謂民情怨咨。面公論其過。謂興利之臣日進。而尚德之風寖衰。上不敢用。子遂以罪去。

明道補外官。入辭上。猶眷眷問政。他日明道曰。當是時。吾不能感動君心。願吾學未至德未成也。雖然。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亦復可笑。人力不勝。以至於今。豈非命哉。

心性篇

劉安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子曰。古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實之善惡。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也。

子曰。論性而不及氣。則不備。論氣而不及性。則不明。

子曰。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未應不爲先。已應不爲後。如百尋之木。本根枝葉。則一氣也。若曰高明之極。無形可見。必也形諸軌轍之間。非也。高明之極。軌轍之間。皆一貫耳。

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待於聞見

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極本原而語之也生之謂性其言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而告子一之則不可也使孟子不出則告子不知義烏知

或曰窮理智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

告子之未知義孟子爲知言

子曰有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有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

子曰凡物既散則盡未有能復歸本原之地也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則不返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

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忘矣

或問性與天道是誠不可得而聞乎子曰可自得之而不可以言傳也他日謝良佐曰子貢即夫子之文章而知性與天道矣使其不聞又安能言之夫子可謂善言子貢可謂善聽

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所不蒙矣

子曰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性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

子曰有得無得於其心氣驗之裕然而無不充悅者實有得也切切然心勞而氣耗謂已有得皆擾度而知之者也

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

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息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子曰義理客氣相爲消長者也以其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

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子曰恥不能而爲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庸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

或問君子存之何所存也子曰存天理也天理未嘗亡而庶民則亡之者衆君子則存之者寡矣

或問志乎道而玩之不樂居之不安何也子曰無乃助之長歟

或問志乎道而玩之不樂居之不安何也子曰無乃助之長歟

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或問敬忠孚信之別子曰一心之謂敬盡心之謂忠存之於中之謂孚見之於事之謂信

子曰自得而動者猶以手舉物無不從也慮而後動者猶以物取物有中有不中矣

或問人情本明其有蔽何也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

子曰德性云者言性可貴也性之德言性所有也

張子曰太虛至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則濁濁則有礙礙則形質矣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或問獨處暗行而多懼心何也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

子曰以私己爲心者枉道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

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問曰孝弟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子曰世之言道者以性命爲高遠孝弟爲切近而不知其一統道無本末精麤之別洒埽應對形而上者在焉

世豈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心至命者亦由之而弗知也人見禮樂壞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夫盜賊人之至不足道者也必有總局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起而謂禮樂一日亡可乎禮樂無所不在

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乎何有。

子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學忘則坐馳有忘之必。是則思而已矣。

或問性之或形。猶金之爲器歟。子曰。氣比之金可也。不可以比性。

子曰。言不足以得意。得意則言可忘矣。非心自得之。終非己物。

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捨則去。思之弗熟也。

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圾汙。則在行之耳。或有汙壞。則敬以復之耳。其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

或問性善而情不善乎。子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子曰。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有善否。由氣稟有偏正也。性則無不善。能養其氣以復其正。則才亦無不善矣。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遠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或問志意之別。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子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楊迪言於子曰。心迹固夫子以爲無可判之理。迪也疑焉。子曰。然則舜同象之與瞽。孟子不以爲僞。卽是。

宜精思以得之。而何易言也。

子曰。與叔昔者之學雜。故嘗以思慮紛擾爲患。而今也求所以盡事物之理。非槁形灰心之謂也。人者生物也。不能不動。而欲槁其形。不能不思。而欲灰其心。心灰而形槁。則是死而已也。其從事於敬以直內。所思則亡矣。

游酢曰。能戒謹於不睹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矣。子曰。是則然矣。雖然。其序如之何。循之又如何也。苟卿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其言是也。而曰性者。惡也。禮者僞也。然則由士而聖人者。彼亦不知求放心而求放雞犬者也。

子曰。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知其所循之序矣。可不深思而謹擇乎。

子曰。有能全體此心。學雖未盡。但隨分以應事物。雖不中不遠矣。

子曰。西北與東南人材不同。氣之厚薄異也。

或問心有存亡乎。子曰。以心無形體也。自操舍言之耳。夫心之所存。一主乎事。則在此矣。子因以目視地。曰。此則無存亡矣。

或問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心則無存亡矣。

曰。過則無聲臭矣。其曰放心者。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心則無存亡矣。

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其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其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或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也。子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子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

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欲非必盤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

或曰。心未有所感之時。何所寓也。子曰。莫知其鄉。何爲而求所寓。有寓非所以言心也。惟敬以操之而已。

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可亡也。然亦患其蔽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子曰。善惡云云者。猶杞柳之論也。湍惡湍云者。猶湍水之說也。

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

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

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

子曰。君子以誠爲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誠不足以如之。則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皆鼎賁也。

厚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其入神之奧乎。學者欲是論養氣之道。而未遑及夫神也。子矣。烏得而求之哉。子曰。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事矣。孟子於厚曰。勿忘者亦不捨其靈明。善應之耳。子曰。有不捨之心。安得謂之靈明。然則其能善乎。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盡之所棁。爲天理而不知反。故曰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慾。

爲能窒慾。

子曰。自性得者皆善也。而有仁義禮智之名者。以其所施之不同。合道也。而世言道與性者。必曰超然乎四端之外。是亦不學之過也。

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所知。不假聞見。

子曰。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放雞犬者也。

子曰。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心無日不能視。目無心不能識也。

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溺於小而已。是故聖人開之。

子曰。人之性猶器。受光於日。佛氏言性猶盛器曰下。傾此於彼榻曰。

曰。過則無聲臭矣。其曰放心者。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心則無存亡矣。

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其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則於天德不盡。其於知天難矣。

曰。眞元之氣。氣所由生。外物之氣。不得以雜之。然必資物之氣。而後可以養元氣。本一氣也。人居天地一氣之中。猶魚之在水。飲食之眞味。寒暑之節宜。皆外氣涵養之道也。

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而佛言有一物不亡。而常存。能盜盾奪陰。則無是理也。

子曰。不誠不莊。而曰盡性者。無之。性之德無僞。慢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子曰。體會必以心。而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堂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或問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何也。子曰。無是四者。非仁而何。原憲之問在於止而不行。未免於有是心也。故曰可以爲難而已。蓋將以起原憲之問而進之。而遽不能也。

或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

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子曰。咸而遂通。感非自外也。

子曰。退藏於密者用之源也。

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能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

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其蓋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無得於此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爲機穽之巧而已。

子曰。知命者。達理也。受命者。得其應也。天之應若影響然。得其應者。常理也。致微而觀之。未有不應者。自淺狹之所見。則謂其有差矣。天命可易乎。然有可易者。惟其有德者能之。

韓康公曰。今有人順然明盡者。子信諸。子曰。必也生而知之。然未之見也。凡所貴乎學者。不謂生而知之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言其至也。佛氏於陰陽生死右之。未之識也。而謂得夫形而上者。與吾聖人無二致。可乎。人才智愈明。其所陷溺愈深。可不戒乎。

子曰。學必知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慊。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子曰。非仁無以見天地。

子曰。感慨殺身。常人之所易。臨死生之際。雍容就義。君子之所難。

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子曰。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聖賢之處世。莫不如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智汙而已。

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

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或曰。凡人辨論。自直其說。求勝人而無含容之氣。何也。予曰。識量狹也。學識也。聖人與日月並明。故天地同量。下此者猶之江海也。鑑鼎也。不齊而未有不滿者也。惟道無限量。知道者量必宏。學而充之。則亦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推而上之。至於爲公輔而滿者。方其未滿。於求生於西也。非其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其害在於

是內而自私也。用智也。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聖人未嘗絕物而不應也。人之情易盈而難測者。惟怒爲甚。能以方怒之時。遽忘怒心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人物篇

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子曰。人以累物爲患。必以忘物爲賢。其失一也。

子曰。物固有是理。因而充長之。不俟乎造爲。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則非也。

子曰。觀物理於察己之理明。則無往而不識矣。

子曰。君子循理故常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曰。時者。聖人之所不能爲也。而人之智思。世之治亂。聖人必示以可也。

子曰。物形有小大精麤之不同。神則一而已。

子曰。物相入則相說。說則相入。說以正爲貴。君子之道。致說於民。如天地之施焉。

子曰。君子之自尚。蓋非一致。有抱道不偶而高潔自守者焉。有知止足安於不求者焉。有清介遠引不屑世故者焉。孔子所謂志則可者。進退合道者也。

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

子曰。非仁無以見天地。

子曰。感慨殺身。常人之所易。處死生之際。雍容就義。君子之所難。

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子曰。聖賢之處世。莫不如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智汙而已。

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

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或曰。凡人辨論。自直其說。求勝人而無含容之氣。何也。予曰。識量狹也。學識也。聖人與日月並明。故天地同量。下此者猶之江海也。鑑鼎也。不齊而未有不滿者也。惟道無限量。知道者量必宏。學而充之。則亦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推而上之。至於爲公輔而滿者。方其未滿。於求生於西也。非其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其害在於

折旋俯仰則心動矣有飲酒既醉而執禽慈恭者雖賢於顛沛而爲酒所動一也富貴公子折身過於謙抑視賤微者亦賢矣亦爲富貴所動也

或問疏朋友之過不告則不忠善告之不納則當何如子曰誠意交乎於未言之前雖不言而人信之矣不信者誠不至也

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多矣惟婁孚之率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識

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義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子也

劉安節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欲可知也推其志既壁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況老少之異乎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子曰天下之聚貴以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於財則爲悖入

子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

子曰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矣

子曰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亦必有所濟

子曰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

劉安節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子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子曰然

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而不窮也

子曰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質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

子曰昔人知幾誠之於思乎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乎順理則裕而從欲則危乎

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蔽者成之而已

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子曰凡物有形則聲色臭味具焉四者之虛實均而實勝也意言數象亦然

木石乎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

子曰夢之所接無形聲而心所感通則有形聲之理物生者氣聚也物死者氣散也

或問天民與大人之道何以異子曰順天而行道者天民也順天而爲政者天吏也大人則進乎此矣

子曰君子在塞則有以處塞在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塞而塞困而困也

子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未有不善者成而後有敗興而後有衰得而後有失事無不然者故孔子贊之曰元者善之長也

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或問符瑞之事有諸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禍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道也

子曰堯夫云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夫人自人物自物其理昭矣

子曰先儒母弟之說非也禮云立嫡子母弟者謂嫡也非以同母爲加親也以同母爲加親是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

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過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

不能非知聖人者也

子曰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吾所應惟君子能之

子曰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

或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鏡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

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子曰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君子常過於愛小人常過於忍

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子曰今之世稱曰善人者豈如無惡可欲也哉殆亦侔棄無立之異名

子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子曰萬物之理皆至足而人於君臣父子之間不能盡其分者多矣

子曰無物無理推格物可以盡理

或問聖人之道甚難知也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曰來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

子曰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制在人而不知羈勒之用本於馬也聖人之化亦如之

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

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子曰聖人盡道以其身之所行者教人是欲天下之人皆至於聖人之域也佛氏逃父棄家毀絕倫類揭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人君子之心哉

子曰凡物有形則聲色臭味具焉四者之虛實均而實勝也意言數象亦然

子曰夢之所接無形聲而心所感通則有形聲之理物生者氣聚也物死者氣散也

子曰君子在塞則有以處塞在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塞而塞困而困也

子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未有不善者成而後有敗興而後有衰得而後有失事無不然者故孔子贊之曰元者善之長也

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或問符瑞之事有諸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禍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道也

子曰堯夫云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夫人自人物自物其理昭矣

子曰、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子曰、與味者語、如持被醉人左扶之則右仆、右扶之則左仆、欲其卓立中塗不可得也。

子曰、莊周言神人者非也、聖而不可知、則不可得而名、故以神稱之、非謂神人加於聖人一等也。

子曰、輕浮巧利之人、去仁遠矣。

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

子曰、不履聖賢之行則亦不能入其閫奧。

子曰、不可爲而爲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

子曰、陸與不悲君子不由放本塞源之教也。

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縣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於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其間、若不啻在己者、亦勞矣。

子曰、上下一於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所不至、此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也。

子曰、爲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則心悟。

子曰、物未嘗不齊也、強欲齊之者、非物不齊也、汝自不齊耳。

子曰、上竿而戲者、自數尺至於百尺、習化其高也、況聖人至誠妙物之功乎。

子曰、聖人一言卽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

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或問於傳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頭蛇身者、信乎、子曰、謂之人則無是矣、或言其賦形之有肖焉、則可謂之可矣。

子曰、爲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耳、聖人無爲異於是。

子曰、元氣會則生聖賢。

子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爲好。

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心與事過則內之所重者更互而見、此一事重則此一事出、惟能物各付物、則無不可矣。

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生、發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鬼神者、造化之功也。

子曰、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或曰、凡物之出、各自其氣之所勝而化焉、子曰、何以見之、曰、如木之生、新根旣大、則舊根化矣、子曰、是克也、或曰、克則木化爲土而何、子曰、非化也、克也、物無一定、盛衰相因、古之人以迭王言五行、蓋之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子曰、五物也、五物儻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旣曰五矣、則不可揮而爲一也。

子曰、物有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

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致曰位、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得之云爾。

二程語錄

朱子輯編

原序

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然而有明晦與絕續者。非道之有晦與絕也。語道者身未嘗有之。而知不足以見。徒以臆想妄意而然。此如生而盲者不識日。而強言日。其無常於日也審矣。乃行天者則不因之而有加損。故曰道未嘗有晦與絕。古今道統。歸於尼山。論語學庸之書。具載夫子語。然皆非夫子自筆之。其門人相與記其所聞。以傳於世。其後得其傳者。獨有孟氏。七篇。孟氏既沒。漢唐諸儒。爭著書言道。而道始不明於天下。尋以微滅。至宋二程子出。然後復舉千數百年來不傳之蘊而昭揭之。蓋至於今不泯。季通有言。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朱子深取其言。然則二程之書。即伏羲堯舜文王孔孟之道。一發於二程之書。若文集若易傳若經說。皆先生自筆之。若語錄。則其門人端伯、與叔、定夫之徒所記。而朱子編輯之者也。朱子之言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雖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揚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皆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正程子。爲得聖人之心。又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可謂發是書之奧。約而蔑矣。今錄目次節。悉依朱子。而稍加刪訂。凡道書十五卷。外書二卷。附錄一卷云。康熙四十八年己

葉序

丑季春。徽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以及物。聖人不貴焉。其立言持論。有關於一時之意見。而其流且滋弊。聖人不言焉。凡聖人之所貴而言者。皆爲之於已。而可公之於人。愈人愈多。愈遠愈存也。古今聖者。無過於夫子。夫子之學。學者矣。而猶恐世之不信也。故自揚其指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云者。明其所學所達。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疑性道之同條而共貫也。竹子知之而發以忠恕。子貢不知。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是言。是猶存乎淺深之見矣。夫子之道。至孟子而絕。非道絕也。自孟子後。嫣然以學術自任者。其言皆放辭支離。失洙泗之典刑。蓋道未絕而學絕矣。夫周程張朱者。續孔孟之學者也。周子之言曰。誠曰無欲。曰中正仁義。張子曰禮。朱子曰居敬窮理。實本於程子。吾觀程子之言。如定性書、好學論、本天、本心、諸說。皆至爲深粹。其揭之爲窮理。該精麤、兼本末、固亦與下學上達之義。有相證者。夫自孔孟而後。儒者之學。爲之於已。而可公之於人。立言持論。可以無弊而長存。

信朱有及程子者也。終宋世。學者皆程子無二說。惟金谿陸氏。見有不合。而近世之爲陸氏學者。遂以居敬爲拘。格物爲支離。面別爲譚瀛簡捷之方。世靡然趨之。蓋至今日而不勝其流弊。有志之士。始復厭之。思山朱子而湖程子矣。朱子遺書。頃已盡梓。考功徐君復梓周程張氏於署中。而程氏書最多。有道背有外書。有文集。有經解。其若干卷。徐君請余敍。余惟世之學者。雖千蹊萬徑。大概不出於虛實兩端。實之極。則將有繩束拘攣之苦。而其勢且出於虛。虛之極。則將有恣睢決裂之病。而其勢復返於實。厭行地者思遨虛御風。御風而不得。則又思行地。物必有趨而情必有至。漢人以訓詁爲學。字櫛句比。辨析萬端。經學實而竹人欲矯之以虛。故清談盛也。宋人以窮理爲學。尺尺寸寸。註步不失。道學實而明人欲矯之以虛。故異論煽也。宋之實。遠過於漢。而明之虛。亦或甚於晉。何也。晉人不敢伸莊老於孔孟之上。而明人乃欲抑末酒於笙乾之下也。要以下學上達。忠恕一貫。斯文功令。與天無極。其孰能繩諸。不居敬而欲進德。不窮理而欲盡性至命。猶之不行地而御風。難以至矣。救今日之虛。以還孔門之實。烏能廢程子哉。世之論程子者。多右伯子而左叔子。夫伯子似顏。而叔子似孟。今言學者。必曰孔孟。而道南一派。實出自叔子。是亦未易以優劣論者。善學者惟取二先生之書讀之。各就其資稟之所近而體驗焉。皆可以有得矣。此徐君倦倦共學意也。客有告徐君者曰。是書世所艱覯。刻之無益。徐君不應。於乎。若徐君者。其誠篤於道者也。明南京吏部右侍郎後學葉向高謹序。

朱子編輯遺書目錄題後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竄。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嘉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稱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特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繆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將所鈔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蓋所序次。可謂寫。始蓋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麤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非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朱子編輯附錄題後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蓋皆輯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證誤。故於每事之下。各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

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又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二程語錄目錄

卷之一……一
遺書二先生語
　端伯傳師說（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上語・無錄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卷之二……一一
遺書二先生語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卷之三……三九
遺書二先生語
　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卷之四……四九
遺書二先生語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皆洛洙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錄則此書通記云・）

卷之五……五七
遺書二先生語
游定夫錄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卷之六……六三
遺書二先生語
此一卷，朱子原分爲三卷，云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又云，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略爲刪訂，合而一之，又下二卷，雜說論孟，已與經說伊川雜錄相出入，故別爲一篇，無名氏，附雜錄後，明興雜錄相出入，故并附之。
卷之七……七九
遺書二先生語
洛陽議論　歸洛十年，楫集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前錄之前，以雜有楫集議論，故附於此。
卷之八……八五
遺書二先生語
師訓劉質夫錄劉絢，字質夫，根氏人。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劉質夫錄元豐七年甲戌。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劉質夫錄元豐八年乙亥。
亥九月過汝所聞劉質夫錄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卷之九……九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管主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尚有與叔名字，庭庚申年也。
卷之十……一二三
遺書伊川先生語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卷之十一……一三一
遺書伊川先生語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變後紹聖四年追論前事，延平錄語及見於此，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跋在後。
卷之十二……一八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楊遵道錄楊遵，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曇孫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湟陝後事，
周伯忱本周孚先，字伯忱，毘陵人，送中靖國初從學。

卷之十三……二〇五
遺書伊川先生語
帥說門人張思叔錄張繹，字思叔，高安人。
附帥說後胡文定公家本，除程重，得此數章，以其翻譯類說，故亦附見後。
卷之十四……二一三
遺書伊川先生語
伊川雜錄唐棣錄，字彥思，毘陵人。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爲一篇，無名氏，明興雜錄相出入，故并附之。
卷之十五……二二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鮑汝霖錄鮑若雨，字汝霖，一字商霖，永嘉人。
鄒德久本鄒柄道鄉公之子，毘陵人，未詳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爲附東見錄後。
暢潛道錄暢大隆，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吳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暢聞見於謝氏，謝氏又出於呂，呂與暢叔所傳，讀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朱子所編輯者也，分注多拔朱子所定朱子原分爲二十五卷，今略加刪訂，或合數卷爲一卷，作十五卷。
卷之十六……二四七
外書
朱公掞錄拾遺朱公掞，字公掞，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爲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參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陳氏本拾遺陳淵，字知夏，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程氏摭拾遺李錡錄，錡，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存伏解，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語錄，
羅氏本拾遺羅從彥，字仲素，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面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於此，
游氏本拾遺游定夫錄，院家本。
春秋錄拾遺吳人士錄信伯，舉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爲此篇，
大全集拾遺建陽印本，
時氏本拾遺時瀅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出諸本語者，
卷之十七……二六七

外書
傳聞雜記（王氏壁虎・呂氏家塾記・劉明復理・顏回論語錄・延平問答・侯子雜言・游酢記・雜志・汪端明記・孔文仲錄・）
右程氏外書朱子所編輯也。分注亦多依朱子所定。朱子原分爲十二篇。今略加刪訂。合爲二卷。……二九三
卷之十八……
附錄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敍述（劉立之・朱光庭・范祖禹・）
書行狀後（游酢・）
哀祠（呂大臨・）
伊川先生年譜（朱子輯・）
祭文（張繹・）
奏狀（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朱子所編輯。以附於遺書之後。敍述序一篇。皆伊川先生所作。今已刻入二程文集中。故將此數篇附刻於此。使學者得視其詳焉。惟邢恕原是自絕於程門之人。故特去其一篇。

二程語錄卷之一

饒州張伯行孝先甫訂

道書二先生語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小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不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爾何事。至如孔子。道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白矣。若能於此言上君得破。便信是會轉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事至合斯應。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

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孟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當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做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方。一作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麤。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述。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面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不自得之。則遠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必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卻患在容盧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遜自曰冀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額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咸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韋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也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仍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面死。必不肯削髮異服面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游方之內。游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過可謂盡矣。性。一作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面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故上徹下不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富貴貧賤。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葬祭。蓋無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墳。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義理少。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多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溷神若祭祀有尸則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祭祀之勢遂不肯行爾

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爲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而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皇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顧閎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肆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口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慙而已

有人勢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服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爲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誦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儲蓄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奪志如王履顏柳鼂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卻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祭鼠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貯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駁駁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舉中節御中度皆誠也若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顯言趙澤若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甚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若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桑也滔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若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有稟氣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渾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曾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

胥與趙汝棻論爲政切忌臨事落心曰此誠是也然惟恕上合著心

拾遺

人愚乎愞性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恐懼也。治忿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忿。明理可以治懼。

二程語錄卷之二

道書二先生語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心一作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愛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營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眞知。眞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眞知。若眞知決不爲矣。

嘗言鄭縣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著。有姓陳人乞分居。機立笘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

明

昔見上蔡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顧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斯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何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皆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誠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既已不誠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哲者哲之。至於不聰。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非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舉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習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哥。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廟宗正纂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

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

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事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明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正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繁累。且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明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恪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郯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一有地字。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潛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橫渠云。心要見聞。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致。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今用

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則。故曰無配。則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祫祭。則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制。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師喪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揚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胷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縣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他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貨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蔽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尙不論。更休曰且待皆試。若皆試則己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

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使先言性命道德。先騙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聖德薄。無可奈何。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若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緣時之汙隆。清談盛而竹室衰。然清談爲害。卻只是閒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一字。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澄而不論。更休曰且待皆試。若皆試則己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概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卷末注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別錄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述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而。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嬾閒爾。他本是爲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卻要週徧。謂既得本則不思不週徧。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終爲其學者結之。二理雖同。而屈。伯叔又卻隨說。卒不可曉。考之。今附之。

今日所思者。思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乘藉。又殄滅不得。故當思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乘藉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教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卻竟無得處。他有一箇是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貿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本有德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言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週徧。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卻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尙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令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若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也。

君實皆忠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箇。當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卻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若皆思慮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當有人喚醒也。本此無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爲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當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象。邊事所困。蓋歲不稔。昨來餓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是被點陷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魄。故生是人。至如閭里有許多氣魄。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魄大小大。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個差池者。蓋爲書亦有雅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

即只是狂妄人耳。惩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在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如枯木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抵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則人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泱洽而已可也。

異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卻合滑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洞澈。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枯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卻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昔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卻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卻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遠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論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漫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事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

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豈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秦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

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順從也。介父道此固誠實誠意。卻爲天眞。其further於中許大餘。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寡分矣。幸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得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來對。遂見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思只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面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舉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思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苟不行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少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誠許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事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漢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只著一箇私意便是假。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一作也。性須得。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卻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善。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以明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堯舜誅四凶。鯀豈不然。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爲當有苗。要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仲何得。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雖爲形骸。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倫物哲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行道。添得些行道多。舜盡孟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然學得到上面也。）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若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瑾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扇。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榻。書册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目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乘氣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阱。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閒或有些時和藹。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若若。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鉦一溜柴薪從頭燃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面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畢竟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戴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沈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之理。

孟子論王道便宜。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庸敎之。農而無敎爲不可。故敎之也。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蓋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雖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聖人之敎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文少佛語者是。一本章首有云二字同。餘見明日之首章。學佛者難去聲。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其故來此。卻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鼎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鼎相濟。乃爲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箇箇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顚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今異敎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開推。釋氏之說。衍蔓迷漫至深。今日一作曰。是釋氏盛而道家道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一作又。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卻未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遂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來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枯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又生長時。卻有又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象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其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注疏。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無思。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鬚杜以意數之。已倘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而北者。在其離也。坎離又不

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長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論語爲書傳道。直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徐幹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來。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聚衆。而取勝者多。蓋

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圍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

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歷而亂。以此觀之。兵

兼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開風聲鶴唳。皆以爲管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

學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帥旅

勝敗。不能無之。然今自邊事至虢疏。贖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關外之事。將

軍處之。一一申稟。皆受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檢項非也。不已太厚矣。

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拗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

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接掩

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

之。（須一作得。）得其正。使將黍以管其管。看管實幾粹。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雖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

羊頭山黍不相遠。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

三等篇子篇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

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卻當詰

見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

叔爲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卻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人道來。

堯夫詩。雪月風花來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

是無端。又如言文字是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盡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這箇道理。古元來有

二程語錄卷之三

遺書二先生語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哲畏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荐堅請非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事。然當時以爲不宜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處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疑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雜。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讐前事也。然則既如此。爲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滯於人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廉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人。議論。今使都無異者。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開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斐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蠟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祭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滅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得爲養是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遮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箇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冀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及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一本通下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使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做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橫渠喜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凡之義。（同凡唯設一位祭之，謂大小祖同牢而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今祭祀其敬文之煩。尚皆可殺。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他所未遑也。皆卓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廉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人。議論。今使都無異者。

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斐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蠟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舉上理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寧。所感萬端，又如繅鎖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事則皆不之察。）

（性用心自觀，卻是以己爲害；若此綿綿，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書當看自約數年，自上著脚，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奈何在一箇形象。若非自然，若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制，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之要之處，則一般，其必有（一作異）者，皆如海中之巨魚爲標，不管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其上之物。雖極其巽，要之只是水旋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古者自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九人固不足，過天下計之，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聯捄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時，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檿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豈何足論。如史册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人有言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一作氣。）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於人爲人間，倒身上有幾條背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氣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卻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要也。其實之汝，證如算實而向北者，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者，各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冀日決不爲路，不當城郭，不爲溝渠，不則男東面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坎則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曾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開，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開，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是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猵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

則有甚盡期，須只於舉上理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寧。所感萬端，又如繅鎖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事則皆不之察。）

（性用心自觀，卻是以己爲害；若此綿綿，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書當看自約數年，自上著脚，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奈何在一箇形象。若非自然，若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制，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之要之處，則一般，其必有（一作異）者，皆如海中之巨魚爲標，不管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其上之物。雖極其巽，要之只是水旋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古者自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聯捄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時，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有彫謝，桑檿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豈何足論。如史册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人有言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一作氣。）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於人爲人間，倒身上有幾條背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氣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卻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要也。其實之汝，證如算實而向北者，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者，各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冀日決不爲路，不當城郭，不爲溝渠，不則男東面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坎則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曾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開，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開，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是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猵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

執從雖日趨而求其不弗不可得也。食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功也。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解。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書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君問觀史書。猶能趨品蔡類。伯淳則君實能如此。與他書看。君實曰。百家一箇身。逃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盪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蠢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孔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呵之。蓋是以啓其不避爾。彼亦必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則立條貫。元不爲然。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則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爲深讎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說對。要之卻濟事。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道書二先生語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

切脈最可體仁。（鄒毅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舉明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張子厚、郁燾夫、善自開大者也。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說對。要之卻濟事。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親聞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儒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頭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溼。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逸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鳶魚云云。非是物其上下而言。蓋活潑潑地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處。）

（聚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嗡嚅云者。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秦舞陽。須是聽其言也爾。）須是聽其言也。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一行坐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慶。

泰山爲高矣。然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卻辨不得。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術管得我。有甚我管得術。教人致卻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强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二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當之非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稭數在先王時。惟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拆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室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誠也。若已誠。雖管仲可奈

何。未有心誠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日日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

不可強。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逐亦如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慆疾於頑。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有窮桐之戚。則隨事箴規。逐養生之戒。則卽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必（一作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卻則得。若要眞得。（一作識。）須是體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段梁。什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超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

以律管候機事之久。機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時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旋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像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道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晉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其渠得。先生謂不曾渠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盤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質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益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溢肌泱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一作理。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常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圖一圓謂之規。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抑過餘。

二程語錄卷之五

通書二先生語
游定夫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之質。孰與成之。

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君子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聞其叔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聖人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知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賜隨應舉。伊川曰。何

不此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非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臭。以保天命。孫於不臭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雒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浮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顚知尊顯經術。而天下脈之。故有東苧之放賦。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爲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而文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晬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嚴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侍講。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固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

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已。

所爲教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來背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質國背君亦可要矣。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鄙邑。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施慈之。則漆良者安。（昭道本連上一段。）

勿之過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節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事事離不得一敬字。然則執事敬者。因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士之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堪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苟若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爲不忠。在道爲不知。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大丈夫哉。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晬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嚴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侍講。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固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

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已。

所爲教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來背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質國背君亦可要矣。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賞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厚矣。

二程語錄卷之六

遺書二先生語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生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盛其才。蓋亦時然（一作時・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嚴嚴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孔子請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孔子講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此字・疑時中字・）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進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貴上貴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疑分兩字倒注・）

乾坤古無此二字。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造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掃應對。便上可到聖人事。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曾言天。（存心則上帝臨汝。）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學原於思。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嚴體肼。動容周旋。中禮自然。（一無自然字。）惟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恐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舉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徹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一本此聖人舉已以下。別爲一章。）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大圭黃鐘。全沖和氣。

節嗜慾。定心氣。（卽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總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事或節。）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怒欲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

去氣偏處。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此章連人自誠下爲一章。）

飢食渴飲。多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便萬物各有止。分便定。（其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虛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只一箇誠。神本無二。）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誠生。便是不應。楊子江俊恩非是此理。）

解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慮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一作漸至成德。）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艮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大。）

恣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而召而如乾坤。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黨。吾黨使隱。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技擊不足以當飾制。飾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旦。）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長始綸萬物。）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他是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誠能豫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衆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貧子寶珠。

君實爲厚。師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深淺。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卻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縣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原而居。水汎濫乃始爲害。常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盡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舜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歷者可矣。

今之稅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春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喪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百工只管殺畜有司之所能・

有田卽有民有民卽有兵鄉達忻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殺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達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

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憾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

東以西爲西・

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

邵堯夫猶容中樓閣・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思不知只思不見自己・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淨惡則心不在內・

靜坐獨處不難居處居處天下爲難・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孔子弟子少有曾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卻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何如・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飯心神明上下同流・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九德皆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從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性一作・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帙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破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

此大不爲井所拘卻入井中也不害・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卽道日益明矣・此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俱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

一本無忘字・別有雖卒處事四字・

不可忘・

二程語錄卷之七

道書二先生語

洛陽議論

子厚謂程卿夙與幹事。良由人滯氣則勤。固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淨氣。幾何時而不蔽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有救之之術。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著亦甚多。昔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覓平可以盡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井地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盡之也。苟如此。雖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廢。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古畝面積。言積取之積則無義。是透積之積。透積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騙率。無一家得情者。及已收穫。則止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疆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開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頗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行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耳。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應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正當當。目力爲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問。言陛下富國强兵後。待徹甚。以爲非是。此言安是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在焉。子厚言堯夫抑止富强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域。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暴不奪。伯淳言。鄒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一本無觀字。）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備術求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當盡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任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宛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所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巖。勒使入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誰無他異。復爲小兒戲之致死。此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腦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顯言徒流杖數貶之以銅。使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姐豆不修。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慮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雖有良法美意。只是空文。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馬也。豈謂合髻子乎。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皆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今遂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輕兵。冒進深入。朝廷以亦子爲憂。亦

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遠。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租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蒸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糧渡五百人過江。且欲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栰。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衆殺。吾衆無救。誠死誠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逃竄者死八萬。戰兵陣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爲賊殺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脅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逵以鴈翎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鴈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數而欲有之。大率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緣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皆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儁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臂。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謂昔嘗請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慮記得熟。

子厚言。關中舉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取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大。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西方之樂也。今用之於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婆羅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慢了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言。所盡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遠慮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浩乎。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憊。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

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二程語錄卷之八

道書二先生語

師訓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淸虛一大爲天道。則一作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爲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纔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天道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温門如見大賓。便長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成內外之道不偏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恒道次必於是，剛沖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然，生、成、悔、憾用也，體用無先後。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聞正面諸侯，顏色和平而已矣。）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面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賢。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有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愼。

平康正直。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一本譬字下別為一章。）

諸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告子此言是，而謂天之性，牛之性，犬之性，人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天之性，牛之性，犬之性，人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一本譬字下別為一章。）

諸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告子此言是，而謂天之性，牛之性，犬之性，人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天之性，牛之性，犬之性，人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一本譬字下別為一章。）

諸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告子此言是，而謂天之性，牛之性，犬之性，人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天之性，牛之性，犬之性，人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則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皆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時與无妄。天性豈有妄哉？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天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珍異類。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歷家有歲差法。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皆自轉。）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慧，世之治亂，聖人必不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過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輒間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蒯聵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殉孔悝無與於此，患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嬉笑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荊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人心不得有所繫。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志（一云志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老子之言，絕棄聖智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大之材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其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間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所以誠也）敬則誠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仁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長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之心為父母者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舉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容有餘（一作亦云也當作逆因當行之理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直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地氣上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得盡查滓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也則一也

作者庶幾為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庶幾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但相對故食

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以下一段皆非

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皆心也自分內事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請法平價謹權度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

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沛漠之氣象。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卽是修道之謂敎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不以生而取義。則乃是敎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若是一貫。

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拘一箇中來爲中。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人愼獨。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民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蔣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矣本卽作墨。誅作去。）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隔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間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若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敎而人可化乎。

伊川易傳序

竹子易質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樂則行之發則達之。樂與曼者道也。非己之私也。

酒壺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順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反傷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川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祥氏之云。聲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處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做上做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無以居之。（四路書弘之道。）

二程語錄卷之九

道書伊川先生語
入關語錄或云明道先生語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道無精麤。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卽。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面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麤。神則無精麤。神則是神。不必言用。

人患事緊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一作伐。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攪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不能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非。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卽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客故無浩然之氣。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道。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當愛杜元凱言。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弊。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要息思慮。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往所陷溺愈深。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壻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隊。用之。自是人愛如此。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而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落。天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雖使今人依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澆。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

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舜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衰。枝不茂。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淘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淘博淵泉。而時出之。方始能時出。自無淘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殷數獨立。乃是隨時也。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惟能信。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直數十廂。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施。社稷之臣。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濫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得見。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盡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身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雀者。黃不知說禮義。又如平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言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慘慽。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焉。若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虛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葬埋所盧者水與蟲耳。昔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相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鋼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頒落無有精義。欲言精微。言多則愈遠。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酒壞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昌邑。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

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弊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直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益思。然不必須（一作人之）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淘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淘博淵泉。而時出之。方始能時出。自無淘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殷數獨立。乃是隨時也。

純陽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蓋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盛便無日月。）閎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一作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在內是本。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卻將既生之氣後來卻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他賢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證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近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陋施於人。此不恒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比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實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作事者。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當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庚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實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言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百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鄧平失立差法。祖紹古今。卻於日月交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當虧。

褒差了。歷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假楊雄。雖然亦不盡如之。當窮格。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盡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卻收以爲來日之影。（疑此條當在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健。固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誠。一有上一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可。一者無他。只是整齊一作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幹。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延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視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稱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以。近仁。只爲辭澤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深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

聿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繫戀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狹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各之意點言。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御不難。然若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

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萬物。又不可廢。顏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敘懇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卻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在爾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麤。從洒埽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止一理。雖洒埽應對。止若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焉。得不濟事。亦須篤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道理求。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仰窺得回自知死生之說。不須窮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故易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二。故易曰。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忠恕所以公平。道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下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卻是昧短。只爲乍見不假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乖無異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道德直有自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作且。爲學者立下一法。蓋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書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管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親臨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哲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無倫。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方言異服。尚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雖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卻省易力。一作

偏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來安。欲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偏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礙。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偏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弊則必有救。救弊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灌溉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隨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悔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忿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卦亦須作。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中和者。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麤。一貫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迫卻。

但得一道。人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事一物。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自簡。卻是所居者已曠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己可克。（一有無者之字。）始則須絕四。（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驅馳。將去陷其所處。己有不得處也。惟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

若非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事。聖子之道。雖有何同。兼愛之說。然悅夫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說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由經窮理。

禮。我戒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當。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晉觀曰。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仇敵。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容未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治道付之尚書省。近假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隕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譽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

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孟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禮。我戒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當。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晉觀曰。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仇敵。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容未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治道付之尚書省。近假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隕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譽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

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孟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道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多其自者得全之性多。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洒掃應對。有節文以養其耳。舞于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弔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蘇隗。無禹隗。蘇陲洪水故無功。禹則治之而已。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爲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生。日退也。其潮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卻是將已過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令]不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其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猶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閼斯行之。若不因公西亦有問。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稱之。欲富乎。若觀其文。只假孟子不肯爲國人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使舜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娶。堯去治之。堯命舜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笑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匿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加一經。然後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附戶不出。二者之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穿衣食卻無害。惟利最害人。[人有餘使方定志於學。]

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加一經。然後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附戶不出。二者之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穿衣食卻無害。惟利最害人。[人有餘使方定志於學。]

開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

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格蔡河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者。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止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自然。[一作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如]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爲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蓋是傳授。後之學者。卻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緊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有得緊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治道亦有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事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

學者好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仲尼於論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輭。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有主則虛。

以物待物。

古所謂支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惰與則以身親事。

亦可安。

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眞元之氣。

涵養魚。

鬪之機。

眞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後之。自諸侯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農判。在學之食。若士大夫之子。則不盡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

然後十

五人舉。

自童穉

祿之誘

做官奪人

星辰若以

貴乎北

先王之樂

聲無由

雖出於

律歷之法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緊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有得緊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治道亦有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事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

學者好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仲尼於論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輭。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有主則虛。

以物待物。

古所謂支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惰與則以身親事。

亦可安。

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眞元之氣。

涵養魚。

鬪之機。

眞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後之。自諸侯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

然後十

五人舉。

自童穉

祿之誘

做官奪人

星辰若以

貴乎北

先王之樂

聲無由

雖出於

律歷之法

星算人生數（一作盧）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卻推不行。

蓍間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止如此。但繫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結角而看之。又一般分面得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不終事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有死有始，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禰廟，則禰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止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一有高字）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祫從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祫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羣廟之上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只言祫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于太廟，魯信公即位，是合食閔僖二公之主，若時祭（一有即字）當言有事告禘于莊公。止是禘祭，言告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列於至真，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也。繼斯道者，吳非善也，不可謂惡。

堵墻面，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免此敝。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想楊子假借於子張，墨子假借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與叔、李朗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邇來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此無（一有不字）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泳，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止是教得薄，至如決時則不害夫婦祔祭。

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狂，狂不必是狂猖。止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我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尸男尸，女女尸，祭配主處，雖同時非室，亦無嫌。與祭執事不嫌同衰，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室人情亦無異，嫌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祔祭。

學者先務，固在於此。若論極至，則是通聖衆智，有欲昇去思慮，思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惟是心（一作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盛有水，實內，則錀江海之波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涌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慢，不敢欺，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營以市井之人雖且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禪客常是說話，說話之外，更不知有他事。

繼斯道者，吳非善也，不可謂惡。

堵墻面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免此敝。

嚴威嚴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楊子假借於子張，墨子假借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與叔、李朗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邇來卻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此無（一有不字）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泳，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止是教得薄，至如決時則不害夫婦祔祭。

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狂，狂不必是狂猖。止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我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尸男尸，女女尸，祭配主處，雖同時非室，亦無嫌。與祭執事不嫌同衰，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室人情亦無異，嫌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祔祭。

學者先務，固在於此。若論極至，則是通聖衆智，有欲昇去思慮，思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惟是心（一作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盛有水，實內，則錀江海之波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涌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慢，不敢欺，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營以市井之人雖且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禪客常是說話，說話之外，更不知有他事。

繼斯道者，吳非善也，不可謂惡。

嚴威嚴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楊子假借於子張，墨子假借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與叔、李朗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邇來卻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

二程語錄卷之十

遺書伊川先生語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仁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難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望人則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傳。韓退之稽聰明不及於顏時。道德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得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卻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問知。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遠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遲遲。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卻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後世肉骨之間。多至仇怨爭訟。其實爲爭財。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宰。皆得而妄之。卻如此開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塡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晉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曰。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授知有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糓。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怨。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卻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他。

若未能絕得買糓。若且只諸縣都歸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氤氳以勉之也。

大凡僞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止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

如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舜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千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僞者雖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箇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僞者。其未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佛經爲難。如聖人之後幾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已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權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貴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卻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遠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卻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後世肉骨之間。多至仇怨爭訟。其實爲爭財。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人或以禮官爲閒官。某謂禮官之任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閒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暫參去。再見猶雨爲記。後之爲政者。有意於狐者則有之矣。來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寡欲。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令人都無。止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問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褊厲。曰此是志不勝氣。氣反勝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成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卻無學者。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爲誠意爲主。則艱惜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栖泰而得之。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誦詠。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心。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尊而已。故非齊之罪也。

元良之位。至如順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爲政須立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豈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逼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士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正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祿。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二程語錄卷之十一

還書伊川先生語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都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莫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識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總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曾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惻隱則傷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比甚小卻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見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警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惻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卻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與大學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若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豈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嚴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何以能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主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

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儻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面是也。）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如何得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面是也。）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如何得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曰。人間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亦難矣。

或曰。人間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亦難矣。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必嘗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必嘗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慮有限。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慮有限。

這裏嚴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玩文他日。或別思一事。或心若事。怎生解及別事。）

這裏嚴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玩文他日。或別思一事。或心若事。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直立中途。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直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儲者之學。欲趨道。舍儲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間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亦難矣。

或曰。人間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亦難矣。

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知之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

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知之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亂卻。莫學他行。非無莫許多聰明容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爲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莫與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卻在下。須是知所以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事如此。且如賢矣。貴公子與野人。莫不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亂卻。莫學他行。非無莫許多聰明容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爲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莫與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卻在下。須是知所以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事如此。且如賢矣。貴公子與野人。莫不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窮理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窮理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神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人倫而已。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神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人倫而已。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固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心乎行事。如只爲他人言。卻假說他人事。己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一本無知道己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已不能之則。）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慁。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成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誰往往有術。常懷一個欺人之心。便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閭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安在。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有者已壞者。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偏性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使如此。只是習也。某仍言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德器甚忠不重乎。曰。若是氣體勢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緉氣在。則志猶在也。

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繩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敬爲矣。學者須著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載聞此。乃聞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凡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定夫云。人能戒愼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說書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他自惛性倘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非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思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令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倘可以蔽讓。更添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陶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陶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曰。陶謂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隗囂好。及囚下獄。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晉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與選其子弟。縈營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事乘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遠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觀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亦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直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固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踐履。及其通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他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艱而非者。固皆爲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能。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爲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卻無事。大意卻是有味之在前。忽焉在後。上文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安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思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教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猶譬如一鐙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不間。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理明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卻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卻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非事無礙觀。皆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高理歸於一理。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私。爲輪回生死。卻爲釋氏之辭善道。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道。且指他近處。只燒一支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生長既足。卻自仕。然後卻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兩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滅的自滅。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資稟高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卻窮年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言。有過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語道之言。則知也。橫渠道德高言語醇。自孟子後。儘者都無他見識。

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肯言處中室。卻見處外事。怎是野狐輩。）釋子猶不肯爲。況聖門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嗇如一鐙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不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理明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非事無礙觀。皆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高理歸於一理也。又問來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私。爲輪回生死。卻爲釋氏之辭善道。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道。且指他近處。只燒一支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生長既足。卻自仕。然後卻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兩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滅的自滅。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資稟高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卻窮年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言。有過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語道之言。則知也。橫渠道德高言語醇。自孟子後。儘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追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縱謹嚴使有追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雖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醬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如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貓犬得十二。雖至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縲絏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醫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他在房聞。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嚇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數種云云。堯夫聞有此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鄉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待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生。）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禁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牽。只定得數箇謚。并龍衣冠。問如何定。龍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辭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赫。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冰凍。龍。謚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

問荊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荊公之智識。亦自是。而數日自滅。不相害也。

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一事便可見。曰。荊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生而有角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固。莫是純氣爲人。雜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湧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會漲生蟲。或曰。先生語錄中云。蟲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因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時自化生之後。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朱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是有情者。如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是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便。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化爲有情者。如楓樹化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蠶石燕石蠭之類石之。）固有之。

問。傳記所載。物變甚多。如何。曰。變者固多。然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各自有種。不可移易。雖聖人復生。不能使人爲物。物爲人。如海上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同天下同之。）

問。人之壽夭。有定數否。曰。有。曰。如何。曰。人之生。稟氣各有厚薄。如木之生。其性堅脆。有遲速。其生有長短。其死有遲速。其實一也。

問。人之壽夭。既有定數。如何。曰。人之生。稟氣各有厚薄。其間有善養者。有不善養者。有不善養而自傷者。有不善養而爲物傷者。有不善養而爲人傷者。有不善養而爲己傷者。有不善養而爲天傷者。有不善養而爲命傷者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卻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這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不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惟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是亦命也。只遇著自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上。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是怪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程伯淳云。雖同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卽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而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發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善惡。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鑑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

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布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之理。然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小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遊蕩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萬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瀧孺子鼓瑟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非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舉。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亦看先須成誦。如解論孟。須得論孟。熟。自有簡要利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謂學者。必先有論孟。孟子。令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有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節。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有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相養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箇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豈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備。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也。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爲孝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來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說使不是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卻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焉穫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只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非不得已，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萬物。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昌言陂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避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直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萬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去知道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固見與知之再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語筋節。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都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

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鬬死。然鬬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過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過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決于支徵胡反到急處便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圖有親無親。但當隨先語。若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鬬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蓋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時當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讐。甚非禮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于仁乎。曰。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極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明者畏多。卒傳聖人之道。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聽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管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渭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渭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羊跖之死。土地人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羊跖之死。土地人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

祭則不如此矣。

問孟子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烏獸安黛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雖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卻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謂落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死。點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概說當如此。

問顏子勇于仁乎。曰。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極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明者畏多。卒傳聖人之道。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聽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管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渭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渭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

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

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渭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

非武王滅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狎臣聖。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宇宙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

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吏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

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卻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

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師則太白之神一則在行者皆避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莫之爲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

謂落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死。點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

理。非知天也。

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

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

祭則不如此矣。

問孟子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

在去聲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

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烏獸安黛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

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雖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烏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卻有顏

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

理。

問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

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

命也。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

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概說當

如此。

問顏子勇于仁乎。曰。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極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明者畏多。卒傳聖人之道。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聽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管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渭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

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渭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

非武王滅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狎臣聖。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宇宙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

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吏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

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卻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

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師則太白之神一則在行者皆避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

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渭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

非武王滅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狎臣聖。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宇宙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

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吏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後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須如此。問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用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洪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兵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問扶之六四。榼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故更不易也。昔秦伐趙。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六子皆不足。必有賓敵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論驕吝之不可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蓍龜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風雷之類。於天地開。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盡八卦。然何必圖書。只若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因見有兔者。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雷雷亦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天地。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六子耶。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交變則義變也。（下來卻似義起。然亦是以反也。反變則義變。劉牧言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

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含包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卻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意所謂言不盡意。言不盡意也。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故更不易也。昔秦伐趙。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六子皆不足。必有賓敵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論驕吝之不可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風雷之類。於天地開。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盡八卦。然何必圖書。只若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因見有兔者。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雷雷亦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天地。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六子耶。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交變則義變也。（下來卻似義起。然亦是以反也。反變則義變。劉牧言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

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箚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卻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幾仁便壽。幾鄙便夭。豈不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瀝塊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之理也。又問感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來卜。有感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感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轉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卻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宇法者有私心耳。

納於大麓。麓是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於山麓。豈有試人面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以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皋陶嘗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何。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羅氏空周遮說。卻只是許多。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卻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幾仁便壽。幾鄙便夭。豈不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瀝塊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之理也。又問感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來卜。有感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感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轉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卻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納於大麓。麓是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於山麓。豈有試人面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以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皋陶嘗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如何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逐數過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如言文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辯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卻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下以風刺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學如曰刺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不見其過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若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道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菱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

經之類皆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遂於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元之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元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元亦可況一元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疵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兼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若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道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菱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

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妄用只是以章句爲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從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諸呂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

爲將。乃問十卒。豈不識哉。當繫諸吕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在一卿。卿中留侯當此選。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與羲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游。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分而御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鎚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疏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便當時若得以鐵鎚擊殺之。亦是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曰。諸葛近王佐才。處衰亂之際。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魏雖多。亦何害。陳恢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恢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已也。

顧炎武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存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權說權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舉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若己之子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

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舉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資敵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人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元妙處。後來御人備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有申韓與老子道甚縣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固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鈎鉗鈎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庵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

管。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艤天下之辭。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家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奭。言百官聽於家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皆識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恥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甘子之孝亦大矣。孟子雖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果足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以最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若太宗卻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僭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祚纔起。不得不崇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若荀淑鍾皓亡禮法。既亡。（闕三字。）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如真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闕六字。）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元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貢。權臣駿屈。

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末雖（疑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可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常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竟遺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貴國人冤之所致耶。曰。國人冤固是。然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婦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婦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譬寢處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雷震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搏。遂以震死。譬寢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麥。自有畦隴。播降時殺麥。咸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亦有火出。惟鑽無火。然冥之久必無。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物不有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虧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爲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一物無陰陽。

雨大冰。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則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爲月一分。因有是句。

一物無陰陽。即爲露。露氣即爲霜。如雪露結爲霜。非也。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雖不爲災。珍氣自有。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珍氣。望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俗儒非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似。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箇瑞之至。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祯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況不爲災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麒麟市者。卻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水。豈非災乎。又問洪文多災。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災乎。曰。災異固多。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爲無人識。則不知執爲泥沙。執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槩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翦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似。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嘗舊修六禮。（冠・婚・喪・祭・鄉里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謂就家中使或依・有大故事免證・其負而去・）每月朔。必焉新。（如仲春鮑舍杞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省喝者・）時祭之外。更有二祭。冬至祭始祖。（祖

世少面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不那邊勝否。曰。假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於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忽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動人。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一作脩。）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只（一作脩。）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專專爲詞章也。且如親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甘寄嶠來。某無以答。但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耳。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方君信否。用時說解謾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正濟有用之學。則皆行之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與面遭變。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舊稿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陳說諸公删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來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非謬之說。非謬之說。本不能混格。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雖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執爲泥沙。執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槩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翦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似。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生民之祖。（一作時。）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太祖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之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二室二位。所尊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祖父之後也。如遇冬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卿亦推元祖同享。而卑。）其實總統。（猶於左右附卑司也。）祖於左右附卑司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寢。正室也。）蓋廟中停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惟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而以昭穆次序。（若大夫祖有相配爲位。則配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藏當埋於所祭處。如奉祀人之家則埋於正室之地面上。）卽當藏也。）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食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生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喪新。必盡享後方可。（處喪則質。必因吉凶而爲之節。）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尊常用三奠。祭法中卻用九奠。（只禮有九獻。奠有九爻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徹在他器。）

或問今葬墳之禮何據。曰。此理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事一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凡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墳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主所產之木。取其慄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爲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淸潔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爲尸者亦非尊富人。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爲士。）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詔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貴父老。然後子弟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曾高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

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爲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是諸子之祖。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何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耳之御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猶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叔父之間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當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疑怠。貪戀不去。豈不害事。大修身刑家最急。欲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裂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義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衆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虧。曰奚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遂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個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本仕而晉用命服。禮乎。曰。婚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盡其服。況古亦有是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衆庶仕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衆庶仕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農而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則非也。

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婚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處嚴肅。其事不用樂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卻是。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和親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古者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妹何嫌之有。若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大國於父母之黨者。妻皆相通也。其大國平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

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之也。）今之有服亦是。設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卻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恝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咨不相不巷歌。卻尚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本凡益而已。不可獨無服。）報服者。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若爲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卻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與舅之子異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他則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雖聖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卻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是不重其事。必須盡子子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卻識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今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劇本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至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弊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師之以義也。

稀者。祭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惟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學者後來多此患了。若讀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個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親疾之義。古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有過。但書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監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歷法甚好。其他禁忌之書。

二程語錄卷之十二

遺書伊川先生語

楊道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則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前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卻識得工拙。如何。曰。前公昔年說話煞得。後來卻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如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卻。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一本作累。）

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

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易有古傳家。難爲獨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荊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卻有用心處。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若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謝師直爲長安潛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否。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云。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象觀兵之說。亦自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驚獵若此。太史公謂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

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安。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

前序一字錯。卻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卻。

問坤之六四。卻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使做不得在位。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正在上。然又問恐後人繇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劉蒉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是道。又何足譏。譏之恐得出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訓。何足以保身。作太元本要明易。卻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般。太元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說事。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曰。委吏卻不是爲兆。爲得司廩使是爲兆。

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卻似才亦無有不善。才之善不善。猶水流而下也。水則一性也。流有清濁。濁豈可謂水之初不清耶。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皆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陷溺之耳。且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耶。是山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遜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卻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

儘人性善。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是貪是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容。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且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恰恨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卻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卻皆不是也。

及言所以不善。不在才。但以過因歲陷溺之耳。且觀牛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之所伐。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又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其才也。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遜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卻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

儘人性善。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是貪是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容。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且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恰恨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卻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卻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曰。委吏卻不是爲兆。爲得司廩使是爲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聞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　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

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学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若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聘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思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妄。石卿不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卿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譬若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閨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釋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卿未敢信。

胡本注云。朱子儀祀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

詩小序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卿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是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卿時。他也則隨卿。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卿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識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攻韓信之死。

陶。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憐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錢。卻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初受命。使在假。欲速遞辭。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卽位。首蒙大恩。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使做他底不得。更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什麼。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

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猶俗初入官時。月下狀出給料錢歷。云自朝廷起我。便當與人狀槩內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劵。歷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尙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祟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劵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曾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敍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一作以）爲皆。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脩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卻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能。堯夫云。使是純仁當時不執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慙愕。卽應聲曰。悔當初只令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使喜。不得便不是。他既不得物事。卻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汎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叔太。）太執。求處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伊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及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使在假。欲速遞辭。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卽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憐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錢。卻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使做他底不得。更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什麼。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

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甚者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珠・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之。（一作聽）天。安用尤藏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歷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但與不但。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本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綴經。甚謬。恐無此。如綴詩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詩又何足記。綴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是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小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是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卻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揑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卻只是揑。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卻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雖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五德之運。卻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一作大・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儒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或云。詩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漢旱。今年氣運當澇。然有河北涼江南旱時。此具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澇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凡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使覺昔事多。若物各付物。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慘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來皆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開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二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遂博古人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卻聞得是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

先生嘗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卻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說適來臣講書。見內侍貼卻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曾覩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

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華老講論語。說子貢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貢於正。是甚義理。又謂君經先儒處。因說古人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得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妾。皆揣筆在後鈔錄。後來見說著侯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又謂君祭以下節四本添。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成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隱風往來。可以顯識。猶爲纖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皆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瓷椀中不如此。

周伯忱本

一

宣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皆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胡暗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隔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呂

嚴

師說

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恆弒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辭亦畫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亦皆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譬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恆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汲公以百緡遣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語子曰。勿爲已甚。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隱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帑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由陵事。苟得再處。雖永安固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猶可不勉哉。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便羿立於其旁。道之發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反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速已生其前。蓋掾欲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福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持國帥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嘆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堂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囚無是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頷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晁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豈老邃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皆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蓍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宽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讒。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君止一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定。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程子之整屋時。極寒。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臨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鵬鳥大於無極。釋氏使人無類可乎。臨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識爲君子哉。病不能耳。知之在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滅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喜矣。程子對曰。此當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如何能勿去乎。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附師說後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戶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傳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是事非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哀）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義也吾所嘗取不義吾所嘗捨此不動之異

名分正則天下定

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分逗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咸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詔可矣

凡於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備如也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

命者造化之謂也

釋氏本心

言言天敍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恕違道不遠

其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期滿明純全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於抱衾與褥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忒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踐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則不知愛物餓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與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視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知瑾如備之過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惟哀姜以薨中納幣則爲婦以爲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歸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爲婦逆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蔽於一曲觀舉識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甘拜他其一曰某甘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者卦小者卦一作或風天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

二程語錄卷之十四

遺書伊川先生語

伊川雜錄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卻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君後世之豐財仰此心來去耳（周基先字伯溫）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甘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忽一張忞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甘拜他其一曰某甘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者卦小者卦一作或風天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謂之。其僧出。慜然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未見其已。（夏侯誠字幼文。）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何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起之禮難盡。如古侗。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今舉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龍優安耳。棟問去驕客可以爲歷安否。曰。然。驕客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客如不能改過。亦是客。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卷之。管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誅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遽誤如此。

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觀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觀。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秦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有。只治其鬬而已。（李處遯字端伯。）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及侯施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既問。卻不管他好惡。須與他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誦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若道理。親他意思。只是要藥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固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燭火之不熄。若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者。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豈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

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是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都未見其已。（夏侯誠字幼文。）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亭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卻是有陰陽也。此卻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得是只合招叔夷。（一作夷。）齊歸立則當。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言其不得爲公子也。

棟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棟問紀履繩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是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逆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渭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又問宋程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程公卻是知人。但不爲君也。

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致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過。）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多也。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財有祭。獺有祭。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祭高祖。又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壺盧方可。若多一壺盧。便是別人。

棟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

771

是仁處。

棟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怀禮云。問名納吉納徵。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卻有不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及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耤田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宜仁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其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吳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多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識書。鄭玄之徒從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上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卻都不說著。卻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面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嘗至泗州。拾骨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舉。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昇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異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皆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何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何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溫見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其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棟問暘若燠若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寒則有燠。燠則有寒。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曾長者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晦翁一決。既而思之。此理書也。但風調地脈處是矣。某川昭程法舉一穴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賚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豈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新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處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爲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

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學者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遽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處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爲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又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安有逐物是欲

附雜錄後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点仲問如崔光愈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徵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徵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婚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卻在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婚同也

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爲能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雖過差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嶽則曰嗟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弒逆之罪卽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皆侯不稱爵未至於稱得也歸至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

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遽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處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爲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又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安有逐物是欲

附雜錄後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点仲問如崔光愈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徵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徵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婚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卻在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婚同也

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爲能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雖過差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嶽則曰嗟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弒逆之罪卽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皆侯不稱爵未至於稱得也歸至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

强歸之辭.

先生指庭下草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草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雖若負衆者適道.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逆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閟.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此則是文姜元年.又若王祖桐宮.居喪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銘.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皆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祓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嫁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當不貲.多厚於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節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曰.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塡面.以及至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游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賢.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

二程語錄卷之十五

道書伊川先生語
鮑汝霖錄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閒閒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雖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恕己之謂仁.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

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皆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若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若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銘.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竊忠便是一。恕卽忠之用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强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富貴貧賤。皆天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皆天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恢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恢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恢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弒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竊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齊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箱。何故不言石隕箱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汝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使覺得次序。聽。今有人焉。久爲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供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憮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舉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推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蔽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務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大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卻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棃瓜事。雖不可信。卻有義理。曾子棃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泉。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罪之事如何。曰。此只是蓋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一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鄒德久本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次第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以成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文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邵也。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鵲巢、騶虞、皆鵲德。則無貴賤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若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已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石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大、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而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推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蔽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務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大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卻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棃瓜事。雖不可信。卻有義理。曾子棃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泉。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罪之事如何。曰。此只是蓋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一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鄒德久本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次第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以成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文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邵也。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鵲巢、騶虞、皆鵲德。則無貴賤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若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已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石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大、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而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推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蔽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務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大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卻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棃瓜事。雖不可信。卻有義理。曾子棃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泉。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罪之事如何。曰。此只是蓋也。若舜須逃也。

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貫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事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二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偏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件曰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敗人不可盡信

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與劉氏可也

荀爽從董卓辟遷迹辟論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雒董仲舒毛萇揚雄費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矣

東漢趙苞爲遼郡守寇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遂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教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者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卽日就職官閒動止天子方幼趙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非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未知道之所在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隘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勤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之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勤業。亦周公之勤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蓋夭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返。故曰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者常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旬旬而求之。亟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德盛者物不能撓。而形不能拘。形不能拘。以物不能撓也。故善養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

動心。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然不煩。雖塞不慄。無所慾。無所喜。無所取。去就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然不煩。雖塞不慄。無所慾。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大是之謂不動心。

學者非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

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者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類乎。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也。

君子以誠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誠不足。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昆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德盛者物不能撓。而形不能拘。形不能拘。以物不能撓也。故善養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

動心。

學者常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旬旬而求之。亟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

學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者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類乎。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也。

學者非學也。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者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類乎。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也。

君子以誠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誠不足。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昆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德盛者物不能撓。而形不能拘。形不能拘。以物不能撓也。故善養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

動心。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然不煩。雖塞不慄。無所慾。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大是之謂不動心。

學者常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旬旬而求之。亟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德盛者物不能撓。而形不能拘。形不能拘。以物不能撓也。故善養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

動心。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然不煩。雖塞不慄。無所慾。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大是之謂不動心。

學者常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旬旬而求之。亟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衰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衰及其至焉一也。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則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餓。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始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昔。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毋乎後世刻核自用者近刑。自哀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非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言。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惡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誠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利。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已矣。噫。亦惑矣。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惑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惑。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冠。

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二程語錄卷之十六

外書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爲學。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淳

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淳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惰是不仁。

仁藏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沿不定，處設席坐。

去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孟則姑生無其坐也。

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姑各從夫。每月告朔，荐酒，四時荐以羞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必則歲首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咸紹露也。羞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並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陳氏本拾遺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爾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去，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簡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皆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至也，又曰：未之也已。反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謂田本。

程氏學拾遺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曾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干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竹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乖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羅氏本拾遺

凡君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惕然之系。妻孥之愛。所面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卻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閒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雖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皆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閒事也。（尹子就此云云。此一段可疑。）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開上蓋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聘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罪。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慈我。勿留胷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屈此以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貴人也。當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貴己威也。處多。貴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中節。豈不勞哉。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其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糾。獨左氏書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爲太子而秦王殺之。魏徵去建成而事太宗。則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鮮子佐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佐對曰。樂道。不足爲顏子矣。佐未達。以告掃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顏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顏淵之又。至完色動。徐曰。有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領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嘗鮮子佐嘗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箪瓢陋巷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嘗在潁昌。有趙均圖者。自洛中來。招問智瓦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卻學者曰。除卻伸嗣廟宇。人始知爲善之耳。又度澤記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輩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卜所造之深也。）

別本拾遺

明道見呻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瞿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一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卻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范公在溫公通鑑局中。）

游氏本拾遺

謝文中子聞客動方客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或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背死否。曰。蓋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假先兄嘗見一蠍。不忍殺。放去。頃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樂險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春秋錄拾遺

780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哀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皆奏。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天下無魏公之忠。是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書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惟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公羊說春秋書弟。皆母弟。此大害義。舍親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宜與閻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李氏制之也。

朔晦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惡。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憂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曰。游書某名。品其故。曰。以使者與。開人游若鮮客。當時莞不乘輜。亦不乘車。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少時未嘗乘輜。頃有寫輿二使者相強乘輜。不可語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秩和及泥潦。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游書某名。品其故。曰。以使者與。開人游若鮮客。當時莞不乘輜。亦不乘車

卒者得人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致顚危爲禍。夜食欲省。晝事皆反。常不足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取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人。鼓鑄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者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書楊軻爲宜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疏。軻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尙能中其欲。民能言。卻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郭忠孝讀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徐道也。

范文正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申立問四象子言四方。曾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韋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質曰。淺悔之囚。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疏遠小臣。一旦欲以斯問。卒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德至於無我者。雖言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者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在。鮮或知之。善學者收諸身而已。

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發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

亦不如焞。先生歎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頗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此理。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遺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卦何如。曰。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困之成都隨者。（西室所聞云。曰大畜本卦辭。）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若瀆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來可如此。頗觀過其門者。無不謗也。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顚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顚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虺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其者。遂致扑腹脢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眞風流人豪。

尹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有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出。然之氣。（龜山語錄・潘子之云・張時雍問伊川云・昔明道嘗與學者論潘綜之風・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沈吟看師雄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九經。天子之吏也。書爲正月。非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胷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版。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益天地閒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三代忠質文。其四時之信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捄之以質。質弊。故捄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泛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概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奉宗法。如皇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鴻理自號東裘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開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便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擿究、學者往往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或謂漢文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興極之語曰、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此一段溫州傳錄、）程氏自先生兄弟所發、以昭穆定宅、不用墓師、以五色居壠、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謝顯道居寧、問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或云、建中間、）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平相揖、婷喜以爲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頤愈覺羸劣、婷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如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沿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謝臣、不得不退處、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襄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刃戕外養、）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著處、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視明堂禮成、而程先生以爲疑、明日二蘇恨然而反、曰、遺公所爲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承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邦直率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曰、是公所爲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承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范溫譏張思叔曰、貿取錦屏三疏地、龍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擇地深數丈、不啻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

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問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猶不可以治喪禮乎、

其有功水土者爲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右之人作事惟貴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配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或問孔子何畏大閱。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爲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則妄動也。

二程語錄卷之十七

外書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視義爲去就耳。子曾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閒面謂予曰。義無對。

御史佛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爲予言。

火。伯淳爲予言。

右見王氏脞史。（王得臣字彥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焉置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浩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事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右見呂氏家塾記。（呂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面已。必欲學面至於聖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遣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數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見呂氏發明義理。（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敍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見呂氏酬酢事變。（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東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甘取勁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趍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若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進說甚多。）

二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順子敦封殿。以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成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聖意。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鉤窗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

右見范太史日記。（范祖禹字淳夫。）

右見范太史帖。（朱光庭字公掞。）

先生離京。曾面言今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過。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

右見宋給事與范太史帖。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恭嫂也。恭無後。嫂之於伊川先生。謂郡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宜非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非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以徵來舉哀府治。既能。詔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諷官。顯獨除監司。顯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邪。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

遂論此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荊公罷條例司。用程伯淳爲扈一日。盛暑。荊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荊公曰。所言何事。荊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旁築臺以坐。大雷曰。枭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退曰。兒慢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荊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頃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很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剝奪。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壞。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反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名彼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處後無門。山窮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沒。伯溫驟覺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咨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愼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見郎氏聞見錄。（郎伯溫、字子文。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也。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聖人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箇作大事者是不

理會得底。便撐住胡說將去。

攔渠答言。吾十五年學箇蓋面妄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答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陝西有議欲鑄錢。銅貴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貢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爲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宋可動。著役法。動著卻三五年不能得定。舉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使闕卻。

明道先生嘗言詩。他又卻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乾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最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心。猶翳象之性我曰。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喪之悅我心。寡箇猶豹象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若周氣象大故邊近。如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吾曾於舉佛說與吾儕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於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其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心存之。則先事而迎。忘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昔嘗見伊川語及一武帥。嘗曰。此人於日宜方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使愈高則嘗愈思所以報國者。祇則爲用。他則屬去。是以慊夫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始往。）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渠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於

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薦吳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墳。管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牆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卻不

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

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册。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該博。曰。賢卻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感於心。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右人所以貴親

炙之也。

那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

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那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卻書。伯淳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伊川與右賢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

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鑑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

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

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

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

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伯淳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嶽地。貴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輩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堪坐客。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鄴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

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鄴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

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洛歸。見

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文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禪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

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閑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

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他食邑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

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

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見龜山語錄。楊公之子迴所記。

右見庭聞稿錄。

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陰。而人曰。先生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與右賢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既覺。顧謂曰。賢躁佞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譬喻。以曉啓人主。講退。范巽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

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卻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穎有此。其慎悱如此。

右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二先生之內弟。

思叔語。嘗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拜謝。

暇日靜坐。和靖、孟敦夫、名厚。潁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一日設酒。伊川曰。飲酒不動。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

言錯顏容貌領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甚憂。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忠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

右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共公語。許名奎。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卽有此理。然其則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卻以性爲惡。粲、紂、性也。堯、舜、僞也。似此馴致。使都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靖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用藥。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假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窮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開寺僧撞鐘。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劇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裁篤。明道一日語之曰。子盍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當愛衣皁。或墮褐綢襖。其貧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錦形。其製乃假令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做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碧伊川學者大率方頂。何謂也。

先生嘗聞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更何事否。伊川曰。子何假顏子。顏子。舜、禹也。子何假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卻須著某親作。意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皆又有劉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問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樸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覺聞如何是主一。頗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空爲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延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發處。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論養。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登第。

韓持國與伊川譯。韓在潁昌。欲聞致伊川明道。豫戒諸子姪。使習一室。至於修治窗戶。者使視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先生嘗聞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其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已。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讀佛藏之女。登科後。其女嬰疾。遂娶焉。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盛水南籬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伊川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當似不若也。豈得不害

王介甫與曾子固爭青苗役法之弊。曾曾公酌之。晚年亦相喫。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帥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當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喫必能變之說。又元絳健手。當知所忍慢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但役法大繫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韓呂開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個來還。春中須當暫往舘呂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舘呂。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嘗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還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遣而別。

王子眞（名佺。期。）來洛中居於劉諫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愼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過而還。子眞晚歸。又一日。忽戒漉埴。又於劉包荼二杯。灶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以禮貌待之。只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試大賢。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閒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蕭宗端的如何。溫公曰。若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忽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溫公遂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論補者也。魏徵初實輔遠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買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莫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總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健舉某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惟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遣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前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試大賢。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興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爲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憂之如何。如舜面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舉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銘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問官本分。時里明之隘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若盡分字。是大小氣象。

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若得如此悲。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

得之曰。爲子由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右見郝寬所記尹和靖語。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右見震澤語錄。王鎮傳陌門人信州廣信所記。

伊川使人鈔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是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類。明也。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事始慮。或者假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見鮑詹事文集。說之。以道。

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問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懼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昔嘗論益於伊川。某語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某曰。譬如此寺鐘聲。某只聞寺鐘聲。適聞寺鐘聲。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臨太學。是歲登第。

宇談。當作顏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尙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若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右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堅中。字景實。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若有得終不淺。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窓寢去。

右見程端伯所記尹和靖語。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謦欬。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謦欬。曰。明道是謹嚴。舉則無問。坐車長幼。莫不肅然。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訓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變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右見震澤語錄。王鎮傳陌門人信州廣信所記。

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否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慮。或者假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見鮑詹事文集。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薦。邢恕從臣游。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冰之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見鮑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俗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儻者讀書。御只閒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右見呂氏童蒙訓。名本中。字居仁。原明傳謙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爲若是人便必不是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供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屈。當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周問先生不嘗無不利時。則更無時。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蓋以道

789

常說。明管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中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

崇寧初。家叔歿從以窯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辭賜。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覆。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己。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歿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自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喪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見呂氏雜志。同上。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非長之徒。見面除朝。若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某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走交結。當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襃美。又至迎章論奏。一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某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迹。以眩惑淵聽。上德未有害。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學中間嫌疑。元豐間應詔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之化。纂集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人極每以所不爲。實亦矯激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引伸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無開之徐。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庶煩聖聰。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懇切上聽。陛下亦必思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論述。然所載經述述說。凡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若曰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於此。呂申公家陰云。文仲本以伉直佛。然則此疏不掩功德納忠之善。乃知爲小人所結。憤懟嘔血而死。然終不曉事。錢穆父謂其所使。以罪落職。晚乃自伉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語。則爲浮誕猜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二程語錄卷之十八

附錄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敍述

明道先生幼集有曲字。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河圖劉立之曰。先生幼集有曲字。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自因外物。登龍選。當世先達。喜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臨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帥舟。其聰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不敢以屬吏。中間歲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設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旅日益。熙寧元豐間。應詔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纂集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人極少。每以所不爲。實亦矯激。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引伸。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無開之徐。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庶煩聖聰。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懇切上聽。陛下亦必思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論述。然所載經述述說。凡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若曰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於此。呂申公家陰云。文仲本以伉直佛。然則此疏不掩功德納忠之善。乃知爲小人所結。憤懟嘔血而死。然終不曉事。錢穆父謂其所使。以罪落職。晚乃自伉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語。則爲浮誕猜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卧屋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稿。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行誼。崇編。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商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商還。未至（集無未至二字。）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讒巇闕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斐爾榛蕪。開示木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不自以爲足。行其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憂戚。先生笑曰。是豈誠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渝屈卑宂。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集有矣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聞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書行狀後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閫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永訣悲號。摧裂肝腸。（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字。）委曲纖細。（集作卷。）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爲門人著輯書所知。以備採摭。述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消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子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於字。）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集無乎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其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憂戚。先生笑曰。是豈誠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渝屈卑宂。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集有矣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聞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書行狀後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閫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永訣悲號。摧裂肝腸。（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字。）委曲纖細。（集作卷。）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爲門人著輯書所知。以備採摭。述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消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面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喜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坐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撥爲御史。容容曹滑。頓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循事。辭辦蚤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有間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頗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宋必同。然心蓋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邇洲造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閒劾聞之。莫不駭且訝。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閤。視之如傷。又氣象渾厚。然如在璧外。宜不能勞書。及遇事則每與賢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革役。雖祁寒暴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撫譯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廬如常。初至縣。有監酒稅者。以贓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人不堪其虐

方儉父。其不聽首向風。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一人而已。四海消光陛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用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蘭要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宣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可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遠可自觀其人。臣以頤報遭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講明聞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願陛下之臨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論。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牕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當於養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選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疏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乞疏論先生辭卓行狀。本破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修撰。（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一外非臨及國子監長貳。若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一外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可定高下。制尊賢宰以延天下道德之士。以解頹弊。（劉子三疏見文集。本破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 又范太史家傳云• 元祐九年冬• 召侍從見于崇政殿• 天下之士• 皆謂得人• 宜爲稱職之美事• 而議及歲餘• 卻以人言罷之• 頤之利病行否• 天下共知• 司馬光• 呂公著• 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 終後進之• 此二人者• 非爲其同己而入朋• 與人相接• 不爲陽防• 士君子固宜如是• 而公著又謂頤欲以故官領大臣• 以…

…下幅押經筵之官• 如…

…• 必有補於聖明• 所…

…• 先生既就職• 再上奏乞歸田里• 曰臣本布衣• 老…

…公著• 使頤受…

…• 必不動容色• 指頤而…

…有議更改編者• 已而會所編• 予不論每• 則無利也• 遂止之• 伊川聞之曰• 此乃國家之大利也• 利多…

…人得食• 無依而不…

…論• 未可輕改也• 公不然之• 既而數年• 朝廷不能定• 也是親之• 亦可以見其使…

…事• 必不動容色• 指頤而…

…有議更改編者• 已而會所編• 予不論每• 則無利也• 遂止之• 伊川聞之曰• 此乃國家之大利也• 利多…

…人得食• 無依而不…

…論• 未可輕改也• 公不然之• 既而數年• 朝廷不能定• 也是親之• 亦可以見其使…

祭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 禮義根於心• 伊此心喪於利害• 而禮義以爲虛也• 故先生蹤蹤獨行斯世• 一作於世• 而業…

…乃以爲迂也• 惟尚德者以爲卓絶之行• 而忠信者以爲學也• 立義者以爲不可犯• 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

…也• 在吾先生• 曾何有意心與道合• 一作道會• 泯然無際• 無欲可以繫縲兮• 自克者知其難也• 不立意以爲言…

…兮• 知言者識其要也• 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 無聲無臭• 夫何可親• 嗚呼先生之道• 不可得而名也• 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 伊言者反以爲病兮• 此心終不可得而形也• 惟泰山 惟一作維• 以爲高兮• 日月以爲明也• 春風以爲和兮• 嚴…

…霜以爲清也• 在書諸…

…得味之眞• 死其乃已• 自某之見• 一作某受教• 七年於茲• 含孕化育• 以蕃以滋• 天地其容我兮• 父母其生之• 若親…

…其臨我兮• 夫子其成之• 欲報之心何日忘之• 先生有言• 一本上有昔字• 見於文字者• 有七分之心• 納於丹青者• 有…

…七分之儀• 七分之儀• 固不可益• 七分之心• 猶或可推• 而今而後• 將築室於伊雒之濱• 望先生之墓• 以畢吾…

…位• 首喪大慰• 不如是• 則何以仰承德意• 然吾之不能仕• 蓋已決矣• 受一月之俸• 然後惟吾所欲爲• 見文集• 見舊錄• 門人尚良佐曰• 是行也• 良佐知之• 乃族子公掞與那懇之爲爾• 先生曰• 族子至愚• 不足…

…子• 志用尤臧• 氏見譜• 元符二年正月• 易傳成而序之• 三年正…

…月• 徽宗即位• 移峽州• 四月• 以赦復宣德郎• 任便居住• 制見曲…

…郎• 權判西京國子監• 先生• 一本上有伊字• 見於文字者• 有

物無以屈服士人之心。一乘論洞洞深加武備。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仲尼。假籍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卑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說不明久矣。自顥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溺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其孔孟我師。幾幾有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得久矣。自顥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顥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顥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義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人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諭。覺其文也哉。顥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順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殺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輻輳大邑。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中有强戾。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主安石。富盛重以蔡京。得政。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頗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崇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德象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二一
作者＝
页数＝７９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